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三四五・史部・編年類

續資治通鑑二百二十卷(卷一百十二至卷一百六十三)

〔清〕畢沅撰

沅撰

.....

E278/05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十二

賜主簿高士昂等勳號北湖學士地考務錄續編卷一百十二

宋紀一百十二起昭陽赤奮若正月盡九月凡九月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

帝

紹興三年金天會十一年春正月丁巳朔帝在臨安是日權河

南鎮撫使翟琮及權知虢州董振以山寨餘眾入潼關

後二日琮入西京偽齊留守孟邦雄方醉卧遂俘其族

以歸 庚申襄陽鎮撫使李橫破潁順軍降偽齊知軍

事拱衛大夫明州觀察使蘭和後二日敗偽齊兵于長

續資治通鑑卷一百十二

葛縣 甲子命尙書戶部侍郎姚舜明往建康總領大

軍錢糧用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孟庾請也時諸軍屯

建康者歲用錢糧五十餘萬皆戶部財計故命舜明領

之庾又言降授右武大夫和州防禦使馬擴通曉軍務

請以為參議官從之 李橫復潁昌府先一日橫引兵

至城下偽齊京西北路安撫使趙弼固守橫率將士急

攻之至日城陷巷戰不勝遂遁去劉豫聞橫兵至急遣

先鋒將董先使拒敵先出京城殺擄數百人奪騎數百

走翟琮軍琮以先為鎮撫使都統制 乙丑詔曰廷尉

天下之平也曹劌謂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為忠

之屬可以一戰不其然乎可布告中外應為吾士師者

各務仁平濟以哀矜天高地卑福善禍淫莫遂爾情罰

及爾身置此座右永以為訓臺屬憲臣常加檢察月具

所平反刑獄以聞三省歲終鈎攷當議殿最 金人破

金州先是宣撫處置使張浚召本司都統制節制興文

龍州吳玠金均房州鎮撫使兼本司同都統制王彥利

州路經略使兼知興元府劉子羽會于興元約金人若

以大兵取蜀即三帥相為應援子羽聞敵至諭彥俾以

強弩據險邀之彥習用短兵屢平小盜不以子羽言介

意金州之西有姜子關乃承平時商旅由子午谷入金

續資治通鑑卷一百十二

洋之路金聲言取姜子關路入漢陰縣故彥頗分兵守

之既而完顏杲本名薩里罕舊作微爾嗎自上津疾馳不一日至洵

陽境上召漢陰統制官郭進以三千人乘流夜發遇于

沙隈金人捨騎來攻戰十合金人見進軍少晡時步卒

竝進塵埃蔽日進力戰敗死彥曰敵所以疾馳者欲因

吾糧倉以入蜀耳即盡焚儲積退保石泉縣金人入金

州彥退趨西鄉會浚遣幹辦官甄瑤持手書督彥清野

來會遂踰西鄉 初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在江州軍

中糧乏江西安撫大使李回分其軍之半萬二千屯江

州筠州臨江與國軍而命飛以餘軍即吉州屯駐言于

朝丁卯詔飛節以兵赴行伍 己巳尙書吏部侍郎兼侍講席益試工部尙書兼權吏部尙書中書舍人兼侍講陳與義試吏部侍郎庚午詔大宗正司自廣州還行在以嗣濮王仲湜兼判大宗正事奉濮安懿王神主及諸宗室俱行 癸酉初復大火之祭配以闕伯歲以辰戌月祀用酒脯 戊寅神武中軍統制楊沂中請以所選水軍五百人勘置第六將許之時中軍纔五千人也 庚辰用禮官議歲以春秋二仲遣宗室環衛官于法惠寺行望祭諸陵之禮時庶事草創位牌但以白木黃紙爲之紹興末乃改作 壬午詔禁衛神武三衛諸軍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二 三

御前忠銳宰執親兵並支雪寒錢 二月丁亥朔陞桂州爲靜江府以帝嘗領節度故也 辛卯置廣西提舉買馬司於賓州俸賜視監雜司凡買馬事經略司毋得預仍命撥本路上供封樁內藏錢各二十七萬緡欽州鹽二百萬斤爲買馬費以左朝請大夫新知建昌軍李預提舉 陝西都統制吳玠與金兵遇于真符縣之饒風關先是知興元府劉子羽聞金州破卽遣統制官田晟守饒風關拒金人來路且馳檄召玠時宣撫司未可行下玠日事迫矣諸將不能辦我當自行直秘閣主管機宜文字陳遠猷請曰敵舉國而來其鋒不可當宜撫

既命分守各有守地何苦遠赴萬一不勝悔之無及玠不聽自河池一日夜馳三百里中道少止于羽移書曰敵旦夕至饒風嶺下不守此是無蜀也公不前子羽當往玠卽復馳與金人遇玠軍纔數千人益以洋州義士萬三千人玠先以黃柑遺完顏杲曰大軍遠來聊奉止渴今日決戰各忠所事完顏杲大驚以杖擊曰吳玠爾來何速耶時金房鎮撫使王彥自西鄉以八字軍來會諸軍見援至稍弛玠怒欲斬壕寨將將走降金人告以虛實且言統制官郭仲荀地分雖險兵寡弱易敗乃縱所掠婦人還山寨而自蟬溪嶺遶出關背夜以輕兵襲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二 四

取之仲荀果退走金人既得山寨遂乘高下闕饒風而以精兵夾攻南師之背南師盡卻玠斬之不能止凡六日關破吳玠收餘兵趨西縣王彥收餘兵奔達州四川大震 癸巳都司檢詳官奏下營田法於諸路行之悉以陳規條畫爲主其江北無牛之地仍用古法以二人拽一鋤凡授田五人爲甲別給菜田五畝爲廬舍稻場初年免田租之半兵屯以使臣主之以歲課多寡爲最 戊戌詔要郡次要郡守臣帶兵馬鈐轄路都監者並罷 己亥金元帥府上言承詔賑軍士臣恐有司錢幣將不繼請自元帥以下有祿者出錢助給之金主曰

官有府庫而取於臣下此何理耶其悉從官給 金監
軍完顏杲入興元府經制司劉子羽焚其城而遁初饒
風關破子羽與吳玠謀守定軍山玠憚子羽遂西子羽
亦退屯三泉縣從兵不及三百與士卒同糲糲至取草
木芽藥食之遺玠書曰子羽誓死於此與公訣矣時玠
在興州之仙人關為守備得書而泣其愛將楊政大呼
軍門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不然政輩亦舍節使去玠
乃從麾下由間道與子羽會于三泉金游騎甚迫玠夜
視子羽方酣寢傍無警呵者曰此何時而簡易乃爾子
羽慨然曰吾死命矣夫何言玠泣下復往守仙人關子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二 五

豫守襄琮所寓治鳳牛山寨琮設伏擊之盡殪 庚戌
襄陽鎮撫使李橫為神武左副軍統制京西招撫使初
橫既進兵偽齊右武大夫和州防禦使添差陳州兵馬
鈐轄牛皋武德大夫知汝州彭玘各以所部兵與橫會
橫以便宜命皋為蔡唐州鎮撫使玘知汝州仍賜橫武
翼郎以下告身三百遂以皋為左武大夫安州觀察使
橫又言臣已起兵撫定剋復神京請命重兵宿將進屯
淮西按兵無動以揚聲援詔同都督江淮荆湖諸軍事
孟庾准東宣撫使劉光世江東宣撫使韓世忠措置
王庶責江州未行張浚復起庶為參謀官使詣巴州摺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二 六

不足恣其所為郡民夜不解衣惟恐生變宣諭官劉大中至江西奏回專權廢法且縱其子右宣教郎藻預政受金及多辟親黨攝官凡二十餘事於是江西轉運副使吳革韓瑛竝罷而藻勒停 京西招撫使李橫傳檄諸軍收復東京詔橫自武功大夫袁州防禦使特遷右武大夫忠州觀察使 己巳徽猷閣待制知平江府李擢試尚書工部侍郎赴行在 穎昌捷奏至詔李橫再進踴衛大夫加賜空名告身一百京西山寨竝聽橫節制劉豫間橫入穎昌遣使詣都元帥宗翰求援橫等軍本羣盜雖勇而無紀律見齊師所遺子女金帛乃縱掠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二 七

數日置酒高會金人問而易之豫遣其將李成以二萬人迎敵金遣左都監宗弼援之敗之於京城西北牟駝岡橫等軍無甲皆敗走敵亦不敢浹逐也穎昌復破參議官毅城譚世則為敵所執令其招橫橫不答世則遇害 壬午進韓世忠開府儀同三司充淮南東路宣撫使泗州置司朝廷以李橫進節帥議遣大將以劉光世兵不練而世忠忠勇故遣之仍賜世忠廣馬七綱軍士甲千副激賞銀帛三萬匹兩又出錢百萬緡米二十八萬斛為半歲之用 初江西安撫大使司將官李宗諒燕筠以所部叛于筠州引兵侵瀏陽諸縣李剛為湖南

安撫使遣兵擊降之詔宗諒筠戮于市其馱分隸諸軍 夏四月丁亥武翼郎閻門宣贊舍人知虢州董震為武節大夫貴州刺史權商號陝州鎮撫使震言敵兵侵蜀臣見調本軍三千人自豐陽而西絕敵糧道萬一四川將帥不能堅守墮其謀計思之寒心今山東富庶如魯金人重兵亦不在彼望朝廷乘此機會興師深入可以破偽齊之巢穴兼牽制金人取四川之兵矣 尚書左僕射朱勳非以母憂去職 己丑韓世忠言近被旨措置建康府江南北岸荒田以為屯田之計沿江荒田雖多大半有主難以如陝西例乞募民承佃都督府請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二 八

如世忠議乃蠲三年租田主有訟則歸之滿五年不言給佃人為永業於是詔湖北浙西江西皆如之尋又免科配徭役 駕部員外郎韓膺胄論刑罰輕重國祚短長繫之望追法仁祖舊章凡獄官失入死者終身罰之雖經赦宥永不收叙帝曰此仁祖之事也其仁民詳刑如此乎乃命有司申嚴行下 辛卯起復劉光世為檢校太傅江東宣撫使屯鎮江時光世與韓世忠更戍世忠至鎮江城下而姦細入城焚其府庫光世擒而鞠之皆云世忠所遣於是訴於帝江東統制官王德請于光世曰韓公之來獨與德有隙耳當身往見之其下皆謂

不可或請以騎行德不聽世忠大驚謂德曰公誠烈士夫曩者小嫌各勿介意因置酒結權而別 金人去與元自金人入梁洋蜀中復大震劔南諸州皆為徒治之計宜撫處置使張浚亦下令移潼川軍聞者皆憤或取其榜毀之利州路經略使劉子羽遺浚書為言已在此敵必不南浚乃止完顏杲留屯中梁山踰月始自斜谷去與元子羽與吳玠謀以兵邀之於武關不及斜谷路狹惟可單行故几所掠獲悉棄之於路浚遣統制官王浚復洋州與元府杲既還鳳翔乃遣十餘人持書與旗來招子羽玠子羽盡斬之惟留一人使還曰為我語之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二

九

欲來即來吾有死耳何可招也玠亦遺杲書以大義責之杲乃止 壬辰移都督府於鎮江照應江淮兩軍機務於是建康府權貨務都茶場亦移鎮江 癸巳慶遠軍承宣使神武前軍統制王燧為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兼淮南宣撫司都統制仍詔神武後軍統制巨師古御前忠銳將崔增李捧等並受韓世忠節度於是世忠始去神武左軍都統制專為宣撫使 乙未宣撫處置司訓練官杜福邀金人于興元南龍潭降其軍四百丙申偽齊將李成以眾二萬攻虢州陷之鎮撫司統制官謝皋與之遇舉刃示敵曰此吾赤心也汝宜視之

遂剖心而死權鎮撫使董先率餘兵二千奔襄陽 戊戌湖南安撫使折彥質所遣統領官劉漢以兵至鼎州時鼎寇楊么眾益盛僭號大聖天王旗幟亦書此字且用以紀年又以兵二萬人寇公安縣彥質言么之勢不減曹成望朝廷勿輕此賊乃命彥質督潭鼎荆南兵討之是日湖北統領官顏孝恭亦以千九百人至鼎州城外 庚子詔改昭慈獻烈皇太后諡曰昭慈聖獻皇后 詔復五帝日月之祀其禮視四方帝祀以四立日黃帝以季夏之土王日春秋分朝日夕月禮如成生帝辛丑荆南統制官羅廣以所部三百五十人至鼎之城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二

十

西而軍食不繼於是潭將劉淡鄂將顏孝恭皆引所部去後二日廣亦引兵北還由是不克討然賊徒屢抗多被殺人心頗搖乃肆偽赦立鍾相少子子義為太子自楊太以下皆臣事之 壬寅詔昭慈聖獻皇后同姓親遷秩二等異姓一等甲辰封起復鎮潼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醴泉觀使孟忠厚為信安郡王丙午封哲宗美人慕容氏魏氏並為婕妤皆用后大祥推恩也 錄故太師文彥博孫緯世等三人並為迪功郎緯世父太僕卿維中建炎中從帝渡江至湖州而死至是用守臣汪藻請而命之 丁未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遣統領

官張憲王貴分道擊虔寇彭友李滿獲之飛自至虔州日破一寨賊徒震恐友等先據龍泉至是乃敗 戊申武節大夫明州觀察使浙西兵馬鈐轄史康民將所部至行在以康民為御前忠銳第九將 西南蕃武翼大夫歸州防禦使瀘南夷界都大巡檢使阿永獻馬百有十二匹瀘州以問詔押赴行在阿永乞第子也元豐間乞第既效順願歲進馬以見向化之心官以銀絹賞之所得亾慮數倍其後阿永所中之數歲增不已政和末始立定額每歲冬至後蠻以馬來州遣官視之自江門寨浮筏而下蠻官及放馬者九十三人悉勞饗之帥臣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二

十一

親與為禮諸蠻從而至者幾二千人皆以筏載白榷茶麻酒米鹿豹皮雜瓊蘭之屬博易于市留三日乃去馬之直雖約二十千然揆以銀綵之直則每匹可九十餘千自夷酋已下所給馬直及散犒之物歲用鉅帛四千餘匹兩鹽六十餘斤鉅則取於夔之涪州及大寧物帛則果遂懷安凡馬之死於漢地者亦以其直償之 辛亥御前忠銳第七將徐文振奔偽齊文以所部屯明州城東朱師閔將至文覺之夜以所部泛海舟而遁未明至定海縣忠銳第八將武德郎趙琦以本軍沿海拒敵文乃去沿海制置仇念率諸將追之不及 壬子起復

檢校太傅江東宣撫使劉光世再起復以光世丁內艱故也 五月乙卯帝諭大臣曰朕首閱天下事日有常度每退朝閱羣臣及四方章奏稍暇即讀書史至申時而常程皆畢乃習射晚則復覽投匭封事日如是也 丙戌武翼郎閻門宣贊舍人權河南鎮撫使翟琮為利州觀察使琮言道路梗澁緩急無兵救援請亦隸宣撫處置使張浚許之遂詔有司以米二萬石餉琮軍且及李橫牛泉彭玘會兵牽制時朝廷方嘉橫敢勇向前命橫等直至京城或徑往長安與撫司夾擊江西安撫大使趙鼎奏襄陽居江淮上流乃川陝襟喉之地以橫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二

十一

鎮撫誠為得策今聞橫泉共起兵往東京又聞偽齊亦會金人及遣李成領眾西去恐緣此紛擾不定橫烏合之眾將不能禦則決失襄陽川陝路絕江湖震動其害可勝言哉近有自襄陽來者言橫正緣乏食兼無衣則其出兵固非得已望詔有司時有資給使橫衣食足則不假它圖然後責其守疆待敵不得因小利出兵則可久之計矣帝覽牘奏始憂之于是蜀口金騎已退而董先牛泉皆失守南奔行在未知也 丁巳遣樞密院計議官任直清往襄陽商號河南撫諭仍賜河南鎮撫司黃金百兩為祭告諸陵之費 己未權河南鎮撫使翟

琮權陝虢經略使董先言今歲臣等首同李橫東擊偽齊京城震恐復以無援引兵而歸思之痛迫臣等所管之地東至鄭州西至京北南涉偽境北臨大河亦得兩國虛實但西南去宣撫司三千餘里東南去行在四千餘里外無應援內乏糧儲勢力孤絕望選委重臣于行朝宣撫司之中屯駐一司以爲聲援詔報已令韓世忠充宣撫使領大軍屯淮南 辛酉詔築第百間以居南班宗室仍以睦親宅爲名 故朝請大夫歐陽棗贈直祕閣以元祐黨人故也 錄故樞密副使包拯曾孫嗣直爲迪功郎 神武中軍統制楊沂中以大軍至桐廬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二

三

縣而魔賊繆羅與其徒八人已就招詔沂中招捕餘黨宣諭官胡蒙請榜諭其徒能自首者免罪既而沂中捕斬其徒九十有六人詔沂中以舊官領保信軍承宣使亂之始倫也鳳林巡檢保義郎章甫淳安尉右迪功郎曹倫肅指使保義郎徐詹皆爲所害後各官其家一人 乙亥天申節韓世忠進生鹿帝不欲卻諭輔臣將放之山林以適物性 樞密院言已遣使詣大金議和恐沿邊守將輒發人馬侵犯齊界理宜約束詔出榜沿邊曉諭如敢違犯令宣撫司依法施行 丙子金房鎮撫使王彥遣兵復金州初金兵既還彥遣本司統制官武

節郎許青以所部千三百人出漢陰縣京西南路安撫使周貴迎戰青引兵橫擊大敗之貴僅以身免遂復金州又敗金兵于洵陽乃棄均房去時軍食益艱張浚乃以彥兼宣撫司參議駐兵達州而留統制官武功大夫格禕以兵三千守金房 庚辰江西安撫大使趙鼎言岳鄂爲沿江上流控扼要害鄂州雖有帥臣及軍萬餘其間大半皆烏合之眾以至器械未備萬一有警難以枝梧欲候虔賊既平令岳飛以全軍往岳鄂屯駐不惟江西藉其聲援可保無虞而湖南二廣亦獲安妥詔俟飛平江西湖廣賊畢聽旨時朝廷聞李橫失利乃詔橫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二

古

等屯駐非奉朝旨毋得進兵 辛巳罷宣撫司便宜黜陟初張浚既受黜陟之命事重者敕行之參知政事席益簽書樞密院徐俯大不平指以爲僭及是浚還行在而王似等代之故有是旨 故承議郎胡端修贈直祕閣以元符上書入籍故也 六月甲申朔榮州防禦使神武後軍統制巨師古除名廣川編管初師古以所部屯揚州淮南宣撫使韓世忠令移屯泗上師古稱疾不出世忠怒劾之詔統領官高舉將其軍還行在 丙戌復置六部架閣庫自崇寧間何執中爲吏部始建議置吏部架閣官其後諸曹皆置凡成案留部二年然後昇

而藏之又八年則委之金耀門文書庫 尚書吏部侍郎韓肖胄為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充大金軍前奉表通問使給事中胡松年試工部尚書充副使肖胄子孫官七人松年五人丁亥入辭肖胄言今大臣各徇已見致和戰未有定論然和議乃權時宜以濟艱難它日國步安強軍聲大振理當別圖今臣等已行願毋先渝約或半年不復命必別有謀宜速進兵不可因臣等在彼間而緩之也肖胄母文氏聞肖胄當行為言韓氏世為社稷臣汝當受命即行勿以老母為念帝聞之詔特封榮國太夫人以寵其節 庚辰宣撫處置使張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二 五

浚奏捷且請赴行在詔王似盧法原督使趨赴任仍降詔撫存蜀中王彥特放罪復往金州控扼時浚方論卻敵之功將佐幕客皆以便宜遷秩既而以法原俱至蜀浚遂與寶文閣直學士洪州觀察使劉子羽參議官左通議大夫王庶主管機宜文字兵部員外郎馮康國鼎州團練使提舉江州太平觀劉錫左朝散郎利州路提點刑獄公事馮檄樞密院計議官偕行俱東 甲午神武前軍統制兼淮南宣撫司都統制王瓊為荆南府潭鼎澧岳鄂等州制置使時鼎寇楊么復犯公安石首二縣先五日命湖南安撫使折彥質會荆鄂潭鼎統制

官辛太崔邦弼任安杜湛之眾往討之彥質數請濟師乃命瓊總舟師以行遣忠銳第一將崔增神武後軍統領高進以所部五千從瓊又命韓世忠劉光世各以舟五百與之仍持五月糧以行凡湖南北兵並受瓊節度時知岳州范寅數遣內艚以策獻于湖南安撫使折彥質以聞詔下其議命王瓊行之已而瓊請招安金字牌帝曰近來賊盜踵起蓋黃潛善等專務招安而無弭盜之術高官厚祿以待渠魁是賞盜也么跳梁江湖罪惡貫盈故命討之何招安為但令瓊破賊後止戮渠魁數人貸其餘可也乃給黃榜十道自么及黃誠劉衡周綸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二 六

皮真竝近上知名頭領不赦外裔從之徒一切不問如從中自併及頭首領當議優與推恩 己亥罷沿海制置司以海舟三百付明州守臣李承造總領和州防禦使張公裕同總領仍命公裕居定海縣以總領海船所為名 初韓世忠之軍建康也詔江東漕臣月給錢十萬緡以酒稅上供經制等錢應副至是劉光世移屯又增月椿錢五萬六千緡轉運判官直祕閣劉景真等告之于朝詔通融應副自呂頤浩朱勝非竝相以軍用不足創取江浙湖南諸路大軍月椿錢以上供經制係省封椿等窠名充其數茶鹽錢蓋不得用所椿不能給十

之一二故郡邑多橫賦於民大爲東南之患 丙午詔
丙外從官各舉宗室一人以備器使先是右承事郎知
大宗正丞謝伋條上宗室五事曰舉賢才以強本支更
法制以除煩苛擇官師以專訓導繼封爵以謹傳襲修
圖牒以辨親疏始岐獻簡王仲忽爲宗官多所建白論
者以爲立法太嚴自渡江後南班宗室纔六十三員學
官久闕襲封之典遂廢宗正有寺無官故伋言之時已
用伋議復置宗正少卿因有是命惟襲封不行 丁未
詔卽駐蹕所在學置國子監以學生隨駕者三十六人
爲監生置博士二員 江東宣撫使劉光世引兵發鎮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二 七
江時淮南宣撫使韓世忠屯登雲門光世懼其扼已改
途趨白鷺店世忠遣兵千餘襲其後光世覺之乃止既
而光世奏世忠掠其甲士六十餘人帝尋遣使和解仍
書賈復寇恂事賜之 戊申武功大夫高州刺史樞密
院準備差使王林以所部充御前忠銳第十將林劉光
世部曲也忠銳第九將史康民薦其才自承州召還而
有是命 己酉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自虔州班師
壬子右宣教郎王忠民至行在宰相呂頤浩簽書樞密
院事徐俯見之皆拜舍于政府忠民上疏力辭新命且
言臣爲大金舉兵故自上大金國主三表爲辨理乞還

二帝本心報國非求名祿帝不許忠民以告真于楨中
藏之七寶山下既見所奏留中力懇求去遂依商號鎮
撫使董先于軍中 癸丑川陝宣撫司以三泉縣爲大
安軍以武臣种友知軍兼縣事文臣爲判官兼縣丞
自陝西旣破買馬路久不通至是榮州防禦使知秦州
節制階文軍馬吳璘始以茶綵招致小蕃三十八族以
馬來市西馬復通 秋七月丙辰呂頤浩言行宮北門
未成而役夫少欲于忠銳第八將范溫麾下擇不堪出
戰二百人助役且令溫自董之帝曰不可四方聞之以
爲使將帥舍甲兵而事營繕非今日整兵經武之道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二 六
己未置博學宏詞科用工部侍郎李擢奏其法以制詔
書表露布檄箴銘記贊頌序十二件爲題古今雜出六
題分三日試命官除歸明流外進納及犯賊人外願試
者以所業每題二篇納禮部下兩制攷校堪召試者每
舉附省試院收試上等改京官除館職中等減三年磨
勘下等減二年並與堂除奏補出身人以賜進士及第
出身同出身爲三等之差著爲令 初置提舉學生牧
馬監官於饒州置司俸賜視雜監司合樞密差幹辦官
三員本路給廩卒二百人仍令統制官王進以所部護
之時益市馬於廣西故先擇牧地鄱陽置官提舉 庚

申權尚號鎮撫使董先奏虢州失守待罪詔先兼京西招撫司都統制屯襄陽 乙丑尚書省言韓肖胄已至泗州齊國館伴官兵未到時神武諸軍護送者二千人乃詔都督府以輕舟濟其軍食肖胄至汴梁偽齊劉豫欲見之副使胡松年曰見之無害豫之臣欲令以臣禮見肖胄未有以答松年曰皆大宋之臣當用敵禮豫不能折既見松年長揖豫叙寒溫如平生豫欲以君臣之禮傲之松年曰松年與殿下比肩事主不宜如是豫問主上如何松年曰聖主萬壽豫曰其意何在松年曰主上之意必欲復故疆而後已豫有慚色 丙寅尚書攷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二 九

功員外郎兼權監察御史朱異宣諭浙東福建還異出使九月閏所按吏凡八人薦士張九成等十二人 丁卯詔錄用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六朝勲臣自曹彬至藍元振三百二十人子孫先是徽猷閣待制朱伯友言艱難以來中原隔絕功臣子孫凋喪殆盡乞訪其後量材錄用故有是旨其後得趙普安仁范質錢若水諸孫皆官之 己巳樞密院計議官權監察御史薛徽言宣諭湖南還徽言出使九月閏所按吏十六人薦士劉延年等三人 庚午詔無職田選人及親民小使臣竝給茶湯錢十千職田少者通計增給先是御筆增

選人小使臣俸以養廉輔臣進呈帝諭以今飲食衣帛之直比宣和不啻三倍衣食不給而責以廉節難矣宜變舊法以權一時之宜戶部尚書黃叔敖言文武官料錢各有格法不可獨增選人小使臣乞令提刑司均州縣職田於一路通融應副無職田及職田少者增支從之 癸酉宰相呂頤浩參知政事席益簽書樞密院事徐俯以早乞罷政帝曰與其去位曷若同寅協恭交修不逮思所以克厭天心者頤浩等乃復視事時以旱故詔羣臣言闕政禮部尚書洪擬曰法行之公則人樂而氣和行之乖則人怨而氣偏試以小事論之近時監司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二 十

守臣獻羨餘則黜之徐康國侯彭老宣撫司獻則受之是行法止及疎遠之臣也有自庶僚為侍從臥家視事未嘗入謝得美職而去洪若鼓院官移疾廢朝則斥罷之廖邦傑是行法止及冗賤之官也權貸立法甚嚴犯者籍家財以充賞而大官有勢者連營列陳公行酷賈則不敢問是行法止及孤弱之家也小事如此推廣而言之則怨多而和氣傷可知矣疏奏帝嘉納 甲戌神武中軍統制兼提舉宿衛親兵楊沂中自嚴州還以沂中兼帶御器械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閻門宣贊舍人御前忠銳第四將范溫以所部充神武中軍左部統領 乙亥朱

勝非起復舊官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特命睿思殿祇候陳彥臣宣押赴行在詔神武副軍統制岳飛選兵三千人移戍廣州 丙子以久旱詔諸路監司分按州縣親錄囚徒以察冤滯已卯詔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知秦州張榮以所部赴行在 庚辰輔臣奏事曰願浩言雨足帝曰日者亢旱朕甚憂之以穡事無望矣今霑足如此殆將有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書大有年者纔一書有年者再而已以此知豐登之難得也先是自六月丙午至雨帝命議獄刑弛力役進素饈及是雨乃足翼日帝始御玉食焉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二

三

八月丙戌初忠銳第八將徐文既叛去以所部海舟六十官軍四千三百泛海至鹽城縣遣使臣關中納款於偽齊具言沿海無防禦之人可以徑至二浙且圖駐蹕所在軍馬之數因密州草橋鎮巡檢包德問於劉豫豫大喜是日授文防禦使知萊州以海艦二十益其軍令犯通泰等州且至淮南與大軍會合 戊子金主以趙栲誣告其父皆德公謀反命誅栲及其婿劉彥文初金人欲令其父子對質會蔡條力辨其誣乃止攷異繫年要錄作六月丁未今從今 已丑命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赴行在仍命飛以精卒萬人留戍江州 壬辰川陝等路宣

撫處置副使王似言川陝諸州應奏獄案乞用便宜指揮酌情斷下如張浚例許之 甲午帝謂大臣曰元祐黨人固皆賢然其中亦有不賢者乎曰願浩等曰豈能皆賢徐俯曰若真元祐黨人豈不賢但蔡京輩凡已之所惡欲終身廢之者必名之元祐之黨是以其中不免有小人帝曰若黃策之類是也俯曰黃策乃元符末上書狂直被罪始天下皆稱之如策比者無慮十餘人策不能固窮守節陷於非義其中亦有議論前後反覆姦惡狠瑣竄名其間如楊畏朱師服數人耳策以直祕閣通判嚴州受賕抵罪故帝及之 故降充寶文閣待制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二

三

王觀追復龍圖閣學士 乙未詔河南鎮撫使翟琮且在襄陽府屯泊聽候朝旨時梁衛之地悉淪偽境琮屯伊陽之鳳牛山為偽齊所逼孤立不能敵率部曲突圍奔襄陽京西招討使李橫以聞故有是命 權商號鎮撫使董先言有官軍及老弱七千在襄陽而李橫兵已眾恐不能贖給乃命先赴行在先遂以其眾依趙鼎于江西 戊戌金主詔曰比以軍旅未定嘗命帥府自擇人授官今竝從朝廷選法 己亥以信安郡王孟忠厚為禮儀使奉神御竝詣溫州 甲辰詔曰比者雨暘弗時幾壞苗稼朕方寅畏怵惕又復地震蘇湖益甚朕甚

懼焉蓋天降災其應必至皆朕失德不能奉順乾坤協序陰陽之故咨爾在外大小之臣有能應變弭災輔朕不逮者極言無隱 時已命諸路憲司起發州郡所負積年禁軍闕額錢是日帝諭輔臣恐不便於民速令除放遂以手詔付有司自建炎以來皆調之 乙巳詔復置史館以從官兼修撰餘官兼直館檢討若著伦佐郎有闕依元豐例差郎官兼領先是著伦官全闕以都官員外孔端朝兼權著伦佐郎至是吏部討論而有此命 己酉侍御史辛炳言叨緩日參見幸執有留身奏事者臣竊謂天下有大利害政事有大因革人才之黜陟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二 三

賞罰之勸懲相與敷陳於陛下之前蓋有不吝不公者留身之際何所不有恐分朋植黨之漸為害滋大欲望降旨自今三省樞密院朝殿進呈訖不得留身違者許御史臺彈奏 辛亥嗣濮王仲湜請諸州宗室各以行尊者一人檢察月俸錢米許之渡江後宗子散居四方故仲湜以為請 是月韓胄等始至雲中見金國都元帥宗翰議事 九月癸丑秘書少監孫近請命前掌執供具建炎四年二月以前時政記仍令修注官補建炎以來起居注命百司日以朝廷所施行事報秘書省進奏院月報亦如之 初偽齊侍御史盧載陽上議陳

結南夷擾川廣之策劉豫遣通判齊州傅維永及募進士宋罔等五十餘人自登州泛海冊交趾郡王李陽煥為廣王且結連諸溪洞酋長金主遣使毛都魯等二十餘人偕行 時行宮外朝止一殿日見羣臣省政事則謂之後殿會後引公事則謂之內殿雙日講讀于斯則謂之講殿至是梁朽前榮且壞命有司繕治之乃權御射殿極卑陋茆屋裁三楹侍臣行列巾裹觸棟宇 戊午特進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呂頤浩罷為鎮南軍節度開府儀同三司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頤浩再相凡二年侍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二 三

御史辛炳劾其不恭不忠敗壞法度及頤浩引疾求去殿中侍御史常同因論其十罪大略謂頤浩循蔡京王黼故轍重立茶鹽法專為謀利一也不於荆淮立進取規模惟務偷安二也所引用非貪鄙俗士即其親舊三也民訴訟有再至者輒罪之四也賊吏呂應問韓禧皆滿數萬頤浩既受女謁遂令移獄欲罪元按官司五也臺諫論事不合己意則怒形于色六也近兩將不協幾至交兵不能辨曲直以申國威而姑息之七也其心腹最喜者擢置臺屬使采臺中議論八也近者地震抑而不奏及降詔求言又不引去九也每會親黨夜飲男女

雜坐比言者論罷都漕司遽託病乞出十也陛下未欲
遽罷頤浩者豈非以其有復辟之功乎臣謂功出眾人
非一頤浩之力縱使有功宰相代天理物張九齡所謂
不以賞功者也疏入因改命 庚辰神武副軍都統制
岳飛自江州來朝賜金帶器甲飛養子雲年尙少帝亦
以戰袍戎器賜之 辛酉川陝宣撫司統領官吳勝敗
偽齊兵于黃堆寨初陝西同統制軍馬楊政率諸軍渡
入至清水縣命勝與統領官楊從儀程俊等率忠義人
進討偽涇原第八將嚴千以甲軍千人騎五百築蓮花
城勝急擊攻之翼日第十將宋師閔復以騎二千來援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二 五

在洪州與江南兵馬鈐轄趙秉淵飲大醉擊秉淵幾死
帥臣李回奏劾之及是帝戒飛止酒飛遂不飲始統制
官傅選屯江州李山知蘄州皆受回節度飛受命奏乞
選山皆爲本司統制於是飛始能成軍江東宣撫使劉
光世與秉淵素厚奏秉淵還建康以避之時飛軍月費
錢十二萬二千餘緡米萬四千五百餘斛詔漕臣曾紆
津致錢糧爲軍中五月之費而鼎督趣之回與飛不協
至鼎推誠待之飛亦心服 信安郡王孟忠厚上昭慈
聖獻皇后改謚冊于溫州太廟不改題神主 戊辰帝
謂輔臣曰議者多言諸大將不宜益兵漢高祖定天下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二 五

刑之非當其在中書則舍人得以封還其在門下則給事得以論駁蓋先其未行而救正其失則號令無反汗之嫌政令無過舉之迹今給舍但書押已行之事雖欲論執而成命已行非設官本意望申嚴舊制應非軍期急速不可待勿報應給舍書讀如無封駁令畫時行下

詔神武後軍見在行在官兵八千人竝撥隸神武都統制張俊乙亥江東宣撫使劉光世為江東淮西宣撫使置司池州淮南東路宣撫使韓世忠為建康鎮江府淮南東路宣撫使置司鎮江府神武前軍統制荆南府潭鼎澧岳鄂等州制置使王玠為荆南府岳鄂潭鼎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二 三

澧黃州漢陽軍制置使置司鄂州神武副軍都統制江西制置使岳飛為江南西路舒蘄州制置使置司江州賜光世錢十萬緡為營壘費仍命世忠措置所部沿江至平江府江陰軍沿海地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武泰軍節度使主管殿前司公事郭仲荀為檢校少保知明州兼沿海制置使神武中軍統制提舉宿衛親兵楊沂中兼權殿前司公事仍詔仲荀以紹興府溫台明州為地分自帥府外應統兵官竝得節制始諸將擁重兵而無分定路分故無所任責朱勝非再相始議分遣諸帥各據要會某帥當某路一定不復易 戊寅祕書省

正字陳祖言請修建炎以來日歷從之 庚辰集英殿修撰蘇遲權尙書刑部侍郎 詔神武副軍統制江西制置使岳飛所部改為神武後軍以飛為統制 偽齊遣將與知光州許約合兵圍固始縣知縣事孫暉將所部遁去淮西宣撫使劉光世遣統制官鄺瓊等救之未至會淮西安撫使胡舜陟命準備將領承議郎洪邦彥以鄉兵來援辛巳賊棄城走 是秋金都元帥宗翰悉起女直土人散居漢地惟金主及將相親屬衛兵之家得雷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二 三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十二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三

聖主及第初以難疑有便便初則難疑存疑難疑世世難疑初則難疑

宋紀一百十三 起昭陽赤奮若十月盡開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文武文昭仁憲孝皇

帝

紹興三年 金天會十一年冬十月壬午朔詔曰昨者出自朕意

分遣使人授以手歷澄清諸道逮胡蒙等還朝偶緣它

事相繼而去皆非有失使指慮四遠不知其由妄意揣

摩將已行之事苟簡滅裂顛倒紛紜民受其弊未還二

使不無疑慮動輒畏縮甚失臨遣之意三省可速行下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三

諸路所陳利害令監司郡縣遵守舉薦人材取旨錄用

時劉大中明察未還恐郡邑觀望故有是詔 禮部尚

書兼權吏部尚書洪擬罷為微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

太平觀以殿中侍御史常同論其阿附王黼在銓曹專

任胥吏故也先是帝以地震求言擬與其子駕部員外

郎與祖偕上封事論朝廷紀綱不正語侵在位者緣是

父子繼罷 癸未朱勝非等上吏部七司敕令格式一

百八十八卷自渡江以來官司文籍散佚無所稽攷議

者以為銓法最為急務會廣東轉運司以所錄元豐元

祐吏部法來上洪擬等乃以省記舊法及續降指揮詳

定至是成書 戊子尚書工部侍郎李擢試禮部尚書

權刑部侍郎蘇遲權工部侍郎 庚寅吳玠加檢校少

保以總兵累年捍禦有功也 甲午大理國請入貢且

貢馬帝諭大臣曰令貢馬可也進奉可勿許安可利其

虛名而勞民乎朱勝非曰異時廣西奏大理入貢事可

為鑿帝曰遐方異域何由得實彼云進奉實利賈販第

令帥臣過將償其馬直當價則馬當繼至庶可增諸將

騎兵不為無益也 尚書吏部員外郎劉大中宣諭江

南路還以舉刺官吏申明利害平反獄訟科撥財賦為

八冊來上大中出使僅一歲所按吏二十人薦士十六

人 已亥偽齊陷鄧州以其將齊安上知州事 辛丑

南丹蠻犯觀州初南丹州刺史莫公晟政和間獻地于

朝以為廣西兵馬鈐轄既而逃歸會武節郎黃昉知觀

州遣兵略其部族公晟怒聚眾數百人以是夜圍觀州

焚寶積監廣西經略使劉彥適調融州土丁將兵往救

之公晟已去昉坐免所居官 癸卯詔自紹興元年正

月朔以前因羣寇殘破占據去處乘時作過之人限旨

到日將已受詞訴絕結毋得枝蔓日後毋得受理時言

者以為自軍興以來邨民往往乘勢剽劫其罪大而攷

驗明白者固已就戮然牽聯黨與蔓及平人或挾仇規

利轉相告訴人情不安故有是命 襄鄧隨郢等州鎮撫使李橫棄襄陽奔荆南時偽齊將李成既得郢州而劉豫之眾有歸襄陽者橫以為寇至且軍食不繼隨引兵遁成入襄陽知隨州李道問之亦棄城去豫以其將王嵩知隨州橫之去襄陽也欲依解潛以俟命其參謀官直龍圖閣趙去疾屬官右宣教郎閻大鈞勸使歸朝待罪橫曰我有烏合之眾所至自謀衣食人皆謂我為賊萬一諸郡不見納奈何二人曰我亦官軍也何至是已而湖北安撫使劉洪道果拒之橫大怒欲殺二人二人呼曰江西帥趙樞密可歸也橫猶未決而趙鼎已遣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三 五

糧舟至其眾遂安時權商統鎮撫使董先蔡州信陽軍鎮撫使牛皋先已渡江至洪州鼎復以鉞數千兩犒橫之眾且檄知黃州鮑貽遜迎勞于境上橫大喜以所部如洪州 荆潭制置使王瓌率水軍至鼎口與賊遇賊乘舟船高數丈以堅木二尺餘刻其兩端與矢石俱下謂之木老鴟官軍乘湖海船低小用短兵接戰不利瓌為流矢及木老鴟所中退保橋口留統制官崔增吳全當下流親將神武全軍萬餘人陸行趨鼎州 偽齊引兵犯郢州守將李簡棄城去劉豫以荆超偽知郢州趙班直也豫才而用之 丙午左承議郎主管亳州明道

官王公彥進秩二等以元符上書入籍故也自是黨人見在者皆還官 戊申詔今後省試並赴行在自諸路置類省試行之纔二舉議者以為姦弊百端且言本朝省試必於六曹尚書翰林學士中擇知舉諸行侍郎給事中擇同知舉卿監為參詳官館職學官為點檢官又以御史監視故能至公至當厭服士心今盜賊屏息道路已通若以此試復還禮部不過括諸漕司所費輸之行在則必裕然有餘矣詔檢正累降指揮申嚴行在於是遂罷諸路類試 庚戌復置宗正少卿一員太府司農寺軍器將作監各復置丞一員太府大理左斷刑右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三 四

置獄各復增丞一員 是月偽齊將王彥先自亳州引兵至北壽春揚兵淮上有南渡意江東淮西宣撫使劉先世駐軍建康扼馬家渡遣統制官鄭瓊以所部駐無為軍為濠廬聲援賊乃還 十一月丙辰執政進呈修運河畫一帝曰有欲以五軍不堪出戰士卒充此役者固不可又有言調民而役之者滋不可惟旁郡廂軍壯城捍江之屬為宜至於廩給之費則不當吝朱勝非曰開河似非急務而饋餉艱難故不得已然時方盛寒役者良苦臨流居民悉當遷避至於舂掘所經泥沙所積當預空其處則居民及富家以僦屋取貨者皆非所便

恐議者或以爲言帝曰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浮言何恤焉 己未詔王瓌所部帥司并諸州軍並權聽瓌節制以瓌言湖南北安撫使折彥質劉洪道不肖濟師也彥質聞命上疏言靖康中任河東宣撫使副瓌係臣部下兵官兼曾體量行遣嫌怨灼然若使平時部屬偏裨一旦加乎其上緩急聽其憑凌竊恐有虧國體詔彥質與瓌同心討賊如托故避事致有疏虞當議重行竄責 庚申罷楚州吳城縣爲鎮縣自兵火後居民纔八十餘家故廢之 禮部員外郎虞澤請銓試初出官人以經義詩賦時義斷案律義爲五場就試人十分取七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三 五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三

五

楊首循一資從之 癸亥詔諸路上供錢物令戶部歲終舉劾稽違侵隱去處 武德大夫高州刺史閻門宣贊舍人御前忠銳第一將崔增右武大夫忠州團練使荆潭制置司水軍統制吳全與湖寇遇于陽武口死之時荆潭制置使王瓌將水軍以前二日至下芷江口翼日知鼎州程昌寓亦至其議取周倫寨又翼日增全至陽武口遇賊軍船皆寂然無聲呼之不應增等以爲空舟也令湖海船倚梯而上賊兵奄出官軍遂敗死者不知其數增與全皆死時統制官任士安以萬人屯赤沙湖阻水不能救賊收其弓矢甲冑欲西襲官軍瓌遂并

將增兵後贈增一階加果州防禦使贈全二階加忠川防禦使錄其子 甲子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韓肖胄工部尚書胡松年使還詔肖胄等速赴行在自帝卽位遣人入金六七年未嘗報聘至是都元帥宗翰始遣安州團練使李永壽職方郎中王翊等九人與肖胄偕來 丙寅金以伊蘭舊倫移路饑賑之 甲戌詔復司馬光十科舉士之制令文武侍從官歲各舉三人 戊寅荆潭制置使王瓌以兩遇賊皆敗二將俱死鬱鬱無慘會得江北警報欲移師鄂州防江程昌寓曰江北實無事乃李橫自棄襄陽鄂州孤城亦冀公速來少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三

六

安爾今二橋已就事功垂成大軍一還難以復合願公少留共破三寨若鄂州有警疾馳尙可及也瓌不聽是日瓌引大軍還鄂州雷統制官王渥趙興及湖南將馬準步諒四軍權聽昌寓節制於是昌寓移屯上芷決賊隄四百丈 十二月壬午武翼大夫吉州刺史統制鼎州軍馬杜湛爲湖北路兵馬副都監修武郎閻門祇候添差統制軍馬彭筠充東南第八將筠本與劉超合有進士高輔者爲張用所略後輔入筠軍中與進士路居正勸筠立功歸朝廷時超據澧州程昌寓遣兵擊之不勝輔等令筠以藥紙爲書陳破賊計密遣安鄉縣稅劉

汝舟持指湖西乞掩殺超昌寓亦遣使臣齎蠟書報之
超為筠所襲敗走筠以所部詣昌寓降昌寓有戰士鄉
兵合九千餘人用湛為總帥至是昌寓奏湛屢立奇功
筠臨敵宣力故皆擢之既而錄輔之勞亦以為連州文
學 癸未金賑哈蘭舊倫易路饑 壬辰右迪功郎新
監廣州賓口場鹽稅吳伸再上書請伐劉豫且言今兵
權所付不過二三人其有道家所忌則趙括之徒可憂
其有戰勝而驕則武安君之禍可戒又言古人師克在
和今陛下將士雖眾孰講廉藺之歡則將帥之賢愚不
下而可知也今之主將無非營私背公蠹國害民之徒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三 七

廣回易擅權酷所至州郡則恣無厭之求民力為之耗
減廣收無用之兵以益請糧之數則財賦之得失不卜
而可知也今國家所賴者止知有西北之兵不知有東
南之士又况諸軍無非潰亾之徒子女既足金帛亦豐
邊境暫寧則偷安以干廩食至于臨敵豈不潰亾此士
卒之能否不卜而可知也今重兵皆在江南而輕兵獨
當淮右萬一敵人掠我淮甸對壘江旁縱未南渡兩軍
相持積以歲月必有存亾夫金人雖強實不足慮劉豫
雖微其禍可憂臣以為先擒劉豫則金人自定金人反
覆陛下知之詳矣今又割中原以假劉豫是并吞之謀

已兆而危亾之禍將及豈可不為之計今使命將至不
可中輟萬一厚有需求臣願陛下陽許陰違俟其還報
乘其不疑一怒親征劉豫可擒也 癸巳詔修葺殿宇
迎奉祖宗神御赴行在 甲午詔李橫翟琮董先李道
牛皋竝聽岳飛節制以圖後效仍令橫等即江州屯駐
初橫之在襄陽也岳飛遣統領官張憲招之不從及橫
自黃州渡江飛責橫不相從之意橫引罪而已於是道
皋已在江州飛皆用為統制就將其軍惟橫等留南昌
如故 己亥詔自今冬祀夏祭所穀雩祀正配位竝用
犢從太常請也自巡幸以來常祀天地以少牢至是輔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三 八

臣請復太牢以祭事既行博士王普言故事惟大享明
堂用太牢乃止用犢 丙午金使李永壽王翊至行在
永壽等倨甚右文殿修撰都督府參議官王倫假吏部
侍郎即館中與之計事倫為翊道雲中舊故翊漫不為
禮少頃詔賜永壽等衾褥傳旨勿拜倫曰上嘉公輩遠
來特命倫相勞此殊恩也宜拜以謝永壽始拜 丁未
直龍圖閣知鼎州程昌寓以掩擊王善劉超之功陞集
英殿修撰時王瓌已去昌寓亦將所部還鼎州 戊申
初江西統制官傅樞赴行在而所部在虔州制置使岳
飛移其軍住江州屯駐樞與飛故有隙其弟統領軍機

與飛軍統領官王貴亦不平機軍騎赴洪州軍行至長步其右軍部將元通率其徒千餘人遁去進犯英州掠范瓊女而去又圍南雄州事聞詔本路帥司招捕趙鼎奏戮機詔貸死送飛軍前自效既而通受廣東經略使季陵招安 已酉金使李永壽王翊入見宰執分立御榻左右工部尚書胡松年假吏部侍郎王倫立于東棗殿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神武中軍統制楊沂中帶御器械劉光烈韓世良立于殿西壁俊等皆裹巾戎服佩劍永壽等先進書于殿下見畢陞殿傳語館伴使副趙子書楊應誠同上國書匣乃朝廷自造幣帛亦預蓄以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三 九

待之永壽請還劉豫之俘及西北士民之在西南者且欲畫江以益劉豫既還命客省官賜酒會于殿門外辭亦如之其從者七人亦許至殿門賜翊金帛皆如永壽之數殿中侍御史常同言先振國威則和戰常在戎若一意議和則和戰常在彼靖康以來分爲兩事可爲鑒戒帝因從容語戒備曰今養兵已二十萬有奇同日未間二十萬兵而畏人者也 是歲金元帥右都監宗弼引軍攻和尚原拔之時宜撫處置副使王似盧法原同在閬中乃命分陝蜀之地責守于諸將自秦鳳至洋州以利路制置使兼本司都統制吳玠主之屯仙人關自

金房至巴達以鎮撫使兼本司參議同都統制王彥主之屯達州自文龍至威茂以降授武略大夫知綿州兼綿威茂州石泉軍沿邊安撫使劉錡主之屯巴西自洮岷至階成以熙河路馬步軍總管統制熙秦軍馬關師古主之屯武都先是金人決意入蜀遂攻和尚原統制吳玠以無糧不能守拔寨棄去

紹興四年 金天會十一年 春正月辛亥朔帝在臨安 乙卯龍圖閣學士樞密都承旨章誼爲大金軍前奉表通問使給事中孫近副之時議和不定乃遣誼等請還兩宮及河南地命右文殿修撰王倫倫書於金都元帥宗翰所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三 十

親耶律紹文高慶裔且以資治通鑑木棉皮布龍鳳茶遺之 戊午知鼎州程昌寓遣統制官杜湛與荆湖制置使王玠所畱統制官王渥等共引兵擊楊太已未破其皮寨獲其舟三十艘湖中小寇始懼 先是金以韓企先爲尙書左丞相召至上京金主見之驚異曰朕曠嘗嘗夢此人今果見之於是議定制度損益舊章企先博通經史知前代故事或因或革咸取折衷焉甲子以改定制度宣示中外 丙寅金主如東京 是日金李永壽王翊辭行賜鞍馬器幣及其屬銀帛有差翊日水壽發臨安詔通問使章誼等偕行 自張浚召還而川

陝宣撫處置副使王似盧法原人望素輕頗不為都統制吳玠所憚帝聞之已巳賜三人璽書略曰羊祜雖居大府必任王濬以專征伐之圖李愬雖立殊勲必禮裴度以正尊卑之分傳聞敵境尚列屯兵宜益務于和衷用力除于外患時玠為檢校少保位遇寔隆故有是詔

癸酉輔臣進呈張浚奏四川自七月以來霖雨地震蓋名山大川久闕降香乞製祝文付下帝曰霖雨地震之災豈非重兵久在蜀調發供饋椎膚剝體民怨所致當修德撫民以應之又何禱乎 浚漕河以漕運不通故也詔役兵得遺物者以十分之四給之河中遺骸聽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三 十一

僧徒收座數滿二百給度牒一道統用二浙廂軍四千餘人月餘而畢 乙亥徽猷閣待制知鎮江府胡世將試尚書禮部祕書少監劉岑權刑部侍郎兼吏部侍郎兼權禮部侍郎鄭滋改權刑部侍郎 降通山縣為鎮 丁丑召江西制置大使趙鼎赴行在將以代席益也鼎守洪都諭再歲戢吏愛民盜賊屏息一方賴之 戊寅臨安府火 是月秦州觀察使熙河蘭廓路馬步軍總管關師古叛降偽齊時師古自武都率選鋒軍統制李進前軍統制戴鉞求糧于偽地襲大潭縣掩骨谷城叛將慕容洧拔寨遁去師古深入至石要嶺遇敵兵與

戰大敗師古旋師大潭內懷慙懼單騎降於豫自此失洮岷之地但餘階成而已 二月辛巳朔張浚至潭州時鼎寇楊太既為官軍所敗其黨漸散賊防之甚嚴隣居失覺者其罪死間有得達官地保甲又利其財而殺之知鼎州程昌寓乃募人能降者與獲級同故降者稍眾浚至遂畱左朝散郎權樞密院計議官馮楫為荆湖撫諭俾同安撫使折彥質措置招安會岳州進士王朝倚在賊寨脫歸自言知賊虛實詔赴都堂審問後數日有旨令王瓊與彥質招安然賊方恃水出沒其所據北達公安西及鼎澧東至岳陽南抵長沙之界春夏耕耘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三 十二

秋冬攻掠洮梁自如未有降意也 乙酉簽書樞密院事徐俯兼權參知政事 軍賊檀成犯長楊縣荆南鎮撫使解潛遣統領官秉義郎閻門祇候胡免捕斬之成本澧州官軍後從雷進于慈利縣忠翊郎澧州沿邊都巡檢使雍從善嘗與成戰成執而磔之至是就戮時羣盜田政自襄陽引兵破夷陵潛命峽州統制策應夔路軍馬王恪往擊之斬其首政宣城人也後贈從善三官錄其家一人 戊子監察御史明橐宣諭嶺南還橐出使一年三閱月所按吏二十有七人薦士朱敦儒等二十八人凡五使所按吏總七十有九人薦士五十有七人

而劉大中所劾多大吏素朱異所舉多聞人又薛徽言銳于有爲而橐大中數言公私利弊惟胡蒙奉承大臣風旨 壬辰工部尙書兼侍讀兼權吏部尙書胡松年試吏部尙書 乙未詔參知政事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孟庾赴行在木府統制官姚端李捧王進竝以所部偕還惟張雲屯平江李貴屯建康如故 丙申試尙書吏部侍郎兼侍講兼直學士院陳與義移試禮部侍郎胡世將權刑部侍郎劉岑移吏部與義以兼直院故免劇曹 辛丑金左都監宗弼自寶雞侵仙人關先是金旣得和尙原利州路制置使吳玠度金人必深入乃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三

三

預治壘于關側號殺金坪嚴兵以待玠弟秦鳳副都總管璘在階州移書言殺金坪之地去原尙遠前陳散漫宜益治第二隘示必死戰則可取勝至是宗弼果與其陝西經略使完顏杲齊四川招撫使劉夔率十萬騎竝進攻鐵山鑿崖開道趨仙人關旣至據高嶺爲壁循東嶺東下直攻南軍玠自以萬人當其前璘率輕兵由七方關倍道而至轉運凡七日晝夜不息統制官郭震爲宗弼所襲破其寨南軍累敗玠斬震以徇金人復攻之城復上疏引咎求罷殿中侍御史常同人對論浚五年

在外誤國非一用李允文王以寧傳雋諸人爲荆湖害以曲端趙哲之良將皆不得其死以至擅造度牒鑄印記賜赦減降出給封贈磨勘綾紙之類皆有不臣之迹及被召盡掠公私之財選精兵自衛出蜀雖膏斧鉞不足以及謝宗廟若蚤正典刑示天下不復用則陝右之地不勞師而自復矣侍御史辛炳素憾浚亦論浚誤國犯分富平之役趙哲轉戰用命勢力不敵而潰浚乃誅哲致其徒怨叛又信王庶一言殺曲端於獄中端之部曲又皆叛去其後日夜攻打川口公行文檄求端於浚者是也和尙原之戰萬年之功爲多浚乃抑之萬年怨憤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三

四

叛去與哲端潰李力窺川口金人特因之耳又用趙開營財利行權茶鹽及隔槽酒法苛細特甚內結人怨西蜀之不亾者幸也凡朝廷所除監司郡守至輒不許上必已所命乃得赴張浚以老乞退則令五日一赴宣司治事此例安出哉甚者擅肆赦宥一歲凡再自古便宜未有如是之專者也湖南北非浚地分乃遣李允文王以寧假以便宜肆行生殺遂亂兩路敗事而歸不自知罪猶移文令葺治府第浚謂樞廷之權爲己家物乎旣被召盡刷四川之財以行尙敢託言那撥隨軍錢物應副解潛程昌禹欲以要功不知錢何所從出哉沿路割

下荆峽諸州計置箭鋒各數百萬又言如難計置卽具因依回報是徒欲求進不恤民力之困也沒聞罷之始則遷延不行中則疑而有請欲俟至潭州道路無虞而後造朝近又奏乞至衢州留數日修治器甲今聞政府虛位則至衢州一日而行星夜兼程不復留滯何前緩而後急疏入不報前一日炳以急速請對論浚爲黃潛善所知自興元曹官一二年間引爲侍從及途人有窺江南意乃避禍遠去引一時小人如劉子羽程唐輩誅求聚斂四川騷然陛下初許浚便宜黜陟蓋以軍事在遠不欲從中制也沒輒立招賢館有視龍圖閣之命以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三

五

孺人封號封參議官之妾陛下常遣中使撫問浚乃與之加秩勞其遠來其狂悖甚矣陛下遣卽官持節召之浚乃偃蹇遷延既到鼎澧間擅差撫諭官騷擾州縣所爲一至於此望賜罷黜明正典刑以爲人臣跋扈之戒浚至行在詔浚隨行軍馬盡付神武中軍統制楊沂中遂行錢物隸內藏爲封樁激賞庫浚既見遂赴樞密院治事 三月辛亥朔川陝宣撫使都統制吳玠敗金人于仙人關初金右都監宗弼連戰未決玠遙與宗弼相見宗弼遣人謂曰趙氏已衰不可扶持公來當擇善地百里而王之玠謝曰已事趙氏不敢有貳金人遣生兵

萬餘擊玠營之左玠分兵擊卻之敵怒擁眾乘城玠遣統制官楊政以刀槍手深入統制官吳玠以刀畫地謂諸將曰死則死此敢退者斬金人分爲二陳宗弼陳于東將軍韓常陳于西南軍苦戰久遂退屯第二隘時軍中頗有異議欲別擇形勝以守玠曰方交而退是不戰而卻也吾度此敵走不久矣政亦言于玠曰此地爲蜀扼塞死不可失當守以強弩彼不敢捨此而攻關玠從之金人進攻第二隘人被兩鎧鐵刃相連魚貫而上玠督士死戰矢下如雨金兵死者復踐而登完顏杲駐馬四視久之曰吾得之矣翼日命諸軍併力攻營之西北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三

六

樓統領官隴干姚仲登樓死戰樓已歛仲以帛爲繩曳使復正金人以火焚樓柱仲取酒滅之玠又遣政與統領官田晟以銳兵持強力大斧擊其左右夜布火四山大震鼓隨之壬子夜壘中大出兵遣右軍統領王慶及王武等諸將分紫白旗入金營金兵驚潰將軍韓常射損左目敵不能支遂引兵宵遁右軍統制張彥劫橫山寨斬千餘級玠遣統制官王浚設伏河池扼其歸路又敗之是舉也金人決意入蜀自完顏杲已下皆盡室以來既不得志遂還鳳翔授甲士田爲久留計自是不復圖蜀矣金人之始入也玠檄召金房鎮撫使王彥熙河

路總管關師古來援師古已叛彥亦不至獨綿威茂石
泉軍安撫使劉錡以所部會之玠聞師古叛并其軍摩
下厚資給焉由是玠軍益以精強 戊午端明殿學士
江南西路制置大使趙鼎參知政事時鼎已召未至
壬戌參知政事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孟庠自鎮江
至行在 癸亥侍御史辛炳試御史中丞中書舍人唐
輝試左諫議大夫 禮部侍郎兼侍講權學士院陳與
義言明堂之禮有漢武汾上之制紹興元年實已行之
若再舉而行適宜于今事無戾于古典太常丞詹公薦
博士劉登亦言古人巡幸自非封禪告成未有行郊祀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三 七

上所編元符庚辰以來詔旨二百卷詔送史館 夏四
月庚辰朔制授吳玠定國軍節度使州陝宣撫副使玠
因除宣副遂移鎮加恩帝賜以所御戰袍器甲且賜親
筆曰朕懼阻遠不得拊卿之背也玠素不為威儀既除
宣撫副使簡易如故常負手步出與軍士立語幕客請
曰今大敵不遠安知無刺客萬一或有意外豈不上負
朝廷委任之意下孤軍民之望哉玠謝曰誠如君言然
玠意不在此國家不知玠之不肖使為宣撫恐軍民之
間有冤抑無告者為門吏所隔無由自達耳幕客乃服
癸未寶文閣直學士宣撫處置使參議官劉子羽責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三 八

者今歲若且祀明堂實得權時之義但紹興元年止設
天地祖宗四位不曾設皇祐百神議者疑郊與明堂當
間舉帝乃命有司條具明堂典禮以問 乙丑檢校少
保奉國軍節度使知樞密院事張浚罷為資政殿大學
士左通奉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時辛炳常同論浚
不已帝未聽二人因錄所上四章申浚浚懼即移疾待
罪且以呂頤浩在相位時書進呈帝乃釋然炳又言前
此人臣未有如浚之跋扈僭擬專恣誤國欺君慢上者
浚兼有欲惡望早賜竄黜同亦論奏如炳言故浚遂罷
未幾謫福州居住 癸酉龍圖閣直學士知湖州汪藻

授單州團練副使白州安置寶文閣學士宣撫處置使
參議官程唐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觀本州居住 丙戌
吳玠與金人戰敗之遂復鳳秦隴州 戊子神武左副
軍統制李橫以襄陽失守于國門待罪詔放罪橫與蔡
唐州信陽軍鎮撫使牛皋商虢州鎮撫使董先自南昌
隨趙鼎赴行在詔以其軍萬五千人屬神武右軍都統
制張俊泉見帝因陳劉豫必滅之理中原可復之計乃
命泉復往江州聽岳飛節制 庚寅置孳生牧馬監于
臨安府 庚子詔江東宣撫使劉光世遣兵巡邏初襄
陽既為偽齊將李成所據川陝路絕湖湘之民亦不莫

居朱勝非言襄陽上流襟帶吳蜀我若得之進則可以
感賊退則可以保境今陷于寇所當先取帝曰今便可
議就委岳飛何如參知政事趙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
飛者鼎因奏令淮東宣撫使韓世忠以萬人屯泗上爲
疑兵令允世選精兵出陳蔡庶幾兵勢相接 癸卯諫
議大夫唐輝言伏見川陝宣撫司捷奏再至謂敵兵盡
去臣竊思金人之來擁眾十餘萬是欲必得四川然則
方遣使議和而進兵攻取此其素謀久矣李成之在襄
陽蓋與川陝之師相表裏今不得志於川陝必與李成
合兵或侵荆南或窺淮甸必不有一戰遂已望申敕諸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三

九

帥整軍旅遠斥堠備禦加嚴則爲盡善廟堂于上流及
淮甸宜講求所以戰守之策尤不可緩乃命三省樞密
院講求戰守之策仍劄沿江諸帥嚴加備禦 丁未以
忠銳第一將隸神武軍初崔增從荆南制置使王玚討
楊么遇賊戰死玚因請其軍自隸許之 是月金主至
自東京 五月辛亥直龍圖閣知建康府呂祉乞存舊
行宮以爲便殿許之 御史中丞辛炳言竊見祖宗朝
宰相執政員數稍多每有所施設必都堂聚議參訂可
否而行之故仁宗皇帝時雖有西夏元昊之叛而晏然
若無事者以韓琦范仲淹輩同心協濟也臣得諸摺紳

之間咸謂頃者駐蹕會稽猶聞大臣每日會議至三至
四自呂頤浩再相專權自私會會外往往各於閣子押
文字雖軍旅之事差除之屬亦有不同相關決者陛下
遭時多艱四方未靖一日二日萬幾盡以付之二三大
臣間有橫議害政者不旋踵而遂去之政欲廟堂之上
同寅協恭可否相濟以贊中興之業也願詔大臣上體
宵旰之意每一號令之出一政事之施人材之進退賞
罰之勸懲凡有涉於利害者必商確參訂審得其當然
後言于陛下而行之盡復舊時會議故事以踵前古都
俞之風僉論既諧宜無乖謬茲事體大惟陛下留意焉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三

十

子詔劄與三省樞密院 川陝宣撫司奏敵兵自鳳翔邊
走詔劄與沿江諸帥神武諸軍仍出榜曉諭 甲寅江
西制置使岳飛復鄂州初飛既出師詔淮西宣撫使劉
允世發精兵萬餘人援之飛率統制官王萬等自鄂渚
趨襄陽右僕射朱勝非許此事建節且命戶部員外郎
沈昭遠往總軍餉參知政事趙鼎請帝親筆詔監司帥
守餉飛軍無闕飛將發命軍士毋得殘民禾稼皆秋毫
不敢犯遂引兵攻襄陽軍聲大振 乙卯詔荆浙江湖
通接遞報州軍竝置撥鋪每二十里爲一鋪增遞卒五
八日增給食錢月一更替文書稽違如傳送金字牌法

抵罪提舉官常切檢點 辛酉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奏
本軍統兵官武功大夫貴州刺史劉光弼乞陞差帝謂
輔臣曰光弼必光世之家茲事未便恐光世疑也世忠
與光世交惡不已至是世忠自揚州入朝殿中侍御史
常同言二臣蒙陛下厚恩若不協心報國一旦有急其
何相援望分是非正典刑以振紀綱帝以章示二人它
日帶御器械劉光烈召帶御器械韓世良食世良拒之
世忠見帝因及其事帝曰世良等內諸司耳設有不和
罷其一可也至如大將國家利害所係漢賈復寇恂以
私憤幾欲交兵光武一言分之即結友而去卿與光世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三 三

不睦議者皆謂朝廷失駕馭之術朕甚愧之世忠頓首
請罪曰敢不奉詔它日見光世當負荆以謝帝以其語
諭輔臣然二人卒不解於是光弼受領夔州路兵馬都
監兼知黔州仍舊從軍 甲子參知政事孟庚兼樞樞
密院事 甲戌國子監丞王普上明堂典禮未正者十
二事其二先薦牛後羊豕其三尊罍之數其四升祠祭
法酒於內法酒之上其六禮官冕服舊自七旒以下凡
三等今增爲四等其七皇帝未後詣齋室非三日齋之
義請改用質明其八行事官致祭勿給酒其九以待中
中書令等侍立待閣門官其十設席升煙與冊勿以散

更其十一樂曲先製譜後撰詞非是請倚詞製譜其十
二皇帝還位當歌大呂以易黃鍾皆從之其一請以玉
爵易陶匏其五言三禮圖祭器制度不合古請用政和
新禮改造皆未克行也 詔神武右軍選精銳軍馬三
千人戍虔州專一措置虔吉一帶盜賊權聽江西帥司
節制先是岳飛出師已破賊首鍾十四等十餘寨至是
其徒周十隆等出沒未已遂命將官趙祥李昇以所部
往討之 是月江南西路舒蕪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
制置使岳飛引兵復襄陽府初偽齊將李成聞鄂州失
守乃棄襄陽去飛進軍據守遂復唐州 六月乙未給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三 三

事中胡交修試尚書刑部侍郎 太白晝見經天 戊
戌詔神武軍神武副軍統制統領官竝隸樞密院 辛
丑詔祖宗正史實錄寶訓會要令史館各抄二本一進
入一付祕閣 丙午帝謂執政曰岳飛已復襄郢尼瑪
哈聞之必怒況今正是六月七旬便可講究防秋儻敵
人尙敢南來朕當親帥諸軍迎敵若復遠避爲泛海計
何以立國耶 權尚書吏部侍郎劉岑改戶部 是月
江西制置使岳飛復隨州初飛令前軍統制張憲引兵
攻隨州月餘不能下神武後軍中部統領兼統置司中
軍統制牛皋請行乃裹三日糧往眾皆笑之糧未盡而

城拔生執其知州王嵩送襄陽府磔于市飛之復襄郢也選鋒軍統制董先頗有功先泉皆久在京西故飛以為將 熒惑犯南斗 是夏金都元帥宗翰右監軍希尹自雲中之白水泊左副元帥宗輔自燕山之望國崖左監軍昌自祁州之麻田大嶺避暑宗翰希尹尋入見金主右都監宗弼自鳳翔還燕山府率宗輔往會之遷西京樞密院于歸化州先是劉豫移書於金元帥府曰徐文一行久在海中盡知江南利害文言宋主在杭州其候潮門外錢塘江內有船二百宋主初走入海時於此上船過錢塘江別有河入越州向明州定海口迤邐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三

前去為昌國縣其縣在海中宋人聚船積糧之所今大軍可先往昌國攻取船糧還趨明州城下奪取宋主御船直抵錢塘江口今自密州上船如風勢順五日夜可抵昌國或風勢稍緩十日或半月即可至矣至是諸將會議宗翰堅執以為可伐宗弼曰江南卑濕今士馬困憊糧儲未豐恐無成功宗翰曰都統務偷安爾宗輔亦謂豫所言不可行後迄如宗弼言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十三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十四

宋紀一百十四 起明 建格七月 盡十二月凡六月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

紹興四年 金天會 秋七月戊申朔吏部尚書兼侍講胡

松年充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徽猷閣待制知

臨安府梁汝嘉試尚書戶部侍郎兼知臨安府 已酉

龍圖閣學士知鎮江府沈與求復為吏部尚書 建昌

軍亂殺知軍事左朝請郎劉滂建昌兵素驕邀取無藝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四

滂以法裁之及是市肆聚博羣卒掠取不從遂毀撤其肆毆傷其人滂杖而責償之眾憤兵馬監押沈敦智以俸緡代償且以言激眾軍士修達饒青等相與作亂殺滂及其家通判軍事張械判官趙不停皆死賊遂脅寓居左中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官張義叔權軍事盡刺彊壯為兵欲縱掠傍郡義叔諭止之乃嬰城自守滂東陽人嘗為太常博士用近臣詹義汪藻李公彥薦守建昌軍及是遇害 癸丑水賊楊欽攻鼎州杜木寨破之時折彥質自湖南報制置使王夔以為賊三不可招夔乃遣兵踐其禾稼賊乘大水攻寨破之中訓郎鼎州遊奕

將許簽爲所殺官軍死者不可勝數賊愈增氣 乙卯
祠部員外郎范同言師克在和大抵剛果豪健之士以
氣相高始由小嫌寢成大釁然古之賢將急公家棄私
讐捨怨忘憤終成令名者蓋不乏人陛下拔用才傑禮
遇勲賢備極榮寵固將憑藉忠力掃除腥穢一清寰宇
恢復祖宗之業而道途竊議以爲將帥忘輯睦之義記
纖介之怨或享高位而忌嫉軋已或恃勲勞而排抑新
進審如是它日必有重貽聖慮者欲望明示至意及其
細微易於改圖使之視春秋諸卿以爲戒追漢唐名將
而踵其跡豈惟社稷是賴而勲名寵位尤享始終亦陸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四 二

下保全之德也詔劄與諸將帥先是劉光世韓世忠久
不叶而岳飛自列校拔起頗爲世忠與張俊所忌故同
及之 甲子江西安復等州制置使岳飛復鄧州時李
成旣遁去與金齊合兵屯鄧州之西北飛遣統制官王
貴出光化張憲出橫林前二日至城下成兵來戰統制
官董先出奇要擊大敗之成黨高仲入城據守將士蟻
附而上遂克之飛移屯德安府 丙寅神武右軍統領
官趙詳等引兵入建昌軍執叛兵誅之先是朝廷命詳
自虔州進兵而江西制置使胡世將亦遣左朝請大夫
本司參議官侯恣中軍統領官邱贊與之會前一日恣

等至城下權軍事左中大夫張義叔遣叛兵劉淨等就
招翼日軍中脅從者六百餘人解甲出城其首謀猶不
出恣等縱兵入城賊敗走追殺五百餘人時降者尙懷
反側恣盡誅之旣而義叔待罪於朝士民言其有撫定
之勞乃詔放罪於是叛兵所掠金帛子女多爲恣所取
而去 辛未龍圖閣學士樞密都承旨章誼給事中孫
近使金國還入見初誼等至雲中與都元帥宗翰右監
軍希尹論事不少屈金人諭令亟還誼等曰萬里銜命
兼迎兩官必須得請乃令金吾衛上將軍蕭慶受書初
誼等之行論李永壽所需三事金人互有可否獨畫疆

一事未定而宗翰答書又約以淮南毋得屯駐軍馬蓋
欲畫疆以益劉豫也誼等還至睢陽爲豫所畱以計得
免帝嘉勞久之 乙亥龍圖閣學士樞密都承旨章誼
試刑部尙書給事中孫近試尙書吏部侍郎兼直學士
院 執政進呈趙詳已平建昌叛兵帝曰官兵旣入城
寧免玉石俱焚趙鼎進曰未必敢肆殺戮恐須劫掠耳
帝愀然不悅曰斯民無辜遽遭此禍其令有司優恤之
丁丑劉豫聞岳飛復襄陽遣使乞師於金主以求入
寇金主以方遣韓肖胄章誼來聘未可起兵齊奉儀郎
羅誘上南征議於豫豫大悅以誘爲行軍謀主 是月

豫調登萊沂密海五郡軍民之兵二萬人屯密之膠西
縣集民間之舟大小五百裝為戰艦以其閤門宣贊舍
人知密州劉某充都統領將徐文為前軍聲言欲襲
定海縣 八月戊寅朔宗正少卿兼直史館范冲入見
帝云以史事召卿兩朝大典皆為姦臣所壞若此時更
不修定異時何以得本末冲因論熙寧創制元祐復古
紹聖以降弛張不一本末先後各有所因不可不深究
而詳論帝云如何對曰臣聞萬世無弊者道也隨時損
益者事也祖宗之法誠有弊處但當補緝不可變更仁
宗時大臣如呂夷簡之徒持之甚堅范仲淹等初不然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四 四

之議論不合遂攻夷簡仲淹坐此遷謫及仲淹執政猶
欲伸前志久而自知其不可行遂已王安石自任已見
盡變祖宗法度上誤神宗天下之亂實兆於此帝曰極
是朕最愛元祐帝又論史事冲對先臣修神宗實錄大
意止是盡書王安石過失以明非神宗之意其後蔡卞
怨書其妻父事遂言哲宗紹述神宗其實乃蔡卞紹述
王安石也至哲宗實錄亦聞盡出姦臣私意帝曰皆是
私意冲對未論其它當先明宣仁聖烈誣謗帝曰正當
辨此事本朝母后皆賢前世莫及道君皇帝聖性高明
乃為蔡京等所悞當時蔡京外引小人內結閹宦作奇

伎淫巧以惑上心所謂逢君之惡冲對道君皇帝止緣
京等以紹述二字劫持不得已而從之帝曰人君之季
不在如此當以安社稷為孝之大帝又論王安石之姦
曰至今猶有說安石是者近日有人要行安石法度不
知人情何故直至如此冲對曰咎程頤嘗問臣安石為
害於天下者何事臣對以新法頤曰不然新法之為害
未為甚有一人能改之即已矣安石心術不正為最大
蓋已壞天下人心術將不可變臣初未以為然其後乃
知安石順其利欲之心使人迷其常性久而不知自此
所謂壞天下人心術帝曰安石至今豈可尚存王爵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四 五

庚辰御札參知政事趙鼎知樞密院事充川陝宣撫處
置使 戊子趙鼎改都督川陝荆襄諸軍事先是鼎因
奏事言臣今於所行與吳玠為同事或當節制之邪帝
悟故有是命 己丑趙鼎開都督府治事鼎奏以祕書
省正字楊晨樞密院編修霍蠡太府寺丞王良存並充
幹辦公事從之 辛卯殿中侍御史張致遠言廣東循
惠韶連數州與郴虔接壤自鄰國深入殘破無餘今則
郴寇未殘韶連疲於守禦而廣州之觀音惠州之河源
循州之興寧千百為羣緋綠異服橫行肆掠以猘為彊
吳錫既還湖南韓京素稱怯弱海荒迴遠奏報稽時臣

聞朝廷遣趙詳一軍招捕虔寇因降德音開其自新之路廣東與虔犬牙錯境今賊魁首多是虔人願推廣於天恩以撫綏於遐域令祥與京相為聲援諭虔守與廣東帥審處事宜得強梗而必誅貸脅從而罔治乘此軍力悉務討平仍嚴懲寇之刑雖去官不宥大草相聚之弊每先事而圖非惟良民不陷於非辜庶幾陛下得行於仁政從之 乙未左宣教郎守尚書吏部員外郎魏良臣為左朝散郎充大金國軍前奉表通問使武德郎閻門宣贊舍人王繪為武顯大夫副之仍命良臣假工部侍郎繪假右武大夫果州團練使 詔以餘杭縣南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四 六

上下湖地置孳生牧馬監命臨安府守臣兼提舉每馬五百匹為一監牡一而牝四之歲產駒三分斃二上下皆有賞罰 丙申詔追王安石舒王告 己亥虔州興國縣南木寨周十隆等千六百人奉德音出降江西制置司統領官毛佐王贊趙恕往受之未成官軍掠其婦女十隆懼復與其徒奔突水南而去遂掠汀循諸州 辛丑給事中唐輝試尚書禮部侍郎仍兼侍郎讀講 壬寅神武後軍統制充江南西路荆南制置使岳飛為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先是神武前軍統制王夔在湖北連年不能討賊會岳飛復襄陽賞

功樞密院因言楊太等作過日久先因張浚奏乞招安特與放罪許令出首而遷延累月終無悔心理難容貸夔出師踰歲不能成功與潭鼎帥守每事忿爭不務協心致一方受弊乃詔專委飛指畫討捕仍令知鼎州程昌寓自上流進兵湖南制置大使司遣馬準步諒兩軍聽昌寓節制荆南鎮撫使解潛亦遣兵船約期進討命夔將所部還江州飛時年三十二自渡江後諸將建節未有如飛之年少者 戶部侍郎兼權臨安府梁汝嘉奏明堂行禮殿成乞提領官以次推賞帝曰朕愛惜名器以待戰士土木之功豈當轉官但可等第支賞耳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四 七

九月丁未朔直徽猷閣主管臨安府洞霄宮富諤為江南西路轉運副使應副岳飛大軍錢糧 己酉左中奉大夫知開州耿自求為川陝荆襄都督府隨軍轉運副使趙鼎所辟也 荆南制置司統領官王槩以所部叛於鼎州之城外西奔桃源縣戾戍縣寨統制官李皋遣小將龔亨率鄉兵擊敗之制置使王夔遣兵追至桃源而槩已死乃責皋敗兵器甲皋復責亨亨亦隨報會夔問罷命而知鼎州程昌寓念亨屢克選鋒勇而敢戰作手書招之亨即復歸於是知鄂州程千秋遣準備使喚李寶入周倫寨招安以歸詔以寶為進義副尉昌寓

又乙酉辰沅靖州峒丁牌弩手三百人相兼使喚從之
庚申命象州防禦使士街朝享太廟神主於温州

辛酉合祀天地於明堂起復尙書右僕射朱勝非爲大
禮使惟不入殿門它職如故初紹興宗祀止設天地祖
宗四位至是始設從祀神位四百四十三用祭器七千
五百七十一祭歌樂四十祭服六十三五十犢四羊豕
各二十有二分獻官五十八奉禮郎四樂舞工共二百
八十七而五帝神州地祇帝不親獻用崇寧禮也始議
設從祀諸神七百十一位會議者請裁省而禮官言十
二階三百六十位無神名請每階各設三十五位每豕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四 八

豕各二正備一副登歌之樂通作宮架之曲皆許之又
以祭玉不備請除蒼璧黃琮外依天聖故事用珉既而
得玉甚美然尺寸不及禮經乃命隨宜製造言者請如
祖宗故事權御臺門肆議裁省者以爲宮門地隘儀衛
不能容乃止宣赦於常御殿前三衛班直宿衛忠佐忠
銳將兵神武右軍中軍七萬二千八百餘人共支錢二
百三十一萬餘緡劉光世韓世忠岳飛王夔四軍十二
萬一千六百餘人共支錢二十八萬餘緡合內外諸軍
二百五十九萬餘緡視元年明堂增支九十四萬餘緡
而宰執百官諸司給賜以軍興權住禮畢大赦天下

乙丑詔三省樞密院錄黃畫黃並依祖宗條例施行先
是侍御史魏仁言國家法度森嚴講若畫一凡成命之
出必先錄黃其過兩省則給舍得以封駁其下所屬則
臺諫得以論列已而傳之即報雖遐方僻邑莫不如家
至戶曉此萬世良法也臣竊聞近世三省樞密院間有
不用錄黃而直降指揮者亦有雖畫黃而不下部者紀
綱弛廢莫此爲甚欲望特詔三省樞密院常切遵守舊
典以示至公遇兩院御史詣省院檢察日除實係機密
邊事外悉令取索點檢如有違戾即具彈奏自古人臣
弄權罔上固自有術防微杜漸得不慎哉惟陛下留神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四 九

省察故有是旨 吏部員外郎魏良臣閣門宣贊舍人
王繪辭往金國軍前通問帝曰卿等此行不須與人計
較言語卑詞厚禮歲幣歲貢之類不須較見尼瑪哈可
爲言宇文虛中久在金國其父母老日望其歸令早放
還又言襄陽諸郡皆故地因李成侵犯不已遂命岳飛
收復良臣等出遇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來白事俊爲
二人言有探報金人大舉今過南京良臣等乞再對不
報 初劉豫既納其臣羅誘南征議乃遣知樞密院事
盧偉卿見金主具言宋人自大梁五遷皆失其土若假
兵五萬下兩淮南逐五百里則吳越又將棄而失之貨

財子女不求自得然後擇金國賢王或有德者立爲准
王王盱眙使山東唇齒之勢成晏然無南顧之患則兩
河自定矣青冀之地古稱上土耕桑以時富庶可待則
宋之徵賂又何足較其得失金主命諸將議之旋以宗
輔權左副元帥右監軍昌權右副元帥調兵五萬人以
應豫又以右都監宗弼嘗過江知地險易使將前軍宗
輔下令燕雲諸路漢軍竝令親行毋得募人充役豫遂
命其子偽諸路大總管尙書左丞相梁國公麟領東西
道行臺尙書令合兵南侵始議自順昌趨合肥攻歷陽
由采石以濟簽軍都制置使李成謂簽民兵盡除山東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四 十

是右僕射非因久雨乞行策免故事以消天變又
以餘服入請章十二上帝許以俟總章禮畢如所請且
有依全舊臣之論至是祀明堂已畢勝非復求去且論
當罷者十一事在亦疏勝非五罪由是得請鼎之爲參
預也嘗與諸將論防秋大計獨張俊曰避將何之惟向
前一步庶可脫當聚天下兵守平江俟賊退徐爲之計
鼎曰公言避非策是也以天下之兵守一州之地非也
公但堅向前之議足矣鼎蓋陰有所處故每日畱身陳
用兵大計帝意悟又俊密使爲之助至是決意親征畱
鼎不遣入蜀鼎奏用十月七日西行許之然帝方向鼎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四 十一

已有命相之意矣 戊辰龍圖閣學士知靜江府折彥
質充川陝荆襄都督府參謀官不許辭避用趙鼎奏也
庚午起復左宣奉大夫守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監修國史朱勝非解官持餘服
從所請也 左宣教郎主管江州太平觀朱震守尙書
祠部員外郎兼川陝荆襄都督府 辛未金人及劉豫
之兵分道渡淮壬申知楚州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樊
序棄城去淮東宣撫使韓世忠自承州還保鎮江府
癸酉左中大夫知樞密院事都督川陝荆襄諸軍事趙
鼎爲左通議大夫守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兼知樞密院事初鼎奏稟朝辭帝曰卿豈可遠去當相卿付以今日大計制下朝士動色相慶 甲戌吏部尙書兼權翰林學士兼侍讀沈與求爲參知政事 冬十月丙子朔准東宣撫使韓世忠奏金及劉豫之兵攻承州楚州帝謂輔臣曰朕爲二聖在遠生靈久罹塗炭屈已請和而金復用兵朕當親總六軍臨江決戰趙鼎曰累年遐避敵情益驕今親征出于聖斷武將奮勇決可成功臣等願效區區亦以圖報遂詔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以所部往援世忠又令准西宣撫使劉光世移軍建康車駕定日起發 丁丑參知政事孟庾爲行宮留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四 三

守從權措置百司軍務仍鑄印以賜庾請卽尙書省置司行移如本省體式合行事從權便宜施置降賜激賞公使庫如都督府例又請祕書省史館書籍三省樞密院諸部案牘各差本司官一員於澁僻處收寄大理寺官告密院左藏東西交引度牒庫南北庫都茶草料場官吏竝留太常司農太府寺將作軍器監進奏文思院雜買務竝量行存留宗正寺國子監敕令所大宗正司雜賣場竝令從便庾又請留臺官一員以警違慢皆許之庾乞輟留精兵三千人分擘使喚乃命留神武中軍五百人及統制官王進一軍又令殿前馬步軍司及忠

銳第五將臨安府將兵皆聽庾節制 戊寅洪州觀察使權知濮安懿王國令士從乞徙神主神貌往穩復州軍安奉從之於是觀賢宅宗子紹興府大宗正司皆從優避兵矣 已卯太尉定江昭慶軍節度使神武右軍統制張俊爲浙西江東宣撫使准東宣撫使韓世忠以所部至自鎮江復如揚州初帝聞金兵渡淮再以札賜世忠略曰今敵氣正銳又皆小舟輕捷可以橫江徑渡浙西趨行朝無數舍之遠朕甚憂之建康諸渡舊爲敵衝萬一透漏存亡所係朕雖不德無以君國子民而祖宗德澤猶在人心所宜深念累世涵養之恩永垂千載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四 三

忠諫之烈世忠讀詔感泣遂進屯揚州初金兵渡淮探者未得其實以爲來兵甚少趙鼎曰金人前入我境乃以我爲敵國也故縱兵四掠其鋒可畏今行劉豫之境猶卽其國中也故按隊徐行不作虛聲然亦不足深畏 庚辰左朝請郎主管江州太平觀范振添差江南東路轉運判官右朝散大夫逢汝霖添差江南西路轉運判官應辦移屯大軍事務 癸未左通奉大夫福州居注長俊爲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不許辭免

日下起發趙鼎言浚可當大事顧今執政無如浚者陛下若不浚必於此時用之故有是命 詔沿海制置

使郭仲荀兼總領海船 丙戌詔遣簽書樞密院事胡松年先往鎮江建康府與諸將會議進兵因以規敵情帝曰先遣大臣諭以朕意庶幾諸將買勇爭先沈與求曰真宗澶淵之役先遣陳堯叟此故事也詔常程事竝權住俟過防秋取旨 殿中侍御史張致遠言車駕總師臨江乞速降黃榜須行約束每事務在簡省稍有配率許人陳告仍委侍從臺諫官覺察彈劾從之 詔刑部尚書章誼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孫近戶部侍郎劉岑中書舍人王居正右司諫趙鼎殿中侍御史張致遠右司員外郎王綰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陳昂吏部郎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四

丙

官汪思溫度支郎官李元淪及諸司局官並令扈從吏部侍郎鄭滋禮部侍郎唐輝刑部侍郎胡交修起居舍人劉大中監察御史張絢竝畱臨安府於是臺臣檢正都司郎官或往軍前或押案牘往傍郡收寄在臨安府纒十餘人而已 丁亥降授右武大夫和州防禦使馬擴復拱衛大夫明州觀察使充樞密院都承旨擴入對遂有是命翊日趙鼎奏陛下用人如此何患不得其死力帝曰擴知兵法有謀畧不止於鬪將而已孟庾因奏以擴兼畱守司參議官 戊子胡松年辭行時淮西宣撫使劉光世密遣屬官告趙鼎曰相公本入蜀有警乃

畱何故與它人負許大事鼎恐帝意移復乘間言今日之勢若敵兵渡江恐其別有措置不如向時尙有復振之理戰固危道有敗亦有成不猶愈於退而必凶者乎且金齊俱來以吾事力對之誠爲不侔然漢敗王尋晉破苻堅特在人心而已自詔親征士皆買勇陛下養兵十年正在一日由是浮言不能入矣 參知政事沈與求兼權樞密院事 太常寺請車駕所過十里內神祠及名山大川竝遣官致祭從之 嚴州桐廬縣進士方行之獻家財七千緡助軍戶部乞許行獻納依例補官從之 淮東宣撫使韓世忠邀擊金人于大儀鎮敗之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四

丙

五

初奉使魏良臣王繪在鎮江被旨趨行乃以是月丙戌渡江丁亥至揚子橋遇世忠遣使臣督令出界時朝廷已知承楚路絕乃連僞界引伴官牒付良臣等令於阻截處照驗又令淮東帥司召募使臣說諭承楚州令放過奉使良臣等至揚州東門外遇先鋒軍自城中還問之云相公令往江頭把隘入城見世忠坐譙門上頃之流星戾牌查至世忠出示良臣等乃得旨令移屯守江世忠畱食良臣等辭以欲見參議官陳桷提舉官董收遂過桷等共飯 改異熊克小紀稱世忠置酒與良臣別益一再行流星戾牌查至蓋承墓碑之詞今從王世忠遣人傳刺謝良臣繪且速桷等還桷收繪甲寅錄

送二人出北門繪與桷有舊駐馬久之以老幼為托晚
宿大儀鎮翼日行數里遇金騎百十控弦而來良臣命
其徒下馬大呼曰勿射此來講和敵乃引騎還天長問
皇帝何在良臣對曰在杭州又問韓家何在士馬幾何
繪曰在揚州來時已還鎮江矣又曰得無用計復還掩
我否繪曰此兵家事使人安得知去城六七里遇金將
哥時貝勒舊作哥兒 克董今改同入城問講和事且言自泗水來
所在州縣多見恆刑手詔及戒石銘皇帝恆民如此又
問秦中丞何在繪答以今帶職奉祠居温州又言嘗作
相今罷去得非恐為軍前所取故耶繪曰頃實居相位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四 六

踰年堅欲求去無它也又問韓家何在良臣曰來時親
見人馬出東門望瓜洲去矣繪曰侍郎未可為此言用
兵講和自是二事雖得旨抽回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
還與不還使人不可得而知也初世忠度良臣已遠乃
上馬令軍中曰視吾鞭所向於時引軍次大儀鎮勒兵
馬五陳設伏二十餘處戒之曰聞鼓聲則起而擊敵哥
呼貝勒聞世忠退軍喜甚引騎數百趨江口距大儀鎮
五里其將托卜嘉擁鐵騎過五陳之東世忠與戰不利
統制呼延通救之得免世忠傳小麾鳴鼓伏者四起五
軍旗與金旗雜出金軍亂弓刀無所施而南師迭進背

寇軍各持長斧上堪人胷下指馬足敵全裝陷泥淖中
人馬俱斃遂擒托卜嘉世忠又遣董收兵往天長縣遇
金人于鴟口橋擒四十餘人 已丑禮部尚書侍郎唐
焯兼權兵部侍郎 金人圍濠州 淮東宣撫司前軍
統制解元與金人戰于承州敗之初金人至近郊元知
之逆料金人翊日會時必至城下乃伏百人于路要之
又伏百人于城之東北嶽廟下自引四百人伏于要路
之一隅令曰金人以高郵無兵不知我在高郵必輕易
而進俟金人過我當先出掩之伏要路者見我麾旗則
立幟以待金人進退無路必取嶽廟走矣果然則伏者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四 七

出又密使人伏樊良俟金人過則決河岸以隔其歸路
時金人果徑趨城下元密數之有一百五十騎乃以伏
兵出麾旗以招伏要路者伏兵皆立幟以待金人大驚
遂向嶽廟走元率兵追之擒一百四十八人戰馬器械
皆為元所得初哥呼貝勒既敗歸召奉使魏良臣等至
天長南門外良臣等下馬金騎擁之而前哥呼憤甚脫
所服貂帽按劍噴目謂曰汝等來講和且謂韓家人馬
已還乃陰來害我諸將舉刃示之良臣等曰使人講和
止為國家韓世忠既以兩使人為餌安得知其計往返
良久乃曰汝往見元帥遂由寶應縣用黃河渡船以濟

右副元帥昌遣接伴官團練使蕭揭祿少監李聿興來
還聿興見良臣問所議何事良臣曰此來爲江南欲守
見存之地每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匹兩繪云見存之地
謂章誼回日所存之地聿興又云兵事先論曲直師直
爲壯淮南州縣已是大國會經畧交定與大齊後來江
南擅自占據及大兵到來又令韓世忠掩其不備良臣
等云經畧州縣事前此書中初未嘗言及止言淮南不
得屯兵本朝一如大國所教聿興云襄陽州縣皆大齊
已有之地何爲乃令岳飛侵奪良臣云襄陽之地王倫
回日係屬江南後李成爲劉齊所用遂來侵擾又結楊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四 六

么欲裂地而王之江南恐其包藏禍心難以立國遂遣
岳飛收復卽非生事聿興云元帥欲見國書遂以議事
迎請二聖二書授之揭祿又問秦中丞安否此人原在
此軍中煞是好人良臣等對如初聿興再云奈何更求
復故地繪云以中間丞相惠書有云旣欲不絕祭祀豈
有過爲恠愛使不成國是以江南敢再三懇告若或不
從卻是使不成國聿興云大齊雖號皇帝然只是本朝
一附庸指揮使令無不如意又云此去杭州幾日可以
往回繪云星夜兼程往回不過半月聿興曰昨日書元
帥已令譯字一二日可得見矣 庚寅詔信安郡王孟

忠厚迎奉泰寧寺昭慈聖獻皇后御容往穩僂州軍安
奉 壬辰定國軍承宣使秦鳳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知
秦州兼節制階文州統制軍馬吳璘爲熙河蘭廓路經
畧安撫使知熙州統制關外軍馬明州觀察使環慶路
馬步軍副都總管兼知慶陽府楊政爲環慶路經畧安
撫使知慶陽府同統制官關外軍馬兼節制成鳳興州
用宣撫使奏也關師古之叛也其所部階成二州猶在
故命璘分領之自富平敗後五路之地悉屬僞齊經畧
使虛名而已 癸巳江東淮西宣撫使劉光世引軍屯
建康府 甲午尙書戶部侍郎劉岑兼工部侍郎中書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四 五
舍人王居正兼禮部兵部侍郎 初令江浙民悉納折
帛錢用戶部侍郎梁汝嘉請也是時行都月費錢百餘
萬緡且撥發軍馬財無所出故令民輸紬全折輸帛者
半折見錢每匹五千二百省折帛錢自此益重汝嘉等
又請江浙絲竝折見錢綿半折錢諸路各委漕臣一員
計綱起發赴行在 遣侍御史魏玘往劉光世監察御
史田如鼂往張俊軍前計事是時光世軍馬家渡俊軍
采石磯帝命趨二人往援韓世忠而光世等軍權相敵
且持私隙莫肯協心玘至光世軍中諭之曰彼厭我寡
合力猶懼不支况軍自爲心將何以戰爲諸公計當減

怨隙不獨可以報國身亦有利光世意許在因勸之移書二帥以示無它使為犄角已而二帥皆復書交致其情光世遂以書奏於帝於是光世移軍太平州 丙申金人破濠州守臣閻門宣贊舍人寇宏棄城走右宣教郎通判州事國奉卿為所殺先是宏率軍民城守城中兵少大率以三人當一頭軍民與僧道相參每十人為一甲不得內顧每一慢道以二長刀監守無故上下者殺之宏晝夜巡行城上北軍以衝車雲梯攻城作鐵鎚上施狼牙釘有沿雲梯而上者槌擊之頭蓋與腦俱碎屍積于城下而北軍來者不止凡八晝夜不休宏知不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四 三

可為乃開北門棄妻子攜老母與寡嫂棄城而去士卒從之者七十餘人宏之出也聲言發舟欲以計破敵奉卿信之既而乃知欲為遁計已登舟不可入城矣奉卿尤宏曰何不明言於我攜一妾兩子而棄之死地耶宏以奉卿為怨已遂殺之後以死事聞贈官與廕宏既去權兵馬鈐轄丁成自南門投拜兵馬都監魏進自東門投拜金人問宏家屬何在成曰偕去矣已而聞為成所匿遂斬成於市取宏奉卿家屬寘于軍中以其將趙榮知州事初敵圍城急將官楊照躍上角樓以槍刺敵之執黑旗者洞腹抽腸而死照俄中流矢死統領官丁元

與金人遇於十八里洲金人圍之元大呼告其徒以母得負國於是一舟二百人皆被害無得免者事聞並贈承信郎錄其子云 明年七月 丁酉 執政進呈車駕進發頓宿次序帝曰朕奉已至薄況此行本以安民豈可過為煩擾又恐州縣以調夫修治道路為名竝緣為弊趙鼎曰朝廷累行約束丁寧備至沈與求曰諸將之兵分屯江岸而敵騎逡巡淮甸之間恐久或生變當遣岳飛自上流取問道乘虛擊之敵騎必有反顧之患帝曰當如此措置兵貴拙速不立巧遲機事一失恐成後悔宜速諭之 戊戌帝登舟發臨安府奉天章閣祖宗神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四 三

御以行主管殿前司公事劉錫神武中軍統制楊沂中皆以其軍從帝不以玩好自隨御舟三十餘艘所載書籍而已帝既發乃命六官自温州泛海往泉州晚泊臨平鎮劉光世乞與韓世忠均支錢糧帝曰諸將之兵用命則一其所支錢糧豈容有異此皆呂頤浩不公之弊趙鼎曰朝廷舉措既嘗諸將自服今不公如此必致紛紛乞下光世會合得錢米之數然後行沈與求曰豈惟錢糧至於賞罰亦然惟至公可以服天下故賞則知勸罰則知畏帝曰大臣不公何以服眾鼎曰苟為不公則賞雖厚人不以為恩罰雖嚴人不以為威帝曰朕親總

六師正當公示賞罰 已亥帝次崇德縣韓世忠遣翊衛大夫宣州觀察使本司提舉一行事務董收右朝奉郎直祕閣本司參議官陳桷以所俘金兵一百八人獻行在因言承州陳歿人乞厚加贈帝感然曰使人死于鋒鏑之下誠為可憫可令收拾遺骸於鎮江府擇地理殯仍歲度童行一名照管乃詔收真除宣州觀察使桷遷右朝奉大夫充祕閣修撰中奉大夫相州觀察使解元落階官為同州觀察使武功大夫康州刺史呼延通為吉州刺史 庚子帝次秀州北門外 辛丑帝次吳江縣時知縣楊同哀供張以待乘輿之至民有一家當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四 三

費三百緡者其人不伏械繫之御史張致遠三上策論其擾民同竟罷去 壬寅御舟次姑蘇帝乘馬入居平江府行宮守臣孫祐進御膳其卓子極弊且有僧寺題識帝不以為嫌它日謂趙鼎曰朕念往日艱難雖居處隘陋飲食菲薄亦所甘心若邊境已清郡邑既定迎還二聖再安九廟帝王之尊固在趙鼎曰陛下規模宏遠如此則天下幸甚 故贈承事郎陳東歐陽澈並加贈朝奉郎祕閣修撰更與恩澤二資賜官田十頃趙鼎進呈韓世忠奏劄因論建炎之初黃潛善汪伯彥擅權專殺應真二人于極典上曰朕初即位味於治體聽用非

人至今痛恨贈官推恩猶未足以稱朕悔過之意可夏爾官賜田雖然死者不可復生追痛無已 中書舍人王鳴呼古之人愿為良臣不願為忠臣以為良臣身荷美名君都顯號忠臣嬰禍誅君皆昏惡嗚呼惟爾東兩其殆將有意于忠臣乎由朕不德使爾不幸而不為良臣也雖然爾藉不幸於茲一會三嘆而不能自已也通階美職豈足為恩以塞予哀以彰予過使天下後世攷古之君飾非拒諫之主殆不 甲辰金右副元帥完顏昌召通問使魏良臣王繪相見旁有四人皆衣紗袍頭巾球靴與良臣等同席地而坐昌問勞久之諭云俟三二日左元帥來議事畢畫定事節遣汝等歸良臣退於時右副元帥昌在泗州右都監宗弼在天長副元帥宗輔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四 三

尙未至也 乙巳淮西安撫使仇念遣兵擊金人于壽春府敗之初親征詔未至廬州人譁言棄淮休江念得旨急錄以示人人皆思奮且遣其子津問道告急帝命為右迪功郎會敵進據壽春安豐念遣兵出奇直抵城下與守將孫暉合兵擊之敵戰敗卻去渡淮南軍入城翼日遂復安豐縣 十一月戊申胡松年自江上還入見帝問控禦之計松年曰臣到鎮江建康備見韓世忠劉光世軍中將士奮勵爭欲吞噬敵人必能屏護王室建立奇勳帝曰數年以來廟堂玩習虛文而不明實效侍從臺諫搜剔細務而不知大體故未能靖禍患濟艱

難非朕夙夜留心治軍旅備器械今日敵騎侵軼何以禦之趙鼎曰臣等躬聞聖訓敢不自竭駑鈍少副陛下責實之意 庚戌承州水寨民兵竝與放十年租稅科役仍發錢米贍之時承州水寨首領徐康通等遣兵邀擊金兵俘女直數十既命以官尋又賜米萬石 壬子詔曰朕以兩宮萬里一別九年覬迎鑾輅之還期遂庭闈之奉故暴虎馮河之怒敵雖遲於馮臨而投鼠忌器之嫌朕寧甘于屈辱是以卑辭遣使屈已通和仰懷故國之廟祧至于貢涕俯見中原之父老寧不汗顏比得強敵之情稍有休兵之議而叛臣劉豫懼禍及身造爲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四

西

事端間謀和好簽我赤子脅使征行涉地稱兵操戈犯順大逆不道一至於斯警奏既聞神人共憤皆願挺身而效死不忍與賊以俱生今朕此行士氣百倍雖自纂承之後每乖舉錯之方尙念祖宗在天之靈共刷國家累歲之耻殪彼逆黨成此雋功念惟夙宵跋履之勤仍陷鋒鏑戰爭之苦興言及此無所撝躬然而能建非常之功卽有不次之賞初詔具在朕不食言咨爾六師咸體朕意 川陝宣撫司統制官楊從儀敗敵於臘家城岳飛之取襄陽也朝廷命宣撫副使吳玠乘機牽制玠遣從儀以兵入僞地遇敵勝之 丁巳詔曰朕以逆臣

劉豫稱兵南向警奏既聞神人共憤朕不敢復蹈前轍爲退避自安之計而重貽江浙赤子流離屠戮之禍乃下罪已之詔親總六師臨幸江濱督勵將士然而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動眾勞人俱所不免每一念此惻然疚懷尙覬諸路監司帥守與夫郡邑大小之臣夙夜究心以體朕意凡僭貨催科有須於眾者毋得縱吏竝緣爲姦凡盜賊姦宄輒生窺伺者務絕其萌毋令竊發其或乘時擾攘恣無名之斂容姦玩寇失稽察之方致使吾民橫罹困苦有一於此必罰無赦候軍事稍定當遣庭臣循行羣國 戊午簽書樞密院事胡松年兼權參知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四

西

政事以沈與求按行江上事也時松江既有備商賈往來自如通泰出納鹽貨如故帝見士氣大振捷音日聞欲渡江決戰趙鼎曰退旣不可渡江非策也金兵遠來利於速戰豈可與之爭鋒兵家以氣爲主三鼓旣衰矣姑守江使不得渡徐觀其勢以決萬全且豫猶不親臨止遣其子豈煩至尊與逆雖決勝負哉於是遣與求按行江上與諸將議可否始知敵騎大集其數甚眾與求回言沿江居民旋造屋爲肆敵雖對岸畧不畏之 金人破滁州於是淮西江東宣撫使劉光世移軍建康府淮東宣撫使韓世忠移軍鎮江府浙西江東宣撫使張

俊移軍常州 己未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張浚知樞密院事浚之未至也請遣岳飛渡江入淮西以牽制金兵之在淮東者帝從之及入見帝問浚方畧何如鼎曰浚銳於功名而得眾心可以獨任於是帝復用之 辛酉觀文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言今劉豫悉兵南下其境內必虛倘命信臣乘此機會擣穎昌以臨畿甸電發霆擊出其不意則豫必大震懼呼還醜類以自營救王師追躡必有可勝之理非惟牽制南牧之兵亦有恢復中原之兆此上策也朝廷或以茲事體大則鑾輿駐蹕江上勢須號召上流之兵順流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四 五

臣章與二三大臣熟議初張浚之謫福州也綱亦寓居焉浚服其忠義除前隙更相親善及浚召入綱因以奏疏附進帝曰綱去國數年無一字到朝廷今有此奏豈非以朕總師親臨大江合綱之意乎所陳亦今日急務可降詔獎諭 癸亥龍圖閣直學士新除都督府參謀官折彥質爲樞密都承旨星夜兼程前來供職降充集英殿修撰知鼎州程昌寓復徽猷閣待制充都督府參議官 淮西宣撫司統制官中亮大夫同州觀察使知蘭州王德與敵遇於滁州之桑根敗之生擒十餘人行在 甲子詔曰張浚愛君愛國出於誠心頃屬多艱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四 七

子絳州久之雲問道奔岳飛軍中既而飛遣雲渡河雲因擊垣曲縣復取其母飛以爲小將 己巳淮西宣撫司選鋒副統制王師晟親兵副統制張錡復壽春府執其知府王靖 辛未起復秘閣修撰知岳州程千秋移知鼎州左朝奉郎張疇知岳州帝覽除目問疇才術如何疇鼎曰聞其能辦事帝曰不須更問某人薦惟才是用胡松年曰朝廷用人不可不慎用一君子則君子進用一小人則小人進帝曰君子剛正而易疏小人柔佞而易親朕於任用聽察之間不敢少忽也 知樞密院事張浚往鎮江視師時金人於滁上造舟有渡江之意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四

元

趙鼎密爲帝言曰今日之舉雖天人咸助然自古用兵不能保其必勝事至卽應之庶不倉猝萬一金人渡江陛下當親總衛士趨常潤督諸將乘其未集併力血戰未必不勝或遇不住則由它道復歸臨安堅守吳江敵亦安能深入臣與張浚分糾諸將或腰截或尾襲各自爲謀天下事無不集矣主管殿前司公事劉錫神武中軍統制楊沂中見鼎曰捷報如此駕莫須動鼎曰俟敵已渡江方遣二君率兵趨常潤併力一戰以決存亡夏無它術錫等聲言曰相公可謂大膽鼎曰事已至此不得不然二君隨駕之親兵也緩急正賴爲用豈可先出

此言錫等乃退 金左副元帥完顏昌遣通問使魏良臣王繪歸行在昌擁三百餘騎遇于塗問難再三良臣等答昌如初見聿興之語昌言既欲講和當務至誠不可姦詐況小小掩襲何益於事如欲戰先約定一日兩軍對敵則可我國中祇以仁義行師若一面講和又一面使人掩不備如此恐江南終爲將臣所誤如向來大軍至汴京姚平仲劫寨事可見本朝事體秦檜皆知若未信且當問之良臣等以此來有上大金皇帝表二聖二后表丞相元帥物錄六封乞畱軍前譯者云大金皇帝表可畱它書持去 十二月乙亥朔尙書吏部員外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四

元

郎魏良臣問門宣贊舍人王繪至自金國軍前對于內殿帝問勞甚渥 侍御史魏玘言朝廷前此三遣和使而大金繼有報聘禮意周旋信言可攷頃復專使尋好未有異隙茲乃劉豫父子造兵端本謀窺江初無和意使人未見國相報書來自近甸此而可信覆轍未遠今大兵坐扼天險援師艤舟上流精銳無慮十萬彼劉豫挾金爲重簽軍本吾赤子人心向背久當自攜持重以待之輕兵以擾之吾計得矣惟陛下爲宗社生靈之重仰順天意俯從人欲飭勵諸將力圖攻守帝甚納其言 辛巳命行宮畱守司中軍統制王進以所部屯秦州

防通泰應援淮東水寨權聽帥司節制 偽齊保義郎劉遠特補忠翊郎遠同州人從劉麟入寇與其徒六人自盱眙脫身來歸皆錄之 丙戌夜月犯昴太史以爲敵滅之象帝以諭輔臣胡松年曰天象如此中興可期帝曰范蠡有言天應至矣人事未盡也夏在朝廷措置何如耳 丁亥知福州張守言臣聞韓世忠所獻敵俘已就戮于嘉禾遠近欣快不謀同辭然臣竊謂凡所獻俘若使皆是金人或它國僭助則宜盡剿除俾無遺育至於兩河山東諸路之民則皆陛下赤子也劉豫驅迫以來必非得已若臨陳殺戮勢固不免至於俘執而至續資治通鑑卷一百十四

三

平泉在此爾輩何爲見侵乃展幟示之金兵失色暴舞稍徑前金兵疑有伏即奔潰泉率騎追之金兵自相踐死餘皆遁去時淮西宣撫使劉光世亦遣統制官靳賽至慎縣而還 丁酉侍御史魏在言曰會正旦乞下有司講求故事帝曰日蝕雖是躔度之交術家能逆知之春秋日食必書謹天戒也臣之言良懼朕意宜下有司講求故事凡可以消變者悉舉行之 川陝宣撫副使吳玠奏夏國主數通書有不忘本朝之意及折可求族屬列御申上玠云見今訓練士馬俟玠出師渡河即爲內援擊敵上報國恩帝曰此皆祖宗在天之靈扶祐所續資治通鑑卷一百十四

三

容有所矜請凡所得俘內有簽軍則宜諭以恩信以示不忍殺之之意可特貸而歸之或願畱者亦聽其便不惟得先王脅從罔治之義而劉豫之兵可使自潰後雖日殺而驅之使前將不復爲用矣疏奏詔獎 壬辰湖北制置司統制官牛皋徐慶敗金兵於廬州時金增兵復侵淮右仇念盡發戍軍千人拒之既而敗北無一還者遂求救於湖北制置使岳飛飛遣皋慶率二千人往援慶飛愛將也是日皋慶從騎數十先至坐未定斥候報金人五千騎將逼城時湖北軍未集念色動不安皋曰無畏也當爲公退之即與慶以從騎出城謂敵曰

子羽之知人焉 庚子金人退師（後異日歷紹興五年正月十二日樞密院）

御子據到光世韓世忠張浚申敵馬自十一月初右副
二十六日節次從楚州道路通走故繁此日

元帥完顏昌在泗州而右都監宗弼屯於竹塾鎮嘗以

書幣遣淮東宣撫使韓世忠約戰世忠方與諸將飲卽

席遣伶人張軫王愈持榻若為報書畧曰元帥軍士良

苦下諭約戰敢不疾治行李以奉承指揮也時金師既

為世忠所扼會天雨雪糧道不通野無所掠至殺馬而

食軍皆怨憤旋聞金主有疾將軍韓常謂宗弼曰今士

無鬪志况吾君疾篤內或有變惟速歸為善宗弼然之

夜引還金軍已去乃遣人諭劉麟及其弟猗於是麟等

棄輜重遁去晝夜兼行二百餘里至宿州方少憩 辛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四 三

升刑部尚書章誼兼權戶部尚書 癸卯參知政事沈

與求兼權樞密院事 金人去滁州是役也金據滁州

凡四十有七日神武右軍將官盧師迪引兵至竹塾鎮

遇敵敗之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十四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十五

賜去發帑帑兼權樞密院事張浚處地方集糧積糶等事

宋紀一百十五 起旃蒙單閏正月 盡六月凡六月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

帝

紹興五年 金天會十三年 春正月乙巳朔日有食之 帝在平

江 金人去濠州初金右都監宗弼與劉豫之兵既去

乃遣人報其知濠州趙榮榮率北軍及投拜官兵馬都

監魏進偕去出北門市人尙未知少頃提轄官丁懷等

四人盜庫兵欲作亂榮聞之悔曰吾棄城而來無守臣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五 一

以主州事安得不亂乃以衙兵復入城懷遁去執其餘

三人誅之以錄事參軍楊壽亨權知州事既而州人不

便壽亨之政奪其印請兵馬都監孫奕代之榮既歸自

是金人在江北者盡去矣 丁未知樞密院事張浚奏

金人潛師遁去今已絕淮而北見行措置招集淮南官

吏還任撫存歸業人戶等事 侍御史張致遠言敵騎

已遠緣淮南之人多為敵所拘兼於山間水面結集保

守又有中原被簽軍民意欲投歸尙畱敵寨及暫時投

避在村野者不速行措置深慮官軍以襲番偽民社收

復州縣為名肆行剽掠安有殺戮或執俘級僥倖賞典

使吾民被害重於寇盜乞預降德音竝戒飭黃榜以付張浚詔以章示浚 己酉詔淮南州縣官吏擅離職任之人特與放罪令依舊還任其拋棄官物竝與除破庚戌御史張致遠乞省并淮南官吏沈與求曰官省則吏省吏省則事省今州縣胥吏未嘗賦祿皆蠶食百姓而已淮南凋殘之後遺民有幾堪受其擾耶 淮西宣撫司統制官王進薄金人於淮降其將程師回張延壽而還初金人自六合歸命師回延壽收後二人皆驍將也淮南宣撫使張俊謂進曰敵既無畱心必渡淮而去可速進兵及其未濟擊之進與統領官楊忠閔偕往金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五 二

故轍爲退避之計何以立國祖宗德澤在天下二百年民心不怠當乘此時大作規模措置朕亦安能鬱鬱久居此乎趙鼎曰時不可失誠如聖論事所可爲者謹當以次條畫奏稟 命江東帥漕司繕治建康行宮修築城壁須管日近了畢其省庫百司倉庫等且圖來上務從簡省無得取給於民時帝將還臨安故有是旨庚申行宮畱守孟庚言別無職事乞先次結局詔畱守依舊其官屬竝罷 壬戌武成感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元鎮江建康府淮南東路宣撫使韓世忠爲少保充淮南東路宣撫使鎮江府置司時世忠與劉光世張俊相繼入覲世忠奏金人退兵陛下必喜帝曰此不足喜惟復中原還二聖乃可喜耳然有一事以卿等將士賈勇爭先非復它時懼敵之比所喜蓋在此也後數日帝以諭輔臣趙鼎等贊帝誠得馭將之道帝曰楚用子玉晉文公爲之側席而坐今敵騎雖退然尼瑪哈等輩猶在朕敢忘此憂乎 癸亥參知政事行官畱守孟庚上表請車駕還臨安府駐蹕許之 起復檢校太傅寧武寧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江南東路淮南西路宣撫使劉光世爲少保充淮南西路宣撫使置司太平州太尉定江昭慶軍節度使兩浙西路江南東路宣撫

便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問府儀同三司江南東路宣撫使置司建康府俊仍落都統制詔韓世忠劉光世張俊各賜銀帛三千匹兩異姓親補承信郎者二人一子五品服有服親封孺人者三人冠帔五道 甲子淮西宣撫司統制官鄺瓊拔光州執其知州武翼郎許約金人之侵淮也劉光世遣瓊自廬州統兵聲言過淮至芍陂乃摘輕兵由間道趨光州城下約乘城固守劉麟亦遣其統領官李知柔以眾援之瓊說約降不從即進兵急攻城欲破約勢窮乃降遂復光州後六日奏至既而光世以約赴行在帝謂大臣曰約為劉豫結連楊么及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五 四

劫張昂山寨兇逆宐誅今來歸朕不欲失信當貸之乃遷約一官監南劍州鹽稅 戊辰詔承州權廢兩縣屬濠黃滁楚州各廢一縣逐縣各置監鎮官一員以民事簡少省其徭役也 己巳金主殂於明德宮年六十一謚曰文烈皇帝廟號太宗後增上尊謚曰體元應運世德昭功哲惠仁聖文烈皇帝太宗在位十三年宮室苑囿無所增蓋承太祖草創之後以果宗幹知國政以宗翰總戎事既滅遼破汴即議禮制度治歷明時經國規模至是始定云庚午安班貝勒舊作諸班勃極烈今改直承遺詔即位於柩前 壬申劉光世韓世忠張俊入辭尚書右

僕射趙鼎知樞密事張俊參知政事沈與求簽書樞密院事胡松年侍帝命光世等升殿諭曰敵南侵蓋有窺江浙之意賴卿等戮力捍敵使其失律而去朕甚嘉之然中原未復二聖未還朕心歉然卿等其勉之光世曰臣等蒙國厚恩敢不效死鼎曰臣聞降人程師回言逆臣劉豫給金人云光世世忠比失歡及至淮甸異所聞其氣已沮矣帝曰有告朕光世世忠坐小嫌意不釋然者烈士當以意氣相許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小嫌何足校管寇恂戮賈復部將復以為恥漢衛之光武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鬪于是竝坐極歡結友而去光世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五 五

世忠縱有睚眦今日宐釋前憾結歡如初二人感泣再拜曰臣等頃過聽嘗有違言至於國事不敢分彼此今乃煩君父訓飭臣等敢不奉詔鼎等頓首賀帝曰將帥和社稷之福也命近侍出內金盤尊斝賜光世世忠俊酒一行竝所飲器賜之陸辭而退鼎謂與求曰將帥國之爪牙推轂授帥則聞之矣天子御正衙賜卮酒而親勸之未之前聞臣聞英宗皇帝于司馬光嘗有是賜其後淵聖皇帝用李綱實踵行之光世等乃蒙恩寵如此必有以圖報詔光世妻漢國夫人向氏俊妻華原郡夫人魏氏竝特給內中俸如世忠妻例自建帥府以來俊

常以軍從帝行至是始軍於外在帝左右者惟楊沂中而已 癸酉金遣使告哀於齊高麗夏仍詔齊自今稱臣勿稱子 齊知濠州馬秦引兵犯兗州承信郎權主管州事王莘率眾拒敵淮西宣撫使劉光世遣統制官鄺瓊斬賽以所部援之 甲戌金主詔中外公私禁酒 二月丙子清遠軍節度使神武後軍統制元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岳飛為鎮寧崇信軍節度使岳飛自池州入朝前一日御筆賜岳飛銀帛二千匹兩封其母榮國太夫人姚氏為福國太夫人親屬為承信郎者一人封孺人者二人賜冠帔三道賞淮西之功也 刑部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五 六

尚書兼詳定一司敕令章誼試戶部尚書 中書門下省檢左正主房公事兼權給事中晏敦復權尚書吏部侍郎 丁丑帝御舟發平江府晚泊吳江縣 戊寅命祠部員外郎兼權太常少卿張銖奉太廟神主自海道至臨安府令本府飭同文館安奉其景靈宮神御祭享事令温州通判權管 御舟宿平望鎮 己卯宿秀州北 庚辰宿崇德縣 辛巳宿臨平鎮 壬午御舟至臨安府行宮畱守孟庚率京官小使臣以上迎於五里外帝還行宮賜百官休沐三日 癸未詔扈從官吏並轉一官資 樞密院承旨兼都督府參謀官折彥質至

行在始趙鼎議遣彥質至川陝諭指西帥而彥質言折可求辜負國恩不能守節臣之兒女七人昨在京師為金人取去傳聞亦在府州倘臣以督府上佐驟至川陝於職事豈能人人得其歡心萬一因疑似之迹與暗昧之謗則臣一身不可自保況為朝廷辦事伏望追寢成命別賜令詔不行遂罷入蜀之議 乙酉川陝宣撫副使盧法原言已選銳兵五千令右武大夫開州團練使劉錡統領速赴行在 丙戌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趙鼎守左僕射知樞密院事張浚守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始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五 七

議浚以右揆出使湖外平楊么鼎左揆鼎密啟曰宰相事無不統不必專以邊事乃為得體暨兩制出浚獨以軍功出專任邊事為言帝既以邊事付浚而改政事及進退人才皆付於鼎矣 以岳飛為荆湖南北襄陽府路制置使元神武後軍都統制將所部平湖賊楊太賜錢十萬緡帛五千匹為犒軍之費以湖北轉運判官劉延年元隨軍轉運及令湖南江西漕臣薛弼范振應副隨軍錢糧飛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 丁亥定國軍承宣使統制關外軍馬吳玠武泰軍承宣使同統制關外軍馬楊政復秦州先是

川陝宣撫副使吳玠聞金人侵淮南遣璘政乘機牽制璘等出奇兵自天水至秦諭其守顧宣以逆順宣不自降遂攻之拔其城金右都監完顏杲聞秦被圍集諸道兵來援政復擊敗之 戊子詔都督府以諸路軍馬為名 已丑帝躬率百官遙拜二聖自帝出巡此禮權廢至是復行 奉安濮安懿王神主於紹興府光孝寺之法堂 辛卯徽猷閣待制都督府參議官程昌寓知江州昌寓守鼎州六年賊不能犯至是就用之後數月新守程千秋至鼎州時湖北兵馬都監杜湛亦改為都督府左軍統制千秋因雷湛所將蔡兵捍賊 壬辰詔張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五

八

浚暫往江上措置邊防且賜諸路宣撫制置司手詔曰朕以邊圉稍安遣相臣往行帥壘西連隴蜀北泊江淮既加督護之權悉在指揮之域既難從於中覆立專制於事幾咨爾多方若時統率欽承朕命咸使聞知 丁酉詔參知政事孟庾沈與求簽書樞密院事 戊戌詔神武中軍見人隊官兵每五百人為一指揮選將校置兵籍俟就緒日取旨賜軍名渡江以來諸小將之兵及招安羣盜往往撥隸中軍然無排置之法至是始舉行焉 偽齊將商元率眾千餘襲信陽軍成忠郎閻門祇候知軍事舒繼明率麾下十三人轉戰登師陽門矢盡

被擒賊誘以美官繼明罵曰吾寧為大宋鬼豈汙逆耶汝速殺我驅行至軍北史陂竟不降遂遇害後贈修武郎官其家一人荆襄制置岳飛以忠訓郎閻門祇候催隨州兵馬都監李迪知軍事就戍之 乙巳金諡太祖后唐古舊作唐氏曰聖穆皇后費摩舊作裴氏曰光懿追冊太祖妃布薩舊作倫氏曰德妃烏庫哩舊作倫改氏曰賢妃改異金史后妃傳不載烏庫哩氏太祖諸子傳云元妃烏庫哩氏生梁王宗弼衛王宗強蜀王宗敏是后妃傳失書也但熙宗本紀天會十三年追冊為賢妃而諸子傳元妃未知係何時進封也蓋金史 閏二月丁未參知政事沈與求兼權樞密院事 龍圖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折彥質試尚書工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五

九

部侍郎仍兼都督府參謀軍事 壬子輔臣奏遣中使往温州奉迎太廟神主事帝曰朕以宗廟在遠心常歉然今奉迎神主至行在當行朝謁之禮沈與求曰古者征伐載木主以行今雖戎輅在行九廟未復然因時草創一行朝謁之禮亦足以仰慰孝思帝曰祖宗故事惟景靈宮則有薦獻太廟則蕪香而已大禮必簡所以尚嚴也 乙卯以參知政事孟庾沈與求並兼權樞密院事時庾自桐廬還行在與求乞交割密院職事與庾兼權帝顧趙鼎曰樞密非故也自五代時以郭崇韜為使國朝因而不改故三省樞密院分為二途仁宗朝富弼

倫諫官時陝西用兵弼議乞今宰相兼樞密院自呂夷簡始也臣既以宰相兼治院事而參知政事之臣竝令兼權則事歸一體前人謂樞密院調發軍馬而三省不知三省財用已竭而樞密院用兵不止此誠至論往時三省樞密院不同班進呈是以事多不相關白然朝廷論議豈有帷幄二三大臣不與聞者 丙辰詔襄漢州軍先因盜賊并偽齊占據日劫掠殘殺等罪一切不問元劫人見在者許其家經官識認驗實給還卽撫定後來再有犯者令所屬治罪 尙書兵部侍郎兼史館修撰王居正言四庫書籍多闕乞下諸州縣將已刊到書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五

板不拘經史子集小說異書各印三帙赴本省係民間者官給紙墨工價償之從之 丁巳武功大夫川陝宣撫司後軍將牛皓與金人遇於瓦吾谷死之時右都監完顏杲與熙河經畧使慕容洵欲攻秦州宣撫副使吳玠遣諸校分道伺敵皓行至瓦吾谷與金將呼善遇皓所部步卒不滿二百乃下馬與戰謂其眾曰吾所以捨馬者欲與若等同死也敵見皓異於它人欲招之皓罵而死承信郎高萬旋馬復戰遂與武功大夫熙河路部將任安宣撫司隊官忠翊郎秦元承節郎薛琪張亨皆死於陳敵曰真健兒也後贈皓安皆翊衛大夫官其家

五人贈元亨三官錄其子 乙未故迪功郎李東贈宣教郎官一子東監楚州軍資庫金人南侵被害故也 辛酉都督行府奏招捕水賊楊太等約束時張浚以建康東南都會而洞庭實據上流今寇日滋壅遏漕運格塞形勢爲腹心害不去之無以立國然寇阻大湖春夏耕耘秋冬水落則收糧于湖寨載老小子泊中而盡驅其眾四出爲暴前日朝廷反謂夏多水潦屢以冬用師故寇得併力而我不得志今乘其怠盛夏討之彼眾既散一旦合之疲於奔命又不得守其田畝禾稼蹂踐則有秋冬絕食之憂黨與攜離方可招來乃以便宜命荆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五 潭鼎澧岳州將逐寨出首人多方存恤首領申行府授官餘人給以閑田貸之種子又命湖南安撫司統制官任士安以兵三千屯湘陰保護湘江糧道統制官郝景屯橋口王俊屯益陽舊縣吳錫屯公安崔邦弼屯南陽渡馬浚步諒留潭州其鼎州官兵令程千秋分撥緊要屯駐應諸校招收致人數比附出戰獲級例推賞其招收人報所屬給種授田務令安業候黃誠楊太周諫公參了日當議蠲免租稅補授官資仍給黃榜下任士安軍及岳潭鼎州撫諭 保義郎唐開特換右迪功郎開獻國朝會要三百卷詔進一官自言本諸生故有是命

癸亥降授神龍押衛四廂都指揮使建武軍承宣使
神武前軍統制王瓚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初帝在
平江侍御史張致遠疏論瓚乖繆乞同主將召歸帝納
其言命瓚全軍駐鎮江府而以新兵赴行在既至乃有
是命 金改葬太祖於和陵 丙寅右僕射張浚至鎮
江召韓世忠諭上旨使舉軍前屯楚州以撼山東世忠
欣然承命浚遂至建康撫張俊軍至太平州撫劉光世
軍軍士無不踴躍思奮浚以諸路軍馬所用錢糧當從
督府總制故悉以上佐兼之行府關三省指揮自此始
丁卯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王瓚提舉江州太平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五

五

觀免辭謝初瓚既除騎帥而侍御史張致遠奏瓚之罪
惡不在平企宗下右司諫趙鼎復奏瓚無武藝不閑戎
律偶緣遭遇濫竊兵權建炎間為河東經制敵騎將至
乃擁兵自衛避地入蜀使川陝之民間風震恐陛下貸
而弗誅責其後效而瓚不務循省以贖前愆方杜元之
守建康也瓚聞敵至不復應援而引兵先遁直趨閩中
其罪一也方扈駕離永嘉也瓚持軍無律不能統御而
致潰散為盜毒流東南其罪二也及出師討楊太曠日
持久攻取無策而崔增吳全之軍遂致陷失其罪三也
比詔回軍鎮江中外欣悅皆謂陛下必欲正其罪狀重

實典憲今瓚以輕騎造行朝曾未數日忽有侍衛馬軍
之命士論滋不能平適者陛下以諸軍捍江有功既優
加賞典今瓚有罪獨置而不問是有賞而無刑恐非所
以示勸懲也乞斷自聖意重加竄斥瓚聞亦奏辭新命
乞在外官觀乃詔權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過順兼權
馬軍司公事而以瓚兵萬五千人隸淮東宣撫使韓世
忠後三日又從瓚奏罷軍職 己巳參知政事孟庾言
準敕差提領措置財用今乞以總制司為名專察內外
官司隱漏違欠行移如三省體式應本司措置事件依
例進呈詔關申尚書省仍鑄印以賜諸路係省錢出入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五

三

舊經制司每千收頭子錢二十三其十上供其十三州
縣及漕計支用庾請增十錢又請收耆戶長雇錢抵當
四分息錢轉運司移用錢勘合朱墨錢常平司七分錢
茶鹽司袋息等錢又收人戶合零就整二稅錢免役一
分寬剩錢又收官戶不減半民戶增三分役錢又收常
平司五文頭子錢並令諸州通判諸路提刑司拘催其
後東南諸路歲收總制錢七百八十餘萬緡而四川不
預焉大凡東南諸路經總二司錢歲收一十四百四十
餘萬緡四川歲收五百四十餘萬緡 是日經筵開講
自帝視師輟講讀至是復之 壬申詔右承奉郎徐度

令中書舍人試策一道左迪功郎胡理左朝散郎主管
江州太平觀錢棻新授太常博士張宦竝召試館職左
朝奉郎新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汪愷左承議郎新
通判潭州王棠竝與陞擢差遣度處仁子宦守兄也士
以十科薦用者自此始 三月甲戌朔建武軍承宣使
提舉江州太平觀王璣降授濠州團練使 己卯淮西
宣撫使劉光世兼太平州宣撫使淮東宣撫使韓世忠
兼鎮江府宣撫使 辛巳以戶部尚書章誼兼權工部
尚書 癸未詔殿前馬步軍司各據見管兵數權行排
置指揮初禁衛諸軍遇赦轉員其法甚備自中原倣擾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五

古

軍營紛亂排轉不行時諸將所總歲歲奏功而宿衛親
兵久無陞遷之望左僕射趙鼎請據三衙見管人數仿
佛舊例立為轉員之法乃詔諸班直將校親從親事官
各依條排轉一資三司將校亦與轉行時殿前司有兵
九百餘人馬步司各六百餘人而已 甲申淮東宣撫
使韓世忠以大軍發鎮江世忠將行帝賜手劄曰昨因
敵邊議者以經理淮甸為言人多憚行卿獨請以身任
其責朕甚嘉之翼日趙鼎言世忠已過淮南乞遣中使
撫問帝賜世忠銀合藥且以手劄勞之曰今聞全師渡
江威聲遐暢卿妻子同行否乍到醫藥飲食或恐未備

有所須一一奏來也時山陽殘弊之餘世忠披荆棘立
軍府與士同力役其夫人梁氏親織紉為屋將士有臨
敵怯懦者世忠遣以巾幗設樂大燕會俾為婦人糝以
恥之軍壘既成世忠乃撫集流散通商惠工遂為重鎮
乙酉侍御史張致遠權尚書戶部侍郎 辛卯起復
祕閣修撰淮東宣撫使司參謀官陳桷言潁淮之地久
經兵火官私廢田一自千里連年既失耕耨草莽覆蒼
往地皆肥饒臣願敕分屯諸帥占射無主荒田度輕重
之力斟酌多寡給所部官兵趁時布種或做陝西弓箭
手法從長區處因地土所宜種麻粟稻麥一切聽之無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五

五

問稅租力耕之人添破糶米朝廷逐旋應副耕牛之費
諸帥計置種子將來盡還其價不特入糧可以足辦如
飼馬芻秣之用亦皆需然矣仍乞委自都督府選官兼
總其事令親到逐師與主帥熟議俟上下情通然後行
之每軍就令統制統領官管認監督近上謀議官領之
收成受納之日同認所得之數并隨時價直具申都督
府籍記支還價錢以金銀見錢品搭級降將逐司所得
除一歲合支數外餘就令封椿為儲積之計詔關都督
行府 甲午趙鼎奏近久雨恐傷苗稼欲下臨安府祈
請孟庾沈與求曰多雨天氣久寒蠶損甚厭帝曰朕見

令禁中養蠶庶使知稼穡艱難祖宗時于延春閣兩壁
畫農家養蠶織絹甚詳元符間因改山水 丁酉復移
浙西安撫司于臨安府以駐蹕之地理宜增重事權故
也徽猷閣直學士知臨安府梁汝嘉兼兩浙西路安撫
使徽猷閣待制知鎮江府沈晦兼沿江安撫使試尚書
吏部侍郎兼侍讀鄭滋與權戶部侍郎張致遠兩易
癸卯移鎮江府權貸務都茶場于真州 夏四月丙午
檢校少保武泰軍節度使知明州兼沿海制置使郭仲
荀來朝 丁未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洪州觀察使金
均房州鎮撫使川陝宣撫司參議王彥知荆南府充歸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五 六

陝州荆門公安軍安撫使先是彥聞帝親赴軍前乞提
兵入援不許會張浚以都督視師湖南乃召彥赴府議
事至是令彥留所部三千人戍金房餘悉與俱乃歸荆
南舊治其合用錢糧令行府于湖南江西那移應副
召荆南鎮撫使解潛赴行在靖康中潛為河東制置副
使辟趙鼎幹當公事故鼎薦用之於是諸鎮撫使盡罷
矣 戊申尚書祠部員外郎兼權太常少卿張銖奉太
廟神主自温州至行在 戊午奉安太廟神主參知政
事孟庾為禮儀使每室用特羊八盞豆蓋權禮也 詔
福建廣東帥臣措置團結瀕海居民為社擒捕海賊時

寶文閣直學士連南夫論海寇之患謂國家每歲市舶
之入數百萬今風信已順而船舶不來聞有乘黃屋而
稱侯王者臣恐未易招也願令委州縣措置團結瀕海
居民五百人結為一社不及三百人以下附近社推材
勇物力人為社首其次為副社首備坐聖旨給帖差捕
蓋濱海之民熟知海賊所向今聽其會合如擒獲近上
首領許保奏優與補官其誰不樂為用乃下張守曾開
相度如所請 己未詔鄉村五保為一大保通選保正
子免役令中去長字始改紹聖法也先是言者以為役
法行之歲久積至大弊鄉村鄉保正長最為重役不專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五 七

取物力濃厚而兼用人丁多寡不通輪一鄉點差而但
取逐甲人戶官吏貪濁差募之際富者以賄賂幸免貧
者以誅求受害被役一次輒至破產民巧為規避遂有
父亾母嫁兄弟析產求免役次非惟重困民力以虛邦
本亦將有傷民教以壞風俗乞下有司稍革舊法專用
物力及通輪一鄉差募保正長凡官吏因役事受財者
重示懲誡又進士上書竊觀方今害民之法無如保甲
之弊願夏去保甲法復申元祐之制行戶長之法故有
是旨仍許今後差物力高下單丁每都不得過一人即
應元而居它鄉別縣或城郭及僧道並許募人充役官

司毋得追正身餘如見行條法時祠部員外郎林季仲亦奏乞總一鄉物力次第選差其單丁許募人充役于是頗採其說焉 庚申詔韓世忠紀律嚴明岳飛治軍有法竝令學士院降詔獎諭時世忠移屯淮甸軍行整肅秋毫無犯飛移軍潭州所過不擾鄉民私遺士卒酒食卽時償直帝聞之故有是詔 丙寅金主問昏德公以甲子曰蕘遣使致祭及賻贈致墨宋史徽宗紀倫四年要錄亦倫甲子金史倫丙寅金史蓋致祭之日在丙寅也今合書之東都事畧倫四月乙未要錄引拾遺倫正月二十五日時兵部侍郎司馬朴與通問副使修武郎朱弁同在燕山間上皇崩議舉哀制服弁欲先請朴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五 六

曰吾儕爲人臣子聞君父喪當致其哀又何請設不見許可但已乎遂服衰朝夕哭金人義之而弗問弁有送大行文畧云節上之旄盡落口中之舌徒存歎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洒冰天洪皓在冷山聞之北向泣血遣同使者沈珍往燕山建道場於開泰寺倫功德疏云故宮爲禾黍改館徒饋於秦牢新廟游衣冠招魂漫歌於楚些雖置河東之賦莫止江南之哀遺民失望而痛心孤臣久繫而嘔血金人讀之亦爲墮涕相傳誦焉 是月龍圖閣直學士致仕楊時卒年八十三起居郎兼侍講朱震言時學有本原行無玷缺進

必以正晚始見知其撰述皆有益於學者詔有司取時所著三經義辨賜其家銀帛二百匹兩後諡曰文靖時尙書左僕射趙鼎素尊程頤之學一時習者皆聚於朝然鼎不及見頤故有僞稱伊川門人以求進者亦蒙擢用 丙子直祕閣知潭州范直方行尙書刑部侍郎五月辛巳忠訓郎閣門祇候何蘇特遷修武郎赴大金國軍前奉表通問二使賜金幣一裝錢千緡官其家二人蘇灌子也時右僕射張浚奏遣蘇至雲中見金帥故有是命 甲申尙書禮部侍郎兼權兵部侍郎張浚至潭州初浚自建昌西上密副都承旨沿江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五 九

制置副使馬擴自武昌召歸乃以爲都督行府都統制浚行至醴陵獄囚數百人盡揚太遣爲間接者安撫使席益傳致遠縣囚之浚召問盡釋其縛給以文書俾分示諸寨曰今旣不得保田畝秋冬必乏食且餓死矣不若早降卽赦爾死數百人歡呼而往浚至長沙賊首黃誠周倫先請受約束然誠等屢殺招安吏士猶自疑不安浚遣制置使岳飛分兵屯鼎澧益陽壓以兵勢賊大驚遂定出降之計 詔中書舍人胡寅論使事辭旨劄切詳明浚得論思之體令學士院賜詔獎諭 金左副元帥宗輔行次媯州薨年四十宗輔魁偉尊嚴人望而

畏之先是太祖征伐四方諸子皆總戎旅宗輔常在帷幄及代宗望為副元帥平河北遂取東平及徐州繼又

定陝西五路所向有功後追封潞王諡襄穆取異繁年

輔之歿載在六月諫也今從金史倫五月甲申宗輔妃富察舊倫蒲氏其母即

太祖之妹也次妃李氏生子褒教之有義方嘗密謂所

親曰吾兒有奇相貴不可言李氏性明敏剛正有決言

不妄發女直舊俗婦女寡居宗族接續之至是宗輔薨

李氏乃祝髮為比丘尼歸遼陽營建清安禪寺別為尼

院居之號通慧圓明大師 己丑參知政事兼權樞密

院事提領措置財用孟庾進知樞密院事 戊戌左朝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五 三

散郎主管華州雲臺觀王灌充川陝宣撫使司義軍事

用吳玠請也 是日岳飛至鼎州城外置寨列艦飛素

有威望而軍律甚嚴乃遣潭州兵馬鈐轄楊華入賊營

招降賊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之戰萬無生

理遂降飛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

功封侯豈足道欲遣子至湖中視可乘者擒之可勸者

招之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參政席益疑飛玩寇欲以聞

張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溪機何可易言益慚而止

時大旱湖水涸如涸冬賊益懼 是日詔殿前司軍人

與百姓相犯竝送大理寺根治 六月甲辰洞庭賊楊

欽將所部三千人詣岳飛降初張浚至長沙親臨湖以

觀賊勢疑未可攻會召浚還朝謀防秋之計飛至潭州

袖出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

能少留否八日可破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

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

以所短攻所長故難若因敵勢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

離其腹心之託而後以王帥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賊

浚許之先是湖南統制官任士安王俊郝景等領兵二

萬餘不稟王瓌號令遂至於敗及飛始至鞭士安以折

其氣使為賊餌令曰三日不能平賊皆斬先揚言岳太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五 三

尉將二十萬兵至矣及是止見士安等軍賊併力拒之

三日飛乃以大兵四合一戰破賊眾殆盡乘其舟以入

水寨欽等迎降欽在賊中最悍所至常先諸賊楊太恃

以為強飛厚待之賊愈喪氣浚承制授欽武畧大夫

乙巳名新歷曰統元 辛亥廢蘄州羅田廣濟二縣竝

為鎮 癸丑詔曰聞諸路久愆雨澤餘朕不德致使亢

旱雖恐懼修省思所以答譴戒弭天災尚慮州縣違戾

詔令重擾吾民致傷和氣除稅租和預買及應副大軍

之外應干科敷催驅等事日下竝罷仍仰州縣具其所

罷名件申尚書省 荆湖制置使岳飛破湖賊夏誠飛

既降楊欽率統制官牛泉傳選王剛乘勝擊攻水寨賊將陳瑄劫偽太子鍾子儀船獲金龍交牀與龍鳳簾等詣飛降楊太窮蹙赴水牛泉擒斬之餘黨劉衡等相繼皆降飛入水寨殺賊孤殆盡惟夏誠寨三面臨大江背倚峻山官軍陸攻則入湖水攻則登岸至是飛親往測其淺處乃擇善罵者二十人夜往罵之且悉挾運草木上流賊聞罵聲爭擲瓦石擊之草木為瓦石所壓一旦填滿飛長驅入寨遂執誠果八日而湖寇悉平浚嘆曰岳侯神筭也初賊恃其險曰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為識 甲寅尚書左僕射趙鼎知樞密院事孟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五 三

庚參知政事 丁巳徽猷閣待制提舉建隆觀兼史館修撰兼侍資善堂翊善范冲言伏見和靖處士尹焞誠明之學實有淵源直方之行動應規矩舉以代臣允懽公議詔川陝宣撫司以禮津遣赴行在焞避難長安劉豫以玉帛招之焞卻幣奔蜀居于涪州帝聞其賢故召湖寇既平得丁壯五六萬人老弱不下十餘萬張浚夏易郡縣姦賊吏宣布寬恩命岳飛進軍屯荆襄以圖中原浚率官屬泛洞庭而下攷異張浚行狀云湖中賊而日歷云降賊之萬七千戶不言人數時淮東宣撫使韓世忠江東宣撫使張俊皆已立功而飛以列校拔起

世忠俊不能平飛皆屈已下之數通書俱不答及飛破楊太獻樓船各一兵徒戰守之械畢備世忠始大悅而俊益忌之 癸未趙鼎奏甘澤應祈乞御常膳帝曰朕累日寢食不安者豈特為國無儲蓄而望歲之心甚切兼恐歲饑民貧起而為盜朝廷不免遣兵討定殘殺人命亦天道之所宜憫也 是月汴京地震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五 三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十五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十六

聖祖皇帝御製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十六

宋紀一百十六 起於宋寧宗七年七月盡於宋理宗元年五月凡十一月

高宗受命全功至德聖神文武昭仁憲孝皇帝

紹興五年 金天會十三年 七月丙子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兼

閣門宣贊舍人都督府提舉親兵柴斌知金州兼金房

均三州安撫使用行府奏也仍命斌隸屬襄陽帥府其

撥報事宜及邊防措置則申川陝宣撫副使吳玠都

督行府請移鼎州龍陽縣於黃誠寨地仍陞為軍以持

續資治通鑑卷一百十六 一

服人黃與權起復左奉議郎元龍陽軍使兼知縣事又

言潭鼎諸縣因水賊侵擾多有移治去處並令移歸舊

治如係選人知縣俟任滿與改令入官京官與轉一官

應水寨出首之人制置司量事體輕重擬定合補官資

申行府願歸及元水軍者聽又請免澧州上供錢三年

皆從之既而制置使岳飛言水寨願歸業者二萬七千

餘家詔州郡存恤之無得騷擾然黃誠寨地低而迫湖

土人不以為便仍令如舊焉 丁丑孟秋薦享太廟自

是歲五饗如常禮 己卯知樞密院事提領措置材用

孟庾充觀文殿學士知紹興府庾以行府關三省密院

事積不平因稱疾求去 甲申帝親酌獻祖宗神御于

行宮齋殿文武官少卿已上陪位如儀 乙酉降光州

褒信縣為鎮 乙未神武中軍統制楊沂中兼權主管

殿前司公事代劉錫也詔製造御前軍器所依舊例不

隸臺察 丙午徽猷閣直學士趙子晝試尚書兵部侍

郎 承節郎趙珪遷承忠郎閣門祇候初帝以趙普佐

命元勳視漢蕭何而子孫淪落命所在訪求量才錄用

珪普五世孫也避地鬱林州以普繪像及諫伐幽燕疏

來獻故有是命 免湖南上供米三年用本路漕臣請

也 廢鄧州順陽浙川襄陽府鄧城中廬縣並為鎮

續資治通鑑卷一百十六 二

辛丑廢隨州唐城縣 是月偽齊劉豫廢明堂得金龍

之金四萬兩大銅錢三百萬暴風連日屋瓦皆震 八

月壬寅朔錄故相范質七世孫樓為將仕郎 罷荆南

營田司令安撫司措置官兵耕種毋得循舊擾民又以

歸州還利州安撫使王彥皆用都督行府請也初彥自

渠州以所部之鎮至荆南而鎮撫使解潛已去會廩皆

竭彥懼不可留即引兵追潛至鄂州會張浚平湖賊還

與之遇復勸彥還自枝江徙居舊治時軍儲不繼彥乃

做川錢引法造交子行于荆南管內漸措置屯田為出

戰入耕之計仍擇荒田分將士為莊莊耕千畝治石唐

瓦窰二廢堰計工六萬有奇不浹旬告成公私利之
甲辰詔增館職爲十八員時言者論太宗當兵戈搶攘
之際置文學館學士凡十有八人其後皆爲名臣祖宗
闢三館以儲養人才蓋本如此今國步艱難時方右武
故館職猶多闕員然臨事每有乏才之歎則儲養之方
亦不可以兵戈而遽已也一館職之奉入僅比一小使
臣小使臣動萬數何獨于館職較此微祿哉乞依祖宗
故事通以十八人爲額故有是命既而本省再請乃命
祕書郎及著伦各除二員校書郎正字通除十二員而
少丞不與焉 禮部貢院放榜考校到合格進士樊光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六 三
遠等二百人 已酉趙鼎言據報劉豫將山東百姓六
十以下二十以上皆簽發爲兵每畝田科錢五百帝曰
朕未嘗一日忘中原之民使陷于塗炭皆朕過百姓爲
豫虐用如此朕心惻然鼎又言故右奉直大夫邵伯溫
大賢之後行義顯著元符末以上書得罪書名黨籍坐
廢者四十年伏望優加褒贈鼎伯溫門人也詔贈祕閣
修撰官其家一人 庚戌廢漢陽軍爲縣隸鄂州 癸
丑權尙書吏部侍郎張致遠復爲戶部侍郎中書舍人
劉大中試吏部侍郎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呂祉
權兵部侍郎 戊午故集英殿修撰周鼎特贈徽猷閣

待制 已未淮東宣撫使韓世忠遣統領官韓彥臣等
襲偽鎮淮軍獲知軍成忠郎王拱等遣親校溫濟獻于
朝詔貸拱罪以本官隸忠銳第五將帝因言宿遷偽官
本吾赤子它時過臣如此等小吏不須賞庶免生事世
忠既有請可量與推恩 癸亥帝策正奏名進士于射
殿 都督行府言以見管湖南水軍及周倫等所部置
十指揮竝於手背上刺橫江水軍四字從之 甲子帝
御幄殿閱試武舉人弓馬 是月偽齊陷兖州時劉麟
出獵於陳畱縣有義黨百餘人欲擒麟南歸爲其徒所
告悉斬於汴京豫又以其弟復知濟南府觀知淮寧軍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六 四
九月壬申金主追尊其考豐王宗峻爲景宣皇帝廟
號徽宗妣富察舊倫蕭氏爲惠昭皇后 乙亥帝御射
殿賜進士汪洋等二百二十人及第出身洋乞避遠祖
嫌名時年十八帝以其與王拱辰同歲賜名應辰 戊
寅金主尊太祖后赫舍哩舊倫紇石氏太宗后唐古氏
舊倫唐括今改皆爲太皇太后 乙酉尙書左僕射監修國史
趙鼎上重修神宗實錄五十卷舊文以墨新修以朱剛
出以黃帝起詣殿東壁焚香再拜受書鼎冲及直史館
諸人進秩各有差 金改葬景宣帝及惠昭后於興陵
是月淮西宣撫司統制官華旺復兖州 名雷州寇

準廟曰旌忠 自靖康之末兩河之民不從金者皆於太行山保聚太原義士張橫者有眾二千來往嵐憲之間是秋敗金人於憲州擒其首將又有梁青者懷衛間人聚眾數千人破神山縣平陽府判官鄭爽以大軍討之不敢進居數日都統制烏瑪刺引騎五百與爽會乃併其兵與青戰兵敗為青所殺 冬十月丙午復高郵縣為軍以知縣兼軍事 已酉罷官觀月破供給錢自蔡京用事始創祠官供給庶官依本資序降二等學士以上不降王黼繼相已除其法紹興令復舊至是除之 庚戌尚書右僕射張浚入見浚既平賊遂自鄂岳轉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六 五

淮東西會諸大將議防秋之宜至是入見詔浚母慶國夫人計氏進封蜀國兄直徽猷閣浚賜紫章服賜浚銀帛千匹兩親二人六品服一人承務郎帝親書周易否泰卦賜浚 乙卯端明殿學士荆湖南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潭州席益為資政殿學士成都潼川夔州利州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成都府先是川陝宣撫副司吳玠與都轉運使趙開不咸玠屢以饋餉不給訴於朝開亦稱老病求罷故命益往帥詔以益前執政序位在宣撫副使之上逐州兵馬並隸大使司如邊防切緊大事即令宣撫司處置其調發隸都督府 觀文殿大學士

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李綱為江南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張浚數於帝前言綱忠趙鼎亦為帝言綱才器過人故有是命 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呂頤浩為荆湖南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潭州 丁巳故文林郎范正平贈直祕閣子一子官正平純仁長子也以忤蔡京故陷黨籍不出仕終身為選人 戊午詔川陝類省試合格第一名依殿試第三名列推恩餘並賜同進士出身特奏名人令宣撫司置院差官試時務策一道以道遠舉人赴殿試不及故也 庚申故承議郎吳儁贈直祕閣官其家一人儔育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六 六

孫也名在黨籍其家請而賜之 乙丑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奏偽齊遺沂海州等簽軍攻犯漣水軍世忠遣統制官吉州刺史呼延通等擊殲之所脫無幾帝曰中原赤子為豫逼脅死於鋒鏑良可憫也可令收拾遺骸埋瘞設水陸齋追薦仍出榜曉諭使彼知朝廷矜恤之意乃賜通袍帶將官拱衛大夫貴州刺史王權已下金梳仍以通為果州團練使權領果州團練使與將士推恩有差 是月祫享太廟祖宗並為一列不序昭穆謂之隨宜設位以廟之前楹迫狹故也 十一月庚午朔初置節度使已下象牙牌其法自節鉞正任至橫行遙郡

第其官資書之於牌御書押字刻金填之仍合用製造
一畱禁中一降付都統府相臣主其事緩急臨敵果有
建立奇勳之人量其功勞先次給賜以爲執守自軍興
以來皆宣撫使使便宜給劄補轉至是都省有此請焉
癸酉詔一應守臣守禦臨難不屈死節昭著不以官品
高下竝令帥司保奏特與賜諡 乙亥進士顏邵特補
右修職郎卓右迪功郎彥輝下州文學初帝聞顏真卿
之後有居温州者命守臣推擇以聞得邵等三人而彥
輝則真卿十一世孫也帝謂大臣曰人有一死或輕於
鴻毛或重於泰山在處死爲難耳真卿在唐死節可謂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六 七

有威望及爲相有大政皆身先執咎時人稱之 甲申
翰林學士兼侍講孫近試吏部尚書 自渡江宰輔已
減俸三之一至是趙鼎等復請於內權減二分從之於
是行在官吏俸祿皆權減 乙酉顯謨閣直學士知平
江府李光試禮部尚書試尚書工部侍郎都督府參謀
軍事折彥質試兵部尚書徽猷閣待制知靜江府李彌
大試工部尚書給事中廖剛試刑部侍郎 丙戌詔荆
襄川陝見宿大兵措置事宜委任至重雖已除席益制
置大使而調發節制隸在督府可令張浚往視師仍諭
諸路議者謂梁洋沃壤數百里環以崇山南控蜀北拒
秦東阻金西拒興鳳可以戰可以守今兩川之民往往
逃趨蜀中未敢復業墾闢既少多屯兵則糧不足以贍
眾少屯兵則勢不足以抗敵宜以文臣爲統率分宣撫
司駐焉而以良將統之遇防秋則就食綿聞如此則兵
可以備援而民得安業詔宣撫副使邵溥吳玠擇二郡
守臣相度初玠苦軍儲不繼于興元洋鳳成岷五郡治
官莊屯田又調戍兵治褒城廢堰民知灌漑可恃皆願
歸業詔書嘉獎別路漕臣郭大中言於玠曰漢中歲得
營田粟萬斛而民不敢復業若使民自爲耕則所得數
什百于此矣玠用其言歲入果多已而玠復欲陸運召

諸路轉運使持戶籍至軍中溥曰今春驅梁洋遺民負糧至秦州餓死十八九豈可再也且宣司已取蜀民運脚錢百五十萬其忍復使陸運乎既上疏立以復宜止之奉行水運大中患水運亡失以策誘賈販省費十之五 已丑金建天開閣於約羅舊倫文 刺今改 癸巳親從官趙勝歸自金國帝曰太上皇帝在漠北苦寒之地居處衣服飲食百種皆闕為人子不能拯父兄之難漢自悲傷今朕所居宮室及一飲一食之間念及父兄痛入骨髓因嘻噓泣下 十二月己亥朔帶御器械神武中軍都統制權殿前司公事提舉宿衛親兵楊沂中權主管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六 九

殿前司公事併中軍隸殿前司自五軍外又置選鋒護聖二軍每軍皆統制仍令沂中具名申樞密院給降付身庚子詔神武係北齊君號宜以行營護軍為名神武前軍改稱中護軍左軍稱前護軍後軍稱後護軍劉光世所部人馬稱左護軍吳玠所部稱右護軍並聽本路宣撫招討司節制王彥所部人馬稱前護副軍聽荆南安撫司節制官已下請給資任軍分如舊中護者本張俊所將信德府部曲後以忠銳諸將及張浚親兵與張用李橫閻泉之眾隸之前護軍者本韓世忠所將慶源府部曲後以張遇曹成馬友李宏巨師古王瓌崔增之

眾隸之後護軍者本岳飛所將河北部曲後以韓京吳錫李山趙乘淵任士安之眾隸之左護軍者本劉光世部延部曲其後王德用瓊斬賽自以其眾隸之右護軍者本吳玠涇原部曲後得秦鳳散卒及劉子羽關師古之眾隸之前護副軍者本王彥河北所招部曲其後稍以金州禁卒隸之至是俊與世忠光世軍最多玠次之飛次之彥兵視諸將最少自渡江以後三衙名在實亡逮趙鼎張浚並相乃以楊沂中所將隸殿前司解潛部曲隸馬軍司統制官顏漸部曲隸步軍司沂中之軍本辛永宗部曲後又益以它兵故其眾特盛潛之軍纔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六 十

千餘漸所統烏合之眾而已 丙午右朝請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劉子羽復集英殿修撰知鄂州主管荆湖北路安撫司公事張浚既還朝始議大合兵馬為北討計乃自召子羽令諭指西帥且察邊備虛實故有是命 右武大夫開州團練使劉錡為江南東路馬步軍副總管帶御器械以其親兵遙隸步軍司 庚戌武衛大夫秦州刺史都督府中軍統制軍馬吳錫為殿前司策選鋒軍統制兼都督府軍統制統制及馬擴而左軍統制杜港前統制王進進鋒軍統制申世景推鋒軍統制韓京皆出戍于外右軍後軍統制未見姓名 辛亥權戶部侍郎王僕言兵革未息屯戍方興大計所入元

軍須者十居八九此國用所以常乏當講究長策細大不遺斯爲盡善敢畧陳五事一曰去冗倉之兵二曰損有餘之祿三曰收隱漏之賦四曰補消毀之實五曰修平準之法臣聞兵貴精不貴多兵多而不精則冗倉者冗冗倉者冗則勇怯不分勇怯不分則戰無必勝是冗倉之兵不惟徒費糧餉取敗之道故治軍之法戰兵之外車御火長牧人工匠之屬皆有定數舍是則爲冗倉今日財用所出盡於養兵然其間未嘗入隊不堪披帶者尙多有之竭民力以養無用之人不如委將帥自加澄汰付之漕臣籍荒閑之田計口分受官爲摺貸給與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六

十一

穡坐倉其隱漏租稅暗損國計不知其幾何也宜酌古今之意權急緩之宜使之輸米贍軍人歲五斛依稅限進納凡居禪房及西北流寓者特與蠲免於以少舒民力不爲過也自艱難以來饒皮兩司鼓鑄逐虧而江浙之民巧爲有素銷毀殘寶習以成風其最者如建康之句容浙西之蘇湖浙東之明越鼓鑄器用供給四方無有紀極計一兩所費不過千數錢器成之日卽市百金姦民競利靡所不鑄一歲之間計所銷毀無慮數十萬緡兩司所鑄未必稱是加以流入僞境不知幾何乞明詔有司申嚴銅禁屏絕私匠自今以始悉論如律除公私不可闕之物立定名色許人存留及後官鑄出賣外其餘一兩以上嚴立罪賞並令納官量給銅價令分撥赴錢監額外鼓鑄國家平管無事之時在京則有平準務在外則有平貨務遺計之餘內裨國用無慮二十萬緡其效固已可見況今日師旅方興用度日廣欲乞先予行在置平準務次及諸路要會去處各置平貨務以廣利源誠非小補俟其就緒遣使領之此五事者儻有可采乞令有司講究條畫排斥浮議斷以必行詔戶部工部勘當其後頗施行之 癸亥金始定齊高麗西夏朝賀賜宴朝辭之儀以京西鹿圍賜民 丙寅都督府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六

十一

請以集英殿修撰新知鄂州劉子羽權本府參議軍事
與主管機宜文字熊彥詩並往川陝撫諭詔各賜銀二
百兩遣行時張浚將謀出師故令子羽等見宣撫副使
吳玠諭指而玠亦屢言軍前糧乏因命子羽與都轉運
使趙開計事併察邊備虛實焉 是冬金主以鯨魚皮
為甲可捍流矢偽齊劉豫獻海道圖及戰船木樣于金
主金主入其說調燕雲兩河夫四十萬入蔚州交郭山
采木為棧開河道運至虎州將造戰船且浮海以入既
而盜賊蜂起事遂中輟聚船材于虎州 是歲夏國主
乾順改元大德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六 三

紹興六年金天會十四年春正月己巳朔帝在臨安 辛未帝
以雪寒民艱命有司賑之翼日謂尚書右僕射張浚
曰朕居煥室尚覺寒細民甚可念若湖南江西旱災去
處亦宜早措置賑濟民既困窮則老弱者轉于溝壑強
悍者流為盜賊朕為民父母豈得不憂浚曰陛下推是
心以往則足以感召和氣況實惠乎帝曰朕每以事機
難明專意精思或達旦不寢浚曰陛下以多難之際兩
官幽處一有差失存亡所係慮之誠是也然雜聽則易
惑多畏則易疑以易惑之心行易疑之事終歸于無成
而已是以自咎人君正心修己仰不愧俯不作持剛健

之志洪果毅之姿為所當為曾不它邱以陛下聰明苟
天義所在斷以力行夫何往而不濟臣願萬機之暇保
養太和澄心靜氣庶幾利害紛至而不能疑則中興之
業可建矣 癸酉荆襄招討使岳飛言太行山忠義社
梁青百餘人欲徑渡河自襄陽來歸時金人併兵攻青
故青將精騎突至飛軍前帝曰果爾當優與官以勸來
者謀言固未可信若此等人來歸方見敵情沈與求曰
若敵誠衰來者眾則敵情審矣 丁丑詔納粟別倫名
目授官毋得注親民刑法官已授者並罷自今到部隱
漏不實者抵其罪時論者謂縣令民之師帥刑罰之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六 四

人命所係不可輕以授人比年軍興以納粟得官者不
謂之納粟或以上書文理可采或倫獻納助國與理選
限原朝廷之意欲激勸其樂輸使得為官戶而銓曹別
無關防之法近年以來固有得縣令亦有得司法者此
曹素未嘗知政務直以多貲一旦得官若遂使之臨縣
議刑其不稱職必矣欲下吏部立法關防仍先改正故
有是旨 癸酉金頒歷于高麗 丁丑金太皇太后赫
舍哩氏崩後上尊諡曰欽獻皇后塋睿陵致思欽獻太
后及蓋傳聞之誤 已卯起復徽猷閣待制都督府參
議權川陝宣撫副使邵溥試尚書禮部侍郎 癸未尚

書左僕射兼監修國史趙鼎上重修神宗實錄二百卷
乙酉高麗西夏及劉豫竝遣使賀金主萬壽節金主
本七月七日生以同皇考忌日改川正月十七日 丙
戌尙書右僕射張浚辭往荆襄視師浚以敵勢未衰而
劉豫復據中原爲謀叵測奏請親行過寨部分諸將以
觀機會帝許之浚卽張榜聲豫叛逆之罪時淮東宣撫
使韓世忠駐軍承楚淮西宣撫使劉光世屯太平州江
東宣撫使張俊屯建康府而湖北京西招討使岳飛在
鄂州朝論以爲邊防未備空闕之處尙多浚獨謂楚漢
交兵之際漢駐兵殺澗間則楚不敢越境而西蓋大軍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六 五

在前雖有它歧捷徑敵人畏我之議其後不敢踰越而
浚入故太原未陷則黏罕之兵不復濟河亦以此耳而
論者多以前後空闕爲憂曾不議其糧食所自來師徒
所自歸豈必環數千里之地盡以兵守之然後可安乎
浚旣白于帝又以告之同列惟帝浚以爲然 戊戌都
督行府奏乞將大姓已曾買官人於元名目上陞轉文
臣迪功郎陞補承直郎一萬五千緡特改宣教郎七萬
緡通直郎九萬緡武臣進義校尉陞補修武郎二萬二
千緡保義郎已上帶閣門祇候三萬緡武翼郎已上帶
閣門宣贊舍人十萬緡已有官人特賜金帶五萬緡竝

倫軍功不倫進納仍與見闕差遣日下起支請給其家
竝倫官戶見當差役科敷竝免如將來參部注擬資考
磨勘改轉蔭補之類一切竝依奏補出身條法施行仍
免銓試金帶永遠許繫從之 二月壬寅都督府奏改
江淮營田爲屯田先是言屯田者甚眾而行之未見其
效會張浚出行過因出戶帖錢二十萬緡爲本浚請應
事務竝申行府措置俟就緒日歸省部許之於是官田
逃田竝行拘籍依民間例召莊客承佃每五頃爲一莊
客戶五家相保共佃一人爲佃頭每客官給牛五具種
子農器副之每家別給萊田十畝又貸本錢七十千分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六 六

二年償勿取息若收成日願以斛斗折還者聽遂命屯
田郎官樊賓提舉糧料院王弗同推行焉 戊申湖北
襄陽府路招討使岳飛請復以襄陽府路爲京西南路
唐鄧隨郢均房州信陽軍竝爲所隸從之 辛亥詔張
浚暫赴行在所奏事浚命京東宣撫使韓世忠自承楚
以圖淮陽命淮西宣撫使劉光世屯合肥以招北軍命
江東宣撫使張俊練兵建康進屯盱眙又請權主管殿
前司公事楊沂中領中軍爲後翼命湖北京西招討使
岳飛屯襄陽以圖中原帝親書裴度傳賜浚 甲寅兵
部尙書都督府參謀軍事折彥質充端明殿學士簽書

樞密院事 乙卯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引兵至宿遷縣時劉豫聚兵淮陽世忠欲攻之乃引兵踰淮泗旁符離而北前一日遣統制官岳超以二百人揆知邳州賈舍人者亦以千騎南來與之遇超欲不戰超曰遇敵不擊將何以報敵鳴鼓超率眾突入陳中出入數四敵乃還翼曰世忠引大軍進趨淮陽城下命統制官呼延通前行世忠自以一騎隨之行三十餘里遇金人而止世忠陞高邱以望通軍通騎至陳前請戰金將葉赫貝勒舊身合李今改大呼令解甲通曰我乃呼延通也我在祖宗時殺契丹立大功誓不與契丹俱生况爾與我讐我官與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六 七

爾俱生乎葉赫即馳刺與通交鋒轉戰移時不解皆失杖以手相格去陳已遠逢坎而墜二軍俱不知葉赫刃通之腋通扼其吭而擒之既而世忠為敵所圍乃按甲不動俄麾其眾曰視吾馬首所向奮戈一躍已潰圍而出不遺一鏃世忠曰敵易與耳復乘銳掩擊敵敗去丙辰韓世忠圍淮陽軍 戊午詔楊沂中以八隊萬人赴都督行府張浚欲以沂中助韓世忠故有是命庚申詔沂中落階官為密州觀察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遣行 辛酉權主管侍衛馬軍公事解濟兼權殿前司帶御器械劉錡兼權宿衛親兵以楊沂中出戍故也

韓世忠攻淮陽敵堅守不下劉豫遣使入河間求援于金右副元帥宗弼先是金偽與其守將約受圍一日則舉一烽至是城中舉六烽劉錡與宗弼皆至世忠之出師也乞援于江東宣撫使張俊俊不能從世忠乃還道過金師世忠勒陳向敵遣小校郝彥雄造其軍大呼曰錦袍驄馬立陳前者韓相公也眾咎世忠世忠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及敵至世忠以數騎挑之殺其引戰者二人諸將乘之敵敗去 淮陽民從軍南歸者萬數都督行府悉授田居之帝詔州縣存恤毋令失所 壬戌折彥質參知政事 癸亥參知政事沈與求罷為資政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六 六

殿學士知明州與求乞官觀改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詔臨安府民間儲舍錢不以多寡並三分中減一分白地錢四分之一 觀文殿大學士新江西制置大使李綱見于內殿 三月戊辰朔禮部尚書李充兼權刑部尚書 己巳少保武成感德軍節度使淮南東路兼鎮江府宣撫使韓世忠為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兼節制鎮江府徙鎮武寧安化楚州置司檢校少保鎮寧崇信軍節度使湖北京西南路招討使岳飛為湖北京西宣撫副使徙鎮武勝定國襄陽府置司時銳意大舉都督張浚于諸將中每稱世忠之忠勇飛之沉鷲可以倚辦

大事故竝用之 是日李綱入辭邊上疏言今日主兵者之失大畧有四兵貴精不貴多多而不精反以爲累將貴謀不貴勇勇而不謀將致敵擒陳貴分合合而不能分分而不能合皆非善置陳者戰貴設伏使直前而有中道邀擊之虞卽非善戰者願明詔之使知古人用兵之深意非小補也朝廷近來措置恢復有未盡善者五有宜預備者三有當善後者二今降官告給度牒賣戶帖理積欠以至折帛博糴預借和買名雖不同其取于民則一而不能生財節用覈實愁遷一也議者欲因糧于敵而不知官軍抄掠甚于寇盜恐失民心二也金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六 九

之事莫利營田然淮南兵革江湖旱災之餘民力必不給謂宜令淮南襄漢宣撫諸使各置招納司以招納京東西河北流移之民明出文榜厚加撫諭撥田土給牛具貸種糧使之耕鑿許江湖諸路于地狹人稠地分自行招誘而軍中兵願耕者聽則人力可用矣初年租課盡畀佃戶方耕種時仍以錢糧給之秋成之後官爲糴買次年始收其三分之一二年之後乃收其半罷錢糧此其大槩也不然徒有營田之實何補于事詔都督府行措置其後頗施行之 辛未詔去歲旱傷及四分以三州縣所負紹興四年已前錢帛之稅皆除之 壬午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六 十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六

十

人專以鐵騎勝中國而吾不務求所以制之三也今朝廷與諸路之兵盡付諸將外重內輕四也兵家之事行詭道今以韓世忠岳飛爲京東京西宣撫未有其實而以先聲臨之且中軍旣行宿衛單弱肘腋之變不可不虞則行在當預備江南荆湖之眾盡出敵或乘間擣虛則上流當預備海道去京東不遠乘風而來一日千里而蘇秀明越全無水軍則海當預備假使異時王師能復京東西地則當屯以何兵守以何將金人來援何以待之萬一不能休則兩路生靈虛就屠戮而兩河之民絕望于本朝勝猶如此當益思善後之計綱又言今日

軍誰敢覬覦當令沂中助世忠卻發密入衛俊尙敢爲
 辭耶浚曰此上策也浚不能及 辛巳詔天章閣萬壽
 觀祖宗帝后神御見在温州令幹辦官黃彥節迎奉赴
 行在惟聖祖像畱温州如故 檢校少師奉寧保靜軍
 節度使川陝宣撫副使果玠易鎮孫平靜難興州置司
 樞密副都承旨馬擴兼沿海制置副使擴自鎮江將
 殿前司策選鋒軍赴行在遂有是除 庚寅江西制置
 大使李綱始領使事於金谿縣 是春僞齊劉豫再開
 貢舉得邵世以下六十九人改明堂基爲講武殿於其
 地造戰船 夏四月庚子殿中侍御史周祕言國家歲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六 三
 以十五事考校監司四善四最考校縣令而五六年惟
 有成都潼川路一嘗奏到至其餘諸路課績並不申奏
 法令廢弛能否無辨有善最者不賞有過惡者無罰吏
 治之不良亦無足怪者欲望責諸路監司州縣自今各
 依限奏明其累年輒不申奏者亦乞取問因依從朝廷
 審度歲取殿最各一二人量行賞罰庶幾監司守令咸
 知自竭以副陛下責任之意詔吏部申嚴行下違者令
 御史臺糾劾 帝御經筵 甲辰僞齊將王威攻唐州
 陷之團練判官扈舉臣推官張從之皆死詔各贈一官
 錄舉臣子初品文階從之子進義校尉 乙巳詔湖北

西宣撫使岳飛丁母憂已擇日降制起復緣見措置
 進兵渡江不可等待令飛曰下主管軍馬措置邊事不
 得辭免先是飛母慶國夫人姚氏卒于軍飛不俟報解
 官去帝聞之乃詔起復 辛巳故朝請大夫趙君錫贈
 徽猷閣直學士 癸丑故奉直大夫韓璆贈右朝議大
 夫官其家一人 甲寅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司統制
 官果州團練使呼延通特遷永州防禦使諸將王權劉
 寶岳超許世安劉銳崔德明單德忠杜琳等十八人竝
 進官有差賞淮陽之捷也 乙卯故中大夫趙瞻贈資
 政殿大學士 戊午翰林學士兼侍讀胡交修試刑部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六 三
 尙書 辛酉詔四川制置大使司禁止采伐禁山林木
 蜀三面被邊綿亘四百里山谿阻限林木障蔽初時封
 禁甚備前一日太常博士李弼直面對論頃歲以來一
 切廢弛加以軍興而製器械運糧造船自近及遠所采
 殆盡異時障蔽之地乃四通八達帝曰如河東黑松林
 祖宗時所以嚴禁采伐者正藉此爲阻以屏捍外敵耳
 異日營繕爲一時游觀之美遂使邊境蕩然更無阻隔
 折彥質曰皆臣不言之罪 癸亥左諫議大夫趙鼎試
 尙書工部侍郎 甲子少保武寧安化軍節度使京東
 淮南東路宣撫處置使韓世忠賜號揚武翊運功臣加

橫海武寧安化軍節度使賞淮陽之捷也

臣號皆自此始

按節度開三鎮大將賜功

丙寅詔岳飛仍舊兼節制斬黃州 偽齊劉

豫築劉龍城以窺淮西劉光世遣本司副統制王師晟

破之 五月戊辰朔徽猷閣直學士胡世將試尚書兵

部侍郎世將自江西召還乃有是命 癸酉左通議大

夫新知鄂州荆湖北路安撫使王庶復顯謨閣待制賜

銀帛二百匹兩庶既老愈通習天下事前二日入對首

言今日之患莫大于士風之委靡願振拔名節士以起

其氣又論安危在修已治亂在立政成敗在用人帝聽

其言庶因請曰臣肝膽未盡吐也願賜臣間時得縷陳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六 三

于前帝乃燕見之庶言益深嘗跪問曰陛下欲保江南

無所復事如欲紹復大業都荆為可荆州左吳右蜀利

盡南海前臨江漢可出三川涉大河以圖中原曹操所

以畏關羽也帝大異之 詔自今臣僚未經上殿者令

三省審察訖關門引對復舊典也 乙亥詔除見任

知州以上及嘗任侍從官依舊堂除官觀外餘竝令吏

部按格擬差時言者論艱難以來士或不調陛下憫其

失職授以詞館有六等官觀之格五項嶽廟之法但其

間有咎已叨竊名祿之人論其家則豐羨而乃更與失

職寒士均享家食徒使州郡之間用度不支欲乞今後

陳乞官觀之人除貧乏廉潔朝廷所知者其餘一切按

格與之或察其人富而貪敢于格法之外輒有干求者

懲戒一二故有是旨 詔廣西經畧使胡舜陟與邕州

守臣同提舉買馬劉遠摺置市戰馬時都督行府言去

歲所市馬弱不堪用于是提舉官李預再貶秩而更以

其事付帥臣 命沿海制置副使馬擴閱習水軍戰艦

時右司諫王縉言舟師實吳越之長技將帥之選既慎

矣而舟船數百多閣水岸士卒逾萬未經訓習欲乞明

詔將帥相視舟船損漏者修之士卒疲弱者汰之船不

必多取可乘以戰鬪人不必眾取可資以勝敵分部教

習周而復始出入風濤如履平地則長技可施威聲遠

震折衝千里之外矣從之 丙子詔劉摯特贈太師以

摯曾孫登仕郎言係籍元祐宰相六人未被恩典故也

庚寅少保寧武寧國節度使淮南西路兼太平州宣

撫使劉光世為保靜寧武寧國軍節度使賞龍城之捷

也 壬辰定江昭慶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江南路

東宣撫使張俊加崇信奉寧軍節度使進屯盱眙右僕

射張浚命依山築城左僕射趙鼎曰德遠誤矣是雖不

為資敵之具然當念勞人也是役也興于盛烈自下運

土而上者皆有日課望青采斫數十里間竹木皆盡斷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六

三

掘新舊冢莫知其數人甚苦之城成無水可守亦無樵
采築城之際偽齊遣三百騎于泗州境上臨淮佇觀久
之而去 乙未尚書祠部員外郎都督府主管機宐文
字楊晨移禮部尚書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六

五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十六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十七

賜準及弟部置幕於都督使糧湖北湖南等處召募新舊軍士等事

宋紀一百十七 起柔兆執徐六月 盡十二月凡七月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文武文昭仁憲孝皇
帝

紹興六年 金天會十四年 六月己亥兵部侍郎胡世將兼權吏

部侍郎 庚子大理少卿張滙等言獄空詔嘉獎仍免

表賀 甲辰給事中呂祉試尚書刑部侍郎充都督行

府參謀軍事 顯謨閣待制新知鄂州王庶知荆南府

兼荆湖北路經略安撫使荆南屢為盜殘庶與士卒披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七

一

荆棘致財用治城隍繕府庫解舍畢修陶瓦為民室廬
闢市區如承平時流庸四集喜曰公可恃我其安於此

矣庶曰府庫未充也乃下令有欲吾田者肆耕其中吾

不汝賦有能持吾錢出而得息者視其息與去之日多

少授其職有差武吏爭出應令未幾還輸其息府庫大

充得以養兵遂成軍隱然為雄藩 乙巳夜地震 戊

申權戶部侍郎王傑兼權 巳酉詔曰朕以非

德奉承大統遭時艱厄敵偽相挺軍旅方興賦役重困

寤寐惘矜未知攸濟乃六月乙巳地震朕甚懼焉政之

失中吏之無良怨讎滋彰乖氣致沴坤厚之載搖動靡

寧變不虛生緣類而應永思厥咎在予一人凡內外臣庶有可以應變輔朕之不逮者其各悉意以言毋諱朕躬母悼後害州郡守長近民之官宜為朕惠養凋瘵安輯流亡察冤繫禁苛擾母倚法以削母縱吏為姦惟茲卿士小大惕恭各祇乃事以副朕實畏天地側身銷變之意 遣內侍往淮南撫問右僕射張浚仍賜銀合茶藥以浚將渡江巡按故也浚以為東南形勢莫重建康實為中興根本且使人主居此則北望中原常懷憤惕不敢自暇自逸而臨安僻居一隅內則易生安肆外則不足以召遠近繫中原之心遂奏請聖駕以秋冬臨建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七

二

成敗利害在所不恆況孝弟可以格天推此心行之臣見其福不見其禍也 故太子中舍知封州曹觀賜諡忠肅故右贊善大夫知康州趙師旦賜諡莊愍皇祐中優智高入寇二人皆身捍賊而死曾開在廣東援五年十一月詔書為之請至是賜之 詔自今諸州寓流舉人每十五名解一名不及十五人令本路漕司聚類附試仍不拘路分召文臣二員結除名罪委所保不得過三人用國子監請也 秋七月壬申太常少卿何慈權尙書禮部侍郎 癸酉尙書吏部尙書兼侍講劉大中試兵部尙書 甲戌試尙書刑部尙書呂祉給事中晏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七

三

康撫三軍而圖恢復浚又渡江撫淮上諸屯屬方盛夏浚不憚勞人皆感悅時防秋不遠浚以方略諭諸帥大抵先圖自守以致其師而後乘機擊之遂命淮西宣撫使劉光世自當塗進屯廬州與韓世忠張俊鼎立又遣權主管殿前司公事楊沂中進屯泗州軍聲大振 壬子帝御正殿疎放臨安府等見禁輕刑以大暑故也 戊午詔兩淮沿江守臣竝以三年為任 癸亥張浚加倉邑一千戶倉實封四百戶浚出按淮甸故降旨加恩焉時浚密遣人至燕山回知道君不豫淵聖遣書金帥求絹浚遂奏臣近得此信不勝痛憤願陛下剛健有為

既移屯而湖北京西宣撫副使岳飛亦遣兵入偽齊地
偽知鎮汝軍薛亨素號驍勇飛命統制官牛皋擊之擒
亨以獻引兵至蔡州焚其積聚 眉州布衣帥維藩治
春秋學累舉不第至是赴行在上中興十策請車駕視
師帝下其議於朝浚以為可用會牒報劉豫有南窺之
意趙鼎乃議進幸平江 詔百司隨從人比四年三分
減一應軍旅非泛支降錢穀差出竝隨從行在所處分
其餘百司常程事務畱臨安府聽行官畱守司予決內
有不可予決者即申奏行在所 丙午顯謨閣直學士
知臨安府梁汝嘉為巡幸隨駕都轉運使 丁未觀文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七

四

殿學士新知紹興府秦檜充醴泉觀使兼侍讀行官畱
守觀文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孟庾提舉萬壽觀
兼侍讀行官同畱守權許赴尚書省治事 詔景靈宮
神御令温州四孟行禮俟還臨安日如舊 戊申詔賜
沿江諸帥曰天地之大義莫重于君臣堯舜之至仁無
先於孝悌一自衣冠南渡敵馬北侵五品弗明兩宮未
返念有國有家之道必在正名盡事父事君之誠詎宜
安處將時巡於郡國以周視於軍師爾其慎守封圻嚴
戒侵擾虔其乃職謹俟朕行 湖北京西安撫司第四
副將武經郎楊再興引兵復西京之長水縣 詔侍從

官更互赴行在所供職時戶部侍郎王傑先往平江措
置于是兵部尚書劉大中工部侍郎趙鼎從仍以大中
兼權吏禮部尚書趙鼎兼權戶刑部侍郎又命殿前司
統制官趙密彈壓舟船帶御器械劉琦與管軍解潛同
總禁衛時吏部侍郎呂祉戶部侍郎劉寧止皆為行府
屬近臣畱行官者惟吏部尚書孫近侍郎晏敦復刑部
尚書胡交修中書舍人傅崧卿左司員外郎樓炤殿中
侍御史石公揆監察御史蕭振李誼而已 尚書兵部
侍郎胡世將充徽猷閣直學士知鎮江府 庚戌吏部
尚書兼權翰林學士兼侍讀孫近充龍圖閣學士復知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七

五

紹興府 辛亥太廟神主發臨安 詔今者車駕巡幸
措置約束務從簡省如陳設之具已有儀鸞舟船牽挽
已有兵梢膳羞之奉不過隨宜切恐所過州縣齎幕供
帳極於侈靡舟船人夫煩於調發飲食膳羞過求珍異
以至應副百司極其所須以為已功不恤民力皆非恭
儉愛民之意戒飭州縣勿為侈費若排辦太過有苦於
百姓者令監司按劾 癸丑徽猷閣待制樞密都承旨
兼都督行府參議軍事郭執中卒帝覽遺表歎息特贈
徽猷閣直學士賜其家銀帛二百匹兩 丙辰金追尊
九代祖以下曰皇帝皇后定始祖景祖世祖太祖太宗

廟皆不祧 丁巳詔權罷講筵俟過防秋日如舊 已未戶部乞依四年例預借江浙民戶來年夏稅紬絹之半盡令折納米斛約可得二百餘萬庶幾儲蓄稍豐詔本部勘當於是兩浙紬絹各折七千江南六千有半以米斛價例細折每匹折米二石 壬戌中書舍人傅崧卿兼權戶部侍郎吏部侍郎晏敦復兼權工部侍郎 癸亥左司諫陳公輔請奏陰無出身人竝令銓試經義或詩賦論策三場以十分為率取五分合格雖累試不中不許參選亦不許用恩澤陳乞差遣詔吏部措置其後吏部請試律外止益以經義或詩賦一場年三十五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七 六

以上累試不中之人許注殘零差遣餘如公輔所奏從之 癸亥金主詔曰齊國與本朝軍民訴訟相關者文移署年止用天會 甲子廢白州為博白縣隸瓊州冀州為平南縣隸潯州 九月丙寅朔帝發臨安府先詣上天竺寺焚香道過執黃旗報捷乃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所遣武翼郎李遇先是飛遣統制官王貴郝最董先引兵攻虢州盧氏縣下之獲糧十五萬斛帝已登舟召守臣李謨即舟中奏事遂宿北郭之稅亭 丁卯御舟宿臨平鎮 戊辰帝次崇德縣縣令趙渙之入對帝問以民間疾苦渙之言無之又問戶口幾何渙之不能

對乃削渙之二秩仍令張滙治罪趙鼎曰陛下所以延見守令者正欲知民間疾苦耳帝曰朕猶懼累日風雨不能乘馬親往田間問勞父老已已次阜林帝謂宰執曰岳飛之捷兵家不無緣飾宜通書細問非吝賞典欲知措置之方爾張浚曰飛措置甚大今已至伊洛則太行一帶山寨必有通謀者自梁青之來彼意甚堅趙鼎曰河東山寨如韋銓輩雖力屈就金人招而據險自保如舊亦無如之何羈縻而已一旦王師渡河此輩必為我用帝曰斯民不忘祖宗之德吾料之必非金人所能有鼎等曰願陛下修德孜孜經營常如今日也 庚午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七 七

帝次秀州 辛未御舟次平望 壬申帝次吳江縣偽齊故相張孝純遣其客薛筠間道走行在上書言利害先是劉麟嘗養俠士蒯挺等二十餘人待以殊禮孝純自言得其陰謀成異熊克小紀載宇文虛中送張孝純班衣是當時以孝純得用於齊為幸也繫年要錄載孝純好黃庭堅墨跡訪臣曰有人自兩浙來攜宋帝御書云堅墨跡二十餘本授挺令與王開道等效學務令精行不久與相公別矣臣方知賊臣輩欲令挺輩袖匕首微行二浙以庭堅書取媚於陛下以肆其犯毒云云是孝純不忘南向也又言金人於沿海州縣置通貨場以市金漆皮革羽毛之可為戎器者以厚直償之所積甚眾孝純言於豫曰聞南人治舟久矣且其乘風北濟而所

在岸口視之恬然儻利於吾彼寧不為之禁豫大懼遂罷通貨場又請分兵守京西諸州斷其勒之糧道擣劉豫之巢穴則淮南關陝之兵不攻自解又言山東長吏皆本朝舊人日望王師之來爭為內應以贖前罪惟李鄴有異志不復心懷本朝孝純嘗與鄴論及朝廷鄴曰死無所憚但恐如陸漸之禍惡名終不可免故孝純及之攷異李心傳曰孝純所上之書偽齊錄有之不得其年其書有云自太原失守于今十年以來計之當是紹興五年而書中所引多紹興三年事不知何也如云徐文北奔烏珠西侵皆在三年敵出助兵李成獻計皆在四年則共書當在金豫未入侵之前且依徐夢莘北盟會編附此疑非今年也書首稱偽尚書左僕射攷偽齊有左右丞相而無僕射又孝純久已罷去此時偽相乃劉麟張昂為之姑附此 癸酉帝次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七

八

平江府 乙亥韓世忠自楚州來朝 癸未詔太廟神主權奉安於平江府能仁寺週朔享日令太常寺焚香 丁亥吏部侍郎晏敦復權戶部侍郎 戊子詔江東轉運使向子諲應副劉光世軍錢糧副使俞侯應副張俊軍錢糧子諲與俊不協俊數有論奏而光世向氏婿也故改命之 命戶部員外郎霍蘆就鄂州置司專總領岳飛一軍錢糧 庚寅張浚復往鎮江視師初偽齊劉豫因金領三省事晉國王宗翰尚書左丞參知政事高慶裔在兵間而得立故每歲皆有厚賂而蔑視其它諸帥左副元帥魯王昌初在山東回易屯田徧於諸郡

再認山東為已有及宗翰以封豫昌不能平屢言於太宗以為割膏腴之地以予人非計太宗不從及是豫聞帝將親征遣人告急於金主求兵為援且乞先侵江上金主使諸將相議之領三省事宋國王宗磐言曰先帝所以立豫者欲豫開疆保境我得安民息兵也今豫進不能取又不能守兵連禍結愈無休息從之則豫受其利敗則我受其弊况前年因豫乞兵嘗不利於江上矣柰何許之金主乃聽豫自行遣右副元帥潘王宗弼提兵黎陽以觀釁於是豫以其子偽尚書左丞相梁國公麟領東南道行臺尚書令改封淮西王又以主管殿前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七

九

司公事兼開封尹許清臣權諸路兵馬大總管尚書右丞李鄴為行臺右丞講議軍事戶部侍郎馮長寧為行臺戶部侍郎兼行軍參議又以故叛將李成孔彥舟關師古為將簽鄉兵三十萬號七十萬分三路入寇中路由壽春犯合肥麟統之東路由紫山出渦口犯定遠縣以趨宣徽姪猊統之西路由光州犯六安彥舟統之偽詔榜示指斥鑿與尤甚於五年淮泗之役謀報豫挾金兵來侵主管殿前司公事楊沂中在淮壩先以二百騎馳至盱眙觀形勢還奏事留宿內殿三日條上御寇之策於是分遣諸將以備要害時江東宣撫使張俊軍肝

昭沂中軍泗上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在楚州
湖北宣撫副使岳飛在鄂州聲勢不相及獨淮西宣撫
使劉光世在當塗光世道輕騎據廬而沿江一帶皆無
軍馬左僕射趙鼎甚憂之浚乞先往江上視師至是發
行在 癸巳翰林學士朱震言按大理國本唐南詔大
中咸通間入成都犯邕管召兵東方天下騷動蕤祖皇
帝鑒唐之禍乃棄越嶲諸郡以大渡河爲界欲寇不能
欲臣不得最得禦戎之上策今國家南市戰馬通道遠
夷其王和與遣清平官入獻方物陛下詔還其直卻馴
象賜勅書卽桂林遣之是亦蕤祖之意也然臣有私憂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七

十

不可不爲陛下言之今日干戈未息戰馬爲急桂林招
買勢不可較然而所可慮者蠻人熟知險易商賈囊橐
爲姦審我之利害伺我之虛實安知無大中咸通之事
願密諭廣西帥臣凡市馬之所皆用謹信可任之士勿
任輕穢生事之人務使羈縻而已異時西北路通漸滅
廣馬庶幾消患未然詔劄與廣西帥臣 冬十月乙未
朔帝率百官遙拜二帝 丁酉吏部侍郎都督府參議
軍事呂祉還行府供職先是劉麟等令鄉兵僞爲金人
服於河南諸處千百爲羣人皆疑之以金僞合兵而至
淮西宣撫使劉光世奏禦賊事宜謂廬州難守且密于

左僕射趙鼎欲還太平州又江東宣撫使張俊方駐軍
泗州都督張浚奏敵方疲於奔命決不能悉大樞復來
此必皆豫兵而邊報不一俊光世皆請益兵以情恟懼
議欲移盱眙之屯還合肥之戍召岳飛盡以兵東下浚
獨以爲不然乃以書戒俊及光世曰賊眾之兵以逆犯
順若不勦除何以立國平日亦安用養兵爲今日之事
有進擊無退保而鼎及簽書樞密院事折彥質皆移書
抵浚欲飛軍速下且擬條畫項目請帝親書付浚大畧
欲令張俊楊沂中合兵掃蕩然後還師還南爲保江之
計必不守前議于是江東宣撫使韓世忠統兵過淮遇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七

十一

敵騎與阿里雅貝勒等力戰旣而亦還楚州或請帝回
臨安且追諸將守江防海浚奏若謂將渡江則無淮南
而江之險與敵共淮南之屯正所以屏蔽大江使賊得
淮南因糧就進以爲家計江南豈可保乎今淮西之寇
正當合兵掩擊況士氣甚振可保必勝若一有退意則
大事去矣又岳飛一動則襄漢有警復何所制願朝廷
勿專制于中使諸將不敢觀望帝乃手書報浚近以邊
防所疑事咨卿今覽所奏甚明俾朕釋然無憂非卿識
高慮遠出入意表何以臻此祉亦言士氣當振賊鋒可
挫榻前力爭至于再四彥質密奏異時誤國雖斬晁錯

以謝天下亦將何及帝不聽乃命社馳往先世軍中督師時劉猷將東路兵至淮東阻世忠承楚之兵不敢進復還順昌麟乃從淮西繫三浮橋而渡於是賊眾十萬已次於濠壽之間江東宣撫使張俊拒之即詔併以淮西屬俊主管殿前司楊沂中為浚統制官浚遣沂中至泗州與俊合且使謂之曰上待統制厚宜及時立大功取節鉞或有差跌浚不敢私諸將皆聽命 戊戌楊沂中至濠州會劉先世已舍廬州而退浚甚怪之即星馳至采石遣人喻先世之眾曰若有一人渡江即斬以徇且督先世復還廬州右司諫王縉亦言主帥有慢令不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七 主

赴期會者請奮周世宗我太祖之英斷以勵其餘帝親筆付沂中若不進兵當行軍法先世不得已乃駐兵與沂中相應遣統制官王德勳瓊將精卒自安豐出謝步遇賊將崔皋于霍邱賈澤于正陽王過於前羊寺皆敗之是日賊攻壽春府寄治芍陂水寨守臣閣門祇候孫暉夜劫其寨又敗之初先世言糧乏詔轉運使向子諶濟其軍子諶晝夜併行至廬州而先世兵已出東門子諶直入見先世具其綱船至岸次先世乃止 壬寅顯謨閣直學士巡幸隨軍都督運使梁汝嘉為浙西淮東沿海制置使帶御器械劉錡副之翼日更命行營前護

副軍都統制王彥為制置使以所部屯通州之料角汝嘉等乞以右通直郎新知濠州蔡延世等二人充參議官量賜激賞錢仍令浙西漕臣淮南提點官應副軍倉皆從之 劉猷以眾數萬過定遠縣欲趨宣化以犯建康權主管殿前司公事楊沂中與猷前鋒遇於越家坊敗之猷孤軍深入恐南師掩其後欲會麟于合肥 癸卯趙鼎進呈劉先世所奏事宜帝曰先世之意似欲退保采石鼎曰據諸處探報殊無金人如此則自當鏖擊若官軍與豫賊戰而不能勝或更退撓則他時何以立國但先世分兵隨處禦捍已見失策今賊兵既已渡淮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七 主

唯當亟遣張俊合先世之軍盡掃淮南之寇然後議去留茲為得計萬一使賊得志于先世則大事去矣帝顧鼎曰卿此策頗合朕意 甲辰楊沂中至藕塘與劉猷遇賊據山險列陳外嚮矢下如雨沂中曰吾兵少情見則力屈擊之不可不急乃遣催鋒軍統制吳錫以勁騎五千突其軍賊兵亂沂中縱大軍乘之自將精騎繞出其脅短兵方接即大呼曰破賊矣賊方愕視會江東宣撫司前軍統制張宗顏等自泗州南來率兵俱進賊眾大敗猷以首抵謀主李諤曰適見一髯將軍銳不可當果楊殿前也即以數騎遁去餘兵猶萬計皆僵立駭顧

沂中躍馬前叱之曰爾曹皆趙氏民何不速降皆怖伏請命南軍獲李壽與其大將李亨等數十人麟在順昌聞犯敗拔寨遁去先世遣王德擊之先是帝賜德親劄諭令竭力協濟事功以副平日眷待之意德奉詔與沂中追麟至南壽春還是役也通兩路所得賊舟數百艘車數千兩器甲金帛錢米偽交鈔誥勅軍需之物不可勝計于時孔彥舟圍兗州守臣敦武郎王莘拒之彥舟聞犯敗亦引去北方大恐 辛亥楊沂中捷奏至俘戮甚眾帝愀然曰此皆朕之赤子迫于克虐勉疆南來既犯兵鋒又不得不殺念之心痛顧趙鼎曰可更戒勅諸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七

酉

將爾後務先招降其陳殘之人亟爲埋瘞仍置道場三晝夜以示矜惻 乙卯侍御史周祕奏貸道所得之俘帝曰祕此意甚善朕方痛念西北之民皆吾赤子進爲王師所戮退爲劉麟所殘不幸如此今當給與錢米然後遣之使歸 乙未趙鼎奏比見探報劉麟所起山東京畿人夫有自書鄉貫姓名於身而就縊者帝曰何故如此鼎曰苦其力役耳答臣在陝西親見調夫而民間大不聊生號哭之聲所不忍聞是以聖人常以用兵爲戒仁宗皇帝勤儉積累四十二年府庫盈溢下無貧民帝曰它時事定願不復更用兵革 壬戌廢梅州爲程

鄉縣隸湖州又廢長樂縣爲鎮 癸亥張浚遣左承議郎行府書寫機宜文字計有功來奏事後二日除直祕閣遣還初趙鼎得政首引浚共事其後二人稍有異議賓客往來其間不協及楊沂中奏捷鼎即求去位帝不許鼎因曰臣始初與張浚如兄弟近因呂祉輩離間遂爾睽異今同相位勢不兩立陛下志在迎二聖復故疆當以兵事爲重今浚成功准上其氣甚銳當使展盡底蘊以副陛下之志如臣但奉行詔令經理庶務而已浚當留臣當去其勢然也浚朝夕還俾臣奉身而退則同列之好俱無所傷它日或因物議有所去留則俱失之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七

壬

矣帝曰朕自有所處卿勿爲慮鼎曰萬一議論紛紛曲直殺亂是時陛下必不祕今日之言臣狼狽無疑矣陛下即位以來命相多矣未有一人脫者豈不累陛下考慎之明乎帝徐曰俟浚歸議之浚奏車駕宜乘時早幸建康鼎與折彥質竝議回蹕臨安以爲守計帝許之丙寅故中大夫范純禮再贈資政殿學士其合得恩澤依數貼還以其家有請也後諡恭獻 庚午詔張浚還行在所 初劉麟等既敗歸金人遣使問劉豫之罪豫懼廢貌爲庶人以謝之於是金人始有廢豫之意矣十二月甲午朔德音降盧先濠州壽春府雜犯死罪已

下囚釋流已下制曰朕以眇質獲承至尊念國家積累之基遭外侮侵陵之患誠不足以感移天意德不足以綏靖亂原致被叛臣乘于厄運頻挾敵勢來犯邊隅直渡淮濱將窺江浙所賴諸將協力六師爭先雖逆雛暫道于天誅而匹馬莫還于賊境載循不道淡惻于心俾執干戈皆朕中原之赤子重爲驅役亦有本朝之舊臣追彼暴虐之威陷茲鋒鏑之苦繇予不德使至于斯申戒官司務優存沒知朕興懷于兼愛本非得已而用兵宜錫茂恩以蘇罷俗 詔行宮留守秦檜卽赴行在所奏事張浚以檜在靖康中建議立趙氏不畏死有力量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七

六

可與共天下事一時仁賢薦檜尤力遂推引之 趙鼎既與浚不協左司諫陳公輔因奏劾鼎屢求去帝愀然不樂曰卿只在紹興朕它日有用卿處 戊戌右司諫王縉入對論簽書樞密院事折彥質之罪大略謂彥質于敵馬南向之時倡爲抽軍邊保之計上則幾誤國事下則離間君臣乞賜罷黜先是張浚自帝還平江隨班入見帝曰御敵之功盡出右相之力于是趙鼎惶懼復乞去浚入見之次日具奏曰獲聞聖訓惟是車駕進止一事利害至大天下之事不借則不起不爲則不成今四海之心孰不想戀王室金豫相結脅之以威雖有

智勇無所展竭三歲之間賴陛下一再進撫士氣從之而稍振民心因之而稍回正當示之以形勢庶幾乎激忠起懦而三四大帥者亦不敢懷偷安苟且之心夫天下者陛下之天下也陛下不自致力以爲之先則被堅執銳履危犯險者皆有解體之意今日之事存亡安危所自以分六飛倘還則有識解體內外離心日復一日終以削弱異日復欲巡幸詔書誰爲漢信而不疑者何則彼已知朝廷以爲避地之計實無意圖回天下故也論者不過曰萬一有警難于遠避夫將士用命扼淮而戰破敵有餘苟人有離心則何地容足又不過曰當秋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七

七

而戰及春而還此但可以紓一時之急年年爲之人皆習熟難立國矣又不過曰賊占上流順舟可下今襄漢非彼有舟何自來使賊有餘力水路偕進陛下淡處臨安亦能安乎浚因獨對乞乘勝取河南地擒劉豫父子又言劉光世驕惰不戰不可爲大將請罷之帝問常與鼎議否浚曰未也浚見鼎具道其故鼎曰不可豫机上肉耳然豫倚金人爲重不知擒滅劉豫得河南地可遂使金不內侵乎光世將家子士卒多出其門下若無故罷之恐人心不可浚不悅鼎復言疆弱不敵宜且自守未可以進由是與彥質俱罷去 京東淮東宣撫處置

使韓世忠引兵攻淮陽軍敗之 已亥賜劉光世岳飛
詔曰國家以叛逆不道狂狡亂常遂至行師本非得已
竝用威懷之略不專誅伐之圖蓋念中原之民皆吾赤
子迫於暴虐之故來犯王師自非交鋒何忍誅戮庶幾
廣列聖好生之德開皇天悔禍之衷卿其明體朕懷深
戒將士務恢遠馭不專尙威凡有俘擒悉加存撫將使
戴商之舊益堅思漢之心蚤致中興是爲偉績毋致貪
殺負朕訓言樞密院奏光世之將馬欽飛之將寇成等
捕獲各五百人竝斬訖故有是詔 辛丑詔築南壽春
城 壬寅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
院事都督諸路軍馬兼監修國史趙鼎充觀文殿大學
士兩浙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紹興府 龍圖閣學
士知紹興府孫近試吏部尙書 命吏部侍郎都督行
府參議軍事呂祉在建康措置移蹕事務 乙巳帝與
宰執語唐開元之治曰姚崇爲相嘗選除郎吏明皇仰
視屋椽崇驚愕久之後因力士請問知帝所以專委之
意人主任相當如此張浚曰明皇以此得之亦以此失
之楊李持柄事無巨細一切倚仗馴致大亂吁可戒也
帝曰然卿知所以失否在相非其人非專委之過也
浚曰明皇方其憂勤賢者獲進逮其逸樂小人遂用此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七

六

治亂之所以分陛下灼見本末天下幸甚 趙鼎入辭
改異熊克小紀罷鼎在越惟以東吏恒民爲務每言不
相在此日蓋誤 東吏雖善政不能行蓋除害然後可以興利易之豫利
建侯行師乃所以致豫解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謂射
隼而去小人乃所以致解也至是姦猾屏息又場務利
入之源不令侵耗財賦遂足 甲午崇信奉寧軍節度
使開府儀同三司江南東路宣撫使張俊加少保鎮洮
崇信奉寧軍節度使仍舊宣撫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
使密州觀察使權主管殿前司公事楊沂中爲保成軍
節度使殿前都虞候主管殿前司公事先是右司諫陳
公輔言前日賊犯淮西諸將用命捷音屢上邊土稍寧
蓋廟社之靈陛下威德所至然行賞當不踰時廟堂必
有定議臣聞濠梁之急浚遣楊沂中往援遂破賊兵此
功固不可掩劉光世不守廬州而濠梁戍兵輒便抽回
如渦口要地要無人防守若非沂中兵至淮西焉可保
哉光世豈得無罪此昭然無可疑者又沂中之勝以吳
錫先登光世追賊王德尤爲有力是二人當有崇獎以
爲諸軍之勸若韓世忠屯淮東賊不敢犯岳飛進破商
虢擾賊腹脅二人雖無淮之功宜特優寵使有功見知
則終能爲陛下建中興之業朝廷以浚沂中功尤著遂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七

九

優賞之沂中時年三十五歲 丁未詔曰朝廷設官分職本以為民比年以來重內輕外殊失治道之本朕甚不取可自今監司郡守秩滿考其善狀量與遷推治效著聞即除行在差遣其郎官未歷民事者效職通及二年復加銓擇使之承流于外仍令中書御史臺籍記名姓俟到闕日檢舉引對參考善否取旨陞黜庶幾天下百姓蒙被實惠以稱朕意 戊申詔曰朕惟養兵之費皆取于民吾民甚苦而吏莫之恤資緣軍須培斂無益朕甚悼之監司郡守朕所委寄以惠養元元者也今慢不加省復何賴焉其各任乃職察吏之侵漁納賄者劾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七

辛

按以間已戒敷三省官問遣信使周行諸路苟庇覆弗治流毒百姓朕不汝貸自今軍事所須並令州縣揭榜曉諭餘依紹興元年五月二十四日詔旨施行無或違戾 觀文殿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秦檜行在所講筵供職觀文殿學士行宮同留守孟庾充行宮留守 庚戌詔官職如在職二年已上知縣資序人與除大郡通判通判資序人與除知州軍任滿到闕令閣門引見上殿當參考治狀善否取旨陞黜仍令中書省御史臺籍記姓名 辛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張守自常州入見即日除參知政事 壬子詔張守兼樞樞密院

事 丙辰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荆湖南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潭州呂頤浩為兩浙西路安撫制置襄陽府劉洪道知潭州充荆湖南路安撫使仍兼都督府參謀軍事 戊午詔自今吏部注擬知通守令並選擇非老病及不曾犯賊與不緣民事被罪之人仍申中書省審察其注擬人腳色關御史臺如非其人許本臺彈奏用中書請也既而行官吏部請曰民事犯徒已上罪人如令詔自開國以來以公私賊三等定天下之罪至是始增民事律焉 己未兵部尚書兼樞密禮部尚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七

壬

書劉大中充龍圖閣直學士知處州 左司諫陳公輔言朝廷所尚士大夫因之士大夫所向風俗因之不可不慎也國家嘉祐以前朝廷尚大公之道不營私意不植私黨故士大夫以氣節相高以議論相可否未嘗互為朋比至於雷同苟合自熙豐以後王安石之學著為定論自成一派蔡京引之挾紹述之說于是士大夫靡然而同風俗壞矣仰惟陛下天資聰明聖學高妙將以痛革積弊變天下黨同之俗然在朝廷之臣不能上體聖明又復輒以私意取程頤之說謂之伊川學相率而從之是以趨時競進飾詐沽名之徒翕然效倡為大

言轉相傳授伏望聖慈特加睿斷察羣臣中有爲此學
鼓扇士類者皆屏絕之明詔天下以聖人之道著在方
冊學者但能參攷眾說研窮至理各以己之所長而折
中焉則道術自明性理自得矣輔臣進呈張浚批旨曰
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爲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
覽臣寮所奏淡用憮然可布告中外使知朕意先是范
冲既去位公輔以冲所薦不自安會耿鉉等伏闕上書
或者因指公輔靖康鼓喝之謗公輔懼見帝求去因此
上疏詔公輔朕所親擢非由薦引可令安職毋得再請
時朱震在經筵不能評論者非之 湖北經畧安撫使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七

三

王庶乞令澧辰沅靖四州以閑田共招刀弩手三千五
百人沅州千五百辰州千人澧靖州各五百餘田召人
承佃從之四郡刀弩手舊額萬人靖康末調赴河東少
還者至是命相度招填故有是請 偽齊劉豫密知金
人有廢已之謀是冬遣皇子府參謀馮長寧請於金欲
立淮西王麟爲太子以嘗其意金主謂之曰先帝所以
立爾者以爾有德於河南之民也爾子有德耶我未之
聞也徐當遣人咨訪河南百姓以定之 先是河北軍
前通問使魏行可爲金所拘至是九年或謂行可嘗上
金帥書戒以不戢自焚之禍以謂大國舉中原與劉豫

劉氏何德趙氏何罪哉若亟以還趙氏賢於奉劉氏萬
萬也是歲行可卒未幾其副右武大夫果州團練使郭
元邁亦卒于金地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七

三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十七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十八

賜表登帝尊號於御製湖北湖廣等處地方軍務總綱等書

宋紀一百十八 起張開大荒落正
月盡七月凡七月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

帝

紹興七年 金天會十五年 春正月癸亥朔帝在平江詔曰朕獲

奉丕圖行將一統每念多故惕然于心將乘春律往臨

大江駐蹕建康以察天意播告遐邇俾迪朕懷 置御

前軍器局於建康府歲造裝甲五千矢百萬以中侍大

夫岷州觀察使行營中護軍忠勇軍統制楊忠閔充提

續資治通鑑卷一百十八

點仍隸樞密院及工部 金主朝大皇太后於明德宮

初用大明歷 甲子命巡幸隨軍都轉運使梁汝嘉先

往建康趣繕行宮及按視程頓 丙寅帝諭大臣曰昨

日張浚呈馬因為區別良否優劣及所產之地皆不差

張浚曰臣聞陛下問馬足聲而能知其良否帝曰然間

步驟之聲雖隔牆垣可辨也凡物苟得其要亦不難辨

浚曰物具形色猶或易辨惟知人為難帝曰人誠難知

浚因奏人材雖難知但議論剛正面目嚴冷則其人必

不肯為非阿諛佞固寵患失則其人必不可用帝以

為然 己巳詔江東宣撫使張俊特賜御筵時俊自軍

中來奏事復還泗州 癸酉翰林學士兼侍讀朱震引

疾乞在外官觀不許先是董弁免官震乃白張浚求去

徽猷閣待制胡安國問之以書遺其子徽猷閣待制寅

日子發求去未免晚矣當公輔讓上若據正論力爭則

進退之義明今不發一言默然而去平生讀易何為也

於是安國自上奏曰士以孔孟為師不易之至論然孔

孟之道不傳久矣自程頤始發明之而後其道可學而

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不得從頤之學是入室而不

由戶也夫頤之文於諸經語孟則發其微旨而知求仁

之方入德之序鄙言怪語豈其文哉頤之行則孝弟顯

續資治通鑑卷一百十八

於家忠誠動於鄉非其道義一介不以取予高視濶步

豈其行哉自嘉祐以來頤與兄顥及邵雍張載皆以道

德名世如司馬光呂大防莫不薦之頤有易春秋傳雍

有經世書載有正蒙書惟顥未及著書望下禮官討論

故事加此四人封爵載在祀典比於荀揚之列仍詔館

閣哀其遺書以羽翼六經使邪說不得作而道術定矣

戊寅吏部尚書孫近兼史館修撰尋又兼侍讀 開

州團練使帶御器械權提舉宿衛親兵劉錡權主管馬

軍司并殿前步軍司公事 辛巳韓世忠奏已還軍楚

州帝因諭淮陽取之不難但未易守張守曰必淮陽未

可進故世忠退師張浚曰晉西伯戡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以要害之地不可失也淮陽今劉豫要害之地故守之必堅帝曰取天下須論形勢若先據形勢則餘不勞力而自定矣正如奕碁布置大勢既當自有必勝之理

癸未翰林學士兼侍講陳與義參知政事資政殿學士新除提舉禮泉觀兼侍讀沈與求同知樞密院事

乙酉詔宥密本兵之地事權宜重可依祖宗故事置樞密使副宰相仍兼樞密使其知院以下如舊自元豐改官制而密院不置使名宣政間鄧洵武以少保知樞密院其後童貫以太師蔡攸以太保鄭居中以少師皆領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八 三

院事中興因之至是張浚將引秦檜共政以其舊制不可復除執政官於是浚自兼知樞密院事改兼樞密使

丙戌詔以知州軍諸郡通判各六十一闕歸吏部用左右司奏也於是堂除郡守之闕一百九通判之闕八十

丁亥閣門祇候充問安使何蘇承節郎都督行府帳前準備差使范寧之至自金得右副元帥宗弼書報道君皇帝寧德皇后繼逝張浚等入見于內殿之後庶帝號慟擗踊終日不食浚奏天子之孝與士庶不同必也仰思所以承宗廟奉社稷者今梓宮未返天下塗炭至讐深恥亘古所無陛下揮涕而起斂髮而趨一怒以

安天下之民臣猶以為晚也帝猶不聽浚伏地固請乃進少淵是日百官請行宮西廊發喪故事沿邊不舉哀特詔宣撫使至副將以上卽軍中成服將校哭于本營三日止時事出非常禮部長貳俱闕而新除太常少卿吳表臣未至一時禮儀皆祕書省正字權禮部郎官孫道夫草定 觀文殿學士禮泉觀使兼侍讀秦檜為樞密使一應恩數並依見任宰相條例施行 命內侍梁邦彥提舉欽奉几筵 戊子為太上皇帝寧德皇后立重 己丑帝成服于几筵殿做景靈宮分前後設幄宗室各以其服服之三日除 詔降諸路流以下囚一等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八 四

內闕殺情輕者降配釋杖以下 辛卯詔百官禁樂二十七日庶人三日行在七日宗室三日外間禁嫁娶用太常請也 二月癸巳朔百官上表請遵易月之制詔外朝勉從所請其三年之喪人子所以自盡者朕悉於官中之行 丙申夜太平州火丁酉鎮江府火先是偽齊劉豫遣姦細縱火於淮甸及沿江諸州于是山陽儀真廣陵京口當塗皆被其害淮西宣撫使劉光世軍于當塗郡治其府被焚軍需帑藏一夕而盡太平州錄事參軍呂應中當塗丞李致虛悉以燔死致虛時攝縣事後求得其屍尙握縣印事聞詔鎮江府太平州各給米

二千石賑民之貧乏者應中致虛皆官其家一人已
 亥小祥百官五拜表請聽政許之 庚子帝始御几筵
 殿西廡之素幄召輔臣奏事張浚見帝淡陳國家禍難
 涕泣不能興因乞降詔諭中外詔曰朕以不敵不明託
 於士民之上勉求治道思濟多艱而上帝降罰禍延于
 我有家天地崩裂諱問遠至朕負終身之戚懷無窮之
 懼凡我臣庶尙忍聞之乎今朕所賴以宏濟大業在兵
 與民惟爾大小文武之臣早夜孜孜思所以治 詔幸
 建康令有司擇日進發 右文殿修撰主管亳州崇道
 觀王倫爲徽猷閣待制充奉使大金國迎奉梓宮使武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八 五

節郎閣門宣贊舍人高公繪爲武經大夫達州刺史副
 之賜裝錢如前數仍加賜銀帛各二百兩匹 起復湖
 北京西宣撫副使岳飛以親兵赴行在翼日內殿引對
 飛密奏請正建國公皇子之位人無知者及對帝諭曰
 卿言雖忠然握重兵于外此事非卿所當預也飛退參
 謀官薛弼繼進帝語之故且曰飛意似不悅卿自以意
 問諭之 辛丑詔以太陽有異氛氣四合令中外侍從
 各舉能直言極諫之士一人自復賢良方正科久未有
 應者至是張浚乞因災異降詔上從之 賜修武郎朱
 弁家湖州田五頃弁初副王倫北使十年未歸倫爲之

請於是詔諸郡存恆奉使未還魏行可郭元邁建炎二年十一月
 月洪皓建炎三年五月張邵建炎三年九月楊憲建炎三年十一月孫悟建炎三年十一月世臣建炎三年十一月家屬
 各賜錢三百緡 壬寅行宮太常寺言仲春薦獻諸陵
 乞依乾興故事權易吉服內祀祭天地及諸大祀亦
 依時日排辦從之先是有旨未耐廟前停宗廟祭享及
 中小祀故禮官以爲請 丙午詔內中祖宗神御殿權
 制畢遇節序等酌獻如舊 庚戌吏部尙書孫近等請
 謚大行太上皇帝曰聖文仁德顯孝廟號徽宗於是監
 察御史已上先集議而後讀謚于南郊用翰林學士朱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八 六

震給事中直學士院胡世將請也自是遂爲故事 辛
 亥大祥詔俟至建康日奉安太廟神主于天慶觀天章
 閣神御于法寶寺 癸丑禪祭先是几筵朝夕上食各
 五十品自是減爲三十 甲寅改謚寧德皇后曰顯肅
 乙卯百官三上表請御殿聽政許之 直徽猷閣湖
 北京西宣撫副使司參謀官薛弼請褒靖康以來盡節
 死難之臣詔州郡於通衢建立廟廷揭以褒忠之名朝
 望致酒脯之奠春秋修典禮之祀使忠義之血食無
 窮詔樞密院三省賞功房開具自靖康元年以來不以
 大小文武吏士應緣忠義死節之人姓名取旨 丙辰

帝始御優殿素杖在庭上服淺黃袍黑靴帶望之若純素羣臣莫不咸動 丁巳起復檢校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宣撫副使岳飛爲女尉賞商虢之功也翼日陞宣撫使飛威名日著淮西宣撫使張俊益忌之參謀官薛弼每勸飛調護而幕中之輕者復教飛勿苦降意於是飛與俊隙始深矣飛時畱行在未去遂衛帝如建康 己未帝發平江府以舟載徽宗皇帝顯肅皇后几筵而行將發召守臣章誼升舟奏事上每旦乘輦詣几筵前焚香宿頓亦如之 庚申帝次常州 淮西宣撫使劉光世乞在外官觀先是議者謂光世昨退續資治通鑑卷一百十八 七

呂城開 三月癸亥朔帝次丹陽縣京東宣撫使韓世忠以親兵赴行在遂衛帝如建康 甲子帝次鎮江府權主管殿前司公事楊沂中以所部赴行在詔沂中總領彈壓車駕巡幸一行事務 拱衛大夫和州防禦使湖北京西宣撫司都統制王貴落階官爲棣州防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賞功也統制官中侍大夫武奉軍承宣使牛皋亦落階官爲建州觀察使 乙丑詔駐蹕及經由州縣見久紹興五年以前稅賦並與除放 丁卯尙書吏部侍郎呂祉試兵部尙書陞兼都督府參謀軍事顯謨閣直學士梁汝嘉試戶部侍郎仍兼續資治通鑑卷一百十八 八

保當塗幾誤大事後雖有功可以贖過不宐仍握兵柄又言其軍律不整士卒恣橫張浚自淮上歸亦言光世沈酣酒色不恤國事語以恢復意氣拂然請賜罷斥以儆將帥帝然之光世聞之乃引疾乞祠帝曰光世軍皆驍銳但主將不勤月費錢米不貲皆出民之膏血而不能訓練使之赴功甚可惜也大抵將帥不可驕情若日沈迷於酒色之中何以率三軍之士後三日親筆答光世曰卿忠貫神明功存社稷朕方倚賴以濟多艱俟至建康召卿奏事其餘曲折并俟面言時上賜諸將詔書往往命浚擬進未嘗易一字 辛酉帝發常州壬戌次



出告命敕劄與合關內外官司及緊切批狀當副臣依舊書押外餘令參知政事通書從之 癸酉祕閣修撰知建康府葉宗諤率在府文武官入見輔臣奏事畢率百官詣几筵殿焚香手詔降建康府流罪已下囚及闕殺情輕者釋杖已下建康府太平宣州紹興五年以前稅賦及五等戶今年身丁錢以又免建康府五等戶料數一年太平宣州半年 時中原遺民有自汴京來者言劉豫自猊麟敗後意沮氣喪其黨與攜貳金人謂豫必不能立國而民心日望王師之來朝廷因是遂謀北伐岳飛謂豫不足平要當以十萬眾橫截金境使敵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八

九

不能援勢孤自敗則中原可復張浚不以爲然會劉光世乞奉祠飛乃見帝請由商虢取關陝欲併統淮右之兵帝問何時可畢飛言期以三年帝曰朕駐蹕於此以淮甸爲屏蔽若輟淮甸之兵便能平定中原朕亦何惜第恐中原未復而淮甸失守則行朝未得奠枕而卧也 丙子召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胡安國上所纂春秋傳翰林學士朱震乞降詔嘉獎帝曰安國明于春秋之學向來偶緣畱程瑀而出可召之浚曰若安國乃君子之過於厚耳小人必須觀望未上有喞旨帝曰安國豈得爲小人俟其來當置之講筵故有是命

仍用金字遞行 賜都督府推鋒軍統制韓京金束帶戰袍鉞符錦先是虔寇劉宣犯梅州京引所部解圍遂至惠州之河源討軍賊曾衮衮挺身出降故有是賜

丁丑宰臣率文武百僚遙拜淵聖皇帝畢詣常御殿門進名奉慰自是未祔廟皆如之 同知樞密院事沈與求進知院事 已卯尊宣和皇后爲皇太后先是帝諭輔臣曰宣和皇后春秋已高朕朝夕思之不遑安處翰林學士朱震乃奏引唐建中故事乞遙上寶冊且言陛下雖從權宜而遯朝有高世之行謂宜供張別殿遣三公奉冊以伸臣子之志冊藏有司恭俟來歸詔禮官條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八

十

具太常少卿吳表臣請依嘉祐治平故事俟三年禮畢檢舉施行乃先降御札播告中外焉 起復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降授雄州防禦使行營前護副軍都統制王彥復洪州觀察使知邵州解潛既罷彥亦不自安因乞持餘服故有是命彥入辭帝撫勞甚厚曰以卿能牧民故付卿使郡行即召矣將行又錫以金帶詔彥軍併隸權主管馬軍司公事劉錡於是錡始能成軍 辛巳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新兩浙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臨安府呂頤浩爲少保兼行官畱守頤浩比至臨安處事甚有緒豪右莫敢犯禁時已命百司漸赴

行在所謂留守司名存而已 召觀文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行宮留守孟庚赴行在 甲申少保護國鎮安保靜軍節度使淮南西路兼太平州宣撫使劉光世為少保仍三鎮舊節充萬壽觀使奉朝請封榮國公時光世入見再乞罷軍且以所管金穀百萬獻于朝乃以其兵屬都督府而有是命張浚因分光世所部為六軍令聽本府參謀軍事呂祉節制 丁亥通侍大夫武康軍承宣使行營左護軍前軍統制王德落階官為相州觀察使劉光世既罷軍都督府以德提舉訓練諸將軍馬故優擢焉 乙丑禮部大常寺言今歲當行大禮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一十八 十一

而郊天法物未備國朝故事仁宗皇祐五年南郊嘉祐元年恭謝四年禘祭七年明堂蓋嘗踰九年而不再郊將來大禮請合祭天地於明堂祖宗竝配兼祀百神於禮為優詔行明堂大禮令有司條具以聞 是春金右監軍完顏昌居祁州都監宗弼自黎陽歸燕山完顏杲居雲中尚書左丞高慶裔以賊下大理寺致異高慶裔不言其由今從繫年要錄書之又要錄於春間即書左副元帥潘王宗弼据金史則昌宗弼俱以十月進封要錄誤 夏四月壬辰朔詔築太廟於建康以臨安府太廟充本府聖祖殿 甲午少師萬壽觀使劉光世特許任優居住從所請也光世遂居溫州 丙申權主管侍

衛馬軍司劉錡奏以前護副軍及馬軍司見在通為前後左右中軍及游奕凡六軍每軍千人共為十二將從之前護副軍即八字軍 丁酉徽猷閣待制王倫右朝請郎高公繪入辭倫自平江至建康凡四召對帝使倫謂金右副元帥魯國王昌曰河南之地上國既不有與其付劉豫曷若見歸倫奉詔而去帝因倫行附進皇太后淵聖皇帝黃金各二百兩 中書言宇文虛中朱弁奉使日久宜有支賜以慰忠勤詔賜虛中黃金五十兩綾絹各五十匹龍鳳茶十斤并黃金綾帛各三十兩匹茶六斤樞密使秦檜言孫傅張叔夜家屬在金中甚貧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一十八 十二

願因倫行有所賑給詔賜金如虛中之數 壬寅太常少卿吳表臣權尚書禮部侍郎 丁未太尉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乞解官持餘服張浚嘗與飛論淮西事浚曰王德淮西軍所服今欲以為都統制而命呂祉為督府參議領之何如飛曰德與瓊素不相下一旦擢之在上勢所必爭呂尚書雖通才然書生不習軍事恐不足以服之浚曰張宣撫何如飛曰暴而寡謀且瓊素所不服浚曰然則楊沂中耳飛曰沂中視德等耳豈能馭之浚斃然曰固知非太尉不可飛曰都督以正問飛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兵為念哉即日乞解兵柄歸廬墓

帝不許政異繁年要錄作飛過江州上疏自言與宰相議不合求解帥事今從十將傳 庚戌

命兵部侍郎張宗元權湖北京西宣撫判官往鄂州監

岳飛軍 壬子張浚辭往太平州淮西視師浚因論劉

光世以八千金為回易沈與求曰臣聞光世之去嘗語

人以陶朱公自比是誠可以致富矣浚等論范蠡之賢

人所難及帝曰蠡固賢朕謂於君臣之義猶未盡也

先是左司諫陳公輔請對上因語及岳飛所奏公輔退

上書言昨親奉聖語說及岳飛前事采諸人言皆謂飛

忠義可用然飛本廩人凡事終少委曲臣度其心往往

謂大將或以兵為樂坐延歲月我必勝之又以劉豫不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八 三

足平要當以十萬橫截金境使金不能援勢孤自敗則

中原必得此亦是一說陛下且當示以不疑與之反復

詰難俟其無辭然後令之曰朝廷但欲先取河南今淮

東淮西已有措置而京西一面緩急賴卿飛豈敢拒命

前此朝綱不振諸將皆有易心如劉光世雖罷而受寵

以少師坐享富貴諸將皆謂朝廷賞罰不明臣乞俟張

浚自淮西歸若見得光世怯懦不法當明著其罪使天

下知之亦可以警諸將也 詔羣臣俟耐廟畢純吉服

卒哭日建康臨安府禁屠宰三日大小祥諸路州縣禁

樂七日屠宰三月初禮官奏百官卒哭日純吉服左司

諫陳公輔請令且服黑帶以俟梓官之還如梓官未還

須小祥後又乞百姓禁樂三年帝曰禁樂固當但念細

民以樂為業者無以衣食耳事下禮官討論至是條上

禮官言卒哭禁屠樂無故事然卒行之二都蓋帝指也

癸丑贈直祕閣楊邦又加贈徽猷閣待制增賜田三

頃於是樞密院奏邦又忠節顯著宜極褒崇帝曰邦又

忠烈如此顏真卿異代忠臣朕昨已官其子孫邦又為

朕死節不可不厚褒以為忠義之勸故有是命 五月

乙丑帝與輔臣論淮西事因曰兵無不可用在主將得

人耳趙奢用趙兵大破秦軍而趙括將之則大敗樂毅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八 四

用燕兵破齊而騎劫代之則為田單所敗豈不在主將

得人乎秦檜曰陛下論兵可謂得其要矣初劉光世之

罷也以其兵隸都督府而檜與知樞密院事沈與求意

以握兵為督府之嫌乞置武帥臺諫觀望繼亦有請乃

以相州觀察使行營左護軍前軍統制王德為都統制

德光世喪將故就用之 丙寅詔四川制置大使席益

趣遣所募西兵初命益於團集人內選三路少壯人二

千兼家赴行在專充扈衛益言已遣統押管顏漸部兵

千人出峽故命趣之 壬申詔禮官條具舉行文宣武

成王熒惑壽星岳瀆海鎮農鷲風雷雨師之祀用太常

博士黃積厚請也文宣王以春秋二仲并從祀凡九十
八武成王及從祀凡六十三皆用兩少牢燔或以立夏
其禮與文宣王皆如感生帝壽星用秋分岳瀆鎮海用
四立日及夏季之土旺先農以孟春先蠶以季春之巳
日風師以立春後丑日雷師以立夏後申日自壽星以
下皆用酒脯 甲戌殿中侍御使石公揆言今以詞賦
經義取士而攷校者慮不能兼通陞黜安能得賢今歲
科場望令諸路轉運司取詞賦經義兩等各差攷官從
之 己卯廣西進出格馬帝曰此幾似代北所生廣西
亦有此馬則馬之良者不必西北可知帝因論春秋列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八 五

國不相通所用之馬皆取于國中而已申公巫臣使吳
與其射御教吳乘車則是吳亦自有馬今必于產馬之
地求之則馬政不修故也 詔禮部討論大火之祀先
是行在多火災言者論國家實感炎德用宋建號康定
問固古商邱倫爲壇兆以閔伯配大火之祭多事以來
地在敵境望詔有司卽行在所每建辰戌出納之月設
位望祭從之用酒脯 己丑名徽宗皇帝神御殿曰承
元 詔殿前司行營右護軍後護軍並許置都副統制
庚寅尙書右僕射張浚言和靖處士尹焞緣叛臣劉
豫父子迫以僞命焞經涉大河投身山谷自長安徒步

趨蜀臣常延請至司與之晉接觀其所學所養誠有大
過人者今陛下博采羣議召寅經筵而焞辭免新命未
聞就道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令江州守臣疾速津遣初
焞行至九江會諫臣陳公輔請禁伊川學焞復辭曰學
程氏者焞也浚乃顯言其學行請起召之焞猶不至
是月僞齊陷隨州 六月辛卯朔改諡惠恭皇后曰顯
恭 癸巳右司諫陳公輔入對面奏興復之策因言眾
論謂南兵不可用帝慨然曰赤壁之役曹操敗于周瑜
淝水之戰苻堅敗于謝元北人豈常勝哉越王勾踐本
敗吳王兵彊諸國亦豈北方士馬耶 乙巳知樞密院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八 六

事沈與求卒特輟視朝二日贈七官爲右銀青光祿大
夫卽湖州賜田十頃上將臨奠其家辭而止與求再執
政僅數月未及有所建明後諡忠敬 戊申兵部尙書
兼都督府參謀軍事呂祉往淮西撫慰諸軍社初在建
康每有平敵之志張浚大喜之浚以劉光世持不戰之
論欲罷之參知政事張守以爲不可浚不從守曰必欲
改圖須得有紀律聞望素高能服諸兵官之心者一人
乃可浚曰正爲有其人故欲易之也時社亦自謂若專
總一軍當生擒劉豫父子然後盡復故疆及光世罷乃
命社先往淮西直祕閣詹至聞之遺浚書曰呂尙書之

賢固一時選然于此軍恩成曲折卯翼成就恐不得比
前人兼此軍今已付王德德雖有功而與鄺瓊輩故等
夷恐其下有不能平者願受擇偏裨素為軍中所親附
者使為德副以通下情會社還朝而瓊與其下八人列
狀認德于都督府且乞回避都督府謂德為直寢不行
瓊等又訟于御史臺德亦言瓊之過乃詔德還建康以
所部一軍隸都督府復命社往廬州節制之社將行賜
以鞍馬犀帶象笏撫諭甚寵皆非從官故中書舍人
張燾見浚言社書生不更軍旅何得輕付浚不從社又
辟都督府準備差遣陳克自隨資政殿學士葉夢得與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八 七

克厚謂之曰呂安老非馭將之才子高詩人非國士也
淮西諸軍方互有紛紛之論是行也危矣哉亦弗聽社
克皆留其家以單騎從軍安老社字子高克字也 庚

戊金尚書左丞高慶裔轉運使劉思有罪伏誅年要錄
云是夏金左副帥魯國王昌等以內起大獄各不之草
地避暑太帥領三省事晉國王宗維乞免官為庶人以
贖尚書左丞高慶裔之罪金主不從斬慶裔於會寧市
慶裔臨刑宗維與之哭別慶裔曰公早聽我言今日豈
至此蓋慶裔當教宗維反也山西路轉運使劉思河東
北路轉運使趙溫訊坐累當誅東京西守宗雋與溫訊
善匿其斷罪之命以俟赦乃得免其餘連坐甚眾皆宗
維之黨按要錄誤以宗維為宗維所載行事多傳聞之
訛宗維為金重臣金史稱其定熙宗之位為精誠之發
乃要錄於熙宗之立謂宗維有自立之謀高慶裔之誅
又謂慶裔嘗教其謀反皆當日 乙卯左司諫陳公輔
評善之詞不足據也今不取

權尚書禮部侍郎 己未給事中兼直學士院胡世將
權尚書禮部侍郎 秋七月丁卯起復太尉湖北京西
宣撫使岳飛遣屬官王敏求來奏事初飛請解官未報
乃以本軍事務張憲攝軍事憲在告而權宣撫判官張
宗元命下軍中籍籍曰張侍郎來我公不復還矣直寶
文閣新知襄陽府薛弼在武昌未上請憲彊出臨軍憲
論羣校曰張侍郎來由我公請也公解軍政未久汝輩
乃如此公聞之且不樂今朝廷已遣敕使起復我公矣
張非久聞者眾遂安帝命參議官李若虛統制官王貴
詣江州敦請飛依舊管軍如違並行軍法若虛等至東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八 六

林寺見飛具道朝廷之意飛乃受詔赴行在張浚見飛
具道上之眷遇且責其不俟報棄軍而廬墓飛具表待
罪帝慰遣之將行帝謂飛曰卿前日奏陳輕率朕實不
怒卿若怒卿則必有行遣太祖所謂犯吾法者惟有劔
耳所以復令卿典軍任卿以恢復之事者可以知朕無
怒卿之意也飛得帝語意乃安至是遣敬求來奏事委
曲感恩云非官家休全何以有今日翼日帝以其語諭
輔臣秦檜不悅 壬申張浚以早乞率從官禱雨又乞
弛役慮囚等數事因奏如浙西諸郡及宣州廣德軍
形未覺早如鎮江建康地形高最覺闕雨上曰朕患不

知四方水旱之實官中種兩區稻其一地下其一地高
昨日親閱之地高者其苗有槁意矣須精加祈求庶幾
數日間得雨也時方盛暑浚一日坐東閣參知政事張
守突入執浚手曰守向言秦舊德有聲今與同列徐攷
其人似與咎異晚節不免有患失心是將為天下深憂
蓋指樞密使秦檜也浚以為然 辛巳張浚等奏禱雨
備至未獲休應帝曰應天須以實如恤刑弛役之類當
要有實惠可及民者朕曉夜思之如積欠一事為民之
害甚大比因移蹕所過州郡下調除之令民間極喜可
將紹興五年以前稅賦積欠及其它逋負議調之庶幾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八 九

少蘇民力浚等退而條具悉施行焉 金太保領三省
事晉國王宗翰薨宗翰決策制勝有古名將風薨年五
十八（致異宗翰有大功熙宗優禮宗室而於宗翰之薨
會縱酒而死疑傳聞之過 甲申調諸路民戶紹興五
年以前欠租其坊場淨利五年正月以前所負亦除之
建康府居民貧病者昇之藥死者助其葬 乙酉權戶
部侍郎王傑請就建康權正社稷之位詔從之 丙戌
夜金京師地震封皇叔宗侁宗固叔祖暈皆為王 丁
亥金汰兵興濫齋 戊子詔諸路州縣逃亾民戶未開
墾田畝通限八年輸全稅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十九

賜進士第劉世昌等 宋紀一百十九 起疆圍大荒落八月
盡十二月凡五月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
帝

紹興七年金天會十五年八月壬辰張浚奏探報偽齊簽軍自
六十以上則減之五十以上則增之科條之煩民不堪
命出軍之際自經於溝瀆者不可勝計帝感額歎息曰
朕之赤子至於如此當思有以拯救之可諭江淮諸郡
凡歸附者加意撫納厚與賜卹勿令失所 癸巳帝與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九 十

執政論漕臣能否因及向子諲帝曰元帥舊僚往往淪
謝汪伯彥實同艱難朕之故人所存無幾伯彥立與優
叙張浚奏曰臣等已商量俟因大禮取旨要得親筆數
字為明帥府舊勞庶幾內外孚信帝曰俟到九月當復
與郡伯彥之未第也嘗受館於王氏秦檜從之學而浚
亦伯彥所薦故共贊焉 乙未少保江南路宣撫使張
俊為淮南西路宣撫使盱眙軍置司係成軍節度使主
管殿前司公事楊沂中為淮南西路置制使開州團練
使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劉錡為淮南西路制置副
使廬州置司時呂祉至廬州而鄭瓊等復訟王德於社

社諭之曰若以君等爲是則大相誑然張丞相但喜人向前倘能立功雖有大過彼亦能闕畧況此小嫌疑乎於是密奏乞罷瓊及統制官靳賽兵權乃命二帥往淮西召瓊等還行在 權尙書兵部侍郎兼都督府參議軍事權湖北京西路宣撫判官張宗元爲徽猷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岳飛復任宗元乃還既對遂有是命 丙申尙書戶部員外郎霍益轉一官用權湖北京西宣撫判官張宗元奏也益在鄂州應副岳飛軍錢糧宗元言其奉公守正故特遷焉先是飛數言軍中糧乏乃命益按視至是益言飛軍中每歲統制統領將官使臣三百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九

二

五十餘員多請過錢十四萬餘緡軍兵八千餘人多請過一千三百餘緡總計一十五萬餘緡於是右正言李誼言益職在出納理當究心然慮檢點苛細若行改正卻合支券錢六萬餘貫才省九萬緡而已望令依舊勘支務存大體以副陛下優恤將士之意 戊戌張浚進呈顯謨閣待制荆南府王庶復徽猷閣直學士帝曰庶嘗云今天下不專用姑息要當以誅殺爲先謂朕太慈問仁宗皇帝嘗云寧失之太慈不可失之太察此祖宗之明訓也今百姓犯罪自有常法何以誅殺爲先乎浚等曰聖人三寶一曰慈未聞以慈爲戒也庶學識淺

陋不知大體浚因奏僞齊尙用本朝軍器帝曰祖宗有內軍器庫在闕門幾百所弓弩器甲不可勝計及軍器庫在酸棗門外數亦稱此原祖宗置庫有內外之異及弓弩弦箭亦各異藏分官主之皆有深意陳與義因奏頃爲澶淵教官嘗見甲仗甚盛日久不用往往朽敗帝曰此等物得不用亦美事也 鄜瓊叛執兵部尙書呂社社簡佑自處將士之情不達淮西轉運判官韓璉舊在劉光世幕中光世待之不以禮至是諸校或以罪去社聞瓊等反側奏乞殿前司摧鋒軍統制吳錫一軍屯廬州以備緩急又遣璉詣建康趣之瓊聞頗有異志統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九

三

制官康淵曰朝廷素輕武臣多受屈辱聞齊皇帝折節下士士皆爲之用眾皆不應相視以目先是統制官王師晟于壽春挈營妓去其家訟於社時將士方不安社之政師晟乃與瓊及統領官王世忠張全等謀佯亂社之乞罷瓊與靳賽也其書吏朱照漏語于瓊瓊令人遮社所遣置郵盡得社所言軍官之罪瓊等大怒會被旨易置分屯淵乃曰歸事中原則安矣詰朝諸將將晨謁社坐定瓊袖出文書示中軍統制官張景曰諸兵官有何罪張統制乃以如許事聞之朝廷耶社見之大驚欲走不及爲瓊所執有黃衣卒者以刀斫瓊中背瓊大呼

曰何敢爾顧見有執鐵樹者瓊取以擊李斃于階下瓊親校已殺景于廳事又殺都督府同提舉一行事務喬仲福及其子武畧大夫嗣古統制官劉永衡遂執開門祇候劉先時率全軍長驅以行至州東樓下社謂瓊曰若社有過失當任其咎奈何如此負朝廷軍士縱掠城中而去時直徽猷閣前知廬州趙康直祕閣修撰知廬州趙不羣皆爲所執既而釋不羣歸蓋不羣至官未旬日無怨憾於軍中故也瓊遂以所部四萬人渡淮降劉豫 辛丑帝聞淮西失守手詔賜鄭瓊等曰朕躬撫將士今逾十年汝等力殄仇讎殆將百戰比令入衛於王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九

四

室蓋念久戍於邊郵當思召汝還歸方加親信豈可輒懷反側遂欲奔亡儻朕之處分或未盡於事宜汝之誠心或未達于上聽或以營壘方就而不樂於遷徙或以形便既得而願奮於征戰其悉以聞當從所便一應廬州屯駐行營在護軍出城副都統制以下將佐軍兵詔書到日以前犯罪不以大小一切不問竝與赦 壬寅兵部尚書都督府參謀軍事呂祉爲鄭瓊所殺先一日瓊與其眾擁社次三塔距淮僅三十里社下馬立棗林下謂曰劉豫逆臣我豈可見之眾逼社上馬社曰死則死此爾等過去亦豈可保我也軍士聞之有傷感咨嗟

者瓊恐搖眾心乃急策馬先渡淮至霍邱縣令統領官尚世元殺社世元以刃刺社且顧統領官王師晟師晟不肯社罵瓊不已遂碎首折齒死年四十六於是直徽猷閣趙康亦爲所害世元斬社首示瓊瓊標之木末從者江渙取而埋之主管馬軍司公事劉錡殿前司摧鋒軍統制吳錫尋至廬州以兵追之不及帝遣樞密都承旨張宗元往招叛卒制置使楊沂中間瓊已渡淮乃遣人持羊酒相勞苦於是銷復還濠州 甲辰手詔觀文殿大學士兩浙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紹興府趙鼎充萬壽觀使兼侍讀疾速赴行在是日張浚留身求去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九

五

位帝問可代者浚不對帝曰秦檜何如浚曰近與其事始知其間帝曰然則用趙鼎遂令浚擬批召鼎檜謂必薦已退至都堂就浚語良久帝遣人趨進所擬文字檜錯愕而出浚始引檜共政既同朝乃覺其包藏願望故因帝問及之 乙巳偽齊劉豫得鄭瓊降報大喜先是豫問南師移屯道僞戶部員外郎韓元英乞師於金主以南師進臨長淮爲詞欲併力南侵金主不許至是賴昌馳報喜旗至言淮西百姓十餘萬來歸附已交收器甲接納矣豫乃命粉飾門墻增飾仗衛以待其至又命僞戶部侍郎馮長寧爲接納使僞皇子府選鋒統制李

師雄副之 戊申權禮部侍郎吳表臣言科舉校藝詩賦取其文策論取其用二者誠不可偏也然比年科舉或詩賦稍優不復計策論之精粗以致老成實學之士不能無遺落之嘆欲望特降諭旨今年秋試及將來省闈其程文並須三場參攷若詩賦雖平而策論精博亦不可遺庶幾四方學者知所向慕不徒事於空文皆有可用之實輔臣進呈帝曰文學政事自是兩科詩賦止是文詞策論則須通知古今所貴於學者修身齊家治國以治天下專取文詞亦復何用 乙卯詔來年禮部奏名進士依祖宗故事受不臨軒策試權吏部侍郎陳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九 六

公輔入見請罷經筵策士等事以為三年之內凡涉吉禮者皆未宜講故有是詔 己未刑部尚書胡交修等奏以故尚書左僕射韓忠彥配享徽宗皇帝廟庭 詔自今當講日只令講讀官供進口義更不親臨講筵以權禮部侍郎陳公輔言恐日臨講筵有妨退朝居喪之制故也 九月辛酉申命吏部審量崇觀以來濫賞初范宗尹既免相遂罷討論及是復開坐二十四項凡調官遷秩任子皆令吏部審量以聞自是追奪者眾矣 起復太尉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初效用張所為河北招撫使見而奇之用為中軍將所以斥死飛欲厚報之

至是請以明堂任子恩官其子宗本仍依近例改補文資從之 甲子攝太傅張浚率百官上徽宗皇帝顯肅皇后謚冊于几筵殿 丁卯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淮西宣撫使張俊皆入見議移屯命俊將所部自盱眙移屯廬州時俊軍士皆以家屬行而官舟少參知政事陳與義請賜僦舟錢萬緡帝曰萬緡可惜其令楊沂中以殿前司官船假之 詔泗州并盱眙縣仍舊隸京東以張俊移屯故也 庚午張浚言已具奏解罷機政所有都督府職事別無次官交割詔交與樞密院 辛未百官受誓戒于尚書省帝易吉服先是權禮部侍郎陳公輔請先期一日盡哀致奠奏于太上皇帝以將有事於明堂暫假吉服既奏然後即齋官入太廟行明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九 七

堂事畢服喪如初 龍圖閣學士知平江府章誼試戶部尚書兼提領樞貨務都茶場 壬申特進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監修國史張浚罷為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 何氏論史云淮西之叛公論沸騰言路不得已遂疏其罪又論者謂當日降制無貶詞致要錄載朱震行制詞曰春秋之義責備于股肱賞罰之公必先于貴近朕行法而待人以恕議罪而不忌其功用能全君臣進退之恩成風俗忠厚之美粵有定命告于外庭張浚頃當奮身事朕初載入勤王室位冠樞機出捍疆隍謀專帷幄乃驕宿望俾踐台司期左右于一人庶贊襄于萬務屬者式遵戎寇經理淮揚番休禦侮之師受成乘邁之將

而乃撫御失當委付非才軍心乖離卒伍反叛郵傳查
全駭聞怨怒之情封奏踵來請正失謀之罪然念始終
之分察其平昔之懷許上印章遐休真錫名祿殿庸
示眷私於戲柯邑遣兵鄧禹致威權之損街亭遠律武
侯何貶抑之淡向繼前修勉圖來效是當日制詞原無
甚責讓所以轉啟後人之譏議也要錄不載言路論罪
之疏今 給事中胡世將試尚書兵部侍郎先是趙鼎
仍之 言臣蒙恩召還經帷方再辭而復遣使宣押臣感涕且
泣至西興又奉宸翰促行且諭以圖治之意臣無地措
足然進退人才乃其職分今之清議所與如劉大中胡
寅呂本中常同林季仲之徒陛下能用之乎如賢黨惡
如趙鼎胡世將周祕陳公輔陛下能用之乎陛下於此
或難則臣何敢措其手也咎姚崇以十事獻之明皇終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九 八

不分治常程事 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言伏覩陛下
移蹕建康將遂恢圖之計近忽傳淮西軍馬潰叛鄜瓊
等迫脅軍民事出倉卒實非士眾本心亦聞半道逃歸
人數不少於國計未有所損不足上軫淵衷然度今日
事勢恐未能優有舉動襄陽上流即日未有戎馬侵攻
臣願提全軍進屯淮甸萬一僭偽窺伺臣當竭力奮擊
期于破滅詔獎之 罷諸路軍事都督府合行事並撥
隸三省其錢物令三省樞密院同共椿管遂併入激賞
庫 甲戌奏浚落觀文殿大學士依舊官觀 丙子觀
文殿大學士左正奉大夫萬壽觀使兼侍讀趙鼎為守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九 九

為念洎罷政登舟諸人往餞猶以此言之秦檜起曰檜當身任果有此議即以死爭之其後檜卒無異論 戊寅帝致齋于射殿 左朝散郎魏良臣知漳州詔廬州壽春府居民遭郿瓊擄掠者皆蠲其稅一年 己卯帝酌獻聖祖于常朝殿特詔尚書左僕射趙鼎侍祠 庚辰朝饗太廟上顯恭皇后改謚冊寶 辛巳合祀天地于明堂太祖太宗竝配受胙用樂赦天下故事當喪無享廟之禮而近歲景靈宮神御在溫州率遣官分詣至是禮官吳表臣奏行之 召少師萬壽觀使榮國公劉先世感德軍節度使萬壽觀使高世則赴行在 甲申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九

十

故武德郎行營左護軍中軍準備差使薛抃特贈二官祿其家二人以都統制王德言其不從叛而死也 乙酉靜海軍節度使安南都護交趾郡王李陽煥薨子天祚立陽煥在位九年 丁亥徽猷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張宗元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觀殿中侍御史石公揆言宗元本一富人初無才能張浚喜其僂佞獎借提挈亟躋從班今當溪引不能贊佐之咎自為去計可也而乃隨眾詬罵力詆其非故絀之 中書言川陝宣撫使吳玠於梁洋勸誘軍民營田今夏二麥竝約秋成所收近二十萬石可省饋餉詔獎之 戊子開州團練使權主

管侍衛馬軍司公事兼淮西制置使劉錡知淮西宣撫使主管淮南西路安撫司公事仍兼制置副使張俊既還行在朝議復遣之俊欲毋往臺諫交章以為淮西無備可憂趙鼎獨顯言於眾曰今行朝握精兵十餘萬使敵騎直臨江岸吾無所懼惟是安靜不動使人罔測渠未必輒敢窺伺何至自擾擾如此倘有它虞吾當身任其責俊軍久在泗上勞役良苦還未閱月居處種種未定乃遽使之復出不保其無潰亂也於是議者即欲還臨安起居舍人勾濤直前奏事言今江淮列戍猶十餘萬若委任得人尚可用力當此危疑詎宜輕退示弱以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九

十一

生敵心因薦錡以所部守合肥帝從之時主管殿前司公事淮西制置使楊沂中亦已還行在在淮西者錡一軍而已帝以馬步二帥竝闕乃命沂中兼之 是月偽齊戶部侍郎馮長寧以劉豫之命乞兵於金主且言鄭瓊過江自效請用為鄉導併力南下金主慮其兵多難制陽許之遣使馳傳詣汴京以防瓊詐降為名立散其眾先是徽猷閣待制主倫奉使至歸德府豫授館鴻慶官進之不遣檄取國書及問所使何命倫答以國書非大金皇帝不授而所命則祈請梓官雷彌旬金廷使至倫始渡河見金帥完顏昌宗弼于涿州具言劉齊營私

民怨之狀且其忍負本朝厚恩若得志寧不負上國時
金人已定議廢豫頗納其言 冬十月庚寅朔詔依舊
間一日開講筵 丁酉徽猷閣待制新知永州胡安國
提舉江州太平觀從所請也趙鼎進呈因言安國昨進
春秋解必嘗經聖覽帝曰安國所解朕置之座右雖問
用傳注能明經旨朕喜春秋之學率二十四日讀一過
居禁中亦自有日課早朝退省閱臣僚上殿章疏食後
讀春秋史記晚食後閱內外章奏夜讀尚書率以二鼓
鼎曰今寒素之士豈能窮日力以觀書陛下聖學如此
非異代帝王所及帝曰頃陳公輔嘗諫朕學書謂字畫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九

主

不必甚留意朕以謂人之常情必有所好或喜田獵或
嗜酒色以至它玩好皆足以蠱惑性情廢時亂政朕自
以學書賢於它好然亦不至廢事也 戊戌特進提舉
江州太平觀張浚責授秘書少監分司南京永州居住
先是帝謂趙鼎曰浚悞朕極多理宜遠竄鼎曰浚母老
且有勤王大功帝曰勤王固已賞之爲相也功過自不
相掩鼎又曰浚之罪不過失策耳凡人計謀欲施之際
豈不思慮亦安能保其萬全儻因其一失便寘之死地
後雖有奇謀妙筭誰敢獻之此爭利害自關朝廷非獨
私浚也帝意解翼日乃有是命 趙鼎之初相也帝謂

曰卿既還相位見任執政去雷惟卿鼎曰秦檜不可令
去張守陳與義乞罷帝許之檜亦雷身求解機務帝曰
趙與卿相知可以必安檜至殿廬起身向鼎謂曰檜得
相公如此變不敢言去 戶部員外郎霍蠡自鄂州赴
行在詔引對 是日偽齊遣兵侵泗州守臣起復閭門
宣贊舍人劉綱率官軍拒退之尋詔綱領文州刺史
庚子都官員外郎馮康國乞補外趙鼎奏自張浚罷黜
蜀中士大夫皆不自安今雷行在所幾十餘人往往一
時遴選臣恐臺諫以沒里黨或有論列望陛下垂察帝
曰朝廷用人止當論才不才頃臺諫好以朋黨罪士大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九

主

夫如罷一宰相則凡所薦引不問才否一時罷黜此乃
朝廷使之爲朋黨非所以愛惜人才而厚風俗也鼎等
頓首謝 文州團練使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司右軍
第一將高傑除名勒停本軍自效傑醉擊隊官統制巨
振管之傑怒自斷其指韓世忠以聞故有是命 是日
有星殞于偽齊平康鎮壕寨官責百祥見之謂人曰禍
在百日之內劉豫問可禳否曰惟在修德豫怒以爲誑
斬于市 辛亥權管殿前司公事楊沂中請以諸路所
起禁軍弓弩手揀刺上四軍趙鼎等因論及南兵可教
張守曰止是格尺不及耳帝曰人猶馬也人之有力馬

之能行皆不在驅幹之大小故兵無南北顧所以用之如何耳自春秋之時申公巫臣通吳於上國遂霸諸侯項羽以江東子弟八千橫行天下以至周瑜之敗曹操謝元之破苻堅皆南兵也 正議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汪伯彥復資政殿大學士用中書檢舉也 甲寅武翼郎行營左護軍部將張世安為鄺瓊所殺特贈武節郎官其家二人 乙卯金以左監軍昌為左副元帥封魯王以宗弼為右副元帥封瀋王先是知樞密院事時立愛屢以年老請解職至是致仕 丁巳以中書舍人傅崧卿權尚書禮部侍郎常同試禮部侍郎 閏月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九 十四

癸亥趙鼎奏張俊措置河道事帝曰俊每事必親臨所以有濟帝因言朕每論將帥須責其挽弓騎馬人未知朕意必謂古有文能附眾武能威敵不在弓馬之間抑不知不能弓馬何以親臨行陳而率三軍使之赴難況今時艱將帥宜先士卒此朕之深意也時俊以全軍還行在帝欲令俊盡以舟師分布控扼然後引兵渡江鼎曰淮西寂然無驚似不必爾外間便謂朝廷棄淮西矣當一向勿問不發一兵彼未必敢動帝以為然 甲戌戶部尚書章誼等請用禮官議為徽宗皇帝作主祔廟詔恭依 已卯龍圖閣待制知處州劉大中試禮部尚

書徽猷閣直學士知荆南府王庶試兵部侍郎 辛巳觀文殿大學士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李綱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時趙鼎奏檜已叶議回蹕臨安綱聞知上疏三省乃檢會綱累乞宮觀奏章行下時未有代者綱懲靖康之謫乃具以本司積蓄財穀之數聞於朝廷自是不復出矣 壬午詔臨安太廟且令畱存初以行在建康故以太廟為本府聖祖殿是時將回蹕宗廟祀典不可久曠遂依明德皇后故事行禮重虞祭祔廟之禮 癸未復漢陽縣軍用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奏也尋以右奉議郎通判鄂州孔戊知軍事 乙酉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九 十五

趙鼎言比得旨復置茶馬官舊有主管至提舉官凡三等帝曰俟擇得人當攷其資歷命之尋以左中奉大夫直祕閣張浚主管成都等路茶馬監牧公事自趙開後茶馬無專官者近十年先是知熙州吳玠常取茶至軍前博馬因以易珠玉諸無用之物帝聞之數加戒飭故復置官領其事 戊子詔應淮西脫歸使臣不候整會去失竝先次支破本等請給如有冒濫卽坐以法初淮軍中諸使臣為鄺瓊劫去至是復歸者甚眾有司以文券不明例降所給趙鼎與執政議不合乃密白于帝曰此曹去偽歸正當優假之今乃降其所請反使棲棲有

一第340册續修四庫全書第7版

不足之歎帝即批出各還其本於是人心欣然來者相繼鼎因奏事人言來春去畱之計望聖慮恐回蹕之後中外謂朝廷無意恢復帝曰張浚措置三年竭民力耗國用何嘗得尺寸之地而壞事多矣此等議論不足恤也 十一月甲午用戶部尚書章誼請初置贍軍酒庫于行在命司農寺丞蓋諒主之賜浙東總制錢五萬緡為贍本其後歲收息錢五十萬緡李心傳曰二十二年共收三十萬緡三十年二月癸亥增置新中庫又收二十萬緡乙巳金右副元帥潘王宗弼執偽齊尚書左丞相劉麟于武城先是金主已定議廢豫會豫乞師不已左副元帥魯王昌謂之曰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九

六

吾非不欲出兵也顧以用兵以來無往不捷而自立齊國之後動輒不利恐蹈覆車挫威武耳豫請不已乃以女真萬戶薩巴舊倫東拔今改為元帥府左都監屯太原渤海萬戶大托卜嘉舊倫捷不地今改為右都監屯河間令齊國兵權聽元帥府節制遂分戍於陳蔡汝亳許穎之間於是尚書省上豫治國無狀金主下詔責數之畧曰建爾一邦建茲八稔尙勤吾成安用國為效異十將傳載岳飛道軍士責以約到豫共擒烏珠謀歸豫遂廢此宋史所本也岳固善於用間然豫之廢不全係此偶齊錄載金行臺尙書省救曰朕不席洪休先宅諸夏將俾內外悉登承平故自滿河之南割為鄰壤之界灼見先帝舉合大公罪在過征固不食其土地從其變置庶共撫其生靈建爾一邦建茲八稔尙勤吾成安用國為學負而君

無滋民患已降帝號別廟王封告有所歸餘皆罔治將大革於樂政用一陶於新風勿謂奪田之牛其別則甚不能為託子之友非乘而何凡爾臣民當體至意所不盡之事亦就便計議從長施行仍布告悉處咸使聞知蓋金人知豫無能為而其時國規模粗定意在拓地耳遂令昌等以侵江南為名抵汴京先約麟單騎渡河計事麟以二百騎至武城與宗弼遇金人張翼圍之數匝悉擒而囚之 丙午金人廢劉豫為蜀王初宗弼既執劉麟遂與左副元帥昌三路都統葛王袞同馳赴汴城下以騎守宣德東華左右掖門宗弼將袞等三騎突入東華門問齊王何在偽皇城使等錯愕失對宗弼以鞭擊之徑趨垂拱殿入後宮門又問有美人揭簾曰在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九

七

講武殿閱射宗弼等馳往直隄殿豫遽起欲更衣宗弼下馬執其手曰不須爾有急公事欲登門同議於是偕行出宣德門就東闕亭少立宗弼乃麾小卒持羸馬驢豫乘之約令偕至寨中計事豫拊手大笑上馬從衛猶數十人宗弼露兩刃夾之囚于金明池效異張浚行狀手榜入偽地誘到豫畧曰如能誘致使之拔獎精兵者馬漸次銷磨茲報國之良圖亦為臣之後效金用事者見此榜已疑豫八月間豫問王師北嚮遣韓元英告金乞兵同舉金謂豫終欲困已疑之會鄭瑗報去浚復多遣問持蠟書入偽地故遣之大抵謂豫已相結約故道環等降而豫再乞兵于金十月金副元帥宗弼徑領兵來廢豫格其有此機會而後已去位矣趙鼎事實云鼎欲使張浚出不意往趣壽春取其城指置已定會金廢豫乃止其所指置 丁未故朝請大夫陳師錫加贈不見宋史今不載

諫議大夫其子右朝奉郎顯言黨籍餘官任臺諫者凡

七人其五人皆已贈諫議大夫故有此命李心傳曰師錫見元年四

年餘官自司馬康元祐中已贈諫議大夫陳瑾請康中

追贈常安民任伯雨江公望龔夫紹興中追贈凡六人

而第三十一人殿中侍御史黃隱第三十人監察御史馬

治第三十一人八石正言孫諤第三十六人監察御史王

同第四十五人殿中侍御史孫倚第四十六人左司諫

陳祐此六人與師錫皆未加贈凡十三人今顯乃以其

父及康璠伯雨安民夫倚 是日金右副元帥魯王昌

為七人不知贈為何官也

等復入汴京召偽齊文武百官軍民僧道耆壽拜金詔

于宣德門下宣詔已昌與宗弼張紫蓋從素隊數十人

立西朵樓下偽尚書左丞相張昂右丞范恭右丞李勣

趨前欲拜昌斂身令通事傳言慰勞昂等次第進揖次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九 六

見宗弼宗弼不為禮昂等退二帥入居東府遣鐵騎數

千巡繞大內又遣小卒巡行坊巷揚言曰自今不用汝

為簽軍不取汝免行錢不取汝五釐錢為汝敲殺貌事

人請汝舊主人少帝來此住坐於是人心稍定向書省

行下齊國自來創立重法一切削去應倉糧軍願歸農

者許自便齊國宮人檢劉豫所畱外聽出嫁內侍除看

守官禁人外隨處住坐自來齊國非理廢罷大小官職

一皆題其末曰過八年不在行用其兆已見矣逮豫之

廢也汴京有錢九千八百七十餘萬緡絹二百七十餘

匹金一百二十餘萬兩銀一千六十萬兩糧九十萬斛

而方州不在此數豫拘於瓊林苑嘗蹙額無聊謂魯王

昌曰父子盡心竭力無負上國惟元帥哀憐之昌曰獨

王汝不見趙氏少帝出京日萬姓然頂煉臂號泣之聲

聞十餘里今汝廢在京無一人憐汝者汝何不自知罪

也豫語塞昌逼之北行問以所欲豫乞居相州韓琦宅

昌許之先是進士邢希載毛澄上書請豫密通朝廷為

所殺自是兩錢五萬命道士追薦諸直言者而去豫弟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九 九

京兆畱守益輕財好施禮賢下士與士卒同甘苦頗有

遠畧金人亦忌之將廢豫先遣左監軍完顏杲右都監

薩巴以侵蜀為名伐京兆襲益以歸金人以偽齊銀青

光祿大夫太子太傅張孝純權行臺尚書左丞相契丹

蕭係壽努為右丞相金人溫敦師中為左丞燕人張通

古為右丞偽齊戶部侍郎馮長寧為戶部尚書燕人張

鈞為禮部侍郎又以杜崇為兵部郎中張仲熊為光祿

寺丞皆在行臺供職崇充子仲熊叔夜子也鈞始事遼

為鴻臚寺少卿遼京軍節度掌書記奉張覺歸順表來

朝除微猷閣待制至是復用罷偽齊尚書右丞相張昂

知孟州左丞范恭知淄州右丞李鄴知代州殿前都指揮使許青臣同知懷州偽皇子府左軍統制斬賽同知相州戶部員外郎韓元英為忠武軍節度副使南路副守翟綸為橫海軍節度副使又以完顏呼沙呼舊倫胡沙虎今改為汴京留守偽齊河南監酒李儔同知副留守知代州劉陶攷異偽齊錄倫劉陶為都城警巡使宗室趙子滌為汴京總制偽皇子府選鋒軍統制李師雄為馬步軍都虞候前軍統制王世忠為步軍都虞候偽知萊州徐文為汴京總管府水軍都統制偽鎮海軍節度使山東路留守李成為殿前都指揮使兼知許州孔彥舟為步軍都指揮使兼知東平府涇原路經畧使張中孚為陝西諸路節制使權知永興軍秦鳳路經畧使張中彥權知平涼府麟府路經畧使折可求環慶路經畧使趙彬熙河路經畧使慕容洎資政殿學士知開封府鄭億年知河南府關師古知拱州鄆州知亳州王彥先知宿州趙榮大名府副總管劉光時並依舊職 時金晉國王宗翰已亡金主以太師領三省事宋國王宗磐為太宗長子豪猾難馭而京東留守宗備乃親叔父有才望乃拜宗備太保領三省事封充國王以制之初金制自祖宗以來優恤臣下樂則同享財則共用自金主初時詞臣難助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九

二十

教之稍學賦詩染翰及嗣位左右日進詔諛導之以官室之壯侍衛之嚴入則端居九重出則警蹕清道視舊功大臣寢疎且非時莫得見盡改開國之故制由是宗戚思亂 初修武郎朱弁既為金人所拘至是遣使臣李發歸報宗翰等相繼歿亡秦檜曰金國多事勢須有變帝曰金人暴虐不仁何待檜曰陛下但積德中興固自有時帝曰亦須有所施為而後可以得志但今政猶病人誤服藥氣力尙羸來春當極力經理中原 乙卯為徽宗皇帝顯肅皇后立虞主不視朝故事山陵埋重于皇堂之外及將祔徽宗主翰林學士朱震言不當虞 祭又請埋重于廟門之外帝命禮官議太常以為不可乃埋重于報恩觀立虞主昭慈之喪也工部侍郎韓肖胄題虞主至是震引漢唐及昭陵故事為言乃不題 十二月乙丑帝親行奉哭之祭用酒幣先是虞主還几筵殿帝服袍履奉迎遂行安神禮自理重至于癸亥皆太常代行九虞及是又親祭焉 丁卯祔徽宗皇帝顯肅皇后神主于太廟第十一室初議祔廟畢純吉服及太常以為請上詔曰情有不安可竝如舊其埃過小祥取旨 戊辰中書門下省奏勘會已降指揮來春復幸浙西所有太廟神主合先次進發詔恭依 庚午樞密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九

三

院進呈先得旨令京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移司鎮江府留兵以守楚州秦檜奏曰諸軍老小既處置得宜萬一警急諸帥當盡力捍衛時已命張俊岳飛皆留屯江內故檜奏及之世忠上奏極論敵情巨測其將以計緩我師乞獨用此軍蔽遮江淮誓與敵人決於一戰帝賜札曰朕迫於強敵越在海隅每慨然有恢復中原之志顧以頻年事力未振姑鬱居於此前日恐有未便委卿相度今得所奏益見忠誠雖古名將何以過使朕悚然與歎以謂有臣如此禍難不足平也古人有言閭外之事將軍制之今既營屯安便控制得宜卿當施置自便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九

三

勿復拘執至於軍餉等事已令三省施行 辛巳尙書禮部侍郎常同試御史中丞 癸未有司奉九廟神主還浙西百官解于城外 徽猷閣待制王倫右朝請郎高公繪還自金初劉豫既廢左副元帥魯王昌乃送倫等歸曰好報江南既道塗無壅和議自此平建前七日知泗州劉綱奏倫歸耗帝嘆蹙曰朕以梓宮及皇太后淵聖皇帝未還曉夜憂懼未嘗去心若敵人能從朕所求其餘一切非所較也趙鼎曰仰見陛下孝心焦勞帝曰國家但能自治以存天心豈無復疆之日及見倫金人許還梓宮及皇太后又許還河南諸州帝大喜賜與

特異時通門副使朱弁以表附倫歸進帝覽之感愴厚恆其家 金主詔改明年爲天眷元年大赦命韓昉耶律紹文等編修國史以完顏昂爲尙書左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是日金徙劉豫於臨潢府 丁亥以王倫爲徽猷閣直學士提舉醴泉觀充大金國奉迎梓宮使高公繪爲右朝奉大夫充副使 是冬川陝宣撫副使吳玠遣裨將馬希仲攻熙州希仲素安庸得檄卽氣索不得已進營熙州城外數十里熙州父老聞官軍來有欲率眾歸附者金將宣言曰北軍今日大至當共劫營希仲聞之昏時拔寨遁去希仲還玠斬之以徇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九

三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十九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

宋紀一百二十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文武昭仁憲孝皇帝

帝

紹興八年金天眷元年春正月戊子朔帝在建康尙書左僕

射趙鼎率百官遙拜淵聖皇帝於南宮門外退詣常御

殿門進名奉慰以帝在諒闇故也 金主朝太皇太后

於明德宮頒行女直小字封大司空完顏昱爲王 辛

卯金宣議郎總管府議事官楊克弼迪功郎楊憑獻書

續資治通鑑卷一百二十

于左副元帥魯王昌右副元帥潘王宗弼論和議三策

上策還宋梓官歸親族以全宋之地責其歲貢而封之

中策守兩河還梓官下策以議和款兵邀歲幣出其不

意舉兵攻之僥倖一旦之勝又言今宋使以梓官爲請

萬一不許大軍縞素遮道當此之時曲在大金而不

宋昌後頗用其言 戊戌詔復幸浙西以二月七日起

發帝因諭趙鼎曰建康諸官司及百官廨舍皆令照管

它時復來幸免毀營造以傷民力鼎等奏已令建康府

拘收且言若金人遂以大河之南來歸當駐蹕建康以

俟經營 己亥僞齊武顯大夫知壽州朱超率軍民來

歸問門宣贊舍人知壽春府孫暉以聞帝曰此事於朝

廷無毫髮之益但如人子來歸爲父者豈可卻而不受

然已遣使人與金議事可下沿淮不得擅遣人過淮招

納引惹事端乃命淮西帥臣劉錡入朝處超等俟畢復

還合肥沿淮一帶誘其守將由是壽毫陳蔡諸郡率其

部曲來歸者相繼不絕兩月間得精兵萬餘西馬數千

朝士相謂曰前日大倫措置未進一步漢人者五六萬

眾今不動聲色自致士馬如許之盛可謂過人矣熊克

小紀係此事于去年十二月末徐夢莘北盟會編亦于

去年十一月書 是日金知蔡州劉永壽殺烏嚕貝勒

劉錡來朝謀也 李革今改 率城中遺民來降永壽爲淮西安撫使烏嚕

副之永壽以小隙劾其罪金人移烏嚕同知德州未幾

忽報烏嚕以女直兵三千來蔡者提轄白安時請永壽

南歸永壽不從曰朝廷若賜我死當死之安時恐其謀

泄卽拘永壽勒兵以待之烏嚕引眾入城不爲備安時

乘勢盡殺之遂驅城中軍民來歸湖北京西宣撫使岳

飛遣統制官張憲等往納之 乙巳趙鼎言士大夫多

謂中原有可復之勢宜優進兵恐它時不免議論謂朝

廷失此機會請召諸大將問計帝曰不須恤此今日梓

官太后淵聖皇帝皆未還不和則無可還之理參知政

事陳與義曰用兵須殺人若因和議得遂我所欲豈不

賢于用兵萬一和議無可成之望則用兵所不免帝以

為然 丙午寶文閣待制知鎮江府曾開試尚書禮部侍郎 戊申尚書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侍講胡世將為樞密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帝問席蓋已去因問刑部尚書胡交修孰可守蜀者交修曰臣從子世將可用遂有是除時趙鼎亦不欲世將居中故也自重兵如關外以守蜀而餉道險阻漕舟出嘉陵江春夏漲而多覆秋冬涸而多膠紹興初初行陸運調成都潼川利州三路夫十二萬縣官部送激賞爭先倍道而馳晝夜不息十幾三四至是交修言養兵所以保蜀也民不堪命則腹心先潰尚何保蜀之云臣愚欲三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 三

月已後九月以前第存守關正兵餘悉就糧它州如此則給守關者水運有餘分戍者陸運可免帝乃命學士院述交修意詔宣撫副使景璟行之 乙卯金改燕京樞密院為行臺尚書省以三司使杜充簽書樞密院事劉筈並簽書省事時左副元帥魯王昌右副元帥潘王宗弼皆在軍中監軍杲屯長安右副監薩巴舊倫東屯按今改鳳翔以新取河南陝州故也 二月丁巳綱尚書兵部侍郎王庶試兵部尚書庶自荆南入對奏曰今十年而恢復之功未立臣請言其失蓋在偏聽在欲速在輕爵賞是非邪正混淆誠能有功則賞有罪則罰其誰不服

苟委其權令於大臣而非其人則未有不身受其欺而國罹其禍者魯漢光武以兵取天下不以不急奪其費不知兵者不可使輕言兵它日又見口陳手畫秦蜀利害帝大喜之即日遷尚書 戊午開州團練使知廬州主管淮西安撫司公事劉錡對於內殿錡言淮北兵歸正者不絕今歲合肥度可得四五萬眾翼日上謂趙鼎等曰朕每慮江上諸將控扼之勢未備若上流有警岳飛不可下則江淮數百里過面空虛得錡一軍遂可補此闕矣 壬戌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請增兵帝曰上流地分誠濶遠寧與滅地分不可添兵今日諸將之兵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 四

已患難於分合未大必折尾大不掉古人所戒今之事勢雖未至此然與其添與大將不若別置數項軍馬庶幾緩急之際易為分合也 是日六宮先發帝召淮西宣撫使張俊至宮中從容與論邊事俊曰臣當與岳飛楊沂中大合軍勢期於破敵以報國家帝諭之曰卿能如此甚副朕意然此乃卿之所識朕更有一二事戒卿朕來日東去慎無與民爭利勿興土木之工俊悚息承命俊見地無磚面再三歎息帝曰艱難之際一切從儉庶幾少紓民力朕為人主雖以金玉為飾亦無不可若如此非特一時士大夫之論不以為然後世以朕為何

如主也 金主如約羅舊倫交春水 癸亥帝發建康

府殿前都虞候楊沂中主管侍衛步軍兼權馬軍司公

事解潛以其軍從是日次東陽鎮 甲子帝次下蜀鎮

殿中侍御史張絢請車駕所過州縣量免租稅帝曰自

古人主所過皆有調彼當議使實惠及人也絢又乞疎

決帝曰此事則不須父老望幸之意不可不有以慰之

若罪人有罪無可恤也 乙丑帝次鎮江府 是日金

主幸天開殿 丙寅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胡

安國充寶文閣直學士賜鉅帛三百匹兩安國以衰老

乞致仕帝將許之乃詔以安國解釋春秋成書進職加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 五

賜翼日詔安國進一官致仕命未下而安國卒矣安國

風度凝遠言必有教動必有法燕居獨處未嘗有怠慢

而與人談論氣怡詞簡若中無所有性本剛急晚更冲

澹在官不登六載雖數以罪去其愛君之心遠而逾篤

戊辰帝次呂城鎮 己巳帝次常州 庚午帝次無

錫縣 辛未帝次平江 甲戌帝次吳江縣 丙子帝

次崇德縣 丁丑帝次臨平鎮 戊寅帝至臨安府

戶部尚書權知建康府章誼充端明殿學士江南東路

安撫大使兼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司公事 甲申中

書舍人李彌遜試尚書戶部侍郎 是月金以拉林水

舊倫來流 混同江護邏地與民耕牧 三月丙戌朔廣

西經畧司奏得安南都護府謀當道郡王堯謝今有遺

進表章及綱運詔使人免到闕就命直龍圖閣本路轉

運副使朱芾充弔祭使賜絹布各五百匹羊五十口麵

五十碩酒五十瓶仍以敕書諭其嗣子天祚安南與廣

西諸司通問訊其王不列銜而列將佐數人有稱中書

侍郎同判都護府者印文曰南越國印 己丑濟州防

禦使知南外宗正事仲備嗣濮王 庚寅禮部尚書劉

大中參知政事兵部尚書王庶充樞密副使 金以禁

苑隙地分給百姓 辛卯故靜海軍節度使特進檢校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 六

太尉兼御史大夫安南都護上柱國交趾郡王李陽煥

贈開封儀同三司追封南平王 壬辰樞密使秦檜守

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前一日趙

鼎畱身奏事帝曰堂中必無異議者又曰秦檜久在樞

密得無怨望否鼎曰檜大臣必不爾然用之在陛下爾

況自有關是夕鎖院制下朝士皆相賀惟吏部侍郎晏

敦復退而有憂色 己亥制授故南平王李陽煥嗣子

天祚靜海軍節度使安南都護封交趾郡王其階勳及

檢校官憲銜倉邑功號皆如陽煥初封故事 辛丑太

常少卿蘇符言景靈宮神御見在溫州將來四孟朝獻

請比附國朝諒陰故事行在設位分命大臣行禮從之

壬寅詔故相韓忠彥配饗徽宗皇帝廟庭 甲辰徽

猷閣待制兩浙都轉運使向子諲試尚書戶部侍郎

丁未詔江浙州縣回蹕所嘗過者民間欠紹興六年歲

終稅賦皆除之 戊申左正言李諒言金人入居汴都

西北之民感恩戴舊祿負而歸相屬於路此殆天所以

興吾宋也臣願于淮南荆襄僑建西北諸州郡分處歸

正之民給以閑田貸以牛具使各遂其耕種之業而又

親戚故舊同爲一所相愛相恤不異于閭里將見中原

之人同心效順敵人之謀當不攻而自屈矣詔諸路宣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

七

撫司依累得旨措置 金以韓昉爲翰林學士 夏四

月己未太常少卿蘇符言徽宗皇帝顯肅皇后至今未

聞諱日請權于閭哀日以祖宗忌神禮例建置道場行

香從之 壬戌命樞密副使王庶暫往沿江及淮南等

處措置邊防詔曰朕臨遣樞臣協濟軍務按行營壘周

視山川乘斯間暇之時經畫久長之利凡爾見司羣帥

郡縣之官各盡乃心以康庶事儻或弛慢失職已令王

庶密具以聞先是御史中丞常同言今去淮益遠邊民

多不自安宜遣重臣出按兩淮荒田縱民耕之勿收租

稅數年之後百姓足而國用足矣至是帝命庶行視東

關且調諸路兵預爲防秋計并以同奏付庶行之時保

成軍節度使殿前都虞候楊沂中怒其統制吳錫收繫

之獄戶部侍郎向子諲力言於庶謂錫可用庶奏釋之

使統兵屯淮西 丙寅王庶辭帝戒以張浚待諸將多

用術數且狎昵自取輕侮呂祉以傲肆自大取敗皆可

爲戒帝因論王伯之道不可兼行當以三王爲法今之

諸將不能恢復疆宇它日朕須親行不殺一人庶幾天

下可定庶奏以大理少卿周聿尚書金部員外郎晁謙

之竝主管機宜文字軍器監丞李若虛樞密院計議官

方滋左承奉郎通判臨安府朱敦儒竝爲樞密行府諮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

八

議參軍謙之任城人也自鄴瓊叛張浚擅棄盱眙而歸

諸將稍肆庶素有威嚴臨發勞師於都教場軍容嚴整

庶便服坐壇上自楊沂中而下悉以戎服步由轅門庭

趨受命拜賜而出莫敢仰視 丁卯金以靜江節度使

盧彥倫行少府監兼都水使者充提點京城大內所命

其營建宮室止從儉素 己巳尚書刑部侍郎曾開試

禮部侍郎 壬申祕書少監兼崇政殿說書尹焞畱身

求去時已詔焞免兼史事帝曰待與卿在京宮觀焞力

辭且云士人若不理會進退安用所學冀日上以諭輔

臣參知政事劉大中曰焞所學淵源足爲後進矜式班

列中若得老成人爲之領袖亦是朝廷氣象乃以焯直
徽猷閣主管萬壽觀留侍經筵 癸酉徽猷閣待制新
知承州胡寅試尚書禮部侍郎 辛巳大常少卿蘇符
言今歲當行祫享而在諒闇內請用熙寧故事移就來
年孟冬從之 壬午金主朝享于天元殿立費摩舊倫
裴滿改氏爲貴妃 是月徽猷閣直學士王倫見金左副元
帥魯王昌于邠州時韓世忠岳飛吳玠軍各遣間招誘
中原民金得其蠟彈旗榜出以語倫曰議和之使繼來
而暗遣姦謀如此何故倫言所議靖民乃主上之意邊
臣見久而無成或乘時希尺寸爲己勞則不可保主上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 九

決不之知若上國孚其誠意確許之平則朝廷一言戒
之誰敢爾者諸帥相視無語 五月乙未祕閣修撰知
建州魏杞權尚書吏部侍郎 初金制以遼宋取士之
法不同命南北之士各以素所習之業應試號爲南北
選己亥金主詔南北選各以經義詞賦兩科取士 王
寅集英殿修撰提舉亳州崇道觀張燾試尚書兵部侍
郎 丁未命吏部員外郎范同假太常少卿接伴金國
人使武功大夫高州刺史帶御器械劉光遠假吉州團
練使副之先是徽猷閣直學士王倫既見魯王昌昌遣
使偕倫至京師倫見金主首謝廢豫然後致帝旨議和

時昌及太師宗磐密議許和至是遣倫還且命太原少
尹烏凌阿思謀太常少卿石慶充來議事思謀爲宜和
時通好海上所遣之人今再遣來示有許和意 樞密
副使王庶條上淮南耕種等事帝曰淮南利源甚博平
時一路上供內藏納絹九十餘萬其它可知 辛亥改
命徽猷閣直學士王倫充館伴使初命權吏部侍郎魏
杞館伴右武大夫榮州防禦使知開門事監公佐假慶
遠軍承宣使副之杞言頃任御史嘗論和議之非今難
以專對秦檜招杞至都堂問其所以不主和議之意杞
具陳敵情難保檜謂之曰公以智料敵檜以誠待敵杞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 十

曰相公固以誠待敵第恐敵人不以誠待相公耳檜不
能屈乃改命焉既而倫又辭遂命給事中吳表臣往來
館中議事 癸丑召利州觀察使知鼎州馬擴赴行在
金使烏陵思謀初入境數問擴所在王倫奏思謀乃海
上結約之人與擴相熟宜召赴行在恐須使令故有是
命 六月乙卯朔禮部貢院奏試博學宏詞合格中等
左迪功郎鄂州武昌縣尉詹叔義右迪功郎前建康府
司法參軍陳廢肖下等左迪功郎饒州鄱陽縣東尉王
大方詔叔義大方並與堂除仍減年磨勘廢肖賜同進
士出身 戊午金主至自天開殿 壬戌宗正少卿張

九成權尙書禮部侍郎 衍聖公孔玠避亂寓衢州詔
卽賜田五頃 戊辰接伴官范同言金使已至常州帝
愀然曰太后春秋已高朕朝夕思念欲早相見故不憚
屈已以冀和議之成然有備無患縱使和議已成亦不
可弛兵備參知政事劉大忠曰和與戰守自不相妨若
專事和而忘戰守則墮敵計中耳樞密副使王庶時在
合肥上疏曰臣聞無故請和者謀也究觀金國侵軼已
逾一紀前此乘戰勝之勢以至江淮而我未嘗有一日
之捷逮至紹興甲寅冬蕃部深入駐兵淮南陛下親征
至使奔逸而去又丙辰冬敵人傾國南侵陛下再統六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

十一

師至於江淮之間皇威大振蕃部皆有所卻於是遣使
告我以徽宗皇帝顯肅皇后訃音彼若果敦隣好則所
報訃音不應在累年之後必因長驅而往故以此謀沮
師陛下天資聖孝哀毀之中卽遣使往以求梓宮往返
之間一年半矣尙未聞梓宮之至固已落彼之計又聞
去年金國以欺詐廢豫僞庭用事之人奔散四走莫能
自保百姓上下日望我兵之至諸帥之在中都者如居
積薪之上而火未然勢之傾危未有易于此者若我一
搖足則中原非彼所有所以陰謀秘計不得不遣使也
從違之間可不深思而熟計之臣中夜以思使人之來

其甘言啗我不過出於二策一則以淮爲界一則以河
爲界以淮爲界乃我今日所有之地而淮之外亦有見
今州縣所治如泗州連水軍是也旣爲我有安用以和
爲請若以河爲界則東西四千里兵火之餘白骨未斂
幾無人迹彼若誠實與我旣得其故地非若僞豫之不
恤尙當十年無征役以蘇其凋瘵財賦旣無所從出所
責歲賂無慮數百萬若欲重斂諸路困弊已極安可取
以充溪壑之欲利害曉然而不先爲之慮則三十萬兵
宿于無用之地假以歲月是彼不必征伐而我數年之
間終于自斃彼之爲計可謂盡善而我之爲國未有若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

十二

斯之疎也臣願陛下先與在廷之臣立爲一定之論若
以淮爲界其所請之賂必少以河爲界其所請之賂必
多或多或少未繫國之利害以凋弊之極爲言彼若以
生靈爲念當告之以河南之地僞豫暴斂之甚必使之
蘇息然後可漸責稅賦其歲賂須五年之後方能津遣
若或見從則彼之和議方見誠實如或不然則彼以計
困我旣使我不敢用兵而又於困窮之際重取歲賂是
彼無所施爲而坐收成功其爲謀深矣疏入不報 直
祕閣奉迎梓宮副使高公綰先歸至臨安 壬申帝特
御射殿引見禮部合格舉人黃公度已下遂以南省及

四川類試合格舉人黃貢等共三百九十五人參定爲
五等賜及第出身同出身奏名林格以下出身至助教
癸酉樞密副使王庶自淮西還行在先是庶將還朝
未至復上疏言宴安耽毒古人戒之國家不靖疆場患
生敵人變詐百出自渝海上之盟至於今日其欺我者
何所不至陛下所自知也豈待臣言夫商之高宗三年
不言其在諒闇言猶不出其可以見外國之使乎先帝
北征而不復天地鬼神爲之憤怒能言之類孰不痛心
陛下抱負無窮之悲將見不共戴天之讎其將何以爲
心又何以爲容亦何以爲說願陛下以宗社之重宜自
續資治通鑑卷一百二十 三

就畏思高宗不言之意無見異域之臣止令趙鼎而下
熟與計事足以彰陛下孝思之誠而與國體爲宜又言
金使入境經過州郡傲慢自尊畧無平日禮數接待使
欲一見而不可得官司供帳至行造金酸輕侮肆志畧
無忌憚臣問自古謀人之國者必有一定之論越之取
吳在驕其志而已秦之取六國在散其從而己其間雖
或出或入而一定之論未嘗易也金人所以謀人之國
者曰和而已觀其既以是謀契丹又以是謀中國方突
騎赴闕初以和議爲辭暨大兵圍城又以和議爲辭二
聖播遷中原板蕩十餘年間衣冠之俗蹂踐幾徧血人

於牙吞噬靡厭而和議未之或廢也今王倫迎奉梓宮
爾而受金人和議以歸且與其使俱來此其可信不可
信乎劉豫雖然僭竊正名號者七八年一旦見逐金人
慮中原百姓或有反側陝西叛將或生顧望吾一日出
師必有應者以此設爲講和之說仍遣使焉所以款我
昭然無疑矣臣蒙陛下親擢備位本兵國之大事不敢
隱默故重爲陛下陳其三策上策莫如拘其使者彼怒
必加兵我則應之所謂善戰者致人而不致于人也是也
金之強大自居一旦或拘其使出其意表氣先奪矣其
敗可立而待其次願陛下念不共戴天之讎堅謝使人
續資治通鑑卷一百二十 四

勿與相見一切使指令對大臣商議然後徐觀所向隨
事酬應最其次姑示怯弱待以厚禮俟其出界精兵躡
之所謂掩其不備破之必矣臣頃與邊將大臣議論皆
云若失今日機會七日勞師費財決無補于事功至有
云今年不用兵乞納節致仕者觀此則人情思奮皆願
爲陛下一戰望陛下英斷而力行之 乙亥起復武信
軍承宣使行營中護軍統制軍馬張宗顏知廬州主管
淮南西路安撫司公事右武大夫開州團練使知廬州
兼淮西制置副使劉錡以所部屯鎮江府初王庶自淮
上歸命宗顏以所部七千人屯廬州命中護軍統制官

巨師古以三千人屯太平州又分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二軍屯天長及泗州使緩急互為聲援徙鎬屯鎮江為江左根本時朝廷以諸將權重欲撫循偏裨以分其勢張俊覺之謂行府錢糧官右通直郎新監行在權貨務劉時曰君為我言於子尚易置偏裨似未宜遽先處已可也不知身在朝廷之上能幾日庶問之曰為我言於張十不論安與未安但一日行一日事耳俊不悅 丙子帝諭大臣曰昨日王倫對云金使烏凌阿思謀說國書中須是再三言武元帝海上通好事庶得國中感動朕因記當時如尼瑪哈輩不冒交燕雲皆欲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

五

用兵惟阿古達以謂我與大宋海上信誓已定不可失約待我死後由汝輩率如約阿古達乃所謂武元者也以此知創業之人設心慮慮必有過人者初行朝間思謀之來物議大詢羣臣登對率以不可淡信為言帝意堅甚往往峻拒之或至於震怒趙鼎因請問密啟於帝曰陛下與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讎今乃屈體請和誠非美事然陛下不憚為之者凡以為梓宮及母兄耳羣臣憤懣之辭出於愛君非有它意不必以為淡罪陛下宜好謂之曰講和誠非美事以梓宮及母兄之故不得已為之議者不過以敵人不可淡信苟得梓宮及母兄今

日還爾明日檢盟所得多矣意不在講和也羣臣以陛下孝誠如此必能相亮帝以為然羣議遂息 詔今後除六曹尚書未應資格人依元祐例帶權字俸賜如正侍郎滿二年取旨 丁丑金使福州管內觀察使太原府少尹河東北路制置都總管烏凌阿思謀太常少卿騎都尉石慶充入見思謀初至行在帝命與宰執議事於都堂思謀難之欲宰相就館中計議趙鼎持不可思謀不得已始詣都堂然猶欲以客禮見輔臣鼎抑之如見從官之禮鼎步驟雍容思謀一見服其有宰相體鼎問思謀所以來之意曰王倫懇之問所議云何云有好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

六

公事商議鼎曰道君皇帝諱曰尚不得聞有何好公事又問地界何如曰地不可求聽大金所與時知政聚聽惟王庶不顧鼎因與思謀議定出國書之儀思謀氣稍奪將對鼎奏曰金使人見恐語及梓宮事望少抑聖情不須哀慟帝問何故鼎曰使人之來非為弔祭恐不須如此及見鼎與諸大臣相管軍揚沂中解潛皆立侍殿上閣門引思謀等陞殿帝遣王倫傳旨諭曰上皇梓宮荷上國照管又問太后及淵聖聖體安否因啜咽舉袖拭淚左右皆欲泣思謀曰三十年舊人無以上報但望和議早成帝又諭日記舊人必能記上皇切望留意思

謀遣倫就驛燕之 翰林學士兼侍讀兼資善堂翊
善朱震疾亟上奏乞致仕且薦尹焞代爲翊善夜震卒
年六十七中夕奏至帝達旦不寐戊寅輔臣奏事帝慘
然曰楊時旣物故胡安國與震又同學之人今無存
者朕痛惜之趙鼎曰尹焞學問淵源可以繼震帝指奏
牘曰震亦薦焞代資善之職但焞微賸恐教兒童費力
俟國公稍長則用之乃詔國公往奠賜其家銀帛二百
匹兩例外官子孫一人又命戶部侍郎向子諲治其喪
事 癸未給事中兼侍講吳表臣試尚書兵部侍郎

是夏金左監軍完顏杲自長安歸雲中元帥府下令諸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 七

公私債負無可償者沒身及妻女爲奴婢以償之先是
諸帥回易貨緡徧於諸路歲久不能償會改元詔下凡
債負皆釋去諸帥怒故違赦復下此令百姓怨憤往往
殺債主嘯聚山谷焉 秋七月乙酉朔詔徽猷閣直學
士提舉萬壽觀王倫假端明殿學士爲奉迎梓宮使大
理寺丞陳括爲尚書金部員外郎假徽猷閣待制副之
殿中侍御史張戒復上疏請外則姑示通和之名內則
不忘決戰之意而實則嚴兵據險以守又曰自古能守
而能和者有矣未有不能戰不能守而能和者也使真
宗無達闕之捷仁宗非慶歷之盛雖有百曹利用百富

弼豈能和哉又曰苟不能戰不能守區區信誓豈足恃
也 詔以司馬光族曾孫伋爲右承務郎嗣光後 戊

子樞密副使王庶畱身言臣前日在都堂與趙鼎等同
見金使再詢訪得烏凌阿思謀在宣政間嘗來東京金
人任以腹心二聖北狩盡出此人今日天其或者遣使
送死雖醜醜之不足以快陛下無窮之冤今陛下反加
禮意大臣溫顏承順臣於是日心酸氣噎如醉如癡口
未嘗交一談目未嘗少覘其面君辱臣死臣之不死豈
有所愛惜也臣又竊聽其說詭祕譎詐無一可信問其
來則曰王倫懇之論其事則曰地不可求且金人不遣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 六

使已數年矣王倫何者能邀其來乎地不可求聽我與
汝若無金主之意思謀敢擅出此語乎臣曉夜尋繹此
語彼必以用兵之久人馬消耗又老師宿將死臣畧盡
敵人互有觀望故設此策以休我兵俟稍平定必尋于
戈今欲苟且目前以從其請後來禍患有不可勝言者
設如金人未有動倫損陛下威武離天下人心盡耗財
賦息惰兵將歲月易失凶豐不常所壞者國家之事力
所憂者陛下之宗祏臣下無所不可今走道路號奉使
者朝在泥塗暮陞侍從居廟堂任經綸者竊弄威柄專
任私昵豈止可爲流涕慟哭而已哉臣忠憤所激肆口

所言冒瀆天聽請賜誅責臣不勝願幸 己丑故貴州
刺史狄流特贈貴州防禦使官其家五人流青孫也靖
康間為并代雲中等路廉訪使太原之破死焉其家訴
於朝乃有是命 王倫言兵部侍郎司馬朴見其軍前
守節不屈請優恤其家以為忠義之勸許之偽豫之廢
也金人欲以朴為汴京行臺尙書右丞朴力辭而免金
人重其節 右正言李諒試右諫議大夫 辛卯金左
副元帥昌朝于京師議以廢齊舊地與宋金主命羣臣
議會東京留守宗雋入朝議與昌合太傅宗幹等爭之
不能得宗雋曰我以地與宋宋必德我宗憲折之曰我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 九

俘宋人父兄怨非一日若復資以土地是助讎也何德
之有勿與便宗憲宗幹之弟也昌之弟勗亦以為不可
既退昌責勗曰它人尙有從我者汝乃異議乎勗曰苟
利國家豈敢私耶時太師宗磐位在宗幹上昌及宗雋
附之竟定議以地與宋 丁酉金使烏凌阿思謀以北
還入辭帝母及梓宮必掩泣羣臣莫不感動王倫借金
使行趙鼎告以上登極既久四見上帝君臣之分已定
豈可要議倫問議割地遠近鼎答以大河為界乃淵聖
舊約非出今日宜以舊河為大河若近者新河即清河
非大河也倫受之而去 金安春舊倫按出河溫壤廬

舍民多溺死 壬寅金左丞相希尹罷 丁未右武大
夫開州團練使劉錡充樞密院都統制依舊鎮江府駐
劄 辛亥詔殿前司選鋒軍統制吳錫遠行在令本司
別遣一軍往廬州權聽帥臣張宗顏節制先是宗顏請
令錫遠戍帝曰錫有膽勇心計然不可獨用可趣歸令
楊沂中別遣軍代之趙鼎曰沂中已嘗有此請矣鼎等
退而語成服帝知人 近制三衙管軍夏日內宿至是
殿前都虞候楊沂中已免直惟權馬軍司公事解潛與
殿步二司統制官互輪潛又言今來無事請依東京舊
例乃詔潛權免只分輪統制官癸丑右諫議大夫李諒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 十

引晉唐故事奏言今萬騎時巡官闕非曩之壯大禁衛
非曩之眾多內外之患可備非一而管軍夜居於外是
潛等之寢則安為社稷之慮則未安也宜令沂中與潛
依舊輪宿從之尋命帶御器械韓世良權主管侍衛步
軍司公事 是月四川制置使胡世將至遂寧府遂會
川陝宣撫副司吳玠于利州時軍闕見糧玠頗以家財
給之玠行至大安軍婦人小兒千百饑餓者擁馬首而
噪玠大怒曰吾當先斬勾亮祖然後自效以諭汝輩亮
祖時以直祕閣為利州路轉運副使故也異時宣撫副
使皆文臣而玠起行伍不十年為大帥故不肖相下及

是世將開懷與語玠歡甚語人曰宿見胡公開懷曉事使我憂懣豁然世將行之明日玠乃械諸路漕司吏斬於市先是水運沂江千餘里半年始達陸運則率以七十五斛而致一斛世將與玠反復其論玠曉然知利害所在世將又以恩義開諭且貸閬州守將孫渥回易米數萬石給之諸路漕臣相繼集利州各有所餉饋軍賴以給乃復前大帥席益轉般摺運之法糧儲稍充公私便之 八月甲寅朔金頒行官制 戊午詔曰日者復遣使人報聘隣國中問諱日期還梓官尙虞疆場之臣未諭朝廷之意遂弛邊備以疑衆心忽於遠圖安于無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

壬

事所以邊奔衝爲守備者或至闕畧練甲兵訓士卒者因廢講求休固乏善後之謀臨敵無決勝之策方秋多警實軫子衷爾嚴飭屬城明告都曲臨事必戒無怠捍禦之方持志愈堅更念久長之計以永無窮之間以成不拔之基凡爾有官咸體朕意 癸亥回鶻貢於金 己卯金以京師爲上京府曰會寧舊上京爲北京 癸未權禮部侍郎兼侍講張九成兼權刑部侍郎 九月甲申朔金以完顏奭爲會寧牧封鄧王乙未金主詔百官誥命女直契丹漢人各用本字渤海同漢人 丁酉金改燕京樞密院爲行臺尙書省 戊戌金主朝明德

官 辛丑温州州學教授葉琳上書請興太學其說以爲今駐蹕東南百司備具何獨於太學而遲之且養士五百人不過費一觀察使之月俸又言漢光武起于河朔五年而興太學晉元興于江左一年而興太學皆未嘗以恢復爲辭以饋餉爲解誠以國家之大體在此雖甚倥偬不可緩也事下禮部既而右諫議大夫李誼言今若盡如元豐養士之數則軍倉方急固所未暇若止以十分之一二爲率則規模稍弱又非天子建學之體況宗廟社稷俱未營建而遽議三雍之事豈不失先後之序望俟回蹕汴京或定都它所然後推行從之 甲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

壬

辰金以完顏奭爲平章政事 丁未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趙鼎遷特進以哲宗實錄成書也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呂本中草制有曰謂合晉楚之成不若尊王而賤霸謂散牛李之黨未如明是而去非惟爾一心與子同德右僕射秦檜淡恨之 是秋金人徙知許州李成知翼州徙知拱州鄭瓊知博州悉起京畿陝右在官金銀錢穀轉易北去蓋將有割地之意也劉豫之未廢也僞麟府路經畧折可求因事至雲中左監軍完顏杲密諭以廢豫立可求之意及是副元帥魯王昌有割地南歸之議完顏杲恐可求失望生變

因其來見置酒飲之可求歸卒於路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

三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一

賜表表其節義

一宋紀一百二十一 起著雍教祥十月盡屠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

帝

紹興八年 金天眷元年 冬十月甲寅朔金以御前管句契丹

文字德固為參知政事 丙寅金主封叔宗強為紀王

宗敏為邢王太宗子和魯布等 舊作解魯補今改 十三人皆為

王 金自晉王宗翰歿後太師宗磐日益跋扈嘗與太

傅宗幹爭論于金主前即止表求退完顏勗曰陛下富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一

于春秋而大臣不協恐非國家之福金主因兩解之宗

磐愈驕恣又嘗于金主前拔刀向宗幹都點檢蕭仲恭

呵止之已已金主始禁親王以下佩刀入宮 辛未金

定封國制 癸酉金以東京留守宗雋為尚書左丞相

兼侍中封陳王宗雋入朝與宗磐深相結 甲戌特進

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兼樞密使趙鼎罷為檢

校少傅奉國節度使兩浙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紹

興府時秦檜黨侍御史蕭振等屢以浮言使鼎自去鼎

猶未深覺其咎敕令所刪定官方疇以書勸之曰見幾

而伦大易格言當斷不斷古人深戒鼎乃引疾乞免毀

中侍御史張戒上疏乞留鼎否則置之經筵時檜力勸
屈已議和鼎持不可繇是卒罷鼎入辭從容奏曰臣昨
罷相半年蒙恩召還已見宸衷所向與鄉來稍異臣今
再辭之後人必有以孝悌之說脅制陛下矣臣謂凡人
中無所主而聽易惑故進言者得乘其隙而惑之陛下
聖質英邁見天下是非善惡謂宜議論一定不復二三
然臣甫去國已稍更改如修史本出聖意非羣臣敢建
言而未幾復罷此為可惜臣竊觀陛下未嘗容心特既
命為相不復重違其意故議論取舍之間有不得已而
從者如此乃宰相政事非陛下政事也鼎行檜奏乞同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一

二

執政往餞樞密副使王庶謂鼎曰公欲去早為庶言鼎
曰去就在樞密鼎豈敢與檜至鼎一揖而去自是檜益
憾之 丁丑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乞赴行在
奏事先是徽猷閣直學士王倫既與烏凌阿思謀至金
廷金主復遣簽書宣徽院事蕭哲等為江南詔諭使使
來計事世忠聞之上疏曰金人遣使前來有詔諭之名
事勢頗大淡思敵情繼發重兵壓境逼脅陛下別致禮
數今當熟計不可輕易許諾其終不過舉兵決戰但以
兵勢最重去處臣請當之因乞赴行在奏事馳驛以聞
上不許 戊寅樞密副使王庶言間者金使之來大臣

僉議或和或戰所主不同臣忠憤所激輒爾妄發不量
彼已之勢不察時事之宜屢奏封章力請謝絕專圖恢
復謂敵情不可以仁恩馴服王倫之往必致稽滯今聞
奏報已還近境和議可決臣謀不逮遠智不通方伏望
速賜降黜或以適補執政闕員未便斥去乞即特降處
分遇有和議文字許免簽書庶逃前後反覆有失立朝
之節已卯詔不許 十一月甲申翰林學士承旨孫近
參知政事 丙戌權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講張九成罷
初趙鼎之未去也九成謂鼎曰金失信數矣盟墨未乾
以無名之師掩我不備今實厭兵而張虛聲以撼中國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一

三

彼誠能從吾所言十事則與之和當使權在朝廷可也
鼎既免檜謂九成曰且同檜成此事如何九成曰事立
所可九成胡為異議特不可輕易以苟安耳它日與呂
本中同見秦檜檜曰大抵立朝須優游委曲乃能有濟
九成曰未有枉已而能正人檜為之變色九成從容言
於帝曰敵情多詐議者不究異日之害而欲姑息以求
安不可不察會檜問九成在經筵講書因及西漢災異
事大惡之九成入見面奏曰外議以臣為趙鼎之黨雖
臣亦疑之帝問其故九成曰臣每造鼎見其議論無滯
不覺坐久則人言臣為鼎黨無足怪既而九成再章求

去帝命以次對出守檜必欲廢置之除祕閣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 丁亥詔榮州防禦使知閤門事藍公佐接伴大金人使過境接伴官右司員外郎范同等到日交割是日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復言恐金人詔諭之後遣使往來不絕其如禮物以至供餽賜予蠶耗國用財計闕乏贍國不給則經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望宣諭大臣委曲講議貴在得中以全國體 丙申徽猷閣直學士提舉醴泉觀王倫至行在倫引疾乞在外官觀不許仍令赴內殿奏事 庚子參知政事孫近兼權同知樞密院事以樞密副使王庶累章求去故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一

四

也庶奏曰臣切詳王倫之歸以爲和好可成故地可復皇族可歸上自一人下逮百執事皆有喜色獨臣愚聞不達事機早夜以思揣本齊末未見其可臣復有強聒之請別無它情止知愛君和之與否臣不復論且以目今金人利害言之講和爲上遣使次之用兵爲下何以言之金人自破大遼及長驅中原幾十三年矣所得土地數倍漢唐所得珠玉子女莫知紀極地廣而無法以經理財豐而持勢以相圖又老師病將死凶殆盡幼主權分有患失之慮此所以講和爲上也金人滅大遼蕩中原信使往來曾無虛日得志兩國專用此道矧自廢

豫之後陰謀敗露杌榘不安故重報使人以安反側兼可以察我之虛實耗我之資糧離我之心腹息我之兵勢彼何憚而不爲此所以遣使爲僂也金人之兵內有牽制外多疑忌所用之人非若晉日之勇銳所簽之軍非若晉日之強悍前出後空或有覆巢之虞率眾深入不無倒戈之慮又淮上虛荒地無所掠大江浩渺未可易渡諸將兵勢不同曩時所以用兵爲下也今彼所行皆上策至爲得計吾方信之不疑墮其術中惟恐不如所欲臣不敢效子胥出不祥之言殺身以立後世之名於國何補惟陛下深思之速斷之無使後之視今亦猶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一

五

今之視晉天下幸甚臣蒙陛下過聽擢置樞庭言雖忠而不適於時慮雖淡而不明乎變愚魯自信滯固不移臣亦自厭其遲鈍況它人乎兼自今冬以來疾疹交作精神昏耗脚膝重腿若猶貪冒寵榮不知退避罪戾之來所不可道陛下雖欲保全有所不能伏望矜臣衰憊保臣始終俾解職事除臣一在外官觀差遣以便醫藥帝乃許之 辛丑詔大臣遣使至境朕以梓宮未還母后在遠陵寢官闕久稽汎掃兄弟宗族未得會聚南北軍民十餘年間不得休息欲屈已求和在庭侍從臺諫之臣其詳思所宜條奏來上 寶文閣直學士知台州

梁汝嘉試尚書戶部侍郎 京東淮東宜撫處置使韓世忠言臣伏讀宸翰鄰邦許和臣愚思之若王倫藍公佐所議講和割地休兵息民事蹟有實別無誣同外國誑賺本朝之意二人之功雖國家以王爵處之未爲過當欲望聖慈各令逐人先次供具委無反覆文狀於朝以爲後證如臣前後累具已見冒犯天威日後事成虛文亦乞將臣重置典憲以爲狂妄之戒先是世忠數上疏論不當議和帝賜以手劄曰朕勉從人欲嗣有大器而梓宮未還母后在遠陵寢宮禁尙爾隔絕兄弟宗族未遂會聚十餘年間民兵不得休息早夜念之何以爲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一 六

羣說橫起何不擇人爲臺官使盡擊去則相公之事遂矣檜大悟遂擢如淵中丞人皆駭愕 侍御史蕭振權尙書工部侍郎振乞留王庶故有是命 丁未樞密院編修官胡銓上疏曰臣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敵專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敵使以詔諭江南爲名是欲臣妾我也欲劉豫我也劉豫臣事金國南面稱王自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金人改慮猝而縛之父子爲虜商鑿不遠而倫又欲陛下效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柰何以祖宗之天下爲金人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爲金人藩臣之位乎且安知異時無厭之求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也夫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仇敵而使之拜則佛然怒堂堂大國相率而拜仇敵曾無童稚之羞而陛下忍爲之耶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陷陛下哉然而卒無一驗則敵之情僞已可知矣陛下尙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仇而不報舍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敵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也況敵

人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姦邪濟之則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凌夷不可復振可爲慟哭流涕長太息者矣向者陛下間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尙不忍北面臣敵況今國勢稍張諸將盡銳士卒思奮只如頃者敵勢陸梁僞豫入寇固嘗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陰較之前日蹈海之危已萬萬矣倘不得已而用兵則我豈遽出敵人下哉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憎夫帝秦之虛名憎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一

八

夫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倉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心腹大臣而亦然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導陛下爲石晉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諠以折之檜乃厲聲責下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復復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侍臣簽議可否是蓋恐天下議已而令臺諫侍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爲朝無正人吁可憐哉頃者孫近傅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饑

渴而近伴會中書護不敢可否一事檜曰敵可講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致事堂三發問而近不答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之矣嗚呼參贊大臣徒取充位如此有如敵騎長驅尙能折衝禦侮耶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日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謂敵使責以無禮徐與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戊申接伴使范同奏金使遣人議過界帝曰若使百姓免於兵革之苦得安其生朕亦何愛一已之屈時上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一

九

下洶洶上手劄付同塗中稍生事當議編置既而金使蕭哲與其右司侍郎張通古入境同北向再拜問金主起居軍民見者往往流涕 辛亥樞密院編修胡銓昭州編管銓之上書也都人喧騰數日不定帝語秦檜曰朕本無黃屋心今橫議若此據朕本心惟有養母耳於是檜與參知政事孫近言臣等比以金使及境各進愚計務欲接納適中可以經久朝廷之體貴在慎密不敢漏言問銓上章歷詆蓋緣臣等識淺望輕無以取信於人伏望睿斷早賜誅責以孚眾聽詔答曰卿等所陳初無過論朕志固定擇其可行中外或致於憂疑道路未

詳其本末至小吏輕詆柄臣久將自明何罪之有至是乃議責銓檜批旨曰北使及境朝廷夙夜講究務欲上下安帖貴得和議久遠銓身為樞屬既有所見自合就使長建白乃狂妄上書語言凶悖仍多微副本意在鼓眾劫持朝廷可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除名勒停送昭州編管永不收叙令臨安府差使臣兵級押發前去候到具日月間奏仍令學士院降詔布告中外淡知朕安民和眾之意時銓妾孕臨月遂寓湖上僧舍欲少遲行而臨安已遣人械送貶所祕書省正字范如圭與勅令所刪定官方疇見吏部侍郎晏敦復為銓求援敦復曰頃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一

十

嘗言檜姦諸公不以為然今方專國便敢如此此人得君何所不為敦復即往見守臣徽猷閣待制張澄語之曰銓論宰相天下共知祖宗朝言事官被謫開封府必不如是澄愧謝曰即追還矣 壬子改銓監廣州都鹽倉宜興進士吳師古銓疏於木監登聞院陳剛中以改送行師古坐流袁州剛中謫知虔州安遠縣考異四錄云胡忠簡公銓以樞掾請誅秦檜以謝天下請竿王倫之首以謝檜斬臣以謝陛下所載疏語與宋史異又云高宗震怒欲正典刑諫者以陳東啟上上怒為霽遂貶詹耳案當時迫於公論改謫廣州不因人諫也 丙辰金以康宗以上畫像工畢奠獻於乾元殿 張浚在永州上疏言燕雲之舉其監不遠蓋自宣和以來挾

詐反覆傾我國家非可結以恩信備令彼中有故上下分離天屬盡歸河南盡復我必德其厚賜謹守信誓數年之後人心益懈士氣漸消彼或內變既平指瑕造謠肆無厭之求發難從之請其將何詞以對顧事理可憂又有甚於此者陛下積意兵政將士漸孚一旦北面事讐聽其號令小大將帥孰不解體陛下欲經理河南而有之臣知其無與赴功而共守者也凡五十疏皆不報攷異張浚上疏不得月日徐氏後編載于紹興九年今考張魏公事狀云金使將至浚上疏極言其非若在九年則金使已返矣今附見八年十一月 岳飛在鄂州上言金人不可信和議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恐貽後人譏秦檜銜之攷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一

十一

岳飛本傳不載上疏無日月今從十將傳載于紹興九年十一月 十二月甲寅檢校少傅奉國軍節度使知紹興府趙鼎充醴泉觀使免奉朝請從所請也 乙卯左朝奉大夫主管洪州玉隆觀馮楫守宗正少卿假徽猷閣待制為國信計議副使楫既罷歸行至鎮江復召楫入對除楫故官與王倫偕見使人議事 丙辰詔曰朕以眇躬撫茲艱運越自初載痛二帝之蒙塵故茲累年每卑辭而遣使不難屈已徒以為親雖悉意于經營終未得其要領昨者驚傳諱問恭請梓宮彼方以講好而來此固當度宐而應朕念陵寢在遠梓宮未還傷宗族之流離哀軍民之重困漢惟

所處務適厥中既朝慮而夕思又廣詢而博訪言或同異正在兼收事有從來固非創議樞密院編修官胡銓職在樞機之屬分乖廉陛之儀遽上封章肆為兇悖初投匭而未出已騰藁而四傳導倡陵犯之風陰懷劫持之計倘誠心於體國但合輸忠惟專意于取名故茲眩眾閱其淺慮告爾多方勿惑胥動之浮言庶圖可久之大計時秦檜恐言者不已故請下此詔以戒諭之 戊午秦檜以大金使名未正乞令人與計議改江南為宋詔諭為國信如不受封冊不遣泛使皆當先事言之帝曰朕受祖宗二百年基業為臣民推戴已踰十年豈肯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一

十一

受其封冊兼畫疆之後兩國各自守境每事不相關涉惟正旦生辰遣使之外非時不許往來朕計已定 己未吏部尚書李光參知政事秦檜與光初不相知特以和議初成將揭榜欲藉光名以鎮壓耳帝意亦不欲用光檜言光有人望若同押榜浮議自息帝乃許之 癸亥金新宮成 乙丑詔紹興府南班不帶道郡宗室十八員歲撥上供米五百斛令同判大宗正事士儂均給之以士儂言宗室俸薄者不足於糴故 庚午殿中侍御史鄭剛中言今日之勢尤急於邇郡如楚泗通泰濠濠江鄂以至荆襄關陝之地不過二十餘郡願詔大臣

精選二十餘輩分而布之使其招徠牧養朝廷又時遣使按行無狀者易之處處得人則須以持久增勅賜金之事可行矣從之 甲戌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龔肖肖以舊職簽書樞密院事 乙亥以肖肖為大金奉表報謝使光山軍承宣使樞密副使承旨錢恂副之 丙子金詔諭使尚書右司侍郎張通古明威將軍簽書宣徽院事蕭哲至行在言先歸河南地徐議事以左僕射府館之 丁丑金立貴妃費摩氏為皇后 詔大金遣使前來止為盡割陝西河南故地與我講和許還梓官母兄親族餘無須索慮士民不知安有扇惑尚書省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一

十二

榜諭 臺諫官句龍如淵等再詣都堂議國事秦檜曰若王倫商量不聽則如之何如淵曰正恐倫未能辦此亦嘗率易入文字請相公參政親見使人與議庶國事早濟李光曰此固不可憚第一至館中遂有如許禮數如淵曰事固如此然視人主之屈則有間矣光默然遂召國信計議使王倫副使馮楫至都堂如淵語倫曰公為使人通兩國之好凡事當於敵中反覆論定安有同敵使到此而後議者倫泣且曰倫涉萬死一生往來敵中者數四今日中丞乃責倫如此檜等共解之曰中丞無它亦激公使了取書事耳倫曰此則不敢不勉 戊

寅旬龍如淵與李諒入對帝曰士大夫但爲身謀向使在明州時朕雖百拜亦不復問矣帝辭色俱厲如淵曰今日事勢與在明州時不同諒曰此事莫須召三大將來與之商議取其穩當乃可帝不答久之曰王倫本奉使至此亦持兩端秦檜素主此議今亦求去矣致異金檜安而秦檜求去宋史不載其事洪稚存曰此檜託詞以挾制高宗耳今從繁年要錄附書之翼日帝召倫入對責以取書事是晚倫見金使商議以危言動之金使張通古度不能強遂許之如淵又言講和之事繫國利害禮文之閒所當商全其如大議蓋已素定初不待道塗之言而決也沈該輕儂俗子素無循行近因續資治通鑑卷二百二十一 西

上書亦蒙召對淡慮希進之人迎合聖意自此安有陳獻乘時獵取官職有紊紀綱爲害不細望賜寢罷先是張壽晏敦復因論施庭臣莫將除命亦言該賊吏不當由允徵召對至是遂寢 已卯吏部侍郎晏敦復戶部侍郎李珍遊梁汝嘉兵部侍郎兼史館修撰兼權吏部尚書張壽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樓照中書舍人兼資善堂翊善蘇符權工部侍郎蕭振起居舍人薛徽言同班入對上奏曰臣聞聖人與眾同欲是以濟事是故人君施設注措未有不以從眾而成違眾而敗者伏見今日屈已之事陛下以爲可士大夫不以爲可民庶不以爲

可軍士不以爲可如是而求成臣等竊惑之仰惟陛下獨以爲可者謂梓宮可歸也淵聖可遷也母后可復也宗族土地可得也國人不以爲可者謂敵人素多變詐今特虛文以來而梓宮未歸淵聖未遷母后未復宗族土地未得何可遽爲卑辱之事此公論也以陛下聖孝固無所不盡然天下公論又不可不從使夫誘其衷敵人悔禍惟我之從而梓宮已歸淵聖已遷母后已復宗室土地皆已得之則兩國通好經久之禮尙有可議豈有但信其虛辭一未有所得而遂欲屈膝以從之乎一屈之後將舉國以聽之臣等恐彼之所許未必可得而續資治通鑑卷二百二十一 五

我之爲國日朘月削遂至不可復支矣臣等竊聞敵使入境伴使北向再拜問敵帥起居此故事也然軍民見者或至流涕夫人心戴國如此雖使者一屈猶爲之不平况有使陛下不顧羣議斷而行之萬一眾情不勝其忿而王雲劉晏之事或見於今日陛下始有追悔之心恐已晚矣傳曰眾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臣等職在論思竊聞輿議不敢緘默伏望聖慈俯同眾情毋遂致屈而緩圖之不勝幸甚帝覽奏愀然變色曰卿言可謂納忠朕甚喜士大夫盡忠如此然朕不必至爲敵所給方且熟議若決非詐偽然後可從如

不然當拘留其人再遣使審問虛實庚辰尙書右僕射秦檜見金使于其館受國書以歸初欲行代受書禮檜未有以處因問給事中直學士院樓照舉書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之語檜悟於是帝不出檜攝冢宰受書張通古欲索百官備禮以迎檜乃命三省樞密院吏朝服乘馬導從當時以檜首創和議致虧國體觀者莫不憤歎歎異金史張通古傳云通古爲詔諭江南使宋史欲歎南面使通古北面通古曰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天子以河南陝西地賜宋宋約奉表稱臣使者不可以北面若欲貶損使者使者不敢傳詔遂索馬欲北歸宋主遣命設東西位使者東面宋主西面受詔拜受皆如儀與宋史異今以事理度之當時南宋猶能立國則代受詔書自是實事金史或辛巳御史中丞句龍如淵言不免夸詞也今從宋史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一 六

今和議已定遣使歲必再三使者冠蓋相望於途矣欲望特詔有司檢照近年體例參酌中制將所得恩例凡使者在鋪及至界首者比舊減三分之二汴京或燕中者減半直至金國者全給庶幾久而可行 是月虛恨蠻王歷階犯嘉州忠鎮寨執寨將茹大猷以歸虛恨乃烏蠻之別種所居高山之後夷人以高爲虛以後爲恨故名焉其地東接馬湖南抵邛部川北接中鎮地方三百里墟落數十天禧以前朝廷歲以酒食犒勞嘉祐間始入寇遂徙寨於陽山江北以避之紹聖間乞于嘉州博易不許至是遣其從人來忠鎮寨爲漢人所殺蠻益

警候有判官田二三本新津縣吏也凶命蠻中教爲遣患遂舉族入寇轉掠忠鎮十二村民殆盡 鄭延既破第六將李世輔爲金右副元帥宗弼所喜累遷知同州及金廢偽齊世輔乃與其徒王世忠等潛謀遣使臣白彥忠持書抵川陝宣撫副使吳玠使出兵外應是冬左監軍完顏杲自大同之陝西見左都監薩巴舊作改今議割地事比過同州世輔乃佯稱墜馬折臂伏兵州廨因犒其從者醉而悉殺之遂縛杲上馬欲挾以南歸穆昆舊作謀今改固雲舊作發英今改方索馬於外聞變不得入城已閉薄至東門遇哈塔雅率騎三十餘遂相與斬門而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一 七

出世輔與親校崔皋拓跋忠等數十人自西門出且戰且前至五丈原追騎益眾世輔謂曰迫我急即急殺之矣固雲等一進一退以綴之世輔度眾寡不敢乃解杲縛折箭爲誓畱之路側固雲識杲聲與騎而歸時洛水溢世輔無舟不得渡金人又會兵斷其歸路世輔遂奔夏州其父同州觀察使承奇及其家百餘人皆爲金人族金以固雲爲安遠大將軍固雲洛索子也 紹興九年金天眷二年春正月壬午朔詔大金已遣使通和割還故地應官司行移文字務存兩國大體不得輒加詆斥布告中外各令知悉 癸未新除起居郎莫將試

司農卿充伴送使 乙酉新監昭州鹽倉胡銓簽書威
武軍節度判官驥公事 丙戌以金人來和大赦天下
攷異救文有云上穹開梅禍之期而大金報許和之約
繫年要錄以爲給事直學士院樓照所草也東南述
間以爲秦檜門客 應河南新復路分見任文武官各安
職守竝不易置山寨土豪等優與推恩應陝西掌兵官
昨緣撫馭失宜致有離散非其本心今來既已歸還各
仰安職應進士諸科會因劉豫僞命得解者竝與理爲
舉數應新復州縣放免苗稅三年差徭五年應兩淮荆
襄川陝新舊宣撫使及三衙管軍竝特取旨優異第賞
統兵官等第推恩內外諸軍竝與犒設張邦昌劉豫僞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一 六

門事藍公佐爲宣州觀察使副之許歲貢銀絹共五十
萬匹兩倫公佐及報謝使副韓肖胄錢愐各官其家二
人賜裝錢有差 戊子帝謂大臣曰祖宗陵寢久淪異
域今故地既歸復當遣宗室使相與近臣偕往修奉遂
命光山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宗正事士儂與
兵部侍郎張燾俱行 宗正少卿馮楫權尙書禮部侍
郎 己丑詔以黃金一千兩附北使張通古進納兩官
時通古與報謝使韓肖胄先行而京東淮東宣撫處置
使韓世忠伏兵洪澤鎮詐令爲紅巾俟通古過則劫之
以壞和議肖胄至揚州世忠將郝抃密以告直祕閣淮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一 九

號背國原其本心實非得已其子孫親屬竝令依舊參
注無官者仍許應舉軍興以來州縣失守投降之人不
以存亡竝與叙復子孫依無過人例靖康圍城僞命及
因苗傅劉正彥名在罪籍見今拘管編置者竝放逐優
未經叙用者與收叙紹興八年特奏名進士試入第五
等人竝特依下州文學恩例江浙諸路今年和預買紬
絹每匹特免一貫文江西湖廣等路見有盜賊嘯聚去
處竝許自新前罪一切不問龍圖閣學士提舉醴泉觀
王倫賜同進士出身除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
充迎奉梓宮奉還兩宮交割地界使榮州防禦使知閣

東轉運副使胡紉白之肖胄通古乃自真和由淮西以
去世忠怒追抃欲殺之抃棄甲依岳飛軍中 庚寅以
金人歸河南地命官奏告天地宗廟社稷 少師萬壽
觀使榮國公劉光世賜號和淑輔國功臣進封雍國公
揚武翊運功臣少保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遷
少師少保淮西宣撫使張俊賜安民靜難功臣遷少傅
自劉光世以下其所領三鎮節鉞皆如舊用講和恩也
壬辰太尉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宣撫使岳
飛保平靜難軍節度使川陝宣撫副使吳玠竝開府儀
同三司殿前都虞候保成軍節度主管殿前司公事楊

沂中為太尉殿前副都指揮使主管都指揮使公事飛
上表有云唾手燕雲終欲復讐而報國誓心天地尚令
稽首以稱藩又言今日之事可憂而不可賀勿宜論功
行賞取笑敵人秦檜惡之遂成仇隙吳玠在熙州其幕
客請為賀表玠曰玠等不能宣國威靈亦可媿矣但當
待罪稱謝可也 癸巳詔建皇太后宮室于大內以舊
承慶院為之 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江州觀察使權
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解潛以論事不合求罷為建寧
軍承宣使福建路馬步軍副都總管 甲午金人所命
知宿州趙榮以城來歸榮不俟割地首先納款由是金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一

三

人怒之 是日金右副元帥濟王宗弼始以割地詔下
宿州金主詔河南吏民畧曰頃立齊豫以守南服累年
于茲天其意者不忍遽浪宋氏社稷猶畱康邸在江之
南以安吾南北之赤子也倘能偃兵息民我國家豈貪
尺寸之地而不為惠安元元之計乎所以去冬特廢劉
豫今自河之南復以賜宋氏爾等處爾舊土還爾世主
我國家之恩亦已洪矣爾能各安其心無忘我上國之
大惠雖有巨河之隔猶吾民也其官吏等已有誓約不
許輒行廢置各守厥官以事爾主無貽悔吝又命官吏
軍民願歸山東河北者聽 丁酉詔淵聖皇帝宮殿令

臨安府計度修建 戊戌以王倫為東京畱守兼權開
封府尹郭仲荀為太尉東京畱守兼節制軍馬 金
以左丞相宗雋為太保領三省事進封克國王復以興
中尹完顏希尹為尚書左丞相兼侍中 己巳劉光世
為陝西宣撫使吳玠為四川宣撫使內陝西路階成等
州聽玠節制如舊命內侍賞告以賜帝因光世除命諭
輔臣曰河南新復境土所命守臣專在拊循遺民勸課
農桑各使因其地以食因其人以守不可移東南之財
力虛內以事外也 丙午徽宗大祥帝衰服御几筵殿
易白羅袍行祭奠之禮前後不視事十日宰臣率百官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一

三

進名奉慰 熙河經畧使慕容洵叛洵在熙河十餘年
驍勇得眾屢為邊患及金人歸陝西地洵歎曰吾何面
目見朝廷棄熙河去居西夏青唐兩界之間有眾數千
洵又寇環州經畧使趙彬追及與戰涇原經畧使張中
彥率兵援之洵敗走其眾多降 二月癸丑京城畱
守郭仲荀乞兵與糧帝曰朕今日和議蓋欲消兵使百
姓安業畱司豈容多兵但得二三千人彈壓侵畧足矣
至於錢糧亦只據所入課利養贍官兵它日置權場不
患無錢豈可虛內而事外耶朕見前朝開邊如陝西燕
山曾不得尺帛斗米而府藏已耗竭矣此可為戒遂命

淮西宣撫使遣統領官右武大夫文州防禦使鄭堪武

畧大夫唐朴以本部兵千人從仲荀之任 丁巳郭仲

荀遷太尉充東京同留守 徽猷閣待制劉岑試尚書

刑部侍郎 大理寺少卿周聿權尚書刑部侍郎仍充

陝西宣撫使 戊午殿中侍御史曾統試左諫議大夫

已未尚書右僕射秦檜上徽宗皇帝陵名曰永固

揮塵錄右宣義郎主管台州崇道觀王鈺言後周此奴
皇后陵實以為名當避檜大怒東南述聞作樓照言而
不從今 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李綱知潭州觀

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朱勝非知湖州觀文

殿學士提舉洞霄宮汪伯彥知宣州 提舉洞霄宮張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一 三

浚知福州建寧軍承宣使新福建路馬步軍副都總管

解潛知邵州 左承事郎陳最言河南之民自金人蹂

踐以來習于戰鬪且懲前日之殺戮欲保鄉井全骨肉

至如依險山寨之民其備禦之計可謂詳矣適丁此時

因其部分中以府兵之法使自為守民必樂從詔東京

同留守郭仲荀擢置仲荀請以近城閑田募弓箭手從

之 壬戌新知福州張浚復資政殿大學士充福建路

安撫大使兼知福州 果州團練使劉錡落階官為龍

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銜統所部自鎮江還朝遂代解潛

權主管侍衛軍馬司公事 已巳翰林學士樓照兼侍

觀權尚書工部侍郎 壬申檢校少傅奉國軍節度使

禮泉觀使趙鼎知泉州鼎寓居會稽秦檜猶忌其逼乃

以遠郡處之 是日金主如瓦開殿 三月丙戌徽猷

閣直學士知漳州廖剛試御史中丞 戊子尚書吏部

侍郎晏敦復戶部侍郎梁汝嘉皆進權本部尚書尚書

兵部侍郎兼侍講兼資善堂翊善吳表臣移禮部侍郎

權工部侍郎兼侍講蕭振移兵部侍郎徽猷閣待制知

臨安府張誠試工部侍郎 甲午命參知政事孫近撰

皇太后冊文參知政事李光書冊兼篆寶寶用金冊以

珉石 乙未少保鎮南軍節度使醴泉觀使成國公呂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一 三

頤浩乞歸台州養疾許之 丙申東京留守王倫始交

地界先是趙榮既納款知壽州王威者亦以城來歸及

倫至東京見金石副元帥蒲王宗弼首問榮威且責赦

文裁制河南事不歸德於金倫一面改定謂元降赦文

非真乃已接伴使烏陵阿思謀至館亦以榮威為問必

欲得之至是倫始交地界畢京城父老官吏送宗弼至

北郊宗弼坐壇上酌酒為別應交割州軍官物十分留

二分餘八分赴河北送納宗弼由沙店渡河之祁州金

遂移行臺于大名初金以宗輔子裒為三路都統知歸

德府秋毫無擾甚得人心及割地而歸裒悉遣其吏士

先行最後乃出卽下釣橋極爲肅靜 丁酉徽宗禱祭
帝詣別殿行禮 已亥以久雨放臨安府內外公私儆
舍錢三日自是雨雪則如之 詔分河南爲三路京畿
路治東京河南府路治西京應天府路治南京以帥臣
兼留守三路各置漕臣一員兼提刑初河南鎮撫使翟
興既死其將李興降于劉豫豫用爲郟延路兵馬鈐轄
移河南至是以興爲武翼大夫開門宣贊舍人職如故
豫之僭也有郁臻者以吏職出身獻屯田之議豫大喜
行其策且謂人曰前朝以虛譽用人惟尙科舉至宣靖
間誤國者皆進士及第之人我則不然惟才是用不問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一

五

門閥乃以臻爲秉義郎開門祇候充白波輦運及繳還
河南召臻赴行在秦檜見而不之禮旣而曰劉豫國祚
不永者蓋由用此輩而不用士人也臻恨之 辛丑翰
林學士兼侍讀樓照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癸卯陞衡州茶陵縣爲軍以知縣兼軍使 丙午金命
百官詳定儀制先是金制多襲遼舊宗憲曰方今奄有
遼宋當遠引前古因時制宜成一代之法何乃近取遼
人制度哉左丞相希尹曰爾意甚與我合由是器重之
丁未歸德府復爲應天府平涼府復舊州名陳許潁
壽曹延慶州復舊府名順州臨汝鎮順軍復舊縣名

皆僞齊所改也先是僞齊建雙廟于應天以祠陳東歐
陽澈王倫命毀之 尙書刑部侍郎劉岑移吏部侍郎
是春夏人乘折可求之喪陷府州可求于彥文挈家
依金左副元帥魯國王昌于大同府後金人命彥文知
代州 夏四月癸丑環慶經畧使趙彬言已殺叛將慕
容洵其部曲多降秦檜言陝西無事實爲慶幸然洵實
不死 李心傳云紹興十一年四月洵尙寇邊宜 丙辰
撫副使胡世將遣之書蓋彬所言非實也 丙辰
景靈宮孟夏朝獻上詣行禮殿行禮翼日亦行之自是
四孟皆用此例 壬戌詔卜永固陵于西京 詔陞胙
城縣爲軍以東京留守王倫言縣與北界滑州相連乞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一

五

陞名額以便文移故也 癸亥御史中丞廖剛言今先
帝已終而朔望遙拜淵聖皇帝之禮如故此盛德也然
禮有隆殺方兒爲君則君事之及已爲君則兄之而已
望免抑聖心自此寢罷歲時自行家人禮于內庭可也
若遠在萬里之外每尊之爲君比其反也則不歸政恐
天下有以議我也況此拳拳之意于淵聖何益萬一歸
未有期九非所以示遠人事下禮部太常寺侍郎吳表
臣馮楫少卿周葵等請遇朔望日皇帝用家人禮遙拜
于禁中羣臣遙拜于北官門外從之 甲子觀文殿學
士孟庚爲河南府路安撫使兼知河南府充西京留守

資政殿學士致仕路允迪爲應天府路安撫使兼知應天府南京留守 甲戌金百官朝參始用朝服 五月庚辰朔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事聞邱昕權尙書吏部侍郎左司員外郎陳橐權刑部侍郎 丙戌名顯肅皇后神御殿曰承順時原廟未立承元承順殿皆寓行宮天章之西 戊子太白晝見 判大宗正事士儂兵部侍郎張燾朝謁永安諸陵前二日士儂等至河南民夾道歡迎皆言久隔王化不圖今日復得爲宋民有感泣者士儂等入柏城披荆履蕪隨宜葺治成禮而還陵下石澗水兵興以來久涸三使到水卽日大至父老驚歎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一 美

金使張通古之北還也見河南已置戍謂韓肖胄曰天子裂壤地益南國南國當圖報大恩今輒置守戍自取嫌疑若與聞罪將何以爲辭肖胄卽遣人馳告遠命罷戍通古至上京具以白太傅宗幹且曰及其部署未定當議收復宗幹喜曰是吾志也卽除通古參知行臺尙書省事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一

美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一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二

遷去與湖廣等處都督總督等官

宋紀一百二十二 起曆維治六月盡上章滌灘四月凡十一月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文武昭仁憲孝皇帝

紹興九年 金天眷二年 六月己酉朔金主初御冠服 簽書

樞密院事樓炤與東京留守王倫同檢視修內司趨入大慶殿過齋明殿轉而東入左銀臺門屏去從者入內東門過會通門由垂拱殿後稍南至玉虛殿乃徽宗奉老子之所殿後有景明殿復出至福寧殿即至尊寢所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二

簡質不華上有白華石廣一席地祖宗時每旦北面拜殿下遇雨則南而拜石上稍北至坤寧殿屏畫墨竹蘆雁之屬然無全本矣它殿畫皆類此自福寧至欽先孝思二殿欽先奉諸帝孝思奉諸后帳座供具猶在出肅雍門至玉春堂規模宏壯非它位比劉豫嘗對偽臣於此左竹徑之上有迎曦軒對軒有月屏始至修內司謂元是寶繪堂復由延春閣下稍東即太母之舊閣過小門曰錦莊無飾入睿思殿門登殿左曰玉盤右曰清微後曰宣和殿庭下皆修竹自此列石為山分左右斜廊為複道平臺上過玉華殿後有軒曰稽古西廡下曰尚

書內省西出後苑至太清樓下壁間有御書千文登瑤津亭亭在水間四面樓閣相對遂趨出拱辰門時京城外不復有民舍自保康門至太學道才數家太學廊廡皆敗屋中惟敦化堂榜尚在軍人雜處其上而牧豕於堂下惟國子監以養士畧如學舍都亭驛牌猶是偽齊年號瓊林苑金人嘗以為營後倫小城圍之金明池斷棟頽壁望之蕭然也 庚戌皇后邢氏崩於五國城年三十四 乙卯帝謂秦檜曰山陵事務從儉約金玉之物斷不可以一毫置其中前世厚葬之害可以為鑒 丙辰簽書樞密院事樓炤至永安軍先謁昭厚二陵及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二

會聖宮昭陵因平岡種柏成道旁不垣而周以枳樹四面缺角所存者半神門內石羊馬馳象之類皆在神臺三層高二丈俱植柏最下約廣十五丈為水道者五大門外石人對立其號下宮者乃酌獻之地已無屋而遺基歷歷可見餘陵規模皆如此諸陵前控洛水左少室右嵩高山川佳氣不改而室屋皆為偽守寶玠所毀官牆內草澁不見遺址舊分水南水北水北尚有二千戶水南墟矣 己未金主從容謂侍臣曰朕每閱貞觀政要見其君臣議論大可規法翰林學士韓昉曰皆由太宗溫顏訪問房杜輩竭忠盡誠其書雖簡足以為法金

主曰太宗固一代賢君明皇何如昉曰唐自太宗以來唯明皇憲宗可數明皇所謂有始而無終者初以艱難得位用姚崇宋璟惟正是行故能成開元之治末年息於萬機委政李林甫姦諛是用以致天寶之亂苟能慎終如始則貞觀之風不難追矣金主稱善又曰周成王何如昉曰古之賢君金主曰成王雖賢亦周公輔佐之力後世疑周公殺其兄以朕觀之爲社稷大計亦不當非也 壬戌觀文殿學士左正議大夫新知宣州汪伯彥爲檢校少傅保信軍節度使時伯彥入見命坐甚寵伯彥上所著中興日歷後三日遂有是命 甲子寶文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二

三

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胡交修試兵部尙書兼翰林學士 己巳兗山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宗正事士儂兵部侍郎張燾自西京朝陵還入見帝問諸陵寢如何燾不對唯言萬世不可忘此仇帝默然 保平靜難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四川宣撫使吳玠薨於仙人關年四十七詔輟朝二日贈少師賜帛千匹玠御下嚴而有恩故士樂爲之死其後制置使胡世將問玠所以勝於其弟右護軍都統制璘曰敵令酷而下必死每戰非累日不決然其弓矢不若中國之勁利吾嘗以長技洞重甲於數百步外又據其行便爭出銳卒與之

爲無窮以阻其堅忍之勢至於決機兩陳之間則璘有不能言然玠晚節嗜色多蓄子女餽金石以故得啗血疾死後諡武安初富平旣失律蜀口屢危金人必欲以全取勝獨賴玠以爲固蜀人久而思之 辛未簽書樞密院事大金報謝使韓肖胄自金國還至東京肖胄初入北境逐者謂當稱謝恩使肖胄以使命勅投不敢輒易論難三四金人卒不能奪 壬申簽書樞密院事樓炤至長安留十餘日初夏國主乾順所遣鄜延岐雍經畧安撫使李世輔欲從乾順偕兵伐延安以復仇因說乾順發兵可以取陝西五路乾順信之時有曾豪號青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二

四

面夜又者侍棍擾邊乃屬世輔先圖之世輔請精兵三千晝夜疾馳掩至其地擒之以歸乾順大悅將妻以女世輔辭以父喪乾順卽益以兵棍命招撫使王樞隨之鼓行而東至延安已而兵馬都監薛昭繼城見世輔曰始告捕者蘇常柳仲二人耳俄有捕其人以獻者世輔詰之遽服因剖心以祭時金人已還河南地炤出朝廷赦書以示世輔世輔未之信有耿煥者與世輔有舊爲言眞詔也世輔卽率所部南望拜赦因遂說夏人南歸夏人多懷土獨與願從者二千人來而王樞者反說世輔還夏世輔遂擒之樞才入境卽望闕遙拜言夏國主

感聖恩將遣使入貢昭聞之因與宣諭使周聿皆以書
招世輔歸朝且命行府備差遣王晞韓護樞赴行在
乙亥同簽書樞密院事王倫自京城赴金國議事初右
副元帥潘王宗弼既還祁州密言於金主曰河南之地
本昌與宗磐主謀割與南朝二人必陰結彼國今來使
已至汴京未可令過界倫有雲中舊吏隸宗弼帳下密
來謁倫告以宗弼之謀倫具言於朝乞早為之備而秦
檜但奏趣倫過界會西京雷守孟庾至京師倫始解雷
鑰將使指北行時宗磐等謀為變遂命中山府拘倫且
會本路簽軍以復取河南為名將倫亂 丙子兵部侍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二 五

郎兼史館修撰張翥兼權吏部尚書 夏國有芝生於
後堂國主乾順倫靈芝歌俾中書相王仁宗和之丁亥
乾順殂諡曰聖文皇帝廟號崇宗子仁孝嗣立 是夏
金以李鄴為翰林學士承旨行臺戶部尚書馮長寧為
東京戶部使自大名至其東京凡五千里是時金人置
司河間真定平陽太原顯州春州曰錢帛燕京曰三司
大同曰轉運中京曰度支上京曰鹽鐵東京曰戶部皆
掌漕計之職 金主命司馬朴試舉人於燕京得中山
石塘為首金人科舉之制先於諸州分縣赴試縣令為
考試號鄉試惟雜犯者黜榜首曰鄉元次年春分三路

類試白河以北至女真皆就燕關西及河東就雲中河
以南就汴皆取旨選官知舉號府試凡二人取一榜首
曰府元至秋盡集諸舉於燕號會試凡六人取一榜首
曰狀元分三甲上甲皆賜緋雖下甲率十三年而轉奉
直大夫所試分詞賦經義二科仍兼律義親戚不迴避
有私者決沙袋其後又有明經明法童子等科然不擢
用止於簿尉後復制御史於上京士人苦之多不往則
就燕京官之 秋七月己亥朔金主執其太師領三省
事宋國王宗磐太保領三省事充國王宗魯滕王宗英
虞王宗偉先是郎君和什舊倫附者謀反下大理獄事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三 六

連宗磐等會宗磐等以朔日入見因伏兵執之辛巳皆
坐誅致黑繁年要錄載金主詔畧曰用行管叔之誅漢
有懷蜂蠆之毒又曰宗磐族逆諸父位冠三司胡為失
圖以底不類謂為先帝之元子常蓄無君之禍心信任
背人煽為姦黨坐圖問鼎行將初宗磐自以太宗長子
嘗與金主爭位而左副元帥魯王昌實穆宗長子金主
大父行也宗翰歿後宗戚大臣多懼禍故二人有逆謀
宗英宗偉與宗磐同產知其情既被誅悉除屬籍右副
元帥潘王宗弼已平內難遂馳至燕京囚燕京雷守彬
王宗孟及其子稟宗孟宗磐弟也既而咸州詳表舊倫
改沂王暈亦以通謀伏誅金主以左副元帥魯國王昌

屬尊有大功釋不問出爲行臺左丞相手詔慰遣以杜
元爲行臺右丞相以蕭寶耶律輝爲行臺平章政事昌
怒曰我開國元臣也何罪而與降奴爲伍降奴謂元等
也 金主以太傅領三省事秦國王宗幹爲太師進封
梁宋國王拜右副元帥瀋王宗弼爲都元帥進封越國
王以尙書左丞蕭慶爲右丞相陳王希尹詔書不名肩
輿升殿始宗弼之殺諸王也希尹與其謀希尹子昭武
大將軍達勒達舊倫把塔今改有智畧力兼百人宗傳入見達
勒達自後執其手而殺之故有是賜 甲申詔新羅縣
令自今竝差文臣自建炎間始置武令劉豫因之論者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二 七

以爲不學而從政民間被害甚眾故復用文臣 丁亥
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周綱權尙書吏部侍郎
是日同簽書樞密院事王倫至中山府爲金人所拘
壬辰彰武軍承宣使知金州兼陝西宣諭使郭浩爲鄜
延路經畧安撫使兼知延安府同節制陝西諸路軍馬
起令以所部之任武康軍承宣使利州路經畧安撫使
兼知熙州定國軍承宣使熙河蘭鞏路經畧安撫使兼
右護軍都統制節制鳳州楊政爲熙河蘭鞏路經畧
安撫使兼右護軍都統制節制岷文龍州吳璘爲秦
鳳路經畧安撫使兼知秦州仍詔郭浩楊政吳璘竝舊

聽四川宣撫使節制時陝西新復永興涇原環慶三路
僞官張中孚趙彬張中彥爲帥熙河慕容洵叛鄜延關
師古入朝秦鳳無帥樓炤以僞定命浩等分鎮三路於
是炤欲盡移川口諸軍於陝西璘曰敵反覆難信懼有
它變今我移軍陝右蜀口空虛敵若自南山擣蜀要我
陝右軍則我不戰自屈矣嘗以依山爲屯控守要害遠
敵情見力疲繇漸可進據繇是璘政二軍獨屯內地時
已命張中孚節制陝西諸路軍馬故以浩副焉 詔新
復州軍請佃官田納租外免輸征稅劉豫之僭也租稅
竝取之至是有舉人上書請去其一戶部言自己之田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二 八

謂之稅請佃田土謂之租自來不曾有併納租稅指揮
乃依舊制 甲午尙書兵部侍郎兼史館修撰張燾權
吏部尙書 乙未詔臨汝軍殄寇縣復舊縣名縣劉豫
所改也 丙申詔置司看詳劉豫僞命官換給帝曰朕
方以天下爲度凡僞命者既已寬貸勿問使其才可用
亦當拔拭用之遂命都督察院委官如賞功司例 乙
亥詔金州依舊隸四川宣撫使司鞏州隸京西商州隸
金州節制自五路初復而商號復隸陝西至是陝西宣
諭使周聿郭浩言五路竝在秦州之北萬一盜賊出沒
五路便見隔絕豈能南來爲朝廷用商州舊屬川陝自

講和之後還隸陝西而武關秦關之險並在其北何以制禦况虢州跨河帶山北臨陝郊最為要害之地今亦屬陝西非所謂以近致遠也故有是旨 庚子王倫在中山始聞宗磐等已誅同行者皆憂俄金人令赴祁州一金主捕魚混同江綱繩絕曹國王宗敏乘醉鞭馬入江手引繫綱大繩沈於水金主呼左右救之倉卒莫有應者顯武將軍完顏思敬躍入水引宗敏出金主稱歎賞資甚厚擢思敬為右衛將軍 八月己酉復淮南諸州學官員 庚戌樓炤自鳳翔歸白川陝諸軍冬衣已下成都府等路取撥十六萬匹帝曰蜀土頻年調發凋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二

九

弊已甚今吳玠一軍既分屯關陝饋運十省八九若夏能鑄減冗官四川民力庶幾其少紓乎詔川陝宣撫司便宜補官限一年陳乞換給時言者論名器浸輕之弊以為三歲大禮蔭補三年科舉所得之士共止數百人而優補官一歲之間乃倍此數今罷優宜聖旨已五年其所換給約萬計乞限一年庶息姦弊因有是旨 金魯王昌至燕京愈驕肆不法與翼王古蘭舊倫鶴謀反金主漸知其與宋交通會有上變者辛亥下詔誅之昌自燕京南走追及之於祁州 乙亥樓炤奏以保安軍寇成知環州帝曰陝西沿邊控制夏國最為要害當擇

久在軍中諳練邊事或本土武人方能保固障塞民得安業可劄付炤令諭諸帥翼日秦檜奏已行下諸帥如上旨帝曰堡塞最沿邊急事神宗戒陝西諸帥悉出手批然於器械則稍變古法新法弓稍短不能及遠又放箭拘以法不能中的朕自幼年即習騎射如拽硬射視各是一法斗力至石以上箭落不過三五十步如此何以禦敵耶 丙辰右朝請大夫淮南西路轉運判官李仲孺知廬州時武信軍承宣使知廬州張宗顏卒故以仲孺代之淮西宣撫使張俊遂命統制官田師中將宗顏之孤八千人歸建康後贈宗顏係靜軍節度使諡壯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一

十

敬 戊午金都元帥越國王宗弼殺魯國王昌於祁州函其首以獻昌臨刑謂宗弼曰我死之後禍必及爾宜早圖之宗弼不答致異金史以昌之南奔為實其通宋走沙漠至儒州望雲何進獲之疑傳聞之誤又金史言昌之二子俱以謀反伏誅而要錄謂以赦得釋亦誤也 已未帝諭大臣曰吳玠軍馬既移屯熙秦等路優當以五百人為一指揮令諸帥招填稍足舊額與弓箭手參用緩急之際有足倚仗庶幾漸復祖宗之舊金人和議雖堅安能保其終久無幾况夏人乍臣乍叛尤難保恃今日邊防尤不可忽 庚申中書舍人王次翁試尚書工部侍郎 庚戌詔東京留守司搜訪郊廟禮器來

上時當行大禮帝以渡江後所倫禮器多不合古故命訪之舊都禮官初議郊與明堂當間行秦檜欲集議帝曰且依近例行明堂禮可也 尚書左司員外郎晁謙之權戶部侍郎 庚午給事中蘇符充賀大金正旦使知閤門事王公亮充副使尋命各官其家一人 乙亥雄武軍承宣使關師古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行營中護軍前軍統制師古自延安入朝既對遂有是命詔知晉寧軍折可求兼主管本軍沿邊安撫司公事摺置興後麟府州用樓炤請也 丁丑太白晝見 初金人欲得王威趙榮已遣還之韓世忠遺秦檜書曰榮威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二 十一

書禮部侍郎仍兼資善堂翊善 樞密直學士成都潼川府夔州利州路安撫制置使知成都府胡世將爲寶文閣學士川陝宣撫副使置司河池諸路並聽節制世將精神明悟閑習吏治其守成都甚有政績至是就用之世將既除宣副諸將皆賀世將語之曰世將不能騎射不知敵情不諳邊事朝廷所以遣來者襲國朝之故事以文臣爲制將爾自今以往軍中事務皆不改吳宣撫之規模世將有所未達諸公明以指示或諸公有所未達者亦當奏聞各推誠心勿相疑忌其濟國事可也諸將皆拜謝 涇原路經畧安撫使張中孚言邊隅無警望許臣入覲闕庭詔俟春煖起發既而秦鳳等路提點刑獄公事宋萬年遺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書言昨頒降新復河南詔書張中孚等初不曾拜卻將金國詔書宣讀百姓見詔書上有本朝廟諱御名皆不忍聞萬年昨密問吳璘萬一兵復渡河如何措畫璘謂中孚等重兵在手爲秦鳳腹脅之患內外相應必來擣虛我軍既守家計安能遠出接見以此見中孚等陰藏姦謀所繫非輕世將卽具以問且言臣昨論奏逐人罪惡以謂朝廷方守信誓不欲遽易帥守然中孚等竝已降指揮許令入覲欲望因其自請別與差遣於是中孚等皆改

命 甲午名皇太后宮曰慈寧 丙申詔汝州邾城縣
故資政殿學士蘇軾墳寺以旌賢廣惠為名以孫禮部
侍郎符援范鎮家賜利例有請故也 金主初居新宮
立太祖原廟於慶元宮盧彥倫監造宮室彥倫性機巧
能迎合皇后意由是頗見寵 己亥太尉東京同雷守
郭仲荀言所帶在京人馬已至鎮江先是帝召仲荀赴
行在仲荀因與劉豫之眾五千七百餘人南歸帝謂秦
檜曰仲荀善人也但馭眾非所長姑令駐彼別選人代
之檜曰孰可當者帝曰極難其人欲於二三大將統制
官中選之檜等言董先牛泉才具帝曰二人誠驍勇然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二 三

先好貨舉嗜酒未可馭眾時京畿提點刑獄公事辛永
宗與仲荀偕來帝亦以其誕謾不可用檜曰外人不知
陛下察其姦狀乃謂最蒙眷寵帝曰朕何嘗喜之如道
宗夏不循理亦不可用既而檜等請以樞密統制官雷
仲代將其兵從之 辛丑詔東京遠來宗室子年及二
十者授承信郎餘廩給之俟年及取旨用 壬寅金遣
溫都思忠諸路廉問 甲辰權刑部侍郎陝西宣諭使
周聿使還入見聿言陝西既歸得地數千里得兵十三
萬得馬二萬有四塞之固居天下上游可謂強盛然陝
西入金十有餘年城池不修器甲不備異時四十萬僅

支一隅今纔十三萬而夏人不敢侵犯者以金人精兵
在內故也今日金人盡去土地闊遠雖有要塞其實甚
虛欲望陝西凡空閑不耕之地除元業主識認給付外
依本朝沿邊制度並招弓箭手土田肥美過人樂耕不
出數年兵政自成盡在關中與唐無異因謀都邑以建
本根又言陝西諸路既命楊政帥熙河吳玠帥秦鳳然
所屯之眾皆四路忠勇之士吳玠教習已踰十年百戰
之餘所向無敵和好既成即可往來舊國舊都不能無
念統兵之官皆欲誘致望戒四路帥臣非元所統不得
招納 是秋太行義士蜂起威勝遼州以來道不通行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二 古

時金人法苛賦重加以饑饉民不聊生又下令欠債者
以人口折還及藏亡命而被告者皆死至是將相大臣
如昌宗磐之徒皆被誅二帥久握重兵植黨滋眾至是
悉為亡命保聚山谷官司不能制 冬十月辛亥同簽
書樞密院事王倫始見金主於御林倫述帝命金主悉
無所答使宰相責之曰汝但知有元帥豈知有上國耶
癸丑權尚書刑部侍郎周聿改戶部侍郎太常少卿
蘇攜權刑部侍郎 權吏部侍郎兼史館修撰張燾充
寶文閣學士知成都府兼本路安撫使四川制置司限
一月結局初成都乏帥帝諭秦檜曰張燾可付以便宜

使治成都第道遠恐其憚行檜退召燾諭旨燾曰君命也燾其敢辭帝大喜遂有是命帝諭檜曰燾雖安撫一路如四川前日無名橫斂不急充費可令調減以寬民力以成都帥臣而得行四川民事自燾始 甲寅樞密行府準備差遣王瑜韓以夏國招撫使王樞至行在樓炤言陝西新復正與夏國爲鄰此等畱之無益還之可使知恩乃詔閣門引見令臨安府燕犒差行在官館伴秦檜又召樞至都堂諭以講和意并還近所獲夏人之俘百九十人歸之仍命瑜韓伴送樞至境上 己未尙書禮部侍郎兼侍讀兼資善堂翊善吳表臣權吏部尙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一十二

五

書兼職如故 丙寅洪州觀察使新知鼎州王彥率於邵州年五十荆南舊部曲間彥之喪皆卽佛官爲位而哭彥事親孝居官廉其爲將也與士卒同甘苦屢破大盜子弟從軍者未嘗嘗賞及將死召其弟姪悉以家財分給之時號名將然性剛寡合雖待士盡禮而黑白太分此其大畧也 是月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來朝 金主復遣翰林待制耶律紹文至驛諭奉使王倫言卿畱雲中無還期及貸之還曾無以報反間貳我君臣乃遣副使藍公佐先歸論歲貢正朔誓表冊命等事而拘倫以俟報已而遷之河間遂不復遣 十一月戊寅祕

書少監鄧剛中權尙書吏部侍郎 定國軍承宣使知秦州兼節制屯駐行營右護軍馬軍吳玠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帝諭大臣曰吳玠久在蜀備著忠績雖已優加恒典然聞其家頗貧可賜錢三萬緡仍進其弟軍職令撫其家屬故有是命 己卯帝諭輔臣曰前日議移岳飛屯於襄陽洪慮饋運費力不若先移萬人於江西既省饋運亦可以彈壓盜賊 庚辰言者論今輿地復歸宿師百萬隸籍諸將非屯田何以善後今荆南興洋汝潁江淮之間沃野千里尙或邱墟是地有遺利諸師所統自農爲兵者不少戰士之外負荷役使之徒不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一十二

六

無可用是人有餘力望令諸路宣府帥臣悉意講行從之 宣州觀察使知閣門事藍公佐至燕山俄而越國王宗弼亦至公佐懼不免畱四日始聽行 己丑追復左通直郎直龍圖閣張所特與一子官仍賜其家銀絹百匹兩先是宣撫使岳飛言所忠義帝命復舊官飛又言好生惡死人之常情所以忠許國義不顧身雖斧鉞在前凜然不易其色乞與旌加褒異使天下忠義之士皆知所勸故有是命 辛酉參知政事李光胤光與右僕射秦檜議事不合於帝前紛爭且言檜之短殿中侍御史何鑄因劾光狂悖失禮光引疾求去帝命以資政

殿學士出守言者又擊之後三日以充提舉洞霄宮

金豫國公昱卒 是冬金主諭其政省自今四時游獵

春水秋山冬夏刺虛達 鉢並循遼人故事元帥府下令

沿河置寨防渡河南歸之人及與人渡者皆死海寇張

青乘海至遼東稱南師遂破蘇州遼土大擾中原之被

掠在遼者多起兵應之青初無進取意既而復去金主

詔郡縣不得從元帥府擅更簽軍俟見御畫乃聽時太

行義士王忠植已取石州等十一郡聞于朝帝嘉之拜

忠植武功大夫華州觀察使統制河州忠義軍馬忠植

步佛山人也 初金人之割地也以新河為界朔方盛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一十二 七

傳駕將北征民間往往私結徒黨市軍器以備緩急沿

河尤甚每遇陰晦輒引領南望曰御營烈火光矣太行

義士又攻懷州萬善鎮破之守臣烏陵阿思謀率軍民

城守思謀自金中內變每夜被衣而坐喟然嘆曰可惜

官人備歷艱險以取天下而今為數小子壞之我未知

其死所矣官人謂宗翰也知濬州韓常嘗與防禦判官

官茵夜飲論及江淮川陝用兵等事茵盛言金兵之強

南兵之弱常曰君知其咎未知其今今之南軍其勇銳

乃管之我軍我軍其怯懦乃管之南軍所幸者南方未

知耳 女真萬戶呼沙呼舊倫胡沙 北攻蒙古糧盡而

還蒙古追襲之至上京之西北大敗其眾於海嶺金主

以富勒瑪舊倫胡盧 為招討使提點夏國達勒達兩國

市場達勒達者在金國之西北其近漢地謂之熟達勒

達會其稷稻其遠者謂之生達勒達止以射獵為生性

勇悍然地不生鐵矢鏃但以骨為之遠人初置市場與

之回易而鐵禁甚嚴至今始弛其禁又劉豫不用鐵錢

緣是河東陝西鐵錢率自雲中貨于達勒達蒙古得之

遂大倫軍器焉

紹興十年金天眷 春正月辛巳右僕射秦檜言前日外

間有匿名書非毀朝廷當繳進帝曰已見之無足恤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一十二 六

先是金人遣奉使官宣州觀察使知閤門事藍公佐南

歸議歲貢表誓正朔冊命等事且索河東北士民之在

南者是日右正言陳淵入對言自公佐之歸聞金人盡

誅往日主議之人且悔前約以此重有要素臣謂和戰

二策不可偏執帝語淵曰今日之和不惟不可偏執自

當以戰為主既而吏部員外郎許忻出為荆湖南路轉

運判官將行亦上疏言臣竊見金人為本朝患十六年

於茲矣昨張通古輩來議和好陛下以梓宮母后淵聖

之故俯從其欲復命王倫等報聘今王倫既已拘留且

重有邀索外議藉藉謂敵情反覆如此咸以為憂望陛

下采中外之公言定國家之大計浹察敵人變詐之狀
亟安天下憂慮之心繼自今時嚴爲守備激將士捐軀
效死之氣雪陛下不共戴天之讐 金以都元帥宗弼
領行臺尙書省事命諸州郡軍旅之事決於帥府民訟
錢穀行臺尙書省治之宗弼兼綜其事金主命宗室子
亮赴宗弼軍行任使旋以爲行軍萬戶亮宗幹第二子
也時年十八 乙酉以集英殿修撰京都轉運使莫將
試工部侍郎充護梓宮奉迎兩宮使濟州防禦使知閭
門事韓恕爲宣州觀察使副之 初究人張匯從其父
行正守官保州畱敵不能歸至是聞元帥府主管漢兒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二 九

文字蔡松年言敵有渝盟意遂與燕人王暉開府劉炎
謀夜自新鄉渡河赴行在上疏言敵情利害大畧以爲
敵主懦將驕兵寡而怯又且離心民怨而困咸有異意
鄰國延頸以窺隙臣下側目以觀變寇盜外起親戚內
亂加之咎之名王良將如尼瑪哈達蘭之徒非被誅則
病死故子胥戮則吳滅孔明沒則蜀亡爭戰之際古今
不易之理今金人內有羽毛零落之憂外失劉豫藩籬
之援譬之有人自截其手足而復剖其心腹欲求生也
不亦難乎此乃皇天悔禍眷我聖宋復假其手以自相
誅戮特以良時付之陛下周宣漢光中興之業也曩者

敵未嘗殄滅之時臣雖早歸朝廷亦無補於聖德故臣
隱身敵中甘處貧賤十五年者伺今日之隙也又況當
時河北人心未安河南廢齊之後人心亦且搖動王師
先渡河則弊歸河北而不在中原設若烏珠先侵河南
則弊歸中原而不在河北但得先渡河者則得天下之
勢誠當日勝負之機在于渡河之先後耳而烏珠已有
南侵之意臣恐朝廷或失此時反被敵乘而先之疏奏
滙等授初品文資 辛卯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
洞霄宮李綱薨于福州綱之弟校書郎經早卒綱悼恨
不已會上元節綱臨其喪哭之慟鼻得疾即日薨年五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二 十

十八帝方遣中使徐恂撫問計聞贈少師徙其弟兩浙
東路提點刑獄公事維于闐部以治其喪令所居州量
給葬事 甲午太尉慶遠軍節度使東京同畱守兼節
制軍馬京畿營田大使郭仲荀充醴泉觀使從所請也
詔佗忠烈廟于仙人關以祠吳玠 丁酉左通直郎
元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尹焯遷一官致仕以
焯引年告老故也焯遂居紹興 癸卯帝謂大臣曰莫
將奉使金國凡所議事可一一錄付恐將妄有許可它
日必不能守時金人所請朝廷多不從故有是諭 是
月夏改元大慶 二月辛亥濟州防禦使主管侍衛軍

馬司公事到錡為東京副留守仍兼節制馬軍 癸丑
詔曰永惟三歲興賢之制肇自承平爰暨累朝遵用彝
典頃緣多事游展試期致取士之年屬當宗祀宜從革
正用復故常可除科場于紹興十年仰諸州依條發解
外將省殿試夏展一年於紹興十二年正月鎖院省試
三月擇日殿試其向後科場仍自紹興十二年省試為
準于紹興十四年令諸州依條發解內將來紹興十二
年特奏名合出官人有年六十一歲者許出官一次
故集賢殿修撰周常追復寶文閣待制常浦城人元符
末嘗為禮部侍郎坐元祐黨落職婺州居住至是用其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一十二 三

家請而命之 乙卯殿中侍御史何鑄試右諫議大夫
庚申御史中丞廖剛試工部尚書剛每因奏事論君
子小人朋黨之辨反復切至又論人君之患莫大于好
人從己若大臣惟一人之從羣臣惟大臣之從則天下
事可憂剛本秦檜所薦至是滋不悅它日因對又請起
舊相有人望者處之近藩重鎮檜聞之曰是欲置我何
地耶既積忤檜遂出臺而剛之名聞天下 尚書工部
侍郎王次翁試御史中丞 壬戌尚書戶部侍郎周聿
充顯謨閣待制樞密都承旨 丁卯觀文殿學士左通
奉大夫西京留守孟庾為左宣奉大夫東京留守兼權

知開封府 資政殿大學士左通奉大夫江西安撫制
置八使兼知洪州張守資政殿學士左中大夫知應天
府兼南京留守路允迪資政殿學士左中大夫江東安
撫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葉夢得並進一
官 三月己卯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范同權尚
書吏部侍郎 丙戌成都府路安撫使張燾始至成都
初燾自京洛入潼關已聞金人有敗盟意逮至長安所
聞益急燾遠行見川陝宜撫副使胡世將為言和尙原
最為要衝自原以南則入川路若失此原は無蜀也世
將曰蜀口舊戍皆精銳最號嚴整自朝旨撤戍之後關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一十二 三

臨撤備世將雖屢申請未見行下公其為我籌之燾遂
為世將草奏具言事勢危急其速徒右護軍之戍陝右
者還屯蜀口又請賜料外錢五百萬緡以備緩急 辛
卯賜京東淮東宣撫使韓世忠淮西宣撫使張俊燕于
臨安府以其來朝故也初諸大將入覲陳兵閱于禁中
謂之內教至是統制官呼延通因內教出不遜語中丞
王次翁乞斬通以肅軍列因言祖宗著令寸鐵入皇城
者皆有常刑今使武夫悍卒披堅執銳於殿廷之下非
所以嚴天陛也內教遂罷 丙申禮部侍郎充大金賀
正旦使蘇符自東京還行在初徽猷閣待制洪皓既拘

冷山頗為陳王希尹所厚希尹問以所議十事皓折之曰封冊虛名年號南朝自有金三千兩景德所無東北宐絲蠶上國有其地矣絹恐難增也至於取淮北人搖民害計恐必不能希尹曰吾欲取降附人誅之以懲後何為不可皓引梁武帝易候景事言之希尹意稍解曰汝性直不誑我吾與汝入燕遣汝歸議遂行會工部侍郎莫將繼來議不合囚之涿州事復變皓過其成帳其戎將聞洪尚書名爭邀飲食符至東京敵人拒不納符乃還攷異洪皓事據盤洲集所撰行述增入金人所要索十事它書皆無之今因此畧見其概丁酉詔川陝宣撫使自今或警急其調發軍馬措置錢糧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二

三

應干軍事待報不及並許胡世將隨宐措置用世將請也時謀報河東北簽軍備糧來成河中收復河南州郡都元帥宗弼又傳令宋國係和議之國存畱橋路往來已調絳蒲解州三萬夫過河修壘隄岸仍差馬軍編欄令同州照驗世將慮其出沒不測即具以奏且遣兵備之 已亥彰武軍承宣使樞密院都統制知延安府同節制陝西諸路軍馬郭浩移知永興軍兼節制陝西諸路軍馬 壬午奉安徽宗皇帝顯恭皇后顯肅皇后神御于天章閣之西神御殿 癸卯故朝散郎鄧忠臣特贈直祕閣 夏四月乙巳朔金温都思忠廉問諸路得

廉吏杜遵晦以下百二十四人各進一階貪吏張軫以下二十一人皆罷之 戊申詔三公三少帶節鉞者並序班在宗室開府儀同三司之下時以諸大將官高故裁抑之 癸丑顯謨閣直學士趙彬為尙書兵部侍郎

金中書令蜀王尼楚赫薨年六十八後諡武襄

攷異金史

本紀倫周國公今從列傳

乙丑宰相率百官啟建天申節道場以梓宮未還不用樂 丁卯金主如上京時降將鄭瓊為

金人所用知金將南伐語其同列曰瓊向從大軍南伐每見元帥國王親臨陳督戰矢石交集而王免胄指麾三軍意氣自若用兵制勝皆與孫吳合可謂命世雄材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二

四

矣至於親冒鋒鏑進不避難將士視之孰敢愛死乎宐其所向無前日闕國千里也江南將帥才能不及中人每當出兵必身居數百里外謂之持重或督召軍旅易置將校僅以一介之士持虛文諭之謂之調發制敵決勝委之偏裨是以智者解體愚者喪師幸一小捷則露布飛馳增加俘級以為己功敏怨將士縱或親臨亦必遠逝而又國政不綱纔有微功已加厚賞或有大罪乃置而不誅不即覆亾已為天幸何能振耶瓊所指元帥謂宗弼也宗弼聞之召問江南成敗誰敢相拒者瓊曰江南軍勢去弱皆敗亾之餘又無良帥何以禦我吾以

大軍臨之彼君臣方且心破膽裂將哀鳴不暇蓋傷弓之鳥可以虛弦下也宗弼喜以為知言以金人渝盟之意瓊不過從而附和耳今不取主謀之說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二

五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二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三

宋紀一百二十三 起上章 訖五月 盡十二月 凡七月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文武昭仁憲孝皇帝

帝

紹興十年金天眷三年五月丙子金主詔元帥府復取河南

陝西地先是完顏昌議割地與宋宗弼力爭之昌既死

宗弼復言割地非計宗幹以下皆曰趙構蒙再造之恩

不思報德安自貶張所求無厭今若不取後恐難圖金

主曰彼將謂我不能奄有河南之地且都元帥久在方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三

一

面深究利害宜即舉兵攻之乃集舉國之兵于祁州元

帥府大閱遂分四道並進命鏞呼貝勒出山東右副元

帥完顏杲入陝右驃騎大將軍知冀州李成入河南而

宗弼自將精兵十餘萬人與知東平府孔彥舟知博州

鄺瓊前知宿州趙榮抵汴丙午宗弼入東京觀文殿學

士畱守孟庾不知所措統制官王滋請以兵護庾奪門

走行在庾以敵騎多不能遽去遂率官屬迎拜宗弼入

城住舊龍德宮於是金主詔諭諸州縣以完顏昌擅割

河南且言宋人多所邀求之故詔辭畧曰非朕一人與

奪有倉言恩威弛張之間蓋不得已遂命使持詔徧抵

諸郡又分兵隨之知興仁府李師雄微猷閣待制知淮寧府李正民皆束身歸命自是河南諸郡望風納款矣金人破拱州守臣左奉議郎王慥死之 金右副元帥完顏杲自河中渡河入同州界疾馳二百五十里趨永興軍陝西州縣多舊時金齊官所至迎降遠近震恐丁亥金人破南京初金人既背盟復以葛王褒知歸德府褒以數千騎至宋王臺遣人諭都人官吏學生告以不殺不掠之意請路畱守出門相見資政殿學士南京畱守路允迪不得已朝服出城見之會於宋王臺允迪爲主褒爲客允迪奉觴爲壽褒與酬飲遂送允迪於汴京褒鼓吹入城秋毫不犯 金主謂尙書左丞宗憲曰嚮以河南陝西地與宋人卿以爲不當與今復取之是猶用卿言也卿識慮深遠自今以往其盡言無隱宗憲拜謝遂攝門下侍郎 戊子四川宣撫副使胡世將在河池知同州張恂遣人告急時右護軍之戍陝西者五萬人始漸至所屯州縣而蜀一帶正兵不過三萬人朝廷所除諸帥皆未至本鎮得報駭愕永興軍路經畱使郭浩時在延安本路副都總管權知永興軍郝遠開長安城門納金人長安破關中震動鈐轄傅忠信盧士閔不從斬關以出知陝州吳琦城守以禦金人郝遠遣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三

二

入持金國檄書至宣撫司語不遜不可聞世將焚檄斬其使 己丑金人破西京初金人有渝盟意河外豪傑以告河南府兵馬鈐轄李興與告於轉運判官權畱守李利用副總管孫暉謂洛陽實衝要重地東接王畿南通巴蜀北控大河可以屏衛襄漢況陵寢所在不可不注意也利用然之令興招集忠義民兵密爲防禦計不數月得萬餘人暉大懼欲殺之會報敵已渡河利用聞之卽棄城遁走李成以鐵騎數千據天津橋與令七騎逆擊之成罔測遂退暉棄城走興轉戰至定鼎門傷重仆於地夜半復甦乃走外邑聚兵敵引兵入城以成知河南府時朝廷以利用有治最除直祕閣以寵之而利用已逝矣 庚寅龍圖閣直學士知順昌府陳規得報敵騎入東京時新東京副畱守劉錡方送客規以報示錡錡曰吾軍有萬八千而輜重居半且遠來力不可支乃見規問曰事急矣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規亦力留錡共守錡又見劉豫時所蓄毒藥猶在足以待敵會其所部選鋒游奕二軍及老幼輜重相去甚遠錡遣騎趨之夜四鼓纔至城下旦得報敵騎入陳距順昌三百里圍城惶惑錡遣兵屬與規議斂兵入城爲捍禦計人心稍定 辛卯四川宣撫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三

三

副使胡世將自河池遣涇原經畧使旧晟以兵三千人迎敵始金人之渡河也利路經畧使楊政尙在鞏州永興經畧使郭浩尙在鄜延環慶經畧使范宗尙在金州而主管鄜延經畧司公事王彥亦未至其地惟熙河經畧使兼宣撫司參謀官孫渥右護軍都統制兼秦鳳經畧使吳璘隨世將在河池世將倉皇召諸帥議出師政晟先至渥進曰河池地平無險阻敵騎已迫鳳翔自大散關疾驅一二日可至帳下頃吳公宣撫偶閱兵至河池幾為敵擒其事不遠願公去此治兵仙人原原去河池纔五六十里而殺金坪家計寨天險足恃元戎身處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三 四

危地而欲號令將帥使用命赴敵渥不識也璘獨抗聲言曰和尚原殺金坪之戰方璘兄弟出萬死破敵時承宣在何許今出此懦語沮軍可斬也右護軍強半隔限在陝西未易呼集敵來日夜思戰今聞宣撫舍河池去保山寨失戰士心不可璘請以百口保破敵世將壯之指所坐帳曰世將誓死於此矣官屬韓詔等進曰渥實失言不宜居帳下遂先遣晟還涇原渥赴熙河渥恐懼汗落單馬趨出顧謂世將所親曰渥為公忠謀乃反得罪吳家小帥勇而銳未見其勝之道也它日無忘渥言 統領忠義軍馬李寶與金人戰於興仁府境上殺

數百人獲其馬甚眾岳飛所遺也 壬辰劉錡召諸將計事皆曰吾軍遠來未及息肩敵人邀我歸路其敗必矣莫若守城其徐為計錡曰錡本赴官留司今東京既破幸全軍至此有城可守機不可失當同心力以死報國家眾議始定即鑿舟沈之示無去意通判府事汪若海方奉府檄至行在錡以奏附若海即與官屬等登城區處城外有居民數千家恐為賊巢悉焚之分命諸統制官許青守東門賀輝守西門鍾彥守南門杜杞守北門且明斥堠及募土人倫鄉導間接於是人皆奮曰早時人欺我八字軍今日當為國家立功錡親於城上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三 五

督工設戰具修壁壘時守備全闕錡取偽齊所倫齒車以輪輾埋城上又撤民家扉以代篋籬笆凡六日粗畢而金人游騎已渡河至城外矣 癸巳武經大夫濰州團練使王彥先以亳州叛附於金金以鄆瓊守之 是日邊報至行在 丙申胡世將命右護軍都統制吳璘將二萬人自河池赴寶鷄河南以捍敵遣本司都統知興元府楊政樞密院都統制知永興軍郭浩為之聲援 戊戌帝謂秦檜曰敵人不知信義無足怪者但士大夫不能守節至於投拜風俗如此極可為憂秦檜曰自靖康以來賣國之人皆蒙寬恩故習熟見聞若懲革之當

自今日遂下令曰昨者金國許歸河南諸路及還梓官母兄朕念爲人子弟當申孝悌之義爲民父母當興振救之思是以不憚屈已連遣信使奉表稱臣禮意備厚不謂設爲詭計方接信使復與兵河南百姓休息未久又遭侵擾朕盡然痛傷何以爲懷仰各路大帥各竭忠力以圖國家大計又詔罪狀烏珠募有能生擒烏珠者除節度使賜銀帛五萬田千頃第一區先是檜薦王次翁爲御史中丞凡可爲檜地者次翁無不力爲之及金人渝盟次翁懼檜得罪因奏曰前日國是初無主議事有小變要用它相後來者未必賢而排黜異黨紛紛續資治通鑑卷一百二十三 六

累月不能定願陛下以爲戒帝淡然之檜位遂安公論不能搖矣 己亥少師護國鎮安侯靜軍節度使萬壽觀使雍國公劉光世爲三京招撫處置使以授劉錡以統制官李貴步諒之軍隸之賜錢二十萬緡銀絹三萬匹兩爲軍費於是光世駐軍太平州請樞院都統制李顯忠同行至徐泗間其軍多潰 庚子詔右護軍都統制吳璘同節制陝西諸路軍馬又詔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軍前合行黜陟許以昨張浚所得指揮 辛丑金人攻鳳翔府之石壁寨吳璘遣統制官姚仲等拒之仲自奮身督戰殊赫貝勒中傷退屯武功時楊政母病方

死亦不顧家徑至河南與璘協力捍敵已而諸軍家屬悉歸內地人心既定踴躍自奮不復懼敵矣先是金人之別將又圍耀州節制陝西軍馬郭浩遣兵救之敵解去 壬寅金人圍順昌府先是劉錡于城下設伏敵游騎至擒其千戶阿克順殺等二人詰之云韓將軍在白龍渦下寨距城三十里鎗夜遣千餘兵擊之頗殺敵眾既而三路都統葛王褒及龍虎大王軍並至城下凡三萬餘人錡以神臂弓及強弩射之稍引去復以步兵邀擊溺於河甚眾奪其器甲又獲女真漢兒皆謂敵已遣銀牌使馳詣東京告急於都元帥宗弼矣時錡見陳蔡續資治通鑑卷一百二十三 七

以四皆望風投拜又有王山者舊爲宗弼所用嘗知順昌府至是復來城下宗弼欲再令守順昌錡慮有苟全性命者賣已於外故順昌官吏軍民皆不許登城以已所部兵守之時鄜延路副總管劉光遠以道梗不能赴武功大夫温州刺史新知石泉軍柳倪爲錡所辟皆在軍中倪適至東門敵射中其左足倪拔矢反射之敵應聲而倒 是月金冊李仁孝爲夏國王 六月甲辰朔少師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封太保英國公少傅淮西宣撫使張俊封少師濟國公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爲少保兼河

南北諸路招討使 徽猷閣直學士知臨安府張澄試
尚書戶部侍郎 樞密院降檄書下諸路宣撫司罪狀
宗弼完顏杲令頒之河南陝西諸路檄書曰蓋聞好生
惡殺天道之常厭亂喜安人心惟一順天從眾者昌逆
天違眾者亘古迄今理有不易金人自靖康以來稱
兵南下蕩覆我京都邀留我二聖長驅漢入所至焚滅
殘忍不道載籍靡聞前歲忽遣人割還河南故地皇帝
澆念一紀之間兵拏怨結禍極凶殫南北生靈肝腦塗
地許其修睦因以罷兵庶幾休養生息各正性命仰合
於天心既遣行人往議事因使方入境兵已濟河託為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三 八

捕賊之名給我守疆之吏掩其不備復取舊都信義俱
亾計同寇賊惟彼烏珠號四太子好兵忍殺樂禍貪殘
陰蓄無君之心復為倡亂之首戕殺叔父擅奪兵權既
不恤壯士健馬之喪亾又豈念羣黎百姓之疾苦雖外
以遺毒於中國實內欲窺圖乎厥家天理靡容是將假
手人心攜貳必識所歸如彼骨肉至親一旦自相魚肉
維爾腹心動舊豈能自保始終如生熟女真契丹奚霄
渤海漢兒等離去父母妻男捐棄鄉土卷種衣不解甲
二十餘年死於行陳者首領不保斃於暴露者魂魄不
歸爰自謀和始圖休息炎方盛夏驅迫復來兵端一開

何時而已河東河北京東三路皆吾本朝赤子偶畱敵
中皇帝宵旰不忘日思拯救今者既困暴敵復遣簽發
室家田里不得保聚身犯鋒鏑就死何辜三京五路之
人方脫囚奴初沾恩澤既未終大賜且復憂永淪罪在
一夫謀亾之私毒被寰宇兆民之孤皇帝若曰朕為人
父母代天君師兼愛生靈不分彼此坐視焚溺痛切在
躬況彼兵出無名神人共怒而我師直為壯將士一心
所向無前何往不克本欲為民而弔伐豈忍多殺以示
威誓與華夷謁除首惡期使南北共享太平幕府遵奉
指揮應南北官員軍民如能識運乘機奮謀倡義生擒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三 九

烏珠或斬首來歸者大則命以使相次則授以節鉞各
賜銀絹五萬匹兩良田百頃第宅一區至如薩里干資
性貪愚同惡相濟昨在同州已為李世輔擒縛搏頰求
哀僅脫微命尙敢驅率其眾復侵關陝有能併殺擒獻
者推賞一如前約其有鄉黨豪傑忠義舊臣雖遭敵人
迫脅之凶威豈忘國家涵養之大德糾合戮力建立奇
功高爵厚祿上所不吝前愆往咎一切滌除此意不渝
有如皎日天地鬼神實鑒臨之檄書到日上下僚采遠
近兵民遞相告諭共赴師期富貴之報澤及子孫忠義
之名光於史冊悉乃心力其克有勳 戊申龍神衛四

廂都指揮使濟州防禦使東京副留守劉錡爲鼎州觀察使樞院副都承旨沿淮制置使時金兵圍順昌已四日乃移寨於城東號李村距城二十里錡遣驍將閻充以銳卒五百募土人前導夜劫其寨至軍中旣帳數重朱漆奚車有一帥遽被甲呼曰留得我卽太平不聽竟殺之旣而報都元帥宗弼親擁兵至先是宗弼在龍德宮得告急之報卽索靴上馬麾其眾出軍頃刻而集過淮寧畱一宿治戰具備糗糧自東京往復千二百里不七日而至錡聞宗弼至近境乃登城會諸將於東門問曰策將安出或謂今已屢捷宜乘此勢具舟全軍而歸續資治通鑑卷一百二十三

十

如言宗弼喜曰可瞰此城耳遂下令不用負輿車礮具行翼日錡行城上見二人遠來心知其歸卽縋上敵械二人以文書一卷繫于械錡取焚之已酉四川宣撫副使胡世將命都統制吳璘楊政以書遺金右副元帥完顏杲約日合戰畧曰璘等聞之師出無名古之所戒大金皇帝與本朝和好復歸河南之地朝廷戒飭諸路安靜邊界不得生事丁寧惻怛無所不至諸路遵稟朝廷約束不敢毫髮有違今監軍忽舉偏師侵暴疆場人神共憤莫知其故璘等身任將帥義當竭誠報國保捍生靈已集大軍約日與監軍一戰兵法敵加於已不得已應之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璘等不爲無辭完顏杲遣古延舊名倫以三千騎直衝南軍都統制李師顏等以驍騎擊走之古延入扶風縣城守杲別遣軍策應不能勝而還師顏等攻扶風拔之擒金兵一百七人首領三人別遣裨將擊鳳翔西城外敵寨杲怒自戰於百通坊列陳二十餘里統領姚仲等力戰破之殺獲尤多先是帝聞敵兵渡河以御札賜世將令率屬將士保捍關隘有能建立奇效卓然出柩雖王爵節鉞亦所不吝又賜吳璘楊政郭浩田晟詔書諭旨仍命世將給付焉金都元帥越國王宗弼入秦和縣王子攻順昌府先是

十一

宗弼至順昌責諸將用兵之失孤曰今者南兵非管之比國王臨城自見宗弼至城下見其城陋謂諸將曰彼可以靴尖趨倒耳卽下令來早府治會諸軍所得玉帛子女聽其自留男子長成者皆殺且折箭爲誓以激其恨平明敵兵攻城十餘萬府城惟東西兩門受敵鎗所部不滿二萬而可出戰者僅五千金兵先攻東門鎗出兵應之金兵退宗弼自帶牙兵三千往來爲援皆帶重甲三人爲伍貫韋索號鐵浮屠每進一步卽用拒馬子遮蔽示無反顧復以鐵騎爲左右翼號拐子馬悉以女直充之前此攻所難下之城竝用此兵故又名長勝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三

三

軍時金諸帥各居一部孤欲擊韓常軍鎗曰擊韓雖退宗弼雄兵尙不可當也法當先擊宗弼宗弼一動則餘軍無能爲矣時天大暑敵遠來疲敝晝夜不解甲鎗先遣毒潁水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死毋飲于潁金士馬饑渴食水草者輒病往往困乏鎗士氣閑暇軍皆番休夏食羊馬垣下方早涼鎗按兵不動未申間忽遣數百人出西門金兵方接戰俄以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短兵極力與戰統制官趙搏韓直皆被數矢戰不肖已鎗急令扶歸士殊死鬪入敵陳中斫以刀斧至有奮手揮之與俱墜于濠者金兵大敗殺其眾五千橫

屍盈野宗弼乃移寨於城西掘塹以自衛欲爲困官軍之計是日大雨平地水深尺餘鎗遣兵劫之上下皆不寧處 乙卯順昌圍解宗弼之未敗也秦檜奏令劉錡擇利班師錡得詔不動至是宗弼不能支乃佯繫橋而去宗弼至泰和縣隊兩日至陳州數諸將之罪自韓常已下皆鞭之於是復以葛王襄守歸德府常守許州翟某守陳州宗弼自擁其眾還汴京 丙辰湖北京西宣撫司統制官牛泉及金人戰於京西敗之 巳未樞密院都統制郭浩遣統制官鄭建亮等集鄜延環慶之兵攻金人於醴州敗之復醴州 三京招撫處置使劉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三

三

亮世進軍和州 壬戌詔敵人侵攻河南已決策用兵所宜經理財用以贍軍旅帥守諸司自當體國協濟大計可將應見管錢物量留經費外盡數起發有能率先應辦當加褒擢如隱占不實必寘於法竝謂在官錢物不得因緣擾民 甲子權主管鄜延經畧司公事王彥拒金人於青溪嶺卻之初右副元帥完顏杲旣破鳳翔與都統制吳玠楊政夾渭水而陳玠駐兵大蟲嶺杲自登西平原覘之曰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此難與爭乃引去自涇原路欲趨邠州于是樞密院都統制郭浩統右護軍及鄜環之師在邠州三水縣涇原經畧使田晟

遣統制官曲汲秦弼拒敵于青溪嶺宣撫副使胡世將謂浩非素臨行陳之人難以責成即遣彥及統制官楊從儀程俊向起鄭師正曹成等分道而出與金人戰蒿谷吳頭麻務屯之間金人屢敗留千戶五人守鳳翔果自將銳兵攻青溪汲弼不能當戰敗棄青溪走世將命晟召汲斬于軍前以徇彥率兵迎金人戰盤埃免耳敗之金人去復還屯鳳翔 初命司農少卿李若虛往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軍計事至是若虛見飛於德安府諭以面得帝旨兵不可輕動宜班師飛不聽若虛曰事既爾勢不可還矯詔之罪若虛當任之飛許諾遂進兵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三 西

左從政郎張闢為秘書省正字闢因轉對論三事其一請廣求人才任將相練士卒則徽宗梓宮可還母后淵聖可歸毋專屈已許和使權不在我二曰臣比自溫歷處葵淡旬再值雨雹麥秀者偃桑萌者落空恐懼修省以召和氣其三論官冗曰兵火後縣不滿千戶設官乃十餘人州不滿萬戶而官至百餘人場務及兵官率十員無學校而置教官無軍士而置將領駐泊鈐轄之屬及員外置署者不在焉管兌武併省四百餘縣吏員十置其一唐憲宗用李吉甫言省冗員八百吏千四百漢唐中興宜以為法帝獎諭曰非卿不問此 湖北宣

撫司統領官孫顯及金人戰於陳蔡間敗之 丁卯帝謂大臣曰朕躬履艱難久于兵事至于器械亦精思熟講昨造大鏃箭諸軍皆謂頭太重不可及遠又造銳首小鏃初亦未以為然其後用以破敵始服其精利今劉錡軍于順昌城下破敵正用此鏃也 戊辰川陝宣撫司楊政所遣左部統領官曹成自汧陽襲金人于天興縣敗之 京東宣撫使韓世忠遣統制官王勝率背嵬將成閔北伐遇金人于淮陽軍南二十里水陸轉戰掩金人入沂水死者甚眾奪其舟二百 資政殿大學士福建路安撫大使張浚言臣切念自羣下決回鑾之計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三 五

國勢不振事機之會失者再三向使敵出上策還梓宮歸兩殿供須一無所請宗族盡返而南則我德敵必淡和議不拔人心懈怠國勢寢微異時弊端卒發何以支持臣知天下非陛下之有矣今幸上天警悟敵懷反覆士氣尚可偷人心尚可回願因權制變轉禍為福用天下之英才據天下之要勢奪敵之心振我之氣措置一定大勲可集繼聞淮上有警連以邊計奏知又條畫海道舟船利害帝嘉浚之忠遣中使獎諭浚時大治海舟至千艘為直指山東之計以俟朝命 閏六月癸酉朔尙書戶部侍郎晁謙之移工部侍郎 辛巳涇原經畧

使田晟與金人戰于涇州敗之初完顏杲既為王彥所
卻遂自鳳翔悉兵攻涇州晟據山為陳乘敵壁壘未定
奮兵掩殺自己至申連戰皆捷奪其戰馬兵械甚眾金
人敗走甲申晟及金人再戰於涇州敗績初金人為晟
所破會降將引金兵取間道繞出晟所據之山後大呼
擊晟而晟所領兵將有舊嘗從敵者望風驚潰惟右護
軍萬人與敵鏖戰中傷死敵者十一然無一人遁者宣
撫副使胡世將具以實聞且待罪先是世將以敵鋒甚
銳晟不能獨當檄兩都統令吳璘守河南楊政知涇州
策應政遣統制樊彥率兵以往統制王喜繼之未至而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三 六

晟敗政自劾失律世將不之罪諸軍請斬彥喜以徇世
將下令彥貸命追奪在身官爵喜降十官押赴本軍自
效金人雖幸勝晟亦殺傷過當而還自是歸鳳翔不復
戰以兵攻陝西諸縣城守未下者河南糧倉垂盡世將
亦離河池登仙人原山寨為防守之計保險以自固矣
丙戌寶文閣學士川陝宣撫使胡世將陞端明殿學
士 定國承宣使知秦州兼行營右護軍都統制同節
制陝西諸路軍馬吳璘武康軍承宣使知興元府兼樞
密院都統制楊政彰武軍承宣使知永興軍兼樞密院
都統制節本路屯駐右護軍兵馬兼制陝西諸路軍馬

郭浩竝為節度使璘鎮西軍政武當軍浩奉國軍三軍
皆自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陞充侍衛親軍步軍都虞
候 淮西宣撫司都統制王德復宿州初張俊既至合
肥聞金兵在宿毫間命統制官趙密出西路密引眾徑
蘇村時水漲三尺涉六晝夜乃達宿城與金兵遇敵之
而德率眾自壽春趨宿州夜半破金營降其守武翼大
夫閻門宣贊舍人馬秦 己丑金人遣兵襲永興軍兵
馬鈐轄傅忠信于華州之山寨忠信率將官盧士閔張
保拒破之 壬辰湖北京西宣撫司統制官張憲傅選
及金將韓常戰于潁昌府敗之 丙申張憲復淮寧府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三 七

先是韓常既敗走宣撫使岳飛遣統制官牛皋徐慶等
與憲會憲等適與常戰于淮寧府敗之常引去飛以勝
捷軍統制趙秉淵知府事 丁酉京東淮東宣撫司都
統制王勝克海州先是韓世忠命勝率統制官王升權
等攻海州守將王山以兵逆戰去城六十里與官軍遇
敗走夜二鼓以舟師傅城北山乘城守而勝命諸軍隨
地而攻火其北門軍士周成先入父老哀金帛以犒軍
勝不受世忠再出軍秋毫無犯軍之所過耕夫皆荷鋤
而觀 戊戌淮西宣撫使張俊克亳州初三京招討使
劉光世聞鄆瓊在亳州遣使臣趙立同南京進士往招

之及門守者問故立鄰人無謀乃言劉相公遣我持書來招鄴太尉守者以白瓊不啟書而焚之械送獄既而縱之至是光世引軍還太平而俊以大軍至城下都統制王德已下宿州即乘勝趨亳州與俊會瓊問之謂為王褒日夜又來矣其鋒未易當請避之遂率眾遁去俊軍至城下父老列香花迎之俊引兵入城時俊兵威甚盛而知謀勇敢賴德為多德亦先計後戰故未嘗敗已亥樞密直學士知順昌府陳規知廬州武泰軍節度使沿淮制置使劉錡兼權知順昌府時秦檜將班師故命規易鎮淮右先是帝賜錡空名告身千五百命書續資治通鑑卷一百二十三 六

填將佐之有功者錡復檄上謂不若自朝廷給之為榮至是始具功狀以聞凡統兵官之立功者皆以上所賜梳帶予之其有過者則杖責之斥為士伍金人之始至也游奕軍統領田守忠正將李忠恃勇深入皆手殺數十人而後死錡厚加優恤遂以犒軍銀帛十四萬匹兩均給將士軍無私焉于是錡方欲進兵乘敵虛而檜召錡還徽猷閣待制洪皓時在燕山密奏順昌之役敵震懼喪魄燕之珍寶悉取而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王師亟還自失機會可惜也 庚子責授左中大夫祕書少監與化軍居住趙鼎再責清遠軍節度副使潮州安置

以右諫議何鑄再疏論之也 張俊既破亳州遇大雨士皆坐于水中俊遂引軍還壽春留雄勝軍統制宋超守亳州以兵千人與之民皆失望 是月金主次涼陘大旱使蕭彥讓田穀決西京囚 秋七月癸卯朔日有食之改異宋史倫壬寅朔不書日食今從金史 湖北京西宣撫使司將官張應韓清入西京初河南府兵馬鈐轄李興既聚兵先復伊陽等八縣又復汝州河南尹李成棄城遁走河陽宣撫使岳飛遣應清與之會遂復永興軍 丙午御史中丞王次翁為參知政事 武節大夫閣門宣贊舍人河南府兵馬鈐轄李興為右武大夫忠州團練使知河

續資治通鑑卷一百二十三 九
南府右承奉郎知汝州劉全咨為右承事郎興既得西京言于朝乞命帥守遂就除之仍給真俸許便宜行事全咨亦以驛報屢通故特遷之 岳飛留大軍于潁昌命諸將分道出戰自以輕騎駐郾城兵勢甚銳金宗弼患之會諸將欲併力一戰飛聞之曰金人技窮矣乃日出挑戰且詈之宗弼怒戊申合諸將逼郾城飛遣子雲與金人戰數十合金兵屍布地宗弼以拐子馬萬五千來飛戒步卒以麻扎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飛軍奮擊統制官楊再興單騎入敵陣欲擒宗弼不獲身被數創猶殺敵數百人遂

大破之宗弼大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馬勝今已矣因復益兵而前飛步將王剛以五十騎覘敵遇之奮斬其裨將飛出視戰望見塵起自以四十騎突戰敗之永興軍路經畧副使王俊遣統領官辛鎮與金人戰于長安城下敗之初詔胡世將遣兵千人具舟百艘載紫草膏油自丹州順流而下至河中府焚毀金人所繫浮橋及選萬人由斜谷出潼關皆以絕敵歸路世將奏已差統領官閻興以五百人往會知丹州傅師禹知陝州吳琦知華州潘道及忠義統制官傅起同措置斷毀河橋又臣前遣永興副帥王俊領選鋒三十人已復興平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三 辛

醴泉二縣永興之屬邑也今正與大敵相拒且當盛夏中傷者多未容更遣兵兼俊在彼可乘間斷其歸路其後閻興結河東忠義秦海等十餘人皆補以官 岳飛奏金人銳氣已沮將棄輜重渡河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秦檜欲畫淮以北棄之諷臺臣請班師知飛志銳不可回乃先召諸將癸丑太尉保成軍節度使殿前副都指揮使楊沂中為淮北宣撫副使武泰軍節度使沿淮制置使兼權知順昌府劉錡為淮北宣撫判官為邊守計也 金都元帥宗弼既敗于郟城憤甚以師十二萬次臨穎甲寅岳飛遣統制楊再興王

蘭高林以三百騎擊之于小商橋殺二千餘人再興蘭林俱戰死獲再興之屍焚之得箭鏃二百飛痛惜之張憲繼至復戰宗弼夜遁追奔十五里飛謂子雲曰敵屢敗必還攻穎昌汝宜急援王貴既而宗弼果至乙卯貴將游奕軍雲將背嵬軍戰于城西雲以騎兵八百挺前決戰步軍將左右翼繼之殺其副統軍飛進軍朱仙鎮距汴京四十五里與宗弼對壘而陳遣背嵬騎五百奮力破之宗弼還汴京飛檄陵臺令行視諸陵葺治之王戊岳飛奉召班師先是飛遣將梁興渡河趨絳州結兩河豪傑所至響應父老潛輸糧糧以餉義軍金部曲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三 壬

亦有密受飛旗榜者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耳秦檜既令楊沂中等還屯乃言飛孤軍不可久留請令班師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飛憤惋泣下曰十年之功廢于一旦乃自郟城引兵還民遮馬哭曰我等頂香盆運糧草以迎官兵金人皆知之今去我等無譙類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振野其下請還飛亦以為不可留然恐金人逸其後乃宜言進兵漢入建敵已遠始傳令回軍軍士應時皆南向旌靡轍亂飛望之口喏不能合良久乃曰豈非天乎按此朱人忌功之言李心傳據當時案牘不復加察從而書之耳今不取然宋史本傳謂自燕以南金號令不行亦今附書之 方宗弼敗于朱仙鎮欲棄汴京有書生叩馬

曰岳少保且退矣宗弼曰謂何書生日自古未有權臣
在內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矣宗弼悟乃
留汴飛遣諸將還武昌於是穎昌淮寧蔡鄭諸州復爲
金人所取中原豪傑皆絕望矣 甲子復釋奠文宣王
爲大祀用太常博士王普請也於是祀前受誓戒加籩
豆十有二其禮如社稷 乙丑金人圍趙秉淵于淮寧
府李山史貴及劉錡統制官韓直共擊退之秉淵聞岳
飛已退遂棄城南歸 丁卯右諫議大夫何鑄爲御史
中丞 金主命文武官五品以上致仕者給俸祿之半
職三品者仍給僚人 庚午右承議郎通判順昌府汪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三 三

若海特遷一官以陳規言圍城之初若海毅然請援於
朝也若海移書輔臣具言劉錡之勝且謂錡所統不過
二萬人其中又止用五千人出戰今諸大將所統甚眾
使乘錡戰勝之後士氣百倍之際諸路並進烏珠可一
舉而破甚無難者今諸大帥惟淮西最務持重不肖輕
舉宜以淮西之兵塞其南歸之路俾京西之兵道河陽
渡孟津淮東之兵卷淮陽渡彭城俾陝西之兵下長安
渡蒲坂則河朔之民必響應冠帶而其降烏珠可不戰
而破也聞淮西之帥得毫便還義士莫不嘆息甚爲朝
廷惜之 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兼閤門宣贊舍人新

知辰州柴斌移知唐州 辛未金將古延引兵攻盤屋
縣永興軍路經畧副使王俊逆戰于東路谷卻之時帝
以親札賜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言今日事勢以力保
關隘爲先又陝西將士與右護軍不同正當兼容有仗
義自奮者優獎之以勵其餘於是世將奏川口諸隘及
梁洋一帶先已修畢見分遣吳璘在白石至秦州以來
過熙秦州之衝楊政在寶雞過永興鳳翔之衝及永興
副帥王俊亦在盤屋倫寨牽制敵勢兼自金人再侵陝
西諸曾受僞命竝許收使如能立功就上超轉緣從僞
既久率望風拜降臣亦開其自新之路多方慰諭已招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三 三

到一萬一千五百餘人總管傅忠信安撫朱勇將官梁
柄及統制統領官各給袍帶其老幼居於近裏又有總
管魏价等十四員帶城寨兵一千五百亦加勸獎官各
授差遣卒各支請給與右護軍相參爲用矣時政在寶
雞完顏杲陰遣客刺政詐爲降卒政覺而誅之 是月
金都元帥宗弼奏河南陝西捷金主遣使勞問宗弼以
下將士凡有功軍士三千竝加忠承校尉 八月乙亥
韓世忠圍淮陽軍命諸將齊攻之帳前親隨武翼郎成
閔從統制官許世安奪門而入大戰于門之內閔身被
三十餘鎗世安亦脛中四矢力戰奪門復出閔氣絕而

復避屢矣世忠大賞之別將解元掩擊金人于沂州郟城縣敵溺死者甚眾及班師世安以箭瘡不能騎遂肩輿而歸世忠怒命世安馬前步行世忠奏閔之功授武德大夫遙郡刺史閔衛州人世為農建炎初避亂抵京口日者趙常見而奇之黃天蕩之役閔投世忠軍中至是有功既而世忠乞重賞以勸將士遂除涿州團練使戊寅知陝州吳琦遣統制官侯信渡河劫金人中條山寨敗之獲馬二十四翼日又戰于解州境上敗之殺其將茂海 已卯宰執奏徽宗隨龍人乞恩例帝曰若舊人尤當優恤凡事于微廟非唯朕奉先之孝所當自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三 庚

致亦欲風勵四方使人知有君親之恩也 庚辰金人自滕陽來救淮陽軍韓世忠逆擊于泃口鎮敗之 是日韓世忠所遣統制官劉寶郭宗儀許世安以舟師至千秋湖陵遇金人所遣鄒瓊叛卒數千人寶等與戰大捷獲戰船二百 辛巳金主詔撫諭陝西五路 壬午李成自河陽以五千騎攻西京知河南府李興命開城門以待之成疑不進興遣銳士自它門出擊之成敗走金初定公主郡縣主及駙馬品級 丁亥淮北宣撫副使楊沂中軍潰于宿州初沂中至宿州而以步軍退屯於泗金人詭令來告以有邊騎數百屯柳子鎮沂中

欲擊之或諫以為不可輕出沂中不聽留統領官王滋蕭保以騎兵千人守宿州夜沂中自將騎兵五千襲柳子鎮至明不見敵而退金人以重兵伏其歸路沂中知之遂橫奔而潰沂中至壽春府渡淮而歸與保滋相隔參議官曹勛不知沂中所在表聞於朝廷大恐令淮南州縣權宜退保金人劫沂中不得志遂攻宿州滋保與戰不利金人入城怒州人之降也乃縱屠戮自是潰兵由淮水上下數百里間四散而歸其死亾者甚眾既而沂中自淮西復還泗州人心始定 壬辰永興軍路經畧副使王俊擊金人於盤屋縣東敗之 甲午川陝宣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三 壬

撫使同統制軍馬邵俊統領王喜遇金人于隴州汧陽縣牧陽嶺敗之喜以功復為協忠大夫榮州防禦使右游奕都統制 九月壬寅朔遣起居舍人李易赴韓世忠軍前議事秦檜主罷兵召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赴行在遂命易見世忠諭旨時淮西宣撫副使楊沂中還師鎮江府三京招撫處置使劉光世還池州淮北宣撫判官劉錡還太平州自是不復出師矣 丁未楊政軍同統制楊從儀劫金人鳳翔府城南寨敗之獲戰馬數百 戊申金主如燕京都元帥宗勳入見於行在浹旬還軍金主起立酌酒飲之賜以甲冑弓矢 先是李成

數爲知河南府李興所敗乞師于宗弼得蕃漢軍數萬
興聞之度孤寡不敵棄城去寓治於水興之白馬山
丁酉金主親饗太祖廟 庚戌合祀天地於明堂太祖
太宗竝配赦天下 癸丑楊政軍統制官楊從儀邵俊
統領王喜敗金人於汴陽 辛未尙書右僕射秦檜以
明堂恩封華國公 癸亥金殺尙書左丞相陳王希尹
右丞蕭慶先是客星守陳太史以告宇文虛中虛中以
告希尹不以爲怪及是坐誅初希尹嘗爲晉國王宗翰
監軍爲羣臣所忌而常以智得免論者稱其通變如神
金主尤忌之詔曰師臣密奏姦狀已萌心在無君言宣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三 庚

不道逮燕居而竊議謂神器以何歸稔于聽聞遂致章
敗時金主未有子故嫉希尹者以此言譖之金主又詔
曰慶迷國罔俊欺天相濟既致於理咸伏厥辜賴天之
靈誅於兩觀蓋以慶爲希尹之黨也并殺希尹子昭武
大將軍達勒達符寶郎曼岱取異熊克小紀云烏克紳
之黨皆爲都元帥烏珠所
誅繫年要錄云希尹與慶皆晉國王宗維心腹都元帥
素出其下至是宗弼得權凡希尹所以致罪則宗弼之
爲也按金史希尹傳止言嫉希尹者譖之宗弼傳不言
其與希尹有隙敵國傳聞之詞恐不足信今刪書之

冬十月戊戌秦檜以修書恩進左銀青光祿大夫封
衛國公 是月淮北宣撫判官劉錡來朝 十一月戊
申金將喀齊喀自潼關出侵陝州守臣吳玠擊卻之

鳳翔府同統制軍馬楊從儀敗金人于寶雞 癸丑金
以孔子四十九代孫璠襲封衍聖公 乙卯胡世將奏
已遣兵解慶陽之圍請詔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出兵
牽制帝曰此未易輕議凡事有緩急先後必思而後動
乃可以成功也先是慶陽圍急帥臣宋萬年乘城拒守
會世將以檄書召建寧軍承宣使河東經畧使王忠植
以所部赴陝西行至延安叛將趙惟清假詔書執之忠
植曰若本朝詔書則受若金國詔書則不拜也惟清械
之以詣右監軍完顏杲杲使甲士引詣慶陽城下諭使
出降忠植大呼曰我河東步佛山忠義人也爲金所執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三 壬

使來招降願將士勿負朝廷堅守城壁忠植即死城下
杲怒詰之忠植披襟大呼曰速殺我遂遇害 癸亥金
以都點檢蕭仲恭爲尙書左丞前西京畱守完顏昂爲
平章政事甲子金行臺尙書左丞相杜充卒 是月宣
章洞民駱科文遂犯桂陽郴道連賀州諸縣詔發大軍
往討之 十二月壬午命尙書右僕射秦檜上皇太后
冊寶于慈寧殿寶用金冊以珉石上遙賀于宮中羣臣
遙賀官門外 丙戌尙書禮部侍郎蘇符擢禮部尙書
仍兼資善堂翊善 起居舍人郭孝友權尙書工部侍
郎 丁丑金地震 己亥詔太廟時享以少牢給享以

太牢如舊典用太常少卿陳桷請也 金以阿里布

阿補為左副元帥 是月淮北宣撫副使楊沂中引

兵還行在永州防禦使呼延通自殺初通以私忿欲殺

韓世忠不果世忠知之通與淮陰統制官崔德明不叶

世忠即召通斥為士伍使隸德明軍中世忠生日諸將

皆入為壽通自淮陰馳至世忠見之即走入不復出通

伏地泣眾共遣之通乃去德明還淮陰數通擅離軍之

罪杖之數十通怏怏赴運河死人皆惜其勇世忠後亦

悔之 初知河南府李興既屯白馬山寨李成以蕃漢

數萬眾圍之時興妻周氏與其子居襄陽惟幼子在側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三 天

敵圍益急士心頗搖興問諸將曰興與諸君尚當以

死守毋有二志苟或不敵吾豈為敵汚者當抱是兒南

向投崖以謝天子諸將皆感泣由是守益堅敵遣使賫

黃榜招興以奉國上將軍河南尹興得檄不啟立斬其

使以檄聞于朝白馬受圍久方冬泉涸軍民乏絕興焚

香默禱一夕大雪泉源皆溢成知興志不可屈乃即山

下屯兵積糧為久居之計興潛遣將士夜焚之成大挫

徑歸西京 金既復取河南地猶慮中原士民懷二意

始創屯田軍凡女真奚契丹之人皆自本部徙居中州

與百姓雜處計其戶口授以官田使自播種春秋量給

衣馬若遇出軍使給其錢米凡屯田之所自燕之南淮
隴之北俱有之多至五六萬人皆築壘于村落間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三 天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三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四

聖祖皇帝御製皇極經世一書

宋紀一百二十四 起重光元年正月 盡十二月凡一年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文武文昭仁憲孝皇

帝

紹興十一年 金皇統元年 春正月壬寅右文殿修撰提舉江

州太平觀趙開卒年七十六自金人侵陝蜀開職饋餉

者十年軍用得以毋乏一時賴之開既黜主計之臣率

三四易于開條畫毫髮無敢變更者人偉其能然議者

咎開竭澤而漁使後來者無所施其智巧凡茶鹽權酷

激賞零疇絹布之征遂為西蜀常賦故雖累經減放而

害終不去焉 癸卯鳳翔府同統制軍馬楊從儀敗金

人于渭南 庚戌淮西宣撫使張俊入見帝問會讀郭

子儀傳否俊對以未曉帝諭云子儀方時多虞雖總重

兵處外而心尊朝廷或有詔至即日就道無纖介快望

故身享厚福子孫慶流無窮今卿所管兵乃朝廷兵也

若知尊朝廷如子儀則非特一身饗福子孫昌盛亦如

之若恃兵權之重而輕視朝廷有命不即稟非特子孫

不饗福身亦有不測之禍卿宜戒之先是金都元帥宗

弼自順昌戰敗而歸遂保汴京畱屯宋毫出入許鄭之

間復簽兩河軍與蕃部凡十餘萬欲謀再舉上亦逆知

敵情必不一挫便已乃詔大合兵于淮西以待之俊自

建康來朝故有是諭 是日金羣臣上金主尊號曰崇

天體道欽明文武聖德皇帝金主初服袞冕命太師宗

幹輦輿上殿制詔不名 辛亥帝諭大臣曰李左車言

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敵若侵淮其勢糧必在後但戒諸

將持重以待之至糧盡欲歸因其怠擊之則無不勝矣

癸丑金主謝太廟大赦改元皇統 乙卯金人攻壽

春府守將孫暉樞密院統制雷仲合兵拒之 己未淮

北宣撫判官劉錡自太平州渡江以援淮西錡有兵二

萬馬數百朝廷聞報亟令張俊還建康拒敵時孫暉雷

仲皆棄城而出金人破壽春殺守兵千餘人繫橋淮岸

以濟其眾 金初定命婦封號西夏請置榷場金主許

之 乙丑劉錡至廬州駐兵城外時樞密直學士知廬

州陳規病卒城中無守臣備禦之具皆關官吏軍民散

出逃遁惟有宣撫司統制官關師古兵二千餘人錡巡

其城一帀曰城不足守也乃冒雨與師古率眾而南

丙寅金以大軍入廬州遣輕騎追劉錡及于西山口錡

自以精兵為殿西向列陳以待追騎望見錡旌旗遂巡

不敢逼日暮各散去 丁卯劉錡結陳徐行號令諸軍

占擇地利其趨東關依水據山以遏金人之衝自金人渡淮淮南之人皆避過江南為遷徙之計惟視騎兵以為安危騎既得東關之險稍休士卒兵力復振金人據廬州雖時遣兵入無為軍和州境內剽掠不敢舉兵逼江懼騎之乘其後也江南山是少安 戊辰金人破商州先是右副元帥完顏杲遣珠赫貝勒以數千騎入侵守臣邵隆知不可守乃焚倉庫毀廬舍而遁金人入城據之 己巳淮北宣撫副使楊沂中以殿前司兵馬三萬人發行在 金封平章政事完顏昂為漆水郡王 二月癸酉淮西宣撫司都統制王德渡江屯和州初金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四

三

都元帥宗弼既入合肥謀者報金人已入含山縣漸入歷陽時張俊諸軍已趣裝猶未發江東制置大使葉夢得見俊請速出軍俊猶遲之曰夏俟探報夢得曰敵已過含山縣萬一和州為金人所得長江不可休矣俊遂令諸軍進發諭諸統制曰先得和州者勝德曰德當身先士卒為諸軍前鋒俊壯之將士皆鼓舞謹諫而行有報已失和州者德乃率所部兵渡采石約俊明日入城會食至中流聞敵勢甚眾莫敢前德驅之進權首先登舟俊宿于江中德率眾徑至城下敵退屯昭關 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知商州邵隆復入商州初隆既遁去

乃屯兵山嶺閒道出州西芍藥口謂避地者曰汝皆王民毋忘本朝眾感泣攜老幼來歸隆遣其子繼春出商州之北以張其勢而移軍洪門金人以精騎來攻隆設三伏以待慶戰兩時許大破之擒其將隆始持十日糧過期食不繼士卒嚮腐尸啖草木食之疲困日甚及戰隆親鼓之呼聲動山谷無不一當百遂大捷繼春亦破之于洛南縣金人乃去隆以功遷右武大夫榮州防禦使 丙子帝謂大臣曰中外議論紛然以敵逼江為憂殊不知今日之勢與建炎不同建炎之間我軍皆退保江南杜充書生遣偏將輕與敵戰得乘閒猖獗今韓世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四

四

忠屯淮東劉錡屯淮西岳飛屯上流張俊方自建康進兵前渡敵窺江則我兵皆乘其後今虛鎮江一路以檄呼敵渡江亦不敢來其後卒如帝所料 故朝散大夫鮮于侁追復進集賢殿修撰 淮東宣撫使都統制王德遇金鎮國大將軍韓常于含山縣東擊敗之 戊寅金主詔諸致仕官職俱至三品者俸祿人力各給其半 己卯淮西宣撫司統制官關師古李橫復取巢縣 辛巳直祕閣知秦州王暎兼通泰制置使措置水寨鄉兵控守二州 淮西宣撫司將官張守忠遇金人于全椒縣敗之先是金人分兵侵滁州濠州起復武功大夫

英州刺史知滁州趙時遁去張俊遣左軍統制趙密追
金人擊之密令守忠以五百騎出全椒偃誘篁竹閒敵
疑不動迫募引去密乃引兵出六丈河以分敵勢將斷
其歸路 癸未劉錡自東關引兵出清溪邀擊金人張
俊楊沂中亦遣統制官王德張子蓋等會兵取合山縣
復奪昭關 乙酉金改封海濱王耶律延禧為豫王昏
德公趙佶為天水郡王重昏侯趙桓為天水郡公致異
祚之歿金史無明文以宋徽宗之例推之此時當係追
封竊憤錄謂正隆六年大閱兵馬以箭射延禧貫心而
死殊不 丁亥淮北宣撫副使楊沂中判官劉錡淮西
宣撫司都統制王德統制官田師中張子蓋及金人戰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四 五

躍馬指畫陳隊德引弓一發帥應弦墜馬德乘勢大呼
馳擊諸軍皆鼓譟金人以拐子馬兩翼而進德率眾
戰沂中曰敵便習在弓矢當有以屈其技乃令萬兵各
持長斧堵而前奮銳擊之金人大敗還屯紫金山德等
尾擊之捕敵百人馬馱數百而錡以步兵甲重不能奔
馳下令無所取故無俘獲焉是役也將官拱衛大夫武
勝軍承宣使姚端以下死敵者九百三人而敵之死者
甚眾錡謂德曰咎聞公威略如神今果見之請以兄禮
事公致異趙姓之遺史張俊之愛妾章氏即杭妓張積
也頗知書拓皋之役俊貽書屬以家事章答書引
霍去病趙雲不問家事為言令勉思報國俊以其書進
上大嘉親書獎諭賜之又按程敦厚外制集章氏明年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四 六

于柘皋鎮敗之前一日錡行至柘皋與金人遇夾水而
軍初金人之退兵也日行甚緩至尉子橋天大雨次石
梁河河湍瀑敵斷橋以自固列營柘皋柘皋地平金人
以為騎兵之利且見錡步軍意甚易之河通巢湖闊二
丈餘錡命軍士曳薪壘橋須臾而成遣甲軍數隊過橋
皆臥槍而坐會沂中德師中子蓋之軍俱至翌日敵將
邢王與鎮國大將軍韓常等以鐵騎十餘萬分為兩隅
夾道而陳沂中自上流涉淺徑進官軍不利統制官輔
達中目騎兵有稍卻者德曰敵右隅皆勁騎吾當先破
之乃與師中磨兵渡橋薄其右隅敵軍動有一帥被甲

自淑人進封郡 己丑我軍復廬州金人之侵淮也資
政殿大學士江東安撫制置大使知建康府葉夢得圍
結沿江軍民數萬分據江津遣其子書寫安撫司機宜
文字模將千人守馬家渡及是宗弼鄺瓊以輕兵來攻
不得渡而還 丙申江東制置大使葉夢得上奏稱賀
詔嘉獎初建康屯重兵歲費錢八百萬緡米八百萬斛
樵貨務所入不足以贍至是禁旅與諸道之師皆至夢
得被命兼總四路漕計以給饋餉軍用不乏故諸將得
悉力以戰由是朝廷益嘉之 三月庚子朔金人圍濠
州初金人自柘皋退軍于紫金山濠州守臣王進發書

告急曰已再四而通判州事張綱以邊機事請赴行朝遂泛舟而去一日趙榮以數百騎至城下進登城望之榮語進曰大金以精兵三十萬旦暮臨城勢不可敵公宜開門縱民出城爲避地計且淮岸舟船頗多水陸從便傾城而去不三兩日可以獲安方今滿城生靈性命在足下宜念之進怒曰趙榮汝不能全節于朝廷乃爲北軍遊說耶使勁弩射之榮大怒少遛罵進良久而去州人間之以避地之謀力請于進進不從至是金兵自延陵浮梁渡淮翌日以兵數萬列于東門之外旌旗蔽野是時進有兵千餘又有宣撫司兵數百在城中金人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四

七

謂樓櫓皆腐爛攻之必破乃使人至城下招降守陴者怒罵之 甲辰淮西宣撫使張俊淮北宣撫使楊沂中判官劉錡會議班師時俊沂中錡俱在廬州俊與沂中爲腹心而與錡有隙諸軍進遛多出于俊而錡以順昌之功驟貴於諸將亦頗相節制然柘皋之戰奏賞諸軍錡獨不預方金人之初遛虛實未明三軍相視猶豫無決但聞俊沂中議欲棄壽春而移廬州於巢縣復以廬州爲合肥而濠州自金人侵略圍城閉守日夜遣人至軍前求援至是有被略人民自淮上竄歸者皆言金人渡淮去已遠而濠路亦通翌日俊因會飲謂錡曰公步

兵久戰可自此先回徑取采石歸太平吾欲與楊太尉至濠州耀兵淮上安撫濠梁之民而吾軍取宣化以歸金陵楊太尉渡瓜洲以歸臨安庶道路次舍樵爨不相妨軍之始行也有詔淮東西漕臣胡紉李仲孺江東漕臣陳敏識隨軍饋運又遣兩浙漕臣張漚繼至會集于軍前俊命諸漕備十日糧諸漕以水路止于廬州陸路無夫搬運遂給軍士錢人一千使之附帶又令敏識撥水路綱運入滁州以接濟二軍夜二軍調發遲明軍馬盡去獨俊留兵數百未行 乙巳平旦楊沂中赴張俊帳會會已二帥俱去行數里諜報敵攻濠州甚急俊茫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四

八

然失色復馳騎邀劉錡錡遂命軍中持十日糧繼二軍而行 丙午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舟師至昭信縣夜世忠以騎兵遇金人于聞賢驛敗之 丁未金人破濠州武功大夫忠州刺史知州事王進爲所執兵馬鈐轄武功郎閻門宣贊舍人邵青巷戰死之前一日金兵薄城下以雲車衝梯之屬攻城城土與屋瓦皆震矢石如雨進所部皆閩人未嘗經戰守或告以州之民兵皆百戰之餘可以捍敵進不從翌旦兵馬鈐轄邵宏縵城投拜告以城中虛實金益兵東南隅乘風縱火焚其樓櫓皆盡敵乘勢登城進奔馬入郡舍朝服坐于廳

事遂就執金人縱兵焚掠夷其城而去效異熊克小紀云濠州陷王進
被殺此據淮西隨軍記所云也攷紹興講和錄烏珠第
六書云濠梁之破守臣王進既以貸其生命則進固不
死趙姓之遺史稱進被執與烏珠書同今從之

連埠去濠州六十里而聞城破俊乃召沂中錡謀之錡
謂沂中曰兩府何以處沂中曰惟有戰耳相公與太尉
在後沂中當居前有進無退錡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
可御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御也今我軍雖銳未為
有制且軍士被甲荷糧而趨今已數日本救援濠州濠
州既失進無所投人懷歸心勝氣已索又糧倉將盡散
處迴野此危道也不若據險下寨墾地栽木使根本可
續資治通鑑卷二百二十四 九

恃然後出兵襲人若其引去徐為後圖乃全師保勝之
道諸將皆曰善于是鼎足以為營仍約逐軍選募精銳
旦日入濠州俊遣斥候數輩還俱言濠州無金人或謂
金人破城之後無所藉又畏大軍之來尋已去矣乃再
遣騎數百往探皆無所見俊遣將官王禁謂錡曰已不
須太尉前進矣錡乃不行惟沂中與王德領二千餘騎
往以兩軍所選精銳策應之四更起黃連埠午時騎兵
先至濠州城西嶺上列陳未定有金人伏甲騎萬餘于
城兩邊須臾煙舉城上伏騎分兩翼而出沂中謂德曰
如何德知其勢不可乃曰德統制官也安敢預事太尉

為宣撫利害當處之沂中皇遽以策麾其軍曰那回諸
軍聞之以為令其走散亂南奔無復紀律其步軍見騎
軍走謂其已敗皆散金人追及步軍多不得脫殺傷甚
烈 己酉韓世忠兵至濠州 庚戌秦檜奏近報韓
世忠距濠三十里張俊等亦至濠州五十里又岳飛已
離池州渡江去會師矣帝曰首禍者惟烏珠戒諸將無
務多殺惟取烏珠可也澶淵之役達蘭既死真宗詔諸
將按兵縱契丹勿邀其歸路此朕家法也朕兼愛南北
之民豈忍以多殺為意乎 辛亥韓世忠與金人戰于
淮岸夜遣游奕軍統制劉寶率舟師泝流欲劫金人于
續資治通鑑卷二百二十四 十

濠州金人覺之先遣人于下流赤龍洲伐木以扼其歸
有自岸呼曰赤龍洲水淺可涉金已遣人伐木欲塞河
扼舟船請宣撫速歸我趙榮也諸軍聞之皆以其言為
然世忠亦命速歸而金人以鐵騎追及沿淮岸且射且
行于是矢著舟如蝟毛至赤龍洲金人果伐木漸運至
淮岸未及扼淮而舟師已去金人復歸黃連埠 楊沂
中自宣化渡江歸行在 壬子金人自渦口渡淮北歸
癸丑張俊引兵渡江歸建康府丁巳劉錡自和州引
兵渡江歸太平州 戊午金主親祭孔子廟北面再拜
還謂侍臣曰朕幼年游佚不知志學歲月逾邁淡以為

悔孔子雖無位其道可尊使萬世景仰大凡為善不可不勉自是頗讀尚書論語及五代遼史諸書或以夜繼日 己未金主宴羣臣于瑤池殿適宗弼遣使奏捷近臣多進詩稱賀金主覽之曰太平之世當尚文物自古致治皆由是也 甲子行營右護軍前部統制張彥與金人遇于山陽劉坊寨武節大夫秦鳳路第八將張宏戰死宏以偽命補官歸朝屢有戰績事聞贈右武大夫忠州刺史 夏四月丙子金以濟南尹韓昉參知政事 辛卯詔給事中直學士院范同入對初張浚在相位以諸大將久握重兵難制欲漸取其兵屬督府而以儒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四

十一

臣將之會淮西軍叛浚坐謫去趙鼎繼相王庶在樞府復議用偏裨以分其勢張俊覺之然亦終不能奪其柄至是同獻計于秦檜請皆除樞府而罷其兵權檜納之乃密奏於帝以柘皋之捷召韓世忠張俊岳飛並赴行在論功賞時世忠俊已至而飛獨後檜與參知政事王次翁憂之謀以明日率三大將置酒湖上欲出則語直省官吏曰姑待岳少保來蓋令堂廚豐其燕具如此展期以待至六七日及是飛乃至上即召同入諭令與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林待聘分草三制壬辰以揚武翊運功臣太保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兼河南北諸路招討

使節制鎮江府英國公韓世忠安民靜難功臣少師淮南西路宣撫使兼河南北諸路招討使濟國公張俊並為樞密使少保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河南北諸路招討使岳飛為樞密副使並宣押赴本院治事世忠既拜乃製一字巾入都堂則褒之出則以親兵自衛檜頗不喜飛被服雍容檜尤忌之 乙未樞密使張俊言臣已到院治事見管軍馬望撥屬御前營內時俊與秦檜意合故力贊議和且覺朝廷欲罷兵權即首解所統兵帝從其請復召范同入對命林待聘草詔書獎諭略曰李郭在唐俱稱名將有大功于王室然光弼負不釋位之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四

十二

贊陷于嫌隙而子儀聞命就道以勳名福祿自終是則功臣去就趨舍之際是非利害之端豈不較然著明意蓋有所指也帝謂韓世忠張俊岳飛曰朕嘗付卿等以一路宣撫之權尚小今付卿等以樞府本兵之權甚大卿等宜各為一心勿分彼此則兵力全而莫之能禦顧如宗弼何必掃除乎是日詔宣撫司並罷遇出師臨時取旨逐司統制官已下各帶御前字入街且依舊駐劄將來調發並三省樞密院取旨施行仍令統制官等各以職次高下輪替入見 右正言萬俟卨試右諫議大夫 是月慕容洵破新泉寨又攻會州將官朱勇卻之

洎憤將益兵入侵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遺洎書勉以忠義略言人心積怨金人咸有歸思太尉誠乘此時料簡精銳依據險阻儲積糧食繕治甲兵拒此殘敵為持久計敵必舉兵以攻太尉據兵以待世將當出兵岐隴其乘其弊如此則太尉今日之舉乃吳公和尚原之舉也吳公之勳業寵祿必再見于太尉矣比聞金人有疑太尉心而置重兵于山後事危矣計不早定禍必中發先發者制人不易之論也惟太尉圖之消自是不復侵邊勇本洛城人在會州嘗與夏人戰擒其驍將由是知名 五月甲辰顯謨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周津試尚書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四

三

刑部侍郎 丁未詔韓世忠候御前委使張俊岳飛帶本職前去按月御前軍馬專一措置戰守時秦檜將議和故遣俊飛往楚州摠率淮東全軍還駐鎮江府 戊申太常少卿陳桷權尚書禮部侍郎 先是金主如燕京太師領三省事梁宋國王宗幹從有疾金主親臨問自燕京還至野狐嶺宗幹疾亟不行金主親臨問語及軍國事金主悲泣不已及后同往視疾后親與饋食至暮而還因赦罪囚為宗幹禳疾己酉宗幹薨庚戌金主親臨太史奏戌亥不宜哭泣金主曰朕幼冲時太師有保傅之功安得不哭哭之慟輟朝七日金主還上京幸

其第視殯事及宗幹喪至上京金主臨哭葬之日復臨視之其優禮如此 壬子汪伯彥卒年七十三帝悼之後九日除開府儀同三司致仕贈少師賜其家田十頃銀帛千匹兩官給葬事又官其親屬二人于饒州後諡忠定 六月戊辰朔責授單州團練副使劉子羽復右朝請大夫知鎮江府兼沿江安撫使初樞密使張俊嘗為子羽之父鞞部曲鞞器之俊薦其才故復用俊晚年主和議與秦檜意合帝眷之厚凡所言朝廷無不從薦入為監司郡守帶職名甚眾 甲戌詔有司造尅敵弩韓世忠所獻也帝謂宰執曰世忠宣撫淮東日與敵戰常以此弩勝朕取觀之誠工巧然猶未盡善朕籌畫累日乃少夏之遂增二石之力而減數斤之重今方盡善後有倫者無以加矣秦檜曰百工之事皆聖人倫非諸將所及也 金詔都元帥宗弼與宰執同入奏事 庚寅金行臺平章政事耶律暉致仕 辛巳張俊岳飛在鎮江俊居于城外中軍統制王勝引甲軍而來或告俊曰王勝有害樞使意俊父名密四月甲午俊亦懼問之何故據甲勝曰樞使來點軍不敢不貫甲耳俊乃命卸甲然後見之飛視兵籍始知韓世忠止有眾三萬而在楚州十餘年金人不敢攻猶有餘力以侵山東為之歎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四

四

服時統制河北軍馬李寶成海州飛呼至山陽慰勞甚
悉使下海往山東牽制寶焚登州及文登縣而還俊以
海州在淮北恐為金人所得因命毀其城遷其民于鎮
江府人不樂遷莫不垂涕俊遂總世忠之兵還鎮江惟
背嵬一軍赴行在 甲申右武大夫忠州團練使知河
南府李興以所部至鄂州興據白馬山與李成相拒凡
數月朝廷以興糧餉道梗孤軍難守乃命班師興率軍
民僅萬人南歸至大章谷遇金人數千要路與擊退之
至鄂州都統制王貴言于朝遂以興為左軍同統制
壬辰太保三京等路招撫處置使雍國公劉光世罷為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四

五

萬壽觀使金人始渝盟光世嘗請以舒斬等五州為一
司選置將吏宿兵其中為藩籬之衛諫官方俟高言光
世欲以五州為根本將斥附近地自廣以襲唐季藩鎮
之迹不可許也及三大將既罷光世入朝因引疾乞祠
帝謂大臣曰光世勳臣朕未嘗忘聞其疾中無聊吟日
以玩好物數種賜之光世大喜秉燭夜觀幾至四更朕
于宮中凡玩好之物未嘗經目止須賜勳舊賢勞耳光
世既罷遂寓居永嘉 金有司請舉樂金主以梁宋國
王宗幹新喪不允 甲午金衛王宗強薨金主親臨輟
朝如宗幹喪 改異金史本紀作紀王 是月徽猷閣待

制洪皓在金境求得皇太后書是夏遣布衣李微齋至
帝大喜因御經筵謂講讀官曰不知太后寧否幾二十
年雖遣使百輩不如此一書遂命微以官 秋七月丁
酉朔翰林學士兼實錄院修撰范同為參知政事 丙
午金以宗弼為尚書左丞相兼侍中太保都元帥領行
臺如故以燕京路隸尚書省西京及山後諸部族隸元
帥府己酉宗弼還軍中 辛亥金參知政事耶律讓罷
王子右諫議大夫方俟高疏言樞密副使岳飛爵高
祿厚志滿意得平管功名之念日以頽墜今春敵兵大
入趣飛犄角而乃稽違詔旨不以時發久之一至舒斬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四

六

勿卒復還幸諸帥兵力自能卻敵不然則敗撓國事可
勝言哉比與同列按兵淮上公對將佐謂山陽為不可
守沮喪士氣動搖民心遠近聞之無不失望望免飛副
樞職事出之于外以伸邦憲癸丑帝謂大臣曰飛倡議
不修楚州城蓋將士戍山陽久欲棄而之他飛意在附
下以要譽朕何賴焉秦檜曰飛意如此中外或未知也
先是檜逐趙鼎飛每對客歎息又以檜復為己任不肯
附和議讀檜奏至德無常師主善為師之語惡其欺罔
恚曰君臣大倫根於天性大臣而忍面諛其主耶金都
元帥宗弼遺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為河北

圖必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已必及禍至是飛自楚州歸乃令嵩論其罪始定計殺飛矣甲寅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武泰軍節度使劉錡知荆南府罷其兵張俊淡忘錡與岳飛亦言飛赴援遲而錡戰不力也飛請留錡掌兵不許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魏良臣權尚書吏部侍郎己未少師樞密使濟國公張俊爲太傅進封廣國公賜玉帶以俊首抗封章請歸部曲也俊請離軍將佐竝與添差差遣從之其後大爲州郡之患是月樞密使張俊復往鎮江措置事務副使岳飛畱行在二人議事不叶故也八月甲續資治通鑑卷二百二十四 七

戊少保樞密副使岳飛復爲武勝定國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右諫議大夫万俟卨旣劾飛罪未報御史中丞何鑄殿中侍御史羅汝楫復交疏論之大略謂飛被旨起兵則略至龍舒而不進銜命出使則欲棄山陽而不守以飛平日不應至是豈非忠衰于君邪自登樞筦鬱鬱不樂日謀引去嘗對人言此官職數年前執政除某而某不願爲者妄自尊大略無忌憚近嘗倡言山陽之不可守軍民搖惑使飛言遂行則幾失山陽後雖斬飛何益乞速賜處分俾就閒祠以爲不忠之戒嵩章四上又錄其副示之飛乃丐免故有是命癸巳川陝宣撫

副使胡世將特起復世將方與諸將議出師進討而其母康氏卒于晉陵帝聞之詔軍旅事重不拘常制日下供職不許辭避翌日又詔世將弟彥博起復依舊添差提舉兩浙市船官給葬事時金人統軍呼珊迪布祿合軍五萬餘屯劉家園右護軍都統制吳璘川陝宣撫司都統制楊政樞密院都統制郭浩皆會于仙人原世將授璘以攻取之策璘乞精兵三萬人破此兩敵收復秦隴事若不捷誓以必死世將以二萬八千人與之仍命政出和尚原浩出商州以爲聲援璘閱兵河池以新戰軍之法毋戰以長鎗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強弓次強弩續資治通鑑卷二百二十四 六

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敵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弓併發次陳如之凡陳以拒馬爲阻鐵鉤相連俟其傷則更替之更替以鼓爲之節騎出兩翼以蔽于前陳成而騎兵退謂之疊陳諸將竊議曰軍其殲于此乎璘曰古之束伍令也軍法有之諸君不識爾得車戰餘意無過于此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當也房瑄知車戰之利可用于平原曠野之間而不得車戰之法其敗固宜敵騎長于奔衝不爾無有能抗之者癸卯鄂州前軍副都統制王俊詣都統制王貴誣告副都統制張憲謀據襄陽爲變先是秦檜欲害憲以及

岳飛乃言憲有異圖佯稱金人侵略上流冀朝廷還岳
飛復掌兵而已為之副會憲詣樞密行府白事俊承風
旨上變以統制官傅選為證貴即日以聞張俊行在府
間之遂收憲屬吏俊東平人初為雄威卒後從范瓊為
右軍統制者是也 甲辰詔宗室總麻親任環衛官身
亾者賜錢三百千袒免減三之一自軍興財匱宗室近
臣吉凶賜予皆罷之及是皇叔祖右監門衛大將軍利
州刺史仲畚卒至無以斂判大宗正事齊安郡王世儂
請于朝故有是旨 九月戊申泗州言奉使官工部侍
郎莫將知閤門事韓恕歸至本州帝諭大臣曰此殆上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四 九

天悔禍敵有休兵之意爾秦檜曰毋恨敵情難保未能
仰副陛下憫亂之意先是將恕至涿州為金人所執至
是都元帥宗弼將議和故縱之歸報焉既而宗弼引兵
破泗州以脅和淮南大震 右護軍都統制吳玠引兵
至秦州城下川陝宣撫司都統制楊政夜引兵入隴州
界徑趨吳山與金人對壘 是日金主至自燕京朝太
皇太后于明德宮賜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人絹二匹
絮三斤 乙卯詔左武大夫忠州團練使劉光遠赴行
在奏事仰秀州守臣方滋不移時刻津遣須管來晚到
行在時金國都元帥越國王宗弼以書來朝議遣光遠

往聘而光遠方以賊罪為監司所按故趣召之翌日光
遠至行在帝面諭以前罪一切不問遂以為拱衛大夫
利州觀察使而左武大夫吉州刺史曹勛亦遷拱衛大
夫忠州防禦使令與光遠偕行 丙辰右護軍都統制
吳玠及金統軍呼珊戰于剡家灣敗之初呼珊與迪布
祿合軍劉家圈呼珊善戰迪布祿善謀二人皆老于兵
者玠其常勝且據險自固前臨峻嶺後控鴈家城進退
有守謂南軍必不敢輕犯玠揣知其情先一日召諸將
問何以必勝統制官姚仲曰戰于原上則勝玠以為然
諸將議不同玠曰諸將所以不同憚辭勞苦不欲攻原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四 三

上耳若金人乘勢而下我兵敗矣卒如仲議玠既相視
其地乃遣人告敵曰明日請戰金人聞之皆笑愈不設
備夜半玠遣仲與鄜延經略使兼知成州王彥率所部
銜枚直進渡河涉峻嶺截坡上出其不意約與敵對柵
然後發火又遣將張士廉等取間道以兵控鴈家城戒
曰敵根本在彼若敗必趨入城汝等截門勿縱一騎入
二將所部軍行寂無人聲又大陰霧既上嶺列柵乃發
火金人大駭倉卒備戰我軍已畢列游騎有聞金帥以
馬搥敲鐙者曰吾事敗矣我軍氣益振玠策迪布祿有
謀必謂我趨戰欲速不宥徑出呼珊恃其百戰百勝與

通布祿異議宜可挑取已而遣輕兵嘗敵果見呼珊勒兵而出與我軍合塵擊數十更休迭戰敵及三陳戰急大將有請曰敵居高臨下我戰地不利宜少就平曠以致其師宜可勝璘叱曰如此則我走敵遂勝矣敵已潰毋自怯璘輕裘駐馬陳前麾軍亟戰軍皆殊死鬪金人大敗遁去騎兵追襲斬首六百三十生擒七百人騎將楊萬膂力過人生擒一千戶詣璘璘曰萬可斬也戰方急豈可得一人而遽返邪萬投于地倉遽復上馬入陳騎將馬廣者所部號八字軍察敵將潰越陳挑逐既而大靡俘馘人馬數千敵兵降者萬餘人璘悉釋之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四

三

聽其自便金殘兵果趨城走張士廉違節制後期二帥僅以身入城翌日第賞馬廣獨不及反將誅之曰此違約束輕犯令者也呼珊入城率餘兵拒守璘圍之 戊午劉光遠曹勛辭于內殿遂命持金帥報書以行 癸亥言者請令有官人銓試並兼習兩場故事銓試有官人分五場曰經義曰詩賦曰時義曰斷案曰律義願試一場者聽議者謂試之以經義詩賦時義者欲使之通古今試之以刑統義斷案者欲使之明法令宜令二者各兼一場庶使人人明古今通法令而無一偏之失事下吏部乃命任子如所請 右軍都統制吳璘自臆家

城班師初金統軍呼珊在城中璘急攻之城且破朝廷以驛書命璘遂歸宣撫副使胡世將聞之歎曰何不降金字牌且來世將處即日世將以金人之俘三千人獻于行府命利州路轉運判官郭游卿就俘獲中以聲音容貌驗得女真四百五十人同日斬于嘉陵江上斂其屍以爲京觀餘皆涅其面于界上放還敵氣大沮涇原經略使秦弼以策應不及致失呼珊遂罷兵柄 是日武顯大夫西和州巡檢元成與金人戰死之時宣撫司命成以所部牽制西河敵兵行至鞏州與敵遇自度必死南向而哭曰長于行陳死于兵戎竟不得見吾君矣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四

三

遂自刎而死 商州管內安撫使邵隆及金知虢州賈澤戰敗之復虢州 是秋金境多蝗 冬十月戊辰川陝宣撫司都統制楊政及金萬戶通檢戰于寶雞敗之時通檢屯渭北政欲攻拔其城是日黎明通檢將精兵萬眾出戰政鼓勇士鏖戰縣旁至日哺五十餘合勢未分政遣裨將騎突出陳後山上執幟以招陽爲麾軍金人望見大呼曰伏發矣乃驚而潰政乘勢掩殺通檢至城門而橋已絕乃擒之 己巳劉光遠等至金軍乙亥金宗弼遣劉光遠等還宗弼之入侵也首破泗楚二郡樞密使張俊在鎮江遣其姪統制官子蓋以輕兵屯淮

揚盱眙之間何敵進止俊不以兵渡江恐妨和議謂人曰南北將和敵謂吾息欲據柘皋之忿爾勿與交鋒則敵當自退時右諫議大夫知鎮江府沿江安撫使劉子羽建議清野盡徙淮南人于鎮江民兵雜居子羽撫以恩信無敢相侵擾者境內帖然既而金兵久不至俊以問子羽子羽曰此敵異時入侵飄如風雨今夏遲回是必有他意至是宗弼遣光遠等還報大略言當遣尊官右職名望夙著者持節而來蓋金欲速和故也 戊寅宗正丞邵大受言宗正舊有四書曰玉牒曰仙源積慶圖曰宗藩慶系錄曰宗枝屬籍建炎南渡寺官失職舉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四 三

四書而逸于江許陛下比命重修仙源慶系屬籍總要乃合三者而一之固無愧于管獨玉牒未修望詔有司討論一書以備中興之盛典從之 少保醴泉觀使岳飛下大理寺先是樞密使張俊言張憲謀反行府已有供到文狀左僕射秦檜乘此欲誅飛乃送飛父子于大理獄命御史中丞何鑄大理卿周二畏鞠之 傳曰秦檜密遣王俊同王貴前去謀陷侯王俊王貴等觀望秦檜憲岳雲欲謀反等事俄將憲雲俱押械送大理寺報勘上問驚駭秦檜乞將張憲岳雲與飛同白其事是時侯尚不知良久秦檜密遣左右傳請到大理寺侯駭然聽聖旨候既聞宣詔即時前去卻引到大理寺侯駭然曰吾何到此候入門到廳下橋不見一人只見四壁垂簾纔坐少時忽見有吏數人向前云這裏不是相公坐處後面有中丞請相公略來照對數事相公點頭云吾

與國家宣力今日到此何也道罷隨珠吏行至一處見張憲岳雲赤頭露體各人拊械揮身盡皆一氣痛若呻吟又見羅振等將王俊王貴首張憲岳雲并侯反狀罪文前來云國家有何虧負你三人卻要反背侯向万侯高羅振對天盟誓吾無所負國家汝等既掌正法且不可陷忠良吾到冥司與汝等面對眾問其說羅振並御史中丞万侯高等曰相公既不反對眾問其說羅振並雷題曰寒門何載富貴乎眾人口既出此題豈不是反也侯知眾人都皆秦檜門下既見不容理訴長吁一聲云吾方知已落秦檜圈賊之手使吾為國忠忠心一旦都休道罷合眼任其拷掠李心傳云此時羅汝機已不為御史万侯高亦未為中丞其後高遷中司汝機遷諫議然汝機不與此 乙酉虛恨蠻王厯階詣嘉州乞降厯階既犯邊獲寨將茹大猷以去提刑司調兵防扼所費不貲連年不能討大猷因以利啗之去年春厯階款塞求降不許至是復申前請守臣邵博言于宣撫司以復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四 四

宜補厯階進武校尉令還大猷等且遣以色帶茶綵命王士安往促之厯階遣其子阿帕蠻將軍葉遇等送大猷歸州令右宣校郎知峩眉縣梁端即境上波斯神祠折箭歃血與盟而去厯階歸其出沒鈔掠如故 癸巳揚武翊運功臣太保樞密使英國公韓世忠罷為橫海武寧安化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奉朝請進封福國公世忠不以和議為然由是為秦檜所抑至是魏良臣等復行世忠乃諫以為中原士民迫不得已淪于域外其間豪傑莫不延頸以俟甲伐若自此與和日月侵尋人情銷弱國勢委靡誰復振乎又乞俟北使之來與之面

議優詔不許世忠再上章力陳秦檜誤國詞意剴切檜由是浹怨世忠言者因奏其罪上畱章不出世忠亦懼檜陰謀乃力求閒退遂有是命世忠自此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跨驢攜酒從一二童奴遊西湖以自樂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云 是月金人破濠州 商州安撫使邵隆及金人所命知陝州鄭賦戰克之復陝州起復川陝宣撫使胡世將圖上右護軍都統制吳玠刻灣克捷之狀且言臣詢眾論皆謂玠此戰比和尚原殺金坪論以主客之勢險易之形功力數倍據提刑蕃人供金國中稱玠有勇似其兄之語臣猥以書生誤膺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四

五

重寄上賴朝廷指授玠等爲國宣力川陝用兵以來未有如此之勝望優與遷擢以爲盡忠許國之勤又奏本司都統制楊政焚蕩敵寨十餘處親率勝兵與薩里干迎敵敵眾敗去致不敢併力熙秦樞密院都統制郭浩于陝虢等處攻卻敵寨竝皆獲捷牽制敵軍不致併力秦鳳竝乞優異推恩乃賜玠等詔書獎諭賜世將黃金二百兩茶藥有差初三將之竝出也玠復秦州捷剴灣政下隴州破岐下諸屯浩取華同二州入陝府有破竹之勢世將亦遣要約陝西河東忠義首領數十願爲內應而朝廷與金約和秦晉之人殊憎之三將歸解嚴第

功于是統制官姚仲王彥向起各落暗官仲彥爲華虢兩州觀察使起爲邵州防禦使 十一月辛丑金都元帥宗弼遣魏良臣等還許以淮水爲界歲幣銀帛各二十五萬匹兩又欲割唐鄧二州因遣其行臺戶部侍郎蕭毅翰林待制同知制誥邢具瞻審定可否先是有舉人獻策于宗弼者宗弼用之于盱眙龜山造舟爲梁引兵渡入東過臨淮南至六合西臨昭信晝夜不絕至是軍食不繼士皆飢苦宗弼乃遣毅等與良臣偕來馬王寅詔以四立日就行在權宜設位祭五福太乙 乙巳詔吏部侍郎魏良臣就充接伴使以金使蕭毅已過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四

六

界也毅等過江揭旗于舟大書江南撫諭右朝散大夫知鎮江府劉子羽見之怒夜以他旗易之翌日良臣見旗有異大懼乃索之且以脅子羽子羽曰吾爲守臣朝論無所預然揭此于吾之境則吾有死而已請不已出境乃還之 丁未光山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宗正事齊安郡王士儂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士儂數言事秦檜患之岳飛之下吏也士儂草奏欲救之語泄檜乃使言者論頃岳飛進兵于陳蔡之間乃密通書于士儂敘其悃悞蹤跡詭秘范同頃爲浙東憲與士儂通家往還或以他故數日不克見則必遣其屬邵大受往

傳導言語窺伺國論士儼身為近屬在外則結交將帥
在內則結交執政事有切于聖躬望罷其宗師職事庶
幾助成中興之業故有是命仍令刑部檢會宗室戚里
不得出謁接見賓客條法申嚴行下 己酉金稽古閣
火 王子金審議使行臺戶部兼工部侍郎蕭毅翰林
待制同知制詔邢具瞻等入見教等至館帝命工部侍
郎莫將館伴時改陛之儀議猶未決議者以為兵衛單
弱則非所以隆國體欲設仗衛恐駭敵情秦檜與知閣
門事鄭藻謀之藻請設黃麾仗千五百人于殿廊蔽以
帟幙班定徹帷檜然之自是以為定制時秦檜議誓書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四

七

事以為自古盟會各出意以為之誓未有意自彼出而
反覆更易必欲如其所要者帝曰朕固知之然朕有天
下而養不及親徽宗既無及矣太后年逾六十日夜痛
心今雖與之立誓當奏告天地宗廟社稷明言若歸我
太后朕不憚屈己與之和如其不然則此要誓神固不
聽朕亦不憚用兵也 乙卯御史中丞何鑄充端明殿
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充大金報謝使右諫議大夫万俟
卨試御史中丞起居郎羅汝楫為右諫議大夫 丁巳
拱衛大夫利州觀察使知閣門事曹勛落階官為容州
觀察使充報謝副使何鑄入辭帝諭鑄委曲致詞事在

必濟又召勛至內殿諭之曰朕北望庭幃逾十五年幾
于無泪可揮所以頻遣使指又屈己奉幣者皆以此也
竊計天亦默相之言已淚下左右皆掩泣帝曰汝見金
主以朕意與之言曰惟親若族久賴安存朕知之矣然
閱歲滋久為人之子淡不自安且慈親之在上國一尋
常老人耳在本國則所繫甚重往用此意以天性至誠
說之彼亦當感動也 戊午金國審議使蕭毅等辭行
時朝廷許割唐鄧二州餘以淮水中流為界毅辭帝諭
曰若今歲太后果還自當謹守誓約如今歲未也則誓
文為虛設 辛酉進觀文殿大學士福建安撫大使兼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四

七

知福州張浚為檢校少傅崇信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
免奉朝請秦檜將議和遣工部員外郎蓋諒因事至閩
中風浚使附其議當引為樞密使浚答書言敵不可縱
和不可成檜不悅會浚以母老乞祠乃有是命 是月
詔大金已遣使通和令川陝宣撫司照會保守見存疆
界不得出兵生事招納叛臣 十二月癸酉試尚書工
部侍郎莫將權本部尚書往唐鄧州分畫地界先是詔
刑部侍郎周聿充京西路分畫地界官應干措置樞密
都承旨鄭剛中充陝西路分畫地界官應干措置川陝
宣撫司照南北誓書文字子細分畫不得差錯生事至

是又遣將焉 乙亥簽書樞密院事充大金報謝使何鑄等至軍前一都元帥宗弼遣鑄往會寧且以書來索北人之在南者因剗割陝西餘地 是日遣莫將周聿往割唐鄧又命鄭剛中分畫陝西以割豫吳玠元管地界為準 癸巳岳飛賜死于大理寺飛既屬獄何鑄以中執法與大理卿周三畏同鞠之飛久不伏因不食求死命其子閣門祇候雷視之至是万俟卨入臺月餘獄遂上及聚斷大理寺丞李若樸何彥猷言飛不應死眾不從于是飛以眾證坐嘗自言已與太祖以三十歲除節度使為指斥乘輿情理切害及敵侵淮西前後受親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四

元

札十三次不即策應為擁兵逗遛當斬閬州觀察使御前軍統制權副都統張憲坐收飛書謀以襄陽叛當絞飛長子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提舉醴泉觀雲坐與憲書稱可與得心腹兵官商議為傳報朝廷機密事當追一官罰金詔飛賜死命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楊沂中泣其刑誅憲雲于都市參議官直祕閣于鵬除名送萬安軍右朝散郎孫革送潯州竝編管仍籍其貲流家屬于嶺南天下冤之飛死年三十九初獄之成也太傅醴泉觀使韓世忠不平以問秦檜檜曰飛子雲與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怫然曰莫須有三字何以

使人甘心固爭之不聽政異中興紀事本末倫檜曰其字何以使人甘心朱彝尊謂宋史倫莫須有未若必須有為得其實徐氏後編從之今攷熊克小紀倫莫須有是宋史所本飛事親至孝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交驩飾名姝遺之飛曰主上宵旰寧大將安樂時耶卻不受玠大歎服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費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師每休舍課將士注坡跳壕皆重鎧以習之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拆屋餓死不擄掠卒有疾親為調藥諸將遠戍飛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有其孤有頒犒均給軍吏秋毫無犯善以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四

辛

少擊眾凡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謀定而後戰故所向克捷猝遇敵不動故敵為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俊嘗問用兵之術飛曰仁信智勇嚴闕一不可每調軍倉必感額曰東南民力竭矣好賢禮士雅歌投壺恂恂如儒生每辭官必曰將士效力飛何功之有然忠憤激烈議論不挫于人卒以此得禍時上下以和議得成為幸淵聖在金鮮有厝意者金主詔以天水郡公趙桓乞本品俸令有司賙濟之 金尚書左丞完顏勗奉詔訪祖宗遺事勗採摭遺言舊事自始祖以下十帝綜為三卷凡部族曰某部復曰某水之某又曰某鄉某鄉以別

識之凡與契丹往來及征伐諸部其間詐謀詭計一無所隱事有詳有略咸得其實書成進入金主焚香立受之賞賚有差旋詔左丞勗暨平章政事奕職俸外別給二品親王俸舊制皇兄弟皇子為親王給二品俸宗室封一字王者給三品俸勗等別給親王俸皆異數也微猷閣待制洪皓在燕山密奏敵已厭兵勢不能久異時攜婦隨軍今不復攜矣朝廷不知虛實卑詞厚幣未有成約不若乘勝追擊以復故疆報世讎張浚名動殊方并問李綱趙鼎安否又言將帥中唯岳飛為金人所畏胡銓封事其地有之彼亦知中國有人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四

三

續資治通鑑卷一百二十四

續資治通鑑卷一百二十五

宋紀一百二十五 起元豐元年正月 盡十二月凡一年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文武文昭仁憲孝皇帝

紹興十二年 金皇統二年 春正月王寅詔建國公瑗出外第

可依親賢宅 右承奉郎賜緋魚袋張宗元為右宣議

郎直祕閣宗元樞密使俊孫也俊自鎮江還朝行府結

局乃乞罷機務章四上不許時俊所部在建康未有所

付俊薦本軍統制清遠軍節度使王德可典軍乃以德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五

為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統制 己亥金主獵於拉林

舊作卡 癸卯樞密行府奏陞天長縣為軍割盱眙

昭信兩縣隸之仍於盱眙置權場 乙巳金命伐高

麗 丁未金主至自拉林河 戊申尚書省乞以岳飛

獄案令刑部縷板徧牒諸路有進士智浹者汾州人知

書通春秋左氏傳好直言飛以賓客待之飛初下吏浹

上書訟其冤秦檜怒并送大理獄成浹坐決杖送袁州

編管 詔陞安豐縣為安豐軍以壽春霍邱六安三縣

隸之 王子顯謨閣學士知洪州梁揚祖為尚書兵部

侍郎 金衍聖公孔璠薨子拯襲 二月丁卯金主如

天開閣 庚午婉儀張氏薨輟視朝二日贈賢妃葬城外延壽院初建國公瑗之少也育於妃所及是吳婉儀收而併視之與崇國公臻同處雖一食必均焉 甲戌金賑熙河路 丁丑係慶軍節度使建國公瑗爲檢校少保進封普安郡王時年十六王天性忠孝自幼育宮闈起居飲食未嘗離膝下帝尤所鍾愛 己卯賜前都指揮使楊沂中賜名存中 川陝宣諭使鄭剛中左中大夫四川轉運判官兼宣撫使參議官李觀與金大使鎮國上將軍沁南節度使烏凌阿贊謨副使奉政大夫行臺尚書吏部郎中孟某相見置酒於百家邨先是詔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五 二

候相見時計議至是贊謨與剛中相見首謂階成祐鳳商秦六川當還上國剛中與論久之贊謨曰階成祐鳳倘未見還當先還我商秦二州須以大散關爲界剛中曰原言公文當奏取旨贊謨出檄云已差交割官矣剛中持不可贊謨曰講和而不還和尚原兵馬何也剛中曰割地之旨朝下兵晚還矣贊謨又欲遣人於大散關立界侯剛中觀不從各上馬去世將具奏曰臣竊觀和尚原係商秦州險地之要並係川蜀緊要門戶若爲金人所占委有利害前已具奏未準回降指揮宜檢會詳酌速降處分薩里干等前年冬領軍馬五萬攻打和尚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五 三

原兩處昨自建炎四年係吳玠創立山寨原不係劉豫所管地分界至今來合行保守已牒鄭剛中照應分畫去訖和尚原係川蜀緊要門戶比之秦商二州所係利害尤重臣已屢具論奏請賜速降處分疏入詔世將具兩奏不同因依時金人必欲得和尚原故有是命 丙戌龍神衛四廂指揮使保順軍承宣使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解元陞充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元韓世忠部曲也至是代將世忠之軍故擢之 戊子金皇子濟安生金主年二十四初舉子喜甚乃告廟大赦自來亾命投在江南人見行理索候到竝行釋罪其職官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五

四

百姓軍人竝許復故 簽書樞密院何鑄知閤門事曹勛進誓表於金表曰臣構言今來畫疆合以淮水中流為界西有唐鄧州割屬上國自鄧州西四十里竝南四十里為界屬鄧州其四十里外竝西南盡屬光化軍為敝邑沿邊州城既蒙恩造許備藩方世世子孫謹守臣節每年皇帝生辰并正旦遣使稱賀不絕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兩匹自壬戌年為始并春季差人搬送至泗州交納有渝此盟明神是殛墜命亡氏陪其國家臣今既進誓表伏望上國蚤降誓詔庶使敝邑永有憑焉勛等見金主首以太后為請金主曰先朝業已如此豈可輒

鑄伏地不言勛再三懇請金主命歸館是晚館伴耶律紹文楊用修至館傳金主命來晨上殿金主乃許歸徽宗鄭后之喪及帝母韋氏遣鑄等還 初奉使徽猷閣待制洪皓既至燕金主問其名欲用為翰林直學士皓力辭至是赦文復令南官換授皓請於參知政事韓昉乞於真定或大名養濟作逃歸計昉怒遂換中京副留守再降為承德郎西司判官趣行者屢矣皓迄不就職 己丑禮部侍郎兼資善堂翊善吳表臣權吏部尚書兼資善堂翊善蘇符權禮部侍郎 辛卯給事中知貢舉程克俊等言博學宏詞科右承務郎洪遵赦賜進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五

五

士出身沈介右從政郎洪适竝合格遵适弟介德清人也秦檜以所試制詞題進讀帝曰是洪皓子邪父在遠子能自立可與陞擢差遣帝又言遵之文於三人中為勝遂以遵為祕書省正字介适竝為敕令所刪定官自渡江以來詞科中選即入館自遵始 是月金改封蜀王劉豫為晉王 三月甲午朔詔普安郡王朝朔望庚子樞密院編修官趙衛大理寺直錢周材竝改合入官為普安郡王府教授 辛丑金主還自天開殿大雪壬寅延安郡王出閣就外第命宗室正任已上送之 丙午金以都元帥宗弼為太傅 丁未龍神衛四廂都

指揮使定江軍節度使御前統制田思中陞充殿前都虞候鄂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張俊力薦思中代掌岳飛軍先數日帝諭輔臣曰朕欲面委思中營田之事倘區處得宜地無遺利便可使就糴以充軍賦軍賦既足取不及民則免催科之擾輸送之費可以少寬民力若乃規其人以供公上非朕所欲也既又賜思中銀帛萬匹兩為犒軍之費至是特降制命之 武安軍承宣使御前統制權鄂州都統制王貴添差福建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罷從軍 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承宣使御前統制關師古卒於建康府贈昭化軍節度使謚毅勇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五 六

庚戌權工部尚書莫將刑部侍郎周聿自京西割地還行在時金人遣李成以兵行境上邊民驚擾 辛亥詔齊安郡王士儂建州居住御史中丞万俟卨再論士儂貪殘險忍朋比姦邪其初罷也語人曰士儂於後宮有姻婭之契而於陛下為近屬之尊去闕之日嘗蒙陛下賜銀千兩又嘗密劄慰諭再三以示非久復用之意又語人曰士儂嘗薦李綱相矣嘗薦趙鼎相矣嘗薦孫近執政矣今居衢州賓客日盈其門談論之間無不詆訕時政使陛下不許交通之旨徒為虛文望稍加黜責以靖國論乃詔都省檢舉宗室干謁禁例行下有犯令

御史臺宗正司按察官劾奏致異徐夢莘北盟會編云士儂欲救解岳飛編其語或謂之以告秦檜檜令臺臣言士儂自有不軌心責建州拘管而死今從繁年要錄卿施垌兼權禮部侍郎 乙卯帝御前殿引試南省舉人何溥以下是舉兩浙轉運司秋試舉人凡解二百八人而温州所得四十有二宰執子姪皆預焉 丙辰起復端明殿學士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卒於仙人關世將疾命官屬會軍馬錢糧鎧仗文書等召宣諭使鄭剛中至臥內面授之剛中辭以使事有指不敢當世將曰公以近臣出使苟利國家以意可否之請命於朝可也帝初欲擢世將以簽書樞密計聞贈資政殿學士卹典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五 七

如執政 金遣左宣徽使劉箬以哀冕圭寶佩璫玉冊來致冊命其冊曰皇帝若曰咨爾宋康王趙構不弔天降喪於爾邦亟瀆齊盟自貽顛覆俾爾越在江表用勤我師旅蓋十八年於茲朕用震悼斯民其何罪今天其悔禍誕誘爾衷封奏押至願身列於藩輔今遣先祿大夫左宣徽使劉箬持節冊命爾為帝國號宋世服臣職永為屏翰嗚呼欽哉其恭聽朕命箬彥宗之子也 戊午修武郎侍衛步軍司統領軍馬田邦直知光州 金立子濟安為皇太子 辛酉秦檜等賀帝以皇太后有來期先是徽猷閣待制洪皓在燕先報太后歸耗帝諭

檜曰皓身陷敵區乃心王室忠孝之節久而不渝誠可嘉尚皓之二子竝中詞科亦其忠義之報也 是月夏國地震逾月不止地裂泉湧出黑沙歲大饑乃立井里以分賑之 夏四月甲子朔少保判紹興府信安郡王孟忠厚為迎護梓宮禮儀使保慶軍承宣使知大宗正事士會都大主管兩浙轉運副使黃敦書提舉應辦一行事務參知政事王次翁為奉迎兩宮禮儀使內侍省副都知藍珪都大主管江東轉運副使王暎提舉一行事務既而忠厚請禮官與俱乃命大理寺丞吳棫 准康軍承宣使熙河蘭鞏路經略安撫使節制利閬州屯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五

八

駐行宮右護軍馬孫渥卒於興州 丙寅金以臣宋告中外 丁卯太常少卿施珂權尚書禮部侍郎 戊辰追封皇太后曾祖故郊社齋郎贈太師雍國公章愛臣為惠王祖贈太師安康郡王子華為德王先是后父安禮已追封魯王故有是命 己巳封婉儀吳氏為貴妃 庚午帝御射殿引正奏名進士唱名有司定右通直郎主管台州崇道觀秦焯第一舉人陳誠之次之秦檜引故事辭乃降為第二人特遷左朝奉郎通判臨安府賜五品服自誠之以下賜第者二百五十三人新科明法得黃子淳一人而已 金五鳳重明等殿成 辛未

帝御射殿放合格特奏名進士胡鼎才等二百四十八人武舉正奏名陳鄂等五人特奏名潘璋等二人是歲始依在京舊制分兩日唱名自是以為例 戊寅吏部侍郎魏良臣為接伴使知閣門事藍公佐副之 辛巳知盱眙縣宋肇言得泗州報邢皇后已上仙詔禮官討論合行典禮 甲申起居舍人楊愿請以臨安府學增修為太學從之 己丑為大行皇后發喪即顯肅皇后故几筵殿成服立重不視朝 詔陞東陽盱眙縣為軍廢天長軍為縣皆以便於沿邊關報也 五月癸巳朔金主不視朝金主自去年荒於酒與羣臣飲或繼以夜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五

九

宰相入諫或飲以酒曰知卿等意明日當戒因復飲 乙巳軍器監主簿沈該直祕閣知盱眙軍措置榷場之法商人貨百千以下者十人為保留其貨之半赴泗州榷場博易俟得北物復易其半以往大商悉拘之以待北價之來兩邊商人各處一廊以貨呈主管官牙人往來評議毋得相見毋交易千錢各收五釐息錢入官其後又置場於兗州東陽安豐軍花縣鎮而金人亦於蔡泗唐鄧秦鞏洮州鳳翔府置場凡東陽諸場皆以盱眙為準 丙午增築慈寧殿 庚戌權工部尚書莫將等議大行皇后諡曰懿節 辛亥權禮部侍郎施珂等請

立別廟於太廟之內從之殿室三間其南爲樞星門不立齋舍神廚以地區故也 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程瑀試尚書兵部侍郎 乙卯詔禮部依舊制試教官仍先納所業經義詩各三首會刑寺無過下國子監看詳禮部覆考然後許試附省試院分兩場非取士之歲附吏部銓院不限人數以文理優長爲合格 詔資政殿學士提舉亳州明道觀鄭億年赴行在奏事時簽書樞密院事何鑄等使還宗弼因索億年及張中孚與杜充宇文虛中張孝純王進家屬且送前觀文殿學士東京畱守孟庚徽猷閣待制前知陳州李正文右迪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五

十

功郎前開封府推官畢良使還行在正文卽正民也避金主諱改焉 己未言者論慶路有殺人祭鬼之事請嚴禁之帝謂宰執曰此必有大巫倡之治巫則自止 辛酉金主宴羣臣於五雲樓左丞完顏勗進酒金主起立宰臣曰至尊爲臣下屢起禮未安金主曰朕屈己待臣下亦何害是日盡醉而罷 六月甲子權工部尚書莫將等言奉詔令侍從臺諫禮官赴尚書集議梓宮旣還當修奉陵寢或稱攢宮竊聞朝廷通使見議陵寢地兼據太史局稱今歲不宜大葬欲遵景德故事權行修奉攢宮以埃定議從之 戊辰御史中丞万俟卨爲攢

宮按行使人內侍省副都知宋唐卿爲副使 戊辰何鑄還金都元帥宗弼復求和尚方山原地會都統制吳璘圖上形勢帝乃詔川陝宣撫副使鄭剛中見發國書計議不得擅便分畫 辛未左通議大夫提舉臨安洞霄宮王庶責授嚮德軍節度副使道州安置庶罷政行至江州聞再奪職之命乃買田於敷淺原之上徙家居焉至是殿中侍御史胡汝明論庶寄居德安詭占逃田強市民宅其譏訕朝政之語形於詩篇殆未可悉數望重行竄逐以慰一方士民之心而爲萬世臣子之戒故有是命 己卯尚書省言金使明威將軍少府少監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五

十一

高居安扈從皇太后一行前來詔容州觀察使知閣門事曹勛充接伴使初金主旣許皇太后南歸乃遣居安及內侍二人扈從又以御前左副都點檢完顏宗賢祕書監劉陶爲使宗賢太宗子時封沂王 甲申鎮西軍節度使步軍都虞候秦鳳路經略使知秦州兼行營右護軍都統制同節制陝西諸路軍馬吳玠檢校少師改充階秦岷鳳四川經略使仍以漢中田五十頃賜之 秋七月癸巳右諫議大夫羅汝楫言左奉議郎簽書武威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胡銓文過飾非益唱狂妄之說橫議紛紛流布遐邇若不懲艾殆有甚焉者矣望陛下

重行竄逐以申邦憲詔銓除名新州編管 甲午皇太后回鑾自東平登舟由清河至楚州境上 回鑾遣使貢於金 丙申直祕閣四川轉運副使井度兼川陝宣撫司參議官令再任協忠大夫郢州防禦使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行營右護左部同統制鳳翔府兼管內安撫司公事統制忠義軍楊從儀改知鳳州時將割和尚原故有是命 丁酉耐懿節皇后神主於別廟 金太傅宗弼乞致仕不許優詔荅之賜以金券給人口牛馬各千馱百羊萬仍每歲宋國進貢內給銀絹二千兩匹 甲辰按行使萬俟卨等請卜攢宮於昭慈聖獻皇后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五 三

攢宮之西北 己酉命有司製常行儀仗自南渡儀物草創時以皇太后且至將躬迎於郊諸王公大小學教授石延慶以儀衛為請乃命工部尚書莫將戶部侍郎張澄與內侍邵諤董治將等先造玉輅及黃麾仗用二千二百六十五人從之 是月金北京廣寧府蝗 八月辛酉朔金國都元帥宗弼復以書來求商州及和尚方山原地於是川陝宣撫副使鄭剛中亦言和尚原自紹興四年後便係劉豫管守不係吳玠地分合割還金從之 乙丑靖州言盜破豐山寨軍民死者甚眾帝曰蠻夷但當綏撫不可擾之乃詔湖北帥臣劉錡毋得生

事 丙寅皇太后渡淮時帝遣后弟平樂郡王韋淵往迓遂扈從以歸 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何鑄依舊職提舉江州太平觀時御史中丞萬俟卨右諫議大夫羅汝楫交章論鑄之罪謂鑄胥吏之子無聞望初以廖剛薦為臺屬與孫近范同締交逮近同之敗自是迹不遑安乃益合黨與傾搖國是去春淮甸警報日與儼薄之徒張皇敵勢以為朝廷自當遷避岳飛反狀敗露鑄首董其獄亦無一言敘陳偶因報聘乏人陛下置之樞庭命之出疆臨行使親舊膽播以為議獄不合遂致遠行廣坐語人以脫此自幸飛之負國天下所同嫉鑄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五 三

長御史乃黨惡如此罪將安逃章五上鑄亦累章求去乃有是命 右朝散大夫宇文師瑗直顯謨閣右奉議郎張汲直祕閣竝主管萬壽觀以將北行也右宣議郎福建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趙恬勒停先是宇文虛中因王倫使還附奏若金人來取家屬願以沒敵為言至是宗弼來索虛中家甚急帝內侍許公彥往閩中迎之恬虛中子壻也與其族謀欲害師瑗一子為嗣守臣顯謨閣直學士程邁持不可師瑗乃使恬以海舟夜載其屬之溫陵而身赴行在邁遣通判事二人入海邀之言於朝故有是命汲先得貝州通判旋罷之至是復

去已而師瑗至行在上疏懇留秦檜不許虛中妻安定郡夫人黎氏請以所賜田易錢以行乃賜黃金百兩焉
庚午責授嚮德軍節度使王庶卒於道州許歸葬
辛未權工部尚書莫將與侍從兩省官十一人以皇太后回鑾同班上賀詔吏部侍郎魏良臣就充館伴使
金復封太宗子呼魯爲王鎮陝西 壬辰命權工部尚書莫將知閤門事曹勛接伴大金第二番人使甲戌御史中丞兼侍讀万俟卨爲參知政事充大金報謝使乙亥榮州防禦使帶御器械邢孝揚充報謝副使 己卯帝謂大臣曰比聞大金中宮頗恣權不歸其主今所須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五 四

見太后喜極而泣軍衛懽呼聲振天地時宰相秦檜樞密使張俊大傅體泉觀使韓世忠及侍從兩省三衙管軍從帝行皆班幄外太后自北方聞世忠名特召至簾前曰此爲韓相公邪慰問良久其後餉賜無虛月 壬午皇太后還慈寧宮太后聰明有遠慮帝因夜侍慈寧語久冀以順太后意太后令帝早臥且曰冬月宜早起不然恐妨萬幾帝不欲遽離左右太后遂示以倦意帝乃退詔扈從太后官屬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白諤等十二人皆遷官癸未百官詣常御殿門拜表稱賀丙戌以皇太后還宮遣執政官奏告天地 戊子帝服黃袍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五 五

剛中遣選鋒軍統制兼知鳳州楊從儀鄜延經略使兼知成州王彥閻門祇候宣撫司幹辦公事范之寧偕割陝西餘地金人遣直祕閣朝奉郎知彰化軍節度使事賀景仁來分畫乃割商秦之半存上津豐陽天水三邑及隴西成紀餘地棄和尚方山原以大散關為界於關內得興趙原為控扼之所先是左武大夫榮州防禦使邵隆在商州幾十年披荆棘立官府招徠離散各得其心自金人渝盟之後與敵戰雖嘗暫棄其城俄即收復終不宥去至是割畀金人以隆為陝西節度統制司統制隆快快不已嘗密遣兵為盜以劫之秦檜怒久之以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五

七

隆知辰州 自議和後川陝宣撫司及右護軍分屯三邊與沿流十七郡興成階鳳文龍綿劍潼金洋利閬西和州大安軍興元府及房州之竹山縣興州吳璘所部僅五萬人興元楊政所部僅二萬人金州郭浩所部僅萬人惟興州屯兵最多至二萬有奇興元府利州關各萬金州六千洋閬各五千有奇西和劍三千而羸綿階三千而弱成州大安軍二千而羸潼川千有奇文龍二郡與房州之竹山皆數百馬之籍萬五千計興州境內為七千而弱關外四州為二千而羸此其大槩也自諸將所屯外凡關外沿邊待敵去處則三都統司每春秋二仲遣兵戛戍成州四千六百三十

人照應秦州道路鳳州界九百二十五人控扼熙鞏秦之道路鳳州界三千八百五十人控扼鳳翔府一帶道路興元府界千二百六十二人洋州界千一百二十四人並照應岐雍一帶道路金州界一千六百人控扼商州永興軍一帶道路合興州界戍卒共萬四千人又置烽燧四路凡一百六十二烽早晚舉火傳報平安此其大略也 九月庚戌朔帝行奠醑梓宮之禮 壬辰金主詔給天水郡王子姪婿天水郡公子俸 癸巳有司具送金國禮物常幣外有金器極精巧帝謂宰執曰此上皇時所用朕不欲饗之交鄰國以息兵養民朕之志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五

七

也帝又言徽宗顯肅之疾皇太后躬親伏侍及啓手足又與淵聖呼當時御葬事之役者待其畢集然後啓殯其思慮深遠如此 乙未少保鎮潼軍節度使信安郡王孟忠厚為樞密使時秦檜當為山陵使而不欲行故用忠厚 金使殿前左副都點檢完顏宗賢等朝辭詔參知政事万俟卨就驛伴宴 戊戌詔奉慈寧宮錢二十萬緡帛二萬一千匹綿五千兩羊千有八十口酒三十六碩 辛丑樞密院言昨降旨不得指斥大金尚慮行移之間或有違誤理宜飭詔中外官司常切遵守時金國都元帥宗弼又遣來言邊吏以兵出塞朝廷亦遣

書報之 壬寅大赦天下 制詞有曰上穹憐禍副生靈事親之孝可謂非常之盛事敢忘莫報之 乙巳少保

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冀國公秦

檜為太師封魏公 金銀青光祿大夫中書侍郎劉

苦奉國上將軍 尚書完顏宗表來丙午入見 戊

申新玉輅成 詔金國誓書藏內侍省 參知政事王

次翁充大金報謝使德慶軍節度使提點皇城司錢恂

副之 太常少卿兼實錄院檢討王賞權尚書禮部侍

郎 甲寅奉國軍承宣使永興軍路經略安撫使知金

州兼樞密院都統制郭浩改金房開達州經略安撫使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五 六

中書舍人楊愿兼戶部尚書左武大夫宣州觀察使

知閣門事何彥良假奉國軍承宣使賀金主正旦器幣

視生辰之數自是以為例先是金人求真珠鞍鞍等物

秦檜以誓書不遣泛使乃諭盱眙軍令錄事參軍孫守

信往泗州諭守將周企令具奏達俟遣彥良出使附行

皇太后歲遺金主之后禮物亦以鉅萬計 乙卯懿節

皇后靈駕發引顯肅皇后次之徽宗皇帝又次之是日

帝總服祖奠於龍德宮吉服還內 冬十月乙丑詔中

外臣民自今月丙寅後竝許用樂初以梓宮未還故輟

樂以待迎奉至是太母還宮將講上壽之禮故舉行焉

丙寅權攢徽宗皇帝顯肅皇后於會稽永祜陵懿節

皇后祔陵在昭慈聖獻皇后攢宮西北五十步周地二

百二十畝竝林木為錢三千八百緡有奇其後昭慈永

祐二攢宮歲用祠祭錢八千四百餘緡修繕錢五千緡

以紹興府當輸內帑錢供其費 乙亥翰林學士兼侍

讀資善堂翊善程克俊充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丁丑太傅樞密使廣國公張俊進封益國公 戊寅

追封皇太后曾祖贈太師惠王韋順臣為廣王祖贈太

師德王子華為福王父贈太師魯王安禮為克王母秦

越國夫人宋氏為陳魯國夫人 庚辰省鎮江府沿江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五 九

安撫司 壬午太傅醴泉觀使福國公韓世忠進封潭

國公太保萬壽觀使雍國公劉光世改封揚國公 癸

未詔車輅院復置官吏 甲申皇太后生辰燕於慈寧

宮始用樂上壽 是月川陝宣撫副使鄭剛中自河池

移司利州舊宣撫司率居綿閣之間及胡世將代吳玠

就居河池然饋餉不繼人以為病至是已罷兵剛中乃

還居益昌以省費既而剛中欲移屯一軍都統制楊政

不從剛中呼政語曰宣撫欲移軍而都統制不冒剛中

雖書生不畏死也聲色俱厲政即日聽命 十一月己

丑朔檢校少傅崇信軍節度使萬壽觀使張浚以赦恩

封和國公 癸巳太傅樞密使益國公張俊為鎮洮寧武泰寧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奉朝請進封清河郡王初太師秦檜與俊同主和議約盡罷諸將獨以兵權歸俊故俊力助其謀及諸將已罷而俊居位歲餘無請去之意檜乃令殿中侍御史江邈論其罪邈言俊據清河坊以應識兆占承天寺以為宅基大男楊存中握兵於行在小男田思中擁兵於上流他日變生禍不可測帝曰俊有復辟功無謀反之事皆不可言會樞密使孟忠厚竣事還朝而邈又言俊之過俊乃求去位故有是命尚書戶部侍郎張澄權本部尚書 乙未檢校少保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五 三

保成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兼殿前都指揮使職事楊存中為少保錄復土之勞也宋故事未有以保傅為管軍者有之自存中始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保順軍承宣使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解元為保順軍節度使錄迎扈之勞也元不及拜而卒 己亥詔大學養士權於臨安府學措置增展 庚子命內侍王晉錫倫崇政垂拱二殿時言者請復朔日視朝之禮而行宮止一殿故改倫焉崇政以故射殿為之朔望則權置帳門以為文德紫宸殿校射則以為選德策士則以為集英垂拱以故內諸司地為之在皇城司北 和祿輔國

功臣太保護國鎮安保靜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揚國公劉光世薨於行在年五十四詔贈太師輟視朝二日贈銀絹二千匹兩子孫甥姪進官者十四人上臨奠謚武僖光世蚤貴其為大將御軍姑息無克復志論者以此咎之攻異光世乾道八年追封安成郡王開禧元年又封鄭王熊克小紀載光世薨今年正月蓋林泉野記之誤庚戌少保樞密使信安郡王孟忠厚罷為少傅鎮潼軍節度使判福州忠厚使山陵還言者引故事論列故有是命 甲寅金平章政事漆水郡王完顏昂薨追封鄭王 辛酉言者請復武舉詔送兵部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五 三

劉燦請隨宜修創禱壇事下禮部後築於臨安府城之東南 壬申金主出獵遼甸始還宮 癸酉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護國軍承宣使御前統制兼樞密院都統制李顯忠為保信軍節度使兩浙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顯忠戍池州引疾求去故有是命顯忠時年三十二 庚辰大理卿周三畏權尚書刑部侍郎 甲申金太子濟安薨濟安之病也金主與后幸佛寺焚香流涕哀禱曲赦五百里內罪囚是夜薨謚英悼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五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六

徽宗受命神宗皇帝親臨御製聖書

宋紀一百二十六 起昭陽大淵獻正月盡閏

高宗受命神宗皇帝親臨御製聖書

帝

紹興十三年 金皇統三年 春正月己丑朔帝不受朝詣慈寧

殿賀皇太后太師秦檜率百官詣文德殿拜表稱賀遙

拜淵聖皇帝于行宮北門 金主以太子喪不御正殿

羣臣詣便殿稱賀 癸巳太傅醴泉觀使潭國公韓世

忠請以其私產及上所賜田統計從來未輸之稅併歸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六

之官從之 戊戌帝蔬食齋於常御殿遣太師秦檜冊

加徽宗諡曰體神合道駿烈遜功聖文仁德憲慈顯孝

皇帝 己亥帝親饗太廟秦檜為大禮使簽書樞密院

事程克俊為禮儀使普安郡王亞獻皇叔光州觀察使

士街為終獻 辛丑立春節學士院始進帖子詞百官

賜春幡勝自建炎以來久廢至是始復之 癸卯詔以

錢塘縣西岳飛宅為國子監太學舊太學七十七齋今

為齋十有二日視身服膺守約習是允蹈存心持志養

正誠意率履循理時中時夏人立學校於國中立小學

於禁中親為訓導 己酉殿中侍御史江逸權尚書吏

部侍郎 二月乙丑更永祐陵曰永固 揚武翊運功

臣太傅橫海武寧安化軍節度使醴泉觀使潭國公韓

世忠進封咸安郡王時劉光世始薨舊功大臣惟世忠

與張俊在俊勳譽在世忠左特以主和議為秦檜所厚

故先得王至是世忠願輸積年租賦於官乃有此命時

帝又數召世忠等兼家屬燕於苑中賜名馬寶劍等甚

渥 政異韓世忠所以得王墓碑及諸書皆不載其制詞

云願為賦租併歸官府重為遠議實麗前賢蓋度越

於常人立顯願夫 己巳詔清河郡王張俊咸安郡王

韓世忠平樂郡王韋淵竝五日一朝 庚午詔自來年

為始令太史局遞賜諸路監司守臣歷日 己卯國子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六

司業高閔言太學者教化之本而最所當先者經術是

也自漢以來多置博士後世所謂詩賦論策皆經術之

餘耳太學舊法每旬有課月一周之每旬有試季一周

之亦皆以經義為主而兼習論策為三場苟如一場則

旬課季攻之法遂不可行自元祐以來雖臣僚累奏請

加詩賦通為四場而終不施行者蓋為此也自罷詩賦

之後朝廷恐專門之學未足以收實用乃別設詞學一

科試以制詔表章之類通謂之雜文臣今參合條具太

學課士及科舉三場事件第一場大經義三道論語孟

子義各一道第二場以詩賦第三場以子史論一首竝

時務策一道永為定式閱又言比歲郡國雖有學而與選舉不相關今參取祖宗舊制通以當今之宜補太學生以諸路住本貫學滿一年三試中選不曾犯第三等以上罰游學者同或雖不住學而曾經發解委有士行之人教授保委申州給公據赴國子監補試諸路舉人以住本貫學半年或雖不住學而兩預釋奠及齒於鄉飲酒禮者縣學同仍籍記姓名本學次第委係教授審實申州聽取應仍自紹興十四年為始皆從之 乙酉詔臨安府建景靈宮先是言者謂自元豐始廣景靈宮以奉祖宗衣冠之游即漢之原廟也自艱難以來庶事草創而原廟神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六

三

游猶寄永嘉四孟薦享旋即使朝設位未副廣孝之意望命有司擇地倣景靈宮舊規以建新廟迎還列聖粹容庶幾四孟躬行獻禮用慰祖宗在天之靈事下禮官至是權禮部侍郎王賞等乞體倣温州見今安奉殿宇令本府同修內司隨宜修葺致異熊克小紀載此事在三月丁酉與日歷不同其後創於新莊橋之西以劉光世賜第為之宋光世家在三月庚子今併附之築三殿僧人道士十人吏卒二百七十六人上元結燈樓簾幙歲一易歲用酌獻二百四十羊凡帝后忌辰通用僧道士四十七人佺法事 三月辛卯朔國子司業高闕請在學人依徽宗御筆復立三年歸

省之阻以彰孝治帝曰舊有九年之法至徽廟方改倫三年豈有士人九年而不省其親者乎其從之 金以尚書左丞完顏勛為平章政事殿前都點檢宗憲為尚書左丞 丁酉金太皇太后唐古氏崩後諡欽仁葬恭陵 乙巳詔臨安府建大社大稷 丙午詔臨安府同殿前司修築園丘於龍華寺之西壇四成上成縱廣七丈下成二十有二丈分十三陛陛七十有二級壇及內壇凡九十步中壇外壇共二十五步以龍華寺為望祭殿不築齋宮 己酉金主封子道濟為魏王 夏四月癸酉右諫議大夫兼侍講羅汝楫試御史中丞 癸未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六

四

懿節皇后撤凡筵帝素服焚香以太師秦檜為禮儀使是月蒙古復叛金主命將討之初魯國王昌既誅其子勝花都郎君者率其父故部曲以叛與蒙古通蒙古由是強取二十餘國塞金人不能制 先是金都元帥越國王宗弼疑知亳州王彥先至南朝常泄其國中陰事乃徙彥先知澶州而調其子保義郎大觀從軍北討實質之也大觀年二十餘驍猛喜騎射以事劉麟擊鞠得官宗弼以為保義校尉 閏四月己丑立貴妃吳氏為皇后 五月庚申帝諭大臣曰人言南地不宜牧馬昨朕自創行雖所養不多方二三年已得駒數百此後

不患不蕃與自川廣市來病不堪乘而沿路所費不少計之一匹省數百千緡秦檜曰儉以足用寬以愛民魯頌專言牧馬帝又曰國家自有故事京城門外便有孳生監亦言所得甚多祖宗用意可見也 甲子祕書少監秦熺權尚書禮部侍郎 壬申詔國子監置博士正錄各一員學生權以八十人為額 丁丑天申節宰臣率百官上壽京官任寺監簿已上及行在升朝官竝赴始用樂近臣進金酒器銀香合馬郡縣錫宴皆如承平時 己卯大宴集英殿 甲申金初立太廟社稷 六月戊戌吏部員外郎周執羔請戒諸監司巡按檢視簿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六

五

書凡財用之出入無簿書押者必按以不職之罪又乞命帥臣區別條目下諸路州軍廣行按訪徽宗御製皆從之李心傳曰秦檜再當國柄十有八年自定和策動但毛舉細務以大夫無有敢少違其意者一時輪對臣僚二十四事皆以以前執事而對奏劄見於施行者共二百及民間利害者因是書之其間有 己酉金初置驍毅軍 庚戌金人遣通問使徽猷閣待制洪皓直龍圖閣張邵修武郎朱弁還行在先是金主大赦始許皓等南歸渡江後奉使幾三十人生還者三人而已右文 秋七月甲子詔求遺書 癸未奉安至聖文宣

王於國子監大成殿命太師秦檜行禮時學初成帝自題賜書閣榜曰首善 八月丙戌遣權吏部侍郎江逸奉迎景靈宮萬壽觀神宗神御於温州自海道至行在 辛卯敷文閣直學士知臨安府王喚守尚書工部侍郎 金主詔給天水郡王孫及天水公壻俸祿 丁酉尚書兵部侍郎兼侍讀資善堂翊善程瑀試兵部尚書 戊戌徽猷閣待制洪皓至自金即日引見內殿帝諭皓曰卿不忘君雖蘇武不能過賜內庫金幣鞍馬黃金三百兩帛五百匹象齒香綿酒茗甚眾翌日見於慈寧殿帝人設簾太后曰吾故識尚書矣命撤之退退見秦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六

六

檜語連日不止曰張和公敵人所憚乃不得用錢塘暫居而景靈宮太廟皆極土木之華豈非示無中原意乎檜不悅謂其子祕書省正字适曰尊公信有忠節得上眷但官職如讀書速則易終而無味須如黃鍾大呂乃可 起居郎鄭樵權尚書兵部侍郎尚書左司郎中王師心權工部侍郎己亥以樵為賀金正旦使左武大夫係順軍承宣使知閣門事何彥良副之師心為賀金生辰使武功大夫解州防禦使幹辦皇城司康益副之時出疆必遣近臣故竝遷二人自是以為例 庚子直龍圖閣張邵自金還入見言靖康以來迄於建炎使金而

不反者凡數人若陳過庭聶昌司馬樸滕茂實崔縱魏
行可皆執於北荒歿於王事而司馬樸之節尤為可觀
劉豫既廢金人取河南地金帥達蘭使樸為尚書左丞
欲以收南人之心樸辭以病堅臥不起達蘭不能奪陳
過庭且死其卒自割其肋取肝為羹以獻既死以北俗
焚之其卒又自刎股肉投之於火曰此肉與相公同焚
其感人如此聶昌割河東絳州人殺之滕茂實將死自
為祭文人憐其忠崔縱中風坐廢三年將死以後事屬
臣魏行可之死臣亦見之去冬臣請於金尚書省乞挈
縱行可之櫬以歸朝命下所屬發遣而行可之櫬挈之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六

七

往中京乃不果發縱之櫬金人差丁役輿致令臣護之
以來臣謹置之臨安府城外妙行寺而臣之隨行使臣
有呂達者本婺州人亦病死於北界欲望聖慈以死事
之臣如過庭輩七八人其間恐未有經袞贈者令有司
檢舉特推恤典使縱之親戚迎護其櫬而官助之葬下
以慰忠義之魂於九原上以副陛下不忘臣下之心庶
可激勵天下仗節死難之義 乙巳修武郎朱弁自金
國還行在弁奏朱邵史抗張忠輔高景平孫谷傅偉文
朱勣李舟僧寶真婦人丁氏晏氏卒閻進節義於朝乞
優恤邵府谷人靖康初以秉義郎知震威城其死節甚

倅抗濟源人為代州沿邊安撫副使忠輔為將領守崞
縣景平崞縣人為隆德府部將谷朔寧人為益府屬皆
以宣靖間死事實真五臺山僧靖康中嘗召對俾聚兵
謀敵金人生執欲降之寶真曰我既許宋皇帝以死矣
豈妄言邪臨刑色不變北人嗟異丁氏度五世孫嘗適
人後為敵所掠欲妻之丁氏罵敵不從絕於槓下至是
弁哀其事上之疏入不報 壬子禮部言今歲南郊應
罷孟冬朝獻景靈宮之禮從之自是以為例 九月戊
午復寧遠萬寧宜倫三縣為吉陽萬安昌化軍並免隸
瓊州仍以軍使兼知倚郭縣事 甲子徽猷閣直學士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六

八

提舉萬壽觀權直學士院洪皓出知饒州時金人來取
趙彬輩三十人家屬詔歸之皓曰咎韓起謁環於鄭鄭
小國也能引誼不與金既阻淮官屬皆吳人畱不遣蓋
慮知其虛實也彼方困於蒙古姑恃強以嘗中國若遽
從之彼將謂秦無人而輕我矣若恐以不與之故致渝
盟誓宜謂之曰俟淵聖皇帝及皇族歸乃遣秦檜大怒
皓又言王倫輩以身徇國棄之不取緩急何以使人初
檜在完顏昌軍中昌圍楚州久不下欲檜草檄諭降有
實訥舊倫室者托軍知狀皓與檜語及金事因曰憶實
納否別時托寄聲檜色變而罷翌日侍御史李文會即

奏皓頃事朱勔之婿賈緣改官以該討論乃求奉使比其歸也非能自脫特以和議既定例得放歸而貪戀顯列不求省母若久在朝必生事端望與外任檜進呈因及宇文虛中事帝曰人臣之事君不可以有二心爲人臣而二心在春秋皆所不赦乃命黜皓 丁卯御史中丞兼侍講羅汝楫試吏部尚書 左司諫詹大方論祕閣修撰主管佑神觀張邵奉使無成嘗與其副不協持刃戕之其辱命爲甚若置而不問恐遠人聞之必謂中國無賞罰望改授外祠乃以邵主管台州崇道觀已而邵又遺秦檜書言金有歸淵聖及宗室諸王意勸其遣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六

九

使迎請於是秦檜益怒之 庚午詔故兵部侍郎司馬樸忠蹟顯著特贈兵部尚書賜其家銀帛三百匹兩以洪皓言其死節也 樸後諡忠潔 冬十月乙未奉安祖宗帝后及徽宗皇帝顯肅皇后神御於景靈宮 庚子帝詣景靈宮行款謁之禮辛丑亦如之 十一月戊午帝服袍履乘輦詣景靈宮行朝獻之禮遂赴太廟宿齋 己未朝饗太廟禮畢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乘玉輅齋於青城 庚申日南至合祀天地於圜丘太祖太宗竝配自天地至從祀諸神凡七百七十有一設祭器九千二百有五鹵簿萬二千二百有二十人祭器應用銅玉者權

以陶木鹵簿應有用文繡者皆以纈代之初備五輅惟玉輅竝建旗常與各建所載之旗青城用蘆席絞屋爲之飾以青布不設齋宮以黑繪爲大裘蓋元祐禮也禮官以行在御街狹故自宮徂廟不乘輅權以輦代之禮畢上不御樓內降制書赦天下 庚午給事中楊愿假禮部尚書充金賀正且接伴使容州觀察使知閣門事兼權樞密副都承旨曹勛副之及還就充送伴自是以爲例 癸酉太常博士劉燦言國之大事在祀昨自南渡草創未能備物凡遇大小祠祭竝權用奏告一遵一豆酒脯行事今時方中興容典寔備如日月五帝且不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六

十

得血食神州感生亦削去牲牢風雷蠶農盡寢其禮簡神瀆禮於是爲甚望明詔有司講求祀典凡不可闕者竝先次復舊其他以次施行從之 十二月癸未朔日有食之詔避殿減膳是日陰雨不見太師秦檜率百官上表稱賀 癸巳祕書丞嚴抑言本省藏祖宗國史歷代圖籍有右文殿祕閣石渠及三館四庫自渡江後權寓法慧寺與居民相接淡慮風火不虞欲望重建以副右文之意於是建省於天井巷之東以故殿前司寨爲之帝自書右文殿祕閣二榜命將倫監米友仁書道山堂榜且令有司直祕閣陸宰家錄所藏書來上 己亥

宗正少卿段拂權尚書禮部侍郎 已酉金賀正旦使副左金吾衛上將軍右宣徽使完顏華秘書少監馬謬見於紫宸殿金主遣帝金酒器六事色綾羅紗縠三百

段馬六匹自是正旦率如此例致異熊克小紀云北使制送為定式李心傳云故事使人奉書殿下自通好後金使每入見捧書升殿跪進上起立受書以授內侍金使道其主語問起居上復問其主事畢乃坐又按初詔戶部尚書張澄館伴北使是禮久不講澄知舊制入國門前一日班荆館賜宴既至驛賜被褥紗羅翌日臨安府書送酒食又翌日乃朝客省賜茶酒垂拱殿宴退賜茶器翌日賜生餼從例折博游上天竺寺賜香及齋筵冷泉亭酒果除夕賜內中酒食風藥化錫正旦殿賜茶酒大臣就驛賜御筵遇立春賜春盤幡勝三日客省簽賜酒食內中酒果江下觀潮四日宴射賜酒果弓矢例物五日大宴集英殿六日朝辭賜衣帶銀器臨安府書送驛儀大臣就驛賜宴密賜金銀翌日行賜龍鳳茶金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六 十二

銀合又翌日班荆賜宴送為定式其後上以使人市買方物恐或擾民每北使至館即出內庫錢萬緡付都亭驛遇使人市物隨即取賞自是以為例惟敵使朝謁稱謂及與伴使往來視京師舊儀則有不同又詔歲幣銀絹令淮南漕臣賸貽軍守臣遣官過淮是歲金初頒皇統新律其法千餘條大抵依倣南朝間有創立者如毆妻至死非用器刃者不加刑他率類此徒自一年至五年杖自百二十至二百皆以判決譬仍拘役之雜

條惟僧尼犯姦及強盜不論得財不得財並處死與古制異 金主漸悟左丞相希尹之冤謂左丞宗憲曰希尹有大功於國而死非其罪朕將錄用其孫如之何宗憲對曰陛下澆念希尹錄用其孫幸甚若不先明死者

無罪生者何由得仕金主曰卿言是也遂復希尹官贈儀同三司刑國公改葬之并贈蕭慶為銀青光祿大夫以希尹孫守道為應奉翰林文字

紹興十四年金皇統四年春正月癸丑朔燕北使於紫宸殿權侍郎正刺史已上預焉 甲寅金主以去年宋幣賜宗室 戊午吏部尚書羅汝楫為大金報謝使瀛海軍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六 十三

承宣使知開門事鄭藻副之 己未金國賀正旦使完顏華等辭行李心傳云自通好後金使至關見燕射襲衣金帶三條三節人皆襲衣塗金帶上節 初太傅禮泉觀俸賜如宰執丙寅韓世忠言兩國講和北使朝

正恭順此乃陛下沈機獨斷廟堂謨謀之力臣無毫髮少裨中興大計望將請給截日住支并將背鬼使臣三十員官兵七十人撥赴朝廷使用詔使臣令殿前司交割餘不許 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王倫為金人所殺倫畱居河間六年至是金人欲用為河間平灤三路都轉運使倫曰奉使而來非降也大宋之臣豈受

大金爵祿耶金遣使來趣倫又不受金人杖其使俾歸
殺之倫冠帶南向再拜慟哭乃就死未幾其子述使北
人訪其骨得之以歸其後帝嘗語宰執曰倫雖不矜細
行乃能死節此為難也

以王倫之死節在七月今從金
史本紀倫正月金史王倫傳云四年以倫為平州路轉
運使倫已受命復辭遜上口此反覆之人也遂殺之本
紀亦言惡其反覆誅之案金史不當為王倫立傳前
已有議之者使王倫已受命何故復辭此金人欲加以
罪非實事也宋史王倫傳云倫死河間地震沈世泊
史就正編以金史五行志不言是年地震以宋史所載
為失實徐氏後編亦本世泊之意以為說今攷金史本
紀四年十月以河朔地震復百姓一年則是年固嘗地
震五行志失書耳但河朔有地震之事未必因倫一人
被殺而致斯變異宋史究屬傳會之詞茲為辨正如此
丁卯詔上津豐陽二縣隸金州 辛未封普安郡王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六 三

婦郭氏為咸寧郡夫人給內中俸 癸酉侍御史李文
會試御史中丞右司諫詹大方試右諫議大夫 戊寅
內出鎮圭付國子監以奉文宣王 左朝奉大夫祕閣
修撰趙子偁卒詔侍從臺諫集議普安郡王當持何服
議者張澄李文會秦熿周三畏王喚劉才邵詹大方張
叔獻段拂何若游操奏檢照國朝會要嘉祐四年九月
詔使臣內殿崇班太子率府率以上遭父母喪並聽解
官行服宗室解官給俸所有普安郡王持服乞依故事
瀛海軍承宣使知閣門事充金報謝副使鄭藻改鎮
東軍承宣使 二月癸未金主如東京 辛卯復置教

坊凡樂工四百有十六人以內侍充鈐轄 案三十一
年六月罷
丙申給事中兼權直學士院楊愿等送伴北使還入對
自是率如之 金主次春水 丁酉回鶻遣使於金

丙午左通奉大夫參知政事万俟卨依前官提舉江州
太平觀先是高使金還太師秦檜假金人語以數十言
囑高奏於上高不可他日奏事退檜坐殿廡中批上旨
輒除所厚官吏鈐紙尾進高拱手曰偶不聞聖語卻不
視檜大怒自是不交一語御史中丞李文會右諫議大
夫詹大方即奏高贖貨營私窺搖國是高再上章求去
帝命以資政殿學士出守及入謝問勞甚悉檜愈怒給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六 古

事中楊愿因封還錄黃乃有是命 同知大宗正事士
務請宗學生以百員為額大學生五十小學生四十職
事人各五人從之 己酉資政殿學士新知紹興府樓
炤入見即日除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 軍器
監陳康伯權尚書吏部侍郎尚書左司郎中李若谷權
工部侍郎以將出使也 三月丁卯改岷州為西和州
與階成鳳州皆隸利路 己巳帝幸太學祇謁先聖止
輦於大成殿門外步趨升降御敦化堂命禮部侍郎
秦熿執經國子司業高閎講易泰卦權侍郎正刺史已
上並與坐講畢賜諸生席於廡下啜茶而退遂幸養正

持志二齋觀諸生肄業之所賜閱三品服瘧與學官皆
遷官諸生授官免解賜帛如故事 壬申國子司業兼
崇政殿說書資善堂贊讀高閔權尚書禮部侍郎 御
史中丞李文會言建寧軍承宣使提舉江州太平觀解
潛本趙鼎之客不從和議及和議之效既著居常不樂
明州觀察使浙西馬步軍總管辛永宗好撰造言語變
亂是非二人者守官寄居皆在平江衝要之地倡為異
說恐使命往來傳聞失實旋致疑惑誠為未便詔永宗
移湖南副總管潛責濠州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 庚
辰詔諸軍應有刻板書籍並用黃紙印一帙送祕書省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六 五

夏四月癸未朔葬柔福公主主既死從梓宮者以其
骨歸至是葬之 丙戌命太師秦檜提舉製造渾儀詔
有司求蘇頌遺法來上帝謂檜曰宮中已製成小範可
以窺測日以晷度夜以樞星為則蓋樞星中星也非久
降出用以為式但廣其尺寸爾遂命內侍邵諤專主其
事 將倫監丞蘇籀請取近世儒臣所著經說集而成
編以補唐之正義闕遺帝諭秦檜曰此論甚當若取其
說之善者頒諸學宮使學者有所宗師則為王安石程
頤之說者不致紛紜矣 戊戌權吏部侍郎陳康伯為
報金賀生辰接伴使容州觀察使知閤門事曹勛副之

自是歲為例 庚子軍器監丞蘇策請遠方之民委有
孝行者令州縣以間乞行旌表詔申嚴行下 五月辛
亥朔金主如薰風殿 甲寅將倫監丞米友仁權尚書兵
部侍郎 甲子資政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
政事樓炤罷御史中丞李文會右諫議大夫詹大方論
炤素無繩檢交結蔡京亟改京秩其帥紹興不恤國事
溺愛二倡詔以本職提舉江州太平觀 乙丑御史中
丞兼侍讀李文會言權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講高閔初
為蔡脩之客媚蔡京以求進復錄程頤之學徇趙鼎以
邀名權工部侍郎王師心奉使大金專務嗜利起居舍
人吳秉信機巧便利專結樓炤此三人者若久在朝必
害至治詔以閔知筠州師心知袁州秉信知江州先是
帝在經筵常謂閔曰向來張九成嘗問朕左氏傳載一
字或千餘言春秋只一句書之何也朕荅之云聖言有
造化所以寓無窮之意若無造化即容易知乃常人言
耳閔曰說春秋者雖多終不能明正如窺造化矣帝因
問九成安否翌日謂秦檜曰張九成今在何處秦檜曰
九成頃以唱異惑眾為臺臣所論既與郡乃乞祠觀其
意終不為陛下用帝曰九成清貧不可無祿檜疑閔薦
之呼給事中兼侍講楊愿詢其事文會亦劾閔是日拜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六 六

文會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自是
執政免卽以言者代之 丙寅太常諡故觀文殿大學
士張商英曰文忠 戊辰權尚書吏部侍郎陳康伯假
吏部尚書充金報謝使以來歲賀生辰故也上欲用右
武大夫嘉州防禦使錢愷爲副方持母喪乃起復故官
假保信軍承宣使知閤門事 己巳金主始遣驃騎大
將軍安國軍節度使烏延和通議大夫行大理少卿孟
浩來賀天申節遣上珠一囊金帶一條衣七對色綾羅
紗縠五百段馬十匹自是歲如之 辛未天申節文武
百官金國人使上壽於紫宸殿故事北使上壽畢同百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六 七

丙申右武大夫華州觀察使提舉佑神觀白鏐特刺面
配萬安軍時閩浙大水鏐乃自北方從太后歸者宣言
變理乖繆洪皓名聞中外顧不用太師秦檜聞之奏繫
鏐大理寺鏐館客張伯麟嘗題太學壁曰夫差爾忘越
王之殺而父乎伯麟亦下獄獄具鏐坐因伯麟嘗問何
故不用廉訪使鏐答以任內臣佗耳目正是祖宗故事
恐主上不知因出言指斥乃有是命伯麟亦杖脊刺配
吉陽軍御史中丞詹大方卽奏皓與鏐爲刎頸交更相
稱譽誑惑眾聽時皓以徽猷閣直學士知饒州丁酉詔
皓提舉江州太平觀 秋七月庚戌朔知濠州李觀民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六 六

官殿上賜酒三行次赴筵於尚書省至是特就驛燕之
仍以執政官押伴 癸酉大燕垂拱殿 丁丑北使辭
行自是留館中率不過十日 己卯右諫議大夫詹大
方爲御史中丞兼侍講 六月辛巳朔日有食之宋史
不書是年日 乙未帝謂大臣曰浙東福建被水災處
倉今從金史 可令監司躬往悉力賑濟務使實惠及民毋爲文具時
江浙福建同日大水建州水冒城而入俄頃漢數丈公
私廬舍盡壞溺死數千人嚴州水暴至城不沒者數板
右奉議郎通判州事洪允祖集舟以援民且區處山阜
給之薪粥卒無溺者衢信處婺等州民之死者甚眾

以赴任上殿帝戒以毋招集流亾恐金人啓釁也旋以
語宰執俾申諭之 王子祕書省正字吳芾何逢原竝
罷殿中侍御史汪勃言芾與潘良能結爲死黨變亂是
非逢原因藍公佐之回揣見和議少變乃公肆異論求
合流俗二人者不罷黜緩急之際必爲國家之害乃以
芾通判處州逢原通判池州 丁巳詔與國同姓者不
得二名 命有司改佗祭器三年乃成 庚申復置梅
州 先是諸軍請衣賜所差使臣多以弊朽易取良織
而諸軍所得皆怯薄者至是詔戶部委官封記仍令總
領所差官偕本軍使臣同領以絕其弊 祕書省舊有

提舉官見麟臺故事少監游操言肇建新省望依故事旋詔以禮部侍郎秦煊兼之操建陽人也 辛酉陞蜀州為崇慶軍以帝始封之地故也 庚午金建原廟於東京 丙子帝幸祕書省太師尚書左僕射監修國史秦檜率百官及實錄院奉迎帝遂幸祕閣召羣臣觀晉唐書畫三代古器還御右文殿賜羣臣茗飲從官坐於堂上省官席於廡下 八月癸未金主殺其子魏王道濟 庚寅直顯謨閣兩浙轉運副使李椿年權尚書戶部侍郎 癸巳召尚書左司郎中林保國子司業宋之才入對以保權尚書吏部侍郎之才權禮部侍郎後二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六 九

日以保為賀金正旦使知閣門事康益副之之才為賀生辰使閣門宣贊舍人趙瓌副之 九月己酉金主如東京壬子攻於沙河 乙卯金遣使祭遼陵 辛酉詔分利州為東西兩路用端明殿學士四川宣撫副使鄭剛中請也時川口屯兵十萬人分隸三大將檢校少師鎮西軍節度使右護軍都統制階成西和鳳州經略使吳玠屯興州檢校少保武當軍節度使利州路經略安撫使兼知興元府宣撫使都統制楊政屯興元府檢校少保奉國軍節度使金房開達州經略安撫使兼知金州樞密院都統制郭浩屯金州皆建帥府而統制官知

成州王彥知階州姚仲知西和州程俊知鳳州楊從儀亦領沿邊安撫使剛中請以興元府利蘭洋巴劔天安軍七郡為東路治興元府與階成西和文龍鳳七州為西路治興州即命政璘為安撫使浩為金房開達州安撫使諸裨將領安撫使命者皆罷從之時和議方堅而璘獨嚴備日為敵至之虞故西路兵為天下最上覽剛中奏謂檜曰川陝地遠為將尤難得人如璘統兵有法旨為朝廷出死力諸將所不及也政故為璘兄玠裨將及分道建帥而執門下之禮益恭世頗賢之 金主詔薰風殿二十里內及巡幸所過五里內並復一年 辛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六 三

未御史中丞詹大方言責授清遠軍節度副使潮州安置趙鼎輔政累年不顧國事邪謀密計深不可測與范仲輩咸懷異意以邀無妄之福用心如此不忠孰甚王文獻一狂士也鼎方在貶所尚啖之以利使之游說偶然敗露者獨文獻耳其詭計所施人所不知者又不知幾十百人今文獻與守臣龔寬已有行遣而鼎為誅首置之不問則鼎與其黨轉相惑亂決無安靜之理非宗廟社稷之福也壬申秦檜進呈帝曰可遷之遠地使其門生故吏知不復用庶無窺伺之謀於是移吉陽軍安置 癸酉金行臺左丞相張孝純卒 冬十月庚辰詔

昌化萬安吉陽依舊為軍置守臣還屬縣 壬辰金立
借貸饑民酬賞格 庚子詔州縣文臣初至官詣學祇
謁先聖乃許視事用左奉議郎羅長源請也長源言士
大夫皆學夫子之道以從政而不知所自望令先詣學
官以彰風化之本後遂著為令長源又言朝廷通好息
民興崇學校多士潛心經史而終歲未有升進之望乞
以諸州進士解額留七分以備科舉餘三分歸於學校
稍取大觀三舍之法參酌增損之務從簡便事下禮部
遂以長源知鄂州 甲辰金以河朔諸郡地震詔復百
姓一年其歷斃者官為斂藏陝西蒲解汝蔡諸郡縣饑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六 三
民質為奴婢者官給絹贖為民放還其鄉 十一月戊
申朔御史中丞兼侍讀詹大方試工部尚書 己酉金
主獵於海島三日之間親射五虎獲之左丞完顏勛獻
東狩射虎賦金主悅厚賜之助能以契丹字為詩文凡
游宴有可言者輒作詩以見意 癸丑給事中兼侍講
兼直學士院楊愿試御史中丞 甲子帝即宮中閱試
殿前馬步諸軍將士藝精者錫賚有差自是歲以冬月
行之號內教場 乙丑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
霄宮朱勝非薨勝非與秦檜有隙奉祠八年寓居湖州
僧舍及薨贈三官為特進後謚忠靖 欽定李心傳曰故
事前任宰相贈七

官而侍從贈官有至闕府者勝 王申秦檜請以軍器
非贈三官非例也疑秦檜抑之 監趙子厚兼權吏部侍郎檜言今日宗室不可不崇獎
令聚於朝帝曰宗室中之賢者如嘗中科第及不生是
非之人可收置行在如寺監祕書省皆可以處之祖宗
以來不用宗室倫宰相其慮思遠可用至侍從而止檜
又奏請依舊置宗學教育宗子帝可之 十二月己卯
詔臨安府及諸郡復置漏澤園 乙酉端明殿學士簽
書樞密院事李文會罷御史中丞楊愿殿中侍御史汪
勃右正言何若共劾文會檢邪害政自登言路每論一
人必遣家僕密送於門外曰此出上意及為御史又與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六 三
王文獻締交俾游說於外私養臺吏伺臺中章疏梟心
虺志無所不為陛下講修鄰好之時儻使姦險小人尚
在政地獸窮則搏必致為國生事疏六上詔文會落職
依前左朝奉郎提舉江州太平觀愿等又攻之詔文會
筠州居住自秦檜再居相位每薦執政必選世無名譽
柔佞易制者不使預事備員書姓名而已百官不敢謁
執政州縣亦不敢通書問如孫近劉紹万俟卨范同程
克俊及文會等不一年或半年必以罪罷尚疑復用多
使居千里外州軍且使人伺察之 甲午金主至自東
京 庚子御史中丞兼侍講楊愿充端明殿學士簽書

樞密院事辛丑復詔愿參知政事 壬寅詔自今北使在庭嘗借官奉使者竝權立借官班自是遂為故事

癸卯金賀正旦使金吾衛上將軍殿前右副都點檢布薩温安遠大將軍充東上閣門使高慶先見於紫宸殿

以右正言何若試諫議大夫 丙午祕閣修撰兩浙

轉運副使王鈇權尚書戶部侍郎權尚書戶部侍郎李椿年以憂去官 金以龍虎衛上將軍亮為中京留守

亮為人慄急殘忍任數初金主以太祖嫡孫嗣位亮意

以其父宗幹乃太祖長子而已亦太祖孫遂懷覬覦在中京專務立威以壓伏小民與明安蕭裕淡相結 是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六

三

歲右宣教郎直祕閣主管佑神觀朱弁卒於行在秦檜惡洪皓故弁亦不得遷逾年卒 融州觀察使行營右

護軍選鋒統制知洋州節制巴蓬洋州屯駐軍馬王俊卒俊行軍紀律嚴明遐者必誅軍中號為王開山言其

所向無前也然性強好犯上吳玠亦畏其反復而喜其勇常厚遇之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六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七

聖王受命... 宋紀一百二十七

宋紀一百二十七 起崩蒙赤奮若正月盡強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文武文昭仁憲孝皇

帝

紹興十五年 金皇統 五年 春正月丁未朔初行大朝會禮於

大慶殿黃麾仗三千三百五十人視東都舊儀損三之一輦出房不鳴鞭以殿狹也建炎以來正至不受朝但

宰臣率百官拜表稱賀而已及太后還宮言者以為請方講行焉 己未分經義詩賦為二科以取士 辛酉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七

一

初籍千畝 戊辰命權戶部侍郎王鈇措置兩浙經界李椿年既以憂去秦檜請用鈇帝因言經界之法細民

多以為假檜曰不如此則差役不行賦稅不均積弊之久今已盡革去年陛下放免積欠天下便覺少蘇鈇言

本部員外郎李朝正嘗知溧水縣均稅不擾請與其事又言今當革詭名狹戶侵耕冒佃使差有常籍田有定

稅則差役無爭訴之煩催科免代納之弊然須不擾而速辦則實利及民欲更不畫圖又造砧基簿止令逐保

排定十戶為一甲令遞相糾合從實供帳二本積年所隱一切不問如有不實致人陳告即將所隱田給以充

賞從之。辛未初命諸路僧道士納免丁錢時言者論
今官尹皆納役錢而僧道坐享安閑顯為僥倖乃詔律
僧歲輸五千禪僧道士各二千其住持長老法師紫衣
知事皆遞增之至十五千凡九等。二月戊寅帝謂大
臣曰朕觀史冊見古之養士有至二三千人亦朝廷一
盛事於是增國學弟子員百人通舊以七百人為額尋
命置上舍三十人內舍百人。乙未金主次濟州春水
已亥係大軍節度使崇國公璩加檢校少保進封恩
平郡王以將出閣故也其官屬禮儀並依普安郡王體
例。辛酉武信軍承宣使添差江南西路兵馬鈐轄兼
續資治通鑑卷一百二十七

安撫司統制程師回陞本路馬步軍副都總管洪州駐
劄時師回統兵戍贛上會詔歸北境人師回有親兵數
百憚不欲行守臣祕閣修撰薛弼諭之曰公從卒多不
可庇公能遣此屬朝廷必多公師回承命既而省符趣
師回就道師回舟行過大孤山舟人告毋佗樂恐龍怒
師回故命奏樂少頃黑雲四合有物湧波開師回射中
其目即還入水風亦息人皆服其勇。三月甲子帝謂
大臣曰交鄰國之道當以守信為主秦檜曰臣觀真宗
皇帝時雖遠蕃小國如溪洞之類亦必委曲調護不欲
起兵端可謂至仁矣時金人來索北客之在南者檜因

遣敷文閣待制周襟馬觀國史原北還。戊辰金主次
天開殿。己巳帝策試南省舉頭林機等於射殿。四
月戊寅夜彗出東方。癸未賜正奏名進士劉章等三
百人及第出身同出身正奏名張鉉新科明法及第甲
申特奏名林洵美等二百四十七人武舉正奏名應褒
然等二人特奏名三人授官有差。丁亥赦天下前四
日帝謂秦檜彗星見朕甚懼焉卿等可圖所以消弭之
道檜奏太宗真宗朝嘗緣彗星疏決獄囚等事帝曰且
降詔以四事為主避殿減膳寬民力出滯獄於是手詔
監司郡守條具便民事目憲臣巡行親決獄事。是月至
續資治通鑑卷一百二十七

是肆赦劫會數十年來邊臣邀功生事今當兼愛內外
期於竝生劫會數十年來學者黨同伐異今當崇雅黜
浮抑其專門私己劫會累年以來兵革不息近者講和
罷戰正以保全生靈愛惜民力已降手詔委諸路監司
郡守措置裕民事務要必行以施實德。庚寅成州
團練使知敘州邵隆卒隆在金州數以兵出敵境秦檜
恨之至是因飲酒暴卒年五十一或謂檜密使人酖殺
之敘人皆悲哭為之罷市。五月戊午正侍大夫忠州
防禦使添差荆湖南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白常移潭州
駐劄時金人來索在將士常亦在遣中同行者悉為

敵效力常獨不冒往曰丈夫死則死耳不能為反覆士
毋自書頭銜曰前熙河經略使白常右副元帥完顏杲
見之不悅也後欲強官之竟託疾以免常有產在德順
熙河守將惡之大詈曰白常既臣我家而尚宋官乎械
繫久之常不屈而止 金初用御製小字 甲子金國
賀生辰使龍虎衛上將軍殿前左副都點檢完顏宗永
副使通議大夫充翰林待制程案見於紫宸殿初燕垂
拱殿辭亦如之 丙寅天申節百官用樂上壽於紫宸
殿 丁卯賜宗永等燕射於教場自是遂為故事初宗
永等將至秦檜言於帝曰使人及期而來蓋由待之以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七

四

禮示之以信故也帝曰大抵為國之道既不能強又不
能弱則兵連禍結無有已時朕何惜為天下生靈少屈
耶於是遣吏部侍郎陳康伯接伴而和州防禦使知閣
門事錢愷副之宗永甫入疆帝以端午遣中使賜扇帕
於洪澤宗永言上國是日例賀當北面再拜且接伴使
副同之乃敢受康伯以舊制卻之或謂康伯此細故朝
廷必不愴康伯曰今曲從之後為例不復可改且辱命
自我始況所求無厭寧能盡從之乎宗永卒受賜因自
辨數曰接伴慢我朝廷聞之懼生事侍御史汪勃劾
康伯酬對辱國請罷之以副淳信睦鄰之意乃出康伯

知泉州而愷亦降為舒州團練使 金主日與近臣酣
飲或繼以夜壬申平章政事完顏勛上疏諫金主為止
酒仍布告廷臣 六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丁丑帝幸
秦檜新第後八日降制加恩封檜妻魏國夫人王氏為
韓國夫人煇妻淑人曹氏為和義郡夫人孫右承事郎
墳堪坦竝祕閣賜三品服時墳年九歲 乙未命給事
中李若谷權戶部侍郎 丙申刑部侍郎周三畏進權
本部尚書 七月戊午詔廬州上供錢米展一年用
轉運司請也帝曰人皆知取之為取而不知予之為取
若稍與展免俟其家給人足稅斂自然易辦淮南平時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七

五

一路上供內藏綢絹九十萬匹有奇至紹興末年纔八
千匹爾 八月丙子尚書右司郎中林又權吏部侍郎
右司郎中錢時煊權工部侍郎 己卯詔自今太學及
州縣釋奠先聖竝令宗子侍祠 丙戌左朝散大夫知
南康軍張元禮乞免牛稅一年帝曰天下之物不當稅
者甚眾如牛米柴麩之類是也秦檜曰去歲浙中艱食
陛下令不收米稅故江西客販俱來所全活者不可勝
計 戊戌金主發天開殿 辛丑增太學弟子員二百
人時夏人重建太學親釋奠弟子員賜予有差 自建
炎初省諸路提舉常平官併其職於提刑司次年朝議

復置且討論其得失書成未頒而帝南渡繼而言者謂常平之法不可行遂寢中閒常平之職常隸發運司亦隸經制司已而復隸提刑司至是王鈇言常平一司錢穀斂散宜專使領之請復置諸路提舉官九月詔以諸路提舉茶鹽官爲提舉茶鹽常平公事川廣以憲臣兼領知和州劉將乞展免夏稅一年帝謂宰執曰言事與行事不同若此行事便有實利及民秦檜曰儒者所陳王道不過愛民帝曰然帝親書一德格天之問賜太師左僕射秦檜又金鏡銀洗鑪唾壺照匣等物賜之甲寅起居舍人錢周材權尚書刑部侍郎國子司業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七

六

嚴抑權工部侍郎時將遣二人出疆乃有是命庚申金主至自東京辛酉以錢周材爲賀金國正旦使閤門祇候俞似副之嚴抑爲賀生辰使閤門祇候曹潁副之時虔梅及福建劇盜有號管天下者其徒日眾攻掠縣鎮鄉民多結砦自保先是福建帥臣莫將上言漳泉汀劍四州接江西廣東之境游手從賊熟識山路引其直衝山路如八無人之境官軍不習山險多染瘴癘艱於掩捕乞委四州守臣募強壯游手每州一千人爲效用時統制官張淵措置本路盜賊請逐州先招五百人既而將改帥廣東以知虔州集賢殿修撰爲福建帥

是月弼入福建沿途盜賊弼令返兵列隊伍揚金鼓聲言新帥以虔兵至矣賊不敢犯冬十月癸未敷文閣直學士樞密院都承旨兼侍讀李若谷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尋兼參知政事戊子寶文閣直學士提舉亳州明道宮晏敦復卒於明州方議和之始敦復力抵屈己之非秦檜使人陷以利曰公若曲從兩地旦夕可至敦復曰吾終不以身計而誤國家況薑桂之性到老愈辣請勿復言檜卒不能屈帝嘗面諭曰卿鯁峭直言無所閒碎可謂無忝爾祖矣辛卯金追贈太祖謚曰應乾興運昭德定功睿神莊孝仁明大聖武元皇帝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七

七

己亥命中書舍人段拂權戶部侍郎十一月甲辰右朝散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滕膺卒方臘之反也膺爲台州司戶參軍賊徒呂師囊以萬眾圍城膺率軍民捍之數月不能拔台人爲立祠祀之後名其廟曰義靈丙辰檢校少保奉國軍節度使侍衛步軍都虞候金房開達州安撫使知金州兼樞密院都統制郭浩薨謚恭毅戊午右諫議大夫何若試御史中丞侍御史汪勃試右諫議大夫丙寅右司員外郎王循友權禮部侍郎閏十一月己卯詔罷新科明法丙戌詔提舉祕書省月給公使錢三百緡丁酉太學博士王之

望請做端拱咸平故事悉取近郡所開經典釋文令國子監印千百帙俾郡縣各市一本置之於學帝曰古人讀書須親師友雖未必盡得聖經妙旨然亦自有淵源今士大夫未有自得處便為注說以為人師此何理也

寧國軍節度使權主奉益王祭祀安時薨較朝一日贈少師追封清化郡王 十二月戊申金增謚始祖以下十帝增太宗謚曰體元應運世德昭功哲惠仁聖文烈皇帝 丁卯金驃騎上將軍殿前右副都點檢蒲察說正議大夫尚書刑部侍郎吳磐福來賀來年正月旦是月郭仲荀卒於台州 初建康府御前都統制王德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七

八

以清河郡王張俊之姪子蓋及俊親將馬立顧暉並為統制官至是俊解兵柄已久德寢不禮子蓋等而罷之俊怒毋訴諸朝左僕射秦檜亦忌其勇詔乃罷德為浙東總管以統制官王權代之 時福建土寇未平本路鈐轄李貴領兵討管天下失利為賊所執轉運司申樞密院言閩人勇於私鬪怯於公戰莫將所招游手易聚難散於事不便詔下安撫司共議薛弼以為廣東總管韓京毋出必捷正以所部多土人故所向克捷今本部素無土兵故連年受弊弼又謂前守贛上有武翼郎周虎臣成德郎陳敏各有家丁數百人皆能戰比之官軍

一可當十遂辟虎臣為本路將官敏為汀漳巡檢又請揀取二人家丁日給錢米責以捕賊期於必滅與漕司合奏號奇兵自此歲費三萬六千緡米九千石而土寇遂平虎臣開封人敬石城人也 時監司郡守多獻羨餘以希進袁州帑廩充溢或謂知州事王師心盍獻諸朝師心不聽以諸縣民有逋租悉為代輸之 福建搭置盜賊張淵所部統領官邵宏淵性質直而喜功淵惡不用且銜其嘗對眾相折杖之百斤入卒伍宏淵之客鍾鼎走行在上書為辨曲直左僕射秦檜怒始創聽讀之名羈鼎於福之郡學鼎求於帥臣薛弼乞依所親於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七

九

永福弼許之鼎復詣闕上書弼自劾降一秩 紹興十六年金皇統六年春正月壬申金主封太祖諸孫為王以褒為葛王尋授兵部尚書 乙亥金主敗於磨棧舊倫謀勒今改甲申金主還京師 戊子太學外舍生以千人為額 庚寅金以過地與夏國 辛卯帝致齋於內殿壬辰親饗先農於東郊牲用少牢配以后稷帝御通天冠絳紗袍詣親耕位親耕九推乃止遂登觀耕壇命宰執使相侍從兩省臺諫行五推之禮庶人終千畝焉 金主如春水出獵誤入大澤中金主馬陷因步出亦不罪導騎 二月壬寅詔諸路淫祠非在祀典者並日下

毀去以左司郎中李權請也 丙寅金右丞相漢王韓
企先薨企先為相每欲為官擇人專以培植獎勵後進
為己任推轂士類甄別人物一時臺省多君子彌縫闕
失議論必歸於正時稱賢相後謚簡懿 三月庚子朔
詔有司建武學先是士人上書者多以為言帝數諭大
臣以文武之道不可偏廢祖宗自有故事至是乃考卜
焉 壬申金以譚國公阿里布舊倫阿南補今改為行臺右丞
相阿里布宗室子也屢從征伐有功嘗以左監軍隨宗
弼復河南故有是擢 壬午復桂陽監臨武洞為縣
乙未增建太廟時新祭器將成而太廟殿室狹至不能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七 十
陳列給事中段拂請正殿從西增六間通舊為十三間
其中十有一間為十一室東西二間為夾室又倫西神
門冊寶殿祭器庫 己亥工部奏立淮東江東兩浙湖
北諸縣歲較營田賞罰格其法以紹興七年至十三年
所收稞利最多酌中者為額每縣令以十分為率取二
分賞之歲收增三分至一分以上竝減磨勘年仍以最
虧一縣為罰 金主以上京宮室太狹是月始役五路
工匠撤而新之規模雖倣汴京然僅得十之一二而已
夏四月庚子朔金主至自春水以同判大宗正事宗
固為太保右丞相兼中書令 戊午兵部上武士弓馬

及選試去畱格初補入學步射弓一石若公私試步騎
射不中即不許試程文其射格自一石五斗以下至九
斗凡五等帝可其奏因諭輔臣曰國家武選所係非輕
今諸將子弟皆恥習弓馬求換文資數年之後將無人
習武矣豈可不勸誘之 金行臺右丞相阿里布薨
五月辛巳命權吏部王循友權戶部侍郎 丙戌詔倫
景鐘鐘高九尺天子親祠上帝則用之以皇祐黍尺為
準既成命秦檜銘之 丁亥金主使金吾衛上將軍彭
德軍節度使烏古論海昭武大將軍同知宣徽院事趙
興祥來賀天申節 辛卯金以左宣徽使劉善為行臺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七 十一
右丞相善以能得皇后意故擢為相仍兼判左宣徽使
畱京師時河南官吏濫雜或請釐革之善曰廢齊用兵
江表求一切近效其所用人不必皆以章程故有不由
科目而為大吏不試弓馬而握兵柄者今撫定未久姑
收人心柰何為是紛更也遂仍其舊 宇文虛中既畱
金累官禮部尚書秉承旨虛中恃才輕肆好譏訕貴人
達官往往積不能平虛中嘗撰宮殿榜署惡虛中者摘
其字以為謗訕會有告虛中謀反者詔有司鞫治無狀
乃羅織虛中家圖籍為反具虛中曰死自吾分至於圖
籍南來士大夫家家有之高士談圖書尤多於我家豈

亦反耶有司承風旨竝逮士談六月乙巳殺虛中及士

談金人冤之士談瓊之孫嘗為忻州戶曹參軍降金官

至翰林學士致異繫年要錄云宇文虛中知東北之士

與其翰林學士高士談同謀欲因劫殺金主先期

以蠟書來告於朝欲為之外應秦檜拒不納會事覺

中與其子直顯謨師瑗皆坐誅聞門無唯類如要錄所

載則金人之殺虛中不為冤矣然金史虛中傳祇言其

特才好譏訕為人所陷而冤死大金國志與金史略同

是虛中未嘗私通於宋特惡之者誣以謀反耳宋淳熙

間贈虛中開府儀同三司諡肅愍賜廟仁勇且為置後

疑當時南北分界傳聞異詞或以金人誣告之言指為

實事故宋人為之贈官錄後要錄亦據傳聞而書之也

宋史虛中傳不載其欲因劫殺及蠟書來告諸事

但云東北之士密以信義結約金人不覺也或虛中不

忘南向遂致不免耳今仍從金史本傳要錄作上年九

月虛中被殺今

從金史本紀

丁未秦檜奏准東鹽課增羨乞推賞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七

主

帝曰推賞之典尤所當慎今年有羨次年必虧蓋民之

倉鹽止如是也 癸丑監察御史巫伋請申嚴有司所

在刑獄不得為非法之具如仁和錢塘所用浮匣命繩

之類違者抵罪詔刑部禁止 己未分遣醫官循行臨

安療病者至秋乃止後以為例 監察御史陳積中論

監司州縣淹留詞訴之弊請令諸部每季檢舉劾其尤

者從之 是月安南獻馴象十 秋七月壬申檢校少

傅係信軍節度使和國公張浚落節鉞職名依舊特進

提舉江州太平觀連州居住先是浚因星變欲力論時

事以悟帝意以其母計氏年高言之必被禍恐不能堪

計氏見其形瘠浚具言所以計氏誦其父咸紹興初舉

制科策曰臣寧言而死於斧鉞不忍不言而負陛下浚

意遂決即上疏言當今事勢如蒼大疽於頭目心腹之

閒不決不止決遲則禍大而難測決疾則禍輕而易治

惟陛下下謀之於心斷之以獨謹察情偽預備倉卒庶幾

社稷有安全之理不然日復一日後將噬臍此臣所以

倉不下咽而一夕不能安也秦檜見之大怒御史中丞

何若即奏浚建造大第強占民田殊失大夫省愆念咎

之禮居常怨恨以和議非便惟欲四方多事僥倖再進

包藏禍心為害實大望賜降黜以為臣子喜亂徇私之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七

主

戒故有是命 戊子言者乞禁福建民間私藏軍器帝

曰此自有法宜令民通知若絕其源則盜自不佞矣

壬辰提舉秘書省秦熈奉詔立定獻書賞格詔鏤板行

下應有官人獻祕閣書善本及二千卷與轉官士人

免解餘比類增減推賞願給直者聽諸路監司守臣訪

求晉唐真蹟及善本書籍準此 八月辛丑築高禩壇

初監察御史王鏊以上繼嗣未立請行親祠高禩之禮

禮官言自祖宗以來惟兩制侍祠雖大唐月令政和新

禮有天子親享之儀而未嘗舉乞命執政侍祠乃改築

於園丘之東高廡而廣五倍 詔訪遺書於西蜀仍委

逐路帥臣 壬子將倫監邊知白權尚書戶部侍郎右
司員外郎周執羔權禮部侍郎甲寅以邊知白爲賀金
國正旦使武節郎兼閤門宣贊舍人孟思恭副之周執
羔爲賀生辰使左武大夫知閤門使宋錢孫副之先是
奉使者得自辟十人以行賞典既厚願行者多納金以
請執羔始拒絕之 金以所教神臂弓弩手八萬人討
蒙古連年不能克是月令汴京行臺尚書省事蕭休壽
努與蒙古議和割西平河以北二十七團寨與之歲遺
牛羊米豆且冊其長爲蒙古國王蒙古不受 九月甲
戌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何鑄爲大金國信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七 古
使賓德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邢孝揚副之以迎請宗
族故也 丙申詔武成王廟從祀諸將升趙充國於堂
降韓信於廡下用祠部員外郎權國子司業陳誠之請
也 是月劉豫死於金臨潢府 冬十月丁酉朔新禮
器成戊戌帝觀於射殿宰執侍從臺諫南班宗室禮官
正刺史以上皆與觀撞景鐘奏新樂用皇祐故事也
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劉子羽卒年五十子羽
在泉州嘗獻時宜八事論淮南郡縣不必盡守故城各
隨所在據險置寨守以偏將敵長驅漢入則我綴其後
二三大將浮江上下爲之聲援論荆襄宜合爲一路置

帥公安益兵糈糧爲戰守計論三衙寡弱未振宜益增
禁衛論守江宜輕戍江北重戍江南論舟船當講求訓
練使大艦利於控扼小舟利於走集論南兵剽悍可用
請別立統帥論江淮陝蜀之兵當互爲聲援論募兵請
於荆粵收集諸盜後皆不行 十一月庚午言者論近
來詩賦經術各以舊試人數分取其間不無輕重大抵
習詩賦者多故取人常廣治經術者鮮故取人常少今
若專以就試之人立定所取分數則詩賦人常占十之
七八而治經術者止得十之一二但恐浸廢經術之學
矣望命有司再加討論如通經之人有餘聽參以策論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七 五
圓融通取明立分數庶幾主司各有遵守帝曰當日行
詩賦爲士人不讀史今若專用詩賦士人不讀經大抵
讀書當以經義爲先所論宜令禮部看詳以聞 癸酉
帝齋於文德殿 丙子合祀天地於南郊始命普安郡
王亞獻恩平郡王璩終獻是歲備祭器設八寶如政和
之儀太史局令胡平言三台星見禮畢帝御行宮赦天
下 庚辰復置荆門軍當陽縣 自建炎渡江始廢御
書院癸未詔復之 癸巳權尚書工部侍郎錢時敏移
兵部侍郎軍器監徐琛權工部侍郎 十二月己亥彗
出西南方詔避殿減膳 辛酉金使龍虎衛上將軍會

寧尹盧彥論定遠大將軍四方館伴使張仙壽來賀來
年正旦 是歲西夏尊孔子為文宣帝

紹興十七年 金皇統七年 春正月己卯詔曰朕惟軍興二十

餘年黎元騷動故力圖罷兵以冀休息今疆場無虞流
徒有歸四境之內舉獲安堵朕心庶幾焉尚慮監司郡

守不能淡體朕意致或刻削苛細進獻羨餘失朕愛民

本旨自今敢有違戾仰御史臺彈劾監司各許互察部

內犯而失按必與併坐布告中外咸體朕意 左朝議

大夫李椿年權尚書戶部侍郎 癸未金以西京鹿圍

為民田 己丑詔近免稅米而所過尚收力勝錢其餘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七 六

之其餘稅則竝與裁減帝因言薪麪亦宜免稅商旅既

通夏平物價則小民不致失所矣 辛卯左迪功郎陳

介言國家頒降鄉飲酒儀式而諸郡所行疎數不同請

令三歲科舉之年行之於庠序即古者三年大比飲酒

於序之意也國子監言唐人亦止行於貢士之歲宜依

介所請如願每歲舉行者聽從其便從之 壬辰端明

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李若谷參知政事御史中丞何

若為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二月乙未朔右諫

議大夫兼侍講汪勃試御史中丞 甲辰帝齋於內殿

時將祀高禘乃以太師尚書左僕射秦檜為親祠使

乙巳帝親祠青帝於東郊以伏羲高辛配普安郡王終

獻又祀簡狄姜嫄於壇下牲用太牢玉用青幣做其玉

之色樂舞如南郊之制禮畢御端誠殿受賀 己酉封

才人劉氏為婕妤 辛亥改造殿前司寨為瓦屋用領

都指揮使職事楊存中奏也南渡初諸營皆覆茅炊火

屢驚故存中以為請 三月丁卯捧日天武四廂都指

揮使寧國軍承宣使鄂州駐劄御前左軍統制牛皋率

前一日都統制田師中大會諸將皋遇毒而歸知其必

斃乃呼親吏及家人囑以後事至是卒或謂秦檜密令

師中毒之間者莫不歎恨 乙酉太師尚書左僕射魏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七 七

國公秦檜以郊恩徙封益國公自是建旄封國之在北

者皆改命時有請置益國公官屬者檜雖不行亦不加

罪焉 戊子安民靖難功臣太傅醴泉觀使清河郡王

張俊移節靜江寧武靖海軍揚武翊運功臣太傅醴泉

觀使咸安郡王韓世忠移節鎮南武安寧國軍 權尚

書戶部侍郎邊知白移吏部侍郎 是月金人與蒙古

始和歲遺牛羊米豆綿絹之屬甚厚於是蒙古長鄂羅

貝勒自稱祖元皇叔改元天興金人用兵連年卒不能

討但遣精兵分據要害而還 夏四月己亥御史中丞

兼侍講汪勃為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甲寅皇

太后朝景靈宮 戊午金主宴羣臣於便殿金主醉以
劍逼其弟元使強飲元懼而出命左丞宗憲追之宗憲
與俱去乃命戶部宗禮跪於前手殺之 己未詔責授
清遠軍節度副使吉陽軍安置趙鼎遇赦永不檢舉右
修職郎石恠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除名勒停特免眞決
送潯州編管初鼎貶潮州守臣徐璋爲之治第且饋餉
之恠時爲錄事參軍數與鼎相見及是恠代歸而璋已
卒守臣左朝散大夫翁子禮發其事下大理鞠實鼎坐
不自省循請託州郡俗人鈔書因令幹官顧湜囑恠供
給書寫人於是恠大收人戶鹽錢節次應副使用又受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七 六

璋饋送八百餘緡璋又盜官錢爲鼎蓋造第宅通計一
萬餘緡緡絹三千六百餘匹故有是命 五月己巳徽
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洪皓責授濠州團練副
使英州安置皓丁內艱既終喪復遂祠請於是直徽猷
閣王洋知饒州而左奉議郎陳之淵添差通判二人與
右承議郎通判州事李勤積不相能勤倖以訐進告皓
有欺世飛語洋之淵皆與聞之殿中侍御史余堯弼卽
奏皓造爲不根之言簧鼓眾聽幾以動搖國是請鼠遐
裔洋之淵亦宐寘之典憲詔罷洋之淵而皓有是命
金中京畱守亮召還京師同判大宗正事加特進 辛

已金主使龍虎衛上將軍殿前右副都點檢完顏卞寧
遠大將軍東上閣門使大哇來賀天申節 六月癸巳
朔帝諭宰執曰臨安居民皆汲西湖近來爲人撲買倫
田種菱藕之類沃以糞穢豈得爲便况諸庫引以造酒
用於祭祀尤非所宐可禁止之又曰沿江石岸令速修
之遲則冲損害民費工必倍 丁酉金主殺橫海軍節
度使田穀左司郎中奚毅翰林待制邢具瞻及王植高
鳳廷王敬趙益興龔尋鑿等 秋七月金以太白經天
曲赦畿內 壬申武泰軍節度使知荆南府事劉錡提
舉江州太平觀從所請也錡鎮江陵凡六年 癸酉敕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七 九

令所奏諸遭摠應解官而臨時竄名軍中規免執摠者
徒三年所屬知情而爲申請起復者減二等先是帝數
論大臣以爲有傷風教者至是立法 甲申提舉太平
觀張闡請老帝曰此吾初年詞命之臣命以敷文閣待
制致仕 戊子行宮右護軍都統制吳璘改充御前諸
軍統制兼知興州 八月乙未帝謂宰執曰朝廷於臨
安不免時有所需如御膳米初以日供今則月一取之
庶不緣此擾民也 癸卯責授清遠軍節度副使趙鼎
卒鼎在吉陽三年故吏門人皆不敢通問廣西經略使
張宗元時遣使渡海以膠米饋之秦檜令本軍月具鼎

存亡申尚書省鼎知之遣人呼其子汾謂之曰棺必欲殺我我死汝曹無患不爾誅及一家矣乃不食而卒年六十三四方聞之有泣下者 乙巳直祕閣知臨安府沈該為尚書禮部侍郎權工部侍郎趙不棄充敷文閣待制知臨安府丙午召龍圖閣學士知紹興府詹大方為工部尚書戊申以該為賀大金正旦使閣門宣贊舍人蘇華副之大方為賀生辰使閣門宣贊舍人容肅副之 己未寶文閣學士王喚提舉萬壽觀喚知平江府以疾請奉祠而兩浙轉運判官湯鵬舉奏其應辦國信每事豐腆竝無遺闕乃有是命喚至行在數日卒贈右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七

三

銀青光祿大夫賜銀絹五百匹兩例外官子孫一人官給葬事 九月乙丑戶部具到諸路月椿錢數帝曰科斂之煩富者猶不能堪下戶何所從出若計諸州羨餘以減月椿錢誠寬民力 甲戌右朝散郎直祕閣呂撫除名梧州編管秦檜追恨願浩不己使台州守臣曹惇求其家陰事會撫妻姜氏告撫烝其庶弟之母送獄窮治撫懼罪陽瘖乃以眾證定罪於是一家破矣 丙子資政殿學士四川宣撫副使鄭剛中罷先是殿中侍御史余堯弼劾剛中天資凶險敢為不義專與異意之徒合為死黨妄用官錢縱使游士搖扇鼓舌變亂黑白四

川都轉運司蓋總四路財計以贍軍頒也俾乘閒上書併歸宣司則是制軍制會通而為一雖密院戶部不得如此祖宗維持諸路之計於此掃地不知剛中封靡自植欲以何為總領司建置之意蓋與諸路一體剛中怒形於色不欲總司舉置朝廷不得已為之易置則又揚言以為己能自古跋扈藩鎮敢如此否章未報堯弼又奏剛中奢僭貪饕妄佞威福罔上不忠敗壞軍政五罪乃有是命仍令剛中於鄂州聽旨其隨行軍實令湖廣總領所交割具數申省軍兵令都統制田師古拘收押還本司 是月金主出獵至陰山之北遂至西京太保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七

三

右丞相宗固薨以都元帥宗弼為太師領三省事都元帥領行臺尚書省事如故以平章政事完顏勛為左丞相兼侍中都點檢宗賢為右丞相兼中書令行臺右丞相劉筈左丞蕭仲恭為平章政事李德固為尚書右丞祕書監蕭肄為參知政事 冬十月辛卯朔日有食之放異金史不書今從宋史 癸卯詔建太一宮於行在自駐蹕以來歲祀十神太一於惠照僧舍言者以為未稱欽崇之意乃倫宮焉 甲辰秦檜進呈殿前馬步三司管軍扈衛十年取旨推恩帝曰往日將帥出戰立功時有遷轉今

當有以繫其心且使後來者知勸 丁未詔太常少卿
歲以春秋二仲薦獻紹興府園陵攢宮季秋令監察御
史按視 己酉少保寧遠軍節度使領殿前都指揮使
職事楊存中為少傅以扈衛十年推恩也 壬子金平
章行臺尚書省事奚寶率 十一月丁卯權禮部侍郎
周執羔請復賜新及第進士聞喜宴於禮部貢院從之
癸酉金以工部侍郎布薩達蔓舊倫僕散大蠻今改為御史大夫
夫 乙亥左奉議郎洪适右朝散郎通判濠州曾恬竝
罷适通判台州與守臣曾惇不相能恬公亮孫也為大
宗正丞秦檜專政士方求媚以取要官而恬自守無所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七 三

侍御史余堯弼再論剛中抗命僣蹇遲留不行四川自
建炎之後惟知宣撫之尊益以去朝廷遠能自立威福
故也方今中興總攬權綱之時而剛中乃爾怙權傲慢
請亟賜竄責以為臣子不忠之戒右正言巫伋復論剛
中四罪以為騶導儼於乘輿賄賂溢於私帑暴無名之
斂以重困吾民告不根之謗以恐動遠俗既被召命不
卽引道而密遣爪牙窺伺朝政故有是命 丙辰金主
使金吾衛上將軍殿前左副都點檢完顏宗藩安遠大
將軍充東上閣門使吳前範來賀來年正旦 戊午金
參知政事韓昉罷以兵部尚書秉德為參知政事 金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七 三

訕殿中侍御史余堯弼論适姦險強暴得自家傳在台
州貪墨逾濫恬縱脫不檢自謂趙鼎門人常懷怨望遂
絀之既而恬又坐擅興工役貶秩 己卯金主命減常
膳羊豕五之二 癸未金以尚書左丞宗憲為行臺平
章政事以同判大宗正事亮為尚書左丞 是月金主
復歸上京時右丞亮務攬權柄用其心腹為省臺要職
引蕭裕為兵部侍郎一日因召對語及太祖創業艱難
亮嗚咽流涕金主以為忠 十二月丁未敦武郎閣門
祇候張昂充東南第十四將 甲寅資政殿學士鄭剛
中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桂陽監居住先是殿中

主未有子嗣而皇后妒忌羣臣莫敢言右丞相宗賢勸
金主選後宮以廣繼嗣金主乃遣使挾相士下兩河諸
路選民間室女得四千餘人皆令入宮宗賢於皇后為
母黨后專政宗賢未嘗依附論事無顧忌后以此怨之
是歲夏改元天盛策舉人始立唱名法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八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文武昭仁憲孝皇帝

宋紀一百二十八 起者雍執徐正月盡上章 教牂三月凡二年有奇

紹興十八年 金皇統八年 正月甲子以永祐陵近在會稽

準先朝故事春秋二仲以太常少卿薦獻季秋則御史

按視 丁丑左承議郎張闌添差通判泉州自秦檜專

國朝士為所忌者終身以添倅或帥幕處之未嘗有為

郡者 二月乙未參知政事段拂罷為資政殿學士提

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以殿中侍御史余堯弼右正言巫

役奏劾之也章再上尋落職興國軍居住 簽書樞密

院事汪勃兼權參知政事 壬子右承事郎監登聞鼓

院徐璉面對言自符帝王必有佐命之臣功銘鼎彝侑 倉清廟以勸萬世國家遠稽三代肇造原廟凡在佐命 輔弼皆繪像廟廷以示報功之意陛下紹開中興復崇 原廟如祖宗之制而累朝配饗輔弼不過十餘人今其 家之子孫必有繪像存焉望詔有司訪求摹於景靈宮 廷之兩壁詔禮部討論 乙卯金主如天開殿 三月 壬申名行宮之南門曰麗正北門曰和寧 時殿前招

多誘致鄉民及負販者丁丑命川中大將吳玠楊政

招流民之失所者遣發以補其額 壬午資政殿大學

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秦熈知樞密院事秦檜問敕令

所刪定官胡寧曰兒子近除外議如何寧曰外議以為

相公不必襲蔡京之迹寧安國子也 乙酉詔私擅渡

淮及招納叛亡之人竝行軍法後詔津載及巡防人故

縱與同罪失察者減一官 夏四月戊子朔日有食之

庚寅策試正奏名進士於射殿王佐以下三百三十

人賜及第出身 庚子左中大夫知樞密院事秦熈罷

為觀文殿學士左通奉大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提舉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八 二

祕書省熈言父子共政理當避嫌故有是命仍詔熈應

干請給竝依見任宰臣例立班左右僕射之次 辛丑

金遣參知政事秉德廉察官吏 乙巳特奏名進士俞

舜凱等四百五十七人武舉進士柯燕等七人特奏名

一人賜第授官有差 庚戌金主至自天開殿先是金

命修遼史甲寅告成 五月辛酉權禮部侍郎兼直學

士院沈該言國家秉火德之運以王天下望用故事即

道宮別立一殿專奉火德配以闕伯而祀以夏至從之

後建殿於太一宮名明離 甲子繪配饗功臣像於景

靈宮廷之壁皇武殿趙普曹彬大定殿薛居正石熙載

潘美熙文殿李沆王旦李繼隆美成殿王曾呂夷簡曹
瑋治隆殿韓琦曾公亮大明殿富弼重光殿司馬光承
元殿韓忠彥凡十有六人 丙子金主使龍虎衛上將
軍會寧尹蕭秉溫昭武大將軍充東上閣門使申奉顏
來賀天申節始燕射於玉津園自是遂為故事 癸未
保信軍節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添差兩浙東路
馬步軍副都總管李顯忠落軍職除授平海軍承宣使
提舉台州崇道觀本州居住先是金使嘗言顯忠私遣
過界詔令分析會顯忠上恢復之策於朝秦檜怒乃奏
顯忠不遵稟聞正用申狀故有是命 六月癸巳帝謂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八

三

大臣曰每歲決獄聞憲臣第遣屬官代行徒為文具可
令親往所部具所決名申尚書省 詔自今嘗於僞楚
明受僞命之人不得輒至國門時左從事郎廉布入都
調官右正言巫伋言布乃張邦昌之壻覆載所不容而
無忌憚若此望賜處分故有是旨 庚子命監司郡守
約束縣令無使非理擾民 甲辰用太常寺主簿兼權
祕書省校勘書籍林大鼐議始祀九宮貴神於東郊壇
二成高三尺方十有二尺上為小壇九縱廣皆八尺高
尺有半歲春秋二仲祀以少牢禮如感生帝 乙巳敷
文閣待制知臨安府趙不棄守尚書工部侍郎 丙午

賢妃潘氏薨妃元懿太子母也 乙卯金以平章政事
蕭仲恭為行臺左丞相以左丞亮為平章政事以都點
檢唐古辨為尚書左丞 秋七月乙丑右朝奉大夫新
江西轉運判官賈直清請於縣官中以有出身人兼縣
學教導帝謂大臣曰州縣選官教導乃教化本原將來
三年科場亦有人材可備采擇乃令禮部參酌如所請
知臨安府湯鵬舉請修淮浙沿流皇華使館從之

乙亥金御史大夫布薩達曼罷以侍衛親軍都指揮使
阿魯岱舊倫阿魯岱今改為御史大夫戊寅以尚書左丞唐古
辨奉職不謹杖之 八月癸巳權禮部侍郎沈該乞四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八

四

川類省試合格不赴殿試人第一等並賜進士出身餘
人同出身從之 丙申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事汪勃
罷勃為言者所攻以親老乞歸養詔依舊職提舉江州
太平興國宮 丁酉工部尚書詹大方為端明殿學士
簽書樞密院事尋權參知政事 戊戌金監修國史太
師宗弼等進太祖實錄 庚子金以尚書左丞相助領
行臺尚書省事以右丞相宗賢為太保尚書右丞相丙
午以行臺左丞相蕭仲恭為尚書左丞相 癸丑刑部
尚書兼權吏部尚書周三畏薨以侍御史余堯弼論其
兼領二曹一切要譽歸怨朝廷也 甲寅國子司業陳

誠之權尚書吏部侍郎 大理寺韓仲通權刑部侍郎
閏月庚申親衛大夫忠州刺史鄂州駐劄御前選鋒
軍同副統制梁興卒與自太行山率其徒奔岳飛於江
夏從軍凡十年 金宰臣以西林多鹿請金主出獵金
主恐害稼不允 丙寅金太廟成 戊辰權禮部侍郎
陳誠之請太學生入學五年不與薦及公試不入等者
除其籍從之 壬申命起居舍人王墨卿武經大夫惠
州刺史閻門宣贊舍人蘇華賀金主正旦權尚書禮部
侍郎陳誠之武經大夫吉州刺史權知閻門事孟思恭
賀生辰 乙酉詔自今奉使下三節人過界與北人博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八 五

易者徒二年使副不覺察與同罪 初福建路自創奇
兵虔梅草寇不敢復入境至是悉平詔以巡檢陳敏以
所部奇兵四百及汀漳戍兵之在閩者竝為殿前司左
翼軍即以敏為統制官雷戍其地神武中軍舊止三部
自楊存中職殿前始增為五軍又置護聖踏白選鋒策
選鋒游奕神勇馬步凡十二軍時江海之間盜賊間作
乃分置諸軍以控制之如泉之左翼循之摧鋒明之水
軍皆隸本司總七萬餘人由是殿前司兵籍為天下冠
存中又制諸軍戎仗以克敵弓雖勁而士病厥張之難
乃增損舊制造馬黃弩制度精密彼一矢未竟而此三

發矣 九月甲辰侍御史兼崇政殿說書余堯弼試御
史中丞 丙午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詹大方薨
丁未右司諫兼崇政殿說書丞倂試右諫議大夫
丙申金尚書左丞唐古辨罷以左宣徽使稟為尚書左
丞 冬十月丙辰御史中丞兼侍講余堯弼為端明殿
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 辛酉金太保領
三省事都元帥越國王宗弼薨後諡忠烈依異宗弼之
從金史紀傳十一月乙酉朔秘書少監張杞言威
生帝之祀尚寓招提祭以酒脯請復用牲玉升為上祀
從之 乙未金左丞相宗賢左丞稟等言州縣長吏當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八 六

竝用本國人金主曰四海之內皆朕臣子若分別待之
豈能致一諺不云乎疑人勿使使人勿疑自今本國及
諸色人量才通用之 己亥新州編管人胡銓移吉陽
軍編管先是秦檜嘗於一德格天閣下書趙鼎李光胡
銓三人姓名時鼎光皆在海南廣東經略使王鐵問右
承議郎知新州張棣曰胡銓何故未過海銓嘗賦詞云
駕巾車歸去有豺狼當轍棣即奏銓不自省循與見任
寄居官往來唱和怨望朝廷鼓唱前說殊無忌憚於是
送過海編管棣遣使臣游崇部送封小項筒過海銓健
步赴貶人皆憐之至雷州守臣王繼廉得崇以私茗自

隨械送獄且厚餉銓時諸道望風拮據流人以爲奇貨
惟趨能與流人調護海上無薪粢百物趨輒津置之其
後卒以此得罪 辛丑金以尙書左丞相宗賢爲左副
元帥以平章政事亮爲尙書左丞相兼侍中以參知政
事秉德爲平章政事 丁未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邕
州觀察使董先添差兩浙西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平江
府駐劄初岳飛旣死先自武昌召還爲步軍司統制先
與管軍趙密不協於是離軍領前都指揮使職事 庚
戌金左副元帥宗賢復太保左丞相左副元帥如故
十二月乙卯朔復連州連山鎮爲縣 金以右丞相蕭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八 七

大將軍同知宣徽院事劉君詔來賀來年正旦 先是
金左丞相亮之爲中京留守也與明安蕭裕善裕傾險
敢決亮毒與論天下事裕揣亮有覬覦心密謂亮曰先
太師謂宗爲太祖長子德望如此人心天意宜有所屬
公誠有志舉大事願竭力以從亮喜之數相薦引由兵
部侍郎遷同知南京留守改北京同知留守事時金舊
臣宗弼旣歿皇后益攬事權奚人蕭肄有寵於金主復
詔事皇后恣行不法亮內蓄逆謀無所顧畏尙書省令
史高懷貞素與亮狎昵亮嘗與各言所志亮曰吾志有
三國家大事皆自我出一也帥師伐國執其君長問罪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八 八

於前二也得天下絕色而妻之三也由是小夫佞人皆
知其志 是歲夏復建內學選名儒主之增修律成賜
名曰新律

紹興十九年金皇統九年十二月改天德元年 春正月甲申朔帝以太
后年七十卽宮中行慶壽禮 丁亥詔信陽軍撥隸淮
西 己丑北使召守忠等辭行置酒垂拱殿時在上辛
祈穀致齋之內禮官援治平故事請用樂從之自是以
爲例 戊戌金太師領三省事都元帥宗賢罷以領行
臺尙書省事勛爲太師領三省事以同判大宗正事充
爲尙書左丞相亮兼元帥亮生日金主使近侍大興國

賜物皇后亦有所附賜金主知之不悅杖與國百追還其賜物亮由此愈不自安充宗幹長子也尋薨 丙午金以右丞相亮為左丞相以判大宗正事宗本為尚書右丞相以左副元帥宗敏為都元帥以南京留守宗賢為左副元帥兼西京留守已酉宗賢復為太保領三省事 二月甲寅金以會寧牧唐古辨復為尚書左丞以尚書左丞稟為行臺平章政事 甲子復置雷州遂溪縣 庚辰帝謂輔臣曰每歲市馬悉付鎮江王勝軍而未見學生之數宜分送諸軍仍立賞罰於是歲發川馬二百匹進御而以四千匹付江上諸軍鎮江建康荆鄂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八 九

軍七百五十江池軍各五百又以秦馬三千五百付三衙殿前司千五百馬步各千自是歲為定例 三月癸未朔日有食之陰雲不見帝不視事百官守職過時乃罷甲申詔皇太后慶壽親屬各進官一等慈寧殿官推恩有差 庚子帝諭大臣曰淮甸久平宜加經理民復業者令守令多方郵之使盡力田畝數年後方可起稅 辛丑金以尚書右丞相宗本兼中書令以左丞相亮為太保領三省事亮益求名譽引用勢望子孫結其驩心金主不悟 甲辰詔責授濠州團練副使復州安置鄭剛中許用議減特免禁錮移封州安置初秦檜怒剛

中不已捕其子右承務郎良嗣與將吏賓客即江州同繫遣大理寺丞湯允恭太府寺丞宋仲堪往鞠其事掠治無全膚獄成剛中坐任四川宣撫副使日被旨收捉過界偷馬盜賊全不遵奉凡事干過界常是懷姦異議陰與見罪籍人符合交通沮害國事又輒違朝命出賣度牒收錢五十五萬餘緡又專輒起置錢監鑄錢擅便支使及違法請過供給廚食等錢一萬三千餘緡入已剛中欲併都轉運司入宣司遂將錢物贈移士人令赴行在上書開陳既併運司違法私使過錢十二萬餘緡及有詔置總領錢糧官剛中不喜豫倫緣故收椿隱匿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八 十

計四千餘萬緡又欲歸怨朝廷乃說論統兵官令為總領盡數交併錢物無可送遺及被旨令赴行在乃忿怒遷延收匿劄子不即起發多帶官物在路妄用法當死特有是命良嗣貸死送柳州右朝請郎張漢之嘗主管宣撫司機宜文字坐依隨剛中亦除名送賓州編管右奉議郎趙士禡嘗通判荆南府坐不即拘收剛中隨軍錢物特除名右武大夫開州刺史御前中部統領官張仲亦坐依隨剛中追橫行一官勒停送本軍自劾即日擢充恭尚書刑部員外郎仲堪倉部員外郎剛中至貶所守臣左朝請郎趙成之希檜意每窘辱之剛中竟卒

於貶所 夏四月乙卯權禮部陳誠之權知閤門事孟
思恭賀金主生辰還秦檜白帝曰大金書詞丁寧盟好
甚切帝曰此番待奉使愈周至館舍極宏壯思恭等所
得馬亦皆上駟可知其永好之意也 戊辰日左右生
青赤黃瑀太白犯月金國太史言不利於君大臣將佗
亂壬申金京師大風雷雨雷電震壞寢殿鳴尾有火入金
主寢殿燒幃幔金主趨別殿避之丁丑有龍鬪於利州
榆林河水上大風壞民居官舍瓦木人畜皆飄十數里
死傷者數百人 五月甲申勅太廟齋殿 乙酉戶部
員外郎周莊仲請復螭祭之禮其禮東西方百神視威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八 十一
生帝南北方視岳瀆皆以臘前一日祭之 戊子金殺
翰林學士張鈞時金主以天變欲下詔罪己命鈞視草
鈞意謂奉答天戒當淡自貶損其文有曰惟德弗類上
干天戒及顧茲寡昧眇予小子等語參知政事蕭肄素
惡鈞乃譯奏曰弗類是大無道寡者孤獨無親昧者弗
曉人事眇者目無所見小子嬰孩之稱此漢人託文字
以詈主上也金主大怒命衛士拽鈞下殿榜之百不死
以手劒釐其口而醢之賜肄通天犀帶是日曲赦上京
囚 金主問羣臣曰張鈞諷訕誰使爲之左丞相宗賢
曰太保實然金主不悅庚寅出太保亮領行臺尙書省

事亮道過北京謂同知雷守事蕭裕曰我欲就河南建
立位號先定兩河舉兵而北君爲我結諸明安以應我
定約而去 庚子金主使龍虎衛上將軍殿前左副都
點檢唐括德溫昭武大將軍四方館使高居安來賀天
申節 六月辛亥朔故事宗廟時祠以宗室觀察使以
上充初獻刺史以上充亞獻終獻其後以宗室數少乃
請初獻以防禦使以上亞終獻以遙刺以上至是正任
止三人壬子大宗正司請權以遙團以上充初獻將軍
以上充亞獻許之 己未金以都元帥宗敏爲太保領
三省事兼左副都元帥左丞相宗賢兼都元帥 辛酉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八 十二
右朝奉郎朱同知南雄州代還言嶺南無醫凡有疾病
但求巫祝鬼束手待斃請取古今名方治瘴氣者集爲
一書頒下本路從之 秋七月辛巳左中奉大夫楊惇
知舒州代還請戒監司守臣修水利詔付戶部帝曰平
江隄堰不修歲輸米比舊虧十萬斛臨安西湖民間灌
溉所資其利不細歲久亦填汙宜悉令修治 八月庚
戌朔昭信軍承宣使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統制王勝
卒諡毅武 癸丑復泰州興化鎮爲縣 庚申金以劉
筈爲司空行臺右丞相如故宰臣議徙遼陽渤海之民
於燕南從之侍從高壽星等當遷訴於皇后后以白金

主金主怒議者杖平章政事秉德殺郎中薩哈 辛酉
宗正寺丞王葆言國家設法應女戶單丁與夫得解舉
人太學生並免丁役蓋本先王仁先孤寡貴肆多士之
意頃議者歷陳丁役之弊遂有募人充役指揮臣謂進
納雜流之人物力高強雖係單丁自應僱募至若前項
三色亦令僱募似為矯枉之過且女戶而無子孫與雖
有子孫而年在幼弱皆窮民之無告者若遽使當力役
之事則公私所費必倍於豪強故昨來指揮寡婦有男
為僧道成丁者並許募人充役正恐姦民旋行規避爾
今州縣之間舞文以虐無告則或指寡婦守志者不免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八

三

於執役困悴之患其勢迫而行者家貲產業或破壞於
役夫之手是豈朝廷勤恤民隱之本心乎得解舉人名
已登於天府今乃同籍於役人太學生身已隸於上庠
今乃心累於執役是二者其家或有兼丁則力役自不
妨充募若乃單子一身而奮身庠序者不得自別於齊
民甚非陛下仁先孤寡貴肆多士之意望特詔有司重
加省定庶幾孤寡得所而士知愛重帝曰單丁女戶舊
法免差役後以許免者多有司遂有僱募之請宜令戶
部詳其的確利害來上葆崑山人也既而本部請女戶
無子及得解舉人太學生單丁並免身役即特旨及因

恩免解人聽募人充役官司母得追正身從之 丙寅
太常少卿張杞充大金賀正旦使武節大夫和州團練
使知閣門事趙述副之直祕閣知臨安府湯鵬舉守司
農卿充賀生辰使右武大夫吉州刺史帶御器械石清
副之通好後以庶官出疆自此始 甲戌詔以景靈宮
繪像功臣之副藏於天章及祕閣復故事也 九月辛
卯惠州刺史知閣門事宋錢充大金賀正旦副使以趙
述疾告也 丙申金復以領行臺尙書省事亮為平章
政事亮行至良鄉召還未測金主意大恐既至金主復
任之而亮逆謀益切初左丞唐古辨右丞相秉德以被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八

古

杖怨金主與大理卿烏達舊倫烏達今改謀廢立烏達以告亮
它日亮與辨語及廢立事曰若舉大事誰可立者辨曰
其胙王元乎問其次曰鄧王子阿林舊倫阿林今改亮曰阿林
屬疎安得立辨曰公豈有意耶亮曰果不得已舍我其
誰於是旦夕相與密謀護衛將軍特斯舊倫特斯今改疑之以
告皇后曰辨等再竊竊私議竊疑之后以告金主金主
怒召辨謂曰爾與亮謀何事將如朕何杖之餘釋不問
戊戌金以右丞相宗本為太保領三省事以左副帥
宗敏領行臺尙書省事以平章政事秉德為尙書左丞
相兼中書令以司空劉筈為平章政事 庚子金以御

史大夫宗甫參知政事 金平章政事亮以胙王元有人望欲除之會河南軍士孫勝自稱皇弟阿禪舊倫拔大王金主疑皇弟二字或在元也使特斯鞠之無狀亮怨特斯泄其謀而知金主有疑元心乃上言孫進反有端不稱它人乃稱皇弟大王陛下弟止有元及扎拉舊倫查刺耳特斯鞠不以實故出之金主以為然使唐古辨今改蕭肄按問特斯特斯自誣服故出元罪十月金主殺其弟北京留守胙王元安武軍節度使扎拉及左衛將軍特斯亮乘此擠阿林殺之阿林弟達蘭舊倫捷無意誅之亮曰其兄既已伏誅其弟安得獨存又殺之續資治通鑑卷二十八 五

送檜矣永宗由是不能自明詔稽中依條追理稽中選郡僚之苛刻者籍其家一簪不得留既而稽中語其僚曰前赴其家燕集以一器酌壽今此器不見豈隱之耶其殘刻如此 己巳初復諸陵殯宮薦新之禮用太常博士晉陵丁斐明請也 癸酉金以翰林學士完顏京為御史大夫 金皇后費摩舊倫裴氏專政性妬忌挾制金主故金主多以忿怒殺人十一月金主以積忿殺后召胙王妃薩摩舊倫撒入宮既而又殺德妃烏庫哩舊倫烏古氏瓜勒佳舊倫夾氏張氏於是宮中近侍皆懼矣 辛卯帝親饗太廟至櫺星門降輦步趨齋殿虛續資治通鑑卷二十八 六

微賤時為宗幹所周恤擢置宿衛亮知其懷舊恩密謂
之曰我有一言欲告君久矣恐洩於人未敢也思恭曰
肌肉之外皆先太師所賜苟有補於大王死不敢辭亮
曰主上失道吾將行廢立必得君為助乃可思恭許之
亮復以告額埒楚克額埒楚克素凶暴聞之甚喜曰何
不早告我廢立之事亦男子所為主上不能保天下人
望所屬惟在阿家今日之謀乃我素志也亮既結護衛
而金主所親信惟大興國未嘗輕去左右每逮夜金主
就寢興國時從主者取符鑰歸家主者即以付之聽其
出入以為常先時興國嘗薦羅卜藏舊俗李老於亮亮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八

七

用為令史乃使羅卜藏結興國既而知其可與謀乃邀
至卧內令解衣欲與之俱卧意有所屬者興國固辭不
敢曰即有使惟大王之命亮曰主上無故殺胙王元又
殺皇后乃以元財賜阿蘭既又殺阿蘭遂以賜我我淡
以為憂興國曰是固可慮也亮曰朝臣旦夕危懼皆不
自依向者我生日因皇后附賜物君遂被杖我亦見疑
主上嘗言會須殺君我與君皆將不免寧坐待死何如
舉大事我與大臣數人計已定矣興國曰如大王言事
不可緩也乃約以初九日起事丁巳夜布薩思恭圖克
坦額埒楚克內直亮及其妹夫圖克坦貞及秉德烏達

等會於唐古辨家辨因置饌眾皆懼不能食辨獨飽
會自若二鼓興國竊符矯詔開宮門召唐古辨守門者
以辨為金主之駙馬不疑內之亮等懷刃隨入及殿門
衛士覺其異辨等抽刃劫之莫敢動至寢殿金主聞步
履聲咄之眾皆卻立思恭曰事至此不進得乎乃相與
排闥而入金主索榻上常所置佩刀已為興國先取投
榻下矣額埒楚克先持刃進執思恭次之金主仆亮復
刃之血濺其面及衣秉德意尚未有所屬思恭曰始者
議立平章今復何疑乃奉亮坐眾前稱萬歲詐以金主
將立后召諸王大臣曹國王宗敏問召懼不敢往葛王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八

六

衰曰叔父今不及往明日如何相見宗敏入宮亮欲殺
之尚猶豫以問左右烏達曰彼太祖子也不殺之眾人
必有異議乃使思恭刃擊宗敏左右走避膚髮血肉狼
藉徧地葛王見宗敏見殺問曰曹王何罪而死烏達曰
天許大事尚已行之此蟻蝨爾何足道哉宗賢聞召謂
人曰主上必欲立胙王妻為后我當力爭之既至被執
猶以為立后事曰誰能為我言者我死固不足惜獨念
主上左右無助耳亮既即位廢前主為東昏王以秉德
為左丞相兼侍中以左副元帥唐古辨為右丞相兼中
書令以烏達為平章政事布薩思恭為左副點檢以圖

克坦姓 走克為右副點檢圖克坦貞為左衛將軍大興國為戶 升於是自太師領三省事完顏勛等二十人進齋增職各有差 己未金大赦改皇統九年為天德元年賜秉德等錢絹牲畜有差 金主召參知政事蕭肄詰之曰學士張鈞何罪被誅爾何功受賞肄不能對金主曰朕殺汝不難人或以為報私怨也於是除名禁錮 壬戌帝恭謝景靈宮 甲子金主誓太祖廟召秉德辨烏達思恭額垺楚克興國六人賜以誓券金主將謁廟以芮王亨為右衛將軍密諭之曰朕以太宗諸子過強以卿材武備左右耳亨宗弼子也 丙寅金以

續資治通鑑 卷百二十八

九

燕京路都轉運使劉麟為參知政事 癸酉金太傅領三省事蕭仲恭尚書右丞稟罷以行臺尚書左丞溫都思恭為右丞 乙亥金主追尊其父宗幹為皇帝廟號德宗名其故居曰興聖宮 是月責授濠州團練副使解潛率潛以不附和議為秦檜所斥既歿喪不得歸後槍死乃得歸葬 紹興二十年金天德二年 春正月辛巳金以同知中京留守事蕭裕為祕書監 甲申金賀正旦國信副使西上問門使劉箴辭行國信使殿前右副都點檢完顏衮以病不能人見命醫官趙琦送至境上金主亦遣使趣之

丁亥軍校施全劫秦檜於道執得詰之曰舉國與金為讐爾獨欲事金我所以欲殺爾也壬辰磔全於市由是檜出列兵五十持長挺以自衛 癸巳金主尊嫡母圖克坦氏及母大氏俱為皇太后金主之弑東昏也圖克坦聞之愕然與太祖妃蕭氏歎曰帝雖失德人臣豈可如此及迎入宮見金主不賀金主銜之至是竝加尊號圖克坦居東宮號永壽宮大氏居西京號永寧宮其後圖克坦太后生日酒酣大氏起為壽圖克坦太后方與坐客語大氏聽者久之金主怒而出明日召諸公主宗婦與太后語者皆杖之大氏以為不可金主曰今日之

續資治通鑑 卷百二十八

十

事豈能尚如前日耶 先是金主之父宗幹從其國俗納齊國公宗雄之妻而宗雄妻與金主不相能金主既篡位囚宗雄妻於府署旋并其子及宗雄孫七人殺而焚之棄其骨於濠水 甲午以普安郡王第三子惇為右內率府副率 癸卯少傅寧遠軍節度使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楊存中封恭國公 乙巳金主以勵官守務農時慎刑罰揚側陋窮民節財用審才實七事詔中外 丙午兩浙轉運判官曹泳言右承務郎李孟堅省記父充所倫小史語涉譏謗詔送大理寺充在貶所常倫私史孟堅間為所親左奉議郎新王宮大小學教

授陸升之言之升之許其事遂命冰究實帝曰光初進
用時以和議為是及得執政遂以和議為非其反覆如
此 先是金烏達之妻唐古鼎格舊唐古有淫行秉
德嘗顯斥之烏達銜之未幾金主既篡位多忌會有疾
少問烏達譖之曰秉德見主上數日不視朝語臣曰若
有不諱誰當繼者臣曰主上有皇子秉德曰孺子豈能
勝任必也葛王乎金主信之遂出秉德領行臺尙書省
事隄十日內發行 二月戊申朔金封皇子宗壽為崇
王 庚戌軍器監丞齊旦請春月禁民采捕秦檜曰正
為孳育之時帝曰此係利害乃下之刑部既而本部言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八 三

春月在法不許采捕 金主命給天水郡公孫女二人
月俸 丙寅初佺玉牒所 戊辰金羣臣上金主尊號
曰應天廣運睿武宣文大明聖孝皇帝詔中外永壽兩
太后祖父俱贈官有差以唐古辨為左丞相烏達為右
丞相金主心忌辨嘗與辨觀太祖像指示辨曰此相與
爾相似辨色動金主由是益忌之 丁丑閣門請自今
北使在庭非侍從而嘗俗官出使免起居如見充接伴
卽依所俗官叙位從之 是月安南進馴象十 三月
庚辰金主使龍虎衛上將軍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
使完顏思恭翰林直學士通議大夫知制誥翟永固來

報登位遣帝金注梳二綾羅三百良馬六 癸未端明
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余堯弼參知政事給事中兼侍
講權直學士院丞及為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丙戌參知政事余堯弼為賀大金登位使鎮東軍承宣
使知閣門事鄭藻假保信節度使副之 金主以其弟
袞為司徒兼都元帥 丙申詔責受建寧軍節度副使
昌化軍安置李光永不檢舉右承務郎李孟堅除名峽
州編管先是孟堅以小史事繫獄至是獄成光坐主和
議反覆在貶所常出怨言妄著私史譏謗朝廷意在僥
倖復用及與趙子儀於罷政後往來交結孟堅亦為父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八 三

被罪責降怨望朝廷記念所撰小史對人揚說故有是
命於是前從官及朝士連坐者八人徽猷閣直學士提
舉致仕胡寅坐與光通書朋附交結譏訕朝政龍圖閣
學士提舉江州太平典國官程瑀坐初除兵部侍郎日
以縑帛遺光且貽書云比來無知愚皆以視前為戒可
為嘆息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典國官潘良貴坐
嘗以團茶寄光光遺良貴書其別紙云仲暉不敢與書
患難至能出一隻手乎仲暉樓炤字也良貴答書曰參
政患難至極矣要以道自處仲暉別紙已付之但恐時
未可耳直祕閣宗穎坐嘗寄光書云孤寒寡援方賴鈞

庇忽問遠適本欲追路一見失於撲何不果如願寶文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張燾左承議郎新知邵州許忻左朝奉大夫新福建路安撫使參議官賀允中左奉議郎福建路安撫使管機宜文字吳元美坐各與光相知密熟書劄往來委曲存問意允再用更相薦引詔寅落職瑀良貴穎竝降三官燾忻允中元美竝降二官 庚子余堯弼辭行詔丞仍兼權參知政事 壬寅右正言章履奏右承議郎致仕胡寅天資克悖敢為不義寅為胡安國之子不肖為親母持服士論沸騰此其不孝之大罪也寅初傳會李綱後又從趙鼎建明不通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八

三

隣國之問其視兩宮播遷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後來梓宮既還皇太后獲就孝養寅自知前言狂率乃陰結異意之人相與睥睨倫為記文以為今日仕進之人將赤族而不悟此其不忠之大罪也望特賜威斷詔寅責授果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 金主召見賀登極使出徵宗玉帶使持以賜帝且曰此天水郡王故物今以賜汝主俾汝主如見其父并諭汝主當不忘朕意也使退祕書郎張仲軻曰希世之寶輕賜可惜金主曰江南之地它日當為我有此置之外府耳由是臣下皆知金主有南伐意矣仲軻本市井無賴能說傳奇小說雜以併

優談諸語為業金主舊引致左右以資戲笑及篡位遂擢用之俄遷祕書丞轉少監攷異金海陵對宋使語金史列傳倫宋史余康弼還附賜宋帝按是年余康弼辭行金史列傳誤也其賜帶年月仍從金史本紀 金主以良弓

賜右衛將軍芮王亨亨性直材勇絕人喜自負辭曰所賜弓弱不可用金主遂忌之出為真定尹謂亨曰太宗諸子方強多在河朔山東真定據衝要如有變倚卿為重矣其實心忌亨也 金主欲以勤政為名召近臣講論每至夜分嘗問起居注楊伯雄曰人君治天下其道何貴對曰貴靜金主默然明日復謂曰我遷諸部明安分屯邊戍前夕之對豈指是為非靜耶對曰徒兵分屯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八

四

良策也所謂靜者乃不擾之耳乙夜復問鬼神事伯雄進曰漢文帝召見賈誼夜半前席不問百姓而問鬼神後世猶譏之陛下不以臣愚陋幸及天下大計鬼神之事未之學也金主曰但言之以釋永夜倦思伯雄不得已乃曰臣家有一卷書記人死復生或問冥官何以罪答曰汝置一冊白日所為暮夜書之不可書者不可為也金主為之改容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八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九

宋紀一百二十九 起上章敦牂四月盡元武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

紹興二十年 金天德二年 夏四月戊午金殺太傅領三省事

宗本及尚書左丞相唐古辨遣使殺領行臺尚書省事
秉德初金主為宰相即患太宗諸子強盛嘗與辨秉德
言之既篡位并惡辨秉德乃與祕書監蕭裕密謀欲盡
殺太宗諸子而未有以文致其罪裕曰尚書省令史蕭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九 一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九 一

玉素為宗本所厚人所共知今託為玉告變狀以取信
於人可按稽誅也謀既定使人召宗本等擊鞠金主先
登樓宗本及判大宗正事宗美至即殺之宗本既死蕭
裕使人召蕭玉是日玉送客出城醉酒露髮披衣以車
載至裕第逮日暮玉酒醒見軍士守之意為人所陷以
頭觸屋壁號曰臣未嘗犯罪母年七十幸哀憐之裕附
耳告之曰主上以宗本諸人不可留今已誅之欲加以
反罪令汝上告其事款狀已具矣其狀略曰秉德出領
行臺與宗本別因會飲約內外相應唐古辨言內侍張
彥善相相太傅有天子分宗本曰我有兄東京留守在

我何能為是時宗美言太傅正是太宗主家子北京留守
守下臨行與宗本言事不可遲宗本等將以日近園場
內決計行之云裕引蕭玉見金主具如款狀所言金主
大喜以款狀宣示中外遂殺東京留守宗懿北京留守
下等凡殺太宗子孫七十餘人太宗後遂絕烏達亦言
秉德飲酒宗本家相者言其貌類趙太祖秉德偃仰笑
受其言臣妻言秉德妻嘗指斥主上秉德與宗本別指
斥尤甚且謂運數有歸其逆狀甚明金主遂遣人殺秉
德於行臺秉德宗翰孫也宗翰子孫被殺者三十餘人
宗翰後亦絕金主又殺諸宗室五十餘人 辛酉金以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九 二

尚書省令史蕭玉為禮部尚書祕書監蕭裕為尚書左
丞右丞相烏達為司空左丞相兼侍中賞告變功也以
劉咎為尚書右丞相宗義溫都思忠為平章政事以劉
麟為尚書右丞以布薩思恭為殿前都點檢 癸酉左
朝奉大夫新知廬州吳達言兩淮之間平原沃壤土皆
膏腴宜穀易墾稍施夫力歲則有收而茅葦翳塞莫之
加功望置力田之科募民就耕賞以官資闢田以廣官
莊宜令江浙福建委監司守臣勸誘土豪大姓赴淮南
從便開墾田地歸官莊者歲收穀五百石免本戶差役
一次七百石補進義副尉至四千石補進武校尉並倫

力田出身其被賞後再開墾及元數許參選如法理名
次在武舉特奏名出身之上遇科場竝得赴轉運司應
舉從之 五月戊子金以平章行臺尙書省事右副元
帥大托卜嘉舊倫捷不也今改爲行臺尙書右丞相元帥如故
壬辰以左副元帥完顏杲爲行臺尙書左丞相元帥如
故同判大宗正事宗安爲御史大夫時杲自陝西入朝
因從容言曰唐建成不道太宗以義除之卽位之後力
行善政後世稱賢陛下以前主失德大義廢絕力行善
政則如唐太宗矣金主聞言色變杲亦自悔其言金主
念杲久握兵在外頗得士心忌之陽尊以殊禮使係屬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九

三

籍以玉帶璽書賜之杲至汴詔諭托卜嘉無使杲豫軍
事杲不知母事軋爭之托卜嘉詭曰太師梁王以陝西
事屬公以河南事屬托卜嘉今未嘗別奉詔命若陝西
之事托卜嘉固不敢干涉也托卜嘉久在河南將士畏
而附之杲始至勢孤爭之不得白於朝大臣知金主旨
報曰如梁王教及詔使至汴論旨於托卜嘉使還托卜
嘉獨有附奏杲不得與聞人皆知金主使托卜嘉圖之
矣 甲午金國賀生辰使副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完
顏思恭翰林直學士翟永固見於紫宸殿思恭等來報
金主代立既出境就遣來賀 六月甲寅徽猷閣待制

知台州蕭振始至官初海寇聚眾連年其勢益熾至是
犯台之臨門寨章安鎮故命振爲守振抵官奏乞殿前
司水軍統制王交同捕許之交至振謂之曰濱海之民
數年苦賊若能剿除願悉兵力戰以寧一方尙敗事振
當奏劾交卽具艦入海大敗賊眾餘黨散去振以數千
緡犒交士卒爲之奏功郡境遂寧 庚申捧日天武四
廂都指揮使武信軍承宣使浙江江南西路兵馬鈐轄
李橫移東路橫寓信州適貴溪魔賊竊發守臣左朝散
大夫李檉檄橫統兵以備策應遂獲安堵檉又遣離軍
人拱衛大夫果州團練使添差東南第五副將孫青統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九

四

兵出戰旋卽撲滅乃詔青釐務而帥臣王昉劾檉及知
縣事左奉議郎葉穎右朝散大夫提舉常平茶鹽公事
權提刑張昌不能覺察致賊嘯聚竝免官仍削二秩
癸亥特進觀文殿大學士萬壽觀使兼侍讀秦煇以進
書恩遷少保 是夏故相趙鼎之子右承事郎汾奉鼎
喪歸葬於衢州常山縣時李光之獄始竟而守臣左中
奉大夫章傑與鼎有宿憾傑知中外士大夫平時與鼎
有簡牘往來至是又搗酒會葬意可爲奇貨乃遣兵官
同邑尉翁蒙之以搜私釀爲名馳往掩取復疑蒙之漏
言潛戒左右伺察之蒙之書片紙遣僕自後垣出密以

告汾趣令盡焚篋中書及弓刀之屬比官兵至一無所得傑怒方深治蒙之而追汾與故侍讀范冲之子仲彪拘於官兵之所蒙之母訴於朝秦檜咎傑已甚詔移蒙之蘭溪尉下其事於浙東安撫司事遂息傑客魏揆之慨然以書譙傑長揖而歸傑亦不害揆之建陽人少有大志師事籍溪胡憲 秋七月癸未安德軍承宣使司知大宗正事士會為昭信軍節度使 金左丞相烏達早朝以陰晦將雨意金主不視朝先趨出百官皆隨之去已而金主御殿知烏達率百官出朝惡之已丑出為崇義軍節度使以平章政事溫都思忠為左丞相以尙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九 五

書左丞蕭裕為平章政事以右丞劉麟為左丞以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完顏思恭為右丞參知政事張浩丁憂起復如故 八月甲辰朔詔特進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進州居住張浚移永州 辛酉權尙書禮部侍郎兼侍講陳誠之均州觀察使知閣門事錢愷為大金賀正旦使起居舍人兼權直學士院王曠副之武節大夫和州團練使權知閣門事趙述為生辰使副述嘗在遣中以疾免至是復命之初東昏王之世皇太后歲遺裴磨申后禮物巨萬及代立遂削此禮誠之比入境預為遜詞諭之金人竟不敢言及還帝嘉之 九月丙戌

詔金國人使自今於淮陰縣取接令本路轉運判官沈調如法修葺館舍以金人言人使合於近便處山東邳州路取接往來故也 自建炎初劇盜范汝為竊發於建之甌寧縣朝廷命大軍討平之然其民悍而習為暴小遇歲饑即羣起剽掠去歲因旱凶民杜八子者乘時嘯聚遂破建陽是夏民張大一李大二復於同源洞中倫亂安撫使仍歲調兵擊之 庚午參知政事余堯勛簽書樞密院事巫伋請自今參選依典故權赴太師秦檜府第聚議從之時檜以疾在告故也 甲午金立惠妃圖克坦舊倫徒氏為皇后金主喜飾詐初為宰相妾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九 六

賤不過數人及篡位圖克坦氏以岐國妃進位皇后妾大氏蕭氏卯律氏以次進封其後遷欲無厭淫肆蠱惑不能自制矣 十月癸卯金太師領三省事助致仕助見宗本以無罪見誅髡鬚頓白因上表請老金主初不許賜以玉帶優詔諭之有大事令宰相就第商議入朝不拜助遂稱病篤表請益切金主不憚從之後與宗室俱遷中都 辛未金殺太皇太妃蕭氏太祖妃也金主之母大氏既尊為太后每有宴集太妃坐上坐大氏執婦禮金主積不能平乃誣太妃以隱惡殺之并及其所生子任王 金主欲殺遼王舍音子孫及平章政事宗

義等元帥令史約索舊倫遷希金主旨誣左副元帥杲

父子謀反約索先學杲手署及印文詐為契丹小字家

書與其子宗安從左都監渾都舊倫奔上雙封題倫已

經開拆者書紙隱隱有白字倫曾經水浸致字畫分明

者稱御史大夫宗安於官門外遺下約索拾得之其書

多怨望謀逆語有司鞫問宗安不服曰使真有此書我

剖肌血藏之猶恐洩漏安得於朝門下遺之掠笞楚毒

宗安神色不變宗義不勝撈掠自誣服宗安曰今雖無

以自明九泉之下當有冤對吾終不能引屈竟不服而

死金主使人殺杲於汴宗義等論死皆滅其族以魏王

續資治通鑑卷二百二十九 七

之孫呼爾察舊倫活里好修飾亦族之杲既死金之宿

將盡矣十一月癸未國子監李琳言本監經史未備

請下諸州有本處起發從之金尙書左丞相劉善罷

以會寧牧圖克坦恭為平章政事尙書左丞劉麟右丞

完顏思恭罷以參知政事張浩為尙書右丞乙酉以行

臺尙書左丞張通古為尙書左丞戊子金主戒約官

吏己丑金主命庶官許置次室二人百姓亦許置妾

十二月癸卯朔金詔去羣臣所上尊號丙午金初

定襲封衍聖公俸格命外官去所屬百里外者不許參

謁百里內者往還不得過三日癸丑金立太祖射碑

於吉迪勒部金主及皇后致奠於碑下乙卯金有司

奏慶雲見金主曰自今瑞應毋得上聞己未金罷行

臺尙書省事改都元帥府為樞密院以左副元帥大托

卜嘉為尙書右丞相兼中書令參知行臺省事張中孚

為參知政事都元帥克為樞密使太尉領三省如故元

帥左監軍昂為樞密副使刑部尙書趙資福為御史大

夫己巳金賀正且使正奉大夫祕書監兼左諫議大

夫蕭頤等人見於紫宸殿

紹興二十一年金天德春正月乙亥金參知政事蕭玉

丁憂起復如故丁亥金初造燈山於宮中甲午左宜

續資治通鑑卷二百二十九 八

義郎曹筠知衛州筠自御史斥去會衛州闕守帝諭秦

檜曰臺諫無大過惡當優假之以來言者金初置國

子監金主謂御史大夫趙資福曰汝等多徇私情未聞

有所彈劾朕甚不取自今舉劾無憚權貴乙未帝曰

布衣步孝友上書言丹陽練湖埋塞艱於漕運可諭漕

臣修治金主出獵宰相以下辭於近郊金主駐馬戒

之曰朕不憎高爵厚祿以任汝等比聞事多留滯豈汝

等苟圖自安不以民事為念耶自今朕將察其勤惰以

為賞罰其各勉之丁酉白虹貫日丁未直祕閣知

靜江府方滋陞直敷文閣知廣州左朝散郎廣南西路

轉運判官陳壽知靜江府初朝廷命廣西帥臣卽橫山寨市馬於大理諸蠻歲捐黃金五十鎰白金三百斤綿絕四千廉州鹽二百萬斤而得馬千有五百匹良馬高五尺率直中金五鎰它以是爲差每五匹爲綱選使臣部送至行在及建康鎮江府太平池州諸軍先是廉州之鹽分令欽橫賓貴潯梧藤象柳容等州轉至橫山倉然諸州科民則苦富民差吏則雜私販往往陷沒雷滯至壽始令官支脚錢選使臣運鹽若及十萬斤卽與部良馬一綱至行在 丁巳金主還京 己未詔諸州各置惠民局初軍器監丞齊旦請令州縣合藥散民上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九 九

恐不能編及故命戶部舉舊法行之仍命母多取利大理少卿李如岡權尙書吏部侍郎 壬戌詔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丞及充大金祈請使保信軍節度使領閣門事鄭藻副之請歸宗族等 是月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魏在卒於衢州自秦檜用事士大夫少失其意禍輒不測當始議和時在與檜異論檜嘗欲除近郡在遜辭不就奉祠十餘年寓居常山僧舍一室蕭然卒免於禍焉初趙鼎既謫居嘗謂其客左奉議郎方疇曰自鼎在相除正府外所引從官如常同胡寅張致遠張九成潘良貴呂本中魏在皆有士望異

日決可保其無它疇曰願公徐觀之其後諸人各久流落雖死不變疇乃信服 三月丁亥帝曰州縣多催理積欠民間重困朕頃在京東親視其害可令戶部照年分調放既而戶部請自紹興十一年至十七年諸色拖欠錢物除形勢及公吏卿司與上上有力之家未納數外竝與放免從之 壬辰金廣燕京城建宮室 夏四月甲辰起居舍人權直學士院王曠權尙書禮部侍郎以使還遷也 丙午金主詔遷都燕京政異繁年要錄載金主詔曰昨因緩撫南服分置行臺時則邊防未寧法令未具非永計只是從權既而人拘道路之選事有歲時之滯凡申款而待報乃欲速而愈遲今既庶政惟和四方無侮用併尙書之亞省會歸機政於朝廷又以京師粵在一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九 十

而事繁廣於萬里以北則民清而事簡以南則地遠由期月而列如知供饋因於轉輸使命苦於驛頓未可時官廟而創官府之署廣阡陌以展西南之城勿憚暫時之艱以就府中之制所費兩京一體保宗社於萬年四海一家安黎元於九府各爾中外體予至懷將軍等弟各支賞銀帛九匹兩詔後卒執列銜者九人其稱皇特進參知政事滕國公則蕭裕也又按金翰林直學士趙可文集載其所撰都人進義何公墓碣云天德三年展都城或薦公於用事者於是東阡西陌線引其市其制蓋皆出於公焉天德三年則今年也按要錄祿辛酉據傳聞之詞繫於歲末誤也今從金史載在四月 辛酉金有司圖上燕城宮室制度營建陰陽五姓所宜金主曰國家吉凶在德不在地使桀紂居之雖卜善地何益使堯舜居之何用卜爲金主與侍臣燕語輒引古賢君

以自況云 丙寅金罷歲貢廩隼 閏月辛未朔金命

尚書右丞張浩右丞蔡松年調諸路夫匠築燕京官室

致異字文懋昭大金國志云天德二年七月除大使梁漢臣為右丞相一日宮中燕問謂漢臣曰朕我蓮二百

本俱死何也漢臣曰自古江南為橋江北為枳非種者不能栽蓋地勢然也上京地寒唯燕京地暖可栽蓮主

日依卿所請擇日而遷漢臣曰且木可遷遷待臣起諸州工役修整內院然後遷都金主從其言案梁漢臣未嘗為右丞相又起諸州夫匠亦非漢臣事國志誤也金

史云命尚書右丞張浩調遷燕京仍諭浩無私徇據國志則蔡松年實與

丙子金主命大臣常膳唯進魚肉舊

貢鷲鴨等悉罷之金主欲示人以儉故有是命然游獵

頓次不時需索一鷲一鶉民間或用數萬售之有以一

牛易一鶉者 帝親試南省舉人擢趙達等四百四人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九 十一

及第出身特奏名進士昌永等五百三十一人武舉進

士湯鸞等六人授官有差帝親書大學篇賜新及第進

士 金主既殺諸宗室釋其婦女皆欲納之宮中使圖

克坦貞諷蕭裕曰朕嗣續未廣此黨人婦女有朕中外

親納之宮中何如裕曰近殺宗室中外異議紛紜奈何

復為此耶金主曰吾固知裕不肯從乃使貞自以己意

諷裕必欲裕等請其事貞謂裕曰上意已有所屬公固

止之將成疾矣裕曰必不肯已唯上擇焉貞曰必欲公

等白之裕不得已乃具奏五月納宗本宗固之子婦乘

德之弟妻俱入宮中 戊午金主使翰林學士崇政大

夫知制誥兼太子少詹事劉長言昭毅大將軍殿前右

衛充龍翔軍都指揮使耶律夔來賀天申節 檢校少

師奉國軍節度使御前諸軍都統制知興州吳璘檢校

少保武當軍節度使御前諸軍都統制知興元府楊政

定江軍節度使殿前都虞候鄂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

制提領營田田師中竝為太尉夔等建節皆十年以其

守邊安靜故有是命 乙丑秦檜請令國子監復刻五

經三史帝曰其它闕書亦令次第雕板雖重有所費亦

不憎也 六月辛巳詔大理寺三衙及州縣歲支官錢

合藥以療病囚 秋七月丁未秦檜請勿稅商販柴米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九 十二

帝曰甚善臨安自減定物價之後盜賊消矣 己未安

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權主奉濮安懿王祠事士

棟薨追封通化郡王諡孝敬 庚申修天章閣神御殿

成 八月壬申揚武翊運功臣太傅鎮南武安寧國軍

節度使充醴泉觀使咸安郡王韓世忠為太師致仕是

日世忠薨於賜第年六十三始世忠得疾帝飭太醫馳

視問訪之使相屬於道將吏問疾卧內世忠曰吾以布

衣百戰致位公王賴天之靈得全首領臥家而沒諸君

尙哀其死邪世忠少時慄悍絕人不用鞭轡能騎生馬

駒其制兵器凡跳澗以習騎洞貫以習射後獵之鑿連

鎖之甲斧之有掠陳弓之有克敵皆世忠遺法嘗中毒矢洞骨則以強弩拔之十指僅全四不能動身被金瘡如刻畫晚奉朝請絕口不言功名自罷政居都城高臥十年若未嘗有權位者而偏裨部曲往往致身通顯節鉞相望歲時造門類皆謝遣獨好浮圖法自號清涼居士于時舉朝憚秦檜權力皆附麗為自全計世忠於班列一指之外不復與親逮堯有詔選日臨奠檜遣中書吏韓瑊以危語脅其家辭而止追封通義郡王其子直敷文閣彥直直祕閣彥樸彥質彥古皆進職二等又命睿思殿祇候徐伸護葬事 乙亥寶文閣學士提舉江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九 古

州太平興國宮梁揚祖卒贈特進龍圖閣學士賜其家銀帛三百匹兩 甲申中書門下省校正諸房公事陳夔武功大夫惠州刺史權知閣門事蘇華充賀金國正旦使副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陳相武節大夫吉州刺史權知閣門事孟思恭充賀生辰使副 辛卯詔昭信軍節度使知大宗正事士權主奉濮安懿王祠事 時有言贈學公田多為權勢之家所占九月戊戌朔帝謂宰執曰緣不度僧常住多絕產令戶部撥以贈學 庚戌金賜燕京役夫帛一匹 丁巳增築景靈宮用韓世忠賜第為之前殿五楹中殿七楹後殿十有七楹齋殿

進倉殿皆備焉期年而畢 庚申右正言章履試右諫議大夫 是月簽書樞密院事巫伋自金使還伋字夢莘北盟會編云巫伋伋鄭藻以祈請使於金國引見內殿奏公事惟正使巫伋伋得入金主問所請者何事伋首言乞修奉陵寢金主命譯者傳言自有看墳人第二言乞迎請靖康帝歸國又命譯者傳言不知歸後甚處頓放第三言本朝稱皇帝二字又命譯者傳言此是你國中事當自理會伋唯唯而退待辭而歸趙姓之遺史曰巫伋伋所請使而無祈請之辭投書而已譯者謂不識字之承旨可優為也案金史云朱遣使祈請山陵是當時祈請山陵而金人 甲戌帝幸太傅醴泉觀使清河郡王張俊第壬午制拜俊太師以其姪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清海軍承宣使添差兩浙西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子蓋為德安軍節度使餘子弟遷官進職者十有三人幹辦府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九 古

武功大夫尚準制轉行右武大夫管轄親兵濠州團練使顧暉除防禦使皆異數也 是月加封吳將甘寧為昭毅武惠遺愛靈顯王 十一月戊寅參知政事余堯弼罷右諫議大夫章履殿中侍御史林大鼐其劾堯弼傾邪貪鄙交通三衙結諸州將朝廷有大議論則闕默無言請貶之以清政府詔堯弼充資政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尋落職 斬有蔭人惠俊以指斥乘輿法寺鞠實故也 十二月己丑親衛大夫利州觀察使馬廣卒 癸巳金主使驃騎上將軍殿前右副都點檢曾定方大中大夫右諫議大夫祕書少監蕭永祿來賀

永年正旦

紹興二十二年金天德四年春正月丁酉朔金羣臣請立皇

太子從之戊戌初定東宮官屬立捕盜賞格 丁未少

師昭慶軍節度使萬壽觀使平樂郡王韋淵為太保

癸卯太白經天 癸亥金主朝謁世祖太祖太宗德宗

陵甲子還宮 二月丁卯金立皇子允英為皇太子庚

午詔中外 甲戌金主如燕京昭義軍節度使蕭仲宣

家奴告其主怨謫金主曰仲宣之姪拱近以謫誅故妄

訴命殺告者 庚辰軍器監丞黃然論沿江一帶稅務

比來非理邀取商旅患之於是號斬之斬陽江之湖口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九 五

池之鴈汊為大小法場咸謂利歸公家無幾而為吏竊

取大半宜令所隸州縣選官檢察收放漕臣攷察從之

壬午詔建祚德廟於臨安府用殿中侍御史林大鼐

請也先是毀其廟以為大理寺而大鼐言二人者有大

功德於聖朝今神靈不安士庶悲嗟宜進齋加獎尋進

封程嬰為強濟公公孫杵臼為英略公韓厥為啟佑公

陞為中祀 戊子金主次秦州 三月庚戌徽猷閣直

學士致仕向子誣卒於臨江軍子誣既告老歸玉笥之

舊隱號曰薌林凡十五年而卒 丁巳詔新除司農寺

丞鍾世明往福建路措置寺觀常住絕產時鬻度僧道

牒已久停其徒寢少而福建官自運鹽直頗貴於是民

多私販議者以為客販可行遂命世明往本路措置凡

僧道之見存者計口給食餘則為寬剩之數籍歸於官

其後世明言自租賦及常住歲用外歲得羨錢二十四

萬緡詔付左藏庫 戊午資政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

與國宮何鑄薨後謚忠敏 己未祕書省校書郎董德

元論高祿名為大祀而祿神乃位於壇下酌用一獻恐

非所宜請與青帝分為二壇詔禮部看詳 癸酉右諫

議大夫章屢試御史中丞殿中侍御史林大鼐試右諫

議大夫 夏四月丙寅朔金有司請今歲河南北選人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九 六

竝赴中京銓注從之 丙子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

事丞攸罷攸與秦檜居同鄉一日檜在都堂偶問攸云

里中有何新事攸不敢對徐云近有一術士自鄉里來

頗能論命其意恐輒及時事或觸檜怒故泛舉不切之

事以塞責檜遂變色謂攸曰是人言公何日拜相攸皇

恐而罷章屢聞之即劾攸陰懷異意以播國是林大鼐

亦奏攸黷貨營私於是竝遷二人而攸以本職提舉江

州太平與國宮章再上遂落職辛巳章屢拜端明殿學

士簽書樞密院事 丙戌孟嘗景靈宮令宰執分詣時

新宮未成祖宗神御皆寓於西齋殿故也 壬辰秦檜

奏利州觀察使王俊往在岳飛軍中彈壓有勞以為浙東馬步軍副都總管 庚戌封婕妤劉氏為婉容新興郡夫人吳氏宜春郡夫人劉氏竝為才人宮中號婉容為大劉娘子才人為小劉娘子 癸丑金主使宣奉大夫刑部尚書行大理卿田秀穎安遠大將軍充客省使兼四方館副使大允來賀天申節 襄陽大水平地丈五尺漢水冒城而入右朝奉大夫知府事榮堯乘桴得免於是與轉運判官魏安行議請復環城石隄以捍水許之次年冬按四縣之籍計田出力百畝一夫得三千餘人減其田畝十之二凡五旬有七日而畢計用工二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九 七

十五萬有奇其長四十餘里 是月金主自秦州如涼 五月丁酉金主出獵甲寅賜獵士人一羊 乙卯金主次臨潢府 丁巳太白經天 六月甲子朔金主駐綿山 乙酉奉安祖宗帝后神御於景靈宮 戊子大理少卿章燾請申嚴暑月浣濯獄具之令從之 壬辰起居舍人權直學士院湯思退權尚書禮部侍郎金從義軍節度使烏達既外出其妻唐古鼎格舊與金主通金主念之秋七月癸卯使鼎格縊殺烏達而納鼎格於宮中尋封貴妃 乙卯詔仲冬薦獻永佑陵等攢宮及檢察禁地就差大宗正丞馮至游故事太常少卿

以春秋二仲行園陵至是太常官全闕但以祕書省著伦佐郎丁婁明兼權婁明請於朝至游供職紹興就遣之也 丁巳虔州軍亂初江西多盜而虔州尤甚故命殿前司統制吳進以所部戍之虔之禁卒嘗捕寇有勞江西安撫司統領馬晟將之與進軍素不相下會步軍司遣將揀州之禁軍而眾不欲行有齊述者以賂結所司選其徒之強壯者以捕盜為名分往諸縣夜兩軍交關州兵因攻城伦亂殺進晟遂焚居民逐官吏守臣八月癸亥金主獵於圖彌山 已卯江西安撫使張澄言虔州兵亂詔鄂州諸軍統制田師中速遣兵仍合澄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九 六

集本路兵擒捕後二日又遣殿前司遊奕軍統制李耕將所部千六百人往討之 丙戌尚書司封員外郎兼權國子司業孫仲鼇為大金賀正旦使閣門宣贊舍人陳靖副之吏部員外郎李琳為賀生辰使忠州防禦使帶御器械石靖副之 乙未詔殿前司左翼軍統制陳敏以所部討虔州叛兵先是叛兵突出徑走南康軍而寓居左朝奉郎田如鼇為其所得遂復還據虔城時李耕纔至江東而敏駐溫陵被本路安撫司檄以所部千五百人護閩境於是領殿前都指揮使楊存中言敏本虔人且嘗於江西捕寇有功望令進攻與耕併力討賊

乃以如鼇權江西提點刑獄公事令卽城中撫定之
九月甲午金主如中京獨留圖克坦太后於上京圖克
坦太后常憂懼每中使至必易衣以俟命皇太后大氏
在中京常思念圖克坦太后謂金主曰永壽宮待我母
子甚厚慎無相忘也 癸卯右諫議大夫林大鼇言兵
弛久佚主將輒移其力而它役之今有伐山爲薪炭聚
木爲簞筏行商坐賈開酒坊解質庫名爲贍軍回易而
實役人以自利甚至有差倍白直爲厮隸之賤供土木
之工請詔中外將帥遵守祖宗條法仍取約束未盡者
增廣行之詔刑部檢見行條法行下諸軍遵守內僧人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九 七

本職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章再上遂奪職履入樞府
才九十三日 己未右諫議大夫林大鼇試吏部尙書
尙書左司員外郎陳相權吏部侍郎 冬十月壬戌
朔侍御史兼崇政殿說書宋樸試御史中丞 金遣使
奉遷太廟神主 初殿前司遊奕軍統制李耕左翼軍
統制陳敏副將周成鄂州副統制張訓通池州統領崔
定殿前司摧鋒軍統制兼知循州張寧皆以兵至虔州
城下而敏所部統領官元玘戰死旣而權江西提點刑
獄公事田如鼇在城中與賊黨齊謀誅首亂者蕭容
等四十餘人卽以撫定聞於朝耕往受其降述等列拜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九 三

已降指揮永不檢舉徵飲閣待制知台州蕭振落職池州居住從政郎楊煒特貸命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除名勒停永不收叙送萬安軍編管初先既參大政煒以和議為非倫書欲獻先見振言其意先不答及是振知台州煒為黃巖令政頗有聲振每問煒大言無顧畏則擊節稱善遂薦煒改秩又移書浙東提點刑獄公事秦昌時俾同薦之昌時檜之姪也因囑吏密語振曰煒嘗以書責先及太師昌時其姪義不當舉如待制亦不可舉也振曰吾業已許之豈可中輟煒在官鉏治凶惡無所貸俄縣吏得煒書有詆檜語昌時聞於朝詔送大理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一十九

三

寺仍下所司發卒大索煒家得所草萬言書語益切煒具伏紹興八年在臨安府聞朝廷講和隣國煒以為非是欲撰造語言倫書上先言要改講和之意以規進用時振任侍御史煒因見振先說書意振答云亦恐敵人難信公書意甚好遂倫書上先先覽書遣人傳語煒論以不及答之意刑寺奏煒當死上特宥之其兄左從政郎炬亦連坐除名煒徒步赴貶所至撫州病士人鄒陶見之昇致其家出白金以贖乃得去 甲申金主殺太祖女長公主烏魯以侍婢譖訴於皇后也竝杖其夫圖克坦恭罷其平章政事 是月李耕始受知虔州之命

既往攻城猶冀就招安賊曰健兒輩初只緣與吳統制下人爭今倫過已至此縱招安朝廷亦不赦也時城中細民皆絕食每日為賊役者才得一二升間有出投官軍又為賊所殺帝謂宰執曰前日差耕知虔州甚當使百姓知已有知州心有所歸也 十一月戊戌金以成平尹李德固為平章事 辛丑金買珠於烏爾古德埒勒舊倫烏古部及富楚與今改禁百姓私相貿易仍諭兩路民夫采珠 戊申合祀天地於南郊赦天下金以前平章政事圖克坦恭為司徒 乙卯吏部尚書兼侍講林大鼐言武林江山之會大江潮信一日再至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一十九

三

頃者江流失道灘積山積潮與洲鬪怒號激烈一城為之不安枕雖詔守臣漕司專意隄埽日計營繕纔成即決不支年歲臣以為南至龍山北至紅亭二十里間乃潮勢奔衝之下流正迎敵受患之處雖繕治無益也望選歷練諳曉之士專置一司博詢故老講究上流利病古今脈絡而後興工或者謂錢塘之潮應有神物主之葺廟貌建浮屠付之有司此亦易事時六和塔壞又伍員祠以火廢故大鼐及之帝曰恐浸淫為害可令乘冬月水不泛濫時治之為易又舊有塔廟陰以相之雖出小說亦不可廢宜付禮部看詳 丁巳太常卿徐宗說

尚書戶部侍郎後異宗說頗有心計吏不能欺然附

因目宗說是日忠州團練使知虔州李耕引兵入城

虔州平時諸軍既集而江西馬步軍副總管劉綱右宣

教郎統押池州土豪鄉兵鄧酢皆在兵間耕招降不聽

率諸軍登城收叛卒盡誅之帝曰朕思虔賊閉城已四

十日城中乏食可諭楊存中速令濟師庶幾良民得免

困苦於是遣軍統制苗定等率兵五千馬四百往聽耕

節制定等未至聞賊平乃還賊之始伦也其徒侵軼旁

郡或勸左朝散郎南安軍居住張九成徒避之九成曰

吾謫此邦死分也何避焉守貳拒賊未得計請於九成

續資治通鑑卷二百二十九

日此為廣南要衝失守則郡以南皆賊區策將安在九

成曰僻小寡弱難與爭鋒今聞賊寨水南夜募善泅者

火攻之俾其眾驚擾則宵遁必矣用其策賊果散走賊

之未平也右宣教郎知醴陵縣鮮于廣曰是五日可至

吾邑告於府請以所部兵列境上畱民租於縣以為倉

提點刑獄司命五里建一樓民持戛其上廣曰是當為

六十八樓重費民不可且盜必從官道來耶獨取鄉保

伍之壯者選其豪六十領之它盜亦不敢犯 十二月

己巳太尉安慶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邢孝揚薨諡忠

靖 戊子金主使太子詹事張利用廣威將軍尙書兵

部郎中兼四方館副使拜益溫都子敬來賀明年正月

庚寅金太尉領三省事樞密使充卒充金主弟也

續資治通鑑卷二百二十九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九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一

賜進士第... 宋紀一百三十

宋紀一百三十 起昭陽倫 正月盡 旃象 大淵獻十二月凡三年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文武昭仁憲孝皇帝

帝

紹興二十三年 金貞元 春正月辛卯朔金主以弟完殫

於除夕不視朝 丙午金以中京雷守高禎為御史大

夫 已酉降授平海軍承宣使提舉台州崇道觀台州

居住李顯忠復寧國軍節度使以赦敘也 是月昭信

軍節度使士奎薨追封安化郡王錄其子右宣教郎不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三十 一

詔三人為直祕閣它子弟選官改秩除官者七人耶典

如執政 二月庚申朔詔岳陽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

司萬壽觀使士樽權主奉濮安懿王祠事 金主自中

京如燕京 庚午擢虔州軍賊黃明等八人於帝明等

據州城凡百有十二日 辛未改虔州為贛州改虔化

縣為寧都 癸未龍神衛四廂都指揮忠州團練使殿

前司遊奕軍統制指置盜賊節制軍馬知贛州李耕以

功為金州觀察使於是諸將劉綱等九人各遷二官將

士受賞者萬三千百二十有四人 三月丙午光山軍

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齊安郡

士優薨於建州贈太傅追封循王六子皆進官二等女

封郡主諸妾受封者五人 辛亥金主至燕京備法駕

王子故武功大夫貴州刺史楊宗閔賜諡忠介故敦

武郎知麟州建寧寨楊震賜諡恭毅二人楊存中祖父

皆以死事故用存中請也 甲寅金主親選良家子百

三十餘人充後宮 乙卯金以遷都詔中外改元貞元

內外文武皆進官一等改燕京為大興府號中都為中

京會寧府為北京汴京開封府為南京而舊遼陽府為

東京大同府為西京如故分蕃漢地為十四路置總管

府名都城門十二命近臣書之名太府廟曰衍慶宮以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三十 二

奉太祖太宗德宗神主又倫原廟於其東以奉太祖已

上舊取士無殿試金主始復之凡鄉試三人而取一府

試四人而取一府試分六路河北及燕人於大興遼之

東北於會寧山後及河東人於大同山東人於東平河

南人於開封關中人於河中通以五百人為合格殿試

又黜之榜首即授奉直大夫翰林應奉文字後又罷經

義神童等科惟以詞賦法律而已金之用刑舊有沙袋

熙宗立始去之金主立又去杖脊凡徒刑止以荆決臂

為其近人心故也徒刑五等自五年至一年皆使之雜

俗滿則釋之金主又定車蓋之式后妃車飾以金三品

以上飾以鈿自后妃至五品皆朱輪六品以下黑綠而已舊親王宰執用紫蓋金主使削之惟太子用紅諸妃用紫三品以上用青皆以羅四品五品用青皆以絹餘不得用 丙辰金以司徒圖克坦恭爲太保領三省事平章政事蕭裕爲尙書右丞相兼中書令右丞張浩左丞張通古爲平章政事參知政事張中孚爲左丞蕭玉爲右丞平章政事李德固爲司空左宣徽使劉萼爲參知政事樞密副使昂爲樞密使工部尙書布薩思恭爲樞密副使 夏四月戊寅金皇太后大氏崩大氏病篤以不得一見圖克坦太后爲悵臨終謂金主曰汝以我續資治通鑑卷一百三十 三

新戶口浸盛如承平時矣政嘗葺學舍府學教授青神唐迪請增學田以廣養士政從之時有欲以學田饋軍迪言大軍歲費四千萬而欲取學田以當賦何啻九牛一毛又豈愛禮存羊之意邪論者乃止 辛亥金國賀生辰使副中奉大夫祕書監兼右諫議大夫赫舍哩大雅廣威將軍尙書兵部郎中兼四方館副使蕭簡見於紫宸殿 金主以其弟袞名聲彰著忌之袞不自安嘗召日者問休咎家奴希旨乃上急變言袞召日者問天命金主使高禎等就鞠之無狀金主怒械袞至中都不復究問斬于市牽連者皆磔之 六月己卯潼川大水續資治通鑑卷一百三十 四

德固卒 金禁中都路捕射廢免 乙丑岳陽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權主奉漢安懿王祠事士樽堯贈太傅追封韶王其弟降授郢州防禦使士曠特復潭州觀察使諸子遷官除職者九人後謚恭靖 丙寅左宣教郎王孝廉謀據成都以叛伏誅初孝廉之父輔以左朝請大夫守合州輔蔡州人初見所為不法左朝奉大夫史聿時為潼川府路轉運判官置獄送寧府窮治之孝廉與其兄孝忠俱就逮輔憂懼死聿移夔州路轉運判官獄遂不竟孝廉兄弟知不免陰懷異志即歸所寓成都府破產招集亡命多弔弓劍離軍使臣之無賴者靡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三十 五

然從之曾敷文閣待制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曹筠當以是夕詣府學齋宿孝忠與其徒謀夜襲殺筠然後舉事忠訓郎王立知其謀與孝忠家婢潛以告本路兵馬鈐轄左武大夫夔州刺史柳佾佾率兵以素隊往捕孝忠與其徒相拒敵官軍死者三人佾走趨府治筠卧閣不出都鈐轄司幹辦公事張行成排闥入告始授甲討之孝忠等徐步至府門縱火人皆驚散孝忠等馳出衙西門官軍躡其後孝忠孝廉登樓自刎死孝忠子大正與其黨樊常等五人為官軍所殺餘黨二十八人走郫縣後四日皆伏誅詔劾孝忠反狀餘者悉原之

官軍以次受賞凡為錢萬七千餘緡 戊寅金賜營建宮室工匠及役夫帛 己卯侍衛親軍步軍副都指揮使武安軍承宣使充福建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王貴卒 甲申武功大夫吉州團練使新江南西路馬步軍副總管丁禛移江南東路副總管建康府駐劄 九月甲午帝謂大臣曰聞潼川路水災可令轉運常平司將被災州縣檢放賑濟 冬十月丁巳金主獵於良鄉封料石岡神為靈應王金主自言曩時嘗過此祠持杯致禱曰使吾有天命當得吉卜投之吉又禱曰果如所卜它日當有報否則毀爾祠投之又吉故封之金主託言神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三十 六

道欲掩其弒逆也戊午還京 以御史施鉅為大金賀正旦使帶御器械莫彥明副之行尙書左司郎中吳棗為賀生辰使閭門宣贊舍人張彥攸副之 壬戌金有司言太后園陵未畢合停冬享及祫祭從之 戊辰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宋樸罷右諫議大夫史才論樸執政無狀樸聞求去章四上詔以本職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才言樸為士而不自愛乃從道罔俗與巧者為伍其欺誕罔俗罪不在少正卯之下請重行竄逐詔樸落職 壬申右諫議大夫兼侍講史才充端明殿學士兼簽書樞密院事 安遠軍承宣使

同知大宗正事士街權主奉漢安懿王祠事 丙子金
詔內外官聞大功以上舉止給當日假若父母喪聽給
假三月著為令 丁丑侍御史兼崇政殿說書魏師遜
試御史中丞 十一月丙戌朔定州獻嘉禾金主命自
今不得復進 已丑金瑤池殿成 戊戌金左丞相溫
都思忠致仕 壬寅詔為張叔夜立廟於信州永豐縣
墓側賜名旌忠叔夜之死也其家葬衣冠於縣境至是
乃請建祠焉 乙巳以經筵徹章賜宰執講讀說書修
注官御筵於祕書省自是以為故事 庚戌金以樞密
使昂為左丞相以樞密副使布薩思恭為樞密使 十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三十 七

軍達蘭舊倫捷西北路招討使蕭懷忠等巡邊 庚戌
金使宣奉大夫尙書左丞蔡松年等來賀正旦
紹興二十四年金貞元二年春正月甲寅朔金主不豫不視
朝 庚申金尙書右丞相蕭裕以謀反誅金主待裕甚
厚而裕自以專擅權勢慮金主疑已又以金主嗜殺恐
及禍乃與前真定尹蕭馮嘉努舊倫馮家博州同知約
索舊倫馮謀立亡遼豫王延禧之孫遣人結西北路招
討使蕭懷忠懷忠依違其間既而上變金主使宰相問
裕裕即款伏金主甚驚愕猶未盡信自引問之裕曰大
丈夫為事至此又豈可諱金主曰汝何怨於朕而倫此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三十 八

以平章政事張浩為尙書右丞相甲午以尙書右丞蕭玉為平章政事前河南路統軍使張暉為尙書右丞西北路招討使蕭懷忠為樞密副使 三月己未詔太尉御前諸軍都統制吳璘楊政郊恩蔭補特依楊存中例於文資內安排 辛酉帝御射殿策試正奏名進士策問諸生以師友之淵源志所欣慕行何修而無僞心何治而克誠進張孝祥為第一以下三百五十六人及第至同出身 壬申鄂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田師中奏武岡軍人楊再興已就擒劉旦之帥潭也再興既還建炎初所侵省地至是八年猶抄掠不已師中遣前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三十 九

軍統制李道討之帝覽奏曰方國家間暇之時寇盜竊發擒之足以靖民可如所請令檻赴行在時再興已老諸子惟正修猷人最多頗姦猾而正拱者最兇悍於是再興與正拱兄弟皆得正修繼就擒先是吉州盜胡邦寧攻劫郴桂二州之間破安仁縣提刑司遣士兵射士捕之為所敗未敢進 丙子特奏名進士呂克成以下四百三十四人武舉進士鄭砥等十六人特奏名二人授官有差 丙戌金主幸大興府及都轉運使司薦舍桃於行慶宮 夏四月己丑帝詣景靈宮朝獻 乙巳進士孔指為右承奉郎襲封行聖公先是指之父右官

教郎行聖公玠率衢州守臣以聞故有是命 五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丁卯金始置交鈔庫 戊辰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施鉅權尙書吏部侍郎 辛未金主遣金吾衛上將軍工部尙書耶律安禮正議大夫尙書吏部侍郎許霏來賀天申節 金太原尹圖克坦額舊倫徒單阿 垺楚克里出虎今改 自謂有佐命功受鐵券凶狠益甚奴視僚屬動加箠楚嘗問休咎於人譽者言其當有天命額垺楚克喜以語卜者王鼎鼎上變額垺楚克伏誅金主復命其子乘傳焚其骨擲水中 六月癸巳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史才罷御史中丞魏師遜劾才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三十 十

受李光薦得改秩迨今陰相交通謀為國害屢遣書問不憚數千里之遠凡光所厚者悉與結託包藏禍心自為不靖右正言鄭仲熊亦言李光曩知温州孫仲鼐掌其表章才用其薦書以改秩及今得路遂與仲鼐及光所厚者互相交結密通光書於萬里之外蓋欲陰連死黨以搖國是請亟行竄除才聞乃再章求去初命以舊職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師遜等再論遂落職 甲午御史中丞兼侍講魏師遜充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尋兼權知政事 甲辰保寧軍承宣使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成閔為慶遠軍節度使以積閔遷也 秋七

月癸丑安民靖難功臣太師靖江寧武靖海軍節度使
隨泉觀使清河郡王張俊薨於行在年六十九帝曰張
俊遽亾曩者張通古來俊極宣力與韓世忠等不同恩
數宜從優厚遂賜貂冠朝服刀劔命內侍省押班張去
爲護葬事俊晚年主和議與秦檜意合帝厚眷之其庶
下將佐若楊存中田師中王德超密劉寶皆建節鉞或
至公師幕府諸僚爲侍從帥守者甚眾 庚申金初設
鹽鈔香茶文引印造庫使副 乙亥帝謂大臣曰莫公
晟以丹州歸順及進馬可檢擬取旨施行先是公晟自
宣和以來屢爲邊患歲調官軍防守至是直祕閣知靖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三十 十一

江府兼主管廣西經略司公事呂愿中言公晟獻馬三
十匹且遣其部落七百餘人至靖江府與經略司屬官
歃血而盟諸蠻願以二十七州一百三十五縣爲本路
羈縻實爲熙朝盛事丙子帝謂大臣曰得丹州非以廣
地但徭人不佞過百姓安業可喜乃詔公晟以南丹州
防禦使致仕其子廷沈爲鉅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
客使持節南丹州諸軍事南丹州刺史知南丹州公事
武騎尉其餘首領並推恩愿中又畫圖進呈帝曰且喜
一方寧靜秦檜曰陛下兼懷南北定計休兵小寇豈敢
不服帝曰若非休兵安能致此於是鑄羈縻州縣印一

百六十二給之 先是賀金國正旦使施臣將歸金主
使左宣徽使敬嗣暉問之曰宋國幾科取士對曰詩賦
經義策論兼行又曰秦檜倫何官年幾何對曰檜爲尙
書左僕射中書門下平章事年六十五矣金主復使人
謂之曰我聞秦檜賢故問之檜陰挾金人爲重帝墮其
術中終不悟 丙子金參知政事耶律恕罷 戊寅帝
幸張俊第臨奠詔俊姪右宣徽郎子安等五人各進一
官諸婿直微散閣韓彥模直祕閣劉堯勛楊俱並進一
官陞一職 八月丙午禮部擬定故太師清河郡王張
俊贈典乞依韓世忠例先是帝諭秦檜曰武臣中無如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三十 十二

張俊者比韓世忠相去萬萬贈典宜令有司檢討祖宗
故事務從優厚及是進呈帝曰俊在明受間有兵八千
屯吳江朱勝非降授指揮與秦州差遣俊不受進兵破
賊實爲有功可與贈小國一字王於是封循王自淳化
姓不封眞王其追封自俊始俊葬無錫縣比葬
自行朝至無錫將相州郡祭之者接迹江左以爲榮後
謚忠烈 戊申金以御史大夫高積爲司空御史大夫
如故 九月己未金主擊鞠於常武殿令百姓縱觀
辛酉金以吏部尙書蕭頤爲參知政事 癸亥金主獵
於近郊 乙丑大理寺丞環周言臨安平江湖秀四州

低下之田多為積水浸灌蓋緣溪山諸水接連併歸太湖自太湖水分為二派由松江入海東北由諸浦注之江其松江泄水諸浦中惟白茅一浦最大今為泥沙淤塞每歲遇暑雨稍多則東北一派水必壅溢遂至積浸有傷農田請令有司相視於農隙開決白茅浦水道俾水勢分派流暢實四州無窮之利詔轉運司措置 丁卯金太師領三省事圖克坦恭奉 乙亥詔建天章等六閣 冬十月庚辰朔金廣寧尹韓正亨見殺亨之赴廣寧也金主使羅卜藏舊俗李老僧今改為同知使伺動靜且構成其罪亨待之厚羅卜藏不忍發金主使人促之羅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三十

三

卜藏乃誘亨之家奴言亨怨望且欲刺金主鞠之不服羅卜藏夜至囚所使人蹴其陰殺之亨材武似其父宗弼擊鞠為天下第一馬無良惡皆如意持鐵鎚擊野獸洞中其腹積為金主所忌故不免 國子司業沈虛中為賀金國正旦使致武郎張掄副之尚書左司郎中張士襄為賀生辰使開門宣贊舍人張說副之 庚子金左丞相致仕溫都思忠起為太傅領三省事 十一月甲寅權尚書刑部侍郎韓仲通權刑部尚書權戶部侍郎徐宗說試兵部侍郎右正言兼崇政殿說書鄭仲熊權吏部侍郎直顯謨閣知臨安府曹泳戶部侍郎兼權

知臨安府時徐宗說久病故以泳代之 乙丑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魏師遜仍舊職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殿中侍御史董德元劾師遜嗜利懷姦不恤國事師遜乃抗章求去遂罷之 丁卯權尚書吏部侍郎施鉅參知政事權尚書吏部侍郎鄭仲熊為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秦檜專國士大夫之有名望者悉屏之遠方凡齷齪委靡不振之徒一言契合率由庶僚一二年即登政府乃止除一屬謂之伴拜稍出一語斥而去之不異奴隸皆褫其職名閣其恩數猶庶官云故乃俟高罷至此十年參預政事之臣才四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三十

四

人而已 戊辰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充萬壽觀使兼侍讀提舉秘書省秦熺加恩遷少傅封嘉國公 辛未敷文閣待制提舉佑神觀兼實錄院修撰秦埴試尚書工部侍郎 是月金初置惠民局 十二月己卯朔清遠軍節度使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荆湖北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王德蕘於荆南府贈檢校少保後諡威定 乙酉金以太傅溫都思忠為太師領三省事如故平章政事張通古為司徒平章政事如故 丁亥降授右朝奉郎勒停人王遷追三官依舊勒停特除名送辰州編管以遷前知雷州與李光通書及差兵級應副使喚也鄭

冲熊之爲諫官也論光海外罪人擅離受責之地逃匿
遼家時遷坐與光通書停官未叙事見紹興二十一年八月甲辰乃詔
湖南廣西憲臣親往捕光押還地分仍速趨赴大理獄
既而究治事皆虛特有是命 乙巳金主使驃騎上將
軍簽書樞密院事白彥恭中散大夫守右諫議大夫充
翰林待制同知制誥胡勵來賀來年正旦 是歲金主
命諸從姊妹皆分屬妃位宗本之女出入貴妃位宗望
之女宗磐之女孫出入昭妃位宗弼宗雋之女出入淑
妃位臥內徧設地衣裸逐爲戲嘗對其嬖倖張仲軻與
妃嬪褻瀆仲軻但稱死罪不敢仰視又嘗令仲軻裸形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三十 五

必不肖見金主防護甚謹行至良鄉去中都七十里防
者稍緩妃得間卽自殺金主猶疑寢教之旋改寢爲西
京留守
紹興二十五年金貞元三年春正月辛酉金以判東京留守
大托卜嘉爲太傅領三省事 辛未中侍大夫保寧軍
承宣使鄂州駐劄御前軍統制李道落階官加龍神衛
四廂都指揮使將士遷官者五千七百七十有二人以
收捕番人楊再興之勞也 二月壬午金以左丞相昂
爲太尉樞密使以右丞相張浩爲左丞相兼侍中樞密
使布薩思恭爲右丞相兼中書令尙書左丞張中孚罷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三十 六

以觀之侍臣往往令裸裎雖圖克坦貞亦不免故事凡
官人在外有夫者皆聽其出入金主欲率意幸之盡遣
其夫往上海婦人皆不聽出又雜置伶人及唐古辨烏
達等之家奴皆列宿衛有僥倖至一品者左右或無官
職人或以名呼之卽授以顯職金主謂其人曰爾復能
名之乎嘗置黃金綉褥間喜之者令自取之其益賜如
此 金濟南尹葛王褒妃烏亥阿氏事舅姑孝謹治家
有叙甚得婦道金主使人召赴中都妃念若身死濟南
金主必殺葛王或奉詔去濟南而死王可以免謂王曰
我當自勉不可累大王也妃既離濟南從行者皆知妃

二百浩暉各二十 乙卯金以大房山雲峰寺為山陵
建行宮其麓 夏四月丁丑朔金境昏霧四塞日無光
凡十有七日 甲申安南入貢詔廣西帥臣差熟事近
上使臣伴送赴行在 乙未參知政事施鉅罷先是侍
御史董德元右正言王珉共劾鉅罪德元言臣聞國朝
趙普有佐命之功而盧多遜陰陷之寇準有澶淵之功
而丁謂陰陷之後來事體雖終歸於正當時不能無傷
於國體鉅頃為小官常與李光遊後為何鑄引用鑄既
被斥鉅嘗怏怏鉅嘗與一僧往還及居府第頻以書
簡傳人不知所謀何事淡恐傾陷君子有如盧多遜丁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三十 七

謂之所為珉劾鉅慢易宗廟與僧宗喜往來其為姦謀
有不可測鉅再章求去初罷為資政殿學士提舉江州
太平興國宮章再上遂奪職 丁亥鄂州駐劄御前諸
軍都統制田思中等言武岡軍徭人已平請於其所侵
省地置一縣以新寧為名從之 己丑右通直郎通判
廣州劉景知台州景旦弟也時台州闕守州人詣御史
臺舉右朝請大夫通判州事管鑄師仁兄孫也師仁龍泉
人大觀待御史董德元奏罪人李光之子名孟津者其
繼母乃鑄之妹故鼓率士民舉鑄為知州鑄縱而不禁
請將鑄先次放罷以破其奸計并議孟津鼓煽之罪辛

卯詔鑄放罷孟津紹興府鞫管李光之得罪也其弟寬
亦被羅織除名勒停長子孟傳中子孟醇皆侍行死貶
所仲子孟堅以私史事對獄掠治百餘日除名編管孟
津其季也至是亦抵罪田園居第悉籍沒一家殘破矣
辛丑敷文閣直學士王會復為尙書兵部侍郎 五
月丁未朔日有食之 癸丑金南京大內火 乙卯金
主命判大宗正事如上京奉遷太祖太宗梓宮 乙丑
金主使正議大夫守祕書監兼右諫議大夫李通廣威
將軍充羣牧副使耶律隆來賀天申節 丙寅金主如
大房山營山陵 六月庚辰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三十 六

兼權參知政事鄭仲熊罷侍御史董德元言仲熊素行
貪穢眾所共聞舊在李光門下賊汙狼籍密令姪時中
與背馳之黨日夕相通招權納貨幾無虛日近者沈長
卿以謫訕被鄉人訟送棘寺而陳祖安最為長卿密交
仲熊令時中營救祖安故言語文字州縣竝為隱匿及
至棘寺得以脫免右正言王珉言李光誤國之大姦也
仲熊未第時嘗託其門光與之定交沈長卿與光庶婢
之子陳祖安為狎邪之友如謫訕之事仲熊特為救免
淡恐敗後來狂言妄語之樊德元等又言近日大金遣
使慶賀生辰南北敦好已久陛下屢降詔旨館遇使客

務加周旋仲熊既被旨押宴對客蹇傲略無和顏酒行忽遽頃刻而罷誤國之深莫甚於此請卽行罷黜屏之遠方疏六上仲熊亦求去乃詔仲熊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職名依舊 辛巳尙書禮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湯思退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丁亥侍御史兼侍講董德元試尙書吏部侍郎右正言兼侍講王珉試禮部侍郎 丙戌金主登寶昌門觀角觚百姓縱觀 乙未金主命右丞相布薩思恭等奉還山陵及迎永壽宮太后 癸卯詔改岳州爲純州岳陽軍爲華容軍先是左朝散郎姚岳言亂臣賊子侵叛州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三十 九

造官吏部尙書耶律安禮等 甲戌靜海軍節度使安南都護交趾郡王李天祚進封南平王 乙亥金主還京八月壬午復之大房山甲申啟土賜役夫人絹一匹是日還宮 國子司業兼權直學士院沈虛中權兵部侍郎 大理卿張柄權刑部侍郎 丙戌尙書吏部侍郎兼侍講董德元參知政事德元登第七年而執政自呂蒙正以後所未有 壬辰權尙書刑部侍郎張柄充敷文閣待制知潭州柄秦檜死黨也時張浚謫居永州檜猶忌浚故俾柄與王召錫共察之 甲午金遣平章政事蕭玉迎祭祖宗梓宮於廣寧 乙未金增置教坊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三十 十

封慶以薦梓官壬申金主至自沙流河 冬十月金太
后至中都居壽康宮 己卯金以梓官至中都以大安
殿為丕承殿安置 壬午以禮部侍郎王珉為賀大金
正旦使閣門宣贊舍人王漢臣副之宗正丞鄭柁為賀
生辰使閣門宣贊舍人李大授副之 金主命省部諸
司便服治事不奏死刑一月 辛卯尙書左僕射秦檜
言衰老交侵日就危懼望許臣同男煇致仕二孫墳堪
改差在外官觀帝賜詔曰卿比失調護日冀勿藥之喜
遽覽封奏深駭聽聞加意保攝以遂平復副朕所望檜
久擅大權富貴已極老病日侵將除異己者故使徐嘉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三十

三

張扶論趙汾張祁交結先捕汾下大理寺拷掠無全膚
令汾自誣與特進永州居住張浚責授建寧軍節度副
使昌化軍安置李光責授果州團練副使致仕新州安
置胡寅謀大逆凡一時賢士五十三人檜所惡者皆與
獄方欲上而檜已病不能書矣 壬辰少傅觀文殿大
學士秦熺言父久病未安乞謝事納祿望許臣守本官
致仕庶幾父子俱遐追迹二疏帝賜詔曰朕方賴卿父
子同心合謀其安天下豈可遽欲捨朕而去效漢二疏
哉癸巳檜再請詔答曰卿獨運廟堂再安社稷朝廷恃
以為輕重天下賴以為安危勿藥之喜中外所期納祿

有陳豈朕所望甲午煇再奏臣已與臣父議定蓋是素
志乞同降處分詔曰宗社再安卿與有力方將同德之
求遽有納祿之請非朕所望勿復有陳是時檜病已篤
而煇祕不以問但以滿盈求退為請而已乙未帝幸秦
檜第問病檜朝服拖紳無一語惟流涕淋漓帝亦為之
揮涕就解紅帕賜檜拭淚煇奏請代居宰相為誰帝曰
此事卿不當與是夕召權兵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沈
虛中草檜父子致仕制夜煇遣其子禮部侍郎墳與其
黨右司員外郎林一飛宗正丞鄭柁等見殿中侍御史
徐嘉右正言張扶謀奏請除煇為宰相 左朝奉郎主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三十

三

管台州崇道觀洪皓卒於南雄州年六十八 丙申太
師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院使益國
公秦檜進封建康郡王少傅觀文殿大學士充萬壽觀
使兼侍讀提舉祕書省秦熺為少師竝致仕詔秦熺已
降制其孫試尙書禮部侍郎兼實錄院修撰墳敷文閣
待制提舉佑神觀堪竝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墳仍充
敷文閣直學士初檜病篤招參知政事董德元簽書充
樞密院事湯思退至臥內以後事囑之且贈黃金各千
兩德元以為若不受則它時病愈疑我二心乃受之思
退以為檜多疑它時病愈必曰我以金試之便待我以

必死耶乃不敢受帝問之以思退爲非檜黨乃以思退
兼權參知政事是夜檜死年六十六遺表略曰願陛下
益固隣國之權盟深思宗社之大計謹國是之搖動杜
邪黨之窺覷政異林泉野記云檜尤恣橫不初靖康末
檜在中司以抗議請存趙氏爲金所執而去天下高之
及歸職用爲相力引一時仁賢如胡安國程瑀張燾之
徒布在臺省士大夫亟稱之未幾爲呂頤浩朱勝非所
排遂不復用檜以張浚與趙鼎有隙因薦樞密使張浚
浚罷鼎復相諸執政盡逐而檜獨留既而與鼎竝居宰
相卒傾鼎去之金人渝盟軍民皆歸咎於檜檜傲然不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三十

三

官退又使王次翁奏留之韓世忠張俊岳飛方持兵權
檜與張俊密約和議而以兵權歸張俊飛既誅世忠亦
罷俊居位不去檜乃使江遜論罷之由是中外大權盡
歸於檜非檜親黨及皆庸諛佞者則不得仕宦忠正之
士多避山林間紹興十二年科舉論考試官以其子熿
爲狀元二十四年科舉又令考試官以其孫塤爲狀元
彗星見檜不遑頌使臣察州縣奏祥瑞以爲檜秉政所
致帝見江左小安爲檜力任之不疑檜因結內侍及醫
師王繼先希微旨動靜必具知之日進珍寶珠玉書畫
奇玩羨餘帝寵眷無比命中使陳賡續瑾賜珍玩酒會

無虛日兩居相位凡十九年薦執政必選無名書柔佞
易制者不使預事備員書姓名而已其任將帥必選爲
才初見財用不足密諭江浙監司暗增民稅七八故民
力重困饑死者眾又命察事卒數百游市間言其姦
惡者卽捕送大理獄殺之上書言朝政者例貶萬里外
日使士人歌誦太平中興聖治之美士人稍有政聲名
譽者必斥逐之固寵市權諫官略無敢言其非者自劉
光世薨其建康園第併以賜檜及張俊及其房地宅繕
日二百千其家獻於國檜盡得之性陰險如崖堦漢阻
不可測喜賊吏惡廉士略不用祖宗法每入省已漏卽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三十

三

出文案壅滯皆不省貪墨無厭監司帥守到闕例要珍
寶必數萬貫乃得差遣及其賊污不法爲民所訟檜復
力保之故賊吏恣橫百姓愈困臘月生日州縣獻香送
物爲壽歲數十萬其家富於左藏數倍士大夫投書啟
者泉蘗稷契以爲不足比擬必曰元聖或曰聖相至有
請加檜九錫及置益國官屬者至於忘讐逆理陷害忠
良陰沮宗資之議其罪尤大帝漸知檜跋扈憚之不敢
發至是首勒熿致仕欲以次斥逐其黨而國勢已不振
矣 丁酉金大房山行宮成名曰磐寧 庚子殿中侍
御史兼崇政殿說書徐禧權尙書吏部侍郎 十一月

己巳朔金奉梓宮發丕承殿 戊申右承事郎趙汾特
降二官制曰汝大臣子不自愛重言者謂交通宗室窺
伺機事朕於汝究其始末亦既有狀從有司議姑削二
官尚體寬恩毋重後戾 金山陵禮成 壬子敷文閣
直學士魏良臣參知政事 甲寅金詔內外大小官單
遷一重貞元四年租稅並與放免軍士久於屯戍不經
替換者人賜絹三匹銀三兩羣臣稱賀 乙卯賜秦檜
謚忠獻 丙辰金燕百官於泰和殿 丁巳占城進奉
使薩達麻等入見貢沈箋等香萬餘斤烏里香五萬五
千餘斤犀角象牙翠羽玳瑁等賜酒會殿門外後三日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三十

壬

即懷遠驛燕之其後交趾三佛齊使人率如此例時占
城國王陽卜麻堯其子鄒時蘭已嗣立故遣入貢 乙
未宗正丞充金賀生辰使鄭柟罷權尚書吏部侍郎徐
壽充金賀生辰使 癸亥冬至日合祀天地於南郊赦
天下 乙丑左朝奉郎主管台州崇道觀袁州居住洪
皓復敷文閣直學士皓謫英州九年至是已卒魏良臣
等言皓在貶所病甚欲復舊職官觀任便居住帝曰皓
頃在敵中屢有文字到朝廷甚忠於國中間以言語得
罪事理曖昧可依所奏 丁卯詔曰廷尉為天下平而
年來法寺惟探大臣旨意輕重其罪致民無所措手足

舞文弄法莫此為甚所冀端方之士詳覈審復一切以
法而不以心俾無冤濫副朕丁寧之諭 庚午詔近歲
以來士風澆薄恃告訐為進取之計致莫敢耳語族談
深害風教可戒飭在位及內外之臣咸悉此意有不悛
者令御史臺彈奏當實於法 右監門衛大將軍和州
防禦使士儂和信穆王宗樸孫榮國公仲閱之子也自
秦桧當國二王不襲封者十餘年至是始命之時令於
當封而方坐累拘管乃封令諷安懿王曾孫五百五十
有三人得紹封者自士儂始 直祕閣兩浙轉運副使
鍾世明守尚書右司員外郎兼權戶部侍郎 辛未三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三十

壬

省樞密院言士大夫當修行義以敦風俗頃者輕儇之
子輒發親戚箱篋私書訟於朝廷遂興大獄因得美官
緣是相習成風雖朋舊骨肉亦相傾陷取書贖於往來
之間錄戲語於醉飽之後況其間固有曖昧而傳致其
罪者薄惡之風莫此為甚願令刑部開具其後告訐姓
名議加黜罰庶幾士風丕變人知循省詔刑部開具申
省取旨 十二月甲戌朔右正言張修言資政殿大學
士鄭億年以宰相子身為近臣不能捐軀報國乃甘事
逆臣劉豫既還朝大臣力為之地高爵重祿坐享累年
端明殿學士鄭仲熊與大臣連姻不一二年致身右府

賄賂狼籍詔坐落職億年南安軍安置仲熊依舊提舉
江州太平興國宮 特進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永州
居住張浚降授左朝請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郴州
居住万俟卨左 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南康軍
居住建寧軍節度副使昌化軍安置李光移郴州安置
光年八十矣 庚辰安豐軍進賊鮪白魚詔以朕不欲
以口腹勞人可下本軍自今免進翼日帝曰溫州柑橘
福建荔枝去年皆令罷進獨賊鮪准白皆祖宗歲進之
物朕恐勞百姓所以再降指揮住罷 壬午刑部開具
到前後告許人右朝奉郎張常先任江西運判告許知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三十 三

進士鄭焯告元美譏謫等事帝曰此等須重與懲艾
近日如此行遣想見人情歡悅咸召和氣於是竝除名
勒停常先送循州召錫容州汲化州洵梅州升之焯雷
州消南恩州肇高州端行賓州竝編管洵鐵子端行蜀
人祖孝問崇寧舉進士南省第一坐上書詆斥死父子
純建炎間為右職隸趙普軍背誅子純亦編置張俊憐
之復授端行一官至是抵罪後不知所終 詔除名勒
停前左朝請郎荆門軍編管人范彥揮坐元夏日陰詩前右
朝奉大夫辰州編管人王趨坐書與李光通前右朝散大夫夔
州編管人元不伐坐撰造行在言語特勒停前右承議郎徽州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三十 天

編管人蘇思德坐其子撰常同祭文稱姦人在位除名勒停前右承務
郎峽州編管人李孟堅坐父光所撰小史皆非實事右承務郎紹興
府編管人李孟津坐鼓唱台州人乞管錫馬知州除名勒停前右承務
郎峽州編管人王之奇前右承務郎容州編管人王之
旬坐怨望特勒停前右朝散大夫鼎州編管人閻大鈞
坐依隨 竝放令逐便 甲申左朝散郎周葵復直祕閣
知紹興府詔除名勒停前左朝請郎處州編管人邵大
受坐朋附范同前左從政郎武岡軍編管人芮睦坐賦
浮言無稽前左從政郎萬安軍編管人楊焯坐李光前左
花詩 怨望 前右從政郎萬安軍編管人楊焯坐李光前左
通功郎橫州編管人鄭玘前右地功郎肇慶府編管人

員子展生酒後有明誦語言竝放令逐便仍與復原官煒度海而卒 乙酉參知政事董德元罷為資政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先是殿中侍御史湯鵬舉言德元器能淺陋徒以巧言令色取媚權貴叨竊進取既參大政又以承乏得權宰執興利除害豈能任其責乎進賢退不肖豈能任其怨乎是真伴食備員者也請將德元罷黜以為貪進無恥之戒右正言張修言參知政事董德元以猥瑣之才偶中執科大臣當軸欲其附會遂啖以要官至如臺諫人主耳目之寄尤非它官比而德元為侍御史與之交通令儉人往來傳道密意所喜者即驟進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三十

无

之所怒者即擠排之羣小得計相為黨與善類惴慄若無所容此實臺諫附會以至此極近者聖詔初頒在位之臣敢不精白一心仰承休德如德元自宜告退猶洋洋然不以為恥處廟堂舉機政士論切齒若不急行罷斥深慮有誤國事鵬舉又言去歲省闈德元為參詳官於謄錄處取號得秦塤卷子對眾曰吾曹可以富貴矣今房中以得塤之試卷更自相慶而德元對眾又曰此卷子高妙魁等有餘近日又接引鄉人之浮浪者公然鼓噪於市肆中乞朝廷除德元為相宜早賜罷斥以為詔奉權貴妄意進用之戒詔德元落職 癸巳責授果

州團練副使致仕胡寅徵猷閣直學士致仕 甲午以敷文閣待制沈該參知政事該自蜀召還入見帝曰秦檜何忌卿之淡該曰臣始用檜薦及登從列聖知益淡檜稍相猜帝笑曰然遂有是命該首進曰朝廷機務至煩所賴以同力協濟者惟二三執政比歲大臣怙權參樞皆取充位政事例不關決宜特詔三省務各盡誠以贊國事時上復親庶政躬攬權綱首詔該及万俟卨還朝已而二人共政無所建明益不厭人望云 乙未金主朝太后於壽寧宮 丙申吉陽軍編管人胡銓量移衡州 丁酉特進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和國公張浚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三十

辛

復觀文殿大學士 己亥金國賀正且使奉國上將軍太子詹事耶律師一副使左中大夫行大理少卿馬楓見於紫宸殿 特進觀文殿大學士和國公張浚判洪州寶文閣學士張燾知建康府浚以母憂不赴 金太傅領三省事大托卜嘉卒托卜嘉先世仕遼代膺顯秩托卜嘉既降金金人使伺察反側有聞必達太祖以為忠嘗從棟摩舊作閣取中西兩京遼軍二十萬來戰棟摩使托卜嘉守營托卜嘉堅請出戰或止之托卜嘉曰丈夫不得一決勝負何為苟臨陳不捷雖死猶生也及戰棟摩軍少卻托卜嘉率本部兵橫擊之殺遼軍數

百人由是顯名屢從南伐累功至行臺右丞相構陷完顏杲遂得金主意故金主擢用之及卒金主親臨哭之命有司廢務及禁樂三日後贈太師晉國王諡傑忠是歲金以西京留守葛王衰為東京留守金主猜忌宗室以衰恭慎畏已忌刻之心頗懈進封趙王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三十

三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一

金正隆元年春正月己酉金羣臣上其主尊號曰聖文神武皇帝金主自上年九月廢朝常數月不出有急奏召左右司郎中省於卧內庚戌始視朝 辛亥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講王珉權吏部侍郎徐嘉能時珉等使北未還而殿中侍御史湯鵬舉論二人皆以諂

宋紀一百三十一

起柔兆困敦正月盡麗圍赤奮若十二月凡二年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文武文昭仁憲孝皇帝

帝

紹興二十六年

金正隆元年

春正月己酉金羣臣上其主尊

號曰聖文神武皇帝金主自上年九月廢朝常數月不

出有急奏召左右司郎中省於卧內庚戌始視朝 辛

亥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講王珉權吏部侍郎徐嘉能時

珉等使北未還而殿中侍御史湯鵬舉論二人皆以諂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三十一

一

事秦檜故驟為臺諫無一言彈擊姦邪無一事裨補時

政不修人臣之禮不識事君之義故有是命 癸丑翰

林學士陳誠之兼侍讀尚書吏部侍郎 甲子故責授

清遠軍節度副使趙鼎追復觀文殿大學士責授左朝

散郎祕書少監分司南京贛州居住孫近責授濠州團

練副使鄭剛中竝追復資政殿學士故左大中大夫提

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永州居住汪藻追復顯謨閣學士

乙丑金主觀角觝戲罷中書門下省以太師溫都思

忠為尚書令以太尉樞密使昂為太保右丞相布薩師

恭為太尉 丙寅以令於為明州觀察使安定郡王

直祕閣周葵權尚書禮部侍郎 左奉議郎知泰州海陵縣馮舜韶為監察御史帝監秦檜擅權之弊遂增置言事官時何溥王珪沈大廉與舜韶並為察官而湯鵬舉周方崇凌哲為臺諫 己巳詔昨降指揮已得差遣人限五日出門其已有差遣及在貶謫者不得輒入國門 庚午左朝奉郎通判肇慶府黃公度引見帝曰卿官肇慶嶺外有何弊事公度曰廣東西路有數小郡如貴新南恩之類有至十年不除守臣者權官苟且郡政廢弛或不半年而去監司又復差人公私疲於迎送民受其弊帝曰何不除人公度曰蓋緣其闕在堂欲者不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三十一 二

與與者不欲帝曰若撥歸部當無此弊遂以公度為考功員外郎 辛未左承議郎新知黎州唐柘入辭柘言臣所治黎州控制雲南極邊在唐為患尤甚自太祖皇帝即位之初指輿地圖乘越嶲不毛之地畫大渡河為界邊民不識兵革垂二百年昨蒙遣鍾世明于裕民州屬謁滅虛額人受其賜更請降詔撫諭庶幾蜀民扶老攜幼其間德音柘重之子也 二月癸酉朔金主改元正隆大赦 甲戌左朝議大夫劉才邵權尚書工部侍郎 己卯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武當軍承宣使池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李耕卒 昭慶軍承宣使殿前

司右軍統制岳超為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充池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 庚辰金主御宣華門觀迎佛賜諸寺僧絹五百匹綵五十段銀五百兩 辛巳金改定內外諸司印記 辛卯參知政事魏良臣罷為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先是侍御史湯鵬舉言良臣人品凡下天資兇險率意任情浮躁淺陋通判以下差遣已得旨令吏部差注必留堂除以市私恩臺諫之論列人才良臣引用私親趙公智必欲庇之是恨臺諫不與之為支黨也廷尉之禁勘公事良臣改正富人胡邁奏補必欲從之是使獄官與之容私也議論於同寅之間則愚而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三十一 三

好自用奏對於君父之間則賤而好自專迹其所為稍若假以歲月授以權柄殆有甚於秦檜於是良臣亦抗章求去乃有是命 乙未左朝請大夫新知漢州陳康伯試尚書吏部侍郎 金司徒張通古致仕 庚子金主謁山陵辛丑還都 三月壬寅金始定職事朝參等格仍罷兵衛 甲寅詔比緣軍與令宰相兼樞密院使典掌機務今邊事已定可依祖宗故事宰相更不兼領 戊午權刑部尚書韓仲通守戶部尚書仍兼權知臨安府敷文閣待制新知信州周三畏試刑部尚書 己未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万俟卨參知政

事 癸亥太尉奉國軍節度使御前諸軍都統制知興
州吳璘開府儀同三司 丙寅詔曰朕惟偃兵息民帝
王之盛德講信修睦古今之大利是以斷自朕志決講
和之策故相秦檜但能贊朕而已豈以其存亡而有渝
定議耶近者無知之輩遂以為盡出於檜不知悉由朕
衷乃鼓唱浮言以惑眾聽至有偽造詔命召用舊臣獻
章公車妄議過事朕實駭之仰惟章聖皇帝子育黎元
兼愛南北肇修隣好二百餘年戴白之老不識兵革朕
奉祖宗之明謨守信睦之長策自講好以來聘使往來
過郵綏靜嘉與宇內其底和寧內外大小之臣其咸體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三十一 四

朕意恪遵成績以永治安如敢妄議當置重典自秦檜
死金人頗疑前盟不堅會荆鄂間有妄傳弓張浚者敵
情益疑於是參知政事沈該言向講和息民悉出宸衷
遠方未必究知謂本大臣之議懼復用兵宜特降詔書
具宣此意遠人聞之當自安矣時參知政事万俟卨簽
書樞密院事湯思退言皆與該合乃下是詔 夏四月
甲申刑部開具自去歲郊祀後監司郡守嘗被臺劾之
人直龍圖閣趙士彰前知紹興府專與秦檜倫媒直徽猷閣龔夔前知
南運判其弟直祕閣鄭倚年前知鄭震前知鄭震前知鄭震前知
與秦管莊直祕閣鄭倚年前知鄭震前知鄭震前知鄭震前知
舉茶高百之前知張永年前知王响前知王响前知
馬高百之前知張永年前知王响前知王响前知

孫汝翼前知荆南府直敷文閣方滋前知明州已上其人並交結檜其十
人詔並奪職先是殿中侍御史周方崇言延閣寓直所
以待英俊而寵勞能請將去歲郊祀後臣僚論列放罷
監司郡守等人並錯落職名非徒姦惡有所警懼而委
任責成見帶貼職之人實為榮耀故有是命 庚寅翰
林學士兼侍讀陳誠之假資政殿大學士禮泉觀使兼
侍讀充賀大金上尊號使吉州刺史知閤門事蘇華假
崇信軍節度使領閤門事副之誠之三至北庭頗見信
後有往聘者必問其安否云 癸巳詔武學生以八十
人為額上舍十五人內舍二十五人外舍四十人置博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三十一 五

士學諭各一員未幾詔學生百員為額在七月 甲午
詔諸路州軍自今不得奏祥瑞帝嘗曰前大理寺獄空
不許上表稱賀甚為得體比年四方奏祥瑞皆飾空文
取悅一時如信州林機奏秦檜父祠堂生芝草其佞尤
甚蓮子雙頭處處有之亦何為瑞麟鳳瑞之大者然非
上有明君下有賢臣麟鳳之生亦何所取朕以為年豐
穀登可以為瑞若漢武倫芝房寶鼎之歌奏之郊廟非
為不美然何益於事 戊戌置六科以舉士一曰文章
典雅可備制誥二曰節操公正可備臺諫三曰法理皆
通可備刑獄四曰節用愛民可備理財五曰剛方豈弟

勞績著聞可備監司郡守六日知機識變知勇絕倫可
 荷將帥令侍從歲舉之如元祐中司馬光所請 慶遠
 軍承宣使提舉佑神觀吳蓋為寧武軍節度使 五月
 壬寅參知政事沈該為尚書左僕射万俟卨為右僕射
 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甲辰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
 院湯思退知樞密院事甲午太常少卿賀允中權尚書
 禮部侍郎丁未侍御史湯鵬舉試御史中丞 戊申詔
 故追復觀文殿學士趙鼎特與致仕恩澤四名故追復
 資政殿學士孫近與致仕恩澤三名故追復顯謨閣學
 士汪藻與致仕恩澤二名故左中大夫劉大中李若谷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三十一 六

段拂竝追復資政殿學士與恩澤二名故左朝散大夫
 程昌寓追復徽猷閣待制與致仕恩澤二名故左大中
 大夫范冲追復龍圖閣直學士故左中奉大夫王居正
 右文殿修撰趙開竝追復徽猷閣待制與恩澤一名故
 左朝請郎李朝正左朝散郎致仕高開左朝奉郎游操
 呂本中竝特與恩澤一名 詔李顯忠昨緣歸朝全家
 被害理宜優卹除已給恩澤外更特與五資 己未金
 主使宣奉大夫左宣徽使敬嗣暉定遠大將軍尚書兵
 部郎中蕭中立來賀天申節 己巳前特進張浚度金
 人必渝盟上疏曰今日事勢極矣陛下將拱手而聽其

自然乎抑將外存其名而博謀密計以為久長計歟臣
 誠恐自此數年之後民力益竭財用益乏士卒益老人
 心益離忠烈之士淪亾殆盡內憂外患相仍而起陛下
 將何以為策今天下譬如中人家盜踞其堂安眠飽
 食其間而陰伺其隙一日之間其捨我乎書奏執政不
 省 是月金頒行正隆官制 六月丁丑端明殿學士
 新知湖州程克俊參知政事 庚辰金天水郡公趙桓
 薨而不得其死之年月三朝北盟會編亦載三十一
 年哀詔而於欽宗之歿略而不書竊憤錄以為正隆六
 年亮宴諸王於大將於講武殿大閱兵馬令天水侯趙某
 領一隊先以麻馬易其壯馬使其乘之圍既合為騎兵
 踐踏而死案金史欽宗之歿自在正隆元年而非六年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三十一 七

竊憤錄本偽書不足信也嚴冬友定為欽宗不得其死
 謂海陵無道於太宗諸子及宗翰子孫屠戮殆盡何有
 於宋之降王宋人紀事之書多以欽宗為被殺必非無
 據當從文道紀年紀略為海陵所害庶於書法為允
 余謂宋人紀事南北傳聞每多失實況偽託之書
 乎苟據野乘不如正史之傳信今仍從金史書之
 壬午詔故追復資政殿學士鄭剛中特與致仕恩澤二
 名左奉議郎孫覿復左朝奉郎覿既敘官當秦檜秉政
 畏禍淡居者二十餘年及是上書自訴乃復舊秩 丙
 戌金以尚書右丞蔡松年為左丞以樞密副使耶律安
 禮為右丞 丁亥佺皇帝本命殿於萬壽觀依在京以
 純福為名 流星晝墮 秋七月甲辰三佛齊國遣使
 入貢 丁未彗星出井宿間 戊申詔曰太史言彗出

東方朕甚懼之已避殿減膳側身省愆尙慮朝政有關
失民間有疾苦刑獄有冤濫官吏有貪殘致傷和氣上
天垂象可令士庶實封陳言詣登聞檢院投進仍令諸
路監司郡守條具便民寬恤合行事件聞奏提點刑獄
官躬詣屬州縣詳慮遣將枝蔓干連之人日下疎放務
使施實惠以盡應天之實 己酉金主命太保昂如上
京奉遷始祖以下梓宮 壬子詔故贈右諫議大夫陳
瓘賜諡忠肅先是帝謂輔臣曰近覽瓘所著尊堯集無
非明君臣之大分淡有足嘉 丙辰夜彗星沒 辛酉
夜天雨水鉅 八月丁丑金主如大房山行視山陵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三十一

八

庚寅南平王李天祚遣太平州刺史李國以右武大夫
李義政翼郎郭應五來賀昇平獻黃金器千一百三十
六兩明珠百沈香千斤翠羽五百隻雜色綾絹五千匹
馬十象九詔尙書左司郎中汪應辰燕國子玉津園遷
國爲太平州團練使義左武大夫應五武經郎加賜襲
衣金帶器幣有差 辛卯參知政事陳克俊罷爲資政
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以疾自請也克俊再執政
才七十五口甲午尙書吏部侍郎兼侍講兼權吏部尙
書張綱參知政事 乙未靜海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南
平王李天祚爲檢校太師功號加歸仁二字賜襲衣金

帶鞍馬器幣 中書舍人吳秉信試尙書吏部侍郎

九月庚子朔奉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御前諸軍
都統制知興州吳璘領御前諸軍都統制職事判興州
自建炎以來未嘗有使相爲都統制者故改命之璘嘗
自著書號兵要大略謂金人有四長我有四短當反我
之短以制彼之長蓋彼之所長曰騎兵曰堅忍曰甲重
曰弓矢吾當集蕃漢所長而用之故以分隊制其騎兵
以番休迭戰制其堅忍制其甲重則勁弓強弩制其弓
矢則以遠尅近以強制弱其說甚備至於陳法有圖而
無書焉 辛丑沈該等言安南人欲買撚金線緞此服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三十一

九

華侈非所以示四方帝曰華侈之服如銷金之類不可
不禁近時金絕少由小人貪利銷而爲泥甚可惜天下
產金處極難得計其所出不足以供毀之費雖屢降指
揮而奢侈之風終未能絕須申嚴行之 乙巳翰林學
士陳誠之兼侍講同知樞密院事 癸丑御史中丞湯
鵬舉兼侍讀權尙書兵部侍郎 甲子湯鵬舉言西清
次對超躡禁從所以褒有德而顯有功也敷文閣直學
士秦埴敷文閣待制秦堪敷文閣待制吳益皆以庸瑣
之才恃親昵之勢可謂無功無德者也其可直西清而
充次對乎請鑄號職名示天下以至公之道詔鵬舉所

論甚協公議然朕以秦檜輔佐之久又臨製之日而論
檜妻許保全其家今若遽奪諸孫與婿職名不惟使朕
倉言而於功臣傷恩甚矣可令中外知朕此意今後不
得更有論列 冬月己巳朔右朝議大夫知明州王傑
試尚書戶部侍郎 丙子拱衛大夫忠州防禦使兩浙
西路兵馬鈐轄邵宏淵為殿前司前軍統制 乙酉金
葬始祖以下十帝於大房山 丁酉詔前特進張浚依
舊永州居住埃服闋取旨先是浚奉母喪歸葬於蜀行
至江陵會以星變求直言浚慮金數年間決求費用兵
而吾方溺於宴安謂金可信蕩然莫之為備沈該万俟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三十一

十

尚居相位尤不厭天下望朝廷益輕雖在苦塊不得不
為帝終言之乃復奏曰嚮者講和之事陛下以太母為
重爾幸而徽宗梓宮亟還此和之權也不幸用事之臣
肆意利欲乃欲翦除忠良以聽命於敵而陰蓄其邪心
故身死之日天下相慶蓋惡之如此方姦雄之人聚於
富貴分別黨與布在要郡聚斂珍貨獨厚私室皆為身
謀而不為陛下謀也坐失事機二十餘年有識痛心夫
賢才不用政事不修形勢不立而專欲受命於敵適足
啟輕侮之心而正墮其計中臣願陛下深思大計復人
心張國勢立政事以觀機會未絕其和而遣一介之使

與之分別曲直逆順之理事必有成乃俟高湯思退見
之大怒以為金未有釁而浚所奏乃若禍在年歲間者
湯鵬舉即奏浚身在草土名繫罪籍要譽而論邊事不
恭而違詔書取腐儒無用之常談沮今日已行之信誓
豈復能為國家長慮徒以閑居日久以冀復用議者以
為前此權臣嘗被其薦故雖致人言猶竄近地況浚近
得旨歸葬於蜀尚堅異議以唱率遠方之人慮或生患
望屏之遠方以為臣下不忠之戒故有是命 閏十月
己亥朔湯思退言昨日張浚行遣極當帝曰浚用兵不
獨朕知天下皆知之如富平之敗淮西之師其效可見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三十一

十一

今復論兵極為生事且太祖以神武定天下亦與契丹
議和陳誠之曰浚論事頗有不當如石晉因契丹之力
以自立其勢不得不與之和此桑維翰之功也及景延
廣用事遂以翁孫之禮待之契丹遣使問曲直延廣對
使者云晉有橫磨劍十萬口翁欲戰則來石晉之禍自
此始浚不罪延廣而謂維翰不當與契丹和好甚無謂
帝曰耶律德光入汴首以此言數延廣罪誠之曰浚永
州之命甚塞眾議帝曰不如此議論不定 庚子秘閣
修撰知婺州辛次膺權尚書禮部侍郎 辛丑宗正少
卿李琳為賀大金正旦使秉義郎侍衛馬軍司幹辦公

事宋均副之尙書左司郎中葛立方爲賀生辰使閤門
宣贊舍人梁份副之 丙午詔廉州歲貢珠雖祖宗舊
制閤取之頗艱或傷人命自今可罷貢貢丁縱其自便
帝謂宰執曰朕嘗讀太祖實錄進珠子馬鞍太祖知劉
鋹所采珠子甚多日役殫丁數千人死者不少朕以爲
珠子非急用之物既是難得且傷人命故特令罷貢以
爲一方無窮之利 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建武軍承
宣使新江南西路馬步軍副都總管董先卒於鄂州
徵猷閣直學士致仕胡寅卒於衡州 十一月丙子左
從事郎主管禮兵部架閣文字杜莘老充敕令所副定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三十一 十一

金賀正且使中奉大夫祕書監右諫議大夫梁鉅副使
定遠大將軍充馬軍副都指揮使耶律誡入見 帝嘗
製宣聖及七十子像贊親書之是月始命刻石 帝嘗
麟所繪高宗先時撰贊自書之秦檜爲跋至是始刻焉
刻石今在杭州府學錢辛楮曰宋大中祥符二年追封
閔子以下九人爲公曾子而下六十二人爲侯並充爵
公爲七十二弟子大觀二年追封公夏守等十人侯爵
預祀典則別七十二賢於十哲之外矣思陵撰七十二
子贊較之祥符所追封多廉潔泰商后處樂教少公良
儒勾井疆顏何公西與如不知何據諸賢在宋時已經
加封而所書仍唐之爵號宋文公嘗言之矣夫治國固
有緩急思陵偏安兩浙稱臣於仇讐正復崇儒重道亦
何足掩不孝之名則數典而忘祖又在所不足責而如
秦檜之姦邪無學亦豈能援引典故以
證人主之誤哉檜改後爲明人所磨去
紹興二十七年 金正隆 春正月戊子右通直郎監登聞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三十一 十三

置局追取存亡誥身存者一品以上死者一品參酌削降公私文書但有王爵字者皆立限毀抹雖墳墓碑誌亦發而毀之 戊午御史中丞兼侍讀湯鵬舉參知政事鵬舉為臺官凡一年半所論皆秦檜餘黨它未嘗及之 已未敷文閣待制知荆南府王師心試尚書戶部侍郎庚申尚書吏部侍郎陳康伯兼侍讀禮部侍郎是月金主坐武德殿召吏部尚書李通刑部尚書胡勵翰林直學士蕭廉語以朕夜夢至上帝所殿中人如嬰兒少頃有青衣特宣授朕天策上將命征某國朕受命出上馬見鬼兵無數朕發一矢射之眾皆喏而應既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三十一

古

覺聲猶在耳即遣人至殿中視所乘馬其汗如水取箭數之亦亡其一此異夢也豈非天假手於朕令取江南乎通等皆賀金主戒無泄於外 三月丙戌帝御射殿引正奏名進士唱名先是湯鵬舉以御史中丞知貢舉上合格進士博羅張宋卿等帝親策試既而以手詔宣示攷試官曰對策中有鯁亮切直者竝實上列以稱朕取士之意時樂清王十朋首以法天攬權為對其略曰臣勸陛下攬權者非欲陛下衡石量書如秦皇帝而謂之攬權也又非欲陛下傳爐聽政如隋文帝而謂之攬權也又非欲其以強明自任親治細事不任宰相如唐

德宗而謂之攬權也又非欲其精於吏治以察為明無復仁恩如唐宣宗而謂之攬權也蓋欲陛下懲其既往戒其未然操持把握使威福之柄一歸於上不至於下移而已又曰朝廷往嘗屢有禁鋪翠之令矣而婦人以翠羽為首飾者今猶自若也是豈法令之不可禁乎豈官中服澣濯之化衣不曳地之風未形於外乎夫法之至公者莫如取士名器之至重者莫如科第往歲權臣子孫門客皆開殿試類皆竊巍科有司以國家名器為媚權臣之具而欲得人可乎又曰臣願陛下以正身為攬權之本而又任賢以為攬權之助廣收兼聽以盡攬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三十一

古

權之美則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雖社稷之大計天下之大事皆可以不動聲色而為之矣晉原閻安中策言太子天下根本自晉人君嗣政之後必建立元子授之七鬯所以繫隆社稷基固邦本示奕世無窮之休臣觀漢唐史東海王疆之於顯宗宋王憲之於明皇帝既皆為太子矣暨天命定於後莫不優加職秩大封殊禮退就宮邸當時無間言後世無異議孝成帝即位二十五年立弟之子定陶王為子今陛下之心祖宗之心也聖慮經遠神機先物嘗修祖宗故事累年於茲矣日就月將緝熙光明之學其歷試周知不為不久也而儲位

未正嫡長未辨臣深恐左右近習之臣寢生窺伺漸起
黨與間隙一開有誤宗社大計此進退安危之機也臣
願陛下斷自宸衷早正儲位以係中外之望帝謂大臣
曰今次舉人程文議論純正仍多切直似此人才極有
可用翼曰又謂大臣曰昨覽進士試卷其間極有切直
者如論理財則欲省修造朕雖無崇臺榭之事然喜其
言直至論鋪金鋪翠朕累年禁止尙未盡革自此當立
法必禁之湯思退曰太宗朝有雍邱尉武程上疏願減
後宮嬪嬙太宗謂宰相曰程疎遠未悉朕意縱欲敗度
朕所不爲內廷執掌有不可缺者李昉欲斥程以戒妄
續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一 七

書定其高下帝不許曰三年取士朕豈憚一時之勞耶
及唱名至安中又至第三人雙流梁介帝連舉首謂該
曰如何該大慚悚 丁亥特奏名進士李三英等三百
九十二人武舉進士趙應熊等十五人特奏名一人授
官有差應熊武藝絕倫且試南省爲第一人帝謂大臣
曰徽宗時如馬擴馬識遠俱以武舉擢用或銜命出疆
本大魁選文武皆得人應熊弓馬甚精文字亦可采朕
樂於得士雖終日臨軒不覺倦也遂以應熊爲閣門祗
候江東安撫司準備將 左宣奉大夫守尙書右僕射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万俟卨率壬辰拜特進觀文殿大
學士致仕贈少師命入內侍省都知衛茂實護卷拜
其子右承奉郎夷中右迪功郎致中並直祕閣它子姪
九人各進一官 夏四月丙申朔清遠軍承宣使知金
州節制屯駐御前軍馬姚仲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
御前諸軍都統制利州東路安撫使兼知興元府保寧
軍承宣使御前前部統制知階州王彥爲金房開達州
安撫使節制屯駐御前軍馬兼知金州 辛亥保寧軍
節度使萬壽觀使提舉祕書省信安郡王孟忠厚薨贈
太保擢其子右朝請郎充右宣義郎嵩右承事郎雍皆
直祕閣它子孫六人皆進一官 詔以提舉祕書省印

納禮部自是不復除 辛酉尙書吏部侍郎兼侍讀陳康伯遷吏部尙書 壬戌尙書戶部侍郎王傑權工部尙書太府少卿林覺權戶部侍郎 是月加封徐偃王曰靈惠仁慈王廟在衢州 金降景宣帝爲遼王 五月丁丑詔孟庾追復端明殿學士左宣奉大夫路允迪追復龍圖閣學士左通議大夫庾旣得歸廢爲民而死或言允迪在汴不食卒故皆復之 癸未金國賀生辰使正議大夫守禮部尙書耶律守素中靖大夫太常少卿許垓見於紫宸殿 辛卯禮部太常寺言每歲大祀三十六除天地宗廟社稷感生帝九宮貴神高禩文宣王等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三十一 九

已行外其餘竝請寓祠齋宮立春祀青帝朝日出火東階權於東門外長生院赤帝黃帝權於南門外淨明寺白帝夕納火西階權於西門外惠照院黑帝權於北門外精進寺皆用少牢備樂舞而神州地祇以精進地狹祀焚馘以與赤帝同日皆權於惠照院行之神州當用犢而亦用少牢蓋權禮也自紹興以來大祀所行二十三而已至是侍御史周方崇以爲言乃悉復之 六月戊申知樞密院事湯思退守尙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庚戌詔故追復中大夫黃潛善再復觀文殿大學士左光祿大夫官一子 甲寅中書舍人兼侍講

權直學士院王綸試尙書工部侍郎太府少卿徐林權尙書刑部侍郎乙卯尙書左司員外郎葛立方權吏部侍郎 戊午初命太廟冬饗祭功臣螭饗祭七祀祫饗兼之 辛酉故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周望追復龍圖閣學士左中大夫官其家二人自秦檜死左司諫凌哲請追復大臣死於貶所者朝論初指趙鼎王庶等數人沈該湯思退爲相遂併取先得罪於國者而追復之哲復爭以爲不可乃止 秋七月乙丑祕書省校書郎陳俊卿言人之才性各有所長禹稷皋陶垂益伯夷在唐虞之際各守一官至終身不易此數君子者苟使之更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三十一 九

來迭去易地而居未必能盡善況其餘乎今也監司帥臣鮮有終其任者遠者一年近者數月輒已遷徙州縣百姓送往迎來之不暇其爲勞費不可殫舉以至內而朝廷百執事之官亦無有安其職業爲三數年計者往往數日待遷視所居之官有如傳舍雖有勤恪之人宣力公家於人情稍通綱條稍舉已舍而它去來者皆未能盡識吏人之面知職業之所主則又遷矣因循歲月積弊已久是以胥吏得以囊橐爲姦賄賂公行而莫之誰何如此而望職業之舉難矣夫爵祿名器人所奔趨必待積勞而後遷則人各安分不敢躁求若開驟進之

門使有僥倖之望則人人懷苟且之心無守公之節其自爲謀則得矣朝廷何賴焉臣嘗讀國史見太祖朝任魏丕掌伦坊十年劉溫叟爲臺丞十有二年太宗朝劉蒙正掌內藏二十餘年陳恕在三司亦十餘年此祖宗用人之法也望與執政大臣參酌立爲定論其監司帥守有政術優異者或增秩賜金必待終秩而後遷擢至於朝廷百執事之官亦當少須歲月俾久於其職然後察其勤惰而陞黜之庶幾人安其分盡瘁於國無有過望而萬事舉矣詔三省行下遂以俊卿爲著伦佐郎庚午戶部侍郎林覺言國朝慶歷以來歲鑄錢一百八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三十一

三

十餘萬緡其後亦不下百萬如前年猶得十四萬緡去年猶得二十二萬緡而典司官吏徒糜祿廩朝廷罷之殊快人意但付之漕司日久亦未有涯議者以爲諸路物料有無不等運司不相統轄無以通融鼓鑄宜出戶部錢八萬緡爲饒贛韶三州鑄本委各州通判主管漕臣往來措置今歲權以二十三萬緡爲額卽不復以舊錢得代發從之 甲戌直祕閣知臨安府榮巖權尙書戶部侍郎 八月甲午朔帝諭宰執曰昨日卿等繳到宋喚所上徽宗賜喚手詔朕已恭覽蓋徽宗內禪之美遠過堯舜而一時小人外庭如唐恪聶昌耿南仲內侍

如邵成章張藻王孝竭輩輒爲妄言以惑淵聖之聽父子之閒幾於疑貳至宋喚李綱奉迎徽宗還京綱先歸具言徽宗之意而後淵聖感悟兩宮釋然今觀手詔并得綱題識皆朕替所親見者朕朝徽宗於龍德官嘗聞親諭云朕平生慕道天下知之今倦於萬機以神器授嗣聖方築甬道於兩宮閒以佞朝夕相見且欲高居着道抱子弄孫優游自樂不復以事物搜懷而小人希進妄生猜閒不知朕心如此嗣聖在春宮二十年朕未嘗有纖芥之嫌今豈復有所疑耶此皆當時玉音外庭往往不知沈該等曰昨日臣等既得竊觀徽宗詔墨今又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三十一

三

親聞陛下宣諭此實堯舜盛德之事因以知李綱題識蓋實錄也翼日該等又請宣付實錄院帝曰朕爲人子何可不暴白其事使天下後世知之既而又親筆書於詔後宣示宰執 乙未參知政事湯鵬舉知樞密院事壬寅清遠軍承宣使兼知興元府姚仲爲保寧軍節度使 癸卯金始置登聞院甲寅金罷上京雷守司已未右奉議郎朱汝爲卒汝爲棄妻子去至是十年卒於青城縣開先觀年六十汝爲未病以後事托其友人監永康茶稅王槐孫後月餘乃死槐孫爲葬之青城山中乾道元年四月丁未推恩 是月金主試進士於廣樂園 九

月戊辰故房州觀察使王瓊追復建武軍承宣使 戊寅吏部尚書兼侍讀陳康伯參知政事 辛巳給事中兼侍讀王師心權吏部尚書 癸未敷文閣待制王傑卒 丙戌侍御史周方崇試尚書禮部侍郎 冬十月庚申左司諫凌哲權尚書禮部侍郎先是臺諫官皆湯鵬舉所薦至是哲與方崇皆內徙而以朱倬葉義問代之自是鵬舉始不安矣 乙丑太常少卿充賀金國正旦使孫道夫閣門宣贊舍人充副使鄭朋辭行先時左從正郎左驛為書狀官死於涿州驛舍不暇為棺具但坎地葬之及道夫至北庭乃焚其骨以歸後特官一子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三十一

三

丁卯工部侍郎兼侍講王綸等言興化軍進士鄭樵耽嗜墳籍杜門著書嘗以所著書獻之朝廷降付東觀比間撰述益多當必有補治道終老韋布可謂遺才望賜召對驗其所學果有所取即乞依王蘋鄒名世例施用庶學者有所激勸乃命樵赴行在 殿中御史葉義問論知樞密院事湯鵬舉以為人臣不忠之罪莫大于掠美以欺君植黨以擅權有一於此法當竄殛况兼而有之鵬舉初罷平江適逢陛下欲去權臣黨與之弊起廢匿瑕付以風憲凡所彈擊發蹤指示皆出陛下之英斷初非鵬舉可得而竊况鵬舉本非正直敢言之士嘗

除廣帥憚於遠行因秦檜之嬖人丁觀獻佞於檜遂移平江及秦檜還建康焚黃鵬舉棄去郡事連日奔走吳江望塵雅拜比它郡守最為諛佞自非陛下收拭用之則鵬舉實秦檜黨中之姦猾耳至處言路乃妄自尊大竊弄威權使陛下去邪之英斷反為鵬舉賣直之虛名此臣所謂掠美以欺君者也鵬舉自居要途引用非類凡平日之所忌者雖賢德忠良必極力擠之平日之所喜者雖輕猥邪佞必極力援之坐是劉天民范成象雷觀德之徒爭為鷹犬同惡相濟牢不可解逮居樞府積忌尤甚凡已所惡必遣天民輩先論臺諫有議論不同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三十一

三

者即怫然佗色曰此人我所薦拔何相負如是夫臺諫者陛下之臺諫非鵬舉之私人也而鵬舉自違詔旨敗壞成法略無忌憚之心復陷前車之轍此臣所謂植黨以擅權者也况鵬舉位居宥密執權甚重若不急去其害有甚於秦檜望將鵬舉明正典刑竄之遠方以為不忠罔上之戒 辛巳左正言何溥請特詔大臣勿數易郡守帝謂宰執曰此論切中時病近亦有因事移易者今非甚不得已且令成資湯思退曰豈惟郡守監司亦然欲於卿監郎官中擇資淺者令中外交代皆至成資而罷帝曰如此不惟免迎送之擾亦可革內重外輕之

癸矣 丁亥知樞密院事湯鵬舉罷為資政殿學士提

舉在外官觀免辭謝 十二月乙未重建尙書六部成

成異臨安志倫五年據朝野雜記紹興四年高宗在平

江還臨安始命有司建太廟十二年相議成乃倫太社

太稷皇后廟都亭驛太學十二年築園丘景靈宮高禋

壇祕書省十五年倫內中神御殿十六年廣太廟建武

學十七年倫建太廟齋殿二十年倫玉曆所二十二年

倫左藏庫南倉二十五年建執政府二十六年年築兩

相第太醫局二十七年建尙書六部大凡定都二十年

而郊廟官皆始為之備焉 巳酉以徐林為刑部侍郎 戊午金主

遣驃騎上將軍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高思廣

昭毅大將軍行尙書兵部郎中阿勒根彥忠來賀明年

正旦 是歲金以張仲軻為諫議大夫修起居注但食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三十一

諫議俸不得言事金主恃累世強盛欲用兵以一天下

吏部尙書李通揣知其意遂與仲軻及右補闕馬欽等

盛談江南富庶子女玉帛之多以達其意宦者梁琬因

極稱朱劉妃絕色傾國金主大喜命縣君高蘇庫爾師古兒

今改財衾褥之新潔者俟得劉貴妃用之欽為人輕

脫不識大體金主每召見與語欽出輒以語人日上與

我論某事將行之矣其視金主如僚友然累遷國子司

業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一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二

宋紀一百三十二 起著雍攝提格正月盡屠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

帝 紹興二十八年 金正隆 春正月己巳殿中侍御史王珪

言殿前馬步軍三衙強制刺平民為軍詔禁止先是殿前

司闕額數千人詔三衙分月招補而所遣軍士利其例

物往往驅掠市人以充數民以樵采魚蝦為業者皆不

敢入行在至有招刺輦官者自行在至備發數州道路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三十二

之閒商旅不行遠近大擾珪為帝言外郡寄招之兵人

材亦略可使皆民間之無家可歸者出於所願但州縣

吝費所招不多今若以三衙招兵之資付之寬為其限

何患不集帝謂大臣曰招軍一事士大夫往往以為不

切事宜殊不知聖人思患預防若暗失軍額何以為先

事之備但當措置約束毋令擾人足矣於是詔三司毋

得遣人於外路招刺違者統制以下官皆抵罪既而殿

中侍御史葉義問亦奏其事且言不當強提輦官詔殿

前司究治乃吐渾押官潘勝所招也權刑部侍郎陳正

同等請決杖降資葉義問言輦官最為親近比於足蹙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二

一 續資治通鑑 卷一三二

路馬之芻萬萬不侔今刑部官吏以輕刑處之附下不恭孰大於此詔正同罰銅十斤 賀金正旦使孫道夫將還金主使左宣徽使敬嗣暉諭之曰歸白爾主事我上國多有不誠今略舉二事爾民有逃入我境者邊吏皆即發還我民有逃叛於爾境者有司索之往往托詞不發一也爾於沿邊盜買鞍馬以備戰陳二也且馬得人而後可用如無其人得馬百萬亦奚以為我亦豈能無備且我不取爾國則已如欲取之固非難事我聞接納叛亡盜買鞍馬皆爾國楊太尉所為常因俘獲問知其人無能為者也又曰問秦檜已死果否道夫對曰檜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三十二

二

實死矣陪臣亦檜所薦者又曰爾國比來行事殊不如秦檜時何也道夫曰容陪臣還國一一具聞宋帝時金主曰謀南伐故設詞以為兵端而雜以它辭亂之 金主嘗召諫議大夫張仲軻補闕馬欽校書郎田與信直長迪實舊倫習夫今改入使殿侍坐金主與仲軻論漢書謂仲軻曰漢之封疆不過七八千里今我國幅員萬里可謂大矣仲軻曰本朝疆土雖大而天下有四主南有宋東有高麗西有夏若能一之乃為大耳金主曰宋人且何罪而伐之仲軻曰臣聞宋人買馬修器械招納山東叛亡豈得為無罪金主曰向者梁瓌嘗為朕言宋有劉貴

妃者姿質豔美蜀之花藥吳之西施所不及也今一舉而兩得之俗所謂因行掉手也江南聞我舉兵必遠竄耳欽與信俱對曰海島蠻越臣等皆知道路彼將安往欽又曰臣在宋時嘗帥軍征蠻所以知也金主謂迪實曰汝敢戰乎對曰受恩日久死亦何避金主曰汝料彼敢出兵否彼若出兵汝果能死敵乎迪實良久曰臣雖懦弱亦將與之為敵耳金主曰彼將出兵何地曰不過淮上耳金主曰然則天贊我也既而曰朕舉兵滅宋不過二三年然後討平高麗夏國一統之後論功遷秩分賞將士彼必忘勞矣 二月丙申同知樞密院事陳誠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三十二

三

之知樞密院事先是誠之奏事帝曰卿文人讀書乃知兵務如此之熟遂進用之 乙巳尚書工部侍郎兼侍講兼直學士院王綸同知樞密事 丙午太常少卿孫道夫權尚書禮部侍郎因道夫使金還具奏金主所言也 三月辛酉朔日有食之陰雲不見宰相遂率百僚稱賀詔以日月薄蝕乃上穹垂戒而有司以陰雲不見欲集班拜表稱賀殊非朕寅畏天威之意令毋得稱賀翼日宰執共贊所降詔語帝曰朕德薄不足以格天陰雲蔽日蓋偶然耳至於時雨霽霽此乃可喜也 壬戌起居郎劉章權尚書工部侍郎 丁丑太尉定江軍節

度使鄂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兼提領營田田師中
開府儀同三司以三省言師中除太尉已及八年有捕
獠賊功當遷也 戊寅詔曰設官分職民事為先古者
二千石位次九卿公卿闕則選所表而用之祖宗以來
郡守闕多選諸臺省至分遣朝行以治劇邑非曾歷親
民不得為清望官重民事也朕式稽古訓為官擇人今
後侍從有闕通選帥臣及第二任提刑資序曾任郎官
以上者卿監郎官闕選監司郡守之有政績者並須治
狀昭著及有譽望之人卿監郎官未歷監司郡守者令
更迭補外任內官除詞臣臺監係朕親擢餘並須在職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三十二 四

魏子平見於紫宸殿 丙戌金使蕭恭魏子平入辭置
酒紫宸殿以雨故復就垂拱殿時金主決意南下子平
還入謁首問以南方事且曰汝謂蘇州與大名孰優子
平日不可比曰何謂也子平曰宮室車馬衣服飲食人
之所美也江湖地甲濕舟船以為居魚鰕以為釀夏服
焦葛猶不堪其熱以此言之殆不侔矣金主不悅 是
月金主召吏部尚書李通翰林院學士承旨翟永固左
宣徽使敬嗣暉翰林直學士韓汝嘉四人 欲再修汴
京而徙居之為南侵之計通嗣暉皆言此正合天時金
主喜永固汝嘉曰燕京甫成帑藏已乏民力未蘇豈可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三十二 五

二年方許遷除庶內外適均無輕重之偏職業修舉有
久任之效以副朕重民事之意 戊子追復故敷文閣
直學士洪皓再復徽猷閣直學士以其子起居舍人遵
言復職未盡也尋賜諡曰忠宣 夏四月乙未大理寺
少卿楊揆權刑部侍郎司農卿湯允恭權尚書兵部侍
郎 五月辛未改光州為蔣州光化軍為通化軍光山
縣為期思縣避金太子名也金太子光瑛年十二善騎
射嘗射獐獲之金主以薦太廟政異李心傳云改州軍
名日歷不載其故以紹

再營汴邑江南通好歲帑無闕遽興征伐亦恐出師無
名金主怒曰非汝所知麾之使去既而召翰林應奉文
字恭叡講漢書金主怒稍解翼日擢通尚書右丞嗣暉
參知政事永固因請老許之 六月癸巳名眉州青神
縣中巖山龍潭慈姥神祠曰慈濟 是日流星晝墜
甲辰樞密院都承旨陳正同言諸路奏讞死囚例多降
配非是帝曰刑罰非務刻深欲當其罪若專姑息廢法
用例則人不知畏非所以禁暴戢姦可令刑官常論遵
守成意 秋七月己未詔築皇城東南之外城 戊寅
起居舍人洪遵論鑄錢利害大略謂今錢寶不為鎔煅

倫器用而南過海北渡淮所失至多自罷提點官復直
屬二員無異監司而鑄錢殊未及額亦宜多方措置帝
諭大臣曰遵論頗有可采前後銅禁行之不嚴殆成虛
文銅器雖民間所常用然亦可以它物代之今若自公
卿貴戚之家以身率之一切不用然後申嚴法禁宜無
不成者 己卯帝出御府銅器千五百事送鑄錢司送
大敘民間銅器其道佛像及寺觀鐘磬之屬並置籍每
斤收其筭二十文民間所用照子帶鐸之類則官鑄之
凡民間銅器限一月輸官限滿不納十斤已上徒二年
賞錢三百千許人告自後犯者私匠配錢監重役其後
續資治通鑑 卷三百三十二 六

得銅二百萬斤 庚辰帝出御製郊祀天地宗廟樂章
十三首示輔臣 壬午國子祭酒周綰權尚書吏部侍
郎祕書少監曾幾權禮部侍郎 八月戊子朔詔置國
史院修神宗哲宗徽宗三朝正史 辛卯權禮部侍郎
孫道夫權工部侍郎丙申祕閣修撰知紹興府趙令詠
權尚書戶部侍郎 壬寅尚書省勘會張浚已服闋詔
進觀文殿大學士和國公張浚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興
國宮依舊水州居住 丁卯加封唐柳州刺史柳宗元
為文惠昭靈侯 辛亥詔立愍節廟於順昌縣以祠范
旼 甲寅夜地震 九月丁丑右迪功郎李耆言自經

界之後稅重田輕終所入且不足以供兩稅今又配州
縣買銅民力愈困况江西州縣多用私錢舊錢百重十
一兩新錢百重五兩有奇若毀舊錢千以鉛錫雜之則
可鑄二千五百是以贛吉等州比屋私鑄一路且以萬
戶言之戶日銷千錢是日毀萬緡也民既銷錢而盜鑄
官又抑民毀錢而更鑄得不償失徒弊百姓費邦財願
詔諸監錢姑仍舊歲計坑冶所入銅錫與鑄俱路委提
刑兼主其事戶部歲終課其殿最則事省而民安矣自
戶部提領鑄錢而分州縣科買銅錫民多毀錢為銅以
應命故耆言如此詔提領鑄錢司措置約束 庚辰中

續資治通鑑 卷三百三十二 七

書舍人兼史館修撰王剛中充龍圖閣待制四川安撫
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先是權禮部侍郎孫道夫言中外
籍籍皆謂金人有窺江淮意帝曰朕待之甚厚彼以何
名為兵端道夫曰與兵豈問有名願陛下早為之圖又
言成都帥陛下不可不擇宜求才可制置四川者二三
人常置之聖度帝云當儲人以待緩急之用剛中亦言
禦敵最今日先務之急盍先自擇將帥蒐士卒儲備軍
械加我數年國勢富強彼請盟則為漢文帝犯邊則為
唐太宗帝壯其言會西蜀謀帥宰執謂宜得文武威風
識大體者帝曰無逾王剛中矣遂有是命又令道夫以

蜀中利害語之 辛巳以士輻爲昭化軍節度使嗣漢
王 冬十月丁亥朔祕書少監沈介爲賀大金正旦使
閣門祇候宋直溫副之國子司業黃中爲賀生辰使閣
門祇候辦御前忠佐領軍頭引見司李景夏副之 戊
子左承議郎虞允文爲祕書丞允文知渠州地饒民貧
常賦之外又行加斂流江尤甚允文奏罷之凡六萬五
千餘緡 初帝倫損齋昇去玩好置經史古書其中以
爲燕坐之所且爲之記權吏部尚書賀允中請以賜羣
臣庚寅帝謂宰執曰允中嘗於經筵問朕所好之意朕
謂之曰朕之所好非世俗之所謂道也若果然飛昇則
續資治通鑑 卷三百三十二 八

秦皇漢武當得之若果能長生則一君至今不死朕惟
治道貴清淨故恬淡寡慾清心省事所謂爲道日損期
與一世之民同躋仁壽如斯而已當降出碑本以賜卿
等朕又惟比年侈靡成風如婚祭之類至有用金玉器
者此亦不可以不戒至是降詔諭中外如帝旨 戊戌
詔尚書省凡事理不當者許詣登聞檢院投狀類奏覽
訖付御史臺理問 癸丑故進士楊居中執中竝特贈
右承事郎二人存中弟也建寧之破死焉至是存中乞
以大禮所得親屬門客二官爲卹典帝特命錄之 十
一月癸亥金詔有司勤政安民 己卯冬至合祀天

地於南郊赦天下 權禮部侍郎孫道夫言今合祭天
地奉祀宗廟悉復承平舊典加以闢道山求遺書修太
學育人材文治既舉自此願訓敕將士增修武備以爲
不虞之戒又言仁宗景祐初采古兵法及舊史成敗爲
神武祕略以賜邊臣訓迪有方故一時爪牙有古良將
風願下文館重加警正徧賜將帥以繼仁宗故事豈無
曹瑋王德用狄青之徒爲時出乎時金人渝盟有端而
中外疑信未決道夫獨憂之故數以武事爲言 癸未
金尙書左丞耶律安禮罷參知政事李通以憂制起復
如故 己丑詔出御前錢修葺睦親宅及重建學宮殿
續資治通鑑 卷三百三十二 九

宇凡一百七十一區 十二月丁未詔才人劉氏進封
婉儀 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郴州安置李光復左朝
奉大夫任便居住 壬子金國賀正旦使正奉大夫工
部尙書蘇保衡副使定遠大將軍太子左衛率府率阿
典謙入見 乙卯金以樞密副使張暉爲尙書左丞歸
德尹高召和式起爲樞密副使 御前諸軍都統制兼
知興元府姚仲言興元府洋州諸縣各有以前保丁內
選到人材少壯堪出戰人差充義士臣已於數內摘揀
到三千人團結隊伍教習武藝及欲於附近大安軍巴
蓬州差撥保丁以備船運軍糧從之自朝廷與金約和

罷兵議者乃奏罷到諸路州義士至是仲聞金有意敗盟欲為戰守備乃奏復之議者亦謂興洋舊有義士皆驍勇可用祇是免身丁差役之類不費有司錢糧望下本路帥司檢照舊來簿籍條例依舊收充以時教閱無令州縣別致騷擾以備緩急使喚此正古人寓兵於農之意奏可始王庶立法義士每丁調家業錢二百千部轄使臣調六分科斂及是諸縣民間所餘家業不多科買軍糧草料若干偏重仲乃命視舊法止調其半部轄使臣三分之一衣甲兜鍪神臂弓箭官給其它應軍中所用皆自為之軍行日支糧二升有半每六十五人為一續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二

隊管隊二人押擁隊三人旗首三人縣立三部都副部轄管轄各一人於是合五郡所籍為二萬一千七百餘人惟興洋大安久而不廢 金主欲都汴而汴京大內失火命左丞相張浩參知政事敬嗣暉營建南京宮室浩從容奏曰往歲營治中都天下樂然趨之今民力未復而重勞之恐不似前時之易成也不聽浩朝辭金主問以用兵江南之利害浩不敢正對乃婉辭以諫欲以諷止曰臣觀天意欲絕趙氏久矣金主愕然曰何以知之對曰趙構無子樹立疎屬其勢必生變可不煩用兵而服之金主雖喜其言而不能從浩等至汴金主時使

臣者梁琬來視工役運一木之費至二千萬率一車之力至五百人宮殿之飾徧傳黃金而後閒以五采金屑飛空如落屑一殿之費以億萬計殿既成琬指曰某處不如法式輒撤之更造浩不能抗與之鈞禮按異繫年汴京宮室為正隆元年及四年今從金史本紀作三年金舊制宦者惟掌掖庭宮闈至金主篡位始以宦者王光道為內藏庫使衛愈梁安仁領內藏金主嘗曰人言宦者不可用朕以為不然後唐莊宗委張承業以事竟立大功此中豈無人乎琬最被委任故尤驕恣 是歲夏始立通濟監鑄錢 紹興二十九年金正隆四年春正月丙辰朔帝以皇太后年

八十詣慈寧殿行慶壽之禮宰執使相皆進上壽禮物詔庶人年九十宗子女若貢士以上父母年八十者皆授官封文臣致仕官大夫以上並賜三品服僧尼道士以上者賜紫衣及師號有差宰執沈該率百官詣文德殿稱賀用建隆故事也班退帝御垂拱殿受北使禮 金主朝太后於壽康宮 丁巳金御史大夫高楨卒 庚申金更定私相越境法並論死 乙卯詔故洪州觀察使王彥特贈安遠軍節度使 名導江縣金馬碧鷄神祠曰昭應 金主詔自來沿邊州軍設置權場本務通商便於民用其間多有夾帶違禁物貨圖利交易及

不良之人私相來往可將密壽穎唐蔡鄧秦鞏洮鳳翔府等處榷場並行廢罷只留泗州榷場一處每五日一次開場仍指揮泗州照會移文對境州軍照驗施行二月丙戌朔盱眙軍申到北界泗州牒金國已廢罷密壽等州榷場只存留泗州一處詔盱眙軍榷場存留餘並罷之時事出不意南北商旅棄物貨而逃者甚眾既而無所得食漸致抄掠議者請嚴責州縣捕之帝不聽命給裏糧各使歸業久之遂定金人又於泗州增榷場屋二百間於是盱眙亦如之仍創給渡淮木牌增守卒焉 奉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領御前諸軍都統續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二 三

制職事判興州吳璘為少保 已丑詔海商假託風潮輒往北界者依軍法 侍御史葉義問試尚書吏部侍郎 金以左宣徽使許霖為御史大夫 壬辰定江軍承宣使同知大宗正事士錢為安慶節度使 已亥權尚書工部侍郎劉璋兼權吏部侍郎給事中兼侍講權直學士院楊椿試兵部侍郎 壬寅宗正少卿楊傑權尚書工部侍郎 丁未金修中都城造戰船於通州金主諭宰相曰宋國雖臣服有誓約而無誠實比聞沿邊買馬及招納叛臣不可不備乃遣使籍諸路明安部族及州縣渤海丁壯充軍及分往上京東京北京西京凡

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者皆籍之雖親老丁多乞一子留侍亦不許 已酉帝謂大臣曰聞江西境內有羣聚而掠人於道者王綸曰覲食之民不得已而為之未必皆嘯聚也帝曰凡災傷處悉令賑濟調欠已及二十七萬不知州縣奉行何如輕徭薄賦自無盜賊故唐太宗用魏徵之言行仁義既效且曰惜不令封德彝見之然德彝與虞世基輩皆隋朝佞臣誤煬帝者太宗受命自當斬之以為奸佞之戒 三月丙辰朔金遣兵部尚書蕭恭經畫夏國邊界遣使分詣諸道總管府督造兵器 丁丑詔帥臣監司侍從臺諫歲舉可任將帥者二員續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二 三

具材略所長及曾立功效以奏 祕書少監沈介權尚書吏部侍郎 夏四月壬辰國子司業黃中賀金主生辰還言金主再修汴梁役夫萬計此必欲徙居以見逼不可不早為之計時約和久中外解弛無戰守備帝聞變然曰但恐為離宮也中曰臣見其行事恐不止為離宮果南徙居汴則壯士健馬不數日可至淮上可無慮乎宰相沈該湯思退聞之詰中曰沈監之歸屬耳不聞此言公安得云云也居數日復往言之曰請勿以妄言即罪思退怒至以語侵中時中書舍人洪邁亦請密為遺備該等不聽 辛丑國子司業黃中守祕書少監近

例使北還者率得從官宰相以中言金有南牧之意惡之故沈介遷吏部侍郎而以中補其處先是武成王廟生芝草武學博士朱熙載密爲圖以獻熙載金壇人湯思退所薦也於是宰相召長貳赴都堂責之曰治世之瑞抑而不奏何耶祭酒周紹未及言中指此圖曰治世何用此爲紹退而歎曰惜不使中爲諫諍官也 詔以唐西平王李晟配倉武成王降李勣於堂下 金主命增山東路泉小軍 辛亥金尙書左丞張暉御史大夫許霖罷以大興尹圖克坦貞爲樞密副使 是月歸朝官李宗閔上書言臣竊聞近者金人于岐雍間伐木以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三十二

十四

造浮梁東京長安修治宮室遷諸路近戍聚於關陝游騎千數出近邊覘視虛實奸謀詭計未可窺測臣疎賤冗散謹以區區管見有可裨廟堂末議者析爲三事其一曰嚴守禦方今天下根本在吳蜀其勢若手足之相應荆州據其中心腹之地也襄陽扼荆州之衝又足以爲荆州重輕今重兵皆駐武昌而荆襄之間所以自衛者未固且襄陽在今爲極邊去荆州四百五十里無重山峻嶺長江大河之險敵人馳輕騎不兩日可至城下萬一荆州爲其所據吳蜀首尾不能救朝廷雖以劉錡鎮荆州然無兵以自固至襄陽之兵不過千餘人又皆

疲懦安能以備緩急宜令劉錡將二萬人分屯荆州要害要令不住召募日夜訓習張聲勢嚴斥埃仍擇久歷將陳者一人如出戍其人者以副之蓋晟雖老而戰功素著敵人深畏之今居南昌未足究其施設若使與劉錡協辦敵人不敢復事南牧襄陽則遣一智勇兼全之將分武昌之兵萬人比歲戛其戍守襄陽既有備吳蜀可高枕而臥矣其二曰募新軍臣往往在行間常見三衙及諸處招軍皆市井游手數年之後雖習知騎射擊刺之事而資性疲懦不改也臣聞福建汀贛建昌四郡之民輕悍勇悍經涉險阻習以爲常平居則投石超距椎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三十二

十五

牛伐豕聚爲小盜而爲奸雄之資使有人駕馭役使必能得死力臣竊見殿前司左翼軍統制陳敏生長贛土天資忠勇其民亦畏而愛之所統之兵近出田舍且宜占籍遂爲精近人人可用若朝廷專委陳敏俾招集四郡之民使金人果渝盟則攻守皆可爲用若尙守和好則可以填三衙之數臣觀今日敵人之舉其志不小如聞遷陝右兩河民悉以爲兵與夫契丹奚家漢兒諸軍不下數十萬眾聚之關陝其在它路又不知幾萬人若欲攻蜀則吳璘姚仲王彥之兵足以相抗臣觀其兵皆遠來烏合之眾利在速戰朝廷遣楊存中成閔提兵總

率沿邊諸帥各守江淮之險堅壁持重以老其師將不戰而自潰況金人比年以來父子骨肉自相屠滅用事之臣死亾殆盡更且離遠巢穴大興土木虐用中原之民皆自取滅亾之道且空國而與人戰兵家所深忌吾方與之相持於江淮之間別以陳敏所招數萬人與戰船取海道不旬日可至山東徑入燕山擣其巢穴此所謂攻其所必救者前湖北副總管李橫雖出河朔賊盜朝廷優以美官橫亦感激奮勵思有以報臣頃過荊州觀其爲人聽其議論皆有可取劉錡亦爲之加禮山東河朔橫習知形勢若朝廷使與陳敏分兵北向均其事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二

夫

權必然協濟機事仍委三衙令諸軍統制各舉河朔山東勇而有謀者多人計得三十多人使從其行分往郡縣曉以逆順禍福之理河朔山東既爲內應敵人進退失據而陝右兩河兵必思潰叛吾能及其鋒而用之適足以爲吾之資若朝廷以趨海道爲迂只以陳敏所招人屯之襄陽亦可以捍禦一面其三日通隣國宣和之末臣陷燕雲者累年敵人先與烏珠密議臣皆得密聽之蓋聞金人馬皆達勒達所入冀北雖號產馬之地自與兵以來所養至少金人置樵場於白水與達勒達貿易丁

未歲達勒達之馬不入金國而又通好於達實林牙使達勒達助兵以爲鄉道許歸太子已而伊都敗師欲結連謀叛謀泄亾入達勒達太子卒不遣還自是太子鬱結成疾非其母死於雲中達勒達之恨深入骨髓今若遣一介之使開示禍福曉以利害使達勒達之馬無與金人互市金人利於騎戰捨馬則無所施其能矣至於西夏亦與金人爲讐而金人亦素畏之金人常割天德雲中金肅河清四軍及八館之地以賂夏人矣丁未之歲伊實郎君領數萬騎陽爲出獵而直犯天德逼逐夏人悉奪其地夏人請和金人執其使者臣是時久留雲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二

七

中人情稔熟因得出入雲中副使李阿雅卜舊作屈謂移今改臣曰昔年大金賂我四軍八館俾我出軍牽制關中合從以攻南宋及其得志首叛盟約某昔年兩使南朝其禮義文法非它國之比自是觀之則西夏惡金人喜中國可知壬子之歲尼堪聞蜀地富饒欲提兵親取令雲中副留守劉思恭條陳書傳所載下蜀故事及圖畫江山形勢銳然欲往夏人聞雲中聚兵以爲攻已舉國屯境上以備其來而尼堪亦不敢出兵止遣薩里千等以兵攻饒風今莫若遣辯士諭以盟約俾以重兵出境上爲吾聲援臣尙有私憂過計者金人強則稱兵弱則稱

和頃歲經合肥順昌及川口數戰敵人倉皇議和朝廷姑務息兵屈體從之然則今日之舉首叛盟約自取滅亡其勢不利必將復要前日之計慎勿許和小勝則於荆楚之間練兵秣馬積粟務農徐為後圖大勝則長驅席卷以圖恢復臨機制勝固有不可預言者臣又聞自古用兵有聲有實今者兵不出境而張皇聲勢惟恐吾之不知乃於近塞積石為邪閉權場絕商賈造戰船自春徂夏且非秋高馬壯之時臣願分遣諜者伺其虛實若誠如臣言則上兵伐謀之舉不可後也

九年歸宋官李宗閣上言要錄倫宗閣繫於四月李心傳云宗閣當係李遼之子書中言閉權場蓋今年二月

續資治通鑑 卷百三十一 六

事又聞自春徂夏當是四月間以日歷攷之今年四月庚寅陳敏政除破敵軍統制五月丙寅王宜成襄陽六月丁亥李橫浙東總管閏六月甲寅荆南增兵已卯劉允除效用統領與宗閣所言往往相符心傳所攷是也今從 五月壬戌休康軍承宣使知南外宗正事士劉為建寧軍節度使 己巳宰相沈該湯思退言近令監司守臣按察所部官屬未有定立條目元祐間司馬光陳請舉按官吏八條詳密可行今請重行修正其舉薦四條曰仁惠公直明敏廉謹按察四條曰苛酷狡佞昏懦貪縱凡應薦舉者州舉之部使者部使者舉之朝廷皆籍記姓名隨材任使又慮一路一州官吏眾多長吏覺察不盡請令監司專按察守倅路都監以上守倅按

察在州兵曹職官以上及諸縣令丞所舉失實者取旨竄責失按察者遞降差遣一資餘所部守監司守倅皆得舉按但不坐失察之罪從之 壬申金賀生辰使資德大夫祕書少監王可道副使定遠大將軍太子左監門兼尚廐局副使王蔚入見 六月甲申朔同知樞密院事王綸為大金奉表稱謝使保信軍承宣使知閤門事曹勛副之 丁亥捧日天武四廂指揮使武信軍承宣使李橫為兩浙東路馬步軍副都統總管紹興府駐劄 己丑祕閣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張九成卒年六十八詔復敷文閣待制致仕 癸巳寧國軍節度

續資治通鑑 卷百三十二 九

使殿前司選鋒軍統制李顯忠陞本司選鋒軍都統制 戊戌名烏江縣楚霸王項籍廟曰英惠 參知政事陳康伯兼權樞密院事 辛丑左朝奉大夫李光守本官致仕光既許任便居住行至江州而卒年八十二 乙巳侍御史朱倬殿中侍御史任古劾尚書左僕射沈該天資疎庸人品凡下自居故地首尾數年曾無建明以裨國論瀆貨無厭請托公行縱令子弟凌轅州縣起造第宅擾害公私貪鄙之迹不可毛舉上孤陛下之恩下失四海之望請賜罷黜別寘憲典丙午左司諫何溥右正言都民望亦言沈該性資庸固志趣猥陋自為小

官已無廉聲徒以詔諫秦檜遂蒙提挈濫厠禁嚴連帥
梓夔略無善狀以子弟爲商賈以親信爲爪牙陛下比
因變化錄其一得之慮起之請籍擢在政途俾得自新
以圖報塞今冠台席亦既三年舉措乖方積失人望引
所厚善置在要津請託公行幾成市道夫宰相之職無
所不統該乃謂軍旅錢穀之事各有司存凡百文書謾
不加省陛下近念士人畱滯逆旅特令速與差注旬日
以來未聞有不因介紹而得之者望亟賜罷黜帝命溥
等皆退而俟命該乞罷政不允 己酉特進尙書左僕
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沈該充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

續資治通鑑

卷百三十二

三

安府洞霄宮庚戌詔沈該依前特進觀文殿大學士致
仕該以言者彈擊未已上疏力辭職名乃有是命 閏
六月丙辰祕閣修撰新知明州董萃權尙書戶部侍郎
丁卯寧武軍承宣使侍衛步軍司第一將統制官戚
方爲本司前軍都統制 己巳故責授嚮德軍節度副
使王庶追復資政殿學士故責授祕書少監黃潛厚追
復左通議大夫官子孫有差淳熙中諡庶曰敬節 丁丑潭州觀
察使樞密副都承旨吳拱爲利州西路駐劄御前中軍
都統制充西和鳳州路兵馬都鈐轄兼知成州拱乞依
例陞充副都總官從之拱玠之子也 金方建宮室於

南京又營中都與四方所造軍器材木皆賦於民箭翎
一尺至千錢村落閒往往椎牛以供筋革以至烏鵲狗
豕無不被害境內騷然 金主侍太后於宮中外極恭
順太后坐起自扶掖之常從輿輦徒行太后所御物或
自執之見者以爲至孝太后亦以爲誠然及謀南伐太
后諫止之金主不悅每謁太后還必忿怒

續資治通鑑

卷百三十二

三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二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三

賜字及第... 起屠維單闕七月盡上章

宋紀一百三十三 執徐十二月凡一年有奇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

帝

紹興二十九年金正隆四年秋七月壬午朔淮東安撫司言

北邊蝗蟲為風所吹有至盱眙軍楚州境上者然不食

稼比復飛過淮北皆已淨盡癸巳帝謂大臣曰此事甚

可喜仰見上天垂祐之意 丁亥權吏部尚書同修國

史兼侍讀賀允中參知政事 己丑權尚書吏部侍郎

續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三 一

兼史館修撰兼侍讀葉義問權吏部尚書 癸巳中書

舍人洪遵言近奉指揮自今功臣子孫序遷至侍從位

令久任在京官觀未為定法臣竊計內外將家子孫無

慮二千人若以序遷不出十年西清次對之班皆可坐

致太祖皇帝之世所與開國創業及南征西伐諸大臣

功如曹彬潘美王審琦石守信王全斌慕容延釗之徒

其子若孫不過諸司使惟彬之子琮璋以功名自奮王

承衍石休吉以聯姻帝室皆為節度使初不聞有遷選

侍從之例今指揮一出使十年之間清穆敞開之地類

皆將種非所以示天下之美觀望收還前詔從之 戊

戊翰林學士修國史周麟之言左宣教郎知雙流縣李

壽嘗著續皇朝公卿百官表九十卷詔給劄錄付史館

壽博學剛正張浚張燾成器重之秦檜盛時嘗遣人諭

意欲得燾一通問即召用之燾迄不與通坐此偃蹇州

縣二十年四川安處制置使王剛中聞其名奏以為幹

辦公事初燾父中仕至左朝奉大夫通習本朝典故燾

以司馬光百官表未有繼者乃徧求正史實錄旁采家

集野史增廣門類起建隆迄靖康分新舊官置踵而成

書其後續資治通鑑長編蓋始於此 己酉詔殿前司

破敵軍以五千為額時左翼軍之改隸者與統制官陳

續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三 二

敏所募士纔二千人乃於本司諸軍那摘以充其數

八月甲子詔左朝請郎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徐度

左朝請郎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呂廣問左迪功郎

朱熹竝召赴行在右通直郎知建州建安縣韓元吉令

任滿日赴行在并詔度廣問俟任滿日與在內陞等差

遣熹少孤從延平李侗學弱冠中進士第調泉州同安

簿官滿當路尊敬不敢以屬吏相待同安之民不忍其

去五年而後罷於是慨然有不仕之志築室武夷山中

四方游學之士多從之帝聞其賢故召之熹卒不至

丙寅翰林學士兼修國史周麟之兼侍讀權尚書刑部

侍郎 乙卯金尚書左丞相蔡松年奉金主悼愴之奠於其第命佺祭文以見意 是月金詔諸路調馬以戶口爲差計五十六萬餘匹富室有至六十四匹者仍令戶自養飼以俟 九月甲申詔建炎以來奉使未還後嗣無人食祿者並予一子官 乙酉奉使大金稱謝使同知樞密院事王綸副使昭信軍節度使領閭門事曹勛等還朝言隣國恭順和好無它丙戌宰相湯思退拜賀帝曰朕自綸等歸中夜以思不寒而慄蓋前此紛紛之論皆欲沿邊屯戍軍馬移易將帥及儲積軍糧之類便爲進取之計萬一遂成輕舉則兵連禍結何時而已今續資治通鑑 卷百三十三 三

而後宜安適息民以圖久長 甲午尚書右僕射湯思退遷左僕射參知政事陳康伯守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省樞密院機速房 乙未以皇太后服藥救天下命輔臣祈禱天地宗廟社稷不視朝召輔臣奏事內殿 丙申放臨安府公私餽錢半月詔諸路四等以下戶去年未納稅賦兩浙江東西去年水災賑貸物料及浙東江西民田爲螟螣損稻者其租賦皆蠲之丁酉減僧道今年丁錢之半己亥詔見監賊罰及賞錢並與除放皆爲東朝祈福也 庚子皇太后章氏崩於慈寧宮年八十自南渡後典故多有司省記至恤章又諱不

錄至是一時斟酌皆出於太常寺少卿宋斐而博士杜莘老以古誼裁定 壬寅詔權吏部侍郎沈介暫兼權禮部侍郎 癸卯翰林學士周麟之爲大金奉表哀謝使吉州團練使知閭門事蘇華假崇信節度使副之時朝廷已議定遺金金繒等物麟之固請增幣而後行麟之至金金主喜其辨利賜資加厚 丁未百官以帝未聽政詣文德殿門進名自是不復臨 冬十月辛亥朔不視朝文武百僚詣文德殿門進名奉慰自是朔望皆如之 壬子小祥帝詣几筵殿行禮 癸卯皇太后啟攢有司以權制已迄請百官以吉服行事黃中復曰唐續資治通鑑 卷百三十三 四

制攢雖在易月之外猶曰各服其初服今以易月故而遂吉服以殯非禮也於是百官常服黑帶入朝衰服行事 甲寅帝始聽政御慈寧殿之素幄 起居舍人楊邦弼爲賀大金正旦使右武大夫榮州刺史兩浙西路馬步軍副都統管張說副之太府卿李潤爲賀生辰使閭門宣贊舍人張安世副之 壬戌尚書兵部侍郎兼侍講兼直學士院楊椿上皇太后諡議曰顯仁 甲子大祥帝衰服行禮百官常服陪位丙寅禪祭 戊辰帝始御前殿 乙亥金主獵於近郊復命諸路夫匠造軍器於燕京尚書右丞李通董之又令戶部尚書蘇保衡

侍郎韓錫造戰船於潞河夫匠死者甚眾 十一月辛巳朔日南至命尚書工部侍郎王瑜亮祀昊天上帝於南郊 丁亥參知政事賀允中依信軍節度使領閣門事提點皇城司鄭藻為皇太后遺雷國信使副故事使者入北境當服黑帶鞵至是朝議慮北廷不從已命允中等隨宜改移允中等至汴京金主命故叛將孔彥舟押宴且用常禮賜花允中辭曰使人之來致太后遺物國有大卷樂何忍聞况戴花乎其大使怒謂將殺之允中曰王人無暴事固有體吾年餘七十矣當守節死彥舟解曰兩國通好久參政勿動心也揖允中坐命左右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三十三

五

捧花侍側而已 己丑大行皇太后啟攢帝服初卷之服以祭禮畢更素服還內百官亦如之 丙申顯仁皇后靈發引帝啟奠於庭遣奠於麗正門外禮畢帝易吉服還宮太史焚衰服 丙午顯仁皇后掩攢官在永祐陵之西去顯肅攢官十九步舊下宮分前後殿至是更築前殿以奉徽宗中殿以奉顯肅顯恭顯仁二后神御而御殿奉懿節如故於是始立四隅以二十里為禁城居民皆徙之又有士庶立墓雜錯其間陰陽家請悉挑去宗正寺主簿權太常丞吳曾從而和之時監察御史任文薦奉詔監掩攢官就令按視乃挑其近攢官者百

十有三丈而已 十二月辛亥朔有司於浙江亭行六虞畢百官奉迎虞主還慈寧殿帝行安神禮癸丑帝服素黃袍黑帶素履詣慈寧行七虞之祭八虞九虞皆如之 甲寅謀報北界揭榜禁矣傳起兵事帝曰此事有無固不必問朕觀其科擾勞役民不堪生豈是久長之道惟當精擇收守務為自治安邊息民靜以待之耳 庚申金國賀正旦使施立生等入境先是立生坐范汝為事遠竄遂奔偽齊事見紹興二年二月甲子齊廢復為金用累遷禮部尚書至是以翰林侍講學士來賀來年正旦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耶律翼副之 壬戌帝親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三十三

六

行卒哭之祭甲子祔顯仁皇后於太廟徽宗室 丙寅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張燾試吏部尚書初帝知普安郡王之賢欲建為嗣而恐顯仁皇后意所未欲故遲回久之顯仁崩帝問燾以大計所在燾曰儲貳者國之本也天下大計無踰於此今兩郡名分宜早定帝喜曰朕懷此久矣卿言適契朕心開春當舉典禮時風俗侈靡財用匱乏燾勸帝止北貨之貿易非時之賜予罷土木減冗使躬行節儉民自富足帝嘉獎再三 侍御史朱倬試御史中丞左司諫何溥試右諫議大夫 丁卯尚書兵部侍郎直學士院楊椿進尚書 丙子

金國賀正日使施宜生副使耶律翼見於垂拱殿以諒
陰故命坐賜茶正侍觀察使以上皆與帝素服黃袍黑
帶供帳皆用素黃衛士常服去銀鸞對鳳侍坐者錦墊
易以紫素既見命大臣就驛賜宴不用樂辭亦如之時
更部尚書張燾奉詔館客宜生素問其名畏慕之一見
顧翼曰是使南朝不拜詔者也宜生聞人燾以首邱桑
梓語之宜生顧其介不在旁為度語曰今日北風甚勁
又取几閒筆扣之日筆來燾密奏之且言宜早為備金
主又潛使畫工密寫臨安之湖山城郭以歸繼則繪為
屏而圖己之像策馬於吳山絕頂後題以詩有立馬吳
續資治通鑑卷百三十三 七

山第一峰之句蓋金主所賦也 金殺其太醫使祁宰
攷異繫年要錄作翰林副使祁宜今從金史本傳倫祁
宰又要錄載五年正月今從金史本紀載在四年十二
月 宰性慷慨欲諫南伐未得見會元妃有疾召宰診視
既入見即上疏諫略言國初蕩蕩宋曾不十年當此
之時上有武元文烈英武之君下有宗翰宗雄謀勇之
臣然猶不能混一區宇舉江淮巴蜀之地以遺宋人況
今謀臣將士異於曩時且宋人無罪師出無名加以大
起徭役營中都建南京繕治甲兵調發軍旅賦役煩重
民人怨嗟此人事不修也聞者晝星見於牛斗熒惑伏
於翼軫三歲自刑害氣在揚州太白未出進兵者敗此

天時不順也舟師水涸船艙不繼而江湖島渚之間騎
士馳射不可驅逐此地利不便也言甚激切金主怒戮
於市籍其家金人哀之

紹興三十年金正隆五年春正月庚辰朔不受朝金國賀正
旦施宜生等詣西上閤門進名奉慰 乙酉中書舍人
洪遵兼權尚書禮部侍郎 丙戌北使施宜生等出北
門故事北使以八日出門九日宴赤岸至是施宜生等
不用例是晚抵赤岸宴罷即行 戊子太尉知荆南
府節制屯駐御林軍馬劉錡言所招效用六千人請以
荆南駐劄御前效用中軍左軍為名分四將仍以右武
續資治通鑑卷百三十三 八

大夫周贊充左軍統制閤門宣贊舍人荆湖北路兵馬
都監劉汜充中軍統領皆從之先是賜錡回易錢四十
萬緡及是錡請益三十萬緡詔出御前激賞庫錢權貸
務通與之如其數 吏部員外郎虞允文言金決渝盟
為南牧之計必為五道出蜀口出荆襄止以兵相持淮
東沮洳非用騎之地它日正兵必出淮西奇兵必出海
道宜為之備帝頗納其言 辛卯北使施宜生等至鎮
江府賜宴不受遂即時渡江 癸巳尚書左司員外郎
邵大受權戶部侍郎 乙未金國賀正旦使施宜生等
渡淮故事北使既登舟即舟中與伴使置酒三行而別

是日天未明送伴使金安節至淮岸國信副使耶律翼已先渡淮北去宜生以下皆不及知安節遂於中流瞻拜而已 丙申尚書吏部侍郎同修國史兼侍讀葉義問知樞密院事 丁酉罷軍容班本殿前司樂工先是御前置甲庫凡乘輿所須圖畫什物有司不能供者悉取於甲庫故百工技藝精巧者皆聚其閒日費無慮數百千禁中既有內酒庫而甲庫所釀尤勝以其餘酤賣頗侵戶部贍軍諸庫課額以此軍儲常不足吏部尚書張燾言甲庫萃工巧以蕩上心酤良醜以奪官課教坊樂工員增數百俸給賜資耗費不貲皆可罷帝曰卿可

續資治通鑑

卷百三十三

九

謂責難於君明日罷甲庫諸局以酒庫歸有司減樂工數百人燾之從容補益皆此類也 庚子命輔臣朝獻景靈宮以帝未純吉服故也先是禮官引熙寧故事請命宰執行禮既從之矣權吏部侍郎兼權禮部侍郎沈介言今耐廟禮畢天地宗廟百神之祀竝皆如儀將來大亨明堂亦合廟享景靈宮朝獻太廟若於四孟獨否恐無以副主上之誠孝請依典禮躬詣上終以為疑會介出迓使後五日有詔郊祀行事稽之禮經蓋無可疑若四孟朝獻景靈宮元豐以來自有典故可令給舍臺諫禮官詳悉討論參以古誼議奏於是帝不出而命輔

臣分詣 丁未中書舍人兼權樞密都承旨洪遵試尚書吏部侍郎太常少卿宋棐權禮部侍郎 二月乙卯大金弔祭使金吾衛上將軍左宣徽使大懷忠副使大中大夫尚書禮部侍郎耆益溫都謹行禮於慈寧殿朝散大夫充翰林修撰同知制誥石琚讀祭文既退命輔臣就驛宴之不用樂 丁卯吏部尚書兼侍讀張燾充資政殿學士致仕 辛西北使辭於几筵殿次辭帝於垂拱殿 癸亥直微猷閣知臨安府趙子瀟權尚書戶部侍郎 甲子百官純吉服 宰相湯思退陳康伯奏事畢樞密院官將退帝畱王綸葉義問諭之曰朕有一

續資治通鑑

卷百三十三

十

事施行似不可緩普安郡王甚賢欲與差別卿等可議除少保使相仍封真王眾皆前賀綸義問退帝曰朕久有此意淡惟載籍之傳竝后匹嫡兩政耦國為亂之本朕豈不知此第恐顯仁皇后意所未欲遲遲至今思退曰陛下春秋鼎盛上天鑒臨必生聖子為此以係人心不可無也於是普安郡王自育宮中至是三十年 戊午命同知樞密院事葉義問和州防禦使知閣門事劉允升假崇信軍節度使充大金報謝使副謝其來弔祭也帝亦恐金有南侵意因使義問覘之 庚申起居郎黃中權工部侍郎 癸酉帝始服淡黃袍黑犀帶御垂

拱殿 甲戌內出手詔曰朕荷天祐序承列聖之不基
思所以垂裕於後夙夜不敢康永惟本支之重疆固皇
室親親尚賢厥有古誼普安郡王璦藝祖皇帝七世孫
也自幼鞠於宮闈巖然不羣聰哲端正抗於宗藩歷年
滋多厥德用茂聞望之懿中外所稱朕將攷禮正名頒
示天下夫立愛之道始於家邦自古帝王以此明人倫
而厚風俗者也稽若前憲非朕敢私其以爲皇子仍改
賜名璦詔翰林學士周麟之所草也是日以麟之兼權
吏部尚書 丙子制以皇子璦爲寧國節度使開府儀
同三司進封建王制既出中外大悅 是月金遣引進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三十三

十一

使高植等分道監視所獲盜賊竝磔之 三月辛巳兵
部尚書楊椿奉詔舉利州西路駐劄御前左部統制楊
從儀右部統制李師顏可備將帥而左朝散郎利州路
提點刑獄公事富衡薦師顏忠節尤力詔進儀一階令
樞密院籍記召師顏赴行在 金東海縣民張旺徐元
等反金主遣都水監徐文步軍指揮使張宏信等率舟
師九百浮海討之金主曰朕意不在一邑欲試舟師耳
乙酉保寧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萬壽觀使吳玘
遷少保太尉崇信軍節度使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趙
密開府儀同三司二人皆以擴宮之勞故有是命 戊

子上策試禮部舉人劉朔等於集英殿既而得右迪功
郎許克昌爲首用故事降爲第二遂賜晉江梁克家等
四百十二人及第出身同出身 辛卯參知政事賀允
中等使金國還入見允中言敵勢必敗盟宜爲之備

壬辰池州奏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昭慶軍承宣使本
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岳超卒以寧國軍節度使殿
前司選鋒軍都統制李顯忠充池州駐劄御前諸軍都
統制 乙未太府卿李澗權尚書吏部侍郎 丙戌左
武大夫榮州刺史江南諸路馬步軍副總管劉光輔移
淮南諸路副總管楚州駐劄先是金東海縣民爲盜有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三十三

十二

李秀者密請淮東副總管宋肇納款願得南歸時議疑
其或致衝突謀者因謂其與金結納將大興師南來乃
命光輔駐楚州以爲之備光輔未至秀又遣其徒至楚
州見右朝奉郎通判權州事徐宗偃求濟師宗偃諭遣
之因遺書大臣大約謂東海饑民困其科斂苛擾嘯聚
海島一唱百和犯死求生初無能爲金主蒙蔽下情不
通猶未之聞若知偏師一至卽便撲滅縱使猖獗得志
必自沂密橫行山東失利則乘舟入海誠不足爲吾患
今添置兵官招集叛亡適足以生邊衅 丁酉以立皇
太子命兵部尚書楊椿告昊天上帝權禮部侍郎宋紫

告皇地祇祠濮王士鞅告太廟安定郡王令諫告諸陵
保寧軍承宣使知金州兼金房開達州安撫使節制
屯駐御前軍馬王彥為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充金房
開達州駐劄前諸軍都統制兼知金州金房都統制
甲辰賜特奏名進士黃鵬舉等五十三人同進士出身
宗子彥髣等三十一人武舉進士樊仁遠等十九人特
奏名一人竝授官有差 丙午檢校少保武康軍節度
使恩平郡王璩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宗正事置司紹興
府始稱皇姪 詔建王府置直講贊讀各一員以郎官
兼小學教授一員以館職兼 加封梁昭明太子統為

續資治通鑑 卷百三十三

十三

濟忠顯王 夏四月壬子詔天申節州縣竝免排宴以
帝在諒闇故也 甲寅金以耶律翼南使失體杖一百
除名施宜生以漏言烹死 丙申參知政事賀允中兼
權同知樞密院事 五月辛巳太尉荆南府劉錡兼本
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先是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
楊存中建言諸重地如四川鄂渚池陽建康京口皆已
宿兵嚴守獨荆南歷代用武之地今為重鎮江西九江
上流要害之地緩急不相應援請各置都統制以廣備
朝廷從之荆南府江州勅軍自此始 乙酉初置江州
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一員以殿前及步軍司兵各二

千人馬軍司及新招各二千人隸之以龍神衛四廂都
指揮使寧武軍承宣使侍衛步軍都統制戚方為江州
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 辛卯參知政事賀允中免兼
同知樞密院事以同知樞密院事葉義問將及境也初
義問入北境見金已聚兵有南侵意及還密奏教人以
剋剝不恤為能以殺戮不恕為威窮奢極侈燕京已劇
壯麗而修汴京伐木琢石車載塞路民勞而多死於道
天人共怨觀此豈能久也又海州賊黨未盡而任契丹
出沒太行臣去時聞破濬之衛縣回時聞破磁之邯鄲
北使三人皆被擊傷奪去銀牌燕京以南在處不寧今

續資治通鑑 卷百三十三

十四

欲遷汴京且造戰船以臣度之若果遷都則在彼已失
巢穴今江淮既有師屯獨海道宜備臣謂土豪官軍不
可雜處土豪諳練海道之險憑藉海食之利能使使船
戶雜以官兵彼此氣不相下難以協濟今宜於江海要
處分寨以土豪為寨主令隨其便使土豪繞於舟楫之
閒官軍振於塘岸之口則官無虛費民無驚擾此策之
上者也 兵部尚書兼權翰林學士楊椿言於右僕射
陳康伯曰北朝敗盟其兆已見今不先事為備悔將何
及因與康伯策所以防禦之術其一兩淮諸將各畫界
分使自為守其二措置民社密為寓兵之計其三淮東

劉寶將驍卒少不可專用其四沿江州郡增壁積糧以爲歸宿之地康伯見帝言敵謂我爲和好久而兵備弛南牧無疑因條上兩淮守禦之計帝嘉納之 丙申金國賀生辰使輔國上將軍殿前右副都點檢蕭榮副使中大夫太子右諭德張忠輔入見自休兵以後北使見紫宸殿設黃麾仗千五百有六人至是以未純吉不設仗既見置酒垂拱殿時建王璋侍燕榮等望見聳然曰此爲建王邪竟夕不敢仰視 戊戌天申節百官及北使上壽以顯仁皇后器制未終不用樂 六月庚午知樞密院事王綸充資政殿大學士知福州綸引疾求去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三十三

五

故有是命 壬申故太尉武泰軍使郭仲荀贈開府儀同三司仲荀薨十五年矣至是其孫成忠郎永茂投匭自訴故錄之 金都水監徐文等破賊張旺徐元東海平 秋七月辛巳金詔東海縣民爲張旺等所誣誤者並釋之壬午金主以張宏信被命討賊逗遛萊州與妓燕樂杖之一百 詔諸路禁兵以其半教習弓弩令帥臣春秋遣將官巡行按視 丁亥右文殿修撰知臨安府錢端禮權尚書戶部侍郎 戊戌同知樞密院事葉義問進知樞密院事於是義問奏應變持久二說以爲兩淮形勢在今危急荆南劉錡則均襄隋郢道化棗陽

之所隸也鄂渚田師中則安復信陽漢陽之所隸也九江戚方則蕪黃之所隸也池陽李顯忠則龍舒無爲軍之所隸也建康王權則滁和之所隸也鎮江劉寶與馬師成閔則真揚通泰之所隸也江陰正控海道宜自鎮江分兵以扼之至於濠梁固始安豐諸郡近邊亦宜總之合肥比已分屯諸將宜飭令擇地險要廣施預備此應變之說也秋冬之交淮水淺涸徒步可過若敵今歲未動請江淮一帶遴選武臣爲守公私荒田悉撥以充屯田使募人耕之暇則練習專務持重勿生釁端來則堅壁勿戰去則入壁勿追使之終無所得而自因此持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三十三

六

久之說也 御史中丞兼侍講朱倬參知政事翰林學士兼修國史兼侍讀兼權吏部尚書周麟之同知樞密院事 辛丑成忠郎殿前司準備使喚都遇爲閤門祇候添差東南第二副將廬州駐劄 加封伍員爲忠壯英烈威顯王 八月丙午朔日有會之 癸丑左大中大夫參知政事賀允中充資政殿大學士致仕允中使北還言敵勢必背盟宜爲之備上疑未決允中因告老乃有是命 端明殿學士致仕折彥質薨於潭州 丙辰中書舍人沈介試吏部侍郎 宗正少卿金安節權禮部侍郎 辛未安慶軍承宣使同知大宗正士銜爲

安德軍節度使 壬申淮南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兼
權安撫司公事許世安得謀報金主已至汴京重兵皆
屯宿泗亦有至清河口者乃遣右宣義郎通判州事劉
禮告急於朝廷先是金主命戶部尚書梁球兵部尚書
蕭德溫計女直契丹奚三部之眾不限丁數悉發起之
凡二十有四萬以其半壯者為正軍弱者為阿里善一
正軍一阿里善副之又簽中原漢兒渤海十七路除中
都路造軍器南都路修汴京免簽外吏部侍郎高懷正
等十五人分路帶銀牌而出號曰宣差簽軍使每路各
萬人合蕃漢兵通二十七萬做唐制分為二十七軍簽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三十三

七

數已定遂以百戶部為穆昆千戶為明安萬戶為統軍
其統軍則有正副諸軍悉以蕃漢相兼無獨用一色人
者 金主命權貨務并印造鈔引軍起赴南京 金主
喜沾譽其謁陵也見田間穫者問其豐耗以衣賜之然
亂政亟行民不堪命盜賊蠶起大者連城邑小者保山
澤山東賊犯沂州殺其縣令大名府賊王九等據城叛
眾至數萬契丹邊祿錦舊倫六今改等皆以十數騎張旗幟
白晝公行官軍不敢誰何所過州縣開劫府庫置於市
令人攘取之小人皆喜賊至而良民不勝其害太府監
高彥福大理正耶律正翰林待詔大穎出使還朝皆言

盜事金主惡聞其言皆杖之穎仍除名自是人不敢復
言 九月庚辰右朝奉郎通判楚州徐宗偃聞揚州告
急事見八自高郵以驛書遺大臣言宗偃自到官以來
飽諳規邏者之情偽密院三衙沿江諸將所遣固不一
矣要皆取辦於都梁山陽土著之人由都梁者不過入
於泗自山陽者不過至於漣水采聽髮鬚信實茂然且
若東海之人止緣饑民困於暴斂犯死求生而候者闕
然有與師十萬駕海航二千艘因而南面之說遂至重
煩劫廷憂顧宗偃獨以為不然已而卒如所料矧今日
自六月以來日聞簽軍聚糧修京除道敷斂金帛營造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三十三

六

舟船添立砮柁虐用其民無所不至且約七月必遷都
矣既而不效展取八月又不效則曰京都改築外城更
造祕殿且有登封泰山款謁明道宮之議此何所攷信
哉宗偃近以職事至維揚帥府而都梁持羽檄來謂金
主已遷於汴重兵散布宿泗清河之間帥司告急人情
恟懼才少須臾又無一驗合是此輩傳聞之誕亦甚明
矣靖康之初再侵京闕薦至維揚無一人知其來者先
聲播傳計之詭也廟謨成算固非一介可測淮浹然長
江不足恃兩淮不可失雖三尺童子知其利害灼然若
密詔沿流諸將或以屯田或為牧放添增防扼遣數萬

夏卿勸免今知人言籍籍乃因人觀載苞苴之物三十餘舟欲因為結納寶專悍愚慢暴虐姦貪何所不有使有緩急之事責之成功不亦難乎請因其來朝斥之別擇良將往肅軍旅辛酉安慶軍節度使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劉寶罷都統制添差福建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給真俸臨安府差兵級同本軍見隨行人前去之任先是寶為諫官何溥所劾帝乃召寶赴行在未至陳俊卿復奏其罪侍御史汪澈亦言寶無尺寸功朝廷嘗調兵戍黃魚梁寶既不聽乃請創招制勝軍三千人方命若此尙知戴天子之威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三 三

平寶嘗出緡錢遺其軍校回易歲計三萬有奇猶以為鮮械諸固拮刻諸軍至有凍餒不能出門戶者望命有司議寶之罪故有是命 壬戌太尉武泰軍節度使知荆南府劉錡為威武軍節度使充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仍詔總領官同諸軍統制將日前非理拮斂及應干私役日下改政諸軍所負回易錢具數以聞當議除放除劉寶私財還寶外餘竝椿充軍須仍出榜曉諭 鎮南軍承宣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荆南府駐劄御前軍右軍統制李道為荆南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 丁卯權工部侍郎黃中兼權吏部侍郎

十一月戊寅皇姪常德軍承宣使權主奉益王祭祀居廣為華容軍節度使以王祭踰十年也 戊子大理少卿張運權刑部侍郎 丁酉池州駐劄御前諸軍統制李顯忠請令諸軍屯田帝謂大臣曰此事可行然須先立規摹如括田市牛立廬舍給糧種置農具之類悉有條理乃可施行兩三年間且盡與地利使之歲入有得則不勸而耕矣 戊戌侍御史汪澈言自陛下變化以來進賢退姦興利除害求治如不及而輔相未得其人如湯思退者本無器識徒以工駢儷之文嘗綴科目飾諛言以奉秦檜用選舉而私秦墳質緣超躐徑躋樞近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三 三

自檜之死一時支黨悉從貶竄而思退獨得漏網陛下以其外若純篤而不知其中實佞邪偶因乏人遂至大用為相以來亦三閱歲矣曾無一善之可紀任情率意凡所施為多拂公論且匿名迹遠權勢大臣之事也思退則蔑視同列擅佞威福恩欲歸己怨使誰當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歟哉其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夫望輕不足服士夫則眾怨竝興德薄不足理陰陽則天戒垂示祖宗法令或廢格而不用臣寮章疏多沈抑而不行久玷鈞輔物議沸騰豈惟有妨賢路實亦濫負陛下所以委任責成之意望

早賜罷黜以快中外之望 金主命親軍司以所掌付
大興府置左右驍騎副指揮使隸點檢司步軍都指揮
使隸宣徽院 十二月乙巳朔左金紫光祿大夫守尙
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湯思退罷爲觀文殿大
學士提領江州太平興國宮 丁未詔觀文殿大學士
提領江州太平興國宮湯思退落職依舊宮觀 戊申
夜白氣如帶東西亘天 癸丑金禁中都河北山東河
南河東京兆軍民網捕禽獸及畜養雕隼者 丁卯閣
門宣贊舍人荆南府駐劄御前中軍統領劉玘爲鎮江
府駐劄御前中軍統制用劉錡奏也 庚午金國賀正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三十三

三

旦使奉國上將軍兵部尙書僕射權副使翰林學士忠
靖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韓汝嘉見於紫宸殿 安南
進馴象邊吏以聞帝謂大臣曰蠻夷貢方物乃其職但
朕不欲以異獸勞遠人可令帥臣諭今後不必以馴象
入獻 金主以降將孔彥舟習知兵事起爲南京留守
彥舟荒於色有禽獸行而金主獨喜之時有傳舟已死
者既而知其妄金主爲杖妄傳者以激勵之無何彥舟
果死遺表言伐宋當先取淮南云 金主禁朝臣飲酒
除三國人使宴飲其餘飲酒者死既而益都尹京安武
節度使爽等以立春節飲於駙馬都尉圖克坦貞家金

主召而詰之曰戎事方殷禁百官飲酒卿等知之乎貞
等伏地請死金主數之曰汝等若以飲酒殺人太重則
宜早諫魏武帝軍令曰犯麥者死已而乘馬入麥中乃
割髮以自刑犯麥微事也然必欲示信朕爲天下主法
不能行於貴近乎朕念慈獻子四人惟朕與公主在而
京等皆近屬曲貸死罪於是杖貞七十京等各杖一百
降貞爲安武軍節度使京爲灤州刺史爽爲歸化州刺
史 西夏主仁孝之嗣位也國中多亂其臣任得敬抗
禦有功遂以爲相封楚王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三十三

四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三

入太微右掖門九月二日至端門九日左掖門出竝歷左右執法太微爲天子南宮太白兵將之象其占兵入天子之廷金主曰今將南伐正其事也貴中曰當端門而出其占爲受制歷左右執法爲受事此當有出使或爲兵或爲賊金主曰兵興之際小盜固不能無也 甲寅少師寧遠軍節度使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楊存中爲太傅充醴泉觀使賜玉帶奉朝請存中領殿幾三十年至是王十朋陳俊卿李浩相繼訟言存中之過帝或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三十四

三

之地置堡列戍峙糧聚財濱海沿江預具關艦至於選將帥繕甲兵謹關梁固疆塞明斥埃訓郡縣之卒募鄉閭之勇申戒吏士指授方略條爲十事以獻會趙密謀奪其權因指爲喜功生事存中間之乃累章丐免 金以參知政事李通爲尙書石丞 乙卯閣門祇候御前忠銳第五副將劉舜謨爲東南第二副將廬州駐劄已未金禁扈從縱獵擾民庚申徵諸道水手運戰船辛酉詔侍從臺諫薦士各二人帥臣監司各一人 癸丑金主發中都 乙丑詔經義詩賦依舊分爲兩科以取士先是諫議大夫何溥疏論經義詞賦合爲一科之

弊以爲兩場俱優者百無一二而韋布之士皓首窮經扼於聲病之文卒無以自見於世望將經義得免解舉人及應舉進士年五十以上許兼一大經於詩賦場引試其不願兼經者亦聽庶幾宿學有以自展議者多以爲經義詞賦不能兼精又減策二道而併於論場故策問太寡無以盡人且一論一策窮日之力不足以致其精雖有實學無以自見願復經義詩賦分科之舊詔禮部國子監太學官看詳申尙書省 三月甲戌詔起復左武大夫興州刺史殿前司破敵軍統制陳敏以所部千六百人往太平駐劄尋改隸馬軍司 己卯右諫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三十四

四

議大夫何溥爲翰林學士兼權吏部尙書 金改河南北邙山爲太平山稱舊名者以違制論 壬午兵部尙書兼權翰林學士兼侍讀楊椿參知政事 庚寅尙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陳康伯遷左僕射參知政事朱倬守右僕射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辛卯故左大夫致仕李光追復左中大夫官其子二人 癸巳金主次河南府因出獵如汝州溫湯視行宮地自中都至河南所過麥皆爲空復禁扈從毋輒離次及游賞飲酒犯者罪皆死而莫有從者詔內地諸明安赴山後牧馬俟秋竝發 夏四月癸卯詔潭州觀察使利州西路

駐劄御前中軍都統制新知襄陽府吳拱以西兵三千
人戍襄陽朝議因金人決欲敗盟乃令兩淮諸將各畫
界分使自為守措置民社增壁積糧是時御前諸軍都
統制吳玠戍武興姚仲戍興元王彥戍漢陰李道戍荆
南田師中戍鄂渚戚方戍九江李顯忠戍池陽王權戍
建康劉錡戍鎮江壁壘相望而襄陽獨未有備故命拱
以所部戍之 辛酉復升揚州高郵縣為軍 辛未同
知樞密院事周麟之為金奉表起居稱賀使賀遷都也
初朝廷聞金主欲移居于汴且屯兵宿亳間議遣大臣
奉使宰執其議遣參知政事楊椿行其所議者如大金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三十四 五

皇帝祇欲到洛陽觀花則不須屯兵於邊若果欲遷都
于汴屯兵于宿亳則本國亦不免屯兵于淮上非敢故
渝盟約蓋為國之道不得不然或欲巡幸汴都即還燕
京則本國亦無一人一騎渡淮麟之聞其議乃見帝慷慨
請行帝大喜麟之請自擇副且薦洪州觀察使知閣
門事蘇華可用許之華尋卒乃命武翼大夫貴州刺史
知閣門事張掄假保信軍節度使以行 丁未金主詔
百官先赴南京治事尚書省樞密院大宗府少府皆從
行吏戶兵刑部四方館都水監大理司官各留一員以
發書樞密院事高景山為宋生日使右司員外郎王全

副之金主謂全曰汝見宋主即面數其罪索其大臣及
淮漢之地如不從即厲聲詆責之彼必不敢害汝謂景
山曰日日以全所言奏聞景山刑部侍郎王全蓋假官
以行非其本職 戊申金主命汝州百五十里內州縣
量遣商賈赴溫湯置市詔有司移問宋人蔡穎壽諸州
對境創置堡屯者 庚戌金主發河南府丁卯次溫湯
誠扈從毋得輒過汝水金主出獵遇奔鹿突之墮馬嘔
血數日遣使徵諸道兵 五月丙子金國賀生辰使高
景山副使王全入境景山等舉趾倨傲又遣人量廂面
濶狹沿淮顧盼以告相視水面者時上下泄泄至是始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三十四 六

知其有渝盟之意 庚辰金太師尚書令溫都思忠率
契丹諸部反遣右將軍蕭圖剛舊倫亮等討之 甲申
禮部郎中王普言取士分科之弊以謂後生舉子競習
詞章而通經老儒存者無幾恐自今以往經義又當日
銷而二禮春秋必先廢絕竊惟國初至治平雖以詩賦
取士又有明經學究等諸科當時惟明經略通大義其
它徒誦其書而不知其說非今日經義比也然猶且別
立解額多於詩賦而不相侵紊逮熙寧後應舉者莫不
治經故解額可以混而為一今經義詩賦既分為兩科
而解額猶未分夫取易捨難人之常情故此盛彼衰勢

所不免聖詔有司追倣舊制將國學及諸州解額各以三分爲率其二以取經義其一以取詩賦若省試即以累舉過省酌中人數立爲定額而分之仍于經義之中優取二禮春秋庶幾兩科可以永久竝行而無偏廢之患矣詔禮部國子監看詳申尙書省 辛卯金使高景山副使王全見于紫宸殿景山奉國書跪進景山當奏事自稱語訥不能敷奏乞令副使王全代奏帝許之景山招全全欲升殿侍衛及閣門官止之帝傳旨令升全升殿之東壁面北厲聲奏曰皇帝特有聖旨昨自東昏王時兩國講和朕當時雖年小未任宰執亦備知得自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三十四

七

朕卽位後一二年間曾差祈請使巫伋等來言及宗屬及增加帝號等事朕以卽位之初未暇及此當時不曾允許其所言親屬中今則惟天水郡公昨以風疾身故外所祈請似亦可從又念歲貢錢絹數多江南出產不甚豐厚須是取自民間想必難備朕亦別有思度兼爲淮水爲界私渡甚多其間往來越境者雖嚴爲誡禁亦難杜絕又江以北漢水以東雖有界至而南北叛亡之人互相扇誘適足引惹邊事不知故梁王當日何由如此分畫來朕到南京方欲遣人備論此意近有司奏言欲遣使來賀行幸南京灼知意甚勤厚若只常使前來

緣事理稍重恐不能盡達兼南京宮闕初秋畢工朕以河南府龍門以南地氣稍涼兼放牧水草亦廣於此坐夏擬於八月初旬內到南京當於左僕射湯思退右僕射陳康伯及或問王綸知樞密院此三人內可差一員兼殿前太尉楊存中最是舊人諳練事務江以北山川地理備曾經歷可以言事亦當遣來又如鄭藻輩及內臣中選擇所委信者一人共四人同使前來不過八月十五日以前到南京朕當宣諭此事若可從朕言緣淮南地理朕曾在軍頗曾行歷土田往往荒瘠民人不多應有戶口盡與江南朕所言者惟土田而已務欲兩國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三十四

八

界至分明不生邊事朕以向來止曾經有泗壽州外陳蔡唐鄧邊面不曾行歷及知彼處圍場頗多約于九月末旬前去巡獵十一月或十二月卻到南京于差來正旦使處當備細道來朕要知端的于大年二三月間又爲京兆亦未曾至欲因幸溫湯經由河東路分卻還中都去奏訖全復曰趙桓今已死矣帝色變遽起全在殿下揚言曰我來理會者兩國事曉曉不已帶御器械李橫約全曰不得無禮有事朝廷理會百官班未退帶御器械劉炎白陳康伯曰使人在廷有茶酒之禮宜奏免之康伯曰君自奏聞炎遂轉屏風而入見帝哭泣炎奏

其事帝然之炎出傳旨曰今爲聞淵聖皇帝訃音聖躬不安閣門賜茶酒宜免使人且退班遂退既而詔全曰適所未奏事因可具奏狀以聞於是館伴使翰林學士何溥等錄其語進故得知者一二焉宰執聚殿廡議舉哀典故或謂帝不可以凶服見使者欲埃其去乃發喪權工部侍郎黃中聞之馳白康伯曰此國家大事臣子至痛之節一有失禮謂天下後世何且使人問焉將何以對於是始議行禮及調兵守江淮之策 壬辰同知樞密院事周麟之言敵意可卜宜練甲申警靜以觀變使不當遣帝曰卿言是也彼欲割地今何應之麟之曰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三十四

九

講信之始夕晝封圻故應有載書存願出以示使者厥請將自塞矣 甲午宰執召三衙帥趙密成閔李捧及太傅醴泉觀使和義郡王楊存中至都堂議舉兵既又請侍從臺諫凌景夏汪應辰錢端禮金安節張運黃祖舜楊拜弼虞允文汪澈劉度陳俊卿集議陳康伯傳上旨云今日更不問和與守直問戰當如何執政欲遣閑全將禁衛兵禦襄江上流允文言不必發兵如此之多敵必不從上流而下恐發禁衛則兵益少朝廷內虛異時無兵可爲兩淮之用執政以金主在汝州恐其涉漢而南不聽日午下詔發喪宰相常服金帶率百官入和

寧門詣天章閣南隙地舉哀仍進名奉慰是時禁中亦設舉哀之禮哀動于外爲大行淵聖仁孝皇帝立重卽學士院爲几筵殿用神帛帝詔持斬衰三年以申哀慕權禮部侍郎金安節請庶人禁樂百日從之 翰林學士兼權吏部尚書充館伴使何溥等奏繳錄到大金副使王全於殿上口奏事因詔諸路都統制并沿邊帥守監司照應今來事體隨宜應變疾速措置務要不失機會時朝論洶洶入內侍省都知張去爲陰沮用兵之議且陳退避閩蜀之計人情惶惑陳康伯言曰敵國敗盟天人共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若聖意堅決則將士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三十四

十

之氣自倍願分三衙禁旅助襄漢兵力待其先發然後應之權工部侍郎黃中自使還每進見未嘗不以邊事爲言至是又率同列請對論決策用兵莫有同者中乃奏曰朝廷與金通好二十餘年我未嘗一日言戰彼未嘗一日忘戰取我歲幣陷彼士卒今幸天視其魄使先墜言以警陛下惟聖慈畱心焉 乙未少保奉國軍節度使領御前諸軍都統制職事判興州吳玠爲四川宣撫使仍命敷文閣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王剛中同措置應干事務時有詔夔路遣兵五百人往峽州屯駐俟荆南有警則令夔路安撫使李師顏親

往援之 丙申侍御史汪澈為御史中丞 起復慶遠軍節度使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成閔對于內殿朝議以上流重地邊面濶遠而兵力分宜遣大將帝乃面諭閔俾以所部三萬人往武昌控扼先命湖北漕臣同鄧州守臣建寨屋三萬間以待之後二日遂發江西折帛湖廣常平米錢及末茶長短引共一百四十餘萬緡湖北常平義倉及和糴米六十三萬石料十萬石赴湖廣總領所備軍用 戊戌帝成服于几筵殿 己亥金賀生辰使高景山等辭行 庚子詔浙東五郡禁軍弓弩手竝起發赴判明州兼沿海制置使沈該浙西諸郡及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三十四 十一

去為竊威權撓成筭乞斬之以佗士氣帝曰卿可謂仁者之勇 癸卯以淵聖皇帝升遐降諸路流罪以下囚釋杖以下 金主自汝州如南京 丙午小祥帝御几筵殿行禮 丁未出宮人三百十九人史六月乙丑放仙韶院女樂二百餘人上問淵聖計音且知金人有用兵之意或傳金人欲來索仙韶院女樂上不忍良家子陷于絕塞乃盡遣出 己酉御史中丞汪澈為湖北京西宣諭使置司鄂州仍節制兩路軍馬澈辭節制許之右朝奉郎通判楚州徐宗偃遺鎮江都統制劉錡書云近聞肅膺宸命進師廣陵先聲所至士氣賈勇竊惟今日之事非它事比安危成敗在茲一舉古人有云唇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三十四 十二

城奔走宴罷來使大懷正入館白袍紅綬腰懸金牌乘馬直造廳事索香案呼送伴使右司員外郎呂廣問等令跪聽遂道金主旨謂本欲八月遷都今大臣奏官殿修畢欲以六月中旬前去南京令送伴回奏知本國也軍民間之始釋疑然亦有貪夜提攜奔竄官司弗能禁會朝廷亦下轉運副使楊抗相度清野民尤恐懼自是淮南官吏老幼悉往江南矣 癸丑詔罷教坊樂工許自便 乙卯太尉威武軍節度使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劉錡為淮南江南浙西制置使節制諸路軍馬錡自願昌之勝金人畏之下令有敢言其姓名者罪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三十四 三

不赦帝亦知其能故有是命 丙辰不視朝百官臨于几筵殿以次赴几筵殿門外進名奉慰自是朝望皆如之 浙西馬步軍副總管李寶入奏事翼日帝謂輔臣曰寶非常驍勇兼其心術可以仗倚朕素識其人它日未易量先是寶言連江接海便于發船無若江陰臣請守之萬有一不任甘死無赦帝從之寶即遣其子公佐與將官過士寧潛入金境伺動靜至是金謀益泄復召問方略寶言海道無險要可守敵艦散入諸洋則難以蕩滅臣止有一策出百全帝問何如對曰兵之道自戰其地與戰人之地不同自戰其地者必生之兵也戰人

之地者必死之兵也必生者易破而必死者難卻今敵未離巢穴臣仰憑天威掩出不意因其驚擾而疾擊之可以得志帝曰善問所總舟幾何曰堅全可涉風濤者得百二十皆舊例所用防秋者所總人幾何曰三千止是二浙福建五分弓弩手非正兵也旗幟器甲亦已備備事急矣臣願亟發陛辭賜寶帶鞍馬尙方弓刀戈甲之屬及銀絹萬數以為軍實 戊午淵聖皇帝大祥帝易禪服 庚申禪祭 夜彗出於角 壬戌金主次南京近郊左丞相張浩率百官迎謁是夜大風壞承天殿鳴尾癸亥金主備法駕入南京奉太后居寧德宮太后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三十四 四

使侍婢高福娘問金主起居金主幸之使伺太后動靜凡太后動止事無大小悉以告福娘 飾其言由是嫌隙益深 丙寅詔許淮南諸州移治清野 戊辰右朝散大夫徐嘉為敷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假資政殿大學士左大中大夫醴泉觀使充金起居稱賀使庚午武翼大夫貴州刺史權知閣門事充金起居稱賀副使張掄落階官為文州刺史 是月金使樞密使布薩思恭等將兵一萬討契丹諸部 秋七月壬申朔温州進士王憲特補承節郎充温州總轄海船先降空名告身六十道下溫福諸郡造海舟憲獻策請用平陽蒲門寨

所造巡船爲式每舟濶二丈有八尺其上轉板坦平可以戰鬪詔用其言遂有是命 癸未宰相陳康伯率百官爲孝慈淵聖皇帝請謚于南郊謚曰恭文順德仁孝廟號欽宗 丙戌右朝奉郎通判楚州徐宗偃獻書宰執言山陽俯臨淮海清河口去郡五十里實南北必爭之地我得之則可以控制山東一或失守彼卽長驅先據要害深溝高壘運山東累年積聚調撥重兵使兩淮動搖我將何以捍禦自北使奏意欲敗盟人情洶懼莫知死所及朝廷除劉錡爲五路制置分遣軍馬渡江邊陲肅靜民賴以安山東之人日有歸附之意沿淮一帶續資治通鑑 卷百三十四 五

言于朝未至會知樞密院事葉義問遣武義郎焦宣來諭意俾招收之守臣王彥容怒不自已出乃言臻不願推恩宗偃因遺義問書言旬日以來渡淮之人晝夜不止漣水爲之一空臨淮縣民亦源源而來不絕泗州兩道人諭盱眙令關報本州約回有死不冝復去數萬人理宜優卹然非有大軍彈壓得之亦不爲用乃補臻承節郎仍令淮東副總管李橫以鎮江都司兩將之兵往楚州屯駐 丁亥金以左丞相張浩爲太師尙書令以司徒大興尹蕭玉爲尙書左丞相吏部尙書白彥恭爲樞密副使樞密副使赫舍哩志寧爲開封尹武安軍節度使圖克坦恭爲御史大夫 戊子左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周麟之與在外官觀宰執進呈臺諫疏章帝曰爲大臣臨事辭難何以率百僚乃有是命庚寅復責授左朝奉大夫祕監分司南京筠州居住 初帝命池州諸軍都統制李顯忠擇淮西地利爲固守之計至是顯忠言淮北平夷別無險阻惟樅楊鎮北二十五里中坊淨嚴寺依峽山口一帶地里衝要可以屯駐請於八月初分遣半軍過江屯駐顯忠躬親往來何其動息卽全軍渡江觀敵所向隨機決戰從之 壬辰徐嘉等至盱眙軍金主已遣翰林侍講學士韓汝嘉至泗州待之是

日平旦泗守臣富察圖穆遣人至盱眙言韓侍講帶金牌到欲見國信使副宣諭已刻嘉遣通事傳告中流相見俄而汝嘉已登舟渡淮嘉欲就岸口亭子相見汝嘉即與徒八人馳馬徑入宴館嘉與副使張掄皆大驚朝服以待汝嘉入館闔其扉守臣周淙即館外穴壁以窺汝嘉令嘉掄跪于庭下聲稱有敕遂言曰自來北邊有蒙古達勒達等從東昏時數犯邊境自朕即位已久寧息近準邊將屢申此輩又復倫禍比前生聚尤甚眾至數十萬或說仍與夏通好若即行誅戮恐致滋蔓重祖宗山陵盡在中都密邇彼界是以朕心不安以承平日續資治通鑑卷三百三十四 七

久全無得力宿將可委專征須朕親往以平寇亂故雖官室始建方此巡幸而勢不可留已擬定十一月間親臨北邊用行討伐然一二年卻當還此今聞有使稱賀本欲差人遠迓如期入見緣近者國信使副高景山王全等傳旨召一二近上官位有所宣諭今卿等非所召之人可復歸國即令元指官人等前來一就稱賀仍須九月初到闕故茲宣示言畢升堂分賓主而坐嘉戰栗張掄稍進而問曰蒙古小邦何煩皇帝親行汝嘉不能對掄曰侍講前來口言有敕本國君相何以爲憑乞書于紙以俟聞奏汝嘉即索紙筆書畢而去嘉等遣以續

帛香茶皆不受 丙申命參知政事楊椿恭祭聖文仁德顯孝皇帝謚寶 是月金大括境內羸馬殺之遼耶律氏宋趙氏子男凡百三十餘人金主嘗因賜羣臣宴顧謂左丞相蕭玉曰卿嘗讀書否玉曰亦嘗觀之中宴金主起即召玉至內閣以漢書一冊示玉既而擲之曰此非所問也朕欲與卿議事今欲伐江南卿以爲何如玉曰不可金主曰朕視宋國猶掌握間耳何爲不可玉曰天以長江隄南北舟楫非我所長苟堅以百萬伐晉不能以一騎渡是以知其不可金主怒叱之使出既而尙書令張浩因人奏事金主杖浩并杖玉謂羣臣曰浩續資治通鑑卷三百三十四 六

大臣不面奏因人達語輕易如此玉以符堅比朕朕欲釘其舌而磔之以玉有功故隱忍耳致選繫年要錄以金主遷汴京爲七月間事據金史金主以六月至南京非七月也又要錄載劉若自請爲統軍張中彥爲蜀道統軍俱倫七月不知爲八月事也今俱從金史 八月辛丑朔忠義人魏勝復海州勝素負氣嘗潛渡淮爲商至是率其徒數百人至海州自稱制置司前軍大兵且繼至海州遂降 癸丑金主弒其母太后圖克坦氏初布薩師恭賜第隣寧德宮師恭屢得見太后及師恭奉命討契丹諸部入辭太后言國家世居上京既徙中都又自中都至汴京今又興兵涉江淮伐宋疲弊中國我嘗勸止之不見聽契丹事復如

此奈何侍婢高福娘以告金主金主疑太后有異圖召點檢太懷忠等戒之曰汝等見太后但言有詔令太后跪受即擊殺之太后方携捕懷忠至令太后跪受詔太后愕然方下跪遽從後擊之仆而復起者再乃緘殺之金主命焚屍於宮中棄其骨於水封福娘為郎國夫人且許立為妃後異金主亮事嫡母不孝不專以阻南伐所苦母曰吾無它疾以皇帝用兵不止遷征江南是吾病也亮大怒曰此非吾母乃梁宋國王之小妻遂令人弑之以威言者要錄據傳問之詞誤甲寅浙西馬步軍副總管李寶以舟師三千人發江陰先是寶自行在還即謀進發軍士爭言西北風力尙勁迎之非利寶下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三十四

九

令大計已定不復可搖敢有再出一語者斬遂發徽猷閣直學士知平江府洪遵竭資糧器械濟之放蘇州大洋行三日風怒甚舟散漫不得收寶慷慨謂左右曰天欲以試李寶耶此心如鐵石不變矣即酌酒自誓風亦隨止退泊明州關澳追集散舟不浹旬復故而裨將邀士寧自密州還言魏勝已得海州矣寶大喜促其下乘機速發而大風復作波濤如山者經月未得進乙卯江淮制置使劉錡引兵屯揚州錡將渡江以軍禮久不講乃建大將旗鼓以行軍容整肅江浙人所未見也時錡方病不能乘馬乃以皮穿竹爲肩輿鎮江城中香烟

如雲霧觀者填擁右奉義郎通判楚州徐宗偃見錡力陳兩淮要害山陽密通清河口實爲控扼之地合肥扞蔽壽春自古北軍悉由渦口渡淮彼或長驅則兩淮皆非我有宜速遣精銳列戍勿使敵得衝突錡疑未決浙東副總管李橫浙西副總管賈和仲適白其事皆共贊之乃遣殿前司策應右軍統制王剛以五千人屯寶應丙辰金主殺其翰林直學士韓汝嘉汝嘉自盱眙歸諫寢兵議和金主曰汝與南宋爲游說耶遂賜死丁巳詔鄂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田師中赴行在奏事殿中侍御史杜莘老言師中老而貪士卒致怨偏裨不服臨敵恐誤國事御史中丞湖北京西宣諭使汪澈亦言於帝乃召之尋以潭州觀察使知襄陽府吳拱爲鄂州諸軍都統制壬戌徐嘉張掄自盱眙還行在徐宗偃之在淮陰也有宿遷孫一者自北來言嘗爲金差往濱州充水手暨逃歸而家屬已渡淮偶相值于此備陳海道曲折謂舟船雖大且多然皆松木平底不可涉洋水軍雖多悉簽鄉夫朝夕逃遁一有警急必致潰散及有願募人往焚燒其舟船者宗偃因條具邊防利便遂併以其事白廟堂附疾置以達至奏邸特空函耳朝廷乃劄付仲偃相究沿路盜拆後數日乃知遞過山陽城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三十四

十

服臨敵恐誤國事御史中丞湖北京西宣諭使汪澈亦言於帝乃召之尋以潭州觀察使知襄陽府吳拱爲鄂州諸軍都統制壬戌徐嘉張掄自盱眙還行在徐宗偃之在淮陰也有宿遷孫一者自北來言嘗爲金差往濱州充水手暨逃歸而家屬已渡淮偶相值于此備陳海道曲折謂舟船雖大且多然皆松木平底不可涉洋水軍雖多悉簽鄉夫朝夕逃遁一有警急必致潰散及有願募人往焚燒其舟船者宗偃因條具邊防利便遂併以其事白廟堂附疾置以達至奏邸特空函耳朝廷乃劄付仲偃相究沿路盜拆後數日乃知遞過山陽城

下為郡中竊匿宗僊復條畫附高掄以聞 癸亥金殺

布薩師恭以其黨於太后也先是金主使蕭圖喇等討

契丹薩巴舊倫散連戰無功既而薩巴聞師恭以大軍

至乃遁師恭追之垂及金主使師恭之子以傳逆之至

則戮于市師恭臨刑以繩校塞口但仰視天日而已遂

族滅之并殺圖喇等 已已起復慶遠軍節度使主贊

侍衛馬軍司公事成閔充湖北京西制置使節制兩路

軍馬 金主分諸道兵為神策神威神捷神銳神毅神

翼神勇神果神略神鋒武勝武定武威武安武捷武平

武成武毅武銳武揚武翼武震威定威信威勝威捷威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三十四 主

烈威毅威震威略威果威勇三十二軍置都總管副總

管各一員分隸左右領軍大都督及三道都統制府置

諸軍巡察使副各一員以太保樞密使昂為左領軍大

都督尚書右丞李通副之尚書左丞赫舍哩良弼為右

領軍大都督判大宗正事富里瑄副之御史大夫圖克

坦貞為左監軍同判大宗正事圖克坦永年為右監軍

皆從金主出壽春以工部尚書蘇休衡為浙東道水道

都統制益都尹程嘉副之由海道趨臨安太原尹劉萼

為漢南道行營都統制濟南尹布薩烏哲副之進自蔡

州以河南尹圖克坦哈喜為西蜀道行營都統制平陽

尹張宗彥副之由鳳翔取散關攷異金分置諸將本紀

月八金主以昂為舊將使帥諸軍以從人望實使通專

其事遂宴諸將於尚書省親授方略金主曰太師梁王

連年南伐淹延歲月今舉兵必不如彼遠則百日近止

旬月惟爾將士無以征行為勞戮力一心以成大功當

厚加旌賞其或弛慢刑茲無赦以武勝武平武捷三軍

為前鋒圖克坦貞將兵二萬人淮陰金主恐糧運不繼

命諸軍渡江無以僮僕從行行者莫不嗟怨 九月庚

午朔命輔臣朝饗太廟辛未宗祀徽宗皇帝於明堂以

配上帝建王亞獻嗣漢王士暢終獻樂備而不佞初禮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三十四 主

官以行禮殿隘欲祀五天帝于朶殿五人帝于東西廂

太常少卿王普言有熊氏乃聖祖之別號因引皇祐故

事竝升于明堂各依其隅鋪設五人帝在五帝之左稍

退五官神位于東廂皆遣官分獻罷從祀諸神位用元

豐禮也先是權禮部侍郎金安節以淵聖皇帝未附廟

請宮廟皆以大臣攝事權工部侍郎黃中請毋新幄帟

毋設四路以節浮費皆從之祭之日用鹵簿萬一百有

四十八禮畢宣制赦天下 癸酉淵聖皇帝百日上詣

几筵殿行禮 甲戌金人至鳳州之黃牛堡先是統軍

張中彥與其陝西都統完顏喀齊喀喀齊喀舊倫合將

五千餘騎自鳳翔大散關入川界三十里分爲三寨至是游騎攻黃牛堡守將李彥仙告急四川宣撫使吳玠方受賀卽肩輿上殺金坪彥仙督官軍用神臂弓射敵卻之玠遣將官高崧爲之援仍與本堡管隊官張操同力拒敵遂扼大散關深溝高壘以自固玠駐青野原顧謂其下曰金自守之兵不足慮也蓋調內郡兵分道而進面受方略時四川安撫制置使王剛中被旨往軍前見玠計事剛中乘皮輿避矢石人皆晒之 辛巳定江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田師中自鄂州至行在乞奉祠乃除萬壽觀使奉朝請以王繼先第賜之甲申夜楚

續資治通鑑

卷百三十四

三

州刺探使臣荀道至臨淮之新店遇鉅牌金使奪其所持革囊歸以示通判徐宗偃啟緘乃金國御寶封送泗州令詹錄關報本朝催督稱賀使徐嘉張掄于十月二十日以前須到得來如敢依前不遣自今以後更不須遣使前來當別有思慮其言多指斥宗偃不致自印敕納轉運副使楊抗而錄其副以達輔臣 乙酉詔劉錡王權李顯忠戚方各隨地方措置沿淮三處河口嚴爲隄備先是錡亦檄權引兵迎敵權受檄與其姬妾泣別又聲言犒軍悉以舟載其家金幣泊新河爲道計築和州城居之錡再檄權往壽春權不聽命以威脅江東轉

運判官李若川固請于朝乞留權守和州江面錡又督行權不得已每三日遣一軍往廬州屯戍 丁亥四川宣撫使吳玠遣將彭清直至寶鷄渭河夜劫橋頭寨勝之時金人集陝西諸路兵分屯于隴州之方山原及秦州鳳翔境將分軍四川與散關之兵掎角相應玠乃命前軍統領劉海同統領王中正左軍統領賈士元合所部三千人騎趨秦州戊子海受檄卽引兵而出 己丑顯仁皇后大祥帝服素紗巾白羅袍親行撒几筵之祭百官常服黑帶進名奉慰 壬辰樞密院請兩淮京西四川沿邊知州軍各帶沿邊都巡檢使庶可以專一措置

續資治通鑑

卷百三十四

四

置邊事從之 浙西馬步軍副總管李寶以舟師發明州關嶼 忠翊郎監盱眙軍淮河渡夏復泗州俊見金敗盟遂有占泗州之意寓居武功大夫張政者與其議政聚祿得百八十人時守臣周淙邊保在天長俊等議定陰備渡船夜漏未盡遂渡淮未據西城西城人覺知皆稱願歸大宋俊轉至城東見汴口有空舟取得六十餘航金人所命知泗州富察徒穆同知州大周仁聞之率麾下數十騎棄東城遁走俊入東城撫定江淮制置使劉錡以俊知泗州 癸巳金人攻通化軍先是通夫有守臣鄂州都統制吳拱以游奕軍統制張超權軍

事超纒入城忽報金鐵騎數百入門超閉譙門令從者率邦人巷戰金人死者數十乃引去 甲午興州駐劄御前軍統領劉海復秦州先是金州既破金人徙城北山地最徑險守將蕭濟素狎南軍弗為備先是敵軍戍寨者三千打糧傍郡弱者守室劉海引兵至城下濟弗之覺也海與左軍統領賈士元統領王中正計曰秦城險而堅未易拔也今城守似怠當以火攻之遂積藁縱火烟蔽城寨海因登焉濟乃開門降得糧十餘萬斛遂以正將劉忠知州事 是日金主發自南京詔皇后及太子允英居守張浩蕭玉敬嗣暉留治省事臨發后

續資治通鑑

卷百三十四

五

與允英挽衣號慟金主亦泣下曰吾行歸矣 乙未金人攻信陽軍先是荆湖制置使成閔遣中軍統制趙搏屯德安搏至之五日信陽告急搏曰信陽雖小實為德安表裏不可失也乃留游奕軍統制宋奕守德安府自將所部騎赴之敵騎徑去侵蔣州時江州都統制戚方在淮西即引其兵南渡 江淮制置使劉錡命楚州以海舟數十艘往淮陰軍前分布守禦時金軍已至清河口地名桃源錡猶在揚州未發也鄂州諸軍都統制吳拱發兵戍襄陽者盡絕時拱被朝命襄陽或有變不能自保則合退守荆渚拱以書遺大臣言荆南為吳蜀之

門戶襄陽為荊州之藩籬屏翰上流號為重地若棄之不守是自撤其藩籬也況襄陽依山阻漢沃壤千里設若侵略據山以為巢穴如人扼其咽喉守其門戶則荊州果得高枕而眠乎若欲保守荊州自合以襄陽為捍守之計當得軍馬一萬使拱修置小寨保護禦敵營關屯田密行間探然議者謂拱言襄陽形勢雖善而所謂修置小寨者其意在於退守方山而棄城不守闔關自固而不以兵接戰也先是御史中丞湖北京西宣諭使汪澈道出九江右奉議郎新通判湖州王炎見澈談邊事澈即辟炎為屬自鄂渚偕至襄陽撫諸軍澈聞議者

續資治通鑑

卷百三十四

五

欲置襄陽而併力守荆南亦奏襄陽重地為荆楚門戶不可棄至是秋高澈乃還鄂州以調兵食既而拱至襄陽首置南山寨寨無水無薪師徒勞役時人不以為便 丙申太白晝見 權尚書工部侍郎黃中移禮部侍郎司農少卿許尹權工部侍郎 四川宣撫使吳玠遣將官曹沐復洮州先是金人所命知洮州阿林哲往北界軍前未還玠至城下其妻包氏率同知昭武大將軍鄂囉延濟與官吏軍民來降詔封包氏為令人既而阿林哲來歸玠即命同知洮州賜姓趙氏 戊戌吳玠及四川安撫制置使王剛中奏金兵入黃牛堡詔金人無

厭背盟失信軍馬已侵川界今率精兵百萬躬行天討
措置招諭事件令三省樞密院降敕榜曉諭 江淮浙
西制置使劉錡發揚州錡在揚州病帝遣中使將醫往
視錡曰錡本無疾但過事如此至今猶未決用兵俟敵
入來侵然後使錡當之既失制敵之機何以善後此錡
所以病也中使以奏錡遂行日發一舍時錡已病甚不
能食啜粥而已 己亥興州都統司後軍第二正將彭
清左軍第一副將張德破隴州清以是月乙未出師遂
進兵城下擊之克其城守將奉國上將軍盧某同知昭
武大將軍劉某巷戰不勝走涼樓不下清積薪焚之軍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三十四 三

宣撫使吳璘承制授宏武功大夫知蘭州統領熙河軍
馬孝忠秉義郎同知蘭州 金太子光英頗警悟嘗讀
孝經問人曰經言三千之罪莫大於不孝何為不孝對
者曰今民家子博奕飲酒不養父母皆不孝也光英嘿
然良久曰此豈足為不孝耶蓋指言金主弒太后事也
金將士自軍中歸者相屬於道哈斯罕舊倫易蘇館今改
明安福壽東京穆昆舊倫謀克今改金珠舊倫金住今改始授甲於大
名即舉部歸從者眾至萬餘皆公言於路曰我輩今
往東京立新天子矣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三十四 天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四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五

賜去第高第... 湖北... 益... 鄂... 鄂...

宋紀一百三十五 起重光 大荒落 十月 盡十二月 凡三月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文武昭仁憲孝皇帝

紹興三十一年 金大定元年 冬十月詔曰朕履運中微遭家

多難八陵廢祀可勝抔土之悲二帝蒙塵莫贖終天之痛皇族尚淪於沙漠神京猶陷于草萊銜恨何窮待時而動未免屈身而事小庶期通好以弭兵屬強敵之無厭曾信盟之弗顧怙其篡奪之惡濟以貪殘之凶流毒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三十五

徧於陬隅視民幾于草芥赤地千里謂暴虐為無傷蒼天九重以高明為可侮輒因賀使公肆嫚言指求將相之臣坐索漢淮之壤皆朕威不足以震疊德不足以綏懷負爾萬邦于茲三紀撫心自悼流涕無從方將躬縞素以放行率貔貅而薄伐取細柳勞軍之制攷澶淵卻敵之規詔旨未頒歡聲四起歲星臨於吳分冀成淝水之勲關士倍於晉師當決韓原之勝尚賴股肱爪牙之士文武大小之臣戮力一心捐軀報國共雪侵凌之耻各肩恢復之圖播告遐邇明知朕意 四川宣撫使吳玠以檄告契丹西夏高麗渤海達勒達諸國及河北河

陝西京東河南等路官吏軍民 江淮制置使劉鈞

至盱眙軍浙西副總管李寶以舟師至東海縣先是魏

勝既得海州久之官軍不至城中之人始知其無援然

業已背金不敢有貳心勝懼乃推寶之子承節郎公佐

領州事自出募兵得數千人往攻沂州有女直萬戶之

妻王夫人者陽引兵避之勝入城遇伏與戰大敗僅以

身免勝復還海州金兵圍之寶聞麾兵登岸以劔畫地

曰此敵界非復吾境當力戰因握槩前行接敵奮擊士

無不一當十金人驚出意外亟引去於是勝出城迎寶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三十五

明椿劉昇李機李仔鄭雲等各以義旗聚眾趙興賊京

所部軍馬將王世隆合其攻城陽軍城陽軍者密州之

莒縣陷後改焉趙等聞寶來遣使至軍前納款寶以為

修武郎會金人自汴州遣五百騎至城陽軍解圍趙等

散去世隆以其軍屯日照縣境寶舟至膠西縣遣提舉

一行事務曹陽伴借民馬與小吏徐堅往迎之世隆以

其眾降後數日開趙亦至寶以世隆趙竝為山後都統

制以待官軍進攻且為聲援 辛丑金人自滑口繫橋

渡淮先是池州都統制李顯忠提兵在壽春安豐之間 欲回軍廬州徐觀其變至謝步謀報敵自正陽渡淮矣

參議官劉光輔曰若欲尋戰地豈可退卻宜據形勢之地結壘以待之見利則進策之上也顯忠從之得低山深林可以設伏顯忠率心腹百餘騎轉山取路敵直掩顯忠之背顯忠覺之率諸將邀截獲數人俄聞敵大至遂自峽山路渡大江以歸顯忠軍中有中侍大夫至小使臣官告付身僅二十道是役也書填悉盡中侍大夫王光輔及統制官孔福等受之 癸卯少保四川宣撫使吳璘兼陝西河東招討使太尉江淮浙西制置使劉錡兼京東河北東路招討使起復寧遠軍節度使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湖北京西制置使成閔兼京西河北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三十五 三

西路招討使 金主至安豐軍又破蔣州 祕閣修撰淮南等路制置使司參議官陳桷直敷文閣荆湖北路轉運副使李植竝兼逐路招討司隨軍轉運副使應辦劉錡成閔軍錢糧 乙巳劉錡自盱眙軍引兵次淮陰縣畱中軍統制劉汜左軍統制員琦守盱眙時金人將自清河口放船入淮錡列諸軍于運河岸以扼之數十里不斷望之如錦繡金人以鐵騎列于淮之北望之如銀 右文林郎曹伯達改右宣議郎伯達初權知虹縣簿焚金詔不拜事見十五年五月上命改京秩秦檜抑之不行至是自陳而有是命 丙午金人立其東京畱守曹國公

襲為皇帝時金人困於唐改洶洶欲為變完顏默音謀衍今改詢以擁立畱守畱皆曰是太祖之孫當立於是入府求見褻纒出則庭下悉呼萬歲遂即位丁未改元大定大赦數前主過惡弒皇太后圖克坦氏殺太宗及宗翰宗弼子孫及宗本諸王毀上京宮殿殺遼豫王宋天水郡公子孫等數十事以完顏默音為右副元帥高忠建為元帥左監軍完顏福壽為右監軍 三省樞密院奏招納歸附正人賞格應接納金人萬戶或蕃軍千人者補武翼郎下至蕃軍五人漢軍十人者補進勇副尉凡十等如蕃漢簽軍自能歸附者竝優補官資有官人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三十五 四

優加陞轉仍不次擢用降黃榜曉諭 金主亮率師渡淮是夜漏下二鼓王權自廬州引兵遁屯昭關初金主亮在壽春欲渡淮繫浮橋已成邏者獲權軍擺鋪數人中有一曹司金主亮見之問權所在曹司曰在廬州又問有兵幾何曰五萬金主亮曰是也吾知之矣乃以金十餘兩遣曹司且令附書與權權聞金已渡淮遂自廬州還兵沿路佯虛寨以疑敵有游騎為權軍所執權與之酒問其虛實有都壕寨者曰大金起兵六十萬以十萬出清河口不戰但為疑兵以當淮東之軍以二十萬分往西京三十萬隨國主來其十萬人出戰十萬人襲

駕十萬人奪淮渡江權曰不可當也宜引避之遂退保和州 已酉金主衷以新立響將士賜官賞各有差仍給復三年會尚書省請以從軍來者補諸局承應人及官吏闕員金主曰舊人南征者即還何以處之必不可闕者量用新人可也 庚戌直祕閣知廬州主管淮西安撫司公事龔濤棄城走時謀報敵兵至北門外二十里濤聲言將本州人馬往無為軍等處措置捍禦委修武郎添差本州駐泊兵馬都監楊春權州事 辛亥江淮制置使劉錡令淮東副總管張榮選所部戰船六十艘民兵千人赴淮陰軍前使喚先是有詔調淮東丁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三十五 五

壯萬人付榮於射陽湖等處緩急保聚時淮東遭水災民多乏食錡請日給民兵錢米及備補首領官資以為激勸而轉運使楊抗令榮分其兵之半歸農半給錢米至是調赴軍前者皆潰逸不歸榮卒不能軍 金人破滁州初金主亮既渡淮令萬戶蕭琦以十萬騎自花廳鎮由定遠縣取滁陽路至揚州琦至藉塘駐軍數日先以百餘騎攻清流關南軍無與敵者又二日遂長驅入關直抵滁州右朝奉大夫知州事陸廉棄城去金兵所過皆不殺掠或見人則善諭之使各安業有軍人遺火焚民居草屋一間者立斬之乃揭榜以令過軍初淮南

轉運副使楊抗合州縣鄉村臨驛路十里置一烽火臺其下積草數千束又令鄉民各置長槍催督嚴切人甚苦之至是金入滁州界方以乏馬芻為患而所得積草甚眾又鄉民皆棄鎗而去盡為金人所取琦之決入也每過險阻憂必有備至則全無守禦如陷無人之境金甚笑其失計焉 壬子皇子寧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建王瑋為鎮南節度使以明堂恩也 江淮制置使劉錡得金字牌遞報淮西敵勢甚盛令錡退軍備江時錡在淮陰與金人隔淮相持已數日至是清河口有一小舟順流而下錡使人邀取之有粟數囊而已錡曰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三十五 六

此探水勢者也俄頃金人各抱草一束佯馬頭以過舟舟約數百艘有載糧往濠州者有載激犒之楚州揚州者沂流牽挽其勢甚速錡募善泅者鑿舟沈之金人大驚先是淮南轉運副使楊抗聚民為水寨以土豪胡淡充都統領抗在淮陰見錡與金人相持自言欲守水寨且催督錢糧應副大軍乃棄其軍而去遂渡江居江陰軍 癸丑金人圍廬州修武郎添差兵馬都監權州事楊春勒兵乘勢安陣以出過中派河率鄉兵守焦湖水寨 甲寅劉錡遣兵渡淮與金人戰先是錡遣前司策應右軍統制王剛等間以兵數百渡淮金人退卻官軍

小勝既而金人悉眾來戰，銜不遺援，節次戰沒者以千數。至是，又遣刀斧手千人渡淮，或進或卻，以退無歸路。死者什七八。金主亮至廬州城北之五里築土城，居之道，獲白兔，語李通曰：武王白兔之兆也。發異金史本紀，白鹿今從李通傳。江州都統司將官張寶復入蔣州，蔣州既為金人所破，倣戚方措置收復金閩南軍，且至遂退去。金人侵樊城，先是都統制吳拱至襄陽，欲屯萬山小寨，或襄陽失利，則西入蜀，諸軍皆洶洶不定。時荆南軍新創，金將劉萼擁眾十萬，揚聲欲取荆南，又欲分軍自兗黃擣武昌，朝廷以金筇嘗由此入江西，慮播根本，令拱遣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三十五

七

兵退是役也。以大捷聞，武功大夫張平未嘗出兵，亦以奇功遷中衛大夫。軍中謂之樊城功賞。乙卯，命學士院撰祝文具述國家與金和二十餘年，備存載書，今無故渝盟，師出誠非得已之意，以告天地宗廟社稷諸陵及嶽瀆諸神。江淮制置使劉錡聞王權敗，乃自淮陰引兵歸揚州。淮甸之人初恃錡以為安，及聞退軍倉卒，流離於道死者十六七。錡之未退也，檄淮東副總管張榮以所部人船盡赴淮陰。是日榮被檄，即發泰州至楚州，則大軍已退，其所統民兵皆驚潰，榮收散亡僅千人。至邵伯，埭決運河水入湖，以自保焉。金主亮入廬州。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三十五

八

于尉子橋死之先是王權既屯昭關將士猶有欲戰之心權引兵先遁金以鐵騎追及尉子橋與以所部三千人力戰權置酒僊山上以刀斧自衛殊不援與自辰至申興出入三四殺敵數百統制官戴臯下道避敵敵遂假立權幟以誘興奮入與其徒拱衛大夫忠州防禦使鄭通等五十人俱陷死之事平贈興容州觀察使即其地立廟 中書舍人權直學士院虞允文聞王權至濡須知事急度權與劉錡必俱退遂率侍從數人同見輔臣言權退師已臨江口必敗國事尚書右僕射朱倬參知政事楊椿皆曰權自言退師以導敵深入身當其衝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三十五

九

令步軍司左軍統制邵宏淵出其右池州都統制李顯忠出其左夾攻之允文等力辯其不然且言權為走計倬等猶以為不然丁巳果得王權敗歸報中外大震帝召太傅和義郡王楊存中同宰執對于內殿帝諭以欲敵百官浮海避敵左僕射陳康伯曰不可存中言敵空國遠來已臨淮甸此正賢知馳驚不足之時願率將士北首死敵帝喜遂定親征之議 少保奉國軍節度使四川宣撫使吳玠封成國公以明堂恩也 閣門宣贊舍人知均州武鉅遣總轄民兵荀琛將官李元等領兵進取右奉議郎知房州司馬倬遣鄉兵二千為援且濟

其軍食琛等復鄧州 金主裒出東京內府之器物金銀贈軍吏 戊午知樞密院事葉義問督視江淮軍馬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虞允文參謀軍事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洪邁秘書省校書郎馮方竝參議軍事 權禮部侍郎黃中請為欽宗佗主祔廟從之 侍衛步軍司左軍統制邵宏淵及金統軍蕭琦戰于真州胥浦橋西琦自滁州引兵至瓦梁扼滁河不得渡執鄉民歐大者問之大以紹興十一年韓世忠以數百騎往定遠縣虛驚而回至瓦梁盡毀民居以為浮橋恐金人效之乃答以有路自竹岡鎮可徑至六合縣琦從之俾為鄉導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三十五

十

遂迂路半日故六合居人皆得逃去宏淵在真州方飲酒有報金人且至者亟率眾相遇于胥浦橋宏淵命將官三人拒于橋上金人弓矢如雨我師多死城中老弱皆竄避惟守家強壯猶登城以觀正爭橋間敵實草以渡河三將皆死宏淵率親隨軍入城掩關以拒軍民皆奔江上得舟渡江以免宏淵毀閣板退屯于揚子橋真州遂破金人得城不入徑自山路攻揚州 江淮制置使劉錡軍還至邵伯埭聞金攻真州疑揚州已不守未敢發會探者報揚州城上旗幟猶是官軍錡曰真州雖失揚州猶為國家守當速進乃自北門入見安撫使劉

澤澤以城不可守勸錡退屯瓜洲錡令諸軍憩歇徐圖所向 金州統制官任天錫復商洛縣 已未鑄樞密行府之印 詔翰林學士何傅祠馬祖又命招討使馮祭于軍中 侍衛馬軍司中軍統制趙搏引兵渡淮攻蔡州搏在信陽軍聞金人已至淮右曰此可以進兵擣其虛矣遂行 金州統制官任天錫等復商州獲其守將昭毅大將軍完顏守能同知州武騎尉馬彥降時關陝空虛華州密邇商鄆人心驚搖金所命蒲城令與尉皆遁去丞喬辰召耆老告之曰事勢若此南軍且至爾等何以禦之皆曰有降而已辰曰即偏師至南軍奔潰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三十五 十一

不暇從之而去者死於賊闕其不能出者責以背叛孳戮之莫若一心固守此萬全策也既而有謀隲城內附者辰執而戮之眾乃止 庚申太傅寧遠軍節度使醴泉觀使和義郡王楊存中為御營宿衛使初王權之未敗也權禮部侍郎黃中為帝言淮西將士不用命請擇大臣督諸軍至是又率同列言存中不可遣狀甚力不聽 趙搏破褒信縣 建康府都統制王權自和州遁歸權聞敵且至給其眾曰已得旨弃城守江矣遂引兵登車船渡江屯于東采石 金人入和州初金兵至近郊猶未知王權弃軍而歸也後軍統制韓霖最後出城

乃縱火城中喧亂金人聞之曰南軍遁矣遂進兵入城中糗糧器械並委於路敵勢奔突軍民自相蹂踐及爭渡溺死者莫知其數將士憤怒號呼指船詆詈皆以權不戰誤國為言統制官時俊殿後以弩伏道傍敵騎稍止潰兵往往弃甲抱蘆葦浮江而渡得生者十四五 壬戌詔以金人背盟好勞我將士蒙犯矢石自今月二十四日當避正殿減常膳 尚書戶部侍郎劉岑兼御營隨軍都轉運使先往沿江措置寧國軍節度使池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李顯忠為御營先鋒都統制隨州觀察使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李捧為前軍都統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三十五 十二

制右武大夫高州刺史苗定為右軍統制武經郎閻門宣贊舍人殿前司摧鋒軍統制郭振為左軍統制翊衛大夫利州觀察使劉銳為中軍統制仍命顯忠屯蕪湖以扼裕溪口之衝且為王權聲援捧嘗請斷吳江橋以扼金或又欲塹常熟之福山以斷其騎軍徽猷閣直學士知平江府洪遵曰審爾是弃吳以西耶凡堂帖監司符移皆收不行 成忠郎閻門祇候東南第二副將都遇知濠州召降授武顯大夫吉州刺史知濠州劉光時還行在時州已不守光時寓治橫間山寨 殿中侍御史杜莘老請令勲臣戚里內侍之家獻家財以助國仍

加優賞從之 資政殿學士知建康府張燾始至視事
先是建康居民驚移而去者十五六及燾至人情稍安
侍衛馬軍司中軍統制趙搏至新蔡縣金人所命令
佐率眾迎敵搏一鼓破之 江淮浙西等路制置使劉
錡退軍瓜洲鎮金破揚州初邵宏淵既失利金人徑攻
揚州屯于平山堂下宏淵亦退在揚子橋南毀閘板而
渡揚州軍民皆傾城而奔錡乃退軍自南門外折民屋
浮橋諸軍過絕即毀橋由東門而去守臣武功大夫榮
州刺史劉澤亦奔泰州往通州渡江入平江府 金主
襲以前臨潢尹完顏晏為左丞相旋以詔諭南京太傅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三十五

三

尚書令張浩 癸亥詔侍從百官更互赴行在所供職
先令翰林學士何溥吏部侍郎凌景夏張運給舍金安
節劉琪臺諫梁仲敏杜莘老吳芾禮官王普尚書郎徐
度薛良朋余時言柳大節姚寬從行仍命景夏等分攝
六曹職事時權兵部侍郎陳俊卿措置海道而戶部侍
郎劉岑中書舍人虞允文先往建康從官兩省留臨安
者惟汪應辰徐嘉黃中路彬許尹唐文若六人而已寬
舜明子也始有司辨嚴用紹興七年故事杜莘老為帝
言今親征與曩日事異宜皆從簡以幸所過郡縣帝曰
此行中宮及內人不往止與建王行欲令徧識諸將耳

乃命王府直講史浩從行自金人侵攻江淮一時宿將
莫不震怖惕息獨王處之恬然不懼廷臣有奏請王為
元帥者及扈行過遽日至王預料某所可守某所可攻
某人可用後率如所言 王權自采石夜還建康既而
復如采石時金主亮率大軍臨西采石楊林渡已數日
權與左朝請大夫知太平州王傅猶庇匿不以聞州學
諭汪餘慶與教授蔣繼周同往見傅責之傅氣奪一日
發八奏初奏言金人已攻采石而不言東西朝廷大驚
三省樞密院吏皆挈家出都人驚疑不可止次報金人
已到楊林而不言楊林渡朝廷莫知其任江之南北蓋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三十五

古

懼因遣人于間巷問求當塗歷陽人問楊林所在夜二
鼓乃得一士人言楊林西采石之渡口也于是驚疑稍
定 甲子特進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官和國公張浚復
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左大中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
宮湯鵬舉復資政殿學士知太平州 趙搏下平興縣
忠義統領柳萬克伏羌城 右武大夫興州前軍統
制兼主管中軍軍馬吳挺邵州防禦使知文州節制軍
馬向起敗金人于德順軍之治平寨先是金遣兵之涇
原宣撫招討使吳玠命起挺率所部捍禦過德順遇金
游騎二千餘與官軍接遂駐于治平統領官劉海將官

曹建以數百騎掩擊之斬其將潑察生俘數百人入其郭金恐乃得去宣撫司第賞首先出陳破敵者爲奇功進官四等其下各有差挺璘之子也 金主襲遣伊喇

扎巴

舊倫移刺

招契丹部耶律幹罕

舊倫高

乙丑鎮

江府左軍統領員琦及金人戰于揚州阜角林敗之初金人既得揚州卽遣兵逐劉錡與南軍相尾至是全軍來爭瓜洲渡錡命統制官買和仲吳超等拒之于阜角林琦陷重圍下馬死戰數十合中軍第四將王佐以步卒百有四人往林中設伏金兵既入強弩俄發金人以運河岸狹非騎兵之利稍引去遂大敗之斬統軍高景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三十五

五

山俘數百人時諸處以捷旗報行在者絡繹于道市人語曰日聞報捷可喜但一報近如一報亦可憂督視軍馬葉義問讀錡捷報至金兵又添生兵顧謂侍吏曰生兵是何物問者皆笑當時謂之兔園樞密 丙寅浙西馬步軍副總管李寶與金舟師遇于密州膠西縣陳家島大敗之初金主亮用降人倪詢商簡梁三兒等計造戰船數百使工部尙書蘇保衡等統之約以十月十八日至海門山入錢塘江事畢來江上迎報金舟泊唐家島寶舟泊石臼山相距三十餘里而北風日起寶憂之有大漢軍水手數百來降大漢軍所簽上等戶也皆富

豪子弟寶問之得北軍事實裨將曹洋請逆戰知胸山縣高敞曰不可彼眾我寡宜避之洋曰彼雖眾皆不諳海道且降人云女直在船中惟匍匐而睡略不能動雖眾何爲況我漢入至此前逆大敵欲退其可得乎寶伺金人未覺遣洋與裨將黃端禱于石臼神祈風夜漏將盡起碇南風漸應眾喜爭奮俄頃薄敵船鼓聲震墨金人失措金帆皆以油纒爲之舒張如錦繡綿亘數里忽爲波濤卷眾一隅窘蹙無復行次船中有火起者寶命以火箭射之著其油帆烟焰隨發延燒數百艘火不及者猶前拒寶進軍躍登其舟短兵擊刺殪之舟中其簽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三十五

六

軍脫甲而降者三千餘人獲其副都統驃騎上將軍益都府總管完顏正嘉弩等五人斬之保衡舟未發亟引去獲倪詢等三人及金詔書印記與器甲糧斛以萬計江淮制置使劉錡在瓜洲四日無日不戰錡恐人心不固乃遣人自鎮江取妻子以安人心至是有詔令錡專防江上會錡病已劇遂肩輿渡江畱其從子中軍統制官汜以千五百人塞瓜洲渡 知均州武鉅遣將與忠義軍復廬氏縣侍衛馬軍司中軍統制趙搏出金人不意於宿草間乘風縱火鼓噪而進金兵披靡搏率親兵衝擊斬其總管楊寓遂整眾入城秋毫無犯宣諭使

汪澈以摶提舉諸軍先是朝命湖北京西制置使成閔統諸軍為王權之援武昌令薛季宣獻策於汪澈謂閔軍已得蔡有破竹之勢宜守便宜勿遣令閔乘虛下潁昌趨汴京金人內顧必驚潰澈不果用 丁卯詔蔡京童貫岳飛張憲子孫家屬見拘管州軍竝放令逐便用中書門下省請也於是飛妻季氏與其子霖等皆得生還焉 知樞密院事葉義問至鎮江權立行府中書舍人兼參謀軍事虞允文見太尉劉錡問兵敗狀錡曰錡當上還制置招討二印耳允文曰國事如此公持是印欲安所歸乎錡慚不能答 金州統制官任天錫自商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三十五 七

州遣兵會虢州忠義首領辛傳等取朱陽縣降其知縣事奉議大夫劉楫商洛都監供奉班祇應王元賓俘女直九人 初金主袞既立遣通事蕭恭持赦詔撫定州縣及中都權畱守拒而不從恭立誅之大興尹李天言懼而聽命於是自黃河以北皆下之左丞相張浩自汴京錄赦詔馳以報金主亮亮歎曰朕欲候江南平復取一戎衣大定之義以紀元是子乃先我乎即遣右議軍郭瑞孫同眾還攻令盡誅黃河以北之叛已者 十一月己巳朔詔樞密院招效用二千人令忠銳第五將張耘措置是日金州統制官任天錫攻虢州金守臣蕭信

迎敵不勝遁去遂復虢州 知樞密院事葉義問在鎮江得知建康府張燾狀言金人侵采石為渡江計勢甚危乞急保江淮時制置使劉錡還屯鎮江病已劇義問乘大舟以二校執器械立馬門左右至鎮江聞瓜洲軍與金人相持惶遽失措時江水低淺沙洲皆露義問役民夫掘沙為溝深尺許沿溝栽木枝為鹿角數重曰金人若渡江姑此障之鄉民執役且笑曰樞密肉倉者其識見乃不逮我輩倉糠粒人一夜潮生沙溝悉平木枝皆流去矣會建康告急義問乃遵陸而進 金主袞以左丞相晏兼都元帥辛未以尚書李石參知政事 壬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三十五 六

申觀文殿大學士新判潭州張浚改判建康府兼行官畱守召資政殿學士知建康府張燾赴行在 寧國軍節度使池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李顯忠為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親衛大夫常德軍承宣使侍衛步軍司右軍統制邵宏淵為池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 詔進納授官人竝損其直十分之二與免銓試仍倫上書獻策名目理為官戶永不衝改自下鬻爵令半年願就初品文階者纔一人言者請損其直以招來之 鎮江府中軍統制劉汜及金人戰于瓜洲鎮敗績時金人以重兵擣瓜洲權都統制李橫引諸軍迎戰葉義

問督鎮江駐劄後軍渡江眾皆以為不可義問彊之未
著北岸義問懼怯見于顏色即令向西去曰欲往建康
府催諸軍起發市人皆媒罵之記提本部兵先走諸軍
皆不進橫以孤軍不可當亦遁失其都統制印金人鐵
騎掩至江上左軍統制魏俊後軍統制王方戰死柳林
中皆金瘡被體汜性驕惰不習軍事至是卒敗義問離
鎮江三十里至下蜀鎮有急遞云官軍敗退瓜洲渡為
金人所據義問大驚問山路可通浙東否諸將皆喧沸
曰樞密不可回回則不測左右亦懼乃請義問速趨建
康 江州右軍統制李貴引兵至潁河焚金人糧舟獲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三十五

九

金帛甚眾遂進攻潁昌 金人以百騎至無為軍左朝
奉大夫知軍事韓髦先遁去并邑悉為惡少所熟 癸
酉淮寧陳亨祖執金同知陳州完顏耶嚕以城來歸亨
祖州大豪也詔以為武翼大夫忠州刺史知淮寧府
侍衛馬軍司中軍統制官趙擗去蔡州以援成閔畱從
義郎鄂州駐劄御前軍正將李詢知州事詢蔡州人也
於是金人所命刺史蕭懋德復入城據之 甲戌罷王
權赴行在以李顯忠代之命中書舍人參謀軍事虞允
文往蕪湖趣顯忠交權軍且犒師采石時知建康府張
燾至府纔十餘日夜漏下二鼓允文扣府門求見曰此

何時而公欲安寢乎燾曰日來人情洶洶太守不鎮之
以靜必不安雖然舍人何以見教允文曰謀者言敵以
明日渡江約晨炊玉麟堂公何以策之曰燾以死守畱
鑰違邨其它舍人平日以名節自任正當建奇功以安
社稷允文曰此允文之素志特決公一言耳先是金主
亮為內變所撓自將細軍駐和州之鷄籠山用內侍梁
漢臣議將自采石濟乃攜千餘騎謁西楚霸王祠歎曰
如此英雄不得天下誠可惜也 乙亥金主亮臨江築
壇刑白黑馬各一以祭天以一羊一豕投於江中召都
督昂副都督富里瑋謂之曰舟楫已具可以濟江矣富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三十五

十

里瑋曰臣觀宋舟甚大我舟小而行遲恐不可濟金主
亮怒曰爾皆從梁王追趙構入海豈皆大舟耶明日汝
與昂先濟昂聞欲令之渡江悲懼欲去及暮金主亮
遣人諭之曰前言一時之怒耳不令先過江也 丙子
中書舍人督視江淮軍馬府參謀軍事虞允文督舟師
敗金兵于東采石允文未至采石十餘里聞鼓聲振野
允文見官軍十五五坐路傍者問之眾曰王節使在
淮西聲鼓令奔馬渡江我曹皆騎士今已無馬我曹不
解步戰也從者皆勸允文還建康曰事勢至此皆為它
人壞之且督府直委公犒師耳非委督戰也奈何代人

任責允文不聽策馬至采石趨水濱望江北敵營不見其後而權餘兵才萬八千人馬數百而已金主亮遣武平軍都總管阿林舊倫阿武捷軍副總管阿薩舊倫阿率舟師先濟宿直將軍溫都沃喇舊倫奧國子司業梁欽等皆從戰金主亮登高臺張黃蓋被金甲以觀戰南師已為遁計允文召其統制張振王琪時俊戰事盛新等與語謂之曰敵萬一得濟汝輩走亦何之今前控大江地利在我孰若死中求生且朝廷養汝輩三十年顧不能一戰報國眾曰豈不欲戰誰主者允文曰汝輩止坐王權之繆至此今朝廷已別選將將此軍矣眾愕立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三十五

主

日誰也允文曰李顯忠眾皆曰得人矣允文曰今顯忠未至而敵已過江我當身先進死與諸軍戮力決一戰且朝廷出內帑金帛九百萬緡給節度承宣觀察使告身皆在此有功即發帑賞之書告授之眾皆曰今既有主請為舍人一戰允文即與俊等謀整步騎陳於江岸而以海鯨及戰船載兵駐中流擊之時水軍將蔡甲韓乙各有戰艦皆唯唯不動乃急命當塗民兵登海鯨船踏車軍人說諭民兵曰此是必死之地若齊心求生萬一有得歸之理民兵皆然之布陳始畢風大倫金主亮自執小紅旗麾舟自楊林口尾尾相銜而出金所用舟

皆撤和州民居屋板以造及掠江兵渡舟舟中之指可拘敵始謂采石無兵且諸將盡伏山庵未之覺也一見大驚欲退不可敵舟將及岸南軍小卻允文往來行間顧見時俊撫其背曰汝膽略聞四方今立陳後則兒女子耳俊回顧曰舍人在此即手揮雙長刀出陳江風忽止南軍以海鯨船衝敵舟舟分為二南軍呼曰王師勝矣遂併擊金人金人所用舟底濶如箱行動不穩且不請江道皆不能動其能施弓箭者每舟十數人而已遂盡死於江中有一舟漂流至薛家灣薛家灣者采石之下數里有王琪軍在焉以勁弓齊射舟不得著岸舟中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三十五

主

之人往往緩屍於板而死是役也戰艦終不出允文追蔡韓二將各鞭之百汝異員與宗九華集有克敵記宋未免失之誇謂北盟會編謂金人以十七舟試江僅擊沒其二舟又屬妒功者之言不足信也金人銳意渡江使無允文禦之則長驅直入矣至金史金士卒不死於伊喇子敬傳以為宋人虛詞尤不足據金主亮不於江者金主亮悉敵殺之怒其舟不能出江也初金主亮問頃年梁王何以得渡江或答曰梁王自馬家渡過江江之南雖有兵望見我軍即奔走船既著岸已無一人一騎金主亮曰吾渡江亦猶是矣楊林口出舟當塗之民在采石上下登山以觀者十數里不斷金主亮望之曰吾放舟出江而山上人皆不動何也方敵舟未退會

淮西潰卒三百人自蔣州轉江而至允文授以旗鼓使
為疑兵敵既敗去允文即具捷以聞且椎牛酒以勞軍
夜半復布陳待敵琪德子新亳州人張俊下亳州新挈
家來歸俟奏授正使兼開職漸陞為正將隸中軍至是
為水軍統制 金州統制官在天錫取商洛豐陽諸縣
丁丑旦虞允文盛新引舟師直楊林河口戒曰若敵
船自河出即齊力射之必與爭死毋令一舟得出如河
口無敵船則以尅敵神臂弓射北岸新即駐舟江心齊
力射敵敵騎望見舟師遽卻其上岸者悉陷泥中斃南
軍復於上流以火焚其餘舟允文再具捷奏且言敵軍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三十五

三

鼎來臣不當便引去且甯此與統制官同謀戰守須俟
一大將至乃敢還建康 金主亮既不得濟乃口占詔
書命參政政事李通書之以貽王權曰朕提兵南渡汝
昨望風不敢相敵已見汝具嚴天威朕今至江上見南
岸兵亦不多但朕所創舟與南岸大小不侔兼汝舟師
進退有度朕甚賞愛若盡陪臣之禮舉軍來降高爵厚
祿朕所不吝若執迷不返朕今往瓜洲渡江必不汝赦
遣瓜洲所掠鎮江軍校尉張千拏舟持書至軍前將士
皆變色允文亟曰此反間也欲攜我眾耳時新除都統
制李顯忠亦自蕪湖至謂允文曰雖如此亦當以朝廷

罪王權之事答之庶絕其冀望允文以為然遂佯傲曰
昨王權望風退舍使汝鳴張至此朝廷已將權重賞典
憲今統兵乃李世輔也汝豈不知其名若往瓜洲渡江
我固有以相待無虛言見怵但備一戰以決雌雄可也
遣所獲女直二人齎往金主亮得書大怒遂焚宮人所
乘龍鳳車斬梁漢臣及造舟者二人於是始有瓜洲之
議 戊寅詔殿前司差官兵千人往江陰軍馬步軍司
各差五百人往福山並同民兵防拓江面 己卯觀文
殿大學士禮泉觀使兼侍讀湯思退為行宮留守 三
省樞密院上將士戰死推恩格橫行遙節九資橫行遙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三十五

三

刺八資遙郡七資遙刺正使橫行副使皆六資副使五
資大使臣三資小使臣二資校副尉及兵級皆一資詔
以黃榜曉諭諸軍 金主亮以其軍趨淮東 辛巳金
主衷以如中都期日詔羣臣壬午詔中都轉運使左淵
曰凡宮殿張設毋得增置毋役一夫以擾百姓 癸未
四川宣撫使吳玠自仙人原還興州時西路之軍已得
秦隴洮蘭州而金州王彥軍東取商虢金人以重兵據
大散關不下會璘疾病乃暫歸留保寧軍節度使興元
諸軍都統制姚仲在原上節制 初金主亮既往淮東
中書舍人虞允文謂建康都統制李顯忠曰京口無備

我今欲往公能分兵見助否顯忠曰惟命即分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李捧軍一萬六千人及戈船來會京口允文至建康畱守張燾謂曰金約八日來此會會使燾安往眾議孰可以往鎮江者皆有難色燾曰虞舍人已立大功可任此責允文欣然從之至鎮江謁招討使劉錡問疾錡執允文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大功乃出書生手我輩媿死矣 威武軍承宣使知舒州張淵權主管淮西安撫司公事拱衛大夫和州防禦使淮南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賈和仲權知揚州兼主管淮東安撫司公事候收復日續赴本任皆用葉義問奏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三十五 五

也揚廬既失守義問言東路通泰州密邇鹽場利源所在見有忠義寨三三萬人西路舒蘄州流民所聚正可廣行招募以壯軍聲乃以便宜選用二人仍令和仲權於泰州置司 金主亮至揚州 武略郎閣門宣贊舍人鎮江府駐劄御前中軍統制劉記特貸命除名英州編管王權及記既敗軍乃先罷權為在外官觀及吳芾奏權罪帝怒甚將按誅權以厲諸將同知樞密院事黃祖舜密言于帝曰權罪當誅然權誅則記不可貸若貸記而誅權是謂罪同罰異願錡有大功今聞其病已殆記誅錡必愧忿以死是國家一敗而自殺三大將得毋

為敵所快乎帝納其言二人得不死 金州都統制王彥所遣第七將邢進復華州彥既得商虢乃進屯虢州令統制官兼知巴州吳琦以其軍應援琦至虢州之板橋遇敵與戰其子漢臣死之統制官任天錫引兵至擊華陰殺其縣令進攻華州不克彥更遣進以所部往時金兵分屯渭南城中兵少進乘勝克之獲其同知昭武大將軍韓端愿等二十餘人 甲申金主襲追尊其父幽王宗輔為皇帝諡簡肅廟號睿宗改名宗堯妣富察氏曰欽憲皇后李氏曰貞懿皇后羣臣上尊號曰仁明聖孝皇帝 丙戌權禮部侍郎黃中言本朝倣唐之制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三十五 美

創為九廟今日宗廟自僖宣二祖以及祖宗凡九世而十一室請遵已行典故遷翼祖神主而耐欽宗詔恭依丁亥太尉威武軍節度使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江南淮南浙西路制置使兼京東河北路招討使劉錡提舉萬壽觀以疾自請也 翊衛大夫利州觀察使御營宿衛中軍統制劉銳權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 湖北京西制置使成閔自京西還見葉義問于建康翼日至鎮江閔在京西承金字牌令策應建康江面閱喜於得歸兼程疾馳士卒冒大雨糧食不時多死於道路閔率馬軍出戍沿途犒勞之物不可勝計盡

以歸已不散士卒及還至鎮江軍士有因醉出怨言於
帝者閔斬之 戊子四川宣撫使吳璘復力疾上仙人
原 御營宿衛使楊存中建康府都統制李顯忠言見
率將士戮力一心期於克敵乞少緩進發之期從之初
上以瓜洲失利亟命存中往鎮江措置守江且命官埋
鹿角暗椿自鎮江至於江陰境上時江岸才有車船二
十四艘既而虞允文與李顯忠所遣戈船亦至 浙西
副總管李寶以所部泛海南歸寶既捷於膠西會聞金
主亮已渡淮乃還軍駐東海縣既而山後統制官王世
隆開趙皆來會寶命趙率其眾傷海以行而與世隆同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三十五 三

百釋之 慶遠軍節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主管
侍衛馬軍司公事充湖北京西制置使成閔兼鎮江府
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充淮南東路制置使京東西路
河北東路淮北泗宿州招討使以學國軍節度使建康
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李顯忠為淮南西路制置使
京畿河北西路淮北壽亳州招討使以潭州觀察使奉
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鄂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吳
拱為湖北京西制置使京西北路招討使 甲午金人
分兵侵泰州初金主亮軍令慘急迫欲渡江驍騎高僧
欲誘其黨以亾事覺命眾刀判之乃下令軍士亾者殺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三十五 天

舟赴行在 已丑金主衰如中都次小口使中都留守
宗憲先往 庚寅金主亮在瓜洲鎮御營宿衛使楊存
中中書舍人督視府參謀軍事虞允文以敵騎瞰江恐
車船臨期不堪駕用乃與淮東總領朱夏卿鎮江守臣
趙公偁臨江搜試命戰士踏車船徑趨瓜洲將泊岸復
回金兵皆持滿以待其船中流上下三周金山回轉如
飛金人駭愕亟遣人報金主亮亮觀之笑曰此紙船耳
因列坐諸將一將前跪曰南軍有備不可輕且采石渡
方此甚狹而我軍猶不利願駐于揚州力農訓兵徐圖
進取金主震怒拔劍數其罪命斬之哀謝良久乃杖半

其領隊部將亾者殺其主帥由是眾益危懼是日期以
明日渡江敢後者死眾欲亾歸決計於浙西路都統耶
律元宜於是明安唐古烏真舊唐括烏野今改曰前阻淮水過
渡即成擒矣不若共行大事元宜曰待吾子旺祥至謀
之時旺祥為驍騎都指揮使在別軍元宜密召之至遂
相與定約詰旦衛軍番代即為變元宜先給其眾曰有
令爾輩皆去馬渡江眾曰奈何元宜曰新天子已立於
遼陽今當共行大事然後舉軍北還眾許諾乙未黎明
元宜旺祥與武勝軍總管圖克坦守素明安唐古烏真
等率眾犯御營金主亮聞亂以為南師奄至近侍大慶

善曰事急矣當出避之金主亮曰避將安往方取弓已中箭仆地亂兵進刃手足猶動遂縊殺之驍騎指揮使大磐整兵來救旺祥出語之曰無及矣大磐乃止軍士攘取行營服用皆盡乃取大磐衣巾裹其尸焚之元宜行左領軍副大都督事以南伐之謀皆起於尙書右丞李通近侍局使梁琬而監軍圖克坦永年乃通之姻戚浙西路副都統郭安國眾所共惡皆殺之并殺大慶善

改異熊克小紀云諸人雖欲弑亮而細軍衛之嚴密因謂細軍曰淮東子女金帛皆在泰州我輩急欲渡江汝等何不往取之細軍欣然共請亮從之於是細軍去者過半按金主亮方欲渡江何故散遣親軍小紀所言疑失事實繁年要錄云亮妹婿唐古安禮知兵掌黃頭女真亮聞新主立遣安禮以本部軍歸故諸將益無所

續資治通鑑 卷百三十五 三

傳紫金主亮妹夫即唐古辨早為金主亮所誅矣要錄云諸將殺補闕馬欽素欽至大定中尙存非死於揚州也今從

金人破泰州先是泰州守臣請祠去通判王濤權州事九月濤以移治為名而去雷州印付兵馬都

監趙福金人侵淮甸水寨都統領胡深與其副滅珪棄

水寨率鄉兵二千入泰州以兵勢凌福福具申于葉義

問以淡權知州淡以珪權通判福權本路軍馬都監准

南轉運副使提領諸路忠義軍馬楊抗又以其右軍統

領成節郎沙世堅權海陵縣丞兼知縣淡聞金人欲攻

泰州與世堅率其眾弃城先遁珪掘斷姜堰盡泄運河

水至是金細軍至城下遂徑登其城縱火鹵掠福死于

亂兵城中子女強壯盡被金兵驅而去 戊戌顯仁皇 后禱祭帝行禮于別殿 金都督府遣人持檄來鎮江 軍議和初金主亮既殞諸軍喧囂不定戶部尙書梁球 聞亂馳入曰已如此固無可奈何然方與敵國相持不 知何以善後眾皆不言球曰當撫定諸軍勿使囂亂徐 思計策可也眾稍定球乃取紙筆草檄言班師講好事 檄成而未有入訪得瓜洲所俘成忠郎張真即遣之南 渡 十二月乙亥朔侍衛馬軍司中軍統制趙撈復蔡 州初撈自蔡州引兵南歸後三日至麻城縣復被詔與 鄂州都統制吳拱荆南都統制李道併力攻取二人未

續資治通鑑 卷百三十五 三

至擣疾趨城下金人所命刺史蕭懋德聞擣至披城為

寨相距兩月不出戰至是夜漏未盡擣命將士潛師入

城城無樓櫓不可守懋德遁去 成忠郎張真自揚州

金寨至鎮江出所持金檄云大金國大都督府牒大宋

國三省樞密院國朝太祖皇帝創業開基奄有天下迄

今四十餘年其間講信修睦兵革寢息百姓安業不意

正隆失德師出無名使兩國生靈枉被塗炭奉新天子

明詔已行廢殞大臣將帥方議班師赴闕各宜戢兵以

敦舊好須至移牒大定元年十一月三十日牒督視行

府回牒金人軍前云今月一日承來文照驗正隆廢殞

事除已繳奏外須移文牒照會紹興三十一年十二月
一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御前諸軍都統制成閔太傅
御營宿衛使和義郡王楊存中 右武大夫吉州刺史
知通州崔邦弼聞泰州破欲棄城去恐百姓不從夜二
鼓遣人于城內縱火乘喧鬧徑出渡江之福山 庚子
詔淮東制置使成閔元帶到鄂州軍馬日下發還言者
論金人自擁重兵身臨淮東日生姦計意欲渡江故胡
廷督責諸帥嚴為捍禦今鎮江已有元來屯駐軍馬見
係都統劉銳所管竝步軍李捧都統邵宏淵及殿前司
諸軍精銳盡集京口一帶近日制置成閔又自襄漢率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三十五 三

成等還鄂州屯駐 太傅御營宿衛使和義郡王楊存
中淮東制置使成閔中書舍人督視江淮軍馬府參贊
軍事虞允文司農少卿總領淮東軍馬錢糧朱夏卿等
奏報金兵已殺其主亮帝曰此人篡君弑母背盟與戎
自采石與海道敗後知本國已爲人所據乃欲力決一
戰今遽滅亡朕當擇日進臨大江灑掃陵寢肅清京都
但戒諸將無殺此朕志也初金騎闕江朝臣震怖爭遣
家逃匿權禮部侍郎黃中獨謂其家人曰天子六宮在
是吾爲侍臣若等欲安適耶比金兵退獨中與左僕射
陳康伯家屬在城中眾皆慚服時存中與允文議偕至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三十五 三

江北岸以察敵情將士憚行允文存中獨以輕舟絕江
而北帝嘗謂康伯及留守湯思退曰楊存中忠無與二
朕之郭子儀也 金人以舟師攻茨湖官軍擊卻之茨
湖在漢水之南與光化軍相對有鄂州副都統制李勝
荆南副統制張進之軍在焉至是金人以舟渡師欲攻
襄陽會風勢不利不得著岸鄂州府軍旗頭史俊麾旗
涉水直登一舟呼曰前軍得功矣諸軍宜速進金人初
不虞其登舟遂大驚失措行隊不整有墜水而死者諸
軍繼進俊殺其千戶一人奪舟數十金人乃還 辛丑
右武大夫宣州觀察使添差兩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

兼提督海船李寶爲靖海軍節度使兩浙西路通泰海州沿海制置使京東東路招討使 詔御營宿衛使楊存中以右軍統制苗定所管步軍前來扈從 初帝將如建康撫師而欽宗神主未耐廟行宮畱守湯思退欲省虞速耐而釋服以行既十日矣至是權禮部侍郎黃中言不可帝納焉議者猶謂凶服不可以即戎帝曰吾固以縞素詔天下矣卒從之 樞密行府議遣兵過江乃檄淮西制置使李顯忠速選精銳甲軍至鎮江府會合所有采石一帶畱下軍馬令池州都統制邵宏淵權管 金統軍劉萼聞茨湖軍敗遂班師軍無行陳多失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三十五

三

路爲鄉民所殺細軍之在泰州者亦棄而去 壬寅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充行宮畱守湯思退乞鑄行宮畱守印仍就尙書省置司行移如都省體式合行事務從權便宜施行訖奏又請以敷文閣待制知臨安府趙子淵兼充參謀官尙書右司員外郎吳廣文充參議官祕書省正字芮璠主管機宜文字樞密院編修官鄭樵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吳祇若司農寺主簿韓元吉並幹辦公事皆從之崇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趙密爲行宮在城都總管利州觀察使殿前司策選鋒軍統制張守忠爲行宮在城都

巡檢武功大夫侍衛馬軍司右軍統制權主管本司職事張仔爲行宮城北巡檢右武大夫忠州團練使侍衛步軍司神勇軍同統制權主管本司公事王存爲行宮城南巡檢 是日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淮東制置使成閔自鎮江引兵之揚州御營宿衛使楊存中亦遣右武大夫權殿前司右軍統領李伋自江陰軍引所部渡江之石莊進發時葉義問遣使臣李彪伺金人回軍動靜閔令報曰成太尉大軍在揚子橋相持來日當大戰矣道路喧言金人已去揚州空虛閔計不行乃以馬軍司之兵自天長追襲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李捧亦以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三十五

三

神勇軍襲之敵軍凡數萬其行如林軍皆不敢與相近但遙護之出境而已 癸卯詔金人渝盟侵攻上界屬茲進發躬往視師文武羣臣各揚厥職輯寧中外共濟大功 詔四川宣撫司統率軍馬隨路進討恢復州縣雖曰分路調發亦仰常相關報互相應援不得輒分彼此務要協力共成大功諸路招討使司準此 詔樞密行府行下沿江諸大帥各條陳進討恢復事宜資政殿學士知建康府張燾首陳十事大率欲預備不虞持重養威觀釁而動期於必勝 拱衛大夫和州防禦使權知揚州賈和仲聞敵去乃以單騎入城猶未有官吏

池州都統制邵宏淵自蕪湖以親兵至采石 甲辰省
臣進呈金都督府牒帝曰金主亮既已被殺餘皆南北
之民驅迫而來彼復何罪今即日襲逐固可使隻輪不
返然多殺何爲但檄諸將進進師會京畿收復故疆
撫定吾人足矣左僕射陳康伯請率百僚稱賀帝曰未
須爾候到汴京與羣臣共慶 殿前司右軍統制權知
泰州王剛以所部至本州 均州忠義統領管朝等復
據鄧州初敵將劉萼之敗于茨湖也還軍及鄧州駐于
城北八里其武勝軍節度使威略軍都總管蕭中一亦
挈屬出城駐于萼軍之南其同知節副皆以屬去中一
續資治通鑑 卷三百三十五 三

以雷州事付監倉王直中一與白千戶三戶穆昆言曰
今日鄧州屯駐之兵悉爲都統帶去城中之兵皆土人
萬一爲宋兵內應如何眾皆知中一有順南之意唯唯
而已坐中忽不見白千戶者中一疑走告于萼矣乃率
其奴婢將家屬南走迷失道中夜屢遭鄉村土豪驚散
至州北百餘里中一被殺翼旦金人皆北去錄事參軍
高通聞萼兵已退乃集軍民謂曰今南兵已近此時不
決城中之人皆不可保請遂決之眾請通權節度副使
通曰鄧州本大宋所有今金國已棄我官吏軍民矣與
諸公同歸大宋如何眾皆聽命忽報城下有十餘騎至

問之則管朝也遂納款朝本鄧州射士聚眾在山中投
均州守臣武鉅 乙巳淮西制置使李顯忠自蕪湖引
兵渡江時金人尙屯鷄籠山而顯忠兵在沙上觀文殿
大學士判建康府張浚自長沙聞命即日首塗過池陽
往勞以建康激賞犒之一軍見浚以爲從天而下浚諭
顯忠曰聖駕將巡幸至而敵未退得無虞乎顯忠乃以
大軍濟江去和州三十里與之相持然金兵亦未退
池州都統制邵宏淵自采石復還蕪湖仍于大信裕溪
河口措置捍禦 丙午淮東制置司統制王邁等復楚
州 丁未鄂州統制官王宣至鄧州先是管朝既入城
續資治通鑑 卷三百三十五 三

遣人告捷京湖制置使吳拱俾宣以七百騎赴之拱繼
至又遣訓練官朱宏王彥忠等率忠義人入汝州 均
州鄉兵總轄莊隱等入河南府先是金人以兵二千駐
長水縣金州都統制王言遣將官楊堅黨清引兵會忠
義人往擊破之殺其將二人獲部將王保以歸遂復長
水縣堅以淡入陳死之清引其兵進攻嵩州克之又克
永寧壽安二縣遂進兵入河南府吏民皆迎降 戊申
帝發臨安府 江南東路轉運判官李若川柳大節言
金人反盟黷武上天降殃其主被弑兵眾遁走乃傳其
子見雷京東軍馬頗眾有親信以統之勢須邀擊以報

擅殺之讐今過淮敵兵敗亡雖多尚有十餘萬孤寧肯束手就死亦須窮鬪及金人巢穴多有完顏族類豈無守國軍馬必不能奉舊主之子亦不肖助弑主之眾定圖自立更相攻殺盡而後已當此釁隙契丹起而乘之過于五單于爭國各自救不暇豈暇尙占中原百姓被祖宗德澤之深日思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此誠天啟恢復之時不可失之機會也然王師大舉尤務慎重以成萬全之功一乞少憩將士以養銳氣二乞預備錢糧無致少闕三乞添器甲以備分給中原義兵緣義兵雖眾唯關器甲使用四乞敵人欲敦舊好誘以好言以款之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三十五

尋

五乞多遣人密結中原義兵以為應援六乞厚賞募人探知敵情以便進取七乞召集諸大帥共議軍事勿致臨時異同然後諸路並進非特恢復中原有反掌之易亦可一舉而空朔庭也 左朝奉大夫提舉江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洪适言金主亮既殞大定改元未必諸國服從若能仰順天時遣使歸疆則王師不血刃而得土宇實天下之幸萬一敵眾尙強自淮以北別無爭立之人則宜多遣有膽力人密傳召檄使中原義士各取州縣因以畀之王師但雷屯淮泗募兵積粟以為聲援不必輕涉其地以務力爭俟漢蜀山東之兵數道聚集

見可而進遲以歲月必有機會可乘恢復故地何翅破竹庶幾兵力不頓可以萬全 庚戌帝次秀州 是日金人大軍自盱眙度淮盡絕初淮東制置使成閔以所部追襲金師閣門宣贊舍人知泗州夏浚聞敵歸遂焚其城而南金人乃遣千戶先至泗州撤桴為三浮橋頃刻而成翼日軍到皆下馬乘橋而過既渡絕閔軍至盱眙排列于岸之南金人笑曰寄聲成大尉有勞相送是時龜山路途金人遺棄粟米山積往往有科山東河北民戶令赴平江府秀州送納者官軍糧運方不繼賴以自給 辛亥帝次平望 壬子帝泊姑蘇館權樞密院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三十五

美

事葉義問自建康太傅御營宿 使楊存中自鎮江還皆入見守臣徽猷閣直學士洪遵獻洞庭柑帝不受自是所過無入獻者 癸丑帝乘馬至平江府行宮時御營宿衛使司右軍統制苗定以所部至平江乃以定兼權主管行在殿前司職事 鄂州水軍統制楊欽以舟師追金人至洪澤鎮敗之夜鎮江府統制官吳超遣部將段溫等追金人至淮陰縣又敗之獲其舟船糧食甚眾 是夜淮東制置司劉銳陳敏等引兵入泗州金人既渡淮有三百餘長告其千戶曰三百人皆有歸心不可彈壓柰何千戶曰主雖死豈無王法其弟曰兄言失

矣彼有父母人心難留豈可以法繩之千戶默然各上馬卽馳去由是西城之兵皆上馬馳不可遏俄而東城之人亦去成閔聞金人盡去乃遣銳等自東城之東渡淮又令統領官左士淵等自南門入以收復告金人所掠老弱在泗者皆委之而去 甲寅帝至無錫縣宰執奏敵人已去淮西尙餘三萬眾據和州陳康伯等依旨換到招安旗榜不惟諸國之人雖女直亦一槩與補官內萬戶許以節鉞其餘視爵秩高下更超等換授白身特命以官奴婢亦優賞示之生路庶使束手來歸帝曰彼亦人也比引見所招捉到金人朕亦悉貸死送諸軍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三十五

堯

役使若盡殺之則不勝其多朕不忍也 是日淮西制置使李顯忠與金人戰于楊林渡卻之將士死者千四百人殺傷相當翼日金人乃去 乙卯帝次常州 金主次三河縣左副元帥完顏固雲來朝 金人破汝州先是京西制置使吳拱遣訓練官牛宏等率忠義人據汝州會統軍劉萼自鄧州北歸宏等邀之於七里河敵兵甚盛忠義人皆無甲遂敗走金兵圍之五日及城破殺戮殆盡拱在鄧州遣統制官周贊將八千人往援之已不及 丙辰帝次呂城鎮 金主次通州 丁巳帝次丹陽縣 淮西制置使李顯忠遣統制官張榮逐敵

至全椒縣敗之得敵所獲老弱萬餘口日暮顯忠入和州 金主至中都 戊午帝至鎮江府未就舍先乘馬幸江下觀划船 金主謁太祖廟 己未帝幸鎮江府行宮 興州左軍統制王中正等引兵再攻治平寨拔之初劉海旣去治平金以兵堅守中軍統制吳挺遣中正及知秦州劉忠共擊之殺其知寨降其招信校尉張季甫等四人旣而金人謀復據治平中正引兵于千家堡迎敵戰十餘合敵敗走官軍進擊大獲其俘中正爲飛鎗中其左頰者二 金主御貞元殿受羣臣朝 壬戌金主詔軍士自東京扈從至京師者復三年同知河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三十五

罕

間尹高昌福上書陳便宜金主覽之再三命內外大小職官陳便宜 甲子釋淮南京西湖北路雜犯死罪以下囚 武信軍承宣使淮南東路馬步軍副都統總管李橫移兩江南路常州駐劄 金頴壽二州巡檢高顯率所部民兵千餘人據壽春府遂來降 丙寅金主詔左副元帥完顏固雲規摺南邊及陝西等路事 丁卯金河北安撫制置使王任天雄軍節度使王友直自壽渡淮來歸任東平人嘗以罪亾命敵重賞捕之急友直方欲往大名歸之友直喜假契丹以舉事遂破大名 金主旣立下合友直之眾竝放罪歸業爲平民其眾聞

之皆散去友直乃與任等自山東尋路來奔比入境有
眾三十餘遂自淮西赴行在 初金主亮既為其下所
殺參知政事敬嗣暉欲立其太子光英于南京左丞相
張浩不可耶律元宜遣人害光英亮之后圖克坦氏後
歸於母家攷異繫年要錄謂張浩害太子元英併后圖
克坦氏殺之蓋傳聞之誤也圖克坦氏後居
海陵之生母故宮室後乃歸母家非與太子並見殺也
要錄又云金主襲問亮已死乃擁萬騎趨中都按世宗
於十一月已發行 矣今並從金史 金伊喇扎巴之招諭耶律幹罕也幹
罕約降已而復謂扎巴曰若降爾能保我輩無事乎扎
巴曰我知招降耳其它豈能必哉扎巴見幹罕兵彊車
帳滿野意其可以有成因說之曰我之始來以汝輩不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三十五

能有為今觀兵勢彊盛如此汝等欲如羣羊為人所驅
去乎將欲待天時乎若果有大志我亦不復還矣賊黨
或曰往者古神舊俗谷神
即希尹 丞相神人也嘗言西北部族
當有事今日正合此語恐不可降也於是幹罕決意不
降扎巴亦畱賊中幹罕攻臨潢敗其守兵進圍之眾至
五萬是月幹罕遂稱帝改元天正復攻泰州屢敗援師
勢益振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五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六
賜王受命壽春府保義郎樞密院忠義前軍正將劉泰率

宋紀一百三十六起元凱敦祥正月
盡三月凡三月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文武文昭仁憲孝皇
帝

紹興三十二年金大定二年 春正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己
巳遣中書舍人權直學士院虞允文先往建康措置
金人攻壽春府保義郎樞密院忠義前軍正將劉泰率
所部赴救轉戰連日是日金人引去泰身被數十創一
夕死先是泰自備家資募兵三百糧儲器械一切不資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三十六

于官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洪邁言其忠詔贈武翼郎
官其家三人 庚午帝發鎮江府次下蜀鎮 金以前
翰林學士承旨翟永固為尚書左丞濟南尹布薩忠義
布薩舊俗
僕散今改 為右丞 辛未帝次東陽鎮 金主御太和
殿宴百官賜賚有差 壬申帝至建康府觀文殿大學
士判府事張浚迎謁道左見帝謝曰秦檜盛時非陛下
係全無此身矣帝慘然曰檜媚嫉之人也 金主敕御
史臺檢察六部文移稽而不行行而失當者舉劾之
乙亥金主如大房山 丙子祧翼祖皇帝神主藏於夾
室 尚書左司郎中徐度權戶部侍郎 金主獻享山

陵禮畢欲獵而還左丞相晏等曰邊事未寧不宜遊幸
戊寅還宮金主曰朕虛心納諫卿等毋緘默 己卯詔
侍從臺諫各舉可爲監司一員郡守二員有不稱坐繆
舉之罰 是日淮西制置使李顯忠引兵還建康淮西
兵火之餘無廬舍天大寒多雪士卒暴露有墮趾者帝
遣中使撫勞 詔郡守年七十與自陳宮觀著爲令
辛巳金以南伐之師北還賞資將士以耶律元宜爲御
史大夫 壬午金人攻蔡州侍衛馬軍司中軍統制趙
擗率諸軍禦之京西制置使吳拱亦遣踏白軍統制焦
元來援金以勁矢射城上守者不能立金人登城擗知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三十六 二

東山漸得數十人取萊蕪縣有眾百餘瑞亦有眾數十
人歸京自此漸盛遂據東平府遣瑞入奏瑞曰若到朝
廷宰相已下恐有所詰問不能對願得一文士偕行乃
以棄疾權掌書記自楚州至行在瑞萊州人棄疾濟南
人也 戊子邵州防禦使知文州節制軍馬向起爲鄂
州觀察使右武大夫興州前軍統制節制軍馬吳挺爲
榮州刺史右武大夫建州刺史興州前軍統制劉海爲
拱衛大夫賞秦州之捷也時四川宣撫使吳玠在河池
遣中軍統制杜實傳令起等曰軍行竝從隊伍勿亂次
勿殿後勿踐毀民舍勿取民財逢敵欲戰必成列爲陳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三十六 三

甲軍弓弩手竝坐視敵兵距陳約百五十步神臂弓兵
起立先用箭約射之箭之所至可穿敵陳卽前軍俱發
或敵兵直搗拒馬令甲軍槍手密依拒馬枕槍擡次忠
義人亦如之違者竝處斬如敵已敗許忠義人乘其後
追擊之必生獲金人與其首級乃議賞否則闕其有以
他地兵爲金人冒賞者罪亦如之凡布陳之式以步軍
爲陳心爲左右翅翼馬軍爲左右肋拒馬環于左右肋
之內以衛步軍以一陳約之主管敵陳統制一統領四
主陳撥發各一正副將準備將部隊將則因其隊爲多
寡陳兵三千二百六十有三步軍居陳之內者一千二

百有七為陳心者一千有六甲軍槍手五百有二神臂

有興拒馬者二百居陳外分兩翅副翼者五百六十有

六左翼二百八十有三主陳將官二平射弓二百

亦如之馬軍居陳外為左肋者二百六十有一將官二

管隊十隊兵乘騎右肋亦如之雖間有貼撥輔陳增益

之不同而大略如此麟遂遣興元都統制姚仲以東路

兵自秦亭出據鞏州而金房都統制王彥以其分兵屯

兩號陝華號華為金所取金人去復得之陝州方與敵

相持然亦未退 己丑制授耿京天平軍節度使知東

平府兼節制京東河北路忠義軍馬權天平軍節度掌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三十六 四

書記辛棄疾補右承務郎諸軍都提領賈瑞補敦武郎

閤門祇候京瑞竝賜金帶將吏補官者二百人于是京

東招討使李質遣統制官王世隆與瑞等齋官誥節鉞

以往 金遣元帥府左監軍高忠建禮部侍郎張景仁

來告登位盱眙軍以聞以異金史本紀大定元年十二

論宋國使宋史繫于次年二月據庚寅宰執奏金使二

其入境之時耳今從宋史書之 月渡淮帝曰今若拒之則未測來意有礙交好受之則

當遣接伴使副于境上先與商量向日講和本為梓宮

太后故雖屈已卑辭有所不憚今金興無名之師侵我

淮甸兩國之盟已絕今使者來則名稱以何為正疆土

以何為準與夫朝見之儀歲幣之數所宜先定不然則

不敢受也 金行納粟補官法 金主遣右副元帥完

顏默音舊倫謀師討耶律幹罕舊倫高幹今改

罕案金史逆臣傳幹罕姓耶律故以洪邁張掄為接

伴使壬辰帝謂宰執曰朕料此事終歸於和卿等欲首

議名分而土地次之蓋卿等不得不如此言在朕所見

當以土地人民為上若名分則非所先也何者若得復

舊疆則陵寢在其中使兩國生靈不殘于兵革此豈細

事至如以小事大朕所不恥陳康伯曰此非臣等所敢

擬議帝曰俟邁等對朕自以意諭之 金主謂宰執曰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三十六 五

朕即位未半年可行之事甚多近日全無敷奏朕漢居

九重正賴卿等贊襄各思所長以聞甲午復諭之曰卿

等當參民間利害及時事之可否以時敷奏不可徒自

便優游而已 丙申以御營宿衛使和義郡王楊存中

為江淮荆襄路宣撫使中書舍人權直學士院兼侍講

虞允文試兵部尚書充江淮荆襄路宣撫副使時帝將

還臨安軍務未有所付張浚判建康府視望屬之及除

存中中外失望給事中金安節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

人劉琪言比者金人渝盟陛下親御六飛視師江潁大

明黜陟號令一新天下方注目以觀凡所擢用悉宜得

人況欲盡護羣雄兼制數路大柄所寄尤當審圖存中已試之效不待臣等具陳頃以權勢太盛人言籍籍陛下曲示保全俾解重職今復授以茲任事權益隆豈惟無以慰海宇之情亦恐非所以保全存中也倘以允文資歷未深未可專付宜別擇重臣以副盛舉疏入帝怒謂輔臣曰琪之父爲張浚所知此奏專爲浚地耳宰相陳康伯朱倬召琪諭上旨且曰再繳累及張公琪曰琪爲國家計故不暇爲張公計若爲張公計則不爲是以累之矣命再下琪執奏如初乃止于是允文改使川陝存中措置兩淮而已二月戊戌朔中書舍人權直學士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三十六

六

院兼侍講虞允文試兵部尚書充川陝宣諭使措置招軍買馬且與吳璘相見議事 己亥金主以前翰林待詔大穎建言得罪起爲祕書丞以補闕馬欽諂事前廢主除名 庚子張浚虞允文入對時浚乞偕執政奏事帝不許于是與允文同對詔浚仍舊兼行宮留守又詔浚罷相後有合得特進恩數皆還之 言者論料理江淮三事其一請于兩淮荆襄之間創爲四大鎮如維揚合肥蕪陽襄陽各爲家計增城浚隍以立守備農戰交修以待天時毋鎮招集沿邊弓箭手二萬人授良田百畝給與牛種雖無租賦實免供饋悉遵陝西沿邊故

事仍以湖北州縣之在江北者隸蕪陽二曰大江之南控制吳蜀夙有屯兵據其險阻之地今 廷爲五帥由鎮江而上至于建康九江江夏公安各以二萬人爲屯附以屬城供其芻糧列置烽燧增置樓船三日選擇兵官教習諸路將兵禁軍士兵弓手此實久安之計乃詔楊存中成閔李顯忠向子固方滋楊抗向鈞王彥融強友諒相度聞奏 興州前軍同統領惠逢復河州先是四川宣撫使吳玠命逢襲取熙河逢聞道出臨洮蕃兵總領權知洮州李進同知洮州趙阿令結鈐轄榮某皆至會通關掩擊之獲其關使成俊諸將議進兵咸曰我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三十六

七

擣河州而敵兵單弱以強制弱何憂不克一將曰不可吾聞金軍盡在熙我軍若直擣河勢必來援敵將忿兵伺其不意可一戰擒也熙兵若破則河軍自下眾曰善卽伏兵閭家峽其日正月丙戌也而金將溫特稜者提正軍千五百從軍亦如之徑至峽口以邀南軍惠逢令羸卒數十騎誘之約曰旗動乃發金兵薄羸騎旗動伏兵大奮會大風起人馬不辨李進引兵駐山上令左右下山用平射弩射敵金兵大亂鈐轄榮某乘駿馬揮兵殺敵所向風靡眾從之金人遂大敗潰去追騎至托子橋有一將殿後立橋左瞪目大呼口會來此決死追

騎乃不敢逼敵餘眾渡已乃乘馬徐去後獲金兵問之
温特校也是役也俘金兵二百有五人騎二百於是逢
進薄河州蕃落指揮劉全李寶魏進糾集州民執其同
知中靖大夫郭琪以降州民皆以香花踵道迎宋軍有
流涕者獨宁河寨官為金堅守民排戶裂其尸攜其首
以獻諸將既得城方編集府庫人人炫功不相能或言
當暫賞軍逢命人支錢十餘時食物費踴炊餅一直數
十錢諸兵得賜擲地大詬曰我等捐軀下河州今性命
之賤乃不直一炊餅也俄傳金兵大至眾欲控城固守
逢曰彼眾我寡河州又新附未易守也有如城中翻覆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三十六

八

外援不至將奈何即攜眾欲出州民父老咸障馬曰鈐
轄第坐府中我曹出力血戰必有當也何患兵少逢諭
眾曰我令去此求援兵于外非置此去也汝曹一心努
力守城耳即今儒林郎呂謀權州事與軍士願畱者數
十百人因出屯會通關李進乘馬過市呼曰河州父老
有識李進者乎初不挾一縷以入今不挾一錢以出即
馳去軍怨惠逢賞薄有道亾者 癸卯帝發建康府宿
東陽鎮 興州前軍同統領惠逢遣兵復積石軍執同
知軍宣武將軍高偉又攻來羌城克之時金人復取寧
河寨盡屠其民寨之戍兵皆潰金合兵萬餘圍河州城

中百姓計曰前日之民南歸者金盡屠戮我若效之即
一寧河也豈有全理不如相與死守猶有千一得活即
籍定戶口男子升城女子供餉郡有木浮圖高數百尺
因撤木為礮械金人悉力為攻木縋少選壓敵有糜潰
者居三日金人退屯白塔寺 甲辰帝次下蜀鎮 金
主以張浩為太師尚書令諭之曰卿在正隆時為首相
不能匡救惡得無罪營建兩宮殫極民力汝亦嘗諫故
天下不以咎汝今以卿練達政務復用為相當思自勉
金御史大夫耶律元宜為平章政事 乙巳帝次丹
陽館 丙午帝宿丹陽縣 丁未次呂城 太尉威武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三十六

九

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劉錡薨于臨安府錡既奉祠寓
居都亭驛帝聞其疾劇敕國醫診視時金聘使將至畱
守湯思退將除館待之遣黃衣卒諭錡移居別院錡發
怒嘔血數升薨詔贈開府儀同三司例外賜銀帛三百
匹兩後諡武穆 戊申帝次常州 己酉帝次無錫縣
王宣與金人再戰于汝州至暮各分散殺傷相當翼
巨金騎全師來攻南軍敗斬士卒死者百餘亾將官三
人 庚戌帝次平江府辛亥次平望壬子次秀州 鄂
州統制官王宣自汝州班師時金人圍急屬有詔班師
宣遂棄其城而去 金以太保左領軍大都督昂為都

元帥太保如故 癸丑帝次崇德縣 金蕭玉敬嗣暉
等放歸田里 甲寅帝次臨平鎮 金復以進士爲尚
書省令史 乙卯帝至臨安府 興元都統制姚仲圍
德順軍先是仲以步軍六千四百爲四陳趨鞏州其下
欲急攻仲不聽且退治攻具既至城下梯礮與城下相
等圍之三日夜不能克乃舍之時鞏州父老各糞米麵
以餉軍軍門山積及引去父老狼狽相顧謂金今知我
餉南軍我無類矣不如作計求活也即殺官軍後兵輩
重者數級并焚饋物而去仲退守甘谷城爾統制米剛
等駐鞏州以觀敵遂引兵之德順 丙辰金人攻蔡州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三十六

十

侍衛馬軍司中興軍統制趙擢擊卻之初金既敗歸擢
益修守禦京湖制置使吳拱進屯南陽遣後軍統制成
舉華旺捷勝軍統制張成各以所部兵來援合擢及踏
白軍統制焦元所部纔六千人而已金將費摩以數萬
至城下距城西北一里依汝水爲營其日庚戌也翌日
分兵半攻城半掠糧凡三遣人以書至城下擢命射之
將書者曰此奉書來與趙提舉商量軍事擢終不納諸
將曰敵人以書來未知其意姑接之何害擢曰不可若
觀之必致士卒之疑適中其計前一日金乘昏黑填濠
于南門外十三處寂然不聞其聲質明方覺之焦元中

流矢遂下城金人乘勢登城啓南門而入擢在城西方
聞南壁失利卽下城集諸軍占地勢以待華旺成舉焦
元欲奪東門出奔守門統領官劉安不聽將官李進聞
南門被攻急乃率弩手二十餘人赴之將刀登城中三
矢而死擢率士卒巷戰日轉午勝負未分效用王建募
死士十一人截其甲裳登城般敵至申刻相持不動馬
軍司第十八將王世顯請募敢死士得四十人登城接
戰殺其二將金人驚潰皆自擲而下南軍奮擊死者不
可計會金帥登南門望南軍旌旗不亂曰今日城又不
可得復下城而去擢大呼曰金人走矣軍士皆歡呼金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三十六

十一

人遂敗爭門而出不得出者聚毬場中有千餘人諸軍
圍之勦殺皆盡擢命積金人之屍爲二京觀擢苦戰僅
十旬軍不過六千人大戰之後軍吏戰死者已四百餘
人負創者三千七百人可戰者僅二千人而已金人既
敗猶整頓行伍于西原分八頭每頭以兩旗引去以
示有餘南軍望之皆不言而咨歎戊午金再攻城以大
車載薪欲火西門趙擢伏壯士襲城俟其至開關突擊
之金人棄車而遁 庚申夜有星隕于蔡州金人之營
未明金人退兵一舍 鄂州左軍副統制王宣自汝州
以二百騎還至唐州時蔡州圍急京西制置使吳拱遣

步騎萬三千人往援之統領官游皋等至確山逗遛不進拱乃以宣權中軍統制節制沿邊軍馬趨救蔡州

甲子金都元帥昂開府山東經略邊事是日高福娘伏

誅 乙丑鄂州駐劄御前中軍權統制王宣敗金人于

蔡州確山縣前一日宣以所部距確山三十五里而營

質明候騎報敵至確山眾欲不戰宣不可乃舍其步士

引騎兵三千先行分爲三陳敵冲陳心宣令諸軍以背

刀冲奪三陳俱進秉義郎右軍副將汲靖有勇力宣召

之靖請百騎宣與騎二百靖上馬據鞍高呼曰今日汲

靖爲國家破此敵敵若不破誓不生還左右聞之人百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三十六 三

其勇宣曰汲靖事濟矣靖馳入敵陳奮擊敵眾披靡靖

出入者三惟亾二騎諸軍亦勇進金人遂遁宣整眾不

追方金之未敗也招討使吳拱以趙撝孤軍不可留屢

以蠟書趣回軍撝以敵圍方急若棄城去敵兵追擊勢

必敗亾况蔡州軍食有餘拱怒以蠟書付諸將令一面

班師會敵兵敗還撝乃與諸將夜出蔡州居人皆從之

天氣昏黑墮空谷而死者甚眾于是撝自信陽歸德安

而宣亦還屯襄陽府 丙寅瘞欽宗重于招賢寺立虞

主 金人復取蔡州 興元都統制姚仲遣副將趙詮

王寧引兵攻鎮戎軍金聞宋軍至圍其城收其帑橋堅

壁固守詮等引兵斷其貫繩諸軍畢登神臂弓射其敵

樓更遣重兵分擊敵勢不支主簿趙士持自言本皇族

與同知任誘先開門出降獲其知軍振戈將軍韓珏定

遠大將軍同知渭州秦淵南師下鎮戎遂托疾不受

金命與其子進義校尉嵩及其孥來歸宣撫司以弼知

鎮戎軍 閏二月己巳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寧武軍

承宣使江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戚方添差兩浙東

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紹興府駐劄 金人以熙蘭之兵

圍河州彌望蔽野兵械甚設宋軍之未得河州也守將

温特棧遣倉糧軍馳書于臨洮德順以求援爲其吏曹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三十六 三

劉浩等十八人謀匿之不行已而浩等悉來歸及金兵

再至呼于城下曰惟以劉浩等繼城而出乃釋圍浩等

射其呼者使去會義軍運礮擊敵眾殺其部長一人敵

乃小卻然亦未遑 壬申欽宗虞主還几筵殿上親行

安神禮于是自七虞至九虞皆親行之 金人破河州

初河州既受圍金將温特棧揚言曰河州能爲南人死

守甚壯今我畱此萬一漢軍乘虛入熙則熙又爲人有

也不如引兵歸援熙耳乃率兵去城上士卒聞之交口

相賀守城者弛甲坐是夜人人困臥城陬敵以鐵騎擣

城斯須城壞州民尚有未知敵至者翌日癸酉敵驅父

老嬰孺數萬屠之遷壯者數千隸軍先是宣撫司命惠逢李進等會蕃漢兵援河州逢以兵役單寡不能支敵乞師者再頃之宣撫司遣將領郭師偉將騎七百為逢聲援師偉未至河州已破逢屯通會進屯臨洮逢遣人謂曰金今再至是無河州決也吾曹罪在不測不如併力以往猶獲免也進曰敵兵愈前近萬人我以危兵綴之必取辱逢信之因休士卒進即星夜趨河州後二日逢聞之掩面泣下曰李進誤我進至河州城已為敵焚蕩餘城趾而已敵屠城時吏曹劉浩與其徒八人遁走得免十人被戮宣撫使吳璘皆命浩輩以官 丙子帝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三十六 丙

親行卒哭之祭于几筵殿戊寅帝送欽宗虞主于和寧門外奉辭遂附神主于太廟第十一室己卯百官純吉服 癸未正侍大夫宣州觀察使興元府駐劄御前右軍統制楊從儀率諸將攻大散關拔之關之未下也左從政郎都統司幹辦公事朱紱以書遺總領財賦王之望言諸軍鬪志不銳戰心不壯且曰使我力戰就果立微勞其如賞格當在何處伺候覈實係明申報宣司總司指揮往返數旬豈能濟急大率目今事勢與前事異不立重賞何以責人于死事乞詳酌措置略于川蜀科敷軍需之費十分之一多與準備賞給錢物近一二百

萬自總所移文諸帥多出曉示號令諸軍各使立功以就見賞如散關一處使當初有銀絹一二萬匹兩錢引一二十萬道椿在鳳州宣撫吳公節使姚公明告諸軍遣二三統制官各以其所部全軍一出諭之曰當進而退則坐以軍律進而勝捷能破關險則有重賞如是而軍不用命敵不破滅無有也之望怒荅書言用兵百三十日糗糧草料銀絹錢引所在委積累次喝犒并朝廷支賜文字纔到本所立便給散略無畱阻散關前攻不下聞自有說不知是險固不能取也抑是有可取之理而無銀絹錢引之故士卒不用命也若可取而士不用

命豈計使之故則必有任其咎者況聞攻關之日死傷不少則非士卒之不用命矣自來兵家行軍若逗撓無功多是以糧道不繼嫁禍于有司以自解亦未聞以堆梁賞給為詞者也國家息兵二十年將士不戰竭西川之資以奉之一旦臨敵更須堆梁銀絹而後可用則軍政可知矣且如向來和尚原劉家圍殺金坪諸軍大捷近日吳宣撫取方山原秦州等處王四廂取商鞅等州吳四廂取唐鄧州亦不聞先梁銀絹始能破敵也朝廷賞格甚明本所初無怪吝如秦州治平之功得宣司關狀即時行下魚關支散何嘗稍令闕誤兼關金帛錢物

充滿府藏宣撫不住關撥豈是無有椿辦耶李晟屯東渭橋無積貨輸糧以忠義感人卒滅大盜足下以書生為人幕府不能以此事規贊主帥而反咎主人以不斂于民豈不異哉九月以後興元一軍已支撥過錢引二十八萬道銀絹二千匹兩而糗糧草料與犒設犒賞不與焉亦不為不應付矣若皆及將士豈不可以立功有功未賞賞而未得者何人也朝廷分司比職各有所主而于財賄出納為尤嚴經由檢察互相關防所有屢降指揮凡有支費宣司審實總所量度此古今通義而聖朝之明制也來書謂攻散關時若得銀絹錢引椿在鳳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三十六 六

州而敵不破滅無有也椿在鳳州與在魚關何異方宣撫以攻守之策會問節使時亦不聞以此為言今散關鳳翔未破足下可與軍中議取散關要銀絹錢引若干取鳳翔要若干可以必克本所當一切抱認足下可結罪保明具申當以聞于朝如克敵而賞不行僕之責也若本所抱認而不能克足下當如何紱不能對至是從義督同統制田昇等夜引兵攻拔之遂分兵據和尚原金人走寶雞 丙戌賜張浚錢十九萬緡為沿江諸軍造舟費帝既還臨安有勸浚求去者浚念身為舊臣一時人心以已之去就為安危乃不敢言治府事細大必

親焉 戊子帝始純吉服御正殿 右諫議大夫梁仲敏論參知政事楊椿輔政期年專務諂諛以取悅同列議政則拱手唯唯既歸私第則酣飲度日以備員得祿為得計朝廷何賴焉殿中侍御史吳芾言椿自為侍從已無可稱其在翰苑所為詞命類皆剽竊前人綴緝以以進冒登政府一言無所關納一事無所建明但為鄉人圖差遣為知舊干薦舉而已故都人目為收數參政去冬警報初聞有數從官謁椿勉以規畫又以危言動之椿竟不動但指耳以對蓋椿素有疇疾也親厚有風之使去者椿曰吾忝參政宰相諾吾亦諾宰相拜吾亦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三十六 七

拜重聽何傷其貪祿無恥至于如此左正言劉度亦論椿貪懦無恥頃為湖北憲率以三百千而售一舉狀自為侍從登政府惟聽兵部親事官及親隨之吏貨賂請求望賜罷免以肅中外辛卯參知政事楊椿充資政殿學士提舉在外宮觀椿為臺諫所擊四上疏乞免乃有是命 湖北西制置使吳拱言西北來歸之人甚眾望權令踏逐寺觀安泊分給官田貸之牛種權免租稅從之 癸巳敷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徐嘉充館伴大金國信使武功大夫吉州刺史權知閣門事孟思恭副之先是北使高忠建等將入境責臣禮及新復諸郡縣

接伴使洪邁移書曰自古以來鄰邦往來竝用敵禮向者本朝皇帝上爲先帝下爲生靈勉抑尊稱以就和好而彼國無故背盟自取殘滅竊問大金新皇帝有仁厚愛民之心本朝亟諭將帥止令收復外不許追襲乃蒙責問首遣信使舉國欣幸但一切之禮難以復仍舊貫當至臨淮上謁夏侯顧惠曲折面聞近例返使相見于淮水中流及是見于虹縣之北虞姬廟始抗禮比賜燕以欽宗喪制未終不用樂 乙未右朝請郎知盱眙軍周宗言富察徒穆之僕從走馬自燕來報契丹侵擾金國帝謂大臣曰上天悔禍與國相攻今先遣使請和則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三十六

六

其國中可卜僥舊疆復還得奉祖宗陵寢誠國家之福陳康伯曰頃年金后有云只見漢和蕃不見蕃和漢今乃金先請和也 是日金兵部侍郎都察珠圖喇舊作溫敦及幹罕戰於滕州敗績 是月興元都統制姚仲統忠義統領段彥引兵攻平安關寨克之進至原州金人堅守不下彥以兵圍其城鼓勵將士乘勢畢登遂拔之殺其知州完顏薩里獲同知鎮國將軍赫舍哩鄂嚕古等并其孥來獻乃以彥知原州彥又遣將官陳玘克西壕柳泉綏寧靖安四寨 三月丁酉朔新除資政殿學士楊椿降充端明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四川宣撫使吳玠自秦州引兵至德順軍先是興元都統制姚仲攻德順逾四旬不能下乃以武當軍承宣使知夔州李師顏代之與中軍統制吳玠皆節制軍馬會金都統圖克坦喀齊喀副都統張中彥自鳳翔濟師又遣其左都監自熙河以兵由張義堡駐摧沙合涇原之師來援挺與金人遇于瓦亭統制官秀州刺史吳勝閣門宣贊舍人朱勇等以所部逆戰統領官王宏謂人曰吾赤手歸朝驩官將領不以死力戰非夫也卽突出部其徒奮擊飛矢如蝟毛宏不動敵敗去然諸軍猶畏敵軍盛復相持不敢進玠恐士有怠志遂自將以往至是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三十六

九

抵城下 乙巳少保奉國軍節度使四川宣撫使領興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職事充利州西路安撫使判興州充陝西河東路招討使吳玠爲少傅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保寧軍承宣使金房開達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兼知金州兼金開達州安撫使王彥爲保平軍節度使錄商虢之功也 丁未左司員外兼國史院編修官洪邁文州刺史知閤門事張掄接伴北使還入見邁等言伏見已降指揮罷北使沿路游觀燒香竊謂朝廷方接納鄰好所爭者大非一事而止也今賜子宴犒一切如舊則遊觀小節似可從略若以欽宗皇帝服制

為辭則向者顯仁皇后弔祭使來天竺浙江之行猶且不廢或彼有請拒之無名望令有司依例施行詔使人欲往浙江觀湖令館伴諭以近日水勢湍猛損壞江亭石岸難為觀看其天竺並沿路遊觀燒香且依近例或無所請即依已降指揮施行遂以邁守起居舍人兼職如故是日金國報登位使高忠建等入國門始忠建責臣禮及新復諸郡邁以聞且曰土疆實利不可與禮際虛名不足惜也禮部侍郎黃中聞之亟奏曰名定實隨百世不易不可謂虛土疆得失一彼一此不可謂實議者或有謂土地實也君臣名也今宜先實後名乃我之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三十六

子

利權兵部侍郎陳俊卿曰今力未可守雖得河南不免為虛名臣謂不若先正名分正則國威張而歲幣亦可損矣 戊申四川宣撫使吳玠復德順軍玠初至城下自將數十騎遠城守啤者聞呼相公來觀望者嗟矢不甚發敵氣索于是玠按行諸屯預治夾河戰地前一日當陳斬一將數其罪以肅軍諸將股慄乃先以數百騎當敵金人一鳴鼓銳士躍出突宋兵遂空壁來戰宋軍得先治地無不一當十苦戰久之日且暮玠忽傳呼某將戰不力其人即殊死鬪金兵大敗遂遁入壁質明玠再出兵金人堅壁不戰會天大風雪金人引眾夜

遁璘八城市不改肆父老擁馬迎拜幾不得行遂遣忠義統領嚴忠取環州獲其守將中憲大夫郭裔先是武功大夫閻門宣贊舍人強寬與其弟武經大夫震皆陷敵及是自環州來歸璘嘉其忠義奏以寬知環州兼沿邊安撫司公事震統領忠義軍屯環州 己酉太常少卿王普假工部侍郎充送伴大金報登寶位國信使武翼大夫榮州刺史帶御器械王謙假昭慶軍承宣使副之 壬子金報登位使驃騎上將軍元帥府左監軍高忠建副使通議大夫尚書禮部侍郎張景仁見于紫宸殿故事北使授館之三日即引見至是以議禮未定故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三十六

子

用是日于是北使于隔門外下馬近例子官門內隔門接下馬三節人下馬于皇城下近例子皇城門內上下馬使副位于節度使之南不設瓊褥以欽宗喪制未終不設仗次燕垂拱殿不用樂先是閻門定受書之禮略于京都故事儀北使跪于地進書內侍啓匣取書幸執讀書畢使人陞殿跪傳北主語問上起居客省官宣問畢北使下殿起居今附見其制詔館伴使徐嘉等以所定示之忠建固執特許殿上進書及陞階猶執舊禮尚書左僕射陳康伯以義折之忠建語塞乃請宰相受書康伯奏曰臣為宰相難以下行閻門之職忠建奉書跪不肯起廷臣相顧貽愕康伯呼嘉至榻前厲聲曰館伴在館所議何事嘉徑前擊

其書以進北使氣沮 癸丑金人圍淮寧府城守武翼大夫忠州刺史陳亨祖登城督戰為流矢所中死之四川宣撫使吳璘自德順軍復還河池 金人自摧沙引兵由開遠堡攻鎮戎軍環城呼譟眾矢盡發守將秦弼來援時興元都統制姚仲已遣將官王仲等領千兵戍鎮戎至是又遣副將杜孝廉領兵五百屯摧沙為外禦 丁巳金使高忠建等入辭置酒垂拱殿忠建等既朝留驛中凡五日觀濤天竺之遊皆罷之至是面受報書用敵國禮將遐遣客省官宣諭云皇帝起居大金皇帝遠勞人使持送厚幣聞皇帝登寶位不勝欣慶續當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三十六 圭

而已 己未帝始御經筵自去秋以用兵權罷講讀至是復之 金人引兵與西蕃官杏果同圍原州守將段義彥率忠義統領鞏銓領兵併州之官吏軍民登城以守金依城建寨晝夜攻擊原州城雖高而忠義兵皆無甲乃遣使詣鎮戎軍秦弼求援弼無兵可遣不得已分第三將趙銓及總押官荀俊所領兵之半以應之果本涇原部落子奔降于金深知利害險扼之處金遂將之川陝宣諭使虞允文至西縣之東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自利州往會之允文之出使也與京西制置使吳拱荆南都統制李道會于襄陽至是又與四川宣撫使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三十六 圭

勢甚盛乞遣援兵故也 是月明州言高麗國綱首徐德榮至本州言本國欲遣賀使詔守臣韓仲通從其請殿中侍御史吳芾言高麗與金人接壤為其所役紹興丙寅嘗使金稚圭八貢已至明州朝廷懼其為間亟遣之回方今兩國交兵德榮之情可疑使其果來懼有意外之虞萬一不至即取笑外國乃止之 是春淮水暴漲中有如白霧其闊可里許其長亘淮南北又有赤氣浮于水面高僅尺長百步自高郵軍至興化縣若血凝而成者 癸酉殿中侍御史吳芾言向來歲遣聘使多以有用之財博易無用之物大率先行貨賂厚結北使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三十六

十四

方得與北商為市潛形遁迹嘗虞彰露間遭摭撻復以賄免不惟有累陛下清儉之德亦啓敵人輕侮之心今再通和好尚慮將命之臣或仍前例有傷國體為害非細詔使副嚴切覺察如使副博易回日令臺諫彈劾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一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七

賜至及第劉望孫等知禮部湖廣等處提舉官等事

宋紀一百三十七 起元默敦祥四月 盡十二月凡九月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文武昭仁憲孝皇帝

紹興三十二年 金大定二年 夏四月己巳金右副元帥完顏

默音 舊倫謀等敗幹罕 舊倫高幹今改 於長樂先是幹罕攻泰

州不克轉趨濟州欲邀金人糧運默音與右監軍完顏

福壽合兵萬三千人以海蘭路 海蘭舊倫 總管圖克坦

志寧 圖克坦舊倫 等為左翼臨海節度使赫舍哩志寧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三十七

十一

赫舍哩 舊倫 等為右翼至木虎崖盡委輜重士卒賁數

日糧輕騎襲之賊黨有來降者謂默音曰賊中馬肥健

官軍馬疲弱此去賊八十里比遇賊馬已倦賊輜重去

此不遠我攻之賊必救其巢穴賊至馬必疲我馬得少

息所謂攻其所必救以逸待勞也默行從之乘夜亟發

會大風路暗不能辨遲明行三十里許與賊輜重相近

整兵少憩幹罕方向濟州聞金兵取其輜重乃還救遇

於長樂既陳默音別設伏於左翼之側賊騎突出左翼

伏兵之間圖克坦克寧射卻之是日別部諸將與賊對

者勝負未分相去五里許而立左翼萬戶襄別與賊戰

賊陳動襄麾軍乘之突出其後俱與大軍不相及襄以善射者二十騎率眾自賊後擊之賊不能支乘勢麾軍擊其一偏賊遂卻襄遂與大軍合而別部諸將皆至整陳力戰天忽反風揚砂石賊陳亂金兵馳擊大破之追北十餘里斬獲甚眾 辛未金降前主亮為海陵郡王甲戌吳璘命姚仲超德順統制官盧仕閔姚志竝聽節制相機圖復涇渭等州仲言所領兵少欲就與元洋州抽兵為助璘從之於是仲併河池秦州兵九千詣德順餘兵畱屯甘谷摧沙鎮戎軍時原州受圍已久金兵益置大礮十四所更用鴉車洞子擁迫城下矢石亂發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三十七

二

軍民死傷甚眾勢將不支守將段彥鞏銓告于知鎮戎軍秦弼曰原州鎮戎唇齒相依原州失守鎮戎必孤弼以聞于宣撫司乃就令弼盡領四將兵應援段彥復報敵兵增至七萬盧仕閔謂涇渭距德順鎮戎地遠而原州勢急請姚仲分援原州仲乃令右軍統制李枉分遣治平寨屯兵五百人往援之仕閔以原州急分遣其兵寨于東山及渭川道三岔口榆林堡堡距州五十里以為應援且密遣壯士馳報城中俾知外援以堅其守戊寅御史中丞汪澈參知政事 戊子起居舍人充大金國賀登寶位使洪邁等辭行

戎異繫年要錄載國書云審惟駁命先宅不圖

德合天人慶均遐邇比因還使常需個棕粵從海上之盟獲講鄰邦之信中更多故頗素始圖事有權宜姑為父兄而貶損豐無端隙靡逃天地之鑒臨既過事之一開致誓言之遂絕敢期後聘許締新歡載惟度寢之山川寢隔春秋之祭祀志豈忘于續舊孝實切于奉先願畫舊疆龍還敵國結兄弟無疆之好垂子孫可久之謀庶令南北之民永息干戈之苦倘垂睿照曲徇懇求願佇佳音別修要約與大金國志所載少異今附見於此

壬辰起居郎呂廣問權尚書禮部侍郎 丙申與元都統制姚仲聞原州圍急乃令統制官姚志李枉量器兵屯德順盡以精兵同所將常從兵以是日發德順往援原州 契丹幹罕率眾西走金右副元帥默音追及之於霧霖河賊已濟毀其津口赫舍哩志寧軍先至不克渡乃對岸為疑兵以萬戶瓜勒佳清臣瓜勒佳清臣夾谷今改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三十七

三

圖克坦海羅於下流渡河值支港兩岸斗絕且溽淖命軍士束柳填港而過追之數里得平地方會賊眾奄至志寧急整陳賊自南岡馳下衝陳者三志寧力戰流矢中左臂戰自若後軍畢至左翼輕騎兵先與賊接戰據上風縱火乘煙擊金軍金步兵亦至併力合戰凡十餘合金兵苦風煙皆植立如癡會天雨風止金兵奮擊大敗之圖克坦克寧追奔十五里賊前阨谿澗不得亟渡多殺傷賊既渡金兵亦渡少憩賊反旆來攻克寧以大軍不繼令軍士皆下馬射賊賊引卻而南克寧亦將引而北士未及騎馬賊復來衝突金兵少卻回渡湖北金

軍大隊至幹罕遂引去 五月戊戌四川宣撫使吳璘
自河池往鳳翔視師都統制姚仲遣統領官趙銓引兵
七百至開邊寨克之獲其知寨成茂已而金人千餘自
原州來求戰銓鼓眾力戰北兵敗走金二百餘騎又駐
開邊寨河灘右軍統制盧仕閔戰退之追擊至九龍泉
仲令統制姚公輔同統領官張詔趙銓領兵七百赴原
州又令統制姚公興駐原州北嶺與金人合戰奪其隘
口守將段彥知大軍將至勢少壯金人是日攻城亦稍
緩壬寅仲以大軍至原州之北嶺與金人合戰南兵大
敗前一日仲未至開邊寨之十里將以次日由九龍泉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三十七

四

上北嶺令諸軍弓弩盡滿引行前輜重隊居後平旦遇
敵萬餘求戰仲以盧仕閔所領馬步軍及陝西兵合為
頭陳次以己所統部軍六千四百十有八為四陳隨勢
便利分列之又以統制官姚志所部兵為後拒列為隘
曲南軍盡力鏖擊陳面開合凡數十敵兵每一衝陳率
三千餘眾迭為進退輜重隊隨陳亂行不整第一第二
陳方交鋒而第三第四已為金兵破拒馬而入陳心衝
潰輜重中隔莫可接第五陳及仲牙兵死鬪最久自辰
至未人馬死亾枕藉道路軍遂大潰志陳居第六已逾
兩隘行前者還報諸陳盡為敵兵所敗志謂其徒曰前

軍既敗我輩進亦死退亦死等死耳進猶可生也遂悉
其軍各死戰未幾金人馬軍直前衝擊志令左軍第四
正將張傳傳令槍手盡坐神臂弓先發平射弓次之起
伏凡五金兵引退約二百步志遂趨陳逾七八里敵乃
歸南山原當時詢求姚仲不得頃之有報仲已至開邊
寨志遂令將官楊立領神臂弓甲兵各五隊據九龍泉
大川路以備敵邀擊是役也武顯大夫興州前軍同統
制鄭師廉與統領官七將官三十隊將七十有三並死
于陳隊兵以下不與焉仲既至開邊寨諱言五陳之敗
惟推姚志為奇功以捷報宣撫司公輔聞仲遇敵乃引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三十七

五

兵次原州城為策應遇金人與戰至午各退保于故壘
時吳璘方遣仲書問原州敵勢且曰喀齊喀貝勒次鳳
翔堅守不出勢不與處雖原州圍未解可且赴德順書
未至而仲已敗 金立楚王允迪為皇太子 乙巳詔
禮部奏名進士依祖宗故事更不臨軒策試 戊申太
傅寧遠軍節度使御營宿衛使和義郡王楊孛中復為
醴泉觀使 辛亥鎮江都統制張子蓋與金人遇于石
湫堰敗之先是金以數萬眾圍海州詔子蓋率兵往援
仍聽張浚節制浚受命即為書抵子蓋勉以功名令出
騎乘敵弊子蓋至京口整軍渡江亟趣漣水擇便道以

進前一日至石湫堰金萬騎陳于河東子蓋曰彼孤我寡利在速戰不可令敵知我虛實于是率精銳數千騎馳馬先入復州防禦使王友直以所部力戰御營宿衛前軍統制張玘爲流矢中其腦沒于陳士卒死鬪金兵遂大敗擁于河溺死幾半餘騎遁去 壬子奉安顯仁皇后神御于景靈宮 癸丑吳璘聞姚仲之敗乃逮繫左軍第四正將張傳鞠之始得其實遂追仲赴軍前議事翌日又令統制官姚公輔趙銓守原州聽候中軍統制吳挺節制不得自爲摘發若擅離所守地稍失支吾竝斬 乙卯忠州團練使知順昌軍孟昭率部曲來歸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三十七

六

居固始縣以昭爲光州兵馬鈐轄其徒皆授田居之 丁卯天申節罷上壽 海州圍解 戊午欽宗小祥上詣几筵殿行禮 癸亥觀文殿大學士判建康府張浚言軍籍日益凋寡補集將士必資西北之人能戰忍苦方爲可仗訪得東北今歲蝗蟲大倫米價湧貴中原之人極艱于食乞朝廷多撥米斛或錢物付臣措置招徠人心既歸北勢自屈詔以米萬石予之浚以爲淮楚之人自古可用乘其困擾之後當收以爲兵乃奏曰兩淮之人素稱強力而淮北義兵尤爲忠勁困於敵人荼毒已甚讎敵欲報之心未嘗一日忘也特部分未嚴器械

不侷雖有赤心不能成事誠恐一旦姦夫鼓率千百爲羣別致生事可因其嫉憤無聊之心而招集之安置御前萬弩營募民壯年十八已上四十五已下堪充弩手之人竝不刺臂面以御前效用爲名各給文帖書鄉貫居住之處及顏貌年甲姓名令五人結一保兩保爲一甲十甲爲一隊遞相保委有功同賞有罪同罰于建康府置營寨安泊詔可之浚卽下令曰兩淮比年累被荼毒父子兄弟夫婦殺傷擄掠不能相保今議爲必守之計復恥雪怨人心所同有愿充者宜相率應募至于淮北久被塗炭素懷忠義欲報國恩亦當來歸共建勲業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三十七

七

于是兩淮之人欣然願就率皆強勇可用浚親訓撫之又奏差陳敏爲統制敏起微賤聲迹未振浚擢于困廢中敏感激盡力圖報未幾成軍方召募之初浮言鼓動欲敗成績數月間來應者不絕孤論始定浚謂敵長于騎我長于步制騎莫如弩衛弩莫如車乃令專制弩治車又謂三國以後自北來南未有不由清河渦口兩道以舟運糧蓋淮北廣衍糧舟不出于淮則權清野無所得有坐困之勢于是東屯盱眙楚泗以扼渦潁大兵進臨聲勢連接人心畢歸精兵可集卽奏言之又多募福建海船由海窺東萊由清泗窺淮揚詔下福建選募

甲子詔曰朕以不德躬履艱難荷天地祖宗垂裕之休
獲安大位三十有六年憂勤萬幾宵旰靡怠屬時多故
未能雍容釋負遐養康寧今邊鄙粗寧可遂如意皇子
瑋毓德允成神器有托朕心庶幾焉可立為皇太子仍
改名睿所司擇日備禮冊命其宮室官屬儀物制度等
速討論典故以聞 慶遠軍節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
揮使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成閔為太尉主管殿前司
公事寧國軍節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建康府駐
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淮南西路制置使京畿河北西路
淮北壽亳州招討使李顯忠為太尉主管侍衛馬軍司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三十七

八

公事 四川宣撫使吳玠遣將攻熙州是月拔之獲其
都統官劉嗣初三大將之出也興元路得秦隴環原熙
河蘭會洮州積石鎮戎德順軍凡十二郡金州路得商
虢陝華州凡四郡獨渭北以重兵扼鳳翔故散關之兵
未得進 是月金右副元帥默音以逗遛召還默音貪
擄掠敗敵不急追縱敵使去其子色格舊作色格今改暴橫軍
中士卒不用命幹罕得水草善地金兵水草乏馬益弱
幹罕遂涉懿州界陷靈山同昌惠和等窺取北京西攻
三韓縣勢益熾金廷臣或言幹罕兵勢如此若宋人乘
虛襲我國其危哉設有所求當割地與之金主懼甚右

丞布薩忠義請曰臣聞主憂臣辱願效死力殄滅契丹
金主壯之乃召默音等還切責罷之以赫舍哩志寧為
右監軍偕左監軍高忠建進討旋命忠義為平章政事
兼右副元帥經略契丹 六月丙寅朔四川宣撫使吳
玠次大壘嶺姚仲來謁玠先令夔州安撫李師顏奪其
兵欲斬以徇參議官有勸止之者乃繫河池獄旋送文
州拘管統制姚公輔引兵出城北次于北原與敵兵遇
戰焉金人自五月至于今增兵凡萬五千騎調丁夫五
千餘眾以牛軍運礮坐六十有餘所增置熬皮袋投城
車呆樓洞子十餘所自城東至于西南隅共為六寨守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三十七

九

將段彥來告急一日書五至公輔告急亦繼至 己巳
龍神四廂都指揮使隨州觀察使主管侍衛馬軍司公
事李捧罷為武泰軍承宣使兩浙東路軍副總管紹興
府駐劄龍神四廂都指揮使鎮南軍承宣使荆南府駐
劄御前諸軍統制李道罷為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
知荆南府中亮大夫鄂州駐劄御前左軍副都統制兼
知襄陽府王宣領郢州防禦使權主管荆南府駐劄御
前諸軍都統制職事仍兼知襄陽府 庚午龍神衛四
廂都指揮使潭州觀察使鄂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
充湖北京西制置使京西北路招討使吳玠為安遠使

承宣使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賞天湖之捷也時復與金人議和故三招討竝除管軍而結局 壬申永州防禦使侍衛馬軍使中軍統制趙搏充鄂州駐劄前軍都統制 癸酉以立太子告天地宗廟社稷 甲戌殿中侍御史張震右正言袁孚論宰相朱倬之罪倬聞亦乞免乙亥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朱倬罷爲觀文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帝出御劄曰朕宅帝位三十有六載荷天地之靈宗廟之福遺事寢寧國威益振惟祖宗傳序之重兢兢焉懼弗克任憂勤萬幾弗遑暇佚思欲釋去重負以介壽域蔽自朕心亟決大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三十七

十

計皇太子賢聖仁孝聞于天下周知世故久繫民心其從東宮付以社稷惟天所相朕非敢私皇太子可卽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帝遷德壽宮皇后稱太上皇后一應軍國事竝聽嗣君處分朕以淡泊爲心願神養志尚賴文武忠良同德合謀永底于治詔洪遵所草也丙子帝行內禪之禮有司設仗紫宸殿下先是帝嘗諭太子以傳禪意太子流涕固辭至是遣中使召太子入禁中復加面諭太子推遜不受卽趨殿側便門欲還東宮帝勉諭再三乃止于是帝御紫宸殿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陳康伯知樞密院事葉義問參知政事汪澈

同知樞密院事黃祖舜陞殿康伯奏言臣等輔政累年罪戾山積聖恩寬貸不誅今陛下超然高蹈有堯舜之舉臣等不勝欣贊但自此不獲日望清光犬馬之情無任依戀因再拜泣下帝亦爲之揮涕曰朕在位三十六年今老且疾久欲閒退此事斷在朕意非由臣下開陳也卿等宜悉力以輔嗣君康伯等復曰皇太子賢聖仁孝天下共知似間讓遜太過未旨卽御正殿帝曰朕已再三邀畱今在殿後矣帝卽入宮百官移班殿門下宜詔畢復入班殿庭頃之皇太子服袍履內侍扶掖至御榻前拱手側立不坐應奉官以次稱賀內侍扶掖至于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三十七

十一

七八乃略就坐宰相率百僚稱賀皇太子遽與康伯等奏言願殿下卽御坐正南面以副太上皇帝付托之意太子愀然曰君父之命出於獨斷此大位懼不敢當尚容辭避班退太上皇帝卽駕之德壽宮 帝服赭袍玉帶步出祥曦殿門兩掖輦以行至其宮門弗旨止上皇麾謝再三且合左右扶掖以還願謂曰吾付托得人斯無憾矣左右稱萬歲百官扈從上皇至德壽宮效異金史世宗 丁丑駕詣德壽宮起居紀倫七月丙午朱主傳位太子蓋據事聞之日今從宋史 戊寅大赦 帝諭羣臣曰朕欲每日一朝德壽宮以修晨昏之禮而奉太上皇帝聖諭謂恐費萬幾勞煩羣

下不賜許可委禮官重定期禮部侍郎黃中奏漢高
帝五日一朝太上皇今請依前事詔從之 金命居庸

關古北口譏察契丹開謀捕獲者加官爵己卯命萬戶

溫特赫阿魯岱舊倫溫迪罕率兵四千屯守古北口薊

州石門關以幹罕侵軼日甚故備之 金布薩忠義之

奉命討幹罕也金主賜以詔曰軍中將士有犯連職之

外竝以軍法從事有功者依格遷賞又詔將士曰兵久

駐邊陲盡費財用百姓不得休息今以右丞忠義為平

章政事右副元帥宜同心戮力無或弛慢以大名尹宗

尹為河南路統軍使壬午忠義等遇幹罕於花道幹罕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三十七 三

擁眾八萬勢甚張忠義以宗亨為左翼宗敘為右翼與

賊夾河而陳賊渡河分其兵為二先犯左翼軍萬戶扎

拉舊倫查以六百騎奮擊敗之賊犯右翼軍宗亨及富

察世傑指畫失宜陳亂敗于賊世傑挺身投于扎拉軍

中賊圍扎拉軍扎拉力戰宗敘以右翼軍來救幹罕不

能勝乃以精銳自隨以羸兵護其母妻輜重由別道西

走期於山後會集忠義及赫舍哩志寧以大軍追及於

裊嶺西陷泉攸異布薩忠義敗幹罕于裊嶺本賊軍三

萬騎涉水而東大軍先據南岡左翼軍自岡為陳迤邐

而北步軍繼之右翼軍繼步軍北引而東倫偃月陳步

軍居中騎軍據其兩端使賊不見首尾時昏霧四塞哇

步莫覩物色忠義禱曰狂寇肆暴殺戮無辜天不助惡

當為開霽真已昏霧廓然賊見左翼據南岡不敢擊擊

右翼軍扎拉力戰賊稍卻志寧與瓜勒佳清臣等合戰

賊大敗將涉水去泥濘不得亟渡金兵逐北人馬相蹂

踐而死不可勝數陷泉皆平餘眾陷藉而過或奔潰竄

匿林莽間金兵踵擊之俘斬萬計生擒其弟偽六院司

大王裊幹罕走趨溪地金兵追躡至七渡河又敗之既

逾渾嶺復進軍襲之望風奔潰幹罕之母舉營自落括

西走志寧追之盡獲輜重俘五萬餘人捷聞金主詔曰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三十七 三

右副元帥忠義遣使來奏大捷或被軍俘獲或自能來

服或無所歸而投拜或將全屬歸附或分領家族來降

或嘗受偽命及自來會與官軍鬪敵皆釋其罪其逃亾

者除幹罕一身有能歸附亦準釋放能誅捕幹罕或率

眾來降者竝給官賞各路撫納來者毋得輒加侵損無

資給者有糧處安置仍官為養濟 癸未陳康伯奏臣

等以前二日朝德壽宮太上皇帝宣諭車駕每至宮必

於門外降輦已再三諭之既以家人之禮相見自宜至

殿上降輦令臣等奏稟此意帝曰夜來太上皇帝有旨

令朕只朝朔望朕于子道問寢侍膳尤宜勤恪卿等可

詳議以聞如宮門降輦在臣子於君父禮所當然太上皇帝雖曲諭朕斷不敢、甲申詔曰朕欽承聖訓嗣守丕基猥以眇躬託于王公士民之上兢兢業業懼德菲薄不敏不明未燭厥理將何以緝熙初政稱太上付授之恩永惟古先極治之朝置鼓以感敢諫立木以求諫言故下情不塞於上聞而治功所由興起也朕甚慕之況今薦紳之士咸懷忠良芻蕘之言豈無一得朕躬有過失朝政有缺遺斯民有休戚四海有利病凡可以佐吾元元輔朕不逮者皆朕所樂聞朕方虛懷延納容受直辭言而可行賞將汝勸弗協於理罪不汝加悉意陳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三十七 十四

之以啓告朕毋隱毋諱毋憚後害自今時政闕失並許中外士庶直言極諫詣登聞檢鼓院投進在外於所任州軍實封附遞以聞 丁亥詔胡銓復元官差知饒州禮部侍郎黃中等言奉聖旨太上皇帝有詔卻五日之朝朕心未安令有司官詳議臣等今議除朔望皇帝詣德壽宮朝見外請于每月初八并二十二日朝見並如宮中之儀詔從之 壬辰殿中侍御史張震言紹興二年詔書略曰管我太祖皇帝嘗令百官輪次面對自今後行在百官日輪一員面對朕當虛佇以聽其言且觀其行陛下初承聖緒望舉行舊典詔百官日以序進

則數日之間議論畢陳而賢愚可以槩見俟其既周即復依舊五日輪對詔從之 帝手書召判建康府張浚既見帝改容曰久聞公名今朝廷所賴惟公浚言人主以務學爲先人主之學以一心爲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必兢兢業自持使清明在躬則賞罰舉措無一不當人心自歸強鄰自服帝竦然曰當不忘公言浚見帝天錫英武力陳和議之非勸帝堅意以圖事功於是加浚少傅進封魏國公除江淮宣撫使節制屯駐軍馬 秋七月壬寅詔曰永惟邦本實在斯民民之休戚實繫守令太上皇帝精擇循良留神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三十七 十五

惠養垂及眇躬其敢怠忽咨爾分土之臣毋滋訟獄毋縱吏姦毋奪民時以重土木毋培民財以資餉遺有一如此必罰毋赦至於俾民安其田里愁歎不生增秩賜金若古典則 丁未賜知臨安府趙子清御劄罷京尹供饈營辦帝曰更宜子細求訪應有擾民之事一一條具開奏如停罷供饋等所省錢二萬餘貫可盡與民間除去科擾 戊申詔追復岳飛元官以禮改葬訪求其後特與錄用 庚申金尚書左丞相晏致仕 壬戌詔將屆聖節諸路監司州軍應合進金銀錢絹等緣天申聖節已行進奉合進之數權與蠲免 金邊帥以檄至

吁咤放異繁年要錄云先是金遣布薩忠義及赫舍哩志寧經略四川為南師所敗於是撤至吁咤今以金史攷之大定二年七月忠義志寧方討幹罕無暇以撤至宋至冬始奉南伐之命疑要錄以後事誤繫于前至云攷于四川則尤誤矣今酌書之達通和之意宜各守元立封疆邊臣

以聞乃下詔曰敵人求索故禮從之則不忍屈辱不從則遺患未已中原歸正人源源不絕納之則東南力不能給否則絕向化之心宰執侍從臺諫各宜指陳定論以聞時羣臣有所論列而宰執獨無奏章帝以問參知政事史浩浩奏謂第當且堅壁以禦攻衝俟乘機以圖恢復先是史浩議欲城瓜洲采石下張浚議浚謂如此是自示以削弱之形不若先城泗州浩既參知政事與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三十七 六

張浚議多不合 命參知政事汪澈視師湖北京西時劉琪使金不至而復先是洪邁張掄使回見張浚具言金不禮我使具狀令稱陪臣浚謂不當復遣使而史浩議遣使報金以登位竟遣琪行至境金責舊禮不納而還 幹罕既敗收合散卒萬餘人遂入奚部以諸奚自益八月乙丑朔金左監軍高忠建破奚於栲栳山及招降旁近奚六營有不降者攻破之幹罕寇古北口萬戶温特赫阿嚕岱因妻生日輒離軍六十里賊聞之來襲殺傷士卒甚眾金主命完顏默音以兵三千會舊屯兵擊之先是有告默音子色格謀反者金主察其誣命拘

告者告者款伏遂誅之金主謂默音曰人告卿子謀反朕知卿必不為此今告者果自服罪宜悉此意默音至軍擊擒其賊黨 癸酉金主謂宰臣曰百姓上書陳時政其言猶有所補卿等位居機要略無獻替可乎夫聽斷獄訟簿書期會何人不能唐虞之聖猶務兼覽博照乃能成治正隆專任獨見故取敗亡朕早夜孜孜冀聞讜論卿等宜體朕意詔百司官吏凡上書言事或為有司所抑許進表以聞朕將親覽以觀人材優劣 丁丑金免齊國妃韓王亨等親屬在宮籍者 金主詔元帥右都監完顏思敬以所部軍與大軍會討幹罕 戊寅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三十七 七

帝詣德壽宮上光堯壽聖太上皇帝壽聖太上皇后尊號冊寶行禮 乙酉金詔左諫議大夫石琚監察御史馮仲方廉察河北東路 丁亥金主詔御史臺曰自三公以下官僚善惡邪正當審察之若止理細務而略其大者將治卿等罪矣 辛卯金罷諸關徵稅 九月丁酉詔朕仰稽祖宗故事開講其日可召輔臣觀講 戊戌詔比下求言之詔欲急聞過失四方有獻言者並付後省看詳今已逾月未聞推擇來上可令催促 詔蜀去行都萬里大才豫當儲蓄以備緩急欲舉一忠慤明敏之士周知蜀利害者為都轉運使可令集侍從臺諫

各舉所知以俟采擇 金完顏思敬以所部兵入奚地
會布薩忠義之軍追討幹罕賊黨多降餘多疾疫而死
無復鬪志幹罕自度勢窮謀自羊城道西京奔夏國金
兵追之益急其眾復多亾去度不得西乃北走沙陀庚
子賊黨執幹罕以降并獲其母妻逆黨悉平甲辰金太
子率百官上表賀乙巳金以幹罕平詔中外辛亥幹罕
磔於市其黨瓜里扎巴南走左宣徽使宗亨追之不及
瓜里扎巴遂來降 甲寅詔胡銓王十朋竝赴行在
冬十月丙寅詔侍從兩省臺諫卿監各舉可任監司郡
守之人分爲二等一見今可用一將來可用限一月間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三十七 六

奏如所舉增秩賜金舉主同之不如所舉罰亦同之及
見任監司郡守才與不才亦限一月內逐一具姓名臧
否品目來上 右正言周操言國家內設百官必資久
任以責成效今則不然自丞簿不數月望爲郎自郎不
數月望爲卿監利於速化人則幸矣職業不修國家何
賴若乃監司郡守之數易則其害又有大於此者監司
一易則擾一路郡守一易則擾一州望面諭大臣自今
內外除授之際確意精選務在久任詔令三省遵守
丁卯金以左副元帥完顏固雲舊作毅英今改爲平章政事
戊辰金平章政事右副元帥布薩忠義等至自軍丙戌

以忠義爲右丞相改封沂國公以左監軍圖克坦志寧
爲左副元帥 戊子金葬睿宗皇帝於景陵大赦 己
丑金命赫舍哩志寧經略南邊 十一月癸巳朝金命
布薩忠義南伐 甲寅殿中侍御史張震等言乾德四
年詔自今內臣年及三十以上兼見在朝廷繫職方許
養一子皇祐五年詔內侍以一百八十人爲額嘉祐中
韓絳奏內臣員多請住養子至治平以後始復許奏薦
而熙寧中神宗諭宰臣曰方今宦者數已多而隸前省
官又入內侍絕人之世仁政所不取且獨不可用三班
使臣代其職事乎吳充對曰此盛德事臣等敢不奉行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三十七 九

自來條例又須限以年甲試以詩書籍定姓名遇闕不
填立立爲定制詔令內侍省開具見在人數聞奏今年
會慶節權免進子 乙卯臣僚言祖宗時賊罪削籍配
流者雖會赦不許放還敘用近親登極赦命官除名追
官資及勒停并永不收敘人竝與敘元官甚失祖宗痛
繩賊吏之意請自今官吏嘗經勘斷犯入已賊竝不許
收敘如有已放行收敘者卽爲改正從之 十二月戊
辰詔今日早朝集侍從臺諫赴都堂條具方今時務仍
聽詔旨詔曰朕覽張燾所奏犁然有契於衷已令侍從
臺諫集於都堂今賜卿筆札宜取當今弊事悉意以聞

選各於聽治之所盡率其屬論以朕旨使極言之毋得
 隱諱朕將有考焉初張燾以故老召除知樞密院事帝
 問為治之要燾因言太上皇帝紹興初嘗舉行祖宗故
 事詔百官赴都堂令條具當今弊政與夫揀正之宜請
 檢舉行之故有是詔 庚辰臣僚言國朝檢校官一十
 九員上者曰太師太尉太傅太保司徒司空而除授則
 自司徒遷太保各以序進陛下方講修聖政宜下有司
 討論立為定式給事中黃祖舜等言看詳臣僚所陳六
 事其一曰六等檢校官舊制也今則皆無有而自節度
 徑除太尉歷開府儀同三司以至少保其二曰節度以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三十七 三
 移鎮為恩寵舊制也今則一定而不易其三曰承宣分
 大中小鎮觀察分大小州舊制也今則皆徑任一官矣
 其四曰橫行自右武大夫以至通侍為十三等以待年
 勞及泛恩者非有功效顯著不帶遙郡舊制也今則自
 右武大夫當遷官者率以遙郡改轉纔五遷即至遙郡
 承宣一落階遂為正任承宣使其五曰武功大夫實歷
 十年用七舉主始轉行舊制也今或自小使臣為宣贊
 舍人纔遷一官徑至右武郎其六曰總管鈐轄都監分
 六等差遣非正任觀察使及管軍不以為總管舊制也
 今降此而得之者紛紛皆是逐項所陳委皆允當乞與

施行自降指揮日為始詔竝從之 辛巳帝曰哈問臣
 僚言秦檜誣岳飛舉世莫敢言李若樸為獄官獨白其
 非罪呂忱中發王昉所司皆取迎合林待問為勘官獨
 直其冤狀章傑捕趙鼎送葬人又按其私書欲傳致士
 大夫之罪翁蒙之為縣尉毅然拒之沈昭遠為王鈇家
 治盜欲燬煉富民多取其陪償王正已為司理率平反
 之此皆不畏強禦節槩可稱三省詳加訪問其人如在
 可與甄錄 乙酉金遣尚書刑部侍郎劉仲淵等廉察
 宣諭東京北京等路 是月命宰相陳康伯兼樞密使
 詔吳璘班師 是冬帝召陳俊卿及張浚子杓赴行在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三十七 三
 所沒請臨幸建康以動中原之心用師淮堧進舟山東
 以遙為吳璘之援帝見俊卿等問浚動靜飲食顏貌曰
 朕倚魏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搖奪時金以十萬兵屯河
 南聲言窺兩淮浚以大兵屯盱眙泗濠廬州金不敢動
 第移文索海泗唐鄧商州及歲幣浚言金人多說不當
 為動率以無事杖之見帝也即進言曰陛下上念宗社
 之難恥下憫中原之塗炭惕然於中而思有以振之臣
 謂此心之發即天理也願益加省察稽古親賢以自輔
 毋使其少息則今日之功可以立成帝大異之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七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八

宋紀一百三十八

起昭陽協洽正月盡開運

孝宗紹統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聖成孝皇

帝諱昚太祖七世孫也初太祖少子秦王德芳生

侯世將世將生慶國公令諱令論生子解是為秀

王王夫人張氏以建炎元年十月戊寅生帝于秀

州官舍命名伯琮及元懿太子薨高宗未有後而

昭慈聖獻皇后亦自江西遷行在後宮咸異夢密

宮中三年二月賜名璵五年六月聽讀善堂于

二月正月封普安郡王三月出閣就外第三十年

二年五月甲子立為皇子更名璵丙子進封建王三十

為皇太子改名昚

隆興元年金大定三年春正月壬辰朔帝朝德壽宮自是歲

如之立武臣薦舉格觀察使以上各舉所知之士三

人謀略沈雄可任大事寬猛適宜可使御眾臨陳驍勇

可鼓士氣威信有聞可守邊郡思智精巧可治器械已

上五等令會立軍功觀察使以上薦舉通習典章可掌

朝儀練達民事可任郡寄請曉財計可裕民力持身廉

潔可律貪鄙詞辨不屈可備奉使已上五等令非軍功

觀察以上薦舉被舉之人成立功效舉官取旨推賞敗

事亦加責罰既而殿中侍御史胡沂上言陛下注意將

臣然武舉唱第名在一二者固蒙褒擢餘皆任以權貼

續資治通鑑卷一百三十八

一

續資治通鑑卷一百三十八

二

征商之事臣觀唐之郭子儀以武舉異等初補左衛長

史歷為振遠橫塞天德軍使祖宗時中武藝人並赴陝

西任使又武舉中選人或除京東抵賊或過上任使或

三路沿邊試用或經略司教押軍隊準備差使請取近

歲應中武舉之人分差沿邊備使從之自建炎以來

居位者往往不修職事而朝廷姑息莫知所懲國子司

業王十朋極言其弊之當革且論人主之大職有三任

賢納諫賞罰是也帝嘉納以知饒州胡銓為祕書少

監銓論史官失職者四一謂記注不必進呈庶人主有

不觀史之美二謂唐制二史立螭頭之下今在殿東南

隅言動未嘗得聞三謂二史立後殿而前殿不立請於

前後殿皆分日侍立四謂史官欲其直前而閤門以未

嘗預牒以今日無班次為辭請自今直前言事不必預

牒閤門及以有無班次為拘從之樞密副都承旨龍

大淵帶御器械會觀皆潛邸舊人欲擅利權數言國用

當加省察於是帝數以手詔詰戶部錢穀出入之數戶

部侍郎周葵上言陛下新即大位勞心庶政臣下傾聽

謂有咨詢必出人意表今皆微文細故財利是稽此不

獨陛下未得治道之先務慮必有小人熒惑聖聰欲售

其私者不可不察也帝為之色動庚子以史浩為尚

書右僕射平章事兼樞密使張浚進樞密使都督江淮
東西路軍馬開府建康浚薦陳俊卿為江淮宣撫判官
丙午誅殿前司後軍謀變者 戊申詔禮部貢院試
額增一百人 壬子金遣客省使烏居仁賞勞河南軍
士 吳璘奉班師之詔寮屬交諫曰將在軍君命有所
不受此舉所係甚重柰何退師璘知朝論主和乃曰璘
豈不知此願主上初改璘握重兵在遠有詔璘何敢違
至是復詔璘進退可從便立而璘已棄德順還河池金
人乘其後璘軍亡失者三萬三千部將數十人連營痛
哭聲振原野于是秦鳳熙河永興三路新復十三州三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三十八 三

軍皆復為金取 二月壬戌朔用史浩策以布衣李信
甫為兵部員外郎齋蠟書開道往中原招豪傑之據有
州郡者許以封王世襲 甲子金命太子少詹事楊伯
雄等廉問山西路 庚午金主謂宰相曰澤州饑民流
散可移于山西富民贍濟仍于道路計口給食 己卯
賑兩淮流民及山東歸正忠義軍 庚辰金太保都元
帥完顏昂薨金主輟朝親臨奠賻甚厚昂自從太祖
開國累著功績在正隆時縱飲沈酣輒數日不醒廢主
亮聞之嘗面戒不令飲得聞輒飲如故及金主即位昂
還自揚州妻子為置酒私第未數行輒臥不飲其妻大

氏廢主亮之從母姊也怪而問之昂曰我本非嗜酒者
但向時不以酒自晦則汝弟殺我久矣今遭遇明時正
當自愛是以不飲昂睦於兄弟尤喜施予親族有貧困
者必厚給之或以子孫計為言荅曰人各有命但使其
能自立爾何至為子孫奴耶 癸未同知樞密院事黃
祖舜罷 丙戌金趙景元等以亂言伏誅 庚寅逐秦
檜黨人仍禁輒至臨安 金東京僧法通以妖術亂眾
都統府討平之 三月壬辰朔金左副元帥赫舍哩志
寧舊俗名石烈志寧今改遣人索海泗唐鄆商州之地及歲幣致
書於張浚曰可還所侵本朝內地各守自來畫定疆界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三十八 四

凡事一依皇統以來舊約帥府亦當解嚴如必欲抗衡
請會兵相見浚復以書曰疆場之一彼一此兵家之或
勝或負何常之有先是金人聲言取兩淮浚請以兵屯
盱眙及泗濠廬州備之志寧遣富察徒穆大周仁屯虹
縣蕭琦屯靈壁積糧修城將為南侵計 癸巳以張燾
參知政事辛次膺同知樞密院事初次膺為右正言力
諫和議為秦檜所怒流落者二十年帝即位召為中丞
次膺亦以名實為言多所裨益帝呼其官而不名 丙
申金中都以南八路蝗詔尚書省遣官捕之 壬寅陳
康伯上欽宗陵名曰永獻 金命戶部侍郎魏子平等

九人分詣諸路明安舊倫猛穆昆舊倫謀勸農及廉問

詔臨潢漢民逐食於會寧府濟信等州 乙巳詔求遺

逸 丁未詔修太上皇帝聖政 己酉參知政事張燾

罷初劉度除右諫議大夫首論待小人不可無節因奏

潛邸舊僚宜召當有時蓋為龍大淵會觀言也至是遂

上疏劾大淵觀輕佻浮淺憑恃恩寵入則侍帷幄之謀

出則陪廟堂之議搖唇鼓舌變亂是非凡皇闈宴昵之

私宮嬪嬉笑之語宣言於外以自夸大至引北人孫照

出入清禁為擊毬胡舞之戲上累聖德望亟賜黜逐又

因進故事論京房指謂石顯元帝亦自知之而不能

用續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八 五

蓋公義不勝私欲耳反覆數百言尤為切至於是詔大

淵除知閣門事觀權知閣門事度言臣欲退之而陛下

顧進之何面目尚為諫官乞就貶黜中書舍人張震繳

其命至再侍御史胡沂亦論兩人市權招士請屏遠之

以防其微不報給舍金安節周必大不書黃且奏曰陛

下於政府侍從欲罷則罷欲貶則貶獨於此兩人委曲

遷就恐人言紛紛未止也明日宣手詔謂給舍為人鼓

扇議論羣起太上時安敢爾於是安節必大退而待罪

會張燾入對欲以兩人決去就帝問所從聞燾曰聞之

陸游帝曰游反覆小人已得罪行遣矣燾謝曰臣聽言

不實罪也遂罷政是日安節必大再奏乞竄責不許必

大入謝帝曰朕察卿舉職但朕欲破朋黨明紀綱耳時

宰輔臺諫合辭以為兩人當去故帝有朋黨之疑庚戌

度改權工部侍郎乙卯震出知建寧府帝復申兩人知

閣之命必大格除目不下史浩以聞越三日不獲命遂

請祠去兩人之命亦寢 庚戌金免去年租稅 夏四

月辛酉朔金右副元帥完顏思敬召還京師授北京副

守 丁卯金平章政事完顏固雲舊倫設罷為東京副

守固雲宿將恃功先在南京頗瀆貨不恤軍民詔使問

以邊事固雲不荅謂詔使曰爾何知俟我到闕奏陳及

召入竟無一語及邊事者在相位多自專已所欲輒自

奏行之故罷 先是金戶部尚書梁錫上言大定以前

官吏士卒俸粟支帖真偽相雜請一切停罷參知政事

李石買已停之支帖下倉支粟倉司不敢違以新粟與

之金主聞其事以問錫錫不以實對金主命尚書左丞

翟永固鞫之得實錫降知火山軍石亦坐貶會御史大

夫白彥敬罷以石代之 戊辰張浚被命入見帝銳意

恢復浚乞即日降詔幸建康帝以問史浩浩對曰先為

備守是謂良規議戰議和在彼不在此儻聽淺謀之士

興不教之師敵退則論賞以邀功敵至則斂兵而遁迹

致快一時含冤萬世及退詰浚曰帝王之兵當出萬全豈可嘗試以圖僥倖復辨論于殿上浚曰中原久陷今不取豪傑必起而收之浩曰中原必無豪傑若有之何不起而亾金浚曰彼民間無寸鐵不能自起待我兵至為內應浩曰勝廣以鉏耰棘矜亾秦必待我兵非豪傑矣浚因內引奏浩意不可回恐失機會且謂金人至秋必謀南侵當及其未發備之帝然其言乃議出師渡江三省樞密院不預聞會李顯忠邵宏淵亦獻搆虹縣壁壁之策帝命先圖二城浚乃遣顯忠出濠州趣靈壁邵宏淵出泗州趣虹縣 壬申賜禮部進士木待問以下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三十八

七

五百三十八人及第出身 乙亥王之望罷 壬午詔戶部臺諫議節浮費 乙酉金賑山西明安穆昆貧民給六十日糧 是月金人拔環州守臣強寬及其弟震死之 金東京畱守完顏固雲遷延未行自以失相位忿忿不接客客雖近臣往亦不見金主聞之怒改爲濟南尹召數之曰朕念卿父有大功於國卿舊將亦有功故改授此職卿宜知之若復不悛非但不保官爵身亦不能保也 五月辛卯朔金右丞相布薩忠義朝京師遂以丞相兼都元帥旋還軍中 乙未金主以重五如廣樂園射柳命皇太子親王百官皆射勝者賜物有差

復御常武殿賜宴擊毬自是歲以爲常 辛丑命左右史日更立殿前 壬寅張浚渡江視師 李顯忠自濠梁渡淮至陡溝金右翼都統蕭琦背顯忠約用拐子馬來拒顯忠與之力戰琦敗走遂復靈壁顯忠入城宣布德意不戮一人于是中原歸附者接踵時邵宏淵圍虹久不下顯忠遣靈壁降卒開諭福金守將富察特然大周仁皆出降宏淵恥功不自己出會有降千戶訴宏淵之奪其佩刀顯忠立斬之由是二將不協未幾蕭琦亦降于顯忠 甲辰李顯忠及邵宏淵敗金人于宿州 乙巳尚書右僕射平章事史浩罷浩見邵宏淵出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三十八

八

兵狀始知不由三省徑檄諸將語陳康伯曰吾屬俱兼右府而出兵不預聞焉用相爲哉不去何待因奏言陳康伯欲納歸正人臣恐他日必爲陛下子孫憂張浚銳意用兵若一失之後恐陛下不得復望中原因力乞罷王十朋論浩八罪曰懷姦誤國植黨盜權忌言蔽賢欺君訕上帝爲出浩知紹興十朋再疏謂陛下雖能如舜之去邪未能如舜之正名定罪遂改與祠太府丞史正志與浩異族拜浩而父事之十朋論正志傾險姦邪宜黜之以正典刑林安宅出入浩與龍大淵門盜弄威福十朋疏其罪皆罷去 追復司馬康右諫議大夫 丙

午李顯忠兵薄宿州城金人來拒顯忠大敗其眾追奔二十餘里卻宏淵至謂顯忠曰招撫真關西將軍也顯忠閉營休士為攻城計宏淵等不從顯忠引麾下楊椿上城開北門不逾時拔其城宏淵等殿後趨之始渡濠登城城中巷戰又斬首數千擒八十餘人遂復宿州捷聞帝手書勞張浚曰近日邊報中外鼓舞十年來無此克捷既而宏淵欲發倉庫犒卒顯忠不可移軍出城止以見錢犒士士皆不悅詔以顯忠為淮南京東河北招討使宏淵副之金人恃騎射夏久雨膠解弓不可用故屢敗都元帥布薩忠義豫選勁弓萬張於別庫至是使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三十八

九

發汴庫所貯勁弓給赫舍哩志寧軍 丁未以辛次膺參知政事翰林學士洪适同知樞密院時符離之捷日聞次膺手疏千餘言請加持重 辛亥天申節帝率羣臣詣德壽宮上壽自是歲如之議者以欽宗服除當舉樂禮部侍郎黃中曰臣事君猶子事父禮親喪未葬不除服春秋君弑賊不討則雖葬不書以明臣子之罪況今欽宗實未葬也而可遽佯樂乎事遂寢 金夏定出征軍逃亡法尙書省請籍天德間被誅大臣諸奴隸及從幹罕舊倫高幹今改亂者為軍金主以四方甫定民意稍蘇而復發軍非長策不聽 壬子欽宗大祥帝服衰服詣

几筵易祥服行祥祭禮 金左副元帥赫舍哩志寧以精兵萬人自睢陽攻宿州李顯忠擊卻之金貝薩舊倫字撒改復自汴率步騎十萬來攻晨薄城下列大陳顯忠與之戰貝薩退走既而益兵至顯忠謂卻宏淵并力夾擊宏淵按兵不動顯忠用克敵弓射卻之宏淵顧眾曰當此盛夏搖扇於清涼之下且猶不堪況烈日被甲苦戰乎人心遂搖志寧麾諸軍力戰萬戶瓜爾佳清臣舊倫今改為前行毀顯忠所設行馬短兵接顯忠軍亂金兵乘之至夜中軍統制周宏鳴鼓大噪與卻世雄勦仇各以所部兵遁世雄宏淵之子也繼而統制左士淵統領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三十八

十

李彥孚亦遁顯忠敗入城統制張訓通張師顏荔澤張淵等以顯忠宏淵不協各遁去走者自相蹈藉僵尸相枕爭城門而入門填塞人人自阻遂緣城而上金兵自濠外射之多墜死墮聞突升金人乘虛復攻城顯忠竭力捍禦斬首二千餘積尸與羊馬牆平城東北角金兵二十餘人已上百餘步顯忠取軍士所執斧斫之金兵始卻顯忠歎曰若使諸軍相與掎角自城外掩擊則敵帥可擒矣宏淵又言金添生兵二十萬來倘不返恐不測生變顯忠知宏淵無固志勢不可孤立歎曰天未欲平中原耶何沮撓如此遂夜遁志寧取宿州甲寅使清

臣等蹶之追至符離宋師大潰赴水死者不可勝計金人乘勝斬首四千餘級獲甲三萬於是宋之軍資殆盡時張浚在盱眙顯忠往見浚納印待罪浚以劉寶為鎮江諸軍都統制乃渡淮入泗州撫將士遂還揚州上疏自劾 乙卯下詔親征 金以北京畱守完顏思敬復為右副元帥中都蝗命參知政事完顏守道按問大興府捕蝗官 丁巳以富察特默為大同軍節度使大周仁為彰國軍節度使蕭琦為威塞軍節度使 是月成都地震三 六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金以刑部尚書蘇保衡為參知政事攷異金史蘇保衡傳保衡以刑部尚書行戶部於關中入為太常卿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三十八

十一

遷禮部尚書拜參知政事俱在大定二年今從本紀繫於三年 癸亥參知政事汪澈

罷尋落職台州居住以右諫議王大寶劾其督師荆襄不能節制坐視方城之敗故也 張浚乞致仕且請通

好於金攷異宋史本紀張浚上疏請議和洪雅存據行狀謂浚生平不附和議疑本紀或誤按齊東野語云浚乞遣使求和孝宗怒曰方敗而求和是何舉措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亦謂公乞遣使議和是實有此請矣

帝不許初宿師之還士大夫皆議浚之非帝賜浚書曰今日邊事倚卿為重卿不可畏人言而懷猶豫前日

舉事之初朕與卿任之今日亦須與卿終之浚乃以魏勝守海州陳敏守泗州戚方守濠州郭振守六合治高

郵巢縣兩城為大勢修滁州關山以扼敵衝聚水軍淮

陰馬軍壽春大飾兩淮守備帝召浚子拭入奏事浚附奏曰自古有為之君必有心腹之臣相與協謀同志以成治功今臣以孤蹤動輒掣肘陛下將安用之因乞骸骨帝覽奏謂拭曰朕待魏公有加雖乞去之章日上朕決不許帝對近臣言必曰魏公未嘗斥其名每遣使至督府必令視浚飲食多少肥瘠如何至是帝以符離師潰乃議講和丁卯召湯思退為醴泉觀使兼侍讀戊辰召虞允文以兵部侍郎周葵參知政事癸酉下詔罪已於是尹穡附思退劾浚遂降授浚江淮東西路宣撫使邵宏淵降官階仍前建康都統制王十朋疏言臣天資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三十八

十二

愚憊獨抱孤忠咎在草茅聞京師陷沒未嘗不痛心疾首與敵人有不共戴天之仇及聞秦檜用事辱國議和嘗思食其肉以快天下神人之憤臣素不識張浚聞其誓不與敵俱生心實慕之前因輪對言金必敗盟乞用浚陛下嗣位命督師江淮今浚遣將取二縣一月三捷皆服陛下任浚之難及王師一不利橫議議起臣謂今日之師為祖宗陵寢為二帝復讎為二百年境土為中原甲民伐罪非前代好大生事者比亦當內修俟時而動陛下恢復志立固不以一罅為羣議所搖然異論紛紛浚既待罪臣豈可尚居風憲之職乞賜鼠殛因言臣

聞近日欲遣龍大淵撫諭淮南信否帝曰無之又言聞
欲以楊存中充御營使帝嘿然改除吏部侍郎十朋力
辭出知饒州 戊寅參知政事辛次膺罷次膺以疾所
免且言王十朋雖上親擢天下皆知臣嘗薦其賢湯思
退召將至亦知臣嘗疏其姦臣不引避人其謂何遂以
資政學士奉祠陛辭帝甚惜其去次膺曰臣與思退理
難同列帝曰有謂思退可用者次膺曰今日之事恐非
思退能辦思退固不足道政恐有誤國家耳 己卯貶
李顯忠筠州安置尋再責徙潭州 金太師尚書令張
浩久以疾告金主許其入朝毋拜設坐殿陛之東遇有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三十八 三
咨謀然後進退省中大事就第裁決浩求退益力乃除
判東京留守病不能赴甲申聽其致仕 戊子以蕭琦
為檢校少保河北招撫使 金主聞宿州之捷詔赫舍
哩志寧曰卿雖年少前征契丹戰功居最今復破大敵
朕甚嘉之以御服金線袍玉兔鵲寶鐵佩刀使伊喇道
舊倫移刺就軍中賜之有功將士遷賞有差 秋七月
庚寅朔以虞允文為湖北京西制置使 癸巳以湯思
退為尚書右僕射平章事兼樞密使 丙申罷江淮宣
撫使便安行事太白晝見經天 攷黑金史世宗紀太白晝見在庚戌日且不言
經天今從宋史孝宗本紀 乙巳以早蝗星變詔侍從臺諫兩省官

條上時政闕失胡銓上書數千言謂政令之闕有十而
上下之情不合亦有十且言堯舜明四目達四聰雖有
其繇不能塞也秦二世以趙高為腹心劉項橫行而不
得聞漢成帝殺王章王氏移鼎而不得聞靈帝殺何武
陳蕃天下橫潰而不得聞梁武信朱异侯景斬關而不
得聞隋煬帝信虞世基李密稱帝而不得聞唐明皇逐
張九齡安史胎禍而不得聞陛下自即位以來號召逐
客與臣同召者張燾辛次膺王大寶王十朋今燾去矣
次膺去矣十朋去矣大寶又將去惟臣在爾以言為諱
而欲塞災異之源臣知其必不能也初張浚復起為都
督大寶力贊其議符離失律羣言洶洶已而湯思退議
罷督府力請講和大寶奏今國事莫大於恢復宰相以
符離軍潰名額不除意欲聚軍籍減月給臣恐不惟邊
鄙之憂而患起蕭牆矣章三上除兵部侍郎至是銓奏
入帝曰十朋力自引去朕聞之不能得大寶論思退太
早今為兵部侍郎豈容復聽去 丁未詔徵李顯忠侵
欺官錢金銀免籍其家 庚戌金以太子太師宗憲為
平章政事以孔總襲封衍聖公 戊午給還岳飛由宅
八月丙寅陳俊卿以張浚降秩徙治上疏言若浚果
不可用宜別屬賢將如欲責其後效降官示罰古法也

今削都督重權寘揚州死地如有奏請臺諫沮之人情
解體尚何後效之圖議者但知惡浚而欲殺之不復為
宗社計願下詔戒中外協濟使得自效疏八帝悟即復
浚都督江淮軍馬浚遂以劉寶為淮東招撫使 丙子
以飛蝗風水為災避殿減膳罷僧諸路職田之令 契
丹餘黨未附於金者尚眾北京臨潢泰州民不安金主
命參知政事完顏守道佩金符往安撫之守道善於招
致契丹內附民以寧息 戊寅金赫舍哩志寧復以書
貽三省密院索海泗唐鄧四州地及歲幣稱臣還中原
歸正人即止兵不然當俟農隙進戰帝以付張浚浚言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三十八

五

金強則來弱則止不在和與不和也時湯思退當國急
於求和遂欲遣使持書報金而陳康伯周葵洪遵等亦
皆上言謂敵意欲和則我軍民得以休息為自治之計
以待中原之變而圖之萬全之計也工部侍郎張闡獨
曰彼欲和畏我耶愛我耶直款我耳力陳六害不可許
帝曰朕意亦然姑隨宜應之 癸未復以龍大淵知閣
門事會觀同知閣門事 乙酉金主如大房山 丙戌
遣淮西幹辦公事盧仲賢齎書報金帥大略謂海泗唐
鄧等州乃正隆渝盟之後本朝未遣使前得之至於歲
幣固非所較第兩淮凋瘵之餘恐未能如數仲賢陛辭

帝戒以勿許四郡而思退等命許之張浚奏仲賢小人
多妄不可濶信不聽張栻八見帝引見德壽宮上皇問
曾見仲賢否對曰臣已見之又問卿父謂何如莫便議
和否對曰臣父職在邊隅戰守是謹此事在廟堂願審
靡而徐議之無貽後悔上皇曰說與卿父今日國家舉
事須量度民力國力聞契丹與金相攻若契丹事成他
日自可收下莊子刺虎之功若金未有亂且務恤民治
軍待時而動可也 丁亥金主薦享於睿陵戊子還宮

九月丁酉金主以重九拜天於北郊 冬十月戊午
朔命廷臣議金帥所言四事其說不一帝曰四州地及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三十八

六

歲幣可與名分歸人不可從 辛酉御殿復膳 甲子
金大享於太廟 丙子立賢妃夏氏為皇后帝初納郭
直卿之女為妃生郡王愷慶王愷恭王惇邵王恪而薨
袁州宜春人夏協有女奇之以資納于宮中為吳太后
閣中侍御郭妃薨太后以夏氏賜帝至是立為后協既
納女資匱歸客袁氏僧舍死后訪得其弟執中補閣門
祇候執中與其妻至京宮人諷使出之擇配貴族欲以
婚執中不為動他日親為言執中以宋宏語對后
不能奪執中既貴始從學倫大字頗工復善騎射帝聞
其才將召用之執中謝曰他日無累陛下保全足矣人

以此益賢之 丁丑地震 辛巳升洪州為隆興府 詔江淮軍馬調發應援從都督府取旨餘悉以聞 是月召朱熹至對於垂拱殿其一言陛下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欺由不講乎大學之道而未嘗隨事以觀理即理以應事其二言非戰無以復讎非守無以制勝末言古先聖王所以攘外之道其本不在威強而在德業其備不在邊境而在朝廷其具不在兵會而在紀綱願開納諫諍黜遠邪佞杜塞倖門安固邦本四者為先務之急庶幾形勢自強而恢復可冀矣 盧仲賢至宿州布薩忠義懼之以威仲賢惶恐言歸當稟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三十八 七

命遂以忠義遺三省密院書來其畫定四事一欲通書稱叔姪二欲得唐鄧海泗四州三欲歲幣銀絹之數如舊四欲歸彼叛臣及歸正人十一月己丑仲賢還以書奏帝大悔之 庚寅太白經天 致異宋史不書今據金史世宗紀書之

庚子湯思退請以王之望充金通問使龍大淵副之許割棄四州求減歲幣之半初之望為都督府參贊軍事雅不欲戰請入朝因奏人主論兵與臣下不同惟奉承天意而已竊觀天意南北之形已成未易相兼我之不可絕淮而北猶敵之不可越江而南也移攻戰之力以自守自守既固然後隨機制變擇利而應之思退悅其

言故奏遣之右正言陳良翰言前遣使已辱命大臣不悔前失而復遣王之望是金不折一兵而坐收四千里要害之地決不可許若歲幣則俟得陵寢然後與庶為有名今議未決而之望遽行恐其辱國不止於盧仲賢願先馳一介往俟議決行未晚也 丙午張栻奏盧仲賢辱國無狀擅許四州下大理寺奪三官 陳康伯等言金人求通和朝廷遣盧仲賢報之其所論最大者三事我所欲者削去舊禮彼亦行從彼所欲者歲幣如數我不讓較其未決者彼欲得四州而我以祖宗陵寢欽宗梓宮為言未之與也請召張浚咨訪仍命侍從臺諫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三十八 六

集議帝從之羣臣多欲從金人所請張浚及湖北京西宣諭使虞允文起居郎胡銓監察御史閻安中上疏力爭以為不可與和湯思退怒曰此皆以利害不切于己大言誤國以邀美名宗社大事豈同戲劇帝意遂定浚在道聞王之望行上疏力辯其失曰自秦檜主和陰懷他志卒成前年之禍檜之大罪未正於朝致使其黨復出為惡臣聞立大事者以人心為本今內外之議未決而遣使之詔已下失中原將士四海傾慕之心他日誰復為陛下用命哉 庚戌金百官請上尊號金主不許詔中都平州及饑荒地并經契丹剽劫有質妻鬻子者

官為收贖 金尚書左丞翟永固乞致仕不許王子罷
為真定尹尚書省奏永固自執政為真定尹其繼蓋當
用何制度金主曰用執政制度遂著為令 癸丑以胡
昉楊由義為使金通問國信所審議官 金罷貢金線
段匹 甲寅金以尚書右丞赫舍哩良弼為左丞吏部
尚書石琚參知政事琚固辭金主曰卿之才望無不可
者何以辭為 十二月己未尚書左僕射平章事陳康
伯罷 乙丑張浚入見力言金未可與和請帝幸建康
以圖進兵帝乃手詔王之望待命境上令胡昉等先往
諭金帥以四州不可割之意如必欲得四州則當追還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三十八 九

使人罷和議 戊辰除朱熹為武學博士時湯思退等
主和議近習曾觀龍大淵用事熹三劄所陳不除前所
上封事之議而語益剴切思退等皆不悅故除是職尋
與洪适論不合而歸 丁丑以湯思退為尚書左僕射
張浚為右僕射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浚仍
都督江淮東西路軍馬 金主獵于近郊以所獲薦山
陵自是歲以為常 辛巳金以蘇侁衡為尚書右丞
除胡銓為宗正少卿乞補外不許時金將富察特默一作蕭察徒穆
今改 大周仁蕭琦降竝為節度使銓言受降自古
所難今金三大將內附優其部曲以繫中原之心善矣

然處之近地萬一包藏禍心或為內應後將噬臍願勿
任以兵柄遷於湖廣以絕後患 永康陳亮上中興五
論力排和議不報 金太師尚書令張浩薨金主輟朝
一日諡文康先是近侍有請罷科舉者金主曰吾見太
師議之浩入見金主曰自古帝王有不用文學者乎浩
對曰有曰誰歟浩曰秦始皇金主顧左右曰豈可使我
為始皇乎議遂寢 是歲兩浙大水旱蝗江東大水悉
調其賦

隆興二年金大定四年春正月丁亥朔詔曰朕恭覽乾德元
年郊祀詔書有云務從省約無至勞煩仰見事天之誠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三十八 辛

愛民之仁朕祇膺慈詔嗣守皇祚今歲冬日至當郊見
上帝可令有司除事神儀物諸軍賞給依舊制外其乘
輿服御及中外支費竝從省約 戊子金罷路府州元
日及萬春節貢獻金主謂侍臣曰秦王宗翰有功於國
何乃無嗣皆未知所對金主曰朕嘗聞宗翰在西京坑
殺降者千人得非其報耶 癸巳帝謂侍臣曰近日士
大夫奔競之風少息否宰相湯思退等曰方欲措置帝
曰卿等留意政事當立紀綱正法度不可困於文書
金羣臣再請上尊號金主不許 丙申命虞允文調兵
討廣西諸盜 知潭州黃祖舜言江湖之間私鑄輕薄

沙錢請申嚴私鑄之刑戶部契勘私鑄毛錢及磨錯剪鑿并博易私錢行使各有立定條法下諸路提刑司行下所部切嚴約束從之 丁酉金主如安州春水王寅至安州大雪詔扈從人舍民家者人日支錢一百與其主 丙午金布薩忠義復以書來 庚戌申嚴卿監郎官更出迭入之制 辛亥金主獲頭鵝遣使薦山陵自是歲以爲常 壬子賑歸正人 是月福建諸州地震 二月丁巳金免安州今年賦役凡扈從人嘗止其家者亦復一年庚午還中都 丙子減文武官及百司吏郊賜之半 庚辰金以北京粟價踴貴詔悉免今年課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三十八 三

乙酉胡昉自宿州還初昉至金金人以失信執之帝聞昉被執謂張浚曰和議不成天也自此事當歸一矣既而布薩忠義以書進金主覽之曰行人何罪即遣還邊事令元帥府從宜措畫 三月丙戌朔詔張浚視師江淮王之望等以幣還初湯思退恐和議不成請以宗社大計奏稟上皇而後從事帝曰金無禮如此卿猶欲議和今日敵勢非秦檜時比卿議論秦檜不若思退大駭陰謀去浚遂令王之望等驛奏兵少糧乏樓櫓器械未備又言委四萬畝以守泗州非計帝惑之會戶部侍郎錢端禮言兵者凶器願以符離之潰爲戒早決國

是爲社稷至計乃詔浚行視江淮時浚所招徠山東淮北忠義之士以實建康鎮江兩軍凡萬二千人萬弩營所招淮南壯士及江西羣盜又萬餘人陳敏統之以守泗州凡要害之地皆築城堡其可因水爲險者皆積水爲置增置江淮戰艦諸軍弓矢器械悉備金人方屯重兵以脅和聲言刻日決戰及浚復視師淮北之來歸者日不絕浚以蕭琦契丹望族欲令盡領降眾且以檄諭契丹約爲應援金人患之吏部郎龔茂良言于浚曰本朝禦敵景德之勝本于能斷靖康之禍在于致疑願仰法景德之斷勿爲靖康之疑浚漠然之 丁亥詔荆襄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三十八 三

川陝帥臣嚴邊備毋先事妄舉 盧仲賢除名械送郴州編管 庚子金中都地震 壬寅詔知光州皇甫倜毋招納歸正人 金百官三請上尊號不許 夏四月丁巳金平章政事完顏元宜罷爲東京留守請還所賜甲第從之未幾致仕死於家 庚申召張浚還朝 戊辰罷江淮都督府 甲戌金出宮女二十一人 丁丑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張浚罷湯思退諷右正言尹穡論浚跋扈且費國不貲奏令張浚守泗不受趙廓之代爲拒命復論督府參議官馮方罷之浚乃請解督府詔以錢端禮王之望宣諭兩淮而召浚還端禮入奏言兩

准名曰備守守未必備名曰治兵兵未必精蓋詆浚也
浚留平江凡八上疏乞致仕帝察浚之忠欲全其去乃
命以少師保信節度使判福州左司諫陳良翰侍御史
周操言浚忠勤人望所屬不當使去國皆坐罷 癸未
言者論宰執徇欺之弊命書實政事堂 五月丙申詔
吳璘毋招納歸正人 辛丑詔劉寶量度泗州輕重取
舍以聞 貶江西總管邵宏淵南安軍安置仍徵其盜
用庫錢 癸卯金以早敕有司審冤獄禁宮中音樂放
毬場役夫 乙巳帝率羣臣詣德壽宮賀天申節始用
樂 王子金討平幹罕餘黨富蘇合舊倫滿速
越今改 六月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三十八

三

甲寅朔日有食之 辛酉以淫雨詔州縣理滯囚 庚
午金初定五嶽四瀆禮 戊辰太白晝見 壬申命虞
允文棄唐鄧允文不奉詔 庚辰金詔陝西元帥府議
入蜀利害以聞 丁丑賑江東兩淮被水貧民 秋七
月乙酉召虞允文還以戶部尚書韓仲通為湖北京西
制置使 丁亥同知樞密院事洪适罷尋落職 壬辰
金故衛王襄妃及其子和尚以妖妄伏誅 庚子太白
經天 金以左丞赫舍哩良弼為平章政事 詔內外
文武官年七十不請致仕者遇郊毋得蔭補 乙巳命
海泗二州撤戍 丁未雨雹 癸丑以江東浙西大水

詔廷臣言闕政急務 八月甲寅朔帝以災異避殿減
膳 戊午金以參知政事完顏守道為尚書左丞大興
尹唐古安禮為參知政事 壬申金主謂宰臣曰卿等
奏皆常事凡治國安民及朝政不便於民者未嘗及也
如此則宰相之任誰不能之 己卯金主如大房山越
二日致祭於山陵 庚辰以資政殿大學士賀允中知
樞密院事 辛巳判福州魏國公張浚薨初浚既去朝
廷遂決和議浚猶上疏言尹穡姦邪必誤國事且勸帝
務學親賢或勸浚勿復以時事為言浚曰君臣之義無
所逃於天地間吾荷兩朝厚恩久居重任今雖去國惟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三十八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三十八

四

日望上心感悟苟有所見安忍弗言上如欲復用浚浚
當即日就道不敢以老疾為辭如若等言是誠何心哉
聞者聳然行次餘干得疾手書付二子杓杓曰吾嘗相
國不能恢復中原雪祖宗之恥即死不當葬我先人墓
左葬我衡山下足矣數日而卒贈太保浚不主和議為
時所重所薦虞允文汪應辰王十朋劉琪等皆為名臣
唯以吳玠故殺曲端與李綱趙鼎不協而又詆之頗為
公論所少 壬午湯思退奏遣宗正少卿魏杞如金議
和帝面諭杞曰今遣使一正名二退師三減歲幣四不
發歸附人杞條陳十七事擬問對帝隨事畫可陛辭奏

曰臣將旨出疆豈敢不勉萬一無厭願速加兵帝善之
兵部侍郎胡銓上書以賑災爲急務議和爲闕政其
諫議和之言曰自靖康迄今凡四十年三遭大變皆在
和議則金之不可與和彰彰矣今日之議若成則有可
弔者十請爲陛下極言之眞宗時宰相李沆謂王旦曰
我死公必爲相切勿與契丹講和且殊不以爲然既而
遂和海內乾耗且始悔不用李沆之言可弔一也中原
謳吟思歸之人日夜引領望陛下拯溺救焚一與敵和
則中原絕望後悔何及可弔二也海泗今之藩籬咽喉
也彼得海泗且使吾藩籬以瞰吾室扼吾咽喉以制吾
續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八 五

民膏血以奉金人迄今府庫無旬月之儲千卹萬落生
理蕭然重以蝗蟲水潦自今復和則蠹國害民殆有甚
焉可弔六也今日養兵之外又有歲幣歲幣之外又有
私覲私覲之外又有正旦生辰之使正旦生辰之外又
有泛使生民疲於奔命帑廩涸於將迎可弔七也側聞
金人嫚書欲書御名欲去國號大字欲用再拜議者以
爲繁文小節不必計較臣切以爲議者可斬也夫四郊
多壘卿大夫之辱楚子問鼎義士之所深恥獻納二字
富窮以死爭之今強敵橫行與多壘孰辱國號大小與
鼎輕重孰多獻納二字與再拜孰重臣子欲君父屈已
續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八 六

命則兩淮決不可休兩淮不休則大江決不可守大江
不守則江浙決不可安可弔三也紹興戊午和議既成
秦檜建議遣大臣分往南京交割歸地一旦渝盟遂下
親征之詔金復請和其反覆變論如此檜猶不悟奉之
如初卒有前年之變驚動輦轂太上謀欲入海行朝居
民一空覆轍不遠忽而不戒臣恐後車又將覆矣可弔
四也紹興之和首議決不與歸正人口血未乾盡變前
議一切遣還如程師回趙良嗣等聚族數百幾爲蕭牆
之憂今必盡索歸正人與之則反側生變不與則敵不
肯但已必別起釁端可弔五也自檜當國一年間竭

無納土之悲八也無銜壁輿觀之酷九也無青衣行酒之慘十也去十弔而就十賀利害較然而陛下不悟春秋左氏謂無勇者為婦人今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如以臣言為不然乞賜流放竄極以為臣子出位犯分之戒 大學正興國王質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慨然起乘時有為之志而陳康伯葉義問汪澈在廷陛下皆不以為才於是先逐義問次逐澈獨徘徊於康伯不遂黜逐而意終鄙之遂決意用史浩而浩亦不稱陛下意如是決用張浚而浚又無成於是決用湯思退今思退專在國政又且數月臣度其終無益于陛下夫宰相之任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三十八 壬

一不稱則陛下之意一沮前日康伯持陛下以和不成浚持陛下以戰戰不驗浚又持陛下以守守既困思退又持陛下以和陛下亦嘗深察和戰守之事乎李牧之在鴈門法主於守守乃所以為戰祖述之在河南法主於戰戰乃所以為和羊祜之在襄陽法主於和和乃所以為守是和戰守本殊塗而同歸者也今陛下之心志未定規模未立或告陛下金弱且亾而吾兵甚振陛下則勃然有勒燕然之志或告陛下吾力不足恃而金人且來陛下即委然有盟平涼之心或告陛下吾不可進金可入陛下又蹇然有割鴻溝之意臣今為陛下謀

會三者為一天下惡有不定哉帝心以其言為然而忘者其排之以為年少好異遂罷去 九月癸未金主還都 內侍李珂率贈節度使諡靖恭右正言龔茂良諫曰中興賢相如趙鼎勳臣如韓世忠皆未有諡如朝廷舉行亦足少慰忠義之心今施於珂為可惜甲申罷珂賜諡 乙酉金主謂宰臣曰形勢之家親讖訴訟請屬道達官吏往往屈法徇情宜一切禁止 己丑金主謂宰臣曰北京懿州臨潢等路嘗經契丹寇掠平薊二州近復蝗旱百姓艱食父母兄弟不能相保多冒鬻為奴朕甚憫之可速遣使閱實其數出內庫物贖之 時江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三十八 壬

浙水利久不修講勢家園田壅塞流水命諸州守臣按視以聞於是知湖州鄭倫肅知宣州許尹知秀州姚憲知常州劉唐稽竝乞開園田濬港瀆甲午詔湖州委朱夏卿秀州委曾情平江府委陳彌倫常州江陰軍委葉謙亨宣州太平州委沈樞擢置 乙未金主如鷹房主者以鷹隼置內省堂上金主怒曰此宰相應事豈置鷹隼處耶痛責其人俾置他所 丁酉詔今後命官自盜在法賊罪抵死除籍沒家財外依祖宗舊制決配 辛丑以王之望參知政事即軍中拜之 以久雨出內庫白金四十萬兩和糴以賑貧民尋又詔發江西義倉米

二十萬石濟之 壬寅建康諸軍都統制兼淮西招撫使王彥帥師濟江屯昭關 癸卯命湯思退都督江淮東路軍馬固辭不行乙巳復命楊存中爲同都督錢端禮吳芾竝爲都督府參贊軍事罷宣諭司仍易國書以付魏杞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三十八

无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八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九

遷去於前... 起閏逢... 掩茂十二月凡二年有奇

宋紀一百三十九

起閏逢... 掩茂十二月凡二年有奇

孝宗紹統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聖成孝皇帝

帝

隆興二年

金大定四年

冬十月癸亥朔金主獵於密雲丙寅

還都 丁卯知樞密院事賀允中罷爲資政殿大學士

致仕己巳以周葵兼權知樞密院事王之望兼同知樞

密院事 庚午詔曰朕每聽朝議政頃刻之際意有未

盡自今執政大臣或有奏陳宜于申未間入對便殿庶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三十九

一

可坐論得盡所間期躋于治 庚辰謁京西湖北運糧

所經州縣秋稅之半 湯思退僥倖和議連成邊備盡

弛金都元帥布薩忠義知其可乘也遂議渡淮始魏杞

行次盱眙忠義遣趙房長問杞所以來之意欲觀國書

杞曰書御封也見主當廷授房長馳白忠義疑國書不

如式又欲割商秦之地及歸正人且約歲幣二十萬杞

以聞帝命盡如初式許割四州歲幣亦如其數再易國

書忠義猶以未如所約辛巳與赫舍哩志寧分兵自清

河口以侵楚州時知州魏勝奉詔措置清河口金人乘

間以舟載器甲糗糧自清河出勝覘知之帥兵拒于河

口金兵詐稱欲運糧往泗州由清河口入淮勝欲禦之
都統制劉寶以方議和不可至是寶遂棄城遁 十一
月乙酉金兵攻楚州魏勝率眾拒戰於淮陽自卯至申
勝負未決金圖克坦克寧帥生兵至勝與力戰矢盡依
土阜爲陳謂士卒曰我當死此得脫者歸報天子乃令
步卒居前騎兵爲殿至淮東十八里中矢墜馬死事聞
贈正任承宣使楚州遂破金人又破濠州王彥棄昭關
遁滁州亦破 戊子以金人侵境詔郊祀改用明年
湯思退罷都督召陳康伯 己丑金封皇子永功爲鄭
王 庚寅命楊存中都督江淮軍馬先是湯思退既不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三十九 二
行乃陞存中爲都督軍馬及事急復以王之望爲督視
之望力辭乃陞存中爲都督 詔諭歸正官民云朕遣
使約和首尾三載北師好戰要執不回朕志在好生寧
甘屈已書幣土地一一曲從唯念名將貴臣皆北方之
豪傑慕中國之仁義投戈來歸與夫東土人民喜我樂
土知其設意欲得甘心斷之於中決不復遣爾等當思
交兵釁隙職此之由視之如仇共圖掃蕩 辛卯湯思
退除職奉祠言者論其急于和好之成自壞邊備罷築
壽春城散萬弩營兵輟修海船毀拆水櫃不推軍功賞
典及撤海泗唐鄧之戍詔責居永州行至信州憂悸而

死自思退唱和議欲興大獄以勸異已者時參知政事
周葵行相事間諸生有欲相率伏闕者奏以黃榜禁之
略云靖康軍興有不逞之徒鼓倡諸生伏闕上書幾至
生變若蹈前轍爲首者重寘典憲餘人編配黃榜出物
論譁然于是太學生張觀宋鼎葛用中等七十餘人上
書論湯思退王之望尹穡曰揚州退敵之後敵人不敵
南下湯思退首唱和議之望尹穡附之極力擠排遂致
張浚罷去邊備廢弛墮敵計中天下爲之寒心而思退
輩方以爲得計今敵人長驅直至淮甸皆思退等三人
懷姦謀國此三人之罪皆可斬也願陛下先正三賊之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三十九 三
罪以明示天下仍竄其黨洪适晁公武而用陳康伯胡
銓爲腹心召金安節虞允文王大寶陳俊卿王十朋陳
良翰黃中龔茂良劉夙張栻查籥協謀同心以濟大計
帝大怒欲加重罪晁公武及右正言龔茂良同入對帝
怒稍霽之望亦爲之抹解乃止先是侍御史尹穡請置
獄取不肖撤備及棄地者核其罪庶和議決成所指凡
二十餘人由是擢穡爲左諫議大夫而公武亦自殿中
侍御史遷侍御史洪适時以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
丙申遣國信所通事王抃使金軍併割商秦地歸被俘
人惟叛亡者不與餘誓日略同紹興世爲叔姪之國滅

銀絹五萬易歲貢為歲幣而已金人皆聽許 丁酉詔
擇日視師 戊戌以陳康伯為左僕射兼樞密使 辛
丑錢端禮賜出身簽書樞密院事旋命兼權參知政事
金尚書省火 壬寅以顯謨閣學士虞允文同簽書
樞密院事 詔館閣儲材之地依祖宗舊法夏不立額
甲辰步軍司統制崔泉敗金人于六合 權尚書工
部侍郎何備進對因及用人事帝曰近日士大夫議論
好惡多不公心卿所謂其言若善雖仇怨在所當用如
其不善雖親故不可曲從此論是也 巳酉劉寶落節
鉞為武泰軍承宣使王彥落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三十九

四

庚戌詔方今多事理宜博謀侍從兩省官每日一到都
堂遇合關臺諫者亦許會議 陳康伯力疾詣闕閏月
甲寅入見詔康伯間一月一朝肩輿至殿門仍給扶非
大事不署 丙辰參知政事周葵罷 壬戌兵部侍郎
胡銓右諫議大夫尹穡並罷銓積受詔分往淮東西措
置海道時金兵號八十萬濠淶皆破唯高郵守陳敏拒
敵射陽湖而李寶預求密詔為自安計擁兵不救銓劾
奏之曰臣受詔命范榮備淮李寶備江緩急相援今寶
視敏弗救若射陽失守大事去矣寶懼始出師掎角會
天大雪河冰皆合銓先持鐵鎚鎚冰士皆用命金人乃

退銓稍皆擊家以行為言者所劾遂與祠 乙亥參知
政事王之望罷先是金人至揚州或請擊之楊存中不
敢渡江固壘以自守之望與湯思退表裏專以割地啖
金為得計至是帝以金人且退詔督府擇利擊之時之
望視師江上令諸將不得妄進朝廷趣行之望言王抃
既還不可冒小利害大計言者論之遂罷 丙子以王
抃為奉使大金通問國信所參議官持陳康伯報書以
行丁丑金遣張恭愈來迓使者 十二月戊子魏杞始
自鎮江渡淮 辛卯以錢端禮參知政事虞允文同知
樞密院事禮部尚書王剛中簽書樞密院事 丙申制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三十九

五

曰此遣王抃遠抵潁濱正皇帝之稱為叔姪之國歲幣
減十萬之數地界如紹興之時憐彼此之無辜約叛亡
之不遣可使歸正之人咸起寧居之心重念數州之民
罹此一時之難老稚有蕩析之哉丁壯有係累之苦宜
推蕩滌之宥少慰凋殘之情除逃遁官吏不赦外雜犯
死罪情輕者減一等餘竝放遣洪适所草也論者謂前
此之貶損四方蓋未間知今著之赦文殊失國體 遣
洪适等賀金主生辰以後遂以為常 巳酉朝獻景靈
宮庚戌朝饗太廟 是歲金大有年斷死罪十有七人
乾道元年 金大定 五年 春正月辛亥湖車駕詣園壇行禮大

赦改元 乙卯金主命於秦州臨潢接境設邊堡七十
駐兵萬三千 丁巳淮西安撫使韓璉勒停賀州編管

以部將孔福頓過棄城逃避故也福伏誅遇刺配吉陽
軍牢城攷異韓璉編管賀州聖政革 已未通問使魏

杞等資國書至金書式為姪宋皇帝春謹再拜致書於
叔大金聖明仁孝皇帝闕下歲幣二十萬金人復書叔

大金皇帝不名不書謹再拜但曰致書于姪宋皇帝不
用尊號不稱闕下自是為定式 辛酉召楊存中還

丁卯起居舍人王稽中言臣每念國朝罕有世家惟將
家子能世其家有曹彬之子瑋种世衡之子諤諤之子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九 六

師道皆世為良將近日將臣子弟皆以武弁為恥帝曰
此言甚合朕意稽中曰今國家閒暇正當選將萬一用

武倉卒不可得之帝曰卿言甚當稽中請於大將之家
選武勇能世其家者尊顯之萬一用武不至無將若其

無虞不妨陰壯國勢帝曰此論深得今日之切務稽中
又言陛下畱意北人然北人皆負陛下如賀允中老不

知邊遭陛下簡罷王之望謀國前後反覆異詞尹穡姦
邪與湯思退陰結死黨使季南壽往來傳遞言語士大

夫目之為肉簡牌其為欺君誤國弛去邊備鈎致敵人
渡淮幾危社稷帝曰如尹穡尤可罪朕初以腹心待之

乃姦邪至于如此稽中又曰如王速雖未甚有施設然
多與尹穡屏人切切細語士大夫皆謂之邪姦賴陛下

先知其姦乃併逐之士大夫尤服聖聰 以王抃使金
有勞加五官抃由是見知於帝後與會覲甘昇相結時

論惡之 庚午詔曰館職所以招延天下之英俊以待
顯擢苟不親吏事知民情則將來何以備公卿之任今

後更迭補外歷試而出以稱朕樂育真才之意 辛未
立兩淮守令勸民種桑賞格 金以和議成詔中外復

命有司早蝗水溢之處與免租賦 壬申詔兩浙振流
民以紹興流民多死罷守臣徐嘉及兩縣令 癸酉調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九 七

沿邊殘破州軍賦一年 金命元帥府諸新舊軍以六
萬人畱戍餘並放還以宋國歲幣賞諸軍 甲戌貶劉

寶瓊州安置 乙亥罷兩淮招撫司及陝西河東宣撫
招討司 召提舉太平興國宮陳俊卿入對帝勞撫之

因極論朋黨之弊且論人材當以氣節為主氣節者少
有過差當容之邪佞者甚有才當察之帝善其言除吏

部侍郎同修國史 二月庚辰朔朝德壽宮從太上皇
太上皇后如四聖觀帝親扶上皇上馬都人驩呼以為

所未嘗見 癸巳移濠州戍兵於藕塘 庚子以楊存
中為寧遠昭慶軍節度使 壬寅金罷納粟補官令

甲辰以久雨避殿減膳謁兩淮災傷州縣身丁錢絹決繫囚 命鎮江建康鄂州荆南都統竝兼提舉措置屯田兩淮湖廣總領淮南湖北京西帥漕兼提舉措置屯田守臣兼管內屯田事 丁未尚書左僕射陳康伯薨紹興末有與子之意康伯密贊大議及行內禪禮以康伯奉冊帝卽位禮遇優渥但呼丞相而不名嘗謂輔臣曰陳康伯有氣量朕扈從太上在金陵其從容不迫可比晉謝安至是奏事出至殿廡而疾倫與至第薨贈太師諡文恭御書旌忠顯德之碑表其墓 三月庚申以虞允文參知政事王剛中同知樞密院事 癸亥同知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三十九 八

樞密院事黃祖舜卒諡莊定 壬申金羣臣上尊號曰應天興祚仁德聖孝皇帝 乙亥太白經天 詔舉制科 是春湖南盜起入廣東焚掠州縣官軍討平之 夏四月丙申詔廬州兵馬都監郭璘特令再任以金人渡淮保守焦湖舟船無虞也 庚子金報問使完顏仲等人見 癸卯金西京留守壽王京以謀反安置嵐州京妻公壽嘗召日者孫邦榮推京祿命邦榮言留守官至太師壽封王京問此上更無有否邦榮曰止于此京曰然則所官何爲邦榮察其意詐爲圖讖作詩以獻于京京曰後誠如此乎遂受其詩再使卜之邦榮詭稱得

卦有吉北京復使邦榮推金主當生年月家人孫霄格妄佞語誣惑京如邦榮指京信之公壽具知其事至是邦榮上變詔刑部侍郎高德基等往鞠之京等皆款伏金主曰海陵無道使光英在朕亦保全之況京等哉于是京夫婦特免死杖一百除名嵐州樓煩縣安置以婢百口自隨官給土田詔諭京曰朕與汝皆太祖之孫海陵失道翦滅宗支朕念兄弟無幾於汝尤爲親戚汝亦自知之何爲而懷此心朕念骨肉不思盡法汝若尚不思過朕雖不加誅天地豈能容汝也 乙巳金都元帥完顏思敬罷 吳璘來朝尋進封新安郡王判興元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三十九 九

府 五月己酉朔帝諭輔臣曰今邊事少寧卿等當爲朕留意人材錢端禮言人主之職惟當辨君子小人若朝廷所任純朴厚重之士則浮僞自革實效可成帝曰固知如此君臣之間須相警戒 庚戌中書舍人洪适進對帝曰卿所繳奏墳差遣甚當向後有合繳事不須劄子但批敕以進又曰如有出自朕意事不可行者卿但繳進初秦墳陳乞宮觀迺繳奏秦檜藏姦稔惡金珠充切其家墳乃其不肖之孫華屋後藏輒稱累重仰祿公然欺世玩侮朝廷故也 辛亥帝諭錢端禮等曰早朝與卿等每不從容今後晚間少暇時當召卿等款曲

論治道端禮等既退又遣中使傳旨每遇晚召于東華門入請選德殿奏事 甲寅臣僚言唐任劉晏二十載今之戶部始用也未必擇之精既用也未必任之久多不一歲少或半歲已徙職而去矣孰能為國家周虛實究源流而圖善後之計哉望陛下略依唐故事博選中外之臣其材之可用者而試以財計之任又觀其稍有職固不徙也勿奪其權使之得以號令州縣而趣督倚辦焉勿拘其制使之得以權衡低昂而通融流轉焉夫然後國之有無軍之裕乏民之利害皆得而責之彼亦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三十九

十

將朝思夕計畢精竭慮自任而不解矣從之 金元帥布薩忠義朝京師金主勞之曰宋國請和偃兵息民卿之力也丁巳以忠義為左丞相赫舍哩志寧為平章政事 辛酉中書舍人洪适進仁宗久任許元故事帝曰洪适所進故事切當今日之弊今後非因昏懦不職不得遠有遷易其典利除害續用修舉竝依故事旌擢顯用 乙丑金以平章政事宗憲為右丞相 壬申詔法令禁姦理宜畫一比年以來例緣出入引例為獎殊失刑政之中應今後犯罪者有司竝據情款直引條法定斷更不奏裁內刑名有疑令刑部大理寺看詳指定開

奏永為常法仍行下諸路遵守施行其刑部大理寺見引用例冊令封鎖架閣更不引用 癸酉金罷山東路都統府以其軍各隸總管府 丙子遣李若川使金賀上尊號 是月宗正丞林邵言祖宗玉牒昨緣南渡散失不存前後修纂為太祖一朝事迹已經安奉太宗玉牒雖已成書尚未進入太上今上玉牒自今見修自真宗至欽宗凡七世竝未下筆緣近來體例每修一朝玉牒必取旨開局方始修纂十年方許一進則是列聖之書雖百年而未備臣今自修真宗玉牒十年計四十卷望令玉牒館安奉從之 郴州盜李金復倫亂詔以劉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三十九

十一

琪為湖南安撫使兼知潭州抵境聲言發郡縣兵討擊而移書制使沈介請以便宜出師曰擅興之罪吾自當之介即遣田寶楊欽以兵至琪知其善行疲息發夫數程外迎之又代其負任至則犒賞過望車士感奮琪知欽可用檄諸軍皆受節制下令募賊黨相捕斬詣吏者除罪受賞欽與寶連戰破賊追至莽山賊黨執金以降 六月癸未同知樞密院事王剛中率諡恭簡剛中在成都日以萬歲池廣袤十里溉三鄉田歲久淤澱因集三鄉夫共疏之累土為防上植榆柳表以石柱蜀人久而思之 丙戌以翰林學士洪适簽書樞密院事帝謂

錢端禮虔允文曰三省事可與洪适共議自是東西府始同班奏事 壬辰淮南運判姚岳奏蝗自淮北飛度皆抱草木自死仍封死蝗以進帝曰岳故以爲嘉祥夏欲錄付史館可降一官放罷爲中外佞邪之戒 甲辰罷湖北京西制置司 丙午臣僚言科舉之制州郡解額狹而舉子多漕司解其數頗寬取應者往往捨鄉貫而圖漕牒至于冒親歲詐注籍而不之恤且牒試之法川廣之士用此可也福建密邇王都亦復漕試見任官用此可也而待闕得替官一年內一許牒試本宗有服親用此可也而中表總麻之親亦許牒試或宛轉請求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九

主

或通問屬托至有待闕得替官一人而牒十餘名者請申嚴詐冒之禁其見行條法付有司重詳損益立爲中制從之又言國家三歲科舉集草茅之士親策于庭其間豈無一事之可行然有司攷試多以文采爲上攷在前列者始經御覽其間有言及諸郡軍民利害實迹偶文辭不稱置之下列往往壅于上聞誠爲可惜請自今有論及州郡軍民利害事實令初攷遺攷詳定所各節錄緊要處俟唱名日各類取以聞從之 是日金中都地震 秋七月戊申朔金中都地復震 金罷陝西都統府徙陝西元帥府于河中 庚戌知池州魯營申利

本州管下竹生穗實如米飢民采食之仍圖竹實之狀緘裹其物以獻臣僚論歉歲飢民食其不當食之物誠出于饑餓迫切而已今池之民采竹實而食其亦迫切甚矣營任在牧民顧以爲美事不謂之姦諛不可也較其罪與姚岳同科望乎罷斥詔從之 辛亥王大寶言理財宜務本抑末農者天下之本也而邊賈逐末競利日繁宜抑之以助農如前日免行之令偶因曹泳建言廢罷請講明損益以復前制帝曰曹泳所行唯免行一事至今人以爲是民不可擾難以施行 臣僚言守臣之弊重內輕外宜更出迭入若米歷州縣不得居清要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九

主

未任監司不得居郎曹外有治效擢之內職內有實績擢之外任庶幾官宿其業人效其職無因循苟簡之意矣詔令中書省置籍 癸丑晚御選德殿御坐後有金漆大屏分畫諸道各列監司郡守爲兩行以黃簽標居官者職位姓名常指示洪适等曰朕新佗此屏甚便卿等于都堂亦可依此 乙丑臨安府奏結斷鋪翠銷金事帝曰聞外間翠羽甚多若申嚴指揮未必禁得治一足以警眾錢端禮曰今官禁既不用自然外間可革是月詔諸路監司帥臣將見任老疾守臣限一月公共銓量聞奏知縣守臣體訪申取朝廷指揮如監司守臣

互為容隱御史臺覺察以聞 鑄當二錢 八月己卯

帝曰永豐圩見隸建康行宮藏收米三萬餘石其撥付

建康軍中以助軍食 金殺前宿州防禦使烏陵阿喇

薩舊倫烏林答刺撒今改謂其與李顯忠交通也 錢端禮等奏

前日面得指揮減省權攝使臣及額外人吏有承旨司

謝褒再三須要存留王典祖等四人蓋有謝梓是其子

帝曰吏何得如此可重倫行遣乃詔謝褒送處州編管

乙酉立鄧王愔為皇太子大赦 丁亥參知政事虞

允文罷金使完顏仲來有所議偃蹇不敬允文請斬之

廷有異議不果會錢端禮受李宏金帶事連允文為御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九 古

史所論奉祠而歸 己丑以洪适為參知政事並權知

樞密院事吏部侍郎葉容簽書樞密院事並權參知政

事 庚寅詔應今後文武知州軍諸路釐務總管副總

管鈐轄都監見辭並令上殿批入料錢文歷如托避免

對並不得差除赴任委臺諫監司常切按察以違制論

癸巳臣僚言去歲江西湖口和糴其弊非一不問家

之有無例以稅銀均敷此一弊也州縣各以水腳耗折

為名收耗米什之二三此二弊也公吏斛腳百方乞覓

量米則有使用請錢則有糜費此三弊也以關會償價

許之還以輸官然所在往往折價至輸官則不肯受此

四弊也詔逐路委漕臣並提舉往來巡按務盡和糴之

意以革四弊 參知政事錢端禮罷時久不置相端禮

以首參閱之甚亟鄧王愔夫人端禮女也侍御史唐堯

封論端禮帝姻不可任執政坐遷太常少卿館閣士相

與上疏排端禮者皆被斥端禮遣人密告陳俊卿言已

即相當引其政俊卿叱之會進讀寶訓因言本朝家法

戚屬不預政最有漢意陛下所宜謹守帝納其言端禮

憾之出俊卿知建寧府至是王立為太子端禮不得已

乃引嫌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宮 乙巳洪适等

言近來士風奔競爭圖換易舊制已有差遣人不許入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九 五

國門新授差遣人限半月出門今請令宰執不許接見

已有差遣之人帝曰如此則失之隘但在卿等力行

洪适奏浙東鹽司久闕官請用宋藻帝曰卿等曾諭宋

藻支還亭戶錢否聞鹽司所至又要掊斂錢物送胥吏

至有六七百千首須丁寧鈐束 九月戊申金主秋獵

時有獻書者洪适等言係編類之書舉子所用欲與

免一解葉容言獻言者大率圖僥倖帝曰亦無如之何

若不采納便塞獻言之路 癸酉洪适等言近有湖南

漕臣任詔均州守臣戴之邵皆自請討賊臣等不識之

邵陛下尚省記其人否帝曰其人亦誕妄今不須留在

極過可召赴行在別與差遣 甲戌金主還都 冬十月丁卯朔金地震 甲申臣僚言私鹽之不可禁者其弊三亭戶煎鹽入官官不以時給直往往寄居爲之干請而後予之至有分其大半者一也煎煉之初必須假貸于人而監司類多乘時放債以要其倍償之息及就場給直往往先已剋除其半而錢入于亭戶之手者無幾二也鹽司及諸場人吏類多積私鹽以規厚利亭戶非不畏法以有猾胥爲之表裏互相蒙庇三也請申嚴禁戢從之 戊子劉蘊古伏誅蘊古之始降也辨舌泉涌廷臣多奇之吳山有伍員祠蘊古妄謂祈禱有驗新續資治通鑑卷一百二十九 六

易扁額刻其官位姓名於旁市人莫測其意有右武大夫魏仲昌獨曰者是不難曉他人之歸正者僥倖富貴而已蘊古則真細倫也夫牒來不止一人榜其名欲使後至者知其已至耳至是遣僕北歸有告者搜其書皆刺朝廷陰事也乃誅之政異宋史作歸正人右通直郎劉蘊古坐以軍法式送北境伏誅據程史則蘊古所刺皆陰事也今從程史書之 乙未金主冬獵旋還都 丁酉金遣王術等來賀會慶節以後每歲如之 乙巳淮北紅巾賊踰淮劫掠立賞格討捕之已而知楚州胡則遣巡尉擊殺其首盧榮 十一月丙午朔金主謂宰臣曰朕在位日淺未能徧識臣下賢否今六品以下殊

乏人材卿等何以副朕求賢之意 己未詔後省抽上書可采者撮其樞要斷章取義立爲篇目繕寫進呈以牙牌一面鐫吏戶禮兵刑工賊吏字疏事目于下方帝曰朕已令製造數副記朝廷事省部亦當依此以備遺忘 癸亥金立諸路通檢地土等第稅法 金主之初立也事多權制至是詔有司剛定謂宰臣曰凡已奏之事朕嘗再閱卿等毋懷疑懼朕於大臣豈有不相信者但軍國事不敢輕易恐或有誤也布薩忠義對曰臣等豈敢竊意陛下但智力不及耳陛下畱神萬幾天下之福也 辛未遣龍大淵撫諭兩淮措置屯田督捕盜賊新續資治通鑑卷一百二十九 七

十二月戊寅以洪适爲尙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汪澈爲樞密使 庚寅以葉容爲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近習梁俊彥請稅江淮沙田蘆場可助軍餉帝以問容容對曰蘆場臣未之詳沙田者乃江濱出沒之地水激於東則沙漲於西水激於西則沙復漲於東其田未可以爲常也辛巳兵興兩淮之田租竝復至今未征況沙田乎帝大悟卽罷之容退至中書召俊彥切責之曰汝言利求進萬一淮民怨咨爲國生事雖斬汝萬段豈足塞責俊彥惶恐免冠謝始釋之 起居郎權中書舍人蔣芾奏曰中書政本之地舍人之職不特

掌行詞命而已故事亦許繳駁臣雖暫時兼攝亦不敢以承乏而怠于職事倘政令之有過舉除授之有失常不免時犯天聽尚賴陛下容納帝曰正欲卿如此不特政事與除授之間雖人主有過失亦可論奏 是歲遣方滋等賀金主正旦金亦遣烏庫哩忠嚮來賀正旦以後歲如之

乾道二年金大定六年春正月丙辰宰執進呈陞差人數帝

曰須立定年限方可杜其私意 辛酉省六合戍兵以所墾田給還復業之民 壬戌建康都統劉源繳納到逃亡事故橫行拱衛大夫至副尉軍兵將校都虞候等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九 九

付身二萬有餘帝以問宰執洪适等言果有此數見今委都司毀抹帝曰此事甚不可得于是詔武略大夫忠州團練使劉源特轉武顯大夫高州防禦使 甲子汪應辰請優恤利州路運糧百姓漕臣亦具奏請運糧二石人支錢引三道計合降度牒八十餘道帝曰中間亦曾免一處洪适等言成和等四州已嘗免夏秋二稅一年京西路諸州亦免二稅一半帝曰利路運糧每石與二千可細計度牒支降 庚午金敕有司宮中張設毋以塗金為飾 二月丙子詔侍從臺諫兩省官舉監司郡守可依薦舉舊法如犯入已贓當同罪餘皆略之庶

多薦引以副任使 丁丑罷盱眙屯田賑兩浙江東饑 庚辰臨安府勘到殿前司軍兵盜取錢物洪适等言訓練隊將專管一隊不為無罪帝曰統制官如何無罪須各與降一官适等言統制乃王公述兼帶御器械陛下行罰雖親近不免天下安得不畏服耶 丁亥金左丞相沂國公布薩忠義薨金主親臨哭之慟輟朝奠祭命參知政事唐古安禮護其喪事葬祭俱從優厚官給諡武壯忠義謙以接下敬備重士與人交侃侃如也善馭將卒能得其死力為宰輔數年知無不言故由外戚兼任將相能以功名終 壬辰戶部措置每月官兵俸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九 九

料減支見錢分數月中可省二十萬縉帝曰不若且依舊例事稍動眾不可輕改 三月甲辰吏部申安穆皇后堂姪女夫沈燦補官方十二歲年未及格又趙氏乞收故夫郭成恩澤與康汝濟等嶽廟差遣帝曰補官事三年無甚利害可待年及恩例既不合換嶽廟只可依條洪适等言陛下以至公存心雖懿親不為少回況臣等豈得用私意耶 乙巳禁京西利州路科役係勝義士 壬子詔曰比年以來治獄之吏大率巧持多端隨意援引而重輕之故有罪者與邪而不乖者罹酷朕甚患焉卿等其革玩習之弊明審克之公使姦不容情罰

必當罪用迪于刑之中 甲寅金主如西京 丁巳洪
适等言殿前司陞差將副但以年隄殊不較量能否合
亦呈試事藝日拘以年隄自是國家法令今後遇有
陞差卿等可問黜三二人就堂下審驗與之語言能否
自可見矣 戊午殿中侍御史王伯庠請裁定奏薦詔
三省臺諫集議又詔縣令非兩任毋除監察御史非任
守臣毋除郎官著爲令 甲子給事中魏杞等劄言皇
太子已講授孟子徹章帝曰可講尚書治國之道莫先
于此君臣更相警戒無非日所行事朕每無事必看數
篇 丁卯賜禮部進士蕭國梁以下四百九十有三人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九

子

及第出身榜首本趙汝愚以故事降居第二 庚午金
主朝謁太祖廟 辛未尚書右僕射平章事洪适罷适
以文學受知自中書舍人半載四遷至右相然無大建
明以究其所學會霖雨适引咎乞罷從之 李信父上
書略謂守令不得人且舉其所見閩之一方者言之如
蠶未成絲已催夏稅禾未登場已催冬苗陛下固申加
禁止矣近葢有今年而追來年之租謂之預借者荒郡
僻邑有先二年而使之輸者如編戶差役官吏全不究
實陛下固申警有司矣今則受財鬻法以合差役者隱
焉其不應役之家則自甲至癸以次相及使致賄求免

如節次減免租負何嘗不巧佗追呼也如糶稻不得收
稅而今之收稅者自若也如過犯不得入役今之入役
者自若也常賦之外泛科名色容或循習訟牒不問大
小輕重或罰使輸金或抑使買鹽頃歲小不登鄉曲小
民十百爲羣持仗剽奪備艱食之名以逞其私憾倒廩
傾困所在皆有官不能禁也帝曰李信父書詞理甚可
取汪澈等言守令得人卽無此弊于是詔戶刑部檢見
行條法申嚴約束如有違戾監司按劾聞奏 癸酉以
給事中權吏部尚書魏杞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
事 丁丑罷和羅 夏四月甲戌朔宰執言劉琪等摺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九

主

置李金事畢宜推賞帝曰近時儒者多高談無實用琪
能爲朝廷了事誠可賞也 金禁月朝屠宰 丁丑帝
諭執政卿等當謹法令無創例以害法如胥輩兼局之
類切不可放行 戊寅詔淫雨爲沴害及禾麥可令侍
從臺諫講究所宜以聞其臨安府并諸路郡縣見禁刑
獄立隄結絕委官分詣檢察旋命減繫囚罪 庚辰詔
兩浙漕臣王炎開平江湖秀圍田以墾水害民田故也
甲申太白晝見後見金史 乙丑臣僚言訪問昨御
營司招收弓手所管三千三百人見在殿司以殿司而
有弓手之名色目不類又聞王琪招一千四百人專充

養馬并輜重都頭大率游手不妨在外營趁又聞馬司逐月勘支效用軍兵一萬六千三百餘人與密院兵籍房數目不同請付密院審實銷落虛數所有弓手并養馬軍兵竝行揀汰詔委都承檢詳揀閱于是檢詳晁廼麻老弱竝行揀汰詔委都承檢詳揀閱于是檢詳晁公武取會殿前馬步三司在外諸統帥之兵各開具置籍聞奏帝曰朕令殿帥王琪措置三軍有掌記將各人武藝注于下甚易見也 乙未樞密使汪澈罷澈在政府好汲引人才其自奉清約貴賤弗渝 丁酉莫濛程遜司馬倬等奏知荆南府李道所為乖謬政出胥吏妄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九 三

用經費專意營私盜賊羣起不即擒捕帝曰李道輒恃威里敢爾妄佗可與放罷葉容對曰陛下行法不問戚里天下聞之孰不畏服耶 己亥臣僚言祖宗留意考課之法王安石始罷之望遵太宗故事應監司郡守朝辭日別給御前印紙歷子至于與某利除某害各為條目每考令當職官吏從實批書任滿精覈詔經筵官參祖宗法與見行條制務要適中可以久行 五月甲辰葉容等薦俞翊為饒州守言其佗邑有聲但資格尚淺帝曰選材治劇不須較資格也 戊申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觀并侍讀致仕張燾奏燾外和內剛帥蜀有

惠政民祠之不忘謚忠定 金主如華嚴寺觀故遼主諸銅像詔主僧謹視之 己酉罷權倖職田 庚戌參知政事葉容罷以魏杞參知政事右諫議大夫林安宅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中書舍人蔣芾簽書樞密院事 壬子金詔雲中大同縣及警巡院給復一年 癸丑太白經天罷修建康行宮 丁巳帝諭宰執曰近臣僚多言大臣不任事卿等夏宜勉力如朕有不至處或事不可行但來執奏 庚申命未任守臣者不得除郎官魏杞奏監司人應否除授帝曰監司察州縣者也事同一體 丙寅詔今後看詳四方投獻書劄文字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九 三

擬等第以上 丁卯詔諸路監司守臣預講荒政如水旱無備必實于罰備預有方當議推賞 六月甲戌罷兩浙路提舉市舶司 戊寅詔制科權罷注疏出題守臣監司亦許解送 庚辰封皇孫挺為榮國公 辛巳太白經天 政異宋史不書今從金史 壬午林安宅蔣芾言臣等備員宥地所職在于兵將如二三大將陛下所深知偏裨間有才者亦多但臣等素不相識無以知其才否欲自此與之相見帝曰卿等當于陞差時審察之 丙戌廢永豐圩 庚子金主獵于銀山 知秀州孫大雅代還言州有柘湖澱山湖陳湖支港相貫西北可入於江東

南可達於海旁海農家倫頃以卻鹹潮雖利及一方面水患實害鄰郡設疏導之則又害及旁海之田若於諸港浦置廂啓閉不惟可以洩水而旱亦獲利然工力稍大欲率大姓出錢丁戶出力於農隙修治之于是以兩浙轉運副使姜詵與守臣視之詵尋與秀州常州平江府江陰軍條上利便詔秀州華亭縣張涇廂并澱山湖俟今年十一月興修常州江陰軍蔡涇港及申港明年春興修利港俟休役一年興修平江府姑緩之 秋七月巳酉調泉州左翼軍屯許浦鎮 甲寅以鎮江都統制戚方爲武當節度使 八月癸酉武鋒軍隸步軍司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九

五

庚辰金主獵於望雲之南山 丙戌林安宅罷初安宅爲御史請兩淮行鐵錢葉容力言不可安宅忿然既入樞府乃劾容子受宣州富人錢百萬御史王伯庠亦論之容乞辨明及容罷參樞帝下其事于臨安府尹王炎親鞫置對無跡帝以安宅伯庠風聞失實並免官仍貶安宅筠州安置召容赴闕帝勞之曰卿之清德自今愈光矣 戊子以魏杞兼同知樞密院事蔣芾權參知政事 甲午詔諸軍將士與金人戰禦立功之人其功效顯著者無以示別今將顯著戰功十三處立定格目張俊明州韓世忠大儀鎮吳玠殺金坪和尚原劉錡順

昌五處依紹興十年指揮李寶密州膠西唐島劉錡揚州阜角林王琪張振等建康采石渡邵宏淵真州胥浦橋吳琪李道充化軍茨湖張子蓋解圍泗州趙樽蔡州王宣確山八處依紹興三十二年指揮致異玉海載會戰功復載李堡中興十三處戰功錄則職功與人名互有同異鑿所錄者一曰張俊明州二曰吳玠和原三曰吳玠饒風嶺四曰張子蓋解圍海州八曰李寶海道六曰劉錡順昌七曰張子蓋解圍海州八曰李寶海道九曰邵宏淵胥浦橋十曰虞允文采石十一曰李道充化茨湖十二曰劉錡阜角林十三曰王宣確山列於今法以比漢時仍令甲較諸會要有饒風嶺而無蔡州也今以會要爲據仍附見鑿所錄於此王應麟謂藕塘之捷亦未及與知當日指揮固多不審矣 乙未詔吳璘復判興州 丙申升宣州爲寧國府 九月辛丑朔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九

五

金主還都 甲辰上元知縣李允升坐贓決配惠州建康守臣王佐坐縱容出境追兩官勒停建昌軍居住鄂州汪澈以濫舉降兩官提刑袁孚以失按降一官 辛亥賑温州水災 金澤州刺史劉德裕等以盜用官錢伏誅 癸丑金右丞相宗憲薨年五十九金主悼惜久之賻賜甚厚 司農少卿莫濟言於帝曰爲治在於任人任人在於責實任人而不能久則賢而能者無以見其長惡而不肖者得以逃其罪雖有責實之政將安所施今輔相大臣或數月而已罷寺監丞簿郎曹卿監不踰歲而輒遷恐進退人材似乎稍驟也帝稱善 辛酉

追封皇子恪為郡王諡悼肅 已巳魏杞等上神宗哲宗徽宗三朝帝紀上皇聖政 祕書少監汪大猷請諸帥不拘部曲各精擇三兩人必實言其或智或勇或知其有某材可用或舉其任某事可取悉以名聞分命文武禁近之臣更迭接見與之談論兵家之務然後賜對便殿略其言語儀矩之失取其材力謀略審其可用試之以事立功則舉者同賞敗事則罰亦如之詔從之是月太白屢晝見 冬十月乙亥以陳俊卿為吏部尚書俊卿言臣典選事但當謹守三尺檢柅吏姦至于愚暗見或未到亦望聖慈宣諭時時訓敕君臣之分雖嚴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九 美

而上下之情不可不通帝曰卿言是也朕或有過卿亦宜盡言俊卿曰古惟唐太宗能導人使諫所以致貞觀之治帝曰每讀太宗事未嘗不慕之若德宗之忌克不樂人言未嘗不鄙之時帝未能屏鞠戲又將遊獵白石俊卿旋上疏力諫至引漢桓靈唐穆敬及司馬相如之言為誠帝喜曰備見忠諫朕決意用卿矣 甲申金朝享太廟詔免雄莫等州租 知温州劉孝應言本州大水之後乞修築塘堤事帝因言朕近覽神宗實錄是時災異甚多何也魏杞對曰天出災異譴告人君正如父訓飭為人子者不必問自己已有過無過但常恐懼修省

而已帝曰卿之言甚善若不恐懼修省自取滅亡之道也 已丑臣僚言役法科擾有透漏禁物之責有捕獲出隄之罰有將迎擔擊之差有催科換代之責有應付按檢之用有承判追呼之勞凡此之類皆法之所深懼若蒙朝廷約束無復如前科擾天下幸甚詔令監司觀察 壬辰太白經天 丁酉金主如安肅州冬獵 十一月丙午金主還都 太師致仕和義郡王楊存中卒攷異聖政草存中歿於乾道元年今從宋史作二年存中祖宗闕父震及母張皆死難存中既顯請於朝宗閱諡忠介震諡忠毅賜廟曰顯忠祖母劉流落蜀隴存中日夜禱祠訪問關數千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九 美

里奉奉以歸存中又以家祭器為請許祭五世御軍寬而有紀須髯如戟而善逢迎宿衛出入四十年最寡過帝以為上皇舊臣尤禮異之常呼郡王而不名追封和王諡武恭攷異省齋文集日記存中多須而善逢迎號王諡武恭曰髯問宋史本傳又稱其宿衛寡過今酌書之 癸丑金主謂宰臣曰朝官當慎選其人庶可激勵其餘者若不當則生覬覦之心卿等知其優劣當舉實才用之 丁巳殿中侍御史單時言伏覩制旨監司于所部保明郡守郡守于所屬保明知縣縣令治狀顯著令中書門下省籍記取旨甄擢然人之才術各有分量更之治迹未易稽考願訓敕監司郡守列其所舉之人

治狀之目詳著于薦書然後大明賞罰舉得其實則受
上賞舉失其實則寘重憲庶幾選舉之法復矣從之
庚申太白經天 甲子幸候潮門外大教場次幸白石
教場 丁卯金參知政事石琚以母憂罷 戊辰築郢
州城 是月詔汰冗兵從步軍帥陳敏言也 起居舍
人洪邁言臣幸得以文字薄伎待罪屬車間每侍清閒
之燕獲聞玉音凡所聽諭莫非中的微言善道可爲世
法退而執筆欲行編次而考諸起居注皆據諸處關報
始加修纂雖有日歷時政記亦莫得書使洋洋聖謨無
所傳信伏觀今月五日給事中王曠進講春秋莒人伐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三十九 天

樞密院事 辛巳詔免進欽宗日歷送國史院修纂實
錄 甲申以葉容爲尚書左僕射魏杞爲右僕射並平
章事蔣芾參知政事陳俊卿同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
事容首薦汪應辰王十朋林允朝等可備執政侍從臺
諫帝嘉納之又言自古明君用人使賢使愚使姦使貪
唯去太甚帝曰固然虞有禹臯亦有共驩周有旦奭亦
有管蔡在用不用容曰誠如聖諭但今日在朝雖未見
其驩然亦有竊弄威福者臣不敢隱帝問爲誰以龍大
淵對時大淵與曾覿怙恩竊柄俊卿奉命與大淵同館
伴北使公見外不交一語大淵等納謁亦不接 庚寅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三十九 天

杞言周室中微諸侯以強凌弱擅相攻討殊失先王征
伐之意上曰春秋無義戰周執羔進讀三朝寶訓論文
章之弊上又曰文章以理爲主陳巖叟等奏刑部事上
曰寬則容姦急則人無所措手足此數端皆承學之臣
日夜揆討累數百語所不能盡而陛下蔽以一言至明
至當然記言動之臣弗能宣究恐非所以命侍立本意
望令講讀官自今各以日得聖語關送修注官仍請因
今所御殿名曰祥曦記注庶幾百世之下咸仰聖學以
述聰明文思之懿從之 十二月甲戌金詔有司每月
朔望及上七日毋奏刑名 己卯以資政學士葉容知

為出可不念哉自今宰相可帶兼制國用使參政可同知國川事庶幾上下同德永底阜康 丙申以江東兵馬鈐轄王忬為帶御器械 金以平章政事赫舍哩良弼為尚書右丞相赫舍哩志寧為樞密使 丁酉起居舍人洪邁言天下萬務出命于中書審于門下行于尚書所以敬重政令期于至當而已初無文武二柄東西二府之別也今三省所行事無巨細必先經中書畫黃宰執書押當制舍人書行然後過門下而給事中書讀如給舍有所建明則封黃具奏以聽上旨惟樞密院既得旨即畫黃過門下而中書不預則封繳之職微有所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三十九

三

偏況今日宰相樞臣兩下兼領因而釐正不為有嫌請詔樞密院自今以往凡已被旨文書門下依三省式畫黃書讀以示欽重出命之意詔從之然樞密院機速事則不由中書直關門下省謂之密白時不能改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九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

宋紀一百四十 起建隆大淵獻正月盡著 雍田敦十二月凡二年

孝宗紹統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聖成孝皇帝

帝

乾道三年 金大定 春正月甲辰詔廷尉大理官毋以獄

情白宰執探刺旨意為重輕 庚戌置三省戶房國用

司初以國用匱乏罷江州屯駐軍馬至是復置之 壬

子金主服兗冕御大安殿受尊號冊寶禮大赦 癸丑

何逢原除金部郎官帝曰儒者不肖畱意金穀可論何

續資治通鑑卷一百四十

逢原合畱意職事 庚申金以元帥左監軍圖克坦喀

齊喀 舊倫徒軍 合喜今改為樞密副使 度支郎唐瑒言自紹興

三十一年印造會子止乾道二年七月共印造二千八

百餘萬道至乾道三年正月六日以前措置收換外尚

有八百餘萬貫在民間未收緣諸路綱運依近降指揮

並要十分見錢州縣不許民戶輸納會子致在外會子

壅滯不行商賈低價收買輻湊四集所以六務支取權

併喧闐今請給降度牒及諸州助教帖各五千道付權

貨務召人依見立價例全以會子進納庶幾少息攤併

之弊而會子在民間亦不過數月便可收盡詔先次給

降度牒并助教帖各五百道俟出賣將盡接續給降癸亥中書門下省言昨來支降交子付兩淮行使緣所降數目過多及銅錢并會子不許過江因致民旅未便今措置銅錢會子依舊任便行使應官司見在未支交子令差人管押赴左藏庫交納 二月壬申諭曰自後宮禁內人并百官將較軍兵諸司人每月初五日國用房開具前月支過以上五項請給數目并非泛支用造冊進呈外路軍馬可降式樣付諸路總領逐月開具著爲令帝謂輔臣曰蔣芾理會財用已見根源初蔣芾因謝新除畱身奏云方今費財最甚者無如養兵近見陳啟續資治通鑑卷一百四十 二

揀汰二千人戚方揀汰四千人夫汰兵固良法然今日之兵多是有官人與之外任依舊請券錢又添供給雖減之于內添之于外亦未見其益既減六千人必又招六千人填格則是添六千人耗蠹財用矣契勘在內諸軍每月逃亡事故常不下四百人若權住招一年半內可省三百八十萬貫俟財用稍足可逐旋招收強壯訓練而用之不惟省費又可兵精因奏紹興以來初分五軍并內外諸軍分合添減之數帝以爲然故有此諭知閣門事龍大淵權知閣門會覲竊弄事權屢致人言帝不省一日起居舍人洪邁過陳俊卿曰聞鄧國將除

右史邁當遷西掖信乎俊卿曰何自得之邁以大淵覲告俊卿即以語葉容魏杞而已獨奏之且以邁語質於帝前曰臣不知此等除目兩人實預聞乎抑密揣聖意而播之於外以竊弄威福也帝曰朕何嘗謀及此輩必竊聽而得之卿言甚忠當爲卿斥逐癸酉出大淵爲江東總管覲爲淮西副總管中外快之甲戌大淵改浙東覲改福建 乙亥架閣衛博論用人宜錄所長棄所短帝曰用人不當求備知禮者不必知樂知樂者不必知刑若得其人不當數易宜久任以責成功 罷成都潭州路轉運司輪年銓試以其事付制置司 辛巳以端續資治通鑑卷一百四十 三

明殿學士虞允文知樞密院事 壬午起居舍人洪邁言兩省每日行遣錄黃文書盈于几閣多有常程細故不足以煩朝廷專出命者使中書之務不澄無甚於此帝曰朕嘗見通鑑載唐太宗謂宰相聽受辭訟繁於簿書日不暇給因敕尙書細務屬左右丞朕見欲理會又論葉容曰可進武臣薦舉兵將官冊朕欲用知其人容曰宜於無事詢訪以備緩急陳俊卿曰陛下曾記王存否其人似尙可用帝曰朕識之龔彞之人老矣智力皆無所用也 乙酉以武經總管孫子賜鎮江都統戚方建康都統劉源仍令選擇兵官各賜一本 金尙書右

丞蘇侁衡以疾求退金主不許遣敬嗣暉傳詔曰卿以忠直擢居執政齒髮未衰遽以小疾求退善加攝養俟病間視事庚寅侁衡卒金主將放鷹近郊聞之乃還輟朝賻贈命有司致祭時已起復參知政事石琚丙申以琚為尚書右丞 戊戌諫議陳天麟言近探北人聚糧增戍宜擇將帥預講禦備之策帝曰此今日急務昨王琪請築揚州城卿等見文字否魏杞言淮東之備宜先措置清河楚州高郵庶可遏敵糧道帝曰若守定高郵不放過糧船則敵不能留淮上自當引去 三月庚子宰臣葉容請抽回江州兵馬帝曰此豈得已近來招兵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

四

練兵皆易惟養兵最難它時財賦有餘自可增招客又言陳敏知地理且有志立功帝曰陳敏守高郵甚善別選步帥亦難得人 丁巳詔四川宣撫司創招千人置司所在屯駐 壬戌秀王夫人張氏薨帝所生母也 夏四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攷愚宋史不書是年日食今從金史書之 癸酉為秀王夫人成服於後苑 丙子宣殿前司選鋒等軍五百八十二人車二十四兩入內教場右軍統制張平入對帝曰兵謀務要決勝不得輕發有功者雖仇與賞有罪者雖親與罰 丁丑併利州東西為一路以吳玠為安撫使兼四川宣撫使兼知興元府璘尋薨初璘病

呼幕客草遺表命直書其事曰願陛下無棄四川無輕出兵不及家事人稱其忠璘為人剛毅靖淡喜大節略苛細讀史傳曉大義其御軍恩威兼濟士卒樂為之用每出師指麾諸將風采凜然無敢犯令者故所向多捷自吳玠死璘為大將守蜀捍敵餘二十年隱然為方面之重威名亞于玠其選諸將多以功有告以薦材者璘曰兵官非嘗試難知其才今以小善進之則僥倖者獲志而過人宿將之心怠矣故所用後多知名 壬辰金御史大夫李石拜司徒兼太子太師御史大夫如故賜第一區 五月丙午金大興獄空詔賜錢三百貫為宴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

五

樂之用以勞之 戊申葉容言近日州官被論有陰遣家屬納短卷於臺諫以相挾制者陳俊卿曰近來此風頗盛是使監司不敢按郡守郡守不敢按縣官帝曰此風誠不可長 庚申命四川制置使汪應辰主管宣撫司事移司利州 修揚州城 辛酉王炎言近來士大夫議論太拘畏且如近詔王琪至淮上相度城壁朝士皆紛然以為不宜帝曰儒生之論真不達時變魯徐庶言通世務者在乎俊傑朕與卿等當守此議論它不足 壬戌大減三衙官屬 是月振泉州水災 安奉 太宗真宗玉牒及三祖下仙源積慶圖哲宗寶訓 六

月已命汪應辰權節制利州路屯駐御前軍馬 辛未復分利州東西路爲二 癸酉帝曰朕欲依祖宗故事先令有司具囚情款前數日進入朕親閱之可釋者釋之可罪者罪之庶不爲虛文今後竝依祖宗典故金主命地衣有龍文者罷之 判度支趙不敵言將帥未必知兵徒務聲勢今日添使臣明日招效用但資冗墮未見精雄帝曰此正中今日將帥膏肓 甲戌以虞允文爲資政殿大學士四川宣撫使代吳玠也帝謂允文曰玠既卒汪應辰恐不習事無以易卿凡事宜親臨無效張浚迂濶旋復命以知樞密院事充四川宣撫使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 六

帝親書九事戒之允文尋言房州義士金州保勝軍見管七千餘人皆建炎紹興之初自相結集固守鄉閭最爲忠義而州縣全不加郵分占白直又有都統司差役科擾乞差皇甫侗爲利州東路總管金州駐劄令專一主管于農隙往來教閱或緩急有警可責令分守諸關從之 己丑金遣使來取被俘人詔實俘在民間者還之軍中人及叛亡者不預 辛卯皇后夏氏崩諡安恭 秋七月己亥立薦舉改官格 壬寅以皇太子疾減雜囚釋流以下乙巳皇太子愔薨諡莊文 戊申金禁服用金線其織賣者皆抵罪 辛亥臣僚言戶部申請

諸路並限一季出賣官產拘錢發納且以江東西二廣論之村墮之間人戶彫疎彌望皆黃茅白葦膏腴之田耕猶不徧豈有餘力可買官產今州縣迫于期限且冀有厚賞不免監鋼保長抑勒田鄰乞寬以一年之限戒約州縣不得抑勒從之 癸丑諫議大夫陳良祐言民間傳遺事多是兩岐爲備雖不得已要不可招敵人之疑如近日修揚州城衆論以爲無益帝曰爲備如何無益良祐曰萬一敵人衝突兵不能守則是爲敵人築也今進二三萬人過江敵人探知恐便成曩隙帝曰若臨淮則不可在內地亦何害良祐曰今日爲備之要無過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 七

選擇將帥收蓄錢糧愛民善士帝曰然 甲寅帝曰淮東備禦事此須責在陳敏萬一有警恐推遷誤事卿等宜熟與之謀魏杞言臣等昨與陳敏約敏亦自任此事朝廷但當稍應付之而已 閏七月丙寅朔帝諭曰朕欲江上諸軍各置副都統一員令兼領軍事豈惟儲它日統帥亦使主帥有顧忌不敢專擅致異宋史倫幸未今從全文 戊辰金進封越王永中爲許王鄭王永功爲隨王封永成爲瀋王 甲戌金命秘書監伊喇舊倫移子敬經略 北邊 戊寅郭剛除鎮江副都統帝曰郭剛之除聞鎮江軍中甚喜葉容曰剛甚廉軍中素所推服 庚辰帝

論葉容等曰朕常思祖宗立法度以貽後人惜後世子孫不能保守又曰創之甚難壞之甚易蔣芾曰臣嘗記元祐間李常寧廷試策云天下至太宗廟社稷至重百年成之而不足一日壞之而有餘帝曰誠爲名言芾曰所謂壞者非一日遽能壞也人主一念之間不以祖宗基業爲意則馴至敗壞故人主每自警戒常恐一念之失帝曰朕非獨自警戒而已且憂後世子孫不能保守爲可惜也 癸未臣僚言閩中鹽筴之弊有五官糶浩瀚而本錢積壓不支間或支俵而官吏尅減計會糜費貧民下戶皆不樂供官而大半糶于私販一也綱運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

八

之人非巨室則官吏載縣官之舟藉縣官之重影帶私鹽出糶二也州縣斥賣多置坊局付之胥徒其權稱之減尅泥沙之雜和官皆不之問私價輕而官價重官民大半會私鹽故官糶不行三也巡尉未嘗警捕但日具巡歷申於官長月書所到寘于驛壆私販猾吏莫之誰何四也今之邑敷賣官會鹽與夫倍鹽本錢者多是給虛券約冊到數日支給甚至拋敷賣之數付之者保攤及僑戶其見在鹽卻封樁不得支出謂之長生鹽若人戶不願請鹽只納敷數之半以貼陪官將官鹽貯之別所以倫後日之數謂之還魂鹽猾吏攬撲民戶貼陪錢

請鹽出賣出息則與邑均分謂之請鈔鹽五也况閩中崇岡峻嶺淺灘惡瀨商旅輿販流轉實難故鈔鹽之法不可行也宜講究利害以革前弊從之 癸巳劉珙自湖南召還首論獨斷雖英主之能事然必合眾智而質之以至公然後有以合乎天理人心之正而事無不成若棄僉謀徇私見而有獨御區宇之心則適以蔽其四達之明而左右私昵之臣將有乘之以干天下之公議者矣又論羨餘之弊曰州縣賦入有常大都僅足支道小郡往往匱乏而近者四方尚有以贏餘獻者不過重折苗米或倍稅商人至有取新賦以積餘錢捐積逋以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

九

與州郡州郡無以自給不過重取於民此民之所未便一也和糶之弊湖南江西爲尤甚朝廷常下蠲免之令遠方之民舉手相賀曾未數月又復分拋州縣既乏緡錢將何置場收糶倘有已革綱運之弊自可減和糶之數此民之所以未便二也望詔止之帝嘉納尋以珙爲翰林學士珙嘗從容言于帝曰世儒多病漢高帝不悅學輕儒生臣竊以爲高帝之聰明英偉其所不悅特腐儒之俗學耳誠使當世之士有以聖王之學告之臣知其必將竦然敬信而其功烈之所就不止于是而已蓋天下之事無窮而應事之綱在我惟其移于耳目動於

意氣而私欲萌焉則其綱必弛而無以應夫事物之變是以古之聖王無不學而其學也必求多聞必師古訓蓋將以明理正心而立萬事之綱則雖事物之來千變萬化而在我常整而不紊矣惜乎當時學絕道喪未有以是告高帝者帝亟稱善 鎮江軍帥戚方刻剝役使軍士嗟怨言者及之陳俊卿言外議內臣中有主方者帝曰朕亦聞之方罪固不可貸亦當併治左右素主方者以警其餘卽詔罷方八月丁酉以內侍陳瑤李宗回付大理究其賄狀瑤決配循州宗回除名編管筠州方安置潭州于是詔戒兵將官交結內侍公行苞苴自今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

十

有違戾必罰無赦帝又諭輔臣以建康劉源亦嘗有賂於近習方思有以易之今且欲遣王抃至彼檢察姦弊留數月而後歸庶新帥之來不至循習俊卿又言今但遴選主帥則宿弊當自革矣帝曰政患未得其人耳俊卿曰苟未得人更得精擇旣已委之則當信任未得其人已先疑之似非朝廷所以待將帥之體且軍中財賦所以激勸將士但主帥不以自私則其當一聽之今檢柅苛細動有拘礙則誰復敢出意繩墨之外爲國家立大事乎况朝廷所以待將帥者如此使有氣節者爲之心必不服其勢必將復得姦猾之徒則其巧思百出

獎隨日滋又安得而盡革耶今才慮此而欲獨任一介單車之使以察之政使得人猶失任而無益況不得人則其弊又將不在將帥而在此人矣帝罷抃不遣 癸丑金尚書右丞相監修國史赫舍哩良翰進太宗實錄甲寅葉衡等以久雨求罷不允詔內外察獄令大官早晚並進索膳戊午慮囚 己未金主如大房山 壬戌以知建康府史正志兼沿江水軍制置使自鹽官至鄂州沿江南北及沿海十五州水軍悉隸之 金主致祭於睿陵 九月乙丑朔金主還宮 己巳金右三部檢法官韓贊以捕蝗受賂除名詔吏人但犯賊罪雖會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

十一

赦非特旨不敘 丁丑劉琪進讀三朝實訓至太宗謂太祖實錄或云多漏落當命官重修因歎史官才難蘇易簡曰大凡史官宜去愛憎近者扈蒙修史蒙爲人怯懦多疑忌故其史傳多有脫落帝曰善惡無遺史臣之職琪曰史官以學識爲先文采次之苟史官有學識安得怯懦疑忌帝曰史官要識要學要才三者兼之 庚辰金地震 乙酉金主出獵庚寅次保州詔修起居注王天祺察訪所過州縣官 臣僚言檢視災傷官司未嘗遵承每差州縣官到隨行征求皆有定例然後擇村墮中近年瘠薄之田先往視之名曰應破又擇今歲偶

熟之處再往視之責以妄許名曰伏熟重為民困望詔
守臣選差練曉清強官公心考覈申飭鹽司嚴行按舉
所差官污廉勤惰公正誣罔悉以上聞從之 是秋以
四川旱賜制置司度牒四百備賑濟陳良翰言昨立住
賣度牒二十餘年人民生聚不為無益辛巳春過事既
倫用度浸廣乃始放行令下之初往往爭買其備則五
百千其限則三個月其數不過萬道未足以病民今則
減價倫三百千展限已二十餘次總數計十萬三千餘
道民甚病之且唐人有言十戶不能養一僧今放行者
與舊所度者無慮三四十萬是三四百萬戶不得休息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

十一

也不知國之所利者能幾何而令三四百萬戶不得息
肩且又暗損戶口侵擾齊民奚止千萬此其為害豈淺
哉 申嚴獻羨餘之禁從劉琪奏也 冬十月乙未朔
金主謂侍臣曰近聞朕所幸郡邑曾宴寢堂宇後皆避
之此甚無謂可諭仍舊居住 壬寅帝曰昨日有從官
奏云過事規舉未定葉容言臣等日夕講究且徐措置
帝曰維揚築城已畢夏得來年一冬無事足可經略陳
俊卿言淮上規摹須久任守臣遲責其效其不職者早
宜易之帝然之 戊戌修真州城 戊申金主還都
丁巳金以孟浩參知政事金主謂宰臣曰近聞蘇州同

知伊喇延壽在官汙濫問其出身乃正隆時鷹房子如
鷹房廚人之類可典城牧民耶自後如此局分勿授臨
民職任 辛酉金主敕有司于東宮涼樓前增建殿位
孟浩諫曰皇太子雖為儲貳宜示以儉德不當與至尊
宮室相伴乃罷之 十一月乙丑朔金主謂宰臣曰聞
縣令多非其人其令吏部考察善惡明加黜陟 丙寅
郊雷兩望祭于齋宮時金使來賀會慶節上壽在郊禮
散齋之內不當用樂陳俊卿請令館伴以禮諭之而議
者慮其生事請權用樂者俊卿言必不得已則上壽之
日設樂而宣旨罷之及宴使客然後復用庶幾事天之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

十二

誠得展而所以禮使人者亦不為失帝可其奏且曰進
御酒亦毋用樂惟于使人乃用之議者不快俊卿又言
適奉詔旨有以見聖學高明然竊謂夏當先令館伴以
初議喻使人再三不從乃用今詔則于禮為盡而彼亦
無詞不可遠自失禮以徇之蔣希猶守前說俊卿曰彼
初未嘗必欲用樂我乃望風希意而自欲用之彼必笑
我以敵國之臣而虧事天之禮它時輕侮何所不至此
尤不可不留聖慮帝嘉納 己巳詔戒士大夫因循苟
且誕謾奔競之弊 癸酉葉容魏杞并罷以郊祀雷災
故也以陳俊卿參知政事劉琪同知樞密院俊卿言于

帝曰執政之臣惟當爲陛下進賢退不肖使百官各任其職至于細務宜歸有司庶幾中書之務稍清而臣等得以悉力于其當務之急帝許之既而審察吏部所蒞知縣有老不任事者俊卿判令吏部改注吏白例當奏知俊卿曰此豈足以勞聖聽明日取旨自今此等請勿以聞 丁丑詔臺諫侍從兩省官指陳闕失帝願輔臣議恢復劉琪曰復仇雪恥誠今日之先務然非內修政事有十年之功臣恐未可輕動也廷臣或曰漢之高光皆起匹夫不數年而取天下安用十年琪曰高光身起匹夫以其身蹈不測之危而無所顧陛下躬受宗社之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

古

寄其輕重之寄豈兩君比哉臣竊以爲自古中興之君陛下所當法者惟周宣王宣王之事見于詩者始則側身修行以格天心中則任賢使能以修政事而於其終能復文武之境則其積累之功至此自有不能已者非一旦率然僥倖之所爲也帝淡然之 丁亥金樞密副使圖克坦喀齊喀罷爲東京留守同判大宗正事完顏默音舊倫謀出爲北京留守殿前右衛將軍富察通爲肇州防禦使 十二月丙申增修六合城 戊戌金圖克坦喀齊喀等朝辭金主御便殿賜喀齊喀及默音以衣帶佩刀慰之曰卿等年老以此職優佚宜勉之亦賜

富察通以金帶諭曰卿雖有才然用心多詐朕左右須忠實人故命卿補外賜金帶者答卿服勞之久也又顧左宣徽使敬嗣暉曰如卿不可謂無才所欠者純實耳又嘗戒嗣暉曰人臣上欲要君之恩下欲干民之譽必兩虧忠節卿宜戒之 甲辰金以北京留守完顏思敬爲平章政事 乙巳置豐儲倉增印會子 甲寅詔諸路訓練兵官藝高身強爲上藝高身弱爲中餘皆爲下隗一月置冊申樞密院 是歲定薦舉改官人額四川換改官以二十人爲額 金斷死囚二十人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

古

乾道四年金大定八年春正月乙丑金主謂宰臣曰朕治天下方與卿等共之事有不可卽當面陳以輔朕之不逮慎無阿順取容卿等致位公相正行道揚名之時苟或偷安自便雖爲今日之幸後世以爲何如 戊辰籍荆南義勇民兵先是前知荆南府王炎奏荆南七縣主客佃戶共四萬有奇丁口一十餘萬臣依舊籍雙丁以下及除官戶並當差戶人外淨得八千四百有奇每歲於農隙只教閱一月若比以贍養官軍八千四百人歲餘錢四十萬貫米一十一萬石紬絹布四萬餘匹今纔歲費一萬四千石錢二萬緡獲此一軍之助利害豈不較然易見 辛未金主謂祕書監伊喇子敬等曰魯唐虞

之時未有華飾漢惟孝文務為純儉朕於宮室惟恐過
度其或興修即損宮人歲費以充之今亦不復營建矣
如宴飲之事近惟太子生日及歲元飲酒亦未嘗至醉
至于佛法尤所未信梁武帝為同泰寺奴遼道宗以民
戶賜寺僧加以三公之官其惑深矣 壬午奪秦墳秦
堪郊祀恩蔭 壬辰提舉太平興國宮葉容奉諡正簡
容為人清介有守仕至宰相居處不改其初 二月甲
午朔詔福建路建劔汀邵武四州軍科賣官鹽騷擾民
戶可將本路鈔鹽盡罷轉運司每歲合抱發鈔鹽錢二
十二萬貫竝調免御令本司於八州軍增鹽錢竝將椿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

六

畱五分鹽本錢抱認七萬貫充上供起發今後州縣不
得更以賣鈔鹽為名依前科敷騷擾初臣僚極言鹽法
之弊詔令前漕臣沈度陳彌詳察以聞遂有是命未幾
沈度入對帝曰前日觀卿所奏鹽事已盡謂十五萬緡
以寬民力且曰朕意欲使天下盡調無名之賦悉還祖
宗之舊未能如朕志耳又言四川有鈔鹽綱有歲計鹽
綱鈔鹽綱者為抱納鈔鹽錢策名歲計鹽綱者每斤除
分隸增鹽錢鹽本等錢外其餘係州縣所行市利錢即
以充納上供銀錢等用今鈔鹽策名已盡行除放州縣
只是搬賣一色歲計綱須今置場出賣不得科抑於民

金制子為收嫁母服喪三年 戊戌置和州鑄錢監
已亥以參知政事蔣芾為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兼樞密使兼制國用使以觀文殿大學士史浩
為四川制置使浩辭不行 庚子詔蔣芾常朝贊拜不
名芾辭許之 乙巳賜王炎出身簽書樞密院事 癸
丑五星皆見 三月癸亥朔詔舉制科 己巳以職官
子補令史 庚午以敷文閣待制晁公武為四川安撫
制置使 夏四月丙午金主詔曰馬者軍旅所用牛者
農耕之資殺牛有禁馬亦何殊其令禁之 己亥置鄆
州轉般倉 癸卯賑綿漢等州饑尋以饒信及建寧府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

七

等州饑遣司農寺丞馬希言同提舉常平官賑濟 戊
申金主擊毬常武殿司天馬貴中諫曰陛下為天下主
繫社稷之重又春秋高園獵擊毬宜悉罷之金主曰朕
以示習武耳 甲寅蔣芾等上欽宗實錄 丙辰禮部
員外郎李燾上續資治通鑑長編自建隆元年至治平
四年一百八卷 戊午詔販牛過淮者論如典販軍需
之罪 五月壬戌朔詔常平官歲按倉儲時崇安縣饑
值浦城盜發人情震恐朱熹請於府貸粟六百斛籍戶
口散給之民賴以生及冬有年民願償粟於官知府王
淮俾留里中而上其籍於官社倉之法始此 甲子金

主命戶工兩部自今宮中之飾勿用黃金 乙丑金主
如涼陘 甲申諡趙鼎曰忠簡 夏國相任得敬專攻
欲謀亂是月遣問使至四川宣撫司約發兵攻西蕃度
允文報以蠟書按黑宋史孝宗紀倫任敬德今據夏國
傳及金史倫得敬又夏國傳繫於乾道
三年五月今從本 六月甲午詔諸路漕司今後水旱
紀倫四年五月 須以實聞州縣隱蔽者竝寘于法 辛亥判度支趙不
敵言方今一歲內外支用之數大槩五千五百萬緡有
奇又以一歲所入計之若使諸路供億以時別無調減
拖欠場務入納無虧則足以支一歲之用然賦入之科
名猥多分隸於戶部之五司如僧道免丁常平免役坊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 六
場酒課之類則左右曹掌之上供折帛經總無額茶鹽
香礬之類則金部掌之度支則督月椿倉部則專糶本
催理雖散于五司悉經於度支稽之古人量入爲出之
義則度支一司安可以不周知其所入之數哉臣因置
爲都籍會稽窠名總爲揭貼事雖方行簿書草具而條
目詳備固已粲然易考望付之本曹自茲爲始歲一易
之庶幾有司得以久遵不惟財賦易以稽考抑使胥吏
無所容姦從之 丙辰詔守臣罪狀顯著或職事不舉
而按司不卽按劾卻因它事發覺三省具姓名取旨守
臣不按知縣亦如之 是月金河決李固渡水入曹州

秋七月壬戌以劉琪兼參知政事 臣僚言臨安府
風俗自十數年來服飾亂常習爲遺裝聲音亂雅好爲
北樂臣竊傷悼中原士民延首企踵欲復見中朝之制
度者三四十年卻不可得而東南之民乃反效於異方
之習而不自知甚可痛也今都人靜夜十百爲羣吹鷓
鴒撥洋琴使一人黑衣而舞衆人拍手和之傷風敗俗
不可不懲詔禁之 詔諸路運司行下所屬各選清強
官親驗災傷盡與檢放或不實不盡有虧公私被差官
并所差不當官司竝重佗行遣 親錄繫囚先是詔以
疎決竝爲文具令有司具祖宗典故朕當親閱至是後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 九
殿臨軒決遣罪人 右僕射蔣芾以母喪去位陳俊卿
兼知樞密院事言於帝曰臣自叨執政之列每見三省
密院被內降指揮苟有愚見必皆密奏多蒙開納爲之
中止然比及如此已爲後時今以參預首員奉行政令
欲乞自今內降恩澤有未允公議者容臣卷藏不示伺
列卽時繳奏或次日面納帝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俊
卿每勸帝親忠直納諫諍抑僥倖肅紀綱講明軍政寬
恤民力異時統兵官不見執政俊卿日召三五人從容
與語察其材智所堪而密記之以備選用於是帝嘉俊
卿之言多所聽從政事復歸中書矣 甲子金制盜羣

牧馬者死者給錢三百貫 龍大淵既死帝憐曾觀
詔召之劉珙諫曰此曹奴隸爾厚賜之可也引以自近
使得與聞政事非所以增聖德整朝綱也陳俊卿曰自
陛下出此兩人中外無不稱誦聖德今欲召還恐大失
天下望臣願先罷去遂止不召 戊辰金主謂平章政
事完顏思敬等曰朕思得賢士寤寐不忘自今朝臣出
外卽令體訪廉能之吏及草萊之士可以助治者具姓
名以聞 戊寅贈王悅官悅知衢州死之日百姓巷哭
卽爲立祠於徐偃王廟其喪出城百姓號慟聲振原野
悅愷悌慈祥視民如子是春乏食悅發廩勸分使百姓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 三

不至失所自五月關雨悅竭誠祈禱早晚一粥凡月餘
題壁問有乞爲三日之霖願減十年之壽之語竟以是
奉詔贈直龍圖閣仍宣付史館 金主秋獵已卯次三
父口金主諭點檢司曰沿途禾稼甚佳其扈從人稍有
蹂踐則當汝罪 八月乙巳度支郎官劉師尹論頃年
因軍須額外創添賦入請漸次裁減以寬民力帝曰朕
未嘗妄用一毫以爲百姓病又諭漢宣帝時吏稱其職
民安其業帝曰宣中興只此數語今吏不稱職所以民
未受實惠 乙未頒祈雨雪之法於諸路 癸丑知溫
州胡興可以支常平錢五百貫并係省錢五百貫賑濟

被水人戶自劾帝曰國家積常平米改爲此也可放罪
乙卯金主還都 是月行乾道歷初以統元紀元歷
與劉孝榮所獻新歷委官測驗互有疎密遂令太史局
參照新舊行用尋以禮部侍郎程大昌言新除歷官互
有異同而新歷比舊歷則爲稍密遂詔太史局施行新
歷以乾道歷爲名未幾禮部員外郎李燾言歷久必差
自當改法統元歷行之既久其與天文不合固宜況歷
家皆以爲雖名統元其實紀元若紀元又多歷年所矣
歷術精微莫如大衍大衍用於世亦不過三十四年後
學庸淺其能行遠乎隨時改歷此道誠不可廢抑嘗聞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 三

歷不差不改不驗不用未差無以知其失未驗無以知
其是失然後改之是然後用之此劉珙要言至論也舊
差失甚多不容不改而新歷亦未有明效大驗但比舊
稍密爾厥初最密後猶漸差初已小差後將若何故改
歷不可不重也謹按仁宗用崇天歷自天聖至皇祐其
四年十一月月食歷家言歷不效詔以唐人歷及本朝
四歷參定歷家皆以景福爲密遂欲改歷而劉義叟獨
謂崇天歷頒行逾三十年方將施之無窮兼所差無幾
不可偶緣天變輕議改移又謂古聖人歷象之意止於
敬授人時雖則預考交會不必脗合辰刻辰刻或有遲

速未必獨是歷差仁宗從義叟言詔復用崇天歷義叟
歷學爲本朝第一歐陽修司馬允輩皆遵承之崇天歷
既復用又十三年至治平三年始改用明天歷後三年
課熙寧三年七月月會不效又詔復用崇天歷崇天歷
復用至熙寧八年始夏用奉元歷奉元歷議沈括實主
之明年正月月會奉元歷遠不效詔問修歷人姓名括
具奏辨故歷得不廢先儒蓋謂括強解不淡許其知歷
也然後知義叟所稱止於敬授人時不必輕議改移者
不亦至言要論乎請朝廷察二劉所陳及崇天明天之
興廢申飭歷官加意精思勿執今是舊非能者熟復討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

三

論夏造密度使與天合庶幾善後之策也詔送太史局
仍詔求訪精通歷書之人 九月辛酉金主諭右丞石
琚參知政事孟浩曰聞蔚州采地葺役夫數百千人朕
所用幾何而擾動如此自今差役凡稱御前者皆須稟
奏 壬申禮部員外郎李燾論科舉等事帝曰科舉之
文不可用老莊及佛語若自修於山林何害倘入科場
必壞政事 癸酉金主諭宰臣曰卿等舉用人才凡已
所知識必使他人舉奏朕甚不喜如其果賢何必以親
疎爲避忌也以魏子平參知政事 甲戌戶部郎官曾
逮言任賢使能周室中興於賢曰任於能曰使則賢能

之任使固不同今以刀筆之小才奔走之俗吏謂之使
能此不可不辨帝然之 辛巳金主謂御史大夫李石
曰臺憲因在分別邪正然內外百司豈謂無人惟見卿
等劾人之罪不聞舉善自今宜令監察御史分路刺舉
善惡以聞將軍大磐訪求良弓而磐多自取護衛洛索
善惡以聞將軍大磐訪求良弓而磐多自取護衛洛索
舊作婁以告金主命點檢司鞠磐磐妹爲宮中寶林磐
室今改屬內侍言之寶林寶林以聞金主杖內侍百出磐爲隴
州防禦使 癸未權發遣衢州劉風入對論朝廷不當
顯以才取人帝曰才有君子之才有小人之才小人而
有才虎而翼者也人主之要在於辨邪正 冬十月己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

三

丑朔金以戒諭百官食墨詔中外 辛卯前四川制置
使汪應辰面對讀劄子至畏天愛民帝曰人心易息鮮
克有終當以爲戒又曰朕日讀尚書於畏天之心尤切
應辰曰堯舜禹湯文武皆聖人然尚書中君臣更相警
戒言語雖多皆不出此 乙未金命涿州刺史兼提點
山陵每以朔望致祭朔則用素望則用肉仍以明年正
月爲始又命圖畫功臣於太祖殿其未立碑者立之金
主謂宰臣曰海陵時修起居注不任直臣故所書多不
實可訪求得實詳而書之孟浩曰良史直筆君舉必書
古帝王不自觀史意正在此 庚子蔣芾起復左僕射

陳俊卿石僕射蒞辭乞終喪詔許之先是殿前指揮使王琪按視兩淮城壘還薦和州教授劉甄夫帝命召之俊卿與同列請其所自帝曰王琪稱其有才俊卿曰琪薦兵將官乃其職教官有才何預琪事帝曰卿等可召問之俊卿召琪責之琪惶恐不知所對會揚州奏昨琪傳旨增築州城今已訖事俊卿請于帝則初未嘗有是命也俊卿曰若爾卽琪爲詐傳聖旨非小利害也退至殿廬召琪詰之琪叩頭汗下俊卿亟奏曰王琪妄傳聖旨移檄邊臣增修城壁此事係國家大利害朝廷大紀綱而陛下之大號令也人主所持者紀綱號令賞罰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

五

耳今琪所犯如此此而不誅則亦何所不爲也按律文詐爲制書者絞惟陛下奮發英斷早賜處分於是削琪官而罷之先是禁中密旨直下諸筆者宰相多不與聞有張方者因事發覺俊卿乃與同列奏請自今百司承受御筆處分事宜竝須奏審方得施行至是因琪事復以爲言帝悅而從之事下兩日又收還前命俊卿語同列曰反汗如此必關牒至內諸司有不樂者爲之耳卽奏曰三省密院所以行陛下詔命也百官庶府所以行朝廷號令也詔命一出於陛下號令必由於朝廷所以謹出納而杜姦欺也祖宗成憲者在令甲比年以來漸

至廢素臣等昨以張方之事輒有奏聞及此踰月又因王琪姦妄之故陛下赫然震怒然後降出聖慮亦已審矣聖斷亦已明矣中外傳聞莫不歎服而昨日陛下諭臣等曰禁中欲取一飲一會必得申審豈不畱滯而又以此指揮夫臣等所慮者命令之大如令三衙發兵則密院不可不知令戶部取財則三省不可不知耳豈爲此宮禁細微之事哉況朝廷乃陛下之朝廷臣等偶得備數其間出內陛下之命令耳凡事奏審乃欲取決于陛下臣等非敢欲專之也況此特申嚴舊制亦非創立新條而已行復收中外惶惑且將因循觀望并舊法而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

五

廢之爲後日無窮之害則臣等之大罪矣或恐小人因此疑似陰以微言上激雷霆之怒更望聖明體察翌日面奏帝色甚溫顧謂俊卿曰朕豈以小人之言而疑卿等耶先是劉琪進對語切忤帝意既退御筆除琪端明殿學士在外宮觀俊卿卽藏去密奏言前日奏劄臣實草定琪與王炎略更一兩字以爲有罪則臣當先罷者幸寬之則琪之除命臣未敢奉詔明日復前申請且曰陛下卽位以來容納謙諍體貌大臣皆盛德事今琪乃以小事忤旨而獲罪如此臣恐自此大臣皆以阿諛順指爲持祿固位之計非國之福也帝色悔久之又言琪

正直有才略有任怨臣所不及願且甯之帝曰業已行之不欲改也俊卿曰其無罪而去當與大藩以全進退之禮乃以珙爲江西安撫使俊卿退又自劾草奏抵突被命稍留之罪帝手扎留之俊卿請益堅帝不許且曰卿雖百請朕必不從帝於是有意相俊卿矣不數日而有是命 甲辰大閱于茅灘帝親御甲冑指授方略十二月戊子朔金遣武定軍節度使伊喇按招諭準布舊作阻先是諸司薦建寧布衣魏揆之召赴行在甲辰入對帝曰治道以何者爲要揆之言治道以分臣下邪正爲要詔揆之議論可采賜同進士出身除太學錄續資治通鑑卷一百四十 美

彖行義召不至諸司又薦彖行義授迪功郎添差本軍教授 甲戌調廣德軍月椿錢 湖廣總司申江鄂荆襄諸處軍馬歲約用凡百八萬四千餘貫 四川宣撫使虞允文奏興洋之間紹興初義士係籍者以七萬計今所籍興元洋州大安軍共二萬三千人有奇其金房等州雖未申到約亦可得三萬人則西師之勢壯矣歲可免六七百萬之費而獲四五萬人之用其爲利便甚明 有以四明銀鑛獻者帝命守臣詢究且將召冶工卽禁中鍛之陳俊卿曰陛下留神庶務克勤小物然不務帝王之大而屑屑乎有司之細臣恐有識之士有以續資治通鑑卷一百四十 毛

窺陛下也況彼懼其言之不副則其鑿山愈澆役民愈衆而百姓將有受其害者夫天地之產其出無窮若愛惜樽節常如今日則數年之後自當沛然但願民安歲稔國家所少者豈財之謂哉請直以其事付之明州使收其贏餘以佐國用則亦不至於擾民矣 西遼承天太后布沙堪舊作善速與都爾本舊作朵魯弟博果濟薩里舊作沙里通出都爾本爲東平王而般之都爾本之父額哩喇以兵問罪殺布沙堪及博果濟薩里迎仁宗次子珠勒呼舊作直魯立之改元天禧續資治通鑑卷一百四十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一

聖宗皇帝御製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一百四十一

宋紀一百四十一 起曆維赤奮若正月盡上章攝提格七月凡一年有奇

孝宗紹統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聖成孝皇帝

帝

乾道五年 金大定九年 春正月辛酉金主與宣徽使敬嗣暉

祕書監伊喇子敬論古今事因曰亡遼日屠會羊二百

豈能盡用徒傷生耳朕雖處至尊每當會輒思貧民饑

餒猶在己也彼身為惡而口祈福何益之有如海陵以

張仲軻為諫議大夫何以得聞忠言朕與大臣論議一

續資治通鑑卷一百四十一

事非正不言卿等不以正對豈人臣之道哉 庚午金

詔諸州縣和糴毋得抑配百姓 甲戌新知無為軍徐

子實陳屯田利害帝以其言可采遂除大理正措置兩

淮屯田官 是月金命都水監梁肅往視決河河南統

軍使宗敘上言大河所以決溢者以河道積淤不能受

水故也今曹單雖被其害而兩州本以水利為生所害

農田無幾今欲河復故道不惟大費工役卒難成功縱

能塞之作日霖源亦將潰決則山東河患又非曹單比

也況沿河數州之地驟興大役人心動搖恐宋人乘間

搆為邊患肅亦言新河水六分舊河水四分今若障塞

新河則二水復合為一如遇猛漲南決則害于南京北

決則山東河北皆被其害不若于李固南築隄使兩河

分流以散水勢金主從之 攷是金史宗敘梁肅傳 二不棄年今從河渠志

月乙未命楚州兵馬鈐轄羊滋專一措置沿海盜賊先

是海州人時旺聚眾數千來請命旺尋為金人所獲其

徒渡淮而南者甚眾故命滋彈壓之 戊戌贈張浚太

師諡忠獻 庚子金以中都等路水免稅又以曹單二

州被水尤甚給復一年 壬寅以給事中梁克家簽書

樞密院事 甲辰以王炎參知政事 辛亥中書舍人

汪涓言中書舍人於制赦有誤許其論奏而給事中又

續資治通鑑卷一百四十一

所以駁正中書違失各盡所見同歸於是近年以來問

有駁正或中書舍人給事中列銜同奏是中書門下混

而為一非神宗官制所以明職分正紀綱防闕失之意

壬子詔自今詔令未經兩省書讀者毋輒行給舍駁正

毋連銜同奏 甲寅金詔女直人與諸色人公事相關

止就女直理問 三月丁巳詔趣修廬和二州城

丁卯金命御史中丞伊喇道廉問山東河南尚書省議

網捕走獸抵徒罪石瑀曰以禽獸之故而抵民以徒是

重禽獸而輕民命恐非陛下意金主曰然自今有犯可

杖而釋之 辛未金禁民間稱言銷金條理內舊有者

改倫明金字 乙亥召四川宣撫使虞允文還陳俊卿
薦其才堪將相故也以王炎代爲宣撫使仍參知政事
丙子賜禮部進士鄭僑等三百九十二人及第出身
辛巳金以大明路諸明安民戶艱食遣使發倉粟減
價糶之 壬午賜洛陽郭雍號冲晦處士以湖北帥張
孝祥薦其賢召而不至也 淮西副總管王公述進對
帝曰到任應有事與郭振同演議淮甸義兵可依時教
閱不可久勞有妨種畊如修城竣工可同往逐州軍按
閱廂禁軍或見淮甸有興利事卽以聞 癸未臣僚言
國家置武學着士皆月書季考以倫成之而武臣登第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一 三
止許參選入監當錢穀之任銓部積壓猥多差遣難得
後雖許通注治遺親民巡尉往往皆遠惡去處多不願
受是故武臣及第之後所用非所養甚非朝廷教育倫
成之意請將前後武舉及第之人其間有兵機練達武
藝絕倫可爲將佐者許侍從薦舉卽賜召對量材擢用
或令注授屯駐諸軍機幕幹辦參贊軍謀庶幾有以激
勸詔令監司帥臣管軍侍從已上薦舉 夏四月巳丑
金主謂宰臣曰朕觀在位之臣初入士時競求聲譽以
取爵位亦既顯達卽徇然苟容爲自安計朕甚不取宜
諭百官使知朕意 辛卯議者言楚州係極邊重地路

當衝要州東地名鳧魚溝北接淮海與山東沿海相對
宜將本州兵馬鈐轄羊滋移往其地置廨舍警察奸盜
元管海船二百餘隻搬運海州軍糧間按之類甚爲濟
用其射陽湖通濟地分濶遠關官拘轄宜別置使臣二
員專充管轄海船譏察淮海盜賊聽羊滋使令從之
壬辰以梁克家兼參知政事 癸巳金遣使分詣河北
西路大名河南山東等路勸農 庚戌修襄陽府城
辛亥賑饑發饒信四州流民 五月癸亥刑部侍郎汪
大猷言國家立保正之法願兼耆長者聽故數十年來
承役之初縣道必抑使兼充蓋保正一鄉之豪官吏有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一 四
須可以仰給故樂於竝緣以爲己利凡有差募互相對
糾請令諸路常平司相度或別有所見可行者限一月
條具來上本部參以見行條法立爲定制從之 戊辰
金尚書奏越王永中隨王永功二府有所興造發役夫
金主曰朕見宮中竹有枯瘁者欲令更植恐勞人而止
二王府各有引從人力又奴婢甚多何得更欲百姓爾
等但以例爲請海陵橫役無度可盡爲例耶自今在都
浮役久爲例者仍舊餘竝官給備直重者奏聞 詔後
省官置言事籍看詳臣僚士庶言事詳擇其可行者條
上 是月金牒取俘獲人王抃議盡遣時旺餘黨陳俊

卿持不可帝然之 詔有司議獄以法不得佗情重奏
裁 六月金冀州張和等謀反伏誅 戊戌帝御便殿
初帝御弧矢以弦激致目背至是始愈陳俊卿密疏曰
陛下經月不御外朝口語藉藉由臣輔相無狀不能先
事開陳以致驚動聖躬虧損盛德臣聞自咎人主處富
貴崇高之極志得意滿道不足以制欲則游畋聲色車
服宮室不能無所偏溺而不得為全德之君陛下憂勤
恭儉清淨寡欲凡前世英主所不得免者一切屏絕顧
於騎射之末猶有未能忘者臣知陛下非有所樂乎此
蓋神武之略志圖恢復故俯而從事於此以閱武備激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一

五

士氣耳陛下誠能任智謀之士以為腹心仗武猛之材
以為爪牙明賞罰以鼓士氣恢信義以懷歸附則英聲
義烈不出樽俎之間而敵人固已逡巡震疊於千萬里
之遠尚何待區區馳射於百步之間哉又曰古之命大
臣使之朝夕納諫以輔德繩愆糾繆以格非欲其正君
之過于未形唐太宗嘗鷹將獵見魏徵而遽止憲宗蓬
萊之游憚李絳而不行臣人微望輕無二子骨鯁強諫
之節致陛下過舉彭問于外今誅將及身而後言亦何
補於既往之咎哉又曰弓矢之技人所常習而易精然
猶不免今日之患況毬鞠之戲本無益于用武而激射

之虞衝厯之變又有甚於弓矢者問者陛下頗亦好之
臣屢獻言未蒙省錄今茲之失蓋天之仁愛陛下示以
警懼使因其小而戒其大也陛下試以弦斷之變思之
則向之盛氣馳騁於奔踴擊逐之間無所蹉跌蓋亦幸
矣豈不為之寒心哉太祖皇帝嘗以墜馬之故而罷獵
又以乘醉之誤而戒飲遷善改過不俟旋踵此子孫帝
皇萬世之大訓也臣願陛下克已厲行一以太祖為法
則盛德光輝將日新于天下而前日之過何傷日月之
明哉右諫議大夫單時亦上疏諫帝面諭曰卿言可謂
愛朕前此時為侍御史嘗上封事言飲酒擊毬二事帝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一

六

大喜之詔輔臣曰擊毬朕放下多時飲酒朕自當戒
全主以久旱命宮中毋用扇庚子雨 巳酉以虞允文
為樞密使 是月賜孔瑑官宣聖四十九世孫也 秋
七月乙卯朔金罷東北路采珠 乙丑以福建副總管
曾觀為浙東總管觀垂滿陳俊卿悉其入預請以浙東
總管處之虞允文亦言觀不可留帝曰然留則累朕遂
有是命 丙寅宰執請以近日上書論邊事者悉送編
修官擇其可行者與可去者或可留者各以其類相
從置簿錄上以備作日采擇 八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巳丑以陳俊卿為尚書左僕射虞允文為右僕射並

平章事兼樞密使制國用使俊卿以用人爲已任獎廉
選抑奔競允文亦以人才爲急嘗籍爲三等號材館錄
故所用多得人 乙未中書門下省言寺判丞簿學官
大理寺直密院編修之類謂之職事官朝廷所以儲用
人才比年以來往往差下待闕數政除授猥雜賢否混
淆何以清流品何以厚風俗望特降指揮令職事官須
見闕方得除人其已差人卻恐待次之久無闕可授請
朝廷稍復諸州添差釐正通判簽判教授屬官等闕以
處之俟時職事官有闕卻從朝廷於曾差下人內選擇
召用庶幾內外之職稍均朝廷紀綱稍正詔從之 九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一

七

月甲寅朔金罷皇太子月料歲給銀五萬貫金主謂臺
臣曰比問朝官內有攬中官物以規貨利者汝何不言
皆對曰不知金主曰朕尚知之汝有不知者朕若舉行
汝將安用 丁巳中書門下省勘會諸路監司近來多
不巡按官吏貪惰無所畏憚間有出巡去處又多容縱
隨行公吏等乞覓騷擾理宜約束詔諸路監司今後分
上下半年依條巡按詢訪民間疾苦糾察貪惰不職官
吏仍具請實以聞如敢依前容縱公吏等乞覓騷擾當
實重典 己未新江東運副程大昌朝辭帝諭曰近來
監司多不巡歷朕期卿徧行諸州察守令臧否民情覓

抑悉以聞 壬戌金主秋獵 甲子詔侍從臺諫集議
欽宗配饗功臣 丙寅起居郎林機論諸郡守臣欲郡
計辦集而不恤縣之匱乏以致橫斂及民帝曰甚不體
朕寬恤之意且如稅賦太重朕欲除減但有所未及當
以次第爲之機又曰諸處有羨餘之獻皆移東易西以
求恩倖帝曰今之財賦豈得有餘今後若有獻朕當卻
之 壬申詔三衙諸軍應有違軍律弊事統兵官特與
放罪差主帥措置日下盡行除勒其軍校有因教閱損
壞軍器官爲修補軍身務令飽不得多斂錢米卻行減
尅倍差軍兵戰馬多破白直諸處窠役回易私占官兵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一

八

悉行拘收入隊教閱務須軍政整肅諸處送到官員月
給弁應副索客及諸般名色措斂減尅陪填贏落以爲
私用竝計賊論罪私僭人馬亦計庸科斷其違戾統制
統領將佐從主帥按劾以聞當重賞典憲主帥失於糾
舉亦重佗行遣先是樞密院奏國家撫養戰士全藉主
兵官督責教閱以備緩急近來三衙諸軍統兵官循習
私意恣爲不公有背軍政遂條具十一事乞行懲革故
有是詔 命准西安撫司參議官許子中措置淮西山
水砦招集歸正人墾官田 是月復監司選本貫法
是秋令監司帥臣臧否守令 太常少卿林栗等言竊

惟祀帝于郊在國之南就陽位也國家舉行典禮歲中祀上帝者四春祈夏雩秋享冬報其二在南郊圓壇其二在城西惠照院望祭齋宮蓋緣在京日孟夏大雩別建雩壇於郊丘之左季秋大享有司攝事就南郊齋宮端誠殿今城西望祭齋宮於就陽之義無所依據欲望詳酌除三歲親祠自有典故外其有司攝事歲中四祭並即圓壇以遵舊制從之續禮部侍郎鄭聞等言國初治龔唐制一歲四祭昊天上帝於郊丘謂所穀大雩享明堂祀圓丘也惟是明堂當從屋祭元祐六年從太常博士趙叡之請有司攝事乃就齋宮行禮至元符元年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一 九

又寓于齋宮端誠殿竊見今郊丘之隅有淨明寺請遇明堂親饗則遵依紹興三十一年已行典禮如常歲有司攝事則當依元祐臣僚所陳權寓淨明寺行禮庶合明堂之義從之 冬十月丁亥金主還都 戊子賑溫台二州被水貧民以守臣不上聞各降官落職放罷監司各降一官 庚子臣僚言陛下臨御之初約東州縣受納苗米多收加耗法禁嚴甚而近年以來所收增多逮朝廷拋降和糴卻以出剩之數虛估糴到所得價錢盡資妄用乞戒州縣杜絕弊倖庶寬民力從之 辛丑金以尚書右丞相赫舍哩舊作石烈今改良勳為左丞相樞

密使赫舍哩志寧為右丞相詔宗廟之祭以鹿代牛著為令 丙午金大享於太廟 辛亥金以平章政事完顏思敬為樞密使 十一月癸丑朔復置淮東萬弩手名神勁軍 甲寅守起居郎兼權中書舍人林機論司馬亮有言君子以德勝才小人以才勝德之辨願陛下察之帝曰朕於此未嘗不加察但恐有所未盡漢高祖名知人謂陳平智有餘難獨任周勃重厚可屬大事蓋得此道丁巳御書御製用人論賜宰臣陳俊卿等 己未林機言本朝慶曆三年歐陽修建言臣僚奏事退令少留殿門候修注官出面錄聖語至七年王贊始請只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一 十

台備錄關報遂為定制是以仁宗皇帝之朝道德教化之源禮義刑政之具載在國史最為詳悉由史官得職也近世以來臣僚奏事例以不得聖語為報伏覩在京通用令諸進對臣僚有親聞聖語應記注者限一日親錄實封報門下中書後省事干機密難于錄報者止具因依申知又敕應記注事不報門下中書後省者以違制論請降付兩省檢舉前件條令庶幾得以大書特書垂信萬世詔檢見行條法申行 金以尚書左丞完顏守道為平章政事右丞石琚為左丞參知政事孟浩為右丞金主問宰臣曰古有居下位能憂國為民直言無

忘者今何無之瑒對曰是豈無之但未得上達耳金主曰宜盡心采擢之 壬戌金主冬獵 以明州定海縣水軍爲御前水軍 辛未給事中兼侍讀胡沂進對論朝廷命令當謹之于造命之初帝曰三代盛時如此卿職當繳駁事有當言勿謂拂主上拂宰相而不言 壬申復成閔慶遠軍節度使鎮江諸軍都統制 丙子金主還都 十二月丙戌金廉臨濱泰州山東東路河北東路諸明安民 金以東京畱守圖克坦喀齊喀舊餘徒今改爲平章政事喀齊哈奏睿宗收復陝西功數事金主嘉納藏之祕府喀齊喀之從子子溫爲安化軍節度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一

十一

實錄亦兩次重修神宗哲宗兩朝所以屢修則與太祖太宗異蓋不獨於事實有所漏略而又輒以私意變亂是非故紹興初不得不爲辨白也其誣謗雖辨白而漏略固在然猶愈乎近所修徽宗實錄蓋徽宗實錄疎舛特甚近詔修四朝正史夫修正史當據實錄實錄倘差誤不可據則史官無以準憑下筆請用太祖太宗故事將徽宗實錄重加刊修並不別置私局只委史院官取前所修實錄仔細看詳是則存之非則去之闕則補之誤則改之實錄先具正史便當起成又言臣近進續資治通鑑長編自建隆迄治平自合依詔旨接續修進乞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一

十一

使賊濫不法御史大夫李石劾奏之方石奏事宰相下殿立俟良久既退宰相或問石奏事何久石正色曰正爲天下姦污未盡除爾聞者悚然 丁酉復李顯忠威武軍節度使 甲辰祕書監兼史院編修李燾言臣見太平興國三年初修太祖實錄命李昉等同修而沈倫監修五年成書及咸平元年真宗謂倫所修事多漏略乃詔錢若水等重加刊修呂端及李沆監修二年書成視前錄爲稍詳而真宗猶謂未備大中祥符九年復詔趙安仁等同修王旦監修明年書成太宗實錄初修于至道再修于大中祥符九年神宗實錄三次重修哲宗

許臣專意討論徽宗一朝事迹纂述長編既具即可助成正史 乙巳復置成都路廣惠倉 丙午金制職官犯公罪在京已承伏者雖去官猶論 是日張栻新除嚴州入見上言欲復中原之士必先收中原百姓之心欲得中原百姓之心必先有以得吾境內百姓之心求所以得吾境內百姓之心者無佗不盡其力不傷其財而已苟中原之人聞吾君愛憐百姓如此又聞百姓安樂如此則其歸孰禦帝曰誠當如此況中原之人本吾赤子必襁負其子而至矣栻又言今日誕謾之風不可長至如遺事須委忠實不欺之臣不然豈不誤陛下倚

任帝曰若誕謾必至誤國事杖又言先聽其言御考其實此所謂敷奏以言明試以功杖至郡問民疾苦首以丁鹽絹錢太重為請詔減其半 降會子二十萬貫付兩淮漕司收換銅錢兩淮州郡並以鐵錢及會子行使金司徒御史大夫李石司憲既久年寢高御史臺奏事有在制前斷定乞依新條改斷者金主曰若在制前者豈可改也金主御香閣召中丞伊喇道謂之曰李石老矣汝等宜盡心向所奏事甚不當豈涉於私乎佗日又謂石曰卿近累奏皆常事臣下善惡邪正無語及之卿年老矣不能久居此若能舉一二善士亦不負此職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一

三

也 乾道六年金大定十年春正月癸丑雅州沙平蠻寇邊焚礪門砦四川制置使晁公武調兵討之失利 乙卯修楚州城朝議欲成清河口左驍衛上將軍陳敏言金兵每出清河必遣人馬先自上流潛渡今宜修楚州城池葺楚州為南北襟喉彼此必爭之地長淮二千餘里河道通北方者五清汴渦潁蔡是也通南方以入江者唯楚州運河耳北人舟艦自五河而下將謀渡江非得楚州運河無緣自達晉周世宗自楚州北神堰鑿老鵝河通戰艦以入大江南唐遂失兩淮之地由此言之楚州實

為兩淮司命願朝廷留意遂使撤城之而移守焉 禮部侍郎致仕黃中年七十餘帝思之召赴闕中言比年以來言和者忘不共載天之讐固非久安之道言戰者復為無顧忌大言又無必勝之策必也暫與之和而亟為之備內修政理而外觀時變則庶乎其可帝皆聽納除兵部尚書兼侍讀中知無不言其大者則迎請欽廟梓宮罷天申錫宴也中前在禮部論止佗樂事中去踰年卒用之是年又將錫宴中奏申前說且曰三綱五常聖人所以維持天下之要道不可一日無欽宗梓宮遺在沙漠臣子未嘗一言及之獨不錫宴一事僅存如魯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一

十四

告朔之饋羊爾今又廢之則三綱五常掃地而盡陛下將何以責天下臣子之盡忠孝於君親哉中未滿歲即乞告老且陳十要道之說以獻曰用人而不自用者治天下之要道也以公議進退人才者用人之要道也察其正直納忠阿諛順旨者辨君子小人之要道也廣開言路者防壅之要道也考覈事實者聽言之要道也量入為出者理財之要道也精選監司者理郡邑之要道也痛懲賊吏者恤民之要道也求文武之臣面陳方略者選將帥之要道也稽考兵籍者省財之要道也 甲子詔真州六合縣大火統制官錢卓救撲不力降三官

金命宮中元背毋得張燈 乙丑增築豐儲倉 甲

戊金以司徒御史大夫李石為太尉尚書令改異李石今從本紀

詔曰太后弟惟卿一人故令領尚書事軍國

大事議其可否細事不煩卿也進封平原郡王 丙子

建康都統制郭振言已降指揮令振同淮西總領相度

揀選屯田堪披帶人充入隊帶甲不堪披帶人且令依

舊屯田於所得子利內約度支給養贍契勘屯田官兵

共約三千餘人其每年所收物斛大段數少若將不堪

披帶官兵止於所得子利內支給養贍委是不給請將

屯田諸莊內除巢縣界柘臯莊各召歸正人耕作外其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一 五

和州界屯田竝罷將見占官兵拘收歸軍詔罷和州屯

田 二月辛卯四川宣撫使王炎遣人約沙平蠻歸部

稍捐過稅與之 金安化軍節度使圖克坦子溫既以

賊濫為李石所劾甲午伏誅竝誅其副使老君努 戊

申金主謂近臣曰護衛以後皆是親民之官其令教以

讀書 會觀除浙東總管月餘帝復以墨詔進觀一官

為觀察使中書舍人繳還以為不因事除拜必有人言

帝不聽陳俊卿曰不爾亦須有名會汪大猷為賀金正

旦使俾觀副之比還進一官而竟申浙東之命且戒問

門吏趣觀朝辭觀快而去政異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云乾道五年七月丁丑觀

除浙東總管又月餘上復以墨詔進觀一官為觀察使

是月詔均役限田略曰朕深惟治不加進夙夜興懷思

有以正其本者今欲均役法嚴限田抑游手務農桑凡

是數者卿等二三大臣深思熟計為朕任此而力行之

其交修一心毋輕懷去爾以負委托 三月壬子朔口

部侍郎葉衡言三務場每歲所收入納茶鹽等錢依指

揮比較如有增羨方與理賞或恐將別色應數請立定

歲額行在八百萬貫建康一千二百萬貫鎮江四百萬

貫收趁及額方得推賞 乙卯省諸司吏員 司馬伋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一 六

等質生辰至金丙辰金主命護衛中善射者與宋使宴

射伎等中五十護衛纔中其七金主謂左右將軍曰護

衛十年出為五品職官每三日上直役亦輕矣豈徒令

飽食安卧而已弓矢未習將焉用之 丁巳起復王抃

知開門事專一措置三衛揀選官兵 戊午金以河南

統軍使宗敘為參知政事 乙丑以晁公武王炎不協

罷四川制置使歸宣撫司 庚午金主謂宗敘曰卿昨

為河南統軍時言黃河隄埽利害甚合朕意朕每念百

姓差調官吏互為姦弊不早計料隔期星火率斂所費

倍徙為害非細卿既參朝政皆當草弊擇利行之又論

左丞相石琚曰女直人徑居達要不知間疾苦卿等
自丞簿至是民間何事不知凡有利害宜悉敷陳 戊
寅以知紹興府史浩為校檢太傅保寧軍節度使 巳
卯以新知成都府史正志為戶部侍郎江浙京湖淮廣
福建等路都大發運使江州置司尋降緡錢三百萬貫
均輸和糴之用 夏四月辛巳朔罷鑄錢司以其事歸
轉運使 以敷文閣直學士張震知成都府充本路安
撫使 乙未校書郎劉焯奏蜀中毀錢以為銅乃欲摧
其銅以鑄錢帝問蜀中可出銅否焯曰蜀中銅山但有
名耳祖宗時嘗推有銅額不過三百餘斤帝曰所出只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四十一 七

如此焯曰沈該佗相建議令摧銅山之時王之望為贊
選使風采震動一路然竟不能但科敷民間以應朝廷
之令而已帝曰如此可罷之焯又論崇觀以後政事多
不要其終曰引法曰鈔法曰方田曰水利曰官田曰水
選曰開邊帝曰此皆崇觀創為之與焯曰崇觀以紹述
為名小人乘時獻言多取更張帝曰言者固迎合聽之
亦未審焯又言治平以來君子小人之消長帝曰朕念
治平以前海內無事自王安石變法章惇蔡卞繼之至
靖康間大臣尤庸繆以至敗亂焯曰君子消盡小人雖
退不免用庸人帝曰朕以為戒嘗誦古語云不察察以

為明不穆穆以為恭能不使小人迎合斯可矣 戊戌
吏部尚書汪應辰罷應辰正直多言立朝務革弊政多
不喜之者內侍尤側目先是應辰舉李廬應制科有旨
召試權中書舍人林機言屋詞業未經後省評奏且獨
試非故事陳俊卿言元祐中嘗有獨試機蓋為人所使
耳詔俊卿詰之乃機與諫官施元之密議以是沮應辰
者於是機元之並罷時上皇方鑿石池以水銀泛金鳧
魚子上帝過之上皇指示曰水銀正乏此買之汪尚書
家帝怒曰汪應辰力言朕建房廊與民爭利乃自販水
銀耶會應辰三上疏論發運司遂出知平江府然水銀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四十一 六

實非買之應辰家也 戊戌 文忠集有平江謝上表不言
自蜀召還為天官兼學士卿柄用矣近習多不悅之朝
夕伺問一日丙寅召對天顏甚喜曰欲與卿款語方命
坐賜茶汪奏臣適有白事上欣然問何事時德壽宮建
房廊於市屋董役者不識事體凡門閭題德壽宮字
下至委巷則謂陛下下薄於奉親而使司無狀衰慢如此天
極言世將以謂陛下下薄於奉親而使司無狀衰慢如此天
利為聖孝之累不孝未至是汪曰臣妾請陛下切至不欲使
色曰朕雖不孝及此未至是汪曰臣妾請陛下切至不欲使
坐自是眷顧衰此即孝宗所云不憚奏畢請退上領之不復
事也野語又云德壽宮市蜀燈籠錦詔求之不獲作日
上謂宮言其故太壽宮市蜀燈籠錦詔求之不獲作日
家物也上還即詔應辰與郡此即買水銀之事傳者互
異其為內侍中傷則一也全文以 詔准東萬弩手候
為與右相議不合而去悉非事實 詔准東萬弩手候
秋成日依淮西路一體教閱時陳俊卿建議揚州和州

各屯三萬人預爲守計仍籍民家三丁者取其一以爲
義兵授之弓弩教以戰陳農隙之時聚而教之沿江諸
郡亦用其法要使大兵屯要害必爭之地待敵至而決
戰所募民兵各守其城相爲掎角以壯聲勢又言於帝
曰國家養兵甚費募兵甚難此策可守邊面可壯軍勢
而樂因循憚改倫之人皆以擾民爲詞夫天下之事欲
成其大安能無小擾但守臣得人公心體國自不至大
擾矣帝意亦以爲然詔卽行之然竟爲眾論所持俊卿
尋亦去位不能及其成也 五月癸丑臣僚奏每遇大
禮凡所須之物動以千萬計有司但依例拋降近處州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一 九

古人君當艱難之運未有不節儉當承平之後未有不
奢侈朕作無所爲止得節儉又論鹽鐵商車緡錢等事
皆取民無藝帝曰正不必如此又論今日坑冶不必搜
茶鹽不必多爲之法帝曰祖宗茶法已盡善誠不必更
變 甲子前知廣州龔茂良進對帝曰廣南在祖宗朝
多以重臣分鎮後來士大夫乃以入南爲憚南方農事近
來如何茂良言嶺外土曠人稀亦多不耕之田蓋緣頃
歲湖寇侵擾廣東人戶流移今漸次復舊因論聽納之
道當以功效成否責言者若未見功效而遽賞之恐好
言利害之人紛紛競進帝曰敷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一 十

郡收買州郡則責辦於屬邑屬邑則取之於平民並不
支還價直又輦運所費不貲交納之際老姦宿賊邀阻
乞取人受其弊無不怨嗟臣謂三歲一舉希闕之典豈
不能捐數十萬緡錢選清強官於近便去處置場和買
或許客旅販買依時價交易嚴立賞罰絕去姦弊變怨
嗟爲謳歌如此則人心悅而天意得和氣不召而自至
矣從之 已卯金主如柳河川 已未陳俊卿虞允文
等上神宗哲宗徽宗欽宗四朝會要太上皇玉牒 辛
酉校書郎蕭國梁論漢武帝承富庶之後而有虛耗之
弊蓋用之者多不止爲征伐也帝曰不獨武帝爲然自

以庸豈可未見效便賞言者茂良曰下言帝不時敷同
日奏罔功益恐反此復爲預防之說以告舜耳帝曰然
庚午戶部言已奉指揮自行在至建康府沿路征稅
頗繁可省者省之今措置臨安府自北郭稅務至鎮江
府沿路一帶稅場內地理接近收稅繁併去處合行省
罷庶幾少寬商賈詔從之 癸酉新知泉州胡銓進對
讀劄子至臣嘗恭聞聖訓有及于雉禮不可以已之之
說如不欲平治天下則已如欲平治天下捨禮何以哉
帝曰朕憶曾與卿言禮之用甚大於是詔胡銓可與在
京宮觀兼侍講 甲戌詔曰朕嗣承大業所賴薦紳大

夫明憲度總方略率倫興事以規恢遠圖屬者訓告在位申飭檢押使各崇尚名節恪守官常而百執事之間澆歲悞日苟且之俗猶在誕謾之習尚滋僂文自營以爲智模稜不決以爲能以拱默爲忠純以繆悠爲寬厚隆虛名以相尚務空談以相高見趨事赴功之人則舞筆奪辭以阻之遇矯情沽譽之士則合縱締交以附之甚者責之事則身媮激之言則氣索會微特立獨行之操安得仗節死義之風豈廉恥道喪之日久而浸漬所入者渙歟抑告戒懇惻未能孚於眾也繼自今其洒心易慮激昂砥礪毋蹈故常朕則爾嘉或不從朕言罰及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一

三

爾身弗可悔 乙亥臣僚言保正之役爲良民之害願行者老之法募民之有產者爲之罷去保正之役臺諫戶部看詳言檢會元豐八年十月指揮者戶長壯丁之役皆募充其保正甲承帖人並罷請下兩淮路權依此給直募者戶壯丁從之 戊寅詔舊設兩省言路之臣所以指陳政令得失給舍則正于未然之前臺諫則救於已然之後故天下事無不理今任是官者往往以封駁章疏太煩憚於論列今後給舍臺諫凡封駁章疏之外雖事之至微少有未當隨時詳具奏聞務正天下之事 左僕射陳俊卿罷虞允文之始相也建議遣使金

國以陵寢爲請俊卿面奏以爲未可復手疏言之允文至是復申前議一日帝以手札諭俊卿曰朕痛念祖宗陵寢淪于荆棘者四十餘年今欲遣使往請卿意以爲如何俊卿曰陛下痛念陵寢思復故疆臣雖疲駑豈不知激昂憤切仰贊聖謨庶雪國耻然性質頑滯於國家大事每欲計其萬全不敢輕爲嘗試之舉是以前日留班面奏欲俟一二年間彼之疑心稍息吾之事力稍充乃可遣使往返之間又一二年彼必怒而以兵臨我然後徐起而應之以逸待勞此古人所謂應兵其勝十可六七茲又仰承聖問臣之所見不過如此不敢改詞以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一

三

迎合意指不敢依違以規免罪戾不敢僥倖以上誤國事繼卽杜門上疏以必去爲請三上乃以觀文殿大學士出知福州陛辭猶勸帝遠佞親賢修政事以復仇讐泛使未可輕遣其後遣使竟不獲其要領 召辛棄疾入對延和殿帝銳意恢復棄疾因論南北形勢及三國晉漢人才持論勁正不爲迎合倫九議并應問三篇美芹十論獻於朝言順逆之理消長之勢技之長短地之要害甚備以和議既定不行 夏主仁孝之嗣位也國內多亂任得敬其外祖也捍禦有功遂相夏國專政二十餘年陰蓄異志誣殺宗親大臣仁孝不能制得敬嘗

遣使至蜀既而知宋不足恃閏月庚辰脅仁孝上表於金請分西南路及靈州囉囉嶺地封得敬自爲國金主以問宰臣尚書令李石等曰事繫彼國我何預焉不如因而許之金主曰有國之主豈肯無故分國此必權臣逼奪非夏主本意況夏國稱藩日久一旦逼於賊臣朕爲四海主寧容此耶若彼不能自正當以兵誅之不可許也乃卻其貢物賜仁孝詔曰先業所傳自當故守今茲請命事頗乖常未知措意之由來續當遣使以詢得敬懼仁孝乃謀誅之 壬午詔廣東判劉凱特降兩官以凱嘗奏會造之最至是造犯賊凱以失舉坐罪也造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一

三

前知湖州以賊敗除名勒停編管南雄州仍籍沒家財又前知橫州皇甫謹以侵盜官物入已特貸命刺配梧州 戊子以起居郎范成大爲金國所請使求陵寢地及夏定受書禮初紹興約和禮文多可議者而受書之儀特甚凡金使者至捧書升殿北面立榻前跪進帝降榻受書以授內侍及再和仍循其例帝頗悔之至是虞允文議遣使帝問誰可使者允文薦李燾及成大邊以語燾燾曰今往金必不從不從必以死爭之是丞相般燾也夏召成大告之成大卽承命臨行帝謂之曰卿氣宇不羣朕親加選擇聞官屬皆憚行有諸成大曰臣已

立後爲不還計帝曰朕不發兵敗盟何至害卿噉雪餐糞或有之成大請國書併載受書禮一節弗許遂行兵部尚書黃中從容言於帝曰陛下聖孝及此天下幸甚然今欽廟梓宮未返朝廷置而不問則有所未盡於人心且敵人正以此而窺我矣辛卯吏部尚書陳良祐言遣使乃啓釁之端萬一敵騎南侵供輸未有息期將帥庸鄙類乏遠謀孰可使者臣未敢保其萬全且今之求地欲得河南曩歲嘗歸版圖不旋踵而失之如其不許徒費往來若其許我必邀重幣陛下度可以虛聲下之乎況止求陵寢地在其中曩亦議此觀其答書幾於相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一

四

戲若必須遣使則請欽宗梓宮差爲有詞詔以良祐妄興議論不忠不孝貶筠州居住尋改信州 癸巳以梁克家爲參知政事兼樞密院事 己亥臣僚言方今重征之弊莫甚於沿江如蘄之江口池之鴈汊自管號爲大小法場言其征取酷如殺人比年不止兩處凡沂流而上至於荆峽虛舟往來謂之力勝舟中本無重貨謂之虛喝宜征百金先拋千金之數謂之花數騷擾不一請行下沿江諸路監司嚴行禁革及刷沿江置場縣併處取旨廢罷從之 壬寅詔江東諸郡多被水漕臣黃石不卽躬親按視可降兩官 癸卯詔建康太平被水

縣今年身丁錢並與放免 甲辰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辛次膺卒謚簡穆次膺以禮自防雖崎嶇離貧不自聊而一介不妄受立朝審諤仕宦五十五年無絲毫挂吏議為政貴清靜先德化所至人稱其不煩 是月置舒州鐵錢監從發遣使史正志之請也每歲以五十萬貫為額 六月丁卯尚書吏部員外郎張栻言近日陛下治徐考叔請託之罪并及徐申罷之英斷赫然臣為諸臣言陛下懲姦不私于近有君如此何忍負之帝曰朕意正欲羣臣言事如其不言是負朕也又言謀國當先立一定之規周密備具按而行之若農服田力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一

五

猶以底于成帝曰奕者舉棋不定猶且不可況謀國而無定規乎 癸酉置蘄州蘄春監黃州齊安監鑄鐵錢 乙亥趙廓權發遣江南東路兵馬鈐轄回論治軍務要嚴整又論州兵須以正兵夾習帝曰嚴整乃治軍之要州兵當兼正兵同赴功 張栻上疏曰臣竊謂陵寢隔絕言之至痛然今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絕之乃欲卑詞厚禮以求于彼則於大義為虧而度之事勢我亦未有必勝之形夫必勝之形當在於蚤正素定之時而不在于兩陳決戰之日今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讐之義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練兵以內修

外攘進戰退守之事通而為一且必治其實而不為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矣先是栻見帝帝曰卿知敵中事乎對曰不知也帝曰敵中饑饉連年盜賊日起栻曰敵中之事臣雖不知然境中之事則知之詳矣帝曰何事栻曰比年諸道歲饑民貧而國家兵弱財匱小大之臣又皆誕謾不足倚仗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帝默然久之 秋七月壬午金主秋獵放圍場役夫詔扈從糧食並從官給縱畜牧蹂踐禾稼者杖之仍償其直 癸巳詔鄂州建岳飛祠宇以忠烈廟為額從州人之請也 甲午臣僚言省官不如省事古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一

五

之格言也國家循襲近世文弊之極宜及中外正無事時蚤計所以更革省去繁文漸就簡質望博訪官司凡有行遣迂回者各令日下條具蚤為更革事既漸簡日多間暇則以圖回萬務有餘裕矣從之 丙午權戶部侍郎王佐言今之戶部即祖宗時三司之職國之會計出納無所不統比年朝廷創立南庫本以豐儲蓄備緩急而不知者以為割戶部經常之費為別庫椿積之資殊不知財之在南庫與戶部一也今欲將戶部所入柜攷括責造成簿籍勾稽舉廢俾無滲漏月終以實收支之數申奏歲終會計其盈虛或經常用度之餘有遺積

利數除量畱一月約支外盡以歸之朝廷或朝廷有
泛支用亦合聽戶部開具申陳取撥不惟事切一體形
跡不存亦使有無相通不誤緩急詔專委王佐攢造簿
籍陸之望同措置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一

七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一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二

宋紀一百四十二 起上章攝提格八月盡重光 單閏十二月凡一年有奇

宋紀一百四十二

起上章攝提格八月盡重光 單閏十二月凡一年有奇

孝宗紹統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聖成孝皇

帝

乾道六年

金大定十年

八月己酉權發遣衡州韓堅常請廣

羅常平帝曰若一州得二十萬石常平米雖有水旱不

足憂矣新福建轉運副使沈樞言州郡水旱請畱轉運

司和羅米接續常平賑耀帝曰即行之 庚戌宰相虞

允文請蚤建太子帝曰朕久有此意事亦素定但恐儲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二

一

位既正人心易驕即自縱逸不勤於學浸有失德朕所

以未建者憂欲其諳練庶務通知古今庶無後悔耳

癸丑復置詳定一司敕令所 戊午新權知筠州葛祺

論恢復大計帝曰盛衰理之必然又論東南之兵可用

帝曰會稽八千人使秦在用之如何耳又論建康戰船

宜修葺添造月具數目申奏帝曰已令修葺矣 新權

知饒州江璆進對帝曰卿向來所陳鹽利甚善廣南田

可耕否何不勸誘鄱陽近地大郡卿宜加意治之如二

廣帝又曰鄱陽所出瘠薄宜拊卹之 己未金主至自

柳河川 丙寅置閤門舍人十員 臣僚言比年監司

郡守近朝廷者固已極一時之選而地遠者未能悉得
陛下講求之意今畿甸之民州縣一不得其情則之臺
之省以至搃鼓必徹而後已遠方之民縣不見省愬之
州州不見省愬之監司監司又不見省則死且無告矣
望陛下除授遠地監司郡守比近地為加審委臺諫訪
聞糾劾比近地為加嚴詔從之 癸酉太學正薛元鼎
言周之名將南仲為武成王同時之人請改配會武成
王帝喜以謂南仲之孫皇父猶為宣王中興之將便可
施行又言太學釋奠輪差南班宗室陪位觀禮帝曰亦
使之知 知寧國府姜誥言今合于十月內措置修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二

二

圩濟巷圩戶饑民已委官相視料度工役得所壞圩岸
比之紹興年內所費多減省兼有合行開決除廢者見
行相度詔其餘州軍有圩岸損壞守臣依此措置修整
仍具申尚書省 壬申金遣參知政事宗敘北巡宗敘
尋請置沿邊壕塹左丞相赫舍哩舊作石良弼曰敵
國若來伐此豈可恃哉金主曰卿言是也 甲戌右朝
請大夫呂游問進對論祖宗成法帝曰言事者未必盡
知利害豈可便與更張 是月庚允文上乾道敕令格
式 夏任得敬以謀篡伏誅 金左丞相赫舍哩良弼
練達朝政金主所咨詢盡誠開奏多稱旨以母憂去位

九月庚辰起復 壬辰賜蘇軾謚文忠 壬寅新權發
遣衢州施元之進對論用人責小過太詳帝曰今日之
弊正在此 詔役法為下三等戶之害竝以官民戶通
差 池州都統吳總朝辭帝曰將帥難得人故文臣中
擇卿為將帥須先民事後統軍 是月范成大自金還
初成大至金密草奏具言受書式并求陵寢地懷之入
方進國書成大忽奏曰兩國既為叔姪而受書禮未稱
臣有疏措笏出之金主曰此豈獻書處耶左右以笏搯
起之成大必欲書達既而歸館金太子欲殺成大或勸
止之其復書略云和約再成界山河而如舊絨音達至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二

三

指鞏洛以為言援晉時無用之文瀆今日既盟之好既
云廢祀欲申追遠之懷止可奉遷即俟刻期之報至若
未歸於旅置亦當竝發於行塗抑間附請之詞欲廢受
書之禮出於率易要以必從於尊卑之分何如顧信誓
之盟安在事當審處邦可孚休於是二事皆無成功帝
以成大為忠有大用意詳略互異今從大金國志
冬十月戊申權發遣興元府王之奇奏歸正官承信郎
劉湛右迪功郎劉師顏父子等淡念祖宗德澤保護陵
寢不畏敵人凶暴力阻盜伐連年繫獄子死婦囚而湛
父子含笑受之非天資忠義何以至此詔承信郎劉湛

特轉兩官劉師顏改右承務郎陞播差遣其親黨秦世
輔特轉一官陞充正將 癸丑湖南轉運副使黃鈞論
士大夫風俗不振帝曰君相不當言命士大夫不當言
風俗士大夫風俗之本也 甲寅金主如霸州冬獵
丙辰知信州林機進對因論咎曹彬下江南太祖斬一
節度使不予近世爲將者未嘗有戡難破敵之功爵賞
過厚至於極人臣之位願陛下鑒是爲駕馭之術庶可
責效於異日帝曰此實人主禍世之術也 丁巳權知
襄陽府司馬倬爲其父故試兵部侍郎樸乞諡賜諡忠
潔 甲子禮部尚書劉章言臣聞李德林在隋開皇初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二 四

與修敕令請於朝謂欲有更張者當以軍法從事夫法
之弊也故修之修之而未必皆當與限其議之可也乃
欲齊之以軍法其亦不仁甚矣陛下清明遠覽命官取
新舊法并前後敕旨緝而修之越歲書成迺以奏御其
間有未便於人情未安于聖心者莫不朱黃識之稍或
可疑必加改定然後頒行欲播告中外惟新書是遵帝
曰朕已覽之亦異乎隋高祖之事矣 乙丑金主謂大
臣曰比因校獵聞固安縣令高昌裔不職已令罷之霸
州司候成奉先奉職謹恪可進階除固安令 辛未金
主謂宰臣曰朕凡論事有未能深究其利害者卿等宜

悉心論列毋爲面從而還有後言 癸酉帝諭江西轉
運判官芮焯曰卿當先正士大夫風俗次則民間訟牒
早與裁決漕運又其次也 甲戌起居舍人趙雄請置
局議恢復詔以雄爲中書舍人知烏程縣余端禮言謀
敵制勝之道有聲有實敵弱者先聲後實以警其氣敵
強者先實後聲以俟其機漢武乘匈奴之困親行邊陲
威振朔方而漠南無王庭者警其氣而服之所謂先聲
而後實也越謀吳則不然外講盟好內修武備陽行成
以種蠶陰結援於齊晉教習之士益眾而獻遺之禮益
密用能一戰而霸者伺其機而圖之所謂先實而後聲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二 五

也今日之事異於漢而與越相若願陰設其備而密爲
之謀觀變察時則機可投矣古之投機者有四有投隙
之機有擣虛之機有乘亂之機有承弊之機因其內釁
而擊之若匈奴困于三國之攻而漢宣出師此投隙之
機也因其外患而伐之若吳夫差牽於黃池之役而越
兵入吳此擣虛之機也敵國不道因其離而舉之若晉
之降孫皓此乘亂之機也敵人勢窮躡其後而蹙之若
漢高祖之追項羽此承弊之機也機之未至不可以先
機之已至不可以後以此備邊安若泰山以此應敵動
如破竹惟所欲爲無不如志帝曰卿可謂通事體矣

是月復武臣提刑先是陳俊卿言日詔依祖宗舊制
 復置武臣提刑俊卿言此職自景德以來廢置不常今
 用文臣一員亦無闕事員外增置徒為煩擾乃止至是
 復置之放製宋史本紀載在五日今從聖政草 造會計錄從都大發運
 使史正志之請也 十一月丁丑朔詔淮南轉運司嚴
 使人往來載錢過界之禁 辛巳金制盜太廟物者與
 盜宮中物同論 壬午合祀天地於圓丘大赦 乙酉
 臣僚劄言伏見郊祀陰雨連日自致齋酌獻景靈宮天
 霽回纒太廟又雨至夜漏四刻星斗燦然行朝饗之禮
 焉明日駕如青城亦晴道旁觀瞻甚盛霏微凍雨還俗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二 六

將祭之夜駕幸大次更衣數星現雲表及登壇樂佗四
 郊雲陰尚盛獨歲星中天靈光下燭禮成不雨行禮之
 次差官巡仗至城門雨大霑獨泰壇無有此皆聖上寅
 畏格于上天天意昭答宜宣付史館許之張栻言陛下
 之心即天心也欲定未定故上天之應乍陰乍晴天人
 一體眾類無間淡切著明有如此者臣願陛下毋以此
 為祥瑞而於此存敬戒之心試思夫次日御樓肆赦之
 際日光皎然四無纖翳天其或者何不早撤雲陰于行
 事之時使聖懷坦然無復憂慮而必示其疑以為悚動
 然則丁寧愛陛下之意淡矣天意若曰今日君子小人

之消長治亂之勢有所未定皆在陛下之心如何耳若
 陛下之心嚴恭兢畏常如奉祠之際則君子小人終可
 分治道終可成強敵終可滅當如祀事終得成禮惟陛
 下常存是心實天下幸甚 已丑國子錄姚崇之言大
 將而下有偏裨準備將之屬豈無人才可膺主帥之任
 請驟加拔擢如古人拔卒為將帝曰苟得其人不拘等
 級 權通判建康府許克昌請命兩省侍從更宿禁中
 賜以燕閒從容以盡天下之事帝首肯於是詔許克昌
 與知州軍差遣又請命郡守以治兵為殿最武臣提刑
 按閱郡兵帝然之又論揀汰使臣及歸正人州郡拊之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二 七

不至帝曰卿典郡正當如此 乙未召浙東總管曾觀
 提舉佑神觀時陳俊卿已去位觀旋擢用無復有阻其
 入者矣 是月遣趙雄等賀金主生辰別函書請夏受
 書之禮略云比致祈懇旋勤誨緘欲重遣于軺車恐復
 煩於館舍惟列聖久安之陵寢既難一旦而驟遷則靖
 康未返之衣冠豈敢先期而獨請再披諒諭之旨詳及
 受書之儀蓋今叔姪之情親與尊卑之體異敢因慶
 禮薦布忱誠尚冀允從式符期望 十二月戊申大閱
 於白石 戊午太學錄袁樞輪對因論今日圖恢復當
 審察至計以圖萬全之舉帝然之 庚申禮部尚書劉

章言當今邑縣之任出於苟且爲令者惟知以官錢爲急月解無欠則守臣監司必喜之而民訟不理皆置不問帝曰豈可取其辦錢而不察其政 甲子置江州廣寧監臨江軍豐餘監撫州裕國監鑄鐵錢 丙寅金主謂宰臣曰比體中不佳有妨朝事今觀所奏事皆依條格殊無一利國之事若一朝行一事歲計有餘則其利溥矣朕居深宮豈能悉知外事卿等尤當注意 癸酉詔史正志職專發運奏課誕謾廣立虛名徒擾州郡責授團練副使永州居住其轉運司罷之 是歲兩浙江東西福建水旱 高麗王覲弟翼陽公皓廢覲自立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二

八

乾道七年金大定十一年春正月丙子朔加上太上皇帝尊號曰允堯壽聖憲天體道太上皇帝太上皇后尊號曰壽聖明慈太上皇后 丁丑金封皇子永行爲徐王永蹈爲滕王永濟爲薛王 壬午金詔職官年七十以上致仕者不拘官品並給俸祿之半 癸未帝諭輔臣曰前日奉上冊寶太上甚悅翌日過宮侍宴實邦家非常之慶朕以敵讐未復口不遑暇如宮中臺殿皆太上時爲之朕未嘗敢增益太上到宮徘徊周覽頗訝其不飾也輔臣言陛下不以萬乘爲樂而以中原爲憂早朝晏罷焦勞如此誠古帝王所不及也帝曰朕無佗嗜好或得

暇惟書字爲娛爾因顧內侍取題郭熙秋山平遠詩以賜虞允文先是允文復請建太子帝曰朕既立太子即令親王出鎮外藩卿宜討論前代典禮允文尋擬詔以進 戊戌金尚書省奏汾陽節度副使牛信昌生日受饋獻法當奪官金主曰朝廷行事苟不自正何以正天下尚書省樞密院生日節辰饋獻不少此而不問小官饋獻卽加按劾豈正天下之道自今宰執樞密饋獻亦宜罷去 己亥帝佗敬天圖謂輔臣曰無逸一篇享國久長皆本于寅畏朕近日取尚書中所載天事編爲兩圖朝夕觀覽以自儆省虞允文言古人佗無逸圖猶誇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二

九

大其事陛下盡圖書中所載敬天事又遠過之惟聖人盡躬行之實敬畏不已必有明效大驗帝曰卿言誠然 泉州左翼軍統制趙渥招到軍兵一千人不支軍中物帝曰渥當旌賞虞允文言且與一遙郡帝曰賞宜從重設使職事有闕罰亦不輕可與遙郡團使 庚子臣僚言郎曹多闕員帝曰昨召數人皆未至可令寺監丞兼權會有人言近日自郡守爲郎間有不曾歷職事官者卻似太驟此言有理虞允文曰近來館學寺監拘礙資格遷除不行故有自縣便爲郎者是館學寺監反不如州縣之捷也帝又曰此又失之外重矣梁克家曰元

立資格所以重郎選歷者一旦得之郎選卻輕矣帝曰然今後除授正不可令超躡 癸卯進呈三衙舊司禁軍人數帝曰祖宗時上四軍分止是支數百料錢梁克家言祕閣中有太祖御札禁軍券錢至親筆裁減一二百者帝曰雖一麻鞋之微亦經區處祖宗愛惜用度如此克家曰凡賜予尤不可輕韓昭侯非斯一弊袴也不以子無功之人帝曰予及無功則人不知勸克家曰豈惟無功者不勸有功者且解體矣帝顧虞允文曰昨遣內侍往江上欲就令撫問以卿言而止正為此也允文曰郭子儀所得上賜甘蔗幾條柑子幾顆人主以此示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二

十

恩意爾今諸將受陛下厚恩未有以報帝曰郭子儀有大功于唐今諸將若有郭子儀功賜予誠不可輕也 金主謂宰臣曰往歲清暑山西近路禾稼甚廣殆無畜牧之地因命五里外乃得耕懇今問民乃去之佗所甚可矜憫其令依舊耕種事有類此卿等宜即告朕 是月復置鑄錢司 二月癸丑立恭王惇為皇太子大赦初莊文太子卒慶王愷以次當立帝以恭王惇英武類已越次立之而進封愷為魏王判寧國府帝謂輔臣曰古人以教子為重其事備見于文王世子須當多置僚屬博選忠良使左右前後罔匪正人不然一薛居州亦

無益也問舊來官屬幾人虞允文等曰詹事二人庶子諭德兼講讀者二人帝曰宜增二員誰可當此選者允文等舉恭邸講讀官李彥穎劉焯帝曰焯有學問彥穎有操履卿等更選取數人及進呈帝覽之曰王十朋陳良翰二人俱可十朋舊為小學教授性極疎快但臨事堅執耳允文曰賓僚無佗事惟以文學議論為職不嫌于堅執也帝曰十朋良翰誠是忠蹇可竝除詹事帝又問焯兼侍讀彥穎卻兼侍講何也允文等曰李彥穎既兼左諭德以侍講無人併令兼之帝曰侍講可別選人乃命焯為司業兼侍讀工部侍郎胡銓亦請飭太子賓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二

十一

僚朝夕勸講帝曰三代長且久者由輔導太子得人所致末世國祚不永皆由輔導不得其人銓前以除知泉州入對遂畱侍經筵尋有忌銓敢言者摺其細故雜它朝士併言之銓遂與禮部侍郎鄭聞樞密院檢詳文字李衛秘書丞潘慈明竝罷 尚書左司郎中兼侍講張栻講詩葛覃進說曰治生于敬畏亂起于驕淫使為國者每念稼穡之勞而其后妃不忘織紉之事則心之不朽者寡矣周之先后勤儉如此而其後世猶有休蠶織而為厲階者興亡之效如此可見因推廣其事上陳祖宗自家刑國之懿下斥今日興利擾民之害帝嘆曰王

安石謂人言不足恤所以誤國杖又言本朝治體以忠厚仁信爲本因及熙豐元符用事大臣帝曰祖宗法度乃是家法熙豐之後不合改變耳 丁巳帝諭宰執曰祖宗時數召近臣爲賞花釣魚宴朕亦欲暇日命卿等射弓飲宴虞允文等言陛下昭示恩意得瞻近威顏從容獻納亦臣等幸也帝曰君臣不相親則情不通早朝奏事止頃刻間豈暇詳論治道故欲與卿等從容耳 庚申帝諭曰近世廢弛之弊宜且糾之以猛它日風俗變易卻用寬政譬之立表傾則扶之過則正之使之適中而後已虞允文曰古人得眾在寬救寬以猛天地之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二 主

鞏洛陵寢歲久難遷而不請天水郡公之匱於義安在朕念天水郡公嘗爲宋帝尚爾權葬湊可矜憫汝國既不欲請當爲汝國葬之無一語及受書事雄歸奏金主庸人耳於陛下無能爲役中原遺黎日望王師必有箠食之迎帝甚悅時金國大治民安其業而雄虛詞相飾如此政聖政草載在歲末今從宋史載在三 詔訓習水軍 丙子立恭王夫人李氏爲皇太子妃妃慶遠軍節度使道之女也相士皇甫坦言其當母天下問於太上皇遂爲恭王聘之至是立爲妃妃性妬悍嘗訴太子左右於太上皇太上皇意不懌謂太上皇后曰是婦將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二 主

與謁吏耳執政大臣俸貳比也苟州郡驟拔客將使爲
通判官屬縱俛首吏民觀聽謂何帝霽威沈吟曰朕將
思之明日說罷爲安遠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說語人
曰張左司平時不相樂固也范致能亦奚爲見攻指所
坐亭材植曰是皆致能所惠也後月餘成大求去帝曰
卿言事甚當朕方聽言納諫乃欲去耶成大竟不安其
位以集賢修撰知靜江致能成大字也 辛巳帝曰戶
部所借南庫四百萬緡屢諭曾懷不知何以撥還虞允
文曰不過措準折帛爾梁克家言今左帑無兩月之儲
帝曰戶部有擘畫否允文言其一給典帖其二賣鈔紙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二 西

眾論未以爲然帝曰此兩事既病民且傷國體俱不可
行 是日金命有司葬欽宗於鞏洛之原以一品禮宋史孝宗紀倫五月庚寅金人葬欽宗於鞏原徐氏後
第曰此蓋金主以三月辛巳命葬而葬禮則成於五月
庚寅也今按宋人紀金事多傳 戊戌虞允文言胡銓
登歲節甚高今縱有小過不宜遽去朝廷帝曰朕昨覽
臺章躊躇兩日意甚念之但以四人同時論列不欲令
銓獨留梁克家曰銓流落海上二十餘年人所甚難帝
曰銓固非它人比乃除寶文閣待制兼侍講銓求去益
力以敷文閣直學士與外祠 庚子徽猷閣待制知處
州胡沂言盜馬者帝曰治以罪虞允文因言帥臣有誘

山寨人盜馬已而殺其人者人情甚不安梁克家曰遊
功生事遊臣不可輕貸且如知沅州孫叔傑以兵攻徭
人致王再彬等聚眾倫過驚擾邊民幾成大患前日放
罷行遣太輕帝曰可更降兩官 是月復將倫監 申
嚴閉糴 夏四月乙巳朔詔春季拍試藝高者特與補
轉兩資虞允文言本司兵民須略與推恩帝曰軍中既
有激賞人人有學事藝何患軍政不修若更本官亦復
推賞尤見激厲 丁未金歸德民臧安兒謀反伏誅
金駙馬都尉圖克坦貞舊倫徒單貞今改 爲咸平尹貪污不法
累賊鉅萬徒貞定事覺金主使大理卿李昌圖鞠之貞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二 五

卽引伏昌圖還奏金主問之曰停職否對曰未也金主
怒杖昌圖四十復遣刑部尚書伊喇道舊倫移刺道今改 往真
定問之徵其賊還主有司徵給不以時詔先以官錢還
其主而令貞納官凡還主賊皆準此例降貞爲博州防
禦使降貞妻爲清平縣主 戊申擢曾覲爲安德軍承
宣使時太子新立謂其有伴讀勞也 庚戌帝謂宰執
曰朕於聽言之際是則從之非則違之初無容心其間
梁克家言天下事唯其是而已是者當于理之謂也帝
曰然太祖問趙普云天下何者最大普曰惟道理最大
朕嘗三復斯言 癸亥金參知政事魏子平罷爲南京

畱守未幾致仕 甲子詔皇太子判臨安府 己巳詔
舉任刑獄錢穀及有智略吏能者 庚午有告統兵官
培尅不法者帝令付大理寺治之虞允文言恩威相須
乃濟帝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蘇軾乃謂
堯舜務以愛勝威朕謂軾之言未然梁克家曰先儒立
論不可指爲一定之說如崔實者政論務勸世主馭下
以嚴大抵抹弊之言各因其時爾帝曰魯人以嚴致平
非謂濶文峻法也紀綱嚴整使人不敢犯耳譬如人家
父子兄弟森然法度之中不必須用鞭扑然後謂之嚴
也 辛未皇太子領臨安尹以晁公武爲少尹李穎彥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二 六

金革無避之說此固已爲先王之罪人矣然尚有可發
者曰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陛下威靈遊陞幸無
大吠之警臣乃欲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不又爲
漢儒之罪人乎帝以義當體國責之珙乃手疏別奏略
曰天下之事有其實而不露其形者無所爲而不成無
其實而先示其形者無所爲而不敗今德未加修賢不
得用賦斂日重民不聊生將帥方割削士卒以事苞苴
士卒方饑寒窮苦而生怨謗凡吾所以自治而爲恢復
之實者大抵濶略如此而乃外招歸正之人內移禁衛
之卒規筭未立手足先露其勢適足以速禍而致寇且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二 七

不能律已故耳 癸巳金以南京留守伊喇成爲樞密副使 辛丑帝語及臨安事因曰韓彥古在任時盜賊屏迹比其罷也羣盜如相呼而來以此知治盜亦不可不嚴愴乎彥古所以治民者亦用治盜之術治盜當嚴治民當寬難以一律 六月丙午復主管馬軍司公事李顯忠爲太尉 己酉金主詔曰諸路常貢數內同州沙苑羊非急用徒勞民耳自今罷之朕居深宮勞民之事豈能盡知似此當具以聞 乙卯張權言淮西麥熟秋成可望帝謂宰相曰時和歲豐卿等協贊之力朕當與卿等講求其未至者虞允文言聖德無闕帝曰君臣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二 六

之間正要夏相儆戒朕有過卿等悉言之卿等有未至者朕亦無隱庶幾君臣交修以答天貺 丙辰太常寺丞蕭燧論人君聽言必察其可用之實所言與所行相副然後可信帝曰所論甚當人誰不能言但徒能言之而已要當觀其所行書所謂敷奏以言明試以功是也 甲子金平章政事圖克坦喀齊喀舊倫徒單合喜今改奉金主方擊毬聞訃遂罷厚賻之錄其孫後黑金史喀齊喀傳 秋七月甲申金參知政事宗敘卒遣表言朝政得失及過防利害金主傷悼謂宰相曰宗敘勤勞國家它人不能及也輟朝遣宣徽使敬嗣暉致祭賻 乙未梁

克家言近時兩事皆前世不及太上禪位陛下建儲皆出于獨斷帝曰此事誠漢唐所無朕常恨功業不如唐太宗富庶不如漢文景耳虞允文曰陛下以儉爲寶積以歲月何患不及文景如太宗功業則在陛下日夜勉之而已帝曰朕思創業守成中興三者皆不易蚤夜孜孜不敢迨違每日晨無事則自思曰豈有未至者乎反覆思慮惟恐有失又曰朕近于几上書一將字往來尋繹未得擇將之道虞允文曰人才臨事方見帝曰然唐太宗安市之戰始得薛仁貴 庚子以王炎爲樞密使四川安撫使與元府有山河堰世傳漢蕭何所倫嘉祐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二 九

中提舉史照上修堰法降敕書刻之堰紹興以後戶口凋敝堰事荒廢炎委知興元府吳拱修復發卒萬人助役盡修六堰濬大小渠六十五里南鄭廢城之田大得沃溉詔獎諭拱 是月免兩淮民戶丁錢兩浙丁鹽絹帝諭輔臣曰范成大言處州丁錢太重遂有不舉子之風有一家數丁者當重與減免尋又調旱傷路戶稅 八月癸卯湖金主詔朝臣曰朕嘗諭汝等國家利便制體遺闕皆可直言外路官民亦嘗言事汝等終無一語凡政事所行豈能皆當自今直言得失無有所隱 乙巳金主謂宰相曰隨朝之官自謂歷三考則當得某職

歷兩考則當得某職第務因循碌碌而已自今以外路官與內除官察其奮勤則并用之但苟簡於事不須任滿便以本品出之賞罰不明豈能勸勉 丙午殿司左軍劫馬軍司使臣家被獲帝曰不當以治百姓之法治之虞允文曰劫盜已不可貸況軍人乎 庚戌金主詔曰應因幹罕舊作窩幹今改被掠女直及諸色人未經刷放者官爲贖放隱匿者以違制論其年幼不能稱說住賣者從優住 己未進呈兩浙漕臣糴積米帝因宣諭曰洪範八政以食爲先而世儒乃不言財穀邦之有儲蓄如人之有家計欲不預辦得乎 庚午帝謂宰執曰朕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二

二十

近日無事時過德壽宮太上頤養愈勝天顏悅好朕退輒喜不自勝虞允文曰神器之重得所付托聖懷無事自應如此 金主謂宰臣曰五品以下闕員甚多而難于得人三品以上朕則知之五品以下不能知也卿等曾無一言見舉者欲畫久安之計與百姓之利而無良輔佐所行皆尋常事耳雖日日視朝何益卿等宜勉思之 九月壬申朔帝曰江西湖南旱歉宜可募兵兩路各且募千人梁克家言外路募兵多憚所費虞允文曰撥截上供亦可帝曰然所募之人發赴三衙恐太遠當與分撥允文言江西去江池爲近湖南去鄂渚爲近帝

曰可優降指揮仍與分撥 戊寅帝謂宰臣曰漢高祖初年專意馬上之事世祖增廣郊祀亦在隴蜀既平之後咎人規恢遠略罔不在專藝文末節益未暇問梁克家曰高帝創業世祖中興今日之事乃兼守成祖宗二百年來典禮畢備當以時舉帝曰典禮何可盡廢抑其浮華而已自今卿等每事當先務實稍涉浮文必議詞省 壬午湖北北京西總領兼措置屯田呂游問言本所管營田屯田內官兵闕人耕種之處請依舊頃畝出榜召百姓依元額承佃從之 癸未金主獵於橫山 丁亥命措置襄陽寨屋梁克家曰將徙荆南之屯否帝曰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二

二十一

欲令移去如何虞允文曰荆南之人歲歲戛戍自此可免道塗往返之勞然有二不便帝曰襄陽極邊驟添人馬對境必致驚疑允文曰此正是一不便又自荆南至襄陽水運千餘里河道淺狹難于餽糧此二不便以臣愚見不如先移軍馬餘續議之帝稱善 庚寅金主還都 是月進呈六部長貳歲舉改官人皆是後來許依職司收使今合依舊法帝然之梁克家言在京選人無外路監司薦舉若六部長貳又不許佗職司必不得改官帝曰舊法既然當使人從法不可以法從人也虞允文曰舊法京局不以選人爲之故六部長貳不佗職司

亦可今皆川選人後來磨勘不行必重申請御須更改
帝曰此事續議施行 冬十月壬寅朔金以左宣徽使
敬嗣暉參知政事 甲寅金主謂宰臣曰朕已行之事
卿等以為成命不可復更但承順而已一無執奏且卿
等凡有奏何嘗不從自今朕旨雖出宜審而行有未便
者即奏改之或在下位有言尚書省所言未便亦當從
而改之 壬戌金主使烏凌阿天錫舊倫烏林杏天錫今改來賀
會慶節要帝降榻問金主起居帝不許天錫跪不起處
允文請帝還內命知問門事王抃論之曰大駕已興難
再御殿使人以明日見天錫沮退癸亥隨班入見 甲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四十二

三

辰虞允文言兩司增加科力事藝升進者千餘人費不
過千餘貫昨有錫金梳者軍中歡呼無不欣鑿帝曰聞
其歡聲乘馬而歸道路聚觀如此見者必勸矣 丙寅
金左丞相赫舍里良弼進睿宗實錄 戊辰金主謂宰
臣曰前慶宮圖畫功臣已命增為二十人如丞相韓企
先自本朝興國以來憲章法度多出其手至于關決大
政但與大臣謀議終不使外人知覺漢人宰相前後無
比若褒顯之亦足以示勸慎勿遺之 是月賑饒州饑
帝因覽知州王和賑濟畫一曰饑歲民多遺棄小兒已
付諸路收養如錢不足可于內藏支降 龍紹興府宗

正行司以其事歸大宗正司故事宗室皆聚于京師熙
豐間始許居于外崇寧間始即河南應天置西南二敦
宗院靖康之禍在京宗室無得免者而睢維二都得全
建炎初將南幸于是大宗正司移江寧而西南外初寓
于揚州及鎮江復移于泉福二州而居會稽者乃紹興
初以行在未有居第權分宗室居之及恩平郡王璩出
居會稽遂以為判大宗正司至是省之 十一月戊寅
金主幸東宮謂太子曰朕為汝措天下當無復有經營
之事汝惟無忘祖宗仁厚之風以勤修道德為孝明信
賞罰為治而已魯唐太宗曰吾伐高麗不克終汝可繼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四十二

三

之如此之事朕不以遺汝如遼之海濱王以國人愛其
子嫉而殺之所為如此安得不亡唐太宗又嘗謂高宗
曰爾于李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立即授以僕射彼
必致死力矣君人者安用偽為受恩于父焉有忘報于
子者乎 丙戌金主享太廟丁亥有事於園丘大赦
是日臣僚請改和州西路花裝隊帝曰三衙舊亦結花
裝隊昨已更改與其臨敵旋行抽摘不若逐色團結之
有素也 癸巳金羣臣加上尊號曰應天興祚欽文廣
武仁德聖孝皇帝 甲午虞允文言舊法黃甲不曾到
部人在銓試下等人之上帝曰可依舊法又曰改法不

當終有室。不如詳審子初則免改夏子後也。是月策制科眉山布衣李屋八第四等賜制科出身。十二月癸卯金主冬獵乙卯還宮。丙辰金參知政事敬嗣暉卒。先是軍人王俊自稱八廂詐取軍中錢物配廣南帝曰御前從來無八廂差出可擬指揮行下諸路如有自稱八廂之人卽收捉梃勘戊午詔行之帝顧虞允文曰卿昨言若真八廂對人自稱亦所當罪此言甚當。庚申詔閤門舍人依文臣館閣以次輪對王抃用事故也。辛酉金進封皇子永中爲趙王永成爲幽王永升爲虞王永蹈爲徐王永濟爲滕王乙丑永中與曹王續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二 三

永功俱授明安仍命永功親治事以習爲政。丙寅詔都統制歲舉所知二人統制歲舉一人以智勇俱全爲上善撫士卒爲次專有膽勇又爲次將校士卒惟其所舉從臣僚之請也。金吏部侍郎靖之使高麗也欲宣金主詔於王覲而覲已爲皓囚於海島託言覲已避位出居宅所病有加無損不能就位拜命往復險遠非使者所宜往靖竟不得見覲乃以詔授皓轉取表附奏仍以讓國爲言靖還金主問大臣皆曰覲表如此可遂封之赫舍哩良弼完顏守道曰待皓所請未晚也是月皓遣其禮部侍郎張翼明等請封於金。是歲移馬軍司

范於建康府 金河決王村南京孟衙州界多被其害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四十二

三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二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三

宋紀一百四十三 起元豐執徐正月盡昭陽 大荒落十二月凡二年

孝宗紹統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聖成孝皇帝

帝

乾道八年金大定十二年春正月庚午朔頒乾道敕令格式

莫濛充金國賀正使故事正月三日錫宴前後使者循行無違濛獨以本朝國忌不敢簪花聽樂為辭爭辨久之伴使以白金主許就館賜會 戊寅太常博士楊萬里輪對論及人材帝曰人材須辨實偽分邪正最不可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三 一

以言取人孔子大聖猶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故以言取人失之宰

予 金主詔有司曰凡陳言者皆國政利害自今言有可行以其本封送秘書監當行者錄副付所司 乙酉

太常少卿黃鈞言國莫重於禮禮莫嚴於分伏見四孟月景靈宮朝獻皇帝與羣臣俱拜於庭心竊疑之退而

求之禮經攷之儀注有所不合問之掌故則渡江之後羣吏省記者失之也曲禮曰君踐阼臨祭祀禮器曰廟

堂之上壘樽在阼又曰君在阼正義曰阼主人階也神宗元豐間詳定郊廟禮文明堂太廟景靈宮行禮兼設

皇帝拜位於東階之上今親郊之歲朝獻景靈宮朝饗

太廟皇帝拜上羣臣拜下矣獨四孟朝獻設褥位於阼階之下則是以天子之尊而用之大夫士臨祭之位非

所以正禮而明分也請遵元豐之制每遇皇帝孟月朝獻設褥位於東階之上西嚮以禮則合以分則正詔從

之 丙戌宰執請討論上丁釋奠皇太子入學之儀帝曰禮記文王世子篇載太子入學事甚詳梁克家曰入

學以齒則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古人所以教世子如此虞允文曰此事備於禮經後世罕舉行者帝曰可令

有司討論以聞 丙申金以水旱免中都西京南京河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三 二

北河東山西陝西去年租稅 二月壬寅金主召諸王府長史諭之曰朕選汝等正欲勸導諸王使之為善如

諸王所為有所未善當力陳之倘或不從則其每日行事以奏若阿附不言朕惟汝罪也 乙巳詔曰朕惟帝

王之世輔弼之臣其名雖殊而相之實一也厥後位號定於漢而稱謂汨於唐以僕臣而長百僚朕所不取且

丞相者道揆之任也三省者法守所自出也今舍其大而舉其細豈責實之議乎肆朕稽古釐而正之蓋名正則言順言順則事成為政之先務也其改尚書左右僕

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左右丞相 己酉詔以判太

史局李繼宗供奉德壽宮應轉三官許回授其子安國
補太史局保章正充歷算科臣僚言保章從八品與宣
義承忠郎等使其精於歷算雖特命之可也用其父之
回授則不可雖曰以三官易一命若異時羣臣近習有
不知事體不顧廉恥皆乞用此例陛下何以拒之遂寢
其命 庚戌金主如順州春水 辛亥以虞允文爲左
丞相梁克家爲右丞相並兼樞密使尋詔已正丞相之
名其侍中中書令尚書令尚存虛名雜歷可刪去以左
右丞相充其位 癸丑以安遠軍節度使張說吏部侍
郎王之奇並簽書樞密院事時張栻已出知袁州侍御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三 三

史李衡右正言王希呂論說不可執政禮部侍郎兼直
學士院周必大不草答詔給事中莫濟封還錄黃帝令
翰林學士王曠草制給事中姚憲書行必大濟並與外
宮觀旋以希呂合黨邀名責遠小監當衡言稍婉左遷
起居郎都人倫四賢詩以紀之放異宋史紀責王希呂
在丙辰罷李衡在丁巳
今從倭倅未幾曠擢學士承旨憲賜出身爲諫議大夫
於是說勢赫然無敢撓之者著倫佐郎趙汝愚不往見
說乞祠不報會其祖母卒不俟報即日歸省父因自劾
帝不罪就除知信州 是日金主還都 金主詔曰自
今官長不法其僚佐不能糾正又不言上者並坐之戶

部尚書高德基濫支朝官俸四十萬貫杖八十 丙寅
戶部尚書曾懷賜出身參知政事 三月己巳朔主管
馬軍司公事李顯忠請兌換民田充都教場有司以民
闕不願請每畝支錢五貫文收買帝曰馬官諸軍皆未
有教場否虞允文曰雖有之但未有都教場以備合教
帝曰建康管軍馬自有大教場每遇合教可以時暫教
閱允文曰聖意殆不欲取民田耳帝曰然 乙亥金詔
尚書省賊汚之官已被廉問若仍舊職必復害民其遣
使諸道即日罷之 丁丑金遣宿直將軍烏庫哩舊倫
烏古
論今思列冊封王皓爲高麗國王 壬午帝念及邊備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三 四

謂虞允文曰士大夫難得任事之人允文曰承平時前
輩名臣如范仲淹韓琦等在邊尚猶難之帝曰當時戰
多失利蓋由未甚知兵允文曰非不知兵但不教之兵
難以禦敵帝曰西夏小邦當時亦自枝梧不及所以馴
致丙午之恥朕今孜孜不倦期與卿等共雪之今聞金
人上驕下惰朕所以日夕磨厲必欲令今日我之師徒
如咎日金人之兵勢蓋思反之也 壬辰宰執請點檢
諸軍戰船帝曰舟楫正是我之所長豈可置而不問鄂
州荆南江州可令姜誨前去池州以下委葉衡具數奏
聞 癸巳金以前西北路招討使伊喇舊倫
喇今改道爲參

知政事 丙申詳定一司敕定所奏修正三公三少法
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左右丞相為宰相少師少傅少
保為三少詔從之 丁酉金北京曹貴等謀反伏誅

夏四月庚子賜禮部進士黃定等三百八十九人及第
出身 癸卯金尚書右丞孟浩罷為真定尹金主曰卿
年雖老精神不衰善治軍民毋遠言退以通犀帶賜之

丙午進呈宰臣制國用事帝曰官制已定丞相事無
不統所有兼制國用夏不入銜 己酉殿中侍御史蕭
之敬劾虞允文擅權不公允文請罷政許之翌日帝過

德壽宮上皇曰采石之戰之敬在何處毋聽允文去遂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三 五

復陷出之敬提點江東刑獄 甲寅戶部侍郎楊傑言

義倉在法夏秋正稅每斗別納五合即正稅不及一

斗免納應豐熟一縣九分已上即納一升惟充賑給不

許它用今諸路州縣常平義倉米斛不少間有災傷去

處支給不多皆是擅行侵用請下諸路常平官限半月

委逐州主管官取索五年的實收支數目逐年有無災

傷檢放及取給過若干見在之數實計若干目今在甚

處椿管申部稽攷從之 丁巳金西北路納哈塔齊錦

七斤今改謀反伏誅 己未宣示賜新進士御書益稷

篇梁克家言益稷首載治水播奏艱會未載君臣夏相

訓飭之意學者因宸翰以味經旨必知古人用心矣帝

曰如所減無若丹朱傲等語見古者君臣儆戒之深允

文曰舜與皋陶廣敷之詞舜則曰股肱喜元首起皋陶

則曰元首明股肱良又繼以元首叢脞股肱惰之語君

臣之間相稱譽相警戒自有次序如此所以能致無為

之治帝曰然此篇首言民之粒食則知務農為治之本

至于告臣隣之言則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候以明之

擿以記之又曰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是古聖人待

天下之人未嘗不先之以教及其不格則必以刑威之

今為書生者多事虛文而忽茲二事是未究古聖人之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三 六

用心也 癸亥金以久旱命禱祀山川詔宰臣曰諸府

少尹多闕員當選進士雖資敘未及而有政聲者皆擢

用之 臣僚言役法之均其法莫若限民田自十頃以

上至於二十頃則為下農自二十一頃以上至於四十

頃則為中農自四十一頃以上至於六十頃則為上農

上農可使三役中農二役下農一役其嘗有萬頃者則

使其子孫分析之時必以三農之數為限其或詭名挾

戶而在三農限田之外者許人首告而沒田於官磨以

歲月不惟天下無不均之役亦且無不均之民矣 乙

丑金大名尹荆王文以贓罪奪爵降授德州防禦使僚

佐皆坐不矯正解職文宗望之子京之弟也 丙寅金
右丞相赫舍哩志寧薨謚武定金主嘗宴羣臣於太子
宮顧志寧謂太子曰天下無事吾父子今日相樂皆此
人力也及歿甚悼惜之曰志寧臨敵身先士卒勇敢之
氣自太師梁王後未有如此人也 五月己巳提點江
東刑獄蕭之敬乞祠帝不允虞允文言前日之敬言臣
是其職事臣雖不知其所論竊自揣度罪無可疑者既
蒙聖恩復令暫留如之敬之端方願召歸舊班以圖敢
言之路帝曰今以監司處之亦自甚優顧曾懷曰丞相
之言甚寬厚可書之時政記 癸酉金主如百花川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三

七

甲戌金命賑山東路饑 丁丑金主次準居久旱而雨
戊寅金主觀稼禁扈從蹂踐民田禁百官及承應人
不得服純黃油衣 癸未金主謂宰臣曰朕每次舍凡
秣馬之具皆假於民間多亡失不還其主此彈壓官不
職可擇人代之所過即令詢問但亡失民間什物並償
其直 乙酉金給西北路人戶牛 戊戌詔福建鹽行
鈔法從轉運陳峴之請也仍支借十萬貫俟本知福州
陳俊卿移書宰執曰福建鹽法與淮浙不同蓋淮浙之
鹽行八九路八十餘州地廣數千里故其利甚博福建
八州惟汀邵劍建四州可售而地狹人貧土無重貨非

可以它路比也今欲改行鈔法已奪州縣歲計又欲嚴
禁私販必虧稅務常額而貧民無業又將起而為盜夫
州縣闕用則必橫斂農民稅務既虧常額則必重征商
旅盜賊既起則未知所增三十萬緡之入其足以償調
兵之費否也將來官鈔或滯不行則必科下州縣州縣
無策必至抑配民戶本以利民而反擾之恐皆非變法
之本意也當時不能用然鈔法果不行 丙申立宗室
銓試法 六月庚子以武德郎令擡為金州觀察使封
安定郡王 辛丑帝曰雨止歲事有望虞允文曰麥已
倉新米價日減帝曰今歲再得一稔想見粒米狼戾夏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三

八

得二年便有三年之蓄仍須嚴切戒約只置場和糴聽
百姓情願入中不得纖毫科擾 壬寅調兩淮歸正人
撮收課子淮東巡尉有縱逸歸正戶口過淮者奪官有
差 國子司業劉焯嘗移書宰相言張說不當用出為
江西轉運判官朝辭諭州縣窮空無備及當今利害帝
曰江西旱荒之餘州縣亦是無備亦多由官吏非其人
旋命賑江西饑 丙午傅自強言父察遇害於燕山乞
賜諡特賜諡忠肅 甲寅金主如金蓮川 秋七月己
巳臣僚言祖宗馬政茶馬司並專用茶錦絹博易蕃漢
皆便近茶馬司專用銀幣甚非立法之意況茶為外界

必用之物銀寶多出外界甚非中國之利詔四川宣撫司參舊法措置 癸未以曾觀爲武泰軍節度使 庚寅知兗州滕瑞奏遇天申聖節臣自書聖壽萬歲四字約二丈餘兼造三棚高三丈餘凡用絹五十匹標背投進帝曰滕瑞不修郡政以此獻諛特降一官 是月知廬州趙善俊言朝廷頃者分兵屯田其不可者有三臣謂罷屯田有三利習熟戰陳之兵得歸行伍日從事於教閱一利也無張官置吏坐以糜稍無買牛散種以費官物二利也屯田之田悉皆膏腴牛具屋廬無一不具以資歸正人使之安居三利也詔廬州見屯田官兵並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三

九

行廢罷其田畝牛具令趙善俊盡數拘收給付歸正人請佃及募人租種 金罷保安蘭安榷場金主謂宰相曰夏國以珠玉易我絲帛是以無用易我有用也命罷之 八月庚子度支朱儆言經總制錢頃自諸州通判專收歲入至一千七百二十五萬緡繼命知州通判同掌而歲虧二百三十萬緡故向者版曹奏請專屬通判其後又因臣僚乞委守臣於是知通同共拘催分授酬賞之制夫州郡錢物常患爲守者侵欺經制錢分隸之數而多收係省以供妄費今使知通同掌則通判愈不待而誰何請仍舊委之通判而守臣不預從之既而

戶部尚書楊俛言若令通判拘催恐守臣不能協力宜照乾道二年指揮令知通同共任責分賞從之 辛丑臣僚言州縣被差執役者率中下之戶產業微薄一爲保正鮮不破家管之所管者不過煙火盜賊而已今乃至於承文引督租賦焉管之所勞者不過橋梁道路而已今乃至於備修造供役使焉方其始參也饋諸吏則謂之辭役錢知縣迎送僦夫腳則謂之地理錢節朔參贊則謂之節料錢官員下鄉則謂之過都錢月認齎額則謂之齎息錢復有所謂承差人專一承受差使又有所謂傳帖人各在諸廳白直實不曾承傳文帖亦令就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三

十

顧而占破望申嚴州縣今後如敢令保正副出備上件名色錢物官員坐以贓私公吏重行決配如充役之家不願親身祇應止許顧承差人一名餘所謂傳帖之類竝罷從之 壬子浙東提舉鄧良嗣言收糶常平尚少錢五萬三千二十餘貫詔禮部緝計度牒給降 乙卯帝謂輔臣曰昨因檢唐書李吉甫傳見柄鈞爲常州刺史值苻饑浚渠所流江境內遂豐稔不知流江遠近可令浙漕及常州攷求古迹以聞 癸亥兵部侍郎黃鈞論知人善任使當察其人而取之量其材而用之帝曰朕以無心處之無心則明無心則不偏無心則無私

甲子著伦佐郎丁時發言人君須平日奉天得天助然
後可以立大事帝曰朕日夜念此所謂某之禱久矣時
發言近日多竭民力以事不急陛下當恤民以固本帝
曰朕非特圖建功業如漢文調天下租賦事亦欲次第
行之 是月四川水災命賑之 九月戊辰定江西四
監鐵錢額每歲共鑄三十萬貫江州廣寧監興國軍富
民監各十萬貫臨江軍豐餘監撫州裕國監各五萬貫
壬申帝曰近時民俗多尚奢侈纔遇豐年稍遂從容
則華飾門戶鮮麗衣服促婚嫁厚裝奩惟恐奢華之不
至甚非所宜今年豐登欲使民間各務儲積仍趣時廣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四十三 十一

種二麥以備水旱之用 乙亥詔王炎赴都堂治事
丙子金主還都 初帝命選諫官虞允文以李彥穎林
堯朝王質對三人皆鯁亮有文學爲時所推重帝不報
而用竹觀所薦者允文梁克家爭之不從允文力求去
戊寅以允文爲少保武安軍節度使四川宣撫使封雍
國公 丁亥金州李方等謀反伏誅 巳丑賜虞允
文家廟祭器允文入辭帝諭以進取之方刻日會師河
南允文言異時或內外不甚應帝曰若西師出而朕遲
回卽朕負卿若朕已動而卿遲回卽卿負朕帝用李綱
故事御正衙酌卮酒賜之卽殿門乘馬持節而出 冬

十月丙辰罷脩諸路職田 十一月辛未遣官醫江浙
福建二廣湖南分路官田 甲戌金主謂宰相曰宗室
中有不任官事者若不加恩澤於親親之道有所未廣
朕欲授以散官量予廩祿未知前代何如左丞石琚曰
陶唐之親九族周家之內睦九族見於詩書皆帝王美
事也 臣僚言在法充祿大夫節度使已上旣合定諡
議於太常覆於考功苟其人行應諡法而下無異詞則
以上於朝廷而行焉紹興間以守臣捍禦臨難不屈死
節昭著而其官品或未該定諡于是有特許賜諡指揮
故以定諡者給敕而以賜諡者給告近來請諡之家卻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四十三 十二

有官品合該定諡茲緣紹興指揮輒經朝廷陳乞賜諡
不議於太常不覆於考功獨舍人命詞行下是太常考
功二職俱廢而美諡乃可以幸得此則法令之相戾者
也大凡命詞給告皆三省官奉制宣行列名於其後今
特恩賜諡禮命優重冠王言於其首而宰相參政給舍
並不入衙獨吏部長貳考功郎官於後押字殊不類告
甚非所以尊王命嚴國家也況舍人掌詞命之官猶不
入衙賜諡初不議於考功乃亦押字理有未安此則制
度之可疑者也請今後定諡賜諡一遵舊典至於告命
之制亦乞令禮官詞臣攷尋舊章詳議續中書後省禮

部太常寺議上今後若有官品合該定謚即仰其家經
朝廷陳乞下有司遵依定謚條法議謚給敕施行如係
守臣守禦臨難不屈死節昭著并應得蘊德邱園聲聞
顯著條法指揮陳乞賜謚之人或奉特旨賜謚者即依
紹興三年指揮命詞給告施行從之 十二月乙未朔
金命大理少卿張九思赴濟南鞠獄濟南尹劉萼彥宗
之子也先為定武軍節度使淫縱無行所至貪墨狼籍
廉使劾之故遣九思就鞠萼既就逮不測所以引刃自
刺不死詔削官一階罷歸田里尋卒 丁酉金遣官及
護衛二十人分路選年二十以上四十以下有門地才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三

三

行及善射者充護衛不得過百人 金冀州王瓊等謀
反伏誅 戊戌調兩淮明年租賦 辛丑金出宮女二
十餘人 甲辰詔京西招集歸正人授田如兩淮 已
酉金樞密副使尹喇舊倫移刺今改成罷 辛亥金詔金銀坑
冶聽民開采毋得收稅 金禁審錄官以宴飲廢公務
癸丑金以殿前都點檢圖克坦舊倫徒單今改克寧為樞密
副使兼知大興府事 甲寅命四川試武舉 已未金
詔自今除名人子孫有在仕者並取奏裁 是月金德
州防禦使文以謀反伏誅文既失職居常快快日與家
奴舒穆魯舊倫石哈珠今改為怨言哈珠揣知其意

因言南京路明安阿庫哈珠穆昆尼楚赫舊倫木與可今改
大王厚善果欲舉大事彼皆願從文信其言乃召日者
康洪占休咎密以謀告洪言來歲甚吉文厚謝洪使
家僮剛格舊倫剛今改以書幣往南京約阿庫等剛格見阿
庫等不言其本來之事還給文曰阿庫從大王矣文乃
遣兵仗畫陳圖為計家奴重喜詣河北東路上變遣
人至德州捕文文夜與哈珠等亡去金主謂宰臣曰海
陵翦滅宗室殆盡朕念太祖子孫存者無幾曲為寬假
而文曾不知幸尚懷異圖何狂悖如此其督所在捕之
文亡命凡四月至是被獲伏誅康洪論死餘皆坐如律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三

古

釋文妻以其家財賜文兄子耀珠下詔曰德州防禦使
文北京曹貴卿州曹方皆因術士妄談祿命陷於大戮
凡術士多務苟得肆為異說自今宗室宗女有屬籍者
及官職三品以上除占問嫁娶修造葬事不得推筭祿
命違者徒三年重者從重治之 金尚書省奏言河移
故道水東南行其勢甚大可自河陰廣武山循河而東
至原武陽武東明等縣孟衛等州增築堤岸從之 是
歲劉琪免喪復除湖南過關言曰人君能得天下之心
然後可以立天下之事能循天下之理然後可以得天
下之心然非至誠虛已兼聽竝觀在我者空洞清明而

無一毫物欲之蔽亦未有能循天下之理者也因引其
意以傳時事言甚切至帝加勞再三

乾道九年金大定十三年春正月辛未簽書樞密院事王之奇

罷為淮南安撫使 癸酉金尚書省言南客車俊等因

榷場貿易誤犯邊界罪當死金主曰本非故意可免罪

發還無令本國知之恐復治其罪 乙亥以張說同知

樞密院戶部侍郎沈夏簽書樞密院事 辛巳以刑部

尚書鄭聞簽書樞密院事按吳宋史本紀倫
戊寅今從宰輔表 壬午詔

曰夫部刺史之官所以周行郡國頒宣風化總方略而

一統類者也今則不然守土之官出於其部監司之任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三 五

最為近而易察者也而求其凌厲風節建立事功疾惡

如讐奉公不撓者蓋僅僅而有焉甚則朋比苟且訖無

舉奏民瘼不聞於上上意不孚於下朕何望焉繼自今

其悉乃心毋冒於憲凡在厥位明體朕懷 巳丑樞密

使王炎罷為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按吳宋史本
紀倫辛未與

王之奇同日 是月中書門下省言福建鹽自來止是

州軍分立綱數自行搬運出賣以辦歲計近改為鈔法

聽從客販州郡緣住般賣卻致支用不足切慮敷擾以

為民害詔罷鈔法諸州軍綱鹽並依舊分撥官般官賣

所有本司元倍本錢一十萬貫并已賣到鈔面錢一十

九萬貫并續賣鈔而錢竝拘收起左藏庫交納 起居

舍人雷正言所修記注自紹興十五年以後多有未修

月分久之文字散失所得疎略愈難修纂請令二史將

承受諸處關牒施行政事并臣下所得聖語隨月編纂

仍將紹興十五年以後未修月分併修一月竝於次月

上旬送付史官從之 閏月丁酉鄂州都統制吳挺奏

前任秦琪冒請馬料及朝廷降錢修造軍器皆不堅利

所降錢琪輒營運自私今已立式製造帝曰軍器不葺

錢乃自私秦琪不可不治行下吳挺定罪 巳亥馬軍

司請陞統領官張遇為統制梁克家等言張遇比赴都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三 六

堂審察見其人衰老庸謬帝曰統制官不可苟任異時

大帥皆於此選使其有謀老固無害老且謬則無所用

矣 庚子樞密院言諸州軍揀發禁兵分番赴忠銳軍

教門衣甲軍器不備請行下州軍增葺梁克家曰非特

諸州為然近吳挺所申鄂州軍亦如此恐三衙江上諸

軍軍器亦壞理合點檢帝曰須不時閱視則無得而隱

克家曰步司統制官王世雄交割之初見甲皮多斷爛

弓弩脫壞常與臣等言之帝曰此世雄能留意職事也

庚申以久雨命大理三衙臨安府及兩浙州縣決繫

囚減雜犯死罪一等杖以下釋之 壬子金主詔太子

詹事曰東宮官屬尤當選用正人如行檢不修及不稱職者具以名聞 乙卯修廬州城 丁巳進呈敕令所條目元旦皇帝御大慶殿受賀其奏祥瑞表并讀表者差執政官其奏雲物祥瑞請付史館者差本職官帝曰此皆文具不須立法可盡刪去梁克家曰聖世不言祥瑞真盛德事 戊午太子詹事李彥穎奏皇太子在東宮惟講學足以增益見聞養成道德臣自庚寅歲入侍王邸以及升儲既夏四載纔講尚書終篇今始進講周易非三四年不能竟一經真宗皇帝在東宮日講尚書至七八編禮記等書亦皆數四祖宗之聖雖得於生知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三

七

亦講學不倦是以聖而亦聖今宮僚粗備得遇上堂除講讀官外餘官不過陪侍坐席須臾而退請以庶子或諭德一員兼講官於春秋二禮令添講一經詔令庶子諭德輪講禮記 辛酉幸玉津園宴射 金洛陽縣賊聚眾攻盧氏縣殺縣令李應才亡入南界 二月己巳帝曰前日內閣忠銳軍射藝可觀此本諸州烏合士卒訓練有方遂成紀律主兵官當議推賞 乙亥青羌努爾吉舊作奴兒寇安靜岩推官黎商老戰死夔州轉運判官趙不意攝制帥以討之努爾吉吐蕃之種也時遣其首領率數千人入漢地二百餘里成都大震不意靜

以鎮之召僚屬飲夜遣步將領飛軍徑赴沈黎又徙邈州兵戍邛州為援戒之曰堅守不出密檄諸蕃部落大吐蕃一人賞十緡殺一人二緡於是邛部川諸部落大破吐蕃於漢源殺其首領凡十六日而平不意嗣濮王宗暉曾孫也居官所至有聲母宴宮中帝必顧太子曰此賢宗室也 戊寅宰執奏事因論及古之朋黨帝曰朕嘗思之朋黨不能破不必問其人但是是非非惟理之所在而已 丁亥特贈蘇軾為太師 三月甲午禁北界博易銀絹 乙巳侍御史蘇轡言廣南提舉官廖容劄子廣州都鹽倉有積存鹽本銀計錢十一萬有餘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三

六

又點檢得本路諸州府逐年拘催常平諸色寬剩錢五萬貫欲行起發助朝廷經費得旨赴南庫送納陛下即位以來屢卻羨餘之獻故近年監司州縣稍知遵守此盛德之事而小人急於自進時以一二嘗試朝廷自乾道七年提舉官張潭獻錢二十萬貫以此特轉一官不及期年擢廣西運判廖谷實繼其後故到官未幾便為此舉聞此錢並係鹽本錢潭到任時有三四十萬緡皆是前官累政儲積潭取其半以獻今容獻十一萬緡已是竭澤所餘無幾後人何以為繼異時課額不登誰任其咎望卻而不受即以此錢付之本司依舊充鹽本內

常平寬剩錢亦乞椿留本路爲水旱賑貸之備詔從之
丙辰給事中林機經進講禹貢畢言孔子謂禹非飲
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
力乎溝洫言其克勤于邦克儉于家者如此觀禹貢立
爲經常之制亦其勤儉之德有以先之故此篇之末言
咸則三壤成賦中邦而繼之以祇台德先不距朕行蓋
有淡意後世之君窮奢極侈若漢武帝常賦之外至於
筭及緡錢舟車所宜淡戒常以大禹勤儉之德爲懷治
效不難到也帝曰人主苟有貪心何所不至 乙卯金
主謂宰臣曰會寧乃國家興王之地自海陵遷都永安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三

九

女直人寢志舊風朕及見女直風俗迄今不忘今之燕
飲音樂皆習漢風蓋以備禮也非朕心所好東宮不知
女直風俗第以朕故尚存之恐異時一變此風非長久
之計甚欲一至會寧使子孫一見舊俗庶幾習效之
金太子詹事劉仲晦請增東宮牧人及張設金主曰東
宮諸司局人自有常數張設已具尚何增益太子生於
富貴惟當導以淳儉朕自卽位以來服御器物往往仍
舊卿以此意諭之 是春以王楫李大正竝爲提點坑
冶鑄錢於饒贛州置司江東淮南兩浙潼川利州路分
隸饒州司江西湖廣福建分隸贛州司除潼川府隸路

坑冶銅寶係逐路轉運司拘催發納鑄錢司外依舊以
江淮荆浙福建廣南路提點坑冶鑄錢司爲名兩司行
移連銜按察 夏四月己巳金制出繼子所繼財產不
及本家者以所繼與本家財產通數均分 庚午帝諭
曰忠武軍已內教人材少壯不減殿前司諸軍武藝亦
習熟梁克家曰人無南北惟教習而用之如何耳帝曰
然 金主御睿思殿命歌者歌女直詞顧謂太子及諸
王曰朕思先朝所行之事未嘗暫忘故時聽此詞亦欲
令汝輩知之汝輩自幼惟習漢俗不知女直純實之風
至于文字語言或不通曉是忘本也汝輩當體朕意至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三

三

于子孫亦當遵朕教誡也 乙丑起居舍人趙粹中言
祖宗盛時儲養過帥之才所以料敵制勝罕有敗闕請
詔宰執侍從歲舉可充帥任者各一人被舉者赴都堂
審察如委可任籍姓名聞奏差充過方帥司及都統司
屬官或倖貳以儲其材候任滿或陞之機幕謀議入爲
寺監郎曹出爲監司過郡俾之習熟過圍利害它時過
帥有關卽於數內選擢其資歷稍高入爲卿監侍從遇
有過事以備詢訪如祖宗時仍請嚴詔丁寧詳擇其人
勿徇私請如有顯效亦當推薦賢之賞如此十年之後
帥臣不勝用矣帝曰帥臣自是難得卿此論甚允若然

則不待十年得人多矣 五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癸巳龔茂良言馬驛利害并及買象事梁克家等曰樞密院見差使臣趙璧往邕州催買帝曰郊祀大禮初不繫此其差去使臣可喚回 戊戌金禁女直人毋得譯為漢姓 壬寅金真定尹孟浩卒 甲辰金尚書省奏鄆州民范三毆殺人當死而親老無侍金主曰在醜不爭謂之孝孝然後能養斯人以一朝之忿忘其身而有事親之心乎可論如法其親官與養濟 己未左迪功郎朱熹辭免召命乞差嶽廟梁克家言朱熹博學有守而安於靜退屢召不起執政俱稱之或曰熹學問淹該但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三

三

泥於所守差少通耳帝曰士大夫雖該博然亦須諳練疏通如朕在潛邸但知讀書為文及即位以來今十有餘年諳歷物情世故豈止讀書為文須有用乃可耳朱熹今以疾辭然安貧樂道廉退可嘉特改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熹以求退得進於義未安再辭踰年乃拜命 是月皇太子免尹臨安 政異宋史本紀載在四月今從聖政草 洪吉等郡水災命賑之 六月己巳臣僚言近年州郡例皆窮匱不能支吾言其凋弊之因有揀汰之軍士有添差之冗員有指價和糴米之備償有綱運水腳錢之糜費有打造歲計之鐵甲有拋買非泛之軍器有建造寨

屋之陪貼有收買竹木之科敷有起發陳中廂禁上軍弓手之用度有教閱民兵保甲之支費郵傳交馳使者旁午是皆州郡之蠹所以致闕乏之繇也陛下灼見其弊已除去七八惟是揀汰軍人并離軍人及歸正添差不釐務州郡甚以為苦日增月添無有窮已則賦入有隄而增添之費無窮請特降指揮下吏兵部三衙在外諸軍都統總領司凡揀汰軍人并離軍使臣諸色添差不釐務人各相照應自來立定人數員缺不得過數差注分撥令共理之臣得以畱意收養詔從之 詔令諸路監司郡守不得非法聚斂竝緣申請妄進羨餘違者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三

三

重賞典憲 是月置蘄州鄆春鐵錢監歲以十萬貫為額仍減舒州同安監歲額一十萬貫 金樞密使完顏思敬奉金主輟朝親臨喪哭之慟曰舊臣也賻贈加厚葬禮悉從官給 秋七月庚子金復以會寧府為上京 庚戌金罷歲課雉尾 八月丁卯金以判大興尹趙王永中為樞密使 金明安穆昆舉賢能者金主命賞之 癸酉內批龍雲陳師亮添差梁克家等言於指揮有礙帝嘉其守法因曰僥倖之門益在上者多自啓之故人生覬覦心漢畫一之法貴在能守 丙子臣僚言江西連歲荒旱不能預興水利為之備乃降詔曰朕惟

旱乾水溢之災堯湯盛時有不能免民未告病者備先具也豫章諸郡但阡陌近水者苗秀而實高仰之地雨不時至苗輒就槁意水利不修失所以爲早備乎今諸道名山川源甚眾民未知其利然則通溝瀆滌陂澤監司守令顧非其職歟其爲朕相邱陵原隰之宜勉農桑盡地利平繇行水勿使失時朕將卽勤惰而寓賞罰已卯金御史大夫璋罷 癸未合荆鄂二軍爲一以吳挺充都統制 九月丙申梁克家等上中興會要太上皇及皇帝玉牒 庚子命盱眙軍以受書禮移牒泗州示金生辰使金使不從 辛亥金主還都大名府僧李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三 三

對曰明安人與漢戶今皆一家彼耕此種皆是國人卽日發軍恐妨農倫金主責之曰朕謂卿有知識每事專效漢人若無事之時可移農倫度宋人之意且起爭端國家有事農倫奚暇卿習漢字讀詩書姑置此以講本朝之法前日宰臣皆女直拜卿獨漢人拜是耶非耶所謂一家者皆一類也女直漢人其實則二朕卽位東京契丹漢人皆不往惟女直人偕來此可謂一類乎又曰朕夙夜思念使太祖功業不墜傳及萬世當使女直人不困卿等悉之 乙酉臣僚言州郡水旱往往諱言雖有陳奏未必能盡其實遂至下之疾苦壅於上聞上之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三 三

德意抑於下究蓋諱言水旱者慮朝廷罪其失政也不盡其實者慮州用之闕而不繼也屬縣申請至於取問者有之必欲其不問而後已民間告訴抑令伏熟者有之必欲其無所陳而後已欺天罔上其罪可勝言哉望申嚴行下凡有旱傷必須從實檢放不得亂有沮抑致奸和氣仍乞令逐路常平提舉官躬親巡歷同帥漕之臣覺察按劾以聞庶幾民被實惠詔從之 丁亥金使完顏襄等來賀會慶節別函申議受書之禮仍示虞允文速爲過備 十一月致異全文載是月庚寅朔日有會之而金宋二史俱不書案是年五月壬辰朔日會次年十一月甲申朔日會則連歲三會也次獻通攷於乾道九年止書五月而不言十一

月日會 辛卯詔樞密院除授及財賦事關中書門下省
今從之 其適機軍政夏不錄送 金主謂宰臣曰外路正五品
職事多闕員何也太尉李石曰資考少有及者金主曰
苟有賢能當不次用之 戊戌合祀天地於園正大赦
改明年為淳熙元年 辛亥臣僚言今歲旱傷非特浙
東被害如江西諸州例皆闕雨禾稻不收而贛吉二州
尤甚江東之太平廣德淮西之無為軍和州多是先被
水患繼之以旱其間州郡或有諱言境內災傷不即申
陳致失檢放條限或有雖曾申聞指置賑濟事件朝廷
未與行下救荒之政譬如拯溺球焚勢不可緩今欲從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三 五

朝廷專委逐路提舉官躬親巡歷如委係失收不曾檢
放或檢放不實者仰將今年苗米依合減分數權行停
閣令候來年秋熟帶納其有和糴米斛拋降馬料及諸
色科買竝權與住罷一年應合賑糶賑濟者許提舉官
將一路見管常平義倉米通融撥借應副其有諸州已
條畫到措置賑濟事件朝廷速降指揮庶幾官吏便可
奉行百姓早被實惠詔從之 壬子金吏部尚書梁肅
請禁奴婢服羅綺金主曰近已禁其服明金行之以漸
可也且教化之行當自貴近始朕宮中服御常自節約
卿等宜更從儉素使民知所效也 漢州什邡縣楊村

進士陳敏政家特賜旌表門廬自敏政高祖母王氏遺
訓至今五世同居竝以孝友信義著王氏年十八歸於
陳歲餘夫卒守志不嫁事舅姑甚孝教子孫篤學有聞
本州以事來上故有是命 十二月乙未朔戒飭沿邊
諸軍毋輒遣間諜招納叛亡 甲子同知樞密使沈夏
罷乙丑以御史中丞姚憲簽書樞密院事 癸酉廣西
鹽復官賣法從帥臣范成大之請也二廣鹽法自靖康
間行官般官賣法至紹興八年後因臣僚言其利為甚
博遂改行鈔法節次更廢不一至乾道六年逐司互有
申陳遂自八年詔令兩路通販官鈔九十萬貫同認歲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三 六

額然實於西路歲計不便遂詔廣西鹽住行鈔法撥還
運司均與諸州官般官賣以充歲計 乙酉金遣完顏
璋等來賀明年正旦以議受書儀不合詔俟改日以太
上皇有旨姑聽仍舊丁亥璋等入見 是歲減紹興府
嚴處州丁絹額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三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四

聖祖皇帝御製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一百四十四

宋紀一百四十四 起開禧教祥正月盡開禧二年

孝宗紹統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聖成孝皇帝

帝

淳熙元年 金大定十四年 春正月庚子帝以衢州措置會子比

佗州稽緩提刑趙彥端特降兩官曾懷言賞信罰必要

當如此帝曰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猶不能化天

下也 已酉詔曰已令殿前司主帥於二月就茅灘合

教諸軍聞舊來每遇大閱主帥例設酒會如待客之禮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四 一

可專制下王友直毋令循習務令軍容整肅 庚戌交

趾入貢帝嘉之尋詔賜國名安南以南平王李天祚為

安南國王 致墨安南之封宋史倫正月聖改草倫二月

益以正月入貢二月始賜國名封王爵也今

連書 二月戊午朔江西安撫司上言準紹興三十年

指揮將諸路禁軍以十分為率取五分專一教習弓弩

手帥司每歲春秋選將官諸州教閱乾道新法按閱條

內不曾修立宜令敕令所修立成法帝曰諸路揀中禁

軍上軍弓手須常令教閱責在守臣如有違例當坐其

罪 辛酉籍平江府將魏壽卿家產以其知無為軍巢

縣移易軍錢入已也 壬戌金以完顏璋之來宋使人

就館奪其書而重賂之杖璋百五十除名仍以所受禮

物入官 庚午金以太尉尚書令李石為太保致仕

廷議欲以沿海制置司幹當使臣員闕改倫文臣幹辦

公事以曹冠充以冠前有差遣屢經駁繳帝頗憐之也

帝曰此卻不可古者為官擇人未嘗為人擇官今乃因

冠而改窠闕近於為人擇官也可別尋闕次處之 癸

酉四川宣撫使雍國公虞允文堯先是帝嘗謂允文曰

丙午之恥當與丞相共雪之允文許帝以恢復使蜀一

載未有進兵期帝密詔趣之允文言軍需未備帝不樂

至是遣二介持御札賜之而允文已歿不知其所言其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四 二

後帝大閱見軍皆少壯嘆曰此虞允文行沙汰之效也

尋贈太傅諡忠肅 庚辰詔州郡循習舊弊巧佞名色

饋送及虛破兵卒以接送為名多僭請受并假官權攝

支請供給之類又聞諸司與列郡胥吏牙校月有僭請

蠶財困民其令諸路監司帥臣覺察 辛巳為郭浩立

廟於金州 三月辛卯召步軍司中軍弩手射鐵塚進

赴內教 臣僚言用人之弊一日上下之分未嚴二曰

義利之說未明夫任賢使能人主之柄助人主進賢退

不肖大臣之職近世一官或闕自銜者紛至始則悉力

以求之不則設計以取之示以好惡而莫有退聽隄以

資格而取求不已未聞朝廷有所懲戒也居官思職義也背公營私利也今中外求官者惟計職務之繁簡康稍之厚薄既得之則指日而望遷授例而欲速公家之事未嘗為旬月計也願明詔大臣深思致弊之由共圖革弊之術使士風稍振百官奉職從之一浙西漕帥言進士施浦等各出米五千石賑濟欲遵格補官帝曰朕不醫爵以清入仕之源今以賑濟補官為百姓兩一甲午金主謂大臣曰海陵純尚吏事當時宰執止以案牘為功卿等當思經濟之術不可狃於故常也 丙申以參知政事鄭聞為資政大學士四川宣撫使 甲辰金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四 三

主要名雍詔中外金完顏璋之獲罪也羣臣紛議謂午年必用兵金主以問宰相赫舍哩良弼對曰太祖以甲午年伐遼太宗以丙午年克宋今茲宋人奪我國書而適在午年故有此語未必然也因遣刑部尚書梁肅為宋國詳問使其書略曰盟書所載止於帝加皇字免奉表稱臣稱名再拜量減歲幣便用舊儀親接國書茲禮一定於今十年今知歲元國信使到彼不依例引見輒令迫取于館姪國體當如是耶往問其詳宜以誠報癸丑肅入見帝仍立接國書肅還附書謝金主大喜欲以肅為執政良弼曰梁肅可相但使宋還即為之宋人

自此輕我矣乃止 建隆以來因唐舊制分別流品不相混淆故有出身無出身及進士上三名賢良方正曾任館閣省府之類遷轉皆不同犯賊及流外納粟尤不使汙士流蓋不特分左右也元豐官制行始一之然猶有一官而分左右者徒以少優進士出身而已至元祐中遂自金紫光祿大夫至承務郎皆以有出身無出身分左右至犯賊則併去左右字論者尤以為當紹聖以後復去之紹興初方務行元祐故事故左右之制亦復行之是趙善俊建言以為本范純仁偏蔽之論請復省去從之 丙辰太白歲星並見經天 是春言者論准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四 四

南安撫使王之奇好為大言備位無補欲為脫身之計遂請分圖之行淮上荒殘之餘首建招誘耕墾荒田多請官錢空名綾紙而去所招之人間以妄包已墾熟田計為頃畝以補官者遂罷之之奇既罷淮南復分為東西路 夏四月乙丑金主諭宰臣曰聞愚民祈福多建佛寺雖已條禁尚多犯者宜申約束無令徒費財用 戊辰金有事於太廟以皇太子攝行事 乙亥金主謂太子諸王曰人之行莫大於孝弟自古兄弟之際多因妻妾離間以致相違且妻者乃外屬耳若妻言是聽而兄弟相違甚哉太子對曰思齊之詩云刑于寡妻至于

兄弟以御于家邦臣等愚昧願相勵而修之因引常棣花萼相依存令急難之義爲文見意以誠兄弟焉已卯以姚憲參知政事戶部尚書葉衡簽書樞密院事

戊子金以樞密副使岡克坦舊倫徒克寧兼大興尹

宗正寺請訓宗室名翼祖下廣字子連繼字太祖下與

字子連孟字太宗下必字子連良字親賢宅多字子連

自字棟華宅茂字子連中字魏王下時字子連若字

詔舉制科是月命工部尚書張子顏等如金報聘仍

請改受書之儀金主與大臣議左丞相赫舍哩良弼曰

宋國免稱臣爲姪免奏表爲書爲賜亦多矣今又乞免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四十四 五

親接國書是無厭也必不可從平章政事完顏守道參

知政事伊喇舊倫移道從良弼議右丞相石琚右丞唐

古安禮以爲不從所請必至於用兵金主謂琚等曰卿

等所議非也所請有大於此者亦從之乎遂從良弼議

各書責以定分其授受禮儀仍不改六月甲午金主

如金運川丙申中臣僚言伏見六部及諸寺監官同共

討論勘當文字多取辦臨時遂致考究未盡供報稽緩

請今後令所轄所隸官司會議帝曰此用西漢故事甚

爲得體已亥葉衡言兵權繫於將帥民命寄於牧守

二者之患并在數易望自今精加選擇使材稱其職然

後力行牧守久任之說以破數易之害從之甲寅著

倫郎木待問言士大夫氣節不立惟在陛下涵養倫成

如奔競之習最壞氣節不可不改帝曰當如卿言必見

之賞罰使之懲戒六月丙辰朔詔以王友直吳挺持

身甚廉治軍有律凡所統御宿弊頓除可竝與建節鉞

武功大夫榮州刺史提舉台州崇道觀秦琪身任帥臣

蠶坡軍政專事阿附貪墨無厭可責授舒州團練副使

漳州安置戊午詔曰累降指揮已有差遣人不得干

求換易比來約束寢弛日益奔競今後可依已降指揮

三省具名聞奏當議黜降其已授差遣人朝辭訖隄半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四 六

月出門一以興州都統制吳挺爲定江軍節度使癸

酉改江陵府爲荆南府戊寅右丞相曾懷罷先是臺

官詹亢宗季棠論事因中懷懷遂求退且乞辨明誣謗

大理相究無實乃貶亢宗及棠言者追論參知政事姚

憲與亢宗等通謀陷懷以取相位乃罷憲甲申落職與

祠以葉衡參知政事是月詔議給祭東嚮之位初吏

部侍郎趙粹中言前代七廟異宮給祭則太祖東嚮紹

興五年董弁建議請正藝祖東嚮之尊謂太廟世數已

備而藝祖猶居第四室乞遵典禮正廟制遇給祭則東

嚮下侍從臺諫集議既而王普復有請當時集議如孫

近李紇折彥質列大中廖剛晏敦復王僕劉寧止胡交
修梁汝嘉張致遠朱震任申先何穀楊晨莊必強李弼
直皆以其義悉合於禮時臣叔父渙任將倫監丞奏陳
益力據引詩禮正文乞酌漢太公立廟萬年南頓君立
廟章陵故事別建一廟安奉倍順翼宣四祖禘祫烝嘗
並行特祀而太祖皇帝神主自宜正位東嚮則受命之
主不屈其尊遠祖神靈永有常祀堯堯皇帝漢以為然
卽擢董弁為侍從叔父渙為御史是時趙沛為諫議大
夫以議不已出倡邪說以害正論而欲祫嘗虛東嚮今
若稽之六經典禮之制度定藝祖為受命之祖則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四

七

三年一祫當奉藝祖東嚮始尊開基創業之祖其太廟
常嘗則奉藝祖居第一室永為不祧之祖若漢之高祖
其次奉太宗居第二室永為不祧之宗若周之武王若
倍順翼宣親盡而祧別議遷祫之所則臣亦嘗考之祫
於德明與聖之廟唐制也立太公南頓君別廟漢制也
前日王普既用德明與聖之說而欲祫於景靈宮天興
廟朱震亦乞藏於夾室今若別建一廟為四祖之廟或
祫天興殿或祫藏太廟西夾室每遇祫嘗則四祖就夾
室之前別設一帷而太祖東嚮皆不相妨庶得聖朝廟
制盡合典禮詔禮部太常寺討論旋別建四祖廟正太

祖東嚮之位從禮部侍郎李燾議也 秋七月丁亥復
以鄭聞為參知政事罷四川宣撫使以成都府路安撫
使薛良朋為四川安撫制置使 戊子詔曰朕惟天下
治亂繫乎風俗之嫩惡風俗嫩惡繫乎士夫之好尚蓋
士夫者風俗之表而天下所賴以治者也故上有禮義
廉恥之風則下有忠厚醇一之行上有險怪媮薄之習
則下有乖爭陵犯之變朕嘗戒姦貪黜浮靡躬節儉以
示天下而歷紀逾久治效未進意在位者未能率德改
行以厚風俗故廉士失職貪夫長利將何以助朕興化
致理無愧於古乎部使者郡守其為朕察郡邑廉吏來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四

八

上朕將甄獎待以不次其或持祿養交崇飾虛譽應詔
不以實使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時汝之辜必罰無貸
壬辰復以曾懷為右丞相兼樞密使 甲午有司言
乾道元年災傷倚閣錢物浙東路自淳熙元年為始倫
三年帶納江東路候豐熟倫兩年帶納帝曰既是災傷
卽與倚閣稅賦亦無從出可與調放 丁酉詔罷諸路
州縣市令司官司及在任官收買物色竝依民間市價
支錢不得科抑減尅 癸卯中書門下省奏關外四州
沿邊諸路及金州上津皆有歸正人詔四川安撫制置
司下都統司常切存撫毋令失所 甲辰詔沿江被水

之家守臣胡與可躬親巡問既聞被水貧乏者六百餘家于左藏南庫每家支錢五貫仍許於沿江地指射蓋屋 戊申江東提舉潘旬言被旨所部州縣措置修築濬治陂塘今已畢工計九州軍四十三縣共修治陂塘溝堰凡二萬四千四百五十一所可灌田四萬四千二百四十二頃有奇詔割下諸路依此具聞 已酉姚憲貴南康軍居住 八月已未知樞密院張說罷以徽猷閣學士楊俛簽書樞密院事帝廉知說欺罔數事命侍御史范仲芑究之遂以太尉提舉隆興府玉隆觀 庚辰帝曰密院差除切須公當如親舊有乞差遣者須明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四 九 具資格待朕處置 壬午帝諭宰執曰朕用人才初不因其薦引之人而為之去畱惟其當而已若薦者偶以罪去被薦者相與為姦則當併逐若初不阿附而有才能當依舊用之又曰蘇之為人初不害禹之成功楊俛曰此誠堯舜之用心矣 九月乙酉朔以曾覲開府儀同三司 丁亥金主還都 戊子帝謂曾懷等曰前日詣德壽宮太上飲酒樂甚太上將七十步履飲食如壯年每侍太上行苑圃登降皆不假扶掖朕見太上壽康如此回顧皇太子侍側三世同此安榮其樂有不可形容者懷等稱賀 壬辰詔江西湖南路累經災傷上

供米斛逐年已減放外今年雖豐尚慮民力未甦所有第四等五等人戶合納淳熙元年秋苗特與調放一半 乙未淮東安撫司奏權場安靜楊俛因言金主本無佗其臣下或妄生事帝曰不可以此為喜於理固當安靜然非我君臣之志也 知隨州蔡戡奏論唐太宗貞觀諫錄帝曰從諫正是太宗所長此書置之座右可為規鑒 丁未以張薦受賄追三官勒停郴州居住右武大夫果州團練使李川私通饋遺降授武功大夫吉州刺史右武大夫楚州團練使王公述輒以財請求軍職降授武功大夫貴州刺史放罷左武大夫貴州刺史宋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四 十 受降授右武大夫修武郎閣門祇候劉士良降授保義郎並放罷薦係武經大夫文州刺史特於遙郡階官上追三官 冬十月乙卯朔金圖畫功臣於衍慶宮金主思太祖太宗創業艱難求當時羣臣勲業最著者二十一人圖畫於衍慶宮聖武殿之左右麻遂王杲金源郡王薩哈舊今改遼王宗幹秦王宗翰朱王宗望梁王宗弼金源郡王實布納舊今改金源郡王鄂囉舊今改金源郡王希尹金源郡王洛索舊今改楚王宗雄魯王棟摩舊今改金源郡王尼楚赫舊今改隨國公鄂蘭哈瑪爾舊今改金源郡王實古訥豫國公富嘉努舊今改

滿家奴 金源郡王杲充國公劉彥宗特進鄂嚕哈齊齊

今改 國公韓企先特進迪實按異宗幹於大定二十一年去

稱爲遼王也豈當時仍帝制而後來改正史從 王戊

其後而書之乎紀傳俱未詳言今姑仍其舊 詔自今違法賣易恩澤及薦舉授賂之人因事敗露有

司定罪外更取特旨重倫行遣 癸亥以積雨命中外

決繫囚 丙寅參知政事鄭聞堯 戊辰命紹興府上

供米與調放以守臣張宗元言諸縣旱傷故也 壬午

皇子判寧國府魏王愷徙判明州愷在治二十年甚有

恩惠 十一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丙戌楊傑言近因

奏事論及時政蒙諭曰待敵當用詭道在朝當用誠實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四 十一

百餘年來嘗患敵國強而中國弱正緣反是待敵既無

奇策動則爲敵所窺在朝以術數相傾以躁競取進風

俗之弊當扶正之聖謨切中時宜望宣付史館從之

戊戌以禮部侍郎龔茂良參知政事改異聖政章倫

俟罷以葉衡兼權知樞密院事甲辰帝召衡及茂良賜

坐日兩參政皆公議所與衡等起謝帝復從容曰自今

諸事不可徇私若鄉曲親戚且未須援引朕每存公道

設有未是卿等宜力爭君臣之間不可事形迹房杜傳

無可書之事蓋其輔贊彌縫不見於外所以能然衡曰

事陶稷契在唐虞之朝其見於後世者都俞吁咈數語

而已茂良曰大臣以道事君遇有不可自當啓沃豈當

使迹見於外 金主論尚倉局使曰大官之倉皆民脂

膏日者品味太多徒爲虛費自今進可口者數品而已

丙午曾懷罷除職奉祠懷以疾自請也戊申以葉衡

爲左丞相兼樞密使衡由知縣不十年至宰相進用之

驟人謂出於曾觀云 巳酉著倫佐郎鄭僑言祖宗朝

每日召見講讀官至仁宗朝始有間日一講之制帝曰

自太宗眞宗始置侍讀講官於聖學尤爲留意 壬子

江西漕臣錢佃等奏興國軍以公使庫酸敗酒抑勒百

姓高價收買臣等雖已禁止請嚴行禁約帝語葉衡龔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四 十一

茂良曰奉行法令在下不可不嚴事既上聞卻當從寬

然後各得其宜今屬郡違戾監司已置不問而請朝廷

嚴行禁約事體不順乃詔本路監司開具散酒當職官

吏姓名申尚書省 十二月丁巳以吏部尚書李彥穎

簽書樞密院事 甲子以鹽官縣早減放苗租 丙寅

罷鐵錢改鑄銅錢 壬申葉衡等上眞宗玉牒 以資

政殿學士知荆南府沈夏加大學士爲四川宣撫使新

四川制置使范成大改管內制置使 戊寅金以平章

政事完顏守道爲右丞相樞密副使圖克坦志寧爲平

章政事 是月修吏部七司法龔茂良言官人之道在

朝廷則常量人才以擢用在選部則宜守成法以差注
蓋法者一定不易如規矩權衡不可私以方圓輕重也
夫法本無弊而例實敗之法者公天下而爲之者也例
則因人而立以壞天下之公者也咎者之患在於用例
破法而比者之患在於因例立法今吏部七司法者自
晏敦復裁定有司守之以從事可以無弊緣臣僚申明
衝改前後不一率多出私意徇人情向者陛下深知其
弊嘗加戒敕毋得用例破條然有司巧於傳會多佻條
目臣謂用例破法者其害淺因例立法者其害大宜詔
有司講求本末將新舊法相與參考舊法非大有所抵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四

三

括者弗可輕去新立條制凡涉寬縱於舊法有違者一
切刊正庶幾國家成法簡易明白可以遵守從之是
歲淮南復分爲東西路

淳熙二年

金大定十五年

春正月辛巳前宰相梁克家曾懷坐

擅改堂除克家落觀文殿學士懷降觀文殿學士甲

午廢同安勸春監 庚戌籍諸軍子弟爲背嵬軍 二

月癸亥詔泉州左翼軍去朝廷二千里每事必申密院

殿司恐致失機自今遇有盜賊竊發一時聽安撫節制

三月己丑何澹試館職言堂闕歸部亦有未便舊法

吏部長貳得以銓量年老不堪董務之人今不復有所

進退近來引見選人改官未聞有不許改官者帝曰恐
所言有可采者不欲遺之既而令吏部從實銓量并引
見選人改官於進卷內具舉主所薦事狀如係捕盜人
卽詳具所得功賞之因從之 乙巳詔武舉第一人補
秉義郎堂除諸軍計議官 夏四月壬子朔淮東西兩
總領各乞以金銀兌換會子支遣帝曰綱運既以會子
中半入納何故乃爾爾少葉衡龔茂良對曰緣朝廷以
金銀換收會子椿管不用金銀價低軍人支請折閱所
以思用會子帝曰夏思所以闕用之因衡復言戶部歲
入一千二百萬其半爲會子而南庫以金銀換收者四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四

四

百餘萬流行於外者纔二百萬安得不少帝曰此是戶
部之數不知兩總領所分數入納如何兩處且各以三
十萬與之兌換金銀已而錢良臣申到民間入納關少
會子并兩淮取換銅錢已支絕會子請再給降帝曰會
子直如此少茂良曰聞得商旅往來貿易僅用會子一
爲免商稅二爲省腳乘三爲不復折閱以此觀之大段
流通帝令應副因宣諭曰卿等講究本末思爲善後之
計 乙卯賜禮部進士詹駉以下四百三十六人及第
出身蜀人楊甲對策言恢復之志不堅者二事一謂妃
嬪滿前聖意幾於惑溺一謂策士之始以談兵爲諱帝

覽對不悅寘之第五等 是月茶寇賴文政起湖北轉入湖南江西官軍數敗命江州都統皇甫偁招之旋命鄂州都統李川調兵討捕 五月己丑詔知縣以三年為任從知饒州王師愈之奏也 辛卯宴宰執於澄碧堂帝曰自三代而下至於漢唐治日常少亂日常多何也葉衡對曰正為聖君不常有如周八百年所稱極治者成康而已帝曰朕常觀無逸篇見周公為成王歷數商周之君享國久遠真後世龜鑑未嘗不以此為戒衡等曰陛下能以無逸為龜鑑誠宗廟社稷無窮之福也帝又曰陸贄之於唐德宗不為不遇朕嘗覽奏議喜其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四

五

忠直次第見於施行龔茂良曰蘇軾在經筵繳奏陸贄奏議表云人臣獻言正如醫者用藥藥須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陸贄不過德宗今陛下淡喜其書欲推行之是亦遇也帝又曰朝廷用人止論其賢否如何不可有黨如唐之牛李其黨相攻四十餘年不解皆緣主聽不明所以至此文宗乃言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朕嘗笑之為人主但公是公非何緣為黨衡等曰陛下聖明英武誠非文宗可比帝曰此所謂坐而論道豈不勝如絲竹管絃皆起謝帝又曰朝廷所行事或是或非自有公議近來士大夫好唱為清議之說此語一出恐

相師成風便以趨事赴功者為猥俗以矯激沽譽者為清高駸駸不已如東漢激成黨錮之風殆皆由此漢書治體豈可不戒卿等可書諸紳 龔茂良與周必大薦宜黃知縣劉清之召入對首論民困兵驕大臣邊託小臣苟媮願陛下廣覽兼聽并謀合智清明安定提要摯綱而力行之古今未有俗不可變弊不可革者變而通之在陛下方寸之間耳又言用人四事一日辨賢否二曰正名實三曰使材能四曰聽換授帝澹然之 諭宰相以朝廷闕失士民皆得獻言 六月庚戌朔定補外帶職格從左司諫湯邦彥之請也邦彥言陛下憂勤萬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四

六

務規恢事功然而國勢未強兵威未振民力未裕財用未豐其故何耶由羣臣不力故也望自今而後中外士夫無功不賞而以侍從恩數待有功之侍從以宰臣恩數待有功之宰臣任侍從宰相無功而退者並以舊官歸班惟能強國治兵裕民豐財者則賞隨之而又視其輕重以為差等任侍從而功大與之宰執恩數可也任宰相而功小與之侍從恩數可也其在在外者雖不曾任侍從宰執而其所立之功可以得侍從或宰相恩數者亦視其功而與之則天下之士變求進之心為立事之心而陛下之志遂矣帝澹然之遂詔自今宰臣侍從除

外任者非有功績並不除職在朝久者特與轉官其外任人非有勞效亦不除授于是曾逮以權工部侍郎出知秀州不帶職用新制也 辛酉罷四川宣撫復制置使湯邦彥論西蜀復置宣撫應予舊屬場務悉還軍中又除統制司赴宣司審察外其餘皆俾都統自差是與其名奪其實與其名則前日體貌如故奪其實則前日事勢不存以不存之事勢為如之體貌是必上下皆惡軍帥不睦不惟無益而又害之矣帝納其言于是沈夏以同知樞密院事召還朝而宣撫司遂罷 茶寇勢日熾江西總管賈和仲擊之為其所敗詔以倉部郎中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四 七

辛棄疾為江西提刑節制諸軍討之用葉衡之薦也湯邦彥言蔣芾王炎始皆言誓死效力以報君父及得權位懷私失職淡負使令又劾張說姦賊丁卯落芾炎觀文殿學士芾建昌軍炎袁州居住說落節度使撫州居住 是月茶寇自湖南犯廣東 秋七月乙未帝謂宰臣曰會子通行民間銅錢日多可喜葉衡言諸處會子甚難得謂宜量行支降帝曰向來正緣所出數多致有前日之弊今須徐議 辛丑有星孛於西方 丁未帝諭葉衡等曰賈和仲合行軍法然其罪在輕率進兵朕觀漢唐以來將帥被誅皆以逗遛不進或不冝用命

今和仲正緣輕敵冒進誅之恐將士臨敵退縮耳八月丙辰和仲除名編管賀州 丁卯調湖南江西被寇州縣租稅 甲戌廣西經畧張斌言諸郡賦入甚寡用度不足近年復行官般賣鹽此誠良法然官般之法雖行而諸郡之窘猶在蓋此路諸州全仰於漕司漕司發鹽使之自運除脚之外其息固有限而就其息之中以十分為率漕收其八諸州僅得其二逐州所得既微是致無力盡行般運而漕司據已撥之數責八分之息以為寄椿則其窮匱何時而已幸有僅能般到者高價抑買豈係其無乞委本司及提刑鄭丙漕臣趙善政公共將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四 六

一路財賦通融斟酌為久遠之計既於漕計不乏又使一路州郡有以支吾見行鹽法不致弊壞從之 丁丑遣湯邦彥使金帝嘗諭執政選使請河南陵寢地葉衡言邦彥有口辨故使之 九月乙卯朔詔揚廬荆南襄興元金興州依舊分為七路每路文臣一人充安撫使以治民武臣一人充都總管以治兵三載視其成以議誅賞從湯邦彥之請也 辛卯高麗西京留守趙位寵以慈悲嶺至鴨綠江四十餘城叛附于金金主曰朕懷綏萬邦豈助叛臣為虐執其使付高麗位寵尋伏誅 乙酉賑淮南水旱州縣 乙未葉衡罷時湯邦彥奉使

入辭恨衡擠已因奏衡有訕上語帝大怒罷知建寧府
丁酉知荆門軍黃茂材言唐李靖六花陳法出於武
侯嘗因陛對畫圖以進比帥司奉詔令州軍見管民兵
以七十五人為一隊正合李靖兵法遂將本軍義勇民
兵分為七軍每軍旗幟各別色號置造兵器俟今冬躬
自教習大陳包小陳大營包小營隅落鉤連曲折相對
可以成六花陳今荆南府差將官前來本軍教閱恐只
沿習軍中之法請將本軍民兵自教兩月卻差荆南將
官一員閱視從之 己亥龔茂良李彥穎奏省院各止
獨員事皆不假帝曰朕以未得其人故遲之因泛論中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四 五

外臣僚帝曰為宰臣須胸次大乃能容物茂良對曰坤
之六二乃大臣爻其辭云直方大不習無不利直方之
德須大乃能有容帝曰居此位安可不大彥穎曰後之
為輔臣者往往先有忌克之心以故不能容帝曰士大
夫更歷外職任未見其短纔居正路便有此病茂良曰
秦誓言有容及媚疾蘇軾為之訓傳謂前一人似房元
齡後一人似李林甫帝曰然又曰今士大夫能文者多
知道者少故平時讀書不見於用 庚子詔階成西和
鳳州當職官以下令本路帥漕司於四路在部官同具
選辟并體量見任人委實癯老及不堪倚仗者竝申制

置司中取朝廷指揮其所辟官不許辭避所有遺賞令
吏部看詳申尚書省以知成都府權四川制置使范成
大奏也 丁未同知樞密院事沈夏罷 贈趙鼎太傅
進封豐國公 閏月己酉朔金定應禁弓箭刀槍之制
惟品官之家奴及客旅等許帶弓箭 金主謂左丞相
赫舍哩良弼曰今之在官者須職位稱愜所望然後始
加勉力其或稍不如意則止以度日為務是豈忠臣之
道耶 庚戌詔諸路常平司每歲於秋成之際取見所
部郡縣豐歉如有合賑糶賑給卹約度所用及見管米
斛或有缺少合如何措置移運並預期審度仍於九月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四 辛

初旬條具奏聞 丁巳以李彥穎參知政事翰林學士
王淮簽書樞密院事 金主謂赫舍哩良弼曰武靈時
領省秉德左丞相言皆有能名然為政不務遠圖止以
苛刻為事海陵為人如虎此輩尚欲以術數要之以至
賣直取死得為能乎未幾濟南尹梁肅上疏曰刑罰世
輕世重自漢文除肉刑罪至徒者帶錄居役歲滿釋之
家無兼丁者加杖準徒今取遼季之法徒一年者杖一
百是一罪二刑也刑罰之重於斯為甚今太平日久當
用中典有司猶用重法臣實痛之自今徒罪之人止居
佗更不決杖不報 辛酉浙東提刑徐本中言近者州

郡率用私意更易官吏不申省部不報監司移郡之邑
移邑之郡或以佗官而兼攝或以卑官而任重往往辭
煩就捨簡薄從厚請求僥覲惟利是趨易置紛然寢亂
舊制理宜戒飭從之 金詔百官儒人所服紅紫改爲
黑紫 壬戌詔浙東提舉監司體訪浙西提舉薛元鼎
措置印給亭戶納鹽手歷式樣將合支本錢盡數稱下
支給毋致積壓拖欠先是元鼎印給手歷徧給亭戶令
實歷就稱下支錢至是復令浙東行之 丁卯以浙東
旱傷令轉運提舉興修水利 辛未淮南轉運司請濠
州鍾離定遠巡檢耿成令再任帝曰祖宗成法惟監司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四 三
及治過郡守方許再任耿成雖有勞效已經再任不欲
以小官差遣壞祖宗成法 甲戌金主命年老無注
縣合若老而任政擇壯者佐之 是月辛棄疾誘賴文
政殺之茶寇平遂上疏曰比年李金賴文政等相繼竊
發皆能一呼嘯聚千百殺掠吏民至煩大兵翦滅良由
州以趣辦財賦爲急更有殘民害物之狀而州不敢問
縣以竝緣科歛爲急更有殘民害物之狀而縣不敢問
田野之民郡以聚歛害之縣以科率害之吏以乞取害
之豪民以兼弁害之盜賊以剽奪害之民不爲盜去將
安之夫民爲邦本而貪吏迫使爲盜今年剽除明年剽

盜之木焉日刻月削不損則折望陛下深思致盜之
由講求弭盜之術無徒恃平盜之兵申飭州縣以惠養
元元爲意帝獎諭之 冬十月戊寅朔詔浙東合納內
藏庫坊場錢可依自來立定租額 賞平茶寇功湖南
江西廣東監帥黜陟有差 壬午加上德壽宮尊號曰
允堯壽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經文緯武太上皇帝壽
聖齊明廣慈太上皇后 乙未金主冬獵 壬寅帝諭
執政曰李川按劾統制官解彥詳等不能平賊此甚可
喜風俗委靡務爲姑息以徇人情此弊非一日朕每見
有能舉職者須與激勵李川昨曾降官今可與復元官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四 三
更轉一官 丁未金主還都 十一月庚戌麗正門火
初金唐古部族節度使伊喇穆敦舊名穆敦之子殺
其妻而逃金主命捕之至是梁國公主請赦之金主謂
宰臣曰公主婦人不識典法罪尙可恕穆敦請托至此
豈可貸宥不許 時命福建造海船起兩淮民兵赴合
肥訓練李彥穎言兩淮州縣去合肥遠者千餘里近亦
二三百里今民戶三丁起其二限三月而罷事未集民
先失業矣帝佗色曰卿欲盡撤邊備耶彥穎曰今不得
已合三百里內家起一丁謂合肥三百里外就州縣訓
習日增給錢米限一月罷庶不大擾從之 戊午提點

坑冶王楫乞進寬剩錢以裨慶資帝曰此不可受令就
本處椿管制造軍器 癸亥臣僚言祖宗時有會計錄
備載天下財賦出入有帳一州以司法掌之一路以漕
屬掌之紹興七年臣僚有請做本朝三司之制專舉提
舉帳司總天下帳狀以戶部左曹郎官兼之積習既久
視為文具請詔戶部條畫申嚴措置俾天下財賦有所
稽攷不致失陷從之 戊辰知靜江府張枋奏休伍之
設誠戢盜之良法臣自到官以來講究措置施行於靜
江境內頗得其效近復行於一路請下有司攷訂斟酌
申嚴而行之帝曰張枋頗留意職事枋尋又奏本路備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四 三

邊之郡九而邕管為最重邕之所管輻員數千里而左
右兩江為重自邕之西北有祥河大理羅甸西南有白
衣九道安南諸國皆其所當備者然邕之戍兵不滿千
人所恃以為籬落者惟左右兩江溪洞共八十餘處民
兵不下十萬首領世襲人自為戰如古諸侯民兵之制
則去邕管近者餘三百里遠者近千里所恃以維持撫
馭之者惟提舉盜賊都巡檢使四人各以戍兵百餘為
溪洞綱領其職任可謂不輕矣可不遴選其人謹護其
土以為南方久遠之蔽乞依大觀指揮許本司奏辟從
之 己巳提舉江東潘甸提舉淮東葉翥權發遣平江

府陳峴言修治陂塘事帝曰昨委諸路與修水利以備
旱乾今歲災傷乃不見有灌溉之利若非修築滅裂卽
是元申失實江東被傷分數尤甚潘甸特降一官落職
葉翥降兩官陳峴一官 甲戌詔大臣日見賓客有妨
治事累有指揮如侍從兩省官三省樞密院屬官有職
事於聚堂取稟私第除侍從外其餘呼召取覆等官每
日各止許接見一次 十二月丁亥詔近來赴朝臣僚
於殿門內輒行私禮朝儀不肅令閣門彈劾 甲午行
上皇慶壽禮以太上皇帝來年聖壽七十預於立春日
詣德壽宮行慶壽禮大赦 是月夏定強盜賊法比舊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四 四

法增一倍定罪 併左藏南庫封樁庫提領左藏封樁
庫顏度言今相度欲將南上下庫及封樁上下四庫併
為二庫以左藏南庫左藏封樁為名將兩處錢物各行
就便對兌並不用上下二字不須添置官吏就用各庫
官吏合千人等從之遂以左藏南上庫充左藏封樁庫
對兌時內旨取撥南庫緡錢色目浸廣龔茂良言朝廷
所急者財用數十年來講究措置靡有遺餘而有司乃
以窘匱不給為言臣因取其籍披尋本末源流具見積
年出入之槩大抵支費日廣所入不足以當所出之數
至紹興十七年所積盡絕每歲告缺不過二百萬緡至

二十四年以後闕至三百萬緡而乾道元年二年闕六百餘萬緡爾後卻有增收嵯錢色目粗可支吾有司失職無以爲計專指南庫兌貸給遣臣復講求南庫起置之因其間經常賦入蓋亦無幾而屬者支費浩瀚約計僅可備二三年之用若繼自今撙節調度可無倉卒不給之患因條具以聞帝感悟是歲江西轉運副使李燾上神哲兩朝續資治通鑑長編自治平四年三月盡元符三年正月以王楫爲都大提點坑冶其合差官令楫奏尋移司饒州歲鑄以十五萬緡爲額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四

五

續資治通鑑卷一百四十四

續資治通鑑卷一百四十五

皇太后崩於宮中

宋紀一百四十五

起柔兆泥濘正月盡重圍九月凡一年有奇

孝宗紹統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聖成孝皇

帝

淳熙三年

金大定十六年

春正月甲寅以常州旱寬其逋負之

半賑淮東饑仍命賑貧民種金亦以是日免去年被水

旱路分租稅甲子金詔宗屬未附玉牒者竝與編次

丙寅金主與親王宰執論古今興廢事曰經籍之典

其來久矣垂教後世無不盡善今之學者既能誦之必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五

一

須行之然知而不能行者多矣女直舊風最爲純直雖不知書然其察天地敬親戚尊者老接賓客信朋友禮義款曲皆出自然其善與古書所載無異汝輩當習學之舊風不可忘也戊辰金宮中火二月辛巳帝閱兩浙福建士兵帝曰軍士皆好身手教閱甫三數月事藝已精熟弓弩手自可比殿司之數因諭輔臣曰向來烏珠南下陳思恭邀截於平江官軍乃用長槍不能及烏珠遂以輕舸遁韓世忠江上之戰亦然今次州郡起發禁軍土軍極整肅茲及時遣歸更加激犒它時調發必易集也甲申賜韓世忠諡忠武庚寅金潘王妃

國克坦氏以姦伏誅妃平章政事克寧之女也克寧生是罷 端明殿學士汪應辰卒應辰接物溫遜而遇事特立不回流落嶺嶠十七年秦檜死始還朝正直敢言

三月丙午朔日有倉之是日為金萬春節改明日朝

賀或異宋史陰雲不見今從金史 戊申金臨潢雨土 辛亥進上

皇日歷 戊午金主御廣仁殿太子親王皆侍金主從

容訓之曰大凡資用當務節省如其有餘以周親戚勿

妄費也因舉所御服曰此服已三年未嘗更換尚爾完

好汝等宜識之 夏四月戊寅四川總領所請再借四

路職田租課十年充揀汰人請給帝曰昨借諸路職田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五 二

尋已給還四川自當一體豈可再借龔茂良李彥穎曰

圭田所以養廉誠不當借帝曰卿等可契勘別撥其職

田便與給還 龔茂良等繳進令侍從臺諫兩省官荐

與監司郡守指揮帝曰荐舉本欲得人又恐干求請托

卻長奔走之風茂良等言天下事未有無弊雖三代良

法久亦不免於弊今陛下既欲精選監司郡守非荐舉

何由知之帝曰若令雜舉則須眾論僉允庶幾近公况

又經中書攷察而後除授亦足見朕於人材博采遴選

非苟然也乃詔侍從臺諫兩省官參照資格不以內外

雜舉監司郡守歲各五人 辛巳兩浙運判吳淵請諸

路州郡輸納秋苗加耗不得過三分龔茂良等言近年

州縣納苗加耗太重甚者兩石以上方可納一石帝曰

如此則民力安得不困吳淵既為漕臣自當覺察奏劾

重佗行道 靖州徭寇邊道兵討捕之 丙戌金京府

設學養士及定宗室宰相子程試等第 戊子金制商

賈舟車不得用馬 金以東京留守崇尹為樞密副使

己丑葉衡責居郴州以言者追論其沈湎于酒徇私

背公也 壬寅金主如金蓮川 初湯彥邦敢為大言

虞允文漢器之允文出為四川宣撫也碎邦彥以行允

文歿邦彥還朝上亦喜其敢言既以荐充申議使使金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五 三

求陵寢地邦彥至金金人拒不納既旬餘乃命引見夾

道皆控弦露刃之士邦彥大怖不能措一詞而出及還

帝大怒詔流新州帝諭宰臣曰敵人既不受本朝禮幣

邦彥乃受敵人所賜辭受之際理亦易曉乃不顧名節

辱命如此邦彥既斥不復用自是河南之議始息不復

遣泛使矣或異京口者舊傳邦彥權左司諫兼侍講論

國志若金石是邦彥以言事為孝宗所獎也朱史李彥

穎傳云左司諫湯邦彥新進龔幸集事自許立節彥穎

言邦彥輕脫必誤國七日對仗殿上復語及之彥穎欲

進說上色動宰相亟引退遂以邦彥為申議國信使由

邦彥辱命而還彥穎論其罪貶新州是邦彥之出使由

於龔幸集事也葉衡傳云上諭執政遷使求河南衡為

使金為衡所擠也三傳互異徐氏後編專以葉衡傳為

據今參
前書之

己亥詔諸路提刑歲五月理囚 五月戊申

權知隆興府呂企中上言本路鈐轄錢卓初到官權借

印記愠怒形於公移龔茂良等言祖宗朝分道置帥以

任一面之寄事權至重平時分守嚴則緩急號令得行

一路兵官於帥臣自有階級豈容如此帝曰祖宗立法

具有深意卓降一官 金南京官殿火甯守轉運兩司

官皆抵罪 癸亥王淮言步軍司宜相度牧馬帝曰前

日朕戒牧馬官以牧馬當如愛身饑飽勞佚各隨時調

節若身所不能堪者馬亦不能堪但馬不能言耳龔茂

良曰陛下曲盡物情仁不可勝用矣 帝以張默為秀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五 四

王夫人之親欲與一添差監當龔茂良言近制惟宗室

戚里及歸正人方得添差帝曰朕正不欲先自廢法可

勿行遂除國子監書庫官 金翰林學士圖克坦子溫

進所譯史記西漢書貞觀政要白氏策林金主命頒行

之遂選諸路學生三十餘人令編修溫特赫吉達舊也

罕講達教以古書習倫詩策 癸丑合利州東西路為

一 安南國王李天祚卒子龍翰嗣 是月以柴瑾為

殿中侍御史瑾入對帝曰惟卿不求進所以有此除

六月乙酉四川制置使范成大奏四川酒課折沽虛額

錢四十七萬餘緡請自淳熙三年為始減放詔以湖廣

總領所上供錢內撥還 甲午龔茂良言近奉詔獎用

廉退之士朱熹操行耿介屢召不起宜蒙錄用詔除祕

書郎熹以改官之命正以嘉其廉退乃蒙進擢力辭會

有言虛名之士不可用者再辭即命主管沖祐觀 帝

謂執政曰魏掞之安在龔茂良等言已物故帝曰其人

直諫方欲稍加擢用不謂已死朝廷不可無直諫之士

近有鄭鑑議論亦甚切直觀其所言似出肝膽非矯偽

為之者因看鄭鑑劄子頗思魏掞之時鑑為太學正遂

命召試又曰掞之雖死宜少加旌別可贈宣教郎直祕

閣 除呂祖謙祕書郎國史院編修官以修撰李燾荐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五 五

重修徽宗實錄也 是月金山東兩路蝗 秋七月壬

子金夏津縣令伊喇珊珠坐贓伏誅 乙丑禁浙西園

田 是月以鄭鑑為校書郎帝語執政曰鑑試館職議

論切直可取除校書郎以賞其盡言因曰策中所言或

是或非大率剴切不易 詔獎劉琪琪時知建康府以

江東荒歉賑濟有方也 八月乙亥以王淮同知樞密

院事禮部尚書趙雄簽書樞密院事 庚辰立貴妃謝

氏為皇后丹陽人幼孤鞠於翟氏冒其姓及長選入

官侍太上皇后后以賜帝累位貴妃夏后崩中宮虛位

妃侍帝過德壽宮太上諭帝立之遂復姓 先是詔御

史臺六察許隨事彈奏至是詔近日糾察各揚乃職臺綱益振各進二官 戊戌靖州猺寇平 九月乙巳金主還都 己酉金主謂赫舍哩良弼曰西邊自來不備儲蓄其令所在和糴以爲緩急之備癸丑又諭之曰海陵非理殺戮臣下甚可哀憫其遺骸仰逐處訪求官爲收葬 癸丑侍讀周必大進讀三朝寶訓至真宗嘗擇廣南轉運使因謂左右曰交廣去朝廷遠當選擇心平允能安遠人者任之帝曰於所不聞之處尤當留意是月召宰執宣示中官禕衣帝云珠玉之屬乃就用禁中舊物所費不及五萬緡龔茂良等曰不因宣諭無由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四十五 六

得知支用之儉帝曰朕安肯安有所費因問近來風俗奢侈如何對曰輦轂下似稍侈皆由貴近之家做效官禁以故流傳民間彼若知聖意崇樸亦必觀感而化帝曰草弊當自官禁始茂良等復言仁宗嘗以南海沒入大珠賜溫成皇后后時爲貴妃以充首飾戚里靡然效之京城珠價至數十倍仁宗禁中內宴望見貴妃首飾不復回顧曰滿頭白紛紛豈無忌諱貴妃惶恐易去仁宗大喜命翦牡丹徧賜妃嬪不數日間京城珠價頓減帝聞之甚喜 提舉王隆萬壽觀李浩卒浩忠憤激烈言切時弊以此取忌於眾帝察其衷始終全之爲大郡

廉潔奉養如布衣時嘗論風俗不美者八事其畧曰陛下求規諫而臣下專務迎合貴執守而臣下專務順從格名器而僥倖之路未塞重廉恥而趨附之門尚開儒術可行而有險詖之徒下情當盡而有壅蔽之患期以氣節而偷情者得以苟容責以實效而誕慢者得以自售帝嘉其直諫云 初錢良臣以太府少卿爲淮東總領龔茂良聞戶部歲撥有浮額總領悉充餽遺奏遣戶部員外郎馬大同著伦佐郎何萬軍器少監耿延年分往昇潤鄂三總司驅磨錢物會良臣以歲用不足請於朝廷茂良請并令萬等驅磨而近習恐昧賂事覺極力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四十五 七

抹之茂良不顧既而萬奏總所侵盜大軍錢糧累數十萬茂良以聞其事中止俄中旨召良臣赴闕漸見柄用其後茂良之貶良臣與有力焉延年亦言湖廣總所有別庫別厯所收已行改正故延年萬竝遷官卒坐茂良黨罷去大同獨無所舉後得補外蓋三總司苞苴賄賂棍株盤結一時不能改云 是秋彭州奏本州三縣詔減課額民間佗佛會以報上恩請以功德疏隨會慶節表疏同進帝勿許令守臣諭以國家裕民之意并諭執政曰前日謁減蜀中折估錢人情懽感已如此若異時兵革偃息數十年來額外橫賦盡蠲除之民間喜可知

也。漢茂良言陛下躬行節儉所不獲已者養兵之費勢未能去。爾帝曰自渡江後所增稅賦比舊如何。茂良曰如茶鹽榷酷皆數倍元額其最可念者折帛月椿等錢為江浙數路之害陛下念念不忘若一旦恢復舊疆則輕徭薄賦且有日矣。帝曰然。台婺等州水。冬十月丙子御文德殿冊皇后帝嘗與侍臣言及中官儉德見恩數平居常服澣濯之衣宰執間之進言中官儉德見陛下齊家之效帝曰本朝家法遠過漢唐獨用兵不及龔茂良對曰國家自藝祖開基首以文德化天下列聖相承澆仁厚澤有以固結天下之心蓋治體似成周雖續資治通鑑卷一百四十五 八

似失之弱然國祚綿遠亦由於此漢唐之亂或以母后專制或以權臣擅命或以諸侯疆大藩鎮跋扈本朝皆無之可見祖宗家法足以維持萬世帝曰然大抵治體不可有所偏正如四時春生秋殺乃可以成歲功若一於肅殺則物有受其害者亦猶治天下者文武並用則為長久之術不可專於一也。乙酉命臨安守臣禁踰侈從宋史全文倫乙酉帝曰今日習為奢侈者在民間絕少多是戚里中官之家指揮內須添入有官者違犯取旨重倫施行。庚寅罷齋齋之令紀宋史孝宗宋史全文倫庚寅詔曰齋齋非古制也夫理財有道

均節出入足矣安用輕官齋以益貨財朕甚不取自今除歉歲民願入粟賑饑有裕於眾聽取旨補官其餘一切住罷。丁酉吳淵言秀州十年收支錢數多寡不同帝曰此係累政守臣任內事不欲深究今後痛加撙節大抵州郡用度不節必至括斂惟先能節用即年例違法妄取之數可以調減少寬民力。庚子帝謂宰臣曰出令不可不審書云屢省乃成事至於屢省何患不成凡天下事朕與卿等立談之間豈能周盡事情須是再三詳熟思慮方為盡善前此正緣不審故出令多反汗無以取信於天下比來甚悔也。十一月壬寅朔金參續資治通鑑卷一百四十五 九

知政事王蔚罷。癸丑合祀天地於園丘大赦。建康都統制郭剛言車船多壞損合依海船樣造多槩飛江船帝曰車船古之艘衝辛巳用以取勝豈用改造可令郭綱約束沿流諸軍遇有損壞隨即修葺不得擅有更易其多槩船止許逐軍自行剗造不得充新管車船數。庚申金以吏部尚書張汝弼為參知政事汝弼元妃之弟也。十二月壬申朔金詔諸科人出身四十年方注縣今年歲太遠今後仕及三十二年別無負犯賊盜追奪復與縣令。丙子金詔諸流移人老病者官與養濟。金主諭宰臣曰凡經奏斷事有未當卿等勿謂已

行不為奏問改正朕以萬幾之煩豈無一失卿等但言
之朕當受改不可吝也 乙酉龔茂良等言昨者中官
奏檢照皇后親屬恩澤裁減外尚餘一十八人更請裁
減八人臣等檢紹興三年指揮皇后受冊親屬與恩澤
三十人十三年與二十五人近制減倫十八人比舊例
幾錙其半皇后仍諱沖辭免以中官之貴而猶務節約
則為臣下者當如何望陛下明詔有司申嚴法禁凡僥
倖冒濫者必務革去又詔侍從近臣各思所以清入仕
之源從之 己丑黎州蠻寇邊官軍失利蠻亦遁去
是月以袁樞所編通鑑紀事賜東宮令與陸贄奏議熟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四十五

十

讀曰治道盡於此矣 禁監司交遺及因行部輒受諸
郡折送計所受悉以贓論 是冬旌斬州黃梅縣方甫
門問以三世同居本路漕臣以其事來上也 減徽州
稅絹額

淳熙四年金大定七年春正月丙午金有司奏高麗所進玉
帶乃石似玉者金主曰小國無能辨識者誤以為玉耳
且人不易物惟德其物若卻之豈禮體耶 戊申詔自
今內外諸軍歲一閱試 金於行慶官西建世祖神御
殿東建太宗睿宗神御殿 金主欲徙幹罕舊名高麗
黨散置之遼東赫舍哩良弼曰此輩已經赦宥徙之恐

生怨望金主曰此目前利害朕為子孫後世慮耳遂徙
之一庚申詔沿江諸軍歲再習水戰 壬戌金主以海
陵時大臣無辜被戮家屬籍歿者並釋為良遼豫王宋
天水郡王被害子孫各葬於廣寧河南舊塋其後復詔
天水郡王親屬於都北安葬外咸平所寄骨殖官為葬
於本處遼豫王親屬未入本塋者亦遷附之 丁卯行
淳熙歷祕書省言昨為紀元統元乾道三歷交會不密
令太史局別造新歷今來測驗新歷稍密帝曰自古以
來歷未有不差者況近世此學不傳士大夫無習之者
訪求草澤又難得其人新歷比舊所謂彼善於此其以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四十五

十一

淳熙為名 戶部侍郎韓彥古言今日國家大政如兩
稅之入民間合輸一石不止兩石納一匹不止兩匹自
正數之外大率增倍然則是欺而取之也謂宜取州縣
大都所入稍倣唐制分為三等視其用度多寡而為之
制自上供為始上供所餘則均之畱州畱州所餘則均
之送使送使所餘則派分遞減悉歸於民朝廷不利其
贏焉然則自朝廷至於郡縣取於民者皆有成數整齊
天下之帳目外而責在轉運使內而責在戶部量入以
為出歲收能否而為之殿最州縣不得多取於民朝廷
亦不多取於州縣上下相恤有無相通無廢事無傷財

貢籍之成太平之基立矣帝曰彥古所陳周知民隱可擇一才力通敏者先施行一郡俟已就緒當頒降諸路倣而行之尋令吏部郎官薛元鼎前赴秀州依此將錢絹米斛等數具帳問奏其後元鼎奏驅磨本州財賦惟憑赤歷難以稽考望委戶部行下本州將州縣應干倉庫場務每處止置都歷一道應有收到錢物並條具上供州用實數各立項目抄轉仍從戶部每歲委轉運司差官過半年一次索歷檢照如有虛支妄用本司按劾其它州郡亦乞依此施行從之 二月帝將幸太學臣寮言祖宗朝幸學皆命儒臣講經帝曰易詩書累朝皆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四十五 十二

萬緡於四月五月支脩則戶部自無闕用可以禁止預催之弊帝曰知此措置不過移後就前卻得民力稍寬於公私俱優於是詔諸路轉運司行下所部州縣今後須管依條隄催理如有違例監司覺察按劾 甲申臣僚言今日之郡守爲民害者括克慘酷是也賦稅有定制而括克之吏專意聚斂下車之初未問民事先令所屬知縣均認財賦且多爲之數督責峻急國家法令之設所以與天下公共者也而慘酷之吏非理用刑或殘人之肢體或壞人之手足或因微罪而隕其性命或罹非辜而破其家業請詔守臣丁寧戒飭其取民有定制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四十五 十三

明徹雖能因北齊之亂以取淮南然敗於呂梁為周所俘不能死節草孝寬拒尉遲之義兵楊素開隋室之禍敗慕容長孫嵩慕容紹宗宇文憲王猛斛律光于謹或本生過陞之裔或屈節僭偽之邦縱其有功豈足多錄若尹吉甫之伐玃狁召虎之平淮夷皆有周中興之名將陳湯之斬單于傅介子之刺樓蘭馮奉世之平莎車班超之定西域皆為有漢之雋功在晉則有祖逖謝安在唐則王忠嗣張巡忠義謀畧卓然冠於一時垂於後代闕而不錄似有所遺宜併詔有司討論歷代諸將為之去取然後以本朝名將繪於殿廡使天下士皆曉然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五

十四

知朝廷激義勇而尚忠烈起居郎錢良臣亦請取建隆建炎以來功烈顯著者參陪廟祀 幸秘書省賜省官 諡 己卯詔諸軍毋以未補官人任軍職 己丑知臨安府趙潘老進兩學修造圖於西北隅建閣安頓太上御書石經帝曰碑石可置之閣下其上奉安墨本以先堯御書石經之閣為名朕當親寫龔茂良等曰自古帝王未有親書諸經及傳至數千萬言者不惟宸章奎畫照耀萬世其所以崇儒重道可謂至矣 壬辰太常少卿顏度言籍田合得千畝自紹興十五年給到五百七十餘畝以備親耕續因玉津園等題占撥目即祇二百

餘畝今又踏逐御路將來或舉行典禮委是窄狹帝曰御路止是時暫經由可將見管步畝專充籍田它司不得親占其後籍田令趙監言御路係在二百一十畝之內請依舊令人佃種從之 癸巳知福州陳俊卿乞宮觀帝曰前宰執治郡往往不以職事為念如俊卿在福州劉琪在建康於職事極畱意治狀著聞未可換易可令學士院降詔不允 戊戌以新知荆南府胡元質為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 四川總領所乞降度牒措置備邊龔茂良言四川降牒自乾道四年至淳熙元年降過萬餘不惟失丁口為異時患官賣不行必至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五

十五

押配與折估之害名異實同請不須更降 召史浩於明州三月乙巳以為少保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時龔茂良以參知政事行宰相事因求去帝曰朕以經筵召浩卿不須疑 丙午范成大奏關外麥熟倍於常年緣朝廷免和糴一年民力稍舒得從事於耕倫帝曰免和糴一年民間已如此乃知民力不可以重困也王淮曰去歲止免關外今從李繫之請盡免蜀中和糴一年為惠尤廣 己酉龔茂良等上仁宗玉牒徽宗實錄皇帝玉牒 編修官呂祖謙上言曰陛下以大臣不勝任而兼行其事大臣亦皆親細事務而行有司之

事外至監司守令職任率爲其上所侵而不能令其下故豪猾玩官府郡縣忽省部掾屬凌長吏賤人輕柄臣平居未見其患一旦有急誰與指揮而伸縮之耶陛下於左右苟玩而弗慮則聲勢寢長趨附寢多過咎寢積內則懼爲陛下所譴而益思壅蔽外則懼爲公議所疾而益肆詆誹願陛下虛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總萬事之機勿以圖任或誤而謂人多可疑勿以聰明獨高而謂智足偏察勿詳於小而忘遠大之計勿忽於近而忘壅蔽之萌旋遷著倫郎卽以疾請祠歸 辛亥金免河北七路去年旱蝗租稅賑東京三路金主謂赫舍哩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四十五 六

良弼曰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民不病饑今三年不登而人民乏食何也良弼對曰古者地廣民淳崇尚節儉而又惟農事是務故蓄積多而無饑饉之患今地狹民眾又多棄本逐末耕之者少食之者眾故一遇凶歲而民已病矣金主泫然之命有司懲戒荒縱不務生業者 壬子貸隨郢二州饑民米 甲寅修韶州城 辛酉楚州捕賊賞內隨從捕獲者請支錢三十貫 帝曰與五十貫如何王淮曰凡支折資錢毋一資折三十貫今若隨從者支五十貫亦不足惜但喜者不過被賞數厚而不平者千萬人也帝曰此論甚善亦如朝廷

與人官齋盡歸至公人誰敢怨若徇私輕與得者固喜而怨者必多惟至公可以無怨朕與卿等交修當謹守此法密院事少三省事多卿等見三省宜以此意宣諭 乙丑金尙書省奏三路之粟不能周給金主曰朕嘗語卿等遇豐年卽廣糴以備凶歉卿等皆言天下倉廩盈溢今欲賑濟乃云不給自古帝王皆以蓄積爲國家長計朕之積粟豈欲獨用之耶既不給可於隣道取之以濟自今當預備以爲常 司諫蕭燧請節浮費戊辰戶部具歲用經常及用度之數龔茂良言其間有合節省者欲做寶元慶曆故事命臺諫同戶部詳定帝曰今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四十五 七

日用度多費於養兵朕常覽戶部所具支費可裁節者不過數千緡無使臺諫論議果有節省件目卿等可自奏陳 是春閤門舍人應材言臺諫之官在於言天下之大利害不在於据摭細故區區止於言人之短長也大姦大惡固不可不爲天下國家誅鋤之若夫有用之才豈可以細故而輕壞之一陷譏議遂爲廢人急緩之際欲人爲用無復有矣神宗以程顥爲御史顥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擢臣下短長以沾直名則不能神宗嘆賞以爲得御史體劉安世嘗言祖宗之時於人才長養成就之甚勤也故其在臺諫未嘗以細

故而輕壞人材乞令刻之御史臺諫院未為臺諫官之
戒帝澆然之 夏四月戊寅金主諭宰臣曰郡縣之官
雖以罪解一二歲後亦須再用明安穆昆當太祖創業
之際皆勤勞有功其世襲之官不宜以小罪奪免 曾
覲用事欲以文資錄其孫襲茂良以文武官各隨本色
蔭補格繳進茂良入堂覲令直省官賈光祖等當道不
避街司叱之光祖曰參政能幾時茂良上言臣固不足
道所惜者朝廷大體帝諭親往謝茂良正色曰參知政
事者朝廷參知政事也覲懣退帝諭茂良先遣人於覲
衝替而後施行茂良批旨取光祖輩下臨安府捷之詔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四十五 六

宣問施行太遠茂良待罪帝遣使諭復位 五月癸卯
利州提刑權金州史僕奏金州都統司例私販茶鹽月
科與軍人每名三斤高立價直於請糧處剋除帝曰蜀
中軍人貧甚豈宜更有剋剝可令契勘 金主如姚卹
旋閱七品以下官及宗室諸局承應人射柳賞有差
已酉宗正少卿程叔達請宣示敬天圖帝顧左右取圖
至叔達進觀帝亦相與誦讀毋至前代王者或不能敬
畏修省則曰此圖美惡並著亦欲以之儆戒又至無逸
篇則曰無逸一篇言人君所以享國久長皆由嚴恭畏
敬所致尤當以為法叔達曰此聖德所由日新也 甲

子盱眙軍報淮北多蝗淮南御仍歲豐帝曰近世士
大夫多恥言農事農事乃國之根本士大夫好為高論
而不務實卻恥言之王淮等曰士大夫好高豈能過孟
子孟子之論必曰五畝之宅植之以桑百畝之田勿奪
其時帝曰今士大夫微有西晉風豈知周禮與易言理
財周公孔子未嘗不以理財為務且不獨此士大夫諱
言恢復不知其家有田百畝內五十畝為人所據亦投
牒理索否士大夫於家事則知之至於國事則諱言之
何哉徐氏後編載在三年據聖政草則係四年論廷
臣非因趙雄論事 戶部員外郎謝廓然賜出身除殿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四十五 九

中侍御史廓然曾覲之黨也命內中出中書舍人林光
朝不書黃光朝尋改權工部侍郎力求去除知婺州
六月丁丑襲茂良罷謝廓然甫入臺即劾茂良矯傳敕
旨斷遣曾覲直省官而林光朝與茂良同里光朝既去
茂良引疾求罷帝曰朕不忘卿侯議恢復鄉當再來因
出知建康府即令內殿奏事茂良手疏六事曰天意曰
人事曰賦財曰將帥而所以用之者曰謀曰時帝曰卿
五年不說恢復何故今日及此退朝甚怒曰福建子不
可信如此茂良傳不載手疏六事之目今
從聖政草書之傳又云茂良平生不喜言兵
去國之日乃言恢復事或謂會觀密令人教其言恢復
必再留茂良信之後朱熹從其子得副本讀之則事雖

恢復而其意乃極論不可輕舉猶平生素論也後為之
歎息云案存其事日則茂良之意已見不待引朱子言
為證 己卯以王淮參知政事 謝廓然言自龔茂良

擅權植黨故朝廷朋比之習未革望救臣下合謀輔治
毋黨同以求異毋阿比以害公使忠良蹇諤之士盡言
而不疑姦險傾巧之徒知退而有懼從之 金主謂宰
臣曰朕年老矣恐因一時喜怒處置或不當卿等當執
奏毋為面從成朕之失 癸未升蜀州為崇慶府 甲
申詔三省樞密院所得之旨朝退即具奏審再承畫降
方可施行猶以龔茂良為矯旨也自是毋奏用人復以
黃紙貼簽封入或有改易遂為故事 是夏東宮官請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四十五 干

增讀范祖禹唐鑑從之 秋七月庚子右正言葛邲請
令二廣帥臣監司將見任郡守每歲精加攷察守倅見
闕去處元係堂除或部闕亦請早賜差注或人所不願
就令廣南諸司公其辟差一次其已差未到者催促之
任帝曰郡守不得其人則千里波濤可令二廣帥臣監
司限兩月體訪所部守臣臧不 己酉詔文宣王
從祀去王秀畫像武成王廟升李晟於堂上降李勣於
李晟位次仍以曹彬從祀 時內批屢出以閣門舍人
黃夷行與郡守趙雄等言其資歷尚淺帝曰須用資歷
庶免人言辛亥內批添差浙西準備將王守忠任滿日

特與再任雄曰守忠係潛邸祇應即非隨龍依指揮不
應添差帝曰如此則難行雄曰聖意欲與之特令依隨
龍人例可也帝曰不若且已雄曰潛底舊恩不可假以
添差臣下何敢用私帝曰不如此則法不行 壬子金
尚書省奏歲以羊三萬賜西北路戍兵金主問如何運
致宰臣不能對金主曰朕每退朝畱心政務不遑安寧
知等勿謂細務非帝王所宜問以卿等於國家之事未
嘗用心故問之耳 謝廓然復論龔茂良四罪言茂良
行宰相事首尾三年臣僚奏對有及過防利害必道議
罵陛辭之日方有所論凡數百言此其可誅一也陛下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四十五 壬

孝誠篤至兩宮上壽與冊立中宮駕幸二學皆斷自聖
心茂良乃自謂出其建明誕謾如此可誅二也以已所
言駕為天語掠聖訓為己言可誅三也其薦察官以妻
黨林處為首擬除後省則用鄉人林光朝可誅四也癸
丑茂良責寧遠軍節度副使英州安置父子卒於貶所
皆曾覲所使也覲前雖預事未敢肆至是竄逐大臣士
多側目重足矣 甲寅郭剛申權統領陳鏗乞落權字
趙雄言在外諸軍統領卻無密院審察法須從統領揀
選則統制何憂不得人帝曰善雄又曰昨聞王友直言
須從訓練官不輕授則準備將至統制官方皆得人臣

答之云惟將帥體國者乃有如此使人人似殿帥之言則軍中何患無人帝曰此方是澄其源然非體國者不能也 乙卯吏部言內侍李裕文合轉歸吏部帝曰昨與在京宮觀元不曾降轉歸吏部指揮趙雄曰從來內侍寄資官罷內侍差遣須轉歸吏部帝然之 戊午趙雄言蜀中五月得雨帝曰世以鳳凰芝草甘露醴泉為佳瑞是皆虛文不若使年穀屢豐公私給足此真瑞也 吏部郎閻蒼舒言馬政之弊不可悉數今欲大去其弊獨有貴茶益敵人不可一日無茶以生祖宗時一馱茶易一上駟陝西諸州歲市馬二萬匹故於名山歲運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四十五 三

二萬馱今陝西未歸版圖西和一郡歲市馬三千匹爾而併用陝西諸郡二萬馱之茶其價已十倍又不足而以銀絹絀及紙幣附益之茶既多則人遂賤茶而貴銀絹絀而茶司之權遂行於它司今宕昌四尺四寸下駟一匹其價率用十馱茶若其上駟則非銀絹不可得祖宗時禁邊地賣茶極嚴自張松大弛永康茶之禁因此諸蕃盡食永康之茶而宕昌之茶賤如泥土且茶愈賤則得馬愈少而并令洮岷疊宕之土蕃逐利漢入吾腹心內郡此路一開其憂無窮今後欲必支精好茶而漸損其數又嚴入蕃茶之禁則馬政漸舉而邊境亦漸安

矣詔令朱佺巖行禁止 金赫舍哩良弼以疾辭相位不許告滿百日屢使中使問疾良弼在告既久省多滯事金主以問宰相參知政事張汝弼對曰無之金主曰豈曰無之自今疑事久不能決者當奏以聞 是月金大雨河決 八月辛未詔今後職事蓋務官並見闕方許差除 壬申樞密院言前令諸州軍有御前屯駐或分屯軍馬去處將見教閱禁軍差官部轄附大軍一就教閱所有不係駐劄并分屯軍馬州軍其禁軍自合逐州教閱或恐因而廢弛理宜申飭詔委兵官將見管禁軍精加教閱倘差官前試如有武藝過情具當職官姓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四十五 三

名拔劾 金以監察御史體察東北路官吏輒受訟牒為不稱職笞之五十金主旋謂御史中丞赫舍哩遜曰臺臣糾察吏治之能否務去其擾民且冀其得實也今所至輒受訟牒聽其妄告使為政者如何則可也 庚辰金主謂宰臣曰今之在官者同僚所見事雖當理亦以為非意謂從之則恐人謂政非已出如此者朕甚惡之今觀大理所斷雖制有正條理不能行者別具情見朕惟取其所長夫人能取它人之善者而從之斯可謂善矣又曰今下僚豈無人材但在上者不為汲引惡其材勝已故耳 九月丁酉朔日有食之 己亥命修海

塘 辛丑金封皇子永德爲薛王 戊申金主秋獵

己酉御經筵侍讀史浩讀三朝寶訓進曰聖人之言遠

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觀真宗與王旦之言可以見聖

賢之遠近也王旦爲相欲坐縲舉者之罪此賢人之言

也真宗以爲拔十得五縱使徇私然朝廷由此得人亦

不少矣此聖人之言也其言包含廣大豈不如天之遠

耶帝曰孟子之言最切近其視孔子之言則氣象尤大

不相侔此賢聖之分也 戊午閱毬於選德殿 甲子

金主還都改東京畱守圖克坦克寧爲南京畱守兼河

南統軍使遣使諭之曰統軍使未嘗以畱守兼之此朕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四十五

十四

意也可過京師入見金主將復相之故有此諭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五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六

聖表發誓... 起疆圍... 大淵獻四月凡一年有奇

宋紀一百四十六 起疆圍... 大淵獻四月凡一年有奇

孝宗紹統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聖成孝皇

帝

淳熙四年 金大定十七年 冬十月戊辰金州副都統制李思齊

請官軍擇有才畧智勇人不次陞擢帝曰專用年限則

才者無以自見許臘次陞差則兵官得人矣 己巳夏

國進百頭帳於金金主詔卻之境上其使因過臣求入

乃許之 丙子詔陰雨多日大理寺臨安府并屬縣及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四十六

一

兩浙西路諸州縣見禁罪人在內委臺官在外委提刑

躬身檢察決遣如路遠分委通判杖已下并干繫等人

日下竝行疏放 丁丑金制諸明安父任別職子年二

十五以上方許承襲 己卯趙雄言湖廣總領所歲有

給降度牒定數不知紹興年間不曾給降亦自足用豈

紹興三十年創制以萬人爲額之前度牒初未行也帝

曰朕甚不欲給降度牒當漸革之 庚辰詔幸茅灘上

抽摘諸軍人馬按教宰執管軍知閣御帶環衛官自祥

曦殿戎服起居從駕餘免 辛巳金主謂宰臣曰今在

位不間薦賢何也答狄仁傑起自下僚力扶唐祚使即

危而安延數百年之永仁傑雖賢非裴師德何以自薦乎○癸未金主謂宰臣曰近觀上封章者殊無大利害且古之諫者既忠於國亦以求名今之諫者為利而已如戶部尙書曹望之濟南尹梁肅皆上書言事蓋覘觀執政耳其於國事竟何所補達官如此況餘人乎符海陵南伐太醫使祁宰極諫至戮於市本朝以來一人而已十一月乙亥金州管內安撫司申本州管保勝軍見闕衣甲帝曰衣甲不可不理會舊來主帥令義士赤肉當敵此何理也 丁酉詔兩淮歸正人為疆勇軍戊戌金復以圖克坦克寧舊倫徒單克寧今改為平章政事金主續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六 二

欲以制書親授克寧主者不知上意及克寧已受制金主謂克寧曰此制朕欲授與卿誤授之外也又曰朕欲盡徙卿宗族在山東者居之近地卿族多官田少無以盡給之乃選其最親者 庚子以趙雄同知樞密院事樞密院進內外諸軍繳申逃亾事故付身帝曰近來軍中之弊以漸而草如逃亾事故付身有家累者批鑿無家累者焚毀數年之間免冒濫者多矣趙雄曰如軍中陞差與揀汰離軍之人令赴密院審皆有去取帝曰行之稍久主帥自不敢用私喜怒有所陞黜也 丙午李川言近不許管軍官接見賓客川自準聖訓不敢妄見

一人遂敢眾怨動生誦議帝曰李川能如此遵守誠不易得可與再行約束仍獎諭李川將帥能如此執守其副朕意勿愆眾怨誦議雖起不足慮也 戊申郭鈞乞將右軍統領制田世雄改充中軍統領緣止係改移非初行陞差請免赴樞密院審察帝曰初除統制時曾經審察乎趙雄言舊來止是宣撫司陞差未經審察帝曰審察之法豈輒可廢若以為正當防秋可令至來年中春準法赴樞密院審察給降付身 庚辰金以尙書左丞石琚為平章事 金主謂宰臣曰朕嘗恐重斂以困吾民自今諸路差科之煩細者亦具以聞 十二月戊辰金以渤海舊俗男女婚娶多不以禮必先攘竊以奔詔禁絕之犯者以姦論 壬申金以尙書右丞唐古安禮為左丞殿前都點檢富察通為右丞金主諭宰執曰朕今年五十有五若踰六十雖欲有為而莫之能也宜及朕康彊凡國家政事之未完與法令之未一者皆修舉之卿等開陳朕不敢怠 甲戌臣僚言農田之有務假始於中春之初終於季秋之晦法所明載州縣不知守法農夫當耕耘之時而罹追逮之擾此其害農一也公事之追鄰係止及近鄰足矣今每遇鄉鄰一事追呼千連多至數十人經動旬月吏不得其所欲則未肯釋

放此其害農二也丁夫工伎止宜先及游手古者所謂
夫家之征是也今則凡有科差州下之縣縣下之里胥
里胥所能令者農夫而已修橋道造館舍則驅農爲之
工役遠官經由監司巡歷則驅農爲之丁夫此其害農
三也有田者不耕而耕者無田農夫之所以甘心焉者
猶曰賦斂不及也其如富民之無賴者不肯輸納有司
均其數于租戶吏喜於舍強就弱又從而撻肌及骨此
其害農四也巡尉捕盜胥吏催科所至嗚雞犬爲空
坐視而不敢較此其害農五也有詔州縣長吏常切加
意毋致有妨農務 乙亥大閱殿步兩司諸軍於茅灘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四十六

四

帝登臺殿帥王友直步帥田卿奏人馬成列舉黃旗諸
軍統制已下呼拜已迺奏發嚴舉日旗響四鼓變方陳
次變四頭八尾陳以禦敵之形次變大陳方次舉黃旗
響五鼓變圓陳次舉卓旗響二鼓變曲陳次舉青旗響
三鼓變直陳次舉排旗響二鼓變銳陳管車奏五陳教
畢帝甚悅因諭友直等曰器甲鮮明紀律嚴整皆卿等
留心軍政淡可嘉尙犒賜將士有差 戊寅前浙東提
舉何稱言本路措置水利創建湖浦塘埭斗門二十處
增修開濬溪浦堰堰六十三處計灌漑民田二十四萬
九千二百六十六畝詔浙東提舉姚宗之覈實具奏

是歲知遂寧府杜莘老舉布衣哥山行義召不至賜出
身添差本府教授尋乞致仕 乾道初定節度使至正
任刺史除上將橫行遙郡除大將軍正使除將軍副使
除中郎將使臣以下除左右郎將正任謂承宣使至刺
史也遙郡謂以階官領刺史至承宣使也正使謂武義
大夫以上也副使謂武翼郎以上也使臣以下謂訓武
郎以下也至是詔今後環衛官節度使除左右金吾衛
上將軍左右衛上將軍承宣使觀察使爲諸衛上將軍
防禦使至刺史通侍大夫至右武大夫爲諸衛大將軍
武功大夫至武翼大夫爲諸衛將軍正侍郎至右武郎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四十六

五

武功郎至武翼郎爲中郎將宣贊舍人敦武郎以下爲
左右郎將 四川制置使胡元質言爲蜀民之病者惟
茶鹽酒三事爲最酒課之弊近已損減蜀茶祖宗時並
許通商熙寧以後始從官權當時課息歲過四十萬建
炎軍興改法賣引比之熙寧已增五倍紹興十七年主
管茶事官增立重額逮至二十五年臺諫論列始蒙
減當鄭儒爲都大提舉奉行不度畧減都額而實不與
民間盡請前官所增逐戶納數又越二十餘年其間有
產去額存者有實無茶園止因賣零茶官司抑令承額
而不得脫者似此之類不一逐歲多是預俵茶引於合

同官場逐月督取張松如都大提舉日又許興洋諸場一歲茶頁直將茶引俵與園戶不問茶園盛衰不計茶貨有無止計所俵引數按月追取歲息以致茶園百姓愈更窮困欲行下茶馬司將無茶之家竝行停閣茶少額多之家即與減額詔元質與茶司及總領司措置六年九月丙子元質又言鹽之為害尤甚於酒蜀鹽取之于井山谷之民相地鑿井深至六七丈幸而果得鹹泉然後募工以石甃砌以牛草為囊數十人牽大繩以汲取之自子至午則泉脈漸竭乃絕人於繩令下以手汲取投之于囊然後引繩而上得水入竈以柴茅煎煮乃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四十六 六

得成鹽又有小井謂之卓筒大不過數寸深亦數十丈以竹筒設機抽泉盡日之內所得無幾又有鑿地不得鹹泉或得泉而水味淡薄煎數斛之泉不能得斤兩之鹽其間或有開鑿既久井老泉枯舊額猶在無由調減或井大井損無力修葺數十年間空抱重課或井筒剝落土石涇塞彌旬累月計不得取或夏冬漲潦淡水入井不可燒煎或貧乏無力柴茅不繼虛失泉利或假貸資財以為鹽本費多利少官課未償私債已重如此之類不可勝計欲擇能吏前往逐州考覈鹽井盈虧之數先與推排等第隨其盈虧多寡而增損之必使上不至

於重虧國計下實可以少舒民力詔元質與李紫其措置條具奏聞元質又言簡州鹽額最為重大近蒙請減折估錢五萬四千餘緡但官司一時逐井除減使實惠未及下戶富厚之家動煎數十井有亦歲減七千緡者下等之家不過一二十井貨則無人承當額徒虛欠官司不免督責望委制置司再將向來已減之數重行均減其上戶至多者每數不得減過二千貫其餘類推均及下戶

淳熙五年金大定十八年春正月辛丑侍御史謝廓然言近來學文衡者主王安石之說則專尚穿鑿主程頤之說則務為虛誕虛誕之說行則日入於險怪穿鑿之說興則日趨於破碎請詔有司公心考校無得徇私專尚王程之末習從之 庚戌金修居注伊喇傑言朝奏屏人議事雖史官亦不與聞無由記錄金主以問宰相石琚右丞唐古安禮琚等對曰古者史官天子言動必書以儆戒人君庶幾有畏也周成王剪桐葉為圭戲封叔虞史佚曰天子不可戲言言則史書之以此知人君言動史官皆得記錄不可避也金主曰朕親貞觀政要曆太宗與羣下議論始議如何後竟如何此正史官在側記而書之耳若恐漏泄機事則擇慎密者任之朝奏屏人議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四十六 七

書之耳若恐漏泄機事則擇慎密者任之朝奏屏人議

事記注官不遵自此始 庚申金免中都河北河東山東河南陝西前年被災租稅 壬戌金主如春水 是月永康陳同詣闕上書曰吳蜀天地之偏氣錢塘又三吳之一隅當唐之衰錢鏐以閭巷之雄起主其地自此不能獨立常朝事中國以爲重及我宋受命倣以全家入京師而自獻其土故錢塘終始五代被兵最少而二百年之間人物日以蕃盛遂甲於東南及建炎紹興之間爲六飛所駐之地當時論者固疑其不足以張形勢而事恢復矣秦檜又從而備百司庶府以講禮樂於其中其風俗固已華靡士大夫又從而治園圃臺榭以樂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四十六 八

其生於干戈之餘上下宴安而錢塘爲樂國矣一隙之地本不足以容萬乘而鎮壓且五十年山川之氣亦發洩而無餘故穀粟桑麻絲枲之利歲耗於一歲禽獸魚鼈草木之生日微於一日公卿將相大抵江浙閩蜀之人而人才亦日以凡下場屋之士以十萬數文墨稍異已足稱雄於其間矣陛下據錢塘已耗之氣用閩浙日衰之士而欲鼓東南習安脆弱之眾北向以爭中原臣有以知其難也荆襄之地東通吳會西連巴蜀南極湖湘北控關洛左右伸縮皆足以爲進取之機今誠能開墾其地洗濯其人以發泄其氣而用之使足以接關洛

之氣則可以爭衡於中國矣今世之儒者自以爲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讐方且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臣於是服陛下之仁今世之才臣自以爲得富國彊兵之術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時講究立國之本末而方揚眉伸氣以論富彊不知何者謂之富彊乎陛下察之而不敢盡用臣於是服陛下之明陛下厲志復讐足以對天命篤於仁愛足以結民心而又明足以照臨羣臣一偏之論此百代之英主也今乃委任庸人籠絡小儒以遷延大有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四十六 九

爲之歲月臣不勝憤悱是以忘其賤而獻其愚同卽陳亮夏名書奏帝感動欲勵朝堂以勵羣臣用種放故事召令上殿將擢用之曾覲知之將見亮亮恥爲覲所知諭垣而逃覲不悅大臣尤惡其直言交沮之乃命都堂審察宰相以上旨問以所欲言落落不少貶又不合待命十日復詣闕上書者再帝欲官之亮笑曰吾欲爲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遂歸

陳同甫墓志云上書至再天子始欲召見倅臣恥不詣已執政尤不樂不報墓志所謂倅臣指曾覲也所謂執政蓋指王淮等也宋史本傳祇言宰相不明指其人四朝間見錄云上建其議使宰臣王淮召至都省問下手處陳與攷亭先生游王素不喜攷亭故倅陳疾之陳至都省度攷亭亦未必盡復於上翼日上問亮所欲言者王對上曰秀

才說話可上方翻遠俗儒遂不復召見案王淮與朱子本無怨亦嘗薦朱子後因朱子劾唐仲友遂與為難耳如謂因朱子而併 二月戊辰臣僚言郡縣之政最害

民者莫甚于預借蓋一年稅賦支遣不足而又預借於明年是名曰借而終無還期前官既借後官必不肯承望嚴戒州縣從之 己巳臣僚言丁稅二弊一丁之稅人輸絹七尺此唐租庸調所自出也二十歲以上則輸六十則止殘疾者以病丁而免二十以下者以幼丁而免此祖宗之法也比年鄉司為姦託以三年一推排方始除附乃使久年係籍與疾病之丁無時銷落前派之丁隱而不籍皆私糾而竊取之致令實納之人無幾而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四十六 十

官司所入大有侵弊此除附之弊也若其輸納則六丁之稅方湊成絹一匹官司糾於久例利其重價及頭子勘合市例糜費之屬必欲單名獨鈔其已納者又不即與銷簿重疊追呼此輸納之弊也今欲縣委丞置丁稅一司遇歲終許民庶之家長或次丁自陳其家實管丁若干老病少壯悉開列於狀將舊簿照年實及六十與病廢者悉除之壯而及令者重行收附如隱年者許人首告每歲納足即與銷簿給鈔計錢絹從便送納從之 辛未申嚴武官程試法 丁丑禁解鹽入京西界 己丑金主還都左丞相赫舍哩良弼以疾乞致仕金主

慰問請益力乃許之授明安給丞相俸金主謂宰臣曰卿等非不盡心乃才力不及良弼所以惜其去也 庚寅威州蠻寇邊討降之 三月丁未李彥穎罷為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 金主謂宰執曰縣令最為親民當得賢才用之比在春水見石城玉田兩縣令皆年老苟祿而已幾何尚爾遠縣可知平章政事石琚言良鄉令焦旭慶都令李伯達皆能吏金主曰如卿言當擢用之 己酉金禁民間拗典寺觀 王子以史浩為右丞相乘樞密使帝謂浩曰自葉衡罷虛席以待卿久矣 己未以王淮知樞密院事趙雄參知政事 辛酉四川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四十六 十一

制置使胡元質言蜀折科之額視東南為最重如夏秋稅絹以田畝所定稅錢為率凡稅錢僅及三百則科絹一匹不及三百者謂之畸零其所輸納乃理估錢則準時值當承平時每緡不過二貫兵興以來每緡乃至十貫是一緡而取三倍也陛下軫念遠民重困每緡裁定倫七貫五百蜀民歡呼鼓舞然獨成都自淳熙五年為額減放其它州縣尚仍舊估請付下約束詔四川總領所逐同路轉運司取見諸州軍未盡數減放裁減 是春詔會子以一千萬緡為一界尋又詔如川錢引例兩界相會行 夏四月丙寅以禮部尚書范成大參知政

事 己巳金主謂宰臣曰朕巡幸所至必令體訪官吏
臧否向于玉田知主簿舒穆魯乃能吏也可授本縣
令 辛未知紹興府張律奏支用剩錢四十萬貫應副
御前激賞支用詔令將所獻錢爲人戶代納今年和買
身丁之半 賜禮部進士姚穎四百十有七人及第出
身 己卯以趙思奉使不如禮罷起居舍人仍降二官
丁亥詔給事中專立一司看詳奏狀劄子及陳乞敷
奏者如有利國便民事竝先參訂祖宗法委無違戾方
許上籍 五月甲午朔知靜江府張栻除祕撰令再任
以栻久任帥閩績效有聞也 庚子置武學國子員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四十六

十一

右丞相史浩奏臣蒙恩俾再輔政惟盡公道庶無朋黨
之弊帝曰宰職豈當有朋黨人主亦不當以朋黨名臣
下既以名其爲黨則安得不結爲朋黨朕但取賢者用
之否則去之且如葉衡既去人以王正己爲其黨朕固
留之以王正己雖衡所引其人自賢則知朕不以朋黨
待臣也浩曰陛下心如止水如明鏡賢否皆不得遁故
姦邪不敢名正人以朋黨漢黨錮唐白馬之禍皆人君
不明爲羣邪所惑遂至於此帝曰漢唐朋黨之禍大抵
皆由主聽不明而其原始於時君不知學浩言說命三
篇專論聖學如終始典于學如學古訓之類帝王要道

無先於此帝稱善 丙午金主如金蓮川 丁未修臨
安城 是月詔諸路州縣創立場務者皆罷之 六月
庚午新知南劍州曾植言近日公正之道微請托之風
盛省部之理訴倉庫之出納刑獄之決獄州縣之爭訟
無一不用關節而望百司舉職難矣請戒飭百官內外
皆用公道毋徇私情其有不悛行法自近始庶幾百官
各揚乃職從之 金右丞相赫舍哩良弼薨諡誠敏良
弼性聰敏忠正善斷決雖起寒素致位宰相朝夕惕惕
盡心於國薦舉人材常如不及居位幾二十年輔成太
平之治號賢相焉 乙亥范成大罷職奉祠以言者論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四十六

十二

之也 甲申詔翰林學士諫議大夫給事中中書舍人
各舉堪御史者二人 以給事中錢良臣簽書樞密院
事 壬辰詔侍御史舉堪任御史者 閏月丙申贈強
寬強震觀察使乃於西和州立廟賜額旌忠以知興州
吳挺言寬守環州震爲軍官竝死節不屈也 丁酉湖
廣總領周嗣武奏蜀爲今日根本之地自屯兵蜀口五
十年間竭全蜀之力僅足供給軍食目今歷尾雖管錢
引八百萬道望軫念蜀民力已疲困乞存留存蜀以備
非常急闕之需帝曰甚善又奏蜀中錢引自天聖間創
始每界初只一百二十五萬餘道至建炎間依元符之

致添印至三百七十餘萬道尚未為多目今見行兩界道共四千五百餘萬道較之天聖之初何番數十倍今四川總領所又有別造錢銀會于接濟民間貿易比折成貫錢引自是六十三萬道倘歲添印一旦價例減落則于四川錢引所係非輕帝曰蜀中錢引已多豈可更有增添竝從之 大理卿吳交知等奏獄空獎之 淮東總領言高郵寶應田歲被水澇者皆元祐間發運張論興築長隄二百餘里為涵洞一百八十所石堰斗門三十六座以時疏洩下注射陽湖流入於海故年穀屢登自殘擾之後盡皆廢壞湖水漫流請專委官司守

續資治通鑑 卷百四十六 丙

令于農隙之地官給米募夫擇湖水衝要建石堰斗門并管察隄岸之損缺修築填補旋命淮東總領葉翥核實以聞 戊戌興州都統吳挺言今階成西和鳳州并長舉縣營田以三年計之所得纔四萬九千餘緡而所費乃百七萬緡請以其田召民耕佃將軍兵抽還教閱從之 己亥利州路復分東西以吳挺率西路兼知興州知興元府程侂充東路安撫 辛丑金賑西南西北兩路饑 壬寅置鎮江建康府轉般倉 秋七月甲子太尉提舉萬壽觀李顯忠薨諡忠襄 丙子金主謂宰臣曰職官始犯賊罪容有錯誤至於再犯是無改過之

心自今再犯不以賊數多寡竝除名 八月甲午詔曰近年穀絲豐收尚念耕夫蠶婦終歲勤動買錢不足以償其勞而郡邑或勿加恤使倍蓰以輸其直甚亾謂也其令諸路監司嚴戒所部應民間兩稅除折帛折變自有常制外當輸本色者毋以重價強之折錢若有故違按劾寔法可令臨安府刻石遍賜諸路監司帥臣郡守 復制科舊法 國子博士錢問詩言今日登用武臣不過於武臣中用有文采者欲以此激勵武勇恐反息其素習將見將帥子弟必有習文墨弄琴書趨時好尚以倖進用者帝曰若如此朕安能得人 丁酉詔關外

續資治通鑑 卷百四十六 丁

西州增募民兵為忠勇軍 乙巳金主遷都丙辰以右丞相完顏守道為左丞相平章政事石琚為右丞相 戊午增銓試為五場呈試為四場 九月壬申幸秘書省賜秘書監陳賤少監鄭丙紫章服 戊寅賜岳飛諡曰武穆 癸酉金以左丞唐古安禮為平章政事乙亥以右丞富察通為左丞參知政事伊喇道為右丞刑部尚書鈞祜祿額特勒舊倫粘割幹特刺今改為參知政事 陳俊卿入對時曾覲以使相領京祠王抃知閣門事樞密都丞旨甘昇為入內押班三人相與盤結士大夫無恥者爭附之于是鄭鑑為館職袁樞為宗正因轉對數為帝

言之俊卿判建康因過闕論覲拊招權納賂薦進人材而皆以中批行之此非宗社之福且曰陛下信任此曹壞朝廷之綱紀廢有司之法令敗天下之風俗累陛下之聖德帝感其言俊卿之在建康也御前多行白劄子率用左右私人賫送俊卿因奏曰號令出於人主行於朝廷布於中外古今之所同也間有軍國機密文字或御前批降則用寶行下所以信示防偽也今乃直以白劄處分事宜於數百里之外其間亦有初非甚密之事自可附之省部今白劄既信於天下則它時緩急或有支降錢物調發軍馬處置邊防干國家大利害事其間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四十六

七

豈能保其無偽若嚴重知體之人必須奏審則往來之間或失事機若庸懦無識之人即便施行則真偽不分豈不悞事況批稟文字只付差來人或合回申元承受處到之與否不可得知此於事體尤為非便帝降札獎謝之 冬十月戊戌史浩等上三祖下第六世仙源類譜仁宗玉牒攷世宋史全文繫此事於秋末今從宋史本紀先是歷官推九月庚寅晦既頒歷矣而金使來賀生辰者乃以為已升晦蓋小盡也於是會慶節差一日接伴檢詳官邱嵩調護久之金使乃有用正節日上節蓋歷官荆大聲妄改甲午年十二月為大盡故後一日也 乙卯奉國節度

使殿前都指揮使王友直以募兵擾民降為武寧軍承宣使統制以下奪官有差軍民謹叟者執送大理寺鞠之 戊午封皇孫擴為英國公 十一月庚申朔史浩言陛下事親之懿如朔望駕朝德壽宮與夫聖節冬至正旦上壽或畱侍終日或恭請宴游凡所以盡子之道以天下養者皆極其至宜大書於策以為萬世法然自陛下登位以來至是凡十有七年其間豈無親聞太上聖訓與夫陛下問對玉音外庭不得而知史官不得而書望陛下以前所聞及自今以後所得太上聖訓陛下問對玉音許令輔臣隨時奏請仰之登載日歷或宣付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四十六

七

史館別為一書則聖子神孫得以遵承家法從之 金尚書省奏擬同知永寧軍節度使事阿克舊名阿可今改為刺史金主曰阿克年幼於事未練授佐貳官可也平章政事唐古安禮曰臣等以阿克宗室故擬是職金主曰郡守係千里休戚可不擇人而私其親耶若以親親之恩賜與雖厚無害於政使之治郡而非其才一境何賴焉 丙寅詔大理寺所鞠軍民喧鬧者竝從軍法史浩言民不可律以軍法不聽復再降王友直為宣州觀察使信州居住于是浩請罷政甲戌罷為少傅還舊節充醴泉觀使兼侍讀 乙亥以錢良臣參知政事 丙子金

尚書省奏崇信縣令石安節買車材於部民三日不償其直削官一階解職金主因言凡在官者但當取其貪污與清白之尤者數人黜陟之則人自知懲勸矣夫朝廷之政太寬則人不知懼太猛則小玷亦不免於罪惟當用中典耳 丁丑以趙雄為右丞相王淮為樞密使王希呂繳奏浙州縣推排物力至於牛畜亦或不遺舊法即無將舍屋耕牛紐充他家業之文教令所看詳人戶租貨牛畜雖係營運取利緣亦便於貧民乞依所奏將應民戶耕牛租牛依紹興三年五月六日指揮竝與免充家力行下諸路州縣遵守施行帝曰國以農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四十六 六

為本農以牛為命牛多則耕墾者廣豈可指為家力因而科擾監司常切覺察如有違戾按劾聞奏 戊寅詔成都一路十六州除成都自有飛山軍及威茂黎雅嘉州石泉軍係沿過去處兵備不可抽摘外自餘諸州各選兵官前去逐州按試勇壯有武力人抽摘團結共取一千人倫二隊如李德裕雄過子弟以雄過軍為名從胡元質請也 先是金曹王文學趙承先以姦被杖除名既而復用金主詰之宰臣言由曹王遣人言其幹敏故再任之金主曰官爵擬注雖由卿輩予奪之權當出於朕曹王之言尚從之假皇太子有所論則其從可知

矣此事因問始知所不知者更復幾何且卿等公然受請屬可乎金主又嘗諭宰臣曰往者丞相良弼擬注差除未嘗苟與不當得者而薦舉往往得人鈔祿額特勒伊喇慥費摩舊倫裴滿今改餘慶皆是也至於私門請托絕然無之 庚辰復監司互舉法 丙戌金吏部尚書烏庫哩舊倫烏古論今改元忠為御史大夫元忠嘗知大興府有僧犯法皇姑梁國大長公主屬使釋之元忠不聽金主聞之召元忠謂曰卿不徇甚可嘉也治京如此朕復何憂 十二月辛卯宰臣進監司郡守除目帝曰郡守得人則千里蒙福監司得人則一路蒙福卿等遴選其人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四十六 九

不可輕授 壬辰趙彥逾請以南康軍諸魚池為放生池帝曰沿江之民以魚為生今禁之恐妨民也 庚戌金封皇孫瑪達格舊倫麻達葛今改為金源郡王 壬子金羣臣奉上大金受命萬世之寶 乙卯知臨安府吳淵請復置西溪欄稅帝曰關市譏而不征去城五十里外豈可復置欄稅 是歲前知雷州李荊奏廣西鹽已行者日鈔商典販也日官自搬賣也然二者利害不可究日官自搬賣舊係本路轉運司主其事行之既便歲課自充諸州亦無闕乏自紹興八年改行鈔法轉運司所得僅二分不能給諸州歲計至於高折秋苗民被其害逐

年賣鈔所虧之數甚多陛下灼見其弊仍舊撥還轉運司均於諸州官搬官賣盡罷折米招糴之爲民害者止令轉運司歲認息錢三十一萬貫自當確守此法爲永久之利詔戶部將廣西官搬官賣鹽法申嚴行下常切遵守 劉琪以屬疾請奉祠未報請致仕帝以琪病亟遣中使挾侍醫視之琪知疾不可爲亟上遺表首引恭顯任文以爲近習用事之戒且曰今以腹心耳目倚此曹故士大夫倚之以媒其身將帥倚之以饑其軍牧守倚之以賊其民朝綱以紊士氣以索民心以離咎皆在是願亟加黜逐以幸天下卒後諡忠肅 知廬州舒城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四十六

三

縣余永錫坐賊特貸命編管封州仍籍其家

淳熙六年 金大定十九年 春正月丁卯金主如春水 戊辰賑

淮東饑 庚午太社令葉大廉言內侍省遇有取索庫

務物請依舊法給合同憑由二本一本付傳宣使臣取

索一本令本省畫時實封差人置歷付所取庫務官勘

驗支供仍將合同繳奏帝從之曰此良法也 壬申調

夔州上供金銀 癸未趙雄等請光州復置中渡權場

官御前如有曾在權場幹事之人可以差充監官帝曰

自來不曾遣人淮上購物如淮白北果之屬官中竝無

之劉度前守盱眙嘗獻淮白卻而不受近蒙太上賜得

數尾每進膳卽會一小段可會半月雄曰陛下豈獨奉養儉素如珠玉圖畫之珍皆不得其門而入帝曰亦天性不好耳 甲申內批登仕郎張問禮係太上后姪女夫特添差浙東安撫司幹辦公事趙雄等言在法雖威里文臣未經銓試武臣未經呈試竝不許陳乞添差帝曰豈可以戚里而廢公法今後有似此須執奏 四川制置胡元質夔路運判韓喚奏夔路之民最貧而諸州科買上供金銀絹三色民力重困所有大寧監鹽課委有增羨臣今與總領所及本路轉運司公共措置已將鹽課趨剩之錢買金銀發納總領所及茶馬司盡調免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四十六

三

九州民間歲買之弊外有餘剩錢可盡免今年夔路諸

州一年今科民間買絹之數餘錢又可與民間每歲貼

助之費民力可以少蘇帝曰監司郡守典利除害實惠

及民要當如此竝從之趙雄曰韓喚爲漕臣措置此錢

以免科擾宣力甚多帝曰不可不賞尋加喚直祕閣

是月郴州賊陳峒等連破道州桂陽軍諸縣 政異嘉泰

陳峒竊發爲正月事宋史本紀係於三月已巳蓋竊發

在正月命討在三月也今從嘉泰志連書之又陳峒齊

東野語倫陳 集英殿修撰知潭州王佐請發荆鄂精兵

三千詔以本路兵進討命佐節制 二月己丑朔幸佑

聖觀卽帝儲官也皇太子從帝御講官顧瞻棟宇初無

改造顧謂皇太子曰近日知通鑑已熟別讀何書對曰
經史竝讀帝曰先以經為主史亦不可廢 庚寅參知
政事錢良臣以失舉茹驥改官自劾詔良臣所奏乃欲
以身行法國有常憲朕不敢私可銷三官癸巳詔戶部
侍郎陳峴待制張宗元新知秀州徐本中饒州居住趙
礪老各降三官亦以保舉茹驥也先是驥知湖州長興
縣侵盜官錢人已事發決台州編管籍其家故有是命
甲午太學博士高文虎論前宰執侍從帶觀文殿大
學士至待制在外者皆有論思獻納之責帝曰此奏尤
為得體朕亦有聽納之益且知州郡間民情丙申詔前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四十六 三

宰職侍從帶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及大中大夫以上
守郡奉祠之人今後如有所見不時以聞其責降官不
在此限 丁酉殿前副都指揮使郭棟言每遇宣押打
毬或蒙賜酒其諸軍正額額外統制官內有于馬上率
爾奏事者及賜酒之際無指揮宣喚輒詣榻前奏事甚
失臣子事君之禮請自今後遇宣押從本司押束從之
癸卯帝曰朕欲將見行條法令敕令所分門編類如
律與刑統敕令格試及續降指揮每事皆聚載一處開
卷則盡見之庶使胥吏不得舞文趙雄等曰士大夫少
有精於法者臨時檢閱多為吏輩所欺若分門編類則

遇事悉見吏不能欺乃詔敕令所將見行敕令格式做
吏部七司條法總類隨事分門修纂別為一書若數事
共條即隨門釐入以淳熙條法事類為名 丙午詔逃
軍犯強盜者無擬貸 己酉金主還都 乙卯詔自今
歸正官親赴部授官以革冒濫 金免去年被水旱民
田租稅 呂祖謙詮擇聖宋文海成編奏御賜名文鑑
并賜祖謙銀絹 三月乙丑金尚書省奏虧課院務官
顏葵等六十八人各合削官一階金主曰以承蔭人主
權沾此違法也法弊則當更張唐宋法有可行者則行
之 丙寅錄岳飛趙鼎子孫賜京秩 己巳金主與宰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四十六 三

臣論史事金主曰朕觀前史多溢美大抵史書載事貴
實不必浮詞諂媚也 己巳置廣西義倉 庚午知鎮
江司馬伋言用石修砌湖陂門浚海鮮河使船有艤泊
之所帝曰司馬伋浚河修陂惠利甚厚可除寶文閣待
制 丁丑帝諭宰執曰諸路漕臣職當計度欲其計一
道盈虛而經度之也今則不然於所部州郡有餘者取
之不足者聽之逮其乏事從而劾之吾民已被其擾矣
朕今以手詔戒諭之俾淡思古諒視所部為一家周知
其經費而通融其有無廉察其能否而裁抑其耗蠹庶
乎郡邑寬而民力裕也趙雄等曰責任漕臣盡於此矣

于是出手詔以戒諸道轉運曰分道置臺寄耳目于爾
漕臣職在計度欲計其一道盈虛而盡度之也職在按
察欲其蚤正吏治毋使至於病民厥或異此朕何賴焉
命兩浙轉運司刻石徧賜諸路漕臣 辛未金主謂宰
臣曰姦邪之臣欲有規求往往私其黨與不冒明言託
以它事陽不與而陰爲之力朕觀古之姦人當國家建
儲之時恐其聰明不利於已往往以陰事破其議惟擇
昏懦者立之冀它日可弄權爲功利也如晉武欲立其
弟而姦臣沮之竟立惠帝以致亂此其明驗也 已
卯金制糾彈之官如犯法而不舉者減犯人罪一等關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四十六 四

親者許迴避 金主謂宰臣曰人多奉釋老意欲徼福
朕早年亦頗惑之旋悟其非且上天立君使治下民若
盤樂息忽欲以僥倖祈福難矣果能愛養下民上當天
心福必報之 乙酉錢良臣言新除大府丞李暉爲臣
妻之兄弟恐外人疑臣私於親戚乞與外祠帝曰暉因
論薦得擢不山卿薦卿既引嫌可與近見闕知軍差遣
是月以高郵通泰等州去年田鼠爲災賑之 夏四
月己丑朔金賑西南路招討司所部民 丁酉帝曰州
郡間近日添差員數頗多今後宗室戚里歸正官等添
差通判職官等每州各不得過一員帥司參議官諸屬

官等此 己酉金升耐閱宗於太廟加諡曰宏基續武
莊靖孝成皇帝 金主將如金蓮川有司具辦薛王府
掾絳人梁襄上疏極諫其略曰金蓮川在重山之北氣
候殊異仲夏降霜一日之間寒暑交至與上京中都不
同非聖躬將攝之所凡奉養之具無不遠勞飛輓其費
數倍至於頓舍之處車騎填塞主客不分馬牛風逸滅
獲通逃奪攘蹂躪未易禁止公卿百官衛士富者車帳
僅容貧者穴居露處與臺阜隸不免困踣餓不得食寒
不得衣一夫致疾染及家人天殤無辜何異刃殺此特
細故耳更有大於此者臣聞高城浚池深居邃禁帝王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四十六 五

之藩籬也壯士健馬堅甲利兵帝王之爪牙也今行宮
之所非有高殿廣宇城池之固是廢其藩籬也挂甲常
坐之馬日暴雨蝕臣知其必羸瘠禦侮待用之軍寒眠
冷啖臣知其必疲瘵衛宮周廬才容數人一旦霖潦衣
甲弓刀濡濕柔脆豈堪爲用是失其爪牙也秋杪將歸
人已疲馬已弱矣裘糧已空緒衣已敝猶且遠幸松林
以從收獵行于不測之地往來動踰數月設烈風暴至
塵埃漲天宿霧四塞跬步不辨以致翠華有峭陵之避
襄城之迷百官狼狽於道途衛士參錯於隊伍所次之
宮草略尤甚殿宇周垣惟用蘊絺押宿之官上番之士

終日驅馳加之饑渴已不勝倦更使微曙巡警露坐不眠精神有限何以克堪陛下悅以使人勞而不怨豈若不勞之為愈也議者謂北幸已久每歲隨駕大小前歌後舞而歸今之再出寧遠有不可臣愚以為患生於不測者多矣狃於無虞往而不止臣甚懼焉議者又謂前世守文之主生長深宮畏見風日彎弓上馬皆所不能志氣銷懦筋力拘柔臨難戰懼束手就囚陛下監其如此不憚勤身遠幸金蓮至於松漠名為坐夏打圍實欲服勞講武臣愚以為戰不可忘收獵不可廢宴安耽毒亦不可懷事當適中不可過當今過防驕惰之患先昭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四十六 美

萬有一危之途何異無病而服藥也況欲習武不必度關涿易雄保順薊之境地廣且平收獵以時誰曰不可乞發如綸之旨回北轅之車安巡中都不復北幸則社稷無疆之休天下莫大之願也金主納之遂為罷行喪由是以直聲聞 王佐受命討陳峒念將校無可用者惟流人馮湛以勇聞乃許其滿雪檄權湖南路兵馬鈐轄選潭州廂禁軍及忠義寨得八百人命諸縣屯兵悉聽調發佐以擅發自劾詔弗問賊聞湛將至即遁歸巢穴轉運使欲緩攻佐以為賊巢在宜章旁接三路七郡林箐深阻出入莫測峒不誅湖廣憂未艾也遂親赴宜

章移湛屯何甲山夜半發兵分五路進突入其隘口賊倉猝出戰即潰走發異齊東野語云謀知賊巢所在乘短兵以前湛自率五百人繼其後徑入山寨方抱孫獨坐其徒皆無在者亟鳴金捕集已無及矣於是成擒所載小異今從進奪空岡寨斬峒等郴州平嘉泰會稽志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四十六 考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六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七

遷至後漢書卷一百四十七

宋紀一百四十七 起居維大淵賦五月盡上章
因敦十二月凡一年有奇

孝宗紹統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聖成孝皇

帝

淳熙六年 金大定十九年五月甲子提領封椿庫閣蒼舒言封

椿庫錢貫斷爛之數乞封閣支遣帝曰錢積之久必致

貫朽趙雄曰陛下未嘗一毫妄取於民而府庫充足帝

曰朕不敢妄取所以有此待緩急之用也 戊辰祕書

省言故事明堂大禮太史局合差奏祥瑞官一員帝曰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七

豐年為上瑞不必遣官 庚午調四川鹽課十萬緡

丙戌帝曰王佐以帥臣親入賊巢擒捕誅剿與向來捕

賊不同書生中不易得也趙雄曰今日成功皆出宸筭

佐初止持荆鄂大軍陛下令將本路將兵禁軍義丁土

豪以之破敵佐遂專用本路鄉兵非陛下明見萬里則

佐成功必不如此之速陛下必欲旌賞之宜俟佐保明

立功之人先下準賞然後及佐也旋擢佐顯謨閣待制

徙知揚州馮湛復元官 是月臣僚言諸路州郡截用

上供錢物初令度支點對驅磨既而復令關帳司驅磨

然而關防滲漏之弊終不能革者緣其間窺目不一失

於參照州郡得以容奸重疊申部而逐部只是照應大

案合催名色徑行銷豁今請令度支每歲置簿如遇承

降指揮截使名色錢物之數所隸部分候請州申到帳

狀即開會度支回報方許關帳司驅磨銷豁從之 六

月戊子朔金詔更定制條 甲午建豐儲倉 丙申詔

特奏名母授縣令知縣 戊戌調郴州運糧丁夫今年

役錢之半 臨安府劾到李顯忠諸子師說等無禮於

繼母其繼母王氏令其子師古行財傾陷異母兄弟

宛炎集載張翰撰李顯忠行狀顯忠元配周氏再醮趙

氏繼室王氏子十六人師古為第九子師說為第十一

子師古為王氏所生則未知師說之母誰氏也今從宋史全文書之 帝曰師說兄弟呼母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七 二

為侍婢可謂悖禮其母出財以傾之亦豈為母之道母

子皆當抵重罪朕念顯忠昔日歸朝頗著勞效今歿未

久不忍見其家門零落朕欲悉赦罪聽其自新庶幾全

母子之情後或不悛即實典憲已亥詔有司一無所問

臨安府追集師說等宜奉恩旨保全顯忠門戶之意王

氏母子感泣見者亦以手加額帝曰此非獨保顯忠門

戶亦有補於風教 辛亥廣西妖賊李接破鬱林州守

臣李端卿棄城遁遂圍化州命經略司討捕之端卿除

名勒停梅州編管 是月求四川遺書以其不經兵火

所藏官書最多也 秋七月癸亥籍郴州降寇隸荆鄂

軍 荆鄂副都統郭昶奏唐邵自來積穀不多襄陽自
 漢江以北四向美田民多蓄積請密行措置於秋成收
 儲以備緩急詔周嗣武劉邦翰廣行收糴其合用倉廩
 相度措置 辛未金有司奏擬趙王子實古訥舊名石
古乃今
 改人從金主不許謂宰相曰兒輩尚幼若奉承太過使
 侈心滋大李難節抑此不可長諸兒入侍當其語笑娛
 樂之際朕必淵默泄之以嚴庶其知朕教誡之意常畏
 懼而寡過也 中書舍人鄭丙言近來卿監丞簿悉除
 史官館職學館書局員數頗多監司郡守差至三政參
 議通判添差相踵歸正使臣養老將息填滿諸郡東官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四十七 三

徽章祕書省進書講官官僚及預修官吏賞之可也下
 至雜流廩役監門選卒亦皆霑賞曰就龍日久日應奉
 有勞開一河道修一埔堰橫被醜賞欲行裁抑詔曰丙
 之言是也賞行除授積累既多不卽以聞豈所望於忠
 益耶可劄付給舍給事中王希呂兼權中書舍人李本
 等皆以失職待罪帝曰謂無罪則不可放罪則丙不自
 安令依舊供職 金密州民許通等謀反伏誅 甲申
 臣僚言舊制凡內外官登對者許用劄其餘則前宰職
 大兩省官以上許用劄以下並用奏狀近年它司內郡
 應用奏狀者或以劄子上塵乙覽其間往往詆訐前致

陳說已能不知大體請申嚴有司應帥漕郡守主兵官
 如事涉兵機許用劄子其餘若不如式則令退還并稽
 攷臣僚章奏如於公事之外輒以私事瀆聽者略賜施
 行則人知儆畏各安其分從之 是月趙雄等上會要
 沿海制置司參議官王日休進九邱總要送祕書省
 看詳言其間郡邑之廢置地理之遠近人物所聚古迹
 所在物產所宜莫不詳備詔特遷一官 八月戊子重
 修敕令言舊時馱馬舟船契書收稅帝曰此等不可刪
 刪之恐後世有筭及舟車之害 庚寅罷諸路監司帥
 守便宜行事 壬辰金右丞相石琚致仕詔以一孫為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四十七 四

閭門祇候瑒卽命駕歸鄉里久之金主謂宰臣曰知人
 最為難事近來左選多不得人惟石琚為相時往往舉
 能其官左丞伊喇道參政鈿祜祿額特勒舉右選頗得
 之朕常以不能徧識人材為不足此宰相事也左右近
 侍雖常有言朕未嘗輕信 先是湖南漕臣辛棄疾奏
 官吏貪求民去為盜乞先申飭續具案奏帝手詔付棄
 疾曰凡所言在已病之後而不能防於未然之前其原
 蓋有三焉官吏貪求而帥臣監司不能按察一也方盜
 賊竊發其初甚微而帥臣監司漫不知之坐待猖獗二
 也當無事時武備不修務為因循兵卒例皆占破一聞

彌瑕而帥臣監司倉庫失措三也國家張官置吏當如
 是乎且官吏貪求自有常憲無賢不肖皆共知之豈待
 喋喋申論耶今已除卿帥湖南立體此意行其所知無
 憚豪強之吏當具以聞朕言不再第有誅賞而已 戊
 戌金以大觀錢當五用 辛丑敕令所言絕戶之家財
 許給繼絕者以三千貫如及二萬貫奏裁帝命剛之曰
 國家財賦取於民有制今若立法於繼絕之家其財產
 及二萬貫者裁奏則是有心利其財物也 壬寅以知
 楚州翟暉過淮生事奪五官筠州居住 丙午金濟南
 民劉溪忠謀反伏誅 九月庚申徐存乞宮觀帝曰徐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四十七 五
 存胸中狹隘不耐官職向因輪對嘗議其人可與宮觀
 趙雄等曰陛下知人之明臣下經奏對者輒知其為人
 一字褒貶無不曲盡帝曰立功業耐官職須有才德福
 厚者能之苟卿曰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朕每
 於臣下觀其形以知其命聽其言以察其心相形論心
 蓋兼用之 癸亥金主秋獵 丙寅敕令所言捕盜不
 獲應決而願罰錢者聽帝曰捕盜不獲許令罰錢而不
 加之罪是使之縱盜受財也丁卯進監司及知通納無
 額上供錢賞格帝曰祖宗時取於民止二稅而已今有
 和買及經總制等錢又有無額上供錢既無名額則是

自取於民也又立賞以誘之使之多取於民朕誠不忍
 可悉刪去帝又曰朕不忘恢復欲混一四海效唐太宗
 為府兵之制國用既省則科敷民間諸色錢務可悉調
 免止收二稅以寬民力耳 辛未大饗明堂復奉太祖
 太宗配自乾道以後議者以德壽宮為嫌止行郊禮至
 是用李燾等議復行明堂之祭遂並侑焉從祀百神並
 依南郊禮例先是禮部奏前禮部侍郎李燾請行明堂
 禮並錄連典故一熙寧五年神宗問王安石曰宗祀明
 堂如何安石曰以古言之太宗當宗祀今太祖太宗共
 一世若迭配明堂於事體為當神宗曰今明堂乃祀英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四十七 六
 宗如何安石曰此乃誤引嚴父之道故也若言宗祀則
 自前代已有此禮神宗曰周公宗祀乃在成王之世成
 王以文王為祖則明堂非以攷配明矣一治平元年知
 制誥錢公輔知諫院司馬光呂誨之議曰孝經曰嚴父
 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孔子以周公有聖人之德
 成太平之業制禮倫樂而文王適其父也故引以證聖
 人之德莫大於孝以答曾子之問非謂夫凡為天子皆
 當以其父配然後為孝也近世祀明堂者皆以其父配
 五帝此乃誤認孝經之意而違先王之禮不可為法也
 一天章閣待制兼侍讀李受天章閣侍講傅卞言臣等

以為嚴父者非專謂攷也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下乃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夫所謂天者謂郊祀配天也夫所謂帝者謂五帝之神也故上云嚴父配天下乃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則父者專謂后稷也且先儒為祖為王父則知父者不專謂乎攷也一乾道六年李燾為秘書少監兼權侍立官奏昊天四祭在春曰祈穀在夏曰大雩在秋曰明堂在冬曰圓丘名雖不同其實一也太祖嘗行大雩之禮於開寶太宗再行祈穀之禮於淳化至道其禮並於圓丘獨明堂之制皇祐二年仁宗始創行之嘉祐熙寧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七 七

寧元豐元祐紹聖大觀政和又繼行之太上建炎二年既祀圓丘紹興元年即祀明堂以太祖太宗並配天地神祇並饗統祚綿永陛下臨御之三年既親祈穀七年祀圓丘竊謂明堂之禮合宜復行遠稽祖宗故事近遵太上慈訓實為當務之急淳熙三年三月燾因轉對又申前請是歲遂詔禮官太常羣議而舉行之 癸未詔福建二廣賣鹽母擅增舊額 金主還都 冬十月乙酉朔謁連州被寇民租 安南國王李龍翰加會邑封功臣號 辛卯金西南路招討使哲典以賊罪伏誅 庚子四川行當一大錢再調四川鹽課十七萬餘緡

辛丑除紹興府通賦五萬餘緡 戊申廣西妖賊平十一月乙卯朔帝製用人論澆原用入之弊及誅賞之法趙雄等乞宣示帝曰此論欲戒飭臣下趨事赴功而已豈為卿等設耶 辛酉裁宗子試法 壬戌金改葬昭德皇后於坤厚陵諸妃附焉初金主自濟南改西京留守過良鄉使魯國公主葬后於宛平縣之土魯原至是改葬大房山太子允恭徒行挽靈車是日大赦 癸亥帝曰義倉米專備水旱以濟民今連歲豐稔常平米正當趁時收糴可嚴行以先降指揮催諸路以常平錢盡數糴米時諸路未盡申到故也 壬申金主如河間 續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七 八

冬獵 癸酉帝諭曰近蒙太上賜到倭松真如象齒已於選德殿側益成一堂趙雄等曰陛下不因太上賜到良材亦未必建此堂也帝曰朕豈能辦此木植乃太上之賜近嘗謝太上因奏來春和暖欲邀請此奉觴太上已許臨幸雄曰陛下平時一椽一瓦未嘗與倫及蒙太上皇帝賜到木植即建此堂此謂儉而孝矣 戊寅右正言黃洽論賞罰必欲當理帝曰賞罰自是欲當然朕有一言夫矯枉而過直則復歸枉矣故矯枉至於直可也過於直亦不正也猛本所以濟寬然過於猛則不可蓋過於猛則人無所措手足濟寬然過於猛猶矯枉而

過其直也惟立表亦然所立正則其影直所立過中則影亦隨之朕守此甚久一賞一罰決不使之過趙雄等曰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此舜事也帝曰中者朕朝夕所常行譬之置器適當乃合於中若置之失宜則非中矣朕之於臣下初無喜怒好惡嘗於禁中宣諭左右曰朕本自無賞罰隨時而應不得不賞罰耳初無毫髮之私也又常守變戶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兩語故雖平日所甚親信苟有過失必面戒之而疎遠小臣或有小善寸長則稱獎之雄曰雨露之所生成雪霜之所肅殺天豈有心於其間哉 壬午詔宗室有出身人得致試及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四十七

九

注教授官 癸未金主還都 十二月丙戌頒重修教令格式 己亥刑部尚書謝廓然奏二廣緣去朝廷既遠舊多烟瘴又見攝官官差之文縣或有闕監司守臣輒差校尉尉攝參軍助教權攝帝曰遠方用此曹權縣細民何負可令按劾 詔自今鞠賊吏後雖原貸毋以失入坐獄官 辛亥調臨安徵稅百千萬緡 知舒州趙子濛奏本州支使鄒如愚司理趙善劬荒廢職事帝曰官無高卑皆當勤於職事又曰朕於機務之暇只好讀書惟讀書則開發智慮物來能名事至不惑觀前古之興衰攷當時之得失善者從之不善者以爲戒每見

叔世之君所爲不善使人汗下幾代其羞且如唐季諸君以破朋黨去宦官爲難以朕思之殊不難也凡事只舉偏補弊防微杜漸銷患於冥冥若待顯著而後治之則難矣 是月臣僚請會計財用之數爲會計錄帝曰向者欲爲此錄緣戶部取於州縣爲經總制錢者色目太多取民太重若遽調則妨經費須它日恢復之後使民間只輸二稅其餘名色乃可盡除之 趙雄薦太學正安陽劉光祖試館職光祖對策論科場取士之道帝批其後略曰用人之弊患君不能擇相而相不能擇人每除一人則曰此人中高第真佳士也終不攷其才行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四十七

十

國朝以來過於忠厚宰相而誤國大將而敗軍未嘗誅戮要在君心審擇相相必爲官得人悉賞立乎前嚴誅設於後人才不出吾不信也御筆旣出中外大聳議者謂曾觀視草爲光祖甲科及第發也帝遣覲持示史浩浩曰唐虞之世四凶止於流竄而三政之法不過黜陟幽明誅戮大臣乃秦漢法耳太祖制治以仁待臣下以禮迨仁宗而德化隆洽此祖宗良法也聖訓則曰過於忠厚夫忠厚豈有過哉臣恐議者以陛下頒行刻薄之政歸過祖宗不可以不審也趙雄亦爲帝言宰相如司馬光恐非懲賞能誘嚴誅能脅帝悔之乃改削其詞宜

付史館

淳熙七年金大定二十年春正月甲寅朔臨安尹進府城內外

及諸縣放免收稅及用內帑等錢對補之數帝曰朕於

內帑無毫髮妄用苟利百姓則不惜也 戊午金定試

令史館格 乙丑劉焯以平李接功擢集英殿修撰將

佐幕屬吏士進官減磨勘年有差 己巳金主如春水

丁丑金以玉田縣行官之地偏林為御林大淀灤為

長春淀 己卯詔京西州軍並用鐵錢及會子民戶銅

錢以鐵錢或會子償之二月不輸官許告賞 庚辰調

淮東民貸賞平錢米 二月癸未朔知鎮江府曾逮言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四十七 十一

開新河以便行舟帝曰揚子江至險不可艤舟趙雄言

鎮江舟船輻湊前此綱運各船漂溺不少帝曰多開河

道誠善政也 辛卯魏王愷薨於明州年三十五愷寬

慈為帝淡愛雖出於外心每念之賜賚不絕及薨帝泣

然日向所以越次建儲者正為此子福氣差薄耳諡惠

憲愷治邦有仁聲明州父老乞建祠立碑以紀遺愛

乙未詔廣西兵校五百人隸提刑司 乙巳封子棟為

安定郡王 丙午帝謂宰臣曰察官邇來所察甚有補

於事趙雄曰事之大者論之小者察官察之則吏治畢

舉官邪悉去矣 丁未金主還都 是月右文殿修撰

張栻率栻病且死猶手疏勸帝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

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即吏以庶僚不得上遺表

卻之帝迄不見也栻勇於從義每進對必自盟於心不

以人主意向輒有所隨順帝嘗言仗節死義之臣難得

栻對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若平時不能犯顏敢諫它

日何望其仗節死義帝又言難得辦事之臣栻對陛下

當求曉事之士不當求辦事之臣若但求辦事之臣則

它日敗陛下事者未必非此人也帝後聞其歿嗟悼之

三月丙辰兵部措置武官舉補官差注格法帝曰武

舉本欲舉將帥之才今前名皆令從軍以七年為限則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四十七 十二

久在軍中諳練軍政將來因軍功擢為將帥庶幾得人

己未金主詔有罪犯被問之官雖遇赦不得復職

壬辰詔舉賢良 乙丑金詔免中都西京河北山東河

東陝西路去年租稅 庚午駕詣德壽宮迎太上皇太

上皇后至大內開宴於凌虛閣下帝再拜捧觴上壽從

至翠寒堂棟宇不加丹雘帝曰凡此巨材一椽已上皆

由賜畀且瑩潔無節目所以夏不彩飾酒數行至堂中

路石橋少憩帝捧觴太上壽聖皆酌飲帝亦滿引帝奏

日苑囿池沼久已成趣仰荷積累之勤臣何德以堪之

上皇曰吾兒聖孝海內無事垂二十年安得為無功

癸酉臣僚言今京西路均房州水陸入川商旅軍兵附帶銅錢入金州利州甚多金州爲川口與川商接境舊止用交子鐵錢今乃兼用銅錢乞下四川總所委利路酒臣置場於金州給以交子兌換官私銅錢發赴湖廣總所椿管從之 丁丑詔諸州招補軍籍之闕自今歲以爲常 己卯帝問三朝寶訓幾時進讀終篇史浩周必大等曰陛下日御前後殿大率日盱方罷朝隻日又御講筵恐勞聖躬帝曰朕樂聞祖宗謨訓日盡一卷亦未爲多雖隻日及休暇亦當特坐自是每講讀帝必隨事咨詢率漏下十刻無倦 辛巳金以圖克坦克寧爲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四十七 三

右丞相烏庫論元忠爲平章政事克寧在相位持正守大體至於簿書期會不屑屑然也 夏四月丙戌趙雄等上仁宗哲宗玉牒致異聖政草載在二月今從宋史 丁亥金定旨廢罪賞 己亥金太寧宮火 癸卯知南康軍朱熹疏言天下之大務莫大於恤民恤民之本又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今民貧賦重若不討理軍實去其浮冗則民力決不可寬惟有選將吏覈兵籍可以節軍費開廣屯田可以實軍儲練習民兵可以益關備今日將率之選率皆膏粱子弟廝役凡流所得差遣爲費已是不貲到軍之日惟事哀斂刻剝以償債負總饋餉之任者亦

皆倚附幽陰交通貨賂其所驅催東南數十州之脂膏骨髓名爲供軍而輦載以輸權倖之門者不可以數計然則欲討軍實以舒民力必令反前所爲然後可革也軍籍既覈屯田既成民兵既練州縣事力既舒然後禁其苛斂責其寬恤庶幾窮困之民得保生業無復流移漂蕩之患也所謂其本在於正心術以立紀綱者蓋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係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四十七 古

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此一二小臣者上則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說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私褻之鄙態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爲引援擢置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則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謂卿相師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入其門牆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齷齪自守而未嘗敢一言斥之其甚畏公議者乃略能警逐其徒黨之一二既不能澆有所傷而

終亦不敢明言以擣其囊橐窟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此一二人之門名為陛下之獨斷而實此一二入者陰執其柄蓋其所壞非獨壞陛下之紀綱乃併為陛下所以立紀綱者而壞之則民又安可得而恤財又安可得而理軍政何自而復宗廟之警又何時而可雪耶帝讀之大怒諭趙雄令分晰雄言於帝曰士之好名者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者愈眾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帝以為然乃置不問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四十七

五

上疏為六年事殊不知除命在五年至郡在六年上疏自在七年也宋史全文倫七年四月癸卯今從之
甲辰黎州五部蠻犯盤陀砦兵馬都監高晃以綿潼大軍與戰敗走蠻人深入大掠而去 乙巳金主謂侍臣曰女直官多謂朕食用太儉朕謂不然夫一食多費豈為美事貴為天子能自節約正自不惡也朕服御或舊常使澣濯至於破碎方用更易向時帳幕長用塗金為飾今則不爾但使足用何事紛華也 己酉芮輝言吏部選法小使臣遺卷不解官給假百日請除沿邊職任及雜流出身人仍依舊限此外如蔭補子弟宜守家法取應宗室武舉出身之數皆自科舉中來合遵三年之

制帝從之曰小使臣多是從軍或雜流出身及沿邊職任所以不以禮法責之其蔭補子弟取應宗室武舉人豈可不遵三年之制 庚戌金主如金蓮川 五月丙寅金中都地震生黑白毛 戊辰以吏部尚書周必大參知政事刑部尚書謝廓然簽書樞密院事帝謂必大曰執政於宰相固當和而不同前此宰相議事執政更無語何也必大對曰大臣自應互相可否自秦檜當國執政不敢措一詞後遂以為當然陛下虛心無我人臣乃欲自是乎惟小事不敢有隱則大事何由蔽欺帝深然之 己卯申飭書坊擅刻書籍之禁 六月壬辰五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四十七

六

部落再犯黎州制置司鈐轄成光延戰敗官軍死者甚眾提點刑獄權州事折知常棄城遁甲午制置司益兵遣都大提舉茶馬吳總任平之 詔監司郡守所屬官或身有顯過而政害於民者即依公按刺或才不勝其任而民受其弊者亦詳其不能之狀俾改祠祿不得務從姑息致有民訟方行按劾若廉察素明而的知其與訟不當者則當為別白是否以明正其妄訴之罪不得一例文具舉覺從太府丞錢象祖請也 乙未帝諭趙雄等曰大臣能持公道思其艱圖其易斯盡善矣雄等曰居常以盡公相告戒若曲徇親舊之情不過得其面

譽安能勝眾人之毀也帝曰曲徇於人所悅者寡不悅者眾及招人言親舊雖能致力不惟無益於國亦殊不利於身豈若一意奉公保無後患較其利害孰得孰失耶 壬寅祕書郎李燾言太平興國元年詔學究兼習律令而廢明法科至雍熙二年復設明法科以三小經附則知祖宗之意未嘗不使經生明法亦未嘗不使法吏通經也宜略倣祖宗舊制使試大法者兼習一經及小經義共三道為一場帝曰古之儒者以經術決疑獄若從俗吏必流於淡刻立如所奏然刑與禮相為用且事涉科舉可令禮部條具來上既而禮部請第四場經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四十七

七

義大經一小經二從之 丁未三省言去歲豐稔今歲米賤所在和糴告辦倉廩盈溢其江東諸路土供米初令就近赴金陵鎮江倉今兩處守臣皆云無可盛貯乞依舊發赴行在豐儲西倉帝曰豐年蒙天祐惟當增修德政耳 是月祕書郎趙彥中疏言士風之盛衰風俗之樞機繫焉且以科舉之文言之儒宗文帥成式具在 今乃祖性理之說以浮言游詞相高士之信道自守以六經聖賢為師可矣今乃別為洛學飾怪驚愚外假誠敬之名內濟虛偽之實士風日弊人材日偷望詔執事使明知聖朝好惡所在以變士風從之 秋七月癸丑

詔二廣帥臣監司察所部守臣臧否以聞 壬申移廣西提刑司於鬱林州 甲戌杜氏表乞罷總領漕司營運帝曰朕欲罷此久矣內外諸軍添給累重之人每歲不過三十餘萬緡別倫措置支給於是詔兩淮湖廣四川總領所兩浙四川轉運司營運並罷 是月以旱決繫囚分命羣臣禱雨於山川金地亦旱 八月甲申以禱雨未應詔職事官以上各實封言事是夕兩校書郎羅點上封事言今時姦諛日甚議論凡陋無所可否則曰得體與時浮沈則曰有量眾皆默已獨言則曰沽名眾皆濁已獨清則曰立異此風不革陛下雖欲大有為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四十七

六

於天下未見其可也自早暎為虐陛下禱羣祀赦有罪曾不足以感動天心及朝求諫言夕得甘雨天心所示昭然不誣獨不知陛下之求言果欲用之否乎如欲用之則願以所上封事反覆詳熟當者審而後行疑者吞而後決如此則治象日著而亂萌自消矣初求言之詔將下宰相謂此詔一下州縣必乞賑濟何以應之約周必大同奏止其事必大曰上欲通下情而吾儕阻隔之何以塞公論乃止 癸亥李紱乞官觀帝曰此人不正近嘗貽書內侍唱之以利內侍以其書繳趙雄曰暫御之官皆知精白不敢徇私化行之效也 辛巳金圭秋獵

已丑臣僚言沿邊人盜販解鹽私入川界侵射鹽利
詔興州興元府都統司開具禁止事件以問既而吳挺
言已立賞錢出榜行下沿邊屯戍統兵官嚴行緝捕從
之 辛卯臣僚言執政臺諫之臣身居要地而子孫從
仕遠方監司郡守趨承從風而靡於四方觀瞻所損甚
大請今後見任執政臺諫子孫並與祠廟差遣特許理
為攷任從之 己亥帝謂輔臣曰渭河猶未通行問平
江府月供闕米皆僱夫陸運當此秋旱淡恐勞民可權
於百司內支供雖糙無害它時水生卻令并輸 甲辰
五部落犯黎州左軍統領王去惡拒卻之折知常重賂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四十七 九

蠻帥使之納款 是月端明殿學士致仕黃中卒諡簡
肅中病革遺表猶以山陵欽宗梓宮為言以人主之權
不可假之左右為戒 置湖南飛虎軍帥臣辛弃疾所
創也尋詔撥隸步軍司遇盜賊竊發專聽帥臣節制仍
以一千五百人為額 九月壬戌金主還都 癸亥詔
每日常朝可同後殿之儀不必稱丞相名趙雄辭曰君
前臣名禮也臣豈敢當此帝曰蘇洵嘗論此謂名呼而
進退之非體貌大臣丞相不須多辭續又詔除朝賀并
人使在庭依議其餘並免宣名內樞密使日參如遇押
班亦免宣名 丙寅詔知縣成資始聽監司薦舉 壬

申禁諸路邊糴 詔印會子百萬緡均給江浙代納旱
傷州縣月椿錢是歲二浙江東西湖北淮西傷旱檢放
竝販濟計合二百萬緡斛先是帝諭宰執曰近來會子
與見錢等趙雄等曰曩時會子輕矣聖慮深遠不復增
印民間難得之自然貴重又緣金銀有稅錢費攜帶民
問尤以會子為便律重於見錢也帝曰朕若不愛憎會
子散出過多豈能如今日之重耶 冬十月庚辰朔金
詔西北路招討司每進馬馱鷹鵠等輒率斂部內自是
竝罷之 壬午金主謂宰臣曰山後之地皆為親王公
主權勢之家所占轉輸於民皆由卿等察之不審朕亦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四十七 十

知察問細微非人君之體以卿等殊不用心故時或察
問卿等當盡心勤事無令朕之煩勞也 明州觀察使
張說卒擬贈承宣使與恩澤帝曰前日給事陳峴駁其
致仕轉官今得毋再致人言乎趙雄言朝廷行事與臺
諫不同朝廷須稍從寬臺諫當截然守法不可放過乃
為稱職帝以為然 乙未胡元質言黎州五部落蠻納
降趙雄等曰昨降旨諭以彼如未屈伏毋汲汲市馬使
權常在我自無能為所謂明見萬里帝曰蠻人欲進馬
三百匹竝獻珊瑚等乞盟朕已令密院發金字牌卻其
獻止許其互市 戊戌金主謂宰臣曰凡人在下位欲

冀升進勉爲公廉賢不肖何由知之及其通顯觀其施
爲方見本心如招討澤恬舊倫哲初任定州同知繼爲
都司所至皆有清名及爲招討卽不能固守人心險於
山川誠難知也 壬寅金主謂宰臣曰近讀資治通鑑
編次累代廢興甚有鑒戒司馬光用心如此古之良史
何以過也 甲辰金以殿前都點檢表爲御史大夫
十一月丁巳金右丞伊喇道乞致仕金主曰卿通習法
令政事雖逾六十心力未衰未可退也乃除南京留守
已未知隆興府張子顏言曩乾道之早江西安撫龔
茂良有請欲明諭州縣於賑濟早日按籍比較稽其登
續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七 三

升用之一言之失優責罰之凡人言辭一得一失賢者
不免自古用人咸試以事若止於奏對之間安能知人
賢否朕取人爲眾與者用不以獨見爲是 庚寅趙雄
等上神宗哲宗徽宗欽宗四朝國史志 壬辰以四川
制置使胡元質不備蕃部以致猖獗奪四官罷之 丙
申嗣濮王士勳薨 戊戌以新除成都府路提點刑獄
祿東之權四川制置使應黎州邊事隨宜措置 己亥
金河決衛川及延津京東埽瀾漫至於歸德府詔南北
兩岸增築堤以捍湍怒 癸卯金授衍聖公孔總曲阜
令封裔如故 是月戶部郎趙師霽言紹興以來賦入
續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七 三

耗而爲守令賞罰以此流移者少今歲早傷欲乞許臣
依茂良所請以議守令賞罰從之 癸亥黎州戍軍伍
進等倫亂折知常遁去王去惡誘進等誅之 壬申知
南康軍朱熹請將今年苗米除檢放外有合納苗米九
千九百石撥充軍糧帝曰南康早傷已撥米賑濟矣可
更依所請趙雄曰聖德簡儉惟利百姓則不惰內帑帝
曰向來於內帑無妄用上以奉二親下以犒軍而已
癸酉金以御史大夫襄爲右丞 乙亥金主謂宰臣曰
郡守選人資攷雖未及廉能者則升用之以勵其餘
十二月辛巳金主謂宰臣曰岐國用人但一言合意便

綱目寢多中間雖將頭子等窠名五十二項并入經總
制起發造帳供申其後復添坊場寬剩增添淨利等窠
名錢一十三項又皆隨事分隸戶部五司其爲賦財則
一而所隸者五莫相參照乞於本部置總計司以五司
所隸錢物併歸一處趙雄等尋請戶部置總計轄司帝
曰五司分治而長貳總之既有催轄司若更立總計司
徒重複無益也 是歲江浙淮西湖北旱調租發廩貸
給趣州縣決獄募富民賑濟補民故歲雖凶民無流殍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七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八

賜表其勤勞... 宋紀一百四十八

起重光未嘗若正月盡昭陽單開六月凡二年有奇

孝宗紹統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聖成孝皇

帝

淳熙八年金大定二十一年春正月壬子金以夏國請互市復

緩德軍權場 金主問山東大名等路明安穆昆之民

驕縱奢侈不事耕作詔閱實計口授地必耕地有餘而

力不贖者方許招人佃種仍禁農時飲酒 癸丑權給

事中趙汝愚言陳源轉官差遣陳源係內侍而得參預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八

一路軍政事體重大漸不可長建炎三年詔書自崇寧

以來內侍用事循習至今自今內侍不許與主管兵官

交通假貸餽遺借役禁兵當是時內侍與兵官交通借

役禁兵且猶不可今乃假以一路總戎之任臣恐非太

上所以防微杜漸之意也帝然之 甲寅停折知常官

汀州居住 丙辰詔陳源與在內宮觀免奉朝請其內

侍見帶兵官者並與在內宮觀著為令 金追貶海陵

煬王為庶人先是閔宗既耐廟有司奏曰晉趙王倫廢

惠帝自立惠帝反正倫廢為庶人今煬王罪惡過於倫

不當有王封亦不當在諸王瑩域至是詔廢為海陵庶

人改葬於山陵西南四十里宗幹去帝號復為道王

甲午金主如春水改異金后如傳倫二月今從本紀 戊辰宰相進諸

軍賞格帝日向來諸軍只習右手射近又教習左手射

頗精各支稿設以示激勸 庚午知台州唐仲友言餼

寡孤獨老幼疾病之人請依乾道九年例取撥常平義

倉賑給帝曰常平米令低價出糶若義倉米則本是民

間寄納在官以備旱潦既遇荒歲自合還以與民況台

州自有義倉米可令賑濟 乙亥起居郎兼太子左諭

德木待問言事因曰近官僚對太子賀雪太子謂芝草

不足為瑞惟年豐民安乃國之上瑞帝曰東官有議待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八

問又言近講周禮太府論國家用度當與百姓同其豐

歎皇太子曰人君但當以節儉為本此乃言外之意非

人思慮所及者帝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恭儉者

修身之本朕嘗以此語東官也 詔福建歲撥鹽於邵

武軍市軍糧 丙子金主次永清縣居民有伊喇特爾

額舊倫移刺余額里也今改 契丹人也有一妻一妾妻之子六妾之

子四妻死其六子廬墓下夏宿守之妾之子曰是嫡母

也我輩獨不當守墳墓乎於是亦夏宿三歲如一金主

因獵過而問之賜錢五百貫仍令縣官積錢於市以示

縣民然後給之以為孝子之勸 二月庚辰知福州梁

克家乞官祠復觀文殿學士依舊知福州 壬午詔去歲江浙湖北淮西路郡縣間有旱傷已令多出椿積等米賑糶今雖間諸路米價低平其間鰥寡孤獨貧乏不能自存之人仍無錢收糶可令州縣鎮寨鄉村將義倉米賑濟至閏三月半止務實惠及民州縣奉行不度本路漕臣及提舉常平官覺察以聞 黎州土丁張百祥等以不堪科役為亂統領官劉大年引兵逆擊之土丁遁去大年坐誅 戊子禁浙西民因旱置圍田 裁童子試法 金元妃李氏薨 已丑禁廣西諸州科買停戶倉鹽 戊戌以保寧軍節度使士歆為嗣濮王 庚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四十八 三

前所遺官皆論罪 戊午以潮州賊沈師為亂趙師憲討之 乙丑金主命山後冒占官地十頃以上者皆籍入官均給貧民 金西北路招討使完顏守能性貪黷時詔徙幹罕舊倫高幹今改餘黨於臨潢民有當徙者詐言已死以馬賂守能得不遣又求賕補人通事鎮邊明安尙書省奏其事金主曰守能由通州刺史超擢至此敢恣貪墨鄉者招討司官多進良馬橐駝鷹鷂等物蓋假此以率斂爾自今並罷之因責其兄守道曰守能職遷招討外官之尊無以踰此招討澤恬舊倫哲典今改以貪墨伏誅守道豈不知之乃敢如此爾之親弟何不先訓戒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四十八 四

子金主還中都 壬寅金以河南尹張景仁為御史大夫 乙巳金主以元妃李氏之喪致祭與德官過市肆不聞樂聲謂羣臣曰豈以妃故禁之耶細民曰倫而食若禁之是廢其生計也其勿禁朕前將詣與德官有司請由薊門朕恐妨市民生業特從它道顧見街衢市肆或有毀撤障以簾箔何必爾也自今勿復毀撤 三月丁未朔金主如長春官初金主聞薊平遼等州民乏食命有司發粟糶之貧不能糶者貸之有司恐貧民不能償止貸有戶籍者金主聞之夏遣人閱實賑貸以監察御史舒穆魯元禮舊倫石抹元禮今改鄭大卿不糾舉各笞四十

之也會宗州節度使錫薩布舊倫沙阿補今改杖殺無罪事覺金主謂宰臣曰監察職司糾彈節度使錫薩布初至官途中侵擾百姓到官舉動皆違法度完顏守能為招討使貪冒狼籍凡達官貴要監察未嘗舉劾乃於卑秩細事即便彈奏謂之稱職可乎自今監察御史職事修舉然後遷除不舉職者大則降罰小則決責仍不許去職 閏三月辛巳詔諸路監司帥臣歲終各以所部郡守分三等治效顯著者為臧貪利庸謬者為否無功無過者為平詳考加察各具事實來上考察不公御史臺彈劾 戊子賜禮部進士黃由等三百七十有九人及第

出身 庚寅修揚州城 乙未金主謂宰相曰朕觀自古人君多進用讒諂其間蒙蔽為害非細若漢明帝尚為此輩所惑朕雖不及古之明君然近習讒言未嘗入耳至於宰輔之臣亦未嘗偏用一人私議也 癸卯金以尚書左丞相完顏守道為太尉尚書令尚書左丞富察通為平章政事右丞襄為左丞參知政事張汝弼為右丞彰德軍節度使梁肅為參知政事 夏四月戊申金以右丞相圖克坦克寧舊倫徒單克寧今改為左丞相平章政事唐古安禮舊倫唐括安禮今改為右丞相安禮辭曰臣備位宰相無補於國家惟陛下擇賢於臣者用之金主曰朕知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四十八

五

卿正直與左丞相克寧無異且練習故事無出卿之右者其毋多讓 金增築泰州臨潢府等路遺堡 庚戌金奉安昭祖以下三祖三宗御容於溫慶宮 金主謂宰相曰朕之言行豈能無過常欲人直諫而無有言者使其言果善朕從而行之又何難也 癸丑修湖南諸州城 帝謂羣臣曰昨臨安取到諸縣繭甚薄已令官中繼絲驗之既而樞密使言及今歲雨暘帝曰今歲雨暘以時而繭反薄大麥亦穗短官中所養蠶亦如此殊不可曉適諭三省令王佐體訪王准等言陛下愛民軫念及此天下之幸庚申大雨帝曰雨恐妨麥已祈晴矣

又曰曾聞王佐蠶繭今年何薄趙雄等言佐方取驗繭繭徧詢諸郡續聞帝曰問今年民間養蠶甚多葉既艱得又會濕葉所以繭薄孟子謂五畝之宅植之以桑勿失其時則可以衣帛矣誠哉是言也 癸酉立郴州宣章桂陽軍臨武縣學以教峒民子弟 甲戌詔經筵讀真宗正說史浩進讀正心篇論黃帝無為天下治帝曰所謂無為者豈宴安無所事事之謂乎浩又讀剛斷篇至漢武帝知郭解能使將軍為言其家不貧帝曰武帝可謂洞照事情浩又讀大中篇論為政之道本乎大中帝曰勿渾渾而濁勿察察而明即此理也 五月丙子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四十八

六

帝曰近日都下銷金鋪翠復行於市可諭王佐嚴加禁戢若有敗露京尹安能逃責耶朕以宰耕牛禁銅器及金翠等事刻之記事板每京尹初上輒示之 戊寅詔監司守令課勸農桑以奉行動息為賞罰 乙卯芮輝言凡是集議惟強有力者是從不若令各為議狀如論科舉則禮部秘書省國子監官皆預之類帝曰如此則廢集議矣趙雄等言輝所論乃漢所謂雜議也恐不可從帝曰今後遇事旋降指揮 壬午詔諸路轉運使趙民問補葺經界籍簿 戊子金尚書省奏招討使完顏守能所犯兩賊俱不至五十貫應抵罪節度使錫薩布

應解見居官竝解世襲穆昆金主曰此舊制之誤居官
犯除名者與世襲併罷之非犯除名者勿罷遂著於令
守能杖二百除名 辛卯以久雨減京畿及兩浙囚罪
有差貸民稻種錢 壬寅以史浩為少師 是月以讀
真宗正紀終篇賜宰執侍讀侍講說書修注官宴於祕
書省 六月己酉詔放殺前司平江府牧馬草場二萬
畝聽民漁采 戊午戶部言去年兩浙江東西湖北淮
西旱傷共檢收米一百三十七萬餘石詔與蠲放庚申
戶部乞撥還去年旱傷無收經總等錢二十六萬餘緡
帝曰可盡與之 辛卯罷諸路坊場監官承買 秋七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八 七

其人豈可屢改易之耶至是克寧改樞密金主難其代
辛丑復以守道為左丞相太尉如故虛尚書令不置論
守道曰宰相之位不可虛曠須用老成人故復以卿處
之卿宜悉此意 是月詔錄范質後 紹興府徽州嚴
州大水命賑之 致異全文倫六月今
從孝宗本紀倫七月 除朱熹直祕閣
再辭不許 著倫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呂祖謙卒 八
月丙午諭云朕緣久旱不雨曉夕思所以寬恤無事不
在念今且將諸路節次泛拋招軍竝與蠲免 庚戌右
丞相趙雄罷為觀文殿學士四川制置使故事蜀人未
嘗除蜀帥御史王蘭論之雄乞免改知瀘州安撫使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八 八

初趙雄在相位有言其多私里黨者於是命大臣進擬皆於名姓下注本貫封入遂爲故事已而陳峴爲四川制置使王渥爲茶馬制皆從中出雄不自安故乞外雄既罷蜀士在朝者皆有去志王淮曰此唐季黨禍之胎也乃於蜀士進遞數人蜀士乃安 改除朱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時浙東薦饑王淮薦熹卽日單車就道九月辛巳參知政事錢良臣罷庚寅以謝廓然兼權參知政事 以江浙湖北旱出齋募民賑濟 冬十月辛酉錄黎州戰歿將士四百三人 罷雪寔先是年例賀雪卽賜宴以連歲荒歉艱食故權罷 十一月甲戌臣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四十八 九

州饑 浙東提舉常平朱熹入對言陛下臨御二十年間水旱盜賊畧無寧歲意者政之大者有未舉而小者無所繫與刑之遠者或不當而近者或幸免與君子有未用而小人有未去與大臣失其職而賤者竊其柄與直諫之言罕聞而諂諛者眾與德義之風未著而賊汚者騁與貨賂或上流而恩澤不下究與責人或已詳而反躬者有未至與夫必有是數者然後可以召災而致異又言陛下卽政之初益嘗選建英豪任以政事不幸其間不盡得其人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燕閑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又慮其勢有所偏而因以壅已也則或聽外庭之論將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陛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公言以爲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退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嬖側媚之態既足以盡心志其胥吏狡猾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恐陛下未及施其駕馭之術而先墮其數中是以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采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

借力於所重以爲竊位固寵之計中外相應夏濟其私日往月來浸淫耗蝕使陛下之德業日墜紀綱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愁民怨盜賊兼倫災異數見饑饉薦臻羣小相挺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於陛下無所得而國家顧乃獨受其弊因論浙東採荒事帝曰連年饑歉朕甚以爲憂州縣檢放多是不實熹乞勸諭推賞帝曰至此卻愛惜名器不得又乞撥賜米斛帝曰朕竝無所惜又乞預放來年身丁錢帝曰朕方欲如此寬恤熹又奏星變事帝曰朕見災恐懼未嘗不一日三省吾身復白鹿書院從朱熹之奏也 十二月癸卯朔以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四十八

十一

徽饒二州民流者祇罷守臣官 出南庫錢三十萬緡付朱熹賑糶 丁未禁諸州營造 辛亥勸諸路旱傷州軍明年身丁錢 丙辰詔縣令有能舉荒政者監司郡守以名聞 甲子范成大進上元縣所種二麥王淮等謂春麥惟郭細能言之蓋北人謂之劫麥帝曰此間人亦不知已令官中種試矣 下朱熹社倉法於諸路 葛邲言荒政二事一諸經總制錢如遇州縣荒年權免比較賞罰其課利場務竝令依所放災傷分數免比本州不得抑勒縣道陪備一荒歉州縣且專以救荒爲務宴會之類理合節損所有諸處迎新送舊兵卒公吏

借請及供帳從物之屬亦合裁減兵卒仍宜存留以防緩急竝從之 金使賀正旦者至爭起坐受書舊儀帝遣樞密都承旨王忬往解之忬擅許用起立舊儀帝意不憚然不能改也 是月廣東安撫鞏湘誘潮賊沈師出降誅之 是冬淮東提舉趙伯昌奏通泰楚州沿海舊有捍海堰一道東拒大海北接鹽城計二萬五千六百餘丈始自唐黜陟使李承寶所建遮護民田屏蔽鹽菴歷時既久頽圯不存本朝天聖改元范仲淹爲泰州西溪鹽官方有請於朝凡調夫四萬八千用糧三萬六千有奇而錢不與焉一月而畢遂使海潮沮洳曷鹵之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四十八

十二

地化爲良田自後漸失修治宣和紹興以來屢被其患每一修築必申明朝廷大興功役然後可辦望專委淮東鹽司今後捍海堰如遇坍塌去處不以功役大小卽委官相視計料隨壞隨葺勿令寢淫以至大有沖決務要堅固可以永久從之 是歲詔舒州蘄州鑄鐵錢竝以十五萬貫爲額 詔久任四川監司郡守之人令更迭與東南差遣其在任未久者既有任滿前來奏事指揮候到闕始得別與除授從臣僚之請也 淳熙九年 金大定二年 春正月丁丑命兩淮戍兵歲一更 癸未樞密都承旨王忬予在外官觀忬久爲帝所親

信吏部侍郎趙汝愚亟攻之帝亦悟其姦出之於外因罷諸軍承奉樞密院文書關錄兩省舊法以文臣為都承旨自是怵不復召 戊子糴廣南米赴行在 庚寅詔江淮兩淮旱傷州縣貸民稻種計度不足者貸以椿積錢 丙出正月所種春麥並秀實堅好與八九月所種無異詔降付兩浙淮南江東西漕臣勸民布種 二月庚戌遣使訪問二廣鹽法利害 三月丁丑金主申勅西北路招討司勒明安穆昆官督部人習武備 甲申金主諭戶部今歲行幸山後所須並不得取之民間即所用入夫並以官錢和僱違者杖八十罷職 戊子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八 三

臣僚言監司帥臣臧否所部湊得考功課吏之法然郡守夏易則人有幸不幸監司帥臣好惡不一則言有當不當有已去而不及臧否者有近到而已遇臧否者此人有幸不幸也或取其辦事而不言其害民或喜其彌縫而不言其疎謬或畏其強有力而不議或以其疎遠無援而見斥此言有當不當也且就一路言之則其數寬就數人而言之則其數窄計一歲而論之則其能否為已見計數月而論之則其能否未可知而遽臧否焉此人所以幸不幸言所以當不當也請詔諸路監司帥臣自今臧否所部必須總計一歲人數不問已去見在

就其中區別之或臧者朝廷已加擢用亦須用臧之次者或否者朝廷已行罷黜亦須具否之次者其或臧否不當必令具析以聞詔除初到任人外餘從之 癸巳金頒重修制條以吏部尚書張汝霖為御史大夫 甲午罷諸路寄招軍兵三年就揀軍子弟補其闕 是春召對楊甲尋除太學錄甲獻書萬言大畧謂人主之職不過聽言用人分別邪正而近歲以來權倖用事其門如市內批一出疑謗紛然謂陛下以左右近習為心腹而不專任大臣以巡邏伺察為耳目而不用臺諫今中外文武半為權門私人親交私黨分布要近良臣吞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八 古

聲義士卷氣至於民兵之害兩淮百姓如被兵火西南諸戎乘間出沒而馬政日急高直厚幣以驕戎心臣恐陛下今日所少者非特馬而已又有司理財一切用衰陋福隘之策至於賣樓店沽學田鬻官地而所主在獻羨餘此風日熾恐陛下赤子無寧歲矣 賑忠萬恭涪四州及鎮江府復遣使淮南江浙賑濟 夏四月甲辰詔自今盜發所在守帥監司議罰平定有勞者議賞 乙卯諸路提刑文武臣通置一員 癸亥帝覽陸贄奏議論講讀官曰今日之政恐有如德宗之弊者卿等言之無有所隱 甲子金主如金蓮川 五月丙子諭宰

相王淮等曰朕惟監司郡守民之休戚繫焉察其人而任之宰相之職也苟選授之際惟計履歷之淺深不問人材之賢否則政治之闕孰甚於斯今後二三大臣宜體國愛民精加考選既按以資格又考其才行合是二者始可進擬夫然後事得其宜用無不當故傳曰爲政在人卿等其慎之母忽 六月壬寅詔侍從臺諫各舉操修端亮風力強明可任監司者一二人 甲寅以汀漳二州民爲沈師所蹂踐除其賦 丁巳同知樞密院事謝廓然致仕以周必大知樞密院事 金右丞相致仕石琚薨謚文憲琚最爲金主所知故事內宴惟親王續資治通鑑卷一百四十八 主

公主駙馬得與一日特召琚入諸王以下竊語心易之金主覺之卽語之曰使我父子家人輩得安然無事而有今日之樂者此人力也乃備舉近事數十顯著爲時所知者以曉之皆俯伏謝罪金主嘗欲立元妃爲后以問琚琚屏左右曰元妃之立本無異詞如東宮何金主愕然曰何謂也琚曰元妃自有子元妃立東宮播矣金主悟而止其善啟沃類此 戊午謝廓然卒未幾龔茂良家投匭訟冤帝曰茂良本無罪遂復資政殿學士謚莊敏 庚申臨安蝗詔守臣亟加焚燼 甲子太白經天 提舉浙東常平朱熹以前後奏請多見抑幸而從

者率稽緩後時又以旱蝗相仍爲憂疏言爲今之計獨有斷自聖心沛然發號責躬求言然後君臣相戒痛自省改其次惟有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爲收糴之本詔戶部無得催理舊欠諸路漕政遵依條限檢放租稅詔宰臣沙汰被災路分州軍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選賢能責以荒政庶足以下結人心消其乘時佻亂之意不然臣恐所憂者不止於餓殍而在於盜賊蒙其害者不止於官吏而上及於國家也 秋七月甲戌以常平義倉及椿官米四十萬石付諸司預備賑糶 辛巳出南庫錢三十萬緡付朱熹備賑糧 金宰臣奏事續資治通鑑卷一百四十八 主

金主頗有疾宰臣請退金主曰豈以朕之微爽於和而倦臨朝之大政耶使終其奏 壬辰以資政殿學士李彥穎參知政事彥穎病羸艱拜起力辭帝曰老者不以筋骨爲禮孟享禮繁特免卿 詔發所儲和糶米百四十萬石補淳熙八年賑濟之數於沿江屯駐諸州椿管 甲午金主秋獵 八月庚子侍從臺諫集議奏曰自宰相執政侍從卿監正郎員分爲五等除致仕遺表已議裁減外將逐郊陰補恩澤每等降殺以兩酌中定爲止數武臣比類施行宰相十人開府以上同執政八人太尉同侍從六人觀察使至節度侍御史同中散大夫

至中大夫四人右武大夫至通侍大夫同帶職朝奉郎
至朝議大夫三人職事官寺長貳監長至左右司諫開
封少尹釐務及一年須官至朝奉郎並朝奉郎元帶職
人因除在京職事官而寄職者同武翼大夫至武功大
夫同非侍從官無遺表外見行條格致仕遺表通減三
分之一餘分不減紹興初中書舍人趙思誠上任子限
員之議詔從官集議至是始用廷臣集議行之 淮東
浙西蝗壬子定諸州捕蝗賞罰 除朱熹直徽猷閣以
其賑濟有勞也 戊辰太白經天 九月庚午以王淮
為左丞相梁克家為右丞相時成都關帥帝問孰可者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四十八

七

淮以留正對帝曰非閩人乎淮曰立賢無方湯之執中
也必曰閩有章惇呂惠卿不有曾公亮蘇頌蔡襄乎必
曰江浙多名臣不有丁謂王欽若乎帝稱善遂用正
丙子封子彤為安定郡王 戊寅金主還都 辛巳大
享於明堂大赦召史浩陳俊卿陪祀辭不至 辛卯封
伯圭為榮陽郡王 甲午淮南運判錢沖之言真州之
東二十里有陳公塘周圍百里本司近已興修塘岸建
置斗門石槌各一所於東西湫口二處請於揚子縣知
縣縣尉街內帶入兼主管陳公塘六字庶責有所歸從
之 乙未禁蕃舶販易金銀者為令 金榷場副使韓

仲英等以受商賂縱禁民出界誅之 冬十月辛丑金
徙河間宗室於平州 庚戌金裕享於太廟 辛亥塞
四川沿邊支徑 甲子謁諸路旱傷州軍淳熙七年八
年道賦 十一月戊辰朝禁臣庶之家婦飾僭擬 庚
午賑夔路饑 金皇統逆黨先後誅死惟圖克坦貞與
大邦基即大興國賜名邦基尚在邦基廢不用貞以世姻藉恩寵
雖夫婦已降削爵號仍徒為臨潢尹致異金史本紀倫
傳則貞已徙歸金主慮久遠終不以私恩曲庇丙子詔
誅貞其妻永平縣主子慎思並賜死尋命磔邦基於思
陵之側於是皇統逆黨始盡大邦基伏誅在次年
正月甲午今併書之 庚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四十八

六

辰金主冬獵 十二月庚子金主還都
淳熙十年金大定二年春正月丁丑以給事中施師點簽
書樞密院事師點入辭帝曰卿靖重有守識慮遠朕
欲用卿久矣 金參知政事梁肅請老金主謂宰臣曰
梁肅知無不言正人也卿等知而不言朕實鄙之雖然
肅老矣宜從其請遂致仕 壬午金主如春水詔夾道
三十里內被役之夫與免今年租稅仍給備直 甲申
參知政事李彥穎罷職奉祀以諫官論其子毆人至死
也 戊子復廣鹽客鈔法詔曰鹽者民會所資向也官
利其贏而自鬻久為民病朕既遣使諭之得其利害以

歸復謀諸在廷僉言惟允始爲之夏令許通商販而杜
官鬻民固以心利矣然利於民者官不便焉何者鹽之
息厚凡官與吏之所爲妄費以濟其私者一出於此
且絕之無所牟取必胥動以浮言將毀我裕民之政且
朕知恤民而已浮言奚恤矧置監司守令皆以爲民朕
有美意弗推而廣之顧撓而壞之可乎其罷官般官賣
通行客鈔法攷異宋史本紀倫九年十二月己亥夏二
廣官賣鹽法復行各鈔十年正月己丑詔
罷廣南官賣鹽法今從
宋史全文倫正月戊子以黃洽爲御史中丞自乾道
五年以後不除中丞者十四年洽盡言無隱然所論列
未嘗摭拾細故嘗奏言因言固可以知人輕聽亦至於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八

九

失人故聽言不厭其廣廣則無壅擇言不厭其審審則
無誤帝然之 壬辰樞密院進呈鎮江軍兵三年加減
之數帝曰養兵費財國用十分幾八分養兵周必大曰
尚不啻八分帝曰今民間未裕江東浙西寄招鎮江諸
軍及武鋒軍歲額人數可竝權免三年所有諸州日前
未足之數特與蠲免 先是朱熹行部至台州知州唐
仲友爲其民所訟熹按得其實而仲友與王淮同里且
爲姻家已降江西提刑未行而熹論之淮以論章及仲
友辯疏竝進且微爲仲友解帝以爲然熹論益力前後
章六上帝不欲窮其事奪仲友江西新命以授熹熹辭

不拜遂歸旋予祠攷異宋史道學傳云熹章三上淮
新命以授熹案孝宗英主宰相當無過抑之事且予奪
之命亦非宰相所能專擅也四朝聞見錄云考亭以行
部劾台守唐氏上將真唐於理王與唐爲姻乃以唐自
辯疏與考亭章俱取旨未知其孰是王但微笑上方崇
之乃以朱程學唐蘇學爲解上笑而緩唐罪時上方崇
厲蘇氏未遣表章程氏也故王揆上意以爲解錄內所
載頗近得實 二月癸卯用黃浩言罷內侍陳源官觀
建寧府居住先是源罷德壽官提舉詔與落階官臣僚
言其過惡請寢成命與一在外官觀從之至是浩又言
其罪狀灼然當賜職責故有是命既而臺察又疏其黨
與皆一時之巨蠹於是武畧大夫徐彥達除名道州編
管家財籍沒進納德壽官其子必問等三人竝追官勒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八 十
停甄士昌追進武校尉李庚追官勒停仍送筠州編管
士昌源之厥役以違法遷轉庚本臨安府都吏與源交
通補官彥達嘗充德壽官閣子庫書寫專一爲源管家
務官至正使職至路鈐皆源之力也 乙巳金主還都
廟 甲戌金以右丞張汝弼攝太尉致祭於至聖文宣王
丙寅朔建康都統制郭剛言去歲合揀汰效用軍義兵
一百八十五人自言願得逐便乞揀汰帝曰正恐離軍
失所所以畱之如此與放逐便 丙子金始製宣命之
寶金玉各一 金主將如會寧右丞相烏庫哩元忠諫

不聽出知真定府 已升知福州趙汝愚奏海賊等
掠寇泉南兵馬都監姜特立以一舟先進擒之已誅其
兇黨釋其餘帝曰汝愚處置甚善古者置刑王者言宥
而有司執法若有司但務姑息何以示懲特立旋召見
獻所為詩百篇除閤門舍人命充太子宫左春坊竝皇
孫平陽王伴讀由是得幸於太子特立麗水人也 是
月詔舉制科 夏四月丙申詔臨安府係駐蹕之地本
府屬縣民戶身丁錢可自淳熙十一年為始夏與調放
三年 監司帥臣奏到所部賦否先是帝曰監司帥臣
奏守臣賦否而不行黜陟何以勸懲是日以王去惡有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四十八

三

平黎之功又通曉郡事召赴行在范仲圭韓璧任滿與
監司差遣湯鸞罷新任 癸卯大理寺丞張抑言浙西
諸州豪宗大姓於瀕湖陂蕩各占為田名曰塘田於是
舊為田者始隔絕水出入之地淳熙八年雖有旨令兩
浙運司根括而八年之後團裹益甚請自今責之知縣
不得給據責之縣尉常切巡捕責之監司常切覺察令
下之後尚復團裹者論如法從之 是月廣西運判王
正已上言陛下加惠遠方恐官賣科擾民無所告復行
客鈔以救其弊德至渥也陛下本以寬裕遠民而今來
兩路通行卻成發泄東鈔僭使兩路分畫界分西路漕

計不虧諸郡可以支吾亭戶不致貧乏豈非陛下之本
意顧聞闕乏之端有如二十餘州上下煎茶倘有申請
朝廷豈能坐視必須應副則東路雖有贏餘亦是朝三
暮四恐徒紛擾又云頃年章潭為廣東提舉鹽事力主
兩路通行之議及就移西路運判客鈔不敷漕計大窘
寢食俱廢又得東路二十八萬緡遂以少寬即同帥臣
范成大乞行官賣此則易地而不可行者歲月未久可
以覆按又云紹興間通行客鈔能三十餘年者以西路
有折科招徠之類後既住罷漕計遂窘因有官賣之法
其後更易不定大概以東鈔通行西鈔不登為患萬一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四十八

三

必須通行則西路漕計或闕亦須預倫指畫不可臨期
關悞然不若分路為允也 五月甲寅以潭州飛虎軍
隸江陵都統司 金主命應部除官嘗以罪廢而再叙
者遣使按其治迹如有善狀方許授縣令無治狀者不
論任數多少竝不得授 臣僚言祖宗用人初無清濁
之別韓琦第二人進士及第未免監左藏庫後為度支
判官皆號稱職請明詔大臣如行在左藏庫之類稍重
其選與免待闕遇館學有缺卻於此取之以廣得人之
路從之 鄂州都統郭杲言襄陽屯田二十餘年雖微
有所獲然未能大益邊計非田不良蓋人力有所未至

且無專任責者或謂戰士屯田恐妨閱習而不知分蕃耕倫乃所以去其驕或謂耕倫勞苦恐其不樂而不知分給穀米人自樂從以樂從之人爲實邊之計可謂兩便請給耕牛農具俾屯軍開墾荒田辛卯詔疏襄陽水渠以渠旁地爲屯田尋詔民間侵耕者就給之 廢舒州宿松監 六月丙申王淮等言時方酷暑聖躬得無煩鬱帝曰朕自有道以處之但念閭閻之民不易度耳往往潛邸嘗有詩云閭閻多悖鬱方愧此身閒淮曰真古帝王之用心也 已酉太府寺丞勾昌泰言蜀中制置使關六十州之安危或有疾病遷動自朝廷除授動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八

三

經年方到請於從臣中嘗儲一二人於蜀中令倫安撫使一旦有制置使闕便可就除其於思患預圖最係國家大事帝諭宰執曰此正在卿等留意今後欲除蜀帥須是選擇可備制置使之任者庶臨時不致缺事 詔經理屯田建康府御前諸軍都統制司奏契勘淮西荒閒田土如和州興置屯田五百餘所廬州管下亦有三千六圍皆瀕江臨湖號稱沃壤自後廢罷撥還遂州召人請佃尋許承買今多爲良田自餘荒地亦有豪強之戶冒耕包占詔令淮西帥漕司同取見係官田畝實數聞奏都統郭剛尋奏和州歷陽縣荒圩五百餘頃可以

開耕每田一頃三人分耕合用官兵一千五百人建康畱守錢良臣亦奏上元縣荒圩並寨地五百餘頃不礙民間泄水可以修築開耕 壬子金有司奏右司郎中段珏率金主曰是人甚明正可用者也因歎臣下詭隨委順相習成風南人勁挺敢言直諫者多前一人見殺後復一人繼之真可尚也 辛酉詔曰朕惻怛在心惟吏或不良無以宣德明恩若乃貪饕無饜與貨爲市漁奪百姓侵牟下民有一於此足秭邦政天下之大郡邑之眾假勢放利實煩有徒若此朕雖有愛民勤政之誠焦勞於上仁恩利澤何由而下究哉朕嗣服之初蓋嘗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八

四

考法祖宗嚴賊吏之禁其持心不移覆出爲惡者既已逮治一二厲在位矣歲月既久法以漸緩賊過之吏怙習寬政日甚歲劇今列官處職姦法不忌是與盜無異也國有憲法朕不敢廢今後命官犯自盜在法賊罪抵死者籍沒家財取旨決配竝依隆興二年九月已降詔書施行必無容貸 王淮以唐仲友故怨朱熹欲沮其見用於是吏部尚書鄭丙上疏言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欺世盜名不立信用帝已惑其說淮又以太府丞陳賈爲監察御史賈因首論曰臣竊謂天下之士所學於聖人之道者未始不同既同矣而謂已之學獨異

於人是必假其名以濟其偽者也邪正之辨誠與偽而已表裏相副是之謂誠言行相違是之謂偽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其說以謹獨為能以踐履為高以正心誠意克己復禮為事若此之類皆學者所共學也而其徒乃謂已獨得之夷考其所為則又大不然不幾於假其名以濟其偽者耶願陛下明詔中外痛革此習每於聽納除授之間考察其人擯棄勿用以示好惡之所在庶幾多士向風言行表裏一出於正無或肆為詭異以干治體帝從之由是道學之名貽禍於世其後直學士院無錫尤表言於帝曰道學者堯舜所以帝禹湯文武所以王周公孔子所以設教近立此名詆訾士君子故臨財不苟得所謂廉介安貧守道所謂恬退擇言顧行所謂踐履行已有恥所謂名節皆目之為道學此名一立賢人君子欲自見於世一舉足且入其中俱無所免豈盛世所宜有願循名責實聽言觀行人情庶不壞於疑似帝曰道學豈不美之名正恐假托為名真偽相亂耳鄭丙後知泉州為政暴急或勸之尚寬丙曰吾疾惡有素豈以晚節易所守哉聞者哂之 是月兩浙水命賑之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八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九

宋紀一百四十九 起昭陽軍開七月盡開遂

孝宗紹統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聖成孝皇帝

帝

淳熙十年 金大定二十三年 秋七月乙丑知廣州鞏湘以任帥

開寶通禮州縣水旱則祈社稷典禮具存見今朝廷或

遇水旱亦行祈禱今欲依臣僚所陳遇有水旱令州縣

先祈社稷請朝廷指揮行下詔從之先是臣僚言州縣

遭水旱神祠佛官無不徧走而社稷壇壝闕然莫或顧

省彼五土五穀之神百代尊奉豈應祈報獨不得與羣

祀同享精純於是下禮寺看詳而有是命 甲戌以早

詔求直言尤表上言天地之氣宜通則和壅遏則乖人

心舒暢則悅抑鬱則憤催科峻急而農民怨闕征苛察

而商旅怨差法留滯而士大夫有失職之怨廉給股劑

而士卒有不足之怨奏讞不時報而久繫者怨由枉不

獲伸而負罪者怨強盜殺人多特貸命使已死者怨有

司買納不即酬價使負賊者怨人心抑鬱所以感傷天

和者豈特一事而已方今救荒之策莫急於勸分輸納

和者豈特一事而已方今救荒之策莫急於勸分輸納

和者豈特一事而已方今救荒之策莫急於勸分輸納

續資治通鑑卷一百四十九

一

既多朝廷吝於推賞乞詔有司檢舉行之戶部尚書韓
彥直請廣糴爲備且言冤濫爲致早之由乞追究部曲
會誣陷岳飛者以慰忠魂 乙亥詔曾任知州而爲郎
官卿監曾任卿監郎官而復出爲監司之人陳乞闕陞
者依兩任無人薦舉條例特與免用舉主理爲資序
丁丑詔除災傷州縣淳熙八年稅 癸未宰相王淮梁
克家知樞密院事周必大簽書樞密院兼權參知政事
施師點以旱乞避位不許帝曰數日羣臣應詔言事並
無及朕過失但多言刑獄事然刑獄自有成法也 甲
申雨 乙酉金平章政事伊喇道參知政事張仲愈並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九 二

物不日多賞王淮等曰節用裕民之本陛下常以祖宗
爲法天下之幸也 金以戶部尚書程輝爲參知政事
金主諭之曰卿年雖老猶可宜力事有當言毋或隱默
一日輝侍朝金主曰人嘗謂卿言語荒唐今遇事輒言
過於王蔚顧謂宰臣曰卿等以爲何如皆曰輝議政無
隱情輝曰臣年老耳曠第患聽聞不審或失奏對苟有
所聞敢不盡心 戊申詔侍從兩省管軍知閣御帶及
在內觀密使以上於武官中各舉有威儀善應對堪充
奉使接送伴者一人聞奏其已被差人不許薦舉 以
施師點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以御史中丞黃洽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九 三

罷以道爲咸平尹金主曰數年前嘗乞致仕朕不許卿
卿今老矣卿故鄉地涼事少老者所宜賜通犀帶復遣
近侍慰勞之 金御史大夫張汝霖坐失糾舉降棗州
防禦使 八月乙未金以女直字孝經千部分賜護衛
親軍 甲辰帝與宰臣論人才曰平平無才畧者不難
得須有材而不刻慈善而不謬王淮對曰大抵有材者
多失之刻慈善者多失之謬 乙巳楊安誠劾言請遵
仁宗之制采用司馬光之言覈實浮費量加撙節帝曰
近日臣僚言多用司馬光撙節之說蓋仁宗時亦自之
用故司馬光有是言朕嘗見老內臣云哲宗極愛撙錢

參知政事 庚戌以史浩爲太保魏國公致仕 庚申
詔左藏南庫撥隸戶部提領所事務限五日結局先是
戶部具南庫收支項目帝謂輔臣曰見在錢三十五萬
餘貫盡撥付戶部其餘金銀等物令陳居仁點檢具數
以聞帝又曰欲併南庫歸左藏令版曹自理會朕亦省
事卿等可細具南庫五年間出入帳親自檢點故有是
詔南庫者本御前樞管激賞庫也休兵後秦檜取戶部
窠名之所取者盡入此庫戶部闕乏則予之檜死屬之
御前由是金帛山積帝卽位之始納右正言袁孚之請
遂改爲左藏南庫專一樞管應副軍期然南庫移用皆

自朝廷非若左帑直隸於版曹而為經費也至是始併歸戶部既而尚書王佐言南庫歸版曹無益而有損請就撥歸封樁庫支朝廷年例合還戶部錢卻於封樁庫支不從佐又言經總制錢歲額一千五百萬貫年來浸生姦弊或偶無收則便於帳內豁除而創生窠名夏不入帳分隸遞年積壓直待赦放恐暗失經費詔淳熙八年以前竝特除放自今收起虧額其知通竝提刑司官屬委本部覺察依條施行 是月宰執奏封樁庫見管錢物已及三千餘萬緡帝曰朕創此庫以備緩急之用未嘗敢私也封樁庫者帝所創也其法非奉親非軍需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九

四

不支先是六年夏四月提領本庫言共管見錢五百三十貫其後往往以犒軍或造軍器為名撥入內庫或睿思殿或御前庫或修內司有司不敢執尋又奏內外樁積緡錢四千七百餘萬帝曰易曰何以聚人曰財周以豕宰制國用周禮一書理財居其半後世儒者尚清談以理財為俗務可謂不知本矣祖宗勤儉方全盛時財賦亦自不足至變夏鹽法浸及富商朕奉親之外未嘗一毫妄取亦無一毫妄費所以帑藏不至空虛緩急不取之民非小補也先是帝以諸路財賦浩煩令兩侍郎分路管認王佐請於次年四月將諸路監司守倅所起

上供錢比較以定賞罰自是罕有逋欠 九月 譯經所進所譯易書論語孟子孝子揚子文子劉子及新唐書金主謂宰臣曰朕所以令譯五經者正欲直人知仁義道德所在耳命頒行之 辛未金主秋獵壬午詔諸路州軍拖欠內藏庫諸色窠名錢物自淳熙九年以前竝除放以後常切催納不得違慢遂調六十九萬緡 癸未興元都統制吳挺上言同安撫司增置賞錢募人告捉盜賊解鹽入界見係出戍官兵把截搜捕其不係戍地請令沿邊州郡督捕盜官司搜捕詔利路安撫提舉各申嚴階成西和鳳州毋得透漏 丁亥禁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九

五

內郡行鐵錢 冬十月癸巳金主還都 乙未右正言蔣繼周言自范成大倡為義役之說處州六邑之民擾擾十有六年夫使鄉民貧富相助以供公上之役是特鄉里長厚之情成大張大其事標以義民且欲改賜縣名行之諸路朝廷固已察其情狀不可行矣成大再有所陳囑其代者使遂其說至陳孺知處州親受其弊乃始備言其實陛下即可其奏於是處州之民始獲息肩三兩年來舊說復佗一二布衣之上書未必公言朝廷令省臣李翔看詳蓋欲其詳酌可否翔不能參照案牘博詢民言辨范成大陳孺所奏之虛實乃從而附會其

說斷以已見官民僧道出田一等它日貧富置之不問人以為重擾望特降旨將處州及兩浙有見行助役去處聽從民便官司不得干預其間仍乞罷翔以謝處州兩浙十五六年義役之擾從之 丁未大理寺奏內侍之子賈俊民等代筆事覺俊民當降一官勒停帝初欲貸其勒停而夏降一官又恐餘人亦援此為比乃曰人有私心法便不行遂令如奏次日王淮等言陛下用法至公帝曰不怕念起惟恐覺遲然所以念起者正以行有未到淮曰陛下每言唐太宗未嘗無過只是覺得早陛下可謂早覺矣帝曰凡事順其自然無容私其間豈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九 六

不心逸日休 先是詔廣鹽復行鈔法罷官搬官賣是月廣東提舉常平茶鹽韓璧奏廣西民力至貧歲入至薄官兵備邊之費盡取辦於搬賣猶懼弗給今一年住賣束手無策全仰給於漕司往年改行鈔法自是有漕司應副逐州取撥窠名數目可舉而行又朝廷頒降祠部及會子錢計四十萬下西路漕司通融為十年支遣及諸州各有漕司寄椿錢以此隨其多寡應副諸州闕乏之數使足以供公上瞻官吏養兵備邊則可以堅客鈔之行上副陛下改法裕民之意尋詔於支降四十萬數內權支二萬貫付靜江府五萬貫分給諸州軍充淳

熙十一年歲計支遣一次續又從諸司申請撥廣東增賣鹽鈔剩錢五萬貫及令封椿庫支會五萬貫充廣西十二年分歲計 十一月壬戌朔日有食之數文閣學士兼侍講李燾條上古今日食於是月者三十四事因奏曰心天王位其分為宋十一月於卦為復方潛陽時陰氣乘之故比它月為重宜察小人害政兼修邊備丙寅金平章政事富察通罷壬申以樞密副使崇伊為平章政事 癸酉帝閱犒賞例命就內庫支錢諭廷臣曰士氣須激厲朕嘗戒主將云卒伍遇戰未可便用大陳且以小陳試之每一捷即加賞資將見人人自奮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九 七

甲戌帝幸龍山教場大閱厚犒之 是月賑京西饑閏月甲午金以尚書左丞襄為平章政事右丞張汝弼為左丞參知政事鈕祜祿額特喇為右丞禮部尚書張汝霖為參知政事金主謂宰臣曰帝王之政固以寬慈為德然如梁武帝專務寬慈以至綱紀大壞朕嘗思之賞罰不濫即寬政也餘復何為 乙未帝曰諸軍近日教閱間得錢甚喜多買柴炭歲計王淮等曰緣此街上見錢甚多帝曰聞外間米麵甚平街上多有醉人朕得百姓歡樂雖自病亦何害所謂吾雖瘠天下肥矣 壬寅廣西經畧安撫使奏安南進象帝曰象乃無用之物

經由道路重擾吾民其弗受 戊午金圭謂宰臣曰女
直進士可依漢兒進士補省令史夫儒者操行清潔非
禮不行以吏出身者自幼為吏習其貪墨至於為官性
不能遷改政道興廢實由於此又曰起身刀筆者雖有
才力可用其廉介之節終不及進士也 十二月丙子
車駕詣德壽宮行慶壽禮大赦 丁亥金召真定尹烏
庫哩元忠復為右丞相 是月敷文閣直學士致仕李
椿宰椿嘗為樞密院檢討文字時張說為簽書會小吏
有持南丹州莫僧表來求自宜州市馬者因說以問椿
曰邕遠宜近人所知也故迂之者豈無意哉莫氏方橫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九

八

柰何道之以中國地理志近請治小臣引致邊事之罪
說又建議募民為兵以所募多寡定賞罰格以勸沮州
郡椿白說若此則恐有以捕為募而致驚擾者願毋限
額為司農燭日嘗言於制國用者曰今倉庾所用一月
營一月之粟帑藏所給一旬貸一旬之錢朝廷之與戶
部遂分彼此告俗之與索價有同市道此陽城所以惡
裴延齡者願革而正之椿又論渡江以來茶法之弊謂
官執空券市之圍戶州縣歲額配之於民奉有賴文政
之寇初廣西鹽法官自鬻之後改鈔法清計大窘乃盡
以一路田租之米二十二萬斛令民戶折而輸錢至五

倍其估米既為錢二十餘州吏祿兵稍無以給則又損
其估以市於民曰和糴曰招糴民愈病而鈔亦弗售椿
請改法從舊除民折苗和糴招糴官民俱便 權知和
州錢之望言歷陽含山縣有麻澧二湖灌溉民田為利
甚溥乾道二年守臣胡昉鑿千秋澗以設險澗既開通
而二湖之水始洩入江積十餘年澗水日洩灌溉之利
遂廢今欲於千秋置斗門以防湖水之洩遇大浸則啟
之以出外遇旱暵則用之以清水俾二湖可資灌溉又
不妨千秋澗之險從之 是歲知遂寧府李燾上續資
治通鑑長編至靖康全書共九百八十卷舉要六十八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九

九

卷

淳熙十一年金大定二十四年 春正月辛卯湖雨土 戊戌金

主如長春宮春水 辛丑詔浙東提舉司將開過白馬

湖田立立板榜每季檢舉自後不得侵占監司仍加覺

察 安化蠻蒙光漸等犯宜州思立砦廣西兵馬鈐轄

沙世堅討之獲光漸 丙午監察御史謝諤言去年臣

條因處州守臣不合將義役置冊假以藉手干求差遣

力陳其弊得旨依奏其所奏係兩事一云將處州及兩

浙有見行助役去處聽從民便官司即不得干預二云

其民間自難久行不能息爭訟者州縣依見行條法照

民力資次從公差募其一項是行義役其二是行差役也言者之意欲差役義役二者並行原不曾言盡罷義役亦但言兩浙之弊不曾言及別路也近聞江東西諸路民間有便於義役之處官司乘此頗有搖動蓋民間舊因差役吏緣為姦當差之時枚舉數名廣行追擾望其脫免邀求貨賂使之爭訟至有累月而不定者緣行義役遂頗便之自此法之行胥吏縮手無措日夕伺隙思敗其謀近日饒州德興縣吉州吉水縣人戶赴臺控訴請飭諸路監司州縣應有義役當從民便外其不願義役及自有爭訟乃行差役兩項並合遵守違者許提續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九 十

舉司按奏其德興縣人戶并資到本縣舊刊義役石碑可見經久之計民情所甚便正不必撓其成法也帝曰前蔣繼周言處州專行義役之弊今謝謬欲義役各從民便法意更為完善是月戶部上去歲旱傷減放之數帝初欲下漕臣覈實既而曰若爾則來年州郡必懷疑不與檢放矣二月甲子宰臣進卿寺差除帝曰今後有正卿不除少卿有少卿不除正卿所謂官不必備又諭今後蜀中監司不可專差蜀人恐人情宛轉甚非法度壬申金主還都癸酉帝謂宰臣曰熊克赴台州卿等當以朕意宣諭克為人性緩古人有韋弦之戒

緩者勉之急者緩之全在抑揚之道詔前以溫台被水守臣王之望陳巖肖不即聞奏賑恤遲緩之望特降一官岩肖落職放罷近台州獲海賊首領溫州獲次首領王之望陳巖肖各有捕賊之勞以功補過之望放罷巖肖與官觀甲申樞密院奏兩淮京西湖北路民兵萬弩手始自淳熙七年後不曾拘集教閱請令逐路安撫司行下所部州軍常令不妨本業在家閱習俟農隙照年例拘集比試其有材武者每州許解發一二人從帥司津發赴樞密院依四川義士條例試授以示激勸從之三月辛卯耿延年進鑄錢樣帝曰且用舊樣不續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九 十一

必頻改刑部侍郎曾逮請依乾道九年指揮令刑部長貳郎官及監察御史每月通輪錄囚具名件聞奏庶得糾察之職帝曰可令每仲月錄囚甲午金尚書省以金主將如上京奏定太子守國儀其遣使祭享五品以上官及利害重事遣使馳奏六品以下官其餘常事悉聽裁決每三日一次於集賢殿受尚書省啟事京朝官遇朔望具朝服同候車駕在路每二十日一道使問起居已達上京每三十日一問起居丙申尚書省進太子守國寶金主召太子授之且諭之曰上京祖宗興王之地欲與諸王一到或留二三年以汝守國營之農家

種田商人營財但能不墜父業即為克家子況社稷任重尤宜畏慎常時觀汝甚謹今日能紓朕憂乃見中心孝也太子對曰臣在東宮二十餘年過失甚多陛下以明德皇后之故未嘗見責臣誠愚昧不克負荷乞備扈從金主曰凡人養子皆望投老得力朕留太尉左右丞相輔汝彼皆國家舊人可與商議且政事無難但用心公正無納讒邪久之自熟太子流涕左右皆為之感動太子乃受寶政興金史顯宗世紀倫丁酉金主如山陵已亥還都于真如上京太子允恭守國癸卯宰執以下奉辭於通州金主謂樞密使圖克坦舊倫徒克寧曰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四十九 三

朕巡省之後脫或有事卿必親之毋忽細微大難圖也又顧六部官曰朕聞省部文字多取小不合而駁之苟求自便致累年不能結絕朕甚惡之自今可行則行可罷則罷毋使在下有滯留之歎時諸王皆從以趙王永中留輔太子初太子在東宮或攜諸侍中步於芳苑諸侍中出入禁中未嘗限沮及太子守國諸從游者皆自得得意太子知之謂諸侍中曰我向在東宮不親國政日與汝輩語今既守國汝等有召然後得入 乙巳詔知福州趙汝愚除敷文閣待制再任以汝愚在福州甚宣力也丙午詔知泉州司馬倪除龍圖閣待制再任兩浙

運判張杓除徽猷閣運副使再任 丁未禁淮民招溫處州戶口 除職田官田八年逋租 知太湖縣趙傑之有言其不丁繼母憂者帝諭宰臣曰士大夫一被此名終身不可贖行遣中稍為宛轉不須明言其罪乃降一官放罷 夏四月己未朔金成平尹伊喇道薨金主道過成平遣使致祭擢其子光祖為閣門祇候 辛酉詔金州依見行鹽法聽從便買賣不得依前置場拘權甲子以興元義勝軍移戍襄陽 丙寅金主次東京丁卯朝謁孝寧宮東京百里內給復租稅一年曲赦徒以下罪賜高年爵 戊辰賜禮部進士衛涇以下三百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四十九 三

九十四人及第出身 癸酉詔廣西經畧詹儀之運判胡庭直開具到見行鹽鈔已為詳細可恪意奉行先是知容州范德勤奏廣西賣鹽不復詔儀之庭直其詳議具奏於是儀之等條析奏議靜江府等一十六州官賣鹽以救一十六州之害住罷高化等五州敷賣二分食鹽令轉運司置鋪出賣從便請買以為五州之利所有五州歲計令轉運司計度抱認應副如是則一路二十五州無不均被聖澤折苗科敷之弊可以永革而民力裕又言淳熙十年七月改行客鈔至今年三月已招賣過鹽鈔六萬二千籊見今客人不住搬販搭置自有次

序故有是詔高化雷廉欽五州產鹽地客鈔不行尋又
奏欽州白皮鹽場事體與雷廉高化一同請依舊興復
以備本司取撥倫鈔鹽支付客旅搬請 丙子定進士
習射日分王淮曰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牆古
人以射爲重後世乃廢而不講帝曰古者有文事必有
武備後世不知其意所以朕舉行之 癸未重頒紹興
申明刑統 乙酉權知均州何惟清言解鹽除京西客
販外更有均房界入川者甚多皆是取馬官兵附帶請
嚴約束從之 金主觀漁於混同江 三月己丑金主
至上京居於光興宮庚寅朝謁慶元宮 辛卯知龍州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九 西

馬饋送并借諸公用亦已約束而偏方小壘間有違戾
或權官被差而不就或已權不假而求歸須申上司又
別差官年歲之間接送數次郡計有限誠何以堪請詔
遠郡闕守處令監司選差以次官兼權庶免將迎之責
以蘇郡計從之 丙午蔣繼周言溫處流民丁籍尚存
諸縣催科無人供納或其家丁壯既去老弱獨留監繫
輸填急如星火因而多糾未成丁人名爲充代追擾不
能安居請令溫處守臣將屬縣流移人戶覈實除落丁
籍不得存留抑勒陪頓如違監司覺察以聞從之 甲
寅詔四川駐劄御前諸軍將士戍邊滋久常軫朕懷可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九 五

議畧事藝隨其能否議主帥之賞罰從知樞密院周必大之請也 臣僚言諸州軍受納夏稅閭官吏邀阻間有將好絹強退御置場用低價收買不恤民病利其贏餘望與嚴禁從之 調建寧府二稅通緝 庚申以周必大為樞密使帝謂必大曰若有邊事宣撫使惟卿可耳它人不能也 辛酉敕令所上編類寬恤詔令乞頒降帝曰凡事在人斟酌輕重盡之矣 金主幸安春水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四十九

去

甲子王淮奏小路蠻擊虛狠事帝諭及恩威之意且曰國家兵威不及漢唐遠甚所恃者其天平澶淵之役辛巳之役匪天而何王淮曰人君平時仁心厚澤固結民心我無失德而天之所助者順蓋以理勝不以力勝帝曰漢武帝時兵威震懾萬里之外又何可當但失之已甚 丙寅詔諸路總領各密舉偏裨將校可為將帥者不限員數列其所長密院籍記考察不如所舉坐繆舉之罰 是日趙汝誼言屯田事遇一圩水邊諸圩兵卒併力耕種秋成穀熟施工力者皆預分穀之數帝曰若將來所收不多朕不憚給米使之亦如豐年則夏

相勸勉 己巳詔兩澤稍愆屢降寬恤指揮其人戶夏稅和買催納起綱自有條限聞官司趨辨追擾致傷和氣監司嚴行禁止尚或違戾御史臺彈劾 丙子鄂州江陵都統制郭杲言昨蒙降錢撥置屯田除節次收買牛具創造寨舍請於上件錢內存留三分之一付牛具準備接續餘錢回納詔郭杲將回納會子付牛具貼充犒軍餘錢就行椿雷準備屯田支用 庚辰知臨安府張杓請調浙西江東諸縣錢米從之 癸未戶部韓彥質言各郡財賦場務縣道所入財穀皆有名色在法不得移易而守臣不憚竭公帑之儲以快私欲至於終夏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四十九

七

席卷而去不恤後人請今後守臣任滿將所留諸色錢穀交割不正其數申戶部置籍帝曰須今後政限一月具數申戶部照會王淮言前政只言數贏後政只言數縮合令前後政各具數申帝曰過限不申令戶部以聞 是夏知婺州洪邁言負郭金華縣田土多沙勢不受水五日不雨則早及之故境內陂湖最當繕治而本縣丞江士龍獨能以身任責漢人阡陌諭使修築令耕者出力而田主出穀以食之凡為官私塘堰及湖總之為八百三十七所田之被澤者二千餘頃皆因其故跡葺而濬之於官無所費於民不告勞三二十年之中度亦

未至墮廢士龍上不因官司之督責下不因邑民之訢請自以職所當爲勇於立事乞加獎激以爲州縣小吏赴功移事之勸從之 秋七月戊子右正言蔣繼周言諸軍將佐屯駐宜禁其私置田宅房廊質庫邸店及私自興販營運從之 己丑郭杲言木渠下荒田實有堪耕種者百餘頃已差撥官兵開荒自餘不通水利高低田亦令耕種官兵差去合諸錢米就屯田官所管稻穀內借支將來收子課折還詔郭杲將高低田段更切措置開耕毋致荒閑餘依所乞 校書郎羅點言比年以來所在流配人甚眾強盜之獄每案必有逃卒積此不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四十九 六

配只刺充本州廂軍令著役若是劫盜已經三次便可致之死可以此諭刑寺官 乙未金主謂宰臣曰巡狩所至當舉善罰惡凡有孝弟嫻睦者舉用之無行者教戒之不悛則加懲罰 丙午金主獵於郭野淀 乙卯金主謂宰臣曰今時之人有罪不問則謂人不及知有罪必責則謂尋求其罪風俗之薄如此不以文德感之安能復於古也 甲寅築黎州要衝城 是月以泉福興化饑興元旱並賑之 金太子遣子金源郡王瑪達格舊倫麻達奉表請金主還都 八月辛酉詔浙西諸州府各將管下圍田明立標記仍諭官民不得於標記外再有圍裹 戊辰趙汝說奏販米不得阻遏其以噶花爲名故倫留滯者許赴監司臺部越訴重賞典憲從之 帝聞隴蜀軍陳向用純隊近易爲花裝令利州三路都統制條具二者孰便旣而興州吳挺奏行軍用師惟尚整肅其花裝隊未戰先已錯雜興元府彭杲奏四川諸軍昨自紹興之初團結皆爲純隊以五十六人爲隊止是教習純隊事藝兵刃相接取便應用金州傅鈞奏隴蜀山川平陸少而險阻多兩軍相遇或我高而彼下必須純用弓弩狹隘相遇則純用干戟遇有緩急全隊呼索易於應集九月戊子詔並依舊純隊 辛丑帝

論宰臣曰每月財賦冊今後便令進入欲加增減一戊申勘會諸路州軍義倉米合隨正苗交納詔諸路提舉常平官行下所部隨鄉分豐歉依條收納入倉不得侵隱它用歲終具數申尚書省一是月敷文閣學士致仕李燾卒燾性剛大特立獨行著書外無嗜好帝聞其卒嗟悼謂侍臣曰朕嘗許燾大書續資治通鑑長編七字且用神宗賜司馬光故事為序冠篇不謂其遽止一冬十月甲子初舉改官人犯職者舉主降三官一乙丑侍讀張大經等言陛下因講秦之九二有曰君子以其類進而為善小人以其類進而為惡未有無助者也講萃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九 三

之上六有曰盛極則衰亂極則治皆浹得大易之旨乞宣付史館一丙寅吏部奏賓州三縣請通差文武臣帝曰武臣中極難得人小使臣尤不歷練委以一縣是害及一縣也一丙子盱眙軍言得金人牒以上京地寒來歲正旦生辰人使權止一年時金主保境息民非有它意而一時間金人卻使人情大駭邊境姦民因妄傳邊報以覲多得金帛或云金人內亂或云有邊部之擾或又云繕汴京城開海州漕渠河南北簽兵且南下矣朝野自相恟嚇迄無定論而金人晏然不知也及次年金主還都浮言始息一辛巳詔宇文虛中特與恩澤二

人命曾孫承受一太常博士歸安倪思言舉人輕視史學今之論史者獨取漢唐混一之事以三國六朝五代為非盛世而恥談之然其進取之得失守禦之當否籌策之疎密區處兵民之方形勢成敗之迹若加討究有補國家請論春官凡課試命題雜出諸史無所拘忌考覈之際請以論策為重毋止以初場定去留從之一十一月丙戌朔宰執謝賜太上皇稽山詩石刻帝曰太上詩屬意種蠶臣卿等當仰體此意勿分別文武當視之如一擇才行兼備者用之一戊子知婺州洪邁請蠲豐儲倉積欠米從之一利州路帥奏知鳳州余永弼知文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九 三

州鄧樞政績帝曰邊郡政要得人永弼樞各轉一官候任滿與再任一辛卯置萬州南浦縣漁陽井鹽官一員初以主簿兼監於是始專置官一辛亥淮西總領趙汝諒奏和州屯田所收物斛未曾均給帝曰可令總領所都統司將屯田力耕官兵斟量工力多寡拘今年收物斛實數分倫三等次第均給一是月兩浙運副劉敏士運判姚憲並降官落職新江東提刑王彥洪別與差遣並以溫台二州災澇失於按劾守臣也一十二月丁巳修湖南府城一兩浙運判錢冲之言奉詔相視開濬常潤等運河請令諸州將運河兩岸支港地勢卑下洩水

之處牢築堰埧仍申嚴啟閉之法令守臣措置從之

已未詔祕閣修撰知隆興府程叔達除集英殿修撰再

任丁卯帝閱知府軍除目謂宰臣曰選擇人才治道

之急者州郡若不得人雖諄諄日降詔令亦是徒然卿

等今後每遇一闕須是徧選終竟有得因言今之議者

多言邊郡太守須是久任今邊郡無兵雖久任何益大

軍皆在江南若是創置又費衣糧卻是萬弩手民兵無

養兵之費有養兵之實緩急亦可用 已卯解元振乞

令兖州依舒州新州置監鑄錢帝不許命俟鑄到鐵錢

時令分二三萬與兖州 是月知台州熊克上九朝通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九

三

畧 是歲知鎮江耿秉奏三縣歲額疇零欠錢今以公

庫所節浮費代解若非得旨恐後人斂之於民帝曰以

寬剩錢為民代納固善後人若無餘則必別佗名色科

配此事州郡自行則可朝廷難為施行 金主欲覽上

京城右丞相烏庫哩元忠諫曰此邦遭正隆軍興百姓

彫弊陛下休養二十餘年尚未完復況土性疎惡斃之

恐難經久風雨摧壞歲歲繕完民將益困矣乃止

續資治通鑑卷一百四十九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

宋紀一百五十 起旃蒙大荒落正月盡柔

宋紀一百五十 光啟祥十二年凡二年

孝宗紹統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聖成孝皇

帝

淳熙十二年 金大定二年 春正月乙酉金太子以金主在

上京免羣臣賀禮太子自守國淡懷謙抑官臣不庭拜

啟事時不侍立免朔望禮京朝官朔望日當具公服問

候並停免至是羣臣當賀亦不冝受 丁亥金主宴妃

嬪親王公主文武從官於光德殿宗室宗婦及五品以

續資治通鑑 卷第一百五十

一

上命頗與坐者千七百餘人賞賚有差 已丑廣西提

舉胡廷直言邕州賣官鹽竝緣紹興間一時指揮於江

左未平太平兩寨置場用物帛博買交趾私鹽夾雜官

鹽出賣緣此溪洞之人亦皆販賣交鹽近雖改行鈔法

其本州尚仍前弊詔經畧司及知邕州陳士英措置聞

奏既而經畧司言初置博易場以人情所便而博易交

鹽亦祖宗成法請只嚴禁博販等不得販鬻交鹽攬奪

官課餘仍舊從之 戶部言明州東錢湖漑田五十餘

萬畝昨緣莠草延蔓開淘莠葑堆積沿湖山灣遂成葑

地資教院僧承佃墾成田三百餘畝恐有人戶以增租

承佃為名培壘增廣有妨積水請將彼處葑地不許請佃仍開為湖庶免向後堙塞詔勾昌泰相視開湖宰執言諸州獄案有督促十餘而未報者帝曰自今不須催促多則愈玩只擇其怠慢者懲之辛卯潼川運司以岳霖稽緩特降一官初青羌兒結越大渡河據安靜若侵漢地幾百里龍圖閣直學士四川制置使雷正密授諸將方畧壬辰擒努兒結以歸盡俘其黨青羌平進正敷文閣學士癸巳王淮等請湯思謙與六院差遣帝曰思謙縮其弟不可與在內差遣淮等言思謙倫兩郡皆有可稱不知與提舉何如帝曰在外不妨編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 二

修官湯碩亦與外任甲寅金太子如春水二月庚申金太子還都丁卯帝語王淮等曰自唐虞而下人君知道者少唯漢文帝知道專務安靜所以致富庶自文帝之外人君非唯不知道亦不知學淮等曰道從學中來帝曰知學者未必盡知道但知學者亦少淮等曰若唐太宗末年寢不克終豈是知道帝曰人君富有天下易得驕縱淮等曰若治安日久每事留意則是愈久愈新帝又曰天下全賴良監司若得良監司則守令皆善淮等曰監司郡守皆在得人帝曰先擇監司為要若郡守亦當選擇卿等今後除授監司須留意又曰近日

來郡守亦勝如已前若是資序已到其人不足以當監司郡守則監司且倫郡守郡守且倫通判亦何害淮等因問與居帝曰朕尋常飲食亦不敢過淮等曰易於頤卦稱謹言語節飲食帝曰觀頤觀其所養也壬申吉州乞將旱傷最重太和吉水廬陵縣見欠夏稅並與請放從之癸酉金主以東平尹烏庫哩思列怨望般之丙子殿中侍御史陳賈言財計之入率費於養兵然所得常不能贍給而自將佐等而上之則有至數十倍之多姑取殿步兩司言之殿司額外自統制而至準備將凡一百二十員而數內護聖步軍全添統制三員步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 三

司額外自統制而至準備將亦一十八員兩司歲支除逐官本身請俸外供給茶湯猶不下一千萬緡養軍之須固已不貲而額外重費又復如此無惑乎財計之不裕也且以增創額外謂可儲養將材耶然諸將或有闕員未見取之於此若謂其人不足以備采擇則高廩厚俸自不宜輕以與之請軫慮國計責實政將內外額名色一切住差其在冗食之人宜賜甄別如有可備軍官之選則存留以俟正官有闕日補之或其人不任使令亦請隨宜沙汰勿使渾雜無補國事從之丁丑金主如春水三月乙酉進封皇孫擴為平陽郡王辛卯

禁習渤海樂 是春詔制舉免出注疏 夏四月丙辰
侍讀蕭燧言廣西最遠其民最貧在法民年二十一爲
丁六十爲老官司按籍計年將進丁或入老疾應免課
役者縣役親觀顏狀注籍知通案丁簿考歲數收附銷
落法非不善柰竝海諸郡以身丁錢爲巧取之資有收
附而無銷落輸納之際邀求匹藝錢則倍收利利米則
多量加耗一戶計丁若干每丁必使之折爲一鈔一鈔
之內有鈔紙錢息本錢糜費公庫錢是以其民苦之百
計避免或改倫女戶或徙居異鄉或捨農而爲工匠或
乏海而逐商販曾不得安其業請令帥臣監司措置行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

四

下從收附銷落之制革違法過取之害如或仍前科擾
卽令按劾從之 已未金主仍至上京右丞相烏庫哩
思忠曰鑿與駐此已閱歲倉儲日少市買漸貴禁衛暨
諸局署多逃者有司捕寘諸法恐傷陛下仁愛金主納
之 辛未右正言蔣繼周言南庫撥付戶部於今二年
而南庫之名尚存官吏如故請令戶部將南庫廢併其
官吏竝從省罷案太宗分左藏北庫爲內庫并以講武
殿後封樁庫屬焉又改封樁庫爲景福內庫近年南庫
分爲上下尋併上庫入封樁庫今所存南庫係前時下
庫帝曰盡廢必至淆亂可以左藏西上庫爲名官吏可

與裁減於是諸路歲發南庫窠名錢一百九十八萬餘
緡改隸本庫後又改稱封樁下庫仍隸戶部焉 壬申
金主曲赦會寧府放免今年租稅百姓年七十以上者
補一官甲戌以會寧府官一人兼大宗正丞以治宗室
之政 金主謂羣臣曰上京風物朕自樂之每奏還都
輒用感愴祖宗舊邦不忍舍去萬歲之後當置朕於太
祖之側卿等毋忘朕言丁丑宴宗室宗婦於皇武殿賜
官賞賚有差曰尋常朕不飲酒今日甚欲成醉此樂不
易得也宗室宗婦女及羣臣故老以次起舞進酒金主
曰吾來數月未有一人歌本曲者吾爲汝等歌之其詞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

五

道王業艱難及繼述之不易至慨想祖宗宛然如睹歌
畢泣下羣臣宗戚捧觴上壽皆稱萬歲諸夫人更歌本
曲如私家之會既醉金主曰太平歲久國無征徭汝等
皆奢縱往往貧乏朕甚憐之當務儉約無忘祖宗艱難
因泣下數行宗室親屬皆感泣而還 是月邊諜言西
遼假道於西夏以伐金帝密詔吳挺雷正議之周必大
勸帝持重勿輕動既而所傳果妄帝謂必大曰卿真有
先見之明 五月丁亥臣僚言諸處夏稅和買止有折
帛折錢二色惟安吉縣獨多折絲折帛折綾民間困於
輸納朝廷以其既納紬絹又以細絲織綾許以籠絲織

絹謂之府絹自前任顏度申請改府絹為絲絹遂使此
邑重困續經邑民詣闕陳訴已仍許納府絹而夏稅產
絹猶用細絲乞令產絹亦依舊用麤絲織造從之 庚
寅地震尚書左司郎官楊萬里應詔上書曰南北和好
踰二十年一旦絕使敵情不測或謂金主北歸可為中
國之賀臣以中國之憂正在乎此將欲南之必固北之
或者以身填撫其北而以其子與婿經營其南也論者
或謂緩急淮不可守則棄淮而守江是大不然既棄淮
矣江豈可得而守陛下以今日為何等時耶金人曰通
疆場日擾而未聞防金人者何策保疆場者何道但聞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

六

某日修禮文某日進書史是以鄉飲理軍以干羽解圍
也臣聞古者人君人不能悟之則天地能悟之今也國
家之事敵情不測如此而君臣上下處之如太平無事
之時是人不能悟之矣故天見災害春正月日晡無光
若兩口相摩者茲不曰大異乎然天猶恐陛下不信也
春日載陽復有雨雪殺物茲不曰大異乎然天恐陛下
又不信也五月庚寅又有地震天變頻仍而君臣不聞
警懼朝廷不問咨訪臣不知陛下悟乎否乎古者足國
裕民惟食與貨今之所謂錢者富商巨賈闔宦權貴皆
盈室以藏之至於百姓三軍之用惟破楮券耳萬一如

唐涇原之師因怒糲食蹴而覆之出不遜語遂起朱泚
之亂可不為寒心哉古者立國必有可畏非畏其國也
畏其人也故苻堅欲圖晉而王猛以為不可謂謝安桓
沖江左之望是存晉者二人而已異時名相如趙鼎張
浚名將如岳飛韓世忠此金人所憚也近時劉琪可用
則早死張栻可用則沮死萬一有緩急不知可以督諸
軍者何人可以當一面者何人而金人之所素畏者又
何人也願陛下超然遠覽勿以天地之變異為適然勿
以臣下之苦口為逆耳勿以近習之害政為細故勿以
仇讐之包藏為無它以重蜀之心重荆襄使東西形勢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

七

之相接以保江之心保兩淮使表裏唇齒之相依姑置
不急之務唯專備敵之策庶幾上可消夫天變下不墮
於敵姦然天下之事有本根有枝葉臣前所陳枝葉而
已所謂本根則人主不可以自用人主自用則人臣不
任責傳曰水木有本源聖學高明願益思其所為本源
者時帝臨御久事皆上決宰執唯奉旨而行臣下多恐
懼顧望故萬里於疏末言之太常丞徐誼亦諫帝曰人
主曰聖則人臣曰愚陛下誰與共功名乎帝不能用
辛卯以福州地震命帥臣趙汝愚察守令擇兵官防盜
賊 壬寅金主次天平山好水川 癸卯金遣使臨潢

秦州勸農 庚戌帝謂王淮等曰聞總司糴米皆散在諸處萬一軍興而屯駐處御無米臨時豈不誤事可便契勘大抵賑糴可逐歲循環備荒若椿積米須留要害屯軍所在庶軍民皆有其備 六月甲寅金主獵近山見田壟不治命咎田者 庚申金皇太子允恭薨金主命太子妃及諸皇孫服卷竝用漢儀太子天性仁厚嘗奏曰東宮賀禮親王及一品皇族皆北面拜伏臣但答揖望聖慈聽臣答拜庶敦親親友愛之道金主從之遂為定制一日侍宴於常武殿典會進粥將會有蜘蛛在粥盃中典會恐懼失措太子從容曰蜘蛛吐絲乘空忽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 八

墮此中耳豈汝罪哉在東宮十五年恩德浹人者浹及奉侍衛軍士爭入臨於承華殿下聲應如雷百姓皆於市門巷端為位慟哭時諸王妃主入臨多從奴婢奴婢頗喧雜不嚴樞密使圖克坦克寧遣出之身護宮門嚴飭禁衛如法然後聽入從者有數謂東宮官屬曰主上巡幸未還太子不幸至於大故汝等此時以死報國乎吾亦不敢愛吾生也辭色俱厲聞者肅然敬憚皇孫金源郡王瑪達格哀過甚克寧諫曰哭泣常禮也身居冢嗣豈以常禮而忘社稷之重乎召太子侍讀完顏匡謂曰爾侍太子日久親臣也郡王哀毀過甚爾當固諫謹

視郡王勿去左右金主聞克寧嚴飭官衛謹護皇孫喜其忠誠愈重之 壬戌淮東總領吳瑛奏欲將鎮江都督統司諸軍官兵日前所欠激賞鋪軍須子鋪布帛錢竝與除放庶幾官兵得其全請贍家此令一下足以感士心足以正師律足以戒培克足以示陛下知行伍之微恤士卒之至帝曰軍政刻削楊存中以來便如此可依瑛所奏仍降指揮其它有無似此去處及別有侵刻營運錢等竝詔還之 丙寅金烏庫哩元忠罷為北京留守金主責之曰汝強復自用覲權而結近密汝心叵測其速之官 己巳臣僚言臣聞一定不易之謂法循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 九

習引用之謂例故咎人嘗守法以廢例未嘗用例以廢法今天官諸選條目猥多法例參錯更姦淡遠法無已行而或廢例有已行而必得此其為弊固非一日請詔銓部凡七司所行之事條法具載分明可以遵用而偶無已行者竝令長貳郎官據法施行若於法窒礙而偶有已行之例竝不得引用從之 丁丑帝謂宰執曰秋季在近獄案有稽緩者可擇數事議行遣今州郡職事弛慢不一難為一例須知寬猛相濟政是以和前此岳霖降官印榜行下已久誨爾諄諄聽我藐藐豈可不明賞罰使賞罰不明朝夕諄諄無益也是日諸路監司帥

臣以所部郡守考察臧否上惟浙東未具聞帝曰近來廢弛事多須當懲戒帥臣鄭丙提舉勾昌泰各降一官

秋七月壬午朔金賜太子諡曰宣孝 癸未臣僚言

淮上州軍逐處皆有椿管米斛建康鎮江大軍屯駐又有總司錢糧惟太平州采石鎮沿江要害去處去歲民間艱倉州郡必無儲備聞淮上去秋成熟淮人多有載米入浙中出糶不行今來秋成在近望先支降本錢付總領所及時和糶詔趙汝諒於建康務場見椿管會子委官就采石倉措置 詔罷荆門軍泅河武寧黃泥稅場以前知軍陸洸言豪民買撲擾民故也 壬寅內藏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 十

庫奏和州無爲軍常德府所欠分錢乞再限一季起發帝曰近日和州卻以三千緡路內侍求免事覺所免只五千緡卻用三千緡屬托謂何王淮等對曰其意以爲可長久得免故不憚一時之費帝曰守臣張士儻張臨趙公頤各展二年磨勘更與展限半年須管發納數足 吏部言二廣考試補攝官人請依本部銓試出官指揮將考校到合格人以十分爲率取五分從之先是廣東提舉韓璧言二廣兩薦之士許試攝官謂之試額二年再試謂之待次累至三試謂之正額然後就祿或任鹽稅或受簿尉至有闕官之處雖待次亦得以濫授其

試攝程度大畧如銓試之五場自非雜犯雖文辭鄙俚亦在所錄僥倖太甚請自今一如銓試法下吏部勘當而有是請 甲辰罷常德府復州稅場從提舉趙善譽之請也乙巳罷江都泰興山陽天長高郵稅場從提舉趙不流之請也帝曰此皆有益於民之事日行一事歲計則有餘矣 臣僚言竊見浙運耿秉近因屬邑版帳錢額太重乞與屬郡評議將額重處量減詔從其請兩浙版帳錢額之重實與江西之月椿相似二浙州郡亦自窘匱就諸縣之額太重者與之斟酌縣有毫釐之減則民有毫釐之惠若諸路得一賢轉運使則不待冠蓋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 十一

交馳而裕民之說行矣望出此疏付版曹行之浙運更令耿秉與諸郡守臣悉心講究次第行之諸路得爲格式更願陛下不愔少裨版曹以蘇民力從之 戊申金主發好水川 八月甲寅監察御史冷世光言監司歲出巡閱吏卒誅求所過騷然一縣之中凡數百緡僅能應辦否卽搆撫生事請明詔諸路監司今後巡閱力革此弊所用隨行吏卒各於州郡差撥逐州交替從之 丁巳帝諭宰執二廣鹽事當併爲一司王淮等曰外議併司後恐廣西漕既不預鹽事卽無通融錢物或至支吾不行帝曰如此須更商量蓋天下事全在致思思之

須有策窮則變變則通譬如奕碁視之如無著思之既久著數自至 辛酉詔提領封樁庫所支降會子付准東淮西湖廣總領所並充今年和糴樁管米本錢支用

壬戌詔封樁庫支降會子委浙西提舉羅點和糴乙丑詔曰朕惟差役之法爲日蓋久近年以來又創限田之令可謂備矣然州縣奉行不公豪貴兼并太甚隱寄狹戶弊端益滋一鄉之中上戶之著役者無幾貧民下戶畏避棄鬻至不敢蓄頃畝之產莫若不計官民戶一例只以等第輸差如此則不惟貧富均一旦稅籍之弊不革而自去可令戶部給舍臺諫詳議聞奏 丙寅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

三

提舉常平茶鹽公事趙鞅朝辭帝曰鹽事利害稍重凡事可親臨勿容官吏滋弊至賊吏不可不按 癸酉知建康府錢良臣奏秋教按閱禁軍路鈴訓武郎胡斌恃酒無禮望賜罷黜帝曰胡斌素多口以舊在潛邸故畧假借乃敢輒犯階級可降兩官放罷 甲戌秦焞奏德安府巡檢張革慢棄本職於公所冒前任守臣乞罷黜帝曰此風不可長放罷輕典更降兩官 丙子詔謁會稽借貸官米 九月甲申詔蘭溪借過常平錢收買稻種並謁放 金主次遼水召見百二十歲女直老人能道太祖開創事金主嘉歎賜會并賜帛乙酉還中都臨

宣孝太子於熙春園 丙戌國子祭酒顏師魯請獎進節義之士帝然之 辛卯禮部言太史局與成忠郎楊忠輔所陳歷法異同請差監視楊忠輔同太史局不干礙官測驗施行帝曰日月之行有疏數故歷久不能無差大抵月行道遠多是不及無有過者至日可遣臺官並禮部官看驗乃命禮部侍郎顏師魯監視測驗先是忠輔言南渡以來嘗改造統元及乾道二歷皆未三年已不可用目今見行淳熙歷乃因陋就簡苟且傳會而已驗之天道百無一合淳熙歷朔差者自戊戌以來今八年矣忠輔因讀易粗得太衍之旨創立日法撰衍新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

三

歷凡日月交會氣候啟閉無不契驗今己巳歲九月望月蝕在晝而淳熙歷法當在夜在晝者蝕晚而不見在夜者蝕早而見若以晝夜辨兩歷之是非斷可決矣故有是詔尋命官測驗是夜陰雲不見 壬辰臣僚言吏部差注知州請並令長貳同共銓量其人材堪與不堪應選保明聞奏或前任有過犯者亦酌其輕重爲之去取其人材不堪應選者即予報罷庶幾不致冒濫詔自今吏部差注知州同共銓量先次保明聞奏 癸巳起居舍人李燾言郊禋之際命官行事皆所以尊天禮神贊導之吏利於速集往往先引就位以待行禮立俟既

久筋力有限徒倚疲頓或至倒側及當行禮多不如儀肅敬之誠何從而生帝曰此說誠然朕往往在潛邸為亞獻時催班亦早時風緊簾疏頗覺難待況百官既無慕次又立班太早所謂雖有肅敬之心皆倦怠矣蓋引班更只欲早畢它事寧顧時之未可今只須先二刻催班

丁酉郭杲申襄陽府木渠下屯田二麥數帝曰下種不少何所收如此之薄可令郭杲細具因依帝又曰所在屯田二麥於六月終稻穀於十月終可具數聞奏仍先申尚書省繼以湖廣總領趙彥逾知襄陽府高夔京西運判劉立義鄂州江陵副都統閻世雄奏襄漢之間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 古

麥稻熟時乃詔二麥於七月終稻穀於十一月終具數聞奏 中書門下省言前知綿州史祁得替之日將本州見在錢指為羨餘獻總領所希求薦舉詔史祁特降一官放罷 冬十月丙辰諭建康府副都統制閻仲曰朕惟將帥之獎每在蔽功而忌能尊已而自用故下有沈抑之歎而上無勝筭之助殊不知兼收挾善不捨其勞使智者獻其謀勇者盡其力迨夫成功則皆主帥之功也魯趙奢解闕與之圍始令軍中有諫者死及許歷進北山之策而奢許諾卒敗秦師卿當以奢為法仍刊石給賜殿帥以下 金尚書省奏親軍數多宜稍減損

詔定額為二千宰臣退金主謂左右曰宰相年老艱於久立可置小榻廊下使少休息 庚申詔兩淮並沿邊州軍歸正人請占官田昨累降指揮與免差稅賦今限滿理宜優恤可自淳熙十三年為始更與展免三年 甲子金主謂宰臣曰護衛年老出職而授臨民字尚不能書何以治民人胸中明暗外不能知精神昏耄見於外是強其所不能也天子以兆民為子不能家家而撫在用人而已知其不能而強授之百姓其謂我何 乙亥知隆興府程叔達請將淳熙十年分百姓未納稅苗調放其上供及分隸之數自行管認帝曰不虧公家又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 五

有利於百姓可依奏仍令出榜曉諭王淮曰以此觀之州郡若得人財賦自不至匱乏帝曰此須守臣自不安用若妄用何以表率胥吏使財賦有餘 十一月甲申司農少卿吳煥言宜令有司集議冗食之吏散在百司者務從減省先自省部始若夫不急之官宜汰之兵亦可以次第省廢其於大農歲計不為小補帝曰遽然省罷人必怨懼可行敕令所參照條法合省減人數且令依舊俟離司或事故更不倫闕其合減兵卒亦許存留如事故更不差撥 前將倫監朱安國言文思院製造有物料未到者轉移以應急切之須願明詔自今文思

院製造不得轉料又皇城司差親從官二人充本院監
倫動輒脅持遂取常例宜罷差帝曰然親從官誠宜罷
之 以知漳州黃啟宗清廉律已撫字有勞除秘閣再
任 庚寅金葬宣孝太子於大房山金主欲加以帝號
問於羣臣翰林修撰趙可對曰唐高宗追謚太子宏為
孝敬皇帝左丞張汝弼曰此蓋出於武后遂止乃建廟
於衍慶宮 戊戌金以皇子曹王永功為御史大夫

辛丑冬至郊先是詔史浩陳俊卿陪祠皆辭政異四朝
見錄云
阜陵慶上皇八表召故相陳福國史越王陪位陳力以
疾辭史問命渡江陪祀既竣事以史舊學曲為勉謂時
相疑其迫已風言者去之陳問史人謂客曰史直翁只
好莫去陳之多智此其一也案宋史本紀不載召史浩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 六

陳俊卿陪祠事據宋史全文則浩俊卿皆辭不至故不
書於本紀也問見錄以為浩至而俊卿不至疑傳聞之
誤今不取 十二月庚戌朔加太上皇尊號紹業興統明謨
盛烈八字皇太后備德二字壬子王淮等賀冊寶禮成
帝曰前日慈顏甚懼准曰陛下奉親至誠載籍所未聞
帝曰太上賜朕銷金背子一領但色差淺此假是管人
班衣來歲慶壽日更服以往准等曰洵盛事也 癸丑
尚書右司郎中何萬言今之風俗視舊日侈此家給人
足不能如往時也本朝自淳化後已號極治仁宗深慮
風俗易奢景祐二年詔天下士庶之家非品官無得起
門屋非官室寺觀毋得綵繪門字器用毋得純金及表

裏用朱非三品以上及宗室戚里家毋得金棧器及用
玳瑁器非命婦毋得金為首飾及真珠裝綴首飾衣服
凡有牀褥之類毋得用純錦繡民間毋得乘檐子其用
兜子者毋得過四人非五品以上毋得乘鬮裝銀鞍違
者物主工匠竝以違制論今請考其違戾於禮法者開
具名件嚴立禁戢始自中都以至四方則用度有制民
力自寬詔禮部參照景祐詔書竝見行條令討論聞奏
甲寅茶馬司言宕昌馬場歲額所管皆是遠蕃入中
其間多蹄黃怯瘦之類若行排撥必致損斃令於西和
州置豐草監并宕昌良馬監務應歇養 金樞密使圖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 七

克坦克寧請立金源郡王為皇太孫以繫天下之望曰
此事貴果斷不可緩也緩則起覬覦之心來讒佞之言
豈惟儲位久虛而骨肉之禍恐自此始矣金主以為然
戊午詔起復皇孫金源郡王瑪達格判大興尹進封原
王 庚申知成都府留正以病告帝曰留正病可即擇
人知成都王淮等薦趙汝愚帝曰朕亦思之無如汝愚
其處事不偏可任也 癸亥權發遣簡州丁逢朝辭論
今日財賦窳名之數多養兵之費重民力有限而州縣
之吏竝緣名色巧計侵移重困民力請嚴行禁止帝曰
卿到簡州當遵守所言 丙寅金左丞相完顏守道左

丞張汝弼右丞鈞祐祿額特喇參知政事張汝霖坐擅增東京諸皇孫食料各削官一階 丁卯湖北提舉趙善譽言江陵府高陂河渡請盡廢官課聽從近便居民各以舟船渡載亦幾豪民不得專其利而民力無迫脅阻滯之患從之 甲戌金主謂宰臣曰太尉守能論事止務從寬犯罪罷職者多欲復用若懲其首惡後來知畏罪而復用何以示戒金主聞有司市麵不時酬直怒監察不舉劾杖之以問參知政事程輝輝曰監察君之耳目所犯罪輕不贖而杖亦一時之怒也金主曰職事不舉是故犯也杖之何不可輝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

六

可追 乙亥忠翊郎殿前司左翼軍統制盛雄飛特降兩官送隆興府居住以不親臨教閱添置回易泉州以其事來上故有是詔 丙子金主謂宰臣曰原王大興行事如何額特喇對曰聞都人皆稱之金主曰朕令察於民間咸言見事甚明予奪皆不失常曹幽二王弗能及也又聞有女直人訴事以女直語問之漢人訴事漢語問之大抵習本朝語為善不習則淳風將棄張汝弼對曰不忘本者聖人之道也額特喇曰以西夏小邦崇尚舊俗猶能保國數百年金主曰事當任實一事有偽則器百真故凡事莫如真實也金主嘗與宰臣議古有

監軍之事平章政事襄曰漢唐初無監軍將得專任故戰必勝攻必克及叔世始以內臣監軍動為所制故多敗而少功若將得其人監軍誠不必置金主嘉納之是歲知龍州王偁上東都事畧 詔舒斬二州鐵錢監歲鑄並以二十萬貫為額 淳熙十三年金大定二十六年春正月庚辰朔帝詣德壽官行慶壽禮大赦推恩 戊戌詔淮東淮西湖廣總所并江池州襄陽江陵府大軍庫見在金銀錢會並限半月具申尚書省 甲辰金主如長春官春水 二月庚戌詔潼川運判岳霖職事修舉除直徽猷閣再任知靜江府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

九

詹儀之為通判沈伦器乞官觀帝曰此門亦不可開監司按通判則可知州於通判按舉皆不可若通判只是隨州焉用通判其改差別處通判 乙卯步軍都虞候梁師雄奏射鐵簾合格官兵人數帝曰聞射鐵簾諸軍鼓躍奮勵可倫士氣周必大對曰兵久不用則氣惰今陛下以此激勸將見人人皆勝兵矣 癸酉帝謂侍臣曰朕觀唐世大將得人頗多蓋緣內討方鎮外有吐蕃回紇無時不用兵所以人皆習熟國朝仁厚不動兵革餘三五十年故名將少王淮曰人材遇事乃見但中外多事用兵不已亦非美事也 金主還都乙亥詔曰每

季求仕人問以疑難令剖決之其才識可取者仍察訪
政迹如其言行相符即加陞用 丙子帝曰自古人主
讀書少有知道知之亦罕能行之且如與人不求備檢
身若不及二語人君豈不知之然所行不至陸贄論諫
諍復不已者正欲德宗知而行之如魏徵於太宗則言
語不甚諍復且德宗之時何時也而與陸贄論事皆是
使中人傳旨且事有是非當面反覆詰難猶恐未盡投
機之會間不容髮豈可中人傳旨朕每事以太宗為法
以德宗為戒 三月丙戌淮東淮西總所具到軍庫見
錢會子及務場錢數詔就本府認數椿管非朝旨不得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 辛

擅行支使 己丑金尚書省擬奏除授金主曰卿等在
省未嘗薦士止限資級安能得人古有布衣入相者聞
宋亦多用山東河南流寓疏遠之人皆不拘於貴近也
以本朝境土之大豈無其人朕難徧知卿又不舉自古
豈有終身為相者外官三品以上必有可用之人但無
故得進耳左丞張汝弼曰下位雖有才能必試之乃見
參政程輝曰外官雖有聲一旦入朝卻不稱任亦在沙
汰而已 辛卯以福建運判王師愈職事修舉除直秘
閣再任 夏四月庚戌帝讀陸贄奏議論度支折稅事
狀蕭燧言自古聚斂之臣務為欺誕以徇己能未有不

先紛更制度者帝曰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耳贄
所論裴延齡書燧言人君未嘗不欲去小人然嘗為小
人所勝如蕭望之為恭顯所勝張九齡為李林甫所勝
裴度為皇甫鎛所勝帝曰皇甫鎛亦延齡之徒也 詔
沒官田產合拘收租入常平違者科罪 壬子金主謂
侍臣曰朕嘗御膳務從簡省若欲豐腴雖日用五十竿
亦不難然皆民之脂膏不忍為也意主聞民間乏食謂
何不食乾酪葢幼失師保之訓及即位遂不知民間疲
苦想前代之君享富貴而不知稼穡艱難者甚多其失
天下皆由此也又曰隋煬帝時楊素專權行事乃不慎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 辛

委任之過與正人同處所知必正道所聞必正言不可
不慎也今原王府屬當選純謹秉性正直者充之勿用
有權術之人 戊午金左丞張汝弼罷汝弼奏事阿順
金主謂左右曰卿等每事多依違苟避不肯盡言高喬
厚祿何以勝任如烏庫哩元忠剛直敢言義不顧身誠
可尚也於是徙元忠知真定尹 壬戌金太尉左丞相
完顏守道致仕為咸平尹封華國公金主遣人諭之曰
咸平自幹罕舊俗高亂後民業尚未復舊朕聽卿歸鄉
里所以安輯一境也 五月己卯蕭燧奏贄陸贄奏議
聖語帝曰朕每見贄論德宗事未嘗不寒心正恐未免

有德宗之失卿等言之又曰德宗不肖推誠待下雖更奉天離亂終不悔悟此以知其不振也 甲申金以大興尹原王瑪達格為尚書右丞相賜名璟以司徒樞密使圖克坦克寧為太尉尚書左丞相判大宗正事趙王永中復為樞密使參知政事程輝致仕輝喜雜學尤好論醫神童常添壽者方數歲輝召與語因書醫非細事添壽塗細字改伦相字輝大慙 戊子盧溝決於上陽村金主命集議先是決顯通寨發中都三百里內民夫塞之至是復決議者恐枉費工物遂弗治政史金史河渠志倫二十五年今從 庚寅金御史大夫曹王永功罷以幽王永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 三

成爲御史大夫 戊戌金以尚書右丞鈕祜祿額特喇爲左丞參知政事張汝霖爲右丞 六月己未臣僚言臨安守臣將本府胥吏除合存留外罷逐百餘人更有不會根括不得姓名人盡行汰斥亦幾二百餘臨安在輦轂之下而吏輩額外增置私自存留如此其狀况四方郡邑之廣胥徒之冗何可勝計請令提舉將此縣人吏照紹興二十六年指揮存留正額外其餘盡行罷逐其合存留之人不係過犯不經斷勒方許存役從之 己巳金主謂宰執曰朕與卿等皆老矣薦舉人才當今急務人之有幹能固不易得然不若德行之士最優也

秋七月丙申金以御史中丞馬惠迪爲參知政事是月詔諸路州縣竝以見錢會子中半交收帝因言聞軍民不要見錢卻要會子朕聞之甚喜但會子不可更增見在之數 閏月己酉令淮浙提鹽約束逐州主管官遇亭戶納鹽在官須管即時稱下支還本錢不得縱容官吏培克如聽用以待鹽官饋遺宴集之用花帶以待各路鹽官秋滿裏糧之費等錢及上戶兜請折除等事竝嚴覺察按劾仍許亭戶越訴 戊申以敷文閣學士留正簽書樞密院事己酉施師點乞免兼同知樞密院事許之 八月乙亥朔日月五星聚軫 丁丑金主謂宰臣曰親軍雖不識字亦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 三

令依例出職若涉賊賄必痛繩之圖克坦克寧曰依法則可金主曰朕於女直人未嘗不體恤然涉賊罪雖朕子弟亦不能恕太尉之意欲姑息女直人耳 戊寅金尚書省奏河決衛州城壞命戶部侍郎王寂都水少監王汝嘉徙衛州於胙城縣寂馳傳視被災之處不爲拯救乃專集眾以網魚取官物爲事民甚怨之金主聞而惡之遣戶部劉璋往行部事從宜規畫黜寂爲蔡州防禦使政史王寂拙樞密有夢賜帶笏表云念羣言交構州詩云老夫爲政拙雅志與時乖其丁未肆言詩云平生自信不謀仲媒藥那知巧亂眞暗有鬼神應可鑒道世宗紀紙書叙之奉命從胙城縣而不言其後事也

集所載寂傳於中間仕履言之甚畧金人記事之書無可旁證今仍從金史河渠志連書之摘錄寂詩文數語於此以傳參覈

辛巳詔集英殿修撰知隆興府程叔達久任

閩寄治行有聞除敷文閣待制再任 壬午新築江陵

城成 甲午金主秋獵庚子次薊州庚子案庚子通八月二十六日也金史九月甲辰朔金主如盤山因徧

閱中盤諸寺庚申還都 丙寅金主謂宰臣曰呼喇白

舊倫呼哩改今改 叛亾已遣人討之可益以甲士毀其船棧馬

惠迪曰得其人不可用有其地不可居恐不足煩聖慮

金主曰朕亦知此類無用所以毀其船棧欲不使再窺

邊境耳 庚午江西安撫等請將上供米折納價錢帝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 五

曰是何言也倉與貨自不同本是納米今教納錢可乎

辛未知靜江府詹儀之言知宜州王侃盡心邊備蠻

獠知畏請優加旌別仍令再任詔王侃特轉一官減三

年磨勘令再任 是月詔求遺書 詔裁有司冗食

冬十月甲午金詔增河防禦軍數 金圖克坦克寧以

原王未正太孫之位屢請於金主時諸子趙王永中最

長而克寧又與永中有連金主歎曰克寧真社稷臣也

戊戌金寧昌節度使崇肅行軍都統忠道以討呼喇

台不待見敵而還崇肅杖七十削官一階忠道杖八十

削官三階 十一月辛亥中書舍人陳居仁劄言乞畧

細務帝曰其言甚當今之要務不選擇人材正紀綱明

賞罰多降指揮徒見繁碎 甲寅司農寺言已分委西

倉糴事帝謂宰臣曰此等便可自劄下凡指揮須教人

信畏若是玩瀆何補於事嘗取其大者要者畱意至於

小事姑從闕畧如除授監司太守卿等須反覆畱意帝

又曰少降指揮不唯事簡又且人信所謂一舉而兩得

之 庚申金立右丞相原王璟為皇太孫 甲子王淮

等上仁宗英宗玉牒神哲徽欽四朝國史列傳皇帝會

要 金主謂宰臣曰朕聞宋軍自來教習不輟今我軍

專務游惰卿等勿謂天下既安而無預防之心一旦有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 五

警兵不可用顧不敗事耶其令以時訓練 丙寅右丞

相梁克家罷為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 庚

午金主謂宰臣曰朕方前古明君固不可及至於不納

近臣讒言不受戚里私謁亦無愧矣朕嘗自思豈能無

過朕之過頗喜與土木之工自今不復倫矣 辛未敕

令所進審定裁減吏額帝曰革弊以漸且依舊存畱只

是將來不倫額最為良法亦不至拂於人情 十二月

辛巳臣僚言汀州科鹽之害詔漕臣趙彥操王師愈同

提舉應孟明摺置聞奏彥操等尋奏汀州六邑長汀清

流寧化則倉福鹽上杭連城武平則倉漳鹽亦各從其

俗耳夫食鹽者既異則鈔法難於通行今欲將舊欠鹽錢盡與調放及減鹽價其所調舊欠與所減鹽價本司卻多方搭置那充應補其數如此則州縣之力即日可紓立價即平買鹽者私販遂息官賣益行價雖裁減用無所虧是汀州與六邑歲減於民者三萬九千緡有奇減於官者一萬緡有奇所補州用與所放舊欠又在此外加以利源不壅財力自豐救弊之本無以尚此並從之 甲申金左諫議大夫黃久約言遞送荔枝非是金主曰朕不知也今令罷之丙戌謂宰臣曰有司奉上惟沾辦事之名不問利害如何朕嘗欲得新荔枝兵部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

三

遂於道路特設鋪遞比因諫官黃久約言朕方知之夫為人無識一旦臨事便至顛沛官中事無大小朕嘗親覽者以不得人故也如便得人寧復它慮 甲午少師致仕陳俊卿薨命諸子勿祈恩澤勿請諡碑帝聞嗟悼謚正獻 丙申金主謂宰臣曰比聞河水泛溢民罹其害者貲產皆空今復遣官於彼推排何耶右丞張汝霖曰今推排皆非被災之處金主曰雖然必其隣道也既隣水而居豈無驚擾遷避者計其資產豈有餘哉尚何推排為 文選金史河渠志載 戊戌大理寺奏獄空是月利州路饑賑之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

三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一

聖主受命... 維倫聖十二年凡三年

宋紀一百五十一

孝宗紹統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聖成孝皇

帝

淳熙十四年金大定二十七年春正月丙午真州運司乞展限

收換銅錢帝曰久相玩習不成號令矣王淮等請令漕

司措置帝曰頻降指揮人亦不信今且教措置以觀其

後帝又曰賢者不待賞罰而自勤勉至於中人無賞罰

不得天下大抵皆中人耳 已酉金以襄城令東平趙

續資治通鑑卷二百五十一

瀕為應奉翰林文字瀕人謝金主謂宰臣曰此党懷英

所薦即對曰諫議黃久約亦嘗薦之金主曰學士院比

舊殊無人材何也右丞張汝霖曰人材須倫替若令久

任練習自可得人 庚戌金主如長春宮春水 二月

乙亥金主還都 已卯金改閏宗廟號曰熙宗 庚辰

知福州賈選言福州瀕海諸寨皆係海道要害今巡檢

乃有以陰官及雜流出身或素不知兵或年已垂老緩

急不可倚仗請今後應沿海巡檢須武舉或軍功出身

年未五十諳曉兵機行陳之人方許注差勘會先曾經

海道捕賊立功諸會船水人次注武舉出身人如無即

依見行法差注止不注流外出身之人從之 癸未金

以曲陽縣置錢監賜名利通 丁亥以樞密使周必大

為右丞相時封事多言大臣異同必大曰各盡所見歸

於一是豈可尚同陛下復祖宗舊制命三省覆奏而後

行正欲相維非止奉行文字也 金御史臺言自來沿

河京府州縣官有坐視管內河防缺壞略不介意者請

令沿河京府州縣長貳官皆於名銜加管河防事如

規措有方能禦大患或守護不謹以致疎虞隨時聞奏

議賞罰金主從之仍命每歲將泛之時令工部官一員

沿河檢視沿河府州之長貳皆提舉河防事縣令佐皆

續資治通鑑卷二百五十一

管句河防事 戊子以施師點知樞密院事 丙申金

命罪人在禁許親屬入視 三月辛亥金皇太孫受冊

赦 乙卯金尙書省言孟家山金口牖下視都城百四

十餘尺恐暴水為害請閉之詔可 庚申陳居仁言祖

宗加意斯民見於役法先為詳備其後臣僚州郡申明

衝改浸失法意請下敕令所取祖宗免役舊法并於戶

部取括紹興十八年以後續指揮本所官精加攷核其

有與舊法抵牾即行刪去修為一書名曰役法撮要候

成鏤板頒天下從之 夏四月壬午趙伯諫請添差軍

中屬官差遣帝曰軍中豈可添差虛請給占當時不合

開端遂使源源陳乞不已除見任添差人許滿今任日
後更不差人 丙戌金以刑部尙書崇浩爲參知政事
戊子賜禮部進士王容等四百三十五人及第出身
翰林學士洪邁言貢舉令賦限三百六十字論限三百
字今經義論策一道有至三千字賦一篇幾六百言寸
晷之下唯務貪多累牘連篇何由精妙宜俾各遵體格
以返渾淳 丙申金主如金蓮川 辛丑金中都地震
五月庚午金人以所進御膳味不調適使人問之尙
會局直長言臣聞老母病劇私心憤亂以此有失嘗視
金主嘉其孝卽令還家侍疾 六月戊寅以久旱頒畫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五十一

三

龍祈雨法 金免中都河北等路被河決水災軍民租
稅 甲申駕詣太乙宮祈雨次詣明慶寺 丁亥觀文
殿大學士特進梁克家卒諡文靖 庚寅臨安火 癸
巳王淮等以早求罷不許詔修炎帝陵陵在衡州茶陵
縣從衡州之請也 巳亥省釋兩浙路罪囚 秋七月
丙午太白經天 詔曰政事不修旱暵爲虐可令侍從
臺諫兩省卿監卽官館職疏陳闕失及當今急務毋有
所隱已酉詔監司條上州縣弊事民間疾苦辛亥避殿
減膳徹樂 壬子金主秋獵 癸丑命檢正都司看議
羣臣封事有可行者以聞 詔權減秀州經總制權本

錢半年 何澹言省吏改易都司簽擬文字帝謂宰臣
曰卿等可自以意問之前後改易者何事亦欲官吏各
有所警 丙辰命臨安府捕蝗募民輸米賑濟除紹興
新科下戶今年和市布帛二萬八千匹 辛酉以江西
湖南饑給度牒糶米備賑 戊辰雨命給舍看詳監司
具到州縣弊事 八月辛未賜度牒百道米四萬餘石
備賑紹興府饑 王淮言石萬等所造歷與淳熙戊申
歷差兩朔又淳熙歷十一月下弦在二十四日恐歷法
有差帝曰朔豈可差朔差則所失多矣可令禮部太常
寺祕書省參定以聞 癸未以雷正參知政事兼同知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五十一

四

樞密院事 丙戌金主次雙山九月巳亥朔還都 巳
酉金主謂宰臣曰朕今歲春水所過州縣其小官多幹
事益朕嘗有賞擢故皆勉力以此見專任責罰不如用
賞之有激勸也 乙丑罷增收水渠民田租 冬十月
辛未以太上皇不豫帝罷朝視疾赦乙亥太上皇崩於
德壽殿遺詔太上皇后改稱皇太后帝號痛躡請王
淮等曰晉孝武魏孝文實行三年喪服何妨聽政司馬
光通鑑所載甚詳淮對曰晉武雖有此意後來在宮中
止用淡衣練冠帝曰當時羣臣不能順其美光所以議
之自我佗古何害 丙子以韋璞等爲金告哀使 庚

辰金祿享於太廟 辛巳詔曰大行太上皇帝奄棄至
養朕當衰服三年羣臣自遵易月之令有司討論儀制
以聞尤表據典禮定大行太上皇廟號高宗翰林學士
洪邁獨請號世祖表率禮官顏師魯等奏曰宗廟之制
祖有功宗有德藝祖規創大業為宋太祖太宗混一區
夏為宋太宗自真宗至欽宗聖聖相傳廟制一定萬世
不易在禮子為父屈示有尊也太上親為徽宗子子為
祖父為宗失昭穆之序議者不過以漢光武為比光武
以長沙王後布衣崛起不與哀平相繼其稱無嫌太上
中興雖同光武然實繼徽宗正統以子繼父非光武比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五十一 五

將來祔廟在徽宗下而稱祖恐在天之靈有所不安詔
羣臣集議表上議如初邁論遂屈詔從其議致異舊柳
太上前文簡公定號高宗洪邁請易世祖公率顏師魯
奏太上親為徽宗子子為祖父為宗失昭穆之序在天
之靈不安邁論遂屈詔從其議文簡即尤表之諱宋史
尤表傳同是高宗之諱定於尤表也本紀倫用禮官顏
師魯等言廟號稱宗則以 乙酉羣臣五上表請帝還
內聽政丙戌詔俟過小祥勉從所請 戊子帝衰絰御
素輦還內以顏師魯充金國遺留國信使 庚寅金主
謂宰臣曰朕觀唐史惟魏徵善諫所言皆國家大事且
得諫臣之體近時臺諫唯指摘一二細碎事姑以塞責
未嘗有及國家大利害者豈知而不言歟無乃也不知

十一月己亥太上皇大祥帝始以白布巾袍視事於
延和殿朔望詣德壽宮則衰絰而杖因詔皇太子惇參
決庶務侍讀楊萬里上書太子曰民無二王國無二君
今陛下在上又置參決是國有二君也自古未有國貳
而不危者蓋國有貳則天下向背之心生向背之心生
則彼此之黨立彼此之黨立則讒間之言啟讒間之言
啟則父子之隙開開者不可復合隙者不可復全魯趙
武靈王命其子何聽朝而從旁觀之魏太武命其子晃
監國而自將於外間隙一開四父子皆及於禍唐太宗
使太子承乾監國旋以罪廢國朝天禧亦嘗行之若非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五十一 六

寇準王曾幾生大變蓋君父在上而太子監國此古人
不幸之事非令典也一履危機悔將何及太子覽之悚
然庚子三辭參決不許辛丑帝詣德壽宮禪祭百官釋
服甲辰羣臣三上表請御殿聽政詔俟過祔廟 甲寅
金詔河水泛濫農夫被災者與免差稅一年衛懷孟鄭
四州塞河勞役並免今年差稅 十二月庚午大理寺
奏獄空 乙酉制司言夔路大寧監四分鹽遞年科在
恭涪等八州委實擾民請據運司措置止就夔州以時
變賣誠為利便從之 戊子金禁女直人不得改稱漢
姓學南人衣裝犯者抵罪 金主在位久熟悉天下事

思得賢才與圖政治而大臣皆依違苟且無所建達二
日謂宰臣曰古來宰相率不過三五年而退罕有三二
十年者卿等將不舉人甚非朕意它日又謂宰臣卿等
老矣殊無可以自代者乎必待朕知而後進乎平章政
事襄右丞張汝霖對曰臣等苟有所知豈敢不言但無
人耳金主曰春秋諸國分裂土地褊小皆稱有賢卿等
不舉而已今朕自勉庶幾致治至它日子孫誰與其治
者乎

淳熙十五年金大定二十八年春正月戊戌開議事堂以內東

門司改充命皇太子隔日與宰執相見議事如有差擢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五十一 七

在內館職在外部刺史以上乃以聞先是林栗言諫諍
之官尙有闕員居其官者往往分行御史之事至於箴
規闕失寂無聞焉乞親擢端方質直言行相副堪充補
闕拾遺者召見而命之以遺補為名不任糾劾之職帝
曰朕每欲增置諫員但以言官多任意論人向者初除
臺諫人已預知必論其人既而果然若諫官止於規朕
過舉朝廷闕政誠合古人設官之意卿等更攷求前代
興置本末以聞王淮等以唐六典所載與舊制進呈帝
曰朕樂聞闕失若諫官專規正人主不親抨彈雖增十
員亦可辛丑詔復置左右補闕拾遺 癸卯金遣宣徽

使富察克忠為宋弔祭使 甲辰金主如春水 乙巳
帝諭宰臣曰皇太子參決未久已自請知外方物情自
今每遇殿朝令皇太子侍立於是太常少卿兼左諭德
尤袤言於太子曰大權所在天下所爭趨甚可懼也願
殿下事無大小一取上旨而後行情無厚薄一付眾議
而後定又曰利害之端常伏於思慮之所不到疑間之
萌常闕於隄防之所不及儲副之位止於侍膳問安不
交外事撫軍監國自漢至今多出權宜事權不一動有
觸礙請俟耐廟之後便行懇辭以昭殿下之令德政異朝野

雜記及聖政記尤袤書在此年楊萬里書在上年薛氏通鑑前後例置今更正 尋以胡晉臣兼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五十一 八

諭德鄭僑兼侍讀羅點兼侍講 戶部申會慶節諸州
軍合有進奉帝諭太子曰朕與免二年如何王淮言此
係屬戶部歲計帝曰可用封樁庫錢撥還戶部自十七
年為始依格進奉如諸路循例科歛充它用御史臺覺
察彈奏 辛亥方有開請措置屯田帝諭施師點等曰
二十餘年不用兵一旦使之屯田其樂從乎師點對曰
軍兵久佚初令服田必以為勞纔過一二年得其利則
樂矣帝曰事須樂從卿等更可詢訪師點曰屯田本意
非止積穀蓋欲諸軍布在邊陲緩急有以為用帝曰此
乃寓兵於農之意 庚申知樞密院事施師點罷師點

亦謂諸子曰吾生平任官皆任其升沈未嘗附麗求進
獨人主知之遂至顯用夫人窮達有命不在巧圖惟忠
孝乃吾事也 甲子以黃洽知樞密院事吏部尙書蕭
燧參知政事 二月乙亥金主還都 丁丑禮部郎鄭
僑言准東鹽場開墾自淳熙四年以來按其所耕之地
履畝而稅之十取其五名曰子斗價錢悉歸公庫歲約
可得二萬緡緣此亭戶肆意開耕遂致柴薪減少妨廢
鹽業臣昨任提舉日嘗罷收子斗錢禁約亭民將已耕
地不得布種今已連年恐禁戢不謹此焚復興請令監
司覺察從之 庚辰趙汝愚李太正奏黎州買馬乞照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五十一 九

舊法不拘尺寸帝問樞密院曰所引舊法是紹興間舊
法或京師舊法黃洽曰係祖宗時舊法帝曰祖宗時有
西北馬可用黎馬止是羈縻今則黎馬分倫戰馬不可
不及格尺也 丁亥金弔祭使富察克忠行禮於德壽
殿次見帝於東楹之素幄 癸巳顏師魯等自金廷辭
歸金主以遺物中玉器五玻璃器二十及弓劍之屬
使持歸曰此皆爾國前主珍玩之物所宜寶藏以無忘
追慕今受之義有不忍也 遣京鐘等使金報謝 三
月丁酉朔金主萬春節宴羣臣於神龍殿諸王公主以
次奉觴上壽金主雖甚以本國音自度曲言臨御久春

秋高渺然思國家基緒之重萬世無窮之託以戒太孫
當修身養德善於持守及命左丞相圖克坦克寧盡忠
輔導之意於是金主自歌之太孫與克寧和之極驩而
罷 庚子王淮等上太上皇謚曰聖神武文憲孝皇帝
廟號高宗 癸丑用翰林學士洪適議以呂頤浩趙鼎
韓世忠張俊配饗高宗廟廷時論有以張浚大類漢諸
葛亮亦宜預列適謂亮斬馬謖已爲失計浚襲其事斬
曲端幾於自壞萬里長城至於詐張端旗尤爲拙謀徒
足以召敵人之笑沮我師之氣帝是其議吏部侍郎章
森乞用岳飛及浚秘書少監楊萬里乞用浚皆不報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五十一 十

辛酉樞密院言紹興初吳玠楊政畫蜀漢之地以守自
微關以西付之玠梁洋付之政蜀中諸邊微關爲重願
與二三大臣講求蜀中守邊舊跡令制置司同都統司
公共相度經久利便據興元都統制彭杲申大微關邊
面係鳳州地界隸西路安撫所管淳熙二年鳳州改隸
興元竊以大微關係對境衝要最爲重害兼隸鳳州郡
事見係文官卽無屯守之兵各無統領亦非本司號令
所及緩急之際議論不合或有乖違卽誤國事請將本
州知州令本司選擇奏辟彈壓戍兵詔彭杲於統制官
精選練于邊防民政之人具名聞奏 丙寅權擢高宗

於永思陵改謚懿節皇后曰憲節 夏四月壬申帝親行奉迎虞主之禮自是七虞八虞九虞卒哭奉辭皆如之 癸酉金州外任小官及繁難局分承應人俸 楊萬里以洪邁駁張浚配饗斥其欺專禮官尤袤等請詔羣臣再集議帝諭大臣曰呂頤浩等配享正合公論更不須議洪邁固輕率楊萬里亦未免浮薄於是二人皆求去邁守鎮江萬里守高安 丁丑金以陝西統軍使富珠哩鄂爾罕舊倫字木魯阿魯罕今改為參知政事 癸未金建女直大學 丙戌詔曰朕昨降指揮欲衰經三年羣臣屢請御殿易服故以布素視事內殿雖有俟過耐廟勉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五十一 十一

從所請之詔然稽諸禮典心實未安行之終制乃為近古宜體至意勿復有請於是大臣乃不敢言是時執政近臣皆主易月之議諫官謝諤禮官尤袤知其非而不能爭惟敕令所刪定官沈清臣嘗上書贊帝之決且言將來耐畢日乞預將御筆截然示以終卷之志杜絕朝臣來章勿令再有奏請力全聖孝以示百官以型四海帝頗納用陳亮上疏曰高宗皇帝於金有父兄之仇生不能以報之則死必有望於子孫何忍以升遐之哀告之仇哉遺囑報謝三使繼發而金人僅以一使如臨小邦義士仁人痛切心骨豈陛下之聖明智勇而能忍之

乎意者執事之臣憂畏萬端有以誤陛下也疏萬數干言大畧欲激帝恢復時帝已將內禪由是在廷交怒以亮為狂怪 五月丙申朔宰臣進請司諫之差遣帝曰司諫之差恐是初官不當放行顧太子曰切不可啟此僥倖之門太子對曰僥倖之門啟之則便有攀援源源而來誠不可啟 己亥左丞相王淮罷以左補闕薛叔似論之也帝旋諭叔似曰卿等官以拾遺補闕為名不在糾劾今所奏乃類彈擊甚非設官命名之意宜思自警 丙午金制諸教授必以宿儒高才者充給俸與丞簿等 戊申京鏜等至金故事南使至汴京則賜宴至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五十一 十二

是鏜請免宴郊勞使康元弼等不從鏜謂必不免宴則請徹樂遣之書曰鏜聞鄰器者春不相里殯者不巷歌今鏜銜命而來緊北朝之惠弔是荷是謝北朝勤其遠而憫其勞遣郊勞之使勤式宴之儀德莫厚焉外臣受賜敢不重拜若曰而必聽樂是於聖經為悖禮於臣節為悖義豈惟貽本朝之羞亦豈昭北朝之懿哉相持甚久鏜即館相禮者趣就席鏜曰若不徹樂不敢即席金人迫之鏜弗為動乃帥其屬出館甲士露刃相向鏜叱退已而金主聞之歎曰南朝直臣也特命免樂自是恒去樂而後宴改異薛氏通鑑以京鏜使金事統於四月今從金史本紀及宋史全文前後分載

丁巳詔修高宗實錄 戊午浙西提舉石起宗言海鹽蘆漕場催煎官蔡漢裏斂亭戶不能舉職乞與獄廟帝曰此須放罷仍令吏部契勘蔡漢得差遣年月之侍郎吏部言係賈選帝曰選已罷姑已之自後吏部如餘量巡尉等當知警 庚申殿中侍御史冷世光言縣令親民之選昨吏部措置被案放罷之人滿半年方許參部不許注繁難大縣止注小縣小縣之民何罪焉請令吏部遵守淳熙五年指揮凡經彈劾之人且與祠祿知縣曾經放罷半年後亦且與獄廟兩次倫縣兩經罷黜者不得再注親民差遣詔吏部看詳措置 壬戌始御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五十一

三

後殿 敕令所刪定官沈清臣言陛下臨御以來非不論相也始也取之故老重臣既而取之潛藩舊傅或取之詞臣翰墨或取之時望名流或取之刑法能吏或取之刀筆計臣或取之雅重詭異或取之行實自將或取之跣跣誕慢或取之謹畏柔懦或取之狡猾俗吏或取之句稽小材間有度量沈靜而經畫甚淺心存社稷而材術似疎表裏忠讜而規制良狹其後以空疏敗以鄙猥敗以欺誕敗以姦險敗以浮夸敗以貪墨敗以詭詐敗以委靡敗若此者豈可謂相哉甚至於誤國有大可罪者海泗國家之故地也私主和議無故而棄之敵國

騎兵天子之宿衛也不能進取無故而移之金陵汲引狂誕浮薄之流以扼塞正塗擅開佞倖權嬖之門以自固高位而今也猶習前轍寢成欺弊國有變故畧無建明事有緩急會不知任然則焉用彼相哉 禮部言國學進士石萬並楊忠輔指淳熙十五年太史局所造歷日差忒今據石萬等造成歷與見行歷法不同請以其年六月二日十月晦日月不應見而見爲驗詔尤袤宋之端監視測驗 先是詔省減百司冗會至是共裁減七百餘人從吳澳之奏也 六月戊辰給事中鄭僑疏言陛下制法立制舉然當於人心可萬世遵行而無弊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五十一

四

者文臣出官銓試武臣出官呈試是也歷歲以來有司謹守奉行偶緣淳熙十一年有進義副尉何大亨者以蔭補出官自陳元係效用乞免呈試參部遂蒙特旨與免此弊一開遞相攀援遂使一時特旨直倫永例在法免呈試者惟江海戰船立功補官之人及諸軍揀汰離軍之人則法許免呈試即未嘗有初投效用後因蔭補出官與免試參部之法也若曰彼嘗從軍何必呈試聽其展轉相承用例廢法則它日徼幸之徒必有竄名冒籍於軍伍之中以爲免試張本者望申嚴此法將特免試指揮更不施行仍詔有司恪守成法帝以問樞密

院周必大對曰舊法呈試中方得出官淳熙十年放行
曾經從軍免試一兩人遂以爲例帝曰鄭僑言既曾從
軍自合習熟武藝何憚呈試如不能呈試前此從軍所
習何事此說甚當可依舊法行之 壬辰報謝使京鐘
自金還先是帝謂宰臣曰京鐘堅執不肯聽樂此事可
嘉士大夫居常執不以節義自許有能臨危不變如鐘
者乎及入見帝慰勞之故事使還當增秩帝曰京鐘專
對可轉兩官周必大曰增秩常典爾鐘奇節惟陛下念
之帝曰鐘今之毛遂也乃命鐘權工部侍郎 周必大
薦朱熹爲江西提刑熹入奏事或要於路曰正心誠意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五十一

五

之論上所厭聞慎勿復言熹曰吾生平所學惟此四字
熹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及入對帝曰久不見卿卿亦老
矣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以清要不復以州縣
煩卿獎諭久之乃出熹奏言近年以來刑法不當輕重
失宜甚至係於人倫風化之重者有司議刑亦從流宥
之法則天理民彝幾何不至於泯滅也提刑司管催經
總制錢起於宣和末年倉卒用兵權宜措畫自後立爲
比較之說甚至災傷檢於倚閣錢米已無所入而經總
制錢獨不豁除州縣之煎嗷何日而少紓斯民之愁嘆
何時而少息哉陛下卽位二十有七年而因循荏苒無

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嘗反覆思之無乃燕閒淵鑒
之中虛明應物之地天理有未純人欲有未盡天理未
純是以爲善未能充其量人欲未盡是以除惡不能去
其根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朋分角立交戰於其中故體
貌大臣非不厚而便嬖側媚得以被腹心之寄寤寐英
豪非不切而柔邪庸繆得以竊廊廟之權非不樂聞公
議正議正論而有時不容非不欲聖說殄行而未免
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警恥而不免畏怯苟安非不欲
愛養生靈財力而未免嘆息愁怨凡若此類不一而足
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則必謹而察之此爲天理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五十一

六

邪爲人欲邪果天理也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其少有墜
邊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
於言語動倫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
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
下之事將惟陛下之所欲爲無不如志矣翌日除兵部
郎官熹方以足疾乞祠兵部侍郎林栗前數與熹論易
西銘不合遂論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之緒餘爲
浮誕宗主謂之道學私自推尊所至輒攜門生數十人
習爲春秋戰國之態繩以治世之法則亂人之首也今
采其虛名俾之人奏而熹聞命之初遷延道途得旨除

官輒懷不滿傲視累日不肯供職是豈張載程頤之學
教之然也熹既除兵部郎官在臣合有統攝若不舉劾
厥罪維均望將熹停罷以為事君無禮者之戒帝謂栗
言過當旋命熹依舊江西提刑周必大言熹上殿之日
足疾未愈勉強登對帝曰朕亦見其跛曳薛叔似亦奏
援之太常博士葉適曰攷栗劾熹之辭始末參驗無一
實者至於其中謂之道學一語則無實最甚利害所係
不獨朱熹自咎小人殘害良善率有指名或以為好名
或以為立異或以為植黨近又劾為道學之目鄭丙唱
之陳賈和之居要路者密相付授見士大夫有稍務潔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一 七

修粗能操守輒以道學之名歸之以為善為玷闕以好
學為罪愆賢士惴惴中材解體往日王淮表裏臺諫陰
廢正人蓋用此術栗為侍從無以達陛下之德意而更
襲用鄭丙陳賈密相付授之說以道學為大罪從此讒
言橫生良善受禍何所不有望陛下奮發剛斷以慰公
言疏入不報攷異水心集有辨兵部郎官朱元晦狀宋
史全文云或曰適疏不果上據宋史本紀
云以新江西提點刑獄朱熹為兵部郎官熹以疾未就
職侍郎林栗劾熹慢命熹乞奉祠太常博士葉適論栗
熹王淮鄭丙陳賈之說為道學之目妄廢
正人是適固上言之矣今從適本傳書之 秋七月戊
戌上高宗廟樂曰大勳舞曰大德 辛亥金尙書左丞
鈕祐祿額特喇罷 侍御史胡晉臣劾林栗喜同惡異

無事而指學者為黨已未出栗知泉州朱熹除寶文閣
請祠未入 壬戌恩平郡王璿薨帝天性友愛賜予無
算至是追封信王 八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庚辰金
主謂宰臣曰近聞烏底改有不順服之意若遣使責問
彼或抵捍不遜則過境生事有不可已者朕嘗思招徠
遠人於國家殊無所益彼來則聽之不來則勿強其來
此前代騶糜之長策也 金參知政事富珠哩鄂爾罕
罷壬午以山東路統軍使完顏博勒和舊作婆盧
火今改參知
政事甲申金主謂宰臣曰用人之道當自其壯年心力
精強時用之若拘以資格則往往至於耄老此不思之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一 六

甚也鄂爾罕使其早用必得輔助之力惜其已衰老矣
凡有可用之材汝等宜早思之 是月湖北運判孫紹
遠朝辭帝曰祖宗時廣西鹽如何對曰係官賣帝曰若
廣西客鈔可行祖宗當已行紹遠又言鈔法蠹國害民
帝曰所聞不一因卿言得其實矣 九月辛丑大饗明
堂先是禮官請明堂畫一帝曰配位如何周必大言禮
官昨已申請高宗几筵未除用徽宗故事未應配坐且
當以太祖太宗竝配它日高宗几筵既除當別議大抵
前後儒者多因孝經嚴父之說便謂宗祀專以攷配殊
不知周公雖攝政而主祭則成王自周公言之故曰嚴

父耳晉紀瞻答秀才策曰周制明堂崇其祖以配上帝故漢武帝汾上明堂捨文景而遠取高祖為配此其證也西正言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是嚴父專指周公而言若成王則其祖也帝曰有紹興間典故在可以參照無疑 庚申帝諭太子曰當今禮文之事已自詳備不待講論惟財賦未嘗從容朕每思之須是省卻江州或池州一軍則財賦稍寬若議省軍則住招三年人數便少卻將餘人併歸建康事亦有漸當今天下財賦以十分為率八分以上養兵不可不知 許浦水軍統制胡世安言許浦一軍本在明州定海後因移駐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五十一 五

許浦是時港道水淺可以泊船後來湖沙淤塞遂移戰船泊在顧涇人船相去近二百里遇有緩急如何相就合依舊移歸定海帝曰定海用舟師甚便當時自是不合移屯也 是月錄中興節義後用吏部尚書顏師魯等之言也於是引赦書放行中興初節義顯著之家合得恩數令吏部開具奏聞 冬十月丙寅知湖州趙恩言湖州實瀕太湖有隄為之限制且列二十七浦瀆引導湖水以溉民田各建斗門以為蓄泄之所視旱澇為之啟閉去歲之旱高下之田俱失害溉委官訪求遺跡開濬浦瀆不數日間湖水通澈遠近獲利而於斗門因

加整葺請詔守臣逐歲差官親詣湖隄相視開濬浦瀆補治斗門庶幾永久從之 已巳廣西提刑趙伯遇奏本路鈔法五弊且曰曩者建議之臣以官般官賣科敷百姓害及一路於是改行鈔法上以足國下以裕民莫不以為便今六年矣諸郡煎熬益甚民旅困於科抑名曰足國實未嘗足名曰裕民實未嘗裕所最可慮者緣邊及近裏州軍兵額耗減已極更不招填所在城壁頽圯無力修築卒有緩急何所倚恃臣嘗徧詢吏民向者官般官賣之時廣西諸郡誠有科敷百姓去處然不過產鹽地分所謂高化欽廉雷五州是也海鄉鹽賤不買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五十一 五

買故有科抑如靜江鬱林宜融柳象昭賀梧州容橫貴潯賓近裏一十六州去鹽場遠若非官賣無從得鹽舊時逐州祇是置鋪出賣民間樂於就買不待科抑自改行鈔法以來近裏一十六州徒損於官無補於民民倉貴鹽又遭科鹽鈔之苦沿海五州雖名賣鈔其舊賣二分倉鹽元不曾禁計戶計口科擾如故切謂今日之法正當講究沿海五州利病杜絕科敷不當變近裏一十六州官般官賣之法詔應孟明朱晞顏同林出相度條具奏聞 戊子臣僚言祖宗之時士尚恬退張師德兩詣宰相之門遂遭譏議豈若今日紛至沓來臺諫之

門限雜尤甚終日酬對亦且厭苦而無說以拒其來願
明詔在廷止遏奔競其有素事干謁者宰執從而抑之
臺諫從而糾之至於私第謁見之禮一切削去果有職
事非時自許相見庶幾在上者可以愛惜日力不爲賓
客之所困在下者可以恪恭職業不爲人事之所牽從
之 乙丑司農寺言豐儲倉初爲額一百五十萬石不
爲不多然積之既久寧免朽腐異時緩急必失指擬宜
相度每歲諸州合解納行在米數及諸處坐倉收糶數
預行會計以俟對兌不盡之數如常平法許其於陳新
未接之時擇其積之久者盡數出糶俟秋成日盡數補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一

三

羅則是五十萬石之額永無消耗此亦廣蓄儲之策也
從之 是月置煥章閣藏高宗御集 十一月丙申帝
謂皇太子曰恩數不可汎濫將來皇太后慶八十與朕
慶七十相近若是恩例太汎添多少官如皇太后慶壽
只得推恩本殿官屬方是 戊戌金改葬熙宗於峨嵋
谷仍號思陵 金詔南京大名府等處被水逃移不能
復業者官與賑濟仍量地頃畝給以耕牛 壬子楊偉
上書言廣西州郡役使土丁之弊帝曰既屢有約束何
用申嚴便可責問其違戾因謂太子曰後有如此等事
便須直行不必再三申嚴徒爲文具 十二月乙亥金

主有疾庚辰大赦乙酉詔皇太孫璟攝政居慶和殿東
廡 丙戌金以太尉左丞相圖克坦克寧爲太尉兼尙
書令平章政事襄爲右丞相右丞張汝霖爲平章政事
參知政事博斯和罷以戶部尙書劉暉爲參知政事
戊子金詔圖克坦克寧張汝霖宿於內殿 先是朱
熹以奉祠去至是再召熹再辭遂具封事投匭以進其
畧曰陛下之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維變
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庶政六者是也至於左右便嬖
之私恩遇過當往者淵覲說抃之流勢焰熏灼傾動一
時今已無可言矣獨前日臣所開陳者雖蒙聖恩委曲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一

三

開譬然臣竊以爲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供掃除之
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佞淫巧立門庭招權勢
臣竊聞之道路自王抃既逐之後諸將差除多出此人
之手陛下竭生靈膏血以奉軍旅而軍士顧乃未嘗得
一温飽是皆將帥巧爲名色奪取衣糧肆行貨賂於近
習以圖進用出入禁闥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爲欺蔽
以至於此而陛下不悟反寵暉之使宰相不得議其制
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則陛下之所以
正其左右者未能及古之聖王明矣至於輔翼太子則
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官僚之選號爲得人而能稱其

職者蓋已鮮矣而又時使邪佞薄闕冗庸妄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講讀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其有箴規之效至於從容朝夕陪侍遊燕者又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已夫立太子而不置師傅賓客則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宜討論前典置師傅賓客之官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至於選任大臣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任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竊位者直以一念之間未能徹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是以除書未出而物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一

三

色先定名姓未顯而中外已知其決非天下第一流矣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則今日官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窟穴盤據於其間而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及其佞姦犯法陛下又不能深割私愛付諸外廷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能無所撓敗紀綱不振於上是以風俗頹弊於下蓋其爲患之日久矣而浙中爲尤甚大率習爲軟美之態依阿之言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爲得計惟利之求無復廉恥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羣議欲排指爲道學而加以矯激之罪十數

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崇觀之間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嗚呼此豈治世之事而尙復忍言之哉至於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則自虞允文之爲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必指擬者號爲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挂欠空載簿籍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以爲內帑之積將以備它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須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句攷其存亡徒使版曹闕乏日甚督趣日峻造爲比較監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脅之於是中外承風競爲苛急此民力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一

四

之所以重困也諸將求進也必先掎克士卒以殖私財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祈以姓名達於陛下之前陛下但見其等級推先案牘具備則誠以爲公薦而豈知其論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矣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選置之方乘刺如此則彼智勇才力之人孰肯抑心下首於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之所得以爲將帥者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修明軍政激勸士卒以強國勢豈不誤哉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欲勵精勞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將徒爲文

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爲矣疏入夜漏下七刻帝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明日除主管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時帝已倦勤蓋將以爲燕翼之謀也會執政有指道學爲邪氣者乃辭新命除祕閣修撰仍奉祠

淳熙十六年

金大定二年

春正月癸巳金主殂於福安殿

年六十七金主在位二十八載南北講好與民休息躬節儉崇孝弟信賞罰重農桑羣臣奉職上下相守家給人足倉廩有餘刑部斷罪多不踰二十人國中號稱小堯舜皇太孫璟承遺詔卽皇帝位 丙申知樞密院事黃洽罷知隆興府 己亥以周必大畱正爲左右丞相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五十一

五

王藺參知政事葛邲同知樞密院參知政事蕭燧兼權知樞密院未幾燧奉祠 先是命廣西經畧孟明等究實鹽法利害至是孟明奏鹽鈔抑勒民戶流毒一方欲得復舊以解愁怨帝曰初議行此事先差胡廷直去商度非不詳密只是符同詹儀之之說今爲所誤鹽法可依舊運判朱晞顏奏廣西鹽名曰客鈔元無客也自乾道間變法富商失業無復客商矣今鈔以客爲名乃強稅戶之家使之承認至於破家而止王寅詔詹儀之罔上害民責授安遠軍節度行軍司馬袁州安置 丙午皇太后遷慈福宮春坊姜特立見周必大問曰宮中

人人知上元後舉行典禮今悄然何也必大謝曰此非外廷所敢與問特立不悅而退 辛亥帝諭周必大等曰朕年來稍覺倦勤欲旬日間禪位於皇太子退就休養以畢高宗三年之制有合施行事卿等可理會進呈

因令必大畱正進呈詔草 丁巳金參知政事崇浩罷

戊午金名皇太后官曰仁壽尋改隆興 調紹興府

和買絹四萬匹之半己未夏德壽官爲重華宮 二月

辛酉朔日有食之 蔡戢除尙書左司員外郎帝勤庶

政遜位前一日猶自除吏也 壬戌帝吉服御紫宸殿

宣詔曰爰自宅憂以來勉親聽斷不得日奉先帝之几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五十一

五

廷躬行聖母之定省皇太子仁孝聰哲久司七地軍國之務歷試參決宜付大寶撫綏萬邦俾予一人獲遂事親之心永膺天下之養皇太子可卽皇帝位朕稱太上皇移居重華宮宣詔訖百官赴殿庭立班皇太子卽皇帝位側立不坐如紹興三十二年之禮百官稱賀畢三省樞密院奏事邊放仗帝反卷服御後殿新皇帝侍立尋登輦同詣重華宮新皇帝還內上尊號曰至尊壽皇聖帝皇后曰壽成皇后 癸亥金主始聽政追尊其父宣孝太子爲皇帝廟號顯宗母妃圖克坦氏爲皇太后 甲子帝朝重華宮大赦 乙丑金敕登聞鼓院所

以達冤枉舊嘗鎖戶其令開之 丙寅以閣門舍人譙熙載姜特立竝知閣門事帝東宮舊臣也 辛未尊皇太后曰壽聖皇太后 壬申詔內外臣僚陳時政闕失四方獻歌頌者勿受遣羅點等使金告即位 乙亥遣諸葛瑞等使金弔祭 己卯詔官吏贓罪顯著者重罰無貸 辛巳以生日為重明節 乙酉金詔有司稽攷典故許引用宋事 己丑詔編壽皇聖政 庚寅詔中書舍人羅點具可為臺諫者點以葉適吳鑑孫逢吉張體仁馮震武鄭澁劉崇之沈清臣八人上之時帝意欲罷周必大而點所薦皆意向與必大類者由是不果用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一

壬

詔職事官日輪對祕書郎兼權吏部郎官鄭澁首言三代以還本朝家法最正一曰事親二曰齊家三曰教子此家法之大經也自晉帝王雖有天下之富而不及以天下養其親惟高宗享天下之養壽皇躬天子之孝二十有七年人無間言陛下率而行之當如壽皇然後無愧也本朝歷世以來未嘗有不賢之后蓋祖宗家法最嚴子孫持守最謹后家待遇有節故無恩寵盈溢之過妃嬪進御有序故無忌嫉專恣之行官禁不與外事故無斜封請謁之私此三者漢唐所不及也皇子岐嶷之性過人遠甚然講讀之官進見有時志意不通休沐

之日或至多於講讀曾不若左右前後之人與王親狎朝夕無間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之物也願陛下盡事親之道以全帝王之大孝嚴家法之義以正內治之紀綱明教子之方以壽萬世之基本又曰竊聞道路之言頗謂宮中燕飲頻仍費用倍加便嬖使令往往親昵中外章奏付出稽緩願陛下奮發乾剛一洗舊習省燕飲節用度親正人勸省覽 是月壽皇詔立帝元妃李氏為皇后后性如悍壽皇屢訓敕令以皇太后為法不然行當廢汝后疑其說出於太后憾之 三月丙申遣沈揆等使金賀即位 己亥進封平陽郡王擴為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一

壬

嘉王李后所生也 己酉金以生日為天壽節 甲寅以史浩為太師 戊子金遣張萬公等來致遺囑物已未廢拾遺補闕官改薛叔似為將倫監許及之為軍器監御史中丞謝諤論其不可廢不聽自是近臣罕進言者 夏四月丙寅有事於太廟 癸酉改封皇姪嘉國公柄為許國公 乙酉金葬光天興運文德武功聖明仁孝皇帝於興陵廟號世宗 戊寅以兵部侍郎何澹為右諫議大夫 丙戌有事於景靈宮 五月甲午以王簡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 丙申左丞相周必大罷初何澹與必大厚為司業久不遷留正奏遷為祭酒

澹由是憾必大而德正及為諫議大夫首上疏攻之必
大再疏求去以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尋以舊官為醴
泉觀使 常德府辰沅靖州大水入其郭 初開講筵
侍講尤衰言天下萬事失於初則後不可救書曰慎厥
終惟其始又舉唐太宗不私秦府舊人為戒知閣門事
姜特立疑其為己而發使言者目為周必大之黨逐之
丙午金以耐廟禮成大赦 戊申以和義郡夫人黃
氏為貴妃 知閣門事姜特立罷特立與譙熙載並用
事恃恩無所忌憚時謂曾龍再出留正列其招權預政
之罪請斥逐之帝意未決會參知政事闕特立謁正曰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一 无

上以丞相在位久欲遷左揆葉張二尚書當擇一人執
政未知孰先正奏之帝大怒遂奪職與外祠壽皇問之
曰留正真宰相也帝念特立復除浙東馬步軍副總管
賜錢二千緡為行裝 政異兩朝綱目備要以姜特立之
其族月攻之當在劉光祖未罷職之前按宋
史本紀倫是年五月與佞倖作伴同今從之 戊午金
河決曹州 閏月庚申朔詔內侍陳源許任便居住金
主封兄珣為豐王琮為鄆王環為瀛王從彝為沂王弟
從憲為壽王玠為溫王 壬戌以趙雄判江陵府封衛
國公雄疾甚旋改判資州 癸未詔季秋有事於明堂
以高宗配 丙子金進封趙王永中為漢王曹王永功

為翼王幽王永成為吳王虞王永升為隨王徐王永蹈
為衛王滕王永濟為潞王薛王永德為潘王 己卯階
州大水入其郭 壬午大理寺奏獄空 六月己丑朔
金有司言律科舉人止知讀律不知教化之源必使通
知論語孟子涵養氣度請遇府會試委經義試官出題
別試與本科通定去留從之 庚寅鎮江大水入其郭
辛卯金修起居注完顏烏珠 舊倫烏
者今改 知登聞檢院孫
鐸上書諫圍獵金主納其言 金拾遺馬升上儉德箴
乙未金初置提刑司分按九路並兼勸農採訪事屯
田鎮防諸軍皆屬焉 秋七月辛卯金減民地稅十之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一 三

一河東南北路十之二下田十之三 丁卯金以太尉
尚書令東平郡王圖克坦克寧為太傅金源郡王金主
旋諭尚書省曰太傅年高每趨朝而又入省恐不易自
今旬休外四日一居休庶得調攝常事它相理問惟大
事白之可也 庚辰詔卹刑 辛巳金詔京府節鎮防
禦州設學養士 八月壬辰金左司諫郭安民上疏論
三事曰崇節儉去嗜欲廣學問 甲午升恭州為崇慶
府 丙申減兩浙月椿等錢歲二十五萬五千緡 丁
酉金主如大房山戊戌謁諸陵己亥還都 觀文殿大
學士王淮奉准居臺諫論劾皆當為相能盡心事上惟

以唐仲友故擢陳賈為御史鄭丙為吏部尚書協力攻
 朱熹啟後來偽學之禁大喪生平 甲辰金參知政事
 劉璋出知濟南府 九月癸亥減紹興和買絹歲額四
 萬七千餘匹 乙丑戒執政侍從臺諫毋移書薦舉請
 託 丁卯金禁強族大姓不得與所屬官吏交往 丙
 子金主獵於近郊戊寅監察御史焦旭劾太傅克寧右
 丞相襄不應請車駕舊獵金主曰此小事不須治之
 乙酉金主如大房山冬十月丁亥朔謁諸陵己丑還都
 辛卯金主謂宰臣曰翰林闕人平章政事張汝霖曰
 鳳翔治中郝傑可也汝霖諫田獵金主曰如卿能每事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五十一 三

如此朕復何憂然時異世殊得中為當丙申金主冬獵
 癸丑還都 甲寅大閱 十一月庚午詔改明年為紹
 熙元年 乙亥金命參知政事伊喇履提控刊修遼史
 詔陳源毋得輒入國門 丁丑減江浙月椿錢額十
 六萬千餘緡 金御史臺言故事臺官不得與人相見
 蓋為親王宰執形勢之家恐有私徇然無以訪知民間
 利病官吏善惡詔自今許與四品以下官相見三品以
 上如故 辛巳金詔有司今後諸處或有饑饉令總督
 節度使及提刑司先行賑貸然後言上 改朱熹知漳
 州熹至部奏陳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經總制錢四

百萬又以俗未知禮采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
 父老解說以教其子弟漳俗崇信釋氏男女聚僧舍為
 傳經會女不嫁者為菴以居熹悉禁之 十二月特詔
 知隆興府黃洽言事洽奏用人之道屢乞歸田尋命提
 舉洞霄官方未得請也人勸之治第洽曰吾書生蒙拔
 擢至此未有以報國而先營私乎使吾一旦罪去猶有
 先人敝廬可比風雨夫復何憂 戊戌金賑寧化保德
 嵐州饑 壬子金主諭臺臣曰提刑司所舉劾多小過
 行則失大體不行則恐有所沮其以此意諭之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五十一 三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一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二

聖宗皇帝

宋紀一百五十二 起上章掩茂正月盡元
或困敦十二月凡三年

光宗循道憲仁明功茂德温文順武聖哲慈孝皇

帝 諱惇孝宗第三子也母曰成穆皇后郭氏紹興
十七年九月乙丑生于藩邸孝宗即位封恭王

及莊文太子慶孝宗以帝英武類已欲立為太子
而以其非次選之乾道七年二月癸酉乃立為皇

太子四月甲子命判
臨安府事領尹事

紹熙元年 金明月 春正月丙辰朔帝朝重華宮奉上册

寶 金改元明昌金主朝於隆慶宮以後每月四朝或

五六朝 丁巳金詔諸王任外路省許游獵五日過此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二

禁之仍令戒約人從無擾民 辛酉金主諭尙書省曰

宰執所以總持國家不得受人餽遺或遇生辰受所獻

毋過萬錢若大功以上親及二品以上官不禁 壬戌

金以知河中府事王蔚為尙書右丞刑部尙書完顏守

貞為參知政事時金主新即政頗銳意於治嘗問漢宣

帝綜核名實之道其施行之實果如何守貞誦樞機周

密品式詳備以對金主曰行之果何始守貞對曰在陛

下厲精無倦爾 甲子金主如大房山乙丑謁興陵裕

陵丙寅還都 金上封事者言自古以農桑為本今商

賈之外又有佛老與它游食浮費百倍農歲不登流殍

相望此末俗傷農者多故也戊辰乃詔禁自披剃為僧

道者 壬申再謁臨安府民身丁錢三年 己卯金主

如春水 壬午諫議大夫何澹請置紹熙會計錄詔澹

同戶部尙書葉翥等檢正都司稽攷財賦出入之數以

聞本紀繫於此年據葉翥以元年二月被論去位則倫
元年是正月者

是也今從之 是月起浙西提點刑獄瑞安陳傅良為

吏部員外郎傅良自太學錄去朝十四年須髮盡白因

輪對言曰太祖垂裕後人以愛惜民力為本熙寧以來

用事者取太祖約束一切紛更之諸路上供歲額增於

祥符一倍崇寧重修上供格頒之天下率增至十數倍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二

其二 其七雜斂則熙寧以常平寬剩禁軍關額之類別項封

樁而無額上供起于元豐經制起于宣和總制月樁起

于紹興皆迄今為額折帛和買之類又不與焉茶引盡

歸于都茶場鹽鈔盡歸于權貨務秋苗斗斛十八九歸

於綱運皆不在州縣州縣無以供則豪奪于民於是取

之斛而折變科敷抑配賦罰而民困極矣天命之永不

永在民力之寬不寬耳豈不甚可畏哉今天下之力竭

于養兵而莫甚于江上之軍都統司謂之御前軍馬雖

朝廷不得知總領所謂之大軍錢糧雖版曹不得與於

是中外之勢分而事權不一施行不專雖欲寬民其道

無繇誠使都統司之兵與向者在制置司時無異總領所之財與向者在轉運司時無異則內外為一體內外一體則寬民力可得而議矣帝從容嘉納且勞之曰卿

曾安在朕思見久矣遷祕書少監兼實錄院編修官嘉

王府贊讀攷異宋史儒林傳良去朝四十年薛氏通鑑改作二十年據水心集所撰傳良墓志

十四年蓋宋史文有例互薛氏以意滅其年數而不知其仍復不符也又傳載光宗勞之曰卿曾安在朕不見

久矣按傳良在孝宗時未嘗為東官官光宗何以遽歎其久而不見墓志也朕思見久矣較得其實又傳作實錄檢討官墓志係編修官薛氏通鑑

俱仍傳文之誤今悉從墓志改正 二月丙申金命

諸王出獵毋越本境 壬寅金給有司寒食假五日著

為令 甲辰金主還都 辛亥殿中侍御史劉光祖言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二 三

近世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公論不立則私情交起此

固道之消長時之否泰而實國家之禍福社稷之存亡

係焉者也本朝士大夫學術最為近古咸平景德之間

道臻皇極治保太和至于慶曆嘉祐盛矣不幸而壞于

熙豐之邪說疎棄正士招徠小人幸而元祐君子起而

救之末流大分事故反覆紹聖元符之際羣兇得志絕

滅綱常其論既勝其勢既成崇觀而下尚復何言臣始

至時聞有譏貶道學之說而實未覩朋黨之分中更外

難去國六載已憂兩議之各甚而恐一旦之交攻也逮

臣復來其事果見因惡道學乃生朋黨因生朋黨乃罪

忠諫夫以忠諫為罪其去紹聖幾何陛下即位之初凡

所進退率用人言初無好惡之私而一歲之內斥逐紛

紛以人臣之私意累天日之清明往往納忠之言謂為

沽名之舉至于潔身以退亦曰憤懣而然欲激怒于至

尊必加以以訐訕事勢至此循默成風國家安賴伏冀

聖心豁然永為皇極之主使是非由此而定邪正由此

而別公論由此而明私意由此而熄道學之議由此而

消朋黨之迹由此而泯和平之福由此而集國家之事

由此而理則生靈之幸社稷之福也不然相激相勝輾

轉反覆為禍無窮臣實未知稅駕之所帝下其章何澹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二 四

見之數日恍惚無措光祖又劾戶部尚書葉翥中書舍

人沈揆結近習以圖進取比年以來士大夫不慕廉靜

而慕奔競不尊名節而尊爵位不樂公正而喜軟美習

以成風良由老成零落殆盡晚進議論無所據依正論

益衰士風不競幸詔大臣妙求人物必朝野所共屬賢

愚所同敬者一二十人參錯立朝國勢自壯今日之患

在於不封植人才臺諫但有摧殘廟堂無所長養臣處

當言之地豈以排擊為能哉帝善之初殿中侍御史闕

帝方嚴其選一日謂雷正曰卿監郎官中有一人焉卿

知之乎正沈思久之曰得非劉光祖耶帝笑曰是久在

朕心矣及居官果稱職先是淳熙中定御史彈奏格三百五條至是光祖摘其有關於中外臣僚握兵將帥后戚內侍與夫禮樂訛雜風俗奢侈之事凡二十條請付下報行令知謹恪從之光祖陽安人也 甲寅金主如大房山三月乙卯朔謁興陵丙辰還都 癸酉金詔內外五品以上歲舉廉能官一員不舉者坐蔽賢罪 乙亥金初設應制及宏祠科 辛巳金詔修曲阜孔子廟學 夏四月乙丑以伯圭為太保嗣秀王即湖州秀國立廟奉神主伯圭謙謹不以近屬自居每入見帝行家禮宴私隆洽伯圭執臣禮愈恭帝益愛重之 丁未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二 五

殿中侍御史劉光祖罷初何澹劾免周必大光祖素與澹相厚善嘗過澹澹曰近日之事可謂犯不韙光祖曰周丞相豈無可論第其門多佳士不可竝及其所薦者澹不聽時姜特立譙熙載方用事光祖屏人語澹曰曾龍之事不可再澹曰得非姜譙之謂乎光祖曰然既而澹引光祖入便閣有數客在焉視之皆姜譙之徒也光祖始悔失言至是澹同知貢舉光祖除臺官首上學術邪正之章及奏名光祖被旨入院拆號澹曰近日風采一新光祖曰非立異也但嘗為大諫言者今自言之耳既出同院謂光祖曰何自然見君所上章數日恍惚即

定志丸它可知也未幾謝深甫除右正言而光祖以論吳端忤旨罷澹遷御史中丞議論自此分矣自然澹字也吳端者舊以巫醫為業帝在潛邸時端療壽皇疾有功李后德之帝既受禪擢閣門宣贊舍人又遷帶御器械澹三上疏論之不報給事中胡紘亦封還錄黃帝以御筆諭止之澹紘皆聽命光祖再上疏言小人踰分干請而使給諫不得行其職輕名器虧綱紀喪主權是一舉而兩失帝命大臣諭止之光祖言益力帝不樂先是光祖監拆號差誤士人試卷既舉覺放罪矣至是乃用前事徙光祖為太府卿求去不已除潼川轉運判官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二 六

戊申賜禮部進士余復以下五百三十七人及第出身從雷正言免進士廷射 金館陶主簿王庭筠有才名金主嘗謂張汝霖曰王庭筠文藝頗佳然語句不健其人才高亦不難改也是月召試館職中選御史臺言庭筠在館陶嘗犯賊罪不當以館職處之遂罷庭筠熊岳人也 按異金史文藝傳庭筠河東人 據中州集係熊岳人今從之 五月乙卯前丞相趙雄坐所舉以賄敗降秩 己未出吳端為浙西馬步軍副總管 丙寅修楚州城 丙子金以祈雨望祭嶽鎮海濱於北郊 戊寅金命內外官五品以上任內舉所知才能官一員以自代壬午以參知政事伊喇履

為尙書右丞御史大夫圖克坦鑑為參知政事尙書右丞襄罷 秋七月癸丑詔秀王諸孫並授南班甲寅以葛邲參知政事給事胡晉臣簽書樞密院事 乙卯以雷正為左丞相王蘭為樞密使 癸酉建秀王祠堂于臨安以藏神御如漢王故事 八月乙酉金始設常平倉 己丑金以判大睦親府事宗寧為平章政事 戊戌金主諭宰臣曰何以使民棄末而務本以廣儲蓄令集百官議戶部尙書鄧儼等曰今風俗侈靡宜使服用居室各有差等抑昏器過度之禮禁追逐無名之費右丞伊喇履參知政事完顏守貞曰人情見美則願若不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二 七

節以制度將見奢侈無極民之貧乏殆由此致方今承平之際正宜講究此事為經久法金主然之 己亥帝率羣臣上壽皇玉牒日歷於重華宮 己酉詔造新歷九月丙辰金以廉能擢北海縣令張翹等十八人官 己未升劍州為隆慶府 壬戌金主如秋山冬十月丁亥還都 戊戌金以有司言登聞院記注院勿有所隸 丙午詔內外軍帥各薦所部有將才者 十一月丁巳金制諸職官讓蔭兄弟子姪者從所請 壬戌潼川轉運判官王濛摺節漕計代輸井戶重額錢十六萬緡詔獎之 戊辰金主召禮部尙書王倫諫議大夫張

唯詣殿門諭之曰朝廷可行之事汝諫官禮官即當辨析小民之言有可采者朕尙從之况卿等乎自今所議毋但附合於尙書省 丙子金主冬獵己卯次雄州判真定府吳王永成判武定軍節度使隨王永升來朝 十二月壬午金免獵地今年稅 丙戌樞密使王蘭罷時帝鴈精初政蘭亦不存形迹除自中出未愜人心者輒留之納請御坐每事盡言無隱然疾惡太甚同列多忌之竟為中丞何澹所論罷戊子以葛邲知樞密院事胡晉臣參知政事仍同知樞密院事 陳賈以靜江守臣將入奏殿中侍御史林大中極論其庸回無識嘗表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二 八

裏王准創為道學之目陰廢正人儻許入奏必再留中善類聞之紛然引去非所以靖國命遂寢 己丑金平章政事張汝霖卒汝霖通敏習事凡進言必揣上微意及朋附多人為說故言似忠而不見忤金主之初即位也有司言改造殿庭諸陳設物日用繡工一千二百人二年畢事金主以多費欲輟造汝霖曰此未為過侈將來外國朝會殿宇壯觀亦國體也其後奢用浸廣蓋汝霖有以導之 丁酉金主還都 甲辰金以圖克坦克寧為太師尙書令封淄王 金大定初戶口纔三百餘萬至二十七年戶口六百七十八萬九千是歲戶部奏

戶口六百九十三萬九千

紹熙二年金明昌二年春正月庚戌朔命兩淮行義倉法詔

守令到任半年後具水源湮塞合開修處以聞任滿日

以興修水利圖進擇其勞效著明者賞之 壬子詔尊

高宗爲萬世不祧之廟 甲寅金始許官中稱聖主

庚申修六合城 辛酉金皇太后圖克坦氏殂於慶隆

官年四十五太后廣平郡王眞之女也素謙謹每畏其

家世崇寵見父母流涕而言曰高明之家古人所忌願

善自保持其後家果以海陵事敗蓋其遠慮如此世宗

嘗謂諸王妃公主曰皇太子妃容止合度服飾得中爾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二

九

等當法效之及尊爲太后愈加敬儉嘗誡諸姪曰皇帝

以我故乃推恩外家當盡忠報國勿謂小善爲無益而

弗爲小惡爲無傷而弗去毋藉吾之貴輒肆非道以干

國憲也性好詩書及老莊學造次必于禮嬪御有生子

而母亾者視之如己出 庚午金太師尙書令淄王圖

克坦克寧薨遺表畧言人君徃徃重君子而反疏之輕

小人而終昵之願陛下慎終始安不忘危金主命有

司護器事歸葬萊州諡忠烈 戊寅雷電雨雹 二月

庚辰朔大雨雪 壬午遣宋之瑞等使金弔祭 癸未

名新歷曰會元 甲申福建安撫使趙汝愚等以盜發

所部與守臣監司各降秩一等縣令追停以辛棄疾爲

安撫使棄疾嘗攝帥每歎曰福州前臨大海爲賊之淵

藪上四郡民頑曠易亂府藏空竭緩急奈何至是務爲

鎮靜未期歲積蝕至五十萬緡勝曰備安庫謂閩中土

狹民稠歲儉則糴于廣今幸連稔令宗室及軍人入倉

請米出卽糶之候秋價賤以備安錢糶二萬石則有備

無患矣又欲造萬鎧招強壯補軍額嚴訓練則盜賊可

以無虞事未行臺臣劾其用錢如泥沙殺人如草芥遂

丐祠歸 秘書郎普城黃裳爲嘉王府翊善每勸講必

援古證今卽事明理凡可以開導王心者無不言也至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二

十

是遷起居舍人帝方寵任潘景珪臺諫交章論之多被

斥逐裳奏言自古人君不能從諫者其蔽有三一曰私

心二曰勝心三曰忿心事苟不出于公而以己見執之

謂之私心私心生則以諫者爲病而求以敗之勝心生

則以諫者爲仇而求以遂之因私而生勝因勝而生忿

忿心生則事有不得其理者焉如潘景珪常才也陛下

固亦以常人遇之特以臺諫攻之不已致陛下底之愈

力事勢相激乃至于此宜因事靜察使心無所係則聞

臺諫之言無不悅而無欲勝之心待臺諫之心無不誠

而無加忿之意矣 乙酉詔以陰陽失時雷雪交作令

侍從臺諫兩省鄉監郎官館職各具時政闕失以聞監
察御史林大中以事多中出乃上疏曰仲春雷電大雪
繼倫以類求之則陰勝陽之明驗也蓋男為陽女為陰
君子為陽小人為陰當辨邪正毋使小人間君子當思
正始之道毋使女謁之得行吏部侍郎陳騷疏三十條
如宮闈之分不嚴則權柄移內謁之漸不杜則明斷息
謀臺諫於當路則私黨植咨將帥于近習則賄賂行不
求讜論則過失彰不謹舊章則取舍錯宴飲不時則精
神昏賜予無節則財用竭皆切時病 山米五萬石賑
京城貧民權罷修皇后家廟 辛卯布衣錢塘余古上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二 十一

書曰陛下即位以來星已再周當思付託之重朝夕求
治為急間者側聞宴游無度聲樂無絕晝日不足繼之
以夜官女進獻不時伶人出入無節宦官侵奪權政隨
加寵賜或至超遷內中官殿已歷三朝何陋之有奚用
更建樓臺接于雲漢月榭風亭不輟興倫深為陛下不
取也甚者奏蕃部樂習齊郎舞乃使倖臣嬖妾雜以優
人聚之數十飾怪巾拖異服備極醜惡以致戲笑至亾
謂也自古宦官敗國備載方冊臣觀宦者之盛莫如方
今上而三省下而百司皆在此曹號令之下蓋自副將
以致殿步帥各為高價不問勞績過犯驍勇怯弱但如

價納賄則特旨專除故將帥率皆貪刻軍士不無饑寒
兵器朽鈍士馬羸瘠未嘗過而問焉設有緩急計將安
出良由公卿持祿保位備員全身如漢之石慶唐之蘇
味道滿朝皆是小人求海內不盜賊民生不塗炭日月
不食水旱不佞其可得乎臣願陛下以漢文帝為法唐
莊宗為戒問安視膳之餘官庭燕閒講讀經史無為南
面或鼓琴投壺習射以頤養神性享名教不窮之樂固
嵩嶽無涯之壽豈不休哉帝覽書震怒始擬編管言者
救之乃送筠州學聽讀 攷異薛氏通鑑筠州俗
秀州今從宋史光宗紀 壬辰
金主始視朝敕親王及三品官之家毋許僧尼道士出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二 十一

入 金制進士程文但合格者有司即取之母呬人數
丙申金以樞密副使瓜勒佳清臣 瓜勒佳清臣
夾谷今改 為尙
書左丞時清臣女為昭儀眷倚益重 丙午金初置王
府傅尉官名為官屬實檢制之也 丁未金遣完顏亶
等來告哀 三月丁巳詔邊事令宰相與樞密院議仍
同簽書 癸亥金敕有司國號犯漢唐遼宋等名者不
得封臣下有司議以遼為恒宋為汴秦為鎬晉為并漢
為益梁為邵齊為彭殷為譙唐為絳吳為鄂蜀為夔陳
為宛隋為涇虞為澤制可 丙寅詔福建提點刑獄陳
公亮知漳州朱熹同措置漳泉汀三州經界熹初為泉

之同安簿知閩中經界不行之害至是訪問講求纖悉備至乃奏言經界爲民間莫大之利紹興已推行處公私兩利獨漳泉汀未行臣不敢先一身之勞逸而後一州之利病竊獨任其必可行也然必推擇官吏度量步畝算計精確畫圖造帳費從官給隨產均稅特許過鄉通縣均租庶幾百里之內輕重齊同今欲每畝隨九等高下定計產錢而合一州租稅錢米之數以產錢爲母每文輸米幾何其於一倉一庫受納既輸之後卻是原額分隸爲省計爲職田爲學糧爲常平各撥入諸倉庫版圖一定則民業有經矣此法之行貧民下戶固所深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二

三

喜然不能自達其情豪家猾吏皆所不樂善爲說辭以感羣聽賢士大夫之喜安靜厭紛擾者又或不深察而望風沮怯此則不能無慮帝詔監司條具其事且令公亮與熹協力奉行會農事亦與熹益加講究冀來歲行之細民知其不擾而利於己莫不鼓舞而貴家豪右占田隱稅侵漁貧弱者胥爲異論以播之前詔遂格熹請祠去 癸酉建寧雨雹大如桃李壞民居五千餘家温州大風雷雨電田禾桑果蕩盡 夏四月戊寅朔金尚書省言齊民與屯田戶往往不睦若令遞相婚姻實國家長久安寧之計從之 乙酉金葬孝懿皇太后於裕

陵 戊子金制諸部內災傷主司應言而不言及妄言者杖七十檢視不以實者罪如之因而有傷人命者以違制論致枉有徵免者坐贓論妄告者戶長坐詐下以實罪計贓從詐匿不輸法 癸巳金諭有司自今女直字直譯爲漢字國史院專寫契丹字者罷之 甲午金改封永中爲并王永功爲魯王永成爲兗王永升爲曹王永昭爲鄆王永濟爲韓王永德爲幽王 五月己酉朔福州水 辛亥詔六院官許輪對仍入雜壓自龔茂良爲謝廓然所攻六院官始不入雜壓至是乃復班在五寺主簿之下太學博士之上 庚申詔侍從經筵翰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二

四

苑官自今並不時宣對庶廣咨詢以補治道 戊辰金詔諸郡邑文宣王廟風師雨師社稷神壇廢者復之 己巳潼川崇慶二府大安石泉淮安三軍興利果合綿漢六州大水 六月戊子金平章政事崇寧卒 癸巳詔宰臣執政俱不時內殿宣引奏事 丙午金尚書右丞伊喇履卒謚文獻履精歷筭先是舊大明歷舛誤履上乙未歷以金受命於乙未也世服其善 右司諫鄭驛以言事罷爲將倫監御史林大中言臺諫以論事不合而遽遣臣恐天下以陛下爲不能容不聽 秋七月丁未朔詔故容州編管人高登追復元官 丁巳金

以參知政事圖克坦錕為尙書右丞御史中丞瓜勒佳
衡為參知政事 己未出會子百萬緡收兩淮私鑄鐵
錢 己巳興州大水漂沒數千家 八月戊寅御史中
丞何澹有本生繼母喪乞有司定所服禮寺言當解官
澹上疏引禮不逮事之文請下臺諫給舍議之于是太
學生喬嘉朱九成黃會卿移書責之其畧曰人之大倫
莫重于父母禮有出繼其服雖降異而鍾于天性者未
嘗不同也故所承父母則三年終器而所生父母則心
器三年閣下自長成均而更長臺諫此三綱五常之所
繫者也今閣下有所生繼母之喪初請解官莫不義之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二 五

繼上疏稱逮事不逮事之異中外聞然夫禮經所謂逮
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非謂
無恩於先祖也蓋逮事父母則親聞父母之言所嘗諱
其祖不逮事父母則不聞父母之言所嘗諱其祖是以
子莫知其所諱也故本朝方慙解此一節以謂特庶人
之禮耳若學士大夫則知尊祖矣何逮事不逮事之拘
乎今聞閣下引此欲不持喪恐與禮經相反何者禮經
謂逮事父母則從父母之言今閣下所生之父果以繼
室為正乎若所生之父果以繼室為正則閣下亦當從
而為正不得黜之也今四十餘年以所生繼母事之及

其終也反以為生不逮事而不持心喪可乎夫閣下之
意必謂所生繼母無生我之恩則不當為之服抑不思
黜其所生之母是賤其所生之父也為人子者尙忍言
哉不然必以生我者為正而繼之者為不正是問巷小
人知有母而不知有父者非天理之公人倫之正也閣
下為天子耳目之官將以厚人倫移風俗正宜致辨于
此澹方待命六和塔得書乃去 甲申寬兩浙權鐵之
禁 己亥金敕山東河南關倉處許納粟補官 九月
壬子以知福州趙汝愚為吏部尙書時知潭州趙善俊
得旨奏事殿中侍御史林大中疏劾之且言宗室汝愚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二 六

之賢當召帝用其言召汝愚而出善俊 己未金以左
丞瓜勒佳清臣為平章政事封芮國公參知政事完顏
守貞為左丞知大興府事張萬公為參知政事 庚申
金主如秋山 乙丑以久雨命大理寺三衙臨安府及
兩浙決繫囚釋杖以下 冬十月丁丑築福州外城
甲申復吳瑞帶御器械 己丑金主還都 十一月丙
午朔金制諸女直人不得以姓氏譯為漢字 甲寅金
禁俗人不得以歷代帝王為戲及稱萬歲犯者以不應
為重法科 戊午夏人殺金邊將阿嚕岱舊倫阿魯夏
人肆牧于鎮戎之境邏卒逐之夏人執邏卒而去阿嚕

昏率兵詰之夏廂官吳明契信陵都卜祥徐餘立伏兵三千于澗中阿嚙岱中流矢死詔索殺阿嚙岱者夏人處以徒刑索之不已夏乃殺明契等 甲子金制投匿名書者徒四年 己巳加謚高宗曰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孝皇帝 初帝欲誅宦者近習皆懼遂謀離間三官帝疑之不能自解會帝得疾壽皇購得良藥欲因帝至宮授之宦者遂訴于皇后曰太上合藥一丸俟官車過即投藥萬一不虞柰宗社何后心銜之頃之內宴后請立嘉王擴爲太子壽皇不許后曰妾六禮所聘嘉王妾親生也何爲不可壽皇大怒后遂持嘉王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二 七

泣訴於帝謂壽皇有廢立意帝惑之遂不朝壽皇一日浣手官中覩宮人手白悅之它日遣人送會合于帝啟之則宮人兩手也黃貴妃有寵因帝祭太廟宿齋宮后殺貴妃以暴卒聞及郊風雨大伦黃壇燭盡滅不能成禮而罷帝既聞貴妃卒又值此變震懼增疾自是不視朝政事多決于后后益驕恣壽皇聞帝疾亟往南內視之且責后后怨愈深 十二月庚辰築荆門軍城從知軍陸九淵之言也荆門爲次邊而無城九淵以爲荆門居江漢之間爲四集之地南捍江陵北援襄陽東護隨郢之脅南當先化彝陵之衝荆門固則四隣有所恃

否則有胸脅心腹之虞雖四山環合而城池闕然將誰與守乃請於朝築之自是民無過慮商賈畢集稅入日增舊用銅錢以其近邊以鐵錢易之而銅有禁復令貼納九淵曰既禁之矣又使之輸耶盡調之平時教軍士射居民得與中者均賞薦其屬不陀流品嘗曰古者無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畧逾年政行令修民俗爲變未幾卒 乙酉金罷契丹字 丁亥帝始召對輔臣于內殿 己丑金右丞圖克坦鑑罷 乙未增楚州戛戍兵一千五百人 甲辰詔內侍省都知楊浩懷姦兇惡刺面杖脊配吉州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二 六

押班黃邁私相朋附決杖編管撫州尋送浩撫州遵常州居住 馬大同爲戶部侍御史林大中劾其用法嚴峻帝欲易置它部大中曰是嘗爲刑部固以深刻稱章三上不報又論大理少卿朱之瑞章四上亦不報大中以言不行求去改吏部侍郎不拜乃除直寶謨閣與大同之瑞俱出知外郡

紹熙三年 金明昌 春正月乙巳朔帝有疾不視朝起居舍人陳傅良奏曰一國之勢猶身也壘底則致病今日遷延某事明日阻節某事卽有姦險乘時爲利則內外之情不接矣 庚戌調四川鹽酒重額九十萬緡 出

度僧牒二百收淮東鐵錢 壬戌金主如春水 二月
甲戌朔金敕明安穆昆許於冬月率所屬戶畋獵二次
亦出不得過十日 壬辰金主還都 金以王庭筠為
應奉翰林文字先是金主歎學士乏材完顏守貞曰王
庭筠其人也故有是命 丁酉巾屨錢匱過淮之禁
閏月丙午禁郡縣新佺寺觀 壬戌詔州縣未斷之訟
監司毋得移獄違者許執奏 甲子成都路轉運判官
王漑以代民輸激賞等捐錢三十三萬緡詔進一官仍
令再任 三月辛巳帝疾稍愈始御延和殿聽政封子
濟為安定郡王帝自有疾重華溫清之禮以及誕辰節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二 九

序屢以壽皇傳旨而免至是宰輔百官下至韋布之士
以過官為請者甚眾至有叩頭引裾號泣者帝開悟有
命駕意竟不果行都人始以為憂 甲申築峽州城
丁亥金賜孝子劉瑜劉慶祐絹粟旌其門閭復其身瑜
棣州人慶祐錦州人也金主因問宰臣曰從來孝義之
人曾官使者幾何完顏守貞對曰世宗時有劉政者嘗
官之然若輩多淳質不及事金主曰豈必盡然孝義之
人素行已備稍可用即當用之後雖有希覬佞偽者然
偽為孝義猶不失為善可檢勘前後所中孝義之人如
有可用者具以聞 癸巳金尙書省奏言事者謂釋道

之流不拜父母親屬敗害風俗莫此為甚禮官言唐開
元二年敕云問道士女冠僧尼不拜二親是為子而忘
其生自今以後並聽拜父其有喪紀輕重及尊屬禮數
一準常儀臣等以為宜依典故行之制可 金左丞完
顏守貞言上嘗命臣問忻州陳毅上書所言事其一極
論守令之弊臣面問所以救之之道莫之能言金主曰
方今政欲知其弊也彼雖無救弊之術但能言其弊亦
足嘉矣如毅言及隨處有司不能奉行條制為人傭僱
尚須出力況食國家祿而乃如是得無虧臣子之行乎
其令檢會前後所降條理舉行之 己亥定雜藝不許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二 十

任子法時伶人胡永年積官至武功大夫以去年郊恩
乞任子吏部尙書趙汝愚言永年樂藝出身難以任子
請立為定法今後似此雜藝補授之人不許奏補從之
或異胡永年不許任子薛氏通鑑繫於二年十一月兩
朝綱目備要倫三年三月宋史全文倫三月己亥據宋
史本紀云三年三月己亥詔技藝補授之法
毋得奏補著為令與全文月日悉合今從之 四月壬
寅朔金定宣聖春秋釋奠三獻官以祭酒司業博士充
祝詞稱皇帝謹遣及登歌改用太常樂工其獻官並執
事與享者並法服陪位學官公服學生儒服 戊申金
瀛王瓌率鄆王琮之同母弟也重厚寡言內行修飭工
詩精騎射金主令在左右及率三臨奠哭之慟謚文敬

乙卯以戶部侍郎邱寤為四川安撫制置使初雷正帥蜀慮吳氏世將謀去之不果至是議更蜀帥正言西邊三將惟吳氏世襲兵權號為吳家軍不知有朝廷遂以戶部侍郎邱寤往寤陸辭奏曰臣入蜀後吳挺脫至死兵權不可復付其子臣請得以便宜撫定諸軍許之 戊午帝崩重華宮 金賜雲內孝子孟興絹粟賜同州民妻師氏諡曰節 金地旱參知政事張萬公等乞依漢故事免官金主曰卿等何罪殆朕行事有不逮者萬公曰天道雖遠實與人事相通惟聖人言行可以動天地曾成湯以六事自責周宣遇災而懼側身修行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二

三

莫不修飾人事方今宜崇節儉不急之役無名之費可但罷去金主曰災異不可專言天道蓋必先盡人事耳故孟子言王無罪歲左丞完顏守貞曰陛下引咎自責社稷之福也丙寅金主下詔責躬 丁卯調臨安通賦 戊辰金主遣御史中丞吳鼎樞等會決中都冤獄外路委提刑司處決完顏守貞等上表乞解職不允入謝金主曰前所謂能不急之役省無名之費及議裁冗官決滯獄四事其速行之 五月帝有疾不視朝 戊寅金出宮女一百八十三人 乙酉金以雨足致祭於社稷 戊子金左丞完顏守貞出知東平府事金主命參

知政事瓜勒佳衡諭之曰卿勲臣之裔才用聲績朕所素知擢任政府叱贊實多久任繁劇宜均逸安東平素號雄藩兼比年饑饉正賴經畫卿其為朕往綏撫之

庚子常德大水入其郭 己亥調四川水旱郡縣租賦

安豐軍大水平地三丈餘漂田廬絲麥皆空 六月

辛丑朔下詔戒飭風俗禁民奢侈與士為文浮靡吏苟

且飾偽者 以禮部尚書陳騏同知樞密院事 癸卯

金宰臣請罷提刑司金主曰諸路提刑司官止三十餘

員猶患不得其人州郡三百餘處其能盡得人乎弗許

戊午以嗣秀王伯圭為太師 乙丑金以知大名府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二

三

事劉暉為右丞金主以民乏會詔戶部預給百官冬季

俸令就倉以時值糶與貧民 秋七月己巳刺沿邊盜

萬人為諸州禁軍 壬申監文思院常良孫坐贓配海

外前丞相周必大坐舉良孫降秩 壬午瀘州騎射卒

張信等佯亂騎射營者州之禁兵也淳熙末王卿月知

瀘州賜予諸軍甚厚軍士浸驕張孝芳代為帥欲矯其

弊訓練無日又多役使之糜賜或不時給是日信等佯

亂晨入帥府殺孝芳及其家又殺節度推官杜美駐泊

兵馬監押安彥斌訓練官雷世明

宋史全文 世明今從之 軍校張明等信環甲坐閱武堂召通判州

事張恂安撫使屬官郭仲傳使倫奏言孝芳罪狀於是
信自稱第一將衣金紫出諭城中以術人黃叔豹為計
議官分其兵為五十二隊同謀者五十二人皆有爵秩
叔豹又為黃旗大書曰不叛聖主不殺良民時張明之
子昌與甲士下進謀討之癸未夜密以告恂甲申信即
毬場大饗諸軍恂等皆與酒初行昌進擊殺信於坐會
者皆駭微進大呼曰不叛者從我諸軍唯唯因執殺造
逆者二十餘人餘黨皆執獲制置使京鏗將去任未發
間變調潼川所屯御前後軍討之未行而信已誅乃令
鈐轄司屬官陳續往瀘州措置信餘黨俱伏誅京鏗之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二 五

調潼川軍也興元都統制吳挺劾制置司擅發兵詔具
析鏗已赴召邱宥新入蜀即奏言三屯遠在西北兵權
節制必寄之制置司朝廷事計當然今軍帥狃於陵替
反謂制置司擅興違戾若此豈不大失本意請下戎司
具析仍責令遵守舊制從之由是三屯頗知嚴憚密所
謂狃於陵替者蓋專指挺也宥尋上言贈孝芳等官恂
等貶秩 己亥金主謂宰臣曰聞諸王傅尉多苛細舉
動拘防亦非朕意是職之設本欲輔導諸王使歸之正
得其大體而已平章政事瓜勒佳清臣曰請以聖意徧
行之金主曰已諭之矣 八月辛亥金尙書省奏提刑

司察舉河中胡光謙年雖八十三尙可任用召赴闕命
學士院以雜文試之稱旨特賜光謙進士及第授太常
寺奉禮郎舊設是職未嘗除人以光謙德行才能故特
授之 戊午總領四川財賦楊輔奏已調東西兩川畸
零絹錢四十七萬緡激賞絹六萬六千匹詔獎之自是
歲以為例 乙丑金主謂宰臣曰任官欲令久於其任
若今日倫禮官明日司錢穀雖間有異材然能悉辦者
鮮矣 九月丙申勸兩淮民種桑 己卯金主如秋山
冬十月壬寅修大禹陵廟 是日金主還都 丙午
修潭州城 辛亥帝詣重華宮進香 壬子金有司奏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二 五

增修曲阜宣聖廟畢勅堯懷英撰碑文朕將親行釋奠
之禮其檢討典故以聞 甲寅金敕置常平倉處並令
州府官以本職提刑縣官兼管勾其事以所糴多寡酌
量升降永為定制 戊午金主諭尙書省訪求博物多
聞之士 癸亥金主遣諭諸王傅尉曰朕分命諸王出
鎮蓋欲政事之暇安便優逸有以自適耳然慮其舉措
之間或違于理所以分置傅尉使勸導彌縫不入于過
失而已若公餘游宴不至過度亦復何害今聞爾等或
用意太過凡王門細碎之事無妨公道者一一干與贊
助之道豈當如是宜各思職分事舉其中無失禮體仍

就諭諸王使知朕意 十一月庚午朔金翰林侍講學士党懷英應詔舉孔子四十八代孫端甫年德俱高該通古學濟南府舉魏汝翼蔚州舉劉震亨益都府舉王樞竝以學行稱敕魏汝翼特賜進士及第劉震亨等同進士出身孔端甫俟春暖召之後授端甫小學教授以年老會主簿半俸致仕 壬申賑襄陽府被水貧民丙子金詔臣庶名犯古帝王而姓復同者禁之周公孔子之名亦令回避 內侍陳源為壽皇所逐帝即位自郴州召還源與其黨楊舜卿林億年朝夕離開兩宮故帝雖疾平猶疑畏不萌重華丙戌日南至丞相留正率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五十二 五

中已有任守忠者在焉惟陛下裁察又言使陛下虧過官定省之禮皆左右小人間謀之罪宰執侍從臺諫但能仗父子之義責望人主至於疑間之杞盤固不去曾無一語及之今內侍間謀兩宮者固非一人獨陳源在壽皇朝得罪至重近復進用外人皆謂疑間之機必自源始宜亟發威斷首逐陳源然後肅命鑾輿負罪引慝以謝壽皇使父子歡然宗社有永願不幸與及汝愚入對又往復規諫帝意乃悟汝愚屬嗣秀王伯圭調護于是兩宮之情始通辛卯帝朝重華宮皇后繼之從容竟日都人大悅 戊戌詔李純乃皇后親姪可特除閣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五十二 五

百官詣重華宮稱賀兵部尚書羅點給事中尤袤中書舍人黃裳御史黃度尚書左選郎官葉適等皆上疏請帝朝重華宮不從秘書郎清江彭龜年以書譙趙汝愚且上疏言壽皇之事高宗備極子道此陛下所親觀也況壽皇今日止有陛下一人聖心拳拳不言可知特遇過宮日分陛下或遲其行則壽皇不容不降旨免到益為陛下辭責使人不得以竊議陛下其心非不願陛下之來自古人君處骨肉之間多不與外臣謀而與小人謀之所以交鬪日淡疑隙日大今日兩宮萬萬無此然臣所憂者外無韓琦富弼呂誨司馬光之臣而小人之

門宣贊舍人 除秘書郎彭龜年為起居舍人入謝帝曰此官以待有學識人念非卿無可者龜年述祖宗之法為內治聖鑑以進帝曰祖宗家法甚善龜年曰臣是書大抵為宦官女謁之防此曹若見恐不得數經御覽帝曰不至是 十二月癸卯帝率羣臣上壽皇玉牒聖政會要於重華宮 皇后詣驕奢封其先三代為王家廟諭制衛兵多于太廟后歸謁家廟推恩親屬二十六人使臣一百七十二人下至李氏門客亦奏補官 金完顏守貞既出知東平府金主念之問宰臣曰守貞治東平何如對曰亦不勞力金主曰以彼之才治一路誠

副使王勝進薦金主遣諭之曰民間利害官吏邪正畧不具聞乃以鷹進此豈汝職耶後母復爾 二月戊戌
朝詔內侍陳源特與在京官觀 金主如春水始以春
秋二仲月上戊日癸社稷癸亥還都 丙寅出米七萬
石賑江陵饑 金參知政事張萬公出知東平府金主
曰卿屢以母老乞罷特畀鄉郡以遂孝養朕不汝忘也
萬公因進讜言金主嘉納 三月庚午金主將幸景明
官御史中丞董師中侍御史賈鉉等上書諫曰陛下下
詔罪已罷不急之役省無名之費天下欣幸今方春東
倫而亟遣有司修建行宮揆之於事似為不急况西北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三

二

二京臨潢諸路比歲不登加以民有養馬簽軍挑濠之
役財用大困流移未復米價甚貴若扈從至彼又必增
價口糶升合者日以萬數舊藉北京等路商販給之倘
以物貴或不時至則飢餓之徒將復有如曩歲殺太尉
馬毀大府瓜果出忿怨言起而為亂者矣况南北兩屬
部蕩搖可虞若忽之而往豈聖人萬舉萬全之道哉迺
者太白晝見京師地震又北方有赤色遲明始徵天之
示象冀有以警悟聖意修德銷憂矧夫遠游古人所戒
遠自周秦近逮隋唐與遼皆以是生讐可不慎哉可不
畏哉左補闕許安仁右拾遺路鐸亦皆上書極諫金主

召師中等賜對即從其奏仍諭輔臣曰朕欲巡幸山後
不禁暑熱故也今臺諫官咸言民間缺食朕初不盡知
既知之暑雖可畏其忍以私奉而重民之困哉師古等
諫北幸金史記傳俱作四年徐氏後編 金以工部尙
繁於五年改也五年乃是諫而不從耳 書胥持國為參知政事持國繁時人初以經童入任累
遷太子司倉轉掌飲令金主在東宮識之擢祇應司合
及即位遂大用持國為人柔佞有智術素知金主好色
陰以祕術干之金主嘗物色官中女子得没入官監籍
之女李師兒宦者梁道譽其才美勸納之金主好文詞
師兒性慧黠能佞字知文義尤善伺候顏色迎合旨意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三

三

遂大愛幸封為昭容持國多賂遺昭容左右用事人昭
容亦自嫌門第薄欲藉外廷為援數稱譽持國由是大
為金主所信任 丙子帝朝重華官皇后從 辛巳以
葛邲為右丞相陳駉參知政事胡晉臣知樞密院事吏
部尙書趙汝愚同知樞密院事御史汪義端與汝愚有
隙上言高宗聖訓不用宗室為宰執汝愚楚王元佐七
世孫不宜用之汝愚亦力辭給事中黃黼汝愚與朱史趙
案案案於寧宗即位後遷給事中此時不在給 言汝愚
舍也今從兩朝綱目備要朱史全文倫黃黼 事親孝事君忠居官廉憂國愛民至誠懇懇所謂青天
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者義端識見奴隸之不如不可

以備朝列義端由是補外汝愚猶以故事辭帝遣學士
諭意謂高宗聖訓本以析秦檜之姦謀蓋有為言之也
汝愚乃受命壽皇召見之曰卿以宗室之賢為執政乃
國家盛事卿在蜀時所進奏議甚善可與資治通鑑並
行 癸巳帝從壽皇壽成皇后幸聚景園 甲午金敕
御史臺奏事修起居注並令回避 乙未修巢縣城
夏四月金百官三表請上尊號金主曰祖宗古先有受
尊號者蓋有其德故有其名比年五穀不登百姓流離
正當戒慎修身之日豈得虛受榮名耶不許仍斷來章
其後親王大臣六學諸生屢請上尊號竟不許 己酉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三 四

罷括買四川沿邊郡縣官田 丁巳金敕女直進士及
第後仍試以騎射中選者升擢之 五月己巳賜禮部
進士陳亮以下三百九十六人及第出身制策問禮樂
刑政之要亮以君道師道對且曰臣竊嘆陛下於壽皇
薨政二十八年間寧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而問安
視寢之餘所以察言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眾
亦既得其機要而見諸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為京邑
之美觀也哉時帝不朝重華官羣臣更進迭諫皆不聽
得亮策以為善處父子之間親擢第一既知為亮乃大
喜授亮簽書建康府判官廳公事未至官卒 丙子淮

西大水 辛巳金主諭諸路令月具雨澤田禾分數以
聞 丙戌紹興大水 召浙東副總管姜特立還 壬
辰太尉利州安撫使吳挺卒挺少起勲闕弗居其貴雖
遇小官賤吏不敢息忽拊循將士人人有恩璘故部曲
拜於庭下輒降答之及失律誅治無少貸 留正引唐
憲宗召吐突承璀事乞罷召姜特立不報六月丙申朔
正出城待罪六和塔上疏切諫戊戌祕書省著伦郎沈
有開著伦佐郎李唐卿祕書郎范黼彭龜年校書郎王
爽正字蔡幼學顏械吳獵項安世上疏乞寢特立召命
皆不報正因繳進前後錫資及告救乞歸田宅亦不許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三 五

賑江浙兩淮荆湖被水貧民 戊申簽書樞密院事
胡晉臣卒諡文靖帝自有疾不視朝晉臣與留正同心
輔政中外帖然其所奏陳以溫清定省為先次及親君
子後小人抑僥倖消朋黨啟沃剴切彌縫縝密人無知
者 癸丑金賜有司所舉德行才能之士安州崔秉仁
者同進士出身 壬戌金右丞相爪勒佳清臣進封戴
國公西京留守完顏守貞為平章政事封蕭國公右丞
劉暉卒是日金主將擊毬於臨武殿聞暉卒而止其後
金主謂宰臣曰人為小官或稱才幹及其大用則不然
如劉暉固甚幹然自世宗朝逮事朕於事多有知而不

言者若實愚人不足論若知而不肯盡心可乎守貞曰
春秋之法責備賢者金主曰夫爲宰相而欲收恩避怨
賢者固若是乎 秋七月己巳留正復論姜特立繳納
出身以來文字待罪于范村帝不復召正而特立亦不
至 丙子以旱決滯獄 壬午以趙汝愚知樞密院事
吏部尙書余端禮同知院事時知中江縣游仲鴻赴召
至汝愚以仲鴻直諫多聞訪以蜀中利病汝愚欲親出
經畧西事仲鴻曰宥密之地幹旋者易公獨不問呂申
公經畧西事當在朝廷之語乎汝愚悟而止 以永州
防禦使陳源爲入內侍省押班中書舍人陳傅良不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三 六

自謂澆切陛下亦既許之矣未幾中變以誤爲實而開
無端之獄以疑爲真而成不療之疾是陛下自貽禍也
給事中謝浚甫言父子至親天理昭然太上之愛陛下
亦猶陛下之愛嘉王太上春秋高千秋萬歲後陛下何
以見天下帝感悟甲申命駕往朝百官班立以俟帝出
至御屏李后挽留曰天寒官家且飲酒百僚侍衛相顧
莫敢言傅良趨進引帝裾請毋入因至屏後后叱曰此
何地秀才欲砍頭耶傅良痛哭於庭后使人問曰此何
禮也傅良曰子諫父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后益怒遂傳
旨罷還內傅良下殿徑行詔改祕閣修撰不受戊子著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三 七

子純祐立改元天慶 冬十月己酉朝獻景靈宮夜地震庚戌朝獻於景靈宮夜又地震壬子祕書省官請朝重華宮疏三上不報 工部尙書趙彥逾等上書重華宮乞慶會節勿降旨免朝壽皇曰朕自秋涼以來思與皇帝相見卿等奏疏已令進御前矣明日會慶節帝以疾不果朝葛邲率百官賀於重華宮侍從上章居家待罪詔不許嘉王府翊善黃裳力勸帝朝重華帝曰內侍楊舜卿告朕勿往裳即上疏請誅舜卿臺諫張叔椿章穎上疏乞罷黜太學生汪安仁等二百十八人上書請朝重華皆不報起居舍人彭龜年奏言臣所居之官以續資治通鑑卷一百五十三 八

記注人君言動爲職車駕不過宮問安如此書者殆數十恐非所以示後又言陛下誤以臣充嘉王府講讀官正欲臣等教以君臣父子之道臣聞有身教有言教陛下以身教臣以言教者言豈若身之切哉不報 庚申帝將朝重華宮復稱疾不行丞相以下上疏自劾請罷政不報黃裳嘗病疽及是憂憤創復佗乃上疏曰陛下之於壽皇未盡孝敬之道者必有所疑也臣竊推致疑之因陛下無乃以焚廩浚井之事爲憂乎夫焚廩浚井在當時或有之壽皇之子唯陛下一人陛下違豫壽皇焚香祝天爲陛下祈禱愛子如此則焚廩浚井之事

臣有以知其必無也陛下何疑焉又無乃以肅宗之事爲憂乎肅宗卽位靈武非明皇意故不能無疑壽皇當未倦勤親挈神器授之陛下揖遜之風同符堯舜與明皇之事不可同日而語矣陛下何疑焉又無乃以衛輒之事爲憂乎輒與蒯瞶父子爭國壽皇老且病乃頤神北宮以保康寧非有爭心也陛下何疑焉又無乃以孟子責善爲疑乎父子責善本生於愛惟知者能知此理則何至於相夷壽皇願陛下爲聖帝責善之心出於仁愛非賊恩也陛下何疑焉乃若可疑則有之貴爲天子不以孝聞敵國將肆輕侮此可疑也而陛下不疑小人續資治通鑑卷一百五十三 九

將起爲亂此可疑也而陛下不疑江外官軍豈無它志此可疑也而陛下不疑事有不須疑者則疑之其必可疑者反不以爲疑顛倒錯亂莫甚於此禍亂之萌近在且夕宜及今幡然改過整聖駕謁兩宮則天下慕義矣 金主好文學嘗嘆文士無及党懷英者完顏守貞奏進士中若趙淵等甚有時譽金主曰出倫者難得爾守貞曰間世之才自古所難國家培養久則人才將自出矣守貞因言國家選舉之法惟女直進士得人居多此舉宜增取其諸司局承應人舊無出身大定後纔許任使經童之科古不常設唐以諸道表薦或取五人至十

入近代以爲無補罷之皇統間取及五十人因爲常選
天德間尋罷陛下卽位復立是科取及百人誠恐積久
不勝銓擬宜稍裁抑以清流品又言節用省費之道金
主嘉納旋詔有司會試毋限人數 趙彥逾等復力請
帝朝重華十一月戊寅帝始往朝尙書左選郎官葉適
奏自今宜於過宮之日令宰執侍從先詣起居異時兩
官聖意有難言者自可因此傳到則責任有歸不可復
使近習小人增損語言以生疑惑不報 庚辰畱正赴
都堂視事命姜特立還浙東日中黑子滅正出城待罪
凡百四十日帝遣左司郎中徐誼諭旨乃復入 布衣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五十三

十

王孝禮言今年冬至日影表當在十九日壬午而會元
歷乃在二十日癸未請將修內倫所掌銅表圭降付太
史局測驗從之 丙戌金詔諸職官以贓污不職被罪
以廉能獲升者令隨路京府州縣列其姓名揭之公署
以示懲勸 十二月戊戌帝朝重華宮 金判定武軍
節度使鄭王永蹈以謀反伏誅初崔溫郭諫馬太初與
永蹈家奴畢慶壽私說識記災祥慶壽以告永蹈諫頗
能相人永蹈乃召之相已及妻子皆大貴不與諸王比
復召溫太初論識記天象溫曰丑年有兵災屬免命者
來年春當收兵得位諫曰昨見赤氣犯紫微白虹貫月

皆主丑後寅前兵戈僭亂事永蹈淡信其說乃陰結內
侍鄭兩免伺金主起居以溫爲謀主諫太初往來游說
河南統軍使布薩揆舊作僕傲 尙永蹈妹韓國公主永
蹈謀取河南軍以爲助與妹澤國公主長樂謀使駙馬
都尉富察都舊作蒲刺 致書於揆且先請婚以觀其意
揆拒不許結婚使者不敢復言不軌事永蹈家奴董壽
諫不聽以語同輩遷嘉努舊作千家 遷嘉努上變永蹈
時在京師詔完顏守貞等鞫問連引甚眾久不能決金
主怒召守貞等問狀爪勒佳清臣奏曰事貴速絕以安
人心於是賜永蹈及妃卞王二子安春阿遜公主常樂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五十三

十一

自盡富察都崔溫郭諫馬太初等皆棄市布薩揆雖不
聞問亦坐除名董壽免死隸監籍遷嘉努賞錢二千貫
特遷五官雜班叙使增置諸王府司馬一人監察門戶
出入自是諸王制阻防禁愈密矣 金主命有司以鄭
王財產分賜諸王澤國公主財物分賜諸公主戶部郎
中李敬義言恐因之生事金主又欲以董壽爲官監籍
都勾管竝下尙書省議完顏守貞奏陛下欲以永蹈等
家產分賜懿親恩命已出恐不可改今已減諸王弓矢
府尉伺其出入臣以爲賜之無害如董壽罪人也釋之
已幸不宜更加爵賞金主從之 壬寅右司諫章穎以

地震請罷葛邲疏十餘上不報 庚戌判隆興府衛國公趙雄卒後謚文定 甲寅金冊長白山之神為開天宏聖帝 以朱熹為湖南安撫知潭州使者自金還言金人問朱先生安在故有是命 是歲金大有年邢洺漢冀河北十六穆昆之地野蠶成繭

紹熙五年金明目春正月癸亥朔帝御大慶殿受羣臣朝遂朝重華宮次詣慈福宮行慶壽禮 乙丑金昭容李氏進位淑妃追贈其祖父官妃兄喜兒舊嘗為盜與弟鐵哥皆擢顯近勢傾朝野射利競進之徒爭趨走其門 己巳金尙書省進區田法詔其地務從民便又言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三

三

遣官勸農之擾命提刑司禁止之 癸酉壽皇不豫 乙亥金以希尹始製女直字詔加封贈依舊額立廟蓋屋例祠於上京春秋致祭 丙子大理寺奏獄空 癸未右丞相葛邲罷邲為相專守祖宗法度薦進人才博采士論惟恐其人間之 丁酉金詔購求崇文總目內所闕書籍 金初定長吏勸課能否賞罰格 二月乙未趙汝愚余端禮以奏除西帥不行居家待罪戊戌以荆鄂諸軍都統制張詔為興州諸軍都統制 癸丑金命宣徽使伊喇敏等相視北邊營屯經畫長久之計 三月壬申金初定錢禁 乙亥合利州東西為一路

庚辰金初定日月風雨雷師常祀 戊子金置宏文院譯寫經書 夏四月壽皇疾浸棘羣臣數請帝問疾重華官皆不報甲午帝與皇后如玉津園兵部尙書羅點請先過重華宮且曰陛下為壽皇子四十餘年無一問言止緣初郊違豫壽皇嘗至南內督過左右之人自此譏間遂生憂疑以臣觀之壽皇與天下相忘久矣今大臣同心輔政百執事奉法循理宗室戚里三軍百姓皆無貳志設有離間誅之不疑乃若淡居不出久虧子道厥口謗譏禍患將伦不可以不慮帝曰卿等可為朕調護之侍講黃裳對曰父子之親何俟調護點曰陛下一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三

三

出即當釋然帝猶未許點乃率講官言之帝曰朕心未嘗不思壽皇點曰陛下久闕定省雖有此言何以自白起居舍人彭龜年連上三疏請對不報屬帝視朝龜年離班伏地扣額血流漬鬢帝曰素知卿忠直欲何言龜年言今日無大于過官余端禮因曰扣額龍墀曲致忠懇臣子至此豈得已耶帝曰知之然猶不往 丙申太師致仕魏國公史浩薨年八十九追封會稽郡王謚文惠浩喜薦人才嘗擬陳之茂進職與郡壽皇知之茂嘗毀浩曰卿豈以德報怨耶浩曰臣不知有怨若以為怨而以德報之是有心也莫濟狀王十朋行事詆浩尤甚

浩薦濟寧內制壽皇曰濟非議卿者乎浩曰臣不敢以
私害公遂除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待之如初蓋其寬
厚類此 己亥朝獻於景靈宮 壬寅以不雨命決繫
囚釋杖以下 甲辰侍從入對請朝重華宮己酉大學
生陳肖說等以帝未朝移書大臣事問帝將以癸丑朝
至期丞相以下入官門俟日昃帝復辭以疾於是羣臣
請罷黜待罪者百餘人詔不許 乙卯金主幸景明宮
御史中丞董師中侍御史賈鉉路鐸等各上疏極諫金
主不說遣人諭之曰卿等所言非無可取然亦有失君
臣之義者其戒之 丙辰侍讀黃裳祕書少監孫逢吉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三

古

等再上疏請朝重華丁巳起居郎兼中書舍人陳傅良
請以親王執政或近上宗戚一人充重華宮使臺諫交
章劾內侍陳源楊舜卿林億年離間之罪請逐之 五
月辛酉朔辰州徭賊寇過 壽皇疾大漸欲一見帝數
顧視左右陳傅良以帝不往重華宮乃繳上告教出城
待罪戊辰甯正等率宰執進見帝拂衣起正引帝裾諫
羅點進曰壽皇疾勢已危不及今一見後悔何及羣臣
隨帝入至福寧殿內侍闔門恸哭而出越二日正等
以所請不從求退帝令知閣門事韓侂胄傳旨云宰執
竝出正等俱出浙江亭待罪壽皇聞之憂甚侂胄奏曰

昨傳旨令宰執出殿門乃出都門請自往宣押入城於
是正及趙汝愚等復還第明日帝召羅點入對點言前
日迫切獻忠舉措失體陛下赦而不誅然引裾亦故事
也帝曰引裾可也何得輒入官禁乎點引辛毘事以謝
且言壽皇止有一子既付神器惟恐見之不速耳甲申
從官及彭龜年黃裳沈有開奏請令嘉王詣重華宮問
疾許之王至宮壽皇爲之感動 戊子金以桓撫二州
旱遣使禱於縉山 六月戊戌夜壽皇聖帝崩年六十
八遣詔改重華宮爲慈福宮建壽成皇后殿於宮後以
便定省以宮錢百萬緡賜內外軍是夕重華宮內侍計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三

五

於宰執私第趙汝愚恐帝疑或不出視朝持其劄不上
翌日帝視朝汝愚以間因請詣重華宮成禮帝許之至
日昃不出大宗正丞李大性上疏言今日之事顛倒外
逆況金使祭食當引見於北宮素惟不知是時猶可以
不出乎檀弓曰成人有兄死不爲衰者聞子臯將爲成
宰遂爲衰成人曰兄則死而子臯爲之衰蓋言成人畏
子臯之來方爲制服其服乃子臯爲之非爲兄也若陛
下必待使來然後執喪則恐貽譏中外豈特如成人而
已哉 辛丑丞相率百官拜表請就喪次成服壬寅壽
皇大斂嘉王復入奏詔俟 愈過宮成禮甯正與趙汝

愚議介少傅吳琚請壽聖皇太后垂簾暫王喪事太后不許正等附奏云臣等連日造南內請對不獲累上疏不得報今當率百官恭請若皇帝不出百官相與慟哭於宮門恐人心騷動為社稷憂請依唐肅宗故事羣臣發喪太極殿皇帝成服禁中然喪不可以無主祝文稱孝子嗣皇帝宰臣不敢代行太皇太后壽皇之母也請代行祭奠禮太后許之是日白氣亘天 乙巳尊壽皇太后為太皇太后壽成皇后為皇太后 丁未葉適言於留正曰帝疾而不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令嘉王長若預建參決則疑謗釋矣正從之率宰執入奏曰皇子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三 六

嘉王仁孝夙成宜早正儲位以安人心不報越六日又請帝批云甚好明日宰執同擬旨以進乞帝親批付學士院降詔是夕御劄付丞相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閑正得之大懼 是月金主獵於呼圖里巴山舊俗胡土行拜天禮曲赦西北路遂如秋山 秋七月辛酉留正因朝臨伴仆於庭即出國門上表請老且云願陛下速回淵鑒追悟前非漸收人心庶保國祚初正始議帝以疾未克主喪宜立皇太子監國若未倦勤當復明辟設議內禪太子可即位而趙汝愚請以太皇后太后旨禪位嘉王正謂建儲詔未下遽及此它日必難處與汝愚異

遂以肩輿五鼓遁甲子太皇太后詔嘉王擴成服即位尊帝為太上皇帝皇后為太上皇后時留正既去人心益搖會帝臨朝忽仆於地趙汝愚憂危不知所出徐誼以書譙汝愚曰自古人臣為忠則忠為姦則姦忠姦雜而能濟者未之有也公內雖心惕外欲坐觀非雜之謂歟國家安危在此一舉汝愚問策安出誼曰此大事非太皇太后命不可知問門事韓侂胄與同里蔡必勝同在閤門可因必勝招之侂胄至汝愚以內禪議遣侂胄請於太皇太后侂胄因所善內侍張宗尹以奏兩日不獲命遂巡將退內侍關禮見而問之侂胄具述汝愚意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三 七

禮令少候入見太皇太后而泣問其故禮對曰聖人讀書萬卷亦嘗見有如此時而保無亂者乎太皇太后曰此非汝所知禮曰此事人人知之今丞相已出所賴者趙知院旦夕亦去矣言與淚俱下太皇太后驚曰知院同姓事體與它人異乃欲去乎禮曰知院未去非但以同姓故以太皇太后為可恃耳今定大計而不獲命勢不得不去去將如天下何願聖人三思太皇太后問侂胄安在禮曰已畱其俟命太皇太后曰事順則可命諭好為之禮報侂胄且云來早太皇太后於壽皇梓宮前垂簾引對侂胄復命曰已向夕汝愚始以其事語陳駭

余端禮亟命殿帥郭杲等夜以兵分衛南北內關禮使
傳昌期密製黃袍是日嘉王謁告不入臨時將禪祭汝
愚曰禪祭重事主不可不出翌日羣臣入王亦入四朝
見問錄云召嘉王暨吳興入憲聖大憫不能聲先諭吳
興曰外議皆謂立爾我思量萬事當從長嘉王長也且
且教它做它做了爾卻做自有祖宗例吳興色變拜而
出按見問錄所謂吳興即魏王愷之子柄時封許國公
後乃封吳興郡王即沂王也當日嘉王問疾重華已繫
中外之心何至外議皆謂立柄太皇太后何故並召且
論以遞相傳位之意此必傳聞之誤見問錄汝愚率百官
詣梓宮前太皇太后垂簾汝愚率同列言曰皇帝疾未
能執喪臣等乞立皇子嘉王為太子以係人心皇帝批
出有甚好二字繼有念欲退閑之旨取太皇太后處分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三 六

天子當以安社稷定國家為孝今中外人人憂亂萬一
變生置太上皇何地朕扶皇子入素幄被黃袍方卻立
未坐汝愚率同列再拜皇子詣几筵殿哭盡哀須臾立
仗訖催百官班皇子衰服出就重華殿東廡素幄立內
侍扶掖登御座百官起居訖行禪祭禮命舜卿往南內
請八寶初猶新與舜卿傳奏皇太子即位乃出寶與之
汝愚即喪次召還留正尋詔秋暑上皇未須移御即寢
殿為泰安宮以奉上皇中外晏然 乙丑太皇太后命
立崇國夫人韓氏為皇后后琦六世孫也被選入宮能
順適兩宮意遂歸嘉王邸至是立為后 丙寅大赦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三 九

丁卯侍御史張叔樞劾留正擅去相位徙叔樞為吏部
侍郎 戊辰詔求直言校書郎蔡幼學奏陛下欲盡為
君之道其要有三事親任賢寬民而其本莫先於講學
比年小人謀傾君子為安靜和平之說以排之故大臣
當興治而以生事自疑近臣當效忠而以忤旨擯棄其
極至於九重淡拱而羣臣盡廢多士盈庭而一籌不吐
自非聖學日新求賢如不及何以倫天下之才帝稱善
庚午詔祕閣修撰知潭州朱熹詣闕 復召留正赴
都堂視事正既去帝即位以為大行攢宮總護使入謝
復出城太皇太后復命速宣押趙汝愚復以為請帝手

札遣使召正還 趙汝愚首裁抑僥倖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望治乙亥以汝愚為右丞相陳騷知樞密院事余端禮參知政事汝愚辭不拜曰同姓之卿不幸處君臣之變敢言功乎 戊寅加殿前都指揮使郭杲為武康軍節度使 辛巳以趙汝愚為樞密使 壬午以知閣門事韓侂胄為汝州防禦使初侂胄欲推定策功意望節鉞趙汝愚曰吾宗臣汝外戚也何可以言功惟爪牙之臣則當推賞乃加杲節鉞但遷侂胄宜州觀察使侂胄大失望然以傳導詔旨浸見親幸知臨安府徐誼告汝愚曰侂胄異時必為國患宜飽其欲而遠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五十三

二十

之不聽汝愚欲推葉適之功適辭曰國危效忠職也適何功之有及間侂胄觐望與知閣門劉弼言於汝愚曰侂胄所望不過節鉞宜與之不從適曰禍自此始矣遂力求補外 侍御史章穎等劾內侍林億年陳源楊舜卿詔億年源與外祠舜卿與內祠 甲申以兵部尚書羅點簽書樞密院事 戊子罷楊舜卿內祠林億年常州居住陳源撫州居住 八月辛卯初御行宮優殿聽政 癸巳除知潭州朱熹為煥章閣待制兼侍講先是黃裳為嘉王副翊善上皇諭之曰嘉王進學皆卿之功裳謝曰若欲進德修業追跡古先哲王須天下第一等

人上皇問為誰裳以熹對彭龜年為嘉王府直講因講經義告王曰此朱熹說也王善之至是趙汝愚首薦熹遂召入經筵熹在道問泰安朝禮尚缺近習已有用事者即具奏云陛下嗣位之初方將一新庶政所宜愛惜名器若使侍門一開其弊不可復塞至於博延儒臣專意講學必求所以淡得親歡者為建極導民之本思所以大振朝綱者為防微慮遠之圖不報 甲午增置講讀官以給事中黃裳中書舍人陳傅良彭龜年為之 丁酉以生日為天祐節尋改曰瑞慶 壬寅詔經筵講官開陳經旨救正闕失 進封皇弟許國公柄為徐國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五十三

三

公 辛亥金王還都 金王謂宰執曰應奉王庭筠朕欲以詔誥委之其人才亦豈易得聞文士多如庭筠者不論其文願以行止為書大抵讀書人多口頰或相黨脅東漢之士與官者分朋固無足怪如唐牛僧孺李德裕宋司馬光王安石均為儒者而互相排毀何耶遂遷庭筠為翰林修撰 壬子金河決陽武故隄灌封邱而東尚書省奏都水監官見水勢趨南不預經畫詔王汝嘉等各削官兩階杖七十能之命參知政事馮琪往視仍許優宜從事河自元符二年東流斷絕北流合御河至清州入海頗為通利南渡後地入於金河始離濬州

故道時有決溢至是河決陽武由封邱東注梁山濼分
為二派北派由北清河入海南派由南清河入淮汝
之間河流遂絕 丙辰內批罷左丞相留正以趙汝愚
為右丞相初正言陛下勉徇羣情以登大寶當遇事從
簡示天下以不得已之意實非頒爵之時時韓侂胄浸
謀預政數詣部堂正使省吏諭之曰此非知閣日往來
之地侂胄怒而退會正與汝愚議攢官不合侂胄因問
之於帝遂以手詔罷正出知建康府正謹法度憎名器
汝愚本倚正共事怒侂胄不以告及來謁辭不見侂胄
慙忿羅點謂汝愚曰公誤矣汝愚悟乃見之侂胄終不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三 三

懌 朱熹辭新命不許入對首言乃者太皇太后躬定
大策陛下寅紹丕圖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
今三月矣或反不能無疑於逆順之際竊為陛下憂之
猶有可諉者亦曰陛下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
嘗忘思親之心此則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
充未嘗求位之心以盡負罪引慝之誠充未嘗忘親之
心以致溫清定省之理始終不越乎此而大倫可正大
本可立矣時趙彥逾按視壽皇山陵以為土肉淺薄下
有水石孫逢吉覆按請別求吉兆詔集議熹上議言壽
皇聖德衣冠之藏當博求名山不宜偏信臺史委之水

泉沙礫之中不報 丁巳金賜從幸山後親軍銀絹有
差 九月庚午簽書樞密院事羅點卒點孝友端介不
為矯激崖異之行或謂天下事非才不辦點曰當論其
心心苟不正才雖過人何取哉時給事中黃裳亦卒趙
汝愚泣謂帝曰黃裳羅點相繼淪謝二臣不幸天下之
不幸也 辛未合祭天地於明堂大赦 壬申以刑部
尚書京鏜簽書樞密院事初帝欲除鏜帥蜀趙汝愚謂
人曰鏜望輕資淺豈可當此方面鏜憾之韓侂胄乃引
以自助 冬十月己丑右諫議大夫張叔椿再劾留正
擅去相位詔落正觀文殿大學士 庚寅夏泰安宮為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三 三

壽康宮 金遣戶部員外郎何格賑河決被災人戶
癸巳雷乙未詔以陰陽謬整雷電非時臺諫侍從各疏
朝政闕失以聞甲辰以朱熹言趣後省看詳應詔封事
庚子以久雨命決繫囚釋杖以下 辛丑雅州蠻寇
邊土丁拒退之尋出降 乙巳上大行皇帝謚廟號孝
宗 丙午復以朱熹奏御瑞慶節賀表 庚戌改上安
穆皇后謚曰成穆安恭謚曰成恭 金故尚書左丞張
汝弼妻高陀幹以逆謀伏誅汝弼與鎬王永中甥舅也
陰相為黨金主即位高陀幹每以邪言怵王永中覲非望
書永中母元妃張氏像奉之甚謹挾左道為永中祈福

事覺有司鞠治陀幹伏誅詞連汝弼金主以枉汝弼死後得免削奪 是月建福寧殿 韓侂胄日夜謀去趙汝愚知閤門事劉攽亦以不得預內禪心懷不平因謂侂胄曰趙相欲專大功君豈惟不得節鉞將恐不免嶺海之行侂胄愕然因問計攽曰惟有用臺諫耳侂胄問若何而可攽曰御筆批出是也侂胄然之遂以內批拜給事中謝深甫為御史中丞會汝愚請令近臣薦御史侂胄密以其黨劉德秀屬深甫遂以內批除監察御史朱熹憂其害政每因進對為帝切言之又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同劾侂胄會龜年充金人弔祭館伴使熹復貽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五十三 語

書汝愚當以厚賞酬侂胄之勞勿使預政汝愚為人疏謂其易制不以為慮右正言黃度將上疏論侂胄之姦侂胄覺之以御筆出度知平江府度言蔡京擅權天下所由以亂今侂胄假御筆逐諫臣使俯首去不得效一言非國之幸也固辭奉祠歸養 閏月庚申以孝宗將祔廟議宗廟迭毀之制孫逢吉曹三復首請併祀僖宣二祖奉太祖居第一室祫祭則正東向之位詔集議僖順翼宣四祖祧主宜有所歸自太祖首尊四祖之廟治平間議者以世數寢遠請遷僖祖於夾室後王安石等言僖祖有廟與稷契無異請復其舊趙汝愚不以祀僖

祖為然侍從多從其說吏部尚書鄭僑欲但祧宣祖而祔孝宗侍講朱熹以為藏之夾室則是以祖宗之主下藏於子孫之夾室又擬為廟制以為物豈有無本而生者汝愚不從乃祧僖宣二祖更創別廟以奉四祖 戊寅內批罷煥章閣待制兼侍講朱熹熹每進講務積誠意以感動帝心以平日所論著敷陳開析坦然明白可舉而行講畢有可以開益帝聽者罄竭無隱帝亦虛心嘉納焉至是以黃度之去因講畢疏奏極言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巨移易臺諫皆出陛下之獨斷中外咸謂左右或竊其柄臣恐主威下移求治反亂矣疏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五十三 語

下韓侂胄大怒使優人裝冠擲袖象大儒戲於帝前因乘間言熹迂濶不可用帝方倚任侂胄乃出御批云憫卿者艾恐難立講已除卿官觀趙汝愚袖御筆見帝且諫且拜不省汝愚因求罷政不許越二日侂胄使其黨封內批付熹熹附奏謝遂行中書舍人陳傅良封還錄黃起居郎劉光祖起居舍人鄧驛御史吳獵吏部侍郎孫逢吉知登聞鼓院游仲鴻交章留熹皆不報傅良光祖亦坐罷工部侍郎黃艾因侍講問逐熹之驟帝曰始除熹經筵目今乃事事欲與問艾力辨其故帝不聽彭龜年言始臣約熹同論侂胄熹罷臣宜併斥不報侂胄

銜之游仲鴻上疏曰陛下宅憂之時御批數出不由中書前日宰相留正去之不以禮諫官黃度去之不以正講官朱熹復去之不以道自古未有舍宰相諫官講官而能自為聰明者也願急還熹母使小人得志以養成禍亂王介上疏言陛下即位未三月策免宰相遷移臺諫悉出內批非治世事也崇寧大觀間事出內批遂成北狩之禍杜衍為相常積內降十數封還今宰相不敢封納臺諫不敢彈奏此豈可久之道乎 金主問輔臣曰孔子廟諸處何如完顏守貞曰諸縣見議建立金主因曰僧徒修飾宇像甚嚴道流次之惟儒者修孔子廟續資治通鑑卷一百五十三 三

最為減裂守貞曰儒者不能長居學校非若僧道處處寺觀金主曰僧道以佛老營利故務在莊嚴閱侈起人敬奉布施非所以為觀美也 壬午詔改明年為慶元元年 金參知政事馬琪自行省回具奏河防利害丙戌以翰林待制鄂屯舊倫與屯今改忠孝權戶部侍郎太府少監溫仿權工部侍郎行戶工部事修治河防 十一月丙午帝自重華宮還大內 庚戌以韓侂胄兼樞密都承旨初詔侂胄可特遷二官侂胄覲節鉞意不滿力辭乃止遷一官為宣州觀察使怨趙汝愚益深至是特遷都承旨 詔行孝宗皇帝三年喪先是有司請于易

月之外用漆紗淺黃之制時朱熹在講筵言自漢文短喪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為父且然則嫡孫承重可知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釐正壽皇聖帝至性以日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用大布所宜著在方策為萬世法程陛下以世德承大統承重之服著在禮律宜遵壽皇已行之法一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使壽皇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竊痛之然既往之事不及追改啟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至是詔遵用三年之制中外百官皆以涼衫視事用熹言也 升明州為慶元府 乙卯權攢哲文續資治通鑑卷一百五十三 三

神武成孝皇帝於永阜陵 十二月丁巳朔禁民間妄言宮禁事 辛酉金平章政事完顏守貞罷守貞讀書通法律明習故事時金有國七十年禮樂政刑因遼宋舊制雜亂無貫金主欲更定修正為一代法其儀式條約多守貞裁定故明昌之治號稱清明又喜推轂士類接援後進金主疑其有黨又為胥持國所間遂出知濟南府仍命即辭前舉守貞者董師中路鐸等皆補外徐氏後編以守貞之罷為六年今從金史本紀作五年事以知大興府尼龐古鑑為參知政事 乙丑吏部侍郎兼侍講彭龜年見韓侂胄用事權勢重於宰相上疏條奏其姦謂進退大臣更易

言官皆初政最關大體今大臣或不能知而侂冑知之假託取勢竊弄威福不去必為後患帝覽奏駭曰侂冑朕託以肺腑信而不疑不謂如此龜年又言陛下逐朱熹太暴故欲陛下亦亟去此小人毋使天下謂陛下去君子易去小人難於是龜年侂冑俱請祠帝欲兩罷其職陳騫進曰以閤門去經筵何以示天下既而內批龜年與郗侂冑進一官與在京官觀給事中林大中同中書舍人樓鑰繳奏曰陛下眷禮僚舊一旦罷飛延問無虛日不三數月間或死或斥賴龜年一人尚留今又去之四方謂其以盡言得罪恐傷政體且一去一留恩意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三

天

不侔去者日遠不復侍左右留者內祠則召見無時請留龜年講筵而命侂冑以外任則事體適平人無可言者上批龜年已為優異侂冑本無過尤可竝書行大中復同鑰奏龜年除職與郡以為優異則侂冑之轉承宣使非優異乎若謂侂冑本無過尤則龜年論事實出於愛君之忱豈得為過龜年既已決出侂冑難於獨留宜畀外任或外祠以慰公議不聽由是侂冑愈橫 御史中丞謝深甫劾陳傅良罷之 丁卯金兌被黃河水災今年秋稅 戊辰以陳康伯配享孝宗廟庭 己巳知樞密院事陳騫罷庚午以余端禮知樞密院事京鎰參

知政事吏部尚書鄭僑同知樞密院事陳騫與趙汝愚素不協未嘗同堂語及爭彭龜年事韓侂冑語人曰彭侍郎不貪好官固也元樞亦欲為好人耶故罷之而引京鎰居政府以間汝愚汝愚孤立於朝帝亦無所倚信辛未監察御史劉德秀劾起居舍人劉光祖罷之

以工部尚書趙彥逾為四川制置使彥逾自以有功於帝室冀趙汝愚引居政府及除蜀帥大怒遂與韓侂冑合因陛辭疏廷臣姓名於帝指為汝愚之黨且曰老奴今去不憚為陛下言之由是帝亦疑汝愚 癸酉上孝宗廟樂曰大倫之樂 甲戌耐孝宗神主於太廟戊寅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三

天

封太保郭師禹為永寧郡王師禹成穆皇后之弟也辛巳金減修內司備營造軍千人都城所五百人 癸未金敕尚書省自今獻靈芝嘉禾者賞之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三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四

顯宗皇帝諱德壽字元休景陵人父景宗母元德

宋紀一百五十四 起崩蒙正二月凡三年

寧宗法天備道純德茂功仁文哲武聖睿恭孝皇帝

諱擴光宗第二子母曰慈懿皇后李氏先宗為

道四年十月丙午生帝于庭以手承之已而有娠乾

淳熙五年十月封英王公七年二月初就傅十二

月先宗受禪三月進封嘉王

慶元元年六月 正月丁巳朔兩淮租稅旋屬台嚴

湖三州貧民身丁折帛錢一年 辛卯金敕有司給天

水郡公家屬田宅 壬辰金主如春水 壬寅黎州蠻

續資治通鑑卷一百五十四 一

寇安靜寨義勇軍正將楊師傑及將佐王全等戰卻之

尋以師傑充成都府路兵馬都監 辛亥金諭參知政

事胥持國日河上役夫聚居恐生疾疫可虞醫護視之

二月丁巳朔詔兩淮諸州勸民耕墾荒田政異兩朝綱目備要

已未金始祭高禩 壬戌詔嗣秀王伯圭贊拜不名

庚午金主還都 丁丑金京師地震大雨雹晝晦震

應天門石鳴尾 戊寅右丞相趙汝愚罷初韓侂胄欲

逐汝愚而難其名京鏗曰彼宗姓也誣以謀危社稷則

一網打盡矣侂胄然之以秘書監李沐有怨於汝愚引

為右正言使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於社稷汝

愚出浙江亭待罪遂以觀文殿大學士出知福州 甲

申謝漢甫等論汝愚冒居相位今既罷免不當加以書

殿隆名帥藩重寄乃命提舉洞霄宮直學士院鄭澐草

制有云頃我家之多難賴碩輔之精忠持危定傾安社

稷以為悅任公竭節利國家無不為坐無貶詞亦免官

兵部侍郎章穎侍經幃帝曰諫官有言趙汝愚者卿等

謂何同列漫無可否穎言天地變遷人情危疑加以敵

人媿侮國勢未安未可輕退大臣願降詔宣諭汝愚毋

聽其去穎遂以汝愚黨罷國子祭酒李祥言去歲壽皇

續資治通鑑卷一百五十四 二

崩兩官隔絕中外洵洵留正棄宰相而去官僚幾欲解

轍居器無主國命如髮汝愚不畏滅族決策立陛下風

塵不搖天下復安社稷之臣也奈何無念功至意使精

忠臣節佛鬱黯闇何以示後世知臨安府徐誼素為汝

愚所器凡有政務多咨訪之誼隨事裨助不避形迹又

嘗勸汝愚早退及預防侂胄之姦侂胄尤怨之及是與

國子博士楊簡亦抗論留汝愚李沐劾為黨皆斥之時

余端禮在樞府與汝愚同心輔政汝愚嘗曰士論未一

非余處恭不能任及汝愚被逐端禮不能救但長吁而

已處恭端禮字也 三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甲午金

以翰林直學士富珠哩子元舊倫字元今改為右司諫監

察御史田仲禮為左拾遺翰林修撰布薩額爾克舊倫僕

詠可兼右拾遺諭曰國家設置諫官非取虛名蓋責實

效庶幾有所裨益卿等皆朝廷選擢宜直言無隱路鐸

左遷本以它罪卿等勿以被責遂畏避不敢言 癸丑

詔侍從臺諫兩省集議江南沿江諸州行鐵錢利害

夏四月丁巳太府寺丞呂祖儉上封事曰陛下初政清

明登用忠良然曾未踰時朱熹老儒也彭龜年舊學也

有所論列則亟許之去至於李祥老成篤實非有偏比

蓋獄聽所共孚者今又終於斥逐臣恐自是天下有當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五十四 三

言之事必將相視以為戒鉗口結舌之風一成而未易

反是豈國家之利耶又曰今之能言之士其所難非在

於得罪君父而在忤意權勢姑以臣所知者言之難莫

難于論災異然言之而不諱者以其事不關於權勢也

若乃御筆之降廟堂不敢重違臺諫不敢淡論給舍不

敢固執蓋以其事關貴倖漢慮乘間激發而重得罪也

故凡勸導人主事從中出者蓋欲假人主之聲勢以漸

竊威權耳比者聞之道路左右督御于黜陟廢置之際

間得聞者車馬輻輳其門如市恃權怙寵搆外庭臣

恐事勢浸淫政歸倖門凡所薦進皆其所私凡所傾陷

皆其所惡豈但側目憚畏莫敢指言而阿比順從內外

表裏之患必將形見臣因李祥獲罪而淡言及此者是

豈矯激自取罪戾哉實以士氣頹靡之中稍忤權臣則

去不旋踵私憂過計淡慮陛下之勢孤而相與維持宗

社者浸寡也疏既上命安置韶州致異兩朝綱目備要

元黨禁祖儉疏以四月二日三四日始有韶州之命書

行則在五日日丁巳乃月之三日也宋史本紀亦倫丁巳

今從中書舍人鄧驥奏祖儉不當罪遣會樓鑰進讀

呂公著元祐初所上十事因進曰如公著社稷臣猶將

十世宥之祖儉乃其孫也今投之嶺外萬一即死陛下

有殺言官之名臣竊惜之帝問祖儉所言何事人始知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五十四 四

韶州之貶不出上意韓侂胄謂人曰復有救祖儉者當

處以新州侂乃不敢言或謂侂胄曰自趙丞相去天下

已切齒今又投祖儉瘴鄉不幸或死則怨益重曷若少

徙內地侂胄後亦悟改送吉州 己未以余端禮為右

丞相鄭僑參知政事京銓知樞密院事謝深甫簽書樞

密院事 庚申太學生楊宏中周端朝張道林仲麟致

慶元黨禁徐仲麟 蔣傅徐範六人上書曰自古國家

禍亂之由初非一端惟小人中傷君子其禍尤慘黨錮

弊漢明黨亂唐大率由此元祐以來耶正交攻卒成靖

康之變近者諫官李沐論罷趙汝愚中外咨憤而沐以

爲父老歡呼蒙蔽天聽一至於此陛下獨不念去歲之事乎人情驚疑變在朝夕假非汝愚出死力定大議雖有百李沐罔知攸濟當國家多難汝愚位樞府本兵柄指揮操縱何向不可不以此時爲利今上下安妥乃有異意乎章穎李祥楊簡發於中激力辯其非卽遭逐斥六館之士拂膺憤怨李沐自知邪正不兩立思欲盡覆正人以復其私於是託朋黨以罔陛下之聽臣恐君子小人消長之機于此一判則靖康已然之驗何堪再見於今日耶願陛下念汝愚之忠勤察祥簡之非黨灼李沐之回邪竄沐以謝天下還祥等以收士心疏上詔宏續資治通鑑卷一百五十四 五

送貶所未幾輿罷出知泉州 癸亥金敕有司以增修曲阜宣聖王廟畢賜衍聖公以下三獻法服及登歌樂一部仍送太常舊工往教孔氏子弟以備祭禮 甲子金以尚書左丞烏凌阿愿爲平章政事右丞瓜勒佳衡爲尚書左丞 戊寅金以修河防畢工參知政事胥持國等進階賜銀幣有差 庚辰金以右丞相瓜勒佳清臣爲左丞相監修國史封密國公樞密使襄爲右丞相封任國公遷胥持國爲尚書右丞持國與李淑如表裏堯擅朝政士之好利躁進者爭趨走其門四方爲之語曰經童倫相監婢爲妃 五月乙未金判平陽府事鎬續資治通鑑卷一百五十四 六

王永中賜死并其二子璋瑒初傅尉希望風旨過爲苛細永中自以世宗長子且老矣動有掣制情思鬱鬱乃表乞閒居不許及鄭王永蹈以謀逆誅增置諸王司馬球獵游宴皆有制限家人出入多禁防之河東提刑判官巴哩哈舊倫把里海今改坐私謁永中杖一百解職同知西京畱守費摩克斯舊倫裴滿可孫今改坐受永中請托免先是永中舅張汝瀾妻高陀幹以詛咒誅金主疑事在永中未得第二子璋所撰詞曲有不遜語家奴德格舊倫德哥今改首

永中嘗與侍妾瑞雪言我得天下子為大王以爾為妃
詔遣官覆按再遣禮部尚書張擘兵部尚書烏庫哩慶
裔覆之金主謂宰臣曰錦王祇以語言得罪與未蹈罪
異馬琪曰罪狀雖異人臣無將則一也金主又曰王何
故輒出此言瓜勒佳清臣曰素有妄想故也遂令百官
雜議請論如律詔賜永中死鄂蘭哈璋瑑等皆棄市永
中妻子威州安置 戊戌詔戒百官朋比 丙午詔諸
路提舉司置廣惠倉 庚戌金命瓜勒佳清臣行省於
臨潢府 六月丙辰金右諫議大夫賈守謙右拾遺布
薩額爾克舊倫僕散坐議錦王永中事奏對不實削官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四

七

二階罷之御史中丞孫即康右補闕蒙古呼喇舊倫蒙括胡剌
今右拾遺田仲禮並罰金 丁巳復置正觀文殿大學
士充醴泉觀使 韓侂胄用事士大夫素為清議所擯
者教以凡與為異者皆道學之人疏姓名授之俾以次
斥革或又言道學何罪當名曰偽學善類自皆不安由
是有偽學之目右正言劉德秀上言邪正之辨無過真
與偽而已彼口道先生之言行如市人所不為在興
王之所必斥也晉孝宗銳意恢復首務核實凡言行相
違者未嘗不深知其姦臣願陛下以孝宗為法考核真
偽以辨邪正詔下其章由是博士孫元卿袁燮國子正

陳武皆罷司業汪逵入劄子辨之德秀以逵為狂言亦
被斥 己未復置臺諫言事簿 丙寅金以樞密副使
唐古貢舊倫唐括為樞密使 庚午詔三衙江上諸軍
主帥將佐初除舉自代一人歲舉所知三人 癸酉以
韓侂胄為保寧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 秋七月丁酉
御史中丞何澹言頃歲有為專門之學者以私淑諸人
為己任非不善也及其久也有從而附和之者有從而
詆毀之者有畏而不敢竊議者附和之者則曰此致知
格物精義入神之學而古聖賢之功用在是也一人倡
之千百人和之幸其學之顯行則不問其人之賢否兼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四

八

收而並蓄之以為此皆賢人也皆善類也皆知趨向者
也詆毀之者則曰其說空虛而無補於實用其行矯偽
而不近於人情一人其門而假借其聲勢小可以得名
譽大可以得爵祿今日官學之捷徑無以易此畏之而
無敢竊議者則曰利其學者日煩而護其局者甚眾言
一出口禍且及身獨不見某人乎因言其學而棄置矣
又不見某人乎因論其人而擯斥矣彼欲以此箝人之
口莫若置而不問臣嘗平心而論以為附和者或流而
為偽詆毀者或失其為真或畏之而無敢竊議則真偽
舉無所別矣是非何自而定乎有人於此行乎闔門達

乎鄉黨其踐履可觀而不爲偽行其學術有用而不爲空言其見于事也正直而不私廉潔而無玷既不矯激以爲異亦不詭隨以爲同則真聖賢之道學也豈不可尊尚哉苟其學術之空虛而假此以蓋其短拙踐履之不篤而僭此以文其姦詐或者又憑藉乎此以沽名譽而釣齋祿甚者屠沽賊穢士論之不齒而資緣假托以僭重則爲此學之玷累爾及人之竊議則不知自反又羣起而攻之曰彼其不樂道學也彼其好傷善類也彼此是非紛呶不已則爲漢甘陵唐牛李國家將受其害可不慮哉臣聞紹興間諫臣陳公輔嘗言程頤王安石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四

九

之學皆有尙同之弊高宗皇帝親灑宸翰有曰學者當以孔孟爲師臣願陛下以高宗之言風厲天下使天下皆師孔孟有志於學者不必自相標榜使眾人得而指目亦不必以同門之故更相庇護是者從其爲是非者從其爲非朝廷亦惟是之從惟善之取而無彼此同異之說聽言而觀行因名而察實錄其真而去其僞則人知勉勵而無敢飾詐以求售矣士風純而國是定將必由此帝是之詔勝於朝堂既而吏部郎官糜師旦復請考核真僞遷左司員外郎又有張貴模者指論太極圖亦被賞擢澹復上疏言朝廷之臣孰知其邪迹然亦不

敢白發以招報復之禍望明詔大臣去其所當去者

詔趙汝愚以觀文殿大學士罷祠 八月己巳詔內外

諸軍主帥條奏武備邊防之策 九月壬午朔調臨安

府水災貧民賦 甲申金冊靜寧山神爲鎮安公呼圖

里巴舊倫忽土山神爲瑞聖公 乙酉以久雨決繫囚

丙戌金以知河間府事伊喇仲方舊倫移刺爲御史

大夫 辛卯金主如秋山冬十月丙辰還都 乙丑陞

秀州爲嘉興府舒州爲安慶府嘉州爲嘉定府英州爲

英德府 壬申封子恭爲安定郡王 金瓜勒佳清臣

受命出師偵知虛實自選精兵一萬進至合勒河前隊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四 十

宣徽使伊喇敏等于栲栳灤攻營十四下之回迎大軍

屬部斜出掩其所獲羊馬資物以歸清臣遣人責其賒

罰北準布舊倫和由此叛去大侵掠乙亥金主命瓜勒

佳衡行省於撫州命選親軍武衛軍各五百人以從十

一月戊子清臣罷命右丞相襄代之初議征討清臣主

其事既而領軍出征雖屢獲捷而貪小利遂致北邊不

寧者數歲 戊戌加以太皇太后太上皇太后尊

號 乙巳金以樞密使唐古貢御史大夫伊喇仲方禮

部尚書張暉等二十二人充計議官凡軍事則議之

丙午竄故相趙汝愚於永州初韓侂胄忌汝愚必欲實

之死既罷官觀監察御史胡紘遂上言汝愚倡引其徒謀為不軌乘龍授鼎假夢為符因條奏其十不遜且及徐詒詔責汝愚永州安置詔南安軍安置時汪義端當制遂用漢誅劉屈氂唐戮李林甫事迪功郎趙師召亦上書乞斬汝愚帝不從汝愚怡然就道謂諸子曰觀侂胄之意必欲殺我我死汝曹或可免也 丁未命宰執大閱 余端禮鄭僑言福建地狹人稠無以贍養生子多不舉福建提舉宋之瑞乞免建劍汀郡沒官田收其租助民舉子之費從之 十二月乙卯金主命招撫北邊軍民 戊午金禮部尚書張暉等進大金儀禮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四

十一

丁卯金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滄陽趙秉文上書論宰相胥持國當罷宗室守貞可大用金主召問言頗差異命知大興府事內族膏等鞠之秉文初不肯言詰其僕徧數交游者秉文乃曰初欲上言嘗與修撰王庭筠御史周昂省令史潘豹鄭贊道高坦等私議庭筠等皆下獄決罰有差有司論秉文上疏在妄法當追解金主不欲以言罪人特免之當時為之語曰古有朱雲今有秉文朱雲攀檻秉文攀人士大夫莫不恥之坐是久廢 乙亥金詔加五鎮四瀆王爵 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官朱熹始以廟議自劾不許以疾再乞休致詔

辭職謝事非朕優賢之意依舊秘閣修撰宗紀是年十一月丙子命朱熹煥章閣待制辭職按道學傳熹年十之命在紹熙五年是年四月乞休仍授秘閣修撰今從之 是月金右丞相襄率駙馬都尉布薩揆等自臨黃進軍大鹽澤分兵攻取諸營 金完顏守貞既罷相出守胥持國等猶忌之俄有言守貞在政府口嘗與近侍竊言官掖事而妄稱奏下金主命有司鞫問守貞款伏奪官一階解職遣中使持詔切責之仍以守貞不公事宜諭百官於尚書省

慶元二年金承安元年春正月甲申金大鹽澤羣牧使伊喇伊都等為廣吉喇部兵所敗死之 丁亥金國子學齋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四

十一

長張守愚上平邊議特授本學教授以其議付史館 庚寅以余端禮為左丞相京鏗為右丞相謝漢甫參知政事鄭僑知樞密院事何澹同知樞密院事 趙汝愚行至衡州病倫衡守錢蓋承韓侂胄風旨窘辱百端庚子汝愚暴卒天下冤之汝愚之卒宋史本傳倫王及兩朝綱目備要帝命追復原官許歸葬中書舍人吳俱倫庚子今從之 宗旦繳還復官之命汝愚兩朝綱目備要倫中書舍人宋史本紀汝愚學問有用嘗以范仲淹韓琦富弼司馬光自期凡平昔所聞於師友之言欲次第行之未果而罷政初汝愚嘗夢孝宗授以湯鼎背負白龍升天後翼嘉王

以素服卽位譏者遂以爲罪 甲辰右諫議大夫劉德秀劾前丞相留正四大罪首言引用僞學之黨以危社稷詔正落職罷祠 二月端明殿學士葉翥知貢舉同知貢舉右正言劉德秀言僞學之魁以匹夫竊人主之柄鼓動天下故文風未能丕變請將語錄之類盡行除毀故是科取士稍涉義理者悉皆黜落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爲世大禁淮西總領張釜上言邇者僞學盛行賴陛下聖明斥罷天下皆洗心滌慮不敢爲前日之習願陛下明詔在位之臣上下堅守勿變毋使僞言僞行乘間而入以壞既定之規模乃除釜尚書左司郎官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四

三

辛未蠲臨安民身丁錢三年 是月金初造虎符發兵 三月己亥進封嘉國公柄爲吳興郡王 癸卯金以久旱敕尚書省曰刑獄雖已奏行其間恐有疑枉其再議以問人命至重不可不慎也 丙午有司上慶元會計錄 夏四月壬子金遣使審決冤獄 戊午金初行區種法民十五以上六十以下有土田者丁種一畝 甲子左丞相余端禮罷時韓侂胄擅權擯斥正士端禮稱疾罷政 壬申以何澹參知政事吏部尚書葉翥簽書樞密院事 五月乙酉申嚴獄囚瘐死之罰 金以久旱徙市庚寅詔復市如常 辛卯賜禮部進士鄒

應龍以下四百四十九人及第出身 甲午減諸路和市折帛錢三年 建華文閣藏孝宗御集 乙未金參知政事尼龐古鑑卒 甲辰夏慈福宮曰壽慈 六月甲寅金主以仲夏始得雨足百姓艱食出倉粟十萬石減價糶之 乙丑命監司帥守賊石縣令分三等從張釜之請也後迄不行 丁卯金御史大夫伊喇仲方罷 金定僧道女冠剃度之制金主嘗問諫議大夫張暉曰僧道三年一試八十取一不已少乎暉曰此輩浮食無益有損不宜滋益也金主曰周武帝唐武宗後周世宗皆賢君其壽不永雖曰偶然似亦有因也對曰三君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四

四

矯枉太過今不崇奉不毀除是謂得中矣 丙子皇子坡生 秋七月庚辰金主御紫宸殿受諸王百官賀賜諸王宰執進酒敕有司以酒萬尊置通衢賜民縱飲 金主遣西北路招討使完顏安國等趨多泉子密詔右丞相襄進兵乃令支軍出東道襄由西道支軍至龍駒河爲準布舊俗租所圍三日不得出問使出求援或請俟諸軍集乃發襄曰我軍被圍數日馳救之猶恐不及豈可後時即鳴鼓夜發或謂先遣人報圍中使知援至襄曰所遣者倘爲敵得使知吾兵寡而糧在後則吾事敗矣乃益疾馳遲明距敵近懼欲少憩襄曰所以乘夜

疾馳者欲掩其不備耳緩則不及鄉晨壓敵突擊之團
中將士亦鼓譟出大戰準布敗奔使安國追躡僉言糧
道不繼不可行也安國曰人得一年可食十餘日不如
驅羊以襲之便遂從其計安國統所部萬人疾驅以薄
之準布散走會大雨凍死者十八九降其部長捷聞金
主遣使厚賜以勞之許便宜賞賚士卒 乙酉金命有
司收瘞西北路陳亾骸骨 戊子量徙流人呂祖儉等
於內郡祖儉移高安尋卒高安知縣徐應龍經紀其喪
祖儉受業於兄祖謙尊信不渝在謫所讀書賣藥以自
給嘗言因世變有所摧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因世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四 五

變而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時中書舍人汪義端引
唐李林甫故事以偽學之黨皆名士欲盡除之太皇太
后聞而非之帝乃詔臺諫給舍論奏不必更及舊事務
在平正以副朕建中之意詔下劉德秀遂與御史張伯
垓姚愈等疏言自今舊姦宿惡或滋長不悛臣等不言
則誤陛下之用人言之則礙今日之御劄若俟其敗壞
國事而後進言則徒有噬臍之悔三者皆無一而可望
下此章播告中外令舊姦知朝廷紀綱尚在不放肆
從之乃改爲不必專及舊事自是佞肖之黨攻擊愈急
矣殿中侍御史黃黻上言治道在斷首惡而在其賢使

才者不失其職而不才者無所憾故仁宗嘗曰朕不欲
留人過失於心此皇極之道也至於前事有合論列事
體明證有關國家利害者臣不敢不以正對已丑改黻
爲起居郎權兵部郎中以愈代爲殿中侍御史黻未幾
罷去 戊戌以韓侂胄爲開府儀同三司萬壽觀使
金左司郎中高汝礪奏事紫宸時侍臣皆迴避金主所
持涼扇墜案下汝礪以非職不敢取以進奏事畢金主
謂宰臣曰高汝礪不進扇可謂知體矣汝礪金城人也
八月丙辰太常少卿胡紘上言比年以來偽學猖獗
圖爲不軌動搖上皇詆毀聖德幾至大亂賴二三大臣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四 六

臺諫出死力而排之而元惡殞命羣邪屏跡自御筆有
救偏建中之說或者誤認夫意急於奉承倡爲調停之
議取前日偽學之姦黨次第用之或與官觀或與差遣
以冀幸其它日不相報復往者建中靖國之事可以爲
戒陛下何不悟也漢霍光廢昌邑王賀一日而誅其羣
臣一百餘人唐五王不殺武三思不旋踵而皆斃於三
思之手今縱未能盡用古法宥令遐伏田里循省愆咎
乃詔偽學之黨宰執權住進擬自是學禁愈急大理寺
直邵裒然言三十年來偽學顯行場屋之權盡歸其黨
請詔大臣審察其所學詔偽學之黨勿除在內差遣已

而言者又論偽學之禍乞鑒元祐調停之說杜其根源
遂有詔監司帥守薦舉改官並于奏牘前聲明非偽學
之人會鄉試漕司前期取家狀必令書係不是偽學五
字撫州推官柴中行獨申漕司云自幼習易讀程氏易
傳以取科第如以為偽不願考校士論壯之 壬戌皇
子埃卒迫封充王諡冲惠後屢舉皇子皆不育俱加封
諡 甲子金以陝西西路轉運董師中為御史大夫
癸酉金左丞瓜勒佳衡丁父憂尋起復 九月辛巳金
右丞相襄自軍中赴闕拜左丞相監修國史封常山郡
王宴慶和殿金主親舉酒飲之解所服玉具佩刀以賜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四 七
命卽服之遷完顏安國為左翼都統 丁亥復分利州
路為東西路 癸巳嗣濮王士欽薨追封邵王 冬十
月丙午金選親軍八百人戍撫州 戊申帝率羣臣上
冊寶於慈福壽康宮 準布復叛金主命左丞相襄行
省於北京簽書樞密院事完顏匡行院於撫州會契丹
德壽等據信州叛建元身聖祚號數十萬遠近震駭襄
閑暇如平日人心乃安襄之出鎮也至石門鎮謂僚屬
曰北部犯塞奚足慮第恐姦人乘隙而動北京近地軍
少當預為之備卽遣官發上京等軍六千至是果得其
用臨潢總管烏庫哩道遠舊他烏古論道遠今改 富察守純舊他蒲察

守純今改分道進討擒德壽等送京師先是金諸臣以北部
用兵請改郊期金主問諫議大夫兼禮部侍郎張暉曰
南郊大祀今用度不給俟它年可乎暉曰陛下卽位于
今八年大禮未舉宜亟行之金主曰北方未寧致齋之
際有不測奏報何如對曰豈可逆度而妨大禮今河平
歲豐正其時也既而諸臣仍請罷祀又欲用正月上辛
金主使問丞相襄襄奏曰郊為重禮且先期詔天下又
藩國已報表賀今若中罷何以副四方傾望之意祀用
上辛乃祈穀之禮非郊見上帝之本意大禮不可輕廢
請決行之臣請於祀前滅賊既而賊破果如所料 丙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四 六
辰金祿享於太廟 甲戌大閱 十一月戊子金參知
政事馬琪出知鎮安武軍尋致仕卒琪性明敏習吏事
其治錢穀尤長然性吝好利頗為金主所少 庚寅帝
詣壽康宮上太上皇寬恆詔令 金以御史大夫董師
中北京留守裔竝為參知政事 壬辰京鏗等上孝宗
寬恆詔令 丁酉金朝享太廟戊戌有事於南郊大赦
改元承安進封丞相襄為南陽郡王 癸卯賞空州捕
降峒寇功 金丞相襄之討契丹也金主命自龍虎衛
上將軍節度使以下承制授之襄以為賞罰之柄非人
臣所預不敢奉詔賊平請委近臣諭旨將士使知意

十二月戊申以知寧國府陳賈為兵部侍郎以賈在淳熙末曾論朱熹故也 已酉金遣提點太醫近侍局使李仁惠賜北邊將士授官者萬一千人授賞者幾二萬人仁惠即喜兒之賜名也 是月朱熹落職罷祠熹家居自以蒙累朝知遇之恩且尚帶從臣職名義不容默乃草封事數萬言陳姦邪蔽主之禍因以明趙汝愚之冤子弟諸生夏迭進諫以為必買禍熹不聽蔡元定請以著決之過遜之同人熹默然取藁焚之遂上奏力辭職名詔仍充秘閣修撰致異四朝見開錄謂考亭先生問之故禍公者差輕嘉定初號為聖化先生之子在乃謂公嘗草數千言攻韓之惡疏未上門人蔡元定持著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四 九

以入卜得遜卦力止先生勿上誠有所論何為中輟時非父志也按紹翁所辨亦無實據今仍從年譜書之時 熹諫欲論熹無敢先發者胡紘未達時嘗謁熹于建安熹待學子惟脫粟飯遇紘不能異也紘不悅語人曰此非人情隻雞斗酒山中未為乏也及為監察御史乃銳然以擊熹自任物色無所得經年醜釀章疏乃成會改太常少卿不果有沈繼祖者嘗采撫熹語孟之語以自售至是以追論程頤得為御史紘以疏章授之繼祖謂立可致富貴遂論熹資本回邪加以忤忍剽竊張載程頤之緒餘寓以喫菜事魔之妖術箚鼓後進張浮駕誕私立品題收召四方無行義之徒以益其黨伍相與衰

衣博帶會淡餐粗或會徒于廣信鷺湖之寺或呈身于長沙敬簡之堂潛形匿迹如鬼如魅士大夫沾名嗜利覬其為助者又從而譽之薦之因誣熹大罪有六且曰熹為大姦大惡請加少正卯之誅以為欺君罔世汚行盜名者戒其徒蔡元定佐熹為妖亦請編管別州詔熹落職罷祠竄元定於道州已而選人余嘉上書乞斬熹以絕偽學謝湊甫抵其書於地語同列曰朱元晦蔡季通不過自相講明耳果何罪乎元晦熹字季通元定字也時逮捕元定赴謫所甚急元定色不為動與季子沈徒步就道熹與從游者百餘人餞別蕭寺中坐客興嘆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四 十

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之矣椒謂宜緩行元定曰獲罪于天天可逃乎至道州遠近來學者日眾愛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其志在道逾年卒 韓侂胄為其父誠請諡誠乃神宗外孫娶太皇太后女弟積官閣門使未嘗受歷事任時福州黃唐為考功郎言其不可因求去遂命館職官暫權考功諡誠曰忠定左遷唐為樞密院檢詳文字尋改江淮提點鐵錢

慶元三年金承安二年春正月丁酉金主如安州春水 壬寅

知樞密院事鄭僑罷癸卯以謝澹甫知樞密院事

詔朱熹仍依前官與祠 丁酉金主還都 二月己酉

右丞相京鏗等上神宗玉牒高宗實錄 丙寅詔以昭

慶軍承宣使內侍省押班王德謙為節度使德謙帝蒞

邸內侍也于是驟見擢用中書舍人吳宗旦事德謙甚

謹夜輒易服謁之德謙乃薦宗旦為刑部侍郎直學士

院宗旦為德謙草制引天寶同光故事為比制出參知

政事何澹不抑制書右諫議大夫劉德秀率臺諫交章

言其不可丁卯京鏗復以為言遂寢其命於是德謙除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四 主

在外官觀吏部尚書兼給事中許及之奏駁之臺諫請

竄斥德謙帝未許殿中侍御史姚愈劾宗旦交結德謙

辛未宗旦奪三官癸酉送南康軍居住致異四朝見開

上之信用王德謙也陽與之為義兄弟許以節鉞德謙

信之何濬時為御史中丞任密諭之曰德謙苦要節

鉞上重違之已草制中丞立卷班以出翼日廷播何悉

如所教繼即合臺疏德謙罪乞行竄德謙猶持何

袖曰弟誤我何耳德謙猶信其說拜而屬之竟死貶所

俟罷了何中丞耳德謙猶信其說拜而屬之竟死貶所

何送遷政府何所裁情事互異今從兩朝綱目備要書

之 是月金命襲封衍聖公孔元楷世襲兼曲阜令

三月壬午金命戶部尚書溫昉行六部尚書於撫州

庚寅金主幸西園閱軍器 癸巳金平章政事烏凌阿

恩罷 丙申竄內侍王德謙臨安府劾德謙為人求官

賊以鉅萬計服會擬乘輿獄未成詔降德謙團練使撫

州居住權中書舍人高文虎請改為安置帝從之然獄

卒不竟 丁酉金以參知政事裔代左丞相襄行省於

北京 庚子禁浙西園田 壬寅詔自今有司奏職死

罪不當者論如律 夏四月丙午封武功郎不祜為嗣

濮王 甲子金尚書省奏比歲北邊調度頗多請降僧

道空名度牒以助軍需從之 癸酉金親王宣敕始用

女直字 五月甲戌朔金主謂宰臣曰比以軍需隨路

賦調司縣不度緩急促期徵斂使民費及數倍胥吏又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四 主

乘之以侵暴其令提刑司究察之 丙子金主集官吏

於尚書省諭曰今紀綱不立官吏弛慢遷延苟簡習以

成弊職官多以吉善求名計得自安國家何賴焉至于

徇情賣法省部令史尤甚尚書省其戒諭之 丁丑金

北京行省參知政事裔移駐臨潢府 庚辰金升撫州

為鎮寧州 丁亥金丞相襄詣臨潢府 金召知大名

府赫舍哩執中赫舍哩舊倫簽書樞密院事從丞相襄

征伐執中不欲行奏曰臣與襄有隙且殺臣矣金主惡

其言不遜事下有司既而赦之執中本名呼沙呼舊倫

改今阿蘇舊倫阿之裔孫也 己丑金皇子洪輝生命

禮部尚書張晔報祀高禩 六月戊申金以澄州刺史
王遵古為翰林直學士仍敕無與撰述入直則奏聞或
霖雨免入直以遵古年老且嘗侍講讀也 戊辰頒淳
熙寬恤詔令 閏月甲戌內出銅器付尚書省毀之申
嚴私鑄器之禁 甲午朝散大夫劉三傑免卷入見論
今日之憂有二有過境之憂有偽學之憂過境之憂有
大臣以任其責臣未敢輕論若夫偽學之憂姑未論其
遠請以三十餘年以來而論之其始有張栻者談性理
之學言一出口噓枯吹生人爭趨之可以獲利栻雖欲
為義而學之者已為利矣又有朱熹者專於為利偕大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四

重

學中庸以文其姦而行其計下一拜則以為顏閔得一
語即以為孔孟獲利愈廣而肆無忌憚然猶未有在上
有勢者為之主盟已而周必大為右相欲與左丞相王
淮相傾而奪之柄知此曹敢為無顧忌大言而能變亂
黑白也遂誘而寘之朝列率藉其力傾去王淮而此曹
愈得志矣其後畱正之來雖明知此曹之非顧勢已成
無可奈何反藉其黨與心腹至趙汝愚則素懷不軌之
心非此曹莫與共事而此曹亦知汝愚之心也垂涎利
祿甘為鷹犬以覬倖非望故或駕姍笑君父之說于隣
國或為三女一魚之符以惑眾庶扇妖造怪不可勝數

蓋前日為偽學至此變而為逆黨矣賴陛下聖明去之
之早此宗廟社稷無疆之福然今此曹潛形匿影日夜
伺隙雨陽稍愆則喜見顏色聞敵國侵擾之報則移過
於吾之君父如此鬼蜮百方害人防之不至必受其禍
臣謂今日之策惟當銷之而已其習偽偽濫而附逆固者
自知罪不容誅終不肯為國家用其它能革心易慮則
勿遂廢斥使之去偽從正以銷今日之憂疏入韓侂胄
大喜即日除三傑右正言畱正貶邵州居住致異兩朝
倫戊寅朝散大夫劉珪以故御史免喪入見上言前
日之偽學今又變而為逆黨侂胄大喜即日除右正言
慶元黨禁倫劉三傑其名互異薛氏通是夏大溪山
鑑亦倫劉三傑係於甲午朝今從之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四

重

島民倫亂致異兩朝綱目備要倫
大溪山今從宋史本紀大溪山者廣東海中
島也提舉茶鹽徐安國遣人入島捕私鹽島民不安嘯
聚千餘人入海為盜揭榜疏安國之罪掠商旅殺平民
經畧使雷淑素與安國有隙至是安國乞遣兵討之淑
不即發兵而以安國生事聞於朝未幾淑安國俱罷
秋七月壬寅朔金主幸天慶觀建普天大醮禁屠宰七
日無奏刑百司權停決罰 庚午監察御史沈繼祖錄
淹囚四百餘條來上詔進二官 八月庚辰以軍器監
錢之望為秘閣修撰知廣州 金敕計議官所進奏帖
可直言利害勿用浮詞 辛巳金主以邊事未寧集六

品以上官於尚書省問攻守之策凡中外臣僚不以職位高下或有方畧材武或長於調度各舉三五人以備選用期五日封章以進議者凡八十四人言攻者五言守者四十六且攻且守者三十三召對睿思殿論難久之金北部復叛參知政事裔戰敗丙戌以丞相襄為左副元帥蒞師裔旋罷 金右丞胥持國席寵擅政多結黨援御史臺劾右司諫張復亨右拾遺張嘉貞同知安豐軍節度使事趙樞同知定海軍節度使事張炎庭戶部主事高元甫刑部員外郎張熾叟尚書省令史傅汝梅張翰裴元郭郭皆趨走權門人戲謂胥門十哲復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四 五

喇舊俗制說 特刺今改 為平章政事 辛酉金以樞密使知大興府事胥持國為樞密副使權參知政事行省於北京它日金主與翰林修撰路鐸論董師中張萬公優劣鐸曰師古附胥持國進持國小人不宜典軍馬以臣度之不惟不允人望亦必不能服軍心若回日復相必亂天下金主曰人臣進退人難人君進退人易朕豈以此人復為相耶持國旋卒於軍 是日詔監司帥守薦舉改官勿用偽學之人 冬十月庚午朔金初設講議所官六員共議錢穀以中都轉運使孫鐸戶部侍郎高汝礪等為之 庚辰金尚書省奏高麗國牒報其主以老疾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四 五

刑法廉吏自代之人竝令省部籍記姓名與問慢差遣從之於是偽學逆黨得罪著籍者宰執則有趙汝愚正周必大王簡四人待制以上則有朱熹徐誼彭龜年陳傅良薛叔似章穎鄭澁樓鑰林大中黃山黃黻何異孫逢吉十三人餘官則有劉堯祖呂祖儉葉適楊芳項安世李重沈有問曾三聘游仲鴻吳獵李祥楊簡趙汝愚趙汝談陳峴范仲黼汪遠孫元卿袁燮陳武田澹黃度詹體仁蔡幼學黃穎周南吳柔勝王厚之孟浩趙鞏白炎震等三十一人武臣則有皇甫斌危仲壬張致遠三人士人則有楊宏中周端朝張道林仲麟蔣傅徐範

續資治通鑑卷二百五十四

蔡元定呂祖泰八人共五十九人時黃由尚為吏部侍郎言人主不可待天下以黨與不必置籍以示不廣殿中侍御史張巖劾由附阿罷之擢抗為利州路轉運判官 金高汝礪上言國家置諫臣以備侍從蓋欲周知時政以參得失非徒使排行就列而已故唐自凡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閣必遣諫官隨之俾與聞政事冀其有所開說今臺省以下過朝奏事則一切迴避與諸侍衛之臣旅進旅退殿廷論事初莫得聞及其已行又不詳其始末遂事而諫斯亦難矣願諫職為何如哉若曰非材擇人可也豈可置之言責而疏遠若是自今以

往有司奏事諫官得以預聞庶幾少補從之 金李淑

如兄弟仁惠等干預朝政監察御史姬端修放異金史按章宗重於避諱見上書乞遠小人金主遣仁惠傳詔本紀疑中州集誤也

問端修小人謂誰其以姓名對端修對曰小人者李仁惠兄弟仁惠不敢隱其奏之金主雖責仁惠兄弟而不能去放異金史道師中傳云上語輔臣曰御史姬端修端修傳所載不同此本一事金史據傳聞之異載於傳也中州集云泰和初元妃李氏方寵幸兒喜兒有楊國忠之權德州教授田庭芳上書言事云大臣侍祿近臣怯寵道陵頤謂紹祖曰近臣怯寵為誰時喜兒侍立殿上紹祖倒笏指之曰莫非謂李喜兒之屬否上領之金史不載田庭芳或係闕書然喜兒之見示則與道師中

續資治通鑑卷二百五十四

傳同特姓名互異耳 端修又劾簽書樞密院事完顏匡今從宗端修本傳 事主軍中餽餉屈意事匡以馬幣為獻及私以官錢佐匡宴會費金主方委匡以過事寢其奏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四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五

聖祖皇帝御製皇極經世一書

宋紀一百五十五 起著雍敦牂正月盡上

寧宗法天修道純德茂功仁文哲武聖恭睿孝皇

帝

慶元四年 金承安三年 春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 本紀不書

今據金史章宗紀書之 癸卯金諭有司凡館接伴并奉使者毋

以語言相勝務存大體奉使者務得其人 乙卯上欽

宗朱皇后諡曰仁懷皇后后北遷無凶問 金罷講議

所 丙辰以趙師舜為工部侍郎仍知臨安府事師舜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五

尹臨安諂事韓侂胄無所不至私市北珠以遺侂胄諸

妾諸妾元夕出遊市人稱羨諸妾俱喜爭為師舜求遷

官遂有是擢 歐陽修氏通鑑師舜遷侍郎載在八月

十八日兩朝綱目備要倫正月丙辰與黨禁同蓋侂胄

諸妾因都市行燈而為求遷官也全文備要及朝野雜

記俱載侂胄嘗與眾飲南園過山莊指其竹籬茅舍

曰此真田舍間氣象所惜者欠雞鳴犬吠耳少焉有犬

噪於叢薄之下丞遣視之京尹趙師舜亦載之

謂事之有無不必為之辨然 金主如城南春水

已金併上京東京兩路提刑司為一提刑司副兼安撫使副安撫使專掌教習武事毋令改其本俗 己未金以都南行宮名建春宮 甲子金主還都 丙寅以簽

書樞密事葉翥同知樞密院事 丁卯以兩浙江淮荆

湘四川多流民詔有司舉行寬恤之政 二月己巳朔

金主如建春宮 辛未詔兩省侍從臺諫各舉所知一

二人毋舉宰執子弟親黨 丙子上太皇太后諡曰憲

聖慈烈皇后 辛巳金主諭宰臣曰自今內外官有闕

有才能可任者雖資歷未及亦具以聞雖親故無有所

避 甲申金主還宮 先是金議北討樞密使襄奏遣

同判大睦親府事宗浩出軍泰州又請左丞瓜勒佳衡

於撫州行樞密院出軍西北路以邀準布 舊倫阻而自

帥兵出臨潢金主從其策賜內庫物即軍中用之丙戌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五

色庫 舊倫科 部族詣撫州降金主使問襄襄以為受之

便金主賜襄寶劔命進軍以逼之 辛卯金平章政事

鈞祐祿額特喇 舊倫粘割幹 苑額特喇性温厚嘗為赫

舍哩良弼所薦世宗稱許之在相位十餘年甚見寵遇

其沒也厚加賻贈謚成肅 三月戊戌金以禮部尚書

張暉為御史大夫 壬寅金始權幣 丁巳金救隨處

盜賊毋以強為竊以多為少以有為無嘯聚二十人以

上奏聞違者杖百 甲子權攢憲聖慈烈皇后於永思

陵 乙丑調臨安紹興租稅有差 是月臣僚言聞詔

旨擇日開講望陛下遵用仁宗高宗故事令侍講之臣

仰稽三朝寶訓所舉外治數條詳悉講明以備觀覽凡武備之設何者為先軍旅之制何者為重邊圉拒守孰為要害敵人情偽孰得要領考古驗今必有至計商畧而施行之足以為思患預防之策帝從之 金自北陲多警連年用兵樞密使襄請用步卒穿濠築障起臨潢左界北京路以為阻塞議者皆言其不足恃金主以問襄襄曰今茲之費雖百萬貫然功一成則邊防固而戍兵可減半歲省三百萬貫且寬民轉輸之力實為永便詔可襄親督視之軍民竝役又募饑民以備卽事五月旬而畢既而西北西南路亦治塞如所請無何泰州軍與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五 三

敵接戰宗浩督其後殺獲過半諸部相率送款襄納之于是北陲告寧襄還臨潢減屯兵四萬馬三萬匹 夏四月丙戌耐仁懷皇后憲聖慈烈皇后神主於太廟丙申始御正殿 金主諭御史臺曰隨朝大小官雖有才不能率多苟簡朕甚惡之其察舉以聞提刑司所舉賢能汗濫官皆當殿奏餘事可轉以聞 五月己亥加韓侂胄少傅賜玉帶 己酉姚愈復上言近世行險僥倖之徒但為道學之名竊取程顥張載之說張而大之聳瞽愚俗權臣力主其說結為死黨陛下取其罪魁之顯然者止從竄免餘悉不問所以存全之意可謂至矣奈習

之漢者怙惡不悛日懷怨望反以元祐黨籍自比如近日徐諡令弟芸援韓維謫筠州日諸子納官贖罪以求歸侍此皆僭假元祐大賢之名以欺天下後世當元祐時宰輔如司馬光輩其有陰著邪謀窺伺神器自謂夢壽皇授鼎白龍登天如汝愚之無君者乎侍從如蘇軾輩其有阿附權臣妄謂風雷之變為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如劉光祖者乎其有當揖遜之際有但得趙家一塊肉足矣以助汝愚之為姦如徐諡者乎其有執事如秦觀輩其有推尊宗派以為汝愚乃楚王之裔宜承大統如游仲鴻者乎其有獻佞汝愚以為外間軍民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五 四

推戴相公如沈清臣者乎其有陰受汝愚指教圖兼握兵柄如張知遠者乎如此之類見於論疏不一而足此天下之所共知安可誣也夫元祐之黨如此而今偽黨如彼願特奉明詔播告天下使中外曉然知邪正之實庶姦偽之徒不至假僭疑似以盜名欺世子是命直學士院高文虎草詔有云竊附元祐之眾賢實類紹聖之姦黨韓侂胄大喜即遷文虎於要職 是月禁女冠毋入大內及三宮先是江州僧道隆自言能知人休咎愚民稱為徽聖往來都下貴戚競施之壽康宮衛士詹康妻故倡也出入禁中號為部頭以病歸外舍道隆因之

使求賜金於北內以爲建塔費後官多有施與趙師壽
問之執道隆屬吏錄其橐得金錢三萬餘緡詔杖黥隸
英德府土牢旋有是禁 金監察御史路鐸劾參知政
事楊伯通引用鄉人李浩以公器結私恩左司郎中賈
益除授承望風旨御史大夫張暉抑言路金主命同知
大興府事賈鉉詰問伯通待罪於家暉辨曰鐸嘗而白
伯通私李浩因告以彈劾大臣須有實跡恐所劾不當
臺綱愈壞令再體察非抑之也益亦辨除授皆宰執公
議鉉具以問金主責鐸言事輕率慰諭伯通視事如故
秋七月己未四川都大茶馬丁逢入對極論元祐建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五 五
中調停之害且引蘇轍任伯雨之言爲證時薛叔似葉
適坐汝愚黨久斥皆起爲郡故逢有是言京鏗何澹淡
悅之薦爲軍器監 辛酉同知樞密院事葉翥罷 以
姚愈爲兵部尚書愈浮沈州縣忽忽不得志阿附韓侂
胄遂得驟遷尋以病免 八月丁卯以久雨決繫囚
丙子以謝澹甫知樞密院事吏部尚書許及之同知院
事及之諂事韓侂胄居二年不遷見侂胄流涕叙其知
遇之意衰遲之狀不覺屈膝侂胄憐之故有是命侂胄
嘗值生辰及之後至闕人掩關及之從門間俯僂而入
當時有由寶尚書屈膝執政之語 庚辰金以護衛石

知尚爲押軍萬戶率親軍八百人武衛軍千六百人戍
西北路 是月京鏗等以帝未有嗣請擇宗室子育之
詔育太祖後燕懿王德昭九世孫與愿于宮中時年六
歲 九月癸卯太白經天 丁未京鏗上重修敕令格
式詔頒天下 先是太史言月蝕於晝而草澤言蝕於
夜驗視草澤言是詔改造歷以祕書省正字臨邛馬履
爲參定官履嘗從故直徽猷閣張行成習數學故以命
之 冬十月金定官民存留見錢之數設回易務夏立
行用鈔法 十一月金主以信符召樞密使襄還都遣
近臣迎勞於途既至復撫問於第入陳邊機十事皆爲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五 六
施行仍厚賜之癸卯復拜左丞相監修國史襄之將至
也金主謂宰臣曰襄築立邊堡完固古來立一城一邑
尚有賞賚即欲拜三公三公非賞功官如左丞相亦非
賞功者雖然可特授之仍降詔褒諭 辛亥金定屬託
法定軍前官吏遷賞法以邊事定詔中外滅死罪徒以
下釋之賜左丞相襄以下將士有差 金順義軍節度
使李愈上書論邊事謂邊地千里而爭言其功因陳屯
田利害金主遣使宣諭仍降金牌俾領屯田事 十二
月甲子朔金主獵於酸棗林大風寒罷獵來死者五百
餘人 丙戌調臨安府民身丁錢三年 金石丞督罷

高麗權國事王暉奉表告於金

慶元五年金承安四年春正月庚子奪前起居舍人彭龜年

等官初趙汝愚定策時樞密院直省官蔡璉從旁竊聽

因而漏之汝愚竄之既而逃還歸安韓侂胄聞之乃使

璉誣告汝愚定策時有異謀具列賓僚所言凡七十餘

紙議送大理捕鞠彭龜年曾三聘沈有開葉適項安世

等以實其事中書舍人范仲藝攷異宋史韓侂胄傳作張仲藝今據兩朝綱目

以魏公為法章惇蔡確之權不為不盛然至今得罪於

清議者以同文獄故耳相公勲業如此胡為蹈之侂胄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五 七

曰侂胄初無此心以諸公見迫不容而已蓋京鏗劉德

秀主其議也侂胄取錄黃藏之事遂格張釜劉三傑張

巖程松等論之不已詔累經赦宥宜免然猶奪龜年三

聘官而擢璉進義副尉 乙巳金右丞董師中致仕師

中練達典憲處事精詳嘗言曰宰相不當事細務要在

知人才振綱紀但一心正兩目明足矣然論者嘗譏其

附胥持國云 辛酉金監察御史姬端修以妄言下吏

攷異金史宗端修傳云四年上書言事宰相惡之坐以不經臺官直進奏帖准上書不以實削一官案本紀下有赦罪之文從紀 金以左丞相襄為司空職如故樞

密使瓜勒佳衡為平章政事前知濟南府事張萬公起

復為平章政事參知政事楊伯通為左丞簽書樞密院

事完顏匡為右丞金主問萬公曰胥持國已死其為人

竟何如萬公曰持國素行不謹如貨酒樂平樓一事其

好利可知矣金主曰此亦非好利如馬琪鬻省醞乃為

好利也 辛酉命漕臣無出身者勿差官考試先是果

州學官王莘被檄考試昌州發策以王鳳牛仙客為問

禮部摘其語以告韓侂胄謂其譏刺侂胄怒遂罷莘官

議者謂漕臣汪德輔以祖任入官故擇考官不善張巖

請自今漕臣不由科第進更委它監司一員選官校試

從之 壬戌建玉堂 二月乙丑胡紘罷 金主如建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五 八

春官春水已已還宮庚午御宣華門觀迎佛辛未如建

春宮赦姬端修罪令居家俟命 金西南路招討使布

薩揆沿邊築壘九百里營柵相望烽堠相應人得資田

牧北邊遂寧辛未司空襄言揆治邊有功金主以手詔

褒諭且欲大用以知興中府赫舍哩舊倫紇石烈今改子仁代

之敕盡以方畧授子仁 壬申金主諭有司自三月一

日為始每旬三品至五品官各一人轉對六品亦以次

對臺諫勿與有應奏事與轉對官相見如無面對者上

章亦聽 乙亥金主還宮戊寅仍如建春官 庚辰金

主諭點檢司曰自蒲河至長河及細河以東朕嘗所經

行地官為和買其地令百姓耕之仍免租稅 甲寅金

主還官 乙酉諫議大夫張釜劾劉光祖佐業不成蓄

憤懷姦欺世罔上五罪時光祖撰涪州學記謂學者明

聖人之道以修其身而世方以道為偽而以學為棄物

好惡出於一時是非定於萬世學者蓋謹其所先入以

待豪傑之興語聞於朝釜因劾之光祖落職房州居住

政異兩朝綱目編要以記為倫於去年 金以布薩揆

為參知政事起姬端修為太學博士 金主如建春宮

戊子還宮 三月甲午罷監司臧否郡守之制先是淳

熙中嚴臧否之令且申稽緩之罰其後士大夫往往以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五 九

人情之厚薄為臧否論者頗患其不公知漢陽軍蔣用

之嘗疏論之至是正言陳自強復以為言於是臧否遂

罷自強閩縣人嘗為韓侂胄童子師待銓入臨安欲見

侂胄無以自通適僦居主人出入侂胄家為言於侂胄

一日召自強比至則從官畢集侂胄設褥於堂向自強

再拜次召從官同坐侂胄徐曰陳先生老儒汨沒可念

明日從官交薦其才除太學錄半載登遷至右正言未

幾遂大用 丁酉金同判大睦親府事宗浩為樞密使

封崇德公 己亥金主如建春宮戶部尚書孫鐸郎中

李仲畧國子祭酒趙忱始轉對香閣 金遣使冊王暉

為高麗國王 戊申四川行對銷錢引法從制置袁說

友之請也 金主嘗敕尚書議官員除改其日月淺者

毋數改易已卯尚書省奏減親軍武衛軍額及太學女

直漢人生員罷小學官及外路教授詔學校仍舊武衛

軍額再議餘報可 金主好夏定制度議設清閑職位

如宋宮觀使以待年高致仕之官司空襄言年老致仕

朝廷養以俸廩恩禮至渥老不為還復有省會之法所

以抑貪冒長廉節若擬別設恐涉於濫襄復與完顏匡

布薩揆上言曰省事不如省事官今提刑官吏多無益於

治徒亂有司事議者以為斯乃外臺不宜罷臣恐混淆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五 十

之詞徒煩聖聽且憲臺所掌者察官吏非違正下民冤

枉亦無提點刑獄舉薦之權若已設難以遽更其採訪

廉能不宜隸本司宜令監察御史歲終體究仍不時選

官廉訪金主嘉納 夏四月金改提刑司為按察使司

壬申金左丞楊伯通致仕御史大夫張暉以奏事不

實追一官侍御史路鐸追兩官竝罷之姬端修杖七十

論贖政異金史路鐸傳云監察御史姬端修以言事下

暉與鐸奏事殿上問姬端修彈事嘗中臺官否對曰

嘗來而議端修杖七十收贖公仲杖七十替罷暉鐸坐奏

事不實暉追一官鐸兩官皆解職宗端修傳槩括其詞

定理官歷縣法初改官人必倫令謂之須入紹興中數
申嚴之後寢廢慶元初復詔除殿試上三人南省元並
倫已旋用御史程松言詔大理評事已改官未歷縣人
竝令親民一次著為令舊捕鹽改官人竝試邑至是正
言陳自強請初任未終之人先注簽判一次方許親民
自後雖宰相子殿試甲科人無有不宰邑者矣 五月
壬辰朔頒統天歷先是詔造新歷以馮殿參定御史張
巖言殿倡為陂辭搖撼國是遂罷去詔諸道有通曉天
文歷筭者所在具其名來上至是歷成賜名統天議者
謂自渡江以來歷法屢改統天尤為疎謬 金主以早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五 十一

下詔責躬求直言避殿減膳審理冤獄 丁酉以久雨
民疫命臨安府賑之放恩未史本紀倫戊申今從兩朝綱目備要 戊戌賜
禮部進士曾從龍以下四百十一人及第出身 己亥
金應奉翰林文字陳載言四事其一言邊民苦於寇掠
其二農民困於軍需其三審決冤滯一切從寬苟縱有
罪其四行省官員例獲厚賞而沿邊司縣曾不霑及金
主是之 庚戌金主諭宰相曰諸路旱或關執政今惟
大興宛平兩縣不雨非其守令之過歟司空襄平章政
事張萬公參知政事布薩揆上表待罪金主以罪已答
之令各還職 金戶部尚書孫鐸言比年號令或已行

而中輟或既改而復行夏張太煩百姓不信請自今凡
將下令再三講究如有益於治則必行無恆小民之言
國子司業赫舍哩舊倫乾石烈今改善才亦言頒行法令絲綸
既出尤當固守金主然之 金以胥鼎為著倫郎鼎持
國之子也金主問宰臣曰鼎故家子其才如何宰臣曰
其人甚幹濟金主曰著倫職閒緣今無它闕姑授之未
幾遷右司郎中 壬子命諸州學置武士齋舍 庚申
金平章政事瓜勒佳衡薨諡貞獻 六月甲戌金以雨
足報謝廟社 丁丑金右補闕楊廷秀言自轉對官外
復令隨朝八品以上外路五品以上及出使外路有可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五 十二

言者竝許移檢院以聞則時政得失民間利病可周知
矣從之 丁亥金定宮中親戚非公事傳達語言轉遞
諸物及書簡出入者罪 是月盜竊太廟金寶 參知
政事何滌之弟滌通判臨安府自臨安還處州舟子市
私鹽萬餘斤為邏卒所捕滌仗劍傷邏卒事下臨安府
司農卿丁逢知府事當舟子杖罪而邏卒杖脊編管御
史程松劾之詔逢與官觀而以工部侍郎朱晞顏知府
事滌乞免帝慰留之滌即起視事尋內批付大理以伏
暑恐致淹延命有司據見追到人結絕秋七月甲午獄
成滌罷通判逢罷祠乙未滌疏言臣頃為中丞首諭樞

密使王簡不能鈐束其弟簡遂去國今訓飭無素罪何
所逃望賜黜責詔不許 癸丑劉德秀罷 甲寅禁高
麗日本商人博易銅錢 八月辛巳太祖廟楹生芝帝
羣羣臣詣壽康宮上壽始見太上皇成禮而還以入內
內侍省押班甘尉宜力兩官備竭忠勤特遷二官尉昇
之弟也帝之過壽康曷與有力焉頗貴寵 壬午京鏜
率百官赴太廟觀芝丙戌詔減諸路流囚釋杖以下推
恩如慶賀故事丁亥進京鏜等官一級 戊子立沿邊
諸州武舉取士法 九月庚寅朔加韓侂胄少師封平
原郡王 己亥金主如薊州秋山冬十月丙寅還都

續資治通鑑卷二百五十五

三

金主以順義節度使李愈為可用議召之宰臣或言愈
病金主曰愈比陳言有遐地千里而爭言其功之語卿
等定惡此人多言耶遂召為刑部尚書舊制陳言者漏
所言事於人竝行科罪仍給告人賞愈言此蓋所以防
閑小人也比年以來詔求直言及命朝臣轉對又許外
路官言事此皆聖朝樂聞忠讜之意請除去舊條以廣
言路從之 甲申金初置審官院 乙未金敕京府州
縣設普濟院每歲十月至明年四月設粥以食貧民
是月右諫議大夫陳自強上緊要政目三十事先叙前
代帝王施行得失而證以祖宗故事及今日事體所宜

請令侍從兩省講讀官一句講一事則一歲之間復有
三四十事不過二年朝廷之大事講究畢矣從之既而
翰林學士高文虎又以二十事上之 十一月己丑朔
詔復右司一員 甲寅金定護衛改充奉御格 十二
月己未金初以除授文字送審官院 辛酉金夏定考
試隨朝檢知法 金右補闕楊廷秀請類集太祖太宗
世宗三朝聖訓以時觀覽從之仍詔增熙宗為四朝
庚午建安仁宅惠濟倉庫於廣東諸州以給士大夫之
死而不能歸者 太尉韓同卿率皇后之父也贈太師
同卿季父侂胄聲勢熏灼同卿每懼滿盈不敢干政時

續資治通鑑卷二百五十五

四

天下皆知侂胄為后族不知同卿乃后父也後乃服其
善遠權勢云 京鏜何澹等令言者上疏曰向來偽徒
其大者已屏斥禁錮用懲首惡其次者亦投閑置散使
省愆咎蓋為天下後世計使已往者得以悔過方來者
可以遠罪融會黨偏成歸皇極也今此類苟有洗濯自
新者請明詔大臣仰遵皇祖之訓姑與祠祿使知小懲
大戒之福其長惡弗悛者必重賞典憲投之荒遠庶幾
咸知懲創守道向方悉為皇極至正之歸以成聖明極
辨之治自胡紘劉德秀去位侂胄亦厭前事故鏜等令
言者以建極之說投之侂胄用其言學禁漸弛 癸未

金主謂宰臣曰科舉一場而分二榜非也自今廷試令詞賦經義通試時務策止選一人為首有司言自宋王安石為相倫新經始以經義取人且詞賦經義人所素習之本業策論則兼習者也今舍本業取兼習恐不副陛下公選之意遂定御試同日各試本業詞賦居首詩賦次之 金李淑妃有寵嘗從金主幸蓬萊院陳玉器及諸玩好款式多宣和間物金主惻然動色如進曰倫者未必用用者未必倫宣和倫此以為陛下用耳金主為之意解妃嘗與金主同輦過雕龍橋見白石瑩潤愛之歸白金主自蘇山輦至築巖洞於芳華閣用工二萬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五十五 五

人牛馬七百乘道路相望會如賞菊於東明園見壁間畫宣和艮嶽圖問內侍余晚晚曰宣和帝運東南花石築艮嶽致亾其國先帝命圖之以為戒妃怒曰宣和之亾不緣此石乃用童貫梁師成故爾妃意以譏晚其點辨類此自欽懷皇后殂中宮虛位久金主意屬李氏而祖宗故事皆圖克坦唐古富察赫舍哩烏凌阿烏庫哩諸部部長之家世為婚姻娶后尚主李氏微甚恐為厭所格至是遂欲立之大臣固執臺諫亦以為言金主不得已進封為元妃而勢位熏赫與皇后侔矣張萬公傳李淑妃有寵用事帝意惑之欲立為后大臣多不可御史姬端修上書論之帝怒御史大夫張擘削一官侍御

史路鐸削兩官端修杖七十以曠論淑妃竟進封元妃據端修傳則端修未嘗因論淑妃而被林擘鐸之削官亦不因李氏也 是冬編慶元寬恤詔令 是歲賑浙東江西廣東被水州縣貧民

慶元六年金承安五年春正月乙未金尚書省言會試取策論詞賦經義不得過六百人合格者不及其數則闕之丙申金主如春水 庚子金命左右司五月一轉奏事 辛丑金主諭點檢曰車駕所至仍令百姓市易庚戌定明安穆昆軍前怠慢罷世襲制 二月戊辰減諸路雜犯死罪囚釋徒以下皇子生故也 辛未金主還都 戊寅上太上皇玉牒聖政日歷會要於壽康宮異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五十五 六

宋史本紀倫已卯今從兩朝綱目備要及宋史全文 甲申封婕妤楊氏為貴妃致選四朝見開錄以楊后為越人宋史后妃傳云后少好有楊次山者亦會稽人后自謂其兄也遂姓楊氏朝野雜記兩朝綱目備要倫遂安人與宋史異 閏月庚寅以京鏗為左丞相謝澹甫為右丞相何澹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 乙巳復留正少保觀文殿大學士致仕 癸卯金定納粟補官之家存留弓箭制 丁未金主與宰臣論置相曰圖克坦鑑圖克坦舊名朕志先定賈鉉何如司空襄舉知延安府孫即康金主曰不輕薄否襄曰可再用為中丞以觀之張萬公曰即康及第先鉉一榜金主曰論相安論榜次朕意以賈鉉才可

用也旋以卽康爲御史中丞 金右補闕楊廷秀言請
令尚書省及左右官一人應入史事編次日歷或一月
或一季封送史院金主是其言仍令送著倫局潤色付
之 辛亥以殿前都指揮使吳曦爲昭信軍節度使曦
挺之子也 三月庚申金大睦親府進重修玉牒 甲
子提舉南京鴻慶宮朱熹率自僞學有禁士之繩趨尺
步稍以儒自名者無所容其身從游之士特立不顧者
屏伏邱壑依阿異懦者更名它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
衣冠狎遊市肆以自別其非黨而熹日與諸生講學不
休或勸其謝遣生徒笑而不答及疾革以淡衣及所著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五 七

書授門人黃幹而李熹平居惓惓無一念不在於國問
時政之闕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未振則感
慨以至泣下然難進易退不貶道以求合故與世動輒
齟齬歷事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天下
憎之將葬右正言施康年言四方僞徒欲送僞師朱熹
之葬臣聞僞師在浙東則浙東之徒盛在湖南則湖南
之徒盛每夜三鼓聚於一堂僞師身據高坐口出異言
或吟哦怪書如道家步虛之聲或幽默端坐如釋氏入
定之狀至於遇夜則入至曉則散又如姦人事魔之教
今熹已歿其徒畫像以事之設位以祭之會聚之間非

妄談世人之短長則謬議時政之得失望令守臣約束
從之於是門生故舊不敢送葬惟李熹等數人視窆不
少休熹自少有志於聖道其爲學大抵窮理以致其知
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爲主嘗謂聖賢道統之傳蔽
在方冊自經旨不明而道統之傳始晦于是竭其精力
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所著書爲學者所宗 戊辰金定
妻亾服內婚娶聽離制 庚午金以知大興府卞爲御
史大夫時言官謂御史大夫久闕憲紀不振宜選剛正
疾惡之人肅清庶務遂以卞爲之 丙子金尚書省奏
擬同知商州事富察南京爲濟南府判官金主曰宰相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五 六

豈可止徇人情要當重惜名器此人不堪朕嘗記之與
七品足矣 庚辰金以上京留守圖克坦錕爲平章政
事金主嘗問宰臣錕與崇浩孰優張萬公對曰皆才能
之士錕似優錕有執守崇浩多數耳金主曰何爲多數
萬公曰崇浩微似迎合金主曰卿言是也 夏四月金
尚書省進律義 己酉封宗子不璽爲嗣濮王 辛亥
監都進奏院鄧友龍請明詔大臣用舍從違謹所決擇
無用僞黨友龍尋擢監察御史 （攷）熹元黨禁倫四年
事今從兩朝綱目備要
五月丙辰以旱決中外繫囚 己未金救諸路按察
司糾察親民官以大杖筆人者先是賈鉉上書曰親民

之官任情立威所用決杖分徑長短不如法式甚者以鐵刃置於杖端因而致死願下州郡申明舊章檢量封記按察官檢察不如法者具以名聞內廷敕斷亦依已定程式故有是命 丙寅詔大理三衙臨安府及諸路關兩州縣釋杖以下囚 戊辰詔侍從臺諫兩省卿監郎官館職疏陳闕失及當今急務辛未以久旱詔中外陳朝廷過失及時政利害知興國縣莊夏上封事曰君者陽也臣者君之陰也今威福下移此陰勝也積陰之極陽之氣散亂而不收其弊為火災為旱蝗願陛下體陽剛之德使後官戚里內省黃門思不出位此抑陰助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五十五 九

陽之術也召為太學博士 壬申雨 庚辰金地震

六月乙酉朔日有食之戊子金史不書是年日食今從宋史 戊子太上

皇后李氏崩於壽康宮年五十六戊子兩朝綱目備要倫丁亥宋史本紀作

戊子宋史全文與本紀同今從之 戊申同知樞密院事許及之以母

喪去位 秋七月癸亥金定居祖父母喪婚娶聽離法

丁卯以御史中丞陳自強簽書樞密院事自強自選

人至樞府首尾僅四年 金平章政事張萬公乞致仕

時北部雖罷兵而邊事方殷連歲旱暵災異數見又多

變更制度民以為不便旋又改之紛紛無定萬公素沈

厚淡謹務安靜少事與同列議多不合然頗嫌畏不敢

犯顏強諫須金主有間然後審察利害而質言之金主雖稱善而弗行故萬公以衰病丐閒辛未金主諭曰近卿言數事朕未嘗行乃朕之過卿年未老而遽告病今特賜告兩月復起視事 提舉洞霄宮黃洽卒 八月辛卯太上皇崩於壽康宮年五十四 丙申上太上皇后諡曰慈懿 丁酉左丞相京鏗卒鏗居政府唯奉行韓侂胄風旨又嘗薦劉德秀排擊善類偽學之名鏗實發之 癸卯權攬慈懿皇后於修吉寺 丁未金敕審官院奏事其院官皆許升殿 戊申金更定鎮防軍犯徒配役法 九月乙卯附慈懿皇后神主於太廟 臣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五十五 十

僚言比年以來浸成內重之弊祖宗成憲改秩者必宰邑典郡者方除郎寺監之既更則出守千里之地郎官卿監之已歷必出分一道之節此不易之良法日往月邁莫克遵守恐內重外輕其弊難革望令中外之官更出迭入以均其任 金邊臣言比歲征伐軍多敗衄益屯田地寡無以養贍至有不免饑寒者故無鬪志願括民田之冒稅者分給則戰士氣自倍矣朝議從之張萬公獨上書言其不可者五大畧以為軍旅之後瘡痍未復百姓撫摩之不暇何可重擾一也通檢未久田有定籍括之必不能盡適足以增猾吏之弊長告訐之風二

也侈費妄用不可勝計推之以養軍可斂不及民而無待於奪民之田三也兵士失於選擇強弱不別而使同田其食振厲者無以盡其力疲劣者得以容其姦四也奪民而與軍得軍心而失天下之心其禍有不可勝言者五也必不得已請以冒地之已括者召民蒔之以所入贍軍則軍有坐獲之利民無被奪之怨矣書奏不報戊午以樞密使崇浩禮部尚書賈鉉佩金符行省山東等路括地 先是金有司議於西南西北路沿邊築壕塹以備蒙古役未就御史臺言所開旋為風沙所平無益於禦侮而徒勞民金主嘗以早問張萬公致災之由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五

三

萬公對曰勞民之久恐傷和氣宜從御史臺言罷之既而司空襄以樞密使蒞邊卒築之然工役迫促雖有精隍無女牆副隄西北路招討使通吉思忠通吉舊倫獨古今改增繕之用工七十五萬止用屯戍軍卒役不及民至是工竣已未尚書省以問詔獎之曰直乾之維楹邊之要正資守備以靖翰藩垣壘未完營屯未固卿督茲事役唯用戍兵民不知勞時非淹久已臻休畢仍底工堅賴爾忠勤辦茲心畫有嘉乃心式副予懷遂厚賜以銀幣論者謂金之國勢自茲弱矣 金修玉牒成定皇族收養異姓男為子者徒三年姓同者減二等立嫡違法者徒

一年 癸亥金主如薊州秋山 甲子婺州進士呂祖泰攷異宋史本紀倫婺州布衣兩朝綱目倫要宋史全文俱倫進士上書請誅韓侂胄祖泰祖儉之從弟也性疎達尚氣誼論世事無忌諱先是祖儉以言事貶祖泰語其友曰自吾兄之貶諸人箝口我必以言報國當少須之今亦未敢以累吾兄也至是祖儉卒祖泰乃擊登聞鼓上書論侂胄有無君之心請誅之以防禍亂其畧曰道與學自古所恃以為國者也丞相趙汝愚今之有大勳勞者也立偽學之禁逐汝愚之黨是將空陛下之國而陛下不知悟耶陳自強何人徒以韓侂胄童穉之師躡致宰輔陛下尊學之臣若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五

三

彭龜年等今安在哉蘇師旦平江之吏胥周筠韓氏之所役人共知之今師旦乃以潛邸隨龍筠以皇后親屬俱得大官不知陛下在潛邸時果識所謂蘇師旦者乎椒房之親果有厥役之周筠者乎侂胄之徒自尊大而卑朝廷一至於此願亟誅侂胄師旦筠而逐罷自強之徒故大臣在者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之不然事將不測書下三省朝論雜起御史施康年以為必大實使之遂露章奏劾且謂淳熙之季王淮為首相必大嘗擠而奪之位首倡偽徒私植黨與今屏居田野不自循省而誘致狂生叩關自薦以覲召用林采言偽學之成造端

自周必大宜加貶削遂鑄必大一官呂祖泰挾私上書
語言狂妄拘管連州右諫議大夫程松與祖泰友懼曰
人知我素與遊其謂我與聞乎乃獨奏言祖泰有當誅
之罪且其上書必有教之者今縱不殺猶當杖脊黥面
竄之遠方殿中侍御史陳謙亦以為言乃杖祖泰一百
配欽州牢城致異宋史呂祖泰傳祖泰因周必大降少
少係在嘉泰元年九月因祖泰上書而貶秩耳慶元黨禁
又以為五年九月疑皆撥拾之誤也兩朝綱目倘要宋
史全文俱倫六年九月與宋史本紀同今從之又倘要
重違人心會方祖泰投匭上書中外大駭俛胄雖怒甚
後五日乃批旨送連州拘管宋史本紀統繫於甲子蓋
因上書而竟言其事至必大降少休初當路欲文致必
本紀載在次年二月癸巳今連書之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五

三

大以罪而難其重名意必大或有辨論乃致於貶及必
大上書謝惟自引咎詔復其秩祖泰自期必死無懼色
既至府庭府尹趙善堅為好語誘之曰誰教汝為者祖
泰笑曰此何事可受教於人乎善堅曰汝病風器心耶
祖泰曰以吾觀之若今之附韓氏得美官者乃病風器
心耳善堅據案佯色蒞行杖祖泰大呼曰公為天族同
國休戚祖泰乃為何人家計安危而受斯辱也善堅亦
慚趣使去 己巳命右丞相謝澹甫朝獻景靈宮庚午
命嗣濮王不壘朝饗太廟辛未合祀天地於明堂大赦
冬十月丙戌加韓侂胄太傅 庚寅金主還都 庚

子金地風霾辛丑金主命集百官於尚書省問問者亢
旱近則久陰豈政有錯謬而致然歟其各以所見對張
萬公言天久陰晦由人君用人邪正不分用人之道君
子當在內小人當在外金主召問之曰卿言有理然孰
為小人萬公不敢斥言李仁惠兄弟對曰戶部員外郎
張暉文縉署丞田櫟都水監承張嘉貞雖有幹才無德
而稱好奔走以取勢利大抵論人當先才德金主即命
三人皆補外金主又謂萬公曰趙秉文曩以言事降授
聞其人有才藻工書翰又且敢言朕雖棄不用以北邊
軍事方興姑試之耳其後秉文果召用 金圖克坦鑑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五

三

應詔上疏畧曰仁義禮智信謂之五常父義母慈兄友
弟敬子孝謂之五德今五常不立五德不興搢紳學古
之士棄禮義忘廉恥細民違道畔義迷不知返背毀天
常骨肉相殘動傷和氣此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今宜正
薄俗順人心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各得其道然後和氣
普洽福祿薦臻矣因論為政之術其急有二一日正臣
下之心竊見羣下不明禮義趨利者眾何以責小民之
從化哉其用人也德器為上才美為下兼之者待以不
次才下行美者次之雖有才能行義無取者抑而下之
則臣下之趨向正矣其二曰尊學者之志教化之行興

於學校今學者失其本真經史雅奧委而不習藻飾虛
詞釣取祿利請令取士兼問經史故實使學者皆守經
學不惑於近習之靡則善矣又曰凡天下之事叢來者
非一端形似者非一體法制不能盡隱於形似乃生異
端孔子曰義者天下之斷也記曰義為斷之節望陛下
臨制萬機事有異議少礙聖慮尋釋其端則裁斷有定
而疑可辨矣時李元妃兄弟恣橫鑑言皆切時獎金主
雖納其說而不能行金主嘗問宰臣漢高帝先武孰為
優劣張萬公對曰高帝優甚圖克坦鑑曰先武再造漢
業在位三十年無沈湎冒色之事高帝惑戚姬至於亂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五

五

由是言之先武為優金主默然鑑蓋以李元妃隆寵過
盛故微諷云 癸巳吏部侍郎費士寅請歷十五考以
上無賊私罪犯者聽免職司舉主一員從之 十一月
癸丑朔日有食之改異宋史不書今從金史書之 詔宗子與愿夏名
曠除福州觀察使令資善堂授書 乙卯金定品官過
關則下制 金以國史院編修官呂卿雲為右補闕兼
應奉翰林文字審官院以資淺駁奏金主諭曰明昌間
卿雲嘗上書言官掖事辭甚切直皆它人不能言者卿
輩益不知也臣下言事不令外人知乃是謹密正當顯
用卿等宜悉之 金李元妃嘗遣人以阜幣易內藏紅

幣左藏庫副使高竑拒不冒易元妃奏之金主大喜使
諭竑曰所執甚善今姑與之後不得為例旋轉竑為儀
駕局少府少監 己未皇后韓氏崩諡恭淑 丙寅東
北地震 十二月朔癸未金詔改明年為泰和元年
辛卯權攢憲仁聖哲慈孝皇帝於永崇陵廟號先宗
乙未金定管軍官受所部財物輒放離役及令人代役
法 辛丑金詔官籍監戶百姓自願以女為婚者聽
壬寅權攢恭淑皇后於廣教寺 癸卯附先宗神主於
太廟太廟自仁宗以來皆祀七世崇寧初蔡京秉政乃
建九廟奉翼祖宣祖紹興中徽宗附廟以與哲宗同為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五

五

一世故無所祧及附欽宗始祧翼祖高宗與欽宗同為
一世亦不祧由是淳熙末年太廟祀九世十二室追阜
陵復土趙汝愚為政遂祧僖宣二祖而附孝宗及先宗
耐廟復不祧又祀九世 詔改明年為嘉泰元年 金
定造倫不如法三年內有損壞者罪有差 己酉加吳
曦太尉 庚戌耐恭淑皇后神主於太廟 四川關外
四州營田半為吳郭諸家所據租入甚輕計司知之而
不敢問司農少卿江陰王寧總領四川財賦有隆州教
授張鈞獻策於寧以為營田租可增寧用其說是冬分
遣官屬八人按行諸郡所遣官知其難行僅畧增之惟

金州簽判元鼎分括鳳州遂盡集屬邑之民糾決升降累月不已興州都統制郭杲舊與寧同僚相善至是寧欲核其軍闕員將佐杲不有互奏於朝詔用杲言由是兩人有隙及寧括營田杲尤以為不僂寧命鼎近邊三十里毋得增括鼎匿之營田戶數自詣鼎請其榜以示人鼎不與俄而營田戶數百戶謀於庭突執鼎毆之搜其橐得賂遺無算即執鼎使自具所得主名鼎詞伏杲因出榜招諭且以間詔罷四川所增營田租改寧直徽猷閣湖北轉運副使先是興州催鋒踏白二軍戍黑谷者騎士月給芻錢甚厚寧議損之是秋戍卒張威等百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五 毛

餘人入黑谷為盜有奔金境者金邊帥械其二十七人還都統司杲戮之而不敢奏未幾杲卒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五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六

嘉泰元年金泰和元年春正月戊午申嚴福建科鹽之禁

壬戌謝澹甫等薦士二十有五人詔籍名中書以待選

擢 丁卯命路鈐按閱都州兵士毋受餽遺及擅招軍

違者實諸法 己巳金太府監孫復言方今在仕者三

萬七千餘人而門廩補叙居三之二諸司待闕動至累

年蓋由補廩猥多流品混淆本末相舛至於進納之人

既無勞績又非科第而亦廩子孫無所分別欲流之清

必澄其源金主然之詔更定廩敘法 金尚書省奏杖

式輕細民不知畏請用大杖詔不許過五分 庚午以

葛邲配享先宗廟庭 金主如長春宮春水辛未金主

以方春禁殺會胎免犯者罪之告者賞之 甲戌金初

命文武官職至三品者許贈其祖 二月戊子詔諸州

訪求明歷之士 壬辰開資善堂以祕書郎婁機兼小

學教授機以累朝事親修身治國愛民四事手書以獻

癸巳修先宗實錄 言者稱四川制置司遇類省試

帝

宋紀一百五十六起重光元年正月盡開禧三年有奇

寧宗法天備道純德茂功仁文哲武聖睿恭孝皇

嘉泰元年金泰和元年春正月戊午申嚴福建科鹽之禁

壬戌謝澹甫等薦士二十有五人詔籍名中書以待選

擢 丁卯命路鈐按閱都州兵士毋受餽遺及擅招軍

違者實諸法 己巳金太府監孫復言方今在仕者三

年分做禮部附試學官許有出身人具所業赴制置司
陳乞委有出身通判或教授看詳蜀人試教官自此始
丁未金主還都金主嘗與司空襄言秋山之樂意將
有事於春蒐也顧視平章政事張萬公萬公曰動何如
靜金主改容而止三月丙寅雨雪兩雹戊辰頒慶
元寬恤詔令役法撮要丁丑金夏定鎮防千戶穆昆
放老人除格戊寅行都大火四日乃滅焚居民五萬
三千餘家帝下詔罪已避殿減膳命臨安府察姦民縱
火者罪以軍法出內府錢十六萬米六萬餘斛賜被火
之家金內侍李新喜有寵用事偕大興府效樂知大
續資治通鑑卷一百五十六二

部寇邊先是龍州蕃人常至濁水寨互市寨有豪民受
而儲之及蘇肅之知龍州以豪民擅利乃罪而移之自
是蕃人鹽糧米茶之屬皆不可得姦民李蒙大以倫過
竄入龍州蕃部誘之入寇四川制置司以聞詔遣官軍
討之戊戌以潛邸為開元宮甲辰金諭契丹人戶
累經簽軍立功者官賞恩例與女直人同仍許養馬為
吏知大興府事赫舍哩執中格詔不下金主責之曰汝
雖意在防閑而不知朝廷自有定格自今勿復如此煩
碎生事也乃下詔行之五月甲寅金主擊球於臨武
殿令都民縱觀丙辰金樞密使崇浩罷戊午以早
續資治通鑑卷一百五十六三

禱於天地宗廟社稷詔大理三衛臨安府兩浙州縣決
繫囚按黑宋史全文兩朝綱目備要俱倫戊辰今從宋史本紀癸亥釋諸路杖以下
囚除茶鹽賞錢丁卯命有司舉行寬恤之政十有六條
乙亥監太平惠民局夏允中請用文彥博故事以韓
侂胄平章軍國重事按黑允中上書宋史韓侂胄傳侂胄
三年本紀倫元年兩朝綱目備要
今從之侂胄上疏歷叙家世榮寵言臣不能自奮濫
叨世賞陛下龍飛之日而奉憲聖皇后旨俾臣朝夕仰
禱初政臣淡惟綿薄不足以副使令忽聞局務官有割
子引文彥博故事肆為狂妄之言臣駭汗如雨斯人固
不足責而臣之出處豈容不明乞許臣守本官致仕以

全愚分帝手批慰畱允中坐免仍令臨安府押出國門

丙子雨 六月辛卯金祈雨於北郊 己亥金敕尚

書省舉行奢僭之禁 金用尚書省言申明舊制明安

穆昆戶每田四十畝樹桑一畝毀樹木者有禁鬻地土

者有刑其田多汗萊人戶闕乏竝坐所臨長吏按察使

以時勸督有故慢者量決罰之仍減牛頭稅三之一

乙巳金初許諸科鋪馬黃河夫軍須等錢折納銀一半

願納錢鈔者聽 丙午太白經天 秋七月乙卯知樞

密院事何澹罷時吳曦自以祖父世守西蜀為國藩屏

而身畱行都不得如志乃厚賂宰輔規圖帥蜀未及賂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六 四

澹韓侂胄已許之澹持不可侂胄怒曰始以君有相就

黜偽學汲引至此今顧立異耶遂罷為資政殿學士知

太平州翼日改大學士改累兩朝綱目會要謂澹以弟

薛氏通鑑倫與祠 丁巳復以早祈禱壬戌恤囚 甲

子以陳自強參知政事張釜簽書樞密院事 金主諭

刑部官凡上書言及宰相者不得申省 己巳以吳曦

為興州都統制兼知興州先是郭杲在武興多刻剝軍

士黑谷逃卒為盜經時未平杲卒副都統制王大節攝

帥事語諸將曰是迫於饑寒非有它揭榜招還之斬為

首者以徇流配其餘吳氏世守西蜀蜀人習而安之承

郭杲之後聞曦除帥延頸望其來曦盡載輜重大艦連

屬溯嘉陵而上及至首為璘建廟大殿費十萬緡又命

士卒負土築江濱地際山為圍廣袤數里日役數千人

士始失望既而曦譖大節罷其副都統制於是蜀之兵

權悉歸於曦 金禁廟諱同音字金主嘗問孫即康曰

太宗廟諱同音字有讀倫成字者既非同音便不當闕

點畫睿宗廟諱改倫崇字其下卻有本字全體若將示

字依蘭亭帖寫倫未字允字合闕點畫如統傍之允似

不合缺即康對曰唐太宗諱世民偏傍犯如葉字倫葉

字泯字倫泯字乃擬熙宗廟諱從面從且睿宗廟諱上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六 五

字從未下字從卉世宗廟諱從系顯宗廟諱如正犯字

形止書斜畫流字銳字各從口兌悅之類各從本體從

之自此不勝曲避矣 八月己卯減奏薦恩以言者論

官冗恩濫故也 庚辰金命絕戶之田宅以二分之一

付其女及女孫 甲申張釜罷以陳自強兼知樞密院

事給事中張巖參知政事右諫議大夫程松同知樞密

院事巖松竝附韓侂胄松諂之尤甚侂胄憐之遂得佐

樞 壬寅金制明安穆昆竝隸按察司監察御史止按

部糾舉有罪併坐監臨之官 直龍圖閣致仕李詳卒

詳直諫老成以植公論因罹黨禍後謚肅簡 西遼主

珠勒呼

舊倫直魯

出獵柰曼

舊倫乃庫楚類舊倫屈出

伏兵擒之而據其位襲遼衣冠尊珠勒呼為太上皇

后為皇太后朝夕問起居珠勒呼在位三十四年尋死

遼祀遂絕

改異庫楚類遼衣冠而遼祀絕此據遼史

祖本紀三年戊辰征庫楚類汗庫楚類奔契丹考珠勒呼之被擒在癸酉年去戊辰僅八年既云庫楚類其

位矣而戊辰年所奔之契丹又係何國耶元聖武親征

錄云庫楚類以數人奔契丹王菊爾可汗豈襲衣冠而

據位為菊爾可汗而非庫楚類耶元聖武親征

征契丹餘族是為西遼殆柰曼別部之襲遼衣冠者即

耶西遼耶抑別有餘族

耶史文脫落錄以識疑

士法生員給民佃官田六十畝歲支粟三十石國子

生人百八畝歲給以所入官為掌其數 先是戶部尚

書袁說友等言浙西圍田相望皆千百畝陂塘濶瀆悉

為田濤潦則無地可蓄旱則無水可屏不嚴禁之後將

益甚辛亥遣大理司直雷佑賢宗正寺主簿李澄往浙

西行視自淳熙十一年立石之後凡官民田圍裹者悉

開之 甲寅金主如秋山 甲戌令禮部集孝宗朝典

禮 丙子金主還都 冬十月乙酉金裕享於太廟

丙戌起居郎王容請以韓侂胄定策事迹付史館從之

壬辰金御史臺言在制按察使官比任終遣官考覈

然後尚書省遣官覆察之今監察御史添設員多宜分

路巡行每路女直漢人各一人同往從之仍敕分四路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六

六

壬寅金敕有司購遺書宜高其價以廣搜訪其藏書

之家有珍襲不願送官者官為謄寫畢復還之仍量給

其值之半 甲申編亮宗御集 十一月辛亥金敕尚

書省凡役眾勞民之事勿輕行之 丁巳金主諭工部

曰比聞懷州有橙結實官吏檢視已嘗擾民今復進柑

得無重擾乎其誠所司遇有則進無則已 庚申調潭

州民舊輸黃河鐵纜錢 金陝西路轉運使高汝礪言

舊制捕告私鹽酒麴者計斤給賞錢皆徵於犯人然監

官獲之則充正課巡捕官則不賞巡捕軍則減常人之

半免役弓手又半之是罪同而賞異也請以司縣巡捕

官不賞之數及巡捕弓手所減者皆徵以入官則罪賞

均矣金主從其言 十二月己卯太白經天 辛巳金

敕原廟春秋祭祀改稱朝獻 金新修律成凡十有二

篇一曰名例二曰衛禁三曰職制四曰戶婚五曰廢庫

六曰擅興七曰賊盜八曰鬪訟九曰詐偽十曰雜律十

一曰捕亡十二曰斷獄實唐律也但加贖銅皆倍之增

徒至四年五年為七削不合於時者四十七條增時用

之制百四十九條因而畧有所增益者二百八十有二

條餘百二十六條皆從其舊又加分其一為二分其一

為四者六條凡五百六十三條為三十卷附注以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六

七

義疏義以釋其疑名曰泰和律義自官品令職員令之下曰祠令戶令學令選舉令封爵令封贈令官衛令軍防令儀制令衣服令公式令祿令倉庫令廩牧令田令賦役令關市令捕亡令賞令醫疾令假寧令獄官令雜令僧道令營繕令河防令服制令附以年月之制曰律令二十卷又新定敕條三卷六部格式三卷丁酉司空襄具以進詔以明年五月頒行之 乙巳金初定廉能官升注法 是歲浙西江東兩淮利州路旱賑之仍謁其賦

嘉泰二年 金泰和二年 春正月乙卯金始朝獻於衍慶宮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六

八

癸亥以蘇師旦兼樞密院都承旨初韓侂胄為平江兵馬鈐轄時師旦以刀筆吏事之侂胄愛其辨慧帝登極竄姓名於藩邸吏士內遂以隨龍恩得官至是權勢日甚 丁卯陳自強等上高宗實錄 侍御史林采右正言施康年上疏曰臣聞習偽者名教之慘人欺君者臣子之大罪欺與偽實人材風俗之所深患不可不察也苟有人焉方偽習之熾則從之及偽習之衰則攻之彼自以為媒身干進之計而不知墮于欺君之罪臣嘗謂由慶元初迄今人之趨向一歸於正謹守而隄防之權在二三執政大臣其次在給舍又其次在臺諫設使朝

廷未知其人有所除授給舍不繳駁臺諫不論列百執事從而指其人聲其罪可也今乃不然徒肆諸空言遂使當世譁然指攻偽為釣取爵祿之資凡投匭而上書陛辭而進說召見而賜對其論一本於此望下臣此章播告中外繼自今專事忠恪毋肆欺謾不惟可以昭聖朝公正之心抑亦可以杜偽習淆亂之患時禁學之禍雖本韓侂胄欲去異己以快所私然實京鏗創謀及鏗死侂胄亦厭前事之紛紜欲稍夏張以消中外之議且欲開邊而往時廢邊之人又有以復讐之說進者故言官遂有此疏 癸酉金歸德軍節度副使韓琛以強市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六

九

民布帛削一官罷之 甲戌金主如建春官時金主將幸長樂川刑部尚書李愈諫曰方今成卒貧弱百姓騷然三义尤近北陲恒防外患兼聞泰和官在兩山間地勢狹隘雨潦澆集固不若北官池臺之勝優游閑暇也金主不從 二月甲申弛偽學偽黨禁張孝伯知韓侂胄已厭前事因謂之曰不弛黨禁恐後不免報復之禍籍田令陳景思韓侂胄之姻也亦謂侂胄當勿為已甚侂胄從之于是趙汝愚追復資政殿學士黨人見在者徐誼劉允祖陳傅良章穎薛叔似葉適曾三聘項安世范仲黼黃顯詹體仁游仲鴻等諸人皆先後復官自復

又削薦牘中不係偽學一節俾勿復有言 丁亥修高宗正史寶訓 戊子頒治縣十二事以風厲縣令 癸巳禁私史有商人私持起居郎熊克中興小紀及九朝通畧等書欲渡淮盱眙軍以聞遂命諸道郡邑書坊所鬻書凡事干國體者悉令毀棄言者因請取禮部員外郎李燾續通鑑長編知龍州王偁東都事畧監都鹽倉李丙丁未錄及通家語錄家傳等書下史房考訂或有裨於公議者存畱從之 戊戌金初制內侍寄祿官乙巳金主還官 三月辛亥詔宰執各舉可守邊郡者二三人 甲寅金初制宮院司都監同監各一人 己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六 十 未初命提刑以五月按部理囚 己巳詔諸路帥臣總領監司舉任將帥者與本軍主帥列上之 自渡江以來員多闕少紹興末寺監丞簿學官大理司直樞密院編修官始皆有待次者乾道中東南郡守率待闕五六年蜀中亦三四年由是朝士罕有而勢要之人多攘闕者淳熙中詔存畱州郡十五闕慶元初又增為三十闕然廟堂牽於可請率多借川夏四月辛卯言者請以嘉興府處台衢嚴信池袁撫江湖漳泰溫徽州十五闕令中書再行注籍專待職事官餘如有經營畱闕之人令給舍繳駁臺諫論奏從之 己亥金定遷三品官

法復撲買河樂法 辛丑金主諭御史臺諸訴事於臺常以實上聞不得輒稱察知 癸卯金主如萬寧宮李愈復諫曰北部侵我舊疆千有餘里不謀雪恥復欲北幸一旦不警臣恐丞相襄樞密副使安國等不足恃也況皇嗣未立羣心無定豈可遠事逸遊哉金主異其言是月復太學混補法先是太學補弟子員每三歲科舉後差官鎖院凡四方舉人皆得就試取合格者補入之謂之混補淳熙後朝議以就試者多欲為之限制乃立待補之法諸路漕司及州軍皆以解試終場人數為準每百人取六人許赴補試率以開院後十日揭榜然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六 十一 遠方士人多不就試則為它人取其公據代之冒濫滋甚慶元中罷之至是復行混補就試者至三萬七千餘人分六場十八日引試云 五月甲辰朔日有會之戊申金主如泰和宮 辛亥金初薦新於太廟 壬戌金諭有司曰金井巴納舊俗今改不過二三日畱朕之所止一涼厦足矣若加修治徒費人力其藩籬不急之處用圍幕可也 甲子金夏泰和官曰慶寧長樂川曰雲龍 己巳賜禮部進士傳行簡以下四百九十七人及第出身 金敕御史臺京師拜廟及巡幸所過州縣止令洒掃不得以黃上覆道違者糾之 六月己卯行都

火 壬午濬浙西運河 辛卯禁都民以火說相驚者

金諭尚書省諸路禾稼及雨多寡令州郡以聞 秋

七月乙卯金朝獻於衍慶宮 癸亥以旱釋諸路杖以

下囚 己巳命有司舉行寬恤之政庚午復推廣之

八月丙子以吏部尚書袁說友同知樞密院事 癸未

建寶謨閣以藏先宗御集 己丑倫壽慈宮請太皇太

后還內 丙申金有司奏鳳凰見於磁州武安縣鼓山

石聖臺 甲午謝渼甫等上慶元條法事類 丁酉金

主還宮皇子特哩舊倫忒隣今改生李元妃所生也羣臣上表

賀金主宴羣臣於神龍殿遣官報謝太廟山陵太清宮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六 三

北嶽長白山 九月己酉帝朝於壽慈宮 甲寅金遣

拱衛直都指揮使完顏瑋侍講學士張行簡來使金主

戒瑋曰卿過界勿飲酒每事聽於行簡謂行簡曰宋人

行禮好事末節苟有非是不可不正舊例所有不可不

知又曰頗聞前奉使者過淮每至中流卽以分界爭渡

船此殊非禮卿自戒舟人且語宋使曰兩國和好久矣

不宜爭細故傷大體丁寧諭之使悉此意也 壬戌奉

安先宗皇帝慈懿皇后神御於景靈宮萬壽觀 丙寅

嗣秀王伯圭薨追封崇王諡憲靖 金皇子特哩彌月

金主將加封三等國號無愜意者金主念世宗在位最

久年最高初封葛王庚午封特哩為葛王 是秋詔監

司帥臣就送還人之官以省將迎之費也時黃人傑自

隆州守除夔州路提刑已解官矣得此旨遂檄隆州再

索送還人而夔之冠使已至遂兩用之其奉行失指如

此 冬十月壬申詔諸州起發總領所賦財以通判為

主管官 乙亥上太皇太后尊號曰壽成惠聖慈祐太

皇太后 是月追復朱熹煥章閣待制致仕熹慶元

文華閣待制與一子恩澤與宋史異薛氏通鑑誤繫於

九月兩朝綱目備要宋史全文俱倫十月追復煥章閣

待制與宋史本 十一月甲辰金夏定國運為土臘用

辰 金以西京留守崇浩為樞密使 乙巳重修吏部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六 三

七司法 庚戌以陳自強知樞密院事前同知樞密院

事許及之參知政事 庚午命賊吏毋便予祠時言者

論臣僚賊累鉅萬具載章疏投閑數月便得祠祿請自

今皆須三年故有是命 十二月癸酉金以皇子特哩

晬日放僧道度牒三千設醮於元真觀為特哩祈福丁

丑金主御慶和殿浴皇子詔百官用元旦禮儀進酒稱

賀五品以上進禮物 金翰林修撰王庭筠奉金主知

其貧詔有司賻錢給器事製詩賜其家其引云王遵古

朕之故人也乃子庭筠又以才選直禁林者首尾十年

今茲云亡玉堂東觀無復斯人矣 甲申立貴妃楊氏

為皇后自恭淑皇后崩貴妃與曹美人俱有寵韓侂胄
以后頗涉書史知古今性警敏任權術而曹美人柔順
勸帝立曹氏帝不從竟立皇后由是怨侂胄 加韓侂
胄太師改異宋史韓侂胄傳倫三年加太師本紀倫二
侂胄漸收羅知名之士又意在開邊士大夫之好言恢
復者亦多見擢用然政府樞密臺諫侍從多其私人而
蘇師且周筠以吏胥所役預聞國政權勢熏灼不為正
論所與 庚寅大閱改異兩朝綱目備要宋史全 閏
月丁未詔講官陳經義有當開釋者許依讀官例隨事
開陳改異兩朝綱目備要倫乙未宋史 金司空襄以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五十六 西

外盡令折鈔不拘舊例農民知之迤漸重鈔比來州縣
抑配行市買鈔無益徒擾之耳請罷諸處鈔局惟省庫
仍舊小鈔無限路分可令通行金主令速行之自是而
後國虛民貧經用不足專以交鈔愚百姓而法又不常
世宗之業衰焉 是歲蒙古部長卻特穆津舊倫奇
本真擊奈曼 舊倫乃 敗之特穆津之十世祖勃端察爾
舊倫字端 生有異徵數傳之後遂長諸部金人置東北
招討使以統轄之至伊蘇克依舊倫也 並吞諸部落
勢益盛大後追謚烈祖神元皇帝初伊蘇克依之妻諤
楞舊倫月 生子手握凝血如赤石伊蘇克依異之將卜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五十六 五

名特璊者至其地遂以特穆津名之元史云初烈祖征
長特穆津宜誌太后諤楞適生子因以所 獲特穆津名之志武功也今從蒙古源流族人泰楚特
舊倫泰赤 部號最強舊與伊蘇克依相善後生嫌隙絕
不與通及伊蘇克依卒特穆津幼泰楚特率眾來攻特
穆津大集諸部兵分十三翼與戰破走之時泰楚特諸
部多苦其主非法見特穆津寬仁時賜人以裘馬心悅
之往往慕義求降特穆津有弟奇爾固岱舊倫別里 哈
薩爾 舊倫哈撒 驍勇善射摧鋒陷陣不避艱險特穆津
曰有奇爾固岱之力哈薩爾之射可以取天下矣又有
齊拉袞舊倫赤老 博勒呼舊倫博兒 博爾濟舊倫博爾

穆呼哩舊倫木華黎今改 俱侍左右以忠勇稱號都爾木庫楚

克舊倫梭里班 猶言四傑也會塔塔爾部背金約金主

遣丞相襄帥兵逐之北走特穆津聞之發近兵自鄂端

舊倫幹 河合擊破之以功授特穆津為察表圖魯舊倫

難今改 猶言招討使也先是特呼舊倫克 部長托哩舊倫

汗受金封裔為王所稱為汪罕者也托哩汗多殺戮

昆弟其叔父奇爾舊倫菊 舉兵攻之托哩汗以百餘騎

奔蒙古伊蘇克依親將兵逐奇爾走西夏復奪部抵歸

托哩汗德之後復為柰曼所敗托哩汗出奔而復歸中

道糧絕困乏殊甚特穆津以父交好遣人往招托哩汗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六 去

安置軍中賙給之遂會於圖烏喇舊倫土兀 河上尊之

為父托哩汗因此部眾稍集欲復柰曼之讐乞援於特

穆津乃命博爾濟穆呼哩博勒呼齊拉袞四將助之大

敗柰曼盡奪所掠以歸托哩汗已而特穆津與弟哈薩

爾伐柰曼大敗之盡殺其諸將族眾積屍以為京觀柰

曼之勢遂弱時秦楚特猶強特穆津會托哩汗大戰於

鄂諾河上敗走之斬獲無算是歲柰曼又會諸部欲來

侵特穆津與托哩汗倚阿爾寨為壁大戰於徒伊舊倫

改今 壇之野柰曼使神巫祭風雪欲因其勢進攻既而反

風逆擊其陳柰曼軍不能戰欲引還雪滿溝澗特穆津

勅兵乘之柰曼大敗是時薩穆哈舊倫札木 部起兵援

柰曼聞其敗即還

嘉泰三年金泰和 春正月己卯金以樞密使崇浩為右

丞相右丞完顏匡為左丞參知政事布薩揆為右丞御

史中丞孫卽康刑部尚書賁鉉並參知政事時孫鐸久

為尚書不見擢對客誦前人句云唯有庭前老柏樹春

風來似不曾來御史大夫卞効其怨望降同知河南府

事 庚辰右丞相謝澹甫罷初澹甫力求罷政帝曰卿

能為朕守法度惜名器不可言去至是固請乃許之

戊子龍川蕃寇邊掠大崖鋪既而陷濁水寨執知寨范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六 七

浩屠其家以浩首罪土豪絕其博易故也知興州吳曦

命李好義討之好義下邳人也 甲午參知政事張巖

罷丙申以陳自強兼參知政事 戊戌視太學御化原

堂命國子祭酒李寅仲講尚書周官篇遂幸武學監學

官進秩一級諸生推恩賜帛有差 以袁說友參知政

事翰林傅伯壽簽書樞密院事伯壽以老疾辭不拜

二月乙巳以端明殿學士費士寅簽書樞密院事 甲

子金定諸職官省親拜墓給假例 三月壬申樹金平

章政事張萬公致仕萬公歷舉朝臣有名者以自代求

去甚力金主知其不能留論曰朕初即位擢卿執政繼

遷相位以卿先朝舊人練習典故朕甚重之且年雖高精力未衰故以機務相勞為卿屢求退去故勉從之甚非朕意也 丙子詔相度鐵錢利害 丁丑以久雨詔大理三衙臨安府決繫囚 丙申金以殿前都點檢布薩端為御史大夫 夏四月己亥朔日有食之改異金史不書 乙巳金禘於太廟 金敕點檢司致仕官入宮年高艱步履者竝許策杖仍令舍人護衛扶之 丙午出封樁庫兩淮交子一百萬命轉運使收民間鐵錢 乙卯陳自強等上徽宗玉牒孝宗亮宗實錄致異兩朝綱目 丁巳金敕有司祈雨仍頒備要倫徽宗孝宗玉牒光宗實錄今從宋史本紀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五十六 六

土龍法 己未金命吏部侍郎李炳等再詳定禮儀 庚申金主諭有司官中所用物如民間難得勿強市之 辛酉詔宰執臺諫子孫母就試 癸亥金尚書省遣官分路覆實御史所察事 五月戊寅朔以陳自強為右丞相許及之知樞密院事時韓侂胄凡所欲為宰執惕息不敢為異自強至印空名敕劄授之惟其所用三省不知也言路阨塞每月按舉小吏一二人謂之月課又有泛論君德時事皆取其陳熟緩慢畧無撓拂者言之或問之則愧謝曰聊以塞責耳自強尤貪鄙四方致書必題其緘云某物若干并獻凡書題無并字則不開

縱子弟親戚闖通貨賂仕進干請必諧價而後予嘗語人曰自強惟一死以報師王每稱侂胄為恩王蘇師旦為叔堂史史達祖為兄侂胄怙權專國自強表裏之功為多 庚辰以旱釋杖以下囚 壬午金以重午拜天射柳金主三發三中四品以上官侍宴魚藻殿以天暑命兵士甲者釋之 癸未命有司搜訪舊聞修三朝正史以書來上者賞之 丙戌金以定律令正土德鳳凰來皇嗣建大赦 辛卯金皇子葛王特哩卒 丙申金倫太極宮 是月以蘇師旦為定江軍承宣使 六月金主命選聰明方正之士修起居注 戊申金定職官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五十六 九

追贈法唯犯賊罪者不在追贈之列 癸亥太白經天 秋七月辛未命殿前司造戰艦出封樁庫錢十萬緡給之頒慶元條法事類 壬午權罷同安漢陽斬春三監鑄錢 癸未禁兩浙州縣抑納逃賦 丁亥金主諭宰臣曰凡奏事朕欲徐思若除授事可俟三五日再奏餘竝二十日奏之 乙未加亮宗皇帝諡曰循道憲仁明功茂德溫文順武聖哲慈孝皇帝 是月李好義等討龍川蕃部以選士二百人渡大魚河蕃人望見即走入溪箐官軍追之斬八級蕃人走險官軍不能進乃還焚其部帳蕃人怒復糾合以追官軍凡三十餘里

會日暮好義等僅得濟河翼日還至濁水寨既而蕃人約降制置司不能決 八月壬寅增置襄陽騎軍 初吳璘第四子搃嘗提舉四川茶馬坐事貶秩旋與祠搃與從子曦不相中每可任使曦數陰沮之時胡大成爲茶馬盡核諸場額外之茶且損蕃商中馬之值舊制買馬必四尺四寸以上及大成損馬值而馬至益稀所市僅四尺一寸而斃者復眾朝議不以爲便搃乃與殿司統制官彭輅謀納賄於蘇師旦且說之曰馬政積弊如此非西人諳其利病不能更張不若復委吳搃師旦然之詔以搃仍提舉茶馬爲給事中所駁改知潼川府而

續資治通鑑 卷百五十六

辛

提舉仍未得其人輅乘間見師旦自言世西人今西蕃多善馬特茶司損其值故以駑駘入市誠以善價招之宜可得師旦喜曰無踰公者矣遂引之見韓侂胄丁未詔曰茶馬司所發綱馬全不及格積弊極深宜有更革自今差文武官各一員令三省樞密院條具來上辛亥命直秘閣知瀘州王大過與輅分領之大過置司成都輅置司興元府輅至司而馬終不及格以漢蕃道稷自解朝議始悟其詐搃至蜀以謁璘廟爲名與曦樂飲結歡而去 丙辰陳自強等上皇帝會要 甲子詔刑部歲終比較諸路瘐死之數以爲殿最 九月庚午參知

政事袁說友罷 壬申以宗子希璘爲莊文太子嗣襲名搆授右千牛衛將軍 癸酉命坑冶鐵冶司毋得毀私錢爲銅 戊子金以萬寧宮提舉司隸工部 己丑詔南郊加祀感生帝太子庶子星宋星 金自邊境多故徵調滋繁國內多盜壬辰詔千戶穆昆受隨處備盜官公移盜急不卽以眾應之者罪有差 先是薩哩舊倭里部犯金邊寨丞相崇浩以兵追躡與布薩揆軍合擊之殺獲甚眾敵遁去詔崇浩還朝優獎厚賜之 冬十月庚子詔宥呂祖泰任僂居住 癸卯以費士寅參知政事華文閣學士知鎮江府張孝伯同知樞密院事

續資治通鑑 卷百五十六

壬

甲辰申酉間天大赤夜將旦亦如之金宰相薦信安杜時昇博學知天文可大用時昇謂所親曰吾觀正北赤氣如血東西亘天下當大亂亂而南北當合爲一消息盈虛循環無端察往考來孰能爲之時金國風俗侈靡紀綱大壞時昇乃南渡河隱居嵩洛山中 丙午命兩淮諸州以仲冬教閱民兵萬弩手 戊申龍川蕃部降李蒙大率其徒二百人至濁水寨守臣楊熹遣江油令馬崇謙往受其降蕃人獻六牛爲禮朝議蒙大本以漢人竄蕃界誘之入犯應逮治論死制置司言恐失蕃人向化心乃止蕃人獻水銀朱砂窟制置司謂此皆

蕃人養生之具奏給還之復增濁水寨屯兵自是蕃部

稍帖息 壬子金右丞布薩揆至自北邊丙辰金主召

至香閣慰勞之 庚申金左丞完顏匡等進世宗實錄

壬戌金奉御完顏阿魯魯舊倫阿魯魯使宋還言宋權

臣韓侂胄市馬厲兵將謀北侵金主以為生事咎之五

十出為彰德府推官政異兩朝綱目備要言金北邊聚

金主憚於用兵見本紀及完顏匡傳此宋史同案

宋人托言兵端之啟曲在金耳今不取 十一月甲戌

朝饗於太廟乙亥祀天地於圓丘大赦 十二月鄧友

龍使金有賂驛使夜半求見者具言金為蒙古所困饑

饑連年民不聊生王師若來勢如拉朽友龍大喜歸告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六 三

韓侂胄且上倡兵之書北伐之議遂起 辛亥金詔諸

親王公主每歲寒食十月朔聽朝謁興裕二陵忌辰亦

如之 癸丑金詔監察御史分按諸路所遣者女直人

即以漢人朝臣偕往所遣者漢人即以女直朝臣偕往

丙辰命四川提與茶馬通治茶馬事以彭輅言不驗

故復舊制 戊午金定行官之名曰先春 辛酉詔禁

將帥培克 是冬起參知政事張巖帥淮東同知樞密

院事程松帥淮西侍郎邱密守明州大卿辛棄疾帥浙

東以李奕為荆鄂副都統兼知襄陽聲言備金人啟釁

其實韓侂胄欲用兵北伐也 是歲初以諸司官理通

判 蒙古特穆津為長子卓沁舊倫朮求婚於托哩汗

托哩汗之子圖薩哈舊倫朮亦求婚於特穆津俱不

諧自是有違言初特穆津與托哩汗合軍攻柰曼約明

日戰薩穆哈言於托哩汗曰我與君家是白翎雀它人

鴻雁耳白翎雀寒暑常在北方鴻雁遇寒則南飛就煖

喻特穆津心不可保也托哩汗疑之遂移部眾於別所

及議婚不成薩穆哈乘隙謂托哩汗子伊喇哈曰君能

加兵蒙古我助君伊喇哈大喜數遣使言於托哩汗托

哩汗曰吾身之存實太子是賴願須已白遺骸冀得安

寢汝乃喋喋不已耶善自為之母貽吾憂太子謂特穆

津也是歲托哩汗父子謀殺特穆津遣使來曰向所議

姻事今當相從請來飲酒特穆津以為然率十騎赴之

至中道心有所疑命一騎往謝遂還托哩汗謀既不成

即舉兵來侵特穆津整兵出戰屢敗之射伊喇哈中頰

托哩汗引兵還特穆津遣人責之曰我有大功於君柰

何易恩為讐托哩汗意悔伊喇哈曰今日唯力戰以決

勝負多言何為特穆津還至班朱泥河河水方渾飲之

以誓眾時托哩汗盛強特穆津微弱眾頗危懼凡與飲

河水者謂之飲渾水言其曾同艱難也托哩汗復至與

之戰托哩汗大敗遂令軍士銜枚夜襲之盡降其部眾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六

三

托哩汗父子挺身遁去托哩汗嘆曰兒悞我路逢奈曼部將遂為所殺伊喇哈走至龜茲龜茲王以兵討殺之特穆津既滅托哩汗大獵於特默格川舊倫帖麥宣布號令振凱而歸

嘉泰四年金泰和四年春正月辛未金主如先春宮春水

壬申金中都陰霧木冰 金大理司直姬端修遷大理

丞金主謂端修日前汝為御史以幹能見用汝言多細

碎不究其實亦不汝罪及為司直乃能稱職用是擢汝

為丞盡乃心力惟法是守勿問上位宰執汝其志之

乙亥濟天長縣濠 戊辰內侍甘曷貶信州居住 壬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五十六 五

辰瓊州西浮洞逃軍倫亂寇掠文昌縣官軍討平之

時金為北鄙準布舊倫阻等部所擾無歲不與師討伐

府倉空匱賦斂日煩有勸韓侂胄立蓋世功名以自固

者侂胄然之遂定議伐金聚財募卒出封樁庫黃金萬

兩以待賞功命吳曦練兵西蜀既而安豐守臣厲仲方

言淮北流民咸願歸附浙東安撫使辛棄疾入見言金

必亂必願屬元老大臣備兵為倉卒應變之計侂胄大

喜鄭挺鄧友龍等又附和其說侂胄用師之意益銳

張孝會如金賀正還至慶都奉金主遣防禦使尼伊呀

舊倫女美致祭及賻仍命送伴使張雲護恐以歸 時

關上積糧八百餘萬斛然陳陳相因庾吏率全其局鑰以相授至可食者無幾會籌議詔下制置司遣官盤量且令防其腐敗折閱之數免累界官吏失點檢之罪降度牒二萬五千道下總所收糴償補效黑數實椿積錢米宋史本紀載在

六月今從兩朝綱目二月乙未朔金主還宮 丁酉遣

莊文太子府小學教授 金以山東河北旱詔祈雨東

北二嶽 庚戌金始祭三皇五帝四王尋詔定前代帝

王合致祭者尚書省言三皇五帝四王已行三年一祭

之禮若夏少康殷太甲太戊武丁周成王康王宣王漢

高祖文景武宣光武明帝章帝唐高祖文皇十有七君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五十六 五

致祭為宜從之效黑金史章宗紀倫夏太辛亥命內

外諸軍射鐵帖轉資 壬子調臨安府通負酒稅 癸

丑金詔刺史州郡無宜聖廟學者竝增修之 己未立

試刑法避親格 金以河平節度使孟鑄為御史中丞

金主謂之曰朕自知卿非因人薦舉也御史責任甚重

往者臺官乃推求細故彈劾小官至於巨室重事則畏

徇不言其勤乃職無廢朕命 三月丁卯行都大火迫

太廟權奉神主于景龍宮 是月太皇太后生辰免過

宮 金中都日昏無光大風毀宣陽門鳴尾 庚午命

臨安府賑焚室辛未修太廟甲戌下罪已詔曰朕焦勞

庶務宵旰十年臨民懷朽索之危履位凜堅冰之懼皇
圖增壯甫還舊日之觀回祿降災復值季春之月屬乖
撲滅驟至延燒亶荷眷於三靈迄鞏安於九廟奈民廬
之焚燬暨官寺之蔓延厥咎何由繫予不德遯省菲涼
之質敢忘戰慄之思書焚室以寬征用廣及民之澤務
側身而修行聿嚴避殿之規尚期中外之同寅勉輔眇
沖之不逮庶銷譴異式逯休祚 陳自強三上疏引罪
避位詔不許火之倫也自強上帑吏請筦鑰於自強自
強問變口喏不知所為故囊囊盡燬事定韓侂胄語人
曰丞相生事一委於火須少助之侂胄首遺萬緡於是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六

三

饋賂踵至諸道列城皆有劫不數月得六十萬遂倍所
失之數 乙亥詔百官疏陳時政闕失祕書省著倫郎
婁機上封事力言朝列務為奉承不能出已見以裨國
論外臣不稱職至苛刻以困民財將帥偏裨務為交結
而不知訓閱以強軍律不報 壬辰金遼陽府判官錫
默雷嘉舊倫科卯到家今改以上書論列朝臣削官一階罷之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六

續資治通鑑卷一百五十七

賜進士第其第有都史韓世忠廟於鎮江

宋紀一百五十七

起開隆興四年二月凡二年有奇

寧宗法天備道純德茂功仁文哲武聖睿恭孝皇

帝

嘉泰四年

金泰和四年

夏四月甲午朔命內外諸軍詳度純

隊法 立韓世忠廟於鎮江 甲辰知樞密院事許及

之罷時兵端已開韓侂胄欲令及之守建康及之辭不

行遂罷 賑恤江西水旱州縣 丙申金定縣令以下

考課法庚子增定關防姦細法 乙巳以張孝伯參知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七

政事吏部尚書錢象祖賜出身同知樞密院事 丙午

金定衣服制 甲寅金以久旱下詔責躬避正殿減膳

撤樂免旱災州縣徭役及今年夏稅遣使審囚理冤獄

乙卯金宰臣上表待罪金主答詔曰朕德有愆上天示

異卿等各趨乃職思副朕懷 丙辰詔嚴科舉請屬奔

競之弊有輒私遺書及受私書不以聞者重賞於理

壬戌金萬寧宮端門災 五月癸酉金平章政事圖克

坦鑑右丞完顏匡罷 甲戌雨先是金御史中丞孟鑄

言今歲愆陽已近五月比至得雨恐失播種之期可依

種麻萊法擇地形稍下處撥畦種穀穿土倫井隨宜灌

澆金主從其言區種法自此始 乙亥詔諸軍主帥各
率部內將材三人不如所舉者坐之 癸未追封岳飛
為鄂王飛先已賜諡至是韓侂胄欲風厲諸將乃追封
之尋追封劉光世為鄜王贈宇文虛中少保 六月壬
辰朔金罷兼官俸給 丙申置諸軍帳前雄校以軍官
子孫補之 壬寅詔侍從臺諫兩省集議裁抑濫賞
乙巳金始祭中雷 壬子詔沿江四川軍帥簡練軍實
丁巳增廬州強勇軍為千人 秋七月甲子以旱詔
大理三衙臨安府兩浙及諸路決繫囚 戊辰金主朝
獻於衍慶宮 己巳調內外諸軍逋負營運息錢辛未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七

二

調兩浙州縣闕兩州縣逋租 戊子命諸路提刑提舉
司措置保伍法 八月金大理丞姬端修罷以議知大
興府赫舍哩執中罪不當也執中鞫魏廷實獄廷實無
罪而破其家時論以為冤御史臺請移問執中奏府斷
尚未決御史臺遽令移推下大理寺議端修謂執中言
涉私當治罪詔以端修別出情見削一官解職尋令吏
部侍郎李炳等推問炳等言御史臺理直金主但切責
執中而已孟鑄疏劾之曰京帥百郡之首四方取則知
府執中貪殘專恣不奉法令自奉聖州罪解以後怙罪
不悛蒙朝廷恩貸轉生跋扈雄州詐奪人馬平州冒支

已俸無故破魏廷實家發其冢墓拜表以調鷹不至祈
雨聚妓嬉戲毆詈同僚擅令住職失帥帥之體金主以
執中舊為東官護衛頗右之謂鑄曰執中廢人似有跋
扈爾鑄曰明天子在上豈容有跋扈之臣金主悟乃罷
執中為武衛軍都指揮使 考異元道山集載張行著
語與孟鑄同今從金史
丁酉金以右丞相崇浩為左丞相右丞布薩揆為平章
政事參知政事孫即康為右丞御史大夫布薩端為左
丞吏部尚書通吉思忠為參知政事 己亥陳自強等
上皇帝玉牒 癸丑金以西京留守崇肅為御史大夫
先是金以旱求直言癸卯尚書省奏河南府盧顯達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七

三

汝州王大材所陳言涉不遜請以情理切害除其罪從
之仍徧諭中外 丁巳金弛圍場遠地禁縱民耕捕樵
采減教坊長行五十人渤海教坊長行三十人文繡署
女工五十人出宮女百六十人 戊午參知政事張孝
伯罷 九月丙寅金主如薊州秋山 冬十月丙申金
詔親軍三十五以下令習孝經論語 庚子以資政殿
大學士淮東安撫使張巖參知政事 時以吳獵帥湖
北將赴鎮見監石門酒庫黃幹訪以兵事幹曰聞議者
欲為大舉深入之謀果爾必敗此何時而可進取哉先
是獵以戶部員外郎總領湖廣江西京西財賦知韓侂

胄將開邊荆襄必受兵乃貽書當路請號召義士以保疆場刺子弟以補軍伍增棗陽信陽之戍以備衝突分屯陽邏五關以捍武昌杜越境誘竊以謹邊隙選試良家子弟以衛府庫輸湖南米五十萬石于襄陽又以湖北漕司和糴米三十萬石分輸荆郢安信四郡蓄銀帛百萬計以備賞犒拔董達孟宗政柴發等分列要郡至是赴鎮計金攻襄陽則荆州尤為重鎮乃修高氏三海築金巖內湖通濟保安四置達於上海而注之中海築拱辰長林藥山棗林四置達於下海分高沙東獎之流由寸金堤外歷南紀楚望諸門東匯沙市為南海又於續資治通鑑卷一百五十七 四

赤湖城西南過走馬湖熨斗陂之水西北寘李氏置水勢四合可隄戎馬高氏三海者高係融據荆南時分江流瀦為大澤以遏北方戎馬者也太祖并天下慮竊據者為後世患乃決而去之獵復修治以為荆州之險癸卯金主還都十一月己未朔詔兩淮荆襄諸州值荒歉奏請不及者聽先發廩以聞 癸酉金木冰凡三日 監察御史婁機知韓侂胄銳意欲用兵極口沮之謂恢復之名非不美今士卒驕逸遽驅於鋒鏑之下人才難得財用未裕萬一兵連禍結久而不解奈何侂胄不悅其議愈密外廷罔測機又上疏極諫密謀雖人莫

得知而羽書一馳中外惶惑侍御史鄧友龍方主用兵之議機詰之曰今日孰可為大將孰可為計臣正使以殿嚴當之能依其可用乎友龍不能答 十二月癸巳以宰相陳自強請遵孝宗典故勅國用司總覈內外財賦戶部尚書李大性條陳利害謂兵不宜輕舉忤韓侂胄意出知平江府遂以自強兼國用使費士寅張巖同知國用事培克民財州郡騷動 己亥詔改明年為開禧元年 壬寅禁州縣私籍沒民產 甲辰再謁臨安府民丁身錢三年 少傅致仕周必大丞諡文忠 柰舊侂胄改曼舊侂胄改今改 部長迪延汗舊侂胄改心忌蒙古特穆津舊侂胄改續資治通鑑卷一百五十七 五

鐵木真遣使謀於白達勒達部主阿喇呼斯舊侂胄改阿喇呼斯舊侂胄改曰吾聞東方有稱帝者天無二日民豈有二王耶君能益吾右翼吾將奪其弧矢也阿喇呼斯即以報特穆津尋舉部來歸是歲特穆津大會於特默格川舊侂胄改議伐柰曼眾以方春馬瘦宜俟秋高為言特穆津弟鄂齊堅舊侂胄改斤舊侂胄改曰事所當為斷之在早何可以馬瘦為辭奇爾固岱舊侂胄改古台舊侂胄改曰柰曼欲奪我弧矢是小我也我輩義當同死彼恃其國大而言誇苟乘其不備攻之功當可成也特穆津悅曰以此眾戰何憂不勝遂進兵迪延汗以諸部兵至營於杭愛山舊侂胄改山舊侂胄改薩穆哈舊侂胄改倫

札木合今改見蒙古軍容整肅謂左右曰奈曼初舉兵視蒙

古兵若粘糍羔兒意謂蹄皮亦不甯今吾觀其氣勢殆

非往時矣遂引所部兵遁去是日特穆津與奈曼軍大

戰至晡禽殺迪延汗諸部軍一時皆潰夜走絕險墜崖

死者不可勝紀明日餘眾悉降于是塔塔爾諸部亦來

降已而復伐默爾奇部舊倫茂里乞部今改部長托克托舊倫脫

奔迪陽汗之兄博嚕裕汗舊倫下魯欲罕今改其屬岱爾烏遜舊

帶兒兀孫今改獻女迎降俄復叛去特穆津遣軍往平之

開禧元年金泰和五年春正月癸酉朔初置激浦水軍 乙

亥金主詔有司自泰和三年郡縣三經行幸民嘗供億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七 六

者賜今年租稅之半 丁卯金主如先春宮春水 壬

申金主朝獻於衍慶宮 丁丑金調山東河北軍夫改

治漕渠 二月己卯朔金主諭曰近制按察司以靜鎮

而知大體為稱職苛細而闇於大體為不稱由是各路

按察以因循為事莫思舉刺郡縣以貪黷相尚莫能畏

戢自今若糾察得實民無冤滯能使一路鎮靜者為稱

職其或煩紊使民不得伸愬者是為曠廢 癸卯詔國

用司立考覈財賦之法 三月庚申太白晝見 金主

還都 癸亥金更定兩稅輸隄 辛巳以淮西安撫司

所招軍為強勇軍 金唐州得宋謀者言韓侂胄屯兵

鄂岳將謀北侵 癸未參知政事費士寅罷韓侂胄欲

以士寅鎮興元為宣威之漸士寅固辭遂罷 金羣臣

屢請上尊號是月復以為請金主不許詔侍講學士張

行簡倫批答因問行簡宋范祖禹倫唐鑑論尊號事行

簡對曰司馬光亦嘗諫尊號事不若祖禹之詞淡至以

為臣子生謚君父頗似慘切金主曰卿用祖禹意答之

仍曰太祖雖有尊號太宗未嘗受也行簡乞不拘對偶

引祖禹以微見意金主從之 夏四月戊子朔以錢象

祖參知政事吏部尚書劉德秀簽書樞密院事 癸卯

以江陵副都統李奕為鎮江都統皇甫斌為江陵副都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七 七

統兼知襄陽府 金邊臣奏宋兵入秦州界又入鞏州

定遠鎮癸巳金主命樞密院移宋依誓約撤新兵毋縱

入境 甲寅武學生華岳上書諫朝廷未宜用兵啟邊

釁且乞斬韓侂胄蘇師旦周筠以謝天下侂胄大怒下

岳大理編管建寧 五月己巳賜禮部進士毛自知以

下四百三十三人及第出身自知對策言當乘機以定

中原韓侂胄大喜遂擢為第一 乙亥詔以衛國公囑

為皇子進封榮王 甲申鎮江都統戚拱遣忠義人朱

裕結弓手李全焚金漣水縣全濰州人銳頭蓋目權誘

善下人以弓馬趨捷能運鐵鎗時號李鐵鎗 金主聞

南朝將用兵召諸大臣問之承暉孟鑄及太常卿趙之傑皆曰未敗衄之餘自救不暇恐不收叛盟完顏匡獨曰彼置忠義保捷軍取先世開寶天禧紀元豈忘中國者哉通吉思忠亦言宋人敗盟有狀金主然之乃命平章政事布薩揆爲河南宣撫司籍諸道兵以備宋 六月辛卯詔內外諸軍密爲行軍之計 戊戌詔諸路安撫司教閱禁軍 庚子進程松資政殿大學士爲四川制置使 辛丑淮東安撫使鄭挺坐擅納北人牛真及劫漣水軍事敗奪二官罷 壬寅天鳴有聲 復同安漢陽新春三監 已酉金制駐防軍逃亾及過事失措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七

九

陷敗戶口者罪 秋七月庚申以陳自強及侍御史鄧友龍等請詔韓侂胄平章軍國事立班於相上三日一朝赴都堂治事論者謂侂胄繫銜比呂夷簡省同字則其體尤尊比文彥博省重字則所與者廣于是三省印竝納其第侂胄自置機速房甚者假倫御筆升黜將帥人莫敢言 命興元都統司招增戰兵 丙寅以蘇師旦爲安遠軍節度使領閩事 戊辰贈趙汝愚少保 壬申金主朝獻於衍慶宮 已卯韓侂胄等上高宗御集 癸未以韓侂胄兼國用使 以旱決繫囚 八月丁亥命湖北安撫使增招神勁軍 辛卯金罷河南宣

撫司初布薩揆至汴移文來責敗盟三省樞密院答言邊臣生事已行貶黜所置兵亦已抽去揆信之會殿前副都指揮使郭倪濠州守將田俊邁誘虹縣民蘇貴等爲開言于揆曰宋之增戍本慮他盜及聞行臺之建益畏警不敢輕去備以其皆白丁自裹糧補窮戚饑疾死者甚眾揆益弛備以其言白於金主羣臣有勸先舉者金主曰南北和好四十餘年民不知兵不可河南統軍使赫舍哩子仁使宋還言宋主修敬無他金主以問完顏匡匡曰子仁言是金主曰汝變議耶匡曰子仁守疆圍不接生事然有備無患在陛下宸斷耳金主然之及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七

九

聞揆言遂命罷宣撫司及臨洮德順秦鞏新置弓箭手權禮部侍郎李壁使金賀生辰行次揚州會朱裕襲破漣水金人憤甚乞梟裕首境上詔從其請壁至燕與金人言披露肝膽金人之疑頓釋壁之子也 癸巳雨 乙巳以郭倪爲鎮江都統兼知揚州 閏月戊寅韓侂胄等上欽宗玉牒 九月丁亥發書樞密院事劄德秀罷 戊子金中都西北方黑雲間有赤氣如火色次及西南正南東南方皆亦有白氣貫其中至中夜赤氣滿天四覆乃盡 戊戌攻金比陽等莊殺副巡檢阿哩 恩騰嘉努 甲辰焚金黃湖擄其巡檢高顯 韓侂胄

欲審敵虛實丁未遣陳景俊使金賀正旦 以邱密為江淮宣撫使密辭不拜初韓侂胄以北伐之議示密密曰中原淪陷且百年在我固不可一日而忘然兵凶戰危若首倡非常之舉兵交勝負未可知則首事之禍其誰任之此必有誇誕貪進之人僥倖萬一宜亟斥絕不然必誤國矣侂胄不納至是命密宣撫江淮密手書力論金人未必有意收盟中國當示大體宜申儆軍實使吾常有勝勢若蒙自彼侂胄我有詞矣侂胄不悅 冬十月甲子江州守臣考異兩朝綱目備要陳鑄以歲旱圖獻瑞禾詔奪一官 丙寅升嘉定府為嘉慶軍 丁丑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七 十

襲金比陽殺其軍事判官薩都 十一月乙酉置殿前司神武軍五千人屯揚州 是日兵入金內鄉攻洛南之商縣至丹河為金商州司獄壽祖所敗 丁酉金詔山東陝西帥臣訓練士卒以備非常仍以銀十五萬兩分給邊帥募民偵何復遣武衛軍副都指揮完顏太平殿前右衛副將軍富察阿哩赴邊伺邊部闌入伏兵掩之 金以張行簡為順天軍節度使臨行金主問之曰卿未更治民今至保州民之情偽卒難臆度如何治之則可行簡對曰臣奉行法令不敢違失獄訟之事以情察之鈐制公吏禁抑豪強以鎮靜為務庶幾萬分之一

金主曰在任半歲或一年所得利害上之行簡至保州上書曰比者括官田給軍既一定矣有告欲別給者輒從其告至今未已名曰官田實取之民以與之奪彼與此徒啟爭端臣所管已撥淡澤縣地三百餘頃復告水占沙鹹者三之一何時可定臣謂當隄以月日不許再告為便下尚書省議奏請如實有水占者為按視改撥若沙鹹瘠薄當準已撥為定從之 召辛棄疾知紹興府兼兩浙安撫使又進贄文閣待制皆辭免進樞密都承旨未受命而卒 王阮有文武幹略嘗知濠州請復曹瑋方田种世衡射法日講守備至是改知撫州韓侂胄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七 十一

胄素聞其名特召入奏將誘以美官夜遣密客詣阮阮不答私謂所親曰吾聞公卿擇士士亦擇公卿劉歆柳宗元失身匪人為萬世笑今政自韓氏出吾肯出其門哉對畢拂衣出關侂胄大怒降旨與祠 十二月庚午增刺馬軍司弩手 癸酉詔永除兩浙身丁錢 戊寅金遣趙之傑來賀明年正旦入見禮甚侂韓侂胄請帝還內詔使人更以正旦朝見著侂郎東陽朱質上書請斬金使不報 是歲蒙古特穆津伐夏拔拉吉哩舊侂里今寨經羅索 舊侂洛改 思今改城大掠而還 開禧二年金泰和六年 蒙古 春正月癸未朔調兩浙

路身丁綢緜 丁亥賀金正旦使陳景俊辭還金主使
孟鑄就館諭曰大定初世宗許宋世為姪國朕遵守至
今豈意爾國屢有盜賊犯我邊境以此遣大臣宣撫河
南及得爾國公移料已罷黜邊臣抽去兵卒朕即罷司
未幾盜賊甚於前日羣臣以爾國渝盟為言朕惟和好
歲久委曲涵容恐姪宋皇帝或未詳知卿歸國當具言
之金主本無意用兵故再三申諭景俊還以告陳自強
戒勿言由是用兵益決 癸巳以金使悖慢館伴使副
以下奪官有差 乙未增太學丙舍生為百二十八
丙申吳曦遣兵圍抹熟龍堡為金將富鮮長安所敗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七 十三

辛丑更名國用司曰國用參計所 丁未金主如春水
庚戌西河州守將約金陝西統軍判官完顏固喇舊
摺刺鞏州兵馬鈐轄完顏齊錦舊今改會境上伏兵襲
之殺金木波長趙彥雄等七人圖喇馬陷於淖中流矢
齊錦僅以身免 辛丑詔坑戶毀錢為銅者不赦仍籍
其家著為令 時以舉人姦弊滋多命諸道漕司州府
軍監凡解舉人合格試卷姓名類申禮部舉人於考官
自總麻以上親及大功以上婚姻之家皆迴避惟臨軒
親試謂之天子門生雖父兄為考官亦不避 是月雅
州蠻高吟師寇邊遣官軍討之 夏鎮夷郡王安全廢

其主純佑而自立純佑卒於廢所年三十謚昭簡皇帝
廟號桓宗墓曰莊陵安全崇之孫越王仁友之子也
乙卯以火災徹樂遊正殿 丁巳以久雨命決繫囚
甲戌孟鑄言於金主曰提刑改為按察司又差官覆察
權削而望輕於政體不優下尙書省議賈鉉曰按察使
既差監察體訪復遣官覆察誠為繁冗請自今差監察
時即復遣官偕往更不覆察諸疑獄竝令按察使從正
與決從之 己卯復御正殿 二月癸丑壽慈宮火太
皇太后移居大內 三月癸巳以程松為四川宣撫使
吳曦為宣撫副使松移司興元東以軍三萬屬之曦進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七 十三

屯河池西以軍六萬屬之仍聽節制財賦按劾計司曦
由是益得自尊松無所關預松始至欲以執政禮見曦
責其庭參曦聞之及境而還松用東西軍一千八百自
衛曦多抽摘以去松不悟知大安軍安丙陳十可憂於
松既而松開府漢中夜延丙議丙為松言曦必誤國丙
廣安人嘗為吳挺客素知曦松亦不省 乙巳參知政
事錢象祖罷韓侂胄銳意用兵象祖執不可遂以懷姦
避事罷之尋奪二官信州居住 己酉知處州徐邦憲
入見請立太子因以肆赦弭兵侍御史徐棟劾罷之
雅州蠻犯峒門皆知皆曹琦斷其橋蠻人不得歸肆掠

制置司委盧操權知砦又遣通判漢州張師夔同知雅州節制軍馬師夔嘗獻安邊十策故用之既而倫檄諭降高吟師見檄詞俚拙笑擲於地夏四月壬子師夔率兵次始陽蠻人懼欲求款寨將彭又不可議閉砦門以困之蠻怒攻砦門又掠水渡村綿州校尉彥言於操曰賊今無備可開門擊破之操曰上官祇令防邊安得生事師夔見事亟以三百兵自衛還雅州賊遂焚砦門官軍失利準備將張謙戰死 丙辰金亳州同知防禦使聖賢努聞宋師圍壽春率步騎六百赴之師退 癸亥金河南統軍使赫舍哩子仁上言諫知皇甫斌遣兵四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七

十四

萬規取唐三萬人規取鄧故不敢無備乃聚鄭汝陽翟之兵於昌武以南京副留守兼兵馬副都總管赫舍哩毅統之聚亳陳襄邑之兵於歸德以河南路副統軍圖克坦鐸統之自以所部駐汴及擬山東西路軍七千付統軍赫舍哩執中駐大名河北東西路軍萬七千屯河南皆給以馬有老弱者易其人金主皆從之 甲子以京湖宣諭使薛叔似為湖北京西宣撫使御史中丞鄧友龍為兩淮宣諭使 下納粟補官令 程松遣兵攻天水界至東柯谷為金將劉鐸所敗 金主詔大臣議南伐左丞相崇浩參知政事賈鉉曰宋邊卒狗盜鼠竊

非舉兵也左丞布薩端曰小寇當晝伏夜出豈敢白日列陳犯靈壁入渦口攻壽春耶此宋人欲多方誤我不早為之所一旦大舉將墮其計中金主溪然之丙寅詔布薩揆領行省於汴許以便宜從事盡徵諸道籍兵分守要害 戊辰以吳曦兼陝西河東路招撫使 己巳調三衙兵增戍淮東 權禮部侍郎李壁奏言秦檜首倡和議使父兄百世之讐不復聞於臣子之口宜亟貶檜以示天下庚午削檜王爵改謚繆醜制詞有曰兵於五材誰能去之首弛邊疆之備臣無二心天之道也忍忘君父之仇又曰一日縱敵遂貽數世之憂百年為墟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七

十五

誰任諸人之責當時傳誦之 乙亥以郭倪兼山東京洛招撫使鄂州都統趙淳兼京西北路招撫使皇甫斌兼京西北路招撫副使 郭倪遣武義大夫充人畢再遇與鎮江都統陳孝慶取泗州尅日進兵金人聞之閉樞場塞城門為備再遇曰敵已知吾濟師之日矣兵以奇勝當先一日出其不意孝慶從之丁丑進兵薄泗州泗有東西兩城再遇令陳戈旗舟楫於石匣下如欲攻西城者自以麾下兵從陟山徑趨東城南角先登殺敵金人大潰從北門遁西城猶堅守再遇立大將旗呼曰我大宋畢將軍也中原遺民可速降旋有淮平知縣絕

城乞降于是兩城皆定郭倪來饗士出御寶刺史牙牌授再遇再遇曰國家河南八十一州今下泗州兩城即得一刺史繼此何以賞之固辭不受 江州統制許進復新息縣兗州忠義人孫成復褒信縣 五月辛巳朝陳孝慶復虹縣 吳興郡王柄率追封沂王諡靖惠 癸未禁邊郡官吏擅離職守 丙戌江州都統王大節引兵攻蔡州不克軍大潰 丁亥韓侂胄聞已得泗州及新息褒信穎上虹縣遂請帝下詔伐金直學士院李壁所草也初兵部侍郎葉適論對嘗言甘弱而幸安者衰改弱而就強者盛侂胄聞而嘉之以爲直學士院欲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七 六

危矣乃遣納蘭邦烈穆延斯賚塔舊俗扶然史以精騎三千成宿州俊邁率眾往襲爲金人所敗甲午池州副都統郭倬主管軍馬行司公事李汝翼以眾五萬繼至遂圍城攻之甚力城中叢射不能逼會淫雨潦溢南師露處勞倦邦烈遣騎二百出南軍後突擊之南軍亂斯賚塔率騎蹂之殺傷數千人俊邁等夜遁金人追擊復大敗郭倬執俊邁以與金人乃得免 郭倪遣畢再遇取徐州行至虹遇郭倬李汝翼兵裹創而問之曰宿州城下大水我師不利統制田俊邁已爲敵擒矣再遇督兵疾次靈壁遇陳孝慶駐兵鳳凰山將引還再遇曰宿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七 七

彼已敗不敢迫諸軍乃可安行無虞汝輩焉知兵易進而難退耶乃還泗州以功除左驍衛將軍 甲辰京西北路招撫副使皇甫斌引兵攻唐州為金刺史烏克遜鄂屯舊倫吾古孫兀屯今改等所敗 興元都統秦世輔出師至城固縣軍大亂 甲午詔以宗室均為沂王柄嗣賜名貴和均父希瞿太祖九世孫也 庚戌太白經天 金主以時方用兵山東重地須大臣安撫乃以完顏守貞知濟南府守貞尋率金主聞而悼之敕有司致祭賻贈依故平章政事富察通例謚曰肅 吳曦謀據蜀以叛與其從弟晁徐景望趙富朱勝之董鎮等日夜密計欲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七 六

遣人求封於金金人亦欲誘曦降使其從梁益南下六月金主賜曦詔曰宋自信桓失守構竄江表僭稱位號偷生吳會時則乃祖武安公玠捍禦兩川洎武順王璘嗣有大勳固宜世祚大帥遂荒西土長為藩鎮誓以河山後裔縱有樂靡之汰猶當十世宥之然威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自古如此非止於今卿家專制蜀漢積有歲年猜嫌既萌進退維谷代之而不受召之而不赴君臣之義已同路人譬之破桐之葉不可以復合騎虎之勢不可以中下矣此事流傳稔於朕聽每一思之未嘗不當饋歎息而卿猶偃然自安且卿自視翼

贊之功孰與岳飛飛之威名戰功暴於南北一旦見忌遂被慘夷之禍可不畏哉故知者順時而動明者因機而發與其負高世之勳見疑于人惴惴然常懼不得保其首領曷若順時因機轉禍為福建萬世不朽之功哉今趙擴昏辱受制強臣比年以來頓違誓約增屯軍馬招納叛臣朕以生靈之故未欲遠行討伐姑遣有司移文復因來使宣諭而乃不顧道理愈肆惡陵虐劉我邊陲攻剽我城邑是以忠臣扼腕義士痛心家與為仇人百其勇失道至此雖欲不亡得乎朕已分命虎臣臨江問罪長驅並鴛飛渡有期此正豪傑分功之秋也卿以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七 九

英偉之姿處危疑之地必能淡識天命洞見事機若按兵閉境不為異同使我師併力巢穴而無西顧之虞則全蜀之地卿所素有當加封冊一依皇統冊構故事更能順流東下助為犄角則旌麾所指盡以相付天日在上朕不食言今送金寶一鈕至可領也命蜀漢安撫使完顏綱相機設間以誘之考吳宋史方信儒傳以金人誘吳曦為三月事然以金主詔書考之似非三月事或信儒權詞以對可金史本紀倫十二月乃吳曦納款之時非金人誘降之時也宋史吳曦道其客姚源淮獻關外四州之地於金人求封為蜀王六月金人封曦為蜀王賜以金印然以金史考之則金先誘降非曦先求封至於金主下詔書自杜六月完顏綱設間久乃得遂 建康都統李爽以兵圍壽州於曦耳今從宋史本紀

金刺史圖克坦義拒守踰月不能下壬子河南統軍判
官奇珠舊倫乞及邁格舊倫買等來援義出兵應之爽
大敗 甲寅韓侂胄以師出無功罷兩淮宣撫使鄧友
龍而以邱密代之駐揚州密至鎮部署諸將悉以三衛
江上軍分守江淮要害侂胄遣人來議招收潰卒且求
自解之計密謂宜明蘇師且周筠等饋師之姦正李汝
翼郭倬等罷師之罪密欲全淮東兵力為兩淮聲援奏
泗州孤立淮北所屯精兵幾二萬萬一金人南出清河
口及侵天長等城則首尾中斷莫若乘之還軍盱眙從
之於是王大節李汝翼皇甫斌李爽等皆坐貶 雅州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七

三

蠻未平張師夔罷以通判遂寧府馮瑜權州事興元統
領王鉞將兵六千往討之乙卯鉞入礪門蠻人降唯高
吟師不至鉞遣人諭之吟師乃出即擒斬之并殺其酋
六十三人 金初置急遞鋪腰鈴轉遞日行三百里非
軍期河防不許起馬 丁巳金詔彰德府宋韓侂胄祖
琦墳毋得損壞仍禁樵采辛酉金詔有司宋宗族所居
各具以問長官常加提控 戊辰金升壽州為防禦以
圖克坦義為防禦使 韓侂胄既罷師始覺為蘇師且
所誤召李壁飲酒酣語及師且始謀事壁微摘其過以
覘之因極言師且怙勢招權使明公負謗非竄謫此人

不足以謝天下侂胄然之秋七月辛巳罷師且籍其家
旬日除名韶州安置初彭龜年間師且建節曰此韓氏
之陽虎其禍韓氏必矣既而問將用兵曰禍其在此乎
竟如其言 召倪思試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韓侂胄
先以書致殷勤曰國事如此一人望豈宜專以潔已
為賢哉思報曰但恐方拙不能徇時好耳時赴召者未
引對先謁侂胄或勸用近例思曰私門不可登矧未見
君子逮入見首論言路不通自呂祖儉謫徙而朝士不
敢輸忠自呂祖泰編竄而布衣不敢極說膠庠之士欲
有吐露恐之以去籍論之以呈藁誰肯披肝瀝膽冒觸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七

三

威尊近者北伐之舉僅有一二人言其不可如使未舉
之先相繼力爭之更加詳審不致輕動又言蘇師且賊
以巨萬計胡不黥戮以謝三軍皇甫斌罷師襄漢李爽
敗績淮甸秦世輔瀆敗蜀道皆罪大罰輕又言士大夫
寡廉鮮恥列拜於勢要之門甚者匍匐門竇稱門生不
足稱恩座恩主甚至於恩父者諛文豐賂又在所不論
也侂胄問之大怒思既退謂侂胄曰公明有餘而聰不
足堂中剖決如流此明有餘為蘇師且蒙蔽此聰不足
也周筠與師且竝為姦利師且已敗筠尙在人言平章
騎虎不下之勢此李林甫楊國忠晚節也侂胄悚然曰

問所未聞司諫毛憲劾思與祠 梁洋義士統制毋思
襲和尚原取之 壬午雅州蠻出降 商榮攻東海縣
金命完顏卞僧福敗之還中流矢死 甲申金朝獻於
衍慶宮 丁亥金命翰林直學士陳大任專修遼史召
張行簡為禮部尚書兼侍講同修國史祕書監進太一
新歷金主命行簡校之 甲午統制成春以舟師攻邳
州金刺史完顏從正敗之春赴水死 癸卯以張巖知
樞密院事禮部尚書李壁參知政事先是韓侂胄嘗與
朝士論人才有乏賢之歎因言今從官中薛象先沈毅
有謀然失之把持鄧伯允忠義激烈然失之輕李季章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七 三

通今知古然失之弱象先叔似字伯允友龍字季章壁
字也壁使北還言兵未可動故侂胄以為弱至是叔似
友龍俱無功壁乃秉政 是月魏國公留正率諷忠憲
寶謨閣直學士楊萬里率韓侂胄用事欲網羅四方
知名士嘗築南園屬萬里為之記許以掖垣萬里曰官
可棄記不可倫也問侂胄用兵亟呼紙書曰韓侂胄姦
臣專權無上動兵殘民謀危社稷吾頭顱如許報國無
路惟有孤憤筆落而逝 夏鎮夷郡王安全使桓宗母
羅氏上表于金言純佑不能自守與大臣定議立安全
為王金主賜羅氏詔詢其意夏人復以羅氏表來乃冊

安全為夏國王 八月丁卯斬郭倬於鎮江攷異兩朝綱目備要
宋史全文俱繫於七月今從宋史本紀倫八 辛未詔
月又本紀倫壬寅今從備要全文倫丁卯
諸州無證有佐之獄毋奏裁 程松遣將襲取方山原
為金元帥右都監富察貞所敗 壬申太白晝見經天
以淮東安撫使所招軍為御前強勇軍 乙亥金赦
唐鄧穎蔡宿泗六州免來年租稅三分之一 九月辛
巳金富察貞取和尚原 己丑朝獻景靈宮庚寅朝獻
太廟辛卯合祭天地於明堂大赦 戊戌金左丞布薩
端行省於汴己亥戶部侍郎梁鏗行六部尚書事於山
東時完顏守貞已奔金主特起張萬公知濟南府山東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七 三

路安撫使山東連歲旱蝗沂密萊莒濰五州尤甚萬公
慮民饑盜起當預備賑濟而兵興國用不給乃請將僧
道度牒并鹽引付山東行部給買納粟易換又言督責
有司禁戢盜賊之方金主皆從之 冬十月辛酉以將
士暴露罷瑞慶節宴 金主召布薩揆赴闕密授以成
筭俾還軍分兵為九道南下揆以行省兵三萬出穎壽
元帥完顏匡以兵二萬五千出唐鄧河南路統軍使赫
舍哩子仁以兵三萬出渦口左監軍赫舍哩執中以山
東兵二萬出清河口左監軍完顏充以關中兵一萬出
陳倉右都監富察貞以岐隴兵一萬出成紀蜀漢路安

撫使完顏綱以漢蕃步騎一萬出臨潭臨洮路兵馬都
總管舒穆魯仲溫以隴右步騎五千出鹽川隴州防禦
使完顏璘以兵五千出來遠丙子赫舍哩執中自清河
口渡淮遂圍楚州宣撫使檄知盱眙軍畢再遇援之而
以段政張貴代守盱眙金人知再遇既去即攻盱眙政
等驚潰金人遂入盱眙再遇聞之還軍復定盱眙乃行
時金兵七萬在楚州城下三千人守淮陰糧草又載糧
三千艘泊大清河再遇諜知之曰敵眾十部難以力勝
可計破也乃遣統領許俊聞道趨淮陰夜二鼓銜枚至
敵營各攜火伏糧車間五十餘所聞哨聲舉火敵驚竄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七 三

擒烏哩庫帥勒富察元努等二十三人 十一月辛巳
金完顏匡破棗陽軍 甲申以邱密僉書樞密院事督
視江淮軍馬金人攻淮南日急或勸密棄廬和州為守
江計密曰棄淮則與敵共長江之險吾當與淮南共存
乃增兵防守 金完顏匡侵光化軍及神馬坡江陵
副都統魏友諒突圍趨襄陽 乙酉招撫使趙淳焚樊
城 金布薩揆引兵至淮遣人密測淮水惟八疊灘可
涉即遣鄂屯襄揚兵下蔡聲言欲渡守將何汝礪姚公
佐以為誠然悉眾屯花厓以備之揆乃遣完顏薩布倫
等潛渡八疊駐南岸南軍不虞其至遂皆潰走自

相蹂踐死者不可勝計揆遂奪潁口下安豐軍及霍邱
縣遂攻合肥 戊子金人侵廬州田琳拒卻之 是日
金富察貞攻湫池堡破天水肆掠關外四州吳曦置不
問 己丑金尚書省奏減朝官及承應人月俸折支錢
以軍興故也 乙未以湖廣總領陳謙為湖北京西宣
撫副使 丁酉金人侵舊岷州守將王喜遁去 丙申
金赫舍哩子仁破滁州 乙巳金富察貞破西和州
金人破信陽軍及隨州又圍襄陽府金主遣使諭在薩
揆口前得卿奏先鋒已得潁口偏師又下安豐斬馘之
數或以萬計近又西師奏捷棗陽光化既為我有樊城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七 三

鄧城亦自潰檄又聞隨州闕城歸順山東之眾久圍楚
州隴右之軍尅期出界卿提大軍攻合肥趙擴聞之料
已破膽失其神守度彼之計乞和為上嘗嘗書三事付
卿以今事勢計之徑度長江亦其時矣淮南既為我有
際江為界理所宜然如使趙擴奉表稱臣歲增貢幣縛
送賊魁還所俘掠亦可罷兵卿宜廣為渡江之勢使彼
有必死之憂從其所請而縱之餘息偷生豈敢復萌它
慮卿于此時經營江北勞來安集除其虐政橫賦以良
吏撫字疲民以精兵分守要害雖未繫趙擴之頸而朕
前所畫三事上功已成矣機會難遇卿其勉之 癸卯

太皇太后賜錢一百萬緡犒賞軍士詔諸路招募禁軍以待調遣十二月丁未朔金布薩揆進軍攻和州中軍副統穆延斯資塔中流矢死斯資塔形不過中人而拳勇善鬪所用槍長二丈軍中號為長槍副統又工用手箭箭長不盈握每用百數撒置鎧中遇敵抽箭以鞭揮之或以指針取飛擲數矢齊發無不中敵以為神克安豐戰霍邱花礮功居多及死將士皆惋惜之時宋軍萬五千騎屯六合揆偵知之即以右翼掩擊斬首八千級進屯瓦梁河以扼真陽諸路之衝乃整列軍騎沿江上下畢張旗幟江表大震致異宋史寧宗紀十一月戊戌金人圍和州守將周虎拒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五十七

庚

壬

之按金史章宗紀是月布薩揆克含山而無圍和州事至十二月丁未朔揆始自將攻和州今從金史章宗紀
 戊戌金完顏匡圍德安府別以兵徇下安陸應城雲夢孝感漢川京山等縣 壬子金富察貞破成州 金人去和州甲寅攻六合縣郭倪遣前軍統制郭僕救之遇於胥浦橋大敗倪棄揚州走倪性輕躁素以諸葛亮自許其出師也陳景俊為隨軍漕謂之曰木牛流馬則以煩公問者匿笑及屢敗自度不復振對客泣數行法曹彭夔面譏之曰此帶汁諸葛亮也尋謫南康軍安置吳曦將叛前數月神思昏擾夜數躍起寢中叱咤四顧或終夕不得寢意頗悔欲且已吳覲憇息之曰此事

寧得中止耶金完顏綱以金主之命欲招降曦進兵水洛訪得曦族人吳端署為水洛城巡檢使遣人報曦曦反意遂決然以程松在興元未敢發詐稱杖殺端而陰遣使送款於綱及富察貞入成州曦自焚河池赴屯清野原自是金人無復顧慮 己未金赫舍哩子仁破真州時真州兵數萬保河橋布薩揆遣子仁往攻之分軍涉淺潛出其後宋軍大驚不戰而潰斬首二萬餘級騎將劉挺常思敬蕭從德莫子容竝為所擒真州遂陷士民奔逃渡江者十餘萬知鎮江府宇文紹節亟具舟以濟又廩倉之 鎮江副都統制畢再遇在楚州與金人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五十七

壬

相持濠滁相繼失守謂諸將曰楚州城堅兵多而敵糧草已空所慮獨淮西耳六合最要害敵必并力攻之乃引兵赴六合金人屯竹鎮距六合二十五里再遇登城偃旗鼓伏兵南門列弩手於城上敵方臨濠眾弩俱發遂出戰聞鼓聲城上旗幟盡舉金人驚遁大敗之金散將完顏圖拉等以十萬騎駐成家橋馬鞍山進兵圍城數重欲燒垣木決濠水再遇令勁弩射邊之既而赫舍哩子仁合兵進攻益急城中矢盡再遇令人張青蓋往來城上金人意其主兵官也爭射之須臾矢集樓牆如蝟獲矢二十餘萬旋又增兵環城四面營帳亘三十里

再遇令臨門倫樂以示閒暇而問出奇兵擊之金人晝夜不得休乃引退再遇追至滁大雨雪乃還時金圍楚州已三月列屯六十里再遇遣將分道撓擊遂解圍去再遇乃製造輕甲長不過膝披不過肘兜鍪亦殺重為輕馬甲以皮車脾易以木而設轉軸其下使一人之力可推可擊軍中甚以為便金人常以水櫃取勝再遇夜縛藁人數千衣以甲冑持旗幟戈矛儼立成行味爽鳴鼓金人驚視亟放水櫃後知其非意甚沮乃出攻之金人大敗又嘗引金人與戰且前且卻至於數四視日已晚乃以香料煮豆布地復前搏戰佯敗走金人乘勝追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七

天

逐馬饑聞豆香皆就食鞭之不前反攻之金人死者不可勝計又嘗與金人對壘度金兵至者日眾難與爭鋒一夕拔營去留旗幟於營縛羊置前足於鼓上擊鼓有聲金人不覺為空營相持數日及覺欲追之則已遠矣時諸將用兵皆敗惟再遇數有功詔以為鎮江都統權山東京東招撫司公事 時吳曦已布腹心於金將士未之知猶力戰金人竊笑之曦還壁魚關招集忠義厚賜以收眾心興元都統制毋思以重兵守大散關曦因撤幕關之戍令人由板橋各遠出大散關後思孤軍不能支遂潰曦退屯興州之置口舉人陳國飭投匭上書

言曦必叛韓侂胄不省完顏綱遣張仔會曦於置口曦言願附金之情仔請曦告身為報曦盡出以付仔仍獻階州綱乃以金主命遣馬良顯持詔書金印立曦為蜀王曦密受之李好義敗金人於七方關曦不上其捷還興州是夜天赤如血炁燭地如晝翼日曦召幕屬諭意謂東南失守車駕幸四明今宜從權濟事王翼楊駉之抗言曰如此則相公忠孝八十年門戶一朝掃地矣曦曰吾意已決即遣興州團練使郭澄提舉仙人關使任辛奉表獻蜀地圖志及吳氏譜牒于金改異宋史本紀稱蜀王此據其拒命之日其僭號自在明年也金布金史本紀吳曦獻圖志譜牒在己巳今連書之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七

天

薩揆欲通和罷兵有韓元靖者改異宋史布薩揆傳倫韓元觀今從宋史及兩朝綱目自言琦五世孫揆遣之渡淮邱密獲之詰所以來之故元靖言兩主交兵北朝皆謂韓太師意今相州宗族墳墓皆不可保故來依太師耳密使舉其說始露講解之意密使人護送北歸俾叩其實元靖既回密得金行省文書以聞於朝韓侂胄方以師出屢敗悔其前策輸家財二十萬以助軍而諭密持書幣赴敵營議和密乃遣陳壁充小使持書與揆願講好息兵揆曰稱臣割地獻首謀之臣乃可密復遣王文往言用兵乃蘇師旦鄧友龍皇甫斌等所為非朝廷意今三人皆已貶

黜揆曰侂胄若無意用兵師且等豈敢專擅文選寇復遣使相繼因許還其淮北流移人及今年歲幣揆以方春地濕不可久居欲休養士馬乃許之戊辰揆自和州還屯下蔡獨濠州畱一軍守之 庚午薛叔似陳謙罷叔似夙以功業自期及臨事絕無可稱屬郡多陷故罷以京湖北路安撫使吳獵為湖北京西宣撫使 復兩浙圍田募兩淮流民耕種 壬申金詔完顏匡權尚書右丞行省事右副元帥如故金主以赫舍哩執中縱下擄掠遣人杖其屬官詔放還所掠 金完顏綽哈舊倫抄合改今鳳州程松求援於吳曦曦給言當發三千騎往松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七 辛

信之及曦受金詔自稱蜀王宣言金使者欲得階成和鳳四州以和馳書諷松使去松不知所為會報金兵至百姓奔走自相蹂躪乙亥松亟趨米倉山而遁自閬州順流至重慶以書抵曦句賸禮稱曦為蜀王曦以匣封致餽松望見疑為劔丞逃奔使者追與之乃金寶也松受而兼程出峽西望掩淚曰吾今始獲保頭顱矣 寶謨閣待制彭龜年卒龜年學識正大忠君愛國之忱先見之識敢言之氣皆人所難晚既投閒悠然自得幾微不見於顏面 是歲蒙古諸部長尊立特穆津為皇帝建九旂白旗即位於鄂諾舊倫難今改河之源諸部長其上

尊號曰青吉斯舊倫成吉思皇帝改異元太祖不建年號年號疑傳聞之誤文獻通考以法天賢運聖武為年號按法天啟運聖武乃謚號非年號也以啟為賢又傳寫之訛今從蒙古主首命穆呼哩舊倫木華博爾濟舊倫木今為左右萬戶從容謂曰國內不定汝等之力居多我與汝猶車之有轅身之有臂也汝等切宜體此勿替初心先是蒙古主宗親咸輔堪汗舊倫咸補為金所戕嘗欲復讐會金降俘具言其主暴虐乃定議伐金然未敢輕動也遂舉兵復伐柰曼擒博囉裕汗以歸迪延汗子庫楚類汗與托克托奔額爾迪實河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七 壬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七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八

遷表免其罪蘇頌蘇頌字子瞻眉山人也

宋紀一百五十八起開禧元年正月盡開禧三年大荒落十二月凡三年

寧宗法天備道純德茂功仁文哲武聖睿恭孝皇帝

帝

開禧三年金泰和七年蒙古太祖二年春正月丁丑朔兩淮宣撫使

邱密罷已卯命知樞密院張巖督視江淮軍馬時金已

有和意密上疏請移書金帥以成前議且言金人既指

韓侂胄為元謀若移書宜暫免繫街侂胄大怒以巖代

密李壁力爭言密素有人望侂胄變色曰今天下獨有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八

一邱密耶致異邱密之罷宋史韓侂胄傳誤倫四年今從宋史全文及兩朝綱目備要改正

金完顏匡進攻襄陽先是匡進所掠女子百人金主方

喜於吳曦之降賜匡詔曰陝西一而雖下四州吳曦之

降朕所經畧自大軍出境惟卿所部欲力為多今南伐

之事責成卿等區區俘獲不足羨慕彼恃漢水以為險

阻箠馬而渡如涉坦途荆楚削平不為難事雖天佑助

亦卿籌畫之效也益宏遠圖以副朕意匡得詔遂進師

旋遣完顏福海攻宋援兵於白石峪 戊寅金救宰臣

舉材幹官 庚辰以陳自強兼樞密使 癸未金人破

階州 乙酉金贈故壽州軍士魏全官賜錢百萬初李

爽聞壽州刺史徒軍曦募人往斫營全在選中為爽兵

所執爽謂全曰若為我罵金主免若死全至城下反罵

宋主爽乃殺之 戊子金主召完顏綱赴中都旋以為

陝西宣撫副使還軍中 辛卯吳曦招通判興元府權

大安軍事楊震仲震仲不屈飲藥死 甲午吳曦遣將

利吉引金兵入鳳州以四郡付之表鐵山為界曦即與

州為行宮改元置百官使人告其伯母趙氏趙怒絕之

叔母劉日夜號泣罵不絕口曦又遣董鎮至成都治官

殿分其所統兵十萬為統帥遣祿祜等成萬州泛舟下

嘉陵江聲言約金人夾攻襄陽下黃榜于成都潼川利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八

州夔州四路以興州為興德府召隨軍轉運使安丙為

丞相長史權行都省事吳玠為曦謀宜收用蜀名士以

係民心于是陳咸自髡其髮史次泰自瞖其目李道傳

郗性甫楊泰之悉棄官去 吳曦所遣使郭澄等將歸

蜀金主諭之曰汝主效順以全蜀歸附朕甚嘉之然立

國日淺恐宋兵侵軼人心不安凡有當行事已委完顏

綱移文計議旋以同知臨洮府事珠赫呼果勒齊舊倫木虎

人識卿威名勿以財賄動心失大國體 金布薩舊倫

改今揆有疾丙申命左丞相崇浩兼都元帥行省于南京

以代之 金主既殺其叔永蹈水中久頗悔之嘗以密札賜張行簡曰朕念鎬鄭二王誤于天常自貽伊戚藁葬郊野多歷年所朕甚悼焉欲追復前爵備禮改葬卿可詳閱故事以聞行簡乃具漢淮南厲王長楚王英唐隱太子建成巢刺王元吉譙王重福故事并草詔以進時永中已改葬二月丁巳金主命復鎬王永中鄭王永蹈裔諡永中曰厲其子瑜等仍禁錮以周王永濟子瑑為鄭王後 己未程松罷以楊輔為四川制置使吳曦逐之初輔知成都常言吳曦必反帝意輔能誅曦乃密詔授輔制置使許以便宜從事青城山道人安世道獻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五十八 三

書于輔曰世道雖方外人而大人先生亦嘗發以入道之門竊以為公初得曦檄即當還書誦其家世激以忠孝聚官屬軍民素服號慟因而散金發粟鼓集忠義閉劔門檄夔梓興仗義之師以順討逆而士大夫皆酒缸飯囊不明大義尚云少屈以保生靈何其不知輕重如此此非曦一人之叛乃舉蜀士大夫之叛也且曦雖叛逆猶有所忌未敢建正朔殺士大夫尚以虛文見招亦以公之與否卜民之從違也今悠悠不決徒為婦人女子之悲遠近失望區區行年五十二矣古人言可以生而生福也可以死而死亦福也決不忍汗而戴天同為

叛民也輔有重名蜀士大夫多勸舉義兵而世道之言尤切輔自以不習兵事且內郡無兵遷延不發曦移輔知遂寧府輔以印授通判韓植棄成都去 以知建康府葉適兼江淮制置使適謂三國孫氏嘗以江北守江自南唐以來始失之乃請于朝兼節制江北諸州詔從之時羽檄旁午而適治事如平時軍須皆從官給民以不擾其防守皆盡法度 庚申以早詔決繫囚 癸亥金主如建春宮丙寅還宮 丁卯罷江浙荆湖福建招軍 戊辰金平章政事兼左副元帥布薩揆卒于下蔡 癸歸金主親臨奠諡武肅揆體剛內和與物無忤臨民有惠政其為將也軍門鎮靜賞罰必行初渡淮即命撤去浮梁所至皆因糧於敵無餽運之勞未嘗輕用士卒與之同甘苦人亦樂為用 金完顏匡久圍襄陽士卒疾疫會問崇浩至汴庚午引師還 辛未請兩淮被兵諸州租賦 癸酉金判平陽府事衛王永濟改武定軍節度使兼奉聖州管內觀察使 監興州合江倉益昌楊巨源謀討吳曦乃陰與曦將張林朱邦寧及忠義士朱福等淡相結眉州人程夢錫知之以告安丙丙時稱疾未視事乃屬夢錫以書致巨源延至臥所巨源曰先生而為逆賊丞相長史耶丙號哭曰目前兵將我所知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五十八

四

不能奮起必得豪傑乃滅此賊巨源曰非先生不足以舉此事非巨源不足以了此事會興州中軍正將李好義亦結軍士李貴進士楊君玉李坤辰李彪等數十人謀誅曦好義曰此事誓死報國救四蜀生靈但曦死後若無威望者鎮撫恐一變未已一變復生欲立長史安丙以主事使坤辰邀巨源與會巨源往與約還報丙丙始出視事君玉與白子申共草密詔乙亥未明好義率其徒七十四人入偽宮時偽官門洞開好義大呼而入曰奉朝廷密詔以安長史為宣撫令我誅反賊敢抗者夷其族曦衛兵千餘聞有詔皆棄梃而走巨源持詔乘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五十八

五

馬自稱奉使入內戶曦啟戶欲逸李貴前執之刃中曦頰曦反撲貫仆于地好義即呼王換斧其腰曦始縱貴貴遂斫其首馳告丙宣詔持曦首撫定城中市不易肆盡收曦黨殺之眾推丙權四川宣撫使巨源權參贊軍事丙陳曦所以反及矯制平賊復宜賞功狀上疏自劾待罪函曦首及避制法物與曦所受金人詔印送於朝曦僭立凡四十一日

效異程史云逆曦未報時嘗歲枝

垂鞭四視時盛秋天字澄奔仰見月中有一人馬騎而

垂鞭與已惟肖問左右所見皆符以爲駭黑自念曰

我當賞月中人其我也揚鞭而揖之其人亦揚鞭乃大

喜異謀由是決薛氏通鑑載之論者議其乘史體按東

南紀問亦載此事然究

屬述異之詞耳今不取

先是韓侂胄問曦反大懼與曦

書許以茅土之封且召知鎮江府宇文紹節問計紹節云安丙必能討賊侂胄乃密以帛書諭丙云若能圖曦報國以明本心即當不次推賞書未達而誅曦露布已至舉朝大喜曦首至臨安獻于廟社梟之市三日詔誅曦妻子家屬徙嶺南奪曦父挺官爵遷曦祖璘子孫出蜀存璘廟祀玠子孫免連坐 金珠赫呼果勒齊未至之降自當進據仙人關以制蜀命且為曦重既不據關復撤兵使安丙無所憚是宜有今日也 三月丁丑斬偽四川都轉運使徐景望于利州 庚子以楊輔為四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五十八

六

川宣撫使安丙副之許奕為宣諭使 金以完顏匡為左副元帥 壬寅四川宣諭使程松落職筠州安置尋徙澧州 楊巨源李好義謂安丙曰曦死賊破膽矣關外西和成階鳳四州為蜀要害宜乘勢復取之不然必為後患丙從之好義進兵次于猷頭嶺會忠義及民兵夾擊金人死者蔽路七日至西和州金將完顏欽遁去好義整眾而入軍民歡呼迎拜好義籍府庫以歸于官於是張林李簡復成州劉昌國復階州張翼復鳳州孫忠銳復大散關金鞏州鈐轄完顏阿實戰死金主命完顏綱撤五州之兵還保要害好義進趨秦州軍聲大振

丙心忌之

致異宋史本紀倫壬辰與州將到昌國引兵至階州金人退去癸巳李好義復西和州庚子忠義統領張翼復鳳州四月癸丑四川忠義人復大散關金史畧同唯不載鳳州兩朝綱目備要則不載階州今參 夏四月丙辰金以赫舍哩子仁為右副元帥

已未以方信孺為國信所參議官如金軍時韓侂胄

募可以報使金帥府者近臣薦信孺可使自蕭山丞召

赴行在命以使事信孺曰問數自我金人設問首謀當

以何詞答之侂胄矍然信孺遂持張巖書以行 丁卯

召楊輔還以吳玠為四川制置使時朝廷察安丙與輔

異召輔赴闕輔抵建康引咎不進著倫佐郎楊簡言輔

棄成都不當召遂命輔知建康 戊辰以資政殿學士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五十八 七

錢象祖參知政事 己巳改興州為沔州以李好義為

副都統制 庚午贈楊震仲官仍官其子一人 癸酉

金人復破大散關安丙素惡孫忠銳至是大散關失守

丙檄忠銳還欲殺之先命楊巨源偕李邦寧以沔兵二

千策應巨源至鳳州因忠銳出迎伏壯士於幕後突出

殺之及其子揆丙遂以忠銳附偽表聞於朝

致異兩朝綱目備要倫巨源擅殺孫忠銳於鳳州案忠銳未嘗附偽巨源未嘗擅殺皆安丙誣善之詞也備要據當日案牘多為安丙迴護今 五月戊寅詔吳曦黨李紳之等十六人除

名編管兩廣及湖南諸州 己卯金主幸東園射柳

辛卯太皇太后謝氏崩 戊戌復以楊輔為四川制置

使召吳玠還

致異宋史本紀不書今從兩朝綱目備要 李好義攻秦州

戰果勒齊禦之南師陽卻果勒齊追之遇伏不得前乃

還而結陳好義麾眾復至凡五戰南師陳益堅果勒齊

患之分騎為二輪番出戰久之潛遣兵自山馳下合擊

南師陳動士卒多死好義乃解圍去 是月金放宮女

二十人 六月乙巳朔金詔朝官六品外官五品以上

及親王舉通錢穀一人不舉者罰舉不當者論如律

己酉金以山東多盜制同黨能自殺捕者官賞有差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五十八 八

戊午金以烏庫哩諒為元帥左監軍完顏薩喇為元帥

左都監 己未李好義遇毒死時吳曦舊將王喜遣其

黨劉昌國赴西和州聽好義節制好義與之醢酢歡飲

達旦好義心腹暴病死昌國遁去既殮口鼻爪指皆青

黑居民號慟如私親朝廷慮喜為變授節度使移荆鄂

都統制既而昌國疽發死

致異宋史李好義傳好義欲乘勝徑取秦隴而安丙令但守故疆不得侵越本紀云辛丑李好義襲秦州敗還益本紀據安丙奏疏傳則畧本於當時私傳也今以金史參考是好義攻秦州不克而還無庸為之 諱至遇毒而死宋紀亦未嘗為安丙諱也 癸酉安丙

般參議官楊巨源初吳曦之誅實楊巨源李好義首倡

安丙以勞績上于朝偽言以巨源好義為首實則獨後

二人及獎論誅叛詔書至河州巨源謂人曰詔命一字不及巨源疑有蔽其功者俄報王喜授節度使而巨源僅得通判心益不平乃為啟以謝丙曰飛矢以下聊城淡慕魯仲連之高諍解印而去彭澤庶幾陶靖節之清風既又愬功於朝或謂丙曰巨源謀為亂丙令王喜鞠其黨皆抵罪時巨源方與金人戰於鳳山之長橋宋史本紀楊巨源戰於長橋收積兩朝綱目備要同蓋丙密皆本於安丙報疏然考金史未嘗有長橋之捷也丙密使興元都統制彭輅收巨源械送閬州獄至大安龍尾灘丙使將校樊世顯取刀斷其首不絕者踰寸遂以巨源自殛聞忠義之士聞者莫不扼腕流涕劍外士人張

續資治通鑑

九

伯威為文以弔其辭尤悲切李壁在政府聞丙上巨源敗狀歎曰嘻巨源其死矣丙以人情洵洵上章求免楊輔亦謂丙殺巨源必召變請以劉甲代之吳道敗云吳曦之誅賈楊巨源結李好義舉義之功為丙事相族掩沒前代記職事之詳者惟李心傳嘗讀其朝野雜記亦畧于巨源近有續陳均編年者頗載巨源事而多舛錯雖能書安丙殺其參議官楊巨源而復以擅殺孫忠銳之罪歸之大樞當時歸功于丙故其事不自惟俞文豹吹劍錄具載巨源本末又言其妻于流離困苦狀使人憤惋按師道所云續陳均編年即兩朝綱目備要也宋史安丙傳無此詞楊巨源李好義傳亦不明著其冤與兩朝備要均失事秋七月己卯封不儔為副實今據吹劍錄諸書改正

庚辰金朝獻於衍慶宮 壬午金詔民間交易典買一貫以上並用交鈔毋用錢 大旱飛蝗蔽天食

浙西豆粟皆盡乙酉下詔罪已命郡邑賑恤之 金救尚書省自今初受監察者令進利害帕子以待召見甲午金左副元帥完顏匡自許州還都 八月庚戌金割汝州襄城縣隸許州 初方信孺至濠州赫舍哩子仁止之于獄露刃環守之絕其薪水要以五事信孺曰反俘歸幣可也縛送首謀自古無之稱藩割地則非臣子所敢言子仁怒曰若不望生還耶信孺曰吾將命出國門時已置生死度外矣子仁遣至汴見元帥崇浩出就傳舍崇浩使將命者來堅持五說且謂稱藩割地自有故事信孺曰管靖康倉卒割三鎮紹興以太母故暫

續資治通鑑

十

屈今日可用為故事耶請面見丞相決之崇浩坐幄中陳兵見信孺曰五事不從兵即南下矣信孺辯對不少屈崇浩叱之曰前日與兵今日求和何也信孺曰前日與兵復讐為社稷也今日屈已求和為生靈也崇浩不能詰授以報書曰和與戰俟再至決之信孺還詔侍從兩省臺諫官議所以復命眾議還俘獲罪首謀增歲幣五萬遣信孺再往時吳曦已誅金人氣頗索然猶執初議信孺曰本朝謂增幣以為卑屈況名分地界哉且以曲直校之本朝與兵在去年四月若移書誘吳曦則去年三月也其曲固有在矣如以疆弱言之若得淶淩我

亦得泗漣水若夸胥浦橋之勝我亦有鳳凰山之捷若謂我不能下宿壽若圍廬和楚果能下乎五事已從其三而猶不我聽不過再校兵耳金人乃曰割地之議姑寢但稱藩不從當以叔為伯歲幣外別犒師可也信孺固執不許崇浩遂密與定約復命朝廷以林拱辰為通謝使與信孺執國書誓草及許通謝百萬緡至汴崇浩怒信孺不曲折建白遂以誓書來有誅戮禁錮語信孺不為動將命者曰此非犒軍可了別出事目以示之信孺曰歲幣不可再增故代以通謝錢今得此求彼吾有隕首而已會獨兵入大散關崇浩益疑之乃遣信孺還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八

十一

復書于張巖曰若能稱臣即以江淮之間取中為界欲世為子國即盡割大江為界且斬元謀姦臣函首以獻及添歲幣五萬兩匹犒師銀一千萬兩方可議和好信孺還致其書韓侂胄問之信孺言敵所欲者五事一割江淮二增歲幣三索歸正人四犒軍銀五不敢言侂胄固問之信孺徐曰欲得太師頭耳侂胄大怒 九月庚戌朔金左丞相兼都元帥崇浩卒於軍諡通敏崇浩與布薩揆穆延斯圖資皆金之宿將也相繼而歿臨戰易將兵家所忌而宋人不知乘舉朝惴惴以和議得成為幸故金人每笑南朝無人 壬午方信孺以忤韓侂胄

坐用私覲物擅倫大臣餽遺金將奪三官臨江軍居住信孺三使金人雖未許即和然書問往來亦不拒其請信孺既貶欲再遣使顧在廷無可者近臣以王栴薦乃命栴假右司郎中持書北行栴倫之孫也 甲申金以左丞布薩端為平章政事封申國公命完顏匡代崇浩統師於汴晉平章政事兼左副元帥封定國公 乙酉權攢成肅皇后于永阜陵 辛卯以殿前都指揮使趙淳為江淮制置使乙未張巖罷韓侂胄問金人欲罪首謀意懷慙憤復欲用兵乃以淳鎮江淮而罷張巖巖開督府九月耗縣官錢三百七十萬緡 壬寅耐成肅皇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八

十二

后神主于太廟 是秋蒙古再伐西夏克幹囉該城冬十月乙卯復珍州遵義軍 丙辰以邊事詔諭軍民曰朕憂勤弗怠敢忘繼志之誠寡昧自量尤謹交鄰之道屬邊臣之妄報致兵隙之遂開第惟敵人陰誘曦賊計其納叛之日乃在交鋒之前是則造端豈專在我况先捐四州已得之地亟諭諸將效戍而還蓋為修好之謀所謂不遠之復無非曲為於生民詎意復乖於所約議稱謂而不量彼此索壤地而擬越封陲規取貨財數踰千萬雖盟好之當續念膏血之難腴當知今日之師愧非得已而應豈無忠義共振艱虞 辛未金陝西宣

撫使圖克坦錕遣將攻下蘇嶺關 先是金大定中定學校所習諸史五代並用薛居正歐陽修新舊本十一月癸酉詔新定學令內削去薛居正五代史止用歐陽修所撰 韓侂胄竊柄久中外交憤及安開邊釁怨者益熾金人來索首謀禮部侍郎史彌遠時兼資善堂翊善密建去凶之策皇后素怨侂胄因使皇子榮王曠疏言侂胄再啟兵端將不利於社稷帝不答后從旁力贊之帝猶未許后請命其兄楊次山擇羣臣可任者與其圖之帝始允可次山遂語彌遠得密旨以錢象祖嘗陳用兵忤侂胄乃先白象祖象祖許之以告李壁壁謂事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五十八 三

緩恐泄乃命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統兵伺之乙亥侂胄入朝至太廟前呵止于途擁至玉津園側殺之彌遠象祖以聞帝猶未信既乃知之遂下詔暴侂胄罪惡于中外蓋其謀始於彌遠而成于楊后及次山帝初無意也論功進彌遠爲禮部尚書加震福州觀察使自侂胄專政宰執侍從臺諫藩閫皆出其門嘗鑿山爲園下瞰太廟出入官闈無度孝宗思政之所偃然居之老官人見之往往垂涕顏械草制以爲得聖之清易被撰答詔以元聖褒之余嘉請加九錫趙師魯乞置平原王府官屬侂胄皆當之不辭其嬖妾皆封郡國夫人每內宴與

妃嬪雜坐恃勢驕倨掖庭皆惡之初侂胄爲南海尉延一士人倫館客甚賢而文既別音問不通侂胄嘗國嘗思其人一日忽至已改名登第有年矣一見歡甚館遇極厚嘗夜聞酒罷侂胄屏左右促膝問曰侂胄謬當國乘外間議論如何其人太息曰平章家族危如果卵尚復何言侂胄愕然問故對曰是不難知也椒殿之立非立于平章則椒殿怨矣皇子之立非出于平章則皇子怨矣賢人君子自朱熹彭龜年趙汝愚而下斥逐貶死不可勝數則士大夫怨矣邊釁既開三軍暴骨孤兒寡婦之哭聲相聞則三軍怨矣竝邊之民死于殺掠內地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五十八 四

之民死于科需則四海萬姓皆怨矣叢是椒怨平章何以當之侂胄默然久之曰何以教我其人辭謝再三固問乃曰僅有一策主上非心黃屋若急建青官闈陳三聖家法爲揖遜之舉則皇子之怨可變而爲恩而椒殿遷居德壽雖怨無能爲矣于是輔佐新君渙然與海內夏始曩日諸賢死者贈恤生者召摧遣使聘金釋怨請和以安邊境優犒諸軍厚恤死士除苛解恩盡去軍興無名之賦使百姓有夏生之意然後選擇名儒遜以相位乞身告老爲綠野之游易危爲安其庶幾乎侂胄猶豫不能決欲畱其人處以掌故其人力辭去未幾禍倫

韓侂胄既死錢象祖探懷中堂帖授陳自強曰有旨
丞相罷政自強即上馬顧曰望大參保全丁丑貶自強
永州居住戊寅貶蘇師旦韶州安置己卯師旦伏誅周
筠杖脊刺配嶺外詔姦臣竄殛當首開言路以來忠讜
中外臣僚各具所見以聞 辛巳以邱密為資政殿學
士知建康府 貶鄧友龍南雄州安置旋徙循州 乙
酉置御前忠銳軍 丙戌以御史中丞衛涇簽書樞密
院事 丁亥立皇子榮王曦為皇太子夏名壽尋又夏
名詢 戊子貶郭倪梅州郭俱連州並安置籍其家貶
李壁撫州居住癸巳貶張巖徽州居住 金參知政事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八 五

賈鉉漏言指授事金主謂鉉曰卿罪自知之矣然卿久
參機務補益良多不深罪也戊戌出為安武軍節度使
十二月壬寅朔金修遼史成 癸卯以邱密為江淮
制置大使攷異兩朝綱目備要
倫乙巳今從宋史 以許奕為大金通問
使 丙午金詔策論進士免試弓箭擊球 己酉落葉
適賢文閣待制庚戌貶許及之泉州薛叔似福州居住
再貶皇甫斌英德府安置 癸丑金人復破隨州 庚
申金以右丞孫即康為左丞參知政事通吉思忠為右
丞中都路都轉運使孫鐸為參知政事 辛酉以錢象
祖為右丞相兼樞密事衛涇及給事中雷孝友並參知

政事吏部尚書林大中簽書院事初韓侂胄欲納交于
大中大中不許而上書極論其姦因辭官屏居絕口不
及時事侂胄當國或勸其通問以免禍大中曰福不可
求而得禍可懼而免耶不聽凡十二年而復起 甲子
太尉楊次山除開府儀同三司次山謹畏不敢以外戚
自驕人無惡之者 乙丑以禮部尚書史彌遠同知樞
密院事 丙寅贈呂祖儉朝奉郎直祕閣官其子一人
丁卯詔改明年為嘉定元年 金山東安撫使張萬
公乞致仕許之仍給平章政事俸之半尋薨命依宰臣
故事賜葬諡文貞萬公淳厚剛正門無雜賓所薦引多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八 六

廉讓之士焉
嘉定元年金泰和八年
古太祖三年 春正月壬申金主朝謁衍慶
宮 癸酉金以左都監完顏薩喇為參知政事 乙亥
安丙遣兵襲鶴嶺關敗還 丙子金左司郎中劉昂等
坐與蒲陰令大中私議朝政下獄孫鐸進曰昂等非敢
議朝政但如鄭人游鄉校耳金主悟乃杖而釋之 戊
寅右諫議大夫葉時等請梟韓侂胄首于兩淮以謝天
下不報 辛巳下詔求言攷異兩朝綱目備要
倫戊寅今從宋紀 癸未
金主如春水 丙戌葉時復請梟韓侂胄首于兩淮
金主如先春宮 壬辰以史彌遠知樞密院事權兵部

第... 冊... 四... 第... 9 版反外

尚書倪思求對言大權方歸所當防微一有干預端倪必且仍蹈覆轍今侂胄既誅而國人之言猶有未靖者蓋以樞臣猶兼官資不時宣召宰執當同班同對樞臣亦當遠權以息外議樞臣謂史彌遠也時方召婁機為吏部侍郎機還朝即言惟至公可以服人權臣以私意橫生敗國殄民今當行以至公若曰私恩未報首為汲引私讐未復且為沮抑一涉于私人心將無所觀感矣以許奕為大金通謝使二月戊申追復趙汝愚觀文殿大學士諡忠定以韓侂胄冒定策功詔史官自紹熙以來侂胄事迹悉從改正甲寅金主如建春宮續資治通鑑卷一百五十八 七

戊午再貶程松賓州安置庚申金諭有司曰方農倫時雖在禁地亦令耕種已己金主還宮是月柳州黑風洞寇羅世傳倫亂招降之三月癸酉以毛自知首論用兵奪進士第一人恩例戊子復秦檜王喬贈謚當時用事者亟欲反韓侂胄之政而不顧公議如此王桢至金請依靖康故事世為伯姪之國增歲幣為三十萬犒軍錢三百萬貫蘇師且等俟和議定後當函首以獻完顏匡具以桢言奏于金主命匡移書索韓侂胄首以贖淮南地改犒軍錢為銀三百萬兩會錢象祖移書金帥府諭已誅韓侂胄事桢未之知也匡問桢曰

韓侂胄貴顯幾年矣桢曰已十餘年平章國事才二年矣匡曰今欲去此人可乎桢曰主上英斷去之何難匡顧笑和議始定因遣桢還已丑詔百官集議倪思謂有傷國體吏部尚書樓鑰曰和議重事待此而決姦宄已斃之首又何足惜因命臨安府斲棺取首梟之兩淮遂以侂胄及師旦首付桢送金師以易淮陝侵地致異四朝開見錄云百官謂朝堂集議韓首事樞密章良能建議以為姦凶已斃之首又何足惜時王忠簡公介抗議以韓首周不足惜而國體為可惜章以語使公奮起曰今日敵要韓首要不足惜明日敵要吾輩首亦不足惜耶會文節倪公思亦謂一侂胄臭頭顧何必諸公爭王議遂不勝章章竟呼有使伸黃紙揭於象魏曰今據禮部侍郎倪思議到姦凶已斃之首又何足惜遂竟函韓首送金案宋史以有傷國體之言出於倪思而附見錄以為出續資治通鑑卷一百五十八 六

於王介至又何足惜之言宋史倫初方信孺為侂胄所樓鑰益傳聞之異也今仍從宋史初方信孺為侂胄所貶至是桢奏和約之成皆方信孺備嘗險阻再三將命之功信孺當其難臣當其易每見金人必問信孺安在公論所推雖讐敵不能掉也乞錄信孺功而譔其過乃詔信孺自便尋除知韶州庚寅金主以與宋和論尚書省壬辰金宰臣上表謝罪召江西常平提舉袁燮為都官郎遷司封變人對言陛下即位之初委任賢相正士鱗集而竊威權者從旁視之彭龜年逆知其必亂天下顯言其姦龜年以罪去而權臣遂根據幾危社稷陛下思追龜年蓋嘗臨朝太息曰斯人猶在必大用之

固已淡知龜年之忠矣今正人端士不乏願陛下常存此心急聞剴切崇獎樸直一龜年雖沒眾龜年繼進天下何憂不治臣昨勸陛下勤于好問而聖訓有曰好問則明臣退與朝士言之莫不稱善而側聽十旬陛下之端拱淵默猶符也臣竊惑焉夫既知如是而明則當知反是而闇明則光輝旁燭無所不通闇則是非得失懵然不辨矣遷國子司業秘書少監進祭酒祕書監延見諸生必迪以反躬切己忠信篤實是為道本聞者悚然士氣益振時史彌遠主和變爭益力臺諫劾變罷之提舉鴻慶宮 臨安大火凡四日焚御史臺等官舍十餘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八 九

所民舍五萬八千餘家死者甚眾城中廬舍十燬其七百官多僦舟以居民訛言相驚無賴因而縱火為姦夏四月戊申金禘於太廟 庚戌金主如萬寧宮時蒙古曰強特未嘗與金絕金主遂以為北邊無事甲寅命東北路招討使還治泰州就兼節度使其副招討仍置子遼 丙辰贈彭龜年寶謨閣直學士落李沐寶文閣學士尋貶信州居住 戊午再貶陳自強雷州安置籍其家 閏月辛未置拘權安邊錢物所凡韓侂胄與它權幸沒入之田及園田湖田之在官者皆隸焉所輸錢租籍以給行人金繒之費迨後與北方絕好軍需適用

每于此取之 金翰林侍講學士富察思忠言使宋當慎擇人金主曰思忠所言甚當彼通謝使雖未到闕其報聘人當先議擇此乃夏始凡有禮數皆在奉使今既行之遂為永例不可不慎也 甲申詔自今視事令皇太子侍立 辛卯以旱禱於天地宗廟社稷乙未謁兩浙闕兩州縣貧民逋賦命大理三衙臨安府兩浙州縣決繫囚丁酉詔求直言 五月王柝以韓侂胄蘇師旦首至金丁未金主御應天門備黃麾立仗受之百官上表稱賀懸二首并畫像于通衢令百姓縱觀然後漆其首藏軍器庫攷異四朝聞見錄云金既受韓首諱之日忠諫侯今從金史遂命完顏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八 十

匡等罷兵夏元帥府為樞密院遣使來歸大散關及濠州 金主問右司郎中王維翰曰宋人請和復能背盟否維翰曰宋主怠於政事南兵佻弱兩淮兵後千里蕭條其臣懲韓侂胄蘇師旦無敢執其咎者不足憂也唯北方當勞聖慮耳 辛酉賜禮部進士鄭自成以下四百六十二人及第出身 丁卯以蝗災詔侍從臺諫疏奏闕政監司守令條上民間利害太子詹事婁機言和議甫成先務安靜葺罅漏以成紀綱節財用以固邦本練士卒以壯國威俄遷禮部尚書 金遣使分路捕蝗 六月金主謁謝於衍慶宮 乙亥參知政事衛涇罷

癸未金以許宋平詔中外免河南山東陝西等六路夏稅河東河北大名等五路半之 甲申簽書樞密院事林大中卒謚正惠大中清修寡欲退然如不勝衣及遇事而發凜乎不可犯 丁亥金以左都監烏庫哩誼爲御史大夫 辛卯以史彌遠兼參知政事 秋七月辛丑詔呂祖泰特補上州文學 乙巳金朝獻于衍慶宮詔頒捕蝗圖於中外 癸丑召江淮制置大使邱岳同知樞密院事未至卒嘗慷慨曰生無以報國死願爲猛將以復讐 錄用趙汝愚子奉議郎知南昌縣崇憲爲籍田令崇憲上疏力辭以爲先臣之冤未悉昭白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五十八 三

而其孤先被寵充非公朝所以勸忠孝厲廉恥之意俄改監行在都進奏院又引陳瓘論司馬光呂公著復官事申言之乞以所陳下三省集議若先臣心迹有一如言者所論卽近日恩典皆爲冒濫先臣復官賜謚與臣新命俱合追寢如公論果謂誣蠆乞昭示中外使先臣之譏謗旣辨忠節自明而憲聖慈烈皇后擁佑之功德益顯然後申飭史館改正証史垂萬世之公又請正趙師召安貢封章之罪究蔡璉與大臣爲仇之姦毀龔頤正續稽古錄之妄詔兩省史館考定以聞吏部尚書兼修國史樓鑰等請施行如章從之已而諱史尚未正崇

憲復言前日史官徒以權臣風旨刊舊史焚元稿畧無畱難今被詔再三莫有慨然奮直筆者何小人敢于爲惡而謂之君子者顧不能勇於爲善耶聞者愧之其後玉牒日歷所卒以重修龍飛事實進呈因崇憲請也 八月辛巳以禮部尚書婁機同知樞密院事吏部尚書樓鑰簽書樞密院事鑰持論堅正忤韓侂胄意奉祠累年至是與機同入樞府值于戈甫定信使往來機裨贊之功爲多尤惜名器守法度進退人物直言可否不市私恩不避嫌怨 庚寅金主如秋山 甲午發粟三十萬石賑糶江淮流民 九月辛丑金使完顏侃喬字入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五十八 三

見詔以和議成諭天下中書議表賀又有以此爲二府功欲差次遷秩權兵部尚書倪思曰澶淵之役捷而班師天子下詔罪已中書樞密待罪今屈已以盟柰何君相反以爲慶乃止 壬子出安邊所錢百萬緡命江淮制置大使司羅米賑濟饑民 史彌遠漸佞威福倪思進對因言臣前日論樞臣獨班奏事恐蹈往轍宗社不堪再壞宜親擢臺諫以革權臣之弊竝任宰輔以防專權之失彌遠聞而悲恨思遂求去出知鎮江府 召太學浦城真德秀爲博士入對首言權臣開邊南北塗炭今茲繼好豈非天下之福然日者行人之遺金人欲多

歲幣之數而吾亦曰可增金人欲得姦人之首而吾亦曰可與往來之稱謂犒軍之金帛根括歸明流徙之民皆承之惟謹得無滋嬖我乎抑善謀國者不觀敵情觀吾政事今號為夏化而無以使敵情之畏服正恐彼資吾歲賂以厚其力乘吾不備以長其謀一旦挑爭端而吾無以應此有識所為寒心又言侂胄自知不為清議所容至誠憂國之士則名以好異于是忠良之士斥而正論不聞正心誠意之學則誣以好名于是偽學之論興而正道不行今日改絃夏張正當褒崇名節明示好尚 召李道傳為太學博士遷太常博士兼沂王府小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五十八

三

學教授會沂府有母喪遺表官吏例進秩道傳曰有襄事之勞者推恩可也吾屬何預焉于是皆辭不受遷著伦佐郎見帝首言憂危之言不聞于朝廷非治世之象今民力未裕民心未固財用未阜儲蓄未豐邊備未修將帥未擇風俗未能知義而不偷人才未能兼進而不足而八者之中復以人才為要願陛下搜羅人才以待天下未至之憂帝嘉納之初道傳為蓬州學教授吳曦黨以意脅道傳棄官去且貽書安撫使楊輔謂曦可坐而縛至是曦平詔以道傳抗節不撓召入執政有不喜道學者道傳畧不為動 甲子金遣吏部尚書賈

守謙等十三人與各路按察司推排民戶物力 乙丑金主還都 冬十月丙子以錢象祖為左丞相史彌遠為右丞相雷孝友知樞密院事樓鑰同知樞密院事婁機參知政事陳晦草彌遠制用昆命元龜語倪思歎曰董賢為大司馬冊文有允執厥中一語蕭咸以為堯禪舜之文長老見之莫不心懼今制詞所引此舜禹揖遜也天下有如蕭咸者讀之得不大駭乎乃上省牘請貼改麻制詔下分晰彌遠遂除晦殿中侍御史即劾思藩臣僭論麻制鑄職罷之自是思不復起 詔朱熹特賜諡令有司議奏仍與遺表恩澤一名 己卯襄錄慶元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五十八

三

上書楊宏中等六人 庚辰封伯祝為安定郡王 辛巳蔡璉除名配贛州牢城 十一月丁酉朔金初設三司使掌判鹽鐵度支勸農事以樞密使赫舍哩子仁為之詔諸路按察使並兼轉運使 癸卯金主戒諭尚書省曰國家之治在於紀綱紀綱所先賞罰必信今乃上自省部之重下逮司縣之間律度弗循私懷自便遷延曠廢苟且成風習此為恒從何致理朝廷者百官之本京師者諸夏之儀其勗自今各懲已往遵繩奉法竭力赴功無枉撓以徇情無依違而避勢一歸於正用範乃民 丁未金諭臨潢泰州路兵馬都總管承裔等修邊

備 金主得嗽疾頗困時承御賈氏范氏皆有娠未及

乳月會衛王永濟自武定軍來朝金主無嗣疏忌宗室

以永濟柔弱鮮智能故愛之欲傳以位及異兩朝綱目

惟永濟在然其時世宗之子猶有越王朝辭之日力疾

與之擊球謂衛王曰叔王不欲倫主人遽欲去耶李元

妃在旁謂金主曰此非輕言者乙卯金主疾革衛王未

發元妃與黃門李新喜議立衛王使內侍潘守恒召之

守恒曰此大事當與大臣議乃使守恒召平章政事完

顏匡匡顯宗侍讀最為舊臣有征伐功故獨召之匡至

遂與定策立衛王丙辰金主殂于福安殿年四十一遺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八 壬

詔皇叔衛王即皇帝位且曰朕內人見有娠者兩位如

其中有男當立為儲貳皆男則擇可立者立之衛王承

詔舉哀即皇帝位 戊午右丞相史彌遠以母憂去位

十二月戊辰左丞相錢象祖罷 庚午四川初行賞

五大錢 升嘉興府為嘉興軍節度 戊寅遣曾從龍

使金弔祭已丑遣宇文紹彭使金賀即位 是冬蒙古

再伐托克托舊倫脫及庫楚舊倫屈出汗時幹伊喇

部等遇蒙古前鋒不戰而降因用為鄉導至蘇兒迪實

河討默爾奇舊倫茂里部滅之托克托中流矢死庫楚

類汗奔契丹

嘉定二年金大安元年春正月庚子詔內外有司條

陳節用事 辛丑金太史奏飛星如火起天市垣有尾

迹若赤龍 金遣費摩正來告哀 丁巳以樓鑰參知

政事御史中丞章良能同知樞密院事吏部尚書宇文

紹節簽書院事鑰上書曰諸道置帥官稱安撫兼兵民

之權有分闔之制朝廷選擇甚重比來遇盜賊竊發州

縣所不能制者必使帥臣親行雖多成功臣竊慮之水

旱饑饑既不能免則安保無潢池弄兵者若自此以為

故事帥臣動輒臨戎恐非國家之長策也神宗皇帝垂

意遡事廟謨遠乃熙寧九年知成都府蔡延慶言乞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八 壬

發陝西兵援茂州候兵集自將以往令轉運司攝府事

詔以朝廷已遣將部兵延慶務在持重毋得輕去成都

元豐六年河東經畧司言西賊入麟州神堂寨知州嘗

虎等領兵出戰有功詔虎自今毋得輕易出入遇有邊

患止令裨將出兵掩逐神宗之慮淡矣蓋帥守之臣民

之司命一有失宜私心易動當令指授方畧調度軍食

持重鎮撫以靖四方雖有摧趾根本不搖若其輕出利

害甚大蓋帥臣之行建牙郊野堪戰之士咸在行陳從

行兵卒必是單弱而又隨宜遷次登陟險隘脫有桀驁

之盜伏隱篁竹乘間捷出以犯大帥之顏行則賊勢易

張國威難振倉卒之頃可勝言哉 庚申詔侍從兩省
臺諫各舉監司郡守治行尤異者二三人 金遣富察
知剛來致遺囑物 壬戌金改元大安大赦天下立元
妃圖克坦氏為皇后 二月己巳金遣使來告即位
庚午黎州蠻蓄卜犯良溪寨官軍敗績 壬午詔會子
折閱日甚侍從兩省以下各條上所見 丁亥罷法科
試經義復六場舊法 金平章政事布薩端尚書左丞
孫即康奏先帝承御賈氏當以十一月免乳今則已出
三月范氏產期合在正月醫稱胎形已失范氏願削髮
為尼壬辰金主以其事詔中外尋封皇子從恪等六人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八

七

為王 金東京留守圖克坦鑑過關入見金主曰卿兩
朝舊德欲用卿為相太尉匡卿之門人朕不可屈卿下
之遷開府儀同三司充遼東安撫副使 金以同知中
都路轉運使孟奎為博州防禦使先是奎上言親民之
寄不宜輕其選今吏部使武夫計資而得權歸胥吏安
望其澄吏治乎宜參用士人使紀綱其事及奎泣博州
裁斷明決下令凡屬縣事應赴州者不得泊於逆旅以
防吏姦州人優之 三月甲辰金葬憲天光運仁文義
武神聖英孝皇帝于道陵廟號章宗大赦以布薩端為
右丞相 己酉詔民以減會子之直籍沒家財者有司

立還之 戊午禁兩淮官吏私買民田 是春輝和爾
兒今改 國降于蒙古輝和爾即唐之高昌也蒙古主
帥高令公克兀刺海城俘其太傅西壁氏進至克夷門
復敗夏師獲其將威明令公薄其中興府引河水灌之
隄決水外潰遂撤圍還遣太傅額克入中興招諭夏主
納女請和 夏四月戊辰放廬濠二州忠義軍歸農
金主命議黃門李新喜罪廷臣皆以為當誅參知政事
孫鐸曰此先朝用之太過耳金主曰卿今日始言之何
耶鐸而復曰後當盡言勿以此介意頃之遷左丞兼修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八

七

國史 庚辰金主下詔暴章宗元妃李氏之罪言章宗
儲嗣未立李氏與其母王盼兒及李新喜謀令侍御賈
氏詐稱有身俟將臨月于李家取兒以入日月不偶則
規別取以為皇嗣章宗崩謀不及行又章宗平管或有
幸御李氏嫉妬令女巫李定奴倫紙木人鴛鴦符以事
魔魅致絕聖嗣今事既發露遣大臣按問俱已款服有
司議法當極刑以其久侍先帝令賜自盡王盼兒李新
喜各正法李氏兄安國軍節度使喜兒弟少府監鐵格
于遠地安置諸連坐並依律施行賈氏亦賜自盡初完
顏匡與李氏同受遺詔立衛王匡欲專定策功遂構殺

李氏數日匡拜尚書令封申王左副點檢烏庫哩慶壽
 坐與李新喜題品諸王免死除名 金以皇子胙王從
 恪為左丞相布薩端為右丞相孫即康為平章政事封
 崇國公 戊子賜楊震仲諡曰節毅 五月丙申起復
 右丞相史彌遠彌遠以母憂歸治卷太子請賜第行在
 令就第持服以假咨訪 丁酉以早詔諸路監司決繫
 囚劾守令之貪殘者 戊戌羅口愿謀為變伏誅日愿
 江西人以策干韓侂胄補訓武郎充忠義軍統制侂
 胄既誅其黨有獲罪者詞連日愿得寬免日愿不自安
 潛結黨羽欲伺史彌遠起復過江百官迎謁於浙江亭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八 无

舉火為號盡殺宰執以下官突入大內脅下詔書部分
 已定守關進勇副尉景德常知其事投匭上變日愿傑
 於市補德常為武德郎彌遠方辭起復又別奏待罪具
 言陛下昨誅元惡臣獲密贊故其餘黨切齒優詔答之
 辛丑命州縣捕蝗 是月金試宏詞科 六月辛卯
 以京湖制置使言放諸州新軍及忠義人歸農 秋七
 月乙未詔荒歉州縣七歲以下男女聽異姓收養著為
 令 癸卯募民以賑饑免役 八月甲子行鐵錢於沿
 江六州 乙丑以安丙為四川制置大使罷宣撫司
 丙戌發米十萬石賑兩淮饑民 九月己亥朝獻景靈

官庚子朝饗太廟辛丑合祭天地於明堂 是月金主
 如大房山謁奠睿陵裕陵道陵 冬十月己卯金主詔
 戒勵風俗 丁亥命京湖制置司募逃卒及放散忠義
 人以補其闕因放散人聚而為盜故也 改與宋史倫丁卯今從兩朝綱目備要 十一月辛卯朔沔州統制張林等謀倫亂事
 覺貸死除名廣南羈管 甲午詔浙西監司募饑民修
 水利 丙申金平陽地震有聲如雷自西北來戊戌又
 震浮山縣尤甚 金翰林學士承旨張行簡薦上京等
 路按察司楊雲翼之才且精術數召授提點司天臺兼
 翰林修撰 是月郴州黑風峒寇李元礪倫亂眾數萬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八 三

連破吉柳諸縣詔遣江鄂荆池四州軍討之初羅世傳
 之降洞中實苦乏食而江西帥急欲以買降為功遂餽
 之以糧并餉以鹽賊喜謀益逞外雖送款陰治器械而
 主兵者更奏授以官爵峒中義丁皆恚曰倫賊者得官
 赴義者殞命豈足以服人哉于是五合六聚各以峒名
 其鄉元礪及陳廷佐之徒竝起為賊江西列城皆震
 丙辰知臨安府徐邦憲免以御史陳晦等論其不能區
 處饑民也旋命兵部尚書趙師彝代之學士蔡行之當
 草詔奏言師彝為人與其行事猥耳目素具也詔必有
 褒語臣無詞以草旋與行之外祠卒用師彝時師彝四

為京尹矣 十二月壬戌賜李顯忠諡忠襄 安內遣
統領官董焯正將李實以飛虎軍二百戍雅州討蕃卜
復遣其子癸仲視師黎州癸仲豫檄州備船筏乾餼為
深入計比至遣實往安靜相山川形勢實言蕃卜之礪
去大渡河二十里入之易耳飛虎軍皆選士銳欲進攻
癸仲大犒士眾令焯統飛虎軍實統禁軍合沿河諸寨
土兵千餘人甲子味爽涉河分為三部山高箐深積雪
擁路蠻人於山之要害立石堦以俟官軍或為所壓既
而蠻人大呼突出官軍驚潰逃入山谷蠻人縱獵犬隨
之盡為所掩日暮焯先遁歸實被圍數日乃得脫于是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八

三

癸仲還黎州焯留守安靜 乙巳賜朱熹諡曰文 乙
亥詔諸州毋糴職田租 是月金尚書令申王完顏匡
薨匡早受知於顯宗復侍章宗講讀最親幸致位將相
怙寵自用官以賄成承安中撥賜官口地土匡乃自占
濟南真定代州上腴田百姓舊業輒奪之及限外自取
章宗聞其事不以為罪惟用安州邊吳泊舊放園場地
奉聖州在官闕田易之以向自占者悉還百姓及金主
立復專定策功故金主優禮之 金進封越王永功為
譙王 金布薩端進左丞相以右丞通吉思忠為平章
政事以御史大夫張行簡為太子太保召知興中府事

完顏承暉為御史大夫知臨潢府事完顏承裕為御史
中丞 初蒙古主入貢於金金主時為衛王章宗使受
貢於靜州蒙古主見衛王不為禮衛王欲請兵攻之會
章宗殂金主嗣位有詔至蒙古傳言當拜受蒙古主問
金使曰新君為誰金使曰衛王也蒙古主遽南面唾曰
我謂中原皇帝乃天上人此等庸懦亦為之耶何以拜
為即乘馬北去金使還奏金主益怒欲俟蒙古主再入
貢就進場殺之蒙古主知之遂與金絕益嚴兵為備
兩朝綱目備要允濟遺孤分屯山後欲襲殺特穆津然
後引兵深入會金之亂軍有請蒙古告其事者蒙古遣
人伺之得實遂遷延不進然考金史
未嘗有屯兵山後之事也今從元史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八

三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八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九

賜王... 宋紀一百五十九

宋紀一百五十九 起上章敦非正月盡昭陽

寧宗法天備道純德茂功仁文哲武聖睿恭孝皇帝

帝

嘉定三年 金大安二年蒙古太祖五年 春正月庚辰朔金太史奏曰

中有流星出大如盆其色碧向西行漸如車輪尾長數丈没于蜀中至地復起光燄如火 甲辰下詔招諭羣

盜復詔戒監司守令曰歲比旱蝗民食不登捐瘠流亾良可哀痛而監司守令鹵莽具文未悉朕志其能案發

續資治通鑑卷一百五十九

而無拘擥與撫字而無刻薄與不然何吾民不安業而

忍為盜賊之歸也 金左丞孫鐸以議鈔法不合降藩州防禦使猶以前論李新喜忤旨故也 二月辛酉黎

州蠻自良溪寨用皮船渡河攻相嶺寨統領官董焯引所部兵百餘由寨後突出禦之賊登堡子城焯又逐之

賊自旦至晚不得會走河岸西漢地土丁知賊饑困欲會剿焯恐分其功戒勿動會日暮焯移泊薑地寨夜賊

潛益兵詰朝再戰焯不能支賊乃收兵而去安癸仲旋還眉州 壬午以工部侍郎王居安知隆興府督捕峒

寇 是月金以禮部侍郎耿端義參知政事 金地大

震 三月己亥以湖南轉運判官曹彥約知潭州督捕

峒寇 庚子賜彭龜年諡曰忠肅 甲寅誅楚州渠賊

胡海 丙辰以久雨釋兩浙州縣繫囚 夏四月癸亥

峒寇李元礪偽請降以書辭侮嫚不許元礪遂犯南雄

州官軍大敗 戊辰出內庫錢賑行在軍民 是月金

主命校大金儀禮會徐邳二州奏河清五百餘里金主

以告宗廟社稷詔中外臨兆楊珪上書曰河性本濁而今反清是水失其性也正猶天動地靜使當動者靜當

靜者動其為災異明矣且傳曰黃河清聖人生假使聖人生恐不在今日又曰黃河清諸侯為天子正當戒懼

續資治通鑑卷一百五十九

以消災變而復誇示四方臣所未喻宰相以為妖言議

欲誅之又慮絕言路乃詔大興府鎖還本管 五月乙未淮東賊悉平詔完樞殘破州縣 甲辰以去歲旱蝗

百官應詔封事命兩省擇可行者以聞 乙巳命沿海諸州督捕海寇 戊申經理兩淮屯田 庚戌以江陵

忠勇軍為御前忠勇軍 癸丑以久雨發豐儲倉米賑貧民 是月贈朱熹中大夫寶謨閣直學士贈蔡元定

迪功郎 元定之附錄氏通鑑倫 六月丁巳朔日有會之 西朔日會宋史本紀書是月日會而書十二月辛

同按是年六月丁巳朔則十二月不應有辛酉朔也金

史衛紹王紀由撥拾而成當係記憶之誤耳今從宋史 丙寅金地震 已卯封

楊次山為永陽郡王 詔三衙江上四川諸軍主帥核

實軍籍欺冒者以贓論 是月李元礪犯江西池州副

都統制許俊江州副都統制劉元鼎戰不利知潭州曹

彥約又與賊戰為賊所敗賊勢益熾江西帥李珣漕使

王補之議平之而各持其說運司幹辦李燾曰寇非吾

民耶豈必皆惡有司貪刻者激之將校之邀功者逼成

之耳反是而行之則皆民矣珣等曰幹辦議是誰可行

者璠請往乃駐兵萬安會近峒諸巡尉察隅保之尤無

良者易置之分兵守險馳辨士諭以逆順禍福于是旁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五十九 三

峒頗有慕義而起者 金大旱金主下詔罪已賑貧民

闕食者曲赦西京太原兩路雜犯死者減一等徒以下

免 秋七月辛卯申嚴圍田增廣之禁 癸卯定南班

宗室為三十員 是月金地震後累月皆震 八月乙

丑金立皇子胙王從恪為皇太子 是月臨安府蝗

夏自天會初與金議和八十餘年未嘗交兵至是為蒙

古所攻求救于金金主新立不能出師夏人怨遂侵葭

州金慶善努舊倫慶山奴今改擊卻之 九月丙戌朔詔三衙

江上諸軍陞差將校必以材藝年勞其徇私者臺諫及

制置總領劾之 金主以地大震詔求直言招勇敢撫

流亾 先是金納哈塔邁珠舊倫納哈買住今改守北鄙知蒙古

將侵邊奔告於金主金主曰彼何敢然且無釁何能入

犯邁珠曰近見其諸部附從西夏獻女而造箭製楯不

休凡行營則令男子乘車蓋欲憺民力也非圖我而何

金主以為擅生邊隙囚之會邊將築烏舍堡舊倫烏沙堡今改

欲以逼蒙古蒙古主命哲伯舊倫遮別今改襲殺其眾遂畧地

而東金承平日久驟聞蒙古用兵人情恒懼流言四起

丙午中都戒嚴金主日出巡撫百官請視朝不允既而

知蒙古未嘗大舉始解嚴旋禁百姓不得傳說邊事

冬十月乙丑詔四川總領所毋受宣制 十一月乙巳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五十九 四

議收浮鹽 李元礪迫贛州南安軍詔以重賞募人討

之 金同知興中府事伊喇福僧督民繕城濬隍先事

為守禦之備百姓頗怨頃之蒙古兵果至攻其北城福

僧戰其北使備其西薄暮果攻其西以有備解圍去時

安國軍節度使賈益亦豫修城郭為戰守備按察司止

之不聽曰治城守臣事也按察何為及蒙古兵至亦以

有備引還 十二月戊午參知政事婁機罷機立朝能

正言好稱獎人才疏列姓名及其可用之實以備采取

至是以老罷 丙寅羅世傳縛李元礪以降時四州兵

討元礪者皆失利王居安以書曉許俊曰賊勝則民皆

為賊官勝則賊皆為民勢之翕張皆決於此舉將軍素以勇名為山賊所挫可乎俊得書惶恐乃為之盡力敗賊于黃山賊始懼走韶州居安駐軍廬陵召土豪問便宜皆言賊勇健趨捷陟降險阻如猿狖若鈔吾糧運吾事危矣居安曰吾自有以破之先是世傳雖已降而實陰與元礪相表裏自黃山之敗元礪有悔心而練木橋賊首李才全世傳之黨也居安欲鬪羅李乃令人謂元礪曰汝能擒送才全則賞爾之罪元礪從其言居安賞元礪而厚撫才全世傳果疑元礪之貳已遂交惡元礪率眾攻世傳居安語俊曰兩虎鬪于穴吾可成下莊之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九

五

功矣世傳嗾才全之黨襲元礪巢穴俘其孥元礪無所歸世傳擒之以獻元礪伏誅嗣寇悉平 臨安尹趙師器擅撻武學生為諸生所訟史彌遠頗右之諸生益不平乃追列其諂附韓侂胄事詆以醜語師器不自安疏言陛下以都城楮賤米貴牽挽用臣今臣未能調劑乞解職許之侂胄之啟費也師器度其必召禍每持異論遂與侂胄絕侂胄誅其黨多坐謫師器獲免至是始罷

攷異水心集撰趙師器墓志銘云韓侂胄將北伐公還至廣陵建預防素備八事且言今日當以蔡謨之憂為憂侂胄殊不快言無見從者一日侍從官集侂胄所公固守前議聲色俱厲侂胄大駭明年再為工部尚書知臨安府對客說邊事悲憤感激形於涕泣侂胄愈怒自是與公絕矣按師器諱侂志銘為之諱言然宋史全

文兩朝綱目備要具載諸生醜詆之詞在諸小選一時之忿未必言皆實也今酌書之 辛巳黎州蠻請降 是歲臨安紹興嚴衢大水賑之仍調其賦

金大銀

嘉定四年金大三年蒙古太祖六年春正月乙酉朔馬湖蠻攻嘉定

定犍為之利店寨馬湖蠻者西繫昆明之別種也始欲寇中鎮寨寨有備不可入聞利店稍富實而寨丁少乃攻利店知寨保義郎段松遣寨丁七十餘人迎敵或死或逃蠻遂圍之寨地勢窪蠻乘高投木石擊之眾莫能抗已丑蠻以雲梯登城松力戰無援被執鬻割死安撫使許奕調兵援之蠻已焚掠而去 丙午詔湖南江西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九

六

諸州縣經賊蹂躪者監司守臣攻縣令安集之實第其能否以聞 西域哈喇嚕部降于蒙古 二月壬戌授羅世傳武翼郎閤門祇候旋賜黑風峒名效忠賜以銅印世傳乞補文資乃以為通直郎簽書鎮南軍節度判官廳公事世傳疑不出 蒙古伐金時金將鼎蘇舊倫定薛改今擁重兵守野狐嶺蒙古主使察罕規虛實還言彼馬足輕動不足畏也蒙古主鼓行而前遂破其軍取大水樂豐利等縣師還以察罕為御帳前首千戶金人復築烏舍堡伊喇尼爾舊倫移刺改故遼人也金召為參議聞守等官皆辭不受聞蒙古兵至私語所親曰為國復讎

此其時也率其黨百餘人詣軍門獻十策蒙古主召見與語奇之問爾生何地曰霸州因號為霸州元帥 閏月辛亥詔諸路格朝廷賑恤之令及發盜不即捕者重罪之 三月丙子河州將劉世雄等謀據仙人原倫亂伏誅 臨安大火焚省部等官舍延及太廟詔遷神主于壽慈宮三日火息乃還太廟省部皆寓治驛寺焚民居二千餘家 金中都大悲閣災延及民居 金括民間馬令職官出馬有差 金平章政事孫即康致仕尋卒金以御史中丞完顏承裕為參知政事 夏四月甲申禁福建兩浙州縣科折鹽酒 國子司業劉燾請開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九 七

偽學禁 已丑以吳曦沒官田租代輸關外四州旱傷秋稅 金主問蒙古主自將南下大懼釋納哈塔邁珠之囚令西北路招討使鈕祜祿哈達舊倫粘合請和於合打今改 蒙古蒙古主不許金主乃命平章政事通吉思忠即獨吉遷 嘉勞舊倫獨即呼實舊 行省事於吉遷 撫州西京留守赫舍哩執中即呼沙呼舊 行樞密院事以備邊 金以參知政事鄂屯忠孝鄂屯今改 為右丞戶部尚書梁鏗為參知政事 金主集三品以上官議兵事相持莫決尚書令史李英上疏言珠赫呼果勒齊舊倫木虎 穆延盡忠穆延舊倫 等先朝嘗任使可與商高琪今改

畧大計又曰比來增築城郭修完樓櫓事勢可知山東河北不大其聲援則京師為孤城矣金主召平定州刺史趙秉文論備邊之策秉文言我軍聚於宣德城小列營其外涉暑雨器械弛散人且病淡秋敵至將不利可遣臨潢一軍擣其虛則山西之圍可解兵法所謂出其不意攻其必救者也金主不能用 是月四川制置大使置安邊司以經制蠻事命成都路提刑李重保州路安撫許奕共領之先是安丙議發兵討蠻重以為然奕謂曠日持久不如招降議久不決會叙州獲蠻人數十鞫之其與於利店之亂者祇三人奕榜境上諭蠻人能以利店所掠人口來歸即釋此三人又遣謀入蠻中怵以利害蠻人請如約未幾中海重聲言某日以兵出塞蠻人悚懼尋知為揚聲給已蠻人益無所憚 五月乙亥賜禮部進士趙建大以下四百六十五人及第出身 六月丁亥遣金曦賀金主生辰時金有蒙古之難不暇延使者至涿州而還 辛丑夏定四川諸軍軍額 壬寅金夏定軍前賞罰格 秋七月壬戌太白晝見 丙寅詔四川官吏嘗受偽命者毋得叙用 丁丑詔軍興以來爵賞言溢者聽自陳除其罪 八月夏國主安全卒年四十二諡為敬穆皇帝廟號襄宗墓曰康陵族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九 八

子大都督府主遵項立改元允定 先是金遣耶律阿

哈舊倫阿使於北部阿哈見蒙古主姿貌異常歸心焉

陰輸以國事阿哈善騎射通諸國語蒙古主愛之問曰

汝可臣我以為信對曰願以子弟為質未幾偕其弟

圖哈舊倫禿至蒙古主命圖哈直宿衛阿哈參預機謀

金人訝其使久不還繫其家屬阿哈殊不介意蒙古主

妻以貴臣之女至是命左帥哲伯畧地以阿哈為先鋒

金通吉思忠完顏承裕繕烏舍堡未及設備蒙古哲

伯遣阿哈以輕兵奄至拔烏舍堡及烏雲營思忠等敗

走時汾陽郡公郭寶玉屯定州舉其軍降于蒙古蒙古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五十九 九

遂破白登城進攻西京七日赫舍哩執中等懼率麾下

百騎棄城突圍走攷異大金國志宋史全文俱云執中

不服至是不行力戰其下觀望遂大敗執中以百騎奔

還允濟怒罷按執中在章宗時已形跋扈非至是始不

可力戰且此時亦未嘗蒙古主以精騎三千馳之金兵

大敗追至翠屏山承裕不敢拒戰退至宣平縣界土豪

請以土兵為前鋒行省兵為聲援承裕畏怯不能用但

問此去宣德間道而已土豪嗤之曰溪澗曲折我輩諳

知之行省不知用地利力戰但謀走耳其夜承裕引兵

南行蒙古踵擊之至會河堡金兵大潰承裕脫身走入

宣德蒙古穆呼哩舊倫木華乘勝進薄宣德遂克德興

九月辛酉馬湖蠻復寇邊先是蠻人以黃紙佗牒移

嘉州其語殊倨安邊司俾察官卻之既而提刑司令寨

官諭以先歸所掠蠻人語益媢遂犯叙州至宣化之二

十里李璠怒守臣史師道文報稽遲効之鐫二級罷歸

乙亥羅世傳為其徒胡有功所殺詔以世傳官授之

峒寇為患三年至是平人皆相慶 丁丑詔附會開邊

得罪之人自今毋得叙用 蒙古兵薄居庸關守將完

顏福壽棄關遁哲伯遂入關攷異元兵入居庸關兩朝

嘉定年即金之崇慶元年蓋敵國傳金中都戒嚴禁男

聞容有不實也今參用金史元史子不得輒出城蒙古遊奕至都城下金主議以細軍五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五十九 十

千自衛奔南京會細軍五百人自相激厲誓死迎戰蒙

古兵多傷問所俘鄉民此軍有幾鄉民給之曰二十萬

蒙古懼遂襲羣牧監驅其馬而歸金主乃止 郭寶玉

既以軍降穆呼哩引之見蒙古主問取中原之策寶玉

曰中原勢大不可忽也西南諸蕃勇悍可用宜先取之

藉以圖金必得志焉又言建國之初宜頒新令蒙古主

從之於是頒條畫五章如出軍不得妄殺刑獄惟重罪

處死其餘雜犯量情笞決軍戶蒙古色目人每丁起一

軍漢人有田四頃人三丁者發一軍年十五以上成丁

六十破老站戶與軍戶同民匠限地一頃僧道無益於

國有損於民者悉行禁止之類皆寶玉所陳也 冬十月甲辰以金國有難命江淮京湖四川制置司謹備時和議方堅皆漫不置意唯趙方在江陵知金人北逼於蒙古計必南遷乃增修三海八隘以壯形勢荆門有東西兩山最為險要乃築堡于其上增戍兵以遏敵衝又拔土豪孟宗政等補以官日夜為嚴備 金命泰州刺史珠赫呀果勒齊屯兵通元門外金主自出巡撫諸軍未幾罷宣德行省升縉山縣為鎮州以果勒齊為防禦使權元帥右都監 十一月己酉朔日有會之金史不書今從宋史書之先是金上京留守圖克坦猛上言自國家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五十九

十一

與蒙古交兵以來彼聚而行我散而守以聚攻散其敗必然不若入保大城併力備禦昌桓撫三州素號富實人皆健勇可內徙之以益兵勢人畜財貨不至亾失參政梁鏗曰如此是自蹙境土也金主從鏗謀鏗復奏曰遼東國家根本距中都數千里萬一受兵州府顧望必須報可誤事多矣可遣大臣行省以鎮之金主不悅曰無故置行省徒搖人心耳不從鏗乃遣同知烏克遜鄂屯舊倫烏古孫元屯今改將兵二萬入衛中都金主嘉之徵拜右丞相 金發中都軍 金殺河南陳言人郝贊 蒙古主復遣其子卓沁舊倫赤赤今改察罕台舊倫察合台今改諤格

德依舊倫高台今改分徇雲內東勝武朔等州下之于是德興府宏州昌平懷來縉山豐潤密雲撫寧集寧東過平灤南至清滄由臨潢逾遼河西南抵忻代無不殘破金赫舍哩執中之棄西京而還也至蔚州擅取官庫銀五千兩及衣幣諸物奪官民馬與從行人入紫荆關殺冰水令至中都金主皆不問以為右副元帥執中盡無所忌憚自請兵二萬北屯宣平金主與之三千令屯媽川執中不悅 金平章政事通吉思忠參知政事完顏承裕坐覆全軍思忠除名承裕責授咸平路兵馬總管致異金史承裕傳倫衛紹王傳其罪除名而已本紀倫責授咸平路兵馬總管與傳文異今從紀將士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五十九

十二

以其罰輕益不用命 金益都人楊安國少無賴以鬻鞍材為業市人呼為楊鞍兒遂自名楊安兒泰和中金人南侵山東無賴往往相聚剽掠命州縣招捕之安兒時為羣盜亦請降隸名軍中累官至防禦使及蒙古兵薄中都詔招鐵允敢戰軍得千餘人以唐古哈達舊倫唐括今改為都統安兒副之以戍邊安兒至雞鳴山不進金主驛召問狀安兒乃曰平章參政軍數十萬在前無可慮者屯聚雞鳴山所以備間道透漏者耳金主信之安兒歸山東與張汝楫聚黨攻劫州縣殺掠官吏山東大擾 夏人數擾邠岐金陝西安撫使檄同知轉運使

事韓玉以鳳翔總管判官爲都統府募軍旬日得萬人
與夏人戰敗之致異歸潛志倫出屯華亭與夏人戰敗之華亭疑華州之訛然金史韓玉傳未言其地也時夏兵方圍平涼又戰於北原夏人疑大軍
今從金史至解去當路者忌其功驛奏玉與夏人有謀金主疑之
使使者授玉河平府節度副使且覘其軍先是華州李
公直以中都被圍謀舉兵入授而玉恃其軍爲可用亦
欲爲勸王之舉乃傳檄州縣云事推其本禍有所基始
自賊臣私容姦路繼緣二帥貪固威權又云裹糴坐費
盡膏血於生靈棄甲復來竭資儲於國計要權力而望
形勢連歲月而守妻孥又云人誰無死有臣子之當然
續資治通鑑卷二百五十九 三

行遣官體訪江浙諸州 著伦佐郎眞德秀輪對因論
災異曰近歲以來旱蝗頻仍饑饉相踵陛下嚴恭寅畏
不敢荒寧憂閔元元形於玉色上天降康遂以有年亦
足以觀威格之誠矣而比者乾度告愆星文示異夫宮
庭屋漏之遽起居動倫之微一念方萌天已洞監陛下
誠能守兢業之志防慢易之私孜孜履行屢省無怠則
將不待善言之出而有退舍之感矣况今年雖告稔民
倉僅充然薦饑之餘公私竝竭如人久病甫瘳而血氣
未平筋骨猶憊藥收扶傷正須加意朝廷之上未可遽
忘矜恤之念也問者內廷屢建醮事固足以見陛下畏
續資治通鑑卷二百五十九 四

之廟淳熙中學官魏挾之言宜罷王安石父子勿祀而祀顯頤兄弟厥後雖詔罷安石之子雋而它未及行儒者相與論說謂宜推而上之以及二程之師周敦頤願陛下詔有司考安國揆之所嘗言者議而行之上以彰聖朝崇儒正學之意下以示學者所宗其益甚大其所關甚重非特以補祀典之闕而已會西府中有不喜道學者未及施行 金發陝西兩路漢軍五千人赴中都 金主命太子太保張行簡左丞相布薩端宿禁中議軍事旋出端為南京留守 是冬蒙古主駐金之北境 是歲金賀瑞慶節使不至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九

五

嘉定五年金崇慶元年蒙古太祖七年春正月己巳詔諸路通行兩浙倍役法著為令 壬申賜李好義諡曰忠壯 是月金改元崇慶 金右副元帥赫舍哩執中請還軍屯南口或屯新莊移文尚書省曰蒙古兵來必不能支一身不足惜三千兵為可憂十二關建春萬寧宮且不依金主惡其言下有司按問詔數其十五罪罷歸田里 蒙古攻雲中九原諸郡拔之進取撫州金命招討使赫舍哩糾堅舊倫統石烈九斤今改監軍完顏萬努舊倫萬奴今改等援之或謂糾堅曰蒙古新破撫州方以所得賜其下馬牧於野宜乘其不備掩擊之糾堅曰此危道也不若馬步俱進

為計萬全乃遣其麾下舒穆魯舊倫石抹今改明安曰汝嘗使北方素識蒙古國主其往問以舉兵之由不然即詬之明安至蒙古軍中如糾堅所教俄請降蒙古主命縛以俟陳於獯兒背時金兵三十萬號四十萬蒙古穆呼哩曰彼孤我寡弗力戰未易破也率敢死士策馬橫戈大呼陷陳蒙古主麾諸軍並進大敗金兵追至滄河僵尸百里攷異徐氏後編以完顏糾堅之敗及明安降於蒙事今參考元史紀傳定倫王申蒙古主召明安詰之曰爾何先誓而後降也明安對曰臣素有歸志向為糾堅所使恐其見疑故如所言不爾何由曉奉天顏蒙古主善其言釋之使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九

六

領蒙古軍撫定雲中東西兩路既而蒙古主欲休兵於北明安諫曰金有天下十七路今我所得惟雲中東西兩路而已若置不問待彼成謀併力而來則難敵矣且山前民庶久不知兵今以重兵臨之傳檄可定兵貴神速豈宜猶豫蒙古主然之即命明安引兵而南 蒙古兵圍威寧金防城千戶劉伯林踰城詣軍門請降蒙古主許之遣還即以城降伯林善騎射為蒙古主所喜問在金國居何官對曰都提控即授以元職命選士卒為一軍與鄉導圖哈舊倫禿懷今改同征討招降山後諸州攷異元史本紀以劉伯林來降在辛未歲今從劉伯林傳 二月壬午罷兩淮軍

興以來僭補官 詔成都路帥臣兼領叙州兵事 三
月庚戌馬湖蠻酋米在請降先是四川制置大使知蠻
不可致遣興元後軍統制劉雄等將西兵土人自嘉叙
二州竝進又遣提刑司檢法官安伯恕往叙州節制之
官軍入蠻境方戰有土丁斷小酋之首蠻人驚潰官軍
小捷米在據羊山江之水圍堅不肯降圍在峻灘中官
軍不能至安丙聞之遺書李璣曰但聲言伐木造大舟
進攻水圍則蠻自降矣從之米在果請降令其徒數十
詣寨納款安邊司厚犒之米在以墮馬為詞終不出
戊辰以久雨詔大理三衙臨安府兩浙州縣決繫囚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五十九

七

金大旱 金以御史大夫完顏承暉為參知政事以參
知政事孟鑄為御史中丞時駙馬都尉阿剌克坦穆延徒單沒撚亦倫沒烈今改與其父知大興府南平干政事大為姦利
承暉面質其非金主不問南平益責顯用事勢傾中外
遣所親誘治中李革以進取革拒之 金冊李璣項為
夏國王夏人旋攻葭州金人方有蒙古之難夏人乘其
兵敗侵掠邊境而通聘如故 夏四月壬寅詔自今告
人從偽者必指事實誣告者坐之 五月庚午詔諸路
坑冶以通判令丞主之 癸酉安南國王李龍翰卒子
吳昂嗣尋卒無子以女昭聖主國事其婿陳日照因襲

取之李氏自公蘊八傳凡二百二十餘年 金武安軍
節度使致仕賈鉉起復參知政事以完顏承暉為左丞
金簽陝西勇敢軍二萬人射糧軍一萬人赴中都括
陝西馬以南京留守布薩端為河南陝西安撫使提控
軍馬 金河東陝西大饑斗米錢數千流殍滿野遼東
招撫副使伊喇福僧出沿海倉粟先賑其民而後奏金
主優詔獎諭 金泰安劉二祖兵起寇掠淄沂二州
六月乙酉禁銅錢過江 秋七月戊辰以雷雨壞太廟
屋避殿減膳權直學士院真德秀上疏曰臣博觀經籍
史傳所志自非甚無道之世未聞震霆之驚及於宗廟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五十九

六

者魯之展氏人臣耳已卯之異春秋猶謹書之蓋震霆
者上天至怒之威宗廟者國家至嚴之地以至怒之威
而加諸至嚴之地其為可畏也明矣古先哲王遇非常
之變異則必應之以非常之德政未嘗僅舉故事而已
今日避殿損膳之外咸無間焉迺者孟秋之朔流星示
異其占為兵而上下恬然若不知問故相距纔九日而
震霆之變倫天於我國家欲扶持而安全之其心至慘
慘也臣願陛下內揆之一身外察諸庶政勉進君德博
通下情澆求致異召和之本庶幾善祥日應咎徵日消
矣 八月甲戌朔命左右司置進狀籍察前斷之冤抑

者罪之 金主以有兵事罷萬秋節之宴 蒙古圍金

西京元帥左都監鄂屯襄鄂屯舊倫與屯今改率師來援蒙古主

遣兵誘之密谷口攷異金史鄂屯襄傳倫逆擊之一軍

盡殲襄僅以身免蒙古主復攻西京中流矢乃解圍去

遣薩已勒舊倫扎入見今改使於金金人不禮之既而悔之議

通和未決舒穆魯額森舊倫石抹也先今改言於蒙古主曰東京

為金根本之地蕩其根本中原可傳檄而定蒙古主然

之額森故遼人世為后族遼亾其祖率部落遠徙額森

年十歲從其父問遼為金滅之事即大憤曰兒能復之

及長勇力過人善騎射多智畧豪服諸部金人聞其名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五十九 九

徵為奚部長即讓其兄遂渡自藏匿居北野山射狐鼠

而食至是歸於蒙古 九月丙午太白晝見 已酉有

司上續中興禮書 辛未罷沿海諸州海船錢 是月

四川復權石脚井鹽先是石脚井鹽已閉民有犯法私

煉者制置大使安丙因復權之然鹽既苦惡率以抑售

土人而私販肆行民間不以為便 蒙古察罕攻克金

奉聖州 冬十月辛巳詔諸路總領官歲舉可為將帥

者安撫提刑司舉可備將材者二人 金曲赦西京遼

東北京 十一月庚申朝獻景靈宮辛酉朝享太廟壬

戌祀天地於圓丘大赦 金賑河東南路南京路陝西

東路山東西路衛州旱灾 十二月丁丑再議濠州租

稅一年 壬午詔諸路轉運使參考州縣新舊稅籍調

其橫增之數 甲申蒙古左帥哲伯攻金東京不拔即

引去獲金使者遣往諭之部將索濟倫布哈舊倫契直

改曰東京金舊都備嚴而守固攻之未易下以計破之

可也請易服與其使偕往說之彼將不疑俟其門閉繼

以大軍赴之則可克矣如其言夜襲克之攷異元史索

以謀破東京為辛未年事據元史本紀參攷異元史索

等州俱失始思圖克坦鑑之言嘆曰早從丞相之言不

至是繼聞東京不守語近臣曰我見丞相恥哉 是冬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五十九 十

收兌舊會子從湖廣總領王釜之請也 國子司業劉

煥請以朱熹論語孟子集註立學從之煥又言兩淮之

地藩蔽江南干戈盜賊之後宜加經理必於招集流散

之中就為足食足兵之計臣觀淮東其地平博膏腴有

陂澤水泉之利而荒蕪實多其民勁悍勇敢習邊鄙戰

鬪之專而安集者少誠能經畫郊野招集散亾約頃畝

以授田使無廣占拋荒之患列溝洫以儲水且備戎馬

馳突之虞為之具田器貸種糧相其險易聚為室廬聯

以什伍教以擊刺或鄉為一團里為一社建其長立其

副平居則耕有警則守有餘力則戰帝嘉納之進國子

祭酒 先是遼人耶律瑀格

舊倫哥今改金史倫
移刺哥今從元史

仕

金為北邊千戶及蒙古主起兵朔方金人疑遼遺民有

它志下令遼民一戶以二女直戶夾居防之瑀格不自

安是歲遁至隆安韓州糾壯士剽掠其地州發卒追捕

瑀格皆擊走之因與耶的合勢募兵數月眾至十餘萬

推瑀格為都元帥耶的副之營帳百里威震遼東蒙古

主命按陳那衍泮都古行軍至遼遇之問所從來瑀格

曰我契丹軍也往附大國道阻馬疲逗留于此按陳曰

我奉命討女直適與爾會庸非天乎然爾欲效順何以

為信瑀格乃率所部會按陳于金山刑白馬白牛登高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五十九 三

北望折矢以盟按陳曰吾還奏當以征遼之責屬爾金

遣完顏承裕帥軍六十萬號百萬攻瑀格聲言得瑀格

骨一兩者賞金一兩肉一兩者賞銀亦如之仍世襲千

戶瑀格度不能敵告急于蒙古蒙古主命按陳字都歡

阿魯都罕引千騎會瑀格與金兵對陳于迪吉諾爾瑀

格以姪安努為先鋒橫衝承裕軍大敗之以所俘輜重

獻蒙古主召按陳還而以楚特格副瑀格屯其地

嘉定六年 金至寧元年貞祐元年
年蒙古太祖八年 春正月甲午簽書樞密

院事宇文紹節卒諡忠惠 詔侍從臺諫兩省官帥守

監司各舉一二人 二月丁丑太白晝見 丙戌有司

進吏部條法總類 乙未詔宗室毋得與胥吏通姻著

為令 金知大名府烏古論諒謀不軌伏誅 三月癸

亥參知政事樓鑰罷 太陰太白與日竝行相去尺餘

致異宋史不書
今據金史書之 是春耶律瑀格自立為遼王改元元

統 金以完顏弼為元帥左監軍并禦遼東弼請自募

二萬人為一軍萬一京師有急亦可以回戈自救今驅

市人以應大敵往則敗矣金主曰我以東北路為憂卿

言京師有急何耶就如卿言我自有策以卿皇后連姻

故相委寄乃不體朕意耶弼曰陛下勿謂皇后姻親俱

可恃也時提點內侍局駙馬都尉圖克坦穆延侍側弼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五十九 三

意譏之金主怒甚顧謂穆延曰何不叱去穆延乃引弼

起付有司論以奏對無人臣禮詔免死杖一百謫雲內

防禦使 夏四月丙子以章良能參知政事 甲午復

發科試經義法雜流進納人不與 五月癸亥流星晝

隕 丁卯以不雨命大理三衙臨安府決繫囚 戊辰

修慶元以來寬恤詔令 是月金改元至寧陝西大旱

初金主將召赫舍哩執中至中卻預議軍事左諫議

大夫張行信上書曰執中專逞私意不循公道蔑省部

以示強梁媚近臣以求稱譽執法行事安害平民行院

山西出師無律不戰先退擅取官物杖殺縣令屯駐媯

川乞移內地其謀畧概可見矣欲使改易前非以收後效不亦難乎行信行簡之弟也丞相圖克坦鑑亦以執中不可用參知政事梁鏜亦言其姦惡乃止執中善結近倖交口稱譽金主尋詔給半俸預議軍事行信復諫曰伏聞以執中老臣欲起用之人之能否不在新舊彼向之敗朝廷既知之矣今又用之無乃不可乎乃寢其命至是復用為右副元帥領武衛軍五千人屯通元門外 六月丁丑遣董居諒賀金主生辰會金國亂不至而還 丁亥復監司臧否守令及監司郡守舉廉吏所知 丙辰詔三衙江上諸軍主帥各舉堪為將帥者二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五十九

三

三人 是月金以戶部尚書胥鼎刑部王維為參知政事 夏人破金之保安州及慶陽府 秋七月金命左丞完顏綱行省於縉山丞相圖克坦鑑使人謂綱曰果勒齊駐兵縉山甚得人心士皆思奮與其行省親往不若益兵為使綱既行鑑復使人止之曰果勒齊措畫已定彼之功即行省之功也綱不從 完顏綱傳綱以綱之將兵備邊行省於縉山為八月事然考元史縉山之敗在七月則綱之受命非八月矣今從元史 縉山 蒙古兵克宣德府遂攻德興府皇子圖墨 雷今改 駙馬齊奇 舊今改 先登拔之蒙古主進至懷來金副統軍王楫守隘鏖戰三日兵敗見執完顏綱果赫呼果勒齊復以

師拒戰於縉山蒙古兵擊敗之僵尸四十餘里蒙古乘勝至北口王楫既見執將就戮神色不變蒙古主問之曰汝曷敢抗我師獨不懼死乎楫曰吾以布衣裳恩誓捐軀報國今既償軍得死為幸蒙古主義而釋之授都統佩以金符令招集山西潰兵楫號縣人也 金人恃居庸之塞冶鐵鋼關門布鐵炭黎百餘里守以精銳蒙古兵距關百餘里不能前乃召薩巴勒問計薩巴勒曰從此而北黑樹叢中有間道騎行可一人臣向嘗過之若勒兵銜枚以出終夕可至蒙古主雷克特卜齊 舊今改 與金軍相持乃自筒銳卒與哲伯潛發令薩巴勒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五十九

三

前導日暮入谷黎明諸軍已在平地疾驅入紫荆口金人猶睡未知也比驚起倉卒逆戰於五回嶺大敗流血被野耶律阿哈言於蒙古主曰好生乃聖人之大德與創之始願止殺掠以應天心蒙古主納之進拔涿易二州遼人呼嚕布勒 舊今改 等獻北口哲伯遂取居庸與克特卜齊會 事兩朝綱目備要載至寧元年秋七月蒙古兵復至山後與元太祖紀合今從之備要又云都元帥福興迎戰而敗據金史承輝傳是年未嘗迎戰而敗蓋因完顏綱之敗而誤以為承輝也元史云趙彥鹿西京留守呼沙呼遁去然此時執中未嘗守涿鹿蓋因執中今酌書之 八月己巳朔詔諸路監司帥臣舉所部官吏之才行卓絕積用章著者 庚午知思

州田宗範謀倫亂夔州路安撫司遣兵討平之 金石

副元帥赫舍哩執中與其黨完顏綽諾舊倫富察祿奴今改

錦舊倫蒲察烏庫哩道喇舊倫烏古論等謀倫亂會金

主以蒙古兵日近而執中曰務馳獵不恤軍事遣使責

之使者至執中方飼鵝擲殺之遂安稱知大興府圖克

坦南平及其子駙馬都尉穆延謀反奉詔入討攷異大

云左副元帥南平者迎合衛王之意沮格軍賞祇共怨

之執中因人心之憤回軍以誅南平為名按南平估罷

用事金史亦言之至執中之反南平姻家福哈別將兵

俗以為名非因怨也今不取南平姻家福哈別將兵

屯城北執中以好語招而殺之奪其兵壬辰自通元門

入先遣一騎馳抵東華門大呼曰達勒達至北關已接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五十九 美

戰矣既又遣一騎往亦如之乃使其黨圖克坦金壽召

南平南平行至廣陽門執中手槍刺殺之并殺穆延符

寶祇候善延舊倫護衛十夫長完顏實古訥聞亂遠

召漢軍五百人赴難與執中戰不勝皆死之執中至東

華門門閉金主遣其子蔣王持詔書投於門下募能殺

執中者白身除大興尹世襲千戶軍民無應者執中欲

縱火焚門護衛色埒奇爾舊倫開門納之執中進

至大安殿金主遙呼曰聖主令臣何往執中曰歸舊邸

耳金主退入後宮執中盡以其黨易宿衛自稱監國都

元帥居大興府陳兵自衛夜召聲妓與其黨會飲明日

以兵逼金主出居衛邸執中欲封拜其黨令黃門入宮

收璽尚宮左夫人鄭氏掌璽拒之曰璽天子所用呼

沙呼舊倫胡沙人臣取將何為黃門曰今天時大變主

上且不保何有一璽御侍當思自脫計鄭氏厲聲罵曰

若輩官中近侍恩遇尤隆君難不以死報反為逆豎奪

璽耶我可死璽必不與遂瞑目不語黃門出執中卒取

宣命之寶除拜其黨數十人召孟鑄張行信至大興府

問曰汝輩向來彈我者耶鑄等各以正言對執中乃遣

之出曰且須後命丞相圖克坦鑄時以墜馬傷足在告

間難倫命駕將入省或告之曰省府皆以軍士守之不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五十九 美

可入矣少頃軍士索人于問巷鑄乃還第執中欲僭位

召禮部令史張好禮欲鑄監國元帥印好禮曰自古無

異姓監國者執中乃止以鑄人望乃詣鑄訪之鑄從容

謂曰昇王章宗之兄顯宗長子椒望所屬元帥決策立

之萬世之功也執中默然乃遣宦者李思中弑金主於

邸時完顏綱將兵在外執中使綱子安和倫家書使親

信人召綱綱至囚之憫忠寺旋押至市口數以矢四川

敗縉山之事殺之因盡撤沿邊諸軍赴中都平州騎兵

屯薊州以自重遣圖克坦銘等迎昇王從嘉子彰德甲

辰至中都即皇帝位拜執中太師尚書令元帥封澤王

續資治通鑑卷一百六十

聖天子受命於天，建國之初，必重農桑，以養萬民。故先王之法，必以農為本。今者農桑廢弛，民無所食，此豈聖天子之所為哉！

宋紀一百六十 起昭陽倫 九月盡 凡三年 奇

寧宗法天備道純德茂功仁文哲武聖睿恭孝皇帝

帝

嘉定六年 金貞祐元年 蒙古太祖八年 九月乙巳朔金主諭尚書省

事有規畫者悉依世宗所行行之 收異宋史九月有甲辰而金史倫九月乙巳制益南北置制不

第有司奏舊禮當坐哭金主命撤坐伏哭盡哀敕有司

以禮改葬 金主詔求直言戊申御仁政殿視朝賜赫

續資治通鑑卷一百六十

舍哩執中坐執中不辭而坐 辛亥金封皇子守禮為

遂王守純為濮王夔王永升薨金主親臨奠 壬子金

改元貞祐大赦丙辰右丞相圖克坦鑑進左丞相封廣

平郡王左諫議大夫張行信上言崇節儉廣聽納明賞

罰三事 庚申金赫舍哩執中議廢故衛王為庶人金

主曰朕徐思之旋詔百官議於朝堂議者二百餘人太

子少傅鄂屯忠孝侍讀學士富察思忠阿附執中議曰

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偷大位以私已乎請廢為庶人

戶部尚書武都拾遺田庭芳等三十人請降為王侯太

子少保張行簡請用漢昌邑王晉海西公故事侍御史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九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九

辛

完顏寓等十人請降復王封執中固執前議金主不得
已乃降封東海郡侯 金昭雪章宗元妃李氏承御賈
氏詔曰大安之初頒諭天下謂李氏與其母王盼兒及
李新喜同謀令賈氏虛稱有身各正罪法章宗皇帝聖
德聰明豈容有此欺給近因集議提點近侍局完顏達
霍王傅大政德皆言賈氏事內有冤朕親臨問左證其
事曖昧當時被罪譴責者可俱放免還家 丙寅金主
命六品以下官事有可言者言之無隱 是月初以京
朝官監省門 閏月戊辰詔御史臺改課監司 金
主拜日於仁政殿自是每月吉為常 金主舊名珣泰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 二
和中改賜名從嘉庚午復舊名詔前所更名二字自今
不須迴避 辛未金主追尊其后劉氏為皇太后 甲
申金立皇子守忠為皇太子從張行信請也 丙戌以
金主新立命四川謹邊備 己丑以湖北旱傷詔監司
守令賑恤 癸巳雷 甲午史彌遠等上二祖下七世
仙源類譜高宗寶訓皇帝玉牒會要帝命取孝宗敬天
圖寘左右備省覽 乙未大雷丙申下罪已詔 金以
珠赫呼果勒齊舊倫木虎高琪今改為元帥右監軍金主諭之曰
聞軍中事皆中覆得無失機宜乎自今當即行之朕但
責成功耳旋命自鎮州守禦中都 冬十月丁酉朔金

中都戒嚴 戊申遣真德秀賀金主即位庚戌遣李真
使金賀正旦會金亂皆不至而還 蒙古選諸部精兵
五千騎使奇爾台舊倫合怯台今改哈台二將趣中都蒙古游
騎至高橋金宰執以聞金主使人問執中執中曰計畫
已定矣既而讓宰執曰吾為尙書令豈得不先與議而
遽奏耶宰執遂謝而已收與大金國志云蒙古兵至早
河欲渡高橋執中病足乘車督
戰蒙古兵大敗翌日再戰執中創甚不能出兩朝綱目
備要與國志同案執中為西京留守已望風先遁此時
貴溫富極暮氣難振豈能力疾以收蒙古之兵後備要
所載係敵國傳聞之詞容有失實國志拾宋人之書
而成殊不足 提點近侍局慶善努舊倫慶山奴今改副使惟弼
奉御惟康請除執中金主念援立功隱忍不許執中遣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 三
果勒齊出戰輒敗執中欲斬之金主諭免執中乃益其
兵戒之曰勝則贖罪不勝斬汝矣辛亥果勒齊出戰自
夕至曉北風大伦吹石揚沙不能舉目金兵大潰果勒
齊自度必為執中所殺乃以亂軍入中都圍執中第執
中間難彎弓注矢外射不勝登後垣欲走衣袿墮而傷
股軍士就斬之收與歸替志云果勒齊夕入執中第被
甲冑露刃以前執中方濯足大駭走入
臥內軍士追殺之所載
與諸書小異今從金史果勒齊取其首詣闕請罪金主
赦之謂近侍局密達詔旨為果勒齊解因以果勒齊為
左副元帥執中之黨驅市人與亂軍鬪亂軍多死金主
使近侍局慰諭之乃止壬子出執中之黨於外 甲寅

金張行信上封事曰春秋之法國君立不以道若嘗與諸侯盟會即列為諸侯東海在位已六年矣為其臣者誰敢干之執中握兵入城躬行弑逆當是時惟善延實古訥率眾赴援至於戰死論其忠烈在朝食祿者皆當愧之陛下始親萬機海內望化褒顯二人延及子孫庶幾少慰貞魂宋徐羨之傅亮謝晦弑營陽王立文帝文帝誅之以江陵奉迎之誠免其妻子執中國之大賊雖已死而罪名未正宜暴其過惡宣布中外除名削爵緣坐其家然後為快陛下若不忍援立之勞則依元嘉故事亦足示懲戒乃下詔暴執中過惡削其官爵贈善延續資治通鑑卷一百六十 四

實古訥官錄其後慶善努惟康惟弼皆遷賞近侍局自此用事 蒙古穆呼哩統兵侵金所向殘破永清人史秉直聚族謀曰方今國家喪亂吾家百口何以自保既而知降者皆得免乃率里中數千人詣涿州軍門降穆呼哩欲用秉直秉直辭乃以其子天倪為萬戶領降人家屬屯霸州 癸亥金放宮女百三十人 十一月戊辰夏人寇金會州圖克坦綽爾出兵擊走之 金主欲與蒙古議和遣使報之庚午詔百官議於尚書省時握兵者皆畏縮不敢戰曰恐壞和議張行信上言曰和之與戰本是二事奉使者自專議和將兵者惟當主戰豈

得以和事為辭自崇慶來皆以和誤若我軍時有進賊稍挫其鋒則和事成也久矣頃北使既來然猶破東京略河東今我使方行將帥輒棄兵不動於和議卒無益也事勢益艱芻糧益竭和之成否蓋未可知豈當閉門自守以待敵哉宜及士馬尚壯擇猛將銳兵防衛轉輸往來拒戰使之少沮則附近蕃積皆可入京師和議亦不日可成矣金主心知其善而不能行 金以橫海節度使承暉為右丞以耿端義參知政事 癸未虛恒蠻寇中鎮寨 蒙古兵攻金觀州刺史高守約死之 十二月丁酉朔金以圖克坦公弼為右丞承暉進都元帥續資治通鑑卷一百六十 五

兼平章政事果勒齊進平章政事仍兼左副元帥 壬寅調瓊州丁鹽錢 夏取金涇州 蒙古主留奇爾台哈台屯金中都城北分降人楊伯遇劉伯林漢軍四十六都統并蒙古兵為三道命其子卓沁舊倫木察罕台為右軍循太行而南破保遂中山邢洛磁相衛輝懷孟諸郡徑抵黃河掠澤潞平陽太原之間第哈薩爾舊倫哈散及克特卜齊等為左軍遵海而東破欒薊及遼西諸郡蒙古主自將與子圖壘舊倫拖雷為中軍破雄莫清滄景獻河間濱棣濟南等郡三道兵還復屯大口以逼中都時諸路兵皆往山

後防遏乃簽鄉民爲兵上城守禦蒙古盡驅其家屬來攻父子兄弟往往遙呼相應由是人無固志故所至郡邑皆下凡破金九十餘郡兩河山東數千里人民殺戮幾盡金帛子女羊畜牛馬席捲而去屋廬焚燬城郭邱墟惟中都通順真定清沃大名東平德鄆海州十一城不下 金張行信言自兵興以來將帥甚難其人願陛下令重臣各舉所知才果可用褒顯獎諭令其自效必有奮命報國者管李牧爲趙將軍功爵賞皆得自專出攻入守不從中覆遂能北破大敵西抑強秦命將若不以文法拘繩中旨牽制委任責成使得盡其智能則克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

六

嘗事司天監李天惠依附天文假託占卜趨走貴臣得爲天文官棟嘗密奏白氣貫紫微主京師兵亂幸不貫微得不成禍既而果勒齊殺執中金主益信之張行信上言易稱開國承家小人弗用聖人所以垂戒後世者其嚴如此今敵兵縱橫人情恟懼應敵與理非賢智莫能狂子庸流猥蒙拔擢參預機務甚無謂也於是金主皆罷之 金珠赫呼果勒齊碎御史李英爲經歷官英上書於果勒齊曰中都之有居庸猶秦之有崤函蜀之劍門也邇者撤居庸兵我勢遂去今土豪守之朝廷當遣官節制失此不圖忠義之士將轉爲佞矣又曰可鎮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

七

復之功可望矣金主善其言 蒙古兵圍中都金置招賢所於東華門內外士庶皆得言事或不次除官由是閭閻細民往往街衢求售王守信者本一邨夫敢爲大言以諸葛亮爲不知兵完顏萬薦於朝詔署行軍都統募市井無賴爲兵教閱進退跳躍大概似童戲大書古今相對四字於旗上倫黃布袍緇巾鐵牌各三十六事牛頭響環六十四枚欲以怖敵而走之大率皆誕妄因與其眾出城殺百姓之樵采者以爲功買耐兒者本岐路小說人俚語詼嘲以取衣食製運糧車千輛是時材木甚艱所費浩大觀者皆竊笑之草澤李棟在大安末

撫宣德德興餘民使之從戎所在自有宿藏足以取給是國家不費斗糧尺帛坐收所失之關隘也居庸咫尺在都之北而不能衛護英實恥之果勒齊奏其書卽除工部員外郎充宣差都提控居庸等關隘悉隸焉 金元帥右都監內族額爾克舊倫說可今改率兵五千護糧通州遇蒙古兵輒潰張行信上言曰御兵之道無過賞罰使其臨敵有所慕而樂於進有所畏而不敢退然後將士用命而功可成若額爾克敗衄宜明正其罪朝廷寬容一切不問臣恐御軍之道未盡也金主報曰卿意見悉額爾克已下獄矣 金山東被兵郡縣望風而遁泰安

州刺史和速嘉安禮獨城守或勸其去安禮曰我去城誰與保且為人臣而避難不負國家之恩乎乃團練繕完為守禦計已而蒙古兵至攻旬日不能下謂之曰此孤城耳內無糧儲外無兵援不降無遺類矣安禮不聽城破被執或指為酒監安禮曰我刺史也何以諱為使之跪安禮不屈遂以戈椿其胸而殺之詔贈泰定軍節度使諡堅貞安禮大名路人也 是歲兩浙諸州大水賑之

嘉定七年金貞祐二年蒙古太祖九年春正月丁卯朔金以邊事未

息免朝賀 四川制置使安丙遣提舉阜郊博馬務何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 八

九齡等率諸將及金人戰于秦州城下敗還洺州都統制王大才執九齡等七人斬之梟首境上而訟丙于朝

謂有異志 辛未蒙古兵攻金彰德府知府洪果玖珠舊倫黃揭死之玖珠臨潢人也 丁丑參知政事章良

能卒改異宋史全文繫於二月今從兩朝綱目備要宋史本紀 乙未蒙古兵入懷

州金沁南軍節度使宛平宋晟死之 是月金李英乘夜與壯士李雄郭仲元等四百九十人出中都城緣西

山進至佛巖寺令雄等下山招募軍民旬日得萬餘人擇眾所推服者領之詭稱土豪屢與蒙古兵戰被創召還 金知大興府事胥鼎以在京貧民闕食者眾宜立

法賑救上言京師官民有能贍給貧民者宜計所贍遷官升秩以勸獎之遂定權宜贍恩例格 二月丁未青羌卜籠十二骨來降卜籠青羌部族也性殘忍多器械仰擄掠為生十二骨者十二種也 三月丁卯召安丙為同知樞密院事以成都路安撫使董居諒為四川制置使 庚辰金遣使來督二年歲幣 金參知政事耿端義以中都圍久將帥皆不肖戰言於金主曰今日之患東海敗之士卒縱不可使城中軍自都統至穆昆不啻萬餘遣此輩一出或可以得志議竟不行 癸未金主以糧運道絕下令括粟中都大擾張行信上書曰近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 九

日朝廷令知大興府胥鼎便宜計畫軍食因奏許人納粟買官既又遣參知政事鄂屯忠孝括官民糧戶存兩月餘悉令輸官酬以爵級銀鈔時有粟者或先具粟於鼎未及入官忠孝復欲多得以明已功凡鼎所籍者不除其數民甚苦之今米價踴貴無所從糴民糧止兩月又奪之敵兵在邇人方危懼若復無聊或生他變則所得不償所損矣金主善其言命行信偕近臣審處仍諭忠孝曰極知卿盡心於公然國家本欲得糧今既得矣姑從人便可也 戊子金以濮王守純為殿前都點檢兼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權都元帥府事 蒙古主駐金

中都之北郊諸將請乘勝破燕蒙古主不從遣薩巴勒謂金主曰汝山東河北郡縣悉爲我有汝所守惟燕京耳天既弱汝我復迫汝天其謂我何我今還軍汝不能犒師以弭我諸將之怒耶平章政事珠赫呼果勒齊謂金主曰蒙古人馬疲病當決一戰都元帥完顏承暉曰不可我軍身狂都城家屬各居諸路其心向背未可知戰敗必散苟勝亦思妻子而去社稷安危在此一舉莫如遣使議和待彼還軍更爲之計左丞相圖克坦鑑亦以和親爲便金主然之遣承暉詣蒙古請和壬寅以東海郡侯女爲岐國公主歸於蒙古主蒙古所稱公主皇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

十

后也并以金帛童男女五百馬三千賂之蒙古兵退中都解嚴仍遣承暉送出居庸 壬辰蒙古兵破金嵐州鎮西京節度使烏庫哩仲溫死之 夏四月乙未朔金以胥鼎爲右丞以蒙古和議成大赦命布薩安貞爲宣撫使安輯遺黎安貞揆之子也 金南京留守布薩端等請幸南京金主將從之左丞相圖克坦鑑曰鑿與一動北路皆不守矣今已講和聚兵積粟固守京師策之上也南京四面受兵遼東根本之地依山負海其險足恃禦備一面以爲後圖策之次也金主不從庚戌鑑卒鑑明敏方正學問淵貫一時名士皆出其門 金以張

行信爲山東轉運按察使將行求入見言曰參政鄂屯忠孝飾詐不忠臨事慘刻黨於赫舍哩執中罪狀顯著無事之時猶不容一相非才況今多故乃使此人與政如社稷何金主曰朕初卽位當以禮進退大臣卿語其親知諷令求去可也行信以語右司郎中巴圖魯舊把胡改魯今巴圖魯以金主意告忠孝忠孝覲然不恤頃之出知濟南府 五月甲戌金霍王從彝卒 丁丑太白經天 乙酉賜禮部進士袁甫以下五百四人及第出身 辛巳金遷東海侯鎬厲王家屬於鄭州 金主以國蹙兵弱財用匱乏不能守中都乃決意南遷太學生趙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

十一

昉等上章極論利害以大計已定不能中止皆慰諭而遣之命平章政事都元帥承暉尙書左丞穆延盡忠奉太子守忠留守中都遂與六宮啓行以巴圖魯李英爲御前經歷官詔曰扈從軍馬朕自總之事有利害可因近侍局以聞蒙古主聞之怒曰旣和而遷是有疑心而不釋特以解和爲款我之計耳復圖南侵金主至良鄉命扈衛亂軍元給鎧馬悉復還官亂軍怨之遂亂亂殺其主帥索瑛舊倫素而推札達舊倫所具實勒舊倫北改札拉爾舊倫札刺三人爲帥北還承暉聞變以兵阻盧溝札達擊敗之遣使乞降于蒙古蒙古主遣舒穆魯

明安及繼格巴圖舊倫三合援之入古北口徇景葡檀順諸州諸將議欲屠之明安曰此輩當死今若生之則彼之未附者皆聞風而自至矣蒙古主從之明安等遂與札達合兵逼中都金主聞之遣人召太子應奉翰林文字完顏素蘭以為不可殊赫呼果勒齊曰主上居此太子宜從且汝能保都城必完乎素蘭曰完固不敢必但太子在彼則聲勢俱重邊隘有守則都城無虞晉唐明皇幸蜀太子實存靈武蓋將以繫天下之心也不從竟召太子 楊安兒賊黨日熾濰州李全等竝起剽掠全即開禧中戚拱結以復連水者也賊皆衣紅時目為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 十一

紅襖賊全與仲兄福尤桀驁慶福國用安鄭衍德田四子洋子潭等皆附之與安兒相應金宣撫使布薩安貞至益都敗安兒於城東安兒奔萊陽萊州徐汝賢以城降安兒勢復振登州刺史耿格開門納州印郊迎安兒發帑藏以勞賊安兒遂僭號置官屬改元天順凡詔表符印儀式皆格草定遂陷寧海攻濰州偽元帥郭方三據密州略沂海李全犯臨朐扼穆陵關欲取益都安貞以沂州防禦使布薩璠嘉為左翼安化軍節度使完顏恩楞討之 六月甲午朔金以按察轉運使高汝璪為參知政事 甲辰以早命諸路監司守臣決滯訟王

子釋大理三衙及兩浙路杖以下囚 自史彌遠得政廷臣俱務容默無敢慷慨盡言者權刑部侍郎劉燾奏願詔大臣崇獎忠讜以倫士氣漢戒諛佞以肅具僚未幾監進奏院陳宓上封事言宮中宴飲或至無節非時賜予為數浩穰一人蔬食而嬪御不廢於擊鮮過事方殷而椿積反資於妄用此宮闈儀刑有未正也大臣所用非親既故執政擇易制之人臺諫用慎默之士都司樞掾無非親暱貪吏無不得志廉吏動招怨尤此朝廷權柄有所分也鈔鹽變易楮幣稱提安邊所創立固執已見動失人心敗軍之將躡躑殿殿庸鄙之夫又尹京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 十二

兆宿將有守城之功以小過而貶三衙無汗馬之勞託公勤而擢此政令刑賞多所舛逆也若能交飭內外一正紀綱天且不雨臣請伏面諷之罪奏入彌遠不樂帝為罷中官慶壽三衙獻遺宓俊卿之子也 秋七月甲子朔以左諫議大夫鄭昭先簽書樞密院事 庚辰金布薩安貞軍昌邑東徐汝賢等以三州之眾十萬來拒戰自午抵暮轉戰三十里殺賊數萬壬午賊棘七率眾四萬陳於辛河安貞令璠嘉由上流膠西濟繼以大兵殺獲甚眾甲申安貞軍至萊州偽寧海州刺史史潑立以二十萬陳於城東璠嘉先以輕兵薄賊諸將繼之賊

大敗招之降不應安貞遣萊州縣卒曹全等詐降於汝賢為內應曹全與賊戍卒姚雲相結納官軍丁亥夜曹全縋城出潛告瑀嘉瑀嘉募勇敢士三十人從曹全入城雲納之大軍畢登斬汝賢安兒脫身走耿格史潑立皆降瑀嘉略定膠西諸縣襲殺郭方三復密州金人來告遷庚寅起居舍人真德秀上疏請罷金歲幣其略曰女直以蒙古侵凌徙都於汴此吾國之至憂也蓋蒙古之圖滅女直猶獵師之志在得鹿鹿之所走獵必從之既能越三關之阻以攻燕豈不能絕黃河一帶之水以趨汴使蒙古遂能如劉聰石勒之據有中原則疆續資治通鑑卷一百六十 古

域相望便為鄰國固非我之利也或如耶律德光之不能即安中土則姦雄必將投隙而取之尤非我之福也今當乘敵之將亾亟圖自立之策不可乘敵之未亾姑為自安之計也夫用忠賢修政事屈羣策收眾心者自立之本訓兵戎擇將帥繕城池飭戍守者自立之具以忍恥和戎為福以息兵忘戰為常積安邊之金縉飾行人之玉帛女直尚存則用之女直強敵更生則施之強敵此苟安之計也陛下以自立為規模則國勢日張以苟安為志嚮則國勢日削安危存亾皆所自取若夫當事變方興之日而示人以可侮之形是堂上召兵戶內

延敵也帝納之議罷歲幣淮西轉運使喬行簡上書丞相曰蒙古漸興其勢已足以亾金金咎我之讎也今吾之蔽也宜姑與幣使得拒蒙古議不決嘉定七年七月以起居舍人真德秀奏罷金國歲幣然其年十一月八年正月即遣使是未嘗罷也蓋因德秀之言而議罷因喬行簡之言而改計耳今是月夏左樞密使萬慶義勇遣二僧齋蠟書來四川議夾攻金以恢復故疆制置使董居諒不報由是夏訊中絕 金主至南京詔立元

如都察舊倫溫敦今改氏為皇后后本王氏中都人都察其賜姓也姊有姿色為金主所納封淑妃至是亦晉封元妃攷異金史謂宜宗為諸王時元妃生太子守忠貞祐元年立為后其姓名氏不可攷又云自王氏姊妹入宮而后續資治通鑑卷一百六十 古

寵衰尋為尼案本紀貞祐二年立都察氏為皇后其時太子守忠尚在金主何故遽廢其母且太子既薨復立太孫及太孫復薨始立王氏之子守禮可見金主未嘗移寵於王氏元二年間遽有廢立也金史傳疑之詞本無實據 八月庚子金太子守忠至自中都 癸卯金復來督歲幣 乙巳太白經天 戊申以安丙為觀文殿學士知潭州 甲寅金完顏素蘭上書曰咎東海在位信用讒諂疏斥忠良以致小人日進君子日退紀綱紊亂法度益墮風折城門之關火焚市里之舍蓋上天垂象以儆懼之也東海不悟遂至滅亾誠能大明黜陟以革東海之政則治安之效可指日而待也陛下不思出此輒議南遷詔下之日士民相率上章請留啓行之

期風雨不時橋梁數壞人心天意亦可見矣陛下為社稷計宮中用度皆從貶損而有司復多置軍官不恤妄費甚無謂也或謂軍官之眾所以張大威聲臣竊以為不然不加精選而徒務其多緩急臨敵其可恃乎且中都惟因糧乏故車駕至此稍獲安地遂忘其危萬一再如前日未知有司復請陛下何之也 九月壬戌朔日有食之太白晝見 乙丑史彌遠上高宗中興經武要略 冬十月丁酉蒙古兵徇金順州勸農使王晦死之晦澤州高平人被執時謂其妻將牛斗曰若能死乎曰斗蒙公見知安忍獨生遂并見殺 壬寅金穆延盡忠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 七

進平章政事以富珠哩德裕為參知政事旋命德裕行尚書省於大名府令其貶損用度 丙辰蒙古取金成州 金德州防禦使完顏綽諾伏誅 蒙古穆呼哩攻遼東高州盧琮金樸等降錦州張鯨殺其節度使自立為臨海王降於蒙古 十一月辛丑朔遣聶子述使金賀正且刑部侍郎劉燭等言其不可太學諸生上書請斬喬行簡不報 丁卯金以布薩端為左丞相 金蘭州譯人程陳僧叛西結夏人為援 十二月嗣秀王師揆卒 金曲赦山東唯楊安兒耿格不赦乙卯格伏誅 攻異金史布薩安貞傳 倫 金軍方攻賊於大沫壩知東

平府事烏凌阿以聞赦即引軍還賊眾乘之復出為患金主以陝西統軍使完顏弼知東平府其後安兒與其黨汲政等乘舟入海欲走炬嶠山舟人曲成等擊之安兒墜水死 攻異薛氏通鑑以安兒之死為貞 蒙古兵徇金懿州節度使高間山死之間山析木人為政嚴酷乃能以死事著 青羌既降守臣袁栲知蓄卜勢孤遣人諭降蓄卜疑不敢出復遣漢人入蓄為質蓄卜從三百人至州栲坐受其降厚犒之蓄卜畱州城十日將渡河送還漢質自蓄卜犯邊至此更七年而後定云 金遣使招耶律瑠格降許以重祿瑠格不從金主怒復遣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 七

宣撫萬努領軍四十餘萬攻之瑠格迎戰於歸仁縣北河上金兵大潰萬努收散卒奔東京安東同知阿林懼遣使求附于是盡有遼東州郡遂都咸平號為中京金左副元帥伊喇都以兵十萬攻瑠格拒戰敗之 嘉定八年 金貞祐三年 春正月乙丑金命山東安撫使布薩安貞等討紅襖賊劉二祖 辛未以師禹為嗣秀王師禹師揆弟也 丁亥金北京宣差提控完顏贊 呼 倫 殺 宣 撫 使 兼 畱 守 鄂 屯 襄 推 烏 庫 噶 音 達 瑠 答 倫 烏 古 論 實 答 虎 今 改 攻 異 元 史 倫 實 答 虎 為 名 文 有 顛 倒 耳 蘇 天 爵 名 臣 為 帥 實 呼 為 宣 撫 事 略 倫 烏 古 論 實 答 虎 是 矣 今 改 正

使所殺 丁丑金右副元帥富察齊錦以通州降於蒙古舒穆魯明安命復其職置之麾下遂駐軍於中都南建春宮 乙酉金太子守忠卒諡莊獻 夏人攻金環州二月辛卯刺史烏庫哩延壽等擊卻之 丙午知樞密院事雷孝友罷 金尚書省以南遷後吏部秋冬置選南京春夏置選中都赴調者不便請併選於南京從之 丁未金布薩安貞遣提控赫舍哩約赫德舊倫紇石烈牙破巨蒙等四壘及破馬耳山殺紅襖賊四千餘遂會宿州兵同攻大沫壘賊千餘逆戰騎兵擊之盡殲提控穆延舊倫紇石烈牙奪其北門以入別軍取賊水寨諸軍繼進殺賊五千餘劉二祖被創擒斬之楊安兒餘黨李思溫等保大小巉角子山金兵擊破之安兒妹妙真號四娘子勇悍善騎射賊黨劉福等奉之稱為姑姑眾尙數萬掠倉磨旗山李全率眾附之妙真與之通遂以為夫 蒙古穆呼哩遣部將史天祥等進攻北京烏庫哩音達理舉城降穆呼哩怒其降緩欲坑其眾舒穆魯額森諫曰北京為遼西重鎮當撫之以慰人望奈何坑之穆呼哩乃止以音達理權北京留守烏頁爾舊倫紇石烈牙權兵馬都元帥致與音達理降蒙古陳經續編繫於嘉定七年王氏薛氏從之今據元史太祖紀夏 正 金興中府元帥石天應降於蒙古以爲興中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

六

府尹 三月辛巳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何致坐妄造事端焚惑眾聽配廣西牢城 癸未安定郡王伯祝卒 己丑金禁州縣置刃于杖以決罪人 金中都久被圍右丞相都元帥承暉以右丞穆延盡忠久在軍旅委以腹心而已總持大綱期于保完都城及富察齊錦叛中都益急金主遣左監軍永錫左都監烏庫哩慶壽將兵三萬九千御史中丞李英運糧大名行省富珠哩舊倫紇石烈牙德裕調遣繼發以救中都承暉遣間使奉書奏曰齊錦既降城中莫有固志臣雖以死守之豈能持久伏念一失中都遼東河朔皆非我有諸軍倍道來援猶冀有濟永錫軍至涿州之旋風寨與蒙古兵遇而潰李英收清滄義軍數萬以進過蒙古兵于霸州英馭眾素無紀律又值被酒遂大敗盡失其所運糧英死士卒殲焉致與歸附志李英援燕都至涿州遇北兵戰死據金史英死于霸州非涿州也歸附志係傳聞慶壽軍聞之亦潰歸由是中都孤立內外不通 夏四月癸卯詔中外臣民直言時政得失 金用山東西路宣撫副使完顏弼言招大沫壘渠賊孫邦佐張汝機以五品職下詔前洗其罪汝機尋謀復叛爲弼所殺 金平章珠赫呼果勒齊居中專政忌承暉成功諸將又皆願望雖屢遣援兵而終無一人至中都者先是完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

七

顏素蘭自中都計議軍事迺上書求見乞屏左右金主召至近侍局給紙劄令書所欲言書未及半金主出御便殿見之悉去左右惟近侍局直長趙和仲在焉素蘭言臣聞興衰治亂有國之常在所用之人何如耳用得其人雖衰亂尚可扶持一或非才則治安亦亂矣向者亂軍之變中都帥府自足剿滅朝廷擡置乖方遂不可制臣自外風聞皆平章果勒齊之意金主曰何以知之素蘭因陳其交結狀金主領之素蘭又曰果勒齊本無勳勞亦無公望向以畏死故擅誅赫舍哩執中蓋出無聊耳一旦得志妬賢能樹姦黨竊弄國權自佗威福去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 二十

年都下書生樊知一者詣果勒齊言亂軍不可信恐終作亂遂以刀杖決殺之自是無復敢言軍國利害者魯東海時執中跋扈無上天下知之而不敢言獨臺臣烏庫哩德升張行信彈劾其惡東海不察卒被其禍今果勒齊之姦過於執中遠矣臺諫當言責迫於兇威噤不敢言然內外臣庶見其恣橫莫不扼腕切齒欲以刺刃陛下何憚而不去之耶金主曰此大事汝敢及之甚善素蘭請召還承暉金主曰都下事殷丞相恐不可輟朕徐思之素蘭出金主復戒曰今日與朕對者止汝二人慎無泄也尋令素蘭再任監察御史 蒙古舒穆魯明

安攻金之萬寧宮克之取富昌豐安二關拔固安中都危在旦夕承暉與穆延盡忠會議期同死社稷盡忠不從承暉怒即起還第然兵柄既皆屬盡忠承暉無如之何乃辭家廟召左司郎中趙思文謂之曰事勢至此惟一死以報國家五月庚申承暉倫遺表付尚書省令史師安石書之皆論國家大計及果勒齊姦狀且謝不能終保都城之罪從容若平日盡出財物召家人隨年勞多寡分給之舉家號泣承暉神色泰然方與安石舉白引滿曰承暉於五經皆經師授謹守而力行之不為虛文既被酒取筆與安石訣最後倒寫二字投筆曰遠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 三

爾謬誤得非神志亂耶謂安石曰子行矣安石出門聞哭聲則已仰藥死矣家人匆匆瘞庭中是日暮凡在中都妃嬪聞盡忠將南奔皆東裝至通元門盡忠給之曰我當先出為諸妃啓途乃與愛妾及所親者先出城不復反顧蒙古兵入城戶部尚書任天寵知大興府高霖皆及於難宮室為亂兵所焚及明安至官屬父老出迎明安曰負固不服以至此極非汝等罪守者之責也悉令安業時蒙古主避暑桓州聞中都破遣使勞明安等悉輦其府庫之寶北去於是金祖宗神御及諸妃嬪皆淪沒盡忠行至中山謂所親曰若與諸妃偕來我輩豈

得至此安石奉承暉遺表至汴贈承暉尚書令廣平郡王諡忠肅盡忠旋亦至金主釋其罪不問仍以爲平章政事 蒙古以舒穆魯明安爲太傅封邵國公兼管蒙古漢軍兵馬都元帥明安旋以疾卒 蒙古主訪求遼舊族得金左右司員外郎耶律楚材召謂之曰遼金世雖朕爲汝雪之對曰臣父祖嘗委贄事之既爲之臣敢離君耶蒙古主異其言處之左右楚材身長八尺美頰宏聲都木達王托雲舊倫東丹王突欲今改八世孫尙書右丞履即伊喇履舊倫移喇履之子也 辛未金立皇孫鏗爲皇太孫 癸酉金進士葛城劉炳條便宜十事一曰任諸王以鎮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 三

社稷臣觀往歲王師屢戰屢耐承平日久人不知兵將帥非材既無靖難之謀又無效死之節外託持重之名內爲自安之計擇驍果以自隨委疲懦以臨陳陳勢稍動望塵先奔士卒從而大潰朝廷不加詰問輒爲益兵是以法度日紊土地日蹙自大駕南巡遠近益無固志任河北者以爲不幸遠巡遐遊莫之敢前臣願陛下擇諸王之英明者總監天下之兵北駐重鎮移檄遠近則四方聞風者皆將自奮二曰結人心以固基本今艱危之後易於爲惠願寬其賦役信其號令凡事不優者一切停罷三曰廣收人才以備國用備歲寒者必求貂狐

適長塗者必蓄騏驥河南陝西有操行爲民望者稍擢用之陰係天下之心四曰選守令以安百姓今祿庶已敝官吏貪暴昏亂與姦爲市公有斗粟之賦私有萬錢之求遠近驚懼無所控告自今非才器過人政迹卓異者不可任此職五曰褒忠義以勵臣節忠義之士奮身效命有司略不加省棄職者顧以恩貸死事者反不見錄天下何所慕憚而不爲自安之計耶六曰務農力本以廣蓄積此當今之要務也七曰崇節儉以省財用今海內虛耗紆生民之急無大於此者八曰去冗食以助軍費九曰修軍政以習守戰十曰修城池以備守禦金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 三

主雖異其言而不能用以補御史臺令史 秋七月戊午朔蒙古取金濟源縣 辛酉以鄭昭先參知政事禮部尙書曾從龍簽書樞密院事 成忠郎李琪投匭爲楊巨源訟冤壬戌詔四川立巨源廟名曰襄忠贈官錄其後 庚辰詔皇弟撝更名思正皇姪均夏名貴和金主問河北譏察官要求民財始聽渡河者民避兵至或餓死自溺命御史臺體訪之 丙子金尙書省奏給皇太孫歲賜錢金主不從曰機謀見安所用之 金改交鈔名貞祐寶券自泰和以來交鈔日多而輕乃夏倫二十貫至百貫二百貫千貫謂之大鈔初雖稍重未幾

益輕而愈滯市邑視為無益之物富家內因藏鏹之阻
外敵交鈔屢要皆至窘敗謂之坐化商人往往舟運買
易於江淮錢多入宋至是改名而弊如故 金工部下
開封市白牯取皮治御用鞠仗器物局副使珠赫呼筠
壽以其家所有鞠仗以進因奏曰中都倉盡遠棄廟社
陛下當坐薪懸膽之日奈何以毬鞠細物動搖民間使
屠宰耕牛以供不急之用非所以示百姓也金主不懌
旋出筠壽為橋西提控 紅羅山寨主杜秀降于蒙古
以秀為錦州節度使 蒙古主駐軍魚兒濼遣織格巴
圖舊倫三哥帥萬騎自西夏趨京兆以攻金潼關不能
拔部今改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 五

下乃由雷山小路趨汝州遇山礮輒以鐵鎗相鎖連接
為橋以渡遂赴汴京金主急召花帽軍于山東蒙古兵
至杏花營距汴京二十里花帽軍擊敗之蒙古兵還至
陝州適河冰合遂渡而北金人轉守關輔時蒙古兵所
向皆下金人遣使求和蒙古主欲許之謂薩木哈曰舊
撒沒喇 碎如圍場中獐鹿吾已取之矣獨餘一兔盍遂
今改 舍之薩木哈恥于無功不從遣伊實里謂金主曰若欲
議和以河北山東未下諸城來獻及去帝號稱臣當封
汝為河南王議遂不成 八月戊子朔金以陝西統軍
使完顏哈達舊倫合 簽樞密院事 己丑賜張栻諡曰

宜 庚子金主慮平陽城大兵倉不足議棄之宰執不
可乃以太常卿侯摯為參知政事行中書省於河北東
西兩路 蒙古以史天倪南伐授右副都元帥賜金虎
符遂取金平州經略使奇珠降 蒙古穆呼哩遣史進
道等攻廣寧府降之 是月蘭州盜程彥暉求內附四
川制置使董居諡卻之 九月乙亥申嚴兩浙圍田之
禁 金穆延盡忠與果勒齊不相能而果勒齊恃近侍
局為內援盡忠患之乘間言于金主請以完顏素蘭為
近侍局金主曰近侍局例注本局人及宮中出身雜以
它流恐或不和盡忠曰若給使左右可止注本局人既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 五

令預政固宜慎選金主曰何謂預政盡忠曰中外之事
得議論訪察即為預政矣金主曰自世宗章宗朝許察
外事非自朕始也如請謁營私擬除不當臺諫不職非
近侍體察何由知之參知政事烏庫哩德升曰固當慎
選其人金主曰朕於庶官曷嘗不慎有外似可用而實
無才力者視之若忠孝而包藏悖逆者富察齊錦以刺
史立功驟升顯貴輒懷異志富鮮萬努委以遼東迺復
肆亂知人之難如此朕敢輕乎德升曰比來訪察開決
河隄水損田禾覆之皆不實金主曰朕自今不敢問若
輩外聞事皆不知朕幹何事但終日默坐聽汝等所為

矣方朕有過汝等不諫今乃面許此豈爲臣之義哉未幾或告盡忠謀逆下獄誅之德升旋出爲集義軍節度使盡忠之棄中都也金主釋不誅至是乃以論近侍局獲罪以後近侍局益橫中外蔽隔以至於亾 紅襖賊周元兒陷金淡祁二州東鹿安平無極等縣真定帥府以計破之斬元兒及其黨五百餘人自楊安兒劉二祖敗後河北殘破于戈相尋紅襖賊餘黨往往復相團聚金軍雖時有斬獲不能除也大概皆李全國用安時青之徒焉 是秋蒙古取金城邑凡八百六十有二 冬十月江東計度轉運副使真德秀朝辭言曰金自南遷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 柔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

柔

其勢日蹙蒙古西夏東出潼關深入許鄭攻圍都邑游騎布滿山東而金以河南數州之地抗西北方張之師加以羣盜縱橫叛者四起危急如此臣謹案圖史女真叛遼在政和甲午其滅遼也在宣和己巳而犯中原即于是年之冬今日天下之勢何以異政宣之時陛下亦宜以政宣爲鑑臣觀蒙古之在今日無異晉日女真方興之時一旦與我爲鄰亦必祖述女真已行之故智蓋女真嘗以燕城歸我矣今獨不能還吾河南之地以觀吾之所處乎受之則享虛名而召實禍不受則彼得以陵寢爲詞仗大義以見攻女真嘗與吾通好矣今獨不

能卑辭遣使以觀吾之所啓乎從之則要索無厭不從則彼得藉口以開釁端不可不預圖所以應之也因以五不可爲獻一曰宗社之恥不可忘二曰比鄰之盜不可輕三曰幸安之謀不可恃四曰導諛之言不可聽五曰至公之論不可忽反覆極言帝不能用 金以衍聖公孔元搢爲太常博士或言宜聖墳廟在曲阜宜遣之奉祀金主以元搢聖人之後山東寇盜縱橫恐罹其害是使之奉祀而反絕之也故有是命 夏人攻金保安延安陷臨洮 金宣撫使富鮮萬努據遼東僭稱天王國號大真改元天泰 十一月丙辰朔封伯澤爲安定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 毛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

毛

郡王 夏人攻金綏德及熟羊寨皆爲守將所敗 蒙古兵徇金彰德府知府圖們色埒舊名色埒今改死之 蒙古史天祥攻金興州擒節度使趙守玉 耶律瑄格破東京克特格娶萬努之妻李僊娥瑄格不直之有隙既而耶斯布等勸瑄格稱帝瑄格曰向者吾與案陳那行盟願附大蒙古國削平疆守倘食其言而自爲東帝是逆天也眾請愈力瑄格稱疾不出潛與其子薛闡奉金幣九十車入覲于蒙古主曰漢人先納款者先引見太傅阿哈曰劉伯林納款最先帝曰伯林雖先然迫于重圍而來未若瑄格仗義效順也其先瑄格既見蒙

古主大悅因問舊何官對曰遼王命賜金虎符仍遼王

又問戶籍幾何對曰六十餘萬蒙古主曰可發三千人

為質朕發蒙古三百人往取之璠格遣奇努等與俱且

命拘繫克特格以來克特格懼與耶斯布等給其眾曰

璠格已死遂以其眾叛殺所遣三百人唯三人逃歸

十二月乙酉朔金徙朔州民屯嵐石隰吉絳解等州

壬辰金太康縣民劉全時溫東平府民李寧謀反伏誅

乙巳蒙古兵徇金大名府 癸丑金皇太孫鑑卒諡

沖懷 蒙古以張鯨總北京十提控兵從奪呼蘭薩里

必舊倫奪忽蘭南伐鯨懷反側穆呼哩覺之令舒穆魯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 庚

額森監其軍至平州鯨稱疾不進額森執而殺之鯨弟

致殺長史據錦州自稱瀛王改元興隆下平灤瑞利義

懿廣寧等州穆呼哩率先鋒蒙古布哈舊倫蒙古權帥

烏頁爾舊倫吾也等軍討之致異元史太祖紀云張致

今從陳經是歲兩浙江東西路旱蝗

嘉定九年金貞祐四年春正月乙丑賜呂祖謙諡曰

成 庚午蒙古取金曹州 己卯金立皇子遂王守禮

為皇太子 二月甲申朔日有會之 金命皇太子控

制樞密院事 蒙古圍金太原府己亥攻下霍山諸隘

辛亥東西兩川地大震 金同知觀州張開復河開

府滄獻等州并屬縣十三 三月乙卯東西兩川地震

甲子又震馬湖夷界山崩八十里江水不通丁卯又震

壬申又震 是月金復恩那二州 夏四月癸丑金張

開復青州等十一城 甲午金皇太子守禮改賜名守

緒 戊戌泰州人唐進與其徒何進等引眾十萬來歸

四川制置使董居誼拒卻之 金知平陽府胥鼎聞蒙

古兵度潼關即遣必喇阿嚕岱舊倫必喇阿圖克坦伯

嘉舊倫徒單帥兵萬五千由便道濟河趨關陝而自以

精兵援汴京又遣布薩薩固珠舊倫僕散帥兵會諸

將以拒蒙古兵之自關而東者金主拜鼎尙書左丞行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 壬

省事于平陽 五月癸酉太白晝見 金來遠鎮獲謀

者陳岳等知夏人將圖鞏州關長安命陝西行省嚴為

之備夏人修來羌城界河橋元帥右都監完顏薩布舊

不遣兵焚之俘馘甚多 六月辛卯西川地震壬辰

又震乙未又震黎州山崩 丁未金改宣撫司為經略

司 張致降金金以致行北京路元帥府事 秋七月

癸丑朔金昭義軍節度使必喇阿嚕岱復威州及獲鹿

縣 金侯摯行省于東平獲紅襖賊訊之知其渠帥郝

定僭號署官改元己亥攻陷滕克單諸州萊蕪新泰等十

餘縣道路不通摯帥師進擊執定送南京誅之 閏月

壬午朔日有食之今據金史書之 辛卯金復漢州

八月金定僧道納粟補威儀監寺之令 夏人入金安

寨堡元帥左監軍烏庫哩慶壽遣軍敗之 丙子蒙古

攻金延安 己卯夏人入金結耶菊川守將擊走之

九月辛巳朔蒙古攻金坊州金主命御史大夫永錫領

兵赴陝西便宜從事 壬辰蒙古攻金代州經略使鄂

屯紆和尚死之蒙古繼格巴圖魯率師由西夏趨關下

冬十月越潼關金安西軍節度使尼龐古富勒呼戰歿

癸亥西川地震甲子又震 金復東海侯為衛王諡

曰紹徒其家屬及鎬厲王家屬于南京 蒙古兵次嵩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 三

汝開金御史臺言敵兵踰潼關峭澗濶入重地近抵西
郊彼知京師屯宿重兵不復扣城索戰但以游騎遮絕
道路而別兵攻擊州縣是亦困京師之漸也若專以城
守為事中都之危又將見于今日況公私蓄積視中都
百不及一願陛下命陝西兵扼潼關與伊爾必斯為持
角之勢選在京勇敢之將十數人各付精兵隨宜伺察
且戰且守復諭河北亦以此待之金主以奏付尚書省
平章珠赫呼果勒齊曰臺官素不習兵備禦方略非所
知也遂止果勒齊以蒙古兵日逼欲以重兵屯駐汴京
以自固州縣殘破不復恤金主惑之 金河南行省胥

鼎遣潞州元帥左監軍必喇阿嚕岱以軍一萬孟州經

略使圖克坦伯嘉以軍五千由便道濟河趨關陝自將

平陽精兵援南京金主命樞密院督軍應之 金行樞

密院知河南府事完顏哈達以徵兵失律坐誅 富鮮

萬努降于蒙古而其子迪格入侍既而復叛僭稱東

夏 十一月乙酉金元帥右都監完顏薩布奏大敗夏

人于定西 蒙古兵次于澠池金右副元帥富察伊爾

必斯舊名孫今改軍潰而遁 金胥鼎慮蒙古兵扼河

乃檄絳解隰吉孟州五經略司相與會師為夾攻之勢

及蒙古自三門集津北渡至平陽鼎遣兵拒戰蒙古兵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 三

敗去金人復潼關 金河南路統軍使赫舍哩薩哈合今改
精且依險為阻欲設奇取之乃遣烏頁爾等別攻澠石
山堡且諭之曰汝等急攻澠石賊必遣兵往援我出其
不意斷其歸路可一戰擒也又令蒙古布哈別屯永德
縣西十里以伺之致聞澠石被圍果以兵往救蒙古布
哈遣騎扼其歸且馳報穆呼哩使夜半引軍疾馳比曙
抵神水與致遇布哈兵亦會前後夾擊大破之致遂奔
潁進圍錦州致屢戰不利乃閉門拒守月餘其監軍高
益縛致出降穆呼哩殺之 十二月癸亥蒙古攻金平

陽 丙寅蒙古攻金大名府 壬申蒙古兵進自代州
神山橫城及平定承天鎮諸隘攻太原府金宣撫使烏
庫哩禮遣人問道齋誓書至南京告急詔發潞州元帥
府平陽河中絳孟宣撫司兵援之 乙亥金珠赫呼果
勃齊請修南京裏城金主曰民力已因此役一興病滋
甚矣城雖完固朕亦何能安此乎 是歲奇努金山青
狗統古與等推耶斯布僭帝號于澄州國號遼改元天
威以遼王瑀格兄通喇為平章置百官方閱月其元帥
青狗叛歸于金耶斯布為其下所殺推其丞相奇努監
國與其行元帥錫爾分兵民為左右翼屯開保州關金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 三

蓋州守將重嘉努引兵攻敗之瑀格引蒙古軍數千適
至得兄通喇并妻姚里氏戶二千錫爾引敗軍東走瑀
格追擊之還度遼河招撫懿州廣寧徙居臨潢府奇努
走高麗為金山所殺金山又自稱國王改元天德統古
與復殺金山而自立赫舍殺之亦自立

嘉定十年 金興定元年 蒙古春正月癸未賀正旦使陳伯

震自金辭還金主謂宰臣曰聞恩州南境有盜此乃彼

界饑民沿淮為亂耳宋人何故攻我珠赫呼果勒齊請

伐之以廣疆土金主曰朕意不然但能守祖宗所付足

矣安事外討 癸巳雨土 乙巳蒙古攻金觀州 魏

了翁以狀言聞諡者行之迹咎人所以旌善而懲惡節
惠而尊名也爰及後世限以品秩濟以請託于是嘗位
大官者雖惡猶特予之品秩之所不逮則有碩德茂行
而不見稱於世者矣夏竦高若訥而諡文莊蔡卞鄭居
中而諡文正鄧洵武蔡倫而諡文簡呂惠卿而諡文敏
張商英而諡文忠強淵明而諡文獻林希而諡文節溫
諡而諡文簡汪伯彥而諡忠定秦檜而諡忠獻皆名浮
于行而章章在人耳目者自餘此類又何可勝數而舉
世視為當然未嘗以為訶也至于倡明正學于千有餘
載之後上嗣去聖下開來哲如周敦頤程頤程顥張載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 三

及一時淑艾高第其有功于生民之類亦不為少矣世
之相後不為近矣而卒未有表而出之者人亦不以爲
闕也臣前誤被簡擢攝承漕寄遂因職分所關輒為周
敦頤冒陳易名之請已荷俞允以所奏下之有司維時
春官亦專以程顥兄弟為請申命所司已二年于茲猶
未有以易其名者豈事大體重未容以輕議也望申飭
有司速加考訂俾隆名美諡早有以風厲四方示學士
大夫趨向之的也 金主命選兵三萬五千付圖們呼
圖克們統之西伐尚書左丞胥鼎馳奏以為非僂略曰
自北兵經過之後民食不給兵力未完若又出師非獨

饋運爲勞而民將流亡愈至失所宋人乘隙而動復何以制之此繫國家社稷大計方今事勢止當備禦南邊西征未可議也遂止 二月戊申朔金初用貞祐通寶凡一貫當貞祐寶券十貫 癸丑金罷招賢所 乙卯金皇孫生 庚申地震 壬戌金尚書省以軍儲不繼請罷州府學生廩給金主曰自古文武並用向在中都設學養士猶未嘗廢況今日乎其仍舊給之 三月金主徵山東兵接應苗道潤其復中都而石海方據真定叛慮爲所梗乃集鈕祜祿貞郭文振及威州刺史武仙所部精銳與東平軍爲犄角以圖之武仙率兵斬石海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

五

及其黨二百餘人降葛仲趙林張立等軍盡獲海岱擬物遂以武仙權知真定府事 金起復張行信權參知政事時珠赫呼果勒齊用事惡不附己者衣冠之士動遭窘辱惟行信屢引舊制力詆其非旋真拜參知政事 金果勒齊力勸金主侵宋金主惑之初金有王世安者獻取盱眙楚州之策金主以爲淮南招撫使遂有侵宋之謀至是命烏庫哩慶壽完顏薩布帥師南侵遂渡淮夏四月丁未朔攻光州中渡鎮執權場官盛允升殺之慶壽分兵攻樊城圍棗陽光化軍別遣完顏阿林入大散關以攻西和階成州詔京湖江淮四川制置使趙

方李珣董居諒俱便立行事以禦之 金濟南泰安滕兗等州賊并起皆剽二祖餘黨侯摯遣完顏寔率兵討之寔自清河出徐州破斬霍儀招降僞元帥石珪夏全餘眾皆潰 金人侵襄陽趙方語其子范葵曰朝廷和戰未定盍亂人意惟有提兵臨邊決戰以報國爾遂抗疏主戰因親往襄陽檄統制扈再興陳祥鈴轄孟宗政等禦之仍增戍光化信陽均州以聯聲勢金人來自團山勢如風雨再興等分三陳設伏以待既至再興中出一陳復卻金人逐之宗政與祥合左右兩翼掩擊之金人三面受敵大敗血肉枕藉山谷聞尋報棗陽圍急宗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

五

政午發峴首遲明抵棗陽馳突如神金人大駭宵遁方以宗政權知棗陽軍未幾京湖將王辛劉世興亦敗金兵于光山隨州金人乃去 五月甲申賜禮部進士吳潛以下五百二十三人及第出身 癸卯趙方請以伐金詔天下六月戊午詔曰朕屬精更化一意息民寧不知機會可乘讎恥未復念甫申於盟誓實重起於兵端豈謂敵人遠忘大德皇華之轡朝遣赤白之囊夕聞叛卒鳴張率佗如林之欲饑毗烏合驅爲取麥之師除戎當戒於不虞縱敵必貽於後患一朝背好誰實爲之六月飭戎予非得已諒淡明曲直順逆之理其孰無激昂

奮發之思師出無名彼既自貽於顛沛兵應者勝爾立
急赴於事機若能立非常之功則亦有不次之賞 乙
丑金左丞相兼都元帥布薩端堯 辛未東川大水
癸酉太白經天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

美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一

嘉慶十年 金興定元年 蒙古太祖十二年 秋七月丙子朔日有食之

宋紀一百六十一 起疆圍赤奮若七月盡重光 大荒落三月凡三年有奇

寧宗法天備道純德茂功仁文哲武聖睿恭孝皇帝

帝

嘉慶十年 金興定元年 蒙古太祖十二年 秋七月丙子朔日有食之

癸未金隴州振威軍萬戶馬寬逐其刺史李策據城叛

金主遣人招之乃降已而復謀變州吏擒戮之夷其族

丁亥嗣濮王不儔卒 時李全等出沒島嶼竇貨山

積而不得會相率會人會鎮江武鋒卒沈鐸亾命山陽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一

一

誘致米商斗米輒售數十倍知楚州應純之償以玉貨

北人至者輒舍之鐸因說純之以歸銅錢為名弛渡淮

之禁由是來莫可遏初楊安兒有怨歸朝定遠民季先

大俠劉佑之廝養也嘗隨佑部網客山陽安兒處以軍

職安兒死先至山陽黃綠鐸得見純之言山東豪傑願

歸正之意純之命先譏察諭意羣豪以鐸為武鋒副將

與高忠咬各集忠義民兵攻海州糧援不繼退屯東海

純之見蒙古方困金密聞于朝謂中原可復時頻歲小

稔朝野無事丞相史彌遠鑿開禧之事不明言招納密

啟純之慰接之號忠義軍就聽節制給忠義糧于是東

海馬良高林宋德珍等萬人輻輳漣水李全等生羨心焉 八月壬子金削御史大夫永錫官爵有司論失律當斬金主以近族特賞其死 丙寅金左司諫布薩毅夫請夏開封府號賜美名以尉氏縣爲刺郡睢州爲防禦與鄭延二州左右前後輔京師金主曰山陵在中都朕豈樂久居此乎乃止 蒙古主以穆呼哩有佐命功拜太師封國王承制行事賜誓券金印分鴻吉哩等十軍及蕃漢諸軍竝隸麾下建行省於燕雲且謂之曰太行之北朕自經略太行之南卿其勉之穆呼哩乃自中都南攻遂城及蠡州皆下之初蠡州拒守力屈乃降穆呼哩怒將屠其城州人趙璠從穆呼哩爲署百戶泣曰母與兄在城中乞以一身贖一城之命穆呼哩義而許之 九月壬午金改元興定大赦 辛卯蒙古兵徇金隰州及汾西縣癸巳攻沁州 先是金遼東行省於春初擊敗契丹夏末遣人來獻捷至是行省完顏伊爾必斯舊倫阿里不孫今改爲叛人伯德呼圖所殺 丁酉蒙古兵薄金太原城攻交城清源 冬十月乙巳朔以久雨釋大理三衛臨安府及兩浙諸州杖以下囚 甲寅金命高汝礪張行簡修章宗實錄 乙卯蒙古兵徇金中山府及新樂縣旋下磁州 壬戌金右司諫兼侍御史許古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一

二

上疏諫南伐曰晉大定初宋人犯宿州已而屢敗世宗料其不敢遽乞和乃敕元帥府遣人議之自是太平幾三十年泰和中韓侂胄安開邊釁章宗遣駙馬布薩揆討之揆慮兵興費重陰遣侂胄族人賫乃祖琦畫像及家牒僞爲歸附以見邱密因之繼好振旅而還夫以世宗章宗之隆府庫充實天下富庶猶先俯屈以卽成功告之祖廟書之史冊爲萬世美談今蒙古兵少息若復南邊無事則太平不遠矣或謂專用威武可使宋人屈服此殆虛言不究實用僭令時獲小捷亦不足多賀彼見吾勢大必堅守不出我軍倉卒無得須還以就糧彼復乘而襲之使我欲戰不得欲還不能則休兵之期邇未見也況彼有江南蓄積之餘我止河南一路征斂之弊可爲寒心宜速與通和則蒙古聞之亦將斂迹以吾無掣肘故也金主以問宰臣高汝礪曰宋人多詐無實雖與文移往來而邊備未敢遽撤備旣不撤則議和與否益無以異或復蔓以浮詞禮例之外別有求索言步不遜或舉大定中和議爲言夫彼若請和於理爲順豈當先發此議以示弱耶張行信曰宋人幸吾釁隙數肆侵掠我大國不責以詞而責以兵茲非示弱乎至於問而不報報而不遜曲自在彼何損於我大定遣使正國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一

三

家故事何失體之有且國家多艱戍兵滋久不思所以
休息之如民力何金主命古草議和牒文既成以示果
勒齊果勒齊以為詞有哀祈之意自示微弱議遂寢

辛未蒙古取金鄒平長山及淄川 十一月丙戌太白

書見金遺翰林侍講學士楊雲翼祭之蒙古取金濱棧

博三州已丑下淄州庚寅下沂州 戊戌太白經天蒙

古兵攻金太原府 十二月甲辰朔蒙古攻金潞州都

統馬甫死之 戊申以軍興募人納粟補官 庚戌蒙

古取金益都府辛酉取密州節度使完顏寓死之 辛

亥金胥鼎奉詔發兵由秦鞏鳳翔三路南伐仍上書諫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一 四

曰自大安之後天下騷然者累年民間差役重繁浸以

疲乏乃日勤師旅遠近動搖未獲一敵而自害者眾其

不可一也西北二兵如乘隙併至雖有潼關黃河之險

殆不足恃三而受敵恐貽後悔其不可二也車駕幸汴

盪近宋境彼必朝夕憂懼委曲為防聞王師出唐鄧必

所在清野使我軍無所得徒自勞費其不可三也宋我

世讎比年非無恢復雪恥之志特畏吾威力未敢輕舉

今我軍皆烏合之眾遠使從戎豈能保其決勝哉其不

可四也沿邊人戶賦役煩重不勝困憊又凡失業居河

南者類皆衣食不給貧窮之迫盜所由生如宋人陰為

招募使為鄉導則內有叛民外有勦敵未易圖之其不
可五也今春事將興若進兵不還必違農時以誤防秋

之用其不可六也金主以問宰臣以為諸軍已進不從

其議考異歸潛志朝廷將伐宋取蜀召開議上言止之
方任以兵事不因此 癸酉金完顏贊以步騎萬人侵

四川戊辰迫湫池堡已巳破天水軍守臣黃炎孫遁金

人攻白環堡破之庚午迫黃牛堡統制劉雄棄大斃關

遁 李全及其兄福襲金青莒州取之 是歲金延州

刺史溫薩克喜言近世河離故道自衛東南流由徐邳

入海以此河南之地為狹竊見新鄉縣西河水可決使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一 五

東北流其南有舊隄水不能流行五十餘里與清河合

由清河柳口入海此河之舊道也皆有故隄補其缺罅

足矣如此則山東大名等路皆在河南而河北諸郡亦

得其半退足以為備禦之計進足以壯恢復之圖議者

以為河流東南已久決之恐故道不容衍溢而出遂寢

嘉定十一年金興定二年蒙
古太祖十三年春正月壬午李全率眾來

歸詔以全為京東路總管 戊子金人圍阜郊堡 丁

酉金人侵隔芽關興元都統李貴遁官軍大潰 是月

蒙古圍夏興州夏國主遵頊命其子居守而出走西涼

金主諭胥鼎曰大斃關可保則保不可保則焚毀而

還二月甲辰金人焚大猷關退去 丙午金人破阜郊
堡死者五萬人先是安丙約夏人會師攻秦鞏夏人不
至遂有此敗 丁未金人破湫池堡 戊申金人圍隨
州棗陽軍孟宗政初視事愛僕犯令立斬之軍民股栗
于是築隄積水修治城堞簡閱軍士完顏薩布擁步騎
圍城宗政與扈再興合兵角敵歷三月大小七十餘戰
宗政身先士卒金人戰輒敗忿甚周城開濠列兵濠外
以絢鈴吠犬自警宗政募壯士乘間突擊金人不能支
盛兵薄城宗政隨方力拒隨州守許國援師至白水鼓
聲相聞宗政率諸將出戰金人奔潰 辛亥金參知政
事張行信出為彰化節度使兼涇州管內觀察使金主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一

六

論之曰初朕以朝臣多稱卿才乃令參決機務而廷議
之際多不據正安為異同甚非為相之道復聞邇來殊
不以幹當為意豈欲求微地耶今授此職卿宜悉之行
信數與果勒齊辨近侍局譖之故外貶考異張行信出涇州金史本傳
傳作有以飛語聞者歸潛志作為內侍所 丙寅金主
諱益果勒齊因結內侍者也今從歸潛志 諭尚書省曰聞中都納粟官多為吏部繳駁殊不知方
闕乏時利害為何如又立功戰陳人必責保官若輩皆
義軍白丁豈識朝官苟文牒可信即當與之至若枉都
時規運薪炭入城者朕嘗許恩授以官此豈容偽而聞

亦為所沮格今後勿復爾 三月丁丑金人焚湫池堡
而去 戊子金以御史中丞巴圖魯為參知政事 利
州統制王逸等帥師及忠義人十萬復大猷關及阜郊
堡追斬金副統軍完顏贊進攻秦州至赤谷口逸傳沔
州都統劉昌祖之命退師且放徵忠義人軍遂大潰
癸巳金包長壽率長安鳳翔之眾復攻阜郊遂趨西和
州是日鎮江忠義統制彭惟誠等之兵敗于泗州 丙
申劉昌祖焚西和州遁守臣楊克家棄城去遂為金人
所有 夏四月甲辰劉昌祖焚成州遁守臣羅仲甲棄
城去是日金人去西和州 乙巳金曲赦遼東等路以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一

七

戶部尚書瓜勒佳必喇為翰林學士承旨權參知政事
行省于遼東 戊申階州守臣侯頤棄城去是日金人
去成州 壬子金遣侍御史完顏素蘭等赴遼東察訪
富鮮萬努事體癸丑素蘭請宣諭高麗復開互市從之
戊午金人復侵大猷關守臣王立遁己未金人侵黃
牛堡興元都統吳政拒追之癸亥政至大猷關斬立以
徇金人連破諸州前後獲糧九萬斛錢數千萬軍實不
可勝計事聞政進三官劉昌祖安置韶州楊克家等各
責遠州居住 金伊爾必斯自潼關之敗失其所任變
姓名匿居柘城為御史覺察繫其家屬將窮治之乃遣

予上書請吏待罪臺臣請誅之以懲不忠金主卒赦其罪諭以自效 五月癸未蚩尤旗見長竟天 金苗道潤素與中都經略副使賈瑀有隙道潤從數騎行瑀伏甲射之道潤顛於道左遂卒瑀不自安遣使告道潤將張柔曰吾得除道潤者以君不助兵故也柔怒叱使者曰瑀殺吾帥吾食瑀肉且未足快意反以此言相戕耶遂檄召道潤部曲告以復讎之意眾皆羅拜推柔為長柔會兵趨中山蒙古兵出自紫荆關柔遇之遂戰於狼牙嶺柔馬跌被執見主帥明安柔不跪左右強之柔叱曰彼帥我亦帥也死即死終不偷生為他人屈明安壯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一

八

而釋之潰卒稍集明安恐柔為變質其二親於燕京柔乃降蒙古以柔為河北都元帥 蒙古徇金錦州元帥劉仲亨死之 六月甲辰金樞密院以賈瑀等殺苗道潤請治其罪金主曰道潤之欲亟收集之瑀等是非未明姑置勿問 金石州賊馮天羽據臨泉縣為亂刺史赫舍哩公順遣將王九思攻破之金主命國史院編修官馬季良特詣敕金幣往招其黨安國用降就署國用同知孟州防禦使 辛酉湖州水賑之 秋七月庚午朔日有食之考異宋史不書今從金史宣宗紀 辛未夏人攻龜谷金提控瓜勒佳瑞擊走之已而夏人復至瑞仍擊破之

癸酉奪知天水軍黃炎孫三官辰州居住 己卯金以早命禮部尚書楊雲翼分理冤獄癸未大雨 乙酉修孝宗寶訓 八月蒙古穆呼哩率步騎數萬自太和嶺徇河東取金代隰二州九月乙亥破太原府元帥烏庫哩德升力拒之城西北隅壞德升聯車塞其處三卻三登矢石如雨守陴者不能立城破德升自縊而死其姊及妻皆自殺蒙古兵徇金汾州節度使完顏恩徹亨今改 冬十月蒙古徇金絳潞壬子攻平陽提控郭用死之行省參政李革守平陽兵少援絕癸丑城陷或謂革宜上馬突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一

九

圍出革歎曰吾不能保此何面目見天子汝輩可去矣遂自殺 是月李全破鄒平臨朐安邱等縣金提控王顯死焉 十一月壬申金人攻安豐黃口灘 陝西人張羽來歸 蒙古取金潞州元帥右監軍納哈塔布拉舊名倫格合蒲 參議官王良臣死之 十二月金主欲乘勝來議和以開封府治中呂子羽為詳問使至淮中流不納金主怒以布薩安貞為左副元帥輔太子守緒會師南侵 金宰相請修山寨以避兵御史中丞完顏伯嘉諫曰建議者必曰據險可以安君父獨不見陳後主之入井平假令入山寨可以得生能復為國乎人臣

有忠國者有媚君者忠國者或拂君意媚君者不爲國謀臣竊謂有國可以有君有君未必有國也果勒齊高汝礪聞之怒甚旋出伯嘉行省河中 是歲契丹陸格據高麗江東城蒙古遣哈珍札拉率師平之高麗王噉遂降歲貢方物 遼王璠格引蒙古契丹軍及東夏國元帥呼圖兵十萬圍赫舍高麗助兵四十萬克之赫舍自經死徙其民於西樓

嘉定十二年

金興定三年蒙古太祖十四年

春正月戊辰朔召四川制

置使董居諡赴行在居諡贖貨所至輒敗故以聶子述代之 戊子金人攻成州都統張威自西和州還守仙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一

十

人原 辛卯金人復侵西和州守將趙彥呐設伏待之殲其眾 壬辰金主以蒙古已破太原河北事勢非復符比詔百官議所以爲長久之利者翰林學士承旨圖克坦鎬等以謂制兵有三一曰戰二曰和三曰守今欲戰則兵力不足欲和則敵人不從唯有守耳河朔州郡既殘破不可一概守之宜取願就遷徙者屯於河南陝西其不願者許自推其長保聚險阻刑部侍郎溫屯呼哈勒等曰河北諸郡宜令諸郡選才幹眾所推服能糾民遷徙者願之河南或晉安河中及諸險隘量給之食授以曠土盡力耕稼置僑治之官撫循教戰漸圖恢復

宣欽使依喇光祖等曰太原雖暫失頃亦可復當募土人威望服眾者假以方面重權能克復一道即以本道總管授之能捍州郡即以長佐授之必各保一方使百姓復業廷臣多同光祖議已而河中行省完顏伯嘉亦上書曰中原之有河東如人之有肩背古人云不得河東不可爲雄萬一失之恐未易取也 甲午金人破鳳州夷其城乙未興元都統吳政及金人戰於黃牛堡死之 金主謂宰臣曰頃近侍還自陝西謂拜姓舊俗今改已得鳳州如得武休關將遂取蜀朕意殊不然假使得之亦何可守此舉蓋爲宋人渝盟初豈貪其土地耶朕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一

十一

重惱生靈惟和議早成爲佳耳 二月庚子太白晝見 金主與太子謀南征帥不得其人歎曰天下之廣緩急無可使者朕安得不憂 癸卯金人乘勝破武休關都統李貴遁還 丙午金主謂宰臣曰江淮之人號稱遷愼然官軍攻蔓菁峒其眾困甚招之使降無一肯從者我家河朔州郡一週北兵往往出降此何理也 丁未金人破興元府權府事趙希皆棄城走 庚戌以曾從龍同知樞密院事兼江淮宣撫使吏部尚書任希夷簽書樞密院事 辛亥金人破大安軍遂破洋州壬子前四川制置使董居諡遁都統張威使石宣邀擊金人

大破之殲精兵三千人俘其將巴圖魯安乃遁去 金

完顏額爾克舊倫復大舉圍棗陽塹其外繞以土城

趙方遣統制扈再興等引兵三萬餘分道出攻唐鄧二

州又命其子范監軍葵為殿 乙丑夏人復以書來四

川議夾攻金人利州安撫丁焞許之 三月己巳以鄭

昭先知樞密院事曾從龍參知政事 癸酉金人復入

洋州焚其城而去 丁亥太白晝見 金完顏伯嘉自

河中召還仍為御史中丞言於金主曰河中晉安被山

帶河保障關陝此必爭之地今雖殘破形勢猶存若使

他人據之因鹽池之饒聚兵積糧則河津以南太行以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一 三

北皆不足恃矣甲午金主詔太原等路州縣關正授官

令民推其所愛為長佐行省量與職任及運解鹽入陝

西以濟調度命胥鼎兼領其事 金人自盱眙退師

閏月癸亥興元軍士張福莫簡等倫亂以紅巾為號

庚子金皇子守純進封英王 是春金左副元帥布薩

安貞圍安豐軍及滁濠光三州江淮制置使李珪命池

州都統武師道忠義軍都統制陳孝忠救之皆不克進

安貞遂分兵自光州侵麻城自濠州侵石碛自盱眙侵

全椒來安天長六合淮南流民渡江避亂諸城悉閉金

游騎數百至采石楊林渡建康大震時賈涉以淮東提

刑知楚州節制京東忠義慮忠義人為金所用亟遣陳

孝忠向滁州石珪夏全時青向濠州季先葛平楊德廣

趨滁濠李全李福要其歸路全進至渦口與金左都監

赫舍哩約赫德連戰于化湖破殺金將數人得其金牌

金人乃解諸州之圍而去全追擊敗之于曹家莊金人

自是不敢窺淮東涉天台人也初涉募能殺金太子者

賞節度使殺親王者賞承宣使殺駙馬者賞觀察使全

因致所得金牌給涉云殺駙馬阿哈所獲涉遂請授全

廣州觀察使所云駙馬阿哈指安貞也安貞小時安貞

方在軍中而全敢於虛誑如此安貞旋自軍前入見金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一 三

主於仁安殿 夏四月金以知臨洮府事特嘉喀齊喀

為元帥左都監行元帥府事於鞏州 癸未金陝西地

大震 癸巳參知政事曾從龍罷 張福莫簡等眾入

利州聶子述保劔門檄醴泉觀使安癸仲兼節制軍馬

討賊癸仲召都統張威等帥兵來會福等殺總領財賦

楊九鼎掠閬果二州四川大震趙方魏了翁移書宰執

謂安丙不起則賊未即平蜀未可定遂以丙為四川宣

撫使董居諠落職奪三官時李璽李重竝鎮潼遂亦皆

以國事勉丙 金提舉權貨司王三錫請權油歲可入

鉅數萬果勒齊以用度方急勸金主行之高汝礪曰油

者世所共用利歸於公則害及於民故古今皆置而不
論亦厭苛細而重煩擾也若從三錫議是以舉世通行
之貨爲權貨私家常用之物爲禁物自古不行之法爲
良法竊爲聖朝不取且其害有不勝言者金主重違果
勒齊意令百官集議禮部尚書楊雲翼翰林侍讀學士
趙秉文等皆以爲不可金主曰古所不行者而今行之
是又生一事也其罷之 五月乙亥太學生何處恬等
伏闕上書以工部尚書胡榘欲和金人請誅之以謝天
下 金築南京裏城以珠赫呼果勒齊固請也金主慮
擾民募人能致甕五十萬者遷一官百萬升一等于是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一 古

命老弱婦女乘城自率壯士突出仙兵後毀其攻具從
敗騎策馬杖槊大呼入圍仙眾皆披靡復使緣山多張
旗幟聲言救至曳柴揚塵鼓噪以進仙兵大潰柔追擊
之尸橫數十里柔乘勝攻定州下之於是祁陽曲陽等
帥皆降於柔柔遂圍中山府仙遣其將葛鐵鎗與柔戰
於新樂飛矢中柔頰落其二齒柔拔矢戰葛鐵鎗大敗
死者數千人仙復遣劉成攻柔柔又敗之遂南掠鼓城
漢澤寧晉諸縣由是漢冀以北鎮定以東三十餘城望
風悉來降附 六月甲子朔金以河南統軍使實嘉紐
勒歡舊倫石蓋女爲元帥右都監行平涼元帥府事以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一 古

平陽判官完顏阿拉左廂譏察霍定和發蔡京故居得
甕二百萬有奇準格遷賞金主問曰人言此役恐不能
就如何果勒齊曰終當告成但其濠未及浚耳金主曰
無濠可乎果勒齊曰苟防城有法正使兵來臣等愈得
效力金主曰與其臨城曷若不令至此爲善果勒齊無
以對及城成果勒齊受金鼎之賞建碑書功于會朝門
一蒙古使張柔帥兵南下遂克雄易保安諸州賈瑀據
孔山臺柔攻之不下臺無水汲山下柔斷其汲道瑀窮
乃降柔剖其心以祭苗道澗引兵次滿城金將武仙會
鎮定漢冀兵數萬攻之柔全軍適出帳下才數百人柔

御史中丞完顏伯嘉行樞密院於許州 張福擁眾薄
遂寧權府事程迥孫棄城走福入遂寧焚其城遂入普
州守臣張已之棄城走福屯於普州之茗山安丙自果
州如遂寧令諸軍合圍絕其樵汲以困之庚午張威引
兵至福窮請降威執之以獻於丙 辛巳西川地震太
白晝見 丁亥嗣濮王不嫫卒 戊子金人復太原府
辛卯太白經天 癸巳丁熇復以書約夏人伐金
西域殺蒙古使者蒙古主親征取譏答喇城擒其酋哈
只爾只蘭圖 秋七月丙申張福伏誅張威又捕賊眾
千餘人誅之莫簡自殺紅巾賊悉平再貶董居誼永州

居住 金完顏額爾克擁步騎傳瑋陽城孟宗政囊糠
盛沙以覆樓柵列甕澗水以防火募礮手擊之一礮輒
殺數人金人選精騎二千號弩子手擁雲梯天橋先登
又募鋸鑛石工晝夜培城運茅葦直抵圍樓下欲焚樓
宗政先毀樓掘深坑防地道掘戰棚防城損穿弄才透
即施毒煙烈火鼓鞦以薰之金人室以溼穰析路以劄
土城頽樓陷宗政撤樓益薪架火山以絕其路列勇士
以長鎗勁弩備其衝距樓陷所數丈築偃月城表百餘
丈翼傅正城金人摘強兵披厚鎧矚衫鐵面具而前又
溼穰濡草蒙火山覆以冰雪擁雲梯徑抵西北圍樓登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一 六

城城中以長戈搯其喉殺之敢勇軍自下夾擊金兵墜
死療瘡宗政激將士血戰凡十五陳金人連不得志會
扈再興許國兩道並進掠唐鄧境焚其城柵糧儲金屯
兵棗陽城下八十餘日趙方知其氣竭乃召國再興還
併東師隸於再興剋期合戰再興敗金人於灤河又敗
之城南宗政自城中出擊內外合勢士氣大振買勇入
金營自哺至三更殺其眾三萬金人大潰額爾克單騎
遁追至馬磴寨焚其城入鄧州而還金人自是不敢窺
襄陽棗陽中原遺民來歸以萬數宗政發廩贍之給田
糊屋籍其勇壯號忠順軍俾出沒唐鄧聞宗政由是威

振境外 李全引兵至齊州金守臣王贊以城降 八
月丙寅金補闕許古等削官解職金自南渡後古與陳
規竝以諫官著聲而規尤見重金主嘗令文繡署作大
紅半身繡衣戒以勿令陳規知及成復問規知否答以
不使知金主因歎曰陳規若知必以華飾諫我我實畏
其言凡宮中舉事必曰恐陳規有言金主雖重其言然
不能用 戊辰復合利州東西路為一 壬申蒙古取
金武州判官郭秀死之丁丑又取合河縣令喬天翼死
之 九月丙午以賈涉主管淮東制置司公事兼節制
京東河北軍馬初山東來歸者日眾而石珪以計殺沈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一 七

鐸於漣水應純之亦罷去權楚州梁丙無以贖之季先
乞預借兩月糧然後帥所部五千并馬良等萬人往密
州就食丙不許先請速遣李全代領其眾丙亦不從而
以珪權軍務珪乃奪運糧之舟渡淮大掠至楚州南渡
門焚燬幾盡丙遣人諭之不止時涉知盱眙軍上書言
忠義之人源源而來不立定額自為一軍處之北岸則
安能以有限之財應無窮之需饑則噬人飽則用命其
勢然也朝廷因命涉節制忠義人涉受命即遣傅翼諭
石珪楊德廣等以逆順禍福珪等乃謝罪涉慮其人眾
思亂因滁濠之役分石珪陳孝忠夏全為兩屯李全為

五砮又用陝西義勇法湏於手合諸軍汰者三萬有奇
湏者不滿六萬人正軍常屯七萬使主勝客朝廷歲省
費什三四至是分江淮制置爲沿江淮東西三司命涉
主管淮東 金張林以山東諸郡附李全來歸初蒙古
克益都不守而去益都府卒張林與其黨復立府歸金
以功爲治中兇險不逞知府田琢失眾心林逐琢遂據
益都山東諸郡皆附之林欲來歸以自固會李全自齊
州還薄兵青州城下遣人說林早附林恐全誘已猶豫
未決全挺身入城惟數人從林納之相見甚歡置酒結
爲兄弟附表奉青莒密登萊濰淄濱棣寧海濟南十二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一

六

郡版籍來歸表詞有云舉七十城之全齊歸三百年之
舊主詔授林武翼大夫京東安撫使兼京東總管 是
秋蒙古穆呼哩取金尙嵐吉隰等州進攻絳州拔其城
屠之 冬十月乙丑金用蒙古綱言招集義軍各置都
統副統等官 壬辰金命有司葺閒舍給薪米以濟貧
民期明年二月罷 十一月癸巳朔金以樞密副使布
薩安貞同簽院事額爾克行院事於河北 辛亥進封
楊次山爲會稽郡王 戊午蒙古兵破晉安府金行元
帥府事鈕祜祿貞死之 十二月乙亥築興元府城
京湖制置使趙方以金人屢敗必將同時並攻當先發

以制之己丑遣扈再興許國孟宗政帥師六萬分三道
攻異宋史倫二道今 伐之戒之曰毋深入毋攻城第潰
從兩朝綱目備要 其保甲燬其城皆空其資糧而已 大雨雪淮冰台李
全請於賈涉曰每悞泗州阻水今如平地矣請取東西
城自效涉許之全以長鎗三千人夜半渡淮潛向泗之
東城將踏濠冰傅城下俄城上荻炬數百齊舉遙謂全
曰賊李三汝欲偷城耶天黑特以火燭之全知有備乃
引兵還 金右丞相珠赫呼果勒齊專固權寵擅作威
福與平章政事高汝礪相倡和果勒齊主機務汝礪掌
利權附己者用不附者斥凡言事忤意及負才力或與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一

九

已頡頏者于金主前陽稱其才使幹當河北陰置之死
地又以己爲相不得兼樞密元帥以撥兵柄乃與汝礪
力勸金主南侵置河北於不問凡精兵皆集河南以苟
且歲月至是使奴薩布殺其妻因歸罪於薩布而殺之
以滅口事覺金主久知其姦下果勒齊於獄殺之初金
主將遷汴欲置亂軍於平州果勒齊難之及發中都金
主命穆延盡忠厚撫亂軍而盡忠輒殺數人且勸金主
取其元給器用故有札達之難而中都已亾金主嘗歎
曰壞天下者果勒齊搏多也 是歲復京東
河北二府九州四十縣 雅州蠻入廬山縣焚礪門寨

而去

嘉定十三年金興定四年蒙古太祖十五年春正月丁酉扈再興攻鄧

州許國攻唐州皆不克而還金人追之遂攻樊城趙方

督諸將拒卻之攻異金史倫庚戌開鄧州蓋據奏開之日今從宋史蒙古破金

好義堡霍州刺史伊喇阿里哈等死之 己酉以不凌

為嗣漢王 戊午夏人復以書至四川議夾攻金人

是月孟宗政敗金人于湖陽 金宰臣因伊喇光祖之

議請分置公府金主意未決御史中丞完顏伯嘉曰宋

人以虛名致李全遂有山東實地苟能統軍守土雖三

公亦何惜焉金主曰他日事定公府無乃多乎伯嘉曰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一 三

若事定以三公就節鎮何不可者金主意乃決二月吳

薛氏通鑑以金封九公事繫於四月今從金史苗道潤傳改正以河北山東地封滄州

經略使王福為滄海公以清觀滄州鹽山無棣樂陵東

光寧津吳橋將陵阜城褚縣隸之河間招撫使伊喇重

嘉努為河間公以獻齋安漢州河間肅寧安平武強饒

陽六家莊郎山樂隸之真定經略使武仙為恆山公以

真定府沃冀威鎮寧平定州抱犢寨樂城南宮縣隸之

中都東路經略使張甫為高陽公以雄霸莫州高陽信

安文安大城保定靜海寶坻武清安次縣隸之中都西

路經略使靖安民為易水公以涿易安肅淡州君民川

季鹿三保河北江礬山寨青白口朝天寨水谷權谷東

安寨隸之遼州刺史行元帥府事郭文振為晉陽公以

河北東路皆隸之平陽招撫使胡天作為平陽公以平

陽晉安府隰吉州隸之昭義節度使完顏開為上黨公

以澤潞沁州隸之山東安撫副使燕寧為東莒公以益

都府路皆隸之九公皆兼宣撫使總帥本路兵馬署置

官吏徵斂賦稅賞罰號令得以便宜行事除已畫定所

管州縣外如能收復鄰近州縣者亦聽管屬 三月辛

丑金議遷睢州治書侍御史富勒呼舊倫滿盧虎今改奉詔相

視京東城池還言勿遷便從之 辛亥金平章政事高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一 三

汝礬進尚書右丞相陝西行省胥鼎罷 壬子金紅澳

賊于怵兒襲海州據之 夏四月庚申朔詔淮東制置

賈涉招諭山東兩河豪傑 戊辰金禘於太廟 金人

復大名府以參知政事巴圖魯權尚書右丞左都監承

立權參知政事同行尚書省元帥府於京兆 丙戌史

彌遠等進玉牒 五月癸巳金紅襖賊寇樂陵王福擊

敗之 丙辰蒙古兵徇金克州泰定軍節度使完顏畏

克死之 六月癸酉賜禮部進士劉渭以下四百七十

五人及第出身時史彌遠柄國久鄧若水對策論其姦

宜罷之攷官置之末甲策語播行都士爭誦之彌遠怒

諭府尹使逆旅主人譏其出入將寘之罪久之乃已
丁丑蒙古取金大名府又攻開州及東明長垣等縣
李全自化湖陂之捷有輕諸將心以漣水忠義副都統
季先威望出已上陰結賈涉吏其覲使譖先欲反涉信
之壬午命先赴樞密院議事殺之于道而遣統制陳選
總其眾于漣水先部曲裴淵宋德珍孫武正王義淡張
山張友拒選不納迎石珪于盱眙奉為統帥珪道楚城
涉不之覺遂入漣水選還涉恥之謀分珪軍為六請于
朝出修武京東路鈐轄印誥各六授淵等淵等陽從命
而實不奉涉教令涉恐甚詔以珪為漣水忠義軍統轄
續資治通鑑卷一百六十一 五

追諡周敦頤曰元程頤曰純程頤曰正 秋七月戊
戌以東路河北諸州守臣空名告身付京東河北節制
司以待豪傑之來歸者 丙午以任希夷參知政事
金使烏庫哩仲端如蒙古求和呼蒙古主為兄蒙古主
不允 八月癸亥皇太子詢卒諡景獻 金長清令嚴
實為主將所疑挈家壁于青崖堦依益都張林以避之
會趙拱以朝命諭京東過青崖實因求內附拱奉實款
至楚州賈涉以聞實分兵四路所至州縣皆下于是太
行之東皆受實節制實乃舉魏博恩德懷衛開相等郡
來歸涉再遣拱往諭配以兵二千李全亦請往涉不能

止乃帥楚州及盱眙忠義萬人以行拱說全曰將軍提
兵渡河不用而歸非示武也今乘勝取東平可乎全乃
合張林軍數萬襲東平金行省蒙古綱率師固守全索
戰不得乃與林夾汶水而砦明日金監軍王庭玉以騎
兵三百奄至全欣然上馬帥帳前騎赴之殺數人奪其
馬逐北抵山谷遇金龍虎上將軍鄂博台舊倫幹不盛
答今改
兵以出有繡旗女將馳馬突鬪全幾不免諸將赴援
拔全出退保長清精銳喪失大半全恐所攜鎮江軍五
百人懷憤乃使拱將之先行而自以餘眾道滄州假鹽
利慰贖之尋還楚州 張林攻金滄州王福以城降
續資治通鑑卷一百六十一 五

壬申安丙遣夏人書定議夾攻金以夏兵野戰我師攻
城遂命利州統制王任信帥師赴熙秦鞏鳳翔委丁煇
節制且傳檄招諭陝西五路官吏軍民 甲申復海州
以徐晞稷知州事 夏取金會州金陝西行省與議和
蒙古穆呼哩至滿城使蒙古布哈將輕騎三千出倒
馬關適金恆山公武仙遣葛鐵鎗攻臺州蒙古布哈與
之遇葛鐵鎗戰敗仙舉城降史天倪說穆呼哩曰今中
原以漸定而大兵所過猶縱鈔掠非王者弔民伐罪之
意且王為天下除暴豈可效它軍所為乎穆呼哩喜下
令禁剽掠遺所俘老幼軍中肅然 九月辛卯金進章

宗實錄 夏樞密院使甯子寧率眾二十萬圍鞏州且來趨兵 甲午王仕信帥師發宕昌乙未四川宣撫司

統制質俊李實帥師發下城 戊戌安丙命諸將分道

進兵澠州都統張威出天水利州副都統程信出長道

與元都統陳立出大徵關攻異兩朝綱目備要 統制田

胃出子午谷金州副都統陳昱出上津己亥張威下令

所部諸將毋得擅進諸將遲疑不進庚子質俊等克來

遠鎮敗金人于定遠城辛丑王仕信克鹽川鎮乙巳程

信王仕信引兵會夏人于鞏州城下丁未攻城不克攻

兩朝綱目備要 倫遂趨秦州丙辰夏人自安遠若退師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一 五

冬十月丁巳朔程信復邀夏人共攻秦州夏人不從

信遂自復羌城引兵還諸將皆罷兵戊寅程信以宣撫

司令斬王仕信于西和州罷張威官 蒙古主遣達呼

舊倫若 忽今改報金謂烏庫哩仲端曰向欲汝主授我河朔地

彼此罷兵汝主不從今念汝遠來河朔既為我有關西

數城未下者其割付我令汝主為河南王勿復違也

時青與叔父全俱為紅襖賊及楊安兒劉二祖敗青承

赦降隸軍中為濟州義軍萬戶後附李全來歸處之龜

山有眾數萬至是金元帥赫舍哩約赫德遣人招之青

以書乞假邳州以屯老幼當襲取盱眙盭定淮南以贖

罪金主乃以青為濟州宣撫使封滕陽公使領本處兵

馬而未授以邳 十一月丁亥朔金易水公靖安民出

兵至礮山復取礮車寨蒙古兵圍安民所居山寨守寨

提控馬豹等以安民妻子及老弱出降安民軍中聞之

駭亂欲降以保妻子安民及經歷官郝端不從遂遇害

庚戌大風壬子臨安府火著倫郎吳泳上疏曰京城

之災京城之所見也四方有敗陛下亦得而見之乎夫

慘莫慘于兵也而連年不戢則甚于火酷莫酷于吏也

而頻歲橫征則猛于火閔之民困于盜浙之民困于水

蜀之民困于兵橫斂之原既不澄于上苞苴之相又不

絕于下譬彼壞木疾用無枝而內凋之形見矣 蒙古

穆呼哩既戢士卒州郡悅附遂以輕騎入濟南嚴實摯

所部二府六州戶三十萬詣軍門降穆呼哩承制拜實

行尚書省事實將李信乘實出殺其家屬來降實攻信

殺之時金兵二十萬屯黃陵岡遣步卒二萬襲穆呼哩

于濟南穆呼哩迎戰敗之遂薄黃陵岡金兵陳河南岸

穆呼哩令騎下馬短兵接戰金兵大敗溺死者眾穆呼

哩遂陷黃陵岡進取楚邱由單州趨東平圍之 蒙古

耶律楚材進庚午元歷楚材通術數之學尤邃于太元

蒙古主每征伐必令楚材預卜吉凶亦自燒羊胛以符

之然後行 漣水忠義軍統轄石珪以入漣水非買涉

意心懷不安李全復請討珪涉遂以全兵列于楚州之

南渡門移淮陰戰艦于淮安示珪有備因命一將招珪

軍來者增錢糧不至者罷支給眾心遂散十二月壬申

珪殺裴淵挾孫武正宋德珍降于蒙古穆呼哩以珪為

元帥珪既去漣水之眾未有所屬李全求併將之涉不

能卻遂以付全 鎮江副都統翟朝宗改異兩朝綱目

今從宋史得璽于金師獻之其文曰皇帝恭膺天命之寶

時青復自金來附以為京東鈐轄 金兵固守東平穆

呼哩謂嚴實曰東平糧盡必棄城去汝即入安輯之勿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一 美

苦郡縣以敗事留蘇嚙克圖魯倫咬魯以蒙古兵守之

以嚴實權行省謂于戶薩里臺魯倫咬魯曰東平破可

命嚴實石珪分城內南北以守之遂北還 金禮部郎

中穆延呼圖資魯倫咬魯以言事忤旨命集五品以

上官顯責之完顏伯嘉諫曰自古帝王莫不欲法堯舜

而恥為桀紂蓋堯舜納諫桀紂拒諫也故曰納諫者昌

拒諫者凶呼圖資所言是無益於身所言不是無損於

國陛下廷辱如此獨不欲為堯舜乎改異金史完顏伯

書事於興定二年是歲蒙古主攻西域蒲華城尋思

今從本紀倫四年千城幹脫羅兒城皆克之 遼王耶律璠格卒蒙古以

其妻姚里氏佩虎符權領其眾

嘉定十四年金興定五年蒙古太祖十六年春正月甲午金尚書省言

章宗實錄已進呈衛王事迹亦宜依海陵庶人實錄纂

集成書以示後世詔可史官以衛王事迹舊無紀載人

罕能言之者前左丞賈益謙嘗事衛王致仕居鄭州遣

編修一人就訪之益謙知其旨謂之曰知衛王莫如我

然我聞海陵被弑而世宗立三十餘年禁近能累海陵

蠶惡者輒得美仕故當時史官修實錄多所附會衛王

為人勤儉慎惜名器較其行事中材不及者多矣吾知

此而已設欲飾吾言以實其罪吾亦何憚餘年朝議偉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一 美

之 乙未地震 以李全還自山東賜緡錢六萬 丁

酉蒙古兵攻天井關 辛丑太白晝見 乙巳金集諸

道兵於蔡州命布薩安貞南伐 二月辛未布薩安貞

出息州軍於七里鎮南兵據淨居山遣兵擊敗之南兵

係山寺縱火焚寺乘勝追至洪門山奪其柵南軍保黃

土關關絕險素有備堅壁不出安貞遣輕兵分為左右

軍潛登別以兵三千直逼關門翌日左右軍會於山顛

守關兵潰進克梅林關拔麻城治舟於團風弗克濟遂

圍黃州分兵破諸縣又遣別將攻漢陽軍 丁丑李全

攻金泗州赫舍哩約赫德救之全敗走約赫德進逼渦

口糧盡而還 甲申詔准東京湖諸路應援淮西沿江
制置司防守江面 三月丙戌朔鄂州副都統扈再興
引兵攻唐州 黃州被圍知州何大節取郡印佩之誓
以死守丁亥夕兵士忽奔告曰城陷矣擁之登車繞出
門而金兵已大至大節自沈于江 庚寅長星見 丙
申金參知政事圖克坦思忠進尚書右丞以太子詹事
布薩毅夫為參知政事 金主諭宰臣曰今奉御奉職
多不畱心采訪外事聞章宗時近侍人秩滿以所采事
定升降今亦宜預為攷覈之法以激勸之 己亥金布
薩安貞取蘄州知州李誠之家人皆赴水死然後自殺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一 天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一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二

宋紀一百六十二 起重光 大荒落 四月 盡開禧 宋寧宗法天備道純德茂功仁文哲武聖睿恭孝皇帝

嘉定十四年 金興定五年 蒙古 夏四月乙卯復置諸王官

帝

大小學教授 乙丑命任子簾試於御史臺 戊辰金

人渡淮北去李全遣兵追擊敗之 金東昌公燕寧與

蒙古兵戰敗死山東行省言寧所居天勝砦據險寧死

眾無所歸權署其提控孫邦佐為招撫使 壬申金左

副元帥布薩安貞以所俘宋宗室男女七十餘口獻於

汴都安貞獲宋壯士輒釋不殺用其策有功金主謂宰

臣曰安貞將略固善矣此輩得無思歸乎南京密邇宋

境此輩既不可盡殺驅之境上遣歸何如宰臣莫對

五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壬辰史彌遠等上孝宗寶訓

皇帝會要 丙申西川地震 蒙古久圍東平餉道絕

金行省蒙古綱奏請移軍於河南金主命百官議御史

大夫赫舍哩呼圖克們 哲少心石烈等曰金城湯池非

粟不守東平孤城無援萬一失之則官吏兵民俱盡宜

徙之 阿虎德今以叻防秋翰林待制穆延阿固岱 舊作林德

徒之 阿虎德今以叻防秋翰林待制穆延阿固岱 舊作林德

徒之 阿虎德今以叻防秋翰林待制穆延阿固岱 舊作林德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二

一

改曰不然車駕南遷恃大河以為險大河以東平為藩籬今乃棄之則大河不足恃矣兵以將為主將以心為主綱心已搖不可使守宜別遣行省規畫軍食金主不能決樞密院議綱內徙行省邳州監軍王庭玉屯黃陵岡綱率眾南走蒙古索嚙呼圖舊倫改魯忽禿今改邀擊之斬七千餘級綱以數百騎遁去嚴實入城建行省於府第薩爾達舊倫塔今改以穆呼哩舊倫木華黎今改命中分其城以嚴實撫安東平以北恩博等州石珪移治曹州于是金不復能守山東矣厥異元史本紀及穆呼哩傳俱以嚴實入守東平為四月事據金史則五月中蒙古綱始棄東平也今從金史

六月丙寅詔以皇姪福州觀察使貴和為皇子初帝以景獻太子卒國本未立選太祖十世孫年十五以上者教育宮中如高宗擇普安恩平故事至是遂立為皇子更名竑進封祁國公 乙亥以宗室子與莒為秉義郎與莒燕懿王德昭之後希璠子也母全氏家于紹興之山陰初慶元人余天錫為史彌遠童子師性謹愿彌遠器重之皇子竑之立非彌遠意欲有所廢立以沂王置後為名陰求宗室中可立者以備皇子之選天錫適還秋試彌遠密語之曰沂王無後宗子賢愿者具以來天錫舟抵越西門天大雨避全保長家保長知其為丞相客治具甚肅有二子侍立天錫問之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二 二

保長曰此吾外孫也日者言二兒後極貴問其姓長曰趙與莒次曰與芮天錫還臨安以告彌遠改吳東南紀在濟邸與余天錫同里初生之夕見異瑞甚多後史彌遠密謀於余余告以理宗降誕之異史遂命余薦之應處以小職案天錫慶元人理宗生於紹興非同里也今不取彌遠命召二子來保長喜嚙田治衣冠集姻黨送之且詫其遇彌遠善相人及見大奇之恐事泄遂使歸保長大慙其鄉人亦竊笑之逾年彌遠謂天錫曰二子可復來乎天錫召之保長謝不遣彌遠乃使天錫密諭保長曰二子長者最貴宜還撫於其父家遂載至臨安及竑立為皇子乃補與莒秉義郎賜名貴誠年十七矣改吳癸辛雜錄云理宗初被選也史衛王當國并選宗室

子與號十歲以下者各與課算五行於是就其中選到十人善五行者指理宗福王二命謂衛王曰二者皆帝王之命也於是理宗改訓與莒福王改訓與莒蓋取二國以爲名也又云私引理宗入書院中試令寫字即大書朕閣上古衛王棟而起曰此天命也於是立儲之意以定云案宋史以爲彌遠善相雜議以爲取決於五行及寫字蓋傳聞有軍器監豐城范應旂嘗因召見言曰國事大且急者儲貳為先陛下不斷自宸衷徒眩惑於左右近習之言轉移於宮庭嬪御之見失今不圖姦臣乘夜半片紙或從中出忠義之士束手無策矣帝為之動容而不能用 戊寅金殺其左副元帥兼樞密副使布薩安貞安貞先為尚書省所劾金主謂平章政事英王守純曰國家誅一大臣必合天下後世公議其令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二 三

覆案之初安貞憂讒嘗以金玉帶遺近侍局為近侍局所發又以安貞獲宋宗室不殺誣為謀叛奔宋下詔數其罪併其二子殺之以其祖忠義父揆有大功免兄弟緣坐安貞之典兵征伐也每自歎曰三世為將道家所忌至是果及於難 己卯金越王永功薨諡忠簡永功勇健絕人涉書史子瑋博學有俊才金之南遷也諸王宗室頗沛奔走瑋獨載其書以從時諸王之禁猶嚴瑋潛與士大夫吟咏倡酬不敢明白往來永功薨後禁稍弛瑋始得與文士楊雲翼趙秉文元好問等相交善然祇奉朝請不語及時事 是月金上黨公張開即完顏開以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二 四

厚賞誘晉陽公郭文振之將士頗有以歸者詔分遼潞粟賑太原饑民開不與文振奏其事金主遣使諭以各守疆土同心濟難毋以細故啟釁端誤國事 是夏蒙古主駐鐵門關 遣苟夢玉通好於蒙古蒙古旋遣使來報 秋七月己亥金義勇軍叛據陽山旋襲永城行軍副總領高琬敗之金主命蒙古綱併力進討 辛丑以趙方為京湖制置大使賈涉為淮東制置使兼京東河北路節制使 丁未修光宗寶訓 八月乙卯知樞密院事任希夷罷 賜史彌遠家廟 壬戌以兵部尚書宣繪同知樞密院事給事中俞應符簽書樞密院事

乙丑追封史浩為越王改諡忠定配享孝宗廟廷京湖制置大使趙方卒方先知青陽縣告其守史彌遠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無差是刑罰中教化人以為名言守襄漢十年以戰為守合官民兵為一體通總制司為一家許國之忠應變之略隱然有樽俎折衝之風故金人南侵淮蜀大困而京西獨全既歿人皆思之 先是金賈益謙建言汴之形勢惟恃大河今河朔受兵羣盜竝起宜嚴河禁以備不虞凡自北來而無公憑者勿聽渡是月金主諭樞密院曰河北艱食貧民欲南來者日益多速令渡之毋致殍死 九月癸未立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二 五

果州團練使貴誠為沂靖惠王後貴誠疑重寡言潔修好學每朝參待漏他人或笑語貴誠獨儼然出入殿庭矩度有常見者敏容史彌遠益異之 金南渡後監察御史多被的沒參知政事張行信上言曰大定開監察坐罪大抵收贖或至奪俸重則外降而已開有的決者皆有為而然當時執政程輝已而論其非近日無論事之大小情之輕重一概的決以為大定故實先朝明訓過矣甲申金主命尚書省更定監察罪名 己丑朝獻景靈宮庚寅朝饗太廟辛卯合祭天地於明堂大赦 冬十月復滄州 甲寅復以齊州為濟南府兗州為襲

慶府 丙寅夏人復以書至四川趨會師伐金 初蒙

古太師國王穆呼哩由東勝州涉河引兵而西夏主聞

之懼遣塔爾海舊倫塔監府等宴穆呼哩於河南且遣

塔海甘布舊倫塔將兵五萬屬焉至是穆呼哩引兵

東行入葭州金將王公佐遁穆呼哩以石天應權行臺

守葭而自將攻綏德破馬蹄克戎兩寨夏主遣瑪爾布

舊倫述帥僕今改會之瑪爾布問穆呼哩相見之儀穆呼哩

曰汝見汝主即其禮也瑪爾布曰未受主命不敢拜乃

引眾去十一月穆呼哩進攻延安瑪爾布始質馬而拜

金元帥哈達舊倫合與納邁珠舊倫納買禦之哈達以

續資治通鑑卷一百六十二 六

兵三萬陳于城東蒙古將蒙古布哈舊倫不先以騎士

三千趨之夜半穆呼哩命軍士銜枚潛進伏于城東兩

谷中次日蒙古布哈望見金兵佯棄旗鼓走金兵追之

穆呼哩出伏乘其後鼓聲震天金兵大亂穆呼哩追殺

七千餘人哈達走入延安城堅壁不出穆呼哩以城池

堅浹粹不可拔乃留軍圍之而自將兵徇鄜坊等州

庚寅金募民興南陽水田 己亥四川宣撫使安丙卒

命崔與之為四川制置使以代之丙握重兵久存忌蜀

帥之自東南來者諸將多不協和與之開誠布公戒以

同心體國之大義人人悅服軍政始立 金邳州行省

蒙古綱言宿州連年饑饉加之重斂百姓離散鎮防軍

遽征通課窘迫凌辱有甚於官百姓不勝其酷皆懷報

復之心武夫不識緩急乃至於此請一切所負並令停

止俟明年夏秋收成徵還軍人可量增廩給辛丑金主

命調徐邳宿泗等州逋租官吏有能墾闢閒田除來年

科徵歸毫壽額停開逋戶租外仍調三之一逋戶田廬

有司募民承業禁其毀損以俟來復 京東安撫張林

叛降于蒙古先是李全既併將漣水忠義盪驕悍輕朝

廷嘗遊金山佗佛事以薦國殤知鎮江府喬行簡以方

舟逆全大合樂以享之全歸語其徒曰江南佳麗無比

續資治通鑑卷一百六十二 七

須與若等一到始造舳舻舟謀爭舟楫之利膠西當登

寧海之衝百貨輻輳全使其兄福守之為窟宅時互市

始通北人尤重南貨價增十倍全誘商人至陽山以舟

俘其貨而中分之自淮轉海達於膠西福又具車輦之

而稅其半乃聽往諸郡貿易車夫皆督辦于張林林不

能堪林財計仰六鹽場福恃弟有恩於林欲分其半林

許福恣取鹽而不分場福怒曰若背恩耶待與都統提

兵取若頭耳林懼其黨李馬兒說林報林遂以京東諸

郡請降于蒙古穆呼哩以林行山東東路益都滄景賓

棣等州都元帥府事福狼狽走還楚州 十二月庚申

知樞密院事鄭昭先罷 金伊喇福僧嘗言自永安用兵軍中置監戰官論議之閒動相矛盾不懲其失反以為法若輩平居皆選材勇自衛一旦有急驅疲懦出戰寧不敗事罷之為優辛未罷行總管府及招討統軍檢察等司 閏月辛巳朔以宣綸兼參知政事俞應符兼權參知政事 蒙古攻金鄜州節度使完顏祿錦舊倫六斤改今都統赫舍哩鶴壽宮察洛索舊倫赫察皆死之時石天應擒送金驍將張鐵槍穆呼哩責其不降厲聲答曰我受國家厚恩二十餘年今有死而已穆呼哩義之欲解其縛諸將怒其不屈遂遇害 蒙古取金坊州 壬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二 八

寅金以陳毫等州鹿邑城父諸縣盜蠹起趣樞府遣官討之 己酉金更造典定寶泉每一貫當通寶四百貫是歲蒙古主及皇子卓沁舊倫木赤今改察罕台舊倫察合台今改諤格德依舊倫窩闊台今改攻下西域玉龍哈實舊倫玉龍赤今改等十餘城

嘉定十五年金元先元年 蒙古太祖十七年春正月庚戌朔御大慶殿受恭膺天命之寶先是翟朝宗得璽獻于朝既而趙拱又得玉印文與前璽同而加大朝廷喜受之行慶賀禮大赦賈涉移書史彌遠謂天意隱而難知人事切而易見當思今日人事尚未有可答天意者答之忠不過於

金今之患又有山東忠義與北遼宜亟圖之彌遠不學辛亥金元帥惟弼破紅襖賊於張窩店 丁巳詔撫諭山東河北將帥官吏 壬午金遣官墾種京東西南三路水田 金行省參知政事巴圖魯罷知河南府以去歲延安被圍屢請益兵故也陝西西路轉運瓜勒佳德新瓜勒佳舊倫夾谷今改上言曰伏見知河中府巴圖魯廉直忠孝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實朝廷之良臣也去歲兵入延安巴圖魯遣將調兵城賴以完不為無功今哈達邁珠各授世封而巴圖魯改知河中府竊謂方今用人之時使謀略之臣不獲展力緩急或失事機誠宜復行省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二 九

之任使與承裔共守京兆台哈達邁珠捍禦延安以藩衛河南則內外安矣不報 二月祕書郎何澹言有司出題強裂句讀專務斷章破碎經文宜令革去舊習使士子明綱領而識體要攷注疏而辨異同從之 戊申金恆州軍變萬戶呼延棫等十餘人殺掠城中焚廬舍而去 金主以歲幣既絕國用空虛己酉遣左監軍額爾克舊倫訛可今改行元帥府事節制三路軍馬南伐同簽書樞密院事時全副之 三月丁巳賑江西州縣旱傷戊辰金樞密院差委官賈天安上書言利害不報時方議興南伐之師翰林學士楊雲翼言於金主曰今之事

勢與泰和不同泰和以冬征今將以夏往此天時之不
同也冬則水涸而陸多夏則水潦而塗淖此地利之不
同也泰和舉天下全力驅紂軍以爲前鋒今能之乎此
人事之不同也議者徒見泰和之易而不知今日之難
請以夏人觀之向日弓箭之手在西邊者則搏而戰袒
而射彼已奔北之不暇今乃陷吾城而擄守臣敗吾軍
而擒主將曩則畏我如彼今日侮我如此夫以夏人既
非前日奈何謂宋人獨如前日哉願陛下思其勝之之
利又思其敗之之害無悅甘言無貽後悔金主不省
金翰林侍講學士完顏伯嘉坐言事過切降遙授同知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二

十

歸德府事伯嘉純直不能與時低昂嘗曰生爲男子當
益國澤民其它不可學也高汝礪方希寵固相位伯嘉
論事輒與之忤故貶 壬申金右丞圖克坦思忠以病
馬輸官冒取高價御史劾之有司以監主自盜論死金
主命降授陳州防禦使 癸酉金提控李師林敗夏人
于永木嶺 夏四月辛巳金置大司農司設大司農卿
少卿丞京東西南三路置行司並兼采訪事 壬午蒙
古兵攻金陵州縣 金額爾克時全等由穎壽渡淮敗
南軍于高塘市攻固始縣破廬州將焦思忠兵丁未以
捷聞既而獲生口言時全之姪青受宋詔與全兵相拒

匿其事五月額爾克引眾還距淮二十里諸軍將渡全
矯稱密詔諸軍且畱收淮南麥遂下令人獲三石以給
軍眾惑之畱三日額爾克謂全曰今淮水淺狹可以速
濟若值暴漲朱乘其後將不得完歸矣全力拒之是夕
大雨淮果暴漲乃爲橋以渡南軍襲之全兵大敗橋壞
全以輕舟先濟士卒皆覆沒金之兵財由是大竭金主
詔數全罪誅之 庚戌太白晝見 丁巳進封皇子祁
國公竑爲濟國公以沂王嗣子貴誠爲邵州防禦使竑
好鼓琴史彌遠買美人善鼓琴者納諸竑而厚撫其家
使矚竑動息美人知書慧黠竑嬖之時楊皇后專國政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二

十一

彌遠用事久宰執侍從臺諫藩閭皆所引薦權勢熏灼
竑心不能平嘗書楊后及彌遠之事于几上曰彌遠當
決配八千里宮壁有輿地圖竑指瓊崖曰它日當置史
彌遠于此美人以告彌遠竑又嘗呼彌遠爲新恩以它
日非新州則恩州也政與癸辛雜識云濟王在邸新飾
則曰花兒王與史丞相通同爲姦待異日當竄之上二
州也既而語達王與史密謀之楊后遂成廢立之禍焉
案當日東南遺老痛心於彌遠之姦險遂遠聞之因七
遂至諫及宮闈未足據也今從宋史 彌遠聞之因七
月七日進乞巧奇玩以覘其意竑乘醉碎之于地彌遠
大懼日夜思以傾竑而竑不知真德秀時兼宮教諫竑
曰皇子若能孝於慈母而敬大臣則天命歸之否則淡

可慮也竑不聽一日彌遠為其父活飯僧淨慈寺與國子學錄鄒清之登慧日閣屏人語曰皇子不堪負荷問後沂邛者甚賢今欲擇講官君其善訓導之事成彌遠之座即君座也然言出于彌遠之口入于君之耳一語泄吾與君皆族矣清之曰不敢乃以清之兼魏憲憲王府學教授清之曰教貴誠為文又購高宗御書俾習焉清之謁彌遠即示以貴誠詩文翰墨譽之不容口彌遠嘗問清之曰吾聞皇姪之賢已熟要竟何如清之曰其人之賢更僕不能數然一言以斷之曰不凡彌遠領之再三遂堅定策之意乃日媒孽竑之失於帝覲帝廢竑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二 十一

立貴誠而帝憮然不悟真德秀聞其事力辭去臨行復以前言進于竑竟不聽 壬戌知濟南府神贊討張林林敗走李全入青州據之 蒙古兵屯隰吉翼等州 丁卯金主敕尚書省曰前平章胥鼎左丞賈益謙等皆致仕老臣經練國事當邀赴省與議利害仍遣侍官諭意 六月戊寅湖金造舟運陝西糧由大慶關渡抵湖城 癸未金大赦陳州防禦使呂子羽坐乏軍興自盡 辛卯簽書樞密院事俞應符卒 丁酉紅襖賊掠柳子鎮驅百姓及驛馬而去金提控張瑀追擊奪所掠還偽監軍王二據黎陽金提控王泉討之復其城 金召

巴圖魯為大司農巴圖魯言近京寇盜擾攘民不得稷宜早處置 金晉陽公郭文振奏河朔受兵有年矣向皆秋來春去今已盛暑不迴且不嗜戰殺恣民耕稼此殆不可測也樞府每檄臣會合府兵進戰公府雖號分封力實單弱且不相統攝方自保不暇朝廷不即遣兵為援臣恐人心以為舉棄河北甚非計也前平章政事胥鼎才兼將相威望甚隆向行省河東人樂為用今雖致仕精力未衰乞付重兵使總制公府同力戰禦庶幾人皆響應易為恢復 秋七月蒙古穆呼哩令蒙古布哈引兵出秦隴以張聲勢視山川險要乃自率兵道雲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二 十二

中攻下孟州四蹄寨遷其民于州故晉陽義和寨進克三清殿入霍州山堡遷其人于趙城攻青龍堡金平陽公胡天倫拒守勢甚危急金主詔上黨公張開及郭文振等救之次彈平寨東三十里不得進裨將富察鼎珠舊倫蒲察監軍王和開壁降執天倫遷于平陽 史金定住今改 倫傳青龍堡破天倫被執俱在十月穆呼哩令昂吉 月今從元 史穆呼哩傳繫于七月 案赤 今屯晉陽冀州之境 丙辰金張開復澤州 甲子詔江淮荆襄四川制置監司條畫營田 戊辰紅襖賊襲徐州之十八里砦又襲古城桃劄金人擊敗之 乙亥太白晝見經天與日爭光 八月己卯彗星出于氏蒙

古耶律楚材謂其主曰女直將易主矣隱士喬靜真告
穆呼哩曰今觀天象未可征進穆呼哩曰主上命我平
定中原今河北雖平而河南秦鞏未下若因天象而不
進兵天下何時定耶 甲申金以彗星見改元元光大
赦 金以巴圖魯為參知政事金主謂之曰卿頃為大
司農巡行郡縣盜賊如何可息對曰盜賊之多由賦役
多也賦役省則盜賊息金主曰朕固省之矣巴圖魯曰
如行院帥府擾之何金主曰司農既兼採訪自今其令
禁止之 癸巳金河間公伊喇重嘉努舊倫穆刺高家奴今改
陽公張甫復河間府 夏人攻金德順旋又掠其神林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二 十四

叔有表兄張先從容言敵兵勢重可出降以保妻子小
叔怒曰我舟人子致身至此何為出降縛先於柱而殺
之小叔由延津水手從軍登見拔擢故感激盡力如此
頃之樞密院遣人來議兵事小叔出城會之城遂陷小
叔退保樂李山寨蒙古都元帥石天應自葭州謁穆呼
哩於汾水東穆呼哩謂之曰河中為河東要郡擇守者
非君不可乃以天應權行臺平陽太原吉陽等帥並受
節制攷異金史侯小叔傳以河中之陷為十二月事宣
應傳以天應移軍河中為九月事前後互異惟穆呼哩
為兵馬都元帥守之與穆呼哩傳同今定從元史本紀 石天應還葭州謂其將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二 十五

佐曰吾累卿等畱屯於此河中東西皆平川曠野可以
駐軍規取關陝諸君以為何如或諫曰河中雖用武之
地南有潼關西有京兆皆金軍所屯且民新附其心未
一守之恐不易天應曰葭州止通郵延今郵已平延不
孤立若發國書令夏人取之猶掌中物耳且國家之急
本在河南此州路險地僻轉餉甚難河中雖迫於二鎮
實用武立功之地北接汾晉西連同華地五千餘里戶
數十萬若起漕運以通餽餉則關內可剋期而定關內
既定長河以南在吾目中矣吾年垂六十老耄將至一
旦臥病牀第聞後生輩立功名死不瞑目矣男兒要當

死戰陳以報國耳遂移軍河中 甲辰金以京兆官民
 避兵南山者多至百萬詔兼同知府事完顏霆安撫之
 蒙古穆呼哩渡河攻同州十一月丁未拔之金節度
 使李復亨同知節度使完顏額爾克竝自盡穆呼哩遂
 下蒲城徑趨長安金京兆行省完顏哈達擁兵二十萬
 固守不下戊辰穆呼哩令蒙古布哈攻鳳翔 十二月
 乙亥朔發米賑臨安貧民 金主謂太子曰吾嘗夜思
 天下事必索燭以記明而即行汝亦當然 金以侯小
 叔權元帥府右都監便宜行事 胡天倫既為蒙古所
 執受官齋佩虎符金主使張開郭文振招之天倫至濟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二 七

源欲脫走先遣人奉表南京穆呼哩惡其反覆誅之乙
 酉金以同知平陽府事史詠為龍虎衛上將軍權行平
 陽公府事 丁亥以李全為保寧軍節度使京東路鎮
 撫副使初全有戰功史彌遠欲加全官齋賈涉止之及
 是涉歎曰朝廷但知官齋可以得其心寧知驕之將至
 於不可勸耶 金主諭近侍局曰奉御奉職皆少年不
 知書朕憶曩時置說書人日為講論自古君臣父子之
 教使知所以事上者其復置 己丑金簡州提控屠古
 昉敗夏人於質孤壘 蒙古穆呼哩自將大軍攻鳳翔
 是歲蒙古皇子圖壘克西域圖斯尼察烏爾等城還

經大喇伊國大掠之渡素克蘭河克額里等城遂與蒙
 古主會合兵攻塔爾哈寨拔之西域主塔賚鼎出奔與
 彌勒汗合呼圖呼與之戰不利蒙古主自將擊之擒彌
 勒汗塔賚鼎遁去遣巴喇追之不獲進薄回回國其王
 委國而去逃匿海嶼死

嘉定十六年 金元光二年 蒙古太祖十八年 春正月戊申詔命官犯賊

毋免約法 蒙古穆呼哩圍鳳翔東自扶風岐山西連

汧隴數百里間皆具營柵先是金主以鳳翔守將完顏

仲元孤軍不足特遣平西軍節度使特嘉喀齊喀 舊名赤蓋

合喜援之及圍急以同知臨洮府郭斌 斌小字蝦蟇金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二 七

從元 總領軍事斌長於應變自冬涉春四十餘日守禦
 不懈嘗從喀齊喀巡城濠外一人坐胡牀以箭力所不
 及氣貌若蔑視城守者喀齊喀指示斌曰能射之乎斌
 測量遠近曰可斌平時發矢伺腋下甲不掩處射之無
 不中即持弓矢伺坐者舉肘一發而斃蒙古為之奪氣
 喀齊喀以便宜搆斌為通遠軍節度使斌會州人也穆
 呼哩以圍久不下謂諸將曰吾奉命專征不數年取遼
 西遼東山東河北不遺餘力前攻天平延安今攻鳳翔
 皆不下豈吾命將盡耶乃解圍循渭水南遣蒙古布哈
 南越牛嶺關徇鳳州而還 蒙古石天應倫浮橋以通

陝西金侯小叔自中條率山寨兵襲河中天應遣驍將

吳澤吳澤元史穆呼哩傳引兵五百夜出東門

伏兩谷開戒之曰侯賊過半急擊之我出其前爾攻其

後可也澤勇而嗜酒是夕方醉臥林中小叔由間道直

抵城下守兵多新附者爭縋而去小叔坎城登焚樓櫓

天應倉卒搏戰左右從者四十餘騎皆曰吳澤誤我或

勸西渡河天應曰先時人諫我南遷我違眾而來今事

急棄去是不武也縱太師不罪我我何面目以見同列

今日惟死而已少頃金兵四合天應飲血力戰至日午

死之小叔遂燒絕浮橋撫定其眾遷昭毅大將軍吳澤元史

續資治通鑑卷一百六十二 六

侯小叔傳以從取河中連繫於元年十二月今從金史本紀倫二年正月 甲寅金主謂宰

臣曰向有人言便宜事卿等屢奏乞倫中旨行之帝王

從諫足矣豈可掠人之美以為己出哉戊午又諭曰嚮

舊恩例有丁憂官得起復者是教人以不孝也何為著

此令哉 蒙古兵十萬圍河中金總帥額爾克遣提控

孫昌率兵五千樞密副使完顏薩布遣李仁智率兵三

千俱來救侯小叔期以夜中鳴鉦內外相應及期小叔

出兵戰昌仁智不敢動小叔斂眾入城圍益急眾議出

保山寨小叔曰去何之密遣經歷官張思祖潰圍出奔

告南京丁卯城破小叔死之吳澤元史穆呼哩傳

穆呼哩聞石天應戰歿痛惜之命其子烏格舊倫

襲領其眾將渡河橋梁已斷穆呼哩顧諸將曰橋未畢

工安可坐待乎復攻下河西堡寨十餘 二月壬午金

主詔曰軍官犯罪舊制更不任用今多故之秋人才難

得朕欲除大罪外徒刑追配有武藝可掌兵者量才復

用尚書省集議以聞丁亥大赦 己丑嗣秀王師禹卒

追封和王 三月戊申張林以所部邢德來歸詔進三

官復以為京東東路副總管 甲寅金主謂宰臣曰人

有才堪任事而處心不正者終不足貴高汝礪曰其心

不正而濟之以才所謂虎而翼也金主又曰凡人處心

續資治通鑑卷一百六十二 六

善良而行事忠實斯為難得然善良者人多目為平常

汝礪曰人材少全亦隨其所長取之耳 金以邳州經

略司隸蒙古綱令募勇敢收復山東 蒙古太師國王

穆呼哩渡河還開喜病篤召其弟岱遜舊倫曰我為

國家助成大業擬甲執銳垂四十年東征西討無復遺

恨第恨汴京未下耳汝其勉之穆呼哩沈毅多智略善

射與博爾濟舊倫博勒呼舊倫齊拉袞舊倫

在夜臥草澤中穆呼哩博爾濟張璽蔽之自募達曉不

移足博爾濟位終右萬戶博勒呼以第一千戶歿於陳

維穆呼哩動績最著然當時稱四人佐命功無異詞
金以完顏伯嘉權參知政事行省河中與史詠圖復河
東夏四月癸酉朔復霍州汾西縣 五月癸卯朔金始
遣元光重寶 丙午金復河中府及榮州 戊申賜禮
部進士蔣重珍以下五百四十九人及第出身 乙卯
金復霍州及洪洞縣 丁巳金遣元光珍寶同銀行用
金主問宰執以修完樓櫓事高汝礪言所用皆大木
顧今難得方令計置金主曰朕宮中別殿有可用者即
用之汝礪對以不宜毀金主曰所居之外毀亦何害不
愈於勞民遠致乎 蒙古主避暑于八魯灣川分兵攻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二 三

諸部落之近者悉下之至昆寨與諸將會以西域漸定
始置達嚕噶齊舊作達魯花赤今改於各城監治之達嚕噶齊猶
言掌印官也 六月壬午淮東制置使賈涉以李全驕
暴難制力求還朝在道卒初涉欲制忠義兵乃以翟朝
宗統鎮江副司八千人屯楚州城中又分帳前忠義萬
人命趙邦永高友統五千屯城西王暉于潭統五千屯
淮陰李全輕鎮江兵而忌帳前忠義乃數稱高友等勇
出軍必請以自隨涉不許全每宴麾下併召涉帳前將
校于是帳前亦願隸全然未能合也及涉卒邱壽邁攝
帥事全請曰忠義烏合尺籍鹵莽莫若別置新籍一納

諸朝一申制闕一畱全所庶功過有攷請給無弊壽邁
從之全乃合帳前忠義與已軍并隸之而併統其軍壽
邁不悟 戊子金遣人招李全嚴實張林從蒙古綱之
言也 金完顏伯嘉卒甲午金主命罷河中行省置元
帥府時州縣多殘破金人不能守徙郭文振於孟州未
幾又徙衛州 丁酉同知樞密院事程卓卒 秋七月
壬寅朔夏人攻金積石州 乙巳金遣兵守衛解州鹽
池 金蒙古綱御下嚴八月辛未朔邠州從宐經略使
納哈塔陸格舊作陸合六哥今改率眾入行省殺綱據州反與蒙
古將李二搯致書海州言欲來附李全遣王喜兒以兵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二 三

二千應接而已繼之二搯納喜兒囚之全欲攻邠四面
阻水二搯積勁弩備之全不得進合兵索戰而敗欲還
楚州會濱棗有亂乃引兵趨青州金行院總帥赫舍哩
約赫德舊作赫統不烈牙吾塔今改討殺陸格復其城 九月庚子朔
日有食之 丁卯金權御史中丞師安石等劾英王守
純不實付有司鞠治詔免罪仍諭責之 冬十月己卯
金裕於太廟 十一月辛亥以太平州大水賑恤之
十二月以前淮西都統許國為淮東制置使兼知楚州
國奉祠家居欲傾賈涉而代之數言李全必反會涉死
召國入對國疏全姦謀益浹反狀已著非有豪傑不能

消弭遂易國文階授今官命下聞者驚愕淮東參幕徐
晞稷雅意開闢及聞國見用乃注釋國疏以寄全全不
樂 癸未嗣濮王不凌卒 庚寅金主殂年六十一太
子守緒卽皇帝位金主疾革時已暮夜近臣皆出惟前
朝資明夫人鄭氏已老侍側金主知其可託謂之曰速
召太子舉後事言絕而殂夫人祕之是夕皇后及貴妃
龐氏問安寢閣龐氏陰狡機慧常以其子英王守純年
長不得立懷怨鄭氏恐其爲變卽給之曰上方夏衣后
妃可少休它室伺其入遽鑰之急召大臣傳遺詔立皇
太子守緒始啓戶出后妃發器太子方入宮守純已先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二 三

至太子知之分遣樞密院官及東宮親衛軍官伊喇布
哈金史倫移刺蒲阿元集軍三萬餘于東華門部署既
定命護衛四人監守純于近侍局乃卽位柩前宣遺詔
壬辰金大赦詔曰朕述先帝之遺意有便於時欲行
而未及者悉奉而行之國家已有定制有司往往以情
破法使人妄遭刑憲今後有本條而不遵者以故入人
罪罪之草澤士庶許令直言軍國利害雖涉譏諷無可
采取者並不坐罪 蒙古兵攻夏夏主遵項傳國於其
子德旺改元乾定遵項自號上皇 蒙古蘇布特舊倫
擊奇徹察今改大掠西番過部而還

嘉定十七年金正大元年蒙春正月戊戌朔詔補先聖
裔孔元用爲通直郎錄程頤後 金改元正大 庚子
金祕書監權吏部侍郎富察哈珠舊倫蒲察出爲恆州
刺史哈珠以吏起身爲宣宗所信聲勢烜赫性復殘刻
與王阿哩富察耀珠舊倫蒲察咬住今改有宣朝三賊之目人知
其盡國而莫敢言至是外貶士大夫爲之相賀 金邪
州貢白兔金主曰得賢輔佐年穀豐登上瑞也焉事此
爲命有司給道里費縱之 丁巳金主命羣臣議修復
河中府禮部尚書趙秉文太常卿楊雲翼等言陝西民
方疲敝未堪力役遂止 戊午金尊皇后都察舊倫溫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二 三

氏元妃都察氏皆爲皇太后號其宮一曰仁聖一曰慈
聖進封英王守純爲荆王罷平章政事判睦親府以大
司農守汝州防禦使李蹊爲太常卿權參知政事 癸
亥命淮東西湖北路轉運司提督營屯田 金有男子
服麻衣望承天門且笑且哭詰之則曰吾笑笑將相無
人吾哭哭金國將亡羣臣請置重典金主不許曰近詔
草澤諸人直言雖涉譏訕不坐唯君門非笑哭之所宜
重杖遣之 二月癸巳燭台州道賊 甲午命臨安府
賑貧民 金丞相高汝彌老而貪位不去金主初立諫
官劾其欺君固位爲天下所共嫉宜黜之以厲百官金

主不許三月辛亥薨汝儻以慎密廉潔結人主知然循
默避事為士論所譏 癸丑金葬宣宗於德陵 甲寅
金起復邠州節度使致仕張行信為左丞以延安帥臣
完顏哈達戰禦有功權參知政事行尚書省於京兆
金荆王守純或告其謀不軌下獄議已決金主言於慈
聖太后太后曰汝止一兄奈何以讒言欲害之章宗殺
伯與叔享年不永皇嗣又絕何為欲效之耶趣赦出使
來見我移時不至吾不見汝矣金主起太后立待守純
至涕泣慰諭之 是月召四川制置使崔與之為禮部
尚書以鄧損代之與之治蜀將士輯睦府藏充實至是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二

酉

被召以疾辭歸廣州蜀人祠焉 夏四月癸酉金以宜
宗附廟大赦 辛卯賑廬州饑 乙未賜李全彭義斌
錢三十萬緡為犒賞戰士費 五月戊戌金平章政事
巴圖魯薨贈右丞相東平郡王巴圖魯為人忠實憂國
奉公其歿也人皆嗟惜之 癸卯金以樞密副使完顏
薩布舊作賽為平章政事參知政事特嘉尉忻為右丞
以李暎為翰林承旨仍權參政 戊申金詔刑部登聞
檢鼓院毋鎖閉防護聽有冤者陳訴 六月丁卯朔太
白晝見經天 辛卯金立妃圖克坦氏為皇后 金光
遣尚書令史李唐英至滁州通好至是復遣樞密判官

伊喇布哈至兗州榜諭夏不南侵 壬辰金大名府蘇
椿等舉城來歸詔悉補官印以其州授之 彭義斌侵
河北至恩州為蒙古史天倪所收 秋七月丁酉朔賑
福建被水貧民 辛亥命師苗嗣秀王 八月丙戌帝
不豫史彌遠遣鄭清之往沂王府告貴誠以將立之意
貴誠默然不應清之曰丞相以清之從遊久故使布腹
心今不答一語則清之將何以答丞相貴誠始拱手徐
言曰紹興老母在清之以告彌遠蓋相與歎其不凡壬
辰帝疾篤彌遠稱詔以貴誠為皇子改賜名昀授武泰
軍節度使封成國公閏月丁酉帝崩於福寧殿年五十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二

壬

七安異東南紀聞云寧宗不豫史相繼進金丹百粒有
之頂上崩是以彌遠為賦君矣彌遠之姦惡宋史多為
之諱言然金丹之進則彌遠遣皇后兄子谷石以廢立
事白后后不可曰皇子竝先帝所立豈敢擅變谷等一
夜七往返后終不許 癸辛雜議云濟王夫人吳氏
有寵姬數人殊不能容每入禁中必訴之楊后具言王
之短無所不至一日內宴后以水晶雙蓮花一枝命王
親為夫人簪之且戒其夫婦和睦未幾王與吳復有小
麗王乘怒誤碎其花及吳再入禁中遂譖言碎花之事
於是后意甚怒已有廢儲之意據宋史則彌遠初謀廢
立后有持議甚正其後乃奪於彌遠之權勢不能堅持耳
非先有廢儲之意也谷等乃拜泣曰內外軍民皆已歸心苟
不立之禍變必生則楊氏無噍類矣后默然良久曰其
人安在彌遠即于禁中遣快行宣昀令之曰今所宜是

沂靖惠王府皇子非萬歲巷皇子苟誤則汝曹皆處斬
竑時聞帝崩跣足俟宣召久而不至乃屬目牆壁間見
快行過其府而不入已而擁一人徑過天暝不知為誰
甚惑之詢入宮見后后拊其背曰汝今為吾子矣彌遠
引昀至樞前舉哀畢然後召竑竑聞命即赴至則每過
宮門禁衛拒其從者彌遠亦引竑至樞前舉哀畢引出
帷殿帥夏震守之遂召百官立班聽遺制則引竑至舊
班竑愕然曰今日之事我豈當仍在此班震給之曰未
宣制前當在此宣制後乃即位竑以為然已而遙見殿
上燭影中有人在御座則昀已即位矣宣制畢閣門宣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二 美

贊呼百官拜賀竑不肖拜震捧其首下拜遂稱遺詔以
竑為開府儀同三司封濟陽郡王判寧國府尊皇后曰
皇太后垂簾同聽政詔遵孝宗故事宮中自服三年
尋進封竑為濟王出居湖州政異齊東野語云穆陵既
死陵解不苑史丞相同叔以其有通近之嫌遂徙寓於
雲城之西據宋史全文竑出居湖州由於彌遠之意竑
未嘗辭判彌遠欲收眾望帝褒表老儒九月詔起傅
伯成為顯謨閣學士楊簡為寶謨閣學士及柴中行俱
奉朝請 己卯以真德秀及禮部侍郎程秘吏部侍郎
朱著並兼侍讀工部侍郎葛洪起居郎喬行簡李宗政
少卿陳貴諡軍器監王暨並兼侍講尋又以真德秀直

學士院召魏了翁為起居郎德秀初在朝知史彌遠欲
以裔祿廢天下士慨然謂到煇曰吾徒須急引去使廟
堂知世亦有不肖為從官者遂力請外至是自知潭州
召還入對勸帝容受直言召用賢臣固結人心為本帝
納之 帝追封所生父希瓚為榮王生母全氏為國夫
人而以弟與芮嗣之 金伊喇布哈復澤潞 冬十月
乙亥嗣秀王師岳卒 夏及金平初夏人與金通好不
交兵者八十年貞祐初以小故生釁構難十年一勝一
負遂至精銳俱盡兩國皆敝至是夏遣其吏部尚書李
仲諤修好于金稱弟而不臣各用本國年號金遣吏部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二 毛

尚書鄂羅維良弼報之政異金史哀宗紀正大元年十月
夏國和議定以兄事金各用本國年號遣使來聘奉國
書稱弟十月遣禮部尚書鄂羅維良弼等為夏國報成使
國書稱兄西夏傳正大元年年和議成自稱兄弟之
國案夏國和議之成紀云二年傳云元年今從傳十
一月甲子右正言糜深請承順東朝繼志述事一以孝
宗為法而新政之切者曰畏天悅親講學仁民帝嘉納
之 癸未以五月十六日為皇太后慶壽節 丁亥詔
改明年為寶慶元年 戊子以工部尚書葛洪同簽書
樞密院事 己丑詔以生日為天基節 十二月癸丑
開經筵詔輔臣觀講 名皇太后所居殿曰慈明 是
歲蒙古主進次東印度國鐵門關侍衛見一獸鹿身馬

尾綠色而獨角能為人言曰汝君宜早回蒙古主怪之

以問耶律楚材對曰此名角端解四夷語是惡殺之象

今大軍征西已四年上天惡殺遣告陛下願承天心宥

此數國人命實無疆之福蒙古主遂大掠而還攷異陳

續編此事繫定十五年壬午案元史太祖紀十九年甲辰歲帝至東印度國角端見班師甲申乃宋嘉定十七年也今從之印度一倫析都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二

天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二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三

宋紀一百六十三 起旂蒙倫聖正月盡柔兆掩茂十二月凡二年

宋紀一百六十三

埋宗建道備德大功復興烈文仁武聖明安孝皇

帝諱昉太祖十世孫父榮文恭王開禧三年正月

紫金相人來謁比帝夜滿未盡數刻室中五采爛

然起視赤光屬天如日正中生三日家申開戶外

隱如龍麟成神異之嘉定十五年授邵州防禦使

寶慶元年金正大二年春正月壬戌朔詔舉賢良

庚午湖州人潘壬與其弟丙從兄甫以史彌遠廢立不

續資治通鑑卷一百六十三

平乃遣甫密告謀立濟王意于李全全欲坐致成敗陽

與之日期進兵應接實無意也壬等信之遂部分其家

眾以待及期全兵不至壬等懼事泄乃以其黨雜鹽販

盜千餘人結束為全軍狀揚言自山東來夜入州城求

濟王竑竑聞變匿水竇中壬尋得之擁至州治以黃袍

加竑身竑號泣不從壬等強之竑不得已乃與約曰汝

能勿傷太后官家乎眾許諾遂發軍資庫金帛會子竑

軍知州謝用卿率官屬入賀壬偽為李全榜揭於門數

史彌遠廢立罪且曰今領精兵二十萬水陸並進人皆

聳動比明視之則皆太湖漁人及巡尉兵卒耳竑知事

不成乃遣王元春告於朝而帥州兵討壬壬變姓名走丙甫皆死元春至臨安彌遠懼甚急召毅司將彭托帥師赴之至則事已平壬走至楚州爲小校明亮所獲送臨安斬之彌遠詐言竑有疾令客秦天錫

攻吳齊東野薛氏通鑑亦倫余據宋史余天錫傳無通死語倫余天錫濟王事理宗紀宗室傳俱倫秦天錫今從之挾醫至湖州視之天錫諭旨通竑縊于州治以疾卒聞起居郎魏

了翁攻功員外郎洪咨夔相繼言竑之冤禮部侍郎直學士院真德秀入見奏曰我朝立國根本仁義先正名分陛下初膺大寶不幸處人倫之變有所未盡流聞四方所損非淺雪川之變非濟王本志前有避匿之迹後

續資治通鑑卷二百六十三

二

聞捕討之謀情狀本末灼然可見願詔有司討論雍熙追封秦邸舍罪卹孤故事斟酌行之雖濟三未有子息興滅繼絕在陛下耳帝曰朝廷待濟王亦至矣德秀曰若謂此事處置盡善臣未敢以爲然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甚人主但當以二帝三王爲師秦漢以下人君舉動皆不合理難以爲法帝曰亦是一時倉卒耳德秀曰此已往之咎惟願陛下知有此失益講學進道以贖前愆以收人心晉太平興國中秦邸事倫太子太師王溥等議於朝堂者七十有四人然後有詔裁決以大事不可輕也慶歷開求西帥必取當世第一流宰

相呂夷簡至忘讎薦進以重任不可輕也邇者雪川之獄未問有參聽于槐棘之下又如淮蜀二閩之除皆出僉論所期之外天下之事非一家之私何惜不與猷其之朝廷之于天下當如天地之於萬物栽培傾覆付之公心不可使有一毫私意於其間當乾道淳熙間有位於朝者以饋遺及門爲恥受任於外者以苞苴入都爲羞今貨賂公行薰染成風恬不知怪治世氣象欲其寬裕不欲其迫蹙曩者以譎言之令至於流竄殺戮都邑之民搖手相戒朝廷之上敏銳之士多于老成政事之才富于經術雖嘗以耆舊衰傅伯成楊簡以學行衰柴

續資治通鑑卷一百六十三

三

中行以恬退用趙蕃楊宰至于忠亮敢言如陳宓徐僑皆未蒙錄用願處伯成簡于內祠中行于經幄擢必僑子言略不獨人主賴其益朝列新進之士亦有所矜式伯成簡皆年踰八十縱使召之不至必能用囊封以進忠言又言長人之官撫字不聞叨憤日甚帝曰如何無一廉者又問何以革之德秀言此在朝廷用舍黜陟之間示以意向帝又問卿曾見有何廉吏德秀以袁州守趙夔夫對因言崔與之帥蜀楊長攷帥閩皆有廉聲臣一時不能悉數乞廣加咨訪史彌遠淡忌之甲申程秘進讀三朝寶訓言曰藝祖皇帝受禪之初與三軍約

不許殺戮一人自此聖聖相承守為家法帝曰祖宗以人立國朕當以人守之帝又問寶訓中云治世少而亂世多君子少而小人多何也秘言治世所以少亂世所以多者正緣君子少而小人多也蓋君子初未嘗少聖君出而君子多小人初未嘗多庸君出而小人多帝曰然 己丑朱端常言蜀士當得郡者紹興以前悉親詣闕下廟堂因得以審其人物而進退之自慶元以來以自倫差祥則馳牘干請今請除曾任太守有治效人外必令親到堂除授奏事訖之任次任與免從之 己丑詔曰朕初纂丕圖亟受慈訓既御經幄日親羣儒淡念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三 四

進德立治之本實由典學朝夕罔敢怠忽尚賴諸賢悉心啓迪無有所隱朕當垂聽益加自勉 二月壬辰朔雪 蒙古武仙聞彭義斌復山東州縣乃叛蒙古殺河北西路都元帥史天倪史天倪在太祖即位之二十年姚燧收菴集撰史公神道碑天倪弟天澤時護母歸燕府僚王縉王守道誤倫十年追及天澤於道告之故且曰變起倉卒部曲散在近郊公能迴轡不招自至天澤曰不其國之讎死亦當從況未必死耶遂傾貲裝易鎧仗南還遣監軍李伯祐詣國舊倫字王富珠哩舊今改言狀且請濟師富珠哩即命天澤嗣舊今改兄職遣薩訥台舊今改率銳卒三千授之合勢進攻

仙將葛鐵槍擁眾來拒天澤迎擊之生擒鐵槍餘眾遣乘勝至中山略無極拔趙州仙敗奔西山既而天澤進兵遂復真定富珠哩呼哩舊倫木華子也 本紀二月武仙以真定叛殺史天倪三月史天澤擊仙走之復真定據王惲秋湖集撰天澤家傳則復真定自在六月今併書之薛氏通鑑癸巳朱著王暨進讀高宗寶訓孝德卷終著言高宗當中興艱難之初欽事慈寧太后始終極孝願陛下以高宗為法帝嘉納忽憮然曰雪倫非時朕終夜為之不安當益恐懼修德凡有關失無忘忠告 甲午詔故太師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鄂王岳飛改諡忠武 丙申以師彌嗣秀王師彌秀王第二子也潘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三 五

王之變師彌避居菁山園廟至是獎其能守園陵故躡等升嗣 戊戌詔福州温州各添教官一員 甲辰調兩浙州軍屬縣官私餽錢有差 許國至鎮李全妻楊妙真郊迓國辭不見妙真慙而歸國既視事痛抑北軍有與南軍競者無曲直偏坐之犒賞十損八九全自青州致書于國國誇于眾曰全仰賴我養育我略示威即奔走不暇矣全因畱青州國不能致乃數致厚餽邀全還劉慶福亦使人覘國意國左右語覘者曰制置無害汝等意慶福以報全全集將校曰我不參制置則曲在戎今不計生死必往見遂還楚州上謁寶贊戒全曰節

使當庭趨制使必免禮及庭趨國端坐納全拜全還怒曰全歸朝拜人多矣但恨汝非文臣本與我等汝向以淮西都統謁買制帥亦免汝拜汝有何勳業一旦位我上便不相假借耶全赤心報朝廷不反也國繼設盛會宴全遺勞加厚全終不樂慶福謁國之幕客章夢先夢先令隔簾貌啗慶福亦怒既而全欲往青州恐國苛留自計曰彼所爭者拜耳拜而得志吾何愛焉更折節為禮因會集閱出劄白事國見其細故判從之全即席再拜謝自是動息必請得請必拜國喜曰吾折服此子矣全往青州國集兩淮馬步軍十三萬大閱楚城外以挫續資治通鑑卷一百六十三六

齊東野語云國額中一箭徑趨於楚臺久之令姚崇次口北軍得國於三茅道堂以小竹與與至李軍國不能發一語復送還楚臺以兵環守國遂死焉是國非自於途也且野語每多傳聞事聞史彌遠懼激它變以徐晞稷嘗倖楚守海得全歡心乃授晞稷淮東制置使令屈意撫全全聞國死自青還楚伴責慶福不能彈壓斬數人上表待罪朝廷不問知揚州趙范得制置使印于潰卒中以授晞稷晞稷至楚全及門下馬拜庭下晞稷降等止之賊眾乃悅晞稷至以恩府稱全恩堂稱妙真初楚城之將亂也有吏竊許國書篋二以獻慶福皆機事慶福未之發全發緘讀之有廟堂遺國書令圖全者續資治通鑑卷一百六十三七

后然之 夏四月辛卯朔寧宗祔廟頌德音于臨安紹興府 金起復莘國公胥鼎為平章政事行省事於衛州進封英國公 壬辰朱著進讀高宗寶訓至高宗曰周公戒成王惟在知稼穡艱難帝曰朕近為無逸一篇揭為四圖置之坐右以復觀省念茲在茲不忘艱難

甲午金以京畿旱遣使慮囚 丁酉太后手書吾年晚多病志在安閑嗣君可日御便殿聽政今後便撤簾戊戌臣寮言伏讀太后還政御札前代母后勉強不能為之事而太后聖斷行之略無難色實為萬世母后臨朝之法帝曰朕受太后之恩如天朝夕思之未知所報便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三 八

當力請辛丑壬寅帝兩請太后仍垂簾不允 丙午詔今後見供職及在外帶職從官依元祐十科舊制歲舉三人從右正言虞溥請也 辛亥出豐儲倉米八萬石賑臨安貧民 己未以端明殿學士薛極簽書樞密院事

政異埋宗紀開書今據宰相表書之

五月甲子詔求直言 戶部郎

官張忠恕上封事其略曰天人之應捷於影響自冬徂春雷雪非時西雪東淮狂悖海興客星為妖太白晝見正統所係不宜諉之分野陛下於濟王之恩自謂彌縫曲盡矣然不畱京師徒之外郡不擇牧守混之民居一夫奮呼闔城風靡尋雖弭患莫副初心謂當亟下哀詔

痛自引咎復崇極典選立嗣子則陛下所以處之者庶幾無憾險佞之徒凡直言正論率指為好名歸過夫好名歸過其自為者非也若首萌逆億厭惡之心則將令言者望風含疑此危國之場毒也況邇來取人以名節為矯激以忠讜為迂疏以介潔為不通以寬厚為無用以趣辦為疆敏以拱默為靖其以迎合為適時以操切為任事是以正人不遇小人見親又士習益壞民生益艱第宅之麗聲伎之美服用之侈餽遺之珍向所未有公家之財視為己物薦舉獄訟軍使役僧道富民凡可以得賄者無不為也如此而欲基本之不搖殆卻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三 九

行而求前也魏了翁見其疏歎曰忠獻有後矣忠恕沒之孫也 進士井研鄧若水上封事曰行大義然後可以弭大謫收大權然後可以固大位除大姦然後可以息大難寧宗皇帝晏駕濟王當繼大位者也廢黜不問於先帝過失不問於天下史彌遠不利其立夜矯先帝之命棄逐濟王并殺皇孫而奉迎陛下曾未半年濟王竟不幸死於湖州揆以春秋之法非弑乎非篡乎非攘奪乎當悖逆之初天下皆歸罪彌遠而不敢歸過于陛下者何也天下皆知倉卒之間非陛下所得知亦諒陛下必無是心也亦料陛下必能掃清妖氛以雪先帝濟

王父子終天之憤今踰年矣而乾剛不決成斷不行無以大慰天下之望咎之信陛下之必無者今或疑其有咎之信陛下之不知者今或疑其知陛下何忍以清明天日而身受此污辱也爲陛下計莫若遵泰伯之至德伯夷之清名季子之高節而後陛下之本心明於天下此臣所謂行大義以彌大謗策之上也自古人君之失大權鮮有不自廢立之際而盡失之當其廢立之間威動天下既立則眇視人主是故強臣挾恩以陵上小人怙強以無上久則內外相爲一體上喑默以聽其所爲日昃月削殆有人臣之所不忍言者威權一去人主雖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三

十

欲固其位保其身有不可得宜緝薛極彌遠之肺腑也王愈其耳目也盛章李知孝其鷹犬也馮椅其爪牙也彌遠欲行某事害某人則此數人者相與謀之曷嘗有陛下之意行乎其間乎臣以爲不除此數凶陛下非惟不足以弭謗亦未可以必安其位然則陛下何憚而久不爲哉此臣所謂收大權以定大位策之次也此而不行又有一焉曰除大姦然後可以弭大難李全一流民耳寓食于我兵非加多土地非加廣勢力非特盛也賈涉爲帥庸人也全不敢妄動何也名正而言順也自陛下卽位乃敢倔強彼有辭以用其眾也其意必曰濟王

先皇帝之子也而彌遠放弑之皇孫先皇帝之孫也而彌遠戕害之其辭直其勢壯是以沿淮數十萬之師不敢睥睨其鋒雖今暫無事安知一日不羽檄飛馳以濟王爲辭以討君側之惡爲名彌遠之徒死有餘罪不復可憎宗社生靈何辜焉陛下今日誅彌遠之徒則全無辭以用其眾矣上而不得則思其次次而不得則思其下悲夫奏上彌遠以筆橫抹之 丙寅以師彌知大宗正事以不熄嗣濮王 許國既死李全燦彭義斌于山東曰許國謀反已伏誅矣爾軍竝聽吾節制義斌大罵曰逆賊背國厚恩擅殺制使我必報此讎乃斬齋牒人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三

十一

南向告天誓眾見者憤激于是全自青州攻東平不克乃攻恩州義斌出兵與戰全敗走獲其馬二千劉慶福引兵救全又敗全退保山峒抽山陽忠義以北楊妙真及劉全皆欲親赴難會全遣人求晞稷書與義斌連和乃止義斌致書沿江制置使趙善湘曰不誅逆全恢復不成但能遣兵扼淮進據漣海以燧之斷其南路此賊必擒賊平之後收復一京三府然後義斌戰河北盱眙諸將襄陽騎士戰河南神州可復也盱眙四總管亦遣使致書請助討賊知揚州趙范亦以爲言史彌遠戒范無出位專兵各享安靖之福范復以書力論之曰先生

以無定責之唏稷而以鎮守責之范責唏稷者函人之事也責范者矢人之事也既責范以惟恐不傷人之事又禁其為傷人之痛惡其為傷人之言何哉且賊見范為備則尚有顧忌而不得肆其姦它日必將指范為首禍激變之人劫朝廷以去范先生始末之信也左右曰可卿大夫曰可先生必將謂何惜一趙范而不以紆禍哉必將縛范以授賊而范遂為宋晁錯雖然使以范授賊而果足紆國禍范死何害哉諺曰護家之狗盜賊所惡故盜賊見有護家之狗必將指斥于主人使先去之然後肆穿窬之姦而無忌然則殺犬固無益于弭盜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三

十一

也望矜憐之別與聞慢差遣彌遠不答 甲戌詔曰自管帝王即政之初首闢四門達聰明目訪予落止小謬求助凡令內外文武大小之臣有所見聞其以啓告忠言正論朕所樂聽事有可行虛心而從言或過直無憚後害封章來上副朕延納之誠焉 丁丑金主以旱甚責已避正殿減膳赦罪 六月辛卯太白晝見 丁酉錄行在繫囚 丁酉史彌遠加太師依前右丞相兼樞密使進封魏國公彌遠辭免不允五辭從之 辛亥祕書監葉本言郡司貪刻之害帝曰郡守不職緣監司不得其人監司得人則一道蒙福 彭義斌既克山東又

納李全降兵兵勢大振遂圍東平嚴實潛約蒙古將博羅罕舊倫字里海今改合兵攻之兵久不至城中食盡乃與義斌連合義斌亦欲藉實取河朔而後圖之遂以兄禮事實時實眾尚數千義斌不之奪而畱所掠青崖之家屬不遣 金陝西旱甚行省完顏哈達舊倫合達今改齋戒請雨而澍歲事有收民德之時延安殘破哈達令於西路買牛付主者招集流民助其耕墾自是延安之民稍復耕稼之利 秋七月壬戌將倫監張忠恕輪對帝曰詔下兩月應者絕少縱有之亦未盡忠讜也忠恕引其伯父杖之言曰欲求仕節死義之臣必求犯顏敢諫之臣既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三

十二

而忠恕自知不為時所容力請外補遂出知贛州 乙丑陳貴諫言近下詔求言恐詞有過直乞賜包容帝曰大凡聽言善者從之非理者當容納之 詔三衙臨安府兩浙路軍杖以下釋之 丁丑權工部侍郎喬行簡論及濟王事帝曰朕待濟王可謂至矣行簡曰濟王之罪人所共知當如周公待管蔡之心又當取孟子知周公受過之意 滁州水詔發會子三千緡米六百石賑恤被災之家 乙酉行大宋元寶錢 禮部侍郎真德秀言高宗六飛南幸駐蹕錢塘其與前世之君披攘荆棘以立朝廷者殆無以異其艱勤可謂至矣孝宗嗣守

不緒志清中原二十八年開蒐攬英材精厲聽斷未嘗
一日少懈用能保固大業垂萬世無疆之休今陛下所
御之宮庭卽二祖儲神開燕之地也仰瞻楹楹俯視軒
墀常若二祖時臨其上念替者勅守之惟艱思今日繼
承之匪易則兢業祇懼其容少忽乎此臣之所欲獻者
一陛下前所居室密邇東朝惟思曲盡人子之恭其敢
遽當人主之奉今宮閣暨乘輿服用之需願指使令之
便必將浸備於管臣知聖性恬淡固非外物可移然以
一心而受眾攻非卓然剛明弗惑未有不浸淫而蠹蝕
者然則惟學可以養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近君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三

十四

子可以維持此心蓋理義之與物欲相爲消長者也篤
志于學則日與聖賢爲徒而有自得之樂持身以敬則
凜如神明在上而無非僻之侵親賢人君子之時多則
規儆日間諂邪不得而惑三者交致其力則聖心湛然
如日之明如水之清理義長爲之主而私欲不能奪矣
此臣之所欲獻者二三年之器行于宮壺非獨衰麻在
躬而已哀慕之存于心者不可頃刻忘憂戚之形于色
者不可斯須已古者卒哭而廬居小祥而聖室今雖未
能如管然居處之制不可不極其朴素也古者服器非
有疾不飲酒食肉今雖未能如管然饗人大官之供不

可不極其菲儉也古者終器不處于內今雖未能如管
然防微謹獨屏遠聲色不可不極其嚴也食則見先帝
于羹立則見先帝于牆庶幾不負罔極之恩丕昭純孝
之實倘因移御之適凡所以自奉者少異於居器之儀
則雖衰麻在躬猶不服也此臣之所欲獻者三陛下前
者日侍慈明兩宮之情常歡然而無間今視膳問安之
敬雖無改于管而其朝有時矣古之事親者聽于無聲
視于無形一舉足一出言不敢忘父母況太后親舉神
器以授陛下同聽萬幾會未數月褰裳去之如脫敝屣
隆恩厚德與天地無極陛下將何以報之乎然則恭勤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三

十五

之禮孝養之誠當有加於前日可也至於兩宮侍御之
臣恩義當使如一愛其親者及其犬馬況左右使令者
乎今羣臣萬物之命繫於兩宮惟兩宮慈孝交隆於上
則羣臣萬物皆有所恃以爲安而兩宮侍御之臣亦得
以保其富貴此臣所欲獻者四又言臣竊謂古者平日
視朝以爲常度人主與天同運故必與日俱出以臨照
百官則陽德宣昭政機無壅先皇帝每旦御朝率在卯
辰之間陛下始初清明正厲精庶政之日而晨興聽事
乃頗後於先帝之時正使宇內宴寧猶恐示人以怠况
中外多虞之際乎孔子曰味爽夙興正其衣冠平旦晷

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惟陛下深味斯言自今臨朝必以日出為節于以法乾健而體離明通下情而達民隱實初政之首務也 彭義斌下真定道西山與博羅罕等軍相望義斌分嚴實以帳下兵陽助而陰伺之實知事迫即赴博羅罕軍與之合遂與義斌戰于內黃之五馬山義斌兵潰史天澤以銳卒略其後遂擒義斌說之降義斌厲聲曰我大宋臣義豈為它人屬邪遂死之于是京東州縣復為實有實統有全魏十分齊之三魯之九凡五十四城後又割大名彰德外屬而益以德克濟單四州時所在殘毀獨實境內治安四方爭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三 六

赴之 八月壬寅以司農丞姚子才封事切直進官一秩授祕書郎 癸卯以傅伯成楊簡先朝耆德召赴行在又擢趙鉞大直祕閣福建提刑從真德秀之薦也 丙午詔侍從給舍臺諫卿監郎官及在外前執政侍從諸路帥臣監司各舉廉吏三人 戊申詔侍從兩省臺諫等舉堪充將帥三人 己酉地震 甲寅詔以程頤四世孫源為籍田令 乙卯罷直學士院真德秀攻功員外郎洪咨夔咨夔論事劄切嘗上書曰管之宰相端委廟堂進退百官今之宰相招權納賄倚勢佞威而已臺諫月課將臨筆不敢下稱量議論之異同揣摩情分

之厚薄可否未決吞吐不能其相率勇往而不顧者恭請聖駕款謁景靈宮而已德秀語人曰讀洪攷功封事德秀殊有愧色史彌遠浹銜之及梁成大為監察御史凡忤彌遠意者與莫澤李知孝三人相繼擊之給事中王暨等駁德秀所主濟王贈典莫澤等既劾之遂命德秀提舉玉隆宮咨夔亦言濟王冤成大等復交劾之鑄二秩由是名人賢士排斥殆盡人目之為三凶 丁巳詔監司守令各精白自新以稱朕意其或不悛必罰無赦 除紹興府存威經總制虛額錢九萬餘貫 金鞏州元帥田瑞反行省完顏哈達討之移文喻之曰罪止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三 七

田瑞一身餘無所問不數日瑞第濟斬瑞以降哈達如約撫定一州民賴以寧 九月己未御史李知孝奏大理評事胡夢昱上書言濟王事辭語狂悖詔夢昱除名勒停象州羈管 冬十月癸巳有流星大如太白 甲午林略進對論及渡江初偽齊連兵事帝曰是時亦是諸將不叶故劉豫敢來犯略曰仰見陛下於中興本末畱神帝曰今日不特兵少且訓練不精若兵勢旣張敵自不能為患 金主謂臺諫完顏素蘭陳規曰宋人輕犯邊界我以輕騎襲之冀其德創通好以息吾民耳夏人從來臣屬我朝今稱帝以和我尚不以為辱果得和

好以安吾民尚欲用兵乎卿等宜悉此意 知紹興府
汪剛奏會稽攢官所在稅賦盡免折科山陰同應辦之
勞乞照會稽除免詔權免三年 喬行簡上疏曰求賢
求言二詔之頒果能確守初意淡求實益則人才振而
治本立國威張而姦宄銷臣竊觀近事似或不然夫自
侍從至郎官凡幾人自監司至郡守凡幾人今其所舉
賢能才識之士又不知其幾也陛下蓋嘗撫其一二欲
召用之矣凡內外大小之臣囊封來上或直或與或切
或泛無所不有陛下亦嘗撫其一二見之施行且褒賞
之矣而天下終疑陛下爲具文者蓋以所召者非久無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三 六

此而得名朝廷乃因此而獲訪亦何便於此 十一月
癸亥以宣繪兼同知樞密院事薛極參知政事葛洪簽
書樞密院事 詔邵州係潛藩陞爲寶慶府筠州與御
名聲近改爲瑞州 蒙古使人如高麗未至盜殺之自
是高麗與蒙古不通 彭義斌既敗武仙勢益蹙潛令
謀者結死士匿真定城中大歷寺爲內應仙夜斬關而
入據之蒙古史天澤出奔棗城 金內族旺嘉努故殺
鮮于主簿權貴多救之者金主曰英王朕兄敢妄撻一
人乎朕爲人主敢以無罪害一人乎國家衰弱之際生
靈有幾何而族子恃勢殺一主簿吾民無主矣特命斬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三 九

之 金詔有司爲死節士十三人立褒忠廟 乙丑楊
石進封新安郡王丙寅楊谷進封永寧郡王眞德秀上
言戚里之賢加以王爵稽諸典故所未前聞其老成靜
重避遠權勢治家教子風采凜然誠近世戚畹之所未
有然臣觀古今載籍之傳莫不以恩寵太甚爲外家之
戒蓋倚伏無常古今所畏望陛下清燕之間常思所
安全外族俾蒙謙謹之福而不陷滿盈之咎誠宗社無
疆之休 辛未詔行都及諸路公私僦舍錢米經減者
減三分從朱端常請也 庚辰幹辦諸事司糧料監趙
彥覃言州縣折色病民帝曰纖悉如此殊失愛民之意

辛卯詔中外繫囚杖以下釋之 甲申再貶魏了翁
官罷真德秀祠祿初胡夢昱之貶了翁出關送別右正
言李知孝遂指了翁首倡異論將擊之史彌遠猶畏公
議外示優禮改權工部侍郎了翁力以疾辭乃出知常
德府乙酉諫議大夫朱端常劾魏了翁欺世盜名朋邪
謗國德秀奏劄詆誣詔了翁落職罷新任追一官靖州
居住德秀落職罷祠知孝上書乞竄德秀以正典刑梁
成大亦言了翁雖經追竄人以爲罪大罰輕德秀狂僭
悖謬不減了翁彌遠勸帝下其章帝曰仲尼不爲已甚
乃止成大遺書所親曰真德秀乃真小人魏了翁乃偽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三

辛

君子此舉大快公論識者笑之 壬辰御射殿閣崇政
殿親從射藝遷補有差 癸丑太學正徐介進對論中
庸謹獨之旨帝曰此是以敬存心不愧屋漏之意 金
主命趙秉文楊雲翼倫龜鏡萬年錄

寶慶二年 金正三年蒙古
太祖二十一年 春正月丁巳朔帝不視事

癸亥詔贈沈煥陸九齡官仍賜煥諡端憲九齡文達
錄張九成呂祖謙張栻陸九淵子孫官各有差又詔以
布衣李心傳專心文學令四川制置司津發赴闕 是
月蒙古主以夏納仇人又不遣質子自將伐之旋取黑
水等城 二月丙戌朔手諭知貢舉禮部尚書程秘等

曰國家三成取士試于南宮蓋公卿大夫由此其選事
至重也朕屬在哀疾未遑親策爰咨近列往司衡鑑卿
等宜協心盡慮精攷切擇夫文辭浮靡者必非偉厚之
器議論詭激者必無正平之用去取之際其務審此帝
留意文藝遇貢舉屢降御筆當時稱帝爲文章天子
戊子以右正言李知孝言詔賊吏有實迹者永不得與
親民及師儒差遣繼經赦宥不許改正有監司守臣保
舉三員者聽之仍每以保一員爲額 辛卯詔諸道提
點刑獄以五月案部理囚徒 梁成大言真德秀有大
惡五其奏濟王事乞追封以蓋逆狀趣立嗣以召禍端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三

壬

改節聖語謫訕朝廷無將之心與魏了翁同罪了翁已
從竄削德秀僅褫職罷祠宜一等施行詔削秩二等
蒙古葉城守將董俊以銳卒數百授史天澤天澤夜赴
真定與薩納台 舊名笑乃
台今改 合攻武仙仙走西山薩納台
怒真定民反覆驅萬人將斬之天澤曰是皆吾民我力
不能及一旦委去不幸被殺之何罪乃釋之 三月

丙辰朔梁成大奏寢王長孺召命徐瑄胡夢昱重議施
行初長孺餞夢昱詩比諸胡銓成大以僣非其倫黨和
邪說不立立朝瑄舉夢昱賢能才識有憂國敢言之詞
成大謂夢昱狂悖瑄必與之合謀二人雖已竄削而罪

大罰輕於是併及之尋予長孺祠瑄削秩三等徙居象州夢昱徙欽州編管 庚申詔曰朕自下求言之詔凡封章所上必詳加省覽亦已揀擇施行而遐方小臣猶未有應詔近者始見普安軍推官羅宰所陳利病辭旨勤懇一介之士身處川蜀萬里之外乃能獨先眾人倦倦效忠澗可嘉尚可特與陞擢差遣以勸來者以副朕聽納之志 辛未喬行簡進讀高宗寶訓謹名器篇至祖宗朝教坊官有求為郡者太祖以唐莊宗為監不與帝曰用伶人為郡守非獨輕褻名器亦必為民害行簡言謹守祖宗法度則名器自不濫帝曰祖宗法度自是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三 三

精密豈容不守 癸酉以楊簡為敷文閣直學士中大提舉南京鴻慶宮先是召簡以內祠奉朝請仍進職簡以疾抗章不至遂以是寵之 以久雨調大理寺三衙臨安府酒所賦賞錢 戊寅詔曰朕近召游澤見于便殿詳覽二疏因加訪問議論正大指證明切有益于君德治道聳聽嘉歎可特與改合入官 仍除館職旌忠謹以導敢言乃朕志也先是澤以浙西提刑司幹辦公事召為太學博士尋為秘書郎 詔太常寺建功臣閣繪趙普以下二十有三人以昭勳崇德為名 庚辰以京湖制置使陳曠經理屯田有緒詔獎之 壬辰決大

理寺三衙臨安府兩浙州縣繫囚 是春夏主父遵頊卒年六十四諡曰英文皇帝號曰神宗 夏四月己丑以隆興格制輔臣俸先是帝覽尚書省所進請給冊以輔臣俸薄令戶部條奏遂有是命 辛卯金享於太廟以莫澤言令二廣諸司今後守俸以下闕官須申省部未有注授者方許奏辟俸令未滿求辟者禁之 以久雨詔大理寺三衙臨安府兩浙州縣決繫囚杖以下釋之 癸巳秘書少監范楷言淫雨未止歲事可慮帝勅容曰不知何以弭災楷曰願陛下益加儆懼帝曰洪範雨暘寒燠風皆歸之肅又哲謀聖以此知人事與天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三 三

意常相感通楷曰人主與天地尤近所以古人夙夜畏威帝曰敬天一念朕因此加謹 庚子下詔省刑 五月辛酉大理少卿葉宰言請令諸州軍奏獄來上先以期日關奏邸及刑寺以稽留獄之弊從之 戊寅李知孝奏請速正濟王叛逆之罪追奪王爵先是知孝以為言帝曰觀卿之意欲正名分明國法耳如朕始者所行正欲全恩意也知孝言陛下隆骨肉之愛自是美事但叛逆之臣不正典刑非所以訓帝曰聖當審慮區處及是章復三上帝曰此事卿屢奏朕欲全始終之恩所以重於施行知孝曰陛下篤親睦族可謂至矣臺諫給

舍既屢奏諫若有施行亦非得已帝曰卿言既如此切至朕當出卿所陳更與大臣商榷 癸未令萬壽觀建寧宗神御殿室 乙未以傅伯成爲龍圖閣學士提舉南京鴻慶宮先是召伯成以疾抗章不至遂以是寵之 丙申賜禮部進士王會龍等九百九十八人及第出身 壬寅以先聖五十二代孫孔萬春襲封衍聖公 己酉錄行在紫因 蒙古主避暑于渾垂山取夏甘肅等州 秋七月戊辰大風詔釋大理寺三衙兩浙州軍繫囚喬行簡因進讀奏風變帝曰大風可畏皆朕不德有以致之行簡曰陛下引咎責躬此意上通於天在祖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三 三

宗朝皆有已行典故臣已略具敷陳欲乞陛下思所以應天之實帝曰所陳甚善朕當益加修省比以害稼爲憂當令體訪知早稻已穫晚稻未花又幸不崇朝而止 庚午金平章政事英國公胥鼎薨 是月蒙古主取夏西涼府柳羅河羅等縣遂踰沙陀至黃河九渡取應里等縣夏國主德旺驚悸而卒年四十六號曰獻宗國人立其弟南平王峴以兵事方殷告於金各停使聘 八月金伊喇布哈舊俗移刺復曲沃及晉安 辛卯金設益政院于內廷以禮部尚書樂平楊雲翼等爲說詩官日二人直備顧問雲翼爲金主講尚書帝王七

不必如經生分章析句但知爲國大綱足矣因舉任賢去邪與治同道與亂同事有言逆于汝心有言遜于汝志等數條一皆本于正心誠意敷釋詳明一日經筵畢因言人臣有事君之禮有事君之義禮不敢齒君之路馬就其芻者有罰入君門則趨見君之几杖則起君命召不俟駕而行受命不宿于家是皆事君之禮人臣所當盡也然國家之利害生民之休戚一一陳之則向所謂禮者特虛器耳君曰可而有否者獻其否君曰否而有可者獻其可言有不從雖引裾折檻斷鞅輟輪有不愴焉者當是時也姑徇事君之虛禮而不知事君之大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三 三

義國家何賴焉金主變色曰非卿朕不聞此言雲翼嘗患風痺及愈金主問愈之方對曰但治心耳心和則邪氣不干治國亦然人君先正其心則朝廷百官莫不一于正矣金主粲然知其以醫諫也 壬辰令戶部申嚴州縣受租苛取之禁轉運使察其違者劾之 甲午以久雨調大理寺三衙臨安府點檢提領酒所賦賞錢濟王玠之死也始欲治葬於西山寺後遂葬西溪史彌遠患人言不已思有以折抑之乙巳上言曰晉秦王廷美以昵比凶惡羣臣就請行法遂勒歸私第尋降涪陵縣公房州安置比濟王從賊僭偽給舍臺諫俱有奏

請乞正名定罪陛下欲全始終之恩弗俞其請今又論
奏不已臣等切詳秦王以言語不順尚坐追降竄責今
濟王逆節著明負先帝教育之大恩忘陛下友愛之至
德參之公論揆之國法死有餘罪臣等詳議審處請將
濟王追降巴陵縣公庶幾上全仁恩下伸公議從之
丙午衛涇薨 乙卯詔新中法科而資淺者須外應二
攻以上方擢為評事從陳貴諡請也 九月庚申雷
李全破盪都執張琳送楚州蒙古郡王岱遜舊俗帶攻
之全戰屢敗退守盪都蒙古築長圍困之全糧援路窮
與兄福謀福曰二人俱死無益也汝身係南北輕重我
續資治通鑑卷一百六十三 美

矯謀易帥瑄雅意建開使鎮江都統彭托延譽托亦心
覬代瑄懲恩尤力故以瑄代晞稷托代瑄知盱眙 冬
十月甲申程秘等奏寧宗御集閣請以寶章為名詔置
學士待制 丙申詔中外繫囚杖以下釋之 辛丑雷
詔輔臣曰連雨不止朕深憂之惟是寬恤刑獄蠲放逋
欠悉已施行矣可以惠及下民者更議行一二事庶幾
感召和氣速獲晴霽 壬寅復詔大理寺三衙臨安府
兩浙軍州決繫囚 庚戌宰臣率百寮請御正殿從之
己卯改湖州為安吉州 十一月丙辰始御紫宸殿
詔曰朕以眇躬嗣承大統實戴皇太后覆育推佑之恩
續資治通鑑卷一百六十三 美

入屯城內瑋駭懼勢不容卻復就二人謀焉致異齊東野語謂瑋初至軍聲頗振不數日搭置乖方南北軍已相疑適忠義軍總管夏全自明時領五千入來先是李全欲殺夏全瑋為解免之至是瑋雷以自衛且資其軍以制李全又云命夏全封開李全劉全張林等府庫且出梅台北軍限三日出城所載事時傳李全已死全妻楊妙真使

人行成於夏全曰將軍非山東歸附耶狐死兔悲李氏滅將軍寧獨存願將軍垂盼夏全許諾妙真盛飾出迎

與案行營壘曰人言三哥死吾一婦人安能自立便當事太尉為夫子女玉帛干戈倉廩皆太尉有望即領此

無多言也夏全心動乃置酒歡甚飲酣就寢如歸轉仇為好 與李福謀逐劉瑋遂圍楚州治焚官民舍殺守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三 壬

藏吏取貨物時瑋精兵尚萬人窘束不能發一令太息而已夜半瑋縋城僅免鎮江軍與賊戰死者大半將校

多死器甲錢粟悉為賊有張正忠不從賊經妻子於庭遂自焚瑋步至揚州僭兵自衛猶割揚州造旗幟聞者

大笑夏全既逐瑋幕歸妙真拒之全恐其圍也因大掠趣吁盼欲為亂吁盼將張惠范成進閉城門全不得入

狼狽降於金全封全為金源郡王致異宋史李全傳劉瑋之敗在三年二月

薛氏通鑑繫於二年十一月徐氏後編從傳倫三年二月金史正大三年十一月己丑夏全自楚州來歸封郡王

即宋寶慶二年是倫十一月己丑夏全自楚州來歸封郡王封四人為王亦有舛誤十一月者不誤也嚴道甫謂金史之耳宋以姚玘代劉瑋而宋史本紀於三年正月已書姚玘朝辭使到瑋未敗何以速易以玘乎是劉瑋之敗

在二年之冬明矣除授年月本紀多較傳為確今從之 蒙古主攻夏靈州夏遣

威明令公威明舊名今改來援蒙古主渡河擊敗之蒙古主

駐鹽州川 十二月癸未詔皇太后宜上尊號曰壽明

皇太后有司詳具儀注朕當親率羣臣詣慈明殿奉上

冊寶鄭清之晚講畢宣坐帝備言太后慈愛且曰太后

聖體康強願養大勝往日此朕所以尤喜也 金人間

夏師屢敗召陝西行省及陝州總帥完顏額爾克靈寶

總帥赫舍哩約赫德赴汴議兵事又詔諭兩省曰倘邊

方有警內地可憂若不早圖恐成噬臍且夕事勢不同

隨機應變若逐旋申奏恐失事機並從行省從宜規畫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三 元

致異元史太祖二十一年皇子謂格德依及察罕之知圖金南京遺唐慶貴成幣於金據金史哀宗紀是年無南京被圍何至諱而不書疑元史繫年有舛誤也今闕之 辛丑調大理寺三衙臨安府點檢提領酒所茶鹽

賞錢 癸卯親饗太廟 蒙古授張柔行軍千戶保州等處都元帥 蒙古富珠哩引兵入山東先遣李喜遜招諭李全全欲降部將田世榮等不從喜遜見殺 金完顏彝少為蒙古所掠久之與從兄色埒舊倫科烈今改殺蒙古監卒奉母還金補護衛未幾轉奉御色埒以總領屯方城彝隨往軍中事皆預知之色埒病防軍葛宜翁與

悍恥以理屈受杖鬱鬱死語其妻曰必報陳和尚陳和尚葬之小字也妻訟葬以私忿侵官故殺其夫訴於臺省及近侍壘繫獄議者疑葬犯於禁近必橫恣違法當以大辟金主不能決繫久之色埒入朝金主怪其瘠甚慰之曰卿寧以方城獄未決耶吾行赦之矣是歲色埒卒金主聞之馳赦葬曰有司奏汝以私忿殺人汝兄死失吾一名將今以汝兄故曲法赦汝天下必有譏我者他日汝奮發立功名國家得汝力始以我爲不妄赦矣葬泣拜悲動左右乃以白衣領紫微軍都統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三

三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三